中华传世医典

中华传世医典

第十一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十一册　　目　录

十七　综合类(二)
1　景岳全书 …… 1
2　医宗必读 …… 583

景岳全书

〔明〕张景岳　著
蒋文明　杜杰慧
谢　林　司银楚　整理

提　　要　《景岳全书》系明·张景岳所著。成书于1624年。

全书64卷。包括：传忠录3卷，脉神章3卷，伤寒典2卷，杂症谟29卷，妇人规2卷，小儿则2卷，麻疹诠1卷，痘疹诠3卷，外科钤2卷，本草正2卷，新方八阵2卷，古方八阵9卷，妇人方1卷，小儿方1卷，痘疹方1卷，外科方1卷。

该书崇薛立斋之学，择取诸家精要，力重肾命，极力反对金元刘河间、朱丹溪以来滥用寒凉之流弊。针对丹溪之“阳常有余”、“相火为元气之贼”的主张，反复论证阳的重要性，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观点。全书以临床证治为主，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温补肾命为主的指导思想。是一部包罗中医学基本理论、诊断、治法、临床各科与本草、方剂等多学科内容的综合性医学巨著。

主要版本有明刻本、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1）会稽鲁超刻本、清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两广运使署刻本、清康熙岳峙楼刻本、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越郡藜照楼刻本、1914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本和四库全书本等。此据两广运使署刻本（贾本）节选一卷～三卷、九卷～三十九卷、五十卷～六十一卷。

贾　序

人情莫不欲寿，恒讳疾而忌医，孰知延寿之方，匪药石不为功；得病之由，多半服食不审，致庸医之误人，曰药之不如其勿药，是由因噎废食也。原夫天地生物，以好生为心，草木、金石、飞潜、溲渤之类，皆可已病，听其人之自取。古之圣人，又以天地之心为己心，著为《素问》《难经》，定为君臣佐使方旨，待其人善用之。用之善，出为良医，药石方旨，惟吾所使，寿夭荣谢之数，自我操之，如执左券，皆稽古之力也。庸医反是，执古方，泥古法，罔然不知病所自起，为表、为里、为虚、为实，一旦杀人，不知自反，反归咎于食忌，洗其耻于方册，此不善学者之过也。故曰：肱三折而成良医，言有所试也；不三世不服其药，言有所受之也。假试之知而不行，受之传而不习，己先病矣，己之不暇，何暇于已人之病？是无怪乎忌医者之纷纷也。

越人张景岳，豪杰士也。先世以军功起家，食禄千户。结发读书，不屑屑章句。初学万人敌，得鱼腹八阵不传之秘，仗策游侠，往来燕冀间，慨然有封狼胥、勒燕然之想，榆林、碣石、凤城、鸭江，足迹几遍。投笔弃繻，绝塞失其天险；谈兵说剑，壮士逊其颜色。所遇数奇，未尝挽首求合也。由是落落难偶，浩然归里，肆力于轩岐之学，以养其亲。遇有危证，世医拱手，得其一匕，矍然起矣。常出其平生之技，著为医学全书，凡六十有四卷。语其徒曰：医之用药，犹用兵也。治病如治寇攘，知寇所在，精兵攻之，兵不血刃矣。故所著书，仿佛八阵遗意。古方，经也；新方，权也，经权互用，天下无难事矣。书既成，限于赀，未及流传而殁，遗草属诸外孙林君日蔚。蔚载与南游，初见赏于方伯鲁公，捐赀付梓。板成北去，得其书者，视为肘后之珍，世罕见之。予生平颇好稽古，犹专意于养生家言，是书诚养生之秘笈也。惜其流传不广，出俸翻刻，公诸宇内。善读其书者，庶免庸医误人之咎，讳疾忌医者，毋因噎而废食也可。

时康熙五十年岁次辛卯孟春两广运使瀛海贾棠题于羊城官舍之退思堂

范　序

我皇上御极五十年，惠政频施，仁风洋溢，民尽雍熙，物无夭札，固无藉于《灵枢》《素问》之书，而后臻斯世于寿域也。虽然，先文正公有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乃知有圣君不可无良相，而良医之权又与良相等，医之一道，又岂可忽乎哉！自轩辕、岐伯而下，代有奇人，惟长沙张仲景为最著。厥后，或刘或李或朱，并能以良医名，然其得力处，不能不各循一己之见，犹儒者尊陆尊朱，异同之论，纷纷莫一。

越人张景岳，盖医而良者也。天分既高，师古复细，是能融会乎百家，而贯通乎诸子者，名其书曰"全"，其自负亦可知矣。他不具论，观其《逆数》一篇，逆者得阳，顺者得阴，降以升为主，此开阴阳之秘，盖医而仙者也。世有以仙为医，而尚不得谓之良哉？而或者曰：医，生道也；兵，杀机也。医以阵名，毋乃不伦乎？不知元气盛而外邪不能攻，亦由壁垒固而侵劫不能犯也。况兵之虚实成败，其机在于俄顷；而医之寒热攻补，其差不容于毫发，孰谓医与兵之不相通哉？若将不得人，是以兵与敌也；医不得人，是以人试药也。此又景岳以阵名篇之微意也。

是书为谦庵鲁方伯任粤时所刻，纸贵五都，求者不易。转运使贾君，明于顺逆之道，精于升降之理，济世情殷，重登梨枣。予于庚寅孟冬，奉天子命，带星就道，未获观其告竣。阅两月，贾君以札见示，《景岳全书》重刻已成，命予作序。余虽不敏，然以先文正公良医良相之意广之，安知昔日之张君足为良医，而异日之贾君不为良相，以佐我皇上万寿无疆之历服耶？故为数语以弁卷首。

闽浙制使沈阳范时崇撰

查　序

天地之道，不过曰阴与阳，二气之相宣，而万物于以发育。人固一物耳，皆秉是气以生，赋以成形，不能无所疵疠，而况物情之相感，物欲之相攻，此疾疚之所由兴，往往至于夭札而莫之拯。有古圣人者起，为斯民忧，调健顺之所宜，酌刚柔之所济，分疏暑寒燥湿之治理，而著之为经，至今读《灵枢》《素问》诸篇，未尝不叹圣人之卫民生者远也。及览汉史方技传，若仓公、扁鹊之流，多传其治疾之神奇，而其方不著。洎仲景、立斋、丹溪、东垣辈出，多采其精微，勒为成书，以嬗后世。及诸家踵接，各祖所传，同途异趋，且致抵牾，即有高识之士，览之茫无津涯，欲求其会归，卒未易得也。

越人张景岳者，少负经世才，晚专于医，能决诸家之旨要，乃著集六十有四卷，以集斯道之大成。其甥林汝晖携之至岭外，为鲁谦庵方伯所赏识，始为之梓行，凡言医之家，莫不奉为法守。后其板浸失，贾青南都运复刊之，寻挟以北归，其行未广。余族子礼南客粤，以其才鸣于时，而尚义强仁，有古烈士之概。慨是书之不广暨也，毅然倡其同志诸君，醵金以授梓人，锓板摹发。会余奉命典试，事竟，礼南从余游，出其书视余，请为弁首。余读其集分八阵，阵列诸科，科次以方，方征诸治，其义简，其法该，其功用正而神，是为百氏之正轨，而其究盈虚之理数，析顺逆之经权，则又与大《易》相参，而阴阳之道备是矣。学者苟得其体用，随宜而措施，则足以利济群黎，可无夭札之患。且今圣天子方臻仁寿，保合太和，至泽之涵濡，使天下咸登寿域。更得是书而广其术，行之四方，其于天地生物之心，圣人仁民之化，赞襄补益，厥用良多，而礼南诸君乐善之功，亦将与是集共传不朽。

癸巳科广东典试正主考翰林院编修查嗣瑮撰

鲁　序

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之气，不越阴阳，阴阳和，而后覆载得其清宁，渊岳得其渟峙，以至草木鸟兽咸若。《易》有之：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是谓阴阳和之之谓也，所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向余亦谓医与《易》准，故能神明阖辟之原。人之一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备矣，非气不生，非血不行，气血者，阴阳之属也。而医则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循环无已，从逆得顺，从消得长，从虚得盈，分先后之天，审燥湿之宜，察刚柔之用。二气之说明，则表里虚实，无不洞然于中，斯酌古可以剂今，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善《易》者，未有不善医者也。

夫荣卫调而后经络顺，阴阳错而后疾病生，轩岐具挽回造化之神功，而《灵枢》《素问》一书，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后之人虽穷幽极渺，尚恐理解未明，用违其术。唯仲景张氏、立斋薛氏、丹溪朱氏、东垣李氏诸君，朗悟通神，能窥其奥，皆有著述，为医家指南，以名于越人、淳于之后。而《医宗》《医录》《医统》《拔萃》《宝镜》诸篇，亦足以羽翼《内经》者，犹之《六经》而外，诸子百家不可废也。但浩博泛滥，童年习之，皓首而不得其源。倘能采掇精华，不支不漏，灿若云汉，明若列星，俾人披其集而漱涤五脏，练精易形，有所宗旨，斯亦窥《易》简之奥，而具参赞之功者矣。

吾郡张会卿先生，名介宾，自号通一子，于书无所不窥，壮年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筮《易》得天山之遯，遂决意石隐，避世壶中。精轩岐之道，而于生死疑难之际，审呼吸于毫芒，辨浮沉于影响，君臣佐使，无不析其源流，问切望闻，无不穷其窈奥。汇成《景岳全书》一集，列为八阵，中为九宫，前分门，后方剂，去陈言之糟粕，阐前哲之心思，合者参之，疑者剖之，略者补之，诚度世之津梁，卫生之丹诀也。

是书脍炙海内已久，余以不得一见为怅，适林汝晖侄倩携之来粤，如获拱璧。因谓儿辈曰：兹编宏济之仁，不在良相下，岂一身一家之所敢私哉。特付剞劂，以公诸世，庶不没作者之苦心，而同于长桑禁方之授也夫。

会稽鲁超序

全书纪略

先外祖张景岳公，名介宾，字会卿。先世居四川绵竹县，明初以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卜室郡城会稽之东。生颖异，读书不屑章句，韬钤轩岐之学，尤所淹贯。壮岁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居数年无所就，亲益老，家益贫，翻然而归。功名壮志，消磨殆尽，尽弃所学而肆力于轩岐，探隐研神，医日进，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云。苦志编辑《内经》，穷年缕析，汇成《类经》若干卷问世，世奉为金匮玉函者久矣。《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以自成一家之书。首《传忠录》，统论阴阳六气，先贤可否，凡三卷。次《脉神章》，择诸家珍要精髓，以测病情，凡二卷。著伤寒为典，杂症为谟，妇人为规，小儿为则，痘疹为诠，外科为钤，凡四十卷。采药味三百种，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推参、地为良相，黄、附为良将，凡二卷。创药方，分八阵，曰补，曰和，曰寒，曰热，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名新方八阵，凡四十卷。集古方，分八阵，名古方八阵，凡八卷。别辑妇人、小儿、痘疹、外科方，总皆出入古方八阵以神其用，凡四卷，共六十四卷，名《景岳全书》。是书也，继往开来，功岂小补哉！以兵法部署方略者，古人用药如用兵也。或云公生平善韬钤，不得遂其幼学壮行之志，而寓意于医，以发

泄其五花八门之奇。余曰：此盖有天焉，特老其才，救世而接医统之精传，造物之意，夫岂其微欤？是编成于晚年，力不能梓，授先君，先君复授日蔚。余何人斯，而能继先人之遗志哉！岁庚辰，携走粤东，告方伯鲁公。公曰：此济世慈航也！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捐俸付剞劂，阅数月工竣。不肖得慰籍先人，以慰先外祖于九原，先外祖可不朽矣。

外孙林日蔚跋

目　录

卷之一
传忠录上 …… 39
明理（一）
阴阳篇（二）
六变辨（三）
表证篇（四）
里证篇（五）
虚实篇（六）
寒热篇（七）
寒热真假篇（八）
十问篇（九）
论治篇（十）
气味篇（十一）
卷之二
传忠录中 …… 53
神气存亡论（十二）
君火相火论（十三）
先天后天论（十四）
标本论（十五）
求本论（十六）
治形论（十七）
脏象别论（十八）
天年论（十九）
中兴论（又十九）
逆数论（二十）
反佐论（二十一）
升阳散火辨（二十二）
夏月伏阴续论（二十三）
阳不足再辨（二十四）
小儿补肾论（二十五）
卷之三
传忠录下 …… 64
命门余义（二十六，共六条）
误谬论（二十七）
辨河间（二十八，共九条）
辨丹溪（二十九，共九条）
论时医（三十，共三十一条）
京师水火说（三十一）
医非小道记（三十二）
病家两要说（三十三，　一、忌浮言
二、知真医）
保天吟（三十四）
卷之十
《杂证谟》 …… 76
诸风
经义
论古今中风之辨（共三条）
论中风属风
论河间中风说
论东垣中风说
论丹溪中风说
论真中风
论续命等汤
论治中风（共三条）
述古治权变
诸风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一
非风 …… 85
论正名
论有邪无邪
论肝邪
论气虚
论痰之本
论经络痰邪
论治痰（共四条）
论寒热证（共二条）
论治血气（共二条）
非风诸证治法（共十二条）
论用药佐使
辨经脏诸证（共五条）
不治证
述古（共二条）
灸法
非风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厥逆 …… 91
经义（并附释义）
伤寒厥逆
论证

论治（共七条）
述古
厥逆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伤风 …… 96
经义
论证
论治
伤风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二
风痹 …… 97
经义
论证（共二条）
风痹治法（共五条）
历节风痛
风痹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汗证…… 100
经义
论证（共三条）
汗出不治证
论治（共八条）
述古（共二条）
汗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痉证…… 104
经义
论证（共六条）
论治（共八条）
述古（共二条）
痉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三
瘟疫…… 106
经义
论证（共二条）
瘟疫脉候
治法六要
汗有六要五忌
汗散法（共五条）
补虚法（共三条）
温补法（共二条）
清利法（共三条）
吐法（共二条）
下法（共二条）
温疫热毒辨治（共三条）
大头瘟证治（共三条）
伤寒初感治法
伤寒饮食宜忌（共二条）
避疫法（共二条）
瘟疫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四
疟疾…… 116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十二条）
论汗
论标本
论厌疟
论截疟（共四条）
论似疟非疟
论温疟
论瘅疟
论瘴疟
述古（共八条）
辨古（共四条）
简易方
针灸法
疟疾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瘴气…… 123
论证
瘴病所由
大梁李待诏瘴疟论
《指迷方》瘴疟论（新安王棨）
岭表十说（吴兴章杰）
回头瘴说
治瘴续说
药宜预备
瘴病脉候
瘴病愈后将养法
瘴气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五
寒热…… 128
经义

论证
论诸寒证治（共五条）
论诸热证治（共四条）
论寒热往来证治（共三条）
述古
寒热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暑证…… 135
经义
论证（共七条）
论治（共五条）
论香薷饮
述古（共六条）
暑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火证…… 138
经义
论君火相火之病
论病机火证
论虚火（共三条）
论五志之火
论火证（共三条）
论治火（共五条）
述古
火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六
虚损…… 143
经义
论虚损病源（共十一条）
论证（共四条）
论脉（共三条）
辨爪
论治（共七条）
辨似损非损
虚损危候
述古（共四条）
附按
虚损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劳倦内伤…… 151
经义
论证（共五条）
论治（共四条）
辨脉
述古（共三条）
劳倦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关格…… 155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三条）
关格论列方
卷之十七
饮食…… 156
经义
论证（共五条）
论治（共十一条）
论脾胃三方（共三条）
述古（共四条）
饮食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脾胃…… 162
经义
论脾胃
论东垣《脾胃论》
论治脾胃
述古（共二条）
脾胃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眩运…… 167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三条）
述古
吐法新按
眩运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八
怔忡惊恐…… 170
经义
论怔忡
论惊恐
论治（共三条）
怔忡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不寐…… 172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二条）
述古
不寐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三消干渴…… 174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五条）
述古（共六条）
下消不寐新按
三消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十九
咳嗽…… 177
经义
论证（共四条）
外感嗽证治（共五条）
内伤嗽证治（共七条）
辨古
述古（共六条）
灸法
咳嗽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喘促…… 183
经义
论证
虚喘证治（共七条）
实喘证治（共七条）
述古（共二条）
灸法
喘促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呃逆…… 186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九条）
伤寒呃逆（共六条）
述古（共三条）
简易方
灸法
呃逆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郁证…… 189
经义
论《内经》五郁之治
论脉
论情志三郁证治（共四条）
诸郁滞治法
述古（共二条）
附按
郁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
呕吐…… 193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虚呕证治（共三条）
实呕证治（共九条）
吐蛔
治呕气味论
述古（共五条）
中寒毒吐泻胀满新按
胃火上冲呕吐新按
吐蛔新按
呕吐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霍乱…… 199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七条）
述古（共三条）
针灸法
霍乱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恶心嗳气 …… 201
经义
恶心证治（共三条）
嗳气证治（共三条）
恶心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一
吞酸…… 203
经义
辨证（共五条）
论治（共七条）
述古
吞酸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反胃…… 206
论证
论治（共七条）
述古（共三条）
简易方
灸法
反胃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噎膈…… 207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七条）
噎膈不治证
述古（共五条）
灸法
噎膈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嘈杂…… 211
论证
论治（共二条）
嘈杂论列方
卷之二十二
肿胀…… 212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肿胀危候
气分诸胀论治（共八条）
水肿论治（共七条）
新按（共二条）
述古（共五条）
针灸法
肿胀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三
积聚…… 220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十一条）
述古（共六条）
针灸法
积聚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痞满…… 224
经义
论证
论治（共四条）
述古（共三条）
痞满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四
泄泻…… 227
经义
论证（共三条）
分利治法（共二条）
诸泄泻论治（共九条）
述古（共六条）
泄泻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痢疾…… 232
经义
论证（共二条）
俚词曰
论泻痢虚实（共三条）
论泻痢寒热
论积垢
论五色
论腹痛
论里急后重
论大孔肿痛
论口渴
论小水
论阴阳疑似
论治（共十条）
述古（共八条）
附按（共三条）
痢疾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五
心腹痛…… 239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痛脉
论治（共十五条）
述古（共二条）
食停小腹新按
括沙新按
附按

简易方
腹痛灸法
心腹痛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胁痛…… 245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三条）
灸法
胁痛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腰痛…… 248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七条）
述古（共三条）
简易方
针灸法
腰痛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六
头痛…… 251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五条）
述古（共三条）
简易方
灸法
头痛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面病…… 254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三条）
面病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口舌…… 256
经义
论证（共六条）
论治（共七条）
针灸法
口舌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七
眼目…… 259
经义（共三十一条）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六条）
述古（共七条）
针灸法
眼目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耳证…… 265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五条）
述古
简易方
灸法
耳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鼻证…… 268
经义
论证
论治（共六条）
灸法
鼻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八
声喑…… 270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七条）
简易方
声喑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咽喉…… 273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九条）
述古（共二条）
格阳喉痹新按
虚损喉癣新按
小儿吞钉新按
附按
咽喉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齿牙…… 277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六条）
述古（共二条）
附按
针灸法
齿牙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二十九
遗精…… 279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八条）
述古（五条）
遗精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淋浊…… 282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六条）
述古（共六条）
淋浊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遗溺…… 284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六条）
述古
遗溺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三十
血证…… 286
经义
论证（共四条）
论治（共八条）
吐血论治（共十三条）
吐血下血新按
吐血附按
吐血述古（共三条）
咳血论治（共二条）
咳血辨古
衄血论治（共五条）
衄血新按
齿衄舌血论治（共五条）
咯唾痰涎血论治（共三条）
咯血述古
溺血论治（共五条）
便血论治（共十条）
便血述古
血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三十一
痰饮…… 298
经义
论证（共六条）
论治（共七条）
先君吐法记
述古论（共八条）
述古治（共七条）
痰饮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湿证…… 304
经义
论证
论治（共七条）
述古（共二条）
湿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黄疸…… 307
经义
论证（共七条）
论治（共五条）
述古（共五条）
黄疸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三十二
脚气…… 310
经义
论证（共五条）
论治（共八条）
敷熨淋洗
禁忌（共三条）
述古
附按
针灸
脚气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痿证…… 314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二条）
述古（共四条）
痿证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阳痿…… 316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三条）
述古
简易方
阳痿论列方
卷之三十三
疝气…… 318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十一条）
述古（共八条）
诸经治疝灸法
熨治法
疝气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脱肛…… 323
论证
论治
述古
简易方
灸脱肛法
脱肛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三十四
癫狂痴呆…… 324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五条）
述古（共四条）
简易方
灸法
癫狂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癃闭…… 328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七条）
通闭方法
述古（共三条）
癃闭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秘结…… 331
经义
论证（共二条）
论治（共七条）
述古（共四条）
阳结新按
阴结新按
秘结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诈病…… 334
论证
新按（共三条）
疠风…… 335
经义
论证
述古论（共三条）
述古治法（共八条）
述古变证治法（共三条）
兼证治法
解诸毒
禁忌
疠风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卷之三十五
诸虫…… 338
经义
论证（共三条）
论治（共四条）
蛔虫（共五条）
寸白虫（共三条）
小儿疳虫（名曰疳蟹）
应声虫（共二条）
九虫
狐惑（共二条）
诸虫方
诸虫论列方
论外备用方
诸毒（附蛊毒）…… 341
论饮食诸毒

解一切饮食诸毒
解一切药毒
解诸毒通用简易方
解一切虫兽毒
蛊毒（共三条）
验蛊毒法
蛊证
蛊脉
防蛊
知禁忌
反蛊及主法
治蛊大法有二
咒语破蛊法
灸蛊毒法
解一切中恶邪鬼祟毒
治蛊毒方
卷之三十六
诸气…… 344
经义
天地气（一）
阴阳气（二）
时气（三）
运气（四）
经气脏气（五）
脉气（六）
形气（七）
血气（八）
营卫气（九）
谷气（十）
气味（十一）
酒气（十二）
邪气（十三）
病气（十四）
治气（十五）
总论气理（十六）
论调气（十七）
述古（十八，共二条）
卷之三十七
死生…… 355
经义
寿夭（一）
神气死证（二）
阴阳死证（三）
脉色死证（四）
病传死期（五）
岁时死证（六）
诸经死证（七）
诸病死证（八）
伤寒死证（九）
误治死证（十）
痈疽死证（十一）
绝谷死证（十二）
乳子死证（十三）
述古（十四）
卷之三十八
《妇人规》（上）…… 363
总论类
妇人九证（一）
论难易（二）
经脉类…… 364
经脉之本（三）
经脉诸脏病因（四）
经不调（五）
调经论外备用方
血热经早（六）
血热论外方
血热经迟（七）
血寒经迟（八）
血寒论外方
血虚经乱（九）
肾虚经乱（十）
经期腹痛（十一）
经痛论外方
崩淋经漏不止（十二）
血崩简易方
崩漏论外方
杀血心痛（十三）
热入血室（十四）
辨血色（十五）
血枯经闭（十六）
经闭论外方
经脉类论列总方（十七）
胎孕类…… 371
胎脉（十八）
胎候（十九）
安胎（二十）
安胎论外方
恶阻（二一）

恶阻论外方
胎气上逼（二二）
胎漏（二三）
胎漏论外方
妊娠卒然下血（二四）
胎动欲堕（二五）
数堕胎（二六）
胎不长（二七）
鬼胎（二八）
妊娠药禁（二九）
妊娠寡欲（三十）
胎孕类论列总方（三一）
卷之三十九
《妇人规》（下）…… 378
产育类
滑胎（三二）
催生（三三）
滑胎催生论外方
稳婆（三四）
产要（三五）
六逆产（三六）
胞破产难（三七）
胞衣不出（三八）
胞衣论外方
气脱血晕（三九）
儿初生（四十）
子死腹中（四一）
死胎论外方
产门不开不闭子宫不收（四二）
小产（四三）
小产论外方
下胎断产（四四）
下胎方
断产方
产育类论列总方（四五）
产后类…… 383
论产后当大补气血（四六）
论产后三禁（四七）
产后腹痛（四八）
产后发热（四九）
产后乍寒乍热（五十）
薄劳（五一）
产后喘促（五二）
喘嗽论外方
产后恶露不止（五三）
血不止论外方
产后发痉（五四）
产后大便秘涩（五五）
产后杂证方（五六）
产后类论列总方（五七）
带浊遗淋类…… 387
带下（五八）
带浊论外方
白浊遗淋（五九）
淋浊论外方
妇人梦与鬼交（六十）
带浊类论列总方（六一）
乳病类…… 389
乳少（六二）
乳出（六三）
吹乳妒乳（六四）
乳痈乳岩（六五）
乳病论列总方（六六）
子嗣类…… 390
宜麟策（六七）
盈虚吟（六八）
辨古（六九）
述古（七十）
子嗣类论列总方（七一）
癥瘕类…… 395
论证（七二）
血癥（七三）
食癥（七四）
气癥（七五）
癥瘕类论列总方（七六）
前阴类…… 397
阴挺（七七）
阴肿（七八）
阴疮（七九）
阴痒（八十）
阴冷（八一）
交接出血而痛（八二）
前阴类论列总方（八三）
卷之五十
新方八略引…… 399
一、补略
二、和略
三、攻略

四、散略
五、寒略
六、热略
七、固略
八、因略
卷之五十一
补阵…… 402
大补元煎（一）
左归饮（二）
右归饮（三）
左归丸（四）
右归丸（五）
五福饮（六）
七福饮（七）
一阴煎（八）
加减一阴煎（九）
二阴煎（十）
三阴煎（十一）
四阴煎（十二）
五阴煎（十三）
大营煎（十四）
小营煎（十五）
补阴益气煎（十六）
举元煎（十七）
两仪膏（十八）
贞元饮（十九）
当归地黄饮（二十）
济川煎（二一）
地黄醴（二二）
归肾丸（二三）
赞化血余丹（二四）
养元粉（二五）
玄武豆（二六）
蟠桃果（二七）
王母桃（二八）
休疟饮（二九）
和阵…… 407
金水六君煎（一）
六安煎（二）
和胃二陈煎（三）
苓术二陈煎（四）
和胃饮（五）
排气饮（六）
大和中饮（七）
小和中饮（八）
大分清饮（九）
小分精饮（十）
解肝煎（十一）
二术煎（十二）
廓清饮（十三）
扫虫煎（十四）
十香丸（十五）
芍药枳术丸（十六）
苍术丸（十七）
贝母丸（十八）
括痰丸（十九）
神香散（二十）
攻阵…… 409
吐法（一）
赤金豆（二）
太平丸（三）
敦阜丸（四）
猎虫丸（五）
百顺丸（六）
散阵…… 410
一柴胡饮（一）
二柴胡饮（二）
三柴胡饮（三）
四柴胡饮（四）
五柴胡饮（五）
正柴胡饮（六）
麻桂饮（七）
大温中饮（八）
柴阵煎（九）
柴苓煎（十）
柴芩饮（十一）
柴胡白虎煎（十二）
归葛饮（十三）
柴葛煎（十四）
秘传走马通圣散（十五）
秘传白犀丹（十六）
归柴饮（十七）
寒阵…… 413
保阴煎（一）
加减一阴煎（二）
抽薪饮（三）
徙薪饮（四）
大分清饮（五）

清流饮（六）
化阴煎（七）
茵陈饮（八）
清膈煎（九）
化肝煎（十）
安胃饮（十一）
玉女煎（十二）
太清饮（十三）
绿豆饮（十四）
玉泉散（十五）
雪梨浆（十六）
滋阴八味丸（十七）
约阴丸（十八）
服蜜煎（十九）
约营煎（二十）
热阵…… 415
四味回阳饮（一）
六味回阳饮（二）
理阴煎（三）
养中煎（四）
温胃散（五）
五君子煎（六）
六味异功煎（七）
参姜饮（八）
胃关煎（九）
佐关煎（十）
抑扶煎（十一）
四维散（十二）
镇阴煎（十三）
归气饮（十四）
暖肝煎（十五）
寿脾煎（十六）
三气饮（十七）
五德丸（十八）
七德丸（十九）
复阳丹（二十）
黄芽丸（二一）
一气丹（二二）
九气丹（二三）
温脏丸（二四）
圣术煎（二五）
固阵…… 419
秘元煎（一）
固阴煎（二）
菟丝煎（三）
惜红煎（四）
苓术菟丝丸（五）
固真丸（六）
粘米固肠糕（七）
玉关丸（八）
巩提丸（九）
敦阜糕（十）
因阵…… 420
逍遥饮（一）
决津煎（二）
五物煎（三）
调经饮（四）
通瘀煎（五）
胎元饮（六）
固胎煎（七）
凉胎饮（八）
滑胎煎（九）
殿胞煎（十）
脱花煎（十一）
九蜜煎（十二）
清化饮（十三）
毓麟珠（十四）
赞育丹（又十四）
柴归饮（十五）
疏邪饮（十六）
凉血养营煎（十七）
柴葛煎（十八）
搜毒煎（十九）
六物煎（二十）
六气煎（二一）
九味异功煎（二二）
透邪煎（二三）
牛膝煎（二四）
何人饮（二五）
追疟饮（又二五）
木贼煎（二六）
牙皂散（二七）
荔香散（二八）
豕膏（二九）
罨伤寒结胸法（三十）
连翘金贝煎（三一）
连翘归尾煎（三二）
桔梗杏仁煎（三三）

当归蒺藜煎（三四）
芍药蒺藜煎（三五）
降痈散（三六）
百草煎（三七）
螵蛸散（三八）
肠痈秘方（三九）
槐花蕊（四十）
飞丹散（四一）
绵花疮点药（四二）
鸡子黄连膏（四三）
金露散（四四）
二辛煎（四五）
冰玉散（四六）
冰白散（四七）
代匙散（四八）
三香散（四九）
固齿将军散（五十）
薰芥方（五一）
杖丹膏（五二）
银珠烟（五三）
雷火针（五四）
疥癣光（五五）
鹅掌风四方（五六）
秘传水银膏（五七）
臁疮隔纸膏（五八）
收疮散（五九）
卷之五十二
附古方条序 …… 429
卷之五十三
补阵…… 430
四君子汤（一）
加味四君汤（二）
生附四君汤（三）
五味异功散（四）
六君子汤（五）
加味六君汤（六）
香砂六君汤（七）
《局方》四物汤（八）
薛氏加味四物汤（九）
《正传》加味四物汤（十）
东垣加减四物汤（十一）
《保命》柴胡四物汤（十二）
万氏柴胡四物汤（十三）
奇效四物汤（十四）
增损四物汤（十五）
《元戎》四物汤（十六）
《良方》加减四物汤（十七）
四物二连汤（十八）
《局方》八珍汤（十九）
十全大补汤（二十）
《局方》人参养营汤（二一）
《金匮》小建中汤（二二）
《金匮》大建中汤（二三）
《局方》十四味大建中汤（二四）
八味大建中汤（二五）
人参建中汤（二六）
黄芪建中汤（二七）
当归建中汤（二八）
三味建中汤（二九）
东垣补中益气汤（三十）
东垣调中益气汤（三一）
归脾汤（三二）
加味归脾汤（三三）
人参汤（三四）
独参汤（三五）
夺命散（三六）
严氏参附汤（三七）
参归汤（三八）
参术膏（三九）
参术汤（四十）
仲景术附汤（四一）
《济生》术附汤（四二）
严氏芪附汤（四三）
《宝鉴》当归补血汤（四四）
《济生》黄芪汤（四五）
《良方》黄芪汤（四六）
魏氏大补黄芪汤（四七）
东垣神效黄芪汤（四八）
黄芪六一汤（四九）
玉屏风散（五十）
《良方》润神散（五一）
当归六黄汤（五二）
参苓散（五三）
《和剂》参苓白术散（五四）
七味白术散（五五）
《医录》生脉散（五六）
五味子汤（五七）
陈氏五味子汤（五八）

人参胡桃汤（五九）
丹溪琼玉膏（六十）
补肺汤（六一）
杨氏宁肺汤（六二）
《圣惠》宁肺散（六三）
凤髓汤（六四）
《良方》蜜酥煎（六五）
醍醐膏（六六）
《良方》黄芪散（六七）
《拔萃》五味黄芪散（六八）
黄芪益损汤（六九）
《元戎》地黄散（七十）
《良方》柔脾汤（七一）
东垣麦门冬饮子（七二）
《拔萃》麦门冬饮子（七三）
《家抄》麦门冬饮子（七四）
麦门冬汤（七五）
万氏麦门冬汤（七六）
麦门冬散（七七）
旋神饮（七八）
《医统》养心汤（七九）
钱氏养心汤（八十）
正心汤（八一）
开心散（八二）
《局方》茯苓补心汤（八三）
酸枣仁汤（八四）
《秘传》酸枣仁汤（八五）
仲景酸枣仁汤（八六）
钱氏酸枣仁汤（八七）
远志汤（八八）
远志饮子（八九）
东垣圣愈汤（九十）
养荣汤（九一）
《元戎》逍遥散（九二）
薛氏加味逍遥散（九三）
生姜汁煎（九四）
《局方》胃风汤（九五）
《选要》十宝汤（九六）
《良方》当归黄芪汤（九七）
《局方》大防风汤（九八）
河间地黄饮子（九九）
金樱膏（百）
心虚白浊歌（百一）
劫劳汤（百二）
益气补肾汤（百三）
《元戎》当归酒（百四）
人参丸（百五）
《千金》人参固本丸（百六）
团参丸（百七）
天王补心丹（百八）
《百一》补心神效丸（百九）
《局方》平补镇心丹（百十）
《集验》柏子养心丸（百十一）
古庵心肾丸（百十二）
《济生》远志丸（百十三）
宁志丸（百十四）
宁志膏（百十五）
定志丸（百十六）
《拔萃》八物定志丸（百十七）
十四友丸（百十八）
《秘验》琥珀多寐丸（百十九）
《金匮》六味地黄丸（百二十）
崔氏八味地黄丸（一二一）
陈氏加减八味丸（一二二）
《良方》益阴肾气丸（一二三）
薛氏加减《金匮》肾气丸（一二四）
丹溪滋阴大补丸（一二五）
大造丸（一二六）
《秘方》金鹿丸（一二七）
《青囊》仙传班龙丸（一二八）
《秘验》班龙二至百补丸（一二九）
《正传》鹿角胶丸（百三十）
鹿茸丸（一三一）
《集验》鹿茸丸（一三二）
《三因》鹿茸丸（一三三）
《本事》鹿茸丸（一三四）
杨氏还少丹（一三五）
《局方》无比山药丸（一三六）
还少丹（一三七）
《经验》养荣丸（一三八）
三才丸（一三九）
七珍至宝丹（百四十）
《百一》补髓丹（一四一）
枸杞子丸（一四二）
《局方》青娥丸（一四三）
《良方》加味青娥丸（一四四）
十补丸（一四五）
《保命》煨肾丸（一四六）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局方》煨肾散（一四七）
安肾丸（一四八）
小安肾丸（一四九）
石刻安肾丸（百五十）
红铅丸（一五一）
打老儿丸（一五二）
肉苁蓉丸（一五三）
四味肉苁蓉丸（一五四）
黄芪丸（一五五）
二丹丸（一五六）
海藏益血丹（一五七）
《集要》四神丸（一五八）
《局方》虎骨四斤丸（一五九）
加味四斤丸（百六十）
《三因》加味四斤丸（一六一）
金刚丸（一六二）
人参膏（一六三）
卷之五十四
和阵…… 445
《局方》二陈汤（一）
加减二陈汤（二）
丹溪加味二陈汤（三）
二术二陈汤（四）
《宣明》黄芩二陈汤（五）
《辨疑》柴葛二陈汤（六）
桂附二陈汤（七）
《金匮》小半夏汤（八）
《金匮》小半夏加茯苓汤（九）
《金匮》大半夏汤（十）
《御药》大半夏汤（十一）
茯苓半夏汤（十二）
《宣明》橘皮半夏汤（十三）
《灵枢》秫米半夏汤（十四）
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十五）
《金匮》黄芩半夏生姜汤（十六）
东垣平胃散（十七）
调气平胃散（十八）
钱氏益黄散（十九）
藿香正气散（二十）
不换金正气散（二一）
陈氏不换金正气散（二二）
徐氏正气散（二三）
《济生》大正气散（二四）
东垣升阳益胃汤（二五）
海藏白术汤（二六）
《济生》白术汤（二七）
《良方》三味白术汤（二八）
《良方》四味白术汤（二九）
白术散（三十）
《宣明》白术散（三一）
《良方》白术散（三二）
调味白术散（三三）
白术芍药散（三四）
草窗白术芍药汤（三五）
《金匮》苓桂术甘汤（三六）
神术散（三七）
《局方》神术散（三八）
海藏神术汤（三九）
《约说》沉香降气散（四十）
《和剂》苏子降气汤（四一）
《医林》小降气汤（四二）
《统旨》木香顺气散（四三）
《局方》木香调气散（四四）
流气饮子（四五）
《和剂》二十四味流气饮（四六）
七气汤（四七）
《三因》七气汤（四八）
加味七气汤（四九）
《局方》七气汤（五十）
《指迷》七气汤（五一）
四磨饮（五二）
《济生》疏凿饮（五三）
《良方》厚朴汤（五四）
木香宽中散（五五）
《良方》木香分气饮（五六）
《良方》人参木香散（五七）
消导宽中汤（五八）
化滞调中汤（五九）
索矩三和汤（六十）
《宝鉴》导滞通经汤（六一）
《良方》导水茯苓汤（六二）
健脾散（六三）
参术健脾汤（六四）
《三因》当归散（六五）
当归活血散（六六）
《局方》五皮散（六七）
《澹寮》五皮散（六八）
沉香琥珀丸（六九）

法制陈皮（七十）
《家秘》祛痛散（七一）
调痛散（七二）
丁香止痛散（七三）
《良方》乌药散（七四）
《奇效》手拈散（七五）
《良方》游山散（七六）
舒筋汤（七七）
丹溪玄桂丸（七八）
洁古枳术丸（七九）
香砂枳术丸（八十）
曲蘗枳术丸（八一）
东垣木香人参生姜枳术丸（八二）
《直指》加味枳术丸（八三）
丹溪枳实丸（八四）
《医统》大健脾丸（八五）
杨氏启脾丸（八六）
和中丸（八七）
东垣和中丸（八八）
养胃进食丸（八九）
消食丸（九十）
《济生》导痰汤（九一）
海藏五饮汤（九二）
《外台》茯苓饮（九三）
茯苓饮子（九四）
千缗汤（九五）
玉液汤（九六）
《局方》四七汤（九七）
《得效》加味四七汤（九八）
《玉机》泽泻汤（九九）
朱砂消痰饮（百）
《深师》消饮丸（百一）
《秘方》星香丸（百二）
祛痰丸（百三）
天花丸（百四）
《局方》玉壶丸（百五）
玉液丸（百六）
洁古玉粉丸（百七）
《瑞竹》杏仁丸（百八）
许学士神术丸（百九）
《三因》曲术丸（百十）
《百一》三仙丸（百十一）
青州白丸子（百十二）
《局方》琥珀寿星丸（百十三）
《指迷》茯苓丸（百十四，附简易方）
丹溪白螺丸（百十五）
丹溪润下丸（百十六）
《集成》润下丸（百十七）
丹溪黄栝蒌丸（百十八）
丹溪杏仁萝卜子丸（百十九）
《金匮》陈皮汤（百二十）
《本事》竹茹汤（一二一）
橘皮竹茹汤（一二二）
二汁饮（一二三）
东垣葛花解醒汤（一二四）
《金匮》猪苓散（一二五）
《大全》人参散（一二六）
《澹寮》六和汤（一二七）
《良方》丁香散（一二八）
《局方》丁香半夏丸（一二九）
《局方》半夏丁香丸（百三十）
《和剂》大七香丸（一三一）
《良方》许仁则半夏丸（一三二）
万氏定喘汤（一三三）
《局方》人参定喘汤（一三四）
《良方》百合汤（一三五）
《局方》五虎汤（一三六）
《三因》神秘汤（一三七）
《直指》神秘汤（一三八）
萝卜子汤（一三九）
《三因》葶苈大枣泻肺汤（百四十）
苏子煎（一四一）
《医林》杏仁煎（一四二）
《良方》杏仁膏（一四三）
《良方》前胡散（一四四）
《济生》百花膏（一四五）
《本事》枳壳散（一四六）
保和汤（一四七）
十味保和汤（一四八）
丹溪六郁汤（一四九）
《局方》三和散（百五十）
丹溪生韭饮（一五一）
《三因》温胆汤（一五二）
十味温胆汤（一五三）
越鞠丸（一五四）
流气丸（一五五）
严氏五膈散（一五六）
《局方》五膈宽中散（一五七）

《选要》十膈散（一五八）
《局方》五噎散（一五九）
嘉禾散（百六十）
《局方》人参豆蔻汤（一六一）
《良方》紫苏子饮（一六二）
枇杷叶煎（一六三）
《统旨》补气运脾汤（一六四）
利膈散（一六五）
《发明》人参利膈丸（一六六）
草豆蔻丸（一六七）
东垣清暑益气汤（一六八）
《局方》香薷饮（一六九）
五物香薷饮（百七十）
《百一》十味香薷饮（一七一）
黄连香薷饮（一七二）
《局方》缩脾饮（一七三）
《局方》七味渗湿汤（一七四）
清热渗湿汤（一七五）
《金匮》防己黄芪汤（一七六）
《百一》除湿汤（一七七）
羌活胜湿汤（一七八）
东垣升阳除湿汤（一七九）
《拔萃》升阳除湿防风汤（百八十）
《三因》白术酒（一八一）
仲景五苓散（一八二）
加减五苓散（一八三）
加味五苓散（一八四）
《金匮》茵陈五苓散（一八五）
柴胡茵陈五苓散（一八六）
四苓散（一八七）
仲景猪苓汤（一八八）
茯苓汤（一八九）
胃苓汤（百九十）
橘半胃苓汤（一九一）
柴苓汤（一九二）
加减柴苓汤（一九三）
《局方》真人养脏汤（一九四）
《良方》草果散（一九五）
《经验》大橘皮汤（一九六）
消食导气饮（一九七）
《外台》黄芩汤（一九八）
秘传斗门方（一九九）
治痢简易八方（二百）
《类方》曲术丸（二百一）
《局方》戊己丸（二百二）
《圣惠》双荷散（二百三）
《直指》侧柏散（二百四）
地黄煎（二百五）
《局方》枇杷叶散（二百六）
阿胶散（二百七）
《良方》阿胶散（二百八）
钱氏阿胶散（二百九）
绿云散（二百十）
《简易》黑神散（二一一）
《局方》黑神散（二一二）
天门冬丸（二一三）
发灰散（二一四）
棕灰散（二一五）
《宝鉴》平胃地榆汤（二一六）
海藏愈风汤（二一七，即举卿古拜散）
《局方》小乌沉汤（二一八）
除湿和血汤（二一九）
驱疟饮（二百二十）
祛疟饮（二二一）
截疟饮（二二二）
《济生》万安散（二二三）
《济生》鳖甲饮子（二二四）
《济生》清脾饮（二二五）
《局方》草果饮（二二六）
《简易》七宝饮（二二七）
《简易》四兽饮（二二八）
《局方》常山饮（二二九）
丹溪截疟丹（二百三十）
《集成》截疟常山饮（二三一）
《宝鉴》交加饮子（二三二）
柴平汤（二三三）
《局方》人参养胃汤（二三四）
和解散（二三五）
槟榔煎（二三六）
屠苏酒（二三七）
降椒酒（二三八）
《局方》省风汤（二三九）
《局方》八风散（二百四十）
防风当归汤（二四一）
顺风匀气散（二四二）
《易简》星香汤（二四三）
《济生》八味顺气散（二四四）
《机要》大秦艽汤（二四五）

《拔萃》养血当归地黄汤（二四六）
薏苡仁汤（二四七）
涤痰汤（二四八）
清心散（二四九）
《简易》虎骨散（二百五十）
虎骨散（二五一）
交加散（二五二）
《良方》交加散（二五三）
洁古四白丹（二五四）
续断丹（二五五）
《济生》豨莶丸（二五六）
蠲痹汤（二五七）
三痹汤（二五八）
加味五痹汤（二五九）
人参散（二百六十）
六味茯苓汤（二六一）
枳实散（二六二）
紫苏子汤（二六三）
除湿蠲痹汤（二六四）
桂心散（二六五）
湿郁汤（二六六）
趁痛散（二六七）
秦艽地黄汤（二六八）
活络饮（二六九）
《宝鉴》独活寄生汤（二百七十）
透经解挛汤（二七一）
薰蒸方（二七二）
薰洗痛风法（二七三）
愈风丹（二七四）
易老天麻丸（二七五）
愈风燥湿化痰丸（二七六）
活络丹（二七七）
东垣开结导饮丸（二七八）
换骨丹（二七九）
《局方》换腿丸（二百八十）
史国公浸酒方（二八一）
《类方》煨肾散（二八二）
调营活络饮（二八三）
胡桃汤（二八四）
《良方》鸡鸣散（二八五）
茱萸木瓜汤（二八六）
立效散（二八七）
丹溪防己饮（二八八）
紫苏散（二八九）
《三因》紫苏子汤（二百九十）
《济生》槟榔汤（二九一）
加减槟榔汤（二九二）
槟榔散（二九三）
《活人》桑白皮散（二九四）
木香散（二九五）
木通散（二九六）
人参桂心散（二九七）
橘皮汤（二九八）
《集验》半夏散（二九九）
大腹皮散（三百）
《活人》大腹子散（三百一）
地黄汤（三百二）
木瓜汤（三百三）
沉香汤（三百四）
续断丸（三百五）
《本事》续断丸（三百六）
《保命》牛膝丸（三百七）
《本事》酒浸牛膝丸（三百八）
吴萸丸（三百九）
东垣健步丸（三百十）
调元健步丸（三一一）
《三因》胜骏丸（三一二）
神应养真丹（三一三）
透骨丹（三一四）
《本事》虎骨酒（三一五）
《活人》薏仁酒（三一六）
椒艾囊（三一七）
丹溪敷脚气方（三一八）
芜荑散（三一九）
《直指》芜荑散（三百二十）
椹子煎（三二一）
仲景乌梅丸（三二二）
《济生》乌梅丸（三二四）
神授散（三二五）
《宝鉴》川楝散（三二六）
荔核散（三二七）
《经验》苍术散（三二八）
《宝鉴》天台乌药散（三二九）
《百选》桃仁膏（三百三十）
《局方》守效丸（三三一）
来复丹（三三二）
《卫生》润肠汤（三三三）
通幽汤（三三四）

东垣导滞通幽汤（三三五）
河间厚朴汤（三三六）
《会编》皂角散（三三七）
《良方》三仁丸（三三八）
脾约丸（三三九）
东垣润肠丸（三百四十）
《济生》苁蓉润肠丸（三四一）
益血润肠丸（三四二）
搜风顺气丸（三四三）
《圣惠》搜风顺气丸（三四四）
地髓汤（三四五）
牛膝膏（三四六）
《经验》琥珀散（三四七）
导赤散（三四八）
万全木通汤（三四九）
葱白汤（三百五十）
东垣清肺饮子（三五一）
半夏丸（三五二）
《良方》醍醐膏（三五三）
无择养荣汤（三五四）
《纲目》绿矾丸（三五五）
《简易》济众方（三五六）
抱胆丸（三五七）
《灵苑》辰砂散（三五八）
归神丹（三五九）
《得效》宁志丸（三百六十）
人参琥珀丸（三六一）
《集验》秘方半夏丸（三六二）
神应丹（三六三）
杨氏五痫神应丸（三六四）
《局方》牛黄清心丸（三六五）
《医统》牛黄丸（三六六）
万氏牛黄清心丸（三六七）
钱氏牛黄丸（三六八）
《杂著》牛黄丸（三六九）
三味牛黄丸（三百七十）
苏合香丸（三七一）
龙脑鸡苏丸（三七二）
九还金液丹（三七三）
《良方》香橘汤（三七四）
《良方》分气紫苏饮（三七五）
《本事》枳实散（三七六）
白术丸（三七八）

卷之五十五

攻阵…… 480
仲景大承气汤（一）
仲景小承气汤（二）
仲景调胃承气汤（三）
仲景桃仁承气汤（四）
《良方》桃仁承气汤（五）
当归承气汤（六）
仲景大柴胡汤（七）
陶氏六一顺气汤（八）
仲景大陷胸汤（九）
小陷胸汤（十）
河间大黄汤（十一）
《外科》大黄汤（十二）
《金匮》大黄甘草汤（十三）
《金匮》大黄硝石汤（十四）
《金匮》栀子大黄汤（十五）
河间防风通圣散（十六）
双解散（十七）
牛黄双解散（十八）
《局方》凉膈散（十九）
东垣凉膈散（二十）
陶氏黄龙汤（二一）
《良方》黄龙汤（二二）
钱氏黄龙汤（二三）
子和王烛散（二四）
四顺清凉饮子（二五）
《元戎》四物汤（二六）
仲景抵当汤（二七）
仲景十枣汤（二八）
洁古三化汤（二九）
《选要》透膈汤（三十）
《金匮》茵陈蒿汤（三一）
《河间》芍药汤（三二）
枳实大黄汤（三三）
羌活导滞汤（三四）
牛黄泻心汤（三五）
《宣明》三棱散（三六）
三棱丸（三七）
三圣膏（三八）
《良方》桃仁煎（三九）
穿山甲散（四十）
子和禹功散（四一）
子和浚川散（四二）
稀涎散（四三）

大异香散（四四）
《经验》流金膏（四五）
子和通经散（四六）
《外台》苦楝汤（四七）
《宣明》三花神祐丸（四八）
木香槟榔丸（四九）
《宝鉴》木香槟榔丸（五十）
遇仙丹（五一）
备急丸（五二）
《和剂》神保丸（五三）
《宝藏》感应丸（五四）
大金花丸（五五）
《千金》大硝石丸（五六）
东垣枳实导滞丸（五七）
《秘方》化滞丸（五八，附邓山房感应丸）
化铁丹歌（五九）
陈米三棱丸（六十）
《局方》温白丸（六一）
陈氏温白丸（六二）
丹溪阿魏丸（六三）
《医林》阿魏丸（六四）
守病丸（六五）
《简易》胜红丸（六六）
《御院》助气丸（六七）
《局方》三黄丸（六八）
东垣雄黄圣饼子（六九）
河间舟车丸（七十）
子和导水丸（七一）
子和神芎丸（七二）
《三因》小胃丹（七三）
清气化痰丸（七四）
丹溪清气化痰丸（七五）
法制清气化痰丸（七六）
隐君滚痰丸（七七）
子和朱砂滚涎丸（七八）
丹溪青礞石丸（七九）
节斋化痰丸（八十）
《医林》辰砂化痰丸（八一）
《三因》控涎丹（八二）
《医林》乌巴丸（八三）
《御药》吐痰方（八四）
人参利膈丸（八五）
《和剂》青木香丸（八六）
消痞核桃（八七）
熨痞方（八八）
开结导饮丸（八九）
《局方》犀角丸（九十）
《河间》犀角丸（九一）
麻仁丸（九二）
《局方》脾约丸（九三）
《局方》七宣丸（九四）
《局方》七圣丸（九五）
《三因》红丸子（九六）
追虫丸（九七）
《医林》化虫散（九八）
万应丸（九九）
妙应丸（百）
《运气》五瘟丹（百一）
大青丸（百二）
朱砂丸（百三）
李氏八毒赤丸（百四）
仲景瓜蒂散（百五）
子和独圣散（百六）
茶调散（百七）
陈氏独圣散（百八）
《良方》独圣散（百九）
钱氏独圣散（百十）
木通散（百十一）
《金匮》大黄附子汤（百十二）
《金匮》《外台》走马汤（百十三）

卷之五十六

散阵…… 491
仲景麻黄汤（一）
麻黄加术汤（二）
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三）
《金匮》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四）
仲景麻黄附子甘草汤（五）
《金匮》麻黄甘草汤（六）
仲景大青龙汤（七）
仲景小青龙汤（八）
仲景桂枝汤（九）
桂枝加黄芪汤（十）
桂枝加大黄汤（十一）
栝蒌桂枝汤（十二）
仲景桂枝人参汤（十三）
仲景桂枝麻黄各半汤（十四）
桂枝附子汤（十五）

桂枝甘草汤（十六）
桂枝葛根汤（十七）
仲景柴胡桂枝汤（十八）
仲景小柴胡汤（十九）
薛氏加味小柴胡汤（二十）
《良方》加味小柴胡汤（二一）
加减小柴胡汤（二二）
柴胡石膏汤（二三）
大柴胡汤（二四）
柴平汤（二五）
柴苓汤（二六）
加减柴苓汤（二七）
仲景四逆散（二八）
仲景葛根汤（二九）
升麻葛根汤（三十）
柴葛解肌汤（三一）
葛根葱白汤（三二）
连须葱白汤（三三）
《局方》参苏饮（三四）
加减参苏饮（三五）
败毒散（三六）
加味败毒散（三七）
荆防败毒散（三八）
《局方》五积散（三九）
十神汤（四十）
东垣升阳散火汤（四一）
升阳益胃汤（四二）
圣散子（四三）
易老九味羌活汤（四四）
六神通解散（四五）
《局方》消风百解散（四六）
《局方》消风散（四七）
子和消风散（四八）
二味消风散（四九）
《大旨》黄芩半夏汤（五十）
《金匮》续命汤（五一）
《千金》小续命汤（五二）
《千金》大续命汤（五三）
续命煮散（五四）
《宝鉴》秦艽升麻汤（五五）
愈风汤（五六）
胃风汤（五七）
地黄散（五八）
东垣羌活附子汤（五九）
《宝鉴》羌活附子汤（六十）
羌活胜风汤（六一）
《圣惠》川芎散（六二）
《玉机》川芎散（六三）
《局方》川芎茶调散（六四）
《局方》神术散（六五）
《良方》天香散（六六）
《直指》芎芷散（六七）
芎辛导痰汤（六八）
《奇效》上清散（六九）
《本事》透顶散（七十）
菊花散（七一）
《宝鉴》如圣散（七二）
点头散（七三）
东垣清空膏（七四）
愈风饼子（七五）
《本事》治八般头风（七六）
《百一》都梁丸（七七）
《和剂》三拗汤（七八）
《局方》华盖散（七九）
冲和散（八十）
金沸草散（八一）
《三因》旋覆花汤（八二）
《良方》旋覆花汤（八三）
《医林》桑皮散（八四）
《简易》苏陈九宝汤（八五）
《局方》羌活散（八六）
羌活散（八七）
《得效》芎芷香苏散（八八）
《金匮》越婢汤（八九）
《金匮》越婢加半夏汤（九十）
当归汤（九一）
羌活胜湿汤（九二）
《局方》乌药顺气散（九三）
通关散（九四）
神效左经丸（九五）
《三因》麻黄左经汤（九六）
《三因》半夏左经汤（九七）
《三因》大黄左经汤（九八）
《千金》第一麻黄汤（九九）
《千金》第二独活汤（百）
《千金》第三兼补厚朴汤（百一）
《千金》第四风引独活汤（百二）
独活汤（百三）

追毒汤（百四）
《局方》排风汤（百五）
阳毒升麻汤（百六）
栝蒌根汤（百七）
再造散（百八）
《本事》枳壳煮散（百九）
柴胡疏肝散（百十）
《本事》桂枝散（百十一）
河间葛根汤（百十二）
升麻汤（百十三）
仲景柴胡桂枝干姜汤（百十四）
卷之五十七
寒阵…… 502
黄连解毒汤（一）
仲景白虎汤（二）
仲景白虎加人参汤（三）
《活人》白虎加桂枝汤（四）
仲景竹叶石膏汤（五）
六味竹叶石膏汤（六）
竹叶黄芪汤（七）
《宣明》桂苓甘露饮（八）
子和桂苓甘露饮（九）
《千金》甘露饮（十）
三黄石膏汤（十一）
羌活升麻汤（十二）
东垣普济消毒饮（十三）
芩连消毒饮（十四）
河间六神通解散（十五）
仲景小陷胸汤（十六）
鸡子清饮（十七）
仲景黄连阿胶汤（十八）
栀子仁汤（十九）
仲景栀子豆豉汤（二十）
仲景栀子厚朴汤（二一）
仲景栀子干姜汤（二二）
仲景栀子檗皮汤（二三）
解瘟疫热毒（二四）
漏芦丹麻汤（二五）
黄连香薷饮（二六）
《局方》泻心汤（二七）
仲景甘草泻心汤（二八）
仲景生姜泻心汤（二九）
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三十）
仲景附子泻心汤（三一）
清心莲子饮（三二）
《良方》加味通心饮（三三）
清心汤（三四）
《外科》清心汤（三五）
《局方》人参清肺汤（三六）
人参平肺散（三七）
黄芩清肺饮（三八）
清肺汤（三九）
东垣清肺饮子（四十）
万氏清肺饮子（四一）
泻白散（四二）
五味泻白散（四三）
《正传》麦门冬汤（四四）
《类方》麦门冬汤（四五）
万氏麦门汤（四六）
《家抄》麦门冬饮（四七）
《宣明》麦门冬饮子（四八）
二母散（四九）
陈氏二母散（五十）
《家抄》黄芩知母汤（五一）
《医林》桑白皮汤（五二）
海藏紫菀散（五三）
东垣清胃散（五四）
加味清胃散（五五）
《秘验》清胃饮（五六）
钱氏泻黄散（五七）
和中汤（五八）
薛氏柴胡清肝散（五九）
栀子清肝散（六十）
《原机》芍药清肝散（六一）
《良方》龙胆泻肝汤（六二）
七味龙胆泻肝汤（六三）
薛氏加味龙胆泻肝汤（六四）
当归六黄汤（六五）
正气汤（六六）
仲景芍药甘草汤（六七）
生地黄煎（六八）
《宝鉴》石膏散（六九）
《本事》荆芥散（七十）
双玉散（七一）
《玄珠》秘方茶调散（七二）
天花散（七三）
钱氏地骨皮散（七四）
玉泉丸（七五）

《宣明》清膈导痰汤（七六）
生铁落饮（七七）
大连翘饮（七八）
《局方》犀角地黄汤（七九）
《良方》犀角地黄汤（八十）
《拔萃》犀角地黄汤（八一）
《外科》犀角地黄汤（八二）
《良方》生地黄散（八三）
生地黄饮子（八四）
茜根散（八五）
人参五味子汤（八六）
二神散（八七）
《良方》四生丸（八八）
《济生》鳖甲地黄汤（八九）
《局方》黄芪鳖甲煎（九十）
地黄膏（九一）
《局方》秦艽扶羸汤（九二）
退热汤（九三）
《良方》团鱼丸（九四）
《良方》地榆散（九五）
《良方》四味地榆散（九六）
《本事》槐花散（九七）
《外科》槐花散（九八）
东垣加减四物汤（九九）
《局方》枳壳汤（百）
枳壳散（百一）
《济生》小蓟饮子（百二）
仲景黄连汤（百三）
黄连汤（百四）
仲景黄芩汤（百五）
《外台》黄芩汤（百六）
《直指》黄芩汤（百七）
黄芪散（百八）
河间黄芩芍药汤（百九）
《局方》木香化滞汤（百十）
清热渗湿汤（百十一）
河间益元散（百十二）
《局方》香连丸（百十三）
《良方》六神丸（百十四）
八正散（百十五）
七正散（百十六）
五淋散（百十七）
《局方》薷苓汤（百十八）
《局方》太平丸（百十九）
《本事》火府丹（百二十）
真珠粉丸（一二一）
《局方》导赤散（一二二）
赤茯苓汤（一二三）
《济生》葵子汤（一二四）
牛膝汤（一二五）
三味牛膝汤（一二六）
海金沙散（一二七）
茵陈汤（一二八）
《活人》茯苓渗湿汤（一二九）
东垣当归拈痛汤（百三十）
《活人》犀角散（一三一）
东垣清燥汤（一三二）
苍术汤（一三三）
丹溪二妙散（一三四）
加味二妙丸（一三五）
丹溪苍术黄檗丸（一三六）
《正传》虎胫骨丸（一三七）
河间苦参丸（一三八）
陈氏苦参丸（一三九）
钱氏苦参丸（百四十）
朱砂凉膈丸（一四一）
东垣朱砂安神丸（一四二）
钱氏安神丸（一四三）
《秘旨》安神丸（一四四）
十味安神丸（一四五）
七味安神丸（一四六）
《集验》龙脑安神丸（一四七）
万氏龙脑安神丸（一四八）
抑青丸（一四九）
钱氏抑青丸（百五十）
泻青丸（一五一）
泻金丸（一五二）
丹溪茱连丸（一五三）
左金丸（一五四）
大补丸（一五五）
大造丸（一五六）
丹溪大补阴丸（一五七）
《秘传》大补天丸（一五八）
大补地黄丸（一五九）
丹溪补阴丸（百六十）
节斋补阴丸（一六一）
三补丸（一六二）
东垣滋肾丸（一六三）

加味虎潜丸（一六四）
加味坎离丸（一六五）
三才封髓丹（一六六）
当归龙荟丸（一六七）
《良方》芦荟丸（一六八）
大芦荟丸（一六九）
加减芦荟丸（百七十）
三圣丸（一七一）
术连丸（一七二）
软石膏丸（一七三）
地榆丸（一七四）
槐角丸（一七五）
《御药》阿胶丸（一七六）
聚金丸（一七七）
脏连丸（一七八）
《局方》酒蒸黄连丸（一七九）
黄连丸（百八十）
猪脏丸（一八一）
保和丸（一八二）
四顺清凉饮（一八三）
仲景白头翁汤（一八四）
卷之五十八
热阵…… 517
仲景理中丸（一）
附子理中汤（二）
附子理中丸（三）
理中加丁香汤（四）
加味理中汤（五）
《局方》胡椒理中汤（六）
《选方》八味理中丸（七）
枳实理中丸（八）
理中化痰丸（九）
治中汤（十）
丁香温中汤（十一）
《良方》温胃汤（十二）
东垣温胃汤（十三）
仲景四逆汤（十四）
仲景四逆加人参汤（十五）
仲景四逆加猪胆汁汤（十六）
仲景茯苓四逆汤（十七）
茱萸四逆汤（十八）
韩氏茵陈四逆汤（十九）
仲景当归四逆汤（二十）
四逆散（二一）
仲景附子汤（二二）
《三因》附子汤（二三）
生附汤（二四）
参附汤（二五）
仲景术附汤（二六）
芪附汤（二七）
《济生》术附汤（二八）
《金匮》桂枝附子汤（二九）
《金匮》白术附子汤（三十）
《金匮》甘草附子汤（三一）
《良方》姜附汤（三二）
生姜附子汤（三三）
干姜附子汤（三四）
《宝鉴》羌活附子汤（三五）
仲景芍药甘草附子汤（三六）
《活人》附子八味汤（三七）
六物附子汤（三八）
小建中汤（三九）
《局方》大建中汤（四十）
八味大建中汤（四一）
三建中汤（四二）
仲景炙甘草汤（四三）
仲景桂枝甘草汤（四四）
陶氏回阳返本汤（四五）
华佗救脱阳方（四六）
仲景旋覆代赭石汤（四七）
仲景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四八）
《简易》十味锉散（四九）
《奇效》芎术汤（五十）
正元散（五一）
《金匮》生姜半夏汤（五二）
《金匮》半夏干姜散（五三）
仲景甘草干姜汤（五四）
橘皮干姜汤（五五）
《金匮》橘皮汤（五六）
万氏橘皮汤（五七）
《金匮》橘皮竹茹汤（五八）
小半夏汤（五九）
《三因》丁香散（六十）
丁香煮散（六一）
《简易》丁香散（六二）
杨氏丁香茯苓散（六三）
《良方》丁香柿蒂散（六四）
《宝鉴》丁香柿蒂散（六五）

严氏柿蒂汤（六六）
《百一》安脾散（六七）
《三因》补脾汤（六八）
《三因》养胃汤（六九）
胃爱散（七十）
东垣藿香安胃散（七一）
《良方》七味人参丸（七二）
甘露汤（七三）
《金匮》茯苓泽泻汤（七四）
仲景茯苓甘草汤（七五）
草豆蔻汤（七六）
大顺散（七七）
四顺附子汤（七八）
《医林》附子粳米汤（七九）
冷香饮子（八十）
《集成》冷香汤（八一）
《直指》木瓜汤（八二）
《三因》诃子散（八三）
霍乱三方（八四）
《千金》霍乱方（八五）
干霍乱二方（八六）
《金匮》苓桂术甘汤（八七）
姜术汤（八八）
韩氏温中汤（八九）
东垣厚朴温中汤（九十）
大正气散（九一）
强中汤（九二）
《三因》强中丸（九三）
三生饮（九四）
严氏三生丸（九五）
五生丸（九六）
《局方》温中化痰丸（九七）
《宝鉴》温胃经痰丸（九八）
《局方》倍术丸（九九）
《发明》丁香半夏丸（百）
《局方》丁香五套丸（百一）
《三因》复元丹（百二）
薛氏加减《金匮》肾气丸（百三）
《济生》实脾散（百四）
严氏实脾散（百五）
《简易》腹胀方（百六）
丁香止痛散（百七）
胜金散（百八）
《良方》铁刷散（百九）
《局方》蟠葱散（百十）
《宝鉴》沉香桂附丸（百十一）
椒附丸（百十二）
大沉香丸（百十三）
《辨疑》桂附二陈汤（百十四）
扶阳助胃汤（百十五）
五味沉附汤（百十六）
二味沉附汤（百十七）
《济生》七枣汤（百十八）
冷汤（百十九）
生姜煎（百二十）
芎附散（一二一）
《局方》参附渗湿汤（一二二）
七味渗湿汤（一二三）
熨背散（一二四）
温中法曲丸（一二五）
丹溪龙虎丹（一二六）
活络丹（一二七）
《济生》二至丸（一二八）
《三因》肾著汤（一二九）
韩氏茵陈附子汤（百三十）
韩氏小茵陈汤（一三一）
韩氏茵陈橘皮汤（一三二）
五鬲散（一三三）
十鬲散（一三四）
五噎散（一三五）
《良方》白术圣散子（一三六）
仲景吴茱萸汤（一三七）
《良方》吴茱萸汤（一三八）
吴茱萸散（一三九）
海藏吴茱萸丸（百四十）
杨氏八味汤（一四一）
仲景真武汤（一四二）
《良方》九宝丹（一四三）
《济生》四柱散（一四四）
仲景白通汤（一四五）
仲景桃花汤（一四六）
洁古浆水散（一四七）
《澹寮》附子茴香散（一四八）
《本事》五味子散（一四九）
《本事》二神丸（百五十）
薛氏四神丸（一五一）
《澹寮》四神丸（一五二）
《医林》四神丸（一五三）

《集要》四神丸（一五四）
五味子丸（一五五）
《得效》茱萸丸（一五六）
《局方》肉豆蔻丸（一五七）
陈氏肉豆蔻丸（一五八）
《济生》诃梨勒丸（一五九）
《良方》厚朴丸（百六十）
《百一》缩脾丸（一六一）
《三因》桂香丸（一六二）
《宝鉴》陈曲丸（一六三）
杨氏茯蘅分清饮（一六四）
益志汤（一六五）
《局方》安肾丸（一六六）
小安肾丸（一六七）
西蜀石刻安肾丸（一六八）
《元戎》小巳寒丸（一六九）
《局方》大巳寒丸（百七十）
《元戎》大巳寒丸（一七一）
海藏巳寒丸（一七二）
十补丸（一七三）
《百选》十补丸（一七四）
《集成》神应散（一七五）
《金匮》当归生姜羊肉汤（一七六）
丹溪肾气丸（一七七）
《百选》胡芦巴丸（一七八）
东垣丁香楝实丸（一七九）
苦楝丸（百八十）
《良方》三层茴香丸（一八一）
夺命丹（一八二）
《良方》夺命丹（一八三）
万氏夺命丹（一八四）
《外科》夺命丹（一八五）
《局方》二气丹（一八六）
《局方》半硫丸（一八七）
养正丹（一八八）
《局方》黑锡丹（一八九）
《局方》红丸子（百九十）
椒襄法（一九一）
椒红丸（一九二）

卷之五十九

固阵…… 534
《局方》牡蛎散（一）
牡蛎白术散（二）
《宣明》白术散（三）
神效麦面汤（四）
黄芪汤（五）
《圣惠》宁肺散（六）
《选要》安眠散（七）
丹溪百药煎（八）
《集成》三妙汤（九）
九仙散（十）
劫嗽丸（十一）
五味子丸（十二）
罂粟丸（十三）
《统旨》润肺丸（十四）
《良方》辰砂妙香散（十五）
《局方》王荆公妙香散（十六）
《本事》金锁丹（十七）
《和剂》金锁正元丹（十八）
万氏金锁思仙丹（十九）
《医林》金锁匙丹（二十）
玉锁丹（二一）
《御药》玉锁丹（二二）
经验水陆二仙丹（二三）
经验金樱丸（二四）
《正传》经验秘真丹（二五）
《局方》锁精丸（二六）
东垣固真丸（二七）
《良方》固真丸（二八）
《济生》固精丸（二九）
《直指》固精丸（三十）
《百一》固元丹（三一）
《御药》秘元丹（三二）
韭子丸（三三）
《三因》家韭子丸（三四）
小菟丝子丸（三四）
《局方》大菟丝子丸（三六）
《济生》菟丝子丸（三七）
《局方》茯菟丸（三八）
猪肚丸（三九）
经验猪肚丸（四十）
《良方》三仙丸（四一）
丹溪九龙丸（四二）
小温金散（四三）
仁斋莲子六一散（四四）
《和剂》威喜丸（四五）
五子丸（四六）
远志丸（四七）

《本事》猪苓丸（四八）
泄泻经验方（四九）
固肠散（五十）
白术圣散子（五一）
陈氏肉豆蔻丸（五二）
《医林》固肠丸（五三）
《局方》大断下丸（五四）
东垣椿皮散（五五）
桃花丸（五六）
生地黄汤（五七）
香梅丸（五八）
胜金丸（五九）
《济生》乌梅丸（六十）
缩泉丸（六一）
四味肉苁蓉丸（六二）
固脬丸（六三）
牡蛎丸（六四）
《心统》茴香益智丸（六五）
溺血方（六六）
卷之六十
因阵…… 540
以下眼目方
《原机》当归补血汤（一）
益气聪明汤（二）
东垣蔓荆子汤（三）
益阴肾气丸（四）
济阴地黄丸（五）
神效黄芪汤（六）
《局方》明目地黄丸（七）
《简易》加减驻景丸（八）
东垣滋阴地黄丸（九）
谦甫还睛散（十）
八味还睛散（十一）
还睛丸（十二）
《正传》祖传固本还睛丸（十三）
定志丸（十四）
地芝丸（十五）
东垣助阳和血汤（十六）
东垣芎辛散（十七）
东垣明目细辛汤（十八）
决明夜光散（十九）
石斛夜光丸（二十）
东垣泻热黄连汤（二一）
东垣黄芩黄连汤（二二）
东垣当归龙胆汤（二三）
芍药清肝散（二四）
蝉花散（二五）
五味泻白散（二六）
明目羊肝丸（二七）
黄连羊肝丸（二八）
黄连天花粉丸（二九）
《局方》密蒙花散（三十）
春雪膏（三一）
玄明春雪膏（三二）
龙脑黄连膏（三三）
立消膏（三四）
黄连甘石散（三五）
黄连人参膏（三六）
丹砂散（三七）
清凉膏（三八）
《正传》光明丹（三九）
青火金针（四十）
赤火金针（四一）
吹鼻六神散（四二）
东垣点盐法（四三）
洗烂弦风赤眼方（四四）
傅烂弦歌（四五）
搜风散（四六）
拜堂散（四七）
汤泡散（四八）
收泪散（四九）
去星（五十）
眼目打伤青肿（五一）
明目第一方（五二）
以下耳病方…… 545
桂星散（五三）
《类方》复元通气散（五四）
补肾丸（五五）
聪耳益气汤（五六）
肉苁蓉丸（五七）
聍耳明矾散（五八）
聍耳流脓方（五九）
白龙散（六十）
百虫入耳（六一）
蜈蚣入耳（六二）
暴聋灸法（六三）
塞耳聋（六四）
龙脑膏（六五）

杏仁膏（六六）
通圣散（六七）
通耳法（六八）
以下面鼻方…… 546
《医林》川芎散（六九）
《济生》辛荑散（七十）
温肺散（七一）
《千金》细辛膏（七二）
《三因》苍耳散（七三）
神愈散（七四）
醍醐散（七五）
《良方》防风汤（七六）
《宣明》防风汤（七七）
荆芥散（七八）
《正传》脑漏秘方（七九）
《简易》黄白散（八十）
细辛散（八一）
《御药》菖蒲散（八二）
轻黄散（八三）
雄黄散（八四）
《千金》瘾肉方（八五）
《简易》瘾肉方（八六）
白矾散（八七）
二神散（八八）
酒皶鼻粉痣（八九）
点痣去斑（九十）
面鼻雀斑（九一）
面疮二方（九二）
止鼻衄方（九三）
止鼻衄歌（九四）
鼻衄蒸法（九五）
鼻塞不通葱熨法（九六）
硝石散（九七）
《良方》通关散（九八）
陈氏通关散（九九）
擦牙通关散（一百）
以下口舌方…… 548
《良方》玄参散（百一）
玄参升麻汤（百二）
清凉饮子（百三）
清热化痰汤（百四）
甘露饮（百五）
龙胆泻肝汤（百六）
五福化毒丹（百七）
《良方》冰犀丸（百八）
上清丸（百九）
硼砂丸（百十）
《良方》圣金散（百十一）
金花煎（百十二）
飞矾散（百十三）
寸金散（百十四）
黄犀散（百十五）
舌上出血（百十六）
升麻黄连丸（百十七）
丁香丸（百十八）
应手散（百十九）
阴阳散（百二十）
《外科》阴阳散（一二一）
绿云散（一二二）
细辛黄犀散（一二三）
白蚕黄犀散（一二四）
硼砂散（一二五）
黄连朴硝散（一二六）
柳华散（一二七）
掺口疮（一二八）
碧雪（一二九）
绛雪（百三十）
孙真人口疮方（一三一）
皂角散（一三二）
《千金》口臭方（一三三）
《圣惠》口齿方（一三四）
以下齿牙方…… 550
东垣神功丸（一三五）
东垣清胃散（一三六）
《秘验》清胃饮（一三七）
《三因》安肾丸（一三八）
《直指》立效散（一三九）
细辛煎（百四十）
驱毒饮（一四一）
《御药》丁香散（一四二）
《选要》芫花散（一四三）
如神散（一四四）
赴筵散（一四五）
蟾酥膏（一四六）
虫牙痛（一四七）
韭子汤（一四八）
瑞竹堂方（一四九）
巴豆丸（百五十）

藜芦散（一五一）
北枣丹（一五二）
青金散（一五三）
三仙散（一五四）
麝矾散（一五五）
神授丹（一五六）
黄连散（一五七）
雄黄麝香散（一五八）
齿缝出血（一五九）
固齿雄鼠骨散（百六十）
《秘方》雄鼠骨散（一六一）
《良方》荆槐散（一六二）
石膏升麻散（一六三）
姜黄散（一六四）
《济生》香盐散（一六五）
子和牙宣散（一六六）
槐盐散（一六七）
椒盐散（一六八）
宣风牢牙散（一六九）
万氏青白散（百七十）
御前白牙散（一七一）
东垣白牙散（一七二）
《道藏经》方（一七三）
取牙不犯手（一七四）
以下咽喉方…… 553
《局方》甘桔汤（一七五）
《拔萃》甘桔汤（一七六）
加味甘桔汤（一七七）
《医林》诃子甘桔汤（一七八）
清咽利膈散（一七九）
消梨饮（百八十）
《医林》透天一块冰（一八一）
靛花丸（一八二）
《医林》杏仁煎（一八三）
《三因》蜜附子（一八四）
牛黄益金散（一八五）
《秘方》三黄丸（一八六）
人参平补汤（一八七）
百合丸（一八八）
《秘方》竹衣麦门冬汤（一八九）
射干丸（百九十）
《医林》铁笛丸（一九一）
《三因》雄黄解毒丸（一九二）
《三因》玉钥匙（一九三）
《济生》二圣散（一九四）
《秘方》夺命散（一九五）
马牙硝散（一九六）
烧盐散（一九七）
《宝鉴》开关散（一九八）
七宝散（一九九）
破关丹（二百）
通气散（二百一）
以下诸毒方…… 555
紫金锭（二百二）
《三因》解毒丸（二百三）
蓝根散（二百四）
白扁豆散（二百五）
八毒赤丸（二百六）
饮食中毒（二百七）
中酒毒（二百八）
解面毒（二百九）
解一切食毒（二百十）
食鱼中毒（二一一）
河豚毒（二一二）
解河豚鱼脍及食狗肉不消胀满毒（二一三）
解食鳝鱼龟鳖虾蟆自死禽兽等毒（二一四）
中蟹毒（二一五）
食牛马肉中毒（二一六）
食鸡子毒（二一七）
食斑鸠毒（二一八）
解花椒毒（二一九）
解诸菜毒（二百二十）
解蕈毒（二二一）
解巴豆毒（二二二）
解砒毒（二二三）
钩吻毒（二二四）
解附子等药毒（二二五）
解乌头草乌毒（二二六）
解半夏毒（二二七）
解斑蝥芫青毒（二二八）
解藜芦毒（二二九）
解雄黄毒（二百三十）
解杏仁毒（二 三一）
解服丹毒（二三二）
解中药箭毒（二三三）
解盐卤毒（二三四）

解漆毒（二三五）
以下虫毒方…… 558
解虎伤毒（二三六）
蛇毒（二三七）
雄黄辟蛇毒（二三八）
疯犬伤人（二三九）
避犬法（二百四十）
糯米散（二四一）
《宝鉴》定风散（二四二）
诸犬咬虫伤灸法（二四三）
解毒散（二四四）
治马咬伤（二四五）
蜈蚣毒（二四六）
解误吞蜈蚣方（二四七）
蝎螫毒（二四八）
解蜂螫毒（二四九）
治鼠咬毒（二百五十）
治误吞水蛭（二五一）
中蚯蚓毒（二五二）
治蚕咬毒（二五三）
解蜘蛛咬毒（二五四）
《青囊》神授散（二五五）
解射工溪毒（二五六）
《千金》雄黄兑散（二五七）
《千金》治大孔虫痒方（二五八）
雄麝散（二五九）
《医林》丹砂丸（二百六十）
《良方》七宝丹（二六一）
蜜髓煎（二六二）
归魂散（二六三）
麦面散（二六四）
挑生虫毒简易方（二六五）
以下杂方…… 561
嗽烟筒（二六六）
灵宝烟筒（二六七）
七宝美髯丹（二六八）
北京乌须方（二六九）
擦牙乌须方（二百七十）
便易擦牙方（二七一）
丹溪疝气神方（二七二）
神仙六子丸（二七三）
疝气（二七四）
四制川子丸（二七五）
木香导气丸（二七六）
去铃丸（二七七）
事后中寒腹痛方（二七八）
湿疝阴丸作痛（二七九）
熏熨脱肛方（二百八十）
熏洗脱肛法（二八一）
参术芎归汤（二八二）
凉血清肠散（二八三）
缩砂散（二八四）
河子人参汤（二八五）
涩肠散（二八六）
蟠龙散（二八七）
伏龙肝散（二八八）
独蒜通便方（二八九）
小便不通经验方（二百九十）
小水不通葱熨法（二九一）
鸡内金散（二九二）
狐腋气五方（二九三）
脚汗牡蛎散（二九四）
燥囊牡蛎散（二九五）
蒸洗阴囊法（二九六）
梅苏丸（二九七）
冰梅丸（二九八）
龙脑上清丸（二九九）
上清丸（三百）
辟邪丹（三百一）
福建香茶饮（三百二）
香发木樨油（三百三）
玉容散（三百四）
硫黄膏（三百五）
卷之六十一
妇人…… 565
安胎饮（一）
安胎散（二）
泰山盘石散（三）
地黄当归汤（四）
《良方》当归汤（五）
《良方》阿胶散（六）
《良方》阿胶汤（七）
七味阿胶散（八）
《良方》黄芪汤（九）
《良方》钩藤汤（十）
《良方》白术散（十一）
《良方》三味白术汤（十二）
《良方》四味白术汤（十三）

全生白术散（十四）
探胎饮（十五）
当归芍药汤（十六）
益母地黄汤（十七）
《良方》独圣散（十八）
《良方》安胎寄生汤（十九）
二黄散（二十）
四圣散（二一）
《良方》续断汤（二二）
枳壳汤（二三）
滑胎枳壳散（二四）
枳壳散（二五）
《千金》鲤鱼汤（二六）
竹叶汤（二七）
紫苏饮（二八）
安荣散（二九）
天仙藤散（三十）
羚羊角散（三一）
人参橘皮汤（三二）
竹茹汤（三三）
《良方》半夏茯苓汤（三四）
乌附汤（三五）
《千金》保孕丸（三六）
一母丸（三七）
束胎丸（三八）
茯苓丸（三九）
达生散（四十）
佛手散（四一）
钱氏生化汤（四二）
当归川芎汤（四三）
加味芎归汤（四四）
当归黄芪汤（四五）
芎归补中汤（四六）
保生无忧散（四七）
人参黄芪汤（四八）
《良方》牛膝散（四九）
《局方》黑神散（五十）
《简易》黑神散（五一）
《经验》滑石散（五二）
难产方（五三）
《良方》桂心散（五四）
桂香散（五五）
下胎小品方（五六）
《广济》下胎方（五七）
扶羸小品方（五八）
下死胎（五九）
《千金》去胎方（六十）
《良方》硫黄散（六一）
硫黄汤（六二）
《良方》益母丸（六三）
《良方》夺命丹（六四）
回生丹（六五）
断产灸法（六六）
《千金》断产方（六七）
断产小品方（六八）
丹溪断子法（六九）
仲景羊肉汤（七十）
《良方》羊肉汤（七一）
《良方》黄雌鸡汤（七二）
母鸡汤（七三）
猪腰汤（七四）
四神散（七五）
大岩蜜汤（七六）
《良方》人参汤（七七）
白茯苓散（七八）
《良方》七珍散（七九）
《良方》趁痛散（八十）
补脬饮（八一）
《良方》止汗散（八二）
《良方》麻黄根汤（八三）
二味参苏饮（八四）
《良方》黄龙汤（八五）
陈氏二母散（八六）
猪蹄汤（八七）
《良方》涌泉散（八八）
玉露散（八九）
《良方》漏芦汤（九十）
栝蒌散（九一）
滑氏补肝散（九二）
《金匮》胶艾汤（九三）
《集验》加味八珍汤（九四）
《集验》调卫养荣汤（九五）
《良方》当归散（九六）
《良方》丹参散（九七）
玄胡当归散（九八）
牛膝散（九九）
《良方》交加散（百）
姜黄散（百一）

琥珀散（百二）
温经汤（百三）
《经验》失笑散（百四）
泽兰汤（百五）
当归没药丸（百六）
醋附丸（百七）
柏子仁丸（百八）
乌贼鱼骨丸（百九）
增损四物汤（百十）
奇效四物汤（百十一）
《良方》加减四物汤（百十二）
四物二连汤（百十三）
人参当归汤（百十四）
《良方》一味防风散（百十五）
龙骨散（百十六）
如圣散（百十七）
槐榆散（百十八）
七灰散（百十九）
棕灰散（百二十）
柏叶散（一二一）
子芩散（一二二）
《良方》防风黄芩丸（一二三）
劫劳汤（一二四）
《集验》归神汤（一二五）
白芷散（一二六）
海藏白芍药散（一二七）
克应丸（一二八）
《良方》滑石散（一二九）
芍药散（百三十）
《良方》通气散（一三一）
四制香附丸（一三二）
《大典》女金丹（一三三）
琥珀丸（一三四）
延年益嗣丹（一三五）
续嗣降生丹（一三六）
河车种玉丸（一三七）
八珍益母丸（一三八）
乌鸡丸（一三九）
又乌鸡丸（百四十）
唐氏乌鸡丸（一四一）
《秘方》乌鸡煎丸（一四二）
万病丸（一四三）
以下通用方…… 580
四君子汤（一四四）
六君子汤（一四五）
五味异功散（一四六）
补中益气汤（一四七）
四物汤（一四八）
八珍汤（一四九）
十全大补汤（百五十）
归脾汤（一五一）
人参理中汤（一五二）
逍遥散（一五三）
加味逍遥散（一五四）
七味白术散（一五五）
六味地黄丸（一五六）
八味地黄丸（一五七）
薛氏四神丸（一五八）
五积散（一五九）
参苏饮（百六十）
人参败毒散（一六一）
当归六黄汤（一六二）
柴胡清肝散（一六三）
栀子清肝散（一六四）
八正散（一六五）
五苓散（一六六）
犀角地黄汤（一六七）
导赤散（一六八）
桃仁承气汤（一六九）
玉烛散（百七十）
肾著汤（一七一）
舒筋汤（一七二）
交加散（一七三）
加味小柴胡汤（一七四）
《良方》蜜酥煎（一七五）
柴胡石膏汤（一七六）
都梁丸（一七七）
瓜子仁汤（一七八）
子和通经散（一七九）
二神散（百八十）
小蓟饮子（一八一）
海藏愈风汤（一八二）
锁精丸（一八三）
青娥丸（一八四）
独参汤（一八五）
夺命散（一八六）

卷之一人集

传忠录（上）

明理（一）

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夫医者，一心也；病者，万象也。举万病之多，则医道诚难，然而万病之病，不过各得一病耳。譬之北极者，医之一心也；万星者，病之万象也。欲以北极而对万星，则不胜其对。以北极而对一星，则自有一线之直。彼此相照，何得有差？故医之临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释，岂不甚易？一也者，理而已矣。苟吾心之理明，则阴者自阴，阳者自阳，焉能相混？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是编也，列门为八，列方亦为八。盖古有兵法之八门，予有医家之八阵。一而八之，所以神变化，八而一之，所以溯渊源。故予于此录，首言明理，以统阴阳诸论，详中求备，用帅八门。夫兵系兴亡，医司性命，执中心学，孰先乎此？是即曰传中可也，曰传心亦可也。然传中传心，总无非为斯人斯世之谋耳，故复命为传忠录。

阴阳篇（二）

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以证而言，则表为阳，里为阴；热为阳，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气为阳，血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多言者为阳，无声者为阴；喜明者为阳，欲暗者为阴。阳微者不能呼，阴微者不能吸；阳病者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以脉而言，则浮大滑数之类，皆阳也；沉微细涩之类，皆阴也。以药而言，则升散者为阳，敛降者为阴；辛热者为阳，苦寒者为阴；行气分者为阳，行血分者为阴；性动而走者为阳，性静而守者为阴。此皆医中之大法。至于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静，疑似之间，辨须的确。此而不识，极易差讹，是又最为紧要，然总不离于前之数者。但两气相兼，则此少彼多，其中便有变化，一皆以理测之，自有显然可见者。若阳有余而更施阳治，则阳愈炽而阴愈消；阳不足而更用阴方，则阴愈盛而阳斯灭矣。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

一、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何以见之？如水为阴，火为阳，象分冰炭。何谓同源？盖火性本热，使火中无水，其热必极，热极则亡阴，而万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无火，其寒必极，寒极则亡阳，而万物寂灭矣。此水火之气，果可呼吸相离乎？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所谓先天之元气也。欲得先天，当思根柢。命门为受生之窍，为水火之家，此即先天之北阙也。舍此他求，如涉海问津矣。学者宜识之。

一、凡人之阴阳，但知以气血、脏腑、寒热为言，此特后天有形之阴阳耳。至若先天无形之阴阳，则阳曰元阳，阴曰元阴。元阳者，即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命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生气通天，惟赖乎此。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为之谓。今之人，多以后天劳欲戕及先天，今之医，只知有形邪气，不知无形元气。夫有形者，迹也，盛衰昭著，体认无难；无形者，神也，变幻倏忽，挽回非易。故经曰：粗守形，上守神。嗟呼！又安得有通神明而见无形者，与之共谈斯道哉。

一、天地阴阳之道，本贵和平，则气令调而万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然阳为生之本，阴实死之基。故道家曰：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华元化曰：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故凡欲保生重命者，尤当爱惜阳气，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戴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赖东垣先生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然尚未能尽斥一偏之谬，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檗、知母为君，寒凉之弊又复盛行。夫先受其害者，既去而不返。后习而用者，犹迷而不悟。嗟乎！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若二子者，谓非轩岐之魔乎？余深悼之，故直削于此，实冀夫尽洗积陋，以苏生命之厄，诚不得不然也。观者其谅之、察之，勿以诽谤先辈为责也。幸甚！

一、阴阳虚实。经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一、经曰：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此言表邪之实也。又曰：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此言阳气之虚也。仲景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又曰：极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此与经旨义相上下。

一、经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胜则热，阴盛则寒。

一、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凡病有不可正治者，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各求其属而衰之。如求汗于血，生气于精，从阳引阴也。又如引火归源，纳气归肾，从阴引阳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义。

一、阴之病也，来亦缓而去亦缓；阳之病也，来亦速而去亦速。阳生于热，热则舒缓；阴生于寒，寒则拳急。寒邪中于下，热邪中于上，饮食之邪中于中。

一、考之《中藏经》曰：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朝争。盖阳虚喜阳助，所以朝轻而暮重；阴虚喜阴助，所以朝重而暮轻。此言阴阳之虚也。若实邪之候，则与此相反。凡阳邪盛者，必朝重暮轻；阴邪盛者，必朝轻暮重。此阳逢阳王，阴得阴强也。其有或昼或夜，时作时止，不时而动者，以正气不能主持，则阴阳盛负，交相错乱，当以培养正气为主，则阴阳将自和矣。但或水或火，宜因虚实以求之。

六 变 辨（三）

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以表里言之，则风、寒、暑、湿、火、燥感于外者是也。以里言之，则七情、劳欲、饮食伤于内者是也。寒者，阴之类也。或为内寒，或为外寒，寒者多虚。热者，阳之类也。或为内热，或为外热，热者多实。虚者，正气不足也，内出之病多不足。实者，邪气有余也，外入之病多有余。六者之详，条列如下。

表 证 篇（四）

表证者，邪气之自外而入者也。凡风寒暑湿火燥，气有不正，皆是也。经曰：清风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又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又曰：风从其冲后来者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凡此之类，皆言外来之邪。但邪有阴阳之辨，而所伤亦自不同。盖邪虽有六，化止阴阳。阳邪化热，热则伤气；阴邪化寒，寒则伤形。伤气者，气通于鼻，鼻通于脏。故凡外受暑热而病有发于中者，以热邪伤气也。伤形者，浅则皮毛，深则经络，故凡外受风寒而病为身热体痛者，以寒邪伤形也。经曰：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此六气阴

阳之辨也。然而六邪之感于外者，又惟风寒为最。盖风为百病之长，寒为杀厉之气。人身内有脏腑，外有经络，凡邪气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乃入于孙络；留而不去，乃入于络脉；留而不去，乃入于经脉，然后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气自外而内之次也。然邪气在表，必有表证，既见表证，则不可攻里。若误攻之，非惟无涉，且恐里虚则邪气乘虚愈陷也。表证既明，则里证可因而解矣。故表证之辨，不可不为之先察。

一、人身脏腑在内，经络在外，故脏腑为里，经络为表。在表者，手足各有六经，是为十二经脉。以十二经脉分阴阳，则六阳属腑为表，六阴属脏为里。以十二经脉分手足，则足经之脉长而且远，自上及下，遍络四体，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经之脉短而且近，皆出入于足经之间，故凡诊伤寒外感者，则但言足经不言手经也。然而足之六经，又以三阳为表，三阴为里。而三阳之经，则又以太阳为阳中之表，以其脉行于背，背为阳也。阳明为阳中之里，以其脉行于腹，腹为阴也。少阳为半表半里，以其脉行于侧，三阳传遍而渐入三阴也。故凡欲察表证者，但当分前后左右，而以足三阳经为主。然三阳之中，则又惟太阳一经，包覆肩背，外为周身之之纲维，内连五脏六腑之肓腧？此诸阳之主气，犹四通八达之衢也。故凡风寒之伤人，必多自太阳经始。

一、足三阴之经皆自脚上腹，虽亦在肌表之间，然三阴主里，而凡风寒自表而入者，未有不由阳经而入阴分也。若不由阳经迳入三阴者，即为直中阴经，必连脏矣。故阴经无可据之表证。

一、寒邪在表者，必身热无汗，以邪闭皮毛也。

一、寒邪客于经络，必身体疼痛，或拘急而疫者，以邪气乱营气，血脉不利也。

一、寒邪在表而头痛者，有四经焉。足太阳脉挟于头顶，足阳明脉上至头维，足少阳脉上行两角，足厥阴脉上会于巅，皆能为头痛也。故惟太阴、少阴皆无头痛之证。

一、寒邪在表多恶寒者，盖伤于此者必恶此，所谓伤食恶食，伤寒恶寒也。

一、邪气在表，脉必紧数者，营气为邪所乱也。

一、太阳经脉起目内眦，上顶巅，下项，挟脊行腰膂．故邪在太阳者，必恶寒发热而兼头项痛，腰脊强，或膝腨酸疼也。

一、阳明经脉起自目下，循面鼻，行胸腹。故邪在阳明者，必发热微恶寒，而兼目痛鼻干不眠也。

一、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其脉绕耳前后，由肩井下胁肋。故邪在少阳者，必发热而兼耳聋胁痛，口苦而呕，或往来寒热也。

以上皆三阳之表证，但见表证，则不可攻里。或发表，或微解，或温散，或凉散，或温中托里而为不散之散，或补阴助阴而为云蒸雨化之散。呜呼！意有在而言难尽也。惟慧者之心悟之。

一、表证之脉。仲景曰：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脉经》注曰：风为阳，寒为阴，卫为阳，营为阴，风则伤阳，寒则伤阴，各从其类而伤也。故卫得风则热，营得寒则痛，营卫俱病，故致骨节烦疼，当发汗解表而愈。

一、浮脉本为属表，此固然也。然有邪寒初感之甚者，拘束卫气，脉不能达，则必沉而兼紧，此但当以发热身痛等表证参合而察之，自可辨也。又若血虚动血者，脉必浮大。阴虚水亏者，脉必浮大。内火炽盛者，脉必浮大。关阴格阳者，脉必浮大。若此者，俱不可一概以浮为表论，必当以形气病气有无外证参酌之。若本非表证，而误认为表，则杀人于反掌之间矣。

一、外感寒邪，脉大者，必病进，以邪气日盛也。然必大而兼紧，方为病进。若先小而后大，及渐大渐缓者，此以阴转阳，为胃气渐至，将解之兆也。

一、寒邪未解，脉息紧而无力者，无愈期也。何也？盖紧者，邪气也。力者，元气也，紧而无力，则邪气有余而元气不足也。元气不足，何以逐邪？临此证者，必能使元阳渐充，则脉渐有力，自小而大，自虚而实，渐至洪滑，则阳气渐达，表将解矣。若日见无力，而紧数日进，则危亡之兆也。

一、病必自表而入者，方得谓之表证，若由内以及外，便非表证矣。经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治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此内外先后之不可不知也。

一、伤风、中风，虽皆有风之名，不可均作表证。盖伤风之病，风自外入者也。可散之、温之而已，此表证也。中风之病，虽形证似风，实由内伤所致。本无外邪，故不可以表证论治。法具本条。

一、发热之类，本为火证，但当分辨表里。凡邪气在表发热者，表热而里无热也，此因寒邪，治宜解散。邪气在里发热者，必里热先甚而后及于表也，此是火证，治宜清凉。凡此内外，皆可以邪热论也。若阴虚水亏而为骨蒸夜热者，此虚热也。又不可以邪热为例，惟壮水滋阴可以治之。

一、湿燥二气，虽亦外邪之类，但湿有阴阳，燥亦有阴阳。湿从阴者为寒湿，湿从阳者为湿热。燥从阳者因于火，燥从阴者发于寒。热则伤阴，必连于脏。寒则伤阳，必连于经。此所以湿燥皆有表里，必须辨明而治之。

一、湿证之辨，当辨表里。经曰：因于湿，首如裹。又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若道路冲风冒雨，或动作辛苦之人，汗湿沾衣，此皆湿从外入者也。若嗜好酒浆生冷，以致泄泻、黄疸、肿胀之类，此湿从内出者也。在上在外者，宜微从汗解；在下在里者，宜分利之。湿热者宜清宜利；寒湿者宜补脾温肾。

一、燥证之辨，亦有表里。经曰：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此中风之属也。盖燥胜则阴虚，阴虚则血少，所以或为牵引，或为拘急，或为皮腠风消，或为脏腑干结，此燥从阳化，营气不足，而伤乎内者也。治当以养营补阴为主。若秋令太过，金气胜而风从之，则肺先受病，此伤风之属也。盖风寒外束，气应皮毛，故或为身热无汗，或为咳嗽喘满，或鼻塞声哑，或咽喉干燥，此燥以阴生，卫气受邪，而伤乎表者也。治当以轻扬温散之剂，暖肺去寒为主。

里 证 篇（五）

里证者，病之在内在脏也。凡病自内生，则或因七情，或因劳倦，或因饮食所伤，或为酒色所困，皆为里证。以此言之，实属易见，第于内伤外感之间，疑似之际，若有不明，未免以表作里，以里作表，乃致大害。故当详辨也。

一、身虽微热，而濈濈汗出不止，及无身体酸疼拘急，而脉不紧数者，此热非在表也。

一、证似外感，不恶寒，反恶热，而绝无表证者，此热盛于内也。

一、凡病表证，而小便清利者，知邪未入里也。

一、表证已具，而饮食如故，胸腹无碍者，病不及里也。若见呕恶口苦，或心胸满闷不食，乃表邪传至胸中，渐入于里也。若烦躁不眠，干渴谵语，腹痛自利等证，皆邪入于里也。若腹胀喘满，大便结鞕，潮热斑黄，脉滑而实者，此正阳明胃腑里实之证，可下之也。

一、七情内伤，过于喜者，伤心而气散。心气散者，收之养之。过于怒者，伤肝而气逆，肝气逆者，平之抑之。过于思者，伤脾而气结，脾气结者，温之豁之。过于忧者，伤肺而气沉，肺气沉者，舒之举之。过于恐者，伤肾而气怯，肾气怯者，安之壮之。

一、饮食内伤，气滞而积者，脾之实也。宜消之逐之；不能运化者，脾之虚也。宜暖之助之。

一、酒湿伤阴，热而烦满者，湿热为病也。清之泄之；酒湿伤阳，腹痛泻利呕恶者，寒湿之病也，温之补之。

一、劳倦伤脾者，脾主四肢也。须补其中气。

一、色欲伤肾而阳虚无火者，兼培其气血；阴虚有火者，纯补其真阴。

一、痰饮为患者，必有所本，求所从来，方为至治。若但治标，非良法也。详具本条。

一、五脏受伤，本不易辨，但有诸中必形诸外，故肝病则目不能视而色青，心病则舌不能言而舌赤，脾病则口不知味而色黄，肺病则鼻不闻香臭而色白，肾病则耳不能听而色黑。

虚 实 篇（六）

虚实者，有余不足也。有表里之虚实，有气血之虚实，有脏腑之虚实，有阴阳之虚实。凡外入之病多有余，内出之病多不足。实言邪气实则当泻，虚言正气虚则当补。凡欲察虚实者，为欲知根本之何如，攻补之宜否耳。夫疾病之实，固为可虑，而元气之虚，虑尤甚焉。故凡诊病者，必当先察元气为主，而后求疾病。若实而误补，随可解救，虚而误攻，不可生矣。然总之虚实之要，莫逃乎脉。如脉之真有力真有神者，方是真实证，脉之似有力似有神者，便是假实证，矧脉之无力无神，以至全无力全无神者哉，临证者万毋忽此。

一、表实者，或为发热，或为身痛，或为恶热掀衣，或为恶寒鼓栗。寒束于表者无汗，火盛于表者有疡。走注而红痛者，知营卫之有热；拘急而酸疼者，知经络之有寒。

一、里实者，或为胀为痛，或为痞为坚，或为闭为结，或为喘为满，或懊侬不宁，或躁烦不眠，或气血积聚，结滞腹中不散，或寒邪热毒深留脏腑之间。

一、阳实者，为多热恶热。阴实者，为痛结而寒。气实者，气必喘促而声色壮厉。血实者，血必凝聚而且痛且坚。

一、心实者，多火而多笑。肝实者，两胁少腹多有疼痛，且复多怒。脾实者，为胀满气闭，或为身重。肺实者，多上焦气逆，或为咳喘。肾实者，多下焦壅闭，或痛或胀，或热见于二便。

一、表虚者，或为汗多，或为肉战，或为怯寒，或为目暗羞明，或为耳聋眩运，或肢体多见麻木，或举动不胜劳烦，或为毛槁而肌肉削，或为颜色憔悴而神气索然。

一、里虚者，为心怯心跳，为惊惶，为神魂之不宁，为津液之不足。或为饥不能食，或为渴不喜冷，或畏张目而视，或闻人声而惊。上虚则饮食不能运化，或多呕恶而气虚中满。下虚则二阴不能流利，或便尿失禁，肛门脱出，而泄泻遗精。在妇人则为血枯经闭，及堕胎崩淋带浊等证。

一、阳虚者，火虚也，为神气不足，为眼黑头眩，或多寒而畏寒。阴虚者，水亏也，为亡血失血，为戴阳，为骨蒸劳热。气虚者，声音微而气短似喘。血虚者，肌肤干涩而筋脉拘挛。

一、心虚者，阳虚而多悲。肝虚者，目眩眩无所见，或阴缩筋挛而善恐。脾虚者，为四肢不用，或饮食不化，腹多痞满而善忧。肺虚者，少气息微，而皮毛燥涩。肾虚者，或为二阴不通，或为两便失禁，或多遗泄，或腰脊不可俯仰，而骨酸痿厥。

一、诸痛之可按者为虚，拒按者为实。

一、胀满之虚实。仲景曰：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腹满时减，复如故，此

为寒，当与温药。夫减不足言者，以中满之甚，无时或减，此实胀也，故当下之。腹满时减者，以腹中本无实邪，所以有时或减。既减而腹满如故者，以脾气虚寒而然，所以当与温药，温即兼言补也。

一、《内经》诸篇皆倦倦以神气为言。夫神气者，元气也。元气完固，则精神昌盛，无待言也。若元气微虚，则神气微去，元气大虚，则神气全去，神去则机息矣，可不畏哉。《脉要精微论》曰：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长短。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气夺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垂，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脚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俯，骨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此《内经》之言虚证也，当察其意。

一、虚者宜补，实者宜泻，此易知也。而不知实中复有虚，虚中复有实，故每以至虚之病，反见盛势，大实之病，反有羸状，此不可不辨也。如病起七情，或饥饱劳倦，或酒色所伤，或先天不足，及其既病，则每多身热便闭，戴阳胀满，虚狂假斑等证，似为有余之病，而其因实由不足，医不察因，从而泻之，必枉死矣。又如外感之邪未除，而留伏于经络，食饮之滞不消，而积聚于脏腑，或郁结逆气有不可散，或顽痰瘀血有所留藏，病久致羸，似乎不足，不知病本未除，还当治本。若误用补，必益其病矣。此所谓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附：华元化虚实大要论曰：病有脏虚脏实，腑虚腑实，上虚上实，下虚下实，状各不同，宜深消息。肠鸣气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无时，皮毛憔悴，肌肉皱皴，耳目昏塞，语声破散，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脏之虚也。诊其脉，举指而滑，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断其脏也。又按之沉小微弱短涩软濡，俱为脏虚也。饮食过多，大小便难，胸膈满闷，肢节疼痛，身体沉重，头目闷眩，唇口肿胀，咽喉闭塞，肠中气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热，疮疽并起，悲喜时来，或自痿弱，或自高强，气不舒畅，血不流通，此脏之实也。诊其脉，举按俱盛者，实也。又长浮数疾洪紧弦大，俱曰实也。看在何经，而断其脏也。头疼目赤，皮热骨寒，手足舒缓，血气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肿痛，轻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饮如故，曰腑实也。诊其脉，浮而实大者是也。皮肤搔痒，肌肉胗胀，食饮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诊其脉，轻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腑虚也。看在何经，而正其时也。胸膈痞满，头目碎痛，饮食不下，脑项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诊其脉，左右寸口沉结实大者，上实也。颊赤心忪，举动颤栗，语声嘶嗄，唇焦口干，喘乏无力，面少颜色，颐颔肿满，诊其左右寸脉弱而微者，上虚也。大小便难，饮食如故，腰脚沉重（当作酸重）。脐腹疼痛，诊其左右尺中脉伏而涩者，下实也。大小便难，饮食进退，腰脚沉重，如坐水中，行步艰难，气上奔冲，梦寐危险，诊其左右尺中脉滑而涩者，下虚也。病人脉微涩短小，俱属下虚也。

一、本篇虚实证有未尽者，俱详载虚损门，当互察之。

寒 热 篇（七）

寒热者，阴阳之化也。阴不足则阳乘之，其变为热；阳不足则阴乘之，其变为寒。故阴胜则阳病，阴胜为寒也。阳胜则阴病，阳胜为热也。热极则生寒，因热之甚也；寒极则生热，因寒之甚也。阳虚则外寒，寒必伤阳也；阴虚则内热，热必伤阴也。阳盛则外热，阳归阳分也；阴盛则内寒，阴归阴分也。寒则伤形，形言表也；热则伤气，气言里也。故火王之时，阳有余而热病生；水王之令，阳不足而寒病起。人事之病由于

内，气交之病由于外。寒热之表里当知，寒热之虚实亦不可不辨。

一、热在表者，为发热头痛，为丹肿斑黄，为揭去衣被，为诸痛疮疡。

一、热在里者，为瞀闷胀满，为烦渴喘结，或气急叫吼，或躁扰狂越。

一、热在上者，为头痛目赤，为喉疮牙痛，为诸逆冲上，为喜冷舌黑。

一、热在下者，为腰足肿痛，为二便秘涩，或热痛遗精，或溲混便赤。

一、寒在表者，为憎寒，为身冷，为浮肿，为容颜青惨，为四肢寒厥。

一、寒在里者，为冷咽肠鸣，为恶心呕吐，为心腹疼痛，为恶寒喜热。

一、寒在上者，为吞酸，为膈噎，为饮食不化，为嗳腐胀哕。

一、寒在下者，为清浊不分，为鹜溏痛泄，为阳痿，为遗尿，为膝寒足冷。

一、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此表证之辨。若内热之甚者，亦每多畏寒，此当以脉证参合察之。

一、真寒之脉，必迟弱无神；真热之脉，必滑实有力。

一、阳脏之人多热，阴脏之人多寒。阳脏者，必平生喜冷畏热，即朝夕食冷，一无所病，此其阳之有余也。阴脏者，一犯寒凉，则脾肾必伤，此其阳之不足也。第阳强者少，十惟二三；阳弱者多，十常五六。然恃强者多反病，畏弱者多安宁。若或见彼之强而忌我之弱，则与侏儒观场，丑妇效颦者无异矣。

寒热真假篇（八）

寒热有真假者，阴证似阳，阳证似阴也。盖阴极反能躁热，乃内寒而外热，即真寒假热也。阳极反能寒厥，乃内热而外寒，即真热假寒也。假热者，最忌寒凉，假寒者，最忌温热。察此之法，当专以脉之虚实强弱为主。

一、假热者，水极似火也。凡病伤寒，或患杂证，有其素禀虚寒，偶感邪气而然者，有过于劳倦而致者，有过于酒色而致者，有过于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证，以误服寒凉而致者。凡真热本发热，而假热亦发热。其证则亦为面赤躁烦，亦为大便不通，小便赤涩，或为气促，咽喉肿痛，或为发热，脉见紧数等证。昧者见之，便认为热，妄投寒凉，下咽必毙。不知身虽有热，而里寒格阳，或虚阳不敛者，多有此证。但其内证，则口虽干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饮亦不多，或大便不实，或先鞕后溏，或小水清频，或阴枯黄赤，或气短懒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则止，自与登高骂詈者不同，此虚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浅红细碎，自与紫赤热极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热之脉，必沉细迟弱，或虽浮大紧数而无力无神，此乃热在皮肤，寒在脏腑，所谓恶热非热，实阴证也。凡见此内烦内困等证，而但知攻邪，则无有不死。急当以四逆、八味、理阴煎、回阳饮之类，倍加附子填补真阳，以引火归源，但使元气渐复，则热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谓火就燥者，即此义也。故凡见身热脉数，按之不鼓击者，此皆阴盛格阳，即非热也。仲景治少阴证面赤者，以四逆汤加葱白主之。东垣曰：面赤目赤，烦躁引饮，脉七八至，按之则散者，此无根之火也。以姜附汤加人参主之。《外台秘要》曰：阴盛发躁，名曰阴躁，欲坐井中，宜以热药治之。

一、假寒者，火极似水也。凡伤寒热甚，失于汗下，以致阳邪亢极，郁伏于内，则邪自阳经传入阴分，故为身热发厥，神气昏沉，或时畏寒，状若阴证。凡真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热深厥亦深，热极反兼寒化也。大抵此证，必声壮气粗，形强有力，或唇焦舌黑，口渴饮冷，小便赤涩，大便秘结，或因多饮药水，以致下利纯清水，而其中仍有燥粪，及矢气极臭者，察其六脉必皆沉滑有力，此阳证也。凡内实者，宜三承气汤择而用之。潮热者，以大柴胡汤解而下之。内不实者，以白虎汤之类清之。若杂证之假寒者，亦或为畏寒，或为战栗，此以热极于内而寒侵于外，则寒热之气两不

相投，因而寒栗，此皆寒在皮肤，热在骨髓，所谓恶寒非寒，明是热证。但察其内证，则或为喜冷，或为便结，或小水之热涩，或口臭而躁烦，察其脉必滑实有力。凡见此证，即当以凉膈、芩连之属，助其阴而清其火，使内热既除，则外寒自伏。所谓水流湿者，亦此义也。故凡身寒厥冷，其脉滑数，按之鼓击于指下者。此阳极似阴，即非寒也。

一、假寒误服热药，假热误服寒药等证，但以冷水少试之。假热者，必不喜水，即有喜者，或服后见呕，便当以温热药解之。假寒者，必多喜水，或服后反快而无所逆者，便当以寒凉药解之。

十 问 篇（九）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

上十问者，乃诊治之要领，临证之首务也。明此十问，则六变具存，而万病形情俱在吾目中矣。医之为难，难在不识病本而施误治耳。误则杀人，天道可畏，不误则济人，阴德无穷。学者欲明是道，必须先察此要，以定意见，以为阶梯，然后再采群书，广其知识，又何误焉？有能熟之胸中，运之掌上，非止为人，而为己不浅也，慎之宝之。

一 问 寒 热

问寒热者，问内外之寒热，欲以辨其在表在里也。人伤于寒则病为热，故凡病身热脉紧，头疼体痛，拘急无汗，而且得于暂者，必外感也。盖寒邪在经，所以头痛身疼。邪闭皮毛，所以拘急发热。若素日无疾，而忽见脉证若是者，多因外感。盖寒邪非素所有，而突然若此，此表证也。若无表证而身热不解，多属内伤，然必有内证相应，合而察之，自得其真。

一、凡身热经旬，或至月余不解，亦有仍属表证者。盖因初感寒邪，身热头痛，医不能辨，误认为火，辄用寒凉，以致邪不能散，或虽经解散而药未及病，以致留畜在经。其病必外证多而里证少，此非里也，仍当解散。

一、凡内证发热者，多属阴虚，或因积热，然必有内证相应，而其来也渐。盖阴虚者必伤精，伤精者必连脏。故其在上而连肺者，必喘急咳嗽；在中而连脾者，或妨饮食，或生懊侬，或为躁烦焦渴；在下而连肾者，或精血遗淋，或二便失节，然必倏热往来，时作时止，或气怯声微，是皆阴虚证也。

一、凡怒气七情伤肝伤脏而为热者，总属真阴不足，所以邪火易炽，亦阴虚也。

一、凡劳倦伤脾而发热者，以脾阴不足，故易于伤，伤则热生于肌肉之分，亦阴虚也。

一、凡内伤积热者，在癥痞必有形证，在血气必有明征，或九窍热于上下，或脏腑热于三焦。若果因实热，凡火伤在形体而无涉于真元者，则其形气声色脉候自然壮丽，无弗有可据而察者，此当以实火治之。

一、凡寒证尤属显然，或外寒者，阳亏于表，或内寒者，火衰于中，诸如前证。但热者多实，而虚热者最不可误；寒者多虚，而实寒者间亦有之。此寒热之在表在里，不可不辨也。

二 问 汗

问汗者，亦以察表里也。凡表邪盛者必无汗。而有汗者，邪随汗去，已无表邪，此理之自然也。故有邪尽而汗者，身凉热退，此邪去也。有邪在经而汗在皮毛者，此非真汗也。有得汗后，邪虽稍减，而未得尽全者。犹有余邪，又不可因汗而必谓其无表邪也。须因脉证而详察之。

一、凡温暑等证，有因邪而作汗者，有虽汗而邪未去者，皆表证也。总之，表邪未除者，在外则连经，故头身或有疼痛；在内则连脏，故胸膈或生躁烦。在表在里，有证可凭，或紧或数，有脉可辨，须察其真假虚实，孰微孰甚而治之。

一、凡全非表证，则或有阳虚而汗者，须实其气；阴虚而汗者，须益其精；火盛而汗者，凉之自愈；过饮而汗者，清之可宁。此汗证之有阴阳表里，不可不察也。诸汗详证载伤寒门。

三 问 头 身

问其头可察上下；问其身可察表里。头痛者，邪居阳分；身痛者，邪在诸经。前后左右，阴阳可辨，有热无热，内外可分，但属表邪，可散之而愈也。

一、凡火盛于内为头痛者，必有内应之证，或在喉口，或在耳目，别无身热恶寒在表等候者，此热盛于上，病在里也。察在何经，宜清宜降，高者抑之，此之谓也。若用轻扬散剂，则火必上升，而痛愈甚矣。

一、凡阴虚头痛者，举发无时，是因酒色过度，或遇劳苦，或逢情欲，其发则甚。此为里证，或精或气，非补不可也。

一、凡头痛属里者，多因于火，此其常也。然亦有阴寒在上，阳虚不能上达而痛甚者，其证则恶寒呕恶，六脉沉微，或兼弦细，诸治不效，余以桂、附、参、熟之类而愈之，是头痛之有阳虚也。

一、凡云头风者，此世俗之混名，然必有所因，须求其本，辨而治之。

一、凡眩运者，或头重者，可因之以辨虚实。凡病中眩运，多因清阳不升，上虚而然。如丹溪云：无痰不作运。殊非真确之论，但当兼形气，分久暂以察之。观《内经》曰：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其义可知。至于头重，尤属上虚，经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倾，此之谓也。

一、凡身痛之甚者，亦当察其表里以辨寒热。其若感寒作痛者，或上或下，原无定所，随散而愈，此表邪也。若有定处，而别无表证，乃痛痹之属，邪气虽亦在经，此当以里证视之，但有寒热之异耳。若因火盛者，或肌肤灼热，或红肿不消，或内生烦渴，必有热证相应，治宜以清以寒。若并无热候而疼痛不止，多属阴寒，以致血气凝滞而然。经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必温其经，使血气流通，其邪自去矣。

一、凡劳损病剧而忽加身痛之甚者，此阴虚之极，不能滋养筋骨而然，营气惫矣。无能为也。

四 问 便

二便为一身之门户，无论内伤外感，皆当察此，以辨其寒热虚实。盖前阴通膀胱之道，而其利与不利，热与不热，可察气化之强弱，凡患伤寒而小水利者，以太阳之气未剧，即吉兆也。后阴开大肠之门，而其通与不通，结与不结，可察阳明之实虚，凡大便热结而腹中坚满者，方属有余，通之可也。若新近得解而不甚干结，或旬日不解而全无胀意者，便非阳明实邪。观仲景曰：大便先鞕后溏者者不可攻。可见后溏者，虽有先鞕，已非实热，矧夫纯溏而连日得后者，又可知也。若非真有坚燥痞满等证，则原非实邪，其不可攻也明矣。

一、凡小便，人但见其黄，便谓是火，而不知人逢劳倦，小水即黄；焦思多虑，小水亦黄；泻痢不期，小水亦黄；酒色伤阴，小水亦黄。使非有或淋或痛，热证相兼，不可因黄便谓之火，余见逼枯汁而毙人者多矣。经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义可知也。若小水清利者，知里邪之未甚，而病亦不在气分，以津液由于气化，气病则小水不利也。小水渐利，则气化可知，最为吉兆。

一、大便通水谷之海，肠胃之门户也。小便通血气之海，冲任水道之门户也。二便皆主于肾，本为元气之关，必真见实邪，方可议通议下，否则最宜详慎，不可误攻。

使非真实而妄逐之，导去元气，则邪之在表者反乘虚而深陷，病因内困者必由泄而愈亏。所以凡病不足，慎勿强通。最喜者小便得气而自化，大便弥固者弥良。营卫既调，自将通达，即大肠秘结旬余，何虑之有？若滑泄不守，乃非虚弱者所宜，当首先为之防也。

五 问 饮 食

问饮食者，一可察胃口之清浊，二可察脏腑之阴阳。病由外感而食不断者，知其邪未及脏，而恶食不恶饮食者可知。病因内伤而食饮变常者，辨其味有喜恶，而爱冷爱热者可知。素欲温热者，知阴脏之宜暖；素好寒冷者，知阳脏之可清。或口腹之失节以致误伤，而一时之权变可因以辨。故饮食之性情所当详察，而药饵之宜否可因以推也。

一、凡诸病得食稍安者，必是虚证，得食更甚者，或虚或实皆有之，当辨而治也。

六 问 胸

胸即膻中，上连心肺，下通脏腑。胸腹之病极多，难以尽悉，而临证必当问者，为欲辨其有邪无邪，及宜补宜泻也。夫凡胸腹胀满，则不可用补；而不胀不满，则不可用攻，此大法也。然痞与满不同，当分轻重：重者，胀塞中满，此实邪也，不得不攻。轻者，但不欲食，不知饥饱，似胀非胀，中空无物，乃痞气耳，非真满也。此或以邪陷胸中者有之，或脾虚不运者有之。病者不知其辨，但见胃气不开，饮食不进，问之亦曰饱闷，而实非真有胀满，此在疑虚疑实之间。若不察其真确，未免补泻倒施，必多致误，则为害不小。

一、凡今人病虚证者极多，非补不可。但用补之法，不宜造次。欲察其可补不可补之机，则全在先察胸腹之宽否何如，然后以渐而进。如未及病，再为放胆用之，庶无所碍，此用补之大法也。

一、凡势在危急，难容稍缓，亦必先问其胸宽者乃可骤进。若元气多虚而胸腹又胀，是必虚不受补之证。若强进补剂，非惟无益，适足以招谤耳。此胸腹之不可不察也。

七 问 聋

耳虽少阳之经，而实为肾脏之官，又为宗脉之所聚，问之非惟可辨虚实，亦且可知死生。凡人之久聋者，此一经之闭，无足为怪。惟是因病而聋者，不可不辨。其在《热论篇》则曰：伤寒三日，少阳受之，故为耳聋。此以寒邪在经，气闭而然。然以余所验，则未有不因气虚而然者。《素问》曰：精脱者耳聋。仲景曰：耳聋无闻者，阳气虚也。由此观之，则凡病是证，其属气虚者什九，气闭者什一耳。

一、聋有轻重，轻者病轻，重者病重。若随治渐轻，可察其病之渐退也。进则病亦进矣。若病至聋极，甚至绝然无闻者，此诚精脱之证，余经历者数人矣，皆至不治。

八 问 渴

问渴与不渴，可以察里证之寒热，而虚实之辨，亦从以见。凡内热之甚，则大渴喜冷，冰水不绝，而腹坚便结，脉实气壮者，此阳证也。

一、凡口虽渴而喜热不喜冷者，此非火证，中寒可知。既非火证，何以作渴，则水亏故耳。

一、凡病人问其渴否，则曰口渴。问其欲汤水否，则曰不欲。盖其内无邪火，所以不欲汤，真阴内亏，所以口无津液。此口干也，非口渴也，不可以干作渴治。

一、凡阳邪虽盛，而真阴又虚者，不可因其火盛喜冷，便云实热。盖其内水不足，欲得外水以济，水涸精亏，真阴枯也，必兼脉证细察之，此而略差，死生立判。余尝治垂危最重伤寒有如此者，每以峻补之剂浸冷而服，或以冰水、参、熟等剂相间迭进，

活人多矣。常人见之，咸以为奇，不知理当如是，何奇之有？然必其干渴燥结之甚者，乃可以参、附、凉水并进。若无实结，不可与水。

九因脉色辨阴阳

脉色者，血气之影也。形正则影正，形斜则影斜，病生于内，则脉色必见于外，故凡察病者，须先明脉色。但脉色之道，非数言可尽，欲得其要，则在乎阴阳虚实四者而已。四者无差，尽其善矣。第脉法之辨，以洪滑者为实为阳，微弱者为虚为阴，无待言也。然仲景曰：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陶节庵曰：不论脉之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阴证。《内经》以脉大四倍以上为关格，皆属真虚，此滑大之未必为阳也。形色之辨，以红黄者为实热，青黑者为阴寒。而仲景云：面赤戴阳者为阴不足，此红赤之未必为实也。总之，求脉之道，当以有力无力辨阴阳，有神无神察虚实。和缓者，乃元气之来；强峻者，乃邪气之至。病值危险之际，但以此察元气之盛衰，邪正之进退，则死生关系，全在乎此。此理极微，谭非容易，姑道其要，以见凡欲诊病者，既得病因，又必须察脉色，辨声音，参合求之，则阴阳虚实方有真据，否则得此失彼，以非为是，医家之病，莫此为甚，不可忽也。诸所未尽，详后卷脉神章。

十从气味章神见

凡制方用药，乃医家开手作用第一要着，而胸中神见，必须发泄于此。使不知气味之用，必其药性未精，不能取效，何神之有？此中最有玄妙，勿谓其浅显易知，而弗加之意也。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所益无限。

一、气味有阴阳：阴者降，阳者升。阴者静，阳者动。阴者柔，阳者刚。阴者怯，阳者勇。阴主精，阳主气。其于善恶喜恶，皆有妙用，不可不察。

一、气味之升降：升者浮而散，散者沉而利。宜升者勿降，宜降者勿升。

一、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安。

一、气味之刚柔：柔者纯而缓，刚者躁而急。纯者可和，躁者可劫。非刚不足以去暴，非柔不足以济刚。

一、气味之勇怯：勇者直达病所，可赖出奇；怯者用以周全，藉其平妥。

一、气味之主气者，有能为精之母；主精者，有能为气之根。或阴中之阳者，能动血中之气；或阳中之阴者，能顾气中之精。

一、气味有善恶：善者赋性驯良，尽堪择用；恶者气味残狼，何必近之。

一、气味有喜恶：有素性之喜恶，有一时之喜恶。喜者相宜，取效尤易；恶者见忌，不必强投。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

明哲二字，为见机自保也。夫医患不明，明则治病何难哉？而所患者，在人情耳。人事之变，莫可名状，如我有独见，岂彼所知，使彼果知，当自为矣。何藉于我？而每有病临危剧，尚执浅见，从旁指示曰：某可用，某不可用，重之曰太过，轻之言不及，倘一不合意，将必有后言，是当见几之一也。有杂用不专者，朝王暮李，主见不定，即药已相投，而渠不之觉，忽惑人言，舍此慕彼。凡后至者，欲显己长，必谈前短，及其致败，反以嫁谗，是当见几之二也。有病入膏肓，势必难疗，而怜其苦求，勉为举手，当此之际，使非破格出奇，何以济急？倘出奇无功，徒骇人目，事后亦招浮议，是当见几之三也。其或有是非之场，争竞之所，幸灾乐祸，利害所居者，近之恐涉其患，是当见几之四也。有轻医重巫，可无可有，徒用医名，以尽人事。及尚有村鄙之夫，不以彼病为恳，反云为我作兴，吁！诚可哂也。此其相轻孰甚，是当见几之五也。有议论繁杂者，有亲识要功者，有内情不协者，有任性反覆者，皆医中所最忌，是当见几之六也。凡此六者，俱当默识，而惟于缙绅之间，尤当加意。盖恐其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何从辨哉。此虽曰吾尽吾心，非不好生，然势有不我出者，不得不见几进止，此明哲之自治，所必不可少也。

论治篇（十）

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证尽除矣。故《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是以凡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若见有未的，宁为少待，再加详察，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

今之医者，凡遇一证，便若观海望洋，茫无定见，则势有不得不为杂乱而用广络原野之术。盖其意谓虚而补之，则恐补之为害，而复制之以消；意谓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而复制之以补。其有最可哂者，则每以不寒不热，兼补兼泻之剂，确然投之，极称稳当，此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乎？又有以治风、治火、治痰、治食之剂兼而用之，甚称周备，此何以从其本而从其标乎？若此者，所谓以药治药尚未遑，又安望其及于病耶？即使偶愈，亦不知其补之之力，攻之之功也。使其不愈，亦不知其补之为害，消之为害也。是以白头圭匕，而庸庸没齿者，其咎在于无定见，而用治之不精也。使其病浅，犹无大害，若安危在举动之间，即用药虽善，若无胆量勇敢而药不及病，亦犹杯水车薪，尚恐弗济，矧可以执两端而药有妄投者，其害又将何如？耽误民生，皆此辈也，任医者不可不深察焉。

故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为愈也。与其制攻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故用补之法，贵乎先轻后重，务在成功；用攻之法，必须先缓后峻，及病则已。若用制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实，鲜有不误人者矣。

余为是言，知必有以为迂阔而讥之者，曰：古人用药每多至一二十味，何为精一？岂古人之不尔若耶？是不知相制相使之妙者也，是执一不通而不知东垣之法者也。余曰：夫相制者，制其毒也。譬欲用人奇异之才，而又虑其太过之害，故必预有以防其微，总欲得其中而已。然此特遇不得已之势，间一有之，初未有以显见寻常之法用得其贤，而复又自掣其肘者也。至若相佐相使，则恐其独力难成，而用以助之者，亦非为欲进退牵制而自相矛盾者也。观仲景之方，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如《伤寒论》之小柴胡汤以人参、柴胡并用，陶氏之黄龙汤以大黄、人参并用，此正精专妙处，非若今医之混用也。能悟此理，方是真见中活泼工夫。至若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学者欲效其法，必须总会其一方之味，总计其一方之性。如某者多，某者少，某者为专主，某者为佐使，合其气用，自成一局之性，使能会其一局之意，斯得东垣之心矣。若欲见头治头，见脚治脚，甚有执其三四端而一概混用，以冀夫侥幸者，尚敢曰我学东垣者哉。虽然，东垣之法非不善也，然余则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者，正恐未得其清，先得其隘，其失者岂止一方剂也哉，明者宜辨之。

一、《内经》治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岐伯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溢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者劫之，开者发之，适事为故。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1]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

则异。

岐伯曰：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

一、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凡久远之病，则当要其终始，治从乎缓，此宜然也。若新暴之病，虚实既得其真，即当以峻剂直攻其本，拔之甚易。若逗留畏缩，养成深固之势，则死生系之，谁其罪也。故凡真见里实，则以凉膈、承气；真见里虚，则以理中、十全。表虚则芪、术、建中；表实则麻黄、柴、桂之类。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性缓者可用数两，性急者亦可数钱。若三五七分之说，亦不过点名具数，儿戏而已，解纷治剧之 才，举动固如是乎。

一、治病之则，当知邪正，当权重轻。凡治实者，譬如耘禾，禾中生稗，禾之贼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耘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伤一禾矣，有二去四，伤二禾矣。若识禾不的，俱认为稗，而计图尽之，则无禾矣。此用攻之法，贵乎察得其真，不可过也。凡治虚者，譬之给饷，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饷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而三军之众，又岂担石之粮所能活哉？一饷不继，将并前饷而弃之。而况于从中克减乎。此用补之法，贵乎轻重有度，难从简也。

一、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者，盖凉为秋气，阴主杀也。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凉且不利于补，寒者益可知矣。即有火盛气虚，宜补以凉者，亦不过因火暂用，火去即止，终非治虚之法也。又或有以苦寒之物谓其能补阴者，则《内经》有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夫气味之相宜于人者，谓之曰补可也。未闻以味苦气劣而不相宜于人者，亦可谓之补也。虽《内经》有曰：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等论。然此特以五行岁气之味据理而言耳。矧其又云麦、羊肉、杏、薤皆苦之类，是则苦而补者也。岂若大黄、黄檗之类，气味苦劣若此，而谓之能补，无是理也。尝闻之王应震曰：一点真阳寄坎宫，固根须用味甘温。甘温有益寒无补，堪笑庸医错用功。此一言蔽之也，不可不察。

一、补泻之法，补亦治病，泻亦治病，但当知其要也。如以新暴之病而少壮者，乃可攻之泻之。攻但可用于暂，未有衰久之病，而屡攻可以无害者，故攻不可以收缓功。延久之病而虚弱者，理宜温之补之。补乃可用于常，未有根本既伤，而舍补可以复元者，故补不可以求速效。然犹有其要，则凡临证治病，不必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以调营卫精血之气；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此吞泻之要领，苟不知此，未有不至决裂败事者。

一、治法有逆从，以寒热有假真也，此《内经》之旨也。经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夫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此正治也，正即逆也。以热治热，以寒治寒，此反治也，反即从也。如以热药治寒病而寒不去者，是无火也，当治命门，以参、熟、桂、附之类，此王太仆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亦正治之法也。又如热药治寒病而寒不退，反用寒凉而愈者，此正假寒之病，以寒从治之法也。又如以寒药治热病而热不除者，是无水也，治当在肾，以六味丸之类，此王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是亦正治之法也。又有寒药治热病而热不愈，反用参、姜、桂、附、八味丸之属而愈者，此即假热之病，以热从治之法也，亦所谓甘温除大热也。第今人之虚者多，实者少，故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

一、探病之法，不可不知。如当局临证，或虚实有难明，寒热有难辨，病在疑似之间，补泻之意未定者，即当先用此法。若疑其为虚，意欲用补而未决，则以轻浅消

导之剂，纯用数味，先以探之，消而不投，即知为真虚矣。疑其为实，意欲用攻而未决，则以甘温纯补之剂，轻用数味，先以探之，补而觉滞，即知有实邪也。假寒者，略温之必见躁烦；假热者，略寒之必加呕恶，探得其情，意自定矣。经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又曰：假者反之，此之谓也。但用探之法，极宜精简，不可杂乱。精简则真伪立辨，杂乱则是非难凭。此疑似中之活法，必有不得已而用之可也。

一、《医诊》治法有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精遗不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堪笑道中人，未到知音处。观其诗意，皆言不治之治，正《内经》求本之理耳，诚格言也。至于"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一联，亦甚有理。夫天地之道，阳主气，先天也；阴成形，后天也。故凡上下之升降，寒热之往来，晦明之变易，风水之留行，无不因气以为动静，而人之于气，亦由是也。凡有余之病，由气之实，不足之病，因气之虚。如风寒积滞，痰饮瘀血之属，气不行则邪不除，此气之实也。虚劳遗漏，亡阳失血之属，气不固则元不复，此气之虚也。虽曰泻火，实所以降气也。虽曰补阴，实所以生气也。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此之谓也。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但所贵者，在知气之虚实，及气所从生耳。近见有浅辈者，凡一临证，不曰内伤外感，则曰痰逆气滞。呵！呵！此医家八字诀也。有此八字，何必八阵？又何必端本澄源以求迂阔哉？第人受其害，恐不无可畏也。

附华氏治法

华元化论治疗曰：夫病有宜汤者，宜丸者，宜散者，宜下者，宜吐者，宜汗者，宜灸者，宜针者，宜补者，宜按摩者，宜导引者，宜蒸熨者，宜暖洗者，宜悦愉者，宜和缓者，宜水者，宜火者，种种之法，岂惟一也。若非良善精博，难为取效。庸下浅识，每致乱投，致使轻者令重，重者令死，举世皆然。且汤可以涤荡脏腑，开通经络，调品阴阳，祛分邪恶，润泽枯朽，悦养皮肤。养气力，助困竭，莫离于汤也。丸可以逐风冷，破坚癥，消积聚，进饮食，舒营卫，定关窍。从缓以参合，无出于丸也。散者，能驱散风邪暑湿之气。摅阴寒湿浊之毒，发散四肢之壅滞，除剪五脏结伏，开肠和胃，行脉通经，莫过于散也。下则疏豁闭塞。补则益助虚乏。灸则起阴通阳。针则行营引卫。导引可逐客邪于关节。按摩可驱浮淫于肌肉。蒸熨辟冷，暖洗生阳，悦愉爽神，和缓安气。若实而不下，则使人心腹胀满，烦乱鼓肿。若虚而不补，则使人气血消散，肌肉耗亡，精神脱失，志意皆迷。当汗而不汗，则使人毛孔闭塞，闷绝而终。合吐而不吐，则使人结胸上喘，水食不入而死。当灸而不灸，则使人冷气重凝，阴毒内聚，厥气上冲，分坠不散，以致消减。当针不针，则使人营卫不行，经络不利，邪渐胜真，冒昧而昏。宜导引而不导引，则使人邪侵关节，固结难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则使人淫归肌肉，久留不消。宜蒸熨而不蒸熨，则使人冷气潜伏，渐成痹厥。宜暖洗而不暖洗，则使人阳气不行，阴邪相害。不当下而下，则使人开肠荡胃，洞泄不禁。不当汗而汗，则使人肌肉消绝，津液枯耗。不当吐而吐，则使人心神烦乱，脏腑奔冲。不当灸而灸，则使人重伤经络，内蓄火毒，反害中和，致不可救。不当针而针，则使人血气散失，机关细缩。不当导引而导引，则使人真气劳败，邪气妄行。不当按摩而按摩，则使人肌肉膜胀，筋骨舒张。不当蒸熨而蒸熨，则使人阳气偏行，阴气内聚。不当暖洗而暖洗，则使人湿著皮肤，热生肌体。不当悦愉而悦愉，则使人气停意折，健忘伤志。大凡治疗，要合其宜，脉状病候，少陈于后：凡脉不紧数，则勿发其汗。脉不实数，不可以下。心胸不闭，尺脉微弱，不可以吐。关节不急，营卫不壅，不可以针。阴气不盛，阳气不衰，勿灸。内无客邪，勿导引。外无淫气，勿按摩。皮肤不痹，勿蒸熨。肌肉不寒，勿暖洗。神不凝迷，勿愉悦。气不奔急，勿和缓。顺此者生，逆

此者死耳。

气味篇（十一）

药物众多，各一其性，宜否万殊，难以尽识。用者不得其要，未免多误。兼之《本草》所注，又皆概言其能，凡有一长，自难泯没。惟是孰为专主，孰为兼能，孰为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孰者宜于补而不宜于攻。学者昧其真性，而惟按图以索骥，所以用多不效，益见用药之难矣。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凡气味之辨，则诸气属阳，诸味属阴。气本乎天，气有四，曰寒热温凉是也。味本乎地，味有六，曰酸苦甘辛咸淡是也。温热者，天之阳；寒凉者，天之阴也。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也。阳主升而浮，阴主沉而降。辛主散，其行也横，故能解表。甘主缓，其行也上，故能补中。苦主泻，其行也下，故可去实。酸主收，其性也敛，故可治泄。淡主渗，其性也利，故可分清。咸主软，其性也沉，故可导滞。用纯气者，用其动而能行；用纯味者，用其静而能守。有气味兼用者，和合之妙，贵乎相成。有君臣相配者，宜否之机，最嫌相左。既曰合宜，尤当知忌，先避其害，后用其利，一味不投，众善俱弃。故欲表散者，须远酸寒；欲降下者，勿兼升散。阳旺者，当知忌温；阳衰者，沉寒毋犯。上实者忌升，下实者忌秘。上虚者忌降，下虚者忌泄。诸动者再动即散，诸静者再静即灭。甘勿施于中满，苦勿施于假热，辛勿施于热躁，咸勿施于伤血。酸木最能克土，脾气虚者少设。阳中还有阴象，阴中复有阳诀，使能烛此阴阳，则药理虽玄，岂难透彻。

五味所入，《内经》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

〔1〕“塞”原作“寒”，据《素问》改。

卷之二人集

传忠录（中）

神气存亡论（十二）

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善乎神之为义，此死生之本，不可不察也。以脉言之，则脉贵有神。《脉法》曰：脉中有力，即为有神。夫有力者，非强健之谓，谓中和之力也。大抵有力中不失和缓，柔软中不失有力，此方是脉中之神。若其不及，即微弱脱绝之无力也。若其太过，即弦强真藏之有力也。二者均属无神，皆危兆也。

以形证言之，则目光精彩，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削，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若此者，虽其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败，喘急异常，泄泻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脱，或两手寻衣摸床，或无邪而言语失伦，或无病而虚空见鬼，或病胀满而补泻皆不可施，或病寒热而温凉皆不可用，或忽然暴病，即沉迷烦躁，昏不知人，或一时卒倒，即眼闭口开，手撒遗尿。若此者，虽其脉无凶候，必死无疑，以其形之神去也。

再以治法言之，凡药食入胃，所以能胜邪者，必赖胃气施布药力，始能温吐汗下以逐其邪。若邪气胜，胃气竭者，汤药纵下，胃气不能施化，虽有神丹，其将奈之何哉。所以有用寒不寒，用热不热者，有发其汗而表不应，行其滞而里不应者，有虚不受补，实不可攻者，有药食不能下咽，或下咽即呕者。若此者，呼之不应，遣之不动，此以脏气元神尽去，无可得而使也，是又在脉证之外亦死无疑者。

虽然，脉证之神，若尽乎此，然有脉重证轻而知其可生者，有脉轻证重而知其必死者，此取证不取脉也。有证重脉轻而必其可生者，有证轻脉重而谓其必死者，此取脉不取证也。取舍疑似之间，自有一种玄妙。甚矣，神之难言也。能知神之缓急者，其即医之神者乎。

君火相火论（十三）

余向释《内经》，于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义，说固详矣，而似犹有未尽者。及见东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丹溪亦述而证之。予闻此说，尝掩口而笑，而觉其不察之甚也。由此兴感，因再绎之。

夫《内经》发明火义，而以君相明位四字为目，此四字者，个个着实，是诚至道之纲领，有不可不阐扬其精义者。亦何以见之？盖君道惟神，其用在虚；相道惟力，其用在实。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于上，为化育之元主；位者位于下，为神明之洪基。此君相相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无此地，有此君不可无此相也，明矣。君相之义，岂泛言哉！

至若五运之分，各职其一，惟于火字独言君相，而他则不及者何也？盖两间生气，总曰元气，元气惟阳为主，阳气惟火而已。第火之为用，其道最微，请以火象证之。如轻清而光焰于上者，火之明也；重实而温蓄于下者，火之位也。明即位之神，无明则神用无由以著；位即明之本，无位则光焰何从以生。故君火之变化于无穷，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虽分之则一而二，而总之则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为生化，为盛衰，为本末，重轻攸系，从可知矣。人生所赖者惟此，故《内经》特以为言。

然在《内经》则但表其大义，原无分属之条，惟《刺禁论》曰：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此固隐然有相火所居之意。故后世诸家咸谓相火寄在命门，是固然矣。然以予之见，则见君相之义，无藏不有。又何以辨之？盖总言大体，则相火当在命门，谓根荄在下，为枝叶之本也。析言职守，则脏腑各有君相，谓志意所出，无不从乎形质也。故凡以心之神，肺之气，脾胃之仓廪，肝胆之谋勇，两肾之伎巧变化，亦总皆发见之神奇，使无其地，何以生此？使地有不厚，何以蕃此？此皆从位字发生，而五脏各有位，则五脏亦各有相，相强则君强，此相道之关系，从可知矣。故圣人特命此名，诚重之也。而后人指之为贼，抑何异耶！此万世之疑窦，故予不得不辨。

或曰：是若谬矣。第彼之指为贼者，亦有深意。盖谓人之情欲多有妄动，动则俱能起火，火盛致伤元气，即所谓元气之贼，亦何不可？予曰：此固邪正之歧，最当明辨者也。夫情欲之动，邪念也，邪念之火为邪气。君相之火，正气也，正气之蓄为元气。其在身家，譬之产业，贤者能守之。不肖者能荡之。罪与不罪，在子孙之废与不废，兹基何与焉？相火之义亦犹此耳。夫既以相称之，而竟以贼名之，其失圣人之意也远矣。且凡火之贼伤人者，非君相之真火，无论在内在外，皆邪火耳。邪火可言贼，相火不可言贼也。矧六贼之中，火惟居一，何二子独知畏火，其甚如是，而并昧邪正之大义，亦何谓耶？予闻其言，固知其错认面目矣，不觉因而失笑。

先天后天论（十四）

人生于地，悬命于天，此人之制命于天也。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此天之制命于人也。天本无二，而以此观之，则有天之天者，谓生我之天，生于无而由乎天也；有人之天者，谓成我之天，成于有而由乎我也。生者在前，成者在后，而先天后天之义，于斯见矣。故以人之禀赋言，则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斫削者，夭者更夭。

若夫骨骼者，先天也。肌肉者，后天也。精神者，先天也。容貌者，后天也。颜色之有辨也，苍者寿而妖者夭。嫩中有苍者吉，苍中有嫩者凶。声音之有辨也，充者寿而怯者夭。虽细而长者吉，虽洪而促者凶。形体之有辨也，坚者寿而脆者夭。身虽羸瘦而动作能耐者吉，体虽强盛而精神易困者凶。动静有辨也，静者寿而躁者夭。性虽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阳虽若厚而阴中蕴薄者凶。至若少长之辨，初虽绵弱而渐长渐坚者，晚成之征也。气质之辨，少年华丽而易盈易满者，早凋之兆也。是故两天俱得其全者，耆艾无疑也。先后俱失其守者，夭促弗卜也。

若以人之作用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后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所谓慎者，慎情志可以保心神，慎寒暑可以保肺气，慎酒色可以保肝肾，慎劳倦饮食可以保脾胃。惟乐可以养生，欲乐者莫如为善。惟福可以保生，祈福者切勿欺天。但使表里无亏，则邪疾何由而犯？而两天之权不在我乎？故广成子曰：毋劳尔形，毋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至矣哉，两言尽之矣。勿以此为易而忽之。

标 本 论（十五）

病有标本者，本为病之源，标为病之变。病本惟一，隐而难明，病变甚多，显而易见。故今之治病者，多有不知本末，而惟据目前，则最为斯道之大病。且近闻时医有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互相传诵，奉为格言，以为得其要矣。予闻此说而详察之，则本属不经而亦有可取。所谓不经者，谓其以治标治本对待为言，则或此或彼，乃可相参为用矣。若然，则《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谓耶？又经曰：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又曰：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热者治其本。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生烦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由此观之，则诸病皆当治本，而惟中满与小大不利两证当治标耳。盖中满则上焦不通，小大不利则下焦不通，此不得不为治标以开通道路，而为升降之所由。是则虽曰治标，而实亦所以治本也。自此以外，若以标本对待为言，则治标治本当相半矣。故予谓其为不经者此也。然亦谓其可取者，则在缓急二字，诚所当辨。然即中满及小大不利二证，亦各有缓急。盖急者不可从缓，缓者不可从急。此中亦自有标本之辨，万不可以误认而一概论也。今见时情，非但不知标本，而且不知缓急。不知标本，则但见其形，不见其情。不知缓急，则所急在病，而不知所急在命。故每致认标作本，认缓作急，而颠倒错乱，全失四者之大义，重命君子，不可不慎察于此。

求 本 论（十六）

万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为首务。所谓本者，惟一而无两也。盖或因外感者，本于表也。或因内伤者，本于里也。或病热者，本于火也。或病冷者，本于寒也。邪有余者，本于实也。正不足者，本于虚也。但察其因何而起，起病之因，便是病本，万病之本，只此表里寒热虚实六者而已。知此六者，则表有表证，里有里证，寒热虚实，无不皆然。六者相为对待，则冰炭不同，辨之亦异。凡初病不即治，及有误治不愈者，必致病变日多，无不皆从病本生出，最不可逐件猜摸，短觑目前。经曰：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是诚求本之至要也。苟不知此，必庸流耳。故明者独知所因，而直取其本，则所生诸病，无不随本皆退矣。

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见而病者，则其中亦自有源有流，无弗可察。然惟于虚实

二字总贯乎前之四者，尤为紧要当辨也。盖虚者本乎元气，实者由乎邪气。元气若虚，则虽有邪气不可攻，而邪不能解，则又有不得不攻者，此处最难下手。但当察其能胜攻与不能胜攻，或宜以攻为补，或宜以补为攻，而得其补泻于微甚可否之间，斯尽善矣。且常见有偶感微疾者，病原不甚，斯时也，但知拔本，则一药可愈，而庸者值之，非痰曰痰，非火曰火，四路兜拏，茫无真见，而反遗其本。多致轻者日重，重者日危，而殃人祸人，总在不知本末耳。甚矣！医之贵神，神奚远哉！予故曰：医有慧眼，眼在局外；医有慧心，心在兆前。使果能洞能烛，知几知微，此而曰医，医云乎哉？他无所谓大医王矣。

治 形 论（十七）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余则曰：吾所以有大乐者，为吾有形。使吾无形，吾有何乐？是可见人之所有者唯吾，吾之所赖者唯形耳！无形则无吾矣，谓非人身之首务哉。第形之为义，其义甚微，如言动视听，非此形乎？俊丑美恶，非此形乎？勇怯愚智，非此形乎？死生安否，非此形乎？人事之交，以形交也。功业之建，以形建也。此形之为义，从可知也。奈人昧养形之道，不以情志伤其府舍之形，则以劳役伤其筋骨之形。内形伤则神气为之消靡，外形伤则肢体为之偏废。甚至肌肉尽削，其形可知，其形既败，其命可知。然则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

虽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所以欲祛外邪，非从精血不能利而达；欲固中气，非从精血不能蓄而强。水中有真气，火中有真液，不从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不从精血，何以使之灌溉？然则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天一生水，水即形之祖也。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使能知此，则变化可以无方，神明自有莫测。

然用此之法，无逾药饵，而药饵之最切于此者，不过数味之间，其他如性有偏用者，惟堪佐使而已。亦犹饮食于人，凡可口者，孰无资益，求其纯正无损而最宜于胃气者，则惟谷食，类可见矣。或问余以所宜者，果属何物？余则难以显言之。盖善吾言者，必如醴如饴，而不善吾言者，必反借此为射的，以资口吻之基矣。余故不能显言之，姑发明此义，以俟有心者之自悟。

脏象别论（十八）

脏象之义，余所类于经文者不啻详矣，然经有所未及，而同中有不同，及有先同后异者，俱不可以不辨也。夫人身之用，止此血气。虽五脏皆有气血，而其纲领，则肺出气也，肾纳气也，故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也。血者水谷之精也，源源而来，而实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而灌溉一身。所谓气主嘘之，血主濡之，而血气为人之橐龠，是皆人之所同也。若其同中之不同者，则脏气各有强弱，禀赋各有阴阳。脏有强弱，则神志有辨也，颜色有辨也，声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饮食有辨也，劳役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刚柔有辨也。强中强者，病其太过，弱中弱者，病其不及。因其外而察其内，无弗可知也。禀有阴阳，则或以阴脏喜温暖，而宜姜、桂之辛热；或以阳脏喜生冷，而宜芩、连之苦寒。或以平脏，热之则可阳，寒之则可阴也。有宜肥腻者，非润滑不可也；有宜清素者，惟膹腥是畏也。有气实不宜滞，有气虚不宜破者。有血实不宜涩，有血虚不宜泄者。有饮食之偏忌，有药饵之独碍者。有一脏之偏强，常致欺凌他脏者。有一脏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者。有素挟风邪者，必因多燥，多燥由于血也。有善病湿邪者，必

因多寒，多寒由于气也。此固人人之有不同也。其有以一人之禀而先后之不同者，如以素禀阳刚而恃强无畏，纵嗜寒凉，及其久也，而阳气受伤，则阳变为阴矣。或以阴柔而素耽辛热，久之则阴日以涸，而阴变为阳矣。不惟饮食，情欲皆然。病有出入，朝暮变迁，满而更满，无不覆矣。损而又损，无不破矣。故曰：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此在经文固已明言之矣。

夫不变者，常也；不常者，变也。人之气质有常变，医之病治有常变，欲知常变，非明四诊之全者不可也。设欲以一隙之偏见，而应无穷之变机，吾知其遗害于人者，多矣。故于此篇之义，尤不可以不深察。

天 年 论（十九）

夫人之所受于天而得生者，本有全局，是即所谓天年也。余尝闻之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又尝闻之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余因此言，乃知失天之畀而不得尽其全者有如是。然则后天之养，其为在人，可以养生家而不以此为首务乎！故常深慨于斯，而直穷其境，则若老氏所云十中之三者，盖亦言其约耳。而三之倍倍，则尤有不忍言者，兹请得而悉之。

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可由此而生，亦可由此而死。故凡天亦杀人，有如寒暑不时，灾荒荐至，或妖祥之横加，或百六之难避，是皆天刑之谓也。地亦杀人，则如旱潦无方，水火突至，或阴毒最以贼人，或危险多能困毙，是皆地杀之谓也。人亦杀人，如争斗伤残，刀兵屠戮，或嫁祸阴谋，或明欺强劫，是皆人祸之谓也。凡此三者，十中约去其几。再若三者之外，则凡孽由自作而致不可活者，犹有六焉。何以见之？则如酒色财气，及功名之累，庸医之害皆是也。故有困于酒者，但知米汁之味甘，安思曲蘖之性烈？能潜移祸福而人难避也，能大损寿元而人不知也。及其病也，或血败为水，而肌肉为其浸渍，则鼓胀是也。或湿邪侵土，而清浊苦于不分，则泻痢是也。或血不养筋，而弛纵拘挛，甚至眩晕卒倒，则中风是也。或水泛为涎，而满闷不食，甚至脾败呕喘，则痰饮是也。耽而不节，则精髓胡堪久醉，阴血日以散亡，未及中年，多见病变百出，而危于此者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色者，但图娇艳可爱，而不知倾国之说为何，伐命之说为何。故有因色而病者，则或成劳损，或染秽恶，或相思之失心，或郁结之尽命。有因色而死者，则或以窃窥，或以争夺，或以荡败无踪，或以惊吓丧胆。总之，好色之人必多淫溺，乐而忘返，安顾身家？孰知实少花多，岂成瑞物，德为色胜，非薄则邪，未有贪之恋之而不招殃致败。凡受色中之害者，吾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财者，止知财能养命，岂识财能杀人。故鄙吝者，每以招尤。慢藏者，因多诲盗。奔波不已者，多竭其力。贪得无厌者，常忘其身。顾利不顾义，骨肉为之相残，聚敛尽膏血，贾怨所以致败。盖财本通神，不容朘剥，积则金精崇作，争则罄囊祸生。凡受利中之害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气者，每恃血气之强，只喜人不负我，非骄矜则好胜，人心不平，争端遂起，事无大小，怨恨醉心，岂虞忿怒最损肝脾，而隔食气蛊，疼痛泄泻，厥逆暴脱等疾，犯者即危。又或争竞相倾，公庭遘讼，宁趋势利以卑污，甘受丑凌于奴隶，及被他人之苛辱。既不敢相抗于后，何若亲识之小忿。即涵容少逊于前，终身让路，不失一步，孰得孰失，孰知孰愚？甚至破家荡产，骨肉分离之害，纤须不忍，悔时迟矣。夫气本无形，有何涯际，相谅则无，偏执则有，历观往事，谁直谁非？使不能达观自策，则未免以我之躯，阴受人无申无诉之蚀，而自愚自毙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功名者，谁不有飞腾之念？谁不有功业之期？第既达者，或多鼎足之虞。未济者，每遭监车之厄，受灯窗寒苦之负，望眼徒穿者有之。忆荣枯今昔之异，热肠为裂者有之。甚至焦思切心，奔趋竭力，荣华杳然，泉壤遽及者有之。慨古伤今，凡受斯枉而湮没无闻，浩气受抑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医者，凡疾苦之望医，犹凶荒之望岁，其恳其切，其念何如。第此中神理，微妙难言，使不有天人之学，绝伦之聪，则何以能闻于无声，见于无迹，直窥乎窈冥之乡，而必得其情乎？使必得其人而后可以言医，则医不易谈，盖可征矣。既难其人，则次乎此者，虽未知神，犹知形迹，此即今之上医也，然此医亦不易得。而舍此之外，则昧者居其八九。庸医多，则杀人亦多，每见其寒热倒施，虚实谬认，一匕之讹，吉凶随应。困者莫知其然，虽死不觉，明公鉴其多误，能无恻心？顾造化大权，本非凡庸所可窥弄。而性命重托，又岂浅辈所宜轻付耶！第彼非无自，盖自《原病式》以来，祖述相传，日以滋甚，醉者不醒，逝者无词，而黎元阴受此害者，盖不知若干若干人矣。而闻者未知其详，犹或未之信也。

由是乘除，则既有前三，又有后六，凡此陶汰之余，而得尽其天年者，果胜其几？吾故曰：老氏言十之三者，盖亦言其约耳。兴言及此，诚可为人生之痛哭者也。然徒悲何益？曷亦为人之计乎，则惟上知者有可晓也。虽前之三者，或多出于莫测，则有可避者，有不可避者，即听之天，无不可也。然知者见于未然，而得天者天庇之，得地者地庇之，得人者人庇之。得此三庇，即得生之道也；失此三庇，则失生之道也。人道于此，岂曰尽无其权乎！至于六杀之防，则全由乎我矣。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行藏也。庸医之杀可避，吾能相知以豫也。夫如是而培以为善，存以无欺，守以不行险，戒以毋侥幸，则可全收其效矣。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盖示人以无勉强也。广成子曰：毋劳尔形，毋摇尔精，乃可以长生。盖形言其外，精言其内，内外俱全，尽乎道矣。是皆古圣人垂念苍生，至真至极之良方也，可不佩乎。或曰：子言虽是，而实亦近迂，独不见有不识不知而偏跻上寿者，又何人力之足恃耶？余曰：此正所谓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予论诚迂矣，倘亦蒙知者之相顾而咀之识之，或亦可为天年之一助否？

中 兴 论（又十九）

试观天地之道，有盈有虚，有消有长，是以日中则昃[1]，月盈则蚀，此即天运之循环，而天亦不能违者，故有先天之说也。先天有定数，君子知命，固当听乎天也。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何以见之？第就国家之否泰，可证人身之寿夭。虽曰天步多艰，无成不败，然如商周汉晋唐宋相传，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消长一理，小大皆然。尝闻之康节先生云：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则此中人事不为不多也。而何以兴复仅见止此数代。是亦由知道者少，而不知道者之多耳。彼知道者，既以得人，又以得天。得人即所以得天也。不知道者，既不知本，又不知末，既以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至若身命之谋，则举世之人孰不爱命，而每多耽误者，其不知道者亦犹是耳。欲明其道，可无言乎。然言而无证，则人多不信，故借此国运之征，用效遒人之铎。

试论国家之衰也，或以人心之离，或以财用之匮，或以兵戈之残伤，或以优柔之旷废。而人之亨否，无非一理。夫在国曰人心，在人曰神志。故曰：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知生气之主在乎心，此元神之不可不养也。又在国曰财用，在人曰血气。气为阳，阳主神也；血为阴，阴主形也。血气若衰，则形神俱败，此营卫之毫厘当惜也。又在国曰兵戈，在人曰克伐。夫兵者，凶器也；克伐者，危事也。未有日

加剥削而不致残伤元气者，此消耗之不可不慎也。又在国曰优柔，在人曰疑贰。今日云姑且，明日云将就，岂不佥云稳当，然致坐失机宜，变生倏忽。又焉知耽搁之大害，此当机之不可不断也。凡此数者，姑亦言其大约。

至若人之大数，则犹有先天后天之体用，而兴亡之应变，则来培来覆，亦莫匪人之自为耳。何谓先天？如《内经》曰：人生十岁，血气始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气血方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五脏大定，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脏腑经脉其盛已定，腠理始疏，故好坐。五十，肝气衰，故目不明。六十，心气衰，故好卧。七十，脾气衰。八十，肺气虚，故言善误。九十，肾气竭。百岁，五脏六腑皆虚，神气皆去，故形骸独居而终矣。此即先天之常度，是即所谓天年也。天畀之常，人人有之，其奈今时之人，自有知觉以来，恃其少壮，何所不为。人生之常度有限，而情欲无穷。精气之生息有限，而耗损无穷。因致戕此先天而得全我之常度者，百中果见其几？残损有因，惟人自作，是即所谓后天也。然而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且此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得之则国运人运，皆可中兴，不有明哲，诚难语此；失之则落花流水，逝而罔觉，一衰即已，良可寒心，所以《易》重来复，正为此也。然求复之道，其道何居？盖在天在人，总在元气，但使元气无伤，何虞衰败？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

常见今人之病，亦惟元气有伤，而后邪气得以犯之。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客主相持之理，从可知矣。凡虚邪之辨，如情志之消索，神主于心也。治节之不行，气主于肺也。筋力之疲困，血主于肝也。精髓之耗减，骨主于肾也。四肢之软弱，肌肉主于脾也。损其一浅，犹肤腠也；损其二深，犹经络也；损其三四，则连及脏腑矣。当其微也，使不知徙薪牖户，则将为江河，将寻斧柯，恐无及于事矣。故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敢云心得，历验已多，是固然矣。然而修理之说，亦岂易言？修国家，良臣不易；修身命，良医亦难。第观从古至今，数千年来，凡得医之全量者为谁？而今则曰：此医也，彼亦医也，又何良医之多也？医难言矣，其毋为良医之所惑[2]。

逆数论（二十）

予尝读《易》而闻诸夫子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由是默会其理，而知天人之道得以无穷无息者，无非赖此逆数耳。何也？盖自太极初分，两仪以判，一动一静，阴阳见矣。阴阳之体为乾坤，阴阳之用为水火。乾坤定对待之交易，故一在上而一在下；水火荡流行之变易，故一主降而一主升。夫如是，斯得循环无已。总之而为天道，散之而为人道，而大《易》之义，所以无微不在也。姑无论其他，而但以性理明之，则总由变易之数。夫变易之数，即升降之数也。变易之所以无穷者，降以升为主，是即所谓逆数也。若无此逆，则有降无升，流而不返，而大道如环，何所赖乎？由是逆顺交变，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劳与逸对，善与恶对，生与死对，凡此一逆一顺，其变无穷。惟从逆者，从阳得生；从顺者，从阴得死。君如不信，第详考伏羲卦气之圆图，其义昭然可见也。观其阳盛之极，自夏至一阴初姤，由五、六、七、八，历巽、坎、艮、坤，天道从西右行，则阳气日降，万物日消者，此皆顺数也。顺则气去，即从阴得死之道也。幸而阴剥之极，自冬至一阳得复，由四、三、二、一，历震、离、兑、乾，天道从东左旋，则阳气日升，万物日盛者，此皆逆数也。逆则气来，即从阳得生之道也。此天道之征，固如是也。

若以人道言之，则人道本乎天道，天心即是人心。第天有阴霾，能蒙日月，人有愚昧，能胜聪明。故每多从顺者，喜其易也，喜其逸也；每多避逆者，畏其难也，畏

其劳也。彼大人之见则不然，如尊贵莫若帝王，可以逸矣，可以纵矣，而尧舜之惟微惟危，顾何必谆谆乎在念？智慧莫若圣人，可无劳矣，可无畏矣。而孔子之戒慎恐惧，又何必卷卷乎在心？此无他，惟其代天功，主人极，总知夫顺不可从，从顺则流，逆不可舍，舍逆则退也。由此观之，乃知士而舍逆，则有屈而无伸；农而舍逆，则有种而无获；工而舍逆，则有粗而无精；商而舍逆，则有散而无聚。再由此而推广之，则凡曰修身齐家，凡曰治国平天下，进一步则日以就成，退一步则日以就败，有源有流，其可任其长逝而不思砥柱之良图乎！此人道之攸系，又如是矣。

然言天言人，总言乎生道也。而保生之道，莫先于医，医欲保生，其堪违阳道乎？其堪倍逆数乎？然医贵圆通，安容执滞，非曰尽不从阴也，从阴正以卫阳也；非曰尽不用顺也，用顺亦以成逆也，性命玄关，此为第一。独念有医名丕著之辈，犹然昧此，而妄言左道，留传至今，因致伤生遗害非浅者，谓非轩岐之魔不可也。嗟！嗟！有心哉其谁乎？苟得其人，可与谈还悟道矣。傥亦以吾言为然不。

反 佐 论（二十一）

用药处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轩歧之法旨，治病之微权，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后世医家，每多假借以乱经常，不惟悖理于前，抑且遗害于后，是不可不辨也。观《内经》之论治曰：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此其义，盖言病有微甚，亦有真假，先从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后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经曰：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又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此谓以寒治热，以热治寒，逆其病者，谓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从其病者，谓之反治。如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拒寒，则反佐以热而入之，是皆反佐之义，亦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经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王太仆注曰：热因寒用者，如大寒内结，当治以热，然寒甚格热，热不得前，则以热药冷服，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热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热用者，如大热在中，以寒攻治则不入，以热攻治则病增，乃以寒药热服，入腹之后，热气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协和，而病以减，此寒因热用之法也。凡此数者，皆《内经》反佐之义。此外，如仲景治少阴之利，初用白通汤，正治也。继因有烦而用白通加猪胆汁汤，反佐也。其治霍乱吐痢，脉微欲绝者，初用四逆汤，正治也。继因汗出小烦，而用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反佐也。又如薛立斋治韩州同之劳热，余尝治王蓬雀之候痹，皆其法也。

若今诸家之所谓反佐者则不然，姑即时尚者道其一二以见之。如近代之所宗所法者，谓非丹溪之书乎？观丹溪之治吞酸证，必以炒黄连为君，而以吴茱萸佐之；其治心腹痛证，谓宜倍加山栀子而以炒干姜佐之。凡此之类，余不解也。夫既谓其热，寒之可也，而何以复用干姜、茱萸？既谓其寒，热之可也，而何以复用黄连、栀子？使其病轻而藉以行散，即或见效，岂曰尽无；使其病重，人则但见何以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热，自相矛盾，一左一右，动皆掣肘，能无误乎？矧作用如此，则其效与不效，必其莫知所因，而宜热宜寒，亦必从违奚辨。此其见有不真，故持两可，最是医家大病，所当自反而切戒者也。

或曰：以热导寒，以寒导热，此正得《内经》反佐之法。人服其善，子言其非。何其左也？余曰：此法最微，此用最妙，子亦愿闻其详乎？当为再悉之。夫反佐之法，即病治之权也。儒者有经权，医者亦有经权。经者，日用之常经，用经者，理之正也；权者，制宜之权变，用权者，事之暂也。此经权之用，各有所宜，诚于理热有不得不然，而难容假借者也。药中反佐之法，其亦用权之道，必于正经之外，方有权宜，亦因不得不然，而但宜于暂耳，岂果随病处方，即宜用乎？然则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盖

正治不效者，宜反也。病能格药者，宜反也。火极似水者，宜反也。寒极反热者，宜反也。真以应真，假以应假，正反之道，妙用有如此也。设无格拒假证，自当正治，何以反为？不当权而用权，则悖理反常，不当反而佐反，则致邪失正。是乌可以混用耶？常观轩岐之反佐，为创经权之道也；后世之反佐，徒开杂乱之门也。至其变也，则泾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热并用者以之，攻补兼施者以之，甚至广络妄投，十寒一暴，无所不谬，皆相藉口，此而不辨，医乎难矣。于戏！斯道失真，其来已久，安得愿闻精一者，与谈求本之道哉！是不能无望于后人也，因笔识其愚昧。以上仲景治法载《伤寒论》。薛立斋治韩州同按在虚损门。余治王蓬雀按在喉痹门。

升阳散火辨（二十二）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阳散火者，有曰滋阴降火者。夫火一也，而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则从阳，降则从阴，而升降混用，能无悖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窦，亦千古之两端，而未闻有达之者。夫火之为病，有发于阴者，有发于阳者。发于阴者，火自内生者也；发于阳者，火自外致者也。自内生者，为五内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为风热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凡见火证，无分表里，必曰木火同气，动辄称为风热，多用升阳散火之法。呜呼！此似近理，孰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无容混也。

夫风热之义，其说有二：有因风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风者。因风生热者，以风寒外闭而火郁于中，此外感阳分之火，风为本而火为标也。因热生风者，以热极伤阴而火达于外，此内伤阴分之火，火为本而风为标也。经曰：治病必求其本。可见外感之火，当先治风，风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内生之火，当先治火，火灭而风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为之，则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闭固愈甚，内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当。此其内因外因，自有脉证可详辨也。

余阅方书，所见头目、口齿、咽喉、脏腑阴火等证，悉云风热，多以升降并用，从逆兼施。独不虑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从者忌逆，逆者忌从乎？经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又曰：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处治，宜抑者则直从乎降，宜举者则直从乎升。所以见效速而绝无耽延之患，亦不过见之真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轻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经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谓非两端之误之也乎？明者于此，最当辨也。

夏月伏阴续论（二十三）

夏月伏阴在内，此本天地间阴阳消长之正理。顾丹溪特为此论而反乖其义，因以致疑于人。其谓何也？观其所论曰：人与天地同一橐龠，子月一阳生，阳初动也；寅月三阳生，阳初出于地也，此气之升也。巳月六阳生，阳尽出于上矣，此气之浮也。人之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散于皮毛，腹中虚矣。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凉看，其误甚矣。且其时阳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此丹溪之言虚，是固然矣。若以阴冷二字为误，而夏月禁用温热，此则余所不服也。

何以见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阴阳，阴阳之变，惟此消长。故一来则一往，一升则一降，而造化之机，正互藏为用者也。经曰：阴主寒，阳主热。又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此本阴阳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阳尽浮于外，则阴伏于内矣，阴盛则阳衰也，非寒而何？阳浮于外，则气虚于中矣。气虚即阳虚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显然者，则在井泉之水，当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则温；盛夏之

炎蒸，而泉源则冷。此非外寒内热，外热内寒之明验乎？此又岁岁皆然，主气之常候也。至若主气之外，又有客气，而天以五周，地以六备，寒暄递迁，气更应异。如伏明之纪，寒清数举；卑监之纪，风寒并兴；坚成之纪，阳气随阴治化；流衍之纪，寒司物化，天地严凝；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寒清时举；太阴司天，地乃藏阴，大寒且至等义，是无论冬夏，皆有非时之气以动为民病者也。又岂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谓之无寒而禁用温热乎？且伏阴之义，本以阴阳对待，寒热为言，若但以阴字为虚，则夏月伏阴，宜多虚证，冬月伏阳，即无虚矣。岂其然乎？又若夏月宜禁温热，则冬月宜禁寒凉，无待言也。今见四时之病，盛夏每多吐泻，深冬偏见疮疹，诸如此类，岂非冬多内热，夏多中寒乎？总之，夏有热证，亦有寒证，冬有实证，亦有虚证，虽从时从证，贵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阴之义，此实天人之同气，疾病之玄机，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论，则于理反悖，而何切于用？即无此论，亦何不可？

近见徐东皋亦述丹溪之说云：夏月无寒，世人不察，而用温热，为世通弊。若谓夏月伏阴，宜服温热，则冬月伏夏，宜服寒凉，然则孟子冬日饮汤，夏日饮水，亦不足信欤？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过借喻内外，原非用析阴阳。而徐氏曲引为证，独不思经文《易》义，悖相背乎？《内经》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曰：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曰：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曰：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又如《周易》之两仪，有阴必有阳也。两仪而四象，阴阳之中复有阴阳也。在泰之义，则曰内阳而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在否之义，则曰内阴而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由此观之，则丹溪之论，东皋之引证，皆吾之所不信也。故复为此续论。

阳不足再辨（二十四）

原天地阴阳之化生，实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补救之妙用，诚吾道代天之大权，使我于此而见理不真，则加冰用汤，反成戕贼，害有不可胜言者。予自初年，尝读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未尝不服其高见，自吾渐立以来，则疑信相半矣。又自不惑以来，则始知其大谬矣。故予于《类经·求正录》中，附有大宝论一篇，正所以救其谬也。然常恐见浅言偏，遗殃后世，每怀疑惧，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数载，斧削无闻，见信明贤，庶窃自慰。兹于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传训数言，询其姓氏，知为三吴之李氏也。诵其《指南》，则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确论。而兹张子乃反谓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岂矫强以自玄欤？抑别有所本欤？姑无劳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第以人事证之，则是非立见矣。如人自有生以来，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四而经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于八八，女血净于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犹赖以不死者，惟此气耳。夫气为阳，精血阴也，精血之来，既迟在气后，精血之去，又早在气先，可见精已无而气犹在，此非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明验乎？以是知先贤之金石本非谬，而后学之轻妄何容易也。予闻此说，益增悲叹。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动人听，而无不击节称善也。紫可乱朱，莫此为甚，使不辨明，将令人长梦不醒，而性命所系非渺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经驳正，终不昭明，幸因其说，得启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即李子之言以辨之。

如其以精为阴，以气为阳，本非诬也。第其所觑在眉睫，则未免错认面目，而呼张作李矣。不知精即水也，水即阳也。若以水火言，则水诚阴也，火诚阳也；若以化生言，则万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后天，皆本于是，而水即阳之化也。何以见之？如水在五行则生于一天，水在六气，则属乎太阳，此水之为阴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则阳强，精衰则阳痿，此精之为阴否？再若养生家所重者，惟曰纯阳，纯阳之阳，以

精言也。精若渗漏，何阳之有。此又精之为阴否？又丹书云：分阳未尽则不死，分阴未尽则不仙，亦言仙必纯阳也。若据李子之说，则但尽泄其精，便成纯阳，学仙之法岂不易乎？诚可哂也！盖李子之见，但见阴阳之一窍，未见阴阳之全体。夫阴阳之道，以纲言之，则位育天地；以目言之，则缕析秋毫，至大至小，无往而非其化也。若以清浊对待言，则气为阳，精为阴，此亦阴阳之一目也。若以死生聚散言，则凡精血之生皆为阳，气得阳则生，失阳则死，此实性命之化源，阴阳之大纲也。

人之生也，譬诸草木。草木之初，其生苗也，继而生枝叶，再而生花实，及其衰也，花实落而枝叶存，以渐而凋也。此草木之盛衰有时，故曰生长化收藏，而候有不同也。人之生也，亦犹是耳，初而生婴孩，继而生精血，再而生子女，及其衰也，精血去而形犹存，以渐而终也。此人生之盛衰亦有其时，故曰生长壮老已，而年有不同也。然则自幼至老，凡在生者，无非生气为之主，而一生之生气，何莫非阳气为之主，而但有初中之异耳。若以人之精至为阴至，岂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阴至耶？而枝叶未凋，即草木之阳在耶？且阳气在人，即人人百岁，亦不过得分内之天年，而今见百人之中，凡尽天年而终者果得其几？此其夭而不及者，皆非生气之不及耶，而何以见阳之有余也？阳强则寿，阳衰则夭，又何以见阳之有余也？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又何以见阳之有余也？观天年篇曰："人生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夫形，阴也；神气，阳也，神气去而形犹存，此正阳常不足之结局也。而可谓阳常有余乎？

至若精气之阴阳，有可分言者，有不可分言者。可分者，如前云清浊对待之谓也；不可分者，如修炼家以精气神为三宝。盖先天之气，由神以化气化精。后天之气，由精以化气化神。是三者之化生，互以为根，本同一气，此所以为不可分也。故有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再若寒热之阴阳，则不可不分。盖寒性如冰，热性如炭，冰炭不谋，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气之阴阳有不可离，寒热之阴阳有不可混，此医家最切之法言也。且精血之阴阳，言禀赋之元气也；寒热之阴阳，言病治之药饵也。今欲以不足之元阳，认作有余而云火，则相习以苦寒之劣物，用为补剂以滋阴，嗟嗟！牛山有限之生气，果能堪此无穷之阴剥否？哑子吃黄连，无容伸诉者，四百年于兹矣。夫以有望之丹溪言且若此，而矧其他乎。古人云：非圣之书不可读，此其尤甚者也。

然天地阴阳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则灾害至矣。而余谓阳常不足，岂亦非一偏之见乎？盖以丹溪补阴之说谬，故不得不为此反言，以救万世之生气。夫人之所重者，惟此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阳气，无阳则无生矣。然则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阳气为宝，即日虑其亏，亦非过也。而余谓阳常不足者，盖亦惜春之杞人耳。苟诚见下，仍望明贤再驳。

小儿补肾论（二十五）

观王节齐曰：小儿无补肾法。盖小儿禀父精而生，男至十六而肾始充满，既满之后，妄用亏损，则可用药补之。若受胎之时，禀之不足则无可补，禀之原足，又何待于补耶？呜呼，此言之谬，廖亦甚矣！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精合而形始成，此形即精也，精即形也，治精即所以治形，治形即所以治精也。第时有初中，则精有衰盛，故小儿于初生之时，形体虽成而精气未裕，所以女必十四，男必十六，而后天癸至。天癸既至，精之将盛也。天癸未至，精之未盛也。兹以其未盛而遽谓其无精也可乎？且精以至阴之液，本于十二脏之生化，不过藏之于肾，原非独出于肾也。观《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此精之所源，其不止于肾也可知矣。王节斋止知在肾而不知在五脏。若谓肾精未泄不必补肾，则五脏之精，其有禀赋之亏，人

事之伤者。岂因其未泄而总皆不必补耶？夫小儿之精气未盛，后天之阴不足也；父母之多欲水亏，先天之阴不足也。阴虚不知治本，又何藉于人为以调其元、赞其化乎？此本原之理，有当深察者如此。

再以小儿之病气论之。凡小儿之病最多者，惟惊风之属。而惊风之作，则必见反张戴眼，斜视抽搐等证。此其为故，总由筋急而然。盖血不养筋，所以筋急。真阴亏损，所以血虚，此非水衰之明验乎？夫肾主五液，而谓血不属肾，吾不信也。肝肾之病同一治，今筋病如此，而欲舍肾水以滋肝木，吾亦不信也。且太阳、少阴相为表里，其经行于脊背而为目之上纲，今以反折戴眼之证偏多见于小儿，而谓非水脏阴虚之病，吾更不信也。矧以阳邪亢极，阴竭则危，脏气受伤，肾穷则死，此天根生息之基，尤于小儿为最切。然则小儿之病，其所关于肾气者非眇，而顾可谓小儿无补肾法耶？决不信！决不信！

---

〔1〕“炅”原作“昙”，据《易·丰》改。

〔2〕“惑”原作“感”，据广益书局本改。

卷之三道集

传 忠 录（下）

命门余义（二十六，共六条）

命门之义，《内经》本无，惟越人云：肾有两者，非皆肾也。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也。余以其义有未尽，且有可疑，故著有《三焦包络命门辨》，附梓《类经》之末，似已尽其概矣。然而犹有未尽者，恐不足以醒悟后人。兹因再悉其蕴，条列于下。

一、命门为精血之海，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然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然必春气始于下，则三阳从地起，而后万物得以化生。岂非命门之阳气在下，正为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也；命门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气也，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后。观东垣曰：补肾不若补脾。许知可曰：补脾不若补肾。此二子之说，亦各有所谓，固不待辨而可明矣。

一、命门有火候，即元阳之谓也，即生物之火也。然禀赋有强弱，则元阳有盛衰；阴阳有胜负，则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兹姑以大纲言之，则一阳之元气，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溉，乃各见其候。盖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灶釜，水谷之炉也；上焦之候如太虚，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产异，山川有厚薄而藏蓄异，聚散操权，总由阳气。人于此也，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则有一分之亏。而凡寿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无不由此元阳之足与不足，以为消长盈缩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谓也。中焦如灶釜者，凡饮食之滋，本于水谷，食强则体壮，食少则身衰，正以胃中阳气，其热如釜，使不其然，则何以朝食午即化，午食申即化，而釜化之速不过如此。观灶釜之少一炬则迟化一顷，增一炬则速化一时，火力不到，则全然不化，即其证也。故脾胃之化与不化，及饮食之能与不能，亦总由阳明之气有强与不强，而阴寒之邪有犯与不犯耳。及其病也，则渐痞渐胀，或隔或呕，或十化其三五，或膨聚而不消，或吞酸嗳腐而食气不变，或腹疼肚痛而终日不饥，或清浊不分，或完谷不化。盖化则无不运行，不化则无不留滞。运行则为气为血，留滞则为积为痰。此其故，谓非胃气之不健乎？而何以不健，谓非火候之无力

乎？今见治痞治胀，及治吞酸嗳腐等证，无论是热非热，动辄呼为胃火，余烬其几，尚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谓也。上焦如太虚者，凡变化必著于神明，而神明必根于阳气。盖此火生气，则无气不至，此火化神，则无神不灵。阳之在下则温暖，故曰：相火以位，阳之在上则昭明，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阳长则阴消，而离照当空。故五官治而万类盛，阳衰则阴胜，而阳为阴抑，故聪明夺而神气减。而凡人之声色动定及智愚贤不肖之有不齐者，何非阳德为之用，此上焦火候之谓也。此以三焦论火候，则各有所司，而何以皆归之命门？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气，藏于坎中，此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化，此实生生之本也。是以花萼之荣在根柢，灶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阳不发于渊源，则总属无根之火矣。火而无根，即病气也，非元气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为复，可见火之标在上，而火之本则在下。且火知就燥，性极畏寒。若使命门阴胜，则元阳畏避，而龙火无藏身之地，故致遊散不归，而为烦热格阳等病。凡善治此者，惟从其性，但使阳和之气直入坎中，据其窟宅而招之诱之，则相求同气，而虚阳无不归原矣。故曰：甘温除大热，正此之谓也。奈何昧者不明此理，多以虚阳作实热，不思温养此火，而但知寒凉可以灭火，安望其尚留生意而不使之速毙耶！此实医家第一活人大义，既从斯道，不可不先明斯理。倘三焦有客热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难，是本非正气火候之谓也。学者于此，当深明邪正二字，则得治生之要矣。

一、命门有生气，即乾元不息之几也。无生则息矣。盖阳主动，阴主静；阳主升，阴主降。惟动惟升，所以阳得生气；惟静惟降，所以阴得死气。故乾元之气，始于下而盛于上，升则向生也；坤元之气，始于上而盛于下，降则向死也。故阳生子中而前升后降，阴生午中而前降后升。此阴阳之岐，相间不过如毛发，及其竟也，则谬以千里，而死生之柄，实惟此毫厘升降之机耳。又如水暖则化气，化气则升无不生也；水寒则成冰，成冰则降无不死也。故肾气独沉，则奉生者少，即此生气之理也。至若人之生气，则无所不在，亦无所不当察。如脏腑有生气，颜色有生气，声音有生气，脉息有生气，七窍有生气，四肢有生气，二便有生气。生气即神气，神自形生，何不可辨？衰者速培，犹恐不生，尚堪伐乎？而况其甚者乎。故明师察此，必知孰者已亏，孰者犹可，孰者能益生气，孰者能损生气，孰者宜先攻病气以保生气，孰者宜先固生气以御病气。务思病气虽如此，生气将如何；见在虽如此，日后将如何。使不有原始要终之明，则皆寸光之流耳。

虽然，此徒以斯道为言也。而斯道之外，犹有说焉。夫生气者，少阳之气也。少阳之气，有进无退之气也。此气何来，无非来自根本；此气何用，此中尤有玄真。盖人生所贵，惟斯气耳。而出入之权在呼吸，斯气数之宝藏也。河车之济在辘轳，实转运之神机也。其进其退，其得其失，总在生息之间，而彭殇之途于斯判矣。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生气之谓也。予见遭剥于是者不可胜纪，故特明其义于此。

一、命门有门户，为一身巩固之关也。经曰：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又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是可见北门之主，总在乎肾，而肾之政令，则总在乎命门。盖命门为北辰之枢，司阴阳柄，阴阳和则出入有常，阴阳病则启闭无序。故有为癃闭不通者，以阴竭水枯，干涸之不行也；有为滑泄不禁者，以阳虚火败，收摄之无主也。阴精既竭，非壮水则必不能行；阳气既虚，非益火则必不能固，此固其法也。然精无气不行，气无水不化，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亦在乎慧者之神悟，有非可以笔楮尽者。

一、命门有阴虚，以邪火之偏胜也。邪火之偏胜，缘真水之不足也。故其为病，则或为烦渴，或为骨蒸，或为咳血吐血，或为淋浊遗泄。此虽明是火证，而本非邪热实

热之比。盖实热之火其来暴，而必有感触之故；虚热之火其来徐，而必有积损之因。此虚火实火之大有不同也。凡治火者，实热之火可以寒胜，可以水折，所谓[1]热者寒之也；虚热之火不可以寒胜，所谓劳者温之也。何也？盖虚火因其无水，只当补水以配火，则阴阳得平而病自可愈。若欲去火以复水，则既亏之水未必可复，而并火去之，岂不阴阳两败乎。且苦寒之物，绝无升胜之生气，而欲其补虚，无是理也。故予之治此，必以甘平之剂，专补真阴，此虽未必即愈，自可无害，然后察其可乘，或暂一清解，或渐加温润，必使生气渐来，庶乎脾可健则热可退，肺渐润则嗽渐宁，方是渐复之佳兆，多有得生者。若但知知、檗为补阴，则愈败其肾，而致泄泻食减，必速其殆矣。

误 谬 论（二十七）

经曰：揆度奇恒，道在于一，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此即斯道中精一执中之训也。凡天人之学，总无出此。矧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此于人生关系，较之他事为尤切也。以此重任，使不有此见此识，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矧立法垂训，尤难苟且，倘一言失当，则遗祸无穷，一剂妄投，则害人不浅。此误谬之不容不正也。

宾自从斯道，常稽往古，所见轩岐之下，凡明良继出，何代无之。然必欲求其得中者，则舍《灵》《素》之外，似亦不多其人。盖窃见相传方论，每多失经意，背经旨，断章取义。假借数语以饰一偏之诡说者，比比其然。此总属意见有不到，至理有未明，故各逞胸臆，用示已长。致令斯道失中，大违精一之义。此则医之于人，亦何赖焉。是岂知道本一源，理无二致。自一源而万变，则万变仍归于一，自二致而错乱，则错乱遂其为两。故言外有理，理外亦有言。如理有在而言不能达者，此言外之理也；有可以言而不可以行者，此理外之言也。然理外岂别有言乎？第以疑似之间，加之便佞，则真为伪夺，而道傍之筑，从来有矣。如古之杨墨异端，今之传奇小说，谓皆非理外之言乎？言可假借，则是非乱而强辩出。由是贤者固执，愚者亦固执。如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此贤者之固执也；其有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必不知反，必不可移者。此愚者之固执也。执中者，见事之舛，则不得不言，以利害所关，不容已也；邪僻者，见人之长，则反诋其短，以鄙陋不伸，不肯已也。千古来是非邪正，每为此害，矧以惟类知类，而当局者亦难其人耳。然此辈虽云偏拗，犹知傍理，自非曳白者所能。其奈此中尚有全不知脉络，而止识皮毛者，亦且嚣嚣，偏能宜俗，是不过见热则用寒，见寒则用热，见外感则云发散，见胀满则云消导。若然者，谁不得而知之。设医止于是，则贱子庸夫皆堪师范，又何明哲之足贵乎？嗟！嗟！朱紫难辨，类多如此。

予因溯源稽古，即自金元以来为当世之所宗范者，无如河间、丹溪矣。而且各执偏见，左说盛行，遂致医道失中者，迄今四百余年矣。每一经目，殊深扼腕，使不速为救正，其流弊将无穷也。兹姑撮其数条，以见倍理之谈，其有不可信者类如此，庶乎使人警悟，易辙无难，倘得少补于将来，则避讳之罪，亦甘为后人而受之矣。

辨 河 间（二十八，共九条）

刘河间《原病式》所列病机，原出自《内经·至真要大论》。盖本论详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一十九条总于篇末，且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可见所言病机，亦不过挈运气之大纲，而此中有无之求，虚实之异，最当深察，总惟以和平为贵也。故《五常政大论》又详言五运三气之辨，则火之平气曰升明，火之太过曰赫曦，火之不及曰伏明，此虚火实火之辨，则有如[2]冰炭之异，而《内经》不偏不倚之道，固已详明若是。奈河间不能通察本经全旨，

遂单采十九条中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不辨虚实，不察盛衰，悉以实火言病，著为《原病式》以讫于今。夫实火为病故为可畏，而虚火之病犹为可畏。实火固宜寒凉，去之本不难也；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矧今人之虚火者多，实火者少，岂皆属有余之病，顾可概言为火乎？历观唐宋以前，原未尝偏僻若此，继自《原病式》出，而丹溪得之定城，遂目为至宝。因续著《局方发挥》，及阳常有余等论，即如东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此后，如王节斋、戴原礼辈，则祖述相传，遍及海内。凡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诚可悲矣！即间有一二特达，明知其非而惜人阳气，则必有引河间之说而群吠之者矣。何从辨哉。矧病机为后学之指南，既入其门，则如梦不醒，更可畏也。医道之坏，莫此为甚。此误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笔于此，并再辨其略于下。

一、河间论吐酸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为酸也。而俗医主于温和脾胃，岂知经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云云。

宾谓吐酸吞酸等证，总由停积不化而然。而停积不化，又总由脾胃不健而然。脾土既不能化，非温脾健胃不可也。而尚可认为火盛耶？且妄引经文为证，其谬孰甚。本证别有详辨，具载吞酸门，所当互阅。

一、河间论泻痢曰：泻，白为寒，青红黄赤黑皆为热也。大法：泻利小便。清白不涩为寒，赤色者为热。又完谷不化而色不变，吐利腥秽，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涩，身凉不渴，脉迟细而微者，寒证也；谷虽不化而色变非白，烦渴，小便赤黄而或涩者，热证也。凡谷消化者，无问色及他证便为热也，寒泻而谷消化者，未之有也。或火主疾速，而热盛则传化失常，谷不能化而飧泄者，亦有之矣。又曰痢为热，热甚于肠胃，怫热郁结而成，或言下痢白为寒者，误也。若果为寒，则不能消谷，何由反化为脓也？如世之谷肉果菜，湿热甚则自然腐烂化为浊水，故食于腹中。感人湿热邪气，则自然溃发，化为脓血也。

据河间此说，似是而非，误人不浅。夫泻白为寒，人皆知也，而青挟肝邪，脾虚者有之，岂热证乎？红因损脏，阴络伤者有之，岂尽热乎？正黄色浅，食半化者有之，岂热证乎？黑为水色，元阳衰者有之，岂热证乎？若此者皆谓之热，大不通矣。且凡泻痢者，水走大肠，小水多涩，水枯液涸，便尿多黄，此黄涩之证未必皆由热也。亡液者渴，亡阴者烦，此烦渴之证未必尽为热也。至如完谷不化，澄澈清冷，诚大寒矣。然人偶有寒邪伤脏，或偶以生冷犯脾，稍失温和即病泻痢者，此本受寒，然未必即大寒证也。且凡脾胃初伤，阳气犹在，何能卒至清冷，遂成完谷不化？若必待清冷不化始云为寒，则阳已大败。又岂无渐寒而遽至若是哉？夫渐寒者，即寒证也。此等证候，犯者极多。若作热治，必用寒凉。夫既以生冷伤于前，复以寒凉败于后，乃至冰坚于霜而遭其厄者，皆此论之杀之也。再观其前条，则犹云泻白寒也；观其后条，则又云或言下痢白为寒者误也。然则凡治此者，舍清凉之外，则必无寒证矣，谬甚！谬甚！又若寒则不能消谷，及谷化为脓之说，则尤为不妥。夫饮食有时，本当速化，此自胃气之常，人皆赖之以为生也。若化觉稍迟，便是阳虚之病，又何待不能消谷而始为寒乎？矧以所下脓垢，原非谷之所化。盖饮食入胃，凡其神化而归于营卫者，乃为膏血；其不能化而留于肠胃者，惟糟粕耳。此其为精为秽，本自殊途，是以糟粕不能化脓，从可知矣。且垢亦非脓，而实肠脏之脂膏也。何以知之？近有偶病而服硝黄等药者，随泻而下，必有如脓之垢，又或偶患泄泻者，于一二日间，即有此垢，岂热化之脓，其速有如此乎？又如久痢不已，或经年累月不能痊可，而每日所下皆有脓垢者，岂热化之脓，可以久延如此乎？此其非脓也，明矣。既知非脓，安得皆云为热？此盖以肠脏受伤，而致膏脂不固，随剥随下，所以如此。若不为之安养脏气，而再用寒凉以治其

热，则未有不藏气日败，而必至于死。故今之治痢多危者，率受此害，最当察也。

一、河间曰：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热相兼。其说尤误。岂知水火阴阳寒热者，犹权衡也，一高必一下，一盛必一衰。岂能寒热俱甚于肠胃而同为痢乎？如热生疮疡而出白脓者，岂可以白为寒欤？由其在皮肤之分，属肺金，故色白也。在血脉之分，属心火，故为血瘕也。在肌肉，属脾土，故作黄脓。在筋部，属肝木，故脓色带苍。深至骨，属肾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随五脏之部而见五色，是谓标也。本则一出于热，但分深浅而已。大法下迫窘痛，后重里急，小便赤涩，皆属燥热，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则为热明矣。

据此说，以五色分五脏，其理颇通。若谓本则一出于热，则大不通矣。且五脏之分五色之证，则犹有精义，余因其说，并为悉之。夫泻出于脏，无不本于脾胃，脾胃之伤，以五气皆能犯之。故凡其兼赤者，则脾心证也；兼青者，脾肝证也；兼白者，脾肺证也；兼黑者，脾肾证也；正黄者，本脏证也。若以脾兼心，火乘土也，其土多热，言火可也。以脾兼肝，土受克也，其土多败，非火也。以脾兼肾，水反克也，其土多寒，非火也。以脾兼肺，母气泄也，其土多虚，非火也。本脏自病，脾受伤也，其土多湿，非火也。此兼证之盛衰，其逆顺有如此。且凡脾肾之强者有实热，脾肾之弱者皆虚寒，此脏气之可辨也。矧火本热，而尚有虚火实火之异；风本阳也，而亦有风热风寒之异；土本乎中气也，而亦有湿热寒湿之异。至于金之寒，水之冷，同归西北之化，则其寒多热少，理所必致。岂可谓五脏之痢，本则一出于热乎？因致寒证之含冤者，此言之不得辞其责也。又赤白义详后丹溪条中。

一、河间曰：夫治诸痢者，莫若于辛苦寒药治之，或微加辛热佐之则可。盖辛热能发散开通郁结，苦能燥湿，寒能胜热，使气宣平而已。如钱氏香连丸之类是也。故治诸痢者，黄连、黄檗为君，以至苦大寒，正主湿热之病。

据河间此说，最为治痢之害。又观其所著药性，则曰诸苦寒药多泄。惟黄连、黄檗，性冷而燥。故自丹溪而后，相传至今。凡治痢者，举世悉用寒凉，皆此说之误也。毋论其他，姑以苦能燥湿一言辨之，则河间之见大左矣。夫五味之理，悉出《内经》，《内经》有曰：有苦燥之者，盖言苦之燥者也。河间不能详察，便谓是苦皆燥，而不知《内经》之言苦者，其性有二，其用有六。如曰：火生苦。曰：其类火，其味苦。曰：少阳在泉为苦化，少阴在泉为苦化。曰：湿淫于内，治以苦热；燥淫于内，治以苦温。是皆言苦之阳也。曰：酸苦涌泄为阴。曰：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曰：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是皆言苦之阴也。此其言性之二也。又曰以苦发之，以苦燥之，以苦温之，以苦坚之，以苦泄之，以苦下之，此其言用之六也。盖苦之发者，麻黄、白芷、升麻、柴胡之属也。苦之燥者，苍术、白术、木香、补骨脂之属也。苦之温者，人参、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肉豆寇、秦椒之属也。苦之坚者，续断、地榆、五味、诃子之属也。苦之泄者，栀、檗、芩、连、木通、胆草之属也。苦之下者，大黄、芒硝之属也。夫气化之道，惟阳则燥，惟阴则湿，此不易之理也。岂以沉阴下降有如黄连、黄檗之属者，以至苦大寒之性而犹谓其能燥，有是理乎？是但知苦燥之一言，而不察苦发、苦温、苦坚、苦泄、苦下之五者，抑又何也？凡医中之讹，每有云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类如此。因致后人治痢，多不分寒热虚实，动以河间之法，及其将危，犹云血色如此，何敢用温？腹痛如此，何敢用补？死而无悟，深可哀也。谁之咎与？谁之咎与？

一、河间肿胀条云：肿胀者，热胜则肿肿。如六月湿热太甚而庶物隆盛，则水肿之义明可见矣。

据此说，岂其然乎？夫肿胀之病，因热者固有之，而因寒者尤不少。盖因热者，以湿热之壅，而阴道有不利也；因寒者，以寒湿之滞，而阳气有不化也。故经曰：脏寒

生满病。又曰：胃中寒则胀满。是皆轩岐之言也。由此观之，岂胀皆热病耶？且庶物隆盛，乃太和之阳化，以此拟形质之强壮则可，以此拟肘肿之病象，拟亦下矣。

一、河间曰：战栗动摇，火之象也。栗，寒栗也。或言寒战为脾寒者，未明变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热甚，亢极而战，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栗也。然寒栗者，由火甚似水，实非兼以寒气也。

据此说，则凡见寒战皆为火证，而何以经曰阴胜则为寒。又曰阳虚畏外寒。又曰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又曰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凡此者皆属经言，而河间悉言为火，其然否可知也。

一、河间曰：惊者，心卒动而不宁也。所谓恐则喜惊者，恐则伤肾而水衰，心火自甚，故喜惊也。

据此所云：恐则喜惊，恐则伤肾。然经曰：肝气虚则恐，又曰：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夫肝气既虚，肾气既伤，而复见气下气乱，无非阳气受伤之病。阳气既伤，则何由心火遽甚而惊则皆由火也。即曰恐则伤肾，不能滋养肝木，而肝虚则惊，又何不可？且肾水独衰者有之，岂必水衰即火盛也？今常见惊恐之人，必阳痿遗溺，其虚可知。然因火入心而惊者，固亦有之，未有因恐而惊者，皆可指为火证，则倍理甚矣。

一、河间曰：虚妄者，以心火热甚，则肾水衰而志不精一，故神志失常，如见鬼神。或以鬼神为阴，而见之则为阴极脱阳而无阳气者，此妄意之言也。

据此一说，则凡以神魂失守而妄见妄言者，俱是火证，亦不然也。夫邪火盛而阳狂见鬼者，固然有之。又岂无阳气太虚而阴邪为鬼者乎？《难经》曰：脱阴者，目盲。脱阳者，见鬼。华元化曰：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岂皆妄意之言乎？何自信之如此也。

辨丹溪（二十九，共九条）

尝见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谓人生之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而专以抑火为言。且妄引《内经》阳道实，阴道虚，及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等文，强以为证。此诚大倍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也。何也？盖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无阳则无生矣。故凡自生而长，自长而壮，无非阳气为之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是以阳盛则精血盛，生气盛也；阳衰则精血衰，生气衰也。故经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是岂非血生于气乎？丹溪但知精血皆属阴，故曰阴常不足，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阳气，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阳气之有余？由此虑之，何不曰难成易亏之阳气，而反曰难成易亏之阴气，是何异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乎？故其所立补阴等方，谓其能补阴也，然知、檗止堪降火，安能补阴？若任用之，则戕伐生气而阴以愈亡，以此补阴，谬亦甚矣。及察其引证经文，则何其谬诞。若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此“太阴阳明论”言脾之与胃生病有异，以阳明主表，太阴主里。凡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而外邪在表，邪必有余，故曰阳道实也。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而内伤脏气，脏必受亏，故曰阴道虚也。此本经以阳主外阴主内，而言阳病多实、阴病多虚有如此，岂以天地和平之阴阳而谓其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乎？勉强引证，此一谬也。又经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此方盛衰论言阴阳否隔之为病。谓阴虚于下则不升，下不升则上亦不降，是至阴虚，天气绝也；阳亢于上则不降，上不降则下亦不升，是至阳盛，地气不足也。此本以上下不交者为言，亦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谓也。且下二句犹或似之，而上二句云至阴虚，天气绝，则何以为解？此更谬也。以丹溪之通博，而胡为妄引若此，抑为偏执所囿而忘其矫强乎？余陋不自觉，而念切在道，故不能为丹溪讳而摘正于此，犹俟高明之评

教。

一、丹溪相火论曰：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者，皆相火之所为也。故人自有知之后，五志之火为物所感，不能不动，为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而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

据丹溪此论，则无非阐扬火病而崇其补阴之说也。第于此而浅视之，则若或近理，故易动人；于此而深味之，则意识皆幻，大是误人，余请精绎其义，用解后人之惑何如？盖自一元初肇，两仪继之，则动静于斯乎见。而阳主动，阴主静也。自两仪奠位，而五行布之，则气质各有所主，而火主热，水主寒也。此两仪动静，为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热，为两仪之后天。后天者，变体也。先后之理，有可混言者，有不可混言者。其可混者，如火本属阳，即言火为动，若为不可也。其不可混者，以阳为元气之大主，火为病气之变见，而动乃阳之性道，安得以性道为病变，而言凡动皆属火也。即自天人论之，则曰天行健，岂天动即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岂人动即火乎？使天无此动则生机息，人无此动则性命去，又何可以火言动乎？若谓之火，则火必宜去，而性亦可去乎？若谓凡动皆属火，则岂必其不动而后可乎？夫以阳作火，词若相似，而理则大倍矣。故在丹溪则曰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余则曰阳虚则病，阳脱则死，此机微疑似中，有毫厘千里之异，临岐者不可不详察也。或曰：子言虽是，第未达丹溪之意耳。如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以致真阴受伤，阴绝则死者。岂非因动生火乎？予曰：此或因情欲之思动火者，止有一证，如欲念不遂，或纵欲太过，致动相火而为劳为瘵者，诚有之也。此外而五志之动皆能生火，则不然也。夫所谓五志者，喜怒思忧恐也。经曰：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五脏既受此伤，则五火何由而起？又曰：喜则气散，怒则气逆，忧则气闭，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此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动则耗伤元气，元气既耗如此，则火又何由而起？故经曰：五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是可见脏不可伤，气亦不可伤，未闻伤即为火也。即云为火，必有火证，使无火证，而但以动字敷衍其说，是何异捉影为形，而天下事又何不可马鹿其间乎。且常见五志所伤之人，伤极必生战栗。是盖以元阳不固，神气失守而然。倘遇河间为之和，则又必谓[3]战栗皆生于火矣。孰是孰非，其几如此，能不为生民痛哉！

一、丹溪《局方发挥》曰：相火之外，又有脏腑厥阳之火，五志之动，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二火之火，出于天造。厥阳者，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五火之火，出于人欲。气之升也，随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御之？

原经文五火之说，乃解精微论中言厥病之目无所见也。谓其阳并于上，阴并于下，阴阳不交，所以为厥。厥者，逆也。由其阳逆于上则火不降，阴逆于下则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阴之微精，不胜五脏之阳逆，此单言厥逆之为病也如此，岂言火有五而水止一乎？又按二火之说，乃逆调论言：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战栗者，名为骨痹。谓其人肾气素胜，以水为事，则肾脂枯而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又以肝为一阳，心为二阳，二藏皆有伏火，则一水不胜二火，所以身虽寒而不冻栗，此单言骨痹之为病也如此。又岂阳常有余之谓乎？若以五火、二火尽可引为火证，则如示从容论中有云二火不胜三水者，又将何以解之，而何独不引为言耶？试以此问丹溪，其将何以答乎？

一、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又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若诸寒为病，必须身犯寒气，口得寒物，乃为病寒。非若诸火，病自内作。所以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

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叹息。岂必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耶？夫气本属阳，阳实者固能热，阳虚者独不能寒乎？故经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又经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则其义有可知矣。且今人之气实与气虚者，孰为多寡？则寒热又可知矣。然而何以证之？如心气虚则神有不明，肺气虚则治节有不行，脾气虚则食饮不能健，肝气虚则魂怯而不宁，肾气虚则阳道衰而精少志屈，胃气虚则仓廪匮而并及诸经，三焦虚则上中下俱失其职，命门虚则精气神总属无根。凡此者，何非气虚之类？气虚即阳虚，阳虚则五内不暖而无寒生寒，所以多阳衰羸败之病。若必待寒气寒食而始为寒证，则将置此辈于何地？夫病之所贵于医者，贵其能识生气，是诚医家最大关系，而丹溪全不之察。故无怪其曰：气有余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气不足便是寒。使其闻余之说，尚不知以为然否。

一、丹溪《格致余论》曰：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

据此说，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则无怪乎寒凉之药，亦宜八九矣，此亦大谬之言也。夫阴阳之道，本若权衡，寒往暑来，无胜不复。若偏热如此，则气候乱而天道乖矣。故轩辕帝曰：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往来大小，不能相过也。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各从其动而复之耳。此气交变大论之文，岂亦其不足信乎？

一、丹溪夏月伏阴论曰：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或曰：巳月纯阳，于理或通。五月一阴，六月二阴，非阴冷而何？答曰：此阴之初动于地下也。四阳浮于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

据此一说，则夏月止宜寒凉矣。而何以帝曰：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然则丹溪止知治王气。而王气有不可治者，何以不知也？矧春夏之温热，秋冬有寒凉，此四时之主气也；而风寒暑湿火燥，此六周之客气也。故春夏有阴寒之令，秋冬有温热之时，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亦此谓也。岂丹溪止知有主气，而客气之循环胜复，又何以不知也？然此犹以气令言也。若人之血气阴阳，本自不同[4]，病之表里寒热，岂皆如一？设以夏月得阴证而忌用温热，冬月得阳证而忌用寒凉，则其人能生乎？是丹溪止知时热宜凉，而舍时从证。又何以不知也？观其所论，止言夏月忌温热，不言冬月忌寒凉，何其畏火之见，主火之言，一至于此。

一、丹溪《局方发挥》曰：经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又曰：暴注属于火。又曰：下痢清白属于寒。夫热为君火之气，火为相火之气，寒为寒水之气，属火热者二，属水寒者一，故泻痢一证。似乎属热者多，属寒者少。详玩《局方》专以热涩为用，若用于下痢清白而属寒者，斯可矣。经所谓下迫者，即里急后重之谓也，其病属火。相火所为，其毒甚于热也，投以[5]涩热，非杀之而何？

据此说，以二火一水言泻痢之由，殊未当也。夫经言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者，谓暴泻如注之下迫，非肠澼下痢之谓也。观《太阴阳明论》曰：阴受之则入五脏，下为飧泄，久为肠澼。然肠澼言久，岂同暴注而皆为热乎？且《内经》所言泻痢之证，寒者极多。今于泄泻门详列可考，何丹溪俱不引证，而独引二火之说，亦勉强矣。及遍考《内经》，则止有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一句，并无暴注属于火之文，即或以属火之年有言暴注者，然木金土水之年皆有此证，又何以独言火也？盖其意专在火，故借引经文以证其说，而不知经言二火者，本言六气之理也，岂以泻痢一证为二火乎？观之经曰：长夏善病洞泄寒中，何不曰洞泄热中，其义可知，而丹溪何不察也。夫以泻痢为火者，本出河间，而丹溪宗之，故变为此说。戴原礼又宗丹溪，故云：痢虽有赤白二色，终无寒热之分，通作湿热治。自此说相传，遂致诸家方论，无不皆言湿热，而不知复有寒湿矣，其害孰甚。至若《局方》一书，虽云多用热涩，然于实热新邪，岂云皆用此法。

观其所载太平丸、戊己丸、香连丸、薷苓汤之类，岂非以寒治热者耶？又若真人养脏汤、大已寒丸、胡椒理中汤之类，皆有可用之法，其中随证酌宜，顾在用之者何如耳？岂《局方》专以热涩为用，而可斥其非耶。且是书之行，乃宋神宗诏天下高医各以效方奏进而成者。此其中或过于粉饰者，料不能无，而真效之方必亦不少。第在丹溪之言火多者，谓热药能杀人，而余察其为寒多者，则但见寒药之杀人耳。明者其深察之。

一、丹溪曰：痢赤属血，自小肠来；白属气，自大肠来，皆湿热为本。初得一二日间，元气未虚，必推荡之，此通因通用之法。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下后看其气病血病而用药，气用参、术，血用四物。痢五日后不可下，脾胃气虚故也。壮实者亦可下。

据此说，以赤白言血气，而分属大肠小肠，其于五行之说则然。而于病情之真则凿矣。盖小肠为心之腑，宜其主血，大肠为肺之腑，宜其主气。然水谷气化于小肠，岂小肠之非气乎？或于粪前而见血，岂大肠之无血乎？观之经曰：血者，神气也。此非赤化于气乎？又曰：白血出者死。此非白亦为血乎？盖白者赤者，无不关乎血气，但其来浅者白，而来深者则赤也。故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此自至理，何其明显，而顾可以小肠大肠分血气哉！然此犹无碍，亦不必深为之辨也。至若初得一二日间，元气未虚，必推荡之，为通因通用法，则此说不可概言矣。盖此证有不宜下者，有必不可下者。岂以一二日间必可推荡耶？若病之可泻者，必其元气本强，积聚多实，则无论寒邪热邪，但得一推，则邪从泻去，而气本无伤，故可泻也。使无此元气，无此胀实，则无可言泻者矣。则强盛之人，随食随化，故饮食不易伤，泻痢不易犯，即有所犯，亦无不随病而随愈也。其有易病者，必其易伤者也。易伤者，必其本弱者也。所以凡患泻痢而有久延难愈者，必其弱者多，而强者少也。是以治宜推荡者，亦不过数十中之一二耳。且体弱之证，亦有不同，有微弱者，有次弱者，有大弱者，此其形气脉息，病因证候，是实是虚，自可明辨。凡见脾肾不足而致泻痢者，则始终皆不可下。若妄用之，则微者必甚，甚者必死，莫可解救，此推荡之不可轻用也。诚见其致误者不少矣。即在丹溪亦曰：余近年涉历，亦有大虚大寒者，不可不知。此丹溪晚年之一隙耳。而亦知前言之过否。

一、丹溪痢疾门附录曰：诸有积者，以肚热缠痛推之。诸有气者，以肚如蟹渤验之。究其受病之源，决之对病之剂。大要以散风邪，行滞气，开胃脘为先。不可遽用肉豆蔻、诃子、白术辈以补住寒邪。不可投米壳、龙骨辈以闭涩肠胃。邪得补而愈盛，故变证作，所以日夕淹延而不已也。

据此散风邪，行滞气，开胃脘三法，亦不过言其大概，固未尽也。至若补住寒邪之说，则大有不通，而且最易惑人，为害不浅。夫既受寒邪，即当辨其虚实，然实者必有实证，本不宜补，不宜补而补之，则随补随甚，即显见也。又何待乎变证？若因脏气受伤者，则无非虚证，即宜温补。盖温可以逐寒邪，补可以健脾肾，脾肾既健，寒邪既去，则无不速愈。何反有补住之理？又何有变证之说？且温补之法，原不在米壳、龙骨之属。又岂止豆蔻、白术而已乎。若执补住之说而禁用之，则必致虚者日虚，而变证百出矣。余所见者，惟寒凉变证之害，不可胜纪，或近则旬日，远则累月经年，终于殒命而后已。未闻有以温补变证而日夕淹延不已者。兹余年出古稀，涉历不少。凡遇人言，率多不分虚实，无不曰补住寒邪，无不曰邪得补而愈盛。正以信之者多，所以害之者甚。因致抱疾之辈，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究其所由，实由乎此。嗟，嗟，一言关系，有如是乎！余切悲之。今但反其说曰：以寒遇寒，则留住寒邪，邪得寒而愈甚，理所必然。遭此害者多矣，因特表其义，谨以告诸惑者。

又总原刘、朱二家之说，无非偏执言火。故但见经文有火字，则必引以为证。凡如前列诸条，果亦有一言合经意者否？彼二子者既曰读经，何以不顾上下文，而单扯

一句，便可著书妄言，岂谓后世之人都无目耶？抑举世可欺耶？抑性体之有未明耶？谬已甚矣。吾不得为之解也。自二子之说行，而轩岐之受诬亦久矣。何也？以后人之遭毒于亡阳者，必谓轩岐之诲之也。使轩岐再起而见之，能无眦裂而发竖乎。此时医受病之源，实河间创之，而丹溪成之。予为此论，盖一则为后人保生命，一则为轩岐正道统，一则为后生浅学，知识未广。凡初见彼书者，无不信为经训，多致终生受误，害可胜言！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故单采二家之略，辨正于此，而有余未尽，诚难悉也。

论 时 医（三十，共三十一条）

一、时医治病，但知察标，不知察本，且常以标本藉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岂知《内经》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见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缓也？孰当急也？孰为今日之当急，孰为明日之更当急也？缓急既不知，则每致彼此误认，尚何标本为言乎！

一、中风证悉由内伤，本无外感。既无外感，必不可散。若过用治风等药，则轻者必重，重者必速死。

一、伤寒关系全在虚实二字。实者易治，虚者难治。以其元气本虚，故邪不易解。若治挟虚伤寒，不知托散，而但知攻邪，愈攻则愈虚，愈虚则无有不死。若甚虚者，即微补且无益，而但以治标为主者必死。

一、伤寒阳经与阳证不同。阳经者，邪在表也；阳证者，热在里也。若内无实热脉候，而以阳经作阳证，妄用寒凉治其火，因致外内合邪而不可解者必死。

一、痢疾之作，惟脾肾薄弱之人极易犯之。夫因热贪凉，致伤脏气，此人事之病，非天时之病也。今之治痢者，止知治天时之热，不知治人事之寒，何也？矧痢证多在秋深。斯时也，炎暑既消，固不可执言热毒。秋凉日至，又何堪妄用寒凉？凡若此者，既不知人事，又不知天时，失之远矣。害莫甚矣。当因予言而熟思之矣。

一、小儿血气未充，亦如苗萼之柔嫩。一或伤残，无不凋谢。故平时最宜培植，不可妄行消导。其或果有食滞胀痛，则宜暂消。果有风寒发热，则宜暂散。果有实热痰火，则宜暂清。此不得不治其标也。舍此之外，如无暴急标病，而时见青黄羸瘦，或腹膨微热，溏泄困倦等证，则悉由脾肾不足，血气薄弱而然。而时医见此，无非曰食积痰火，而但知消导，尤尚清凉，日消日剥，则元气日损，再逢他疾，则无能支矣。此幼科时俗之大病，有不可不察者也。

一、小儿痘疹发热，此其正候。盖不热则毒不能透。凡其蒸热之力，即元气之力，故自起至化，自收至靥，无不赖此热力为之主，是诚痘疹之用神，必不可少，亦不必疑者也。惟是热甚而毒甚者，则不得不清火以解其毒。然必有内热真火脉证，方可治以清凉，此不过数十中之一二耳。如无内热，而但有外热，此自痘家正候，必不可攻热以拔元气之力，以伤脾肾之源。奈近代痘科全不知此，但见发热，则无论虚实，开口止知解毒，动手只知寒凉，多致伤脾而饮食日减，及靥时泄泻而毙者，皆其类也。此误最多，不可不察。

一、痘疮不起，如毒盛而不可起者，此自不救之证，不必治也。若别无危证而痘不起者，总由元气无力，但培气血，则无有不起。近见痘科凡逢此证，则多用毒药，如桑蚕、穿山甲之类，逼而出之，见者以为奇效，而不知起发非由根本，元气为毒所残，发泄太过，内必匮竭，以此误人，所当切省。

一、妇人经脉滞逆，或过期不至，总由冲任不足而然。若不培养血气，而止知通经逐瘀，则血以日涸，而崩漏血枯等证，无所不至矣。

一、凡情欲致伤，多为吐血失血，及或时发热，此真阴受伤之病。若但知治火，而不知治阴，则阴日消亡，而劳瘵反成矣。

一、痰证必有所因，是痰本不能生病，而皆因病生痰也。若止知治痰，而不知所以生痰，则痰必愈甚，未有可消而去者也。

一、膨满总由脾胃，脾胃虽虚，未必即胀。若但知消导，则中气愈虚，而胀必日甚矣。

一、气滞隔塞，总属脾虚不运，故为留滞。若不养脾而但知破气，则气道日亏，而渐成噎隔等病。

一、小水短赤，惟劳倦气虚及阴虚之人多有之。若以此类通作火治，而专用寒凉，则变病有不可测矣。

一、脉虚证热，本非真火。若作热治，而肆用寒凉，则轻者必重，重者必死。

一、病本大虚而治以微补，药不及病，本无济益。若疑为误而改用消伐则死。

一、病有缓急，效有迟速。若以迟病而求速效，则未免易医，易医多则高明本少，庸浅极多，少不胜多，事必败矣。

一、任医须择贤者，而于危急之际，尤不可苟。若彼宵小之辈，惟妄炫已长，好翻人按，不幸遇之，多致淆惑是非，生命所系不浅。

一、经曰：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坚盛者伤于食。此本以阳明太阴之脉分言表里，而王叔和以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因致后人每以左脉辨外感，右脉辨内伤。岂左无内伤，而右无外感乎？谬甚！谬甚！

一、经曰：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

一、病人善服药者，闻其气，尝其味，便可觉宜否之优劣，固无待入腹而始知也。独悯乎无识无知者，但知见药服药，而不知药之为药；但知见医求医，而不知医之为医，亦可悲矣。

京师水火说（三十一）

水火者，养生之本。日用之物，用水火而不察其利病，则适足以伤人，而实人所不知也。故水品分差等，火性言优劣，固非欺我者也。姑无论其他，试以燕京之水火言之。凡水之佳者，得阳之气，流清而源远，气香而味甘；水之劣者，得阴之性，源近而流浊，气秽而味苦。而京师之水则有两种，曰甜水，曰苦水是也。即其甜者亦未甚佳，而其苦者乃为最劣。盖水之味苦者，以其多硷。试取墙间白霜，火之皆燃，水中所有，即此物也。即朴硝也。其性则五金八石皆能消化，因而命名曰硝。故善于推荡积滞，攻破癥坚。凡脾弱之人服之多泄，是所验也。使无其实，而朝夕用之以养生。吾恐人之脏腑，有更非五金八石之可比，其为潜消暗耗，剥人元气于罔觉之中，大有可畏者。或曰：未必然，果若所云，则吾未见斯地之乏人，亦未见斯地之皆病，何子之过虑也？予曰：噫，此正所谓罔觉也。请以寿夭而纪其验，则水土清甘之处，人必多寿，而黄发儿齿者，比比皆然；水土苦劣之乡，暗折天年，而耄耋期颐者，目不多见。虽曰寿乡未必全寿，夭乡未必皆夭。若以强者而滋养得宜，岂不更寿？弱者而饮食不佳，岂不更夭？远者不能概知，第以京师较之吾乡，则其寿夭之殊，不无大有径庭矣。职此之由，谓非水土之使然与？

又若火之良否，原自不同，故先王取用，四时有异。惟是京师用煤，必不可易。虽用煤之处颇多，而惟京师之煤，气性尤烈，故每熏人至死，岁岁有之，而人不能避者无他，亦以用之不得其法耳。夫京师地寒，房室用纸密糊，人睡火炕，煤多热于室内。惟其房之最小而最密者，最善害人。其故何也？盖以水性流下，下而不泄，则自下满而上；火性炎上，上而不泄，则自上满而下。故凡煤毒中人者，多在夜半之后，其气渐满，下及人鼻，则闭绝呼吸，昧然长逝，良可慨悯。凡欲避其毒者，惟看房室最密

之所，极为可虑。但于顶格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然总之窗隙不如顶格，为其透气之速也。设有中其毒者，必气闭声挣，不能自醒，速当呼之，饮以凉水，立可解救。或速令仆地，使其鼻吸地气，亦可解救。然待其急而救疗，恐有迟误而无济于事。孰若预有以防之为愈也。此京师水火之害，举京师而言，则他处可以类推矣。凡宦游京国及客处异地者，不可不知此二说，以为自珍之本。

医非小道记（三十二）

予出中年，尝游东藩之野，遇异人焉。偶相问曰：子亦学医道耶？医道，难矣。子其慎之。予曰：医虽小道，而性命是关，敢不知慎，敬当闻命。异人怒而叱曰：子非知医者也。既称性命是关。医岂小道云哉？夫性命之道，本乎太极，散于万殊。有性命然后三教立，有性命然后五伦生。故造化者，性命之炉冶也。道学者，性命之绳墨也。医药者，性命之赞育也。然而其义深，其旨博，故不有出人之智，不足以造达微妙。不有执中之明，不足以辨正毫厘。使能明医理之纲目，则治平之道如斯而已。能明医理之得失，则兴亡之机如斯而已。能明医理之缓急，则战守之法如斯而已。能明医理之趋舍，则出处之义如斯而已。洞理气于胸中，则变化可以指计，运阴阳于掌上，则隔垣可以目窥。修身心于至诚，实儒家之自治；洗业障于持戒，诚释道之自医。身心人己，理通于一，明于此者，必明于彼。善乎彼者，必善于斯。故曰：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必有真知，而后有真医。医之为道，岂易言哉。若夫寻方逐迹，龌龊庸庸，椒、硫杀疥，葱、薤散风，谁曰非医也？而缁衣黄冠，总称释道；矫言伪行，何非儒流？是泰山之与丘垤，河海之与行潦，固不可以同日语矣。又若阴阳不识，虚实误攻，心粗胆大，执拗偏庸，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之徒。殆又椒、硫、葱、薤之不若。小道之称，且不可当。又乌足与言医道哉！医道，难矣。医道，大矣。是诚神圣之首传，民命之先务矣。吾子其毋以草木相渺，必期进于精神相贯之区，玄冥相通之际，照终始之后先，会结果之根蒂，斯于斯道也。其庶乎为有得矣。子其勉之！予闻是教，惭悚应诺，退而皇皇者数月，恐失其训，因笔记焉。

病家两要说（三十三，一、忌浮言，二、知真医）

医不贵能愈病，而贵于能愈难病；病不贵于能延医，而贵于能延真医。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难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难病也。惟其事之难也，斯非常人之可知；病之难也，斯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后可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医，而后可疗非常之病。第以医之高下，殊有相悬。譬之升高者，上一层有一层之见，而下一层者不得而知之；行远者，进一步有一步之闻，而近一步者不得而知之。是以错节盘根，必求利器；阳春白雪，和者为谁？夫如是，是医之于医尚不能知，而矧夫非医者。昧真中之有假，执似是而实非；鼓事外之口吻，发言非难，挠反掌之安危，惑乱最易。使其言而是，则智者所见略同。精切者已算无遗策，固无待其言矣。言而非，则大隳任事之心，见几者宁袖手自珍，其为害岂小哉！斯时也，使主者不有定见，能无不被其惑而致误事者，鲜矣。此浮言之当忌也。又若病家之要，虽在择医，然而择医非难也，而难于任医；任医，非难也。而难于临事不惑，确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为更难也。倘不知此而偏听浮议，广集群医，则骐骥不多得，何非冀北驽群？帷幄有神筹，几见圯桥杰竖？危急之际，奚堪庸妄之误投；疑似之秋，岂可纷纭之错乱，一着之谬，此生付之矣。以故议多者无成，医多者必败。多何以败之？君子不多也。欲辨此多，诚非易也，然而尤有不易者，则正在知医一节耳。夫任医如任将，皆安危之所关。察之之方，岂无其道？第欲以慎重与否观其仁，而怯

懦者实似之；颖悟与否观其智，而狡诈者实似之；果敢与否观其勇，而猛浪者实似之；浅深与否观其博，而强辩者实似之。执拗者，若有定见。夸大者，若有奇谋。熟读几篇，便见滔滔不竭；道闻数语，谓非凿凿有凭。不反者，临涯已晚；自是者，到老无能。执两端者，冀自然之天功；废四诊者，犹瞑行之瞎马。得稳当之名者，有耽阁之误；昧经权之妙者，无格致之明。有曰专门，决非通达。不明理性，何物圣神？又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者，诚接物之要道，其于医也，则不可谓人己气血之难符；三人有疑，从其二同者，为决断之妙方。其于医也，亦不可谓愚智寡多之非类。凡此之法，何非征医之道，而征医之难，于斯益见。然必有小大方圆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矣。惟是皮质之难窥，心口之难辨，守中者无言，怀玉者不炫，此知医之所以为难也。故非熟察于平时，不足以识其蕴蓄；不倾信于临事，不足以尽其所长。使必待渴而穿井，斗而铸兵，则仓卒之间，何所趋赖？一旦有急，不得已而付之庸劣之手，最非计之得者。子之所慎斋战疾。凡吾侪同有性命之虑者，其毋忽于是焉。噫，惟是伯牙常有也，而钟期不常有；夷吾常有也，而鲍叔不常有。此所以相知之难，自古苦之，诚不足为今日怪。倘亦有因余言而留意于未然者，又孰非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之明哲乎。惟好生者略察之。

保 天 吟（三十四）

一气先天名太极，太极生生是为易。易中造化分阴阳，分出阴阳运不息。刚柔相荡立乾坤，剥复夬姤群生植，禀得先天成后天，气血原来是真的。阴阳气固可长生，龙虎飞腾失家宅。造化钟人果几多？谁道些须亦当惜。顾惜天真有两端，人己机关宜辨格，自治但存毋勉强，庄生最乐无心得。为人须慎保天和，岐伯深明无伐克，伐克从来性命仇，勉强分明元气贼。肤切根源未了然，养气修真亦何益？漫将斯语等浮云，道在路旁人不识，余今著此保天吟，愿效痴东奉佳客。

〔1〕“谓”原作“为”，据岳峙楼本改。
〔2〕“如”原作“而”，据岳峙楼本改。
〔3〕“谓”原作“为”，据岳峙楼本改。
〔4〕“同”原作“问”，据岳峙楼本改。
〔5〕“以”原作“于”，据岳峙楼本改。

卷之十从集

杂 证 谟

诸 风

经 义

《九宫八风篇》曰：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日冬至矣。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1]，后之则多旱。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风折树木，扬砂石，

各以其所主占贵贱。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肋腋骨下及肢节。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身湿。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两实一虚，病则为淋露寒热。犯其雨湿之地，则为痿。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

《岁露论》：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四时八风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暑则皮肤缓而腠理开。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虚邪，乃能伤人乎？少师答曰：不然。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也徐以迟。帝曰：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师曰：虽平居，其腠理开闭缓急，其故常有时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师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也。帝曰：愿闻三虚。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故论不知三虚，工反为粗。帝曰：愿闻三实。少师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帝曰：愿闻岁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师曰：此八正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蛰之宫，其至也。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风雨从南方来者，为虚风，贼伤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万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岁民少病。其以昼至者，万民懈惰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春之日，风从西方来，万民又皆中于虚风，此两邪相搏，经气结代者矣。故逢其风而遇其雨者，命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八正神明论》：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

《阴阳应象大论》曰：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

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风伤筋，燥胜风，风胜湿。

《风论》：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佚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胪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营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皆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帝曰：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愿闻其诊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痝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胪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玉机真藏论》曰：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病当三岁死。此病之次也。

《金匮真言论》：帝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

《调经论》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之，按之则痛。寒湿之伤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

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太阴阳明论》曰：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生气通天论》曰：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四时之气，更伤五脏。

《百病始生篇》：帝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脏，伤脏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寒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其淫泆，不可胜数。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其中于虚邪也，因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气有定舍，因处为名，上下中外，分为三员。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其痛之时息，大经乃代。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邪气淫泆，不可胜论。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刺节真邪论》曰：虚邪之中于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留而不去则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

《脉要精微论》曰：风成为寒热，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疠，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故中恶风者，阳受气也。

《寿夭刚柔篇》曰：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

《通评虚实论》曰：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风寒湿之病也。

《平人气象论》曰：面肿曰风。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刺志论》曰：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

《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

不举。

《五色篇》曰：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

《评热病论》：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帝曰：治之奈何？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帝曰：治之奈何？曰：以救俯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矣。

《病能论》：帝曰：有病身热解惰，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治之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

《骨空论》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其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大风颈项痛，刺风府，风府在上椎。大风汗出，灸谚语，谚语在背下侠脊傍三寸所。

《四时气篇》曰：疠风者，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

《热病篇》曰：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阳，后起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风痓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至真要大论》曰：厥阴司天，其化以风。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

《五常政大论》曰：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

《六元正纪大论》曰：厥阴所至，为风府，为璺启。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起，发屋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为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岩岫，佛之先兆也。

论古今中风之辨（共三条）

夫风邪中人，本皆表证，考之《内经》所载诸风，皆指外邪为言，故并无神魂昏愦，直视僵仆，口眼歪斜，牙关紧急，语言蹇涩，失音烦乱，摇头吐沫，痰涎壅盛，半身不遂，瘫痪软弱，筋脉拘挛，抽搐瘛疭，遗尿失禁等说。可见此等证候，原非外感风邪，总由内伤血气也。夫风自外入者，必由浅而深，由渐而甚，自有表证。既有表证，方可治以疏散。而今之所谓中风者则不然，但见有卒倒昏迷，神魂失守之类，无论其有无表邪，有无寒热，及有无筋骨疼痛等证，便皆谓之中风，误亦甚矣。虽《热病篇》有偏枯一证，曰：身偏不用而痛。此以痛痹为言，非今之所谓中风也。《阴阳别论》有曰：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此以经病为言，亦非所谓风也。继自越人、仲景，亦皆以外感言风，初未尝以非风言风也。迨至汉末华元化所言五脏之风，则稍与《内经》不同，而始有吐沫，身直口噤，筋急，舌强不能言，手足不遂等说，然犹不甚相远。再自隋唐以来，则巢氏《病源》、孙氏《千金》等方，以至宋元诸

家所列风证，日多日详，而是风非风始混乱莫辨，而愈失其真矣。故余悉采其要，列证如前。凡《内经》所不言者，皆不得谓之风证，即或稍有相涉，亦必以四诊相参，必其真有外感实邪，方可以风论治，否则误人不小也。

一、《难经》曰：伤寒有几，其脉有变否？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

详此《难经》之云中风者，本五种伤寒之一。又仲景曰：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由此观之，可见《内经》之凡言中风者，本以外感寒邪为言也，岂后世以内伤属风等证悉认之为外感中风耶？

一、仲景《要略》曰：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观仲景之论中风者如此。其所云半身不遂者，此为痹，乃指痛风之属为言。谓其由于风寒也。再如邪在皮肤，及在络、在经、入腑、入脏者，此谓由浅而深，亦皆以外邪传变为言也。惟喎僻吐涎二证，在《内经》诸风并无言及，而仲景创言之。故自唐宋以来，则渐有中经、中血脉、中腑、中脏之说。而凡以内伤偏枯、气脱、卒倒、厥逆等证，悉认为中风，而忘却真风面目矣。

论中风属风

风有真风、类风，不可不辨。凡风寒之中于外者，乃为风邪。如《九宫八风篇》之风占病候，《岁露论》之虚风实风，《金匮真言论》之四时风证，《风论》之脏腑中风，《玉机真脏论》之风痹、风痫、痹论，《贼风篇》之风邪为痹，《疟论》《岁露论》之疟生于风，《评热病论》之风厥、劳风，《骨空论》之大风，《热病篇》之风痉，《病能论》之酒风，《咳论》之感寒咳嗽，是皆外感风邪之病也。其有不由外感而亦各为风者。如病机所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之类。是皆属风而实非外中之风也。

何以见之？盖有所中者谓之中，无所中者谓之属。夫既无所中，何谓之属？此以五运之气，各有所主。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是皆以所属为言，而风之属于肝者，即此谓也。盖肝为东方之脏，其藏血，其主风，肝病则血病而筋失所养。筋病则掉眩强直之类无所不至，而属风之证百出，此所谓皆属于肝，亦皆属于风也。夫中于风者，即真风也；属于风者，即木邪也。真风者，外感之表证也；属风者，内伤之里证也，即厥逆内夺之属也。

夫曰中曰属，此在《内经》固已显然，各有所谓。即如年辰之属鼠属牛，岂即为牛为鼠乎？而后世不能明辨，遂致方论混传，表里误治。千古之弊，莫此为甚。第在《内经》则原无真中、类中之分，而王安道始有此论，予甚善之。第惜其辨有未尽，故复述之，以详其说。凡欲明此义者，但当于中风、属风、表证、里证四者之间。默而思之，当自见其真矣。

论河间中风说

河间《原病式》曰：凡人风病，多因热甚，而风燥者，为其兼化，以热为其主也。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由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皆为热甚故也。若病微则但僵仆，气血流通，筋脉不挛。缓者发过如故。或热气太甚，郁结壅滞，气血不能宣通，阴气暴绝，则阳气后竭而死。

据河间此论，谓非肝木之风，亦非外中之风，由乎将息失宜，此独得之见，诚然善矣。然皆谓为热甚，则不然也。凡将息失宜，五志过极，本属劳伤证也。而劳伤血气者，岂皆火证？又岂无阳虚病乎？经曰：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夫伤阴者，水亏也。伤阳者，火虚也。以虚作火，鲜不危矣。

又河间曰：其中腑者，面加五色，有表证，脉浮而恶寒，拘急不仁，皆曰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脏者，唇吻不收，舌不转而失音，鼻不闻香臭，耳聋而眼瞀，大小便闭结，皆曰中脏也。其治多难。大抵中腑者多著四肢，中脏者多滞九窍。若风中腑者，先以加减续命汤，随证发其表；若忽中脏者，则大便多秘涩，宜以三化汤通其滞。表里证已定，别无他证，故以大药和治之。

据此云脉浮恶寒，拘急不仁等证，本皆伤寒之类也。何又名为中腑？唇不收，舌不转，失音耳聋等证，本皆厥夺之类也。何又名为中脏？自中脏中腑之说并列为言，而内伤外感之证，斯无辨而混乱矣。且续命汤、三化汤之属，但可以散风寒，攻实热。若所云将息失宜者，岂尚堪治之以此？

论东垣中风说

东垣《发明》曰：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此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甚者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耳。治法当和脏腑，通经络，便是治风也。

据东垣年逾四旬气衰之说，其发明病机，切中病情，诚出诸贤之表者，余深服之。然忧、喜、忿、怒伤气者固有此疾，而酒色劳倦伤阴者尤多此疾。何以言之？盖气生于阳，形成于阴。余尝曰：察阳者，察其衰与不衰。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夫阳衰则气去，故神志昏乱；阴亏则形坏，故肢体废弛，此衰坏之谓也。所以此病多在四旬之外，正以其渐伤渐败，而至此始见其非外感，而总由内伤可知也。今以气脱形坏之病，顾可谓之风热而散之攻之也否乎？

又东垣曰：中血脉则口眼歪，中腑则肢节废，中脏则性命危，三治各不同。中血脉者，外有六经之形证，则从小续命汤加减。中腑者内有便溺之阻格，宜三化汤等通利之。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宜养血通气。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主之。

据东垣、河间之说，若有同者，若有异者。如云中腑中脏，本皆同也。而东垣又云中血脉，则稍异矣。又如续命汤，在河间则以治腑病，东垣则以治血脉；三化汤在河间用以治中脏，而东垣用以治中腑，则又异矣。此或因证施治，各有所宜，姑无论也。再如河间曰：此非肝木之风，亦非外中于风。东垣亦曰：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夫皆曰非风，而又皆曰中腑中脏，不知所中者为何物，则分明又指为风矣。夫既曰将息失宜，又曰气衰所致，本皆言其虚也。而治法皆用汗下，则分明又作实邪矣。此等名目混乱，泾渭不分，若曰是，若曰非，而含糊于可否之间，因致后学茫然莫知所宗。正以议论日多，不得其要，反滋千古疑窦，深可慨也。至若续命、三化等汤，恐亦非神衰形坏之人所能堪者。故凡读书稽古之士，宜加精究。勿谓古人之法如此，便可执而混用。

论丹溪中风说

丹溪曰：按《内经》以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惟刘河间作将息失宜，水不制火者极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所中者，但极少耳；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耳。

据丹溪引《内经》以下皆谓外中风邪之说，不知《内经》之凡言风者，皆以外感为言，原非后世之所谓中风也。观《难经》五种伤寒之意可知矣。而丹溪之言，岂得内经之本意乎？至若东南之人，只是湿痰生热，热生风，此仍述河间热甚之说，而非

风等证。岂皆热病？即云为痰，又岂无寒痰。而何以痰即生热，热即生风也？且非风则已，是风则南北俱有，若云东南寒少，未必杀人则可，而云风少则不可也。非痰则已，是痰亦南北俱有。若水土之外湿，东南虽多；而乳酪之内湿，则西北尤多也。虽痰之为物，本为湿动。然脾健则无，脾弱则有，而脾败则甚。是可见因病所以生痰，非因痰所以生病也。凡治失其本而欲望病愈者，未之有也。

又丹溪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属死血与瘀[2]血，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在右属痰属气虚，宜二陈汤、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

据丹溪此说，若乎近理，故人多信之，而不知其有不然也。夫人身血气，本不相离，焉得以左为血病，右为痰气耶？盖丹溪之意，以为肝属木而位左，肝主血也；肺属金而位右，肺主气也；脾属土而寄位西南，故亦在右，而脾主湿与痰也。然此以五行方位之序，言其理耳。岂曰西无木，东无金乎？且各经皆有左右，五脏皆有血气。即如胃之大络，乃出于左乳之下，则脾胃之气亦出于左。又岂左非脾，右非肝，左必血病，右必痰气乎？然则何以辨之？此惟《内经》以阴阳分血气，以左右言轻重，则至当也。经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又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又曰：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夫阳病者，即气病也。气本乎阳，而阴邪胜之则病也。阴病者，即血病也，血本乎阴，而阳邪胜之则病也。从者病轻，男病宜右，女病宜左也。逆者病重，男病畏左，女病畏右也。以此辨之，而再参以脉色，察其病因，则在气在血，或重或轻，斯得其真矣。若谓左必血病，右必痰气，则未免非痰治痰，非血治血，而诛伐无过，鲜不误矣。

论真中风

观刘宗厚《玉机微义》云：余尝居凉州，其地高阜，四时多风少雨，天气常寒，每见中风或暴死者有之。盖折风燥烈之甚也。时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风起自西北时，甘州城外路死者数人，余亦始悟《经》谓西北之折风伤人，至病暴死之旨不诬，丹溪之言有所本也。吁！医之不明运气、地理、造化、病机之微，而欲行通变之法者，难矣哉！

据此一说，是诚风之杀人也。然风气兼温，虽烈未必杀人，惟带寒威则杀人耳。矧以西北地寒，而塞风起于八月，则寒随风至，寒必彻骨。凡暴露之人，虽曰中风，而不知实中阴寒之毒也。此在强者固能支持，弱者焉得不死。然亦以所遇之异，故特纪。若此方是真中风邪，则亦百十年间始或仅遭一二。而此证之不多见者，从可知矣。此外如贼风虚邪之伤人，则岁岁有之，处处有之，是无非外感之病，未闻有因外感而卒然昏愦致死也。矧今人之所谓中风者，或于寂然无风之时，或于食饮严密之处，素无外感而忽然运仆，忽然偏废。此其是风非风，又可知矣。而尽以风治，其能堪哉！

论续命等汤

按历代相传治中风之方，皆以续命等汤为主。考其所自，则始于《金匮要略》附方中有《古今录验》续命汤，然此必宋时校正之所增，而非仲景本方也。此自隋唐以来，则孙氏《千金方》乃有小续命、大续命、西川续命、排风等汤，故后世宗之。无不以此为中风主治矣。夫续命汤以麻黄为君，而以姜、桂并用，本发散外邪之佳方也。至小续命、大续命、西川续命等汤，则复加黄芩以兼桂、附，虽曰相制，而水火冰炭，道本不同，即有神妙，终非余之心服者。其他无论，独怪乎河间、东垣、丹溪三子者，既于中风门皆言此病非风矣，而何于本门皆首列小续命汤，而附以加减之法。曰：无汗恶寒，麻黄续命汤；有汗恶风无热，桂枝续命汤；有汗身热不恶寒，白虎续命汤；有汗身热不恶风，葛根续命汤；无汗身凉，附子续命汤。若此诸法，但用治外感则可，用治内伤则不可。而三子之卷卷不舍者，皆此数方，又何前后之言不相应耶？再如大秦艽等汤，在《机要》《发明》俱云：治中风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如是血

弱不能养筋，宜养血而筋自荣，以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主之。夫秦艽汤虽有补血之药，而寒散之剂居其半。夫既无六经之外邪，而用散何为也？既无阻隔之火邪，而用寒何为也？寒散既多，又果能养血气而壮筋骨乎？秦艽汤且不可，愈风汤则尤其不可者也。吾不知用此法者，果出何意？

论治中风（共三条）

凡治风之法，宜察浅深虚实及中经中脏之辨。盖中经者，邪在三阳，其病犹浅；中脏者，邪入三阴，其病则甚。若在浅不治，则渐入于深；在经不治，则渐入于脏，此浅深之谓也。又若正胜邪者，乃可直攻其邪；正不胜邪者，则必先顾其本，此虚实之谓也。倘不知此，则未有不致败者。

一、大风大寒直中三阴致危者，必用《金匮》续命汤去石膏治之。若风寒在经，而头疼恶寒，拘急身痛者，宜麻黄汤、麻桂饮随证加减主之。甚者亦宜续命汤。若头疼有汗恶风者，宜桂枝汤，或五积散。若风邪在经，热多寒少，而为偏枯疼痛发热者，宜大秦艽汤主之。甚者，愈风汤亦可。

一、风寒诸病，无非外感证也。如轻浅在肺者，则为伤风。稍深在表里之间者，则为疟疾。留连经络者，则为寒热往来。遍传六经，彻内彻外者，则为伤寒、瘟疫。久留筋骨者，则为风痹、痛风，或为偏风。风热上壅者，则为大头时毒。风湿相搏者，则为大风、疠风。浮在肌肤者，则为斑疹、疮毒。感在岭南者，则为瘴气。凡此者皆外感风寒之病，俱有门类，方论具载各条。舍此之外，但无表证者，均不得指为风也。

述古治权变

许胤宗治唐柳太后病风，脉沉欲脱，云：服汤药无及矣。即以黄芪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薰薄之。是夕果语，更药之而愈。

王克明治卢州王守道风噤不能语，以炽炭烧地热，洒以药汤，置病者于上，须臾小苏。若此二者，以病至垂危，药不能及，亦治风之权变也。

诸风论列方

麻黄汤（散一） 桂枝汤（散九） 麻桂饮（新散七） 愈风汤（散五六） 排风汤（散百五） 五积散（散三九） 续命汤（散五一） 小续命汤（散五二） 大续命汤（散五三） 大秦艽汤（和二四五）

论外备用方

二丹丸（补一五六 养阴血） 黄芪丸（补一五五 虚风） 八风散（和二百四十 风邪上盛） 省风汤（和二三九 风痰） 清心散（和二四九 风痰） 琥珀寿星丸（和百十三 风痰） 涤痰汤（和二四八 风痰） 四白丹（和二五四 清气消风） 顺风匀气散（和二四二 行气疏风） 薏苡仁汤（和二四七 中风流注） 虎骨散（和二百五十 半身不遂） 防风通圣散（攻十六 风热便结） 三化汤（攻二九 邪实中焦） 胃风汤（散五七 虚风面肿） 秦艽升麻汤（散五五 阳明中风） 地黄散（散五八 阴虚中风） 续命煮散（散五四 补虚散风） 十味锉散（热四九 血弱身痛） 养正丹（热一八九 痰涎上壅） 养血当归地黄汤（和二四六 血少拘挛）

---

〔1〕“雨”原作“风”，据《灵枢》改。

〔2〕“瘀”原作“无”，据《丹溪心法》改。

卷之十一从集

杂 证 谟

非 风

论 正 名（共二条）

非风一证，即时人所谓中风证也。此证多见卒倒，卒倒多由昏愦。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而古今相传，咸以中风名之，其误甚矣。故余欲易去中风二字，而拟名类风，又欲拟名属风。然类风、属风，仍与风字相近，恐后人不解，仍尔模糊，故单用河间、东垣之意，竟以非风名之。庶乎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矣。

一、凡诊诸病，必先宜正名。观《内经》诸篇所言风证，各有浅深脏腑虚实寒热之不同，前义已详，本皆历历可考也。若今人之所谓中风者，则以《内经》之厥逆，悉指为风矣，延误至今，莫有辨者。虽丹溪云：今世所谓风病，大率与痿证混同论治，此说固亦有之。然何不云误以厥逆为风也。惟近代徐东皋有云：痉厥类风，凡尸厥、痰厥、气厥、血厥、酒厥等证，皆与中风相类。此言若乎近之，而殊亦未善也。使果风厥相类，则凡临是证者，曰风可也，曰厥亦可也，疑似未决，将从风乎？将从厥乎？不知《经》所言者，风自风，厥自厥也。风之与厥，一表证也，一里证也。岂得谓之相类耶？奈何后人不能详察经义，而悉以厥证为风。既名为风，安得不从风治。既从风治，安得不用散风之药。以风药而散厥证，所散者非元气乎？因致真阴愈伤，真气愈失，是速其死矣。若知为厥，则原非外感，自与风字无涉，此名之不可不正，证之不可不辨也。但名得其正，又何至有误治之患。诸厥证义详后厥逆本门，当与此门通阅。

论有邪无邪

凡非风等证，在古人诸书，皆云气体虚弱，荣卫失调，则真气耗散，腠理不密，故邪气乘虚而入。此言感邪之由，岂不为善，然有邪无邪，则何可不辨。夫有邪者，即伤寒疟痹之属；无邪者，即非风衰败之属。有邪者，必或为寒热走注，或为肿痛偏枯，而神志依然无恙也；无邪者，本无痛苦寒热，而肢节忽废，精神言语倏尔变常也。有邪者，病由乎经，即风寒湿三气之外侵也；无邪者，病出乎脏，而精虚则气去，所以为眩运卒倒，气去则神去，所以为昏愦无知也。有邪者，邪必乘虚而入，故当先扶正气，但通经逐邪之品不得不用以为佐；无邪者，救本不暇，尚可再为杂用以伤及正气乎。

论 肝 邪

凡五脏皆能致病，而风厥等证何以独重肝邪，且其急暴之若此也？盖人之所赖以生者，惟在胃气，以胃为水谷之本也。故《经》云：人无胃气曰死，脉无胃气亦死。夫肝邪者，即胃气之贼也，一胜一负，不相并立。凡此非风等证，其病为强直掉眩之类，皆肝邪风木之化也。其为四肢不用，痰涎壅盛者，皆胃败脾虚之候也。然虽曰东方之实，又岂果肝气之有余耶？正以五阳俱败，肝失所养，则肝从邪化，是曰肝邪。故在阴阳类论以肝脏为最下者，正谓其木能犯土，肝能犯胃也。然肝邪之见，本由脾肾之虚，使脾胃不虚，则肝木虽强，必无乘脾之患；使肾水不虚，则肝木得养，又何有强直之虞。所谓胃气者，即二十五阳也，非独指阳明为言也。所谓肾水者，即五脏六腑之精也，非独指少阴为言也。然则真阳败者真脏见，真阴败者亦真脏见，凡脉证之见真脏者，俱为危败之兆。所谓真脏者，即肝邪也，即无胃气也，此即非风、类风之病之大本也。

论 气 虚

凡非风卒倒等证，无非气脱而然。何也？盖人之生死，全由乎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此致病之本也。再或内外劳伤，复有所触，以损一时之元气，或以年力衰迈，气血将离，则积损为颓，此发病之因也。盖其阴亏于前，而阳伤于后，阴陷于下，而阳乏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尔昏愦，卒然仆倒，此非阳气暴脱之候乎。故其为病而忽为汗出者，营卫之气脱也。或为遗尿者，命门之气脱也。或口开不合者，阳明经气之脱也。或口角流涎者，太阴脏气之脱也。或四肢瘫软者，肝脾之气败也。或昏倦无知、语言不出者，神败于心，精败于肾也。凡此皆冲任气脱，形神俱败而然，故必于中年之后，乃有此证。

何今人见此，无不指为风痰而治从消散。不知风中于外，痰郁于中，皆实邪也。而实邪为病，何遽令人暴绝若此？且既绝如此，尚堪几多消散？而人不能悟，良可哀也。观东垣云：气衰者多有此疾，诚知要之言也。奈后人不明其说，但以东垣为主气。又岂知气之为义乎？故凡治卒倒昏沉等证，若无痰气阻塞，必须以大剂参附峻补元气。以先其急，随用地黄、当归、甘杞之类，填补真阴，以培其本。盖精即气之根，气生于下，即向生之气也。经曰：精化为气，即此之谓。舍是之外，他无实济之术矣。虽然，夫以养生失道而病令至此，败坏可知，犹望复全，诚非易也。第治得其法，犹可望其来复，若误治之，则何堪再误哉。

论 痰 之 本

凡非风之多痰者，悉由中虚而然。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肾，其标在脾。在肾者，以水不归原，水泛为痰也；在脾者，以食饮不化，土不制水也。不观之强壮之人，任其多饮多食，则随食随化，未见其为痰也。惟是不能食者，反能生痰，此以脾虚不能化食，而食即为痰也。故凡病虚劳者，其痰必多，而病至垂危，其痰益甚，正以脾气愈虚，则全不能化，而水液尽为痰也。然则，痰之与病，病由痰乎？痰由病乎？岂非痰必由于虚乎。可见天下之实痰无几，而痰之宜伐者亦无几。故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矣。治痰诸法见后及详痰饮本门。

论经络痰邪

余尝闻之俗传云：痰在周身，为病莫测。凡瘫痪瘛疭，半身不遂等证，皆伏痰留滞而然。若此痰饮岂非邪类？不去痰邪，病何由愈？余曰：汝知痰之所自乎？凡经络之痰，盖即津血之所化也。使果营卫和调，则津自津，血自血，何痰之有？惟是元阳亏损，神机耗败，则水中无气，而津凝血败，皆化为痰耳。此果痰也，果精血也？岂以精血之外，而别有所谓痰者耶？若谓痰在经络，非攻不去，则必并精血而尽去之。庶乎可也。否则，安有独攻其痰，而津血自可无动乎？津血复伤，元气愈竭，随去随化，痰必愈甚。此所以治痰者不能尽，而所尽者惟元气也。矧复有本无痰气，而妄指为痰以误攻之者，又何其昧之甚也。故凡用治痰之药，如滚痰丸、清气化痰丸、搜风顺气丸之类，必其元气无伤，偶有壅滞，而或见微痰之不清者。乃可暂用分消，岂云无效。若病及元气，而但知治标，则未有不日用而日败者矣。

论 治 痰（共四条）

治痰之法，凡非风初病而痰气不甚者，必不可猜其为痰。而妄用痰药，此大戒也。若果痰涎壅盛，填塞胸膈，汤液俱不能入，则不得不先开其痰，以通药食之道。而开痰之法，惟吐为捷。如古方之独圣散、茶调散、稀涎散之属，皆吐痰之剂也。但恐元气大虚，不能当此峻利之物，或但用新方之吐法为妥，或用牛黄丸、抱龙丸之类，但使咽喉气通，能进汤饮即止，不可尽攻其痰，致令危困，则最所当慎。以故治痰之法，

又必察其可攻与否，然后用之，斯无误也。若其眼直咬牙，肢体拘急，面赤，强劲有力者，虽见昏沉，亦为可治。先用粗筋之类，挖开其口，随以坚实笔斡撑住牙关，乃用淡淡姜盐汤徐徐灌之。然后以中食二指探入喉中，徐引其吐。若指不能入，则以鹅翎醮汤代指探吐亦可。如是数次，得吐气通，必渐苏矣。然后酌宜可以进药，此治实痰壅滞之法也。

一、若死证已具，而痰声漉漉于喉间者，吐亦无益，不必吐也。若痰气盛极而不能吐者，亦不治之证也。又凡形气大虚者，忌用吐法，是皆不可攻者也。

一、凡形证已定而痰气不甚，则万勿治痰。但当调理气血，自可渐愈。如果痰涎未清，则治痰之法当分虚实。若气不甚虚，而或寒或湿生痰者，宜六安煎，二陈汤主之。因火为痰者，宜清膈饮及竹沥、童便；火甚者，抽薪饮主之。脾虚兼呕而多痰者，六君子汤，或五味异功散。阴气不足，多痰兼燥而咳者，金水六君煎。阴虚水泛为痰者，六味丸、八味丸酌而用之。或为汤亦妙。脾肾虚寒，不能运化而为痰者，不必兼治痰气，只宜温补根本。若中气虚者，理中汤或温胃饮；阴不足者，理阴煎之类最佳。

一、薛立斋曰：若脾气亏损，痰客中焦，闭塞清道，以致四肢百骸发为诸病者，理宜壮脾气为主，兼佐以治痰，则中气健而痰涎自化。非补中益气，参术二陈之类不能治。最忌行气化痰及倒仓之法。

论寒热证（共二条）

凡非风口眼歪斜，有寒热之辨。在经曰：足阳明之筋，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此经以病之寒热言筋之缓急也。然而血气无亏，则虽热未必缓，虽寒未必急，亦总由血气之衰可知也。尝见有引《内经》之意而曰：偏于左者，以左寒而右热；偏于右者，以右寒而左热，诚谬言也。不知偏左者，其急在左，而右本无恙也；偏右者亦然。故无论左右，凡其拘急之处，即血气所亏之处也。以药治者，左右皆宜从补。以艾治者，当随其急处而灸之。盖经脉既虚，须借艾火之温以行其气，气行则血行，故筋可舒而歪可正也。凡诸灸法，有言左灸右，右灸左者。此亦《内经·缪刺论》之法，从之亦无不可。至若经言寒热，则凡如唇缓流涎，声重，语迟含糊者，是皆纵缓之类。纵缓者多由乎热，而间亦有寒者，气虚故也。歪斜牵引，抽搐反张者，皆拘急之类。拘急者多由乎寒，而间亦有热者，血虚故也。盖经所言者，言理之常，余所言者，言病之变，亦无非理也。使读经不明理，必反害经意矣。故临此证者，不可不加之详审。

一、非风瘛疭等证，亦有寒热之辨。观之经曰：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此固其常也。然寒热皆能拘急，亦皆能弛纵，此又不可不知。如寒而拘急者，以寒盛则血凝，血凝则滞涩，滞涩则拘急，此寒伤其营也。热而拘急者，以火盛则血燥，血燥则筋枯，筋枯则拘急，此热伤其营也。又若寒而弛纵者，以寒盛则气虚，气虚则不摄，不摄则弛纵，此寒伤其卫也。热而弛纵者，以热盛则筋软，筋软则不收，不收则弛纵，此热伤其卫也。以此辨之，岂不明析，且或寒或热，必有脉证可据，但宜因证而治之。若病无寒热，则当专治血气无疑矣。

论治血气（共二条）

凡非风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及四肢无力，掉摇拘挛之属，皆筋骨之病也。夫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亏损，不能滋养百骸，故筋有缓急之病，骨有痿弱之病，总由精血败伤而然。即如树木之衰，一枝津液不到，即一枝枯槁，人之偏废亦犹是也。经曰：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今其偏废如此，岂非血气衰败之故乎？临川陈先生曰：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盖谓肝邪之见，本由肝血之虚，肝血虚同燥气乘之，而木从金化，风必随之，故治此者，只当养血以除燥，则真阴复而假风自散矣。若用风药，则风能胜湿，血必愈燥，大非宜也。

一、偏枯拘急痿弱之类，本由阴虚，言之详矣。然血气本不相离，故阴中有气，阴中亦有血。何以辨之？夫血非气不行，气非血不化。凡血中无气，则病为纵缓废弛；气中无血，则病为抽掣拘挛。何也？盖气主动，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则不能举矣；血主静，无血则不能静，不能静则不能舒矣。故筋缓者，当责其无气；筋急者，当责其无血。无血者宜三阴煎，或大营煎、小营煎之类主之。无气者宜五福饮、四君子汤、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其与痿证之不动，痛风之不静者，义稍不同，详列本门。

非风诸证治法（共十二条）

凡非风证未有不因表里俱虚而病者也，外病者病在经。内病者，病在脏。治此之法，只当以培补元气为主。若无兼证，亦不宜攻补兼施，徒致无益。盖其形体之坏，神志之乱，皆根本伤败之病，何邪之有？能复其元，则庶乎可望其愈。

一、初病卒倒，危急不醒，但察其有无死证。如无死证，而形气不脱，又无痰气，但扶定掐其人中，自当渐醒，或以白汤、姜汤徐徐灌之，亦可待其苏醒，然后察证治之。若无痰无气，而息微色白，脉弱暴脱者，急以独参汤或淡姜汤灌之俱可。若其有痰甚者，以前治痰法吐之；其痰不甚，或以白汤调抱龙丸一丸，以暂开其痰。无痰声者不可用。若因气厥昏沉而气壅喘满，气闭不醒者，则用淡姜汤调苏合丸一丸，以暂开其气。若气不壅满者不可用。其有久之不醒，或牙关不能开者，则以半夏或牙皂、细辛之类为末，少许吹入鼻中。有嚏者可治，无嚏者不可治；或以皂荚为末，捻纸烧烟冲入鼻中亦可。

一、人于中年之后，多有此证，其衰可知。经云：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正以阴虚为言也。夫人生于阳而根于阴，根本衰则人必病，根本败则人必危矣。所谓根本者，即真阴也。人知阴虚惟一，而不知阴虚有二：如阴中之水虚，则多热多燥，而病在精血；阴中之火虚，则多寒多滞，而病在神气。若水火俱伤，则形神俱弊，难为力矣。火虚者，宜大补元煎、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庶可以益火之源；水虚者，宜左归饮、左归丸、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庶可以壮水之主。若气血俱虚，速宜以大补元煎之类，悉力挽回，庶可疗也。凡多热多火者忌辛温，及参术姜桂之类，皆不宜轻用；多寒多湿者忌清凉，如生地、芍药、麦冬、石斛之类，皆非所宜。若气虚卒倒，别无痰火气实等证，而或者妄言中风，遽用牛黄丸、苏合丸之类再散其气，则不可救矣。

一、非风有火盛而病者，即阳证也。火甚者，宜专治其火，以徙薪饮、抽薪饮、白虎汤之类酌而用之。火微者，宜兼补其阴，以一阴煎、二阴煎、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凡治火之法，但使火去六七，即当调治其本。然阳盛者阴必病，故治热必从血分。甚者用苦寒，微者用甘凉，欲其从乎阴也。

一、非风有寒盛而病者，即阴证也，专宜益火。寒微者，宜温胃饮、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寒甚者宜右归饮、回阳饮、理中汤、四逆汤之类主之。然寒胜者阳必病，故治寒之法，必从气分而从乎阳也。如阳脱寒甚者，仍宜灸关元、气海、神阙，以回其阳气。

一、非风眩运，掉摇惑乱者，总由气虚于上而然。经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倾，目为之苦眩。又曰：上虚则眩，此明训也。凡微觉此证，即当以五福饮之类培其中气；虚甚者，即宜用大补元煎，或十全大补汤之类治之。否则，卒倒之渐所由至也。丹溪曰：无痰不作运。岂眩运者必皆痰证耶？此言最为不妥，别有详义，见眩运门。

一、非风麻木不仁等证，因其血气不至，所以不知痛痒。盖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麻木不已，则偏枯痿废渐至日增，此魄虚之候也。经曰：痱之为病，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此即其类，而但有微甚

之辨耳。又经曰：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亦此类也。故凡遇此证，只宜培养血气，勿得误认为痰。

一、夏月卒倒，忽患非风抽搐等证，此火克金，热伤气而然。即今人之所谓暑风也。气虚者宜用参芪，或十味香薷饮亦可。若水不制火而多烦渴者，宜生脉散，或人参竹叶石膏汤。若火独盛者，宜瓜水绿豆饮，或用芩连之属，暂解其热。若单由伤气而无火者，宜独参汤，或四君子汤。若伏阴在内，而阳虚气脱者，必用附子理中汤，或六味回阳饮之类，放胆用之。勿谓夏月忌温热，此不达之言也。

一、肥人多有非风之证，以肥人多气虚也。何以肥人反多气虚？盖人之形体，骨为君也，肉为臣也。肥人者，柔胜于刚，阴胜于阳者也。且肉以血成，总皆阴类，故肥人多有气虚之证。然肥人多湿多滞，故气道多有不利。若果痰气壅滞，则不得不先为清利，宜于前治痰之法随宜暂用。若无痰而气脱卒倒者，必宜四君、六君、或十全大补汤、大补元煎之类主之。

一、非风烦热自汗，小水不利者，不可以药利之。盖津液外泄，小水必少，若再用渗利，则阴水愈竭，无以制火，而躁烦益甚，但使热退汗止，则小水自利也。况自汗者多属阳明之证，亦忌利小便。宜生脉散、一阴煎之类主之，火甚者，宜加减一阴煎。

一、非风遗尿者，由肾气之虚脱也，最为危证。宜参、芪、归、术之类补之是矣。然必命门火衰，所以不能收摄，其有甚者，非加桂附，终无济也。

一、尸厥、酒厥、痰厥、气厥、血厥之属，今人皆谓之中风，而不知总属非风也，俱详后厥逆本门。

论用药佐使

凡非风而有兼证者，则通经佐使之法本不可废。盖其脉络不通，皆由血气，血气兼证，各有所因：如因于风者必闭郁。因于寒者必凝涩。因于热者必干涸。因于湿者必壅滞。因于虚者必不运行。诸如此者，皆能阻塞经络，此佐使之法所以亦有不同也。凡风闭者，宜散而通之，如麻黄、桂枝、柴胡、羌活、细辛、白芷之属是也。寒凝者，宜热而通之，如葱、椒、桂、附、干姜之属是也。热燥者，宜凉而通之，如芩、连、栀、柏、石膏、知母之属是也。湿滞者，宜温利而通之，如苍术、厚朴、茵陈、草蔻、五苓之属是也。血滞者，宜活而通之，如芎、归、牛膝、红花、桃仁、大黄、芒硝之属是也。气滞者，宜行而通之，如木香、香附、乌、沉、枳、藿之属是也。痰滞者，宜开而通之，如南星、半夏、牛黄、天竺黄、朱砂、海石、玄明粉之属是也。气血虚弱者，宜温补而通之，如参、芪、归、术、熟地、枸杞、杜仲、牛膝之属是也。凡此通经之法，若乎尽矣，然虚实之异犹当察焉。盖通实者，各从其类。使无实邪，而妄用通药，则必伤元气，反为害矣。通虚者，则或阴或阳，尤当知其要也。如参芪所以补气。而气虚之甚者，非姜附之佐，必不能追散失之元阳；归地所以补精血，而阴虚之极者，非桂附之引，亦不能复无根之生气。寒邪在经，而客强主弱，非桂附之勇则血脉不行，寒邪不去。痰湿在中而土寒水泛者，非姜附之暖，则脾肾不健，痰湿不除。此通经之法，大都实者可用寒凉，虚者必宜温热也。但附子之性，刚勇而热，凡阴虚水亏而多热多燥者，自非所宜；若无燥热，但涉阳虚，而诸药有不及者，非此不能达也。古人云：附子与酒同功，义可知矣。今人谓附子有毒，多不敢用，不知制用得宜，何毒之有？此诚奇品，其毋忽之。

辨经脏诸证（共五条）

凡非风等证，当辨其在经在脏。经病者轻浅可延，脏病者深重可畏。经病者病连肢体，脏病者败在神气。虽病在经者无不由中，而表里微甚则各有所主。此经脏之不可不辨也。然在经在脏，虽有不同，而曰阴曰阳，则无不本乎气血。但知气血之缓急，

知阴阳之亏胜，则尽其善矣。若必曰某脏某经，必用某方某药，不知通变，多失其真。故凡凿执之谈，每有说得行不得者，正以心之所至，口不能宣也，必也知几知微，斯足称神悟之品。

一、经病之轻证：皮毛枯涩，汗出，眩运，鼻塞者，肺之经病。血脉不荣，颜色憔悴者，心之经病。肌肉消瘦，浮肿不仁，肉瞤筋惕，四肢不用者，脾之经病。筋力疲困，拘急掉瘛，胁肋胀痛者，肝之经病。口眼歪斜者，足阳明及肝胆经病。骨弱无力，坐立不能者，肾之经病。

一、经病之危证：皮腠冰冷，滑汗如油，畏寒之甚者，肺之经病。舌强不能言者，心肾经病。唇缓口开手撒者，脾之经病。眼瞀昏黑无见，筋痛之极者，肝肾经病。耳聋绝无闻，骨痛之极者，肾之经病。反张戴眼，腰脊如折者，膀胱经病。

一、脏病之稍轻证：咳嗽微喘，短气，悲忧不已者，病在肺脏。言语无伦，神昏多笑，不寐者，病在心脏。腹满少食，吐涎呕恶，吞酸嗳气，谵语多思者，病在脾胃。胸胁气逆，多惊多怒者，病有肝胆。少腹疼痛，二便不调，动气上冲，阴痿，呻吟多恐者，病在肾脏。

一、脏病之危证：气大急大喘，或气脱失声，色灰白或紫赤者，肺肾气绝。神脱色脱，昏沉不醒，色赤黑者，心脏气绝。痰涎壅极，吞吐不能，呃逆不止，腹胀之极，色青黑者，脾胃气绝。眼闭不开，急躁扰乱，懊侬囊缩，色青灰白者，肝脏气绝。声喑不出，寒厥不回，二便闭不能通，泄不能禁者，肾脏气绝。

不 治 证

凡非风口开眼闭，手撒遗尿，吐沫直视，声如鼾睡，昏沉不醒，肉脱筋痛之极，发直，摇头上窜，面赤如装，或头重，面鼻山根青黑，汗缀如珠，痰声漉漉者，皆不治。

一、非风之脉，迟缓可生，急数弦大者死。

述 古（共二条，是皆风门论治，故列于此）

华元化曰：风之厥，皆由中于四时不从之气，故为病焉。有瘾疹者，有偏枯者，有失音者，有历节者，有癫厥者，有疼痛者，有聋瞽者，有疮癞者，有胀满者，有喘乏者，有赤白者，有青黑者，有瘙痒者，有狂妄者，皆起于风也。其脉浮虚者，自虚而得之。实大者，自实而得之。弦紧者，汗出而得之。喘乏者，饮酒而得之。癫厥者，自劳而得之。手足不遂，语言謇涩[1]者，房中而得之。瘾疹者，自卑[2]湿而得之。历节疼痛者，因醉犯房而得之。聋瞽[3]疮癞者，自五味饮食、冒犯禁忌而得之。千端万状，莫离于五脏六腑而生矣。

薛立斋曰：前证若因肾虚阴火而肝燥者，宜用六味地黄丸生肾水，滋肝血。若因怒动肝火而血耗者，用四物加柴、栀、丹皮、茯苓以清肝火，生肝血。若因脾经郁结而血耗者，用归脾、四物二汤以补脾气，生肝血。若脾气虚而痰滞者，用二陈加白术、柴胡，健脾以化痰。若因脾虚湿而风痰不利者，用二陈加南星、苍术、防风，胜湿以化痰。若脾经郁而滞者，用归脾汤加柴胡　半夏。若肾经败液为痰者，用六味丸。

灸 法

凡用灸法，必其元阳暴脱，及营卫血气不调，欲收速效，惟艾火为良。然用火之法，惟阳虚多寒，经络凝滞者为宜。若火盛金衰，水亏多燥，脉数发热，咽干面赤，口渴便热等证，则不可妄加艾火。若误用之，必致血愈燥而热愈甚，是反速其危矣。

一、凡灸法，头面上艾炷宜小不宜大，手足上乃可粗也。又须自上而下，不可先灸下，后灸上。

灸非风卒厥危急等证：

神阙：用净盐炒干，纳于脐中令满，上加厚姜一片盖定，灸百壮至五百壮，愈多愈妙。姜焦则易之。或以川椒代盐；或用椒于下，上盖以盐，再盖以姜灸之，亦佳。

丹田、气海：二穴俱连命门，实为生气之海，经脉之本，灸之皆有大效。

灸非风连脏，气塞涎上，昏危不语等证：

百会、风池、大椎、肩井、曲池、间使、足三里。

灸口眼歪斜：

听会（灸眼）、客主人（灸眼）、颊车（灸口）、地仓（灸口）、承浆（灸口）、合谷。

灸手足不遂，偏枯等证：

百会、肩髃、曲池、风市、环跳、足三里、绝骨（即悬钟）。

华元化曰：心风者，宜灸心俞。肺风者，宜灸肺俞。脾风者，宜灸脾俞。肝风者，宜灸肝俞。肾风者，宜灸肾俞。又治阳脱灸法，见热阵四十六。

非风论列方

四君子汤（补一） 六君子汤（补五）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大补元煎（新补一） 五福饮（新补六） 五味异功散（补四） 大营煎（新补十四） 小营煎（新补十五）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四物汤（补八） 归脾汤（补三二）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二阴煎（新补十） 一阴煎（新补八）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三阴煎（新补十一） 四逆汤（热十四） 十味香薷饮（和一七一） 独参汤（补三五） 生脉散（补五六）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温胃饮（新热五）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六味丸（补百二十）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八味丸（补一二一） 二陈汤（和一） 六安煎（新和二） 白虎汤（寒二）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绿豆饮（新寒十四） 抱龙丸（小八五） 牛黄丸（和三六五） 苏合丸（和三七一） 吐法（新攻一） 独圣散（攻百六） 茶调散（攻百七） 稀涎散（攻四三） 人参竹叶石膏汤（寒五）

论外备用方

参附汤（补三七） 术附汤（补四一） 《神效》黄芪汤（补四八 麻木） 人参膏（补一六三） 地黄饮子（补九九） 青州白丸子（和百十二 痰气） 三生饮（热九四 痰盛） 愈风丹（和二七四 血气受邪） 易老天麻丸（和二七五 血虚受邪） 交加散（和二五二 血虚经闭） 三建汤（热四二 阴厥） 神应养真丹（和三一三 瘫痪） 通关散（因九八） 续断丸（和三百六 脚病） 酒浸牛膝丸（和三百八 腰脚无力） 调元健步丸（和三一一 下步无力）

厥 逆

经 义（并附释义）

《脉解篇》曰：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

详本篇之言厥者，以其内夺，谓夺其五内之精气也。喑，声不能出也。俳，肢体偏废也。今人见此，必皆谓之中风，而不知由于内夺，由于肾虚。盖声出于肺而本乎肾，形强在血而本乎精，精气之本皆主于肾，故少阴不至则为厥。又《调经论》曰：志不足则厥。《本神篇》曰：肾气虚则厥。观此诸论，则非风之义可知矣。故凡治此者，当以前非风证治第三条等法主之。

《调经论》：岐伯曰：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帝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今夫子乃言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岐伯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气并为血虚，血并为气虚，此阴阳之偏败也。今其气血并走于上，则阴虚于下，而神气无根，是即阴阳相离之候，故致厥脱而暴死。复反者轻，不反者甚。此正时人所

谓卒倒暴仆之中风，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风，而不知实由于下虚也。然上实者，假实也，其有甚者，亦宜稍为清理；下虚者，若无实邪可据，则速当峻补其下。

《阳明脉解篇》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观本篇之连经连脏，本以厥逆为言，何其明显平正。盖连经者病在肌表，故轻而生；连脏者病在根本，故重而死。既知此为厥逆，则凡卒倒暴仆等证，其非风也可知，而河间诸公，皆以中腑中脏为言，则是风非风始混乱而莫辨矣。

《大奇论》曰：脉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

《解精微论》曰：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

详此二论，云脉至如喘者，谓脉之急促如喘，此血气败乱之候。故致暴厥不言，即今人所谓中风不语之属也。云阳并于上，阴并于下，此即上热下寒，水火不交之候，故为目无所见，即中风昏眩之属也。不语者，责在肺肾。昏眩者，责在肝脾。暂见者，气复则苏。阴败者，最危之候。俱当按法如前而救其本。

《癫狂篇》[4]曰：厥逆为病也，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若将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暖取足少阴，清取足阳明。清则补之，温则泻之。

暴清，即暴冷也。若裂若切，谓其懊侬痛楚，莫可名状，此即所谓躁扰烦乱之中风也。有火者，多温热而脉洪大，宜清阴中之火；有痰者，多喘壅而脉滑实，宜开上焦之痰；无火无痰，多寒凉而脉涩弱，宜补其元气。凡证有若此而兼之昏乱不醒者，此真连脏之甚者也。多不可治。

《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此云煎厥者，即热厥之类。其因烦劳而病积于夏，亦今云暑风之属也。若见抽搐痰涎卒倒者，当即以前暑风之法治之。薄厥者，急迫相薄之谓，因于大怒，即气厥血厥之属，治法如后。

《通评虚实论》曰：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膈塞[5]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

详此膏粱之疾，即酒色之伤，脾肾之病也。暴忧之病，即悲忧伤肺之属也。内气暴薄，即郁怒伤肝之属也，凡此皆内伤之病。其有不从内，而外中于风者，则必留著经络，故为消瘦痛痹之病。是可见内伤外感之辨，其不可混言有如此。

《逆顺肥瘦篇》曰：夫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跗属，下循跗，入大指间，渗诸络而温肌肉。故别络结则跗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

详此冲脉之义，则上自头，下自足，后自背，前自腹。凡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无所不禀，故称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海。夫海为百川之宗，凡诸经发源之处，即皆有会合之义，其于通身血气盛衰皆归乎此可知也。然冲脉起于胞中，即其经络之所，亦即其聚畜之所，故称为血海，亦称为命门。此即所谓根本之宅也。若素纵情欲，以致精气之源伤败于此，则厥脱暴仆等病，亦因于此。不然，则何以忽然仆倒而神形俱败，表里俱残，全无知觉，一至于此，是岂一经一脏之病之所致欤？于此察之，则实由冲脉崩败必无疑矣。故凡治此者，欲舍根蒂而求其济，吾知其必无是理也。冲脉详义具《类经·经络类》第二十七篇注中。

《缪刺论》曰：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

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剃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仍有刺法，详二十七卷耳证门）

详此尸厥一证，乃外邪卒中之恶候。凡四时不正之气，及山魈土煞五尸魇魅之属，皆是也。犯之者，忽然手足厥冷，肌肤寒栗，面目青黑，精神不守，或口噤妄言，痰涎壅塞，或头旋运倒，不省人事，即名飞尸卒厥，宜用针法，具见本经。若用艾灸，则无如秦承祖灸鬼法及华陀灸阳脱法为妙。凡用药之法，当知邪之所凑，必因气虚，故在本经即以左角之血余，用补五络之脱竭，其义可知。若此危急之际，非用参附回阳等药，何以挽回？若果邪气壅盛，胸膈不清，则不得不先为开通，然后调理，宜不换金正气散，流气饮，葱姜汤，苏合丸之类酌而主之。

《方盛衰论》：雷公请问，气之多少，何者为逆？何者为从？帝曰：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问曰：有余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气上不下，头痛癫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徵。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是以少气[6]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

此言气逆者，即为厥也。凡阴阳之气，阳从左而升，阴从右而降，故阳病者左为甚，阴病者右为甚，以升者不升，降者不降，而逆其升降之气也。又人之生气，必自下而升，故老人之气已衰于下，而从上者为顺；少壮之气，先盛于下，而从下者为顺。若以老人而神衰于上，其所终之气可知；少壮而形衰于下，其所始之气可知，皆逆候也。及其为病而一上不下，此其根本[7]已亏，故寒厥到膝。少年以阳气方盛，而阳衰若此，故秋冬当死。老人以阳气本衰，而畏寒其常，故秋冬无虑。凡此厥逆之病，谓其阳若非阳，谓其阴若非阴，五脏隔绝，无徵可验。若不能终其日者，盖甚言其凋敝难为也。再若人之妄梦而有至迷乱昏绝者，此以心肾不交而精神散越，故为厥逆。有至如此，亦总属少阴根本之病。

《厥论》：岐伯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8]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寒厥何失而然也？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热厥何如而然也？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日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

《厥论》：帝曰：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岐伯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呕血善衄。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胭不可以运，机关不利，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太阴之厥，则腹满膜胀，后不利，不饮食，食则呕，不得卧，胭急挛，心痛引腹。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呕变，下泄清。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胭内热，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俯仰。手阳明、少阳厥逆，发

喉痹，嗌肿，痉。

详本论之寒厥热厥，虽皆以手足为言，而实以阴阳之败乱为言也。故寒厥言夺于所用，热厥言因于数醉，正以阴阳之气无不起于手足。故凡厥之将作，则寒热麻痹必先由手足而起，及其甚也，则变出百端，或五脏六腑各有其证如此。然则手足之厥，特其形见之微兆耳。而见微知著，自当因标而虑本也。

伤寒厥逆

仲景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寒多热少，阳气退，其病为进也。

详此仲景之厥逆，颇与《内经》有异。盖以手足言之，在《内经》则有寒厥、热厥之分；在仲景则单以逆冷者为厥。再以邪正言之，在《内经》则论在元气，故其变出百端，而在气在血俱有危证；在仲景则论在邪气，故单据手足，而所畏者则在阴进而阳退也。观成无己曰：厥为阴之盛也，义可知矣。诸伤寒厥逆等证，俱详具伤寒门。

论 证

厥逆之证，危证也。盖厥者，尽也。逆者，乱也。即气血败乱之谓也，故《内经》特重而 详言之。如云卒厥、暴厥者，皆厥逆之总名也。如云寒厥、热厥者，分厥逆之阴阳也。如云连经，连脏者，论厥逆之死生也。再若诸经脏腑之辨，亦既详矣。又近世犹有气厥、血厥、痰厥、酒厥、脏厥、蛔厥等证，亦无非本之经义。观《内经》诸论已极明显，奈何后人犹不能察？凡遇此证，则悉认之为中风，竟不知厥逆为何病，而通作风治，害孰甚焉！余深悲之，故于前非风门悉力辨正。至于治此之法，即当以前非风证治互相参用，正所以治厥逆也。其有未尽等证，仍列如后条。

论 治（共七条）

一、寒厥热厥之治：凡寒厥者，必四肢清凉，脉沉微不数，或虽数而无力，或畏寒喜热，引衣自覆，或下利清谷，形证多惺惺。虽此类皆属寒证，然似热非热之证犹多。故凡以手足见厥而脉证俱无实热者，悉寒厥之无疑也。

热厥者，必先多热证，脉沉滑而数，畏热喜冷，扬手掉足，或烦躁不宁，大便秘赤，形证多昏冒。凡治此二者，即当以非风门治寒治热之法主之。至若伤寒厥证，其阴其阳，亦当以此法为辨。但伤寒之厥，辨在邪气，故寒厥宜温，热厥可攻也。《内经》之厥，重在元气，故热厥当补阴，寒厥当补阳也。二者之治，不可不察。

一、气厥之证有二，以气虚、气实皆能厥也。气虚卒倒者，必其形气索然，色清白，身微冷，脉微弱，此气脱证也。宜参、芪、归、术、地黄、枸杞、大补元煎之属。甚者，以回阳饮、独参汤之类主之。气实而厥者，其形气愤然勃然，脉沉弦而滑，胸膈喘满，此气逆证也。经曰：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即此类也。治宜以排气饮，或四磨饮，或八味顺气散、苏合香丸之类，先顺其气。然后随其虚实而调理之。又若因怒伤气逆，气旋去而真气受损者，气本不实也；再若素多忧郁恐畏，而气怯气陷者，其虚尤可知也，若以此类而用行气开滞等剂则误矣。

一、血厥之证有二，以血脱、血逆皆能厥也。血脱者，如大崩大吐，或产血尽脱，则气亦随之而脱，故致卒仆暴死。宜先掐人中或烧醋炭，以收其气，急用人参一二两煎汤灌之，但使气不尽脱，必渐苏矣。然后因其寒热，徐为调理，此所谓血脱益气也。若不知此，而但用血分等药，则几微之气，忽尔散失，阴无所主，无生机矣。其或有用寒凉以止血者，必致败绝阳气，适足以速其死耳。血逆者，即经所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之谓，又曰：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之类也。夫血因气逆，必须先理其气，气行则血无不行也。宜通瘀煎，或化肝煎之类主之，俟血行气舒，然后随证调理。

一、痰厥之证，凡一时痰涎壅塞，气闭昏愦，药食俱不能通，必先宜或吐或开以治其标，此不得不先救其急也。全觉痰气稍开，便当治其病本。如因火生痰者，宜清之降之；因风寒生痰者，宜散之温之；因湿生痰者，宜燥之利之；因脾虚生痰者，自宜补脾；因肾虚生痰者，自宜补肾，此痰之不必治也。但治其所以痰而痰自清矣。然犹有不可治痰者，恐愈攻愈虚，而痰必愈甚也。诸治痰法，见前非风门治痰条中。

一、酒厥之证，即经所云热厥之属也。又经云：酒风者，亦此类也。凡纵饮无节之人，多有此病，方其气血正盛，力能胜之，不知酒害之何有，及其将衰，则酒之侮人，斯可畏耳。酒病极多，莫知所出，其为酒厥，则全似中风。轻者犹自知人，重者卒尔运倒，忽然昏愦，或躁烦，或不语，或痰涎如涌，或气喘发热，或咳嗽，或吐血，但察其大便干燥，脉实喜冷者，此湿热上壅之证，宜以抽薪饮之类，疾降其火；火之甚者，仍以梨浆饮、绿豆饮之属，更迭进之，以解其毒。此证大忌辛燥等物，务使湿热渐退，神气稍复，然后用补阴等剂，以善其后。其有大便不实，或无火证，而脉见缓弱者，则不宜清火，但以二陈汤、六君子汤或金水六君煎之类主之。若因酒伤阴，以致脾肾两虚而为厥脱者，非速救本源终无济也。凡患此者，宜终身忌酒。勿使沾唇可也。若不知戒，再犯必难为矣。

一、色厥之证有二：一曰暴脱，一曰动血也。凡色厥之暴脱者，必以其人本虚，偶因奇遇，而悉力勉为者有之。或因相慕日久，而纵竭情欲者亦有之。故于事后则气随精去，而暴脱不返。宜急掐人中，仍令阴人搂定，用口相对，务使暖气嘘通，以接其气，勿令放脱，以保其神，随速用独参汤灌之。或速灸气海数十壮，以复阳气，庶可挽回。第以临时慌张，焉知料理，故每致不救。然此以即病者言，所见诚不多也。其有不即病而病此者则甚多也，又何以言之？以其精去于频，而气脱于渐。故每于房欲二三日之后，方见此证。第因其病不在即，故不以此为病。兼之人多讳此，而不知中年之后，多有因此而病者，是皆所谓色厥也。奈时师不能察，而每以中风毙之耳。凡治此者，单宜培补命门，或水或火，当以非风门治法第三条者主之。又色厥之动血者，以其血气并走于上，亦血厥之属也。但与大怒血逆者不同，而治法亦有所异。盖此因欲火上炎，故血随气上，必其情欲动极而欲不能遂者有之。或借曲蘖以强遏郁火者亦有之。其证则忽尔暴吐，或鼻衄不能禁止，或厥逆，或汗出，或气喘，或咳嗽，此皆以阴火上冲而然。凡治此者，必先制火以抑其势，宜清化饮、四阴煎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其有阴竭于下，火不归源，别无烦热脉证，而血厥不止垂危者，非镇阴煎必不能救．待其势定，然后因证酌治之。

一、脏厥、蛔厥二证，皆伤寒证也．并见伤寒门。

述　古

华元化《阳厥论》曰：骤风暴热，云物飞扬，晨晦暮晴，夜炎昼冷，应寒不寒，当雨不雨，水竭土坏，时岁大旱，草木枯悴，江河之涸，此天地之阳厥也。暴壅塞，忽喘促，四肢不收，二腑不利，耳聋目盲，咽干口焦，喉舌生疮，鼻流清涕，颊赤心烦，头昏脑重，双睛似火，一身如烧，素不能者乍能，素不欲者乍欲，登高歌笑，弃衣奔走，狂言妄语，不辨亲疏，发躁无度，饮水不休，胸膈膨胀，腹胁满闷，背疽肉烂，烦溃消中，食不入胃，水不穿肠，骤肿暴满，叫呼昏冒，不省人事，疼痛不知去处，此人之阳厥也。阳厥之脉，举按有力者生，绝者死。《阴厥论》曰：飞霜走雹，朝昏暮霭，云雨飘飘，风露寒冷，当热不热，未寒而寒，时气淋淫，泉生田野，山摧地裂，土坏河溢，月晦日昏，此天地之阴厥也。暴哑卒寒，一身拘急，四肢拳挛，唇青面黑，目直口噤，心腹满痛，头颔摇鼓，腰脚沉重，语言蹇涩，上吐下泻，左右不仁，大小便滑，吞吐酸渌[9]，悲忧惨戚，喜怒无常者，此人之阴厥也。阴厥之脉，举指弱，按指大者，生。举按俱绝者，死。一身悉冷，额汗自出者亦死。阴厥之病，过三日勿治。

厥逆论列方

独参汤（补三五） 大补元煎（新补一） 六君子汤（补五） 镇阴煎（新热十三） 四阴煎（新补十二） 六味回阴饮（新热二） 清化饮（新因十三） 化肝煎（新寒十）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二陈汤（和一） 排气饮（新和六）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通瘀煎（新因五） 四磨饮（和五二）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苏合香丸（和三七一） 八味顺气散（和二四四）

论外备用方

星香汤（和二四三 痰气厥） 四逆汤（热十四 寒厥） 沉香桂附丸（热百十一 厥冷） 三建汤（热四二 阴寒） 姜附汤（热三二 厥冷转筋） 附子理中汤（热二 虚寒） 大已寒丸（热百七十 中寒） 养正丹（热一八八 痰厥不降） 四逆散（散二八 热厥）

伤 风

经 义

《骨空论》曰：风者，百病之始也。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阴阳应象大论》曰：邪风之至，疾如风雨。

《太阴阳明论》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岁露论[10]》曰：贼风邪气，乘虚伤人。

《八正神明论》曰：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如其情，莫见其形。

《平人气象论》曰：脉滑曰风。

《风论》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恶粟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评热病论》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清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此节有说在咳嗽门）

论 证

伤风之病，本由外感，但邪甚而深者，遍传经络，即为伤寒；邪轻而浅者，止犯皮毛，即为伤风。皮毛为肺之合而上通于鼻，故其在外则为鼻塞声重。甚者并连少阳、阳明之经，而或为头痛，或为憎寒发热；其在内则多为咳嗽，甚则邪实在肺，而为痰为喘。有寒胜而受风者，身必无汗而多咳嗽，以阴邪闭郁皮毛也。有热胜而受风者，身必多汗，恶风而咳嗽，以阳邪开泄肌腠也。有气强者，虽见痰嗽，或五六日，或十余日，肺气疏则顽痰利，风邪渐散而愈也。有气弱者，邪不易解而痰嗽日甚，或延绵数月，风邪犹在，非用辛温，必不散也。有以衰老受邪，而不慎起居，则旧邪未去，新邪继之，多致终身受其累，此治之尤不易也。盖凡风邪伤人，必在肩后颈根、大杼、风门、肺俞之间，由兹达肺，最近最捷，按而酸处，即其径也。故凡气体薄弱，及中年以后血气渐衰者，邪必易犯，但知慎护此处，或昼坐则常令微暖，或夜卧则以衣帛之类密护其处，勿使微凉，则可免终身伤风咳嗽之患。此余身验切效之法，谨录之以告夫惜身同志者。

论 治

凡伤风咳嗽多痰，或喘急呕恶者，宜六安煎加减治之为最妙，二陈汤多加生姜亦可。若外感风寒，咳嗽多痰，喘急而阴虚血气不足，痰有不活，气有不充，则托送无力，邪不易解，宜金水六君煎，其效如神。若年衰胃弱者，尤宜用之。若伤风兼寒，而咳嗽发热者，宜柴陈煎。若时行风邪在肺，咳嗽喘急多痰，而阴寒气甚，邪不易解者，宜小青龙汤，或消风百解散，或金沸草散。若伤风初感，寒热往来，涕唾稠粘，胸膈不快，咳嗽多痰者，参苏饮。若伤风头痛，鼻塞声重，咳嗽者，《局方》神术散，或川芎茶调散。若感风兼湿，而头目不清，鼻塞声重者，宜冲和散。若风寒外闭，肢节烦疼，鼻塞声重，而内多伏火者，《局方》羌活散。若太阳经伤风，发热，自汗，恶风者，桂枝汤。

伤风论列方

六安煎（新和二） 二陈汤（和一）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参苏饮（散三四） 冲和散（散八十） 消风百解散（散四六） 桂枝汤（散九） 柴陈煎（新散九） 《局方》神术散（散六五） 小青龙汤（散八） 金沸草散（散八一） 《局方》羌活散（散八六） 川芎茶调散（散六四）

论外备用方

三拗汤（散七八 鼻塞咳嗽） 华盖散（散七九 嗽）

---

〔1〕“涩”原作“失”，据《中藏经》改。
〔2〕“卑”原作“痺”，据《中藏经》改。
〔3〕“瞽”原作“盲”，据《中藏经》改。
〔4〕“癫狂篇”原作“终始篇”，据《灵枢》改。
〔5〕“塞”原作“则”，据《素问》改。
〔6〕“气”原作“阴”，据《素问》改。
〔7〕“本”原作“木”，据岳峙楼本改。
〔8〕“寒”原作“阳”，据《素问》改。
〔9〕“渌”原作“绿”，据《中藏经》改。
〔10〕“论”原作“篇”，据《灵枢》改。

卷之十二从集

杂证谟

风 痹

经 义

《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为骨痹，以春遇此为筋痹，以夏遇此为脉痹，以至阴遇此为肌痹，以秋遇此为皮痹。帝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

《痹论》曰：凡痹[1]之客五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脾痹者，四肢懈惰，发咳呕汁，上为

大塞。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胞痹者，少[2]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痹论》：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帝曰：其客于六腑者何也？曰：此亦其食饮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也。帝曰：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其多汗而濡者，以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凡痹之类，逢寒则急，逢热则纵。帝曰：善。

《周痹篇》：帝曰：愿闻众痹。岐伯曰：此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右应左，以左应右，非能周也，更发更休也。刺此者，痛虽已止，必刺其处，勿令复起。帝曰：愿闻周痹何如？曰：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帝曰：刺此奈何？曰：痛从上下者，先刺其下以过之，后刺其下以脱之。痛从下上者，先刺其上以过之，后刺其下以脱之。帝曰：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命曰周痹。

《长刺节论》曰：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

《寿夭刚柔篇》曰：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阳；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阳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

《五邪篇》曰：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五脏生成篇》曰：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

《脉要精微论》曰：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九针论》曰：八风伤人，内舍于骨解腰脊节腠理之间，为深痹也。故为治针，必长其身，锋其末，可以取深邪远痹。

《四时气篇》曰：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

《玉机真藏论》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弗治，病人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

《五脏生成论》曰：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当风。黑

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逆调论》：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详寒热门）

论　　证（共二条）

风痹一证，即今人所谓痛风也。盖痹者，闭也。以血气为邪所闭，不得通行而病也。如《痹论》曰：风气胜者为行痹。盖风者善行数变，故其为痹，则走注历节，无有定所，是为行痹，此阳邪也。曰：寒气胜者为痛痹。以血气受寒则凝而留聚，聚则为痛，是为痛痹，此阴邪也。曰：湿气胜者为著痹。以血气受湿则濡滞，濡滞则肢体沉重而疼痛顽木，留著不移，是为著痹，亦阴邪也。凡此三者，即痹之大则也。此外如五脏六腑之痹，则虽以饮食居处皆能致之，然必重感于邪而内连脏气，则合而为痹矣。若欲辨其轻重，则在皮肤者轻，在筋骨者甚，在脏腑者更甚。若欲辨其寒热，则多热者方是阳证，无热者便是阴证。然痹本阴邪，故惟寒者多而热者少，此则不可不察。

观《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而《寿夭刚柔篇》又曰：在阳者命曰风，在阴者命曰痹，何也？盖三气之合，乃专言痹证之所因也。曰：在阳为风，在阴为痹。又分言表里之有殊也。如风之与痹，本皆由感邪所致，但外有表证之见，而见发热头疼等证，或得汗即解者，是皆有形之谓，此以阳邪在阳分，是即伤寒中风之属也，故病在阳者命曰风。若既受寒邪，而初无发热头疼，又无变证，或有汗，或无汗，而筋骨之痛如故，及延绵久不能愈，而外无表证之见者，是皆无形之谓，此以阴邪直走阴分，即诸痹之属也。故病在阴者命曰痹。其或既有表证，而疼痛又不能愈，此即半表半里，阴阳俱病之证，故阴阳俱病者命曰风痹。此所以风病在阳，而痹病在阴也。然则诸痹者，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阴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得以乘之而为此诸证。经曰：邪入于阴则痹，正谓此也。是以治痹之法，最宜峻补真阴，使血气流行，则寒邪随去。若过用风湿痰滞等药而再伤阴气，必反增其病矣。

风痹治法（共五条）

痹因外邪，病本在经，而深则连脏，故其在上则有喘呕，有吐食；在中则为胀满，为疼痛；在下则为飧泄，为秘结诸病，此皆风痹之兼证也。凡见此者，当于各门权其缓急先后而随证治之。

一、痹证之风胜者，治当从散，宜败毒散、乌药顺气散之类主之。若以风胜而兼微火者，宜大秦艽汤，或九味羌活汤之类主之。

一、痹证之寒胜者，但察其表里俱无热证，即当从温治之，宜五积散，或小续命汤、甘草附子汤之类主之。若寒甚气虚者，宜《三因》附子汤之类主之。

一、痹证之湿胜者，其体必重，或多寒，或多痰，或多汗，皆脾弱阴寒证也。若羌活胜湿汤，乃兼风散湿之剂也。五积散，乃温经散湿之剂也。真武汤，乃温中除湿之剂也。《三因》附子汤，乃补脾燥湿之剂也。调气平胃散，乃行气行湿之剂也。五苓散，乃利水导湿之剂也。二陈汤，六君子汤，乃化痰去湿之剂也。大抵治湿者欲其燥，欲燥者宜从暖。盖脾土喜燥而恶湿，喜暖而恶寒，故温脾即所以治湿也。然又有湿热之为病者，必见内热之证，滑数之脉，方可治以清凉，宜二妙散及加味二妙丸、当归拈痛汤之类主之。其有热甚者，如抽薪饮之类亦可暂用，先清其火而后调其气血。

一、风痹之证，大抵因虚者多，因寒者多。惟血气不充，故风寒得以入之，惟阴邪留滞，故经脉为之不利，此痛痹之大端也。惟三气饮及大防风汤之类，方能奏效，凡治痹之法，惟此为最。其有宜酒者，即以三气饮浸酒服之亦妙，法见本方，或用易老天麻丸亦可。

历节风痛

历节风痛，以其痛无定所，即行痹之属也。《病源》云：历节风痛是气血本虚，或因饮酒，腠理开，汗出当风所致，或因劳倦调护不谨，以致三气之邪遍历关节，与气血相搏，而疼痛非常，或如虎之咬，故又有白虎历节之名。《中藏经》曰：历节疼痛者，因醉犯房而得之，此其概也。大都痛痹之证，多有昼轻而夜重者，正阴邪之在阴分也。其有遇风雨阴晦而甚者，此正阴邪侮阳之证也。或得暖遇热而甚者，此湿热伤阴之火证也。有火者宜从清凉，有寒者宜从温热。若筋脉拘滞，伸缩不利者，此血虚血燥证也，非养血养气不可。凡诸治法，总宜如前。

一凡诸痹作痛者，俱宜用火龙膏贴之。

风痹论列方

六君子汤（补五） 大防风汤（补九八） 大秦艽汤（和二四五） 小续命汤（散五二） 败毒散（散三六） 五积散（散三九） 真武汤（热一四三） 二陈汤（和一） 三气饮（新热十七） 五苓散（和一八二） 抽薪饮（新寒三） 二妙散（寒一三四） 火龙膏（外三百二十） 《三因》附子汤（热二三） 甘草附子汤（热三一） 加味二妙丸（寒一三五） 易老天麻丸（和二七五） 当归拈痛汤（寒百三十） 乌药顺气散（散九三） 九味羌活汤（散四四） 调气平胃散（和十八） 羌活胜湿汤（和一七八）

论外备用方

大建中汤（补二四 阳虚） 愈风丹（和二七四 虚风） 活络饮（和二六九 风湿） 茯苓丸（和百十四 痰饮痹痛） 换骨丹（和二七九） 史国公浸酒方（和二八一） 三痹汤（和二五八 血虚气滞） 蠲痹汤（和二五七 温经） 虎骨散（和二五一 风毒走注） 换腿丸（和二百八十 疏邪） 桂心散（和二六五 风邪走痛） 透经解挛汤（和二七一 去风通经） 虎骨酒（和三一五 强筋骨） 薏仁酒（和三一六 脚痹）秦艽地黄汤（和二六八 风热血燥） 趁痛散（和二六七 行血行气） 豨莶丸（和二五六） 六味茯苓汤（和二六一 痰痹） 鸡鸣散（和二八五 风湿流注） 白术酒（和一八一 中湿身痛） 独活寄生汤（和二百七十 风寒湿痹） 续断丸（和三百五 风湿浮肿） 续断丹（和二五五 三气） 除湿蠲痹汤（和二六四 风湿） 湿郁汤（和二六六 风湿） 薏仁汤（和二四七 流注） 薰洗痛风法（和二七三） 薰蒸法（和二七二） 枳实散（和二六二 心痹痛） 加味五痹汤（和二五九 五脏痹） 人参散（和二百六十 肝痹胁痛） 紫苏子汤（和二六三 肺痹胸痛） 温中法曲丸（热一二五 脾痹多寒） 当归汤[3]（散九一 肺痹[4]上气） 麻黄左经汤[5]（散九六 风邪） 半夏左经汤[6]（散九七 风湿流注） 大黄左经汤[7]（散九八 闭结） 神效左经丸（散九五 三气） 虎胫骨丸（寒一三七 湿热） 羌活散（散八七 风气） 苍术丸（寒一三三 湿热） 苦参丸（寒一三八 阴虚风热） 熨背散（热一二四 胁背痛） 十味锉散（热四九 血弱挛痛） 参附渗湿汤（热一二一 寒湿痹痛） 龙虎丹（热一二六 走注） 芎归散（热一二二 温补行散） 愈风燥湿化痰丸（和二七六）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散四 风湿）

汗 证

经 义

《阴阳应象大论》曰：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

《宣明五气篇》曰：心为汗。

《阴阳别论》曰：阳加于阴谓之汗。

《评热病论》曰：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

《决气篇》曰：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

《骨空论》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大风汗出，灸谚语，谚语在背下侠脊傍三寸所。

《金匮真言论》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

《热论》曰：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痈。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醧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

《评热病论》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

《热病篇》曰：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喘甚者，死。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极之脉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极之脉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汗出太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

《寒热病篇》曰：臂太阴可汗出，足阳明可汗出。故取阴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阳；取阳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阴。

《逆顺篇》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

《五禁篇》曰：五禁、五夺、五逆者，皆不可刺。曰：大汗出之后，是三夺也。

《平人气象论》曰：尺涩脉滑，谓之多汗。

《邪气脏腑病形篇》曰：肺脉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瘘、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

《本藏篇[8]》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阖关者也。

《经脉别论》曰：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倦，汗出于脾。

《本病论[9]》曰：醉饱行房，汗出于脾。

《水热穴论》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所谓玄府者，汗空也。

《举痛论》曰：炅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

《五变篇》曰：肉[10]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厥，漉汗。

《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脏气法时论》曰：肺病者，肩背痛，汗出。肾病者，寝汗出，憎风。

《阴阳应象大论》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11]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

《脉要精微论》曰：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

《营卫生会篇》曰：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有两死而无两生。

《脉要精微论》曰：肺脉软而散者，当病灌汗。

《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阳所至，为寝汗痉。

《诊要经终论》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

《经脉篇》曰：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论 证（共三条）

汗出一证，有自汗者，有盗汗者，自汗者濈濈然无时，而动作则益甚。盗汗者，寐中通身汗出，觉来渐收。诸古法云：自汗者属阳虚，腠理不固，卫气之所司也。人以卫气固其表，卫气不固，则表虚自汗，而津液为之发泄也。治宜实表补阳。盗汗者属阴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阳蒸阴分则血热，血热则液泄而为盗汗也。治宜清火补阴。此其大法，固亦不可不知也。然以余观之，则自汗亦有阴虚，盗汗亦多阳虚也。如遇烦劳大热之类，最多自汗。故或以饮食之火起于胃，劳倦之火起于脾，酒色之火起于肾，皆能令人自汗，若此者，谓非阳盛阴衰者而何？又若人之寤寐，总由卫气之出入，卫气者，阳气也，人于寐时则卫气入于阴分，此其时非阳虚于表者而何？所以自汗盗汗亦各有阴阳之证。不得谓自汗必属阳虚，盗汗必属阴虚也。然则阴阳有异，何以辨之？曰：但察其有火无火，则或阴或阳，自可见矣。盖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烁阴，阴虚可知也；无火而汗出者，以表气不固，阳虚可知也。知斯二者，则汗出之要无余义，而治之之法，亦可得其纲领矣。

一、汗由血液，本乎阴也。经曰：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其义可知。然汗发于阴而出于阳，此其根本则由阴中之营气，而其启闭则由阳中之卫气。故凡欲疏汗而不知营卫之盛衰，欲禁汗而不知橐龠之牝牡，亦犹荡舟于陆而驾车于海耳。吾知其不败不已也。

一、汗证有阴阳。阳汗者，热汗也；阴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热能致汗，而不知寒亦致汗。所谓寒者，非曰外寒，正以阳气内虚，则寒生于中而阴中无阳，阴中无阳，则阴无所主而汗随气泄。故凡大惊、大恐、大惧，皆能令人汗出，是皆阳气顿消，真元失守之兆。至其甚者，则如病后产后，或大吐大泻失血之后，必多有汗出者，是岂非气去而然乎？故经曰：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12]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仲景曰：极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是皆阴汗之谓也。故凡治阴汗者，但当察气虚之微甚、微虚者，略扶正气，其汗自收；甚虚者，非速救元气不可，即姜桂附子之属，必所当用。余别有治按在伤寒门战汗条中。

汗出不治证

凡汗出不治之证有六：一、汗出而喘甚者，不治。二、汗出而脉脱者，不治。三、汗出而身痛甚者，不治。四、汗出发润至颠者，不治。五、汗出如油者，不治。六、汗出如珠者，不治。凡见此类，不得妄为用药。

论 治（共八条）

一、阳证自汗或盗汗者，但察其脉证有火，或夜热烦渴，或便热喜冷之类，皆阳盛阴虚也，宜当归六黄汤为第一，保阴煎亦妙。其或阴分虽有微火而不甚者，宜一阴煎、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其有心火不宁，烦躁出汗者，宜朱砂安神丸、天王补心丹、生脉散之类主之。又有本非阴虚，止因内火薰蒸，血热而多汗者，宜正气汤，或黄芩芍药汤、清化饮之类主之。

一、阴证自汗或盗汗者，但察其内无火邪，又无火脉，便是气虚阴证，皆不可妄用凉药以败阳气。若止因气虚而火未衰者，宜三阴煎、参归汤、人参建中汤之类主之。若睡中盗汗而无火者，宜参苓散、独参汤主之。若阳气俱虚者，宜参附汤、大建中汤之类主之。若气虚火衰之甚者，宜大补元煎、六味回阳饮之类主之。

一、卫气不固，腠理不密而易汗者，是亦阴证之属，宜黄芪六一汤、玉屏风散、芪附汤之类主之。

一、诸病误治，有不当汗而妄汗，或虽当汗而汗之太过者，皆汗多亡阳之证，是

亦阴证之属，当察其虚之微甚。微虚者，宜三阴煎、五阴煎、独参汤之类主之；大虚者，非大补元煎、六味回阳饮之类不可。

一、湿气乘脾者，亦能作汗。凡证有身重困倦，而脉见缓大，声音如从瓮中出者，多属湿证。若热湿胜者，但去其火而湿自清，宜用前阳证之法。寒湿胜者，但助其火而湿自退，宜用前阴证之法。或用玉屏风散、四君子汤、五君子煎之类以健脾土之气，则湿去而汗自收。

一、收汗止汗之剂，如麻黄根、浮小麦、乌梅、北五味、小黑豆、龙骨、牡蛎之属，皆可随宜择用。一曰：黄芪得防风而力愈大。一曰：官桂最能实表。一、凡汗出太多不能收者，速宜用五倍子为末，以唾津调填脐中，外用帕帛缚定，过宿即止；或用何首乌为末，填脐缚之，亦止。

一、小儿盗汗，虽是常事，在东垣诸公，皆曰不必治之。盖由血气未足也。然汗之太多者，终属气分之虚。余于儿辈见汗之甚者，每以人参一钱许，煎汤与服，当夜即止。正恐他日之强弱未必不由乎此，所以培补之功原不可少。

一、病后多汗，若伤寒，若疟疾。凡系外感寒邪，汗出热退而有汗不即止者，此以表邪初解，必由腠理卫气开泄，其汗宜然，即数日旬日亦自无妨，俟卫气渐实，汗必自止，无足虑也。若其他杂证，本非外感之解，而有自汗盗汗者，乃非所宜，不容不治。

述　古（共二条）

《丹溪附录》曰：心之所藏，在内者为血，发外者为汗。盖汗乃心之液，而自汗之证，未有不由心肾俱虚而得之者。故阴虚阳必凑，发热而自汗；阳虚阴必乘，发厥而自汗，皆阴阳偏胜所致也。

立斋曰：若阳气虚弱，汗出不止，肢体倦怠，用芪附汤。上气喘急，盗汗，气短头晕者，用参附汤。肾气虚弱，盗汗发热者，用六味丸。若肾气虚乏，盗汗恶寒者，用八味丸。气血俱虚而盗汗者，用十全大补汤。阳盛阴虚者，当归六黄汤。心肾虚弱者，斑龙丸。

汗证论列方

大补元煎（新补一）　大建中汤（补二五）　玉屏风散（补五十）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当归六黄汤（寒六五）　独参汤（补三五）　参附汤（补三七）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参归汤（补三八）　芪附汤（补四三）　人参建中汤（补二六）　参苓散（补五三）　生脉散（补五六）　黄芪六一汤（补四九）　一阴煎（新补八）　三阴煎（新补十一）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五阴煎（新补十三）　保阴煎（新寒一）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清化饮（新因十三）　正气汤（寒六六）　黄芩芍药汤（寒百九）　斑龙丸（补百二八）

论外备用方

归脾汤（补三二）　黄芪汤（补四五）　大补黄芪汤（补四七）　还少丹（补一三五）　柔脾汤（补七一　吐衄汗）　益阴肾气丸（补一二三　血虚盗汗）　三味建中汤（补二九）　大建中汤（补二五　阴汗）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心肾丸（补百十二　阴虚盗汗）　生地黄汤（寒六八　阴火汗）　防己黄芪汤（和一七六　风湿汗）　《宣明》白术散（固三　虚风）　白术散（和三十　自汗益汗）　防风当归汤（和二四一　过汗反张）　牡蛎白术散（固二　酒风）　牡蛎散（固一）　金锁正元丹（固十八　遗精汗）　秘元丹（固三二　虚寒自汗）　麦面[13]汤（固四　气虚汗）　辰砂妙香散（固十五　心虚汗）

痉　证

经　义

《至真要大论》曰：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瘛，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14]并，腰腹时痛。

《经筋篇》曰：足太阳之筋病，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盘中纽痛，不可左右摇。足少阴之筋病，主痫瘛及痉，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

《缪刺论》曰：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

《骨空论》曰：督脉为病，脊强反折。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纵短，小筋弛长，纵短为拘，弛长为痿。

《经脉篇》曰：膀胱，足太阳也。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

《气厥论》曰：肺移热于肾，传为[15]柔痉。

《诊要经终论》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

《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阳所至，为寝汗痉。

《热病篇》曰：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九日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龂也。

《厥论》曰：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痉，治主病者。

论　证（共六条）

痉之为病，即《内经》之痉病也。以痉作痓，盖传写之误耳。其证则脊背反张，头摇口噤，戴眼项强，四肢拘急，或见身热足寒，恶寒面赤之类皆是也。

仲景曰：太阳之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名曰柔痉。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陈无择曰：夫人之筋，各随经络结束于身，血气内虚，外为风寒湿热之所中，则痉。盖风散气，故有汗而不恶寒曰柔痉。寒泣血，故无汗而恶寒曰刚痉。原其所因，多由亡血，筋无所营，故邪得以袭之。所以伤寒汗下过多，与夫病疮人，及产后致斯疾者，概可见矣。诊其脉皆沉伏弦紧，但阳缓阴急，则久久拘挛，阴缓阳急，则反张强直，二证各异，不可不别。

愚谓痉之为病，强直反张病也，其病在筋脉。筋脉拘急，所以反张。其病在血液，血液枯燥，所以筋挛。观仲景曰：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风病下之则成痉。疮家不可发汗，汗之亦成痉。只此数言，可见病痉者多由误治之坏证，其虚其实可了然矣。自仲景之后，惟陈无择能知所因，曰：多由亡血筋无所营，因而成痉，则尽之矣。但惜其言之既善，而复有未善者，曰：血气内虚，外为风寒湿热所中则痉，斯言不无又误。若其所云，则仍是风湿为邪，而虚反次之。不知风随汗散，而既汗之后，何复言风；湿随下行，而既下之后，何反致湿。盖误汗者，必伤血液。误下者，必伤真阴。阴血受伤则血燥，血燥则筋失所滋，筋失所滋则为拘为挛，反张强直之病势所必至，又何待风寒湿热之相袭而后为痉耶？且仲景所言，言不当汗而汗也，不当下而下也。汗下既误，即因误治而成痉矣。岂误治之外，必再受邪而后成痉，无邪则无痉哉！此陈氏之言，不惟失仲景之意，而反致后人疑惑，用持两端。故凡今人之治此者，未有不

以散风去湿为事，亦焉知血燥阴虚之证，尚能堪此散削否？此不可不为辨察。故余列二子之论于前，以资后学之印证。

一、痉证甚多，而人多不识者，在不明其故而鲜有察之者耳。盖凡以暴病而见反强戴眼、口噤拘急之类，皆痉病也。观仲景以汗下为言，谓其误治亡阴所以然也。余因类推，则常见有不因误治，而凡属阴虚血少之辈，不能养营筋脉，以致搐挛僵仆者，皆是此证。如中风之有此者，必以年力衰残，阴之败也。产妇之有此者，必以去血过多，冲任竭也。疮家之有此者，必以血随脓出，营气涸也。小儿之有此者，或以风热伤阴，遂为急惊，或以汗泻亡阴，遂为慢惊。凡此这类，总属阴虚之证。盖精血不亏，则虽有邪干，亦断无筋脉拘急之病，而病至坚强，其枯可知。故治此者，必当先以气血为主，而邪甚者，或兼治邪。若微邪者，通不必治邪。盖此证之所急者在元气，元气复而血脉行，则微邪自不能留，何足虑哉！奈何今人但见此证，必各分门类而悉从风治。不知外感之风，寒邪证也，治宜解散。内生之风，血燥证也，止宜滋补。矧此数者，总由内证，本无外邪，既以伤精败血枯燥而成，而再治风痰，难乎免矣。故余笔于此，以明痉证之要。

一、仲景言痉止属太阳，而不及他经者何也？盖痉必反张，其病在背，背之经络惟太阳、督脉耳，言太阳则督在其中矣，此其义也。然仲景止言其表，而未详其里。考《内经》之《经脉篇曰》：足少阴之脉，贯脊属肾，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经筋篇》曰：足少阴之筋，循脊内挟膂，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合。又曰：足太阳之筋病，脊反折，项筋急。足少阴之筋病，主痫瘛及痉。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由此观之，则痉之为病，乃太阳少阴之病也。盖肾与膀胱为表里，膀胱为津液之府，而肾为藏精之脏，病在二经，水亏可知，故治此者，最当以真阴为主。

论　治（共八条）

一、痉证凡因汗因泻者，其气必虚。微虚者，且三阴煎、五福饮之类主之。大虚而脉见沉细，阴胜者，宜大营煎、大补元煎、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

一、痉证多汗者，宜三阴煎、参归汤、人参建中汤主之。阳气大虚，汗出或亡阳者，宜参附汤、芪附汤、大补元煎之类主之。若汗出兼火，多热躁者，且当归六黄汤主之。

一、痉因泄泻者，宜胃关煎、温胃饮之类主之。泻止而痉者，宜大营煎、五福饮之类主之。

一、痉有兼火者，必脉见洪滑，证见烦热，宜一阴煎，或加减一阴煎主之。若火盛之甚，以致阴血涸燥者，不得不先去其火，宜清化饮、保阴煎、玉女煎之类主之。

一、痉有表邪未解者，当察其邪之微甚及证之阴阳。若身有微热，脉不紧数者，此微邪也。只补正气，其邪自散。宜五福饮之类主之。若表邪未解，阴虚无汗身热者，宜三柴胡饮、四柴胡饮、补阴益气煎之类主之。若阳气大虚，阴极畏寒，邪不解而痉者，宜大温中饮主之。

一、痉有痰盛者，不得不先清上焦。若火盛多痰者，宜用清膈煎、抱龙丸。若多痰无火，宜用六安煎。凡此证候，多属虚痰虚火。因其壅滞，不得不暂为清理。但得痰气稍开，便当调理血气。

一、小儿吐泻及多汗之后。一、妇人产后。一、诸证大失血之后。一、凡病中风及疮毒溃脓之后，皆有此证，悉当依前法酌宜治之。

一、痉证有兼湿者，当如王海藏治法，详见后条。

述　古（共二条）

仲景治太阳之痉，身体强，脉沉迟者，用栝蒌桂枝汤取微汗。治刚痉无汗者，用葛根汤。治胸满口噤，卧不著席，脚挛齘齿者，用大承气汤。按此皆散逐实邪之法，虽

此证不多见，然间或有之，则亦不可不知。

王海藏治刚痓，用神术汤加羌活、独活、麻黄。治柔痓，用白术汤加桂心、黄芪。

痉证论列方

大营煎（新补十四） 五福饮（新补六） 参归汤（补三八） 参附汤（补三七） 芪附汤（补四三） 白术汤（和二六） 一阴煎（新补八） 三阴煎（新补十一） 保阴煎（新寒一） 温胃饮（新热五） 胃关煎（新热九） 清化饮（新因十三） 玉女煎（新寒十二） 大补元煎（新补一）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五积散（散三九） 大温中饮（新散八） 人参建中汤（补二六） 清膈煎（新寒九） 二柴胡饮（新散二） 当归六黄汤（寒六五） 神术汤（和三九） 三柴胡饮（新散三）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六安煎（新和二） 四柴胡饮（新散四）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葛根汤（散二九） 大承气汤（攻一） 栝蒌桂枝汤（散十二） 抱龙丸（小八五）

论外备用方

防风当归汤（和二四一 过汗反张）

---

〔1〕“痹”原作“脾”，据《素问》改。
〔2〕“少”原作“小”，据《素问》改。
〔3〕“汤”原作“散”，据本书《古方八阵》改。
〔4〕“痹”原作“脾”，据本书《古方八阵》改。
〔5〕〔6〕〔7〕“汤”原作“丸”，据本书《古方八阵》改。
〔8〕“藏”原作“神”，据《灵枢》改。
〔9〕“论”原作“篇”，据《素问》改。
〔10〕“肉”原作“内”，据《灵枢》改。
〔11〕“热”原脱，据《素问》补。
〔12〕“粟”原作“凓”据《素问》改。
〔13〕“面”原作“麸”，据本书《古方八阵》改。
〔14〕“繇”原作“由”，据《素问》改。
〔15〕“为”原作“于”，据《素问》改。

卷之十三性集

杂 证 谟

瘟 疫

经 义

《阴阳应象大论》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热论篇》帝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岐伯对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循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

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热论篇》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阳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营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热论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肾热病者，先腰痛胫痠，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胫寒且痠，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此一节即言伤寒之两感也，详注备载《类经·疾病类》四十四）

《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徵也。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汗出太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

躁得汗静者，生。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瘈疭、齿噤龂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死期不过三日。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本篇刺法未及详录，具载《类经·针刺类》第四十）

《评热病论》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气出于脑，即室[1]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水热穴论》：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愿闻其处，因闻其意。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2]、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髑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也。五脏俞傍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曰：夫寒盛则生热也。

论　证（共二条）

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温病即伤寒也。然伤寒有四时之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即病者，为真伤寒。其有寒毒内侵而未至即病者，必待春温气动，真阴外越，再触寒邪，其病则发，故至春犯寒，则发为温病；至夏犯寒，则发为热病，亦犹伤气者，遇气则作。伤食者，遇食则发。其义一也。然而伤寒瘟疫，多起于冬不藏精及辛苦饥饿之人。盖冬不藏精，则邪气乘虚易入，而饥饿劳倦之流，则受伤尤甚。故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正为此也。但此辈疫气既盛，势必传染。又必于体质虚浊者，先受其气。以渐遍传，则又有不待冬寒而病者矣。然此以冬寒主气之为病也。至于客气变迁，岁时不同，故有冬行春令，则应冷反温，夏行冬令，则应热反冷，春秋皆然，是则非其时而有其气。壮者无恙；怯者受伤。是又不止冬寒，而运气不正之害，所当察而慎避者有如此。

一、瘟疫本即伤寒，无非外邪之病，但染时气而病无少长率相似者，是即瘟疫之谓。古人有云：温证因春时温气而发，乃因郁热自内而发于外，初非寒伤于表也，故宜用辛平之剂。治与正伤寒用麻黄者，不同也。此说固若近理，而实有未必然者。盖瘟疫若非表证，则何以必汗而后解？故余于前论中，谓其先受寒邪，再触则发，诚理势之确然也。但其时有寒热，证有阴阳，治阳证热证者，即冬时亦可清解；治阴证寒

证者，即春夏亦可温散。谓宜因证因时者则可，谓非寒伤于表也则不可。

瘟疫脉候

凡病伤寒瘟疫，脉洪大滑数，而数中兼缓者，可治。脉洪大而紧数甚者，危。脉虽浮大而按之无力者，宜补兼表。身虽热而脉弱者，当以纯补为主，或兼温散。身大热而脉见沉涩细小，足冷者，难治。瘟病四五日，身热，腹满而吐，脉来细而弦强者，十二日死。瘟病二三日，头痛腹满，脉直而疾者，八日死。温病八九日，头身不痛，色不变，而利不止，心下坚，脉不鼓，时或大者，十七日死。瘟病汗不出，或出不至下部者，死。瘟病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以上死证，言其略耳，诸所未尽，当于伤寒门参阅。

治法六要

自古伤寒治法，苦于浩渺。余自考索以来，留心既久，每临编得其法，未必见其病，临病见其证，未必合其方，可见病多变态，执滞难行，惟贵圆通而知其要耳。故余注《类经》，所列伤寒治要有六：曰汗、补、温、清、吐、下。然亦但言其概，而未及其详，今悉诸法于此，用补伤寒之未备者。倘欲求仲景心法，乃当阅伤寒本门，使能彼此参证，则纲举目张，自有包罗贯串之妙。既约且尽，而活人之要，当无出此。

汗有六要五忌

治伤寒之法，余已析其六要。而六要之外，又有五忌者，何也？盖六法之中，惟汗为主，正以伤寒之愈，未有不从汗解者，故法虽有六，汗实统之。而汗外五法，亦无非取汗之法也。然取汗以辛散，此固其常也，而何以五法皆能取汗？六要则已，又何以有五忌之辨也？盖汗由液化，其出自阳，其源自阴。若肌肤闭密，营卫不行，非用辛散，则玄府不开而汗不出，此其一也。又若火邪内燔，血干液涸，非用清凉，则阴气不滋而汗不出，此其二也。又若阴邪固闭，阳气不达，非用辛温，则凝结不开而汗不出，此其三也。又若营卫不足，根本内亏，非用峻补，则血气不充而汗不出，此其四也。又若邪在上焦，隔遮阳道，不施吐涌，则清气不升而汗不出，此其五也。又若邪入阳明，胃气壅滞，不以通下，则浊气不解而汗不出，此其六也。凡此者皆取汗之道，是即所谓六要也。

何谓五忌？盖一曰热在表者，内非实火，大忌寒凉，寒则阴邪凝滞不散，邪必日深，阳必日败，而汗不得出者，死。二曰元气本弱，正不胜邪者，大忌消耗，尤忌畏补，消耗则正气日消，不补则邪气日强，消者日清，甚者日甚，而必不能汗者，死。三曰实邪内结，伏火内炎者，大忌温补，温则愈燥，补则愈坚，而汗不得出者，死。四曰中虚气弱，并忌汗诸条者，大忌发散，散则气脱，气脱而汗不能出，气脱而汗不能收者，死。五曰病非阳明实邪，并忌下诸条者，大忌通泻，泻则亡阴，阴虚则阳邪深陷，而汗不得出者，死。是即所谓五忌也。能知六要而避五忌，伤寒治法尽于是矣。第假热者多，真实者少，能察秋毫于疑似，非有过人之见者不能也。余之谆谆，其亦颙望于潜心者耳。

汗散法（共五条）

凡伤寒瘟疫，表证初感，速宜取汗，不可迟也。故仲景曰：凡发汗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半日中尽三服。如服一剂，病证犹在，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者，服三剂乃解。若汗不能出者，死病也。此所谓汗不宜迟也。然取汗之法，又当察其元气、病气之虚实，若忽尔暴病，表证已具，而元气未亏者，但以辛平之剂，直散之可也。若兼杂证，则当察其寒热温凉，酌宜而治，不得但知发散也。又若身虽大热，表证全具，而脉见虚弱者，必不易汗，此即当详察补虚法酌而治之。若不知标本，而概行强散，营竭则死。

一、伤寒之宜平散者，以其但有外证，内无寒热，而且元气无亏也，宜以正柴胡饮为主治。此外如十神汤、参苏饮，皆可酌用。若病在阳明者，宜升麻葛根汤。若感四时瘟疫，而身痛发热，及烟瘴之气者，宜败毒散，或荆防败毒散。若病在三阳，而头痛鼻塞，项强身痛，咳嗽者，宜神术散。若伤风兼寒，而发热咳嗽者，宜柴陈煎，或金沸草散。甚者，小青龙汤。

一、伤寒之宜温散者，以其寒邪外盛，而内无热证，及元气无亏而气清受寒者，皆可从温直散之，宜二柴胡饮为最当。若寒甚表实者，惟麻桂饮为最妙，毋疑畏也。此外如五积散、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葛根汤、圣散子之类，皆可酌用。

一、伤寒之宜凉散者，以其外热里亦热，必脉证俱阳，而烦渴喜冷，及元气强实者，乃可兼凉兼散，宜一柴胡饮为先。或九味羌活汤、柴葛解肌汤。甚者，六神通解散，皆可酌用。若内外俱热，而或为热泻者，宜柴芩煎。若表里俱热而兼斑疹者，宜柴葛煎。

一、伤寒之宜兼补兼散者，以营卫不足，血气不充也。用药如用兵，兵进而粮饷不继则兵馁，攻病而元气不继则病覆。故治虚邪之宜散者，必当先本后末，此其最要者也。若寒邪在营，肝脾血少，而邪热不退者，宜三柴胡饮，或归柴饮。若寒邪在卫，脾肺气虚，而表邪不解者，宜四柴胡饮。若脾胃气血不足，而邪热不解者，宜五柴胡饮。若邪在半表半里，往来寒热，而微见气虚者，宜小柴胡汤。若温暑大热大渴，津枯液涸，阴虚不能作汗者，宜归葛饮。若寒邪深入，而阴中阳气不足，或背恶寒者，必难散解，非理阴煎不可。若中气大虚大寒，身热恶寒，或大便溏泄，而表邪不能解者，非大温中饮不可。

补 虚 法（共三条）

伤寒、瘟疫，俱外侮之证，惟内实者拒之，即有所感而邪不胜正，虽病无害。最畏者，惟内虚之人，正不胜邪，邪必乘虚深入，害莫大矣。故曰伤寒偏打下虚人。且今人虚弱者多，强实者少，设遇挟虚伤寒，而不知速救根本，则百无一生。故伤寒书曰：阳证得阴脉者，死。正以阴脉即虚证也。此欲辨之，惟脉为主，而参以形证，自无失矣。盖凡遇伤寒外热等证，而脉见微弱浮空，举按无力者，即是虚证，最不易解，最不宜攻。虽欲发汗，汗亦难出，即有微汗，亦不过强逼肤腠之汗，而必非营卫通达之所化。若不顾虚实而逼之太甚，则中气竭而危亡立至矣。

然治虚之法，须察虚实之微甚。若半虚者，必用补为主，而兼散其邪。若太虚者，则全然不可治邪。而单顾其本，顾本则专以保命，命得不死，则元气必渐复，或于七日之后，或十四日。甚者二十日之后，元气一胜，邪将不攻自溃，大汗至而解矣。欲知其兆，亦察其脉，但得弱者，渐强。小者，渐大。弦者，渐滑。紧者，渐缓。则大汗将通，吉期近矣。

凡用补之法，但察其胸膈何如。若胸腹多滞者，未可补。年壮气实者者未可补。若气本不实，而胸腹无滞，则放胆用之。又若内无热邪，而素宜用温，其或气有难行者，则必兼暖胃而后可。盖补得暖而愈行，邪得暖而速散，切不可杂用消耗寒凉，以分温补之力。其或初感寒邪，但见脉证真虚，邪不易散等证，则人参、熟地之类，开手便当速用，愈早愈妙，若或迟疑，则纵寇深入，反成难制。此治虚邪最善之法也。余用此法，活人多矣。

常闻昧者有伤寒忌补之说，不知补者所以补中，是即托里之意。亦以寒邪如盗，其来在外，元气如民，其守在中，足民正所以强中，强中正所以御外，保命玄机，惟此一着。何为补住邪气？庸妄误人，莫此为甚。余因再悉于此，用补伤寒治法之未备，渐用渐熟，方知其妙。自今而后，知必有不惑余言，而受余之生者，将无穷矣。

一、伤寒精血素弱，或阴中阳气不足，脉细弱而恶寒者，必须大助真阴，则阳从

阴出，而表邪自可速解。惟理阴煎加柴胡、麻黄之类，或随证加减用之为最妙。若伤寒于七日八日之后，脉数无力，神昏气倦，或躁扰不宁，散之不可，清之不可，而邪不能解者，只宜理阴煎大剂与之，真回生神剂也。若气血俱虚而邪不能解，只宜平补者，以五福饮为主，而随证加减用之，或大补元煎，或六物煎，或十全大补汤，皆可用。若脾胃中气虚弱，而邪不能解者，宜四君子汤加减用之。若中气虚弱脾寒，或兼呕恶而邪不解者，宜五君子煎、温胃饮。若劳倦伤脾，寒邪内陷，身热不退，当升散者，宜补中益气汤。若寒邪陷入阴分，血虚不能外达，而当升散者，宜补阴益气煎。若阴虚发热，面赤口渴，烦躁，脉浮洪无力者，宜六味地黄汤大剂与之，一服可愈。凡中气虚寒，表邪不解，或日久畏药，或诸药不效者，只宜独参汤，或浓或淡，或冷或热，随其所好，时时代茶与之，连日勿间，使其营气渐复，则邪气渐退，大有回生之妙，毋勿之也。

一、伤寒用补之法，与用攻用散者不同。盖攻散所以去实邪，其力峻，其效速。故凡用柴胡、麻黄之类，取效在一二三剂之间，用大黄、芒硝之类，取效在一剂之间，此而不效。必其用之不善，不可多也。至若用补者，所以补虚，其力柔，其功缓，虽于一二剂见效者，亦多有之。若积劳积损，气血虚甚者，欲其复元，诚不易也。但察其服补无碍，或于脉证间略见相投，便是得补之力。故轻者二三剂，重者十余剂，方得见功，而汗出邪退以愈也。若不知此理，而但于一二剂间，未见速效，则必致庸谗起，惑乱生，而全功尽弃矣。此不可不深察也。

温 补 法（共二条）

凡治伤寒、温疫宜温补者，为其寒邪凝滞，阳不胜阴，非温不能行，非温不能复也。如寒气在经者，以邪在表也，宜用温散，法具如前；寒气在脏者，以阳气虚也，或宜温补，或止温中。然用温之法但察其外虽热而内无热者，便是假热，宜温不宜凉也；病虽热而元气虚者，亦是假热，宜温不宜凉也。真热者，谁不得而知之。惟假热为难辨耳。病假热者，非用甘温，热必不退，矧真寒者，又在不言可知。大都实证多真热，虚证多假热，故治实者多宜用凉。治虚者多宜用温。真假不识，误人不浅矣。又真寒假热之辨，则实亦有寒，实亦有热。虚亦有寒，虚亦有热，若谓实者皆热，虚者皆寒，则凿而谬矣。但实而寒者，只宜温散，不必滋补。虚而热者，只宜调补，最畏寒凉。盖寒凉无生意，而善败元气。若以寒凉治虚证，则热未必退，且暂用则或可。久则无不败脾而危者。既已病热，又不宜寒，则总云假热，本非过也。

一、伤寒发热，而命门阳虚，或恶寒，或身痛，或呕，或痢，脉弱气虚，而表不能解者，必用大温中饮。或理阴煎。若伤寒身热，心肺有寒，或呕哕而咳，或腹满而喘，止有寒邪而无虚者，宜小青龙汤。若阴证伤寒，自利脉沉，身痛发热，腹痛厥逆，但有寒邪而元气无虚者，当用温药，宜四逆汤。若寒在太阴，腹痛吐痢，或胀满厥逆，脾胃虚寒，而邪有不解者，宜温胃饮，或理中汤。若伤寒一二日，邪在太阳，或在少阴，背恶寒而表不解者，宜附子理阴煎。在仲景则用附子汤。若风寒在表，阴寒在里，外为身热，而内则泻痢不能止，或见呕恶，或腹因痢痛者，此其中气下泄，则外邪益陷，必不能解，宜速用胃关煎，或大温中饮。凡患伤寒，有阴阳大虚，元气将败，而邪不能解者，非六味回阳饮不可。然但有大虚大寒之意，即当用此。若待其败，恐无及矣。凡阴盛隔阳，内真寒而外假热者，其证必头红面赤，或干渴舌焦，或口疮喉痛，或烦喘狂躁，或身热如火，或见虚斑而蚊迹遍身，或发阴黄而溺如金汁。虽其外有此证，而脉则微弱不鼓，且或为呕恶，或为泄泻，或背腹畏寒，或气短似喘，或昏睡无知，或惊惶惧怯，或虽热不渴，或言虽谵妄而气促声微，或身虽躁狂而举动无力，禁之则止，是皆内虚外实，真寒假热之证。须用理阴煎，或六味回阳饮、大温中饮、八味地黄汤之类，大剂与之，庶可保全。若虚火上浮，喉痛热躁，不能热饮者，用井水

浸药冷与饮之，此用假寒之味，以解上焦之假热，真热之性，以救下焦之真寒，回阳起死，真神妙之法也。其有血气本虚，用补相便。然温补既多，而病日昏愦，且见烦热难愈者。此其阳邪独亢，阴气不至，而虚中有热也。但改滋阴，以犀角地黄汤加黄芩、麦冬，或一柴胡饮加知母之类。此十补一清之法。一剂即效，其妙如神。医中圆活、最宜知此。

清 利 法（共三条）

凡治伤寒、瘟疫，宜清利者，非止一端。盖火实者，宜清火。气实者，宜行气。食滞者，宜消食。痰盛者，宜化痰。皆所谓清利也。凡此数者，滞去则气行，而表邪自解。然此宜用于邪实等证，而本非虚证之所宜。其有虚中挟实者，不妨少为兼用，此中权度，自有其宜。若病在危急，则毫不容谬，设不当清而妄用之，亦与扑残灯者，无异也。

一、伤寒火盛者，治宜清解。若热入阳明，烦渴躁热，脉洪便实，而邪有不解者，宜柴胡白虎煎，或单用白虎汤、太清饮，或玉泉散。若汗后仍热者，亦宜用之。若伤寒口渴，烦热赤斑，脉洪大而无力者，宜人参白虎汤。若伤寒邪在太阳，发热头痛，脉洪大，表邪未解，而内热又甚者，宜一柴胡饮，或三黄石膏汤，或六神通解散。若六经通热，火邪不解，或狂斑烦躁，或头红面赤，口干舌黑，脉洪邪实者，宜抽薪饮，或黄连解毒汤，或加柴胡。若伤寒热入血室，吐衄斑黄，及血热血燥，不能作汗而邪不解者，宜《局方》犀角地黄汤。热甚者，宜《良方》犀角地黄汤。若热邪闭结血分，大便不通，而邪不能解者，宜《拔萃》犀角地黄汤。若少阴水亏，阳明火盛，热渴失血，牙痛便结，脉空作喘，而邪不能解者，宜玉女煎。若伤寒阳邪亢盛，血脉不通而四肢厥逆者，谓之热厥，宜四逆散。若暑月时行瘟疫，表里俱热，宜清宜解者，羌活升麻汤。若伤寒热结膀胱，而小水不利，火邪不退，或挟热泄泻者，宜大分清饮，或柴芩煎，或益元散。若伤寒实热内蓄，小水不利，而口渴烦热发黄者，宜茵陈饮，或大分清饮。凡瘟疫热甚，而烦渴不宁者，宜雪梨浆时时与之，解渴退火最妙，大胜于益元散。冷水禀天一之性，甘而不苦，故大能清热解烦，滋阴壮水。凡火盛水涸，大渴便结，营卫热闭不能作汗者，最宜用之。虽虚证不可用，然亦有当用者。但察其喉口热极，唇舌干焦，大便秘结不通，而大渴喜冷者，此阴虚水亏证也，不妨与人参、熟地、桂、附、干姜之属，相间并用，藉以滋阴，其功不小。惟大便不结，及微热微渴，劳倦阳虚等证，最不宜用，若妄用之，则多 致寒颤而败。

一、伤寒兼杂证者，治宜调和、清利。凡伤寒兼风，发热，咳嗽多痰者，宜柴陈煎。若食滞气实，邪结胃脘，而表不解者，宜大和中饮加柴胡。若感四时寒湿之气，以致脾胃不和，或呕或吐，或泄泻胀满者，宜平胃散。或寒盛多吐者，宜和胃饮。若外感风寒，内停饮食，头痛寒热，或为吐泻胀满者，宜藿香正气散。若感四时寒湿，发热发黄，身痛脉紧，中寒泄泻，小水不利者，宜柴芩饮。若中无寒而多火者，宜柴苓汤。若外伤暑热，霍乱泄泻，小水不利，腹痛胀满，内阴外阳者，宜五苓散。若外伤寒湿，一身尽痛者，羌活胜湿汤。

吐 法（共二条）

凡伤寒宜吐者，必其上焦有滞，或食或痰，结聚胸膈，而邪不得散者，当吐也；或寒邪浊气内陷膈间，而为痞为痛者，当吐也，盖吐中自有发散之意。若中气虚寒，脉弱无力，及气短虚烦不宁者，皆不可吐。凡用吐药，中病即止，不必尽剂。

一、古方吐法多用独圣散及茶调散，凡上焦邪滞皆可用之。然不若新吐法为更捷也。又凡诸药皆可吐，只随证用药，煎汤服，少顷，探而吐之，则轻重可酌，标本可兼，尤其善也。

下 法（共二条）

凡伤寒、瘟疫宜下者，必阳明邪实于腑而秘结腹满者，乃可下之。或元气素强，胃气素实者，亦可下之。若大便虽数日不行，而腹无胀满，及大便无壅滞不通之状，或连日不食，而脐腹坦然，软而无碍者，此其阳明胃腑本无实邪，切不可妄下、妄导，以泄中气。又如伤寒门忌下诸条，必当加意详察，不可误用。盖诸误之害，下为尤甚，不可忽也。今见时医有妄下而亦不致死者，必其元气之素强，能胜攻下者也。若概引为证，必致杀人。

一、伤寒邪入阳明，便秘谵语，腹满烦热，脉证俱实者，宜大承气汤，或调胃承气汤。若伤寒表证未除，里证又急，表里俱实者，宜大柴胡汤。若三焦六经邪火壅结，大便不通，而表邪不解者，宜《局方》凉膈散。若伤寒热邪传里，当下而气血俱虚者，宜陶氏黄龙汤。若伤寒热邪传里，而血虚秘结，腹胀作痛，邪不能解者，宜玉烛散。若时气瘟疫遍行，火邪内蓄，三焦实热，大便秘结而邪不能退者，宜五瘟丹。若时行瘟疫发热，火浮于上，胸膈结热者，宜大清丸。凡诸有宜通宜下者，但随证作引，送百顺丸一二三钱，最捷最妙。

瘟疫热毒辨治（共三条）

瘟疫本即伤寒，然亦有稍异。以其多发于春夏，且因时气遍行，大小相似，必待日数足，然后得汗而解者，是为瘟疫之证。虽古法云：瘟病在三阳者多，三阴者少，然亦不可拘泥。若见阴证阴脉，是即三阴病也，大宜辨而治之。

一、瘟疫之在三阳者，当辨其经。如脉浮头疼，发热身痛者，太阳证也，宜九味羌活汤加减治之。若脉长，鼻干，不眠而躁者，阳明病也，宜葛根解肌汤，或十味参苏饮加减治之。若脉弦而数，胸胁痛而耳聋少阳证也，宜小柴胡汤加减治之。按此三阳之治，乃古方治瘟之大略。然此证寒热虚实，无所不有，仍当察治如前，不可拘也。

一、瘟疫初起，而头疼身痛，憎寒发热，脉紧数洪滑，而别无他证，先宜正柴胡饮，或败毒散，或十神汤。若温疫初起，多阴少阳，脉证无虚者，宜神术散。若瘟疫胸膈满闷，小柴胡加枳实、橘红。热在内者，仍加黄连。若暑月时行瘟疫，表里俱热甚，宜清火解毒者，羌活升麻汤。若瘟疫火盛，脉洪大而热躁甚者，三黄石膏汤。若瘟疫热毒上浮，头面俱肿，目不能开，口干舌燥，咽喉不利者，普济消毒饮。若瘟疫脉洪大，烦躁热渴者，白虎汤。或兼呕吐者，仲景竹叶石膏汤。若瘟疫发狂谵语，脉洪大滑实，而大便秘结不通者，大承气汤，或鸡子清饮。若瘟疫内外俱有实邪，大便不通，当表里双解者，防风通圣散。若瘟疫病八九日不退，而发斑发黄。但脉不虚不浮紧，而腹见痞满者，率可以承气、五苓合服而下之。若瘟疫头身红赤，肢体热甚，烦躁不能当者。宜用解瘟疫热毒法，及内饮雪梨浆，或用井花水调玉泉散俱妙。按以上诸法，乃因时因证，皆阳证实邪之所宜。若瘟疫脉弱无力，或外虽实而内则虚，或口不喜冷，大便不结之类，即非阳证，不得以身热脉数，俱认为火，虽在暑月，如理中汤、理阴煎、大温中饮、大补元煎，及前温补诸法，皆当随证必用，此舍时从证之妙法也。矧夏月尤多伏阴，故凡临此证者，必先察阴阳，次辨虚实，则其要也。宜切识之。

徐东皋曰：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热入血室，发黄身如烟熏，目如金色，口燥而热结。以砭针刺曲池出恶血，仍以通圣散兼散兼下。得汗如黄水，粪如黑膏而即愈。按此即此方之所谓打寒也。其法用手捋上膊，使血聚于臂，以帛缚定，乃用筋夹磁锋，击刺肘中曲泽傍之大络，使邪毒随恶血而出，亦最捷之法，穷人用之极效，然非曲池穴也。

大头瘟证治（共三条）

大头瘟者，以天行邪毒客于三阳之经，所以憎寒发热，头目颈项或咽喉俱肿，甚至腮面红赤，肩背斑肿，状如虾蟆，故又名为虾蟆瘟。大都此证多属风热，然亦有表

里虚实之辨。又外科有时毒证，亦即此也。方治具见本门，当参阅用之。

一、大头虾蟆瘟治法：凡病在头目，内火未盛者，先当解散，宜正柴胡饮，或败毒散。若时毒咽喉肿痛，内火不甚，而便利调和者，葛根牛蒡汤。时毒表里俱热，头目俱肿，宜清宜散者，柴葛煎。若毒在阳明，表里俱热，多头痛鼻干，宜散者，柴葛解肌汤。若时毒三阳，热极狂躁，咽喉肿痛，宜清兼散者，栀子仁汤。若时毒遍行，邪热上浮，头面俱肿，咽喉不利者，普济消毒饮。若时毒风热上聚头面，宜升散者，犀角升麻汤。若时气盛行，宜清火解毒者，羌活升麻汤。若时毒血热烦躁，兼赤斑者，犀角散、人参白虎汤。若时毒内外俱实，当双解者，防风通圣散。若时毒燃肿作痛，脉实便秘，宜下者，五利大黄汤，或漏芦升麻汤，或连翘消毒散。若时毒虽盛，而外实内虚，脉弱神困，凡诸虚证有据者，必当救里内托，宜参芪托里散，或托里消毒散。其有阳虚假热，而兼呕恶泄泻者，如六味回阳饮之类，皆所必用，不可疑也。若头项肿甚，疼痛难忍者，宜用清凉救苦散敷之。或取侧柏叶自然汁，调蚯蚓泥敷之。

徐东皋曰：大头虾蟆之候，因风热湿邪在于高颠之上，宜先用败毒散加羌活、黄芩、酒浸大黄，随病加减，不可峻用降药，虽有硝黄之剂，亦必细细呷之。盖凡治大头瘟者，不宜速攻，若攻之太峻，则邪气之在上者自如，而无过之中气反受其害而伤人也。且头乃空虚之地，既著空虚，则无所不致，所以治法当先缓而后急，则邪伏也。缓治以清热消毒，虚者兼益元气，胃虚食少者，兼助胃气；内实热甚，大便秘结者，以酒浸大黄下之，乃宣热而泄其毒也，此为先缓后急之法。若先从鼻肿，次肿于目，又次肿于耳，渐至头上，络脑后结块则止，不散，必出脓而后愈。又曰：大头瘟太阳病，发于头上，并脑后下项，及目后赤肿者是也，治宜荆防败毒散，羌活、藁本行经。阳明病，发于鼻颏，并目不能开，及面部者是也或内热气喘，口干舌燥，咽喉肿痛不利，脉数大者，普济消毒饮。若内实而热者，防风通圣散间服之。少阳病，发于耳之上下前后，并头角红肿者是也。若发热，若日晡潮热，或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痛，胸胁满闷者，小柴胡加消毒之药。

伤寒初感治法

凡伤寒初感之治，本与传变者不同。盖凡病伤寒、瘟疫者，无不发热，然初感之时，其邪在表，未经传里，未至郁热，虽身表有热，不过肤腠之寒邪，而内未有火，岂即阳证。斯时也，但用温散，或兼托散，药对其证，无不即愈。奈何时俗之医，一见发热，便认为火，而芩、连、知、檗，开手便用，不知内无实热，何以当此？以寒邪得寒药，而表里俱寒，勾连不解，则日以内传，寒凉妄用，则元阳日败。凡受斯害，死者多矣。此理不明，则既不知表里，又不知先后，终身不省，每致误人，而且敢侈口谈医，其心果医亦安乎？

伤寒饮食宜忌（共二条）

凡伤寒饮食有宜忌者，有不宜忌者。若病伤寒而食不断者，以邪犹在表，未深入也。及其稍深，而在半表半里之间，则食渐减矣，再入胸膈、胃口，则全不食矣。邪既在胃，则胃口不饥，所以伤寒不食者，或十日，或二十日，皆无足虑者，亦以胃气不馁，则不败也。第不欲食者，不可强食，强食则助邪；或新愈之后，胃气初醒，尤不可纵食，纵食则食复，此皆大忌也。至有不宜忌者，则如劳倦内伤之人，偶感寒邪，亦必发热，此多以劳伤中气，本非真正伤寒外邪内陷之病，所以外虽发热，而内则饥馁，每多思食。奈何庸昧之辈，但见发热，则曰饿不死伤寒，不论虚实，一概禁之。常见欲食者，索之不得，而且加以克伐寒凉之药，嗟嗟！饥肠受剥，虚者益虚，内外夹攻，苦[3]无所诉，及胃气既脱，反不欲食矣。即欲救之，已无可及。余常治此证，每借食为药，所活多人，而见禁食受毙者，亦已不少，故详言之。若病人时时觉饥而索食者，此其邪不在脏，胃中空虚而然，必不可禁，但不宜纵耳。且因此可察虚实，关系

非小，不可忽也。

巢氏曰：凡瘟疫病新瘥，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作劳妄动伤力，并食猪羊、鸡犬、鱼脍、炙煿、肥腻、生果、面食、硬涩难消之物，停积肠胃，膈闷腹胀，便秘，或大吐大下。重复发热，病作不可救矣。

避　疫　法（共二条）

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故避之之法，惟在节欲节劳，或于房室劳倦之后，尤不可近，仍勿忍饥以受其气，皆要法也。至于却邪之法，则如《刺法论》所云：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盖天牝者，鼻也。鼻受天之气，故曰天牝。气自空虚而来，亦欲其自空虚而去，即天牝从来，复得其往也。正以气通于鼻，鼻通于脑，毒入脑中，则流布诸经，令人相染矣。气出于脑，谓嚏之，或张鼻以泄之，或受气于室，则泄气于外，而大吸精气以易之，则邪从鼻出，而毒气自散，此却邪于外之法也，又如想心如日等法，盖胆属少阳，为中正之官，少阳气壮，则脏气赖以俱壮，而邪不能入，此强中御邪之法也。凡探亲诊疾，事有不容已者，但知此诸法，则虽入最秽之地，自可保其无虑。一方治天行时气，宅舍怪异，用降真香烧焚，大解邪秽。小儿带之，能解诸邪，最验。一法以福建香茶饼，不时噙口中，大辟伤寒瘴气秽恶。

《医统》曰：男子病，邪气出于口；女人病，邪气出于前阴，其相对坐立之间，必须识其向背。或以雄黄末涂鼻孔中，行动从容，察位而入。凡入病家，此亦医人之不可不知也。

瘟疫论列方

麻桂饮（新散七）　理阴煎（新热三）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麻黄汤（散一）　桂枝汤（散九）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参苏饮（散三四）　十神汤（散四十）　九味羌活汤（散四四）　五积散（散三九）　败毒散（散三六）　荆防败毒散（疮三一）　柴葛煎（新散十四）　葛根汤（散二九）　柴葛解肌汤（散三一）　归葛饮（新散十三）　神术散（散六五）　升麻葛根汤（散三十）　归柴饮（新散十七）　柴阴煎（新散九）　柴苓煎（新散十）　羌活升麻汤（寒十二）　柴苓汤（和一九二）　柴苓饮（新散十一）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圣散子（散四三）　五瘟丹（攻百一）　六神通解散（寒十五）　四逆汤（热十四）　平胃散（和十七）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四逆散（散二八）　和胃饮（新和五）　防风通圣散（攻十六）　五福饮（新补六）　五苓散（和一八二）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六物煎（新因二十）　一柴胡饮（新散一）　普济消毒饮（寒十三）　独参汤（补三五）　二柴胡饮（新散二）　人参白虎汤（寒三）　温胃饮（新热五）　三柴胡饮（新散三）　柴胡白虎煎（新散十二）　胃关煎（新热九）　四柴胡饮（新散四）　竹叶石膏汤（寒五）　理中汤（热一）　五柴胡饮（新散五）　三黄石膏汤（寒十一）　附子汤（热二二）　正柴胡饮（新散六）　黄连解毒汤（寒一）　白虎汤（寒二）　小柴胡汤（散十九）　《局方》凉膈散（攻十九）　太清饮（新寒十三）　大柴胡汤（攻七）　解瘟热毒法（寒二四）　玉泉散（新寒十五）　大补元煎（新补一）　羌活胜湿汤（和一七八）　益元散（寒百十二）　四君子汤（补一）　葛根牛蒡汤（外四五）　抽薪饮（新寒三）　五君子煎（新热六）　陶氏黄龙汤（攻二一）　茵陈饮（新寒八）　大温中饮（新散八）　调胃承气汤（攻三）　玉女煎（新寒十二）　大和中饮（新和七）　五利大黄汤（外八九）　犀角散（寒一三一）　大分清饮（新寒五）　漏芦升麻汤（外九七）　雪梨浆（新寒十六）　小青龙汤（散八）　连翘消毒散（外六一）　大青丸（攻百二）　金沸草散（散八一）　参芪托里散（外五）　玉烛散（攻二四）　大承气汤（攻一）　托里消毒散（外二）　百顺丸（新攻六）　独圣散（攻百六）

栀子仁汤（寒十九） 清凉救苦散（外一三五） 茶调散（攻百七） 鸡子清饮（寒十七） 犀角升麻汤（外四七） 吐法（新攻一） 犀角地黄汤（三方 寒七九、八十、八一）

论外备用方

夺命散（补三六 虚极） 芩连消毒散（寒十四） 陈氏正气散（和二二 风寒生冷）

〔1〕“室”原脱，据《素问》补。

〔2〕“衝”原作“冲”，据《素问》改。

〔3〕“苦”原作“若”，据文义改。

卷之十四性集

杂证谟

疟疾

经义

《疟论》：帝曰：夫疟疾皆生于风，其畜作有时者，何也？岐伯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帝曰：何气使然？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疏，腠理闭，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曰作。常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帝曰：其作日晏与日早者，何气使然？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帝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曰：此邪气客于头项，循膂而下者也。故虚实不同，邪中异所，则不得当其风府也。故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于手足而病。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故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间，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帝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岐伯曰：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

故复热而渴。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极则复。夫病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帝曰：攻之奈何？早晏何如？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帝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畏风。以夏病者，多汗。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脏？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1]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帝曰：瘅疟何如？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瘅疟。

《至真要大论》：帝曰：火热或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岐伯曰：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阴气多而阳气少，则其发日远；阳气多而阴气少，则其发日近。此胜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金匮真言论》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

《生气通天论》曰：夏伤于暑，秋为痎疟。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论　证（共四条）

疟疾之疾，本由外感，故《内经》论疟无非曰风，曰寒，其义甚明。而后世之论，则泛滥不一，总不过约言其末而反失其本，所以议论愈多，则病情愈昧矣。有辨在后，所当并察。

凡疟因于暑，人皆知之。不知夏令炎热，此自正气之宜。然而，人有畏热者，每多避暑就阴，贪凉过度，此因暑受寒，所以致疟。经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义可知也。然又惟禀质薄弱，或劳倦过伤者，尤易感邪。此所以受邪有浅深，而为病有轻重也。第以病因暑致，故曰受暑，而不知暑有阴阳，疟惟阴暑为病耳。至其病变，则有为寒证者，有为热证者，有宜散者，有宜敛者，有宜温者，有宜清者，其要在标本虚实四字。知此四者，而因证制宜，斯尽善矣。其有云伤暑而认暑为火者，有云脾寒而执以为寒者，皆一偏之见，不足凭也。

凡疟发在夏至后，秋分前者，病在阳分，其病浅；发在秋分后，冬至前者，病在阴分，其病深。发在子之后，午之前者，此阳分病也，易愈；发在午之后，子之前者，此阴分病也，难愈。病浅者，日作。病深者，间日作。若三日、四日者，以受邪日久，而邪气居于阴分，其病尤深。

凡疟病自阴而渐阳，自迟而渐早者，由重而轻也；自阳而渐阴，自早而渐迟，由轻而重也。凡感邪极深者，其发必迟，而多致隔日，必使渐早渐近，方是佳兆。故治此疾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

论　治（共十二条）

凡疟疾初作，必多寒热，大抵皆属少阳经病。其于初起，当专以散邪为主。若果形气无伤，而脉证别无他故者，但宜正柴胡饮，或三柴胡饮主之。少者一、二剂，多者三、四剂，无有不愈。若气体本弱而感邪为疟，即宜四柴胡饮为妙，勿以初起而畏之弗用也。

一、治疟当辨寒热，寒胜者即为阴证，热胜者即为阳证。盖有素禀之寒热，有染触之寒热，然必其表里俱有热邪，方是火证。若疟至则热，疟止则退，而内无烦热闭结等证，则不得以火证论治。若内外俱有火证，而邪有不散者，一柴胡饮主之。若邪入阳明，内热之甚，而邪有未散者，宜柴胡白虎煎。若邪入肝肾，而热极动血者，宜柴芩煎。

一、疟有寒证，如无虚邪，而但以寒邪不能散，或多中寒者，宜二柴胡饮。若以寒胜而兼气虚，邪有不解者，宜四柴胡饮，或补中益气汤加干姜、官桂。若寒甚热少，脉迟而兼背恶寒，或多呕恶泄泻者，必用麻桂饮，或大温中饮。

一、中气虚弱不能胜邪，而邪不能解者，病在脾肺气分，宜补中益气汤、五柴胡饮。若阴虚血液不充而邪不能解者，病在肝肾精分，宜补阴益气煎、归柴饮。此证极多，其效尤捷。若发时其寒如冰，其热如烙，而面赤如脂，渴欲饮冰，而热退即不渴者，以六味地黄汤加柴胡、芍药、肉桂，大剂一服，即可愈。若元气虚寒之甚，阳不胜阴而邪不能解者，大温中饮。若元气虚甚，或衰老积弱者，则不必兼用攻邪，只当以正气为主，但使元气不败，则邪气无有不服，宜大补元煎，或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而又惟休疟饮为最妙。

一、疟疾屡散之后，取汗既多，而病不能止者。必以过伤正气，而正不胜邪，则虽止微邪犹然不息，但使元气之虚者一振，散者一收，则无不顿然愈矣，宜三阴煎、五福饮，或小营煎、休疟饮主之。若有微寒者，宜大营煎，或理中汤。若微有火者，宜一阴煎。若多汗不收者，宜五阴煎之类主之。

一、疟疾久不能愈者，必其脾肾俱虚，元气不复而然。但察其脉证，尚有微邪不解者，当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若邪气已尽而疟有不止者，则当专补元气，以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或大补元煎之类主之。若肾阴不足，而精不化气者，宜理阴煎最效。若阴邪凝滞而久不愈者，宜于前药加姜、桂、附子。

一、疟作而呕吐恶食者，虽曰少阳之邪为呕吐，然实由木邪乘胃所致。但解去外邪，呕当自止，宜柴陈煎，或正柴胡饮加半夏主之。若脾胃气虚而寒邪乘之，则最多呕恶之证，宜温胃饮、理中汤、养中煎之类主之。若虚寒连及命门，火不生土而作呕者，宜理阴煎、右归饮之类主之。若兼食滞而作呕者，必多胀满，宜加陈皮、砂仁、山查、厚朴之类为佐。若兼火邪者，必多热渴躁烦、秘结，宜以黄芩、黄连之类为佐；若火在阳明甚者，宜加石膏。若兼寒者，必胃口怕寒，或吞酸，或嗳腐，或恶心。得热稍可者，宜以姜、桂、附子、吴茱萸之类为佐。

一、疟疾因劳辄复，连绵不已者，此脾肾虚证。盖肾主骨，肝主筋，脾主四肢，气弱不胜劳苦，所以即发，但补脾肝肾，使其气强则愈。如十全大补汤、八珍汤、补中益气汤，皆可酌用。

一、疟疾发散已多，每致阴虚水亏，而烦热多渴者，宜以西瓜汁，或雪梨浆，或冷参汤，俱可滋阴截疟。无热者，不可强用。

一、疟痢并作而脏平邪浅者，宜胃苓汤加柴胡一、二钱。若寒湿伤脾而疟痢并作者，宜温胃饮加柴胡，或胃关煎加柴胡亦妙。若湿热伤脾，下及肝肾而暴注热渴，或下纯鲜血者，宜柴芩煎。

一、疟邪未清，而过食伤脾，以致痞满连绵不已者，宜大小和中饮加柴胡。若因食而成疟痞者，宜芍药枳术丸，及大小和中饮之类调之。若痞成难消者，须灸章门、水

道等穴，灶宜稍大，多灸，或连灸二三次，方得全愈。

一、古云：治疟之法，凡将发之时，与正发之际，慎毋勉强施治，即治亦无效，必待阴阳并极，势平气退之后，然后，察而治之，或于未发二三时之先，迎而夺之，可也。经曰：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按此古法，殊似不然，予近治疟，每迎其锐而击之，最捷最妙。是可见古法之有不必泥者。

论　汗

凡古人治疟之法，若其久而汗多，腠理开泄，阳不能固者，必补敛之；无汗则腠理致密，邪不能解，必发散之。故曰：有汗者要无汗，扶正为主；无汗者要有汗，散邪为主。此大法也。盖疟本外邪，非汗不能解，若不知散解其邪，而妄用劫剂，多致胃气受伤，邪不能解，必反难愈。此宜以补剂为主，加减取汗，汗后再加补养可也。若邪在阴分，则下体最难得汗，补药力到，自然汗出至足，方是佳兆。凡病此而邪有未解者，大忌饱食，亦以汗之难易为优劣也。凡寒邪之自外而入者，得汗即解，如伤寒之类皆是也。而惟时瘟时疟之病，则病有浅深之不同。即如病瘟者，虽有大汗而热仍不退。病疟者，屡发屡汗而疟犹不止，此其所感最深，故不能以一二汗而即愈，或通身如洗而犹不能透。若此者，但当察其强弱，仍渐次再汗之，方得邪解。故不可谓汗后必无邪也。此但当以脉之紧与不紧，及头身之痛与不痛，寒热之甚与不甚为辨耳。然又有虽已得汗，邪气将解而不守禁忌，或因于劳，或因于欲，或受生冷微邪，或胃气未清，因而过食，随触随发，此其旧邪未尽而新邪又至，缠绵深固，因致留连者，亦必宜仍从汗解，但其宜固宜散，则犹当以酌虚实为首务。

论　标　本

凡治疟当知标本。予尝言：有标则治标，无标则治本，此最为治疟之肯綮。何以言之？盖标以邪气言，本以正气言也。夫邪正相争，所以病疟。凡疟之初起，本由邪盛，此当治邪，固无疑也。若或表散已过，或久而不愈，则于邪正之间，有不可不辨矣。盖有邪者，证必猖炽，脉必弦紧，或头疼头痛未除，或汗虽出而未透，凡属形证有余者，即其病虽已久，亦必有表邪之未清也。但觉有微邪，此犹宜兼标为治。若汗出已多，邪解已透，别无实证实脉可据，而犹然不愈者，必由正气全虚，或以质弱，或以年衰，故余气有未能却，而真阴有未能静耳。此当专治其本，但使元气既复，则无有不愈。设或不明标本，无论有邪无邪，而但知攻疟，则害者多矣。予为此说虽因疟而发，然诸病皆同此理，明者，当心志之。

论　厌　疟

凡厌疟之法，今世俗相传多用之，但其有效有不效，人每疑之，而其所以然者，自有的确之妙，则从来人所未知也。盖疟以邪正相争，其感之浅者，乃少阳胆经病也。惟其邪本不甚，则邪正互为胜负。当此时也，亦犹楚汉相持之势，但得一助之者，为楚则楚胜，为汉则汉胜，故不论何物，皆可用以为厌。但使由之，勿使知之，其人恃有所助，则胆气略壮，而邪即败矣。此即《内经》移精变气之意也。然必势均力敌者，乃可以一助而胜之，正胜则愈也。若果彼强我弱，势不易制者，则厌必无益。故惟邪轻日作者可厌，而邪深间日者则不能厌。此自理势之使然，无庸惑也。

论　截　疟（共四条）

凡截疟之法，方固不可，然亦无必效之方。若以愚见并及治验，则未尝藉于截也。盖有邪者，去邪则愈。若散邪既透，解表已过，则但收拾元气而气复即愈。惟能于邪正之间，得其攻补之宜，则无不自愈，此截之最善者也。至如截疟诸方，虽不可执，亦不可无。第有效于此而不效于彼者，亦以人之气血阴阳各有不同故耳。故凡用截药者，

亦当察人之强弱而酌以用之，庶乎得效，然亦惟轻者，易截。而重者，不易截也。兹录诸方于后，亦可备于酌用。截疟常山饮，气血强壮者，可用。截疟饮，气分不足者，可用。牛膝煎，血分不足者，可用。截疟丹，时气多湿者，可用。木贼煎，湿痰邪实者，可用。何人饮、休疟饮，血气大虚，欲急济者，可用。小柴胡汤加常山二钱，截疟如神。追疟饮，凡气血未衰，或屡散之后，用之最效。

丹溪曰：数发之后，便宜截而除之，久则发得中气虚弱，致病邪愈深而难治。世有砒丹等截药，大毒，不可轻用。常山性暴悍，善驱逐，然能伤真气，病人稍虚怯者，勿用。

杨仁斋曰：或其人素虚者，慎勿用常山等药。

薛立斋曰：若病势正炽，一二发间，未宜遽截，恐邪气不去，正气反伤耳。若胃气弱者，用寒凉止截，脾胃复伤，必致连绵不已。若非培养元气，决不能愈。每见饮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虚胃损，反为难治。若咽酸口酸，且宜节饮食，其病潮作时，虽大渴亦只姜汤乘热饮之，此亦截疟之良法。凡欲截之，若血气俱虚，用人参、生姜各一两煎服，顿止。不问新久并效。

论似疟非疟

凡似疟非疟之病，虽有往来寒热，而时作时止，本非疟之类也。凡大病后，或产后，或虚损，俱有此证。经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阳气下入阴中则恶热。故凡无外邪而病为寒热者，必属虚证。但虚有阴阳之异，而阳虚者必多寒，阴虚者必多热。阳虚者宜补其阳，如理中汤、十全大补汤加姜桂附子之类，此皆人所易知也。惟阴虚之证则最不易辨，盖阴中之水虚者，阴虚也；阴中之火虚者，亦阴虚也。如其津液枯燥，精血耗伤，表里上下，俱多烦热等证，此阴中之水虚也。治宜壮水以配阳，如一阴煎、六味地黄汤，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其有倏热往来，或面赤如脂，而腹喜热饮，或上热如烙，而下冷如冰，或喉口大热，而大便不实，此其证虽若热，而脉必细微，或虽洪大而无力者，是皆阳气无根而孤浮于上，此阴中之火虚也。治宜益火之本，使之归源，如海藏八味地黄丸，或右归饮之类主之。假热退则真寒见，自可因证而治之也。寒热门论治尤详，所当并察。

论 温 疟

温疟一证，在《内经》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至春夏阳气大发而为病，此即正伤寒之属也。故仲景《伤寒论》有温疟一证，即此是也。此与夏伤暑而秋为疟者，本自不同，当于伤寒门酌而治之。

论 瘴 疟

瘴疟一证，在《内经》曰：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发则阳气盛而不衰，故致消烁脱肉者，命曰瘅疟。盖此以阳脏而病阳证也，自与诸疟不同。而治此之法有三：如热邪内畜，而表邪未解者，则当散以苦凉；如热因邪致，表虽解而火独盛者，则当清以苦寒，此皆治其有余也。若邪火虽盛，而气血已衰，真阴日耗者，急宜壮水固元，若但知泻火，则阴日以亡，必致不救。

论 瘴 疟

瘴疟一证，惟岭南烟瘴之地有之。盖南方风湿不常，人受其邪而致病者，因名瘴疟。然瘴出地气，疟由天气，但使内知调摄，而外不受邪，则虽居瘴地，何病之有？是可见瘴以地言，而疟即风寒外感之病也。但其甚者，则或至迷困喑哑，乃与常疟为稍异耳。凡治此者，亦总不离寒热虚实，及有邪无邪，如前治疟诸法而尽之矣。外如大梁李待诏[2]瘴疟等证，既明且确，详列瘴气门，不可不察。

述 古（共八条）

仲景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

《机要》曰：疟有中三阳者，有中三阴者，其证各殊也。在太阳经谓之寒疟，治多汗之；在阳明经谓之热疟，治多下之；在少阳经谓之风疟，治多和之。此三阳受病，谓之暴疟，发在夏至后，处暑前，乃伤之浅者。在阴经则不分三经，总谓之湿疟，当从太阴经论之。发在处暑后，冬至前，此乃伤之重者。

一、古法云：以清脾饮治秋时正疟，随证加减，大效。若胃中有伏痰郁结者，以草果饮，一服可愈。

丹溪曰：邪气深入阴分、血分，而成久疟者，必当用升发药，自脏而出之于腑，然后自表汗而解。若用下药，则邪气愈陷而难出矣。

傅氏曰：疟系外邪，当以汗解。或汗不得出，郁而成痰，宜养胃、化痰、发汗，邪气得出，自然和也。

刘宗厚曰：或问俗以疟为脾寒，何也？曰：此亦有理。盖暑盛阳极，人以伏阴在内，脾困体倦，腠理开发；或因纳凉于水阁木阴，及泉水澡浴，而微寒客于肌肉之间，经所谓遇夏气凄沧之水[3]寒迫之是也；或劳役饥饱内伤而即病作，故指肌肉属脾，发则恶寒战栗，乃谓之脾寒耳。实由风寒暑湿之邪，郁于腠理，夏时毛窍疏通而不为病，至秋气收敛之际，表邪不能发越，故往来寒热，进退不已，病势如凌疟人之状，所以名疟。即如四时伤寒，十二经皆能为病。古方治法，多兼内伤取效，脾胃和而精气通，则阴阳和解，此实非脾病也。然古人称疟不得为脾寒者，正恐人专于温脾之说，不明造化之源，而失病机气宜之要故也。

立斋曰：大凡疟证，皆因先伤于暑，次感于风，客于营卫之间，腠理不密，复遇风寒，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营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并则病作，离则病止。并于阳则热，并于阴则寒。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在气则早，在血则晏。其病热多寒少，心烦少睡者，属心，名曰瘟疟，用柴苓汤。但寒少热，腰疼足冷者，属肾，名曰寒疟，用桂附二陈汤。先寒而后大热，咳嗽者，属肺，名曰瘅疟，用参苏饮。热长寒短，筋脉揪缩者，属肝，名曰风疟，宜小柴胡加乌药、香附。寒热相停，呕吐痰沫者，属脾，名曰食疟，宜清脾饮。若中气虚而间日发者，用补中益气汤。若寒热大作，不论先后，此太阳阳明合病。寒热作则必战，经曰：热胜则动也。发热则必汗泄。又曰：汗出不愈，知内热也。

又曰：凡日久虚疟，寒热不多，或无寒而微热者，若内因胃气虚，用四君加升麻、当归。若脾血虚，用四君加川芎、当归。若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大凡久疟，多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战栗泄泻，手足逆冷，皆脾胃虚弱，但补益中气，则诸证悉愈。凡人久疟，诸药不效，以补中益气汤内加半夏，用人参一两，煨姜五钱，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若病久者，须大补元气为主，盖养正邪自除也。

徐东皋曰：疟疾多因风寒暑湿而得之，乃天之邪气所伤，当以汗解。故仲景、河间悉用发表之药，但以寒热多少，分经络而治。

辨　古（共四条[4]）

陈无择《三因方》云：夫疟备三因，外则感四气，内则动七情，饮食饥饱，房室劳逸，皆能致之。经所谓夏伤暑，秋疟疟者，此则因时而叙耳，不可专以此论。外所因证，有寒疟，有温疟，有瘅疟，并同《素问》也。有湿疟者，寒热身重，骨节烦疼，胀满自汗，善呕，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及冒雨湿也。有牝疟者，寒多不热，但惨戚振栗，病以时作，此则多感阴湿，阳不能制阴也。此五种疟疾，以外感风寒暑湿，与卫气相并而成。除瘅疟独热，温疟先热，牝疟无热外，诸疟皆先寒后热。内所因证，病者以蓄怒伤肝，气郁所致，名曰肝疟。以喜伤心，心气耗散所致，名曰心疟。以思伤

脾，气郁涎结所致，名曰脾疟。以忧伤肺，肺气凝痰所致，名曰肺疟。以失志伤肾所致，名曰肾疟。所致之证，并同《素问》。此五种疟疾，以感气不和，郁结痰饮所致。不内外因，有疫疟者，一岁之间，长幼相似也。有鬼疟者，梦寐不祥，多生恐怖也。有瘴疟者，乍热乍寒，乍有乍无，南方多病也。有胃疟者，饮食饥饱，伤胃而成，世谓食疟也。有劳疟者，经年不瘥，前后复发，微劳不任也。亦有数年不瘥，结成癥癖在腹胁，名曰老疟，亦曰母疟。以上诸证，各有方治，宜推而用之。

愚谓疟疾一证，《内经》言已详尽，无可加矣。而后世议论烦多，反资疑贰，兹举陈氏三因之说，以见其概。如所云湿疟者，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固一说也。然浴以热汤，避彼风处，则断不致疟，惟冷水相加，疟斯成矣。若然则仍是寒气，即《内经》所云夏遇凄沧水寒之证也。然此犹近似，但宜辨明寒热耳。至若牝疟无热，则《内经》并无此说，惟《金匮要略》曰：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亦非曰无热也。若果全无发热，而止见寒栗，此自真寒阳虚证耳，别有本门。又安得谓之疟耶？再如内因五脏之疟，在《内经·刺疟论》所言六经五脏之证，不过为邪在何经之辨，原非谓七情所伤便能成疟，而此云所致之证，并同《素问》，则《素问》无此说也。且既云七情所伤，则其虚实大有不同，又岂皆痰饮所致耶？再若不内外因，凡鬼疟梦寐之说，此或以疟邪乱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岂鬼祟果能为疟乎？至若胃疟，既云饮食，则明是内伤，且凡先因于疟而后滞于食者有之，未有不因外邪而单有食疟者也。夫病情必有标本，标本误认，治岂无差？窍计陈氏之言，既以三因立论，故不得不敷演其说，而烨然若有可观，不知影响之谈，不但无益于病，而且乱人意见，致令临证狐疑，莫知所从，而每至于害者，皆此之类。

丹溪曰：疟有暑、有风、有湿、有痰、有食积。久发者，为老疟，不已者，为疟母。风暑之疟，多因夏月在风凉处歇，遂闭汗不能得泄，暑舍于内。故大法当汗之。疟而恶饮食者，必从饮食上得之，当以食治。俗云脾寒，乃因名而迷其实也。苟因饮食所伤而得之，未必是寒，况其他乎。

严用和曰：或乘凉饮冷，当风卧湿，饥饱失时，致脾胃不和，痰积中脘，遂成此疾，所谓无痰不成疟也。

张子和曰：《内经》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世医皆以脾寒治之，用姜、附、硫黄之类，甚者归之祟怪，良可笑也。又或因夏月饮食生冷之类，指为食疟，此又非也。岂知《内经》之论则不然，皆夏伤于暑，遇秋风寒而后作也。邪热浅则连日，邪热深则间日，并入于里则寒，并入于表则热，若此论则了不相干于脾也。治平之时，其民夷静，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以热治热，亦能取效。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内火与外火俱动，以热攻热，转为泻痢、吐血、疮疡、呕吐之疾，岂与夷静之人同治哉。予尝用张长沙汗吐下三法，愈疟病极多，大忌错作脾寒治之。

愚谓疟疾之作，本由风寒水湿之邪感而致病，亦或有非风非水而衣薄受凉，凡体怯者，皆能为疟。及其病深，则未免因经及脏，因表及里，故有不慎饮食而更甚者，有不慎劳役而增病者，总之无非外邪为之本，岂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疟者耶？今观朱丹溪之言，亦以痰食并列，严用和则悉归之痰。盖皆因陈氏之说，而殊失《内经》之正意矣。故张子和亦以祟怪为笑以食疟为非，而云治平扰攘时当分治，是皆有理确见也。独怪其以暑为火，而且谓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大忌错作脾寒治之，而尝用汗吐下三法。恐此言亦属偏见也。念余幸逢明盛，固不知扰攘景象，第以劳苦过伤之人，其虚更甚，又岂无三阳疲损等证，而可俱谓之火，及可尽用三法乎？甚哉立言之难，于此可见，而时中之不易得也如此。

简 易 方

一方 截疟神效。用常山末二钱，乌梅肉四个研烂，酒调，临发日早服。

一方　不问新久疟，用常山一两，锉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煮干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半盏，去滓停冷，五更服之，不吐不泻，效。

一方　治疟神效。用蒜不拘多少，研极烂，和黄丹少许，以聚为度，丸如芡实大，候干，每服一丸，新汲水空心面东吞下。

针　灸　法

刺疟论诸刺法具载本经。

大椎（可灸三壮）　三椎骨节间（灸亦可愈）　间使（可灸）

疟疾论列方

柴陈煎（新散九）　麻桂饮（新散七）　柴苓汤（和一九三）　归柴饮（新散十七）　柴芩煎（新散十）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参苏饮（散三四）　养中煎（新热四）　温胃饮（新热五）　大营煎（新补十四）　小营煎（新补十五）　五福饮（新补六）　一阴煎（新补八）　三阴煎（新补十一）　五阴煎（新补十三）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百二一）　八珍汤（补十九）　右归饮（新补三）　胃关煎（新热九）　胃苓汤（和百九十）　牛膝煎（新因二四）　木贼煎（新因二六）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何人饮（新因二五）　草果饮（和二二六）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休疟饮（新补二九）　追疟饮（新因又二五）　清脾饮（和二二五）　截疟饮（和二二二）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一柴胡饮（新散一）　二柴胡饮（新散二）　桂附二陈汤（热百十四）　三柴胡饮（新散三）　四柴胡饮（新散四）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正柴胡饮（新散六）　小柴胡汤（散十九）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四君子汤（补一）　大补元煎（新补一）　柴胡白虎煎（新散十二）　大温中饮（新散八）　大和中饮（新和七）　截疟常山饮（和二三一）　小和中饮（新和八）　雪梨浆（新寒十六）

论外备用方

归脾汤（补三二）　柴平汤（和二三三　湿疟身痛）　四善饮（和二二八　和胃消痰）　七宝饮（和二二七　截疟）　截疟丹（和二百三十）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寒湿瘴疟）　正气散（和二三　脾滞）　祛疟饮（和二二一　邪火）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寒滞）　柴葛二陈汤（和六　暑湿）　驱疟饮（和二百二十　邪湿）　人参养胃汤（和二三四　和胃顺气）　万安散（和二二二　实邪初感）　常山散（和二二九）　交加饮子（和二三二　疾食瘴）　鳖甲饮（和二二四　久疟疟母）　红丸子（攻九六　消食疟）　白虎加桂枝汤（寒四　热疟）　七枣汤（热百十八　阴疟）　白虎加桂枝汤（寒四热疟）　扶阳助胃汤（热百十五　中寒）　加味小柴胡汤（散二一　热邪）

瘴　气

论　证

瘴气，惟东南之域乃有之。盖岭南地气卑湿，雾多风少，且以冬时常暖，则阴中之阳气不固，夏时反凉，则阳中之阴邪易伤，故人有不知保重而纵欲多劳者，极易犯之，以致发热头痛，呕吐腹胀等证。盖重者即伤寒，轻者即疟疾，第在岭南病此，则均谓之瘴耳。然阳气外浮之乡，必内多真寒而外多假热；阴气不固之人，虽外有邪证而内必多虚，此则岭南瘴疫之大概也。但予未经其地，此不过亿度之见耳。及阅诸家之论，最多得理，足徵予言之不诬也，谨详录在下，以资择用，庶临证者可无惑，而病此者得所赖矣。又细察诸论，亦已详悉，第病其用补之法犹有未尽，若值内伤虚损之甚而病此将危或难愈者，必以前瘟疫门治法参而用之，则庶乎有济。

瘴病所由

凡劳疫伤饥之人，皆内伤不足者也。所谓邪气伤虚不伤实，同一理也。观《卫生方》云：北人寓广之地者，或往来广之途者，俱有阴阳相搏之患。然居者十病二三，途者十病八九。正以居者安静，途者劳伤耳。《活人三昧》论瘴疟条云：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则邪气不能为害。彼道路崎岖，人烟疏阔，水浆不洁，酒炙多腥，饮食起居，未免乖度，况复有阴阳相搏之气乎？故曰：瘴气惟染劳役伤饥之人者此也。又凡居岭南者，必慎起居，节饮食，寡欲清心，虽有风邪勿能害也。惟内境不出，则外境不入，此理之自然。其有感而病者，皆不知所慎耳。

大梁李待诏瘴疟论

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二气相搏，此寒热之气所由作也。阳气泄，故冬无霜雪，四时放花，人居其地，气多上壅，肤多汗出，腠理不密，盖阳不反本而然。阴气盛，故晨夕雾昏，春夏淫雨，一岁之间，蒸湿过半，三伏之内，反不甚热，盛夏连雨，即复凄寒，饮食、衣服、药食之类，往往生馁，人居其间，类多中湿，肢体重倦，又多脚气之疾。盖阴常偏胜而然，阴阳之气既偏而相搏，故人亦因之而感受其寒热不齐之病也。又阳燠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阳不下降，常浮于上，故病者多上脘郁闷，胸中虚烦。阴湿既盛，则使人下体多寒，阴不上升，常沉而下，故病者多腰膝重疼，腿足寒厥。予观岭南瘴疾，证候虽或不一，然大抵阴阳各不升降，上热下寒者，十有八九。况人身上本属阳，下本属阴，兹又感此阳燠阴湿不和之气，自多上热下寒之证也。得病之因，正以阳气不固，每发寒热，身必大汗，又复投之以麻黄、金沸、青龙等汤，再发其表，则旋踵[5]受毙；甚者，又以胸中痞闷，用利药下之，病人下体既冷。下之，则十无一生。若此者，医害之也。

其时余染瘴疾，全家特甚。余悉用温中固下，升降阴阳正气之药，十治十愈。二仆皆病，胸中痞闷烦躁，昏不知人。一云：愿得凉药清膈。余审其证，上热下寒，皆以生姜附子汤冷温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膈清凉，得凉药而然也，实不知附子也。翌日各与丹珠丸一粒，令空心服之，遂能食粥，然后用正气、平胃等药，自尔遂得平安。更治十数人皆安。盖附子用生姜煎，既能发散，以热攻热，又能导虚热向下焦，除宿冷，又能固接元气。若烦闷者，放冷服之。若病烦躁，不好饮水，反畏冷不能饮者，皆其虚热，非真热也，宜服姜附汤。沈存中治瘴用七枣汤，正与此同，亦一服而愈。有用术附汤而病愈甚，盖术附相济，能固热气，不能发散，惟附子一味为最妙。或有脉证实非上热下寒而目黄赤者，不可用附子。脉若浮洪而数，寒热往来，无汗，乃小柴胡汤证。若证有可疑，寒热不辨，宜服嘉禾散。若热多者，冷服之。嘉禾散能调中气，升降阴阳，治下虚中满，疗四时瘟疫伤寒，使无变动，虽伤暑及阳证伤寒，服之亦解。若或寒多，服之尤宜。服二三日，即寒热之证自判，然后随证调治之，无不愈者。大抵岭南之地卑湿，又人食槟榔，多气疏而不实，四时汗出，不宜更用汗药，此理甚明。亦有当汗下者，然终不多也，明者察之。

《指迷方》瘴疟论（新安王隶）

隶读书之余，留意医学，幸得其传，颇识方脉，就辟入南，研究此证。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惟事鬼神。夫瘴之为病，犹伤寒之病也，岂可坐视而不药耶？每为中医茬苒而致不救者有之。人过桂林以南无医药，且居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空，不可用汗吐下三法。其业医者既鲜且庸，或妄用吐汗下者，是谓虚虚。方书皆谓南方天气温暑，地气郁蒸，阴多闭固，阳多发泄，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元气不固，感而为病，是为之瘴。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疟疟，谓之冷瘴。重者，蕴热沉沉，昼夜如卧灰火中，谓之热瘴。最重者，一病便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谓之

哑瘴。冷瘴必不死，热瘴久而死，哑瘴无不死，此方书之说也。然以愚意观之，所谓哑瘴者，非伤寒失音之证乎？又岂中风失语之证乎？治得其道，亦多可生，安得谓之无不死耶。若夫热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狭道，人行其间，热气蒸郁，无林木以蔽日，无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有饮酒而不节者，或食煎炙而积热者，偶成此证。其热昼夜不止，稍迟二三日，则血凝而不可救矣。南中谓之中箭，亦谓之中草子。然有挑草子法，乃以针刺头额及上下唇，仍以楮叶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药解其内热，应手而愈，安得谓之久而死耶。至于冷瘴，或寒多热少，或寒少热多，亦有叠日间日之作，及其愈也。疮发于唇，验其证即是外方之疟。本非重病，然每因误治而致祸，亦不可以必不死而忽之。但诊其脉息极微，见其元气果虚，即与附子汤而愈；若误投寒药，所谓承气入胃，阴盛乃亡。若脉洪盛，证候实热，宜服和解药而徐治之；若误投热药，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也。要在切脉，审证之虚实寒热治之，无不愈也。人谓岭南水泉草木地气之毒，故凡往来岭南之人，及宦而至者，无不病瘴而至危殆者也。又谓土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习，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免矣。此说固若有理，但备之以将养之法，解之以平易之药，决保无病，纵病亦易愈矣。且瘴之为病，土人反重，外人反轻者多。盖土人淫而下元虚，又浴于溪而多感冒，恣食生冷酒馔，全不知节，所以重也。然则病瘴者，不可全咎风土之殊，皆人自失节养，有以致之耳。君子之居是邦也，当慎起居，节饮食，适寒温，晨酒夜食，切忌大过，或有不快，即服正气散一二剂，则脾胃自壮，气血通畅，微邪速散，又何瘴之有。

岭表十说（吴兴章杰）

一、岭表之俗食槟榔，甚者，日至十数枚。盖瘴疟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滞痰结，而槟榔最能下气消食去痰，故人皆狃于近利而暗于远患。此颇类北人之食酪酥，多致肤理缜密，一旦病疫当汗，则塞而不出也。峤南地热，食槟榔故脏气疏泄。若一旦病瘴当攻发，则虚羸而不能堪。所以土人多瘠而色黄，岂全是气候所致。盖亦槟榔为患，殆勿思耳。

二、《本草》载三人触雾晨行，饮酒者，独不病。故北人度岭，率相勉饮酒，而迁客羁士，往往醺酣以自适。且岭外酒价尤廉，贩夫役卒俱得肆饮，咸谓可以辟瘴。殊不知少则益，而多则滋瘴之源也。何以言之？盖南土暑湿，嗜酒则多中湿毒，兼以瘴疟之作，率因上膈痰饮，而酒则尤能聚痰。岭外谚云：莫饮卯时酒，莫食申时饭，诚摄生之要也。可见酒之为物，能辟瘴以生人，亦能滋瘴以害人。然则生也、死也。非酒也，顾在人也。

三、广南每以暑毒为患者，盖一岁之间，暑热过半，使人难避而易犯，凡起居饮食少失节度，则为暑毒所中，道途之间，尤多冒暑。故土人于暑时，相戒勿出。且遐荒之境，道路崎岖，而传舍饮食，皆不如欲。所以自北初至者，皆云不习水土而病，及既还则又谓之回头瘴。大率得之道路劳倦，冒犯暑气，与夫饮食居处失度也。

四、岭南寒暑之候不常，尤难于调摄，故凡居入与在路者，冬夏之衣皆不可缺，随其气候，速宜增减，缓则致病。又岭外海风异常，稍中人则为病，坐卧易衣，时当慎也。

五、岭外虽以多暑为病，而四时亦有伤寒、瘟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疾，悉谓之瘴，治疗多误。或有一岁盛寒，近类中州，而土俗素无蚕绩，冬不衣绵，居室疏漏：户扃不固，忽遭岁寒，则次年瘟疫必兴。医者之治瘟疫，亦当以本法治之，而随其风土气候，与夫人强弱，酌宜可也。

六、瘴疟之作，多因伏暑伤冷所致，纵非饮食冷物，亦必寒邪感于外，饮食伤于内也。大抵伏暑浅而寒多者，易治。伏暑深而热多者，难治。近时北医至此，用大柴

胡汤治热瘴，须是本气壮实者，乃能堪之。如土人久服槟榔，脏气既虚，往往不能服寒药，又能当此峻剂乎？然土人终见发黄，便谓不治之疾，良可哀也。

七、北人之来岭南，婢仆多病瘴气。盖劳役之人，饮食乖度，昼夜冒暑，夜多卧地。又凡事不能避忌，故先受其毙。既与之同休戚，宜加意戒之。

八、俚俗有病必召巫觋而祭鬼神，士夫咸笑其信巫不信医，愚谓此可悯恻而不可以笑也。夫民虽至愚，然孰不思趋利避害，况性命所系，晓然易见。若医者能愈人疾，彼何为不用？盖岭外良医甚鲜，药类尤乏，且山谷海域之民，何从而得医药？所以不免信巫也，岂得已哉。

九、瘴病不一，而土人以哑瘴最为危急，其状初得之即失音。不过一二日，即致不救。医家多言为极热所致，或云内蕴热而外为感寒所激。近见北医有用煎生附子一味愈此疾者，得非以热治热，或是发散寒气耶？予尝闻有饮溪涧水中毒，令人失音，则知凡失音者，未必皆瘴也。溪涧水毒，灼然有之，道路多无井泉，而濒江之民与夫山行者，皆饮溪涧之水，岂无邂逅遇毒者？故途人所以多病此，得非是欤。

十、传云岭外多毒草，鼠食之，而人食其肉者亦毒人。所以北人度岭，多戒食鼠。然而岭南能致瘴毒者，非止一端，岂在是耶。顺泉云：岭南之鼠，在市井者，食豆与酒糟。在乡村者，食糠与碎米、芋苗，未有食草者。若然，则牛马羊畜之肉，悉皆不可食也，可乎？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回头瘴说

旧传出岭之后，复有回头瘴者。大概与在广而发瘴，及方入广而不伏水土者不异。盖南方阳气常泄，阴气常盛，二气相搏，四时悉有寒热之气，人感之，即作寒热之病。寒则战栗，热则怫郁，多由得汗而解，此广瘴之寒热也。今所谓回头瘴，及方入广而不伏水土者，亦不过阴阳相搏，气候不调而感疾耳。岭南天气，冬无霜雪，春寒秋热，气候不齐，或一日而忽然更变，与方外天气大不相侔。今回头瘴者，盖是先受广中之气，复感外方之气，冷热相忤，寒暄不调，遂作阴阳相搏之疾，须度时候之寒热，量元气之厚薄。如出岭于孟冬时者，广尚多暄而少寒，或转北风，或有暴冷。若届途之际，宜服和解散、神术散之类，和脾胃以逐风邪。及至外方，则天寒地冻，将及境之际，可服正气散、人参养胃汤之类。绝旧瘴以御时寒可也。然此四药，亦特筌蹄耳，其实在保躬调养，酌序消详，切不可以得出瘴地而恣欲，此病之所由作也。故所谓回头瘴者，岂虚语哉。

治瘴续说

继洪曰：予寓岭南既久，愈知瘴疾不易用药。若病人身热而复寒，谓之冷瘴，不换金正气散主之。若身热胸痞，或呕，或噎，大便不利者，嘉禾散。若病轻而觉有食积，兼用些少感应丸，无积者，不可用。若病重者，不可妄用。转利，惟当温中固下。若冬末春初，因寒而作大热者，小柴胡汤。夏月因暑气者，六和汤。若身极热，而头极痛，脉数者，为热瘴，宜用南人挑草子法，亦不可不服药。第此证病深，最为难治。盖凉药多不可用，惟宜热药，须得法以用之，如附子汤冷服者，是也。然此非工巧以处之则不可。如身热汗不多，头痛未解，或且与和解散。如腰以上极热，腰以下稍凉，胸膈烦渴，腰腿重疼，或大便溏滑，其脉数而按之不实，此阳浮阴闭也。惟李待诏生姜附子汤最妙。凡初病者，以生姜附子能发散耳。若病经去汗既多，虚烦潮上，则惟恐其不敛不降，宜用熟附、干姜、沉香而冷服之。若便利，则不必沉香。如烦甚，则少加竹茹。渴甚，多加人参、北五味。咳逆加丁香、淡竹叶。若烦躁而有异象，眩惑，夜不安寝，可略与温胆汤。惟大便利者，不可服。若烦渴大作，宜夺命散，或用冷汤，倍加人参、附子。若烦热，大便自利，或小便不涩，不可以赤为热，或膝胫以下稍凉，此乃病邪所激，气血俱虚，表热无以养中，故水热而内虚也。可急服姜附汤之类，及灸

气海、足三里。若至四肢厥冷，两足冷甚，头额虚汗，或时咳逆，脉数而促，其证多危，惟以三建汤之属，能敛心液，能壮真阳，可以更生也。又有哑瘴，即热瘴之甚者。医书谓血得寒则凝泣，得热则淖溢。故热瘴面赤，心热，舌破，鼻衄，皆瘴热沸其血上涌所致，故宜用挑草子法。甚则血上塞其心窍，故昏不能言，或但噫噫作声，即哑瘴也。治此者，当散其血，用《局方》黑神散，立见神效。其或涎迷心窍而舌强者亦有之，却非真哑瘴也，及兼风痰之证者，俱当审察而后用治。（本论有无稽之方，俱削去不录）

药宜预备

居瘴地者，虽曰节慎起居，而防病之药不可不为之备，如人参、附子、干姜、当归、熟地、紫金锭、苏合丸、不换金正气散之类，皆不可须臾离也。从宦兹土，则政事多繁，上下交际，为商往来，则经营贸易，其势不容于自逸，稍觉不快，即宜如法服药以解之。微邪易伏，固不致病也，惟其不能防微，则势必至于渐盛。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此之谓也。

瘴病脉候

两关脉洪大者，热瘴。脉数甚者，为热瘴。脉弦而紧者，为瘴疟。脉浮而紧者，宜解表。脉浮缓者为伤风，其病轻。脉洪数而按之不实者，为阳浮阴闭。脉沉微而弱者，为虚寒。

瘴病愈后将养法

凡瘴病，不发三日后，方可洗手。七日后可洗面。半月后可梳头。一两月后，谨戒房事，能戒百日，尤好。又瘴不发后，须吃素粥三日，经五日后，方可以猪脾煮羹，吃软饭。十日后略可吃酒，少用肉羹。但不可食诸般骨汁。若犯之则再发，凡牛羊猪犬鸡鹅诸骨汁，须并忌一月，或两月犹佳。凡犯而再发，必多困笃。

瘴气论列方

麻黄汤（散一） 桂枝汤（散九） 金沸草散（散八一） 和解散（和二三五） 神术散（散六五）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正气散（和二三） 平胃散（和十七） 小柴胡汤（散十九） 嘉禾散（和百六十） 六和汤（和一二七） 小青龙汤（散八） 术附汤（补四一） 附子汤（热二二） 生姜附子汤（热三三） 七枣汤（热百十八） 姜附汤（热三二） 人参养胃汤（和二三七） 三建汤（热四二） 冷汤（热百十九） 《局方》黑神散（妇五十） 夺命散（补三六） 温胆汤（和一二五） 承气汤（攻一） 感应丸（攻五四） 紫金锭（因二百二） 苏合丸（和三七一） 丹珠丸（未考）

论外备用方

败毒散（散三六） 圣散子（散四二） 五味异功散（补四） 保和汤（和一四七，散邪顺气） 槟榔煎（和二三六） 陈氏家传正气散（和二二） 屠苏酒（和二三七） 降椒酒（和二三八） 理中汤（热一） 生姜煎（热百二十） 冷香汤（热八二） 养胃汤（热七十） 椒囊法（热一九二） 干姜附子汤（热三四，阴证发热） 二味沉附汤（热百十八） 福建香茶饼（因三百二） 瘟疫门诸方皆可酌用

---

〔1〕“所”原脱，据《素问》补。
〔2〕“待诏”二字原作“侍诏”，据文义改。
〔3〕“水”原作“小”，据《玉机微义》改。
〔4〕“共四条”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5〕“踵”原作“肿”，据广益书局本改。

卷之十五性集

杂证谟

寒热

经义

《阴阳应象大论》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喜怒伤气，寒暑伤形。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1]，汗不出而热[2]，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天元纪大论》曰：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五运行大论》曰：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百病始生篇》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四气调神论》曰：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金匮真言论》曰：长夏善病洞泄寒中。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3]受邪。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岁金太过，燥气流行[4]，肝木受邪。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

《宣明五气篇》曰：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经脉篇》曰：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大肠所生病者，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胃所生病者，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心主所生病者，面赤目黄，喜笑不休，烦心心痛，掌中热。胆所生病者，足外反热，头痛颔痛，目锐眦痛，缺盆腋下肿痛，马刀侠瘿，汗出振寒，疟。

《气厥论》曰：肾移寒于脾，痈肿少气。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移寒于心，狂，隔中。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水，水之病也。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肾移

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虑瘕，为沈。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又谓之食亦。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蔑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寿夭刚柔篇》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

《咳论》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

《刺志论》曰：气虚身热，此谓反也。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

《调经论》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营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帝曰：阴之生虚奈何？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空虚，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帝曰：阳虚则外寒奈何？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曰：上焦不通利，则皮肤缜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泣，故中寒。

《刺节真邪论》曰：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5]。

《阴阳别论》曰：三阳为病，发寒热。

《脉要精微论》曰：风成为寒热。

《太阴阳明论》曰：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

《风论》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寒也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恶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举痛论》曰：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

《气穴论》曰：营卫稽留，卫散[6]营溢，气竭血著，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怠，以通营卫，见则泻之，无问所会。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营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腘，留于节腠，必将为败。积寒留舍，营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也。

《脉解篇》曰：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

《经筋篇》曰：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淬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

《大惑论》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逆调论》：帝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岐伯曰：阴气少而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帝曰：人有四肢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肢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灸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为何病？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骨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

《评热病篇》曰：邪气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

《奇病论》曰：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论痛篇》帝曰：人之病，或同时而伤，或易已，或难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时而伤，其身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

《五邪篇》曰：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三节五节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五癃津液别篇》曰：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通评虚实论》：帝曰：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帝曰：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何如？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

《脉要精微论》曰：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沉细数散者，寒热也。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

《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尺肤炬然，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久大之而热者，亦寒热也。肘所独热者，腰以上热。手所独热者，腰以下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掌中热者，腹中热。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热，人迎大者，当夺血。尺坚大，脉小甚，少气，悗有加，立死。诊寒热，赤脉上下至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邪气藏腑病形篇》曰：忧愁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帝曰：病之六变奈何？岐伯曰：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大者多气少血，小者血气皆少，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涩者多血少气，微有寒。

《平人气象论》曰：寸口脉沉而弱，沉而喘曰寒热，缓而滑曰热中。尺寒脉细，谓之后泄。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

《经络论》曰：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

《皮部论》曰：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邪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䐃破，毛直而败。

《五色篇》曰：五色奈何？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为五官。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经脉篇》曰：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夫子言用寒远寒，用热远热，愿闻何谓远？岐伯曰：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远之，所谓时兴[7]六位也。帝曰：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口：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帝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曰：寒热内贼，其病益甚。帝曰：愿闻无病者何如？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䐃瘈，肿胀，呕，鼽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秘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曰：时必顺之，犯者，治以胜也。

《师传篇》：岐伯曰：夫治民与自治，未有逆而能治之者也。夫惟顺而已矣。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帝曰：顺之奈何？曰：入国问俗，问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帝曰：便病人奈何？曰：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

《至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八正神明论》曰：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溢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

《骨空论》曰：灸寒热之法先灸项[8]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撅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腨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9]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颠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凡当灸二十九处。伤食灸之。不已者，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数刺其俞而药之。

论　证

病有寒热者，由阴阳之有偏胜也。凡阳胜则热，以阴之衰也。阴胜则寒，以阳之衰也。故曰：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此寒热之病有不同，而阴阳之不可不察也。又若外来之寒热，由风寒之外感。内生之寒热，由脏气之内伤，此寒热之因有不同，而表里之不可不察也。虽曰阳证多热，阴证多寒，然极热者反有寒证，极寒者亦有热证，此又真假之不可不察也。虽曰外入之邪多有余，内出之邪多不足，然阳盛生外热，阳虚生外寒，阴盛生内寒，阴虚生内热，此又虚实之不可不察也。诸如此者，有证可据，有脉可诊，有因可问。且经文尽发其深秘，已列前条，余有寒热篇，亦悉其证候，具在首卷。及伤寒门，亦有寒热辨。但因此以详求其理，则可尽

悉其要，而辨治自无难也。

一、寒热真假篇，义详一卷及火证门论虚火条中。

一、治法有逆从论，在一卷论治篇中。

论诸寒证治（共五条）

凡寒病之由于外者，或由风寒以伤形，或由生冷以伤脏；其由于内者，或由劳欲以败阳，或由禀赋之气弱。若寒自外入者，必由浅及深，多致呕恶胀满，或为疼痛泄泻；寒由内生者，必由脏及表，所以战栗憎寒，或为厥逆拘挛。总之，热者多实，寒者多虚。故凡治寒证者，当兼察其虚而仍察其脏，此不易之法也。

一、凡阴毒寒邪直中三阴者，此即伤寒类所谓直中阴经之阴证也。其于仓卒受寒，以致身冷战栗，或四体拘挛，或心肠疼痛，或口噤失音，昏迷厥逆，或吐泻倦卧，脉来微细，或沉紧无神者，皆其证也。切不可妄用风药，再散其气，但速宜温中，则寒邪自散。轻则理中汤、温胃饮，甚则四逆汤、大温中饮，或附子理阴煎之类主之。其有势在危急，唇青囊缩，无脉者，宜用华陀救阳脱方急治之。或仍灸气海、关元二、三十壮，但得手足渐温，脉微出者，乃可生也。一方以胡椒研碎，用滚酒泡服，外用葱盐熨法。一方用黑豆二合炒热，以酒烹入，滚数沸，去豆取酒，服二碗即愈。

一、寒中太阴，则中脘疼痛，宜理中汤、温胃饮。寒中少阴，则脐腹疼痛，宜归气饮，或五积散加吴茱萸。寒中厥阴，则少腹疼痛，宜四逆汤、归气饮、暖肝煎。其有寒中三阴而寒滞不散，因致胀满痛甚者，宜暂用排气饮，或韩氏温中汤，先散其滞，然后调补之。或用五味沉附汤，或暖肝煎，俱可择用。

一、生冷内伤，以致脏腑多寒，或为疼痛，或为呕吐，或为泄泻等证，治法随见各门。又或素禀阳脏，每多恃强，好食生冷茶水，而变阳为阴者，治亦同前。

一、禀赋素弱，多有阳衰阴胜者，此先天之阳气不足也。或斫丧太过，以致命门火衰者，此后天之阳气失守也。其证则未冷先寒，或手足清厥，或身为寒栗，或脾胃不健，或肚腹不实，或小水频数，或阳道不壮，或每多恐畏，或眼耳少神，是皆阳虚生寒也，治宜温补元气。其微者，宜五君子煎、理阴煎、六气煎、温胃饮、寿脾煎之类，择而用之。其甚者，宜大补元煎、右归饮、右归丸、四味回阳饮、六味回阳饮、海藏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其有脾肾虚寒，每多腹痛飧泄。肾泄者，宜九气丹、一气丹，并于泄泻门求法治之。

论诸热证治（共四条）

凡热病之作，亦自有内外之辨。如感风寒而传化为热，或因时气而火盛为热，此皆外来之热，即伤寒、瘟疫、时毒、疮疹之属也。至若内生之热，则有因饮食而致者，有因劳倦而致者，有因酒色而致者，有因七情而致者，有因药饵而致者，有因过暖而致者，有因阴虚而致者，有偶感而致者，有积累而致者。虽其所因不同，而病候无过表里。故在外者，但当察经络之深浅；在内者，但当察脏腑之阴阳。凡此诸证，在各门具有方论者，兹不再赘。且热即火也。故治热之法，即当于火证门通融用之。其有未尽之义，仍列于后。

一、治热之法，凡微热之气，宜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宜寒以制之。郁热在经络者，宜疏之、发之。结热在脏腑者，宜通之、利之。阴虚之热者，宜壮水以平之。无根之热者，宜益火以培之。此其中有宜降者，所谓高者抑之也。有宜散者，所谓下者举之也。有相类者，所谓逆者正治也。有相反者，所谓从者反治也。治热之法，不过如此，而鲜有得其善者，岂亦由学力之未至乎。

一、五脏之热证有可据者。如肺气上通于鼻，而下主于皮毛。心气上通于舌，而下主于血脉。脾气上通于口，而下主于四肢。胃气上通于头面牙龈，而下主于肌肉。肝气上通于目，而下主于筋节。肾气上通于喉、耳，而下主于二阴。而六腑之气，亦可

因表里以察之，此皆病在形体也。凡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故必有热证可据，方可以热论治，医中关系，惟此为最。

一、治五脏之热，当察微甚。如心经之微热者，宜二阴煎、安神丸、天王补心丹、导赤散之类，皆可随证酌用；其热甚者，如泻心汤、黄连解毒汤、八正散、《直指》黄芩汤，及犀角地黄汤三方，皆其类也。肺经微热者，宜加减一阴煎、《正传》麦门冬汤、泻白散之类主之；其热甚者，宜黄芩清肺饮、黄芩知母汤之类主之。肝经微热者，宜化肝煎、保阴煎；热甚者，宜加味龙胆泻肝汤、芍药清肝散、七正散。脾胃微热者，清化饮、黄芩芍药汤。阳明热甚者，白虎汤、太清饮、泻黄散、玉泉散。肾经微热者，一阴煎、滋阴八味丸。热甚者，正气汤、丹溪大补阴丸。肾虚兼胃火者，玉女煎。膀胱微热者，五淋散；热甚者，大分清饮、化阴煎。三焦微热者，徙薪饮；热甚者，抽薪饮、大连翘饮、凉膈散、三补丸、大金花丸之类，择宜用之。凡清火退热方论甚多，此亦言其约耳。欲尽其义，当详考寒阵二类。

论寒热往来证治（共三条）

凡寒热往来之病，其证有二：盖一以外邪不解而然；一以阳盛阴虚而然。此其一为表证，一为里证。所当辨治，不可紊也。

一、寒邪郁伏经络而为寒为热，此似疟非疟之类也。治法虽宜表散，然邪气得以久留者，必其元气之虚而正不胜邪也。故凡治此者，皆当以兼补血气为主。若血分微虚，形气本不甚弱，而邪有不解者，三柴胡饮。若火盛血燥而寒热不已者，一柴胡饮。若因劳倦，或气体本弱，或肝脾不足，而邪有不净者，四柴胡饮，或五柴胡饮，或补中益气汤。若阳邪陷入阴分，微兼内热，而邪有不解者，补阴益气煎。若脾胃阳气不健，中气不暖，而邪有不解者，温胃饮。若病久元气大虚，而寒热不退者，但当单培元气，不必兼散，宜五福饮、归脾汤，或大补元煎、理阴煎之类。察其阴阳，择而用之。若果阳虚，非用温补不可。

一、阴虚阳盛，或阴阳俱虚，而为寒热往来者。此以真阴不足，总属虚损之病也。然其阴阳微甚，亦所当辨。如昼则热而夜则静者，此阳邪王于阴分，阳有余也。昼则静而夜则热者，此阳邪陷入阴中，阴不足也。其有昼夜俱热，或兼烦躁多汗，而本非外感者。此证虽曰重阳，而实则阴虚之极也。又有下见溏泄，或上见呕恶，而潮热夜热者，此元气无根，阳虚之病也。大都阳实者，宜泻其阳，泻阳者。宜用苦寒。阴虚者，宜补其阴。补阴者，宜用甘凉。惟阳虚一证，则身虽有热，大忌寒凉，此则人多不识也。然阴虚则病热，而阴气未竭者，治之犹易；阳虚则病寒，而阳气未竭者，治之亦易。若孤阳无阴，而寒之不可，孤阴无阳，而热之又不可，斯所谓两死之证也，无能为力矣。若阴虚阳盛而寒热往来，或夜热不止者，加减一阴煎。若心经蕴热，火在阳分，而烦热往来者，二阴煎。若盗汗不止而夜热者，当归六黄汤。若阴虚血热，崩淋不止而夜热者，保阴煎。若肝火不清，时多郁怒而为烦热者，徙薪饮。若妇人多郁多怒，而寒热不止者，加味逍遥散。若三阴亏损，血虚火盛而烦热不止者，地黄膏、三才封髓丹。若男、妇、小儿，凡脾胃受伤，阳虚火浮，而为潮热夜热者，必用理阴煎，或温胃饮，或大补元煎之类，方可保全。此证最多，此治最妙，勿以此为奇谈也。

述　古

华元化曰：人之寒热往来者，其病何也？此乃阴阳相胜也。阳不足则先寒后热，阴不足则先热后寒。又上盛则发热，下盛则发寒。皮寒而躁者阳不足，皮热而躁者阴不足，皮寒而寒者，阴盛也，皮热而热者，阳盛也。热发于下，则阴中之阳邪也，热发于上，则阳中之阳邪也。寒起于上，则阳中之阴邪也。寒起于下，则阴中之阴邪也。颊[10]赤多言而寒者，阳中之阴邪也；面青多言而热者，阴中之阳邪也；面青多言而寒者，阴中之阴邪也。若不言者，不可治也。阴中之阴中者，一生九死；阳中之阳中者，九生

一死。阴病难治，阳病易医。诊其脉候，滑实在上，则阳中之阳也；滑实在下，则阴中之阳也。微弱在上，则阳中之阴也；微弱在下，则阴中之阴也。滑实在中则中热，微弱在中则中寒。寒用热取，热以寒攻。逆顺之法，从乎天地，本乎阴阳也。从之者生，逆之者死。《金匮大要论》曰：夜发寒者从，夜发热者逆。昼发热者从，昼发寒者逆。逆从之道，亦在乎审明。

寒热论列方

四逆汤（热十四） 理中汤（热一）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温胃饮（新热五） 暖肝煎（新热十五）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寿脾煎（新热十六） 化肝煎（新寒十）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六气煎（新因二一） 归气饮（新热十四）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理阴煎（新热三） 五福饮（新补六） 韩氏温中汤（热八九） 归脾汤（补三二） 五积散（散三九） 五味沉附汤（热百十六）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五） 海藏八味丸（补一二一） 一气丹（新热二二） 九气丹（新热二三） 滋阴八味丸（新寒十七） 一阴煎（新补八） 二阴煎（新补十）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玉女煎（新寒十二） 化阴煎（新寒七） 当归六黄汤（寒六五） 白虎汤（寒二） 泻白散（寒四二）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清化饮（新因十三） 泻黄散（寒五七）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玉泉散（新寒十五） 太清饮（新寒十三） 三才封髓丹（寒一六六） 保阴煎（新寒一） 泻心汤（寒二七） 华佗阳脱方（热四六）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黄连解毒汤（寒一） 七正散（寒百十六） 八正散（寒百十五） 黄芩芍药汤（寒百九） 五淋散（寒百十七） 导赤散（寒一二二） 芍药清肝散（寒六一） 正气汤（寒六六） 凉膈散（攻十九） 黄芩知母汤（寒五一） 三补丸（寒一六二） 安神丸（寒一四二） 黄芩清肺饮（寒三八） 排气饮（新和六） 地黄膏（寒九一） 《直指》黄芩汤（寒百七） 大温中饮（新散八） 大补元煎（新补一） 丹溪大补阴丸（寒一五七） 五君子煎（新热六） 大分清饮（新寒五） 《正传》麦门冬汤（寒四四） 大连翘饮（寒七八） 大金花丸（攻五五） 犀角地黄汤（寒八十、八一、八二） 一柴胡饮（新散一） 三柴胡饮（新散三） 四柴胡饮（新散四） 五柴胡饮（新散五） 加味龙胆泻肝汤（寒六四）

论外备用方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调中益气汤（补三一 虚邪） 术附汤（补四一 中寒） 参附汤（补三七 厥冷） 《金匮》大建中汤（补二三 中寒） 逍遥散（补九二 血虚发热） 圣愈汤（补九十 虚热） 八味大建中汤（补二五 阴寒）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阴虚热） 益阴肾气丸（补一二五） 七味白术散（补五五 虚热渴） 柴苓汤（和一九二 寒热泻）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风寒） 龙脑鸡苏丸（和三七二 阴虚烦热） 四逆散（散二八 热厥） 小柴胡汤（散十九） 加减小柴胡汤（散二二 寒热腹痛） 九味羌活汤（散四四 外邪寒热） 退热汤（寒九三 急劳大热） 秦艽扶羸汤（寒九二 虚劳） 黄芪鳖甲煎（寒九十 虚劳） 地骨皮散（寒七四 热渴） 《局方》大已寒丸（热百七十 中寒） 十补丸（热一七三 肾虚寒） 已寒丸（热一七二 阻阳于下） 《元戎》大已寒丸（热一七一 冷秘） 四逆汤（热十四 寒厥） 附子汤（热二二 背恶寒） 附子理中汤（热二 寒厥） 温胃汤（热十二 温中） 三建汤（热四二 阴寒厥逆） 扶阳助胃汤（热百十五 中寒） 《保命》柴胡四物汤（补十二 虚劳）

暑　证

经　义

《热论》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满，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金匮真言论》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

《阴阳应象大论》曰：夏伤于暑，秋必痎疟。

论　证（共七条）

暑本夏月之热病，然有中暑而病者，有因暑而致病者，此其病有不同，而总由于暑。故其为病，则有阴阳二证：曰阴暑，曰阳暑，治犹冰炭，不可不辨也。阴暑者，因暑而受寒者也。凡人之畏暑贪凉，不避寒气，则或于深堂大厦，或于风地树阴，或以乍热乍寒之时，不谨衣被。以致寒邪袭于肌表，而病为发热头痛，无汗恶寒，身形拘急，肢体疫痛等证。此以暑月受寒，故名阴暑，即伤寒也。惟宜温散为主，当以伤寒法治之也。又有不慎口腹，过食生冷，以致寒凉伤脏，而为呕吐、泻痢、腹痛等证，此亦因暑受寒，但以寒邪在内，治宜温中为主，是亦阴暑之属也。阳暑者，乃因暑而受热者也，在仲景即谓之中暍。凡以盛暑烈日之时，或于长途，或于田野，不辞劳苦，以致热毒伤阴，而病为头痛烦躁，肌体大热，大渴大汗，脉浮气喘，或无气以动等证。此以暑月受热，故名阳暑。治宜察气之虚实，火之微甚，或补或清，以固其气。此与阴暑之治，大有不同，若或因暑之名，而不分表里，不察阴阳，则误人不浅矣。

一、阴暑证，或在于表，或在于里。惟富贵安逸之人多有之。总由恣情任性，不慎风寒所致也。阳暑证，惟辛苦劳役之人多有之。由乎触冒暑热，有势所不容已也。然暑热逼人者，畏而可避，可避则犯之者少；阴寒袭人者，快而莫知，莫知则犯之者多。故凡有病暑者，阳暑不多见，而阴暑居其八九。今之人治暑者，但见发热头痛等证，则必曰此中暑也。而所用无非寒凉，其不达也亦甚矣。

一、伤寒之病，虽同为寒邪，而名有不同也。伤暑之名，虽可同为暑邪，而病有不同也。伤寒之名有不同者，在冬之寒，即谓之正伤寒；在春之温，即谓之温病；在夏之暑，即谓之暑病。是温病、暑病。亦皆伤寒之别名耳。经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又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即此谓也。伤暑之病有不同者，其因暑而感寒者，寒则伤形，即伤寒也；因暑而受热者，热则伤气，即伤暑也。是内伤外感，俱有暑病之不同耳。经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即此谓也。盖气盛身寒者，谓身受寒邪而气无恙也，故曰伤寒。气虚身热者，谓身冒暑热，而热伤气也，故曰伤暑。此义人多不解，而谓伤寒者必身寒，则于理不通，而大昧经旨矣。

一、夏月盛暑之时，必令身有微汗，此养身之道，最得时宜者也。若必使快然无汗，则未免阴胜于阳，多致疾矣。观之经曰：暑当与汗皆出，勿止。是言暑汗之勿宜止也。又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是言暑汗不出之为病也。此夏月之汗宜否，盖可知矣。

一、夏月伏阴续论，在前第二卷《传忠录》中。

一、暑有八证：脉虚，自汗，身热，背寒，面垢，烦渴，手足微冷，体重是也。凡治此者，宜调理元气为主，清利次之。

一、中暑死者，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只宜以温暖之物，护其脐中，徐徐治之。

论　治（共五条）

一、阴暑证，凡暑月外感风寒，以致阴邪抑遏阳气，而病为发热头痛，肢体拘急酸疼，无汗恶寒，脉紧等症，此即伤寒之属。治以解散为主，宜正柴胡饮、小柴胡汤，或一、二、三、四柴胡饮之类，酌其寒热虚实，随宜用之。若脉见微细，气体虚弱，不可发汗者，但宜补中气，使元气渐充，则寒邪自散，不必攻邪也。或用补中益气汤主之。若邪感于外，而火盛于内，或阳明热甚者，宜柴胡白虎煎之类主之。若寒邪在表未解，而六脉微细，背冷恶寒，或呕恶泄泻，内无热证者，此正伏阴在内，而邪不易解，虽在暑月，亦速宜温中，如理阴煎、理中汤、大温中饮、麻桂饮之类，皆宜速用，不可疑也。亦不可迟也。若邪盛于外而中不甚虚者，或以五积散。以上诸证有不能尽者，俱宜以伤寒门诸法，察而治之。

一、阴暑证，凡内伤生冷，致损胃气，而病为腹痛、泄泻、呕吐者，宜以温中散寒为主。若初受寒邪，停积未散，而脾气未虚者，先宜以抑扶煎、五德丸之类主之。若胃气微虚者，宜佐关煎、五德丸主之。若胃气再虚者，宜温胃饮、理中汤主之。若吐泻已甚，脾肾兼伤，而痛连小腹二阴，或成痢者，宜胃关煎、理阴煎，或九气丹之类主之。若表中寒邪，内伤生冷，表里俱病者，宜兼治之，以和胃饮加柴胡，或温胃饮加柴胡，或新方诸柴胡饮，察虚实而用之。古方用大顺散为温中之总治，亦何足以尽之也。

一、阳暑以酷热伤人，本为热证，然阳中又有阴阳，此不可不辨。凡暑热中人者，其气必虚，以火能克金而热伤气也。然热者不可不清，虚者不可不补，但阳中之阳者宜兼乎清，如身热，头痛，烦躁，大渴，大汗，脉洪滑，喜冷水，大便干结，小水赤痛之类，皆阳证也。若气不甚虚，而但有火证者，宜白虎汤，或益元散主之。或火盛之甚者，惟玉泉散更妙。若汗出脉虚浮，烦渴有火而少气者，宜白虎加人参汤，或仲景竹叶石膏汤、《宣明》桂苓甘露饮之类主之。若眩晕少气，虽烦渴而火不甚者，宜生脉散主之。以上诸法，用治阳中之阳，皆古法之善者。若虽壮热口渴，而脉虚无力，或重按全无，及神困气促者，此脾胃气虚，元阳不足，假火之证，若误用白虎等剂，其危立至。

一、凡中暑热者，人皆知为阳证，而不知阳中有阴也。盖外中热邪，而内亦热者，此表里俱热，方是阳证，治宜清补如前。若内本无热，而因热伤气，但气虚于中者，便有伏阴之象，故凡治暑热之证，最当辨其阴阳虚实。若脉虚无力，或为恶寒背寒，或为呕恶，或为腹痛泄泻，或四肢鼻尖微冷，或不喜凉茶凉水，或息短气促，无力以动之类，皆阳中之阴证也。凡见此类，但当专顾元气，惟宜独参汤，徐徐与之为最妙。若兼微呕恶寒者，宜加煨姜与人参等分主之。再其甚者，则养中煎、理中汤、五君子煎，或五福饮、理阴煎之类，皆当随宜用之。若虚寒之甚，则舍时从证，桂附皆所必用，切不可因暑热之名，而执用寒凉解暑等剂再伐阳气，则变有不可测也。若夏月于盛暑中，过于劳倦，因而中暑者，其劳倦既已伤脾，暑热又以伤气，此本内伤大虚之候，当专以调补为先，然后察其有火无火，或有邪无邪，而兼治如前可也。

一、夏月因暑致病，而医有不知伏阴，误投寒剂，以致吐泻腹痛，或外热内寒，烦躁多渴，状若伤寒。但察其脉微神困，便是阴盛格阳之证，速宜温药以救其内。

一、夏月既伤暑热，复伤生冷，外热内寒者，当专以内寒为主。有滞者，清其滞；无滞者，益其气。但温中理脾，脾气既复，而暑无不退也。

论香薷饮

香薷饮乃夏月通用之药饵，常见富贵之家多有备此。令老少时常服之，用以防暑。而不知人之宜此者少，不宜此者多也。若误用之，必反致疾，何也？盖香薷一物，气香窜而性沉寒。惟其气窜，所以能通达上下，而去菀蒸之湿热。惟其性寒，所以能解渴除烦，而清搏结之火邪。然必果属阳脏，果有火邪，果脾胃气强，肥甘过度，而宜

寒畏热者，乃足以当之，且赖其清凉，未必无益。若气本不充，则服之最能损气。火本非实，而服之乃以败阳。凡素禀阴柔，及年质将半，饮食不健，躯体素弱之辈，不知利害而效尤妄用者，未有不反助伏阴，损伤胃气，而致为吐泻腹痛，及阴寒危败等证。若加黄连，其寒尤甚，厚朴破气，均非所宜。用者不可不审。

述　古（共六条）

仲景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11]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曰：太阳中热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太阳中暍者，身热疼痛而脉微弱，此亦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吐之。太阳中暍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丛，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洁古曰：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

陈无择曰：暑热喜归心，心中之，使人噎闷，昏不知人。入肝则眩晕顽痹。入脾则昏睡不觉，入肺则喘满痿躄，入肾则消渴。凡中暍死者，治之切不可用冷，惟宜温养。道途中无汤，即以热土熨脐中，仍使更溺其土，取以罨于脐上，概可见矣。凡觉中暑，急嚼生姜一大块，水送下。如已迷闷，嚼大蒜一大瓣，水送下，如不能嚼，水研灌之，立醒。

戴氏曰：夏月卒倒，不省人事，名曰暑风。

王节斋曰：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暑伤气，宜补真气为要。又有恶寒，或四肢逆冷，甚者迷闷不省，而为霍乱吐利，痰滞呕逆，腹痛泻利，此则非暑伤人，乃因暑而自致之病也。以其因暑而得，故亦谓之暑病，治法不同。若吐泻，脉沉微甚者，不可用凉药，可用附子大顺散，或附子理中汤加芍药。若夏月多食冷物，及过饮茶水，致伤脾胃，则吐泻霍乱。故治暑药多宜温脾消食。治湿利小便，医者要识此意。

薛立斋曰：按东垣先生云：暑热之时，无病之人，或避暑热，纳凉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烦热无汗，为房室阴寒之气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以大顺散热药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痛，躁热恶热，肌热大渴，汗泄懒动，为天热外伤肺气，以苍术白虎汤凉剂主之。若人元气不足，用前药不应，宜补中益气汤主之。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饮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调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中暑，乃阴寒之证，法当补阳气为主，少佐以解暑。故先哲多用姜、桂、附子之类，此推《内经》舍时从证之良法也。今患暑证殁，而手足指甲或肢体青黯，此皆不究其因，不温补其内，而泛用香薷饮之类所误也。又曰：前证当分别中暑、中暍，脉虚、脉沉，无汗、有汗，发热、不热，作渴、不渴，或泻、不泻，饮寒、饮热。辨其阴阳虚实，不可泛投寒凉之剂。盖谓夏月伏阴在内，古人用附子大顺散之类，温补阳气，厥有旨哉。何今人之老弱，至夏月患食少体倦，发热作渴，或吐泻腹痛头痛诸证，反服香薷饮，复伤元气，无不招引暑证，以致不起。至若清暑益气汤内用泽泻、苍术、黄柏之类，必审其果有湿热壅滞，方可用之。否则反致亏损其阴，用当审察。

暑证论列方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柴胡白虎煎（新散十二）　益元散（寒百

十二） 玉泉散（新寒十五） 竹叶石膏汤（寒五） 养中煎（新热四） 温胃饮（新热五） 四柴胡饮（新散四） 胃关煎（新热九） 佐关煎（新热十） 大温中饮（新散八） 五德丸（新热十八） 九气丹（新热二三） 五君子煎（新热六） 麻桂饮（新散七） 香薷饮（和一六九）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生脉散（补五六） 小柴胡汤（散十九） 清暑益气汤（和一六八） 白虎汤（寒二） 五福饮（新补六） 正柴胡饮（新散六） 苍术白虎汤（寒二） 和胃饮（新和五） 一柴胡饮（新散一） 白虎加人参汤（寒三） 抑扶煎（新热十一） 二柴胡饮（新散二） 附子大顺散（热七八） 五积散（散三九） 三柴胡饮（新散三） 一物瓜蒂汤（攻百五） 《宣明》桂苓甘露饮（寒八）

论外备用方

五物香薷饮（和百七十） 十味香薷饮（和一七一） 黄连香薷饮（和一七二 中热） 缩脾饮（和一七三 暑毒吐泻） 四物地榆散（寒九六 昏迷） 子和桂苓甘露饮（寒九 虚热渴）

火 证

经 义

《天元纪大论》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为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

《五运行大论》曰：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六微旨大论》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所谓二火也。

《至真要大论》曰：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

《藏气法时论》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水为阴，火为阳。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逆调论》曰：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详列寒热门）

《解精微论》雷公请问：哭泣之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帝曰：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帝曰：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是以[12]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示从容论》曰：二火不胜三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

《宝[13]命全形论》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

《至真要大论》：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盛者写之，虚则补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论君火相火之病

经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此就火德辨阴阳，而悉其形气之理也。盖火本阳也，而阳之在上者，为阳中之阳，故曰君火。阳之在下者，为阴中之阳，故曰相火。此天地生成之道也。其在于人，则上为君火，故主于心。下为相火，故出于肾。主于心者，为神明之主，故曰君火以明。出于肾者，为发生之根，故曰相火以位。至其为病，则以明者，其化虚，故君火之气，有晦有明。以位者，其化实，故相火之病，能焚能燎。何也？盖化虚者，无形者也，故其或衰或王，惟见于神明，神惟贵足，衰则可畏也。化实者，有形者也。故其为热为寒，必著于血气，确有证据，方可言火也。此其一清一浊，有当辨者如此。然清浊虽二，而气禀则一。故君火衰则相火亦败，此以无形者亏及有形者也；相火炽则君火亦炎，此以有形者病及无形者也。夫生以神全，病惟形见，故火邪之为病，必依于有位有形之相火。所谓邪火者，即所谓凡火也，即所谓燎原之火也。惟不得其正，所以为病。故别以邪火名之，而实非可以君相并言也。故在《内经》则又谓之畏火。正以此火有形，故可畏也。夫病以有形之火，须治以有形之物，故形而火盛者，可泻以苦寒之物；形而火衰者，可助以甘温之物。此以形治形，而治火之道，止于是矣。至若无形之火，则生生息息，窈窈冥冥，为先天之化，为后天之神，为死生之母，为玄牝之门。又岂于形迹之间可能摹拟者哉。故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有能知火之邪正，而握其盈虚伸缩之权者，则神可全，病可却，而生道在我矣，即吾有形，吾又何患。

论病机火证

观《内经·至真要大论》所列病机。凡言火者五，言热者四，似皆谓之火也。然诸病之见于诸篇者，复有此言热而彼言寒，此言实而彼言虚者，岂果本经之自为矛盾耶？盖诸篇所言，在专悉病情，故必详必尽；在本篇所言，亦不过总言五运六气之大约，原非确指为实火实热也。故于篇末，复以有无虚实四字总结于后，此轩岐之明见万世，正恐后人误以火热二字，悉认为真因，而晓示如此。此其火有虚实，热有真假，从可知矣。余以刘河间《原病式》之谬，故于《类经》惟引《经》释《经》，不敢杜撰一言，冀在解人之惑，以救将来之误耳。前三卷中，别有详辨，并《类经》详注，俱当互阅求正。

论　虚　火（共三条）

凡虚火证，即假热证也。余于首卷寒热真假篇，已言之详矣。然犹有未尽者，如虚火之病源有二，虚火之外证有四，何也？盖一曰阴虚者能发热，此以真阴亏损，水不能制火也；二曰阳虚者亦能发热，此以元阳败竭，火不归源也。此病源之二也。至若外证之四，则一曰阳戴于上，而见于头面咽喉之间者，此其上虽热而下则寒，所谓

无根之火也；二曰阳浮于外，而发于皮肤肌肉之间者，此其外虽热而内则寒，所谓格阳之火也；三曰阳陷于下，而见于便溺二阴之间者，此其下虽热而中则寒，所谓失位之火也；四曰阳亢乘阴，而见于精血髓液之间者，此其金水败而铅汞干，所谓阴虚之火也，此外证之四也。然证虽有四，而本惟二，或在阴虚，或在阳虚，而尽之矣。第阴虚之火惟一，曰金水败者，是也。阳虚之火有三，曰上中下者，是也。凡治此者，若以阴虚火盛，则治当壮水。壮水之法，只宜甘凉，不宜辛热。若以阳虚发热，则治宜益火。益火之法，只宜温热，大忌清凉。第温热之效速，每于一二剂间，便可奏功。甘凉之力缓，非多服不能见效也。然清凉之药，终不宜多，多则必损脾胃。如得不已，则易以甘平，其庶几耳。倘甘平未效，则惟有甘温一法，斯堪实济，尚可望其成功。否则，生气之机，终非清凉所能致也。此义最微，不可不察。

一、气本属阳，阳气不足，则寒从中生。寒从中生，则阳无所存而浮散于外，是即虚火假热之谓也。而假寒之证，其义亦然。是以虚火实火，亦总由中气之有虚实耳。凡气实于内而为寒者，有如严冬阳伏于下，而阴凝于上，故冰雪满地而井泉温暖也。气虚于内而为热者，有如盛夏阴盛于中，而阳浮于外，故炎暑逼人而渊源清冷也。天地间理原如此，故不可见热即云热，见寒即云寒，而务察其寒热之本。

一、火有虚实，故热有假真，而察之之法，总当以中气为之主，而外证无足凭也。故凡假热之证，本中寒也；假寒之证，本内热也。中寒者，原是阴证；内热者，原是阳证。第以惑者不明，故妄以寒证为假热，热证为假寒。而不知内热者当远热，内寒者当远寒。内有可据，本皆真病，又何假之有？

论五志之火

经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是即所谓五志也。此五志之化由乎五脏，而五脏之化由乎五行。故在心为喜，心主火也；在肝为怒，肝主木也；在脾为思，脾主土也；在肺为忧，肺主金也；在肾为恐，肾主水也。此五志各有分属，本不可以混言者也。且人有此生，即有此志，使无此志，生亦何为，是生之与志，本不能离，亦不可离。而人于食息之常，孰不以五志为生，亦孰不以五志为用，而未闻以五志之动皆为火也。第或以用志失宜，则未免有伤脏气，故在《内经》则但言五脏之伤，各有所属，五气之伤，各有所病，亦未闻以五志之伤皆云火也。而五火之说，乃始于刘河间，云五志所伤皆热也。丹溪述河间而衍之曰：五志之动，各有火起。刘宗厚又述丹溪而衍之曰：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为君主，自焚则死矣。自三子之说行，则似乎五行悉化而为火，理岂然乎！

余尝察五志所伤之人，但见其憔悴日增，未见其俱为热病也。即因志动火者，非曰必无，但伤气者十之九，动火者十之一，又岂五志皆能动火乎！而矧以怒动肝气者，最易伤脾，脾伤者，不可以言火也，醉饱能动胃火，胃强者固自无恙，脾弱而致病者，不可以言火也。房劳本动肾火精去而阳亢者，可以火言，精去而气亦去者，不可以言火也。外如五志之伤，则无非伤气败阳之证，尚可谓之火乎。无火治火，则无有不败者矣。三卷中辨丹溪第二条下仍有一论，当互阅之。

论 火 证（共三条）

火为热病，是固然矣。然火得其正，即为阳气，此火之不可无，亦不可衰。衰则阳气之虚也。火失其正，是以邪热，此火之不可有，尤不可甚。甚则真阴伤败也。然阳以元气言。火以病气言，故凡病在元气者，不得以火论。何也？盖人之元气止于充足，焉得有余？既非有余，则何以言火？所谓无形者其化虚，即此是也。惟病在形体者，乃可以察火证，盖其不在气即在血，所谓有形者其化实，即此是也。故凡火之为病，其在外者，必见于皮肉筋骨；其在内者，必见于脏腑九窍。若于形质之间，本无

热证可据，而曰此火也。此热也，则总属莫须有之妄谈也。矧如火证悉具，而犹有虚实之殊，真假之异，其可不为详辨乎。若果有火病，则火性急烈，诚可畏也。然实火止随形质，余因谓之凡火，又谓之邪火。火之为病，病之标耳，洗之涤之，又何难哉。惟虚火之病，则本于元气，元气既虚，而再攻其火，非梃即刃矣。是以诸病之杀人，而尤惟火病为最者，正以凡火未必杀人，而以虚作实，则无不杀之矣，不忍见也。

一、凡五脏之火，肺热则鼻干，甚则鼻涕出。肝热则目眵浓。心热则言笑多。脾热则善饥善渴。肾热则小水热痛。凡此之类，宜从清也。诸所不尽，详一卷寒热篇。

一、凡察火证，必须察其虚实。虽其元气本虚，然必虚中挟实者，乃为易治。何以见之？如或大便干结，或善饥多食，或神气精明，或声音强壮，而脉见有力，此皆虚中有实也，俱可随证清解之。若或内外俱热，而反见溏泄，或饮食少进，或声微气短，诸虚皆见，而反不利温补者。此其胃气已败，生意已穷，非吉兆也。

论治火（共五条）

治实火诸法：凡微热之气，惟凉以和之，宜徙薪饮、四阴煎、二阴煎，或加减一阴煎、黄芩芍药汤、黄芩清肺饮之类，酌宜用之。大热之气，必寒以除之，宜抽薪饮、白虎汤、太清饮、黄连解毒汤、玉泉散、三补丸之类主之。火甚而兼胀满闭结实热者，宜凉膈散、八正散、三黄丸、大金花丸之类主之。凡火盛虚烦干渴，或有热毒难解者，宜用绿豆饮，或雪梨浆，间药朝夕饮之。退火解毒最速，且无所伤，诚妙法也。

一、郁热之火，宜散而解之。如外邪郁伏为热者，宜正柴胡饮、小柴胡饮，或升阳散火汤之类主之。若郁热在经而为痈疽、为疮疹者，宜连翘归尾煎，或芍药蒺藜煎，或当归蒺藜煎之类主之，或于本门求法治之。此皆火郁发之之谓也。

一、虚火之与假热，其气皆虚，本或相类，然阴阳偏胜亦有不同。如阴虚生热者，此水不足以济火也，治当补阴，其火乃息，宜一阴煎、左归饮、左归丸、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此所谓壮水之主也。如寒极生热，而火不归原，即阴盛隔阳，假热证也。治宜温补血气，其热自退。宜理阴煎、右归饮、理中汤、大补元煎、六味回阳饮之类主之。此所谓益火之源也。又曰温能除大热也。凡假热之证，以肾阴大虚，则阳无所附而浮散于外，故反多外热，此内真寒外假热也。若非峻补真阴，何以复其元气，元气不复，则必由散而尽矣。但外热既甚，多见口疮舌裂，喉干咽痛，烦渴喜冷等证，而辛热温补之剂，难以入口，故薛立斋治韩州同之劳热，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煎五六碗，用水浸冰冷与服，此法最善。余因效之，尝以崔氏八味丸料，或右归饮，用治阴虚假热，伤寒及劳热烦渴等证，服后顿退而虚寒悉见，乃进温补，无不愈者。此真神妙法也。

一、实火宜泻，虚火宜补，固其法也。然虚中有实者，治宜以补为主，而不得不兼乎清，如加减一阴煎、保阴煎、天王补心丹、丹溪补阴丸之类是也。若实中有虚者，治宜以清为主，而酌兼乎补，如清化饮、徙薪饮、大补阴丸之类是也。凡此虚中之实，实中之虚，本无限则，故不得谓热者必无虚，虚者必无热。但微虚者宜从微补，微热者宜从微清。若热倍于虚，而清之不及，渐增无害也。若虚倍于热，而清之太过，则伐及元阳矣。凡治火者，不可不知此义。

一、泻火诸药：黄连、栀子泻心肝大肠之火。山栀仁降火从小便出，其性能屈下行。石膏泻肠胃之火，阳明经有实热者，非此不可。黄芩清脾肺大肠之火。黄柏泻肝肾诸经之火。知母清肺胃肝肾之火。地骨皮退阴中之火，善除骨蒸夜热。生地、麦冬清肝肺，凉血中之火。天门冬泻肺与大肠之火。桑白皮、川贝母、土贝母解上焦肺胃之火。柴胡、干葛解肝脾诸经之郁火。龙胆草泻肝肾膀胱之火。槐花清肝肾大肠之火，能解诸毒。芍药、石斛清脾胃之火。滑石利小肠膀胱之火。天花粉清痰止渴，解上焦之火。连翘泻诸经之浮火。玄参清上焦之浮火。山豆根解咽喉之火。胆星开心脾胃脘

之痰火。青黛、芦荟、胡黄连泻五脏之疳热郁火。苦参泻疳蚀之火。木通下行，泻小肠之火。泽泻、车前子利癃闭之火。人中白清肝脾肾之阴火。童便降阴中血分之浮火。大黄、朴硝泻阳明诸经实热之火。人参、黄芪、白术、甘草除气虚气脱阳分散失之火。熟地黄、当归、枸杞、山茱萸滋心肾不交阴分无根之火。附子、干姜、肉桂救元阳失位阴盛格阳之火。凡此治火之法，已若尽之，然亦不过言其筌蹄耳，而神而通之，原不可以笔楮尽也。

述　古

启玄子曰：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燔，遇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折，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得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14]；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火扑灭矣。

火证论列方

白虎汤（寒二）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玉泉散（新寒十五）　凉膈散（攻十九）　清化饮（新因十三）　三补丸（寒一六二）　三黄丸（攻六八）　八正散（寒百十五）　绿豆饮（新寒十四）　雪梨浆（新寒十六）　太清饮（新寒十三）　一阴煎（新补八）　保阴煎（新寒一）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左归饮（新补二）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饮（新补三）　大金花丸（攻五五）　大补元煎（新补一）　小柴胡汤（散十九）　正柴胡饮（新散六）　大补阴丸（寒一五七）　六味地黄丸（补百二十）　加减八味丸（外三八）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升阳散火汤（散四一）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丹溪补阴丸（寒百六十）　黄连解毒汤（寒一）　连翘归尾煎（新因三二）　芍药蒺藜煎（新因三五）　当归蒺藜煎（新因三四）

论外备用方

凡寒阵所列古方新方俱可酌用。

神芎丸（攻七二）　清凉饮子（因百三）

---

〔1〕“仰”原作“俯”，据《素问》改。
〔2〕“热”原脱，据《素问》补。
〔3〕“肺金”二字原作“金肺”，据《素问》改。
〔4〕“流行”二字原作“太过”，据《素问》改。
〔5〕“肉疽”二字原作“骨疽”，据《灵枢》改。
〔6〕“散”原作“气”，据《素问》改。
〔7〕“兴”原作“与”，据《素问》改。
〔8〕“项”原作“顶”，据《素问》改。
〔9〕“痛”原作“动”，据《素问》改。
〔10〕“颊”原作“类”，据《中藏经》改。
〔11〕“岁”原作“气”，据《注解伤寒论》改。
〔12〕“以”下原衍“气”字，据《素问》删。
〔13〕“宝”原作“保”，据《素问》篇名改。
〔14〕“止”原作“不”，据《内经》王冰注改。

卷之十六理集

杂证谟

虚损

经义

《上古天真论》曰：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1]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

《宣明五气篇》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

《本神篇》曰：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经脉别论》曰：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为病。

《口问篇》曰：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悗。

《逆调论》曰：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玉机真藏论》曰：五虚死，五实死。帝曰：愿闻五虚五实。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脉要精微论》曰：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强者生，失强者死。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

《海论》曰：气海有余者，气满胸中，悗息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卫气篇》曰：下虚则厥，上虚则眩。

《本输篇》曰：三焦者，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癃闭，虚则遗溺。

《五癃津液别篇》曰：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痠。

《调经论》曰：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肺藏气，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肝藏血，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脾藏肉，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肢不用。肾藏志，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

《脉解篇》曰：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

《决气篇》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奇病论》曰：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太阴脉细微如发者，此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

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五禁篇》：帝曰：何谓五夺？岐伯曰：形肉已夺，是一夺也；大夺血之后，是二夺也；大汗出之后，是三夺也；大泄之后，是四夺也；新产及大血之后，是五夺也。此皆不可写。

《藏气法时论》曰：肝虚则目眩眩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惧如人将捕之。心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脾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肾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

《调经论》曰：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帝曰：阴之生实奈何？岐伯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故曰实矣。帝曰：阴之生虚奈何？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薰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

《刺志论》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不入而气多，此谓反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

《根结篇》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写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写其邪，调其虚实 。故曰：有余者写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本神篇》曰：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论虚损病源（共十一条）

凡劳伤虚损，五脏各有所主，而惟心脏最多，且心为君主之官，一身生气所系，最不可伤，而人多忽而不知也，何也？夫五脏之神皆禀于心，故忧生于心，肺必应之，忧之不已，而戚戚幽幽，则阳气日索，营卫日消，劳伤及肺，弗亡弗已。如经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之类，无非虑竭将来，追穷已往，而二阳并伤。第其潜消暗烁于冥冥之中，人所不觉，而不知五脏之伤，惟心为本，凡值此者，速宜舒情知命，力挽先天。要知人生在世，喜一日则得一日，忧一日则失一日，但使灵明常醒，尚何尘魔敢犯哉！及其既病，而用参、芪、归、术、益气汤之类，亦不过后天之末着耳，知者当知所先也。

一、喜因欲遂而发，若乎无伤，而经曰：喜伤心。又曰：暴喜伤阳。又曰：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又曰：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盖心藏神，肺藏气，二阳脏也。故暴喜过甚则伤阳，而神气因以耗散。或纵喜无节，则淫荡流亡，以致精神疲竭，不可救药。或偶尔得志，则气盈载满，每多骄恣傲慢，自取败亡，而莫知其然者多矣。然则喜为人所忽，而犹有不可忽者如此。

一、思本乎心。经曰：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脑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此伤心则然也。然思生于心，脾必应之，故思之不已，则劳伤在脾。经曰：思伤脾。又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凡此为病，

脾气结则为噎膈，为呕吐，而饮食不能运，食不运则血气日消，肌肉日削，精神日减，四肢不为用，而生胀满泄泻等证，此伤心脾之阳也。夫人孰无思？而苦思难释，则劳伤至此，此养生者所当戒也。然思本伤脾，而忧亦伤脾。经曰：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盖人之忧思，本多兼用，而心脾肺所以并伤，故致损上焦阳气。而二阳之病发自心脾，以渐成虚劳之证者，断由乎此。

一、淫欲邪思又与忧思不同，而损惟在肾。盖心耽欲念，肾必应之，凡君火动于上，则相火应于下。夫相火者，水中之火也，静而守位则为阳气，炽而无制则为龙雷，而涸泽燎原，无所不至。故其在肾，则为遗淋带浊，而水液渐以干枯。炎上入肝，则逼血妄行，而为吐为衄，或为营虚筋骨疼痛。又上入脾，则脾阴受伤，或为发热，而饮食悉化痰涎。再上至肺，则皮毛无以扃固，而亡阳喘嗽，甚至喑哑声嘶。是皆无根虚火，阳不守舍，而光焰诣天，自下而上，由肾而肺，本源渐槁，上实下虚，是诚剥极之象也。凡师尼室女，失偶之辈，虽非房室之劳，而私情系恋，思想无穷，或对面千里，所愿不得，则欲火摇心，真阴日削，遂致虚损不救。凡五劳之中，莫此为甚，苟知重命，慎毋蹈之。

一、七情伤肾，恐亦居多。盖恐畏在心，肾则受之，故经曰：恐伤肾。又曰：恐则精却。又曰：恐惧而不解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余尝诊一在官少年，因恐而致病，病稍愈而阳痿，及其病复，终不可疗。又尝见猝恐者，必阴缩或遗尿，是皆伤肾之徵也。然恐固伤肾，而怒亦伤肾。经曰：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背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是知盛怒不惟伤肝，而肾亦受其害也。

一、怒生于心，肝必应之，怒不知节，则劳伤在肝。经曰：怒伤肝。又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盖肝为阴中之阳脏，故肝之为病，有在阴者，有在阳者。如火因怒动而逼血妄行，以致气逆于上，而胀痛、喘急者，此伤其阴者也。又或气以怒伤，而木郁无伸，以致侵脾气陷，而为呕为胀，为泄为痛，为食饮不行者，此伤其阳者也。然随怒随消者，未必致病，脏气坚固者，未必致病，惟先天禀弱，而三阴易损者，使不知节，则东方之实，多致西方之败也。然怒本伤肝，而悲哀亦最易伤肝。经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盖怒盛伤肝，肝气实也；悲哀伤肝，肝气虚也。但实不终实，而虚则终虚耳，虚而不顾，则必至劳损。而治当察其邪正也。

一、惊气本以入心，而实通于肝胆。经曰：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又曰：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此所以惊能动心，而尤能伤及肝胆。心为君主，固不可伤，而胆以中正之官，实少阳生气所居，故十一脏阳刚之气皆取决于胆，若或损之，则诸脏生气，因皆消索致败，其危立见。尝见微惊致病者，惟养心安神，神复则病自却。若惊畏日积，或一时大惊损胆，或致胆汁泄而通身发黄，默默无言者，皆不可救。（胆黄证，论详黄疸门）

一、色欲过度者，多成劳损。盖人自有生以后，惟赖后天精气以为立命之本，故精强神亦强，神强必多寿；精虚气亦虚，气虚必多夭。其有先天所禀原不甚厚者，但知自珍，而培以后天，则无不获寿。设禀赋本薄，而且恣情纵欲，再伐后天，则必成虚损，此而伤生，咎将谁委？又有年将未冠，壬水方生，保养萌芽，正在此日，而无知孺子，遽摇女精。余见苞萼未成而蜉蝣旦暮者多矣，良可悲也。此其责水在孺子，而在父师，使水不有明诲，俾知保生之道，则彼以童心，岂识利害？而徒临期恳祷，号呼悲戚，将何济于事哉。

一、劳倦不顾者，多成劳损。夫劳之于人，孰能免之，如奔走食力之夫，终日营营，而未闻其劳者，岂非劳乎？但劳有不同耳。盖贫贱之劳，作息有度，无关荣辱，习

以为常，何病之有？惟安闲柔脆之辈，而苦竭心力，斯为害矣。故或劳于名利，而不知寒暑之伤形；或劳于色欲，而不知旦暮之疲困；或劳于游荡，而忍饥竭力于呼卢驰骤之场；或劳于疾病，而剥削伤残于无术庸医之手，或为诗书困厄，每缘萤雪成灾；或以好勇逞强，遂致绝筋乏力。总之，不知自量，而务从勉强，则一应妄作妄为，皆能致损。凡劳倦之伤，虽曰在脾，而若此诸劳不同，则凡伤筋伤骨，伤气伤血，伤精伤神，伤皮毛肌肉，则实兼之五脏矣。呜呼！嗜欲迷人，其害至此。此其故，则在但知有彼，而忘其有我耳。广成子曰：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若此二言者，人因其简，故多易之，而不知养生之道，于此八字而尽之矣，顾可以忽之也耶！

一、少年纵酒者多成劳损。夫酒本狂药，大损真阴，惟少饮之未必无益，多饮之难免无伤，而耽饮之，则受其害者十之八九矣。且凡人之禀赋，脏有阴阳，而酒之性质，亦有阴阳。盖酒成于酿，其性则热，汁化于水，其质则寒。若以阴虚者纵饮之，则质不足以滋阴，而性偏动火，故热者愈热，而病为吐血、衄血、便血、尿血、喘嗽、躁烦、狂悖等证，此酒性伤阴而然也。若阳虚者纵饮之，则性不足以扶阳，而质留为水，故寒者愈寒，而病为臌胀、泄泻、腹痛、吞酸、少食、亡阳、暴脱等证，此酒质伤阳而然也。故纵酒者，既能伤阴，尤能伤阳，害有如此，人果知否？矧酒能乱性，每致因酒妄为，则凡伤精竭力，动气失机，及遇病不胜等事，无所不至，而阴受其损，多罔觉也。夫纵酒之时，固不虑其害之若此，及病至沉危，犹不知为酒困之若此。故余详明于此，以为纵酒者之先觉云。（泄泻、肿胀二门俱有酒论。）

一、疾病误治及失于调理者，病后多成虚损。盖病有虚实，治有补泻，必补泻得宜，斯为上工。余见世俗之医，固不知神理为何物，而且并邪正缓急，俱不知之，故每致伐人元气，败人生机。而随药随毙者，已无从诉，其有幸而得免，而受其残剥，以致病后多成虚损而不能复振者，此何以故也？故凡医有未明，万毋轻率，是诚仁人积德之一端也。至若失于调治，致不能起，则俗云：小孔不补，大孔叫冤，苦亦自作之而自受之耳，又何尤焉。

论　证（共四条）[2]

凡虚损之由，具道如前，无非酒色、劳倦、七情、饮食所致。故或先伤其气，气伤必及于精；或先伤其精，精伤必及于气。但精气在人，无非谓之阴分。盖阴为天一之根，形质之祖，故凡损在形质者，总曰阴虚，此大目也。若分而言之，则有阴中之阴虚者，其病为发热躁烦，头红面赤，唇干舌燥，咽痛口疮，吐血衄血，便血尿血，大便燥结，小水痛涩等证；有阴中之阳虚者，其病为怯寒憔悴，气短神疲，头运目眩，呕恶食少，腹痛飧泄，二便不禁等证，甚至咳嗽吐痰，遗精盗汗，气喘声喑，筋骨疼痛，心神恍惚，肌肉尽削，梦与鬼交，妇人月闭等证，则无论阴阳，凡病至极，皆所必至，总由真阴之败耳。

然真阴所居，惟肾为主。盖肾为精血之海，而人之生气，即同天地之阳气，无非自下而上，所以肾为五脏之本。故肾水亏，则肝失所滋而血燥生；肾水亏，则水不归源而脾痰起；肾水亏，则心肾不交而神色败；肾水亏，则盗伤肺气而喘嗽频；肾水亏，则孤阳无主而虚火炽。凡劳伤等证，使非伤入根本，何以危笃至此？故凡病甚于上者，必其竭甚于下也。余故曰：虚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穷而至此，吾末如之何也矣。夫所贵乎君子者，亦贵其知微而已。

一、凡损伤元气者，本皆虚证，而古方以虚损劳瘵各分门类，则病若有异，亦所宜辨。盖虚损之谓，或有发见于一证，或有困惫于暂时，凡在经在脏，但伤元气，则无非虚损病也。至若劳瘵之有不同者，则或以骨蒸，或以干嗽，甚至吐血吐痰，营卫俱败，烦羸日甚，此其积渐有日，本末俱竭而然。但虚损之虚，有在阴分，有在阳分，然病在未深，多宜温补；若劳瘵之虚，深在阴中之阴分，多有不宜温补者。然凡治虚

证，宜温补者，病多易治，不宜温补者，病多难治。此虚劳若乎有异，而不知劳瘵之损，即损之深而虚之甚者耳。凡虚损不愈，则日甚成劳矣，有不可不慎也。

一、虚损两颧红赤或唇红者，阴虚于下，逼阳于上也。仲景曰：其面戴阳者，下虚故也。虚而多渴者，肾水不足，引水自救也。喑唾声不出者，由肾气之竭。盖声出于喉，而根于肾。经曰：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虚而喘急者，阴虚肺格，气无所归也。喉干咽痛者，真水下亏，虚火上浮也。不眠恍惚者，血不养心，神不能藏也。时多烦躁者，阳中无阴，柔不济刚也。易生嗔怒，或筋急疫痛者，水亏木燥，肝失所资也。饮食不甘，肌肉渐削者，脾元失守，化机日败也。心下跳动，怔忡不宁者，气不归精也。经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盗汗不止者，有火则阴不能守，无火则阳不能固也。虚而多痰，或如清水，或多白沫者，此水泛为痰，脾虚不能制水也。骨痛如折者，肾主骨，真阴败竭也。腰胁痛者，肝肾虚也。膝以下冷者，命门衰绝，火不归源也。小水黄涩淋沥者，真阴亏竭，气不化水也。足心如烙者，虚火烁阴，涌泉涸竭也。

一、凡阳虚之人，因气虚也。阳气既虚，即不能噫。仲景曰：欲噫不能，此人肚中寒。故凡以阳虚之证，而忽见噫者，便有回生之兆。

论　脉（共三条）

虚损之脉，凡甚急、甚数、甚细、甚弱、甚涩、甚滑、甚短、甚长、甚浮、甚沉、甚弦、甚紧、甚洪、甚实者，皆劳伤之脉。然无论浮沉大小，但渐缓则渐有生意。若弦甚者病必甚，数甚者病必危，若以弦细而再加紧数，则百无一生矣。

《要略》曰：脉芤者为血虚，沉迟而小者为脱气。大而无力为阳虚，数而无力为阴虚。脉大而芤者为脱血。平人脉大为劳。虚极亦为劳。脉微细者盗汗。寸弱而软为上虚。尺弱软涩为下虚。尺软滑疾为血虚。两关沉细为胃虚。

《脉经》曰：脉来软者为虚，缓者为虚。微弱者为虚。弦者为中虚。细而弱小者，气血俱虚。

辨　爪

凡劳损之病，本属阴虚，阴虚必血少。而指爪为精血之余，故凡于诊候之际，但见其指爪干黄，觉有枯槁之色，则其发肤营气，具在吾目中矣。此于脉色之外，便可知其有虚损之候，而损之微甚，亦可因之以辨也。

论　治（共七条）

病之虚损，变态不同。因有五劳七伤，证有营卫脏腑，然总之则人赖以生者，惟此精气，而病为虚损者，亦惟此精气。气虚者，即阳虚也；精虚者，即阴虚也。凡病有火盛水亏，而见营卫燥津液枯者，即阴虚之证也；有水盛火亏，而见脏腑寒脾肾败者，即阳虚之证也。此惟阴阳偏困所以致然。凡治此者，但当培其不足，不可伐其有余。夫既缘虚损，而再去所余，则两败俱伤矣，岂不殆哉！惟是阴阳之辨，犹有不易，谓其阴阳之中，复有阴阳，其有似阳非阳，似阴非阴者，使非确有真见，最易惑人，此不可不详察也。且复有阴阳俱虚者，则阳为有生之本，而所重者，又单在阳气耳。知乎此，则虚损之治，如指诸掌矣。

一、阳虚者多寒，非谓外来之寒，但阳气不足，则寒生于中也，若待既寒，则阳已败矣。而不知病见虚弱，而别无热证者，便是阳虚之候，即当温补元气，使阳气渐回，则真元自复矣。盖阳虚之候，多得之愁忧思虑以伤神，或劳役不节以伤力，或色欲过度而气随精去，或素禀元阳不足而寒凉致伤等，病皆阳气受损之所由也。欲补阳气，惟辛甘温燥之剂为宜，万勿兼清凉寒滑之品，以残此发生之气，如生地、芍药、天麦门冬、沙参之属，皆非所宜，而石斛、玄参、知、檗、芩、连、龟胶之类，则又切不可用。若气血俱虚者，宜大补元煎，或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五脏俱虚，宜平补

者，五福饮。命门阴分不足者，左归饮、左归丸。命门阳分不足者，右归饮、右归丸。气分虚寒者，六气煎。脾肾阴分虚寒，诸变不一者，理阴煎。三焦阳气大虚者，六味回阳饮。气虚脾寒者，一气丹。胃气虚寒者，温胃饮、理中汤。血虚寒滞者，五物煎。

一、阴虚者多热，以水不济火而阴虚生热也。此病多得于酒色嗜欲，或愤怒邪思，流荡狂劳，以动五脏之火，而先天元阴不足者，尤多此病。凡患虚损而多热多燥，不宜热食者，便是阴虚之候。欲滋其阴，惟宜甘凉醇静之物。凡阴中有火者，大忌辛温，如干姜、桂、附、破故纸、白术、苍术、半夏之属，皆不可轻用；即如人参、黄芪、枸杞、当归、杜仲之类，是皆阴中有阳，亦当酌宜而用之，盖恐阳旺则阴愈消，热增则水益涸耳。然阴虚者，因其水亏，而水亏者，又忌寒凉，盖苦劣之流，断非资补之物。其有火盛之甚，不得不从清凉者，亦当兼壮水之剂，相机间用，而可止即止，以防其败，斯得滋补之大法。诸治如下：

一、虚损夜热，或午后发热，或喜冷便实者，此皆阴虚生热，水不制火也，宜加减一阴煎。若火在心肾，而惊悸失志者，宜二阴煎。若外热不已，而内不甚热，则但宜补阴，不可清火，宜一阴煎，或六味地黄汤。其有元气不足，而虚热不已者，必用大补元煎，庶乎久之自愈。寒热门论治尤详，所当参阅。

一、虚损咳嗽，虽五脏皆有所病，然专主则在肺肾。盖肺为金脏，金之所畏者，火也，金之化邪者，燥也，燥则必痒，痒则必嗽，正以肾水不能制火，所以克金，阴精不能化气，所以病燥，故为咳嗽、喘促、咽痛、喉疮、声哑等证。凡治此者，只宜甘凉至静之剂，滋养金水，使肺肾相生，不受火制，则真阴渐复，而嗽可渐愈。火盛者，宜四阴煎加减主之。火微者，宜一阴煎，六味地黄汤，或左归饮。兼受风寒而嗽者，宜金水六君煎。贝母丸治嗽最佳。

一、虚损吐血者，伤其阴也，故或吐或衄，所不能免，但当察其有火无火，及火之微甚而治之。凡火之盛者，以火载血上，而脉证之间自有热证可辨。急则治标，此不得不暂用芩、连、栀、檗、竹叶、童便之属，或单以抽薪饮、徙薪饮之类主之。若阴虚而兼微火者，宜保阴煎，或清化饮，或加减一阴煎主之。血止即当养血，不宜过用寒凉也。若无实火而全属伤阴，则阴虚水亏，血由伤动而为吐为衄者，此宜甘纯养阴之品，以静制动，以和治伤，使阴气安静得养，则血自归经。宜一阴煎，六味地黄汤，或小营煎之类主之。若阴虚连肺而兼嗽兼血者，宜四阴煎加减主之。若因劳役，别无火证，心脾肾三阴受伤而动血者，宜五阴煎、五福饮、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六脉无根而大吐大衄者，此火不归源，真阳失守而然，宜右归饮加减主之，或八味地黄汤亦可。此惟思虑劳倦过伤者，多有此证。若因劳倦而素易呕泻，多有脾不摄血，而为吐血下血者，宜六味回阳饮大加白术主之，万不可用凉药。若大吐大衄，而六脉细脱，手足厥冷，危在倾刻，而血犹不止者，速宜用镇阴煎，其血自止。若血脱至甚，气亦随之，因至厥逆昏愦者，速当益气以固生机，宜六味回阳饮，或四味四阳饮主之，若再用寒凉即死。总之，失血吐血，必其阴分大伤，使非加意元气，培养真阴，而或专用寒凉，则其阴气愈损，血虽得止，而病必日败矣。

一、虚损伤阴，本由五脏，虽五脏各有所主，然五脏证治，有可分者，有不可分者。如诸气之损，其治在肺；神明之损，其治在心；饮食肌肉之损，其治在脾；诸血筋膜之损，其治在肝；精髓之损，其治在肾，此其可分者也。然气主于肺，而化于精；神主于心，而化于气；肌肉主于脾，而土生于火；诸血藏于肝，而血化于脾胃；精髓主于肾，而受之于五脏，此其不可分者也。及乎既甚，则标本相传，连及脏腑，此又方之不可执言也。故凡补虚之法，但当明其阴阳升降，寒热温凉之性，精中有气，气中有精之因。且凡上焦阳气不足者，必下陷于肾也，当取之至阴之下。下焦真阴不足者，多飞越于上也，可不引之归源乎？所以治必求本，方为尽善。然余用补之法，则

悉在新方八略、八阵中，惟细察之可得其概。其有诸证未备者，如遗精、梦泄、声哑、盗汗，及妇人血枯经断等证，但于各门求之，则无不俱有照应。

辨似损非损

凡似损非损之证，惟外感寒邪者乃有之。盖以外邪初感，不为解散而误作内伤，或用清凉，或用消导，以致寒邪郁伏，久留不散，而为寒热往来，或为潮热咳嗽，其证则全似劳损。若用治损之法以治此证，则滋阴等剂愈以留邪，热蒸既久，非损成损矣，余尝治愈数人，皆其证也。欲辨此者，但当详察表里，而审其致病之由。盖虚损之证，必有所因，而外感之邪，其来则骤。若或身有疼痛，而微汗则热退，无汗则复热，或见大声咳嗽，脉虽弦紧而不甚数，或兼和缓等证，则虽病至一两月，而邪有不解，病终不退者，本非劳损，毋误治也。若寒热往来不止者，宜一二三四五柴胡饮酌宜用之，或正柴胡饮亦可。若兼咳嗽者，柴陈煎。若脾肾气虚而兼咳嗽者，金水六君煎，或邪有未解而兼寒热者，仍加柴胡。

虚损危候

凡虚损既成，不补将何以复？而有不能服人参、熟地及诸补之药者，此为虚不受补，何以望生。若劳损吐血失血之后，嗽不能止，而痰多甚者，此以脾[3]肺虚极，饮食无能化血，而随食成痰，此虽非血，而实血之类也。经曰：白血出者，死。故凡痰之最多最浊者，不可治。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其有不得左右眠而认边难转者，此其阴阳之气有所偏竭而然，多不可治。一、凡病虚损者，原无外邪，所以病虽至困，终不愦乱。其有患虚证别无邪热，而谵妄失伦者，此心脏之败，神去之兆也，必死。一、劳嗽、喑哑声不能出，或喘急气促者，此肺脏之败也，必死。一、劳损肌肉脱尽者，此脾脏之败也，必死。一、筋为疲极之本，凡病虚损者，多有筋骨疼痛。若痛有至极不可忍者，乃血竭不能荣筋，此肝脏之败也，必死。一、劳损既久，再及大便，泄泻不能禁止者，此肾脏之败也，必死。

述　古（共四条）

《难经》曰：损脉之为病奈何？然：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损之法：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故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此中工之所害也。

（宾）按：此上损下损之说，其义极精，然有未尽者，犹宜悉也。盖凡思虑劳倦外感等证则伤阳，伤于阳者，病必自上而下也；色欲醉饱内伤等证则伤阴，伤于阴者，病必自下而上也。如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之类，此即自上而下者也。又经曰：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此即自下而上者也。盖自上而下者，先伤乎气。故一损损于肺，则病在声息肤腠。二损损于心，则病在血脉颜色。三损损于胃，则病在饮食不调。四损损于肝，则病为瘛疭疼痛。五损损于肾，则病为骨痿、二便不禁。此先伤于阳，而后及乎阴，阳竭于下，则孤阴无以独存，不可为也。自下而上者，先伤乎精。故一损损于肾，则病为泉源干涸。二损损于肝，则病为血动筋枯。三损损于脾，则病为痰涎壅盛。四损损于心，则病为神魂失守。五损损于肺，则病为喘急短气。此先伤乎阴，而后及乎阳，阴竭于上，则孤阳无以独生，不可为也。故曰：心肺损而神衰，肝肾虚而形敝，脾胃损而食饮不归血气。凡明哲之士，则当察所由，而预防其渐，又何虚损之可虑？若待源流俱竭，而后归罪于药之不效，医之不良，此其愚也亦甚矣。

《巢氏病源》曰：夫虚劳者，五劳七伤六极是也。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瘦劳。又有肺劳者，短气而面浮，鼻不闻香臭。肝劳者，面目干黑，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独卧，目视不明。心劳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难，或时鸭溏，口内生疮。脾劳者，舌本苦直，不得咽唾。肾劳者，背难以俯仰，小便不利，色赤黄而有余沥，茎内痛，阴囊湿生疮，小腹满急。六极者，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痿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动。五曰肌极，令人羸瘦无润泽，饮食不生肌肉。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嗡嗡然内虚，五脏不足，发毛落，悲伤喜忘。

七伤者：一曰大饱伤脾脾伤善噫，欲卧，面黄。二曰大怒逆气伤肝，肝伤少气，目暗。三曰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肾伤少精，腰背痛，厥逆下冷。四曰形寒寒饮伤肺，肺伤少气，咳嗽，鼻鸣[4]。五曰忧愁思虑伤心，心伤苦惊，喜忘喜怒。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七曰大恐惧不节伤志，志伤恍惚不乐。又曰：七伤者，一曰阴寒，二曰阴痿，三曰里急，四曰精寒，五曰精少，阴下湿，六曰精清，七曰小便苦数，临事不举。

王节斋曰：人若色欲过度，伤损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睡中盗汗，午后发热，咯咯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甚则痰涎带[5]血，或咳血，吐血，衄血，身热脉沉数，肌肉消瘦，此名劳瘵，最为难治，轻者用药数十服，重者期以岁年。然必须病人惜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此谓内外交治，庶可保全。

薛立斋曰：劳瘵之证，大抵属足三阴亏损，虚热无火之证，故昼发夜止，夜发昼止，不时而作。当用六味地黄丸为主，以补中益气汤调补脾胃。若脾胃先损者，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以六味地黄温存肝肾，多有得生者。若误用黄柏、知母之类，则复伤脾胃，饮食日少，诸脏愈虚，元气下陷，腹痞作泻，则不可救矣。夫衄血吐血之类，因虚火妄动，血随火而泛行，或阳气虚，不能摄血归经而妄行，其脉弦洪，乃无根之火浮于外也。大抵此证多因火土太旺，金水衰涸之际，不行保养，及三冬火气潜藏，不远帏幙，戕贼真元，故至春末夏初，患头疼脚软，食少体热，而为注夏之病。或少有老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此因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精血[6]未满而早为斲丧，故其见证难以名状。若左尺脉虚弱或细数，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也，用 十补丸。此皆滋其化源也，仍须参前后发热、咳嗽诸证治之。

附　　按

立斋治韩州同色欲过度，烦热作渴，饮水不绝，小便淋沥，大便闭结，唾痰如涌，面目俱赤，满舌生刺，唇裂身热，或身如芒刺而无定处，两足心如烙，左三部脉洪而无伦，此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盖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峻补其阴。遂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用肉桂一两，以水顿煎六碗，冰冷与服，半饷熟睡，至晚又温饮一碗，诸证悉退。翼日，畏寒足冷诸证仍至，是无火也，当补其阳，急与八味丸四剂，诸证俱退。

又治府庠王以道元气素弱，复以科场岁考，积劳致疾。至十二月，病大作，大热，泪出随凝，目赤露胸，气息沉沉欲绝，脉洪大鼓指，按之如无，舌干如刺，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也。遂先服十全大补汤。余曰：服此药，其脉当收敛为善。少顷，熟睡，觉而恶寒增衣，脉顿微细如丝，此虚寒之真象也。余以人参一两，加熟附三钱，水煎顿服而安。夜间脉复脱，乃以参二两，熟附五钱仍愈。后以大剂参、术、归身、炙甘草等药调理而愈。

又治一童子，年十四岁，发热吐血，余谓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不信，乃用寒凉降火，前证愈甚。或谓曰：童子未室，何肾虚之有？参术补气，奚为用之？余述丹溪先生曰：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君火，为物所感，则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而精已暗耗矣。又褚氏《精血篇》曰：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正此谓也。遂用补中益气汤及地黄丸而痊。

虚损论列方

大补元煎（新补一） 五福饮（新补六）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左归饮（新补二） 左归丸（新补四）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五）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一阴煎（新补八） 二阴煎（新补十）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四阴煎（新补十二） 五阴煎（新补十三）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理中汤（热一） 理阴前（新热三） 八味地黄汤（补一二一） 五物煎（新因三） 六气煎（新因二一）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温胃饮（新热五） 小营煎（新补十五）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镇阴煎（新热十三） 保阴煎（新寒一）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一气丹（新补二二） 十补丸（热一七三） 八珍汤（补十九）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柴陈煎（新散九） 贝母丸（新和十八） 正柴胡饮（新散六） 诸柴胡饮（新散一、二、三、四、五）

论外备用方

附子理中汤（热二 阳虚） 安肾丸（热一六七 下元虚冷） 小安肾丸（热一六七 下元虚冷） 黑锡丹（热一八九 下元阳虚） 黄芪鳖甲煎（寒九十 虚劳烦热） 大兔丝子丸（因三六） 鳖甲地黄汤（寒八九 虚劳烦热） 地黄膏（寒九一 滋阴退热） 人参平肺汤（因一八七 肾虚声哑） 退热汤（寒九三 急劳大热） 加味虎潜丸（寒一六四 补虚滋阴） 人参五味子汤（外一五三） 劫劳散（妇一二四） 三才封髓丹（寒一六六 滋阴降火方） 麦门冬汤（寒四五 气热血焦） 大补地黄丸（寒一五九 精枯血热）

凡补阵所载古方新方俱宜酌用。

劳倦内伤

经 义

《调经论》：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太阴阳明论》曰：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水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举痛论》曰：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

《痹论》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本病论》曰：饮食劳倦即伤脾。

论 证（共五条）

劳倦一证，即东垣所谓内伤证也。凡疾病在人，有不因外感而受病于内者，则无非内伤。而东垣乃独以饮食失节，劳役不足之病为内伤，其故何也？盖外感内伤，俱有恶寒发热等证，外感寒热者，即伤寒也；内伤寒热者，即劳倦也。伤寒以外邪有余，多宜攻散；劳倦以内伤不足，多宜温补。然此二者，病多相类，最易惑乱，故东垣特

用内伤二字，以为外感之别，盖恐以劳倦之伤，作伤寒之治，则必致杀人矣。此其大义，所当先辨。

一、内伤之证，东垣以饮食劳倦为言。然饮食之伤有二，而劳倦之伤亦有二，当辨如下。

一、饮食内伤之证，凡饥饱失时者，太饥则仓廪空虚，必伤胃气；太饱则运化不及，必伤脾气。然时饥时饱而致病者，其伤在饥，故当以调补为主，是即东垣之所谓也。其有不因饥饱，而惟以纵肆口腹，遂致留滞不化者，当以化滞消食为主，方治当从饮食门。以上饮食二证，一以伤饥不足，一以留滞有余，治当知辨也。

一、劳倦内伤之证，有因困倦而忽然发热，或怠惰嗜卧，懒于言语，其脉缓而大，或浮或细，而无外邪者，此即时人之所谓劳发也，单宜温补为主。有因积劳饥饱，致伤脾肾，则最易感邪，而病为发热头痛，脉紧恶寒，类伤寒等证，此内伤外感兼而有之，是即所谓劳力感寒证也。若以此为真伤寒，则既由劳伤，已因不足，是伤寒正治之法不可用也。若以此为非伤寒，则甚至发斑发狂，结胸谵语等证无不有之，而不曰伤寒，则人不服也。观东垣云：大梁受围之后，死者多人，岂俱感风寒者？诚至言也。第为兵革所困者明，为利名所困者暗，故今人多以劳倦而患伤寒者，无非此类。昧者不知，而妄治殃人，岂其天年之果尽耶？诚可悯也。以上劳倦二证，皆为内伤，而一以无邪，一以有邪，当辨而治也。

一、凡饥饱劳倦，皆能伤人。盖人以饮食为生，饮食以脾胃为主，今饥饱不时，则胃气伤矣。又脾主四肢，而劳倦过度，则脾气伤矣。夫人以脾胃为养生之本，根本既伤，焉有不病？而人不知慎，病斯及矣。故有以劳倦致动虚火而病者，有以饥馁致伤中气而病者，或以劳倦之后，加之忍饥，或以忍饥之后，加之劳倦。然而两者之中，则尤以受饥为甚，所以饥时不可临病，饥时不可劳形，饥时不可受寒，饥时不可任性，饥时不可伤精，饥时不可酬应，知此数者，是即却病养生之道也。凡犯此者，岂惟贫贱者为然，而富贵者尤多有之，盖有势不容已，则未免劳心竭力，而邪得乘虚而入者，皆内伤不足之证也。奈时医不能察，无论虚实，悉曰伤寒，但知泻火逐邪及汗吐下三法，不知忘食忘劳，既困于己，再攻再削，又困于医，标本俱竭，其能生乎？余目睹受此害者多矣，恨不一时救正，其如沿习成风，释疑未易，故特演东垣大意，嘱笔于此，用效长夜之灯也，观者其三思焉。

论　治（共四条）

凡因劳倦而无外感者，或身虽微热，而脉见缓大无力，全不紧数，或懒言嗜卧，或身常有汗，此即劳发之证，自与外感之头疼，脉紧，筋骨疼痛者不同，治宜以补养为主，气复则愈。虚在阳分者，宜四君子汤、五君子煎 。虚在阴分者，三阴煎、五阴煎，或大小营煎。若脾胃中气受伤者，理中汤、养中煎。若血气俱虚者，五福饮、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

一、劳倦饥饱不时，而致寒热往来者，以饥时脏气馁，劳时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易感，脏气馁则邪易入，所以饥饱劳倦不慎者，多令人为头痛发热恶寒等证。虽曰此由内伤，而实有外感，虽有外感，而实以内伤。故东垣制补中益气汤，以参、芪、归、术，而加之升、柴，以助生长之气，使胃气上升，则气复于中，而阳达于外，此实和解之良法也。第今人以劳倦伤阴，而精血受病者为尤多，则芪、术之属，亦有不相宜者。兹余复制补阴益气煎，凡阳虚于下，水亏不能作汗，而邪有不解者，此方尤胜之。愚有治脾三方并补中益气汤论，在后饮食门，当参阅之。

一、劳倦感邪，以致伤寒，发热，头痛身痛，凡脉紧邪盛者，不得不从解散治之。若虚本不甚，而表邪不解者，宜正柴胡饮。若外邪兼火者，一柴胡饮。外邪兼寒者，二柴胡饮。若气血微虚者，三柴胡饮，或四柴胡饮。其有虚甚而邪不易解者，宜理阴煎，

或大温中饮，所不可缓也。

一、夏日暑热之时，或于道途，或于田野，过于劳倦，而身体薄弱者，最易伤暑，此亦劳倦之属，论治详暑证门阳暑条中。

辨　脉

东垣曰：古人以脉上辨内外伤于人迎气口，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伤，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此辨固是，但其说有所未尽耳。外感风寒皆有余之证，是从前客邪来也，其病必见于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阳二十五度。内伤饮食及饮食不节，劳役所伤，皆不足之病也，必见于右手，右手主里，乃行阴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则独左手人迎脉浮紧，按之洪大。紧者，后甚于弦，是足太阳寒水之脉；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见手少阴心火之脉；丁与壬合，内显洪大，乃伤寒脉也。若外感风邪，则人迎脉缓，而大于气口一倍，或两倍、三倍。内伤饮食，则右寸气口脉大于人迎一倍；伤之重者，过在少阴则两倍，太阴则三倍，此内伤饮食之脉。

愚谓东垣发明内伤一证，其功诚为不小，凡其所论，有的确不易者，兹俱详述于后，或稍有疑似者，姑已置之。至若辨脉一条，则有不容不辨者，乃以左为人迎主表，右为气口主里；外感则左手人迎浮紧，内伤则右手气口脉大，此其长中之短也。夫人迎本阳明胃脉，在结喉两旁，气口本太阴肺脉，两手所同称也。迨晋之王叔和不知何所取义，突谓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左以候表，右以候里，而东垣宗之，故亦以为言，则大谬矣。且内伤外感之分，乃一表一里，不容紊也。如肝肾在左，岂无里乎？肠胃在右，岂非表乎？即如仲景之论伤寒，亦但以浮大为表，沉细为里。历溯仲景之前，以至仓、扁、轩、岐，初未闻有以左右言表里者。迨自叔和之后，则悉宗其谬，而传始讹矣。

即无论六经之表里，而但以亲历所见者言之，如脉见紧数，此寒邪外感也，然未有左数而右不数者。又如所云左大者为风邪，右大者为饮食，则尤其不然。夫人生禀赋之常，凡右脉大者，十居八九，左脉大者，十居一二。若果阳邪在表，则大者更大，岂以右脉本大，而可认为食乎？若饮食在脏，则强者愈强，岂以左脉本强，而可认为寒乎？不知此之大而紧，则彼之小者亦必紧，彼之小而缓，则此之大者亦必缓，若因其偏强而即起偏见，则忘其本体者多矣。故以大小言，则脉体有不同，可以左右分也；若以迟疾言，则息数本相应，不可以左右分也。矧左表右里之说，既非经旨，亦非病徵，乌足信哉！

或曰：然则内伤外感何以辨之？曰：六脉俱有表里，左右各有阴阳。外感者，两手俱紧数，但当以有力无力分阴证阳证。内伤者，左右俱缓大，又必以有神无神辨虚邪实邪。然必察左右之常体，以参久暂之病因，斯可得脉证之真。不然，则表里误认，攻补倒施。自叔和至今，凡阴受其殃者，不知几多人矣，此不得不为辨正，以为东垣之一助也。此别有辨，在《类经·藏象类》第十一篇，所当互证。

述　古（共三条）

李东垣曰：古之至人，穷阴阳之造化，究乎生死之际，所著《内经》，悉言人以胃气为本。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元气、谷气、营气、卫气、清气、春升生发之气，此六者以谷气上行，皆胃气之别称也。使谷气不得升浮，生长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营卫，不任风寒，乃生寒热，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而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理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伤风寒，乃伤其形。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皆补也。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难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曰：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盖温能除大

热，大忌苦寒之剂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

又曰：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于言语，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以甘寒泻其热火，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是也。《金匮要略》曰：平人脉大为劳，虚极亦为劳。夫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火差，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此亦温之之意也。

又曰：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大作。故内伤饮食，则亦恶风寒，是营卫失守，皮肤间无阳以滋养，不能任风寒也。皮毛之绝，则心肺之本亦绝矣。盖胃气不升，元气不至，无以滋养心肺，乃不足之证也。计受病不一，饮食失节，劳役所伤，因而饱食，内伤者极多，外伤者间而有之。举世医者，往往将元气不足之证，便作外伤风寒表实之证，而反治心肺，是重绝其表也，安得不死乎？若曰不然，请以众人之耳闻目见者证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都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非惟大梁为然，远在真佑、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皆然。余在大梁，凡所亲见，有发表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汤丸及茵陈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辄以生平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论》一篇，推明前哲之余论，历举近事之变故，庶几同志者，审其或中，触类而长之，免后人之横夭耳。

东垣辨气少气盛曰：外伤风寒者，其气壅盛而有余；内伤饮食劳役者，其口鼻中气皆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盖外[7]伤风寒者，心肺元气初无减损，又添邪气助之，使鼻气壅塞不利，面赤[8]，其鼻中气不能出，并从口出，但发一言，必前轻后重，其声壮厉而有力者，乃有余之验也。伤风则决然鼻流清涕，其声嗄，其言响如从瓮中出，亦前轻而后重，高揭而有力，皆气盛有余之验也。内伤饮食劳役者，心肺之气先损，为热所伤，热既伤气，四肢无力以动，故口鼻中皆短气少气，上喘懒语，人有所问，十不欲对其一，纵勉强答之，其气亦怯，其声亦低，是其气短少不足之验也。明白如此，虽妇人女子亦能辨之，岂有医者反不能辨之乎？

东垣辨头痛曰：内证头痛，有时而作，有时而止，外证头痛，常常有之，直须传入里实方罢，此内外证之不同也。

劳倦论列方

五福饮（新补六） 养中煎（新热四） 八珍汤（补十九）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大营煎（新补十四） 小营煎（新补十五）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大温中饮（新散八） 一柴胡饮（新散一） 二柴胡饮（新散二） 三柴胡饮（新散三） 正柴胡饮（新散六）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三阴煎（新补十一） 五阴煎（新补十三）

论外备用方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当归黄芪汤（补九七 热渴脉虚）

关　格

经　义

《六节藏象论》曰：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终始篇》曰：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以上俱有刺法，详载《类经·针刺类》。

《禁服篇》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必审按其寒热，以验其脏腑之病。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死不治。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脏腑之病。

《脉度篇》曰：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结为痈。故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太盛则阴不利，阴脉不利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甚，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

论　证（共四条）

关格一证在《内经》本言脉体，以明阴阳离绝之危证也，如《六节藏象论》《终始篇》《禁服篇》及《脉度》《经脉》等篇言之再四，其重可知。自秦越人《三难》曰：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以尺寸言关格，已失本经之意矣。又仲景曰：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故后世自叔和、东垣以来，无不以此相传，而竟置关格一证于乌有矣。再至丹溪，则曰此证多死，寒在上，热在下，脉两寸俱盛四倍以上，法当吐，以提其气之横格，不必在出痰也。愚谓两寸俱盛四倍，又安得为寒在上耶？且脉大如此，则浮豁无根，其虚可知，又堪吐乎？谬而又谬，莫此甚矣。夫《内经》云：人迎四倍，寸口四倍，既非尺寸之谓，而曰吐逆者，特隔食一证耳，曰不得小便者，特癃闭一证耳，二证自有本条，其与关格何涉？数子且然，况其他乎，又安望治此者之无谬哉！

一、关格证在《内经》本以人迎察六腑之阳，寸口察五脏之阴，人迎盛至四倍已上，此阳明经孤阳独见，水不济火也，故曰格阳，格阳者，阴格于阳也。气口盛至四倍已上，此太阴经元阴无主，气不归精也，故曰关阴，关阴者，阳关于阴也。若人迎寸口俱盛至四倍以上，且大且数，此其阳气不藏，故阴中无阳，阴气不升，故阳中无阴，阴阳相离，故名关格也。凡见此者，总由酒色伤肾，情欲伤精，以致阳不守舍，故脉浮气露，亢极如此，此则真阴败竭，元海无根，是亢龙有悔之象，最危之候也。

一、《内经》以人迎寸口并诊关格，今后世诊法，则但取寸口，而不察人迎，似于法有未尽，然寸口为脉之大会，而脉见于彼，未有不见于此者，所以但察气口，则人迎之脉亦可概见。故凡见寸口弦大至极，甚至四倍已上，且大且数者，便是关格之脉，不得误认为火证。余尝诊此数人，察其脉则如弦如革，洪大异常，故云四倍；察其证则脉动身亦动，凡乳下之虚里，脐傍之动气，无不春春然、振振然与脉俱应者；察其形气，则上有微喘，而动作则喘甚，肢体而力，而寤寐多慌张。谓其为虚损，则本无

咳嗽失血等证；谓其为痰火，则又无实邪发热等证，此关格之所以异也。然惟富贵之人及形体丰肥者，多有此证，求其所因，则无非耽嗜少艾，中年酒色所致，是虽与劳损证若有不同，而实即劳损之别名也。此老成之人所以当知慎也。有喘论在喘证门，互阅可也。

一、本经《脉度篇》所云：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能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此举脉证而兼言之也。若以脉言则如前之四倍者是也；若以证言，则又有阴阳俱盛者，以阳病极于阳分，而阴病极于阴分也。凡阳盛于阳者，若乎当泻，而阴分见阴，有不可泻。阴极于阴者，若乎当补，而阳分见阳，又不可补。病若此者，阳自阳而阳中无阴，阴自阴而阴中无阳，上下否隔，两顾弗能，补之不可，泻之又不可，是亦关格之证也，有死而已。此与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之证，大有不同，学者当辨其疑似。

论　治（共三条）

关格之脉，必弦大至极。夫弦者为中虚，浮大者为阴虚，此肾水大亏，有阳无阴之脉也。治此者，宜以峻补真阴为主，然又当察其虚中之寒热，阴中之阴阳，分别处治，斯尽善也。

一、关格证，凡兼阳脏者必多热，宜一阴煎、左归饮、左归丸之类主之。兼阴脏者必多寒，宜大营煎、右归饮、右归丸之类主之。若不热不寒，脏气本平者，宜五福饮、三阴煎及大补元煎之类主之。

一、关格证，所伤根本已甚，虽药饵必不可废，如精虚者当助其精，气虚者当助其气，其有言难尽悉者，宜于古今补阵诸方中择宜用之。斯固治之之法，然必须远居别室，养静澄心，假以岁月，斯可全愈。若不避绝人事，加意调理，而但靠药饵，则恐一暴十寒，得失相半，终无济于事也。凡患此者，不可不知。

关格论列方

五福饮（新补六）　大营煎（新补十四）　大补元煎（新补一）　一阴煎（新补八）　三阴煎（新补十一）　左归饮（新补二）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五）

---

〔1〕“时”原作“知”，据《素问》改。
〔2〕“论症（共四条）”五字原脱，据目录补。
〔3〕“脾”原作“肚”，据广益书局本改。
〔4〕“鸣”原作“胃”，据《诸病源候论》改。
〔5〕“带”原作“泄”，据《明医杂著》改。
〔6〕“血”原作“神”，据《明医杂著》改。
〔7〕“外”原作“内”，据文义改。
〔8〕“面赤”二字后原衍“不通”二字，据《内外伤辨惑论》删。

卷之十七理集

杂　证　谟

饮　食　门

经　义

《平人气象论》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

得胃气也。

《营卫生会篇》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

《五味篇》曰；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平人绝谷篇》曰：肠胃之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六节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刺节真邪论》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

《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口问篇》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

《营气篇》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

《病能论》曰：食入于阴，长气于阳。

《阴阳应象大论》曰：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五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

《至真要大论》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详诸气门治气条中）

《藏气法时论》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

《宣明五气篇》曰：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

《九针论》曰：病在骨，无食咸。病在血，无食苦。

《五味篇》曰：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

《五味论》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

《生气通天论》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气骨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五脏生成篇》曰：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胸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

《刺法论》曰：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

《灵兰秘典论》曰：脾胃者，食廪之官，五味出焉。

《痹论》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太阴阳明论》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详脾胃门）

《本病论》曰：饮食劳倦则伤脾。

《邪气脏腑病形篇》曰：形寒寒饮则伤肺。肾脉微缓为洞，洞者，食入还出。

《刺志论》曰：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不入而气多，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

《脉解篇》曰：少阴所谓恶闻食臭者，胃无气，故恶闻食臭也。

论　　证（共五条）

凡饮食伤脾之证，有寒伤，有热伤，有暂病，有久病，有虚证，有实证。但热者、暂者、实者，人皆易知，而寒者、久者、虚者，人多不识。如今人以生冷瓜果致伤胃气，而为泻、为痢、为痛之类者，人犹以为火证，而治以寒凉者，是不识寒证也。有偶因停滞而为胀，为痛者，人皆知其实也，然脾胃强壮者，即滞亦易化，惟其不能化者，则最有中虚之证。故或以不食亦知饥，少食即作胀；或以无饥无饱，全然不思饮食；或以胃虚兼呕而腹满膨膨；或以火不生土而时食时吐；或中气不化，则胸喉若有所哽，而本非饮食之滞者；或因病致伤胃气，则久不思食，而本非中满之病者。且胃病于暂者多实，脾病于久者多虚。时医于此，无论邪正久暂，鲜有不用开胃消导等剂，是不知虚证也。盖脾胃之职，原以化食为能，今既不能化食，乃其所能者病，而尚可专意克伐以害其能乎？且凡欲治病，必须先藉胃气以为行药之主，若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常易愈，此以胃气强而药力易行也。胃气虚者，攻亦不去，此非药不去病也，以胃虚本弱，攻之则益弱，而药力愈不能行也。若久攻之，非惟药不能行，必致元气愈伤，病必愈甚，尽去其能，必于死矣。矧体质贵贱尤有不同，凡藜藿壮夫及新暴之病，自宜消伐，惟速去为善，若以弱质弱病，而不顾虚实，概施欲速攻治之法，则无不危矣。

一、伤食者必恶食。

一、素喜冷食者，内必多热，素喜热食者，内必多寒，故内寒者不喜寒，内热者不喜热。然热者嗜寒，多生中寒，寒者嗜热，多生内热，此《内经》所谓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故凡治病养生者，又当于素禀中察其嗜好偏胜之弊。

一、饮食致病，凡伤于热者，多为火证，而停滞者少；伤于寒者，多为停滞，而全非火证。大都饮食之伤，必因寒物者居多，而温平者次之，热者又次之。故治此者，不可不察其所因。

一、偶病之人，多有非食而疑食者，曰：某日曾食某物或某肉某面，其日即病。医者不论虚实，但闻此言，且见胃口不开，必先治食。夫未病之人，谁有不食？岂必预为停食而待病至者，斯可信其无食乎？及其病也，则或因劳倦，或因风寒，或因七情，病发不测，而且无胀无滞，与食何干？药不对病，而妄行剥削，必反增病，此斯道中之莫须有也。由此推之，则凡无据无证而妄指胡猜者，皆其类也，良可慨矣。

论　　治（共十一条）

凡治饮食暂伤者，亦当辨虚实。若停滞中焦，或胀或痛者，此实证也，当先去其食，宜大和中饮主之。然去食莫先于理气，又惟排气饮为佳。若所停犹在上焦，莫若用吐为捷法，或用吐剂亦可。若食停下焦，痛极兼胀者，须下而去之，宜神佑丸，或

备急丸，或赤金豆。若偶伤生冷或油浊不堪等物，以致吐泻胀痛而邪气实者，宜抑扶煎，若无寒气者，以本方去吴茱萸煎服，或用排气饮、和胃饮俱佳。若痛胀不解者，宜神香散兼用之。

一、饮食伤脾而吐泻已甚者，但察其无中满，无腹痛，而惟呕恶不能止，此其食物必已尽去，而以中气受伤，大虚而然。或其人困倦不宁，少气多汗，六脉豁大无神者，宜理中汤、五君子煎，或温胃饮之类主之。若吐甚极虚者，宜四味回阳饮；泻甚极虚者，宜胃关煎。凡大吐大泻之后，多为腹胀，若但外胀而内不觉胀，或恶闻食气，不欲饮食者，皆脾气大虚之候，速宜用前温补诸法调治之。

一、凡少年小儿辈，多有纵肆口腹，以致胃气不清，或时微胀，或时疼痛，或膨膨然不思饮食，此皆伤脾而然。而实亦食滞使然也。滞多者，宜和胃饮；滞少者，宜枳术丸，或芍药枳术丸，日渐服之，仍节饮食，自可全愈。

一、凡失饥伤饱，损及脾胃，多令人胸膈痞闷，不能消化，饮食少思，口中无味，或嗳气吞酸，神体困倦，此皆脾气受伤，中虚而然，宜木香人参枳术丸，或大健脾丸去黄连主之。其虚甚者，宜理中汤，或温胃饮。若虚在下焦，而阴中无阳，不能生土者，惟理阴煎加减主之为善。

一、病后胃口不开，饮食不进者，有二证。盖一以浊气未净，或余火未清，但宜以小和中饮加减主之。一以脾胃受伤，病邪虽去而中气未复，故或有数日不能食，或旬日不能开，或胸喉中若有所哽如梅核气者，此中本无停积，但以阳气未舒，阴翳作滞，胃气太虚，不能运化而然。轻则温胃饮，甚则必加人参、附子，但使阳气得行，则胃口自开也。

一、凡饮酒致伤者，多宜除湿利水，若或伤气，亦宜间用人参。然其证有三，不可不辨。一以酒湿伤脾，致生痰逆呕吐，胸膈痞塞，饮食减少者，宜葛花解酲汤、胃苓汤、五苓散之类主之。一以酒热伤阴，或致发热动血者，宜黄芩芍药汤、清化饮、徙薪饮之类主之。一以酒质伤脏，致生泄泻不已，若气强力壮者，惟五苓散、胃苓汤之类，皆可除湿止泻。若因湿生寒，以泻伤阴，致损命门阳气者，非胃关煎及五德丸、九气丹之类不可。

一、怒气伤肝，则肝木之气必侵脾土，而胃气受伤，致妨饮食。此虽以肝气之逆，然肝气无不渐散，而脾气之伤，则受其困矣，此所以不必重肝，而重当在脾也。故凡遇此证，但当察其逆滞之有无，如无胁痛胀满等证，则不必疏气，单宜以养脾益气为主，如五味异功散、归脾汤之属是也。或于补养药中少加乌药、青皮、白豆蔻以佐之亦可。

一、凡时食时吐，或朝食暮吐等证，详载反胃门。

一、善食而瘦者，多因有火，然当察火之微甚。微火者，微清之，如生地、芍药、丹皮、沙参、麦冬、石斛、竹叶、地骨皮、黄芩、知母、细甘草之属是也。若火甚者，或随食随饥，随饮随渴，或肌肤燥热，二便涩结，则石膏、黄连、栀子、黄檗、龙胆草、苦参之属所不可免。此当查其三焦五脏，随所在而治之。然阳盛者阴必虚，如一阴煎、二阴煎、四阴煎之属，皆当择而用也。

一、不能食而瘦者，必其脾胃虚弱，不能健运而然，故或为嗳气、吞酸、痞满，不饥等证，宜四君子汤、归脾汤。若兼寒者，宜五君子煎、养中煎、理中汤。其命门火衰者，宜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

一、凡喜茶叶，喜食生米者，多因胃有伏火，所以能消此物。余尝以清火滋阴之药愈此者数人，盖察其脉证有火象，故随用随效也。又有喜食炭者，必其胃寒而湿，故喜此燥涩之物，亦当详察脉证，宜以健脾温胃为主。

一、食饮所伤，治当从类，如麦芽、神曲能消米面之积；砂仁、厚朴、萝葡子、阿

魏能消肉食之积；山楂、枳实能消瓜果之积。凡因湿者，宜治以燥，如半夏、苍术、草果、泽泻之属；因寒者，宜治以热，如姜、桂、吴茱萸、肉豆蔻之属；因热者，宜治以寒，如芩、连、栀子、青皮之属；气滞者，当行其气，宜木香、乌药、香附、白芥子之属；血滞者，当行其血，宜桃仁、红花、苏木、玄胡之属；食聚积坚，行散不易者，宜巴豆、大黄、三棱、莪术之属。凡治食积所停，古法不过如此。虽然，此不过言其大概耳，至若浅深虚实，贵酌权宜。凡欲攻有形，须从乎味，欲散凝滞，须从乎气，未有气行而食不随者，则此中之气味通变，又自有相济之妙，故不可以胶柱也。

一、食停小腹，治按详心腹痛门，当参阅之。

论脾胃三方（共三条[1]）

人赖脾胃为养生之本，则在乎健与不健耳。而健脾三方，如洁古之枳术丸，东垣之平胃散及补中益气汤，俱当今之相传以为准绳者也。夫所谓平胃者，欲平治其不平也，此东垣为胃强邪实者设，故其性味从辛、从燥、从苦，而能消、能散，惟有滞、有湿、有积者宜之。今见方家，每以此为常服健脾之剂，动辄用之，而不察可否，其误甚矣。

一、洁古枳术丸，以白术为君，脾得其燥，所以能健，然佐以枳实，其味苦峻，有推墙倒壁之功，此实寓攻于守之剂，惟脾气不清而滞胜者，正当用之，若脾气已虚，非所宜也，今人不察，相传为补脾之药，而朝吞暮饵，或以小儿瘦弱而制令常服，则适足以伤其气助其瘦耳，用宜酌也。

一、补中益气汤，乃东垣独得之心法。盖以脾胃属土，为水谷之海，凡五脏生成，惟此是赖者，在赖其发生之气运而上行，故由胃达脾，由脾达肺，而生长万物，滋溉一身。即如天地之土，其气皆然。凡春夏之土，能生能长者，以得阳气而上升，升则向生也。秋冬之土，不生不长者，以得阴气而下降，降则向死也。今本方以升柴助生气，以参、芪、归、术助阳气，此东垣立方之意，诚尽善矣。第肺本象天，脾本象地，地天既交，所以成泰。然不知泰之前犹有临，临之前犹有复，此实三阳之元始，故余再制补阴益气煎，正所以助临复之气，庶乎得根本之道，而足补东垣之未尽也。又补中益气汤之用，原为补中扶阳而设，然补阳之义，则亦有宜否之辨，用者不可不知。如东垣用此以治劳倦内伤发热等证，虽曰为助阳也，非发汗也，然实有不散而散之意，故于劳倦感寒，或阳虚疟疟，及脾气下陷等证，则最所宜也。若全无表邪寒热，而但有中气亏甚者，则升柴之类大非所宜。何也？盖升柴之味皆兼苦寒，升柴之性皆专疏散，虽曰升麻入脾胃，柴胡入肝胆，能引清气上升，然惟有邪者，固可因升而散之，使或无邪，能不因散而愈耗其中气乎。即曰此汤以补剂为主，而惟藉升柴以引达清气，不知微虚者犹可出入，大虚者必难假借，当此之时，即纯用培补犹恐不及，而再兼疏泄，安望成功？且凡属补阳之剂，无不能升，正以阳主升也，用其升而不用其散，斯得补阳之大法，此中自有玄机，又奚必升柴之是赖乎。故寇宗奭极言五劳七伤之大忌柴胡者，是诚绝类之真见，而李时珍复又非之，余亦何容再辨哉。然理有一定，孰能越之？兹余单揭其要，曰：能散者断不能聚，能泄者断不能补，而性味之苦寒者，亦断非扶阳之物。只此便是断按，而纷纷之议，或可判矣。

故于诸证之中，凡其不宜用此者，则有不可不察。如表不固而汗不敛者，不可用。外无表邪而阴虚发热者，不可用。阳气无根而格阳戴阳者，不可用。脾肺虚甚而气促似喘者，不可用。命门火衰而虚寒泄泻者，不可用。水亏火亢而吐血衄血者，不可用。四肢厥逆而阳虚欲脱者，不可用。总之，元气虚极者，毫不可泄，阴阳下竭者，毫不可升，真火亏败者，毫不可用清凉。今人但知补中益气汤可以补虚，一概尚之，而不知病当紧急，则此时几微关系，判于一举指之间，而纤微不可紊误者，正此类也，余亦安能以笔尽哉。

述　古（共四条）

王太仆曰：内格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呕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

李东垣曰：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即食饰也。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不能与胃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痿[2]，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大法云：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

王节斋曰：人之一身，脾胃为主，胃阳主气，脾阴主血；胃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也。人惟饮食不节，起居不时，损伤脾胃，胃损则不能纳，脾损则不能化，脾胃俱损，纳化皆难，元气斯弱，百邪易侵，而饱闷、痞积、关格、吐逆、腹痛、泻利等证作矣。故洁古制枳术之丸，东垣发脾胃之论，使人常以调理脾胃为主，后人称为医中王道，厥有旨哉。

薛立斋曰；凡伤食饱闷，痞塞不消，若脾胃素实，止因倍食暴伤而患者，宜用神曲、山楂辈消耗之，否则，当慎也。东垣曰；脾胃之气壮，则多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若脾气虚弱，不能腐化者，宜培补之。若脾胃虚寒者，宜温养之。若命门火衰者，宜温补之。大凡食积痞块，证为有形，所谓邪气盛则实，真气夺则虚，惟当养正则邪积自除矣。虽云坚者削之，客者除之，若胃气未虚，元气尚实，乃可用也。或病久虚羸，或元气素弱者，亦当固本为主，而佐以消导，不然，反致痞满不食，而益其病矣。

又曰：若伤性热之物者，用二陈加黄连、山楂。伤湿面之物者，用二陈加神曲、麦芽。伤米食，用六君加谷、糵。伤面食者，用六君加麦芽。伤肉食者，用六君加山楂。伤鱼腥者，用六君加陈皮。伤角黍炊饭者，用六君倍加神曲。若物已消而泻未愈者，此脾胃受伤也，宜用六君子。若饮食减少，食而难化者，属脾胃虚寒也，加炮姜、木香、肉果，不应，加五味、吴茱萸、补骨脂。脾肾虚寒者，须服八味丸，否则，多患脾虚中满之证。其神曲、麦芽，虽助戊土以腐熟水谷。然麦芽一味，余尝以治妇人丧子，乳房胀痛欲成痈者，用一二两炒熟，煎服即消，其破血散气可知矣。丹溪云：麦芽消肾。《妇人良方》云：神曲善下胎。皆克伐之功多，而补益之功少，亦不宜轻用。今有能食难化，而食后反饱者，乃脾气虚弱，不能腐化水谷也。若服清胃、平胃等剂，或加热渴、呕吐、或腹胀、泄泻等证者，乃是脾胃复伤，急用六君子加芍药、木香、炮姜补之。亦有属脾气郁结者，当解郁健脾。若用清凉降火，以致中气虚痞而不食，或食而反出，又以为噎膈，用行气化痰者，必致不救也。

饮食论列方

排气饮（新和六）　和胃饮（新和五）　大和中饮（新和七）　神香散（新和二十）　抑扶煎（新热十一）　二陈汤（和一）　小和中饮（新和八）　平胃散（和十七）　养中煎（新热四）　大健脾丸（和八五）　理阴煎（新热三）　理中汤（热一）　四君子汤（补一）　五苓散（和一八二）　胃苓汤（和百九十）　五君子煎（新热六）　归脾汤（补三二）　温胃饮（新热五）　六君子汤（补五）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五）　五味异功散（补四）　胃关煎（新热九）　一阴煎（新补八）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二阴煎（新补十）　四阴煎（新补十二）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五德丸（新热十八）　九气丹（新热二三）　八味地黄丸（补一二一）　徙薪饮（新寒四）　清化饮（新因十三）　芍药枳术丸（新和十六）　枳术丸（和七九）　赤金豆（新攻二）　葛花解醒汤（和一二四）　神佑丸（攻四八）　备急

丸（攻五二） 黄芩芍药汤（寒百九） 木香人参枳术丸（和八二）

论外备用方

人参散（和一二六 虚寒） 启脾丸（和八六 温胃行滞） 养胃进食丸（和八九） 茯苓饮（和九三 调胃进食） 法制陈皮（和七十） 化滞调中汤（和五九 行滞） 健脾散（和六三 温中和胃） 大正气散（和二四 暖胃） 加味二陈汤（和三 食郁） 和中丸（和八八 开胃） 消食丸（和九十 行滞）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寒滞） 曲术丸（和二百一 化食） 加味枳术丸（和八三） 龙脑鸡苏丸（和三七二 酒毒） 甘露汤（热七三 和胃进食） 强中汤（热九二 生冷伤脾） 参术健脾汤（和六四 行滞） 温胃化痰丸（热九八 寒痰） 理中化痰丸（热九 虚痰） 丁香茯苓汤（热六三 温胃进食） 八味理中丸（热七）

脾 胃

经 义

《灵兰秘典论》曰：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营卫生会篇》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

《热论》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

《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散经于肝。（详前饮食门）

《六节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详前饮食门）。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也。

《五味篇》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决气篇》：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何谓气？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何谓血？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何谓脉？岐伯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黄帝曰：六气者，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邪客篇》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3]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

《平人绝谷篇》曰：平人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实更虚，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气和，则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动输篇》曰；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五脏别论》：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而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

《平人气象论》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玉机真藏论》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故曰死。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溉四傍者也。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

《阴阳别论》曰：所谓阴者，真脏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

《生气通天论》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阳明脉解篇》帝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帝曰：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而走也。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太阴阳明论》：帝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岐伯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帝曰：愿闻其异状也。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

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藏气法时论》曰：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病在脾，愈于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苦泻之，甘补之。

《五邪篇》曰：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水热穴论》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

《本病论》曰：饮食劳倦即伤脾。

《邪气脏腑病形篇》曰：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

《病能论》曰：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痈也。

《经水篇》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泻也。

《痿论》帝曰：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故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本输篇》曰：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玉版篇》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

论 脾 胃

脾胃为水谷之海，得后天之气也。何也？盖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原，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精血之司在命门，水谷之司在脾胃，故命门得先天之气，脾胃得后天之气也。是以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之资。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力，则补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此脾胃之气所关于人生者不小。且先天如朝廷，后天如司道，执政在先天，布政在后天，故人自有生以后，无非后天为之用，而形色动定，一无胃气之不可。故经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又曰：人以水谷为本，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正以人之胃气即土气也，万物无土皆不可，故土居五行之中而主于四季，即此义也。

由此推之，则凡胃气之关于人者，无所不至，即脏腑、声色、脉候、形体，无不皆有胃气，胃气若失，便是凶候。如五脏胃气之病，则凡气短气夺而声哑喘急者，此肺之胃败也。神魂失守，昏昧日甚，而畏寒异常者，此心之胃败也。躁扰烦剧，囊缩痉强，而恐惧无已者，此肝胆之胃败也；胀满不能运，饮食不能入，肉脱痰壅而服药不应者，此脾之胃败也。关门不能禁，水泉不能化，热蒸不能退，骨痛之极不能解者，此肾之胃败也。又如五色之有胃气者，无论青红黑白，皆宜兼苍黄明润，若色赤如赭，或如衄血；色青如蓝，或如草滋；色白如盐，或如枯骨；色黄如枳实，或如黄土；色黑如炲，或如地苍，而加之沉晦，是皆五色之胃败也。又如脉象[4]之有胃气者，经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故无论浮、沉、迟、数，皆宜兼见缓滑，方是脉中之胃气。若见但弦、但钩、但毛、但石、但代，或弦搏之极而全无和气，或微渺之极而全无神气，总云真脏之见，是皆五脉之胃败也。不独此

也，即如情性气质，亦无不关于胃气，盖土性厚重，而轻薄者少胃气，土色苍固，而夭嫩者少胃气，是可知土气为万物之源，胃气为养生之主，胃强则强，胃弱则衰，有胃则生，无胃则死。

是以养生家必当以脾胃为先，而凡脾胃受伤之处，所不可不察也。盖脾胃之伤于外者，惟劳倦最能伤脾，脾伤则表里相通，而胃受其困者为甚。脾胃之伤于内者，惟思忧忿怒最为伤心，心伤则母子相关，而化源隔绝者为甚，此脾胃之伤于劳倦情志者，较之饮食寒暑为更多也。故经曰：二阳之病发于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再此之外，则脾胃属土，惟火能生，故其本性则常恶寒喜暖，使非真有邪火，则寒凉之物最宜慎用，实所以防其微也。若待受伤，救之能无晚乎？此脾胃之伤于寒凉生冷者，又饮食嗜好之最易最多者也。故昔有柳公度者，善于摄生，或问其致寿之术，则曰：我无他也，但不以气海熟生物，暖冷物，亦不以元气佐喜怒耳。此得善养脾胃之道，所以便能致寿。

故凡欲察病者，必须先察胃气，凡欲治病者，必须常顾胃气，胃气无损，诸可无虑。奈何今之医家习矣不察，初不知元气胃气为何物，动辄止知攻病，开口便云有火，以致败人胃气，绝人谷气者，不可胜纪。殊不知病之与命，孰为重轻？正之与邪，孰为缓急？矧此中的确之用，孰者宜先，孰者宜后，自有标本一定之理，原非可以意凑猜摸者也。世有庸流，每借窃一二成语，东扯西拽，以似为是，偏执惑乱，欺人误人，倘不幸遇之而不能烛其真伪，其亦命之使然乎，悲乎！悲乎！

论东垣《脾胃论》

人以水谷为本，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惟东垣独知其义，发为《脾胃论》曰：历观《内经》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5]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此诸病之所由生也。因引《内经》之义，如《生气通天论》曰：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阳气者，烦劳则张。故苍天之气贵清净，阳气恶烦劳，此病从脾胃生者一也。又引《五常政大论》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此病从脾胃生者二也。又引《六节藏象论》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者，皆取决于胆也。夫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生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餐泄肠澼不一而起，此病从脾胃生者三也。又引《本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此之谓气者，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气或乖错，人何以生？此病从脾胃生者四也。夫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曰：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诸如此论，皆东垣独得之见也。

兹察其所谓苍天贵清净，阳气恶烦劳者，此指劳倦之为病也。所谓收藏令行，故其人夭者，此指阴盛阳衰之为病也。所谓春气升则万物安者，此指降则无生之为病也。所谓气或乖错，人何以生者，此指阳气受伤之为病也。东垣此言，其垂惠[6]后世，开导末学之功，诚非小矣。独怪其前论中又有矛盾之谈，如曰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固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者，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为病。若此数语，则大见矛盾矣。第观其前四条，则总虑阳气之受伤也，故曰大忌苦寒之药。此一

节又云火胜之为病，更当何法以治之？且所云喜、怒、忧、恐损伤元气，资助心火，火胜则乘其土位，此何说也？夫元气既损，多见生阳日缩，神气日消，何以反助心火？脾胃属土，得火则生，何谓火胜则乘其土位？且人之元气，本贵清和，寒固能病，热亦能病。然热伤元气，而因劳动火者，固常有之，此自不得不从清补；若因劳犯寒，而寒伤脾胃者，尤酷尤甚，此可概言为火乎？第热证显而寒证隐，故热证易见而寒证不之觉也；真热证犹易辨，而假热证尤不易辨也。矧元气属阳，火其类也，而热为同气，邪犹可制；阴为阳贼，寒其仇也，而生机被伐，无不速亡，故经云少火生气，未闻少寒生气。又云避风如避箭，未闻避热如避箭也。由此观之，则何不曰寒与元气不两立，而反云火与元气不两立乎？兹举火字特以为言，致令后生之妄言火者，反尽忘东垣前四条之格言，而单执不两立之说，用为治火之成按，是东垣戒之而反以诲之，此其白璧之瑕，余实不能不为东垣惜也。

及再考东垣之方，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黄芪人参汤，清暑益气汤等方，每用升柴，此即其培养春生之意，而每用芩连，亦即其制伏火邪之意，第以二三分之芩连，固未必即败阳气，而以五七分之参术，果即能斡旋元气乎？用是思及仲景，见其立方之则，用味不过三四品，用数每至二三两；且人之气血本大同，疾病多相类，而仲景之方大而简，东垣之方小而杂，何其悬绝一至如此？此其中要必有至道存焉。宾以后学，固不敢直判其孰是孰非，而私心向往，则不能不霄壤于其间也。一、脾胃三方，有论在前饮食门。

论治脾胃

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为土脏，灌溉四傍，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有可分而不可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也。今人止知参、苓、枳、术、山楂、麦芽、神曲、厚朴之类，乃为脾胃之药，而不知风寒湿热皆能犯脾，饮食劳倦皆能伤脾，如风邪胜者宜散之，则麻黄、桂枝、柴胡、干葛之类皆是也。寒邪胜者宜温之，则桂、附、干姜、丁香、茱萸之类皆是也。热邪胜者宜寒之，则芩、连、知、檗、栀子、石膏之类皆是也。湿邪胜者宜燥之，则苍术、白术、半夏、猪苓之类皆是也。饮食停积者宜行之，则三棱、蓬术、大黄、芒硝之类皆是也。劳倦内伤者宜补之，则人参、黄芪、白术、杜仲之属皆是也。

然脏腑虽分十一，而同有阴阳，同此血气，矧太阴常多血少气，阳明常多血多气，使此中之血瘀，则承气、抵当之类总属脾胃之药；使此中之血虚，则四物、五物、理阴、五福之类又孰非脾胃之药乎？再若五脏之邪皆通脾胃，如肝邪之犯脾者，肝脾皆实，单平肝气可也；肝强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心邪之犯脾者，心火炽盛，清火可也；心火不足，补火以生脾可也。肺邪之犯脾者，肺气壅塞，当泄肺以苏脾之滞；肺气不足，当补肺以防脾之虚。肾邪之犯脾者，脾虚则水能反克，救脾为主；肾虚则启闭无权，壮肾为先。至若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若能纳而不化，此脾虚之兆易见；若既不能纳，又不能运，此脾胃之气俱已大亏，即速用十全大补、六味回阳等剂尤恐不及，而尚欲以楂、苓、枳术之类，冀为脾胃之永赖乎？是以脾胃受伤，但使能去伤脾者，即俱是脾胃之药。此中理奥机圆，姑举此以见其概，而随宜应变，诚有非言能尽悉者。且诸药入口，必先入胃而后行及诸经，若妄用相妨相碍等物，亦岂有既入其腑，能不先犯脾胃，而竟走他脏者乎？倘不明此理，而徒执一二成方，曰：此可攻邪，此可健胃，则其胸次可知矣。

述 古（共二条）

徐东皋曰：百凡治病，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恒易愈。胃气虚者，攻之不去。盖以本虚，攻之则胃气益弱，反不能行其药力，而病所以自如也。非药不能去病，亦

以主气不行药力故也。若峻攻之，则元气伤而病益甚，若不知机，攻尽元气则死矣。如虚热者，服寒凉之药而热反甚何也？经曰：服寒而反热者，奈何？岐伯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若胃气不虚，虽有病者，不攻自愈，故中医用药亦常效焉。观夫藜藿野人之病，尝不药自愈可知矣。故曰：治病不察脾胃之虚实，不足以为太医。

又曰：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专以外伤为法，其中顾盼脾胃元气之秘，世医鲜有知之者。观其少阳证，小柴胡汤用人参，则防邪气之入三阴，或恐脾胃稍虚，邪乘而入，必用人参、甘草，固脾胃以充元气，是外伤未尝忘内因也。至于阳毒升麻汤、人参败毒散、化斑汤、黄连汤、白通汤、理中汤、炙甘草汤、橘皮汤、五味子汤、栝蒌根汤、建中汤等，未尝不用参芪以治外感，可见仲景公之立方，神化莫测。或者只以外伤是其所长，而内伤非所知也，此诚不知公者也。何今世之医不识元气之旨，惟见王纶《杂著》戒用人参之谬说，执泥不移，乐用苦寒攻病之标，致误苍生，死于非命，抑何限耶！间有病家疑信相半，两勿之从，亦但不速其死耳，直以因循，俟其元气自尽，终莫之救而致毙者，可谓知乎。况斯世斯时，人物剧繁，禀气益薄，兼之劳役名利之场，甚至蹈水火而不知恤，耽酒色以竭其真，不谓内伤元气，吾弗信也。观其杂病稍用攻击，而脾胃遂伤，甚则绝谷而死者，皆可类推矣。

脾胃论列方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四物汤（补八） 五福饮（新补六） 建中等汤（补二二后） 白通汤（热一四五） 五物煎（新因三） 括蒌根汤（散百七） 化斑汤（寒三） 橘皮汤（和二九八）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黄连汤（寒百三） 炙甘草汤（热四四） 人参败毒散（散三六） 抵当汤（攻三七） 五味子汤（补五七） 阳毒升麻汤（散百六） 承气汤（攻一） 小柴胡汤（散十九）

论外备用方

归脾汤（补三二） 二陈汤（和一） 五味异功散（补四） 煨肾丸（补一四六 能消谷） 平胃散（和十七） 加味四君子汤（补二） 胃苓汤（和百九十） 四君子汤（补一） 加味枳术丸（和八三） 启脾丸（和八六 行滞） 六君子汤（补五） 养胃进食丸（和八九） 人参散（和二百六十 虚寒） 大健脾丸（和八五）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寒滞） 安脾散（热六七 虚寒不化）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气寒） 丁香茯苓汤（热六三 温胃行滞） 九宝丹（热一四三 温理脾胃） 大半夏汤（和十一 痰饮） 藿香安胃散（热七一 脾虚气滞） 太和饼（小九） 参苓白术散（补五四） 木香人参枳术丸（和八二） 和中丸（和八八 温脾胃） 参术健脾丸（和六四 虚滞） 八味汤（热一四一 虚寒气滞） 温胃汤（热十二 暖胃和中）

眩 运

经 义

《口问篇》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卫气篇》曰：下虚则厥，下盛则热，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

《海论》曰：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五藏生成篇》曰：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

《脉要精微论》曰：浮而散者，为眴仆。

《决气篇》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

《厥论》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

《经脉篇》曰：督脉实则脊强，虚则头重，高摇之。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

《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太阳司天，民病善悲，时眩仆。太阳之复，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

《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之发，甚者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

论 证（共四条）

眩运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原其所由，则有劳倦过度而运者，有饥饱失时而运者，有呕吐伤上而运者，有泄泻伤下而运者，有大汗忘阳而运者，有眴目惊心而运者，有焦思不释而运者，有被殴被辱气夺而运者，有悲哀痛楚，大叫大呼而运者，此皆伤其阳中之阳也。又有吐血、衄血、便血而运者，有痈脓大溃而运者，有金石破伤，失血痛极而运者，有男子纵欲，气随精去而运者，有妇女崩淋，产后去血而运者，此皆伤其阴中之阳也。再若大醉之后，湿热相乘而运者，伤其阴也；有大怒之后，木肆其强而运者，伤其气也；有痰饮留中，治节不行而运者，脾之弱也，此亦有余中之不足也。至若年老精衰，劳倦日积，而忽患不眠，忽苦眩运者，此营卫两虚之致然也。由此察之，虚实可辨矣。即如《内经》之言，亦无非言虚，而向后世诸家每多各逞亿说，其于病情经义，果相合否？指南若北，后学能无误乎。因摘其尤者，悉之如下。

一、河间之论眩运，独取《至真要大论》一句，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风主动故也。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运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故火本动也，焰得风则自然旋转也。此释风木之义，固然似矣，然不知《至真要大论》之言，乃言运气、脏气所属之理，非所以悉眩运之病情也，必若《口问篇》《卫气篇》《决气篇》《经脉篇》《海论》等义，方为最切最近之论，何河间一无引证，而独言风火二字以该眩运一证，岂无失乎？又若丹溪之论眩运曰：痰在上，火在下，火炎上而动其痰也。此证属痰者多，盖无痰不能作眩，虽因风者，亦必有痰；挟气虚者，亦宜治痰为主，兼用补气降火之药。若据此论，则凡属眩运，无非痰证也。何轩岐之言绝然不及痰饮，而但曰上气不足，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曰上虚则眩；曰督脉虚则头重，高摇之；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而眩冒，凡此者，岂皆痰证耶？又若余前章所列诸证，无非眩运之由，亦岂皆痰证耶？故在丹溪则曰：无痰不能作眩，当以治痰为主，而兼用他药。余则曰：无虚不能作眩，当以治虚为主，而酌兼其标，孰是孰非，余不能必，姑引经义以表其大意如此，尚俟明者正之。

一、头痛之病，上实证也；头眩之病，上虚证也。故《内经》分别甚明，曰：头痛巅疾，上实下虚。又曰：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此以邪气在上，所以为痛，故曰上实也。至若眩运之病，则曰：上气不足，又曰：上虚则眩，未闻言上之实也。而后世诸家，如严用和、杨仁斋辈，有曰结而为饮，随气上逆者；有曰疲劳过度，下虚上实者；有曰肾家不能纳气，使诸家气逆奔而上者；即如朱丹溪，亦曰痰在上，火在下，凡此皆言上实也，何与《内经》相反若此，噫！此实后人之不明耳。夫眩运之证，或为头重，或为眼黑，或为脑髓旋转不可以动，求其言实之由，不过为头重者为上实，而不知头本不重于往日，而惟不胜其重者，乃甚于往日耳，上力不胜，阳之虚也，岂上实乎？又何气不归元，及诸气逆奔之有？盖上实者，宜降宜抑，上虚者，最不宜再伐生气，此上实下虚之旨，有不可不辨，而误则害矣。

一、头眩有大小之异，总头眩也，于此察之，可得虚实之情矣。何以言之？如今

人之气禀薄弱者，无论少壮，或于劳倦，或于酒色之后，或忽有耳鸣如磬，或头眩眼黑，倏顷而止者，乃人所常有之事。至于中年之外，多见眩仆卒倒等证，亦人所常有之事，但忽运而忽止者，人皆谓之头运眼花，卒倒而不醒者，人必谓之中风中痰。不知忽止者，以气血未败，故旋见而旋止，即小中风也；卒倒而甚者，以根本既亏，故遽病而难复，即大头眩也，且必见于中年之外．而较之少壮，益又可知。于此察之，则其是风非风，是痰非痰，而虚实从可悟矣。何今人不识病机，但见眩仆不语等证，无不谓之风痰，而非消即散，吾恐几微之气，有不堪再加铲削矣，深可悲也。

论　治（共三条）

一、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阳中之阳虚者，宜治其气，如四君子汤、五君子煎、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如兼呕吐者，宜圣术煎大加人参之类是也。阴中之阳虚者，宜补其精，如五福饮、七福饮、左归饮、右归饮、四物汤之类是也。然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所以，凡治上虚者，犹当以兼补气血为最，如大补元煎、十全大补汤，及诸补阴补阳等剂，俱当酌宜用之。

一、眩运证，凡有如前论首条所载病源者，当各因其证求而治之。其或有火者宜兼清火，有痰者宜兼清痰，有气者宜兼顺气，亦在乎因机应变。然无不当以治虚为先，而兼治为佐也。

一、古法之治眩运，亦有当察者。丹溪曰：湿痰者，多宜二陈汤。火者加酒芩。挟气虚者，相火也，治痰为先，挟气药降火，如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之类。眩运不可当者，以大黄酒炒为末，茶汤调下。火动其痰，用二陈加黄芩、苍术、羌活，散风行湿。附录曰：有早起眩运，须臾自定，日以为常者，正元散下黑锡丹。伤湿头运，肾著汤加川芎，名除湿汤。有痰，青州白丸子。

愚谓古法之治眩运，如半夏白术天麻汤，治脾痰也；二陈汤加黄芩，治热痰也；青州白丸子治风痰、寒痰也；肾著汤，治湿痰也。此外，如大黄末之治眩运不可当，惟痰火之壅者宜之；黑锡丹之重坠，惟气实于上者宜之。第恐眩运一证，实痰实火者无几，而亦非上盛之病，此古方之有宜否用者，不可不审。

述　古

刘宗厚云：眩运一证，人皆称为上盛下虚所致，而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盖所谓虚者，血与气也；所谓实者，痰涎风火也。原病之由，有气虚者，乃清气不能上升，或汗多亡阳而致，当升阳补气；有血虚者，乃因亡血过多，阳无所附而然，当益阴补血，此皆不足之证也。有因痰涎郁遏者，宜开痰导郁，重则吐下，有因风火所动者，宜清上降火；若因外感而得者，此皆有余之证也。世有所谓气不归元，而用丹药镇坠，沉香降气之法，盖香窜散气，丹药助火，其不归之气岂能因此而复耶？《内经》所谓治病必求其本，气之不归，求其本而用药则善矣。

吐法新按

先君寿峰公少壮时颇好酒，因致酒病，自四旬之外，遂绝戒不饮。后至七旬，因除夜之乐，饮一小杯，而次早眩晕不能起，先君素善吐法，有记在痰饮门，因吐去清痰而眩晕顿愈。原其所由，则一杯之酒何遽为痰，不过以恶酒之脏，而忽被酒气，则真阴清气为之淆乱而然。吐去痰饮，酒气可除，吐能升气，清阳可复，此非治痰而实以治乱耳，故志此以见其义。

眩运论列方

五福饮（新补六）　七福饮（新补七）　四君子汤（补一）　四物汤（补八）
左归饮（新补二）　五君子煎（新热六）　肾著汤（热一二九）　右归饮（新补三）

十 全大补汤（补二十） 二陈汤（和一） 归脾汤（补三二）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正元散（热五一） 圣术煎（新热二五） 大补元煎（新补一） 青州白丸子（和百十二） 黑锡丹（热一八九） 半夏白术天麻汤（和十五）

论外备用方

参附汤（补三七） 术附汤（补四一） 益气补肾汤（补百三 气虚） 玉液汤（和九六 痰运） 祛痰丸（和百三 风痰） 苓桂术甘汤（和三六 虚痰运） 养正丹（热一八八 痰涎上盛） 芎术汤（热五十 寒湿眩运）

---

〔1〕“共三条”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2〕“瘘”原作“蚀”，据《脾胃论》改。
〔3〕“行”原脱，据《灵枢》补。
〔4〕“脉象”二字原作“五色”，据文义改。
〔5〕“气”原作“论”，据文义改。
〔6〕“患”原作“患”，据广益书局本。

卷之十八理集

杂 证 谟

怔忡惊恐

经 义

《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1]。（详前脾胃门）

《阴阳应象大论》曰：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金匮真言论》曰：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

《脉解篇》曰：阳明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

《举痛论》曰：惊则气乱。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

《六元正纪大论》曰：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少阳所至，为惊躁瞀昧暴病。

《五常政大论》曰：委和之纪，其发惊骇。

《至真要大论》曰：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惊瘛咳衄，心热烦躁。阳明之复，清气大举，甚则入肝，惊骇筋挛。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

《阴阳别论》曰：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

《大奇论》曰：肝脉骛暴，有所惊骇。二阴急为痫厥，二阳急为惊。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

《阴阳应象大论》曰：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

《藏气法时论》曰：肝虚则目眩眩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

《举痛论》曰：恐则气下。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本神篇》曰：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

《邪气脏腑病形篇》曰：愁忧恐惧则伤心。

《寿夭刚柔篇》曰：忧恐忿怒伤气。

《本神篇[2]》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调经论》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

论 怔 忡

怔忡之病，心胸筑筑振动，惶惶惕惕，无时得宁者是也。然古无是名，其在《内经》，则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在越人、仲景，则有动气在上下左右之辨，云：诸动气皆不可汗下也。凡此者，即皆怔忡之类。此证惟阴虚劳损之人乃有之，盖阴虚于下，则宗气无根，而气不归源，所以在上则浮撼于胸臆，在下则振动于脐旁，虚微者动亦微，虚甚者动亦甚。凡患此者，速宜节欲节劳，切戒酒色；凡治此者，速宜养气养精，滋培根本。若或误认为痰火而妄施清利，则速其危矣。外，伤寒门论下条附有动气辨，宜能证之。

论 惊 恐

惊有二证，有因病而惊者，有因惊而病者。如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及伤寒阳明证闻木音则惕然而惊之类，此则或因岁火之盛，或因岁木之衰，或因风热之相搏，或因金木之相制，是当察客邪以兼治其标。若因惊而病者，如惊则气乱，而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之类，此必于闻见夺气而得之，是宜安养心神，滋培肝胆，当以专扶元气为主治。此固二者之辨，然总之主气强者不易惊，而易惊者必肝胆之不足者也。故虽有客邪，亦当知先本后标之义。又如惊则气乱，恐则气下，惊恐虽若同类，而不知恐之伤人，尤甚于惊。何也？盖惊出于暂，而暂者即可复；恐积于渐，而渐者不可解，甚至心怯而神伤，精却则阴痿，日消月缩，不亡不已，此非大勇大断者，必不能拔去其病根，徒资药力，不易及也。予尝治暴惊者，十愈其八九；治恐惧者，十不得其一二。

论 治（共三条）

凡治怔忡惊恐者，虽有心脾肝肾之分，然阳统乎阴，心本乎肾，所以上不宁者，未有不由乎下，心气虚者，未有不因乎精，此心肝脾肾之气，名虽有异，而治有不可离者，亦以精气互根之宜然，而君相相资之全力也。然或宜先气而后精，或宜先精而后气，或兼热者之宜清，或兼寒者之宜暖，此又当因其病情而酌用之，故用方者宜圆不宜凿也。

一、心脾血气本虚，而或为怔忡，或为惊恐，或偶以大惊猝恐而致神志昏乱者，俱宜七福饮，甚者大补元煎。命门水亏，真阴不足而怔忡不已者，左归饮。命门火亏，真阳不足而怔忡者，右归饮。三阴精血亏损，阴中之阳不足而为怔忡惊恐者，大营煎或理阴煎。若水亏火盛，烦躁热渴，而怔忡惊悸不宁者，二阴煎或加减一阴煎。若思郁过度，耗伤心血而为怔忡惊悸者，逍遥饮或益营汤。若寒痰停蓄心下而怔忡者，姜术汤。

一、心虚血少，神志不宁而惊悸者，养心汤或宁志丸，或十四友丸。若因惊失志而心神不宁者，宁志膏或远志丸。心血不足，肝火不清，血热多惊者，朱砂安神丸。心神虚怯，微兼痰火而惊悸者，八物定志丸。心气郁滞，多痰而惊者，加味四七汤。痰迷心窍惊悸者，温胆汤或茯苓饮子，甚者朱砂消痰饮。风热生痰，上乘心膈而惊悸者，简要济众方。若大恐大惧，以致损伤心脾肾气而神消精却，饮食日减者，必用七福饮、理阴煎，或大营煎，或大补元煎之类酌宜治之，然必宜洗心涤虑，尽释病根，则庶可保全也。

怔忡论列方

七福饮（新补七） 大营煎（新补十四） 大补元煎（新补一） 左归饮（新补

二） 右归饮（新补三）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宁志丸（补百十四） 远志丸（补百十三） 八物定志丸（补百十七） 宁志膏（补百十五） 养心汤（补七九） 朱砂安神丸（寒一四二） 益营汤（补九一） 温胆汤（和一五一） 朱砂消痰饮（和百） 理阴煎（新热三） 二阴煎（新补十） 加味四七汤（和九八） 逍遥饮（新因一） 姜术汤（热八八） 简要济众方（和三五六） 十四友丸（补百十八） 茯苓饮子（和九四）

论外备用方

归脾汤（补三二） 人参丸（补百五 固精安神）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开心散（补八二） 定志丸（补百十六 通心气） 秘传酸枣仁汤（补八五 补心气） 心肾丸（补百十二 心肾俱虚） 归神丹（和三五九 风痰虚惊） 加味四君子汤（补二 补脾肺） 酸枣仁汤（补八四 清心养心） 远志饮子（补八九 温补心气） 平补镇心丹（补百十 镇心养心）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除惊悸） 十味温胆汤（和一五三 心虚遗精） 龙脑鸡苏丸（和三七二 虚火烦热）

不 寐

经 义

《邪客篇》：帝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调，其卧立至。

《大惑论》：帝曰：病不得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帝曰：病目而不得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跷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矣。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湿则分肉不解，其行迟。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故肠胃大，则卫气行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清[3]，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帝曰：善。治此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乐，定乃取之。

《口问篇》：帝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泻足少阴，补足太阳。

《寒热病篇》曰：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

《卫气行篇》曰：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夜行于阴，则复合于目，故为一周。

《营卫生会篇》曰：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壮者之气血盛，则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水热穴论》曰：故水病下为附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

《评热病论》曰：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

《太阴阳明论》曰：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逆调论》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

论　证（共三条）

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有邪者多实证，无邪者皆虚证。凡如伤寒、伤风、疟疾之不寐者，此皆外邪深入之扰也；如痰，如火，如寒气、水气，如饮食忿怒之不寐者，此皆内邪滞逆之扰也。舍此之外，则凡思虑劳倦，惊恐忧疑，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总属其阴精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知此二者，则知所以治此矣。

一、饮浓茶则不寐，心有事亦不寐者，以心气之被伐也。盖心藏神，为阳气之宅也，卫主气，司阳气之化也。凡卫气入阴则静，静则寐，正以阳有所归，故神安而寐也。而浓茶以阴寒之性，大制元阳，阳为阴抑，则神索不安，是以不寐也。又心为事扰则神动，神动则不静，是以不寐也。故欲求寐者，当养阴中之阳及去静中之动，则得之矣。

一、凡治病者，服药即得寐，此得效之征也。正以邪居神室，卧必不宁，若药已对证，则一匕入咽，群邪顿退，盗贼甫去，民即得安，此其治乱之机，判于顷刻，药之效否，即此可知。其有误治妄投者，反以从乱，反以助疟，必致烦恼懊侬，更增不快，知者见几，当以此预知之矣。

论　治（共二条）

一、无邪而不寐者，必营气之不足也。营主血，血虚则无以养心，心虚则神不守舍，故或为惊惕，或为恐畏，或若有所系恋，或无因而偏多妄思，以致终夜不寐，及忽寐忽醒，而为神魂不安等证。皆宜以养营养气为主治。若思虑劳倦伤心脾，以致气虚精陷，而为怔忡、惊悸、不寐者，宜寿脾煎或归脾汤。若七情内伤，血气耗损，或恐畏伤肾，或惊惧伤胆，神以精亏而无依无寐者，宜五福饮、七福饮，或三阴煎、五君子煎择而用之。若营卫俱伤，血气大坏，神魂无主而昼夜不寐者，必用大补元煎加减治之。若劳倦伤心脾，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外感不解而寒热不寐者，补中益气汤。若思虑过度，心虚不寐而微兼烦热者，养心汤或酸枣仁汤。若焦思过度，耗心血，动心火，而烦热干渴不寐者，天王补心丹。若心虚火盛，烦乱内热而怔忡不寐者，安神丸。若精血虚耗，兼痰气内蓄，而怔忡夜卧不安者，秘传酸枣仁汤；痰盛者，十味温

胆汤。凡人以劳倦思虑太过者，必致血液耗亡，神魂无主，所以不寐，即有微痰微火，皆不必顾，只宜培养气血，血气复则诸证自退。若兼顾而杂治之，则十暴一寒，病必难愈，渐至元神俱竭而不可救者有矣。予治周公不寐医按，附后三消门。

一、有邪而不寐者，去其邪而神自安也。故凡治风寒之邪必宜散，如诸柴胡饮及麻黄、桂枝、紫苏、干葛之类是也。火热之邪必宜凉，如竹叶石膏汤及芩、连、栀、柏之属是也。痰饮之邪宜化痰，如温胆汤、六安煎、导痰汤、滚痰丸之属是也。饮食之邪宜消滞，如大和中饮、平胃散之属是也。水湿之邪宜分利，如五苓散、五皮散，或加减[4]金匮肾气丸之属是也。气逆之邪宜行气，如排气饮、四磨饮之属是也。阴寒之邪宜温中，如理阴煎、理中汤之属是也。诸如此类，亦略举大概，未悉其详，仍当于各门求法治之。

述　古[5]

徐东皋曰：痰火扰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有因肾水不足，真阴不升，而心阳独亢者，亦不得眠。有脾倦火郁，不得疏散，每至五更，随气上升而发躁，便不成寐，此宜用快脾解郁、清痰降火之法也。有体气素盛，偶为痰火所致不得眠者，宜先用滚痰丸，次用安神丸、清心凉膈之类。有体素弱，或因过劳，或因病后，此为不足，宜用养血安神之类。凡病后及妇人产后不得眠者，此皆血气虚而心脾二脏不足，虽有痰火，亦不宜过于攻治，仍当以补养为君，或佐以清痰降火之药，其不因病后而不寐者，虽以痰火处治，亦必佐以养血补虚之药，方为当也。

不寐论列方

半夏汤（和十四）　三阴煎（新补十一）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五福饮（新补六）　七福饮（新补七）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归脾汤（补三二）　寿脾煎（新热十六）　《金匮》肾气丸（补一二四）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十味温胆汤（和一五三）　养心汤（补七九）　排气饮（新和六）　竹叶石膏汤（寒六）　安神丸（寒一四二）　四磨饮（和五二）　五君子汤（新热六）　六安煎（新和二）　温胆汤（和一五二）　大和中饮（新和七）　平胃散（和十七）　导痰汤（和九一）　酸枣仁汤（补八四）　五苓散（和一八二）　滚痰丸（攻七七）　《秘传》酸枣仁汤（补八五）　五皮散（和六七、六八）　大补元煎（新补一）

论外备用方

远志汤（补八八　虚烦）　益营汤（补九一　心血耗伤）　茯苓补心汤（补八三　多烦）　圣愈汤（补九十　血虚）　酸枣二汤（补八六　虚热）　琥珀多寐丸（补百十九　清心养神）

三消干渴

经　义

《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于脾，其传为风消。二阳结谓之消。

《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

《五变篇》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

《本藏篇》曰：五脏脆者，皆善病消瘅易伤。

《师传篇》曰：中热消瘅，则便寒。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

《脉要精微论》曰：瘅成为消中。

《玉机真藏论》曰：肝传之脾，病名曰脾[6]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

《通评虚实论》曰：凡治消瘅仆击，偏估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帝曰：消瘅虚实何如？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邪气脏腑病形篇》曰：心脉、肺脉、肝脉、脾脉、肾脉微小，皆为消瘅。

《腹中论》：帝曰：夫子数言热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癫，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夫热气慓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内恐伤脾，脾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者，至甲乙日更论。

《奇病论》：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五邪篇》曰：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

论　证（共二条）

三消之病，三焦受病也。上消者，渴证也，大渴引饮，随饮随渴，以上焦之津液枯涸。古云其病在肺，而不知心、脾、阳明之火皆能熏炙而然，故又谓之膈消也。中消者，中焦病也，多食善饥，不为肌肉，而日加削瘦，其病在脾胃，又谓之消中也。下消者，下焦病也。小便黄赤，为淋为浊，如膏如脂，面黑耳焦，日渐消瘦，其病在肾，故又名肾消也。此三消者，古人悉认为火证，然有实火者，以邪热有余也；有虚火者，以真阴不足也。使治消证而不辨虚实，则未有不误者矣。

一、消证有阴阳，尤不可不察。如多渴者曰消渴，善饥者曰消谷，小便淋浊如膏者曰肾消，凡此者，多由于火，火甚则阴虚，是皆阳消之证也。至于阴消之义，则未有知之者。盖消者，消烁也，亦消耗也，凡阴阳血气之属日见消败者，皆谓之消，故不可尽以火证为言。何以见之？如《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正以元气之衰，而金寒水冷，故水不化气，而气悉化水，岂非阳虚之阴证乎？又如《邪气脏腑病形篇》言五脏之脉细小者，皆为消瘅，岂以微小之脉而为有余之阳证乎？此《内经》阴消之义固已显然言之，而但人所未察耳。故凡治三消证者，必当察其脉气、病气、形气，但见本元亏竭及假火等证，必当速救根本，以资化源。若但知为火而专务清理，未有不阴阳俱败者矣。

论　治（共五条）

凡治消之法，最当先辨虚实。若察其脉证果为实火致耗津液者，但去其火则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若由真水不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必使阴气渐充，精血渐复，则病必自愈。若但知清火，则阴无以生，而日见消败，益以困矣。

一、上消善渴，中消善饥。虽曰上消属肺，中消属胃，然总之火在中上二焦者，亦无非胃火上炎而然，但当微为分别以治之。若二焦果由实火，则皆宜白虎汤主之。若渴多饥少，病多在肺者，宜人参白虎汤主之。若水亏于下，火炎于上，有不得不清者，宜玉女煎，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一云上焦渴是心火刑金所致，宜降火清金，以兰香叶、白葵花、黄檗、知母，少加升麻以引清气上升，而渴自止，此说亦可酌用。

一、中消火证，以善饥而瘦，古法直以调胃承气汤及三黄丸之类主之。然既以善饥，其无停积可知，既无停积，则止宜清火，岂堪攻击，非有干结不通等证而用此二剂，恐非所宜。若其果属胃火，别无虚证，则三补丸、玉泉散、白虎汤及抽薪饮之类，皆可择而用也。

一、下消证，小便淋浊，如膏如油，或加烦躁耳焦，此肾水亏竭之证，古法用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固其宜矣。然以余观之，则亦当辨其寒热滑涩，分而治之，庶乎

尽善。若淋浊如膏，兼热病而有火者，宜补而兼清，以加减一阴煎，或补阴丸、大补阴丸，或六味地黄丸加黄檗、知母之类主之。若下消而兼涩者，宜补宜利，以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下焦淋浊而全无火者，乃气不摄精而然，但宜壮水养气，以左归饮、大补元煎之类主之。若火衰不能化气，气虚不能化液者，犹当以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下焦无火而兼滑者，当以固肾补阴为主，宜秘元煎、固阴煎及苓术菟丝丸之类主之。

一、三消证，古人以上焦属肺，中焦属胃，下焦属肾，而多从火治，是固然矣，然以余论之，则三焦之火多有病本于肾，而无不由乎命门者。夫命门为水火之腑，凡水亏证固能为消为渴，而火亏证亦能为消为渴者何也？盖水不济火，则火不归原，故有火游于肺而为上消者，有火游于胃而为中消者，有火烁阴精而为下消者，是皆真阴不足，水亏于下之消证也。又有阳不化气则水精不布，水不得火则有降无升，所以直入膀胱而饮一溲二，以致泉源不滋，天壤枯涸者，是皆真阳不足，火亏于下之消证也。阴虚之消，治宜壮水，固有言之者矣。阳虚之消，谓宜补火，则人必不信。不知釜底加薪，氤氲彻顶，槁禾得雨，生意归巅，此无他，皆阳气之使然也。亦生杀之微权也。余因消证多虚，难堪剥削，若不求其斲丧之因而再伐生气，则消者愈消，无从复矣，故再笔于此，用以告夫明者。

述　　古（共六条）

《巢氏病源》曰：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者是也。由少年服五石诸丸散，积经年岁，石气结于肾中，使人下焦虚热，及至年衰血气减少，不能复制于石，石势独盛，则肾为之燥，故上为饮水，下为小便不禁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此因热气留于经络，血涩不行故成痈脓。

陈无择曰：消渴属心，故烦心，致心火散漫，渴而引饮，诸脉软散，皆气实血虚也。消中属脾，瘅热成[7]则为消中。消中复有三：有因寒中，阴胜阳郁，久必为热中。经云：脉洪大，阴不足，阳有余，则为热中。多食数溺为消中。阴狂兴盛，不交精泄，则为强中。病至强中，不亦危矣。消肾属肾，壮盛之时不禁，而纵欲房劳，年长肾衰，多服金石，真气既丧，口干精溢自泄，不饮而利。经云：不渴而小便自利，名曰肾消，亦曰内消。

洁古老人曰：能食能渴者，白虎加人参汤。不能食而渴者，钱氏白术散倍加干葛治之，上中既平，不复传下消矣。前人用药，厥有旨哉。

东垣曰：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逆调论》云：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者是也。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叔和所谓口干饮水多，食饥，虚瘅成消中是也，以调胃承气汤、三黄丸治之。下消者，烦躁引饮，耳轮焦，溺如膏，所谓焦烦水易亏，此肾消也，以六味地黄丸治之。《总录》所谓未传能食者，必发痈疽背疮，不能食者，必传中满[8]鼓胀，皆谓不治之证。

丹溪曰：消渴宜养肺降火生血为主。三消者，多属不生津液，宜四物汤为主。上消者，本方加五味子、人参、麦门冬、天花粉，煎入生藕汁、生地黄汁、人乳。饮酒人加生葛汁。中消者，本方加知母、石膏、滑石以降胃火。下消者，本方加黄檗、知母、熟地黄、五味子之类，以滋肾水，当饮澡丝汤代茶。天花粉，消渴神药也。三焦皆禁用半夏，血虚亦忌用，口干咽燥大便难者亦不宜用，汗多者不可用，不已，必用姜盐制之。

徐东皋曰：消渴虽有数者之不同，其为病之肇端，则皆膏粱肥甘之变，酒色劳伤之过，皆富贵人病之，而贫贱者鲜有也。凡初觉燥渴，便当清心寡欲，薄滋味，减思虑，则治可瘳。若有一毫不谨，总有名医良剂，必不能有生矣。

下消不寐新按

省中周公者，山左人也，年逾四旬，因案牍积劳，致成羸疾。神困食减，时多恐惧，自冬春达夏，通宵不寐者凡半年有余，而上焦无渴，不嗜汤水，或有少饮则沃而不行，然每夜必去溺二三升，莫知其所从来，且半皆如膏浊液，尪羸至极，自分必死。及予诊之，察[9]其脉犹带缓，肉亦未脱，知其胃气尚存，慰以无虑。乃用归脾汤去木香及大补元煎之属，一以养阳，一以养阴，出入间用，至三百余剂，计人参二十斤，乃得全愈。此神消于上，精消于下之证也，可见消有阴阳，不得尽言为火，姑纪此一按，以为治消治不寐者之鉴。

三消论列方

白虎汤（寒三） 玉女煎（新寒十二） 玉泉散（新寒十五） 四物汤（补八） 归脾汤（补三二） 秘元煎（新固一） 固阴煎（新固二） 抽薪饮（新寒三） 补阴丸（寒百六十）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五）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三补丸（寒一六二） 三黄丸（攻六八） 大补元煎（新补一） 大补阴丸（寒一五七） 人参白虎汤（寒三）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钱氏白术散（小七） 苓术菟丝丸（新固五） 调胃承气汤（攻三）

论外备用方

玉泉丸（寒七五 热渴） 益元散（寒百十二） 龙脑鸡苏散（和三七二 虚火烦渴） 生脉散（补五六） 火府丹（寒百二十 消渴） 麦门冬饮子（寒四八 膈消渴） 鹿茸丸（补一三三 肾虚消渴） 小建中汤（补二二 燥渴）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天花丸（和百四 消渴） 五味子汤（补五九 阴虚渴）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阴虚渴） 天花散（寒七三） 地骨皮散（寒七四 壮热渴）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干渴） 醍醐膏（和三五三 消渴）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益阴肾气丸（补一二三 阴虚渴） 茯苓泽泻汤（热七四 反胃消渴）

---

〔1〕“脉宗气”三字原作“宗气泄”，据《素问》改

〔2〕“本神篇”原作“五脏生成篇”，据《灵枢》篇名改。

〔3〕“清”原作“精”，据《灵枢》改。

〔4〕“减”原脱，据本书《古方八阵·补阵》补。

〔5〕“述古”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6〕“脾”原作“痹”，据《素问》改。

〔7〕“成”原作“减”，据《三因方》改。

〔8〕“满”原作“膈”，据《兰室秘藏》改。

〔9〕“察”原作“岂”，据广益书局本改。

卷之十九明集

杂证谟

咳嗽

经义

《咳论》：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五脏各以其时 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

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胁[1]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帝曰：六腑之咳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帝曰：善。

《生气通天论》曰：秋伤于湿，上逆而咳。

《阴阳应象大论》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示从容论》曰：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

《脉解篇》曰：少阴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

《阴阳别论》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

《五脏生成篇》曰：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

《玉机真藏论》曰：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刺禁论》曰：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

《评热病论》曰：劳风法在肺下。（详后论证条中）

《气交变大论》：凡岁火太过，岁金太过，岁水太过，岁木不及等年，俱有咳证。

《五常政大论》：凡审平之纪，从革之纪，坚成之纪，少阳司天等年，俱有咳证。

《至真要大论》：凡少阴司天，太阴司天，少阳司天，阳明司天，阳明之胜，少阴之复，太阴之复，少阳之复，阳明之复，厥阳司天客胜，少阳司天主胜，太阳司天客胜等年，俱有咳证。

《五邪篇》曰：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

《缪刺论》曰：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

论　　证（共四条）

咳嗽一证，窃见诸家立论太繁，皆不得其要，多致后人临证莫知所从，所以治难得效。以余观之，则咳嗽之要，止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曰外感，一曰内伤而尽之矣。夫外感之咳，必由皮毛而入，盖皮毛为肺之合，而凡外邪袭之，则必先入于肺，久而不愈，则必自肺而传于五脏也。内伤之嗽，必起于阴分，盖肺属燥金，为水之母，阴损于下，则阳孤于上，水涸金枯，肺苦于燥，肺躁则痒，痒则咳不能已也。总之，咳证虽多，无非肺病，而肺之为病，亦无非此二者而已，但于二者之中，当辨阴阳，当分虚实耳。盖外感之咳，阳邪也，阳邪自外而入，故治宜辛温，邪得温而自散也。内伤之咳，阴病也，阴气受伤于内，故治宜甘平养阴，阴气复而嗽自愈也。然外感之邪多有余，若实中有虚，则宜兼补以散之。内伤之病多不足，若虚中挟实，亦当兼清以润之。大都咳嗽之因，无出于此，于此求之，自得其本，得其本则治之无不应手，又何有巢氏之十咳证，陈氏之三因证，徒致乱人心目而不得其际也，留心者其熟味此意。

一、经云：肺之令人咳。又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又曰：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又曰：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然则五脏之咳，由肺所传，则肺为主脏，而五脏其兼者也，故五脏六腑各有其证，正以辨其兼证耳。既有兼证，则亦当有兼治，虽有兼治，然无非以肺为主也，是固然矣。然愚则犹

有说焉，则谓外感之咳与内伤之咳，其所本不同，而所治亦异。盖外感之咳，其来在肺，故必由肺以及脏，此肺为本而脏为标也。内伤之咳，先因伤脏，故必由脏以及肺，此脏为本而肺为标也。凡治内伤者，使不知治脏而单治肺，则真阴何由以复，阴不复则咳终不愈。治外感者，使不知治阳而妄治阴，则邪气何由以解，邪不解则嗽终不宁。经曰：治病必求其本，何今人之不能察也？

一、劳风证，《内经·评热病论》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矣。

宾按：此劳风之证，即劳力伤风证也。盖人之劳者，必毛窍开而汗液泄，所以风邪易入。凡今人之患伤风者，多有此证。故轻者惟三四日，重者五七日，必咳出浊痰如涕而愈者，此即劳风之属也，但以外感之法治之，自无不愈。其有劳之甚者，或内摇其精，或外劳其形，劳伤既甚，精血必亏，故邪不能散，而痰不能出，此即劳损干嗽之类也，所以多不可治。

一、外感有嗽，内伤亦有嗽，此一实一虚，治当有辨也。盖外感之嗽，必因偶受风寒，故或为寒热，或为气急，或为鼻塞声重，头痛吐痰，邪轻者，脉亦和缓，邪甚者，脉或弦洪微数。但其素无积劳虚损等证而陡病咳嗽者，即外感证也。若内伤之嗽，则其病来有渐，或因酒色，或因劳伤，必先有微嗽而日渐以甚。其证则或为夜热潮热，或为形容瘦减，或两颧常赤，或气短喉干，其脉，轻者亦必微数，重者必细数弦紧。盖外感之嗽其来暴，内伤之嗽其来徐；外感之嗽因于寒邪，内伤之嗽因于阴虚；外感之嗽可温可散，其治易，内伤之嗽宜补宜和，其治难，此固其辨也。然或其脉证素弱，而忽病外感者有之，或其形体素强，而病致内伤者亦有之，此中疑似，但于病因脉色中细加权察，自有声应可证。若或认之不真，而互谬其治，则吉凶攸系不浅也，最宜慎之。

外感嗽证治（共五条）

一、外感之嗽，无论四时，必皆因于寒邪，盖寒随时气入客肺中，所以致[2]嗽。但治以辛温，其邪自散，惟六安煎加生姜为最妙。

凡属外感，悉宜先以此汤加减主之。若肺脘燥涩，痰气不利，或年老血衰，咳嗽费力者，于本方加当归二三钱。若寒气太盛，或中寒肺气不温，邪不能解者，于此方加北细辛七八分或一钱。若冬月寒盛气闭，邪不易散者，即麻黄、桂枝俱可加用，或用小青龙汤。若伤风见寒，或伤寒见风，而往来寒热，咳嗽不止者，宜柴陈煎主之。若寒邪不甚，痰气不多者，但以二陈汤加减主之，则无有不愈。

一、外感之嗽，凡属阴虚少血，或脾肺虚寒之辈，则最易感邪。但察其脉体稍弱，胸膈无滞，或肾气不足，水泛为痰，或心懵呕恶，饥不欲食，或年及中衰，血气渐弱，而咳嗽不能愈者，悉宜金水六君煎加减主之，足称神剂。若兼阳分气虚，而脉微神困，懒言多汗者，必加人参，勿疑也；若但以脾胃土虚不能生金，而邪不能解，宜六君子汤以补脾肺；或脾虚不能制水，泛而为痰，宜理中汤，或理阴煎、八味丸之类以补土母，皆良法也。

一、外感咳嗽而兼火者，必有内热喜冷脉滑等证，亦但以二陈、六安等汤酌加凉药佐之，热微者可加黄芩一二钱，热甚者再加知母、栀子之属。若火在阳明而兼头痛热渴者，惟加石膏为宜。

一、外感之证，春多升浮之气，治宜兼降，如泽泻、前胡、海石、瓜蒌之属是也。夏多炎热之气，治宜兼凉，如芩、连、知、檗之属是也。秋多阴湿之气，治宜兼燥，如苍术、白术、干姜、细辛之属是也。冬多风寒之气，治宜兼散，如防风、紫苏、桂枝、麻黄之属是也。经言岁气天和，即此之类。然时气固不可不知，而病气尤不可不察，若

当其时而非其病，及时证有不相合者，又当舍时从证也。至于各脏之气，证有兼见者，又当随宜兼治，故不可任胶柱之见。

一、咳嗽凡遇秋冬即发者，此寒包热也，但解其寒，其热自散，宜六安煎、二陈汤、金水六君煎三方，察其虚实壮老，随宜用之。如果内热甚者，不妨佐以黄芩、知母之类。

内伤嗽[3]证治（共七条）

一、凡内伤之嗽，必皆本于阴分。何为阴分？五脏之精气是也。然五脏皆有精气，而又惟肾为元精之本，肺为元气之主，故五脏之气分受伤，则病必自上而下，由肺由脾以及于肾；五脏之精分受伤，则病必自下而上，由肾由脾以极于肺，肺肾俱病，则他脏不免矣。所以劳损之嗽，最为难治，正以其病在根本，而不易为力也。病在根本，尚堪治不求本乎？故欲治上者，不在乎上而在乎下；欲治下者，不在乎下而在乎上。知气中有精，精中有气，斯可以言虚劳之嗽矣。

一、肺属金，为清虚之脏，凡金被火刑则为嗽，金寒水冷亦为嗽，此咳嗽所当治肺也。然内伤之嗽，则不独在肺。盖五脏之精皆藏于肾，而少阴肾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所以肺金之虚，多由肾水之涸，正以子令母虚也。故凡治劳损咳嗽，必当以壮水滋阴为主，庶肺气得充，嗽可渐愈，宜一阴煎、左归饮、琼玉膏、左归丸、六味地黄丸之类择而用之。其有元阳下亏，生气不布，以致脾困于中，肺困于上，而为喘促，为痞满，为痰涎呕恶，为泄泻畏寒，凡脉见细弱，证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此等证候，皆不必治嗽，但补其阳而嗽自止，如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大补元煎、六味回阳饮、理中汤，劫劳散之类皆当随宜速用，不得因循，以致汲深无及也。

一、内伤咳嗽，凡水亏于下，火炎于上，以致火烁肺金，而为干渴烦热，喉痛口疮，潮热便结，喜冷，尺寸滑数等证，则不得不兼清火，以存其水，宜四阴煎，或加减一阴煎、人参固本丸主之。此当与咳血证参酌，其治详见血证门。

一、咳嗽声哑者，以肺本属金，盖金实则不鸣，金破亦不鸣。金实者，以肺中有邪，非寒邪即火邪也；金破者，以真阴受损，非气虚即精虚也。寒邪者宜辛宜温，火邪者宜甘宜清，气虚者宜补阳，精虚者宜补阴。大都此证，邪实者，其来暴，其治亦易，虚损者，其来徐，其治亦难。治损之法，当与后干咳证参酌用之。

一、内伤虚损之嗽，多不宜用燥药及辛香动气等剂，如六安、二陈之类，皆不可轻用。惟甘润养阴，如乳酥、蜂蜜、百合、地黄、阿胶、麦冬、去皮胡桃肉之类，皆所宜也。

一、外邪证多有误认为劳伤而遂成真劳者，此必其人气体柔弱，而医家望之已有成心，故见其发热，遂认为火，见其咳嗽，遂认为劳，不明表里，率用滋阴降火等剂。不知寒邪既已在表，凉药不宜妄投，若外既有寒，而内又得寒，则表里合邪，必致邪留不解，延绵日甚。俗云：伤风不愈变成劳。夫伤风岂能变劳？特以庸医误治而日加清削，则柔弱之人能堪几多清理，久而不愈，不至成劳不已也，此实医之所误耳。故医于此证，最当详察在表在里，及新邪久病等因，脉色形气等辨，辨得其真，则但以六安煎、金水六君煎，或柴陈煎之类，不数剂而可愈矣。医之不精，此其一也。

一、干咳嗽证，在丹溪云：火郁之证[4]，乃痰郁火邪在肺中，用苦梗以开之，下用补阴降火，不已则成劳，须用倒仓法。此证多是不得志者有之。愚谓丹溪此说，殊不其然，夫既云不得志，则其忧思内伤，岂痰火病也？又岂苦梗倒仓所宜攻也？盖干咳嗽者，以肺中津液不足，枯涸而然，此明系内伤亏损，肺肾不交，气不生精，精不化气，所以干涩如此。但其有火无火，亦当辨治：若脏平无火者，止因肺虚，故必先补气，自能生精，宜五福饮之类主之；若脏气微寒者，非辛不润，故必先补阳，自可生

阴，宜理阴煎或六君子汤之类主之；若兼内热有火者，须保真阴，故必先壮水，自能制火，宜一阴煎，或加减一阴煎兼贝母丸之类主之。若以此证而但知消痰开郁，将见气愈耗，水愈亏，未免为涸辙之鲋矣。

辨　古

河间曰：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是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也。脾湿者，秋伤于湿，积于脾也。故经曰：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大抵素秋之气宜清肃，而反动之，气必上冲为咳嗽，甚则动于湿而为痰也。假令湿在肝经，谓之风痰；湿在心经，谓之热痰；湿在脾经，之湿痰；湿在肾经，谓之寒痰，宜随证而治之。若咳而无痰者，以辛甘润其肺，如蜜煎生姜汤，蜜煎橘皮汤之属是也。若咳而嗽者，当以治痰为先，治痰者，必以顺气为主，是以南星、半夏胜其痰，而咳嗽自愈，枳壳、陈皮利其气，而痰自下。痰而能食者，大承气汤微下之；痰而不能食者，厚朴汤疏导之，此治法之大体也。

愚观河间此说，谓治嗽当先治痰，因以南星、半夏之属为主，似得治嗽之法矣。此其意谓嗽必因痰，故胜其痰而嗽自愈，则理有不然也。盖外感之嗽，必因风寒，风寒在肺，则肺气不清，所以动嗽，动嗽然后动痰，此风邪痰嗽之本，本于外感，非外感本于痰也。又如内伤之嗽，必因阴虚，阴虚则水涸金枯，所以动嗽，脾虚肾败，所以化痰，此阴虚痰嗽之本，本于内伤，非内伤本于痰也。今曰治嗽当先治痰，岂求本之道乎？然治外感之嗽者，诚惟二陈之属为最效，又何故也？盖南星、半夏、生姜、陈皮、枳壳之类，其味皆辛，辛能入肺，辛能散寒，寒邪散则痰嗽自愈，此正所以治本，而实非所以治痰也。若内伤阴虚之嗽，则大忌辛燥，此辈岂堪轻用哉。经曰：肺欲辛，以辛泻之，此肺实者之宜辛也。又曰：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此肺虚者之忌辛也。气味宜否之理，《内经》妙用如此，河间何以不察，而谓南星、半夏之属但能治痰，岂果治痰之标便能治嗽之本乎。

述　古（共六条）

杨仁斋曰：肺出气也，肾内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咳嗽引动百骸，自觉气从脐下奔逆而上者，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原，当以地黄丸、安肾丸主之，毋徒从事于肺，此虚则补子之义也。

《衍义》云：有暴嗽服诸药不效，或教之进生料鹿茸丸、大菟丝子丸方愈。有本有标，却不可因其暴嗽而疑骤补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觉之早故也。

丹溪曰：咳嗽有风有寒，有痰有火，有虚有劳，有郁，有肺胀。

王节斋曰：因嗽而有痰者，咳为重，主治在肺。因痰而致咳者，痰为重，主治在脾。但是食积成痰，痰气上升，以致咳嗽，只治其痰，消其积，而咳自止，亦不必用肺药以治咳也。

薛立斋曰：春月若因风寒所伤，咳嗽声重头痛用金沸草散。咳嗽声重，身热头痛，用《局方》消风散。盖肺主皮毛，肺气虚则腠理不密，风邪易入，治法当解表兼实肺气，肺有火则腠理不闭，风邪外乘，治宜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数行解散则重亡津液，邪蕴而为肺疽肺痿矣。故凡肺受邪不能输化，而小便短少，皮肤渐肿，咳嗽日增者，宜用六君子汤以补脾肺，六味丸以滋肾水。夏月火热炎上，喘急而嗽，面赤潮热，脉洪大者，用黄连解毒汤。热燥而咳，用栀子仁汤。咳唾有血，用麦门冬汤，俱兼以六味丸，夏月尤当用此，壮肾水以保肺金。夏月心火乘肺，轻则用麦门冬汤，重则用人参平肺散。若上焦实热，用凉膈散，虚热用六君子汤。中焦实热，用竹叶石膏汤，虚热用竹叶黄芪汤。下焦虚热，用六味丸。秋月湿热伤肺，若咳而身热，自汗口干，便赤，脉虚而洪者，用白虎汤。身热而烦，气高而短，心下痞满，四肢困倦，精神短少者，香薷饮。若病邪既去，宜用补中益气加干山药、五味子以养元气，柴胡、升

麻各二分，以升生气。冬月风寒外感，形气病气俱实者，宜用麻黄汤之类，所谓自表而入，自表而出。若形气病气俱虚者，宜补其元气，而佐以解表之药；若专于解表，则肺气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虚易入，病愈难愈矣。若病日久，或误服表散之剂，以致元气虚而邪气实者，急宜补脾土为主，则肺金有所养，而诸病自愈。若人老弱，或劳伤元气而患前证，误服麻黄、枳壳、紫苏之类而汗出亡阳者，多患肺痈、肺痿，治失其宜，多致不起。午后嗽者，属肾气亏损，火炎水涸，或津液涌而为痰者，乃真脏为患也，须用六味地黄丸壮肾水滋化源为主，以补中益气汤养脾土，生肺肾为佐。设用清气化痰则误矣。

徐东皋曰：凡咳嗽之人，气体虚弱者，用泻气药多不效，间有效者，亦必复作，若此者，并宜补益而嗽自愈。气体厚者，或系外感，俱宜发散邪气，破滞气而嗽自宁。新咳嗽者，亦宜从实治之也。久咳嗽者，宜从虚治之也，或用涩药以击其惰归，九仙散之属也。凡治咳嗽，当先求病根，伐去邪气，而后可以乌梅、诃子、五味、罂粟壳、款冬花之类。此辈性味燥涩，有收敛劫夺之功，亦在所必用，可一服而愈，然须权其先后而用之。

灸 法

肺俞、俞府、天突、风门（各七壮）、列缺（三壮）、乳根（三壮）

咳嗽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六安煎（新和二） 理中汤（热一） 麻黄汤（散一） 厚朴汤（和五四） 理阴煎（新热三） 柴陈煎（新散九） 香薷饮（和一六九） 白虎汤（寒二） 一阴煎（新补八） 四阴煎（新补十二）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五福饮（新补六） 琼玉膏（补六十）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人参平肺散（寒三七） 地黄丸（补百二十） 安肾丸（热一六七） 竹叶石膏汤（寒五） 劫劳散（妇一二四） 九仙散（固十） 凉膈散（攻十九） 竹叶黄芪汤（寒七） 小青龙汤（散八） 六君子汤（补五） 生料鹿茸丸（补一三一） 大补元煎（新补一） 麦门冬汤（寒四四） 大菟丝子丸（固三六） 金沸草散（散八一） 栀子仁汤（寒十九） 《局方》消风散（散四七） 大承气汤（攻一） 黄连解毒汤（寒一） 贝母丸（新和十八）

论外备用方

四君子汤（补一） 生脉散（补五六）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宁肺汤（补六二 热嗽） 蜜酥煎（补六五） 凤髓汤（补六四 润肺） 五味异功散（补四） 鹿茸丸（补一三一） 补肺汤（补六一 劳嗽） 杏仁煎（和一四二 喘嗽） 杏仁膏（和一四三 咳唾血）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星香丸（和百二 痰嗽） 苏子煎（和一四一 润肺） 杏仁萝葡子丸（和百十九 痰嗽） 杏仁丸（和百八 老人咳嗽） 白术汤（和二七 湿痰嗽） 人参定喘汤（和一三四 寒喘嗽） 前胡散（和一四四 烦热嗽） 百花膏（和一四五 嗽血） 阿胶散（和二百七 唾血） 玉液丸（和百六 消痰火） 玉粉丸（和百七 痰嗽） 桑皮散（散八四 风热嗽） 参苏饮（散三四 风寒） 十神汤（散四十 外感） 旋复花汤（散八二 风入肺） 二母散（寒四九 肺热） 紫苑散（寒五三 肺痿血） 黄芩知母汤（寒五一 火嗽） 团鱼丸（寒九五 痰热劳嗽） 五味子丸（固十二 劫嗽） 人参清肺汤（寒三六 肺虚热） 三妙汤（固九 久嗽） 安眠散（固七 久嗽） 加味理中汤（热五 虚寒） 润肺丸（固十四） 百药煎（固八 劫嗽） 灵宝烟筒（固二六七） 嗽烟筒（固二六六）

喘　促

经　义

《至真要大论》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逆冲上，皆属于火。

《脉解篇》曰：阳明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脏腑间，故为水也。少阴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

《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其传为息贲者，不治。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

《大奇论》曰：肺之雍，喘而两胠满。

《太阴阳明论》曰：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

《痹论》曰：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肺痹者，烦满喘而呕。淫气喘息，痹聚在肺。肠痹者，数饮而不得出，中气喘争。

《阳明脉解篇》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脉要精微论》曰：肝脉，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

《逆调论》曰：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精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示从容论》曰：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

《玉机真藏论》曰：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举痛论》曰：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

《刺禁论》曰：刺缺盆中内陷，气泄，令人喘咳逆。

《五邪篇》曰：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咳动肩背。

《缪刺论》曰：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热。

《经脉别论》曰：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为病也。太阳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

《平人气象论》曰：颈脉动喘疾咳，曰水。

《经脉篇》曰：肺手太阴也，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肾足少阴也，是动则病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

《藏气法时论》曰：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

《调经论》曰：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

《水热穴论》曰：故水病下为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

《热病篇》曰：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喘甚者死。

论　证

气喘之病，最为危候，治失其要，鲜不误人，欲辨之者，亦惟二证而已。所谓二证者，一曰实喘，一曰虚喘也。此二证相反，不可混也。然则何以辨之？盖实喘者有邪，邪气实也；虚喘者无邪，元气虚也。实喘者气长而有余，虚喘者气短而不续。实喘者胸胀气粗，声高息涌，膨膨然若不能容，惟呼出为快也；虚喘者慌张气怯，声低

息短，皇皇然若气欲断，提之若不能升，吞之若不相及，劳动则甚，而惟急促似喘，但得引长一息为快也。此其一为真喘，一为似喘，真喘者其责在肺，似喘者其责在肾。何也？盖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皮毛而居上焦，故邪气犯之，则上焦气壅而为喘，气之壅滞者，宜清宜破也。肾主精髓而在下焦，若真阴亏损，精不化气，则下不上交而为促，促者断之基也，气既短促，而再加消散，如压卵矣。且气盛有邪之脉，必滑数有力，而气虚无邪之脉，必微弱无神，此脉候之有不同也。其有外见浮洪，或芤大至极，而稍按即无者，此正无根之脉也。或往来弦甚而极大极数，全无和缓者，此正胃气之败也，俱为大虚之候。但脉之微弱者，其真虚易知，而脉之浮空弦搏者，其假实难辨，然而轻重之分，亦惟于此而可察矣。盖其微弱者，犹顺而易医，浮空者，最险而多变，若弦强之甚，则为真藏，真藏已见，不可为也。

虚喘证治（共七条）

凡虚喘之证，无非由气虚耳。气虚之喘，十居七八，但察其外无风邪，内无实热而喘者，即皆虚喘之证。若脾肺气虚者，不过在中上二焦，化源未亏，其病犹浅。若肝肾气虚，则病出下焦而本末俱病，其病则深，此当速救其根以接助真气，庶可回生也。其有病久而加以喘者，或久服消痰散气等剂而反加喘者，或上为喘咳而下为泄泻者，或妇人产后亡血过多，则营气暴竭，孤阳无依而为喘者，此名孤阳绝阴，剥极之候，已为难治，更毋蹈剥庐之戒也。

一、虚喘证，其人别无风寒咳嗽等疾，而忽见气短似喘，或但经微劳，或饥时即见喘促，或于精泄之后，或于大汗之后，或于大小便之后，或大病之后，或妇人月期之后而喘促愈甚，或气道噎塞，上下若不相续，势剧垂危者，但察其表里无邪，脉息微弱无力，而诸病若此，悉宜以贞元饮主之，加减如本方，其效如神。此外如小营煎、大营煎、大补元煎之类，俱可择用。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即此之类。若大便溏泄兼下寒者，宜右归饮、右归丸、圣术煎之类主之。

一、脾肺气虚，上焦微热微渴而作喘者，宜生脉散主之。或但以气虚而无热者，惟独参汤为宜。若火烁肺金，上焦热甚，烦渴多汗，气虚作喘者，宜人参白虎汤主之。若火在阴分，宜玉女煎主之，然惟夏月或有此证。若阴虚，自小腹火气上冲而喘者，宜补阴降火，以六味地黄汤加黄檗、知母之类主之。

一、水病为喘者，以肾邪干肺也。然水不能化而子病及母，使非精气之败，何以至此，此其虚者十九，而间乎虚中挟实，则或有之耳。故凡治水喘者，不宜妄用攻击之药，当求肿胀门诸法治之，肿退而喘自定矣。古法治心下有水气上乘于肺，喘而不得卧者，以《直指》神秘汤主之。但此汤性用多主气分，若水因气滞者用之则可，若水因气虚者，必当以加减金匮肾气汤之类主之。

一、老弱人久病气虚发喘者，但当以养肺为主。凡阴胜者宜温养之，如人参、当归、姜、桂、甘草，或加以芪、术之属。阳胜者宜滋养之，如人毋、熟地、麦冬、阿胶、五味子、梨浆、牛乳之属。

一、关格之证为喘者，如《六节藏象论》曰：人迎四盛已上为格阳，寸口四盛已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此关格之证以脉言，不以病言也。今人之患此者颇多，而人多不知，且近时察脉者不论人迎，惟在寸口，但其两手之脉浮弦至极，大至四倍已上者，便是此证，其病必虚里跳动而气喘不已。此之喘状，多无咳嗽，但觉胸膈舂舂，似胀非胀，似短非短，微劳则喘甚，多言亦喘甚，甚至通身振振，慌张不宁。此必情欲伤阴，以致元气无根，孤阳离剧之候也，多不可治。方论详关格门。

一、凡病喘促，但察其脉息微弱细涩者，必阴中之阳虚也；或浮大弦芤按之空虚者，必阳中之阴虚也。大凡喘急不得卧而脉见如此者，皆元气大虚，去死不远之候，若

妄加消伐，必增剧而危，若用苦寒或攻下之，无不即死。

实喘证治（共七条）

一、实喘之证，以邪实在肺也，肺之实邪，非风寒则火邪耳。盖风寒之邪，必受自皮毛，所以入肺而为喘，火之炽盛，金必受伤，故亦以病肺而为喘。治风寒之实喘，宜以温散；治火热之实喘，治以寒凉。又有痰喘之说，前人皆曰治痰，不知痰岂能喘，而必有所以生痰者，此当求其本而治之。

一、凡风寒外感，邪实于肺而咳喘并行者，宜六安煎加细辛或苏叶主之。若冬月风寒感甚者，于本方加麻黄亦可，或用小青龙汤、华盖散、三拗汤之类主之。

一、外有风寒，内兼微火而喘者，宜黄芩半夏汤主之。若兼阳明火盛而以寒包热者，宜凉而兼散，以大青龙汤，或五虎汤、越婢加半夏汤之类主之。

一、外无风寒而惟火盛作喘，或虽有微寒而所重在火者，宜桑白皮汤，或抽薪饮之类主之。

一、痰盛作喘者，虽宜治痰，如二陈汤、六安煎、导痰汤、千缗汤、滚痰丸、抱龙丸之类，皆可治实痰之喘也；六君子汤、金水六君煎之类，皆可治虚痰之喘也。然痰之为病，亦惟为病之标耳，犹必有生痰之本，故凡痰因火动者，必须先治其火；痰因寒生者，必须先治其寒。至于或因气逆，或因风邪，或因湿滞，或因脾肾虚弱，有一于此，皆能生痰，使欲治痰而不治其所以痰，则痰终不能治，而喘何以愈哉。

一、气分受邪，上焦气实作喘，或怒气郁结伤肝，而人壮力强，胀满脉实者，但破其气而喘自愈，宜厚清饮、四磨饮、四七汤、萝葡子汤、苏子降气汤之类主之；或阳明气秘不通而胀满者，可微利之。

一、喘有夙根，遇寒即发，或遇劳即发者，亦名哮喘，未发时以扶正气为主，既发时以攻邪气为主。扶正气者，须辨阴阳，阴虚者补其阴，阳虚者补其阳。攻邪气者，须分微甚，或散其风，或温其寒，或清其痰火。然发久者气无不虚，故于消散中宜酌加温补，或于温补中宜量加消散。此等证候，当惓惓以元气为念，必使元气渐充，庶可望其渐愈，若攻之太过，未有不致日甚而危者。

述　古（共二条）

东垣曰：华佗云盛而为喘，减而为枯；故《活人》亦云：发喘者气有余也。凡看文字，须要会得本意，盛而为喘者，非肺气盛也，喘为肺气有余者，亦非气有余也；气盛当认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又为有余，则当清肃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于肺，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故言盛者，非言肺气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余者，非言肺气有余也，言肺中之火有余也。故泻肺以苦寒之剂，非泻肺也，泻肺中之火，实补肺气也，用者不可不知。

丹溪曰：喘急者，气为火所郁而为，痰在肺胃间也。有痰者，有火炎者，有阴虚自小腹下起而上逆者，有气虚而致气短者，有水气乘肺者，有肺虚挟寒而喘者，有肺实挟热而喘者，有惊忧气郁肺胀而喘者，有胃络不和而喘者，有肾气虚损而喘者。虽然，未有不由痰火内郁，风寒外束而致之者也。

灸　法

璇玑、气海、膻中、期门。

背中骨节第七椎下穴，灸三壮，喘气立已，神效。

喘促论列方

贞元饮（新补十九）　六安煎（新和二）　大补元煎（新补一）　大营煎（新补十四）　小营煎（新补十五）　六君子汤（补五）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五）　大青龙汤（散七）　独参汤（补三五）　神秘汤（和一三八）　小青龙汤

（散八） 圣术煎（新热二五） 生脉散（补五六） 玉女煎（新寒十二） 萝葡子汤（和一三九） 二陈汤（和一） 千缗汤（和九五） 桑白皮汤（寒五二）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抱龙丸（小八五） 导痰汤（和九一） 廓清饮（新和十三）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四七汤（和九七） 四磨饮（和五二） 《金匮》肾气丸（补一二四） 五虎汤（和一三六） 三拗汤（散七八） 人参白虎汤（寒三） 华盖散（散七九） 滚痰丸（攻七七） 苏子降气汤（和四一） 黄芩半夏汤（散五十） 越婢加半夏汤（散九十）

论外备用方

参附汤（补三七） 五味子汤（补五七 喘渴）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虚喘） 蜜酥煎（补六五） 百合汤（和一三五 浮肿作喘） 人参胡桃汤（补五九 喘不得卧） 苏子煎（和一四一 润肺喘） 定喘汤（和一三三 风寒喘） 人参定喘汤（和一三四 寒邪咳喘） 黄瓜蒌丸（和百十八 痰喘） 神秘汤（和一三八 水气喘） 苏陈九宝汤（散八五 哮喘） 泻白散（寒四二 肺火） 双玉散（寒七一 火喘） 安眠散（固七 喘不止） 葶苈大枣泻肺汤（和百四十 浮肿喘）

呃 逆

经 义

《口问篇帝》曰：人之哕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

《宣明五气篇》曰：胃为气逆，为哕为恐。

《杂病篇》曰：哕，以草刺鼻，噫，噫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

《至真要大论》曰：阳明之复，呕吐咳哕。太阳之复，唾出清水，及为哕噫。诸逆冲上，皆属于火。

《宝命全形论》曰：病深者，其声哕。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小甚为善哕。

《三部九候论》曰：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

论 证（共三条）

呃逆一证，古无是名，其在《内经》本谓之哕，因其呃呃连声，故今以呃逆名之，于义亦妥。观《内经》治哕之法，以草刺鼻，噫，及气息迎引、大惊之类，是皆治呃之法，此哕本呃逆，无待辨也。自孙真人云：遍寻方论无此名，遂以咳逆为哕，因致后世讹传，乃以咳逆、干呕、噫气之类互相肴乱，自唐迄今矣，此名之不可不察，亦不可不正也。

一、咳逆之名，原出《内经》，本以咳嗽气逆者为言。如《气交变大论》曰：岁金太过，其则喘咳逆气。此因喘咳以致气逆，故云咳逆气也。又曰：咳逆甚而血溢。正以咳逆不止，而血随气溢，则病之常也，未闻以呃逆而见血者也。即如《六元正纪大论》云：金郁之发，民病咳逆者，亦是此意，此咳逆之非呃逆亦甚明矣。而今后世诸公，乃悉以哕为咳逆，岂皆未之详察耶？及观丹溪之言，在《纂要》则曰：孙真人误以哕为咳逆。是谓哕非咳逆也。在《心法·附录》则曰：咳逆为病，古谓之哕，近谓之呃。此又谓哕即咳逆也。在呕吐门则又曰：有声有物谓之呕吐，有声无物谓之哕。此又以干呕为哕也。前后不一，何其自谬若此。再如海藏、河间诸公，有以哕为干呕者，有以咳逆为噫者，总皆谬矣。盖呕即吐之类，但吐而无物者曰呕，呕而有物者曰吐，腹胀嗳气者曰噫，逆气自下而上者亦曰噫，此四者之辨自有正名，顾可纷纷若是乎？兹

余析而判之曰：哕者，呃逆也，非咳逆也。咳逆者，咳嗽之甚者也，非呃逆也。干呕者，无物之吐，即呕也，非哕也。噫者，饱食之息，即嗳气也，非咳逆也。后人但以此为鉴，则异说之疑，可尽释矣。

一、呃逆证，有伤寒之呃逆，有杂证之呃逆。其在古人则悉以虚寒为言，惟丹溪引《内经》之言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病人见此，似为死证，然亦有实者，不可不知。余向见此说，疑其与古人相左，不以为然，盖亦谓此证必属虚寒，何有实热，兹及晚年历验，始有定见，乃知丹溪此言为不诬也。虽其中寒热虚实亦有不同，然致呃之由，总由气逆，气逆于下，则直冲于上，无气则无呃，无阳亦无呃，此病呃之源所以必由气也。欲得其象，不见雨中之雷，水中之涛乎。夫阳为阴蔽，所以为雷，而轰轰不已者，此火为雷之本，而火即气也。气为水覆，所以为涛，而汩汩不已者，此气为涛之本，而气即阳也。然病在气分，非本一端，而呃之大要，亦惟三者而已，则一曰寒呃，二曰热呃，三曰虚脱之呃，寒呃可温可散，寒去则气自舒也。热呃可降可清，火静而气自平也。惟虚脱之呃，则诚危殆之证，其或免者，亦万幸矣。凡诸治法，当辨如下。

论　治（共九条）

凡杂证之呃，虽由气逆，然有兼寒者，有兼热者，有因食滞而逆者，有因气滞而逆者，有因中气虚而逆者，有因阴气竭而逆者，但察其因而治其气，自无不愈。若轻易之呃，或偶然之呃，气顺则已，本不必治；惟屡呃为患，及呃之甚者，必其气有大逆，或脾肾元气大有亏竭而然。然实呃不难治，而惟元气败竭者，乃最危之候也。

一、寒滞为呃者，或以风寒，或以生冷，或其脏气本寒，偶有所逆，皆能致呃，但去其蔽抑之寒，而呃自止。宜橘皮汤、《三因》丁香散，或二陈汤加生姜五七片，或佐关煎，或甘草干姜汤、橘皮干姜汤之类，皆可酌用。若寒之甚者，浆水散，或四逆汤。

一、胃火为呃者，其证极多，但察其脉见滑实而形气不虚，胸膈有滞，或大便坚实或不行者，皆其胃中有火，所以上冲为呃，但降其火，其呃自止，惟安胃饮为最妙。余尝治愈多人，皆此证也。

一、气逆为哕而兼胀闷者，宜加减二陈汤加乌药，或《宝鉴》丁香柿蒂散，或羌活附子汤，或神香散。

一、食滞而呃者，宜加减二陈加山楂、白芥子、乌药之属，或用大和中饮加干姜、木香。

一、中焦脾胃虚寒，气逆为呃者，宜理中加丁香汤，或温胃饮加丁香。若因劳倦内伤而致呃逆者，宜补中益气汤加丁香。凡中焦寒甚者，多由脾胃气虚而然，盖脾胃不虚则寒亦不甚，故治寒者，当以脾气为主。若吐利后胃气微虚，或兼膈热而呃者，宜橘皮竹茹汤；无热者，宜生姜、半夏、丁香、柿蒂、白术、肉桂之类，皆可酌用。

一、下焦虚寒者，其肝肾生气之原不能畅达，故凡虚弱之人多见呃逆，正以元阳无力，易为抑遏而然。此呃逆之本，多在肾中，故余制归气饮主之甚效，或用理阴煎加丁香以疏气，妙亦如之。

一、凡以大病之后，或以虚羸之极，或以虚损误攻而致呃逆者，此最危之证，察其中虚，速宜补脾；察其阴虚，速宜补肾，如前二条固其法矣，然犹恐不及，则惟大补元煎及右归饮之类，斯其庶几者也。

一、呃逆证，凡声强气盛而脉见滑实者，多宜清降；若声小息微而脉见微弱者，多宜温补。

伤寒呃逆（共六条）

凡伤寒之呃，亦无非气逆之病，其有与杂证不同者，如仲景所言则其类也，然犹有未悉及治有未备者，谨略如下：

一、伤寒胃中虚冷等证，大约与前杂证相似，悉宜如前以温中等剂治之。或如仲景所言胃中虚冷及饮水则哕等证，当以后条仲景法治之。

一、伤寒邪在表者，与里无涉，故无哕证。惟少阳证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则寒热往来，气为邪抑而哕逆者有之矣，宜柴陈煎主之，有寒者加丁香，有火者加黄芩；或小柴胡汤亦可。

一、伤寒失下，邪入正阳明，内热之极，三焦干格，阴道不行而上冲作呃者，必宜去火去闭，斯逆气得降而哕乃可愈。然必察邪之微甚，如无坚实胀满等证，而但以干涸燥热者，宜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或泻心汤凉解之。若果有燥粪，大便闭结，胀满实坚俱全者，宜三承气汤下之。

一、伤寒邪有未解，而用温补太过者，则其中焦气逆，最能为哕，惟安胃饮为最妙。若气逆无火者，宜橘皮汤。若兼表邪未解者，宜柴陈煎。

一、伤寒误攻，或吐或下，或误用寒凉，以致脾肾胃气大虚大寒而发哕者，大为危候，速当以前杂证温胃、理阴等法调治之，恐迟则无济于事也。

述　古（共三条）

仲景曰：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阳明病，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者，此但初头鞕，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按以上四条，皆言胃之虚寒也。虚寒者既不可攻，亦不可与水，则寒凉之药亦当忌用可知。

论曰：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按此一条，即言哕之实邪也。盖便有不利，则气有不达，下不达则上逆而出。故小便不利者，当利其水；大便不通者，当通其便。

《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干呕哕，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张子和《吐式篇》云：凡病在上者皆宜吐，然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痰如胶漆，微汤微散皆儿戏耳，若非吐法，病安能除？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用药尽其技而不效，余以涌剂少少用之，辄获微效，可见吐法必可用于上，宜乎其效之速也。按此吐法亦可治哕者，以其气得伸而郁得散也，故凡气实而郁者，在子和之法亦所宜用。

简 易 方

一方治呃逆久不愈，连连四五十声者，用生姜捣汁一合，加蜜一匙，温热服。

一嗅法　治呃逆服药不效者，用硫黄、乳香等分，以酒煎，令患人以鼻嗅之效。一方用雄黄一味，煎酒嗅。

灸　法

两乳穴，治呃逆立止。取穴法：妇人以乳间垂下到处是穴，男子不可垂者，以乳头下一指为率，与乳头相直骨间陷中是穴。男左女右，灸一处，艾炷如小麦大，着火即止，灸三壮，不止者不可治。

膻中、中脘、气海、三里。

呃逆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橘皮汤（热五六）　四逆汤（热十四）　安胃饮（新寒十一）　温胃饮（新热五）　归气饮（新热十四）　理阴煎（新热三）　右归饮（新补三）　佐关煎（新热十）　浆水散（热一四七）　柴陈煎（新散九）　白虎汤（寒二）　神

香散（新和二十） 大补元煎（新补一） 泻心汤（寒二七） 大和中饮（新和七） 小和中饮（新和八） 小柴胡汤（散十九） 大承气汤（攻一） 小承气汤（攻二） 加减二陈汤（和二） 橘皮干姜汤（热五五） 甘草干姜汤（热五四） 生姜半夏汤（热五二） 橘皮竹茹汤（热五八） 《三因》丁香散（热六十）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羌活附子汤（热三五） 理中加丁香汤（热四） 竹叶石膏汤（寒五） 《宝鉴》丁香柿蒂散（热六五）

论外备用方

参附汤（补三七） 柿蒂汤（热六六） 丁香温中汤（热十一 和胃） 养正丹（热一八八 气逆） 丁香柿蒂散（热六四 胃寒）

郁 证

经 义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五运之气，亦复岁乎？岐伯曰：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也。帝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达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王太仆曰：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调达。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

滑氏曰：木性本条达，火性本发扬，土性本冲和，金性本肃清，水性本流通，五者一有所郁，斯失其性矣。达、发、夺、泄、折，将以治其郁而遂其性也。

王安道释此曰：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本气自病而郁者，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发、夺泄、折等法，固可扩而充之，可扩而充、其应变不穷之理也欤。且夫[5]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王氏以吐训达，不能使人无疑，以其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欤，则泻肺气举肝气可矣，不必吐也；以为脾胃浊气下流而少阳清气不升欤，则益胃升阳可矣，不必吐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至于东垣所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夫金之克木，乃五行之常道，固不待物伤而后能也，且为物所伤，岂有反旺之理？若曰吐[6]去其物以伸木气，乃是反为木郁而施治，非为食伤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不劳引木郁之说以及之也。四郁皆然。又曰：夫五郁为病，故有法以治之，然邪气久实，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平乎？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气犹未服而或过，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泄之。

《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南方生热，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中央生湿，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西方生燥，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北方生寒，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

《举痛论》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在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

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宣明五气篇》曰：胃为气逆，为哕为恐。胆为怒。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

《玉机真藏论》曰：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

《本神篇》曰：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当人阴缩而筋挛，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肾盛怒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

《寿夭刚柔篇》曰：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

《本病篇》曰：忧愁思虑即伤心。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

《痿论》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口问篇》问：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行针篇》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

《调经论》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

《本神篇[7]》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疏五过论》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逆上行，脉满去形。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辟为挛。

《通评虚实论》曰：膈塞[8]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五变篇》曰：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

论《内经》五郁之治

经言五郁者，言五行之化也，气运有乖和，则五郁之病生矣。其在于人，则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证，亦无非五气之化耳。故以人之脏腑，则木应肝胆，木主风邪，畏其滞抑，故宜达之，或表或里，但使经络通行，则木郁自散，是即谓之达也。火应心与小肠，火主热邪，畏其陷伏，故宜发之，或虚或实，但使气得升扬，则火郁自解，是即谓之发也。土应脾胃，土主湿邪，畏其壅淤，故宜夺之，或上或下，但使浊秽得净，则土郁可平，是即谓之夺也。金应肺与大肠，金主燥邪，畏其秘塞，故宜泄之，或清或浊，但使气液得行，则金郁可除，是即谓之泄也。水应肾与膀胱，水主寒邪，畏其凝溢，故宜折之，或阴或阳，但使精从气化，则水郁可清，是即谓之折也。

虽然，夫论治之法固当辨此五者，而不知经语之玄，本非凿也，亦非专治实邪而虚邪不在是也。即如木郁之治，宜于达矣，若气陷不举者，发即达也；气壅不开者，夺即达也；气秘不行者，泄亦达也；气乱不调者，折亦达也。又如火郁之治，当用发矣。若元阳被抑，则达非发乎？脏腑留结，则夺非发乎？肤窍闭塞，则泄非发乎？津液不

化，则折非发乎？且夺者挽回之谓，大实非大攻不足以荡邪，大虚非大补不足以夺命，是皆所谓夺也。折者折中之谓，火实则阳亢阴虚，火虚则气不化水，制作随宜，是皆所谓折也。由[9]是观之，可见五者之中，皆有通融圆活之道，第《内经》欲言五法，不得不借五气以发明其用，但使人知此义，则五行之中各具五法，而用有无穷之妙矣，安得凿训其说，以隘人神思耶？学者于此，当默会其意，勿使胶柱，则心灵智慧而无有不通矣。

论　脉

凡郁证之脉，在古人皆以结促止节为郁脉，使必待结促止节而后为郁，则郁证不多见矣，故凡诊郁证，但见血气不顺而脉不和平者，其中皆有郁也。惟情志之郁，则如弦紧沉涩、迟细、短数之类皆能为之。至若结促之脉，虽为郁病所常有，然病郁者未必皆结促也，惟血气内亏，则脉多间断；若平素不结而因病忽结者，此以不相接续，尤属内虚。故凡辨结促者，又当以有神无神辨之，其或来去有力，犹可以郁证论；若以无力之结促，而悉认为气逆痰滞，妄行消散，则十误其九矣。

论情志三郁证治（共四条）

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第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不无失矣。兹予辨其三证，庶可无误，盖一曰怒郁，二曰思郁，三曰忧郁。如怒郁者，方其大怒气逆之时，则实邪在肝，多见气满腹胀，所当平也。及其怒后而逆气已去，惟中气受伤矣，既无胀满疼痛等证，而或为倦怠，或为少食，此以木邪克土，损在脾矣，是可不知培养而仍在消伐，则所伐者其谁乎？此怒郁之有先后，亦有虚实，所当辨治者如此。又若思郁者，则惟旷女嫠妇，及灯窗困厄，积疑任怨者皆有之。思则气结，结于心而伤于脾也。及其既甚，则上连肺胃而为咳喘，为失血，为膈噎，为呕吐；下连肝肾，则为带浊，为崩淋，为不月，为劳损。若初病而气结为滞者，宜顺宜开；久病而损及中气者，宜修宜补。然以情病者，非情不解，其在女子，必得愿遂而后可释，或以怒胜思，亦可暂解；其在男子，使非有能屈能伸，达观上智者，终不易却也。若病已既成，损伤必甚，而再行消伐，其不明也亦甚矣。又若忧郁病者，则全属大虚，本无邪实，此多以衣食之累，利害之牵，及悲忧惊恐而致郁者，总皆受郁之类。盖悲则气消，忧则气沉，必伤脾肺；惊则气乱，恐则气下，必伤肝肾，此其戚戚悠悠，精气但有消索，神志不振，心脾日以耗伤。凡此之辈，皆阳消证也，尚何实邪？使不知培养真元，而再加解散，真与鹭鸶脚上割股者何异？是不可不详加审察，以济人之危也。

一、怒郁之治：若暴怒伤肝，逆气未解，而为胀满或疼痛者，宜解肝煎、神香散，或六郁汤，或越鞠丸。若怒气伤肝，因而动火，以致烦热，胁痛胀满或动血者，宜化肝煎。若怒郁不解或生痰者，宜温胆汤。若怒后逆气既散，肝脾受伤，而致倦怠食少者，宜五味异功散，或五君子煎，或大营煎、归脾汤之类调养之。

一、思郁之治：若初有郁结滞逆不一开者，宜和胃煎加减主之，或二陈汤，或沉香降气散，或启脾丸皆可择用。凡妇人思郁不解，致伤冲任之源，而血气日亏，渐至经脉不调，或短少渐闭者，宜逍遥饮，或大营煎。若思忆不遂，以致遗精带浊，病在心肺不摄者，宜秘元煎。若思虑过度，以致遗精滑泄及经脉错乱，病在肝肾不固者，宜固阴煎。若思郁动火，以致崩淋失血，赤带内热，经脉错乱者，宜保阴煎。若思郁动火，阴虚肺热，烦渴，咳嗽见血，或骨蒸夜热者，宜四阴煎，或一阴煎酌宜用之。若生儒蹇厄，思结枯肠，及任劳任怨，心脾受伤，以致怔忡健忘，倦怠食少，渐至消瘦，或为膈噎呕吐者，宜寿脾煎，或七福饮；若心膈气有不顺或微见疼痛者，宜归脾汤，或加砂仁、白豆蔻、丁香之类以微顺之。

一、忧郁内伤之治：若初郁不开，未至内伤，而胸膈痞闷者，宜二陈汤、平胃散，

或和胃煎，或调气平胃散，或神香散、或六君子汤之类以调之。若忧郁伤脾而吞酸呕恶者，宜温胃饮，或神香散。若忧郁伤脾肺而困倦、怔忡、倦怠、食少者，宜归脾汤，或寿脾煎。若忧思伤心脾，以致气血日消，饮食日减，肌肉日削者，宜五福饮、七福饮，甚者大补元煎。

诸郁滞治法

凡诸郁滞，如气、血、食、痰、风、湿、寒、热，或表或里，或脏或腑，一有滞逆，皆为之郁，当各求其属，分微甚而开之，自无不愈。气郁者，宜木香、沉香、香附、乌药、藿香、丁香、青皮、枳壳、茴香、厚朴、抚芎、槟榔、砂仁、皂角之类。血郁者，宜桃仁、红花、苏木、肉桂、延胡、五灵脂、牡丹皮、川芎、当归、大黄、朴硝之类。食郁者，宜山楂、麦芽、神曲、枳实、三棱、蓬术、大蒜、萝葡，或生韭饮之类。痰郁者，宜半夏、南星、海石、瓜蒌、前胡、贝母、陈皮、白芥子、玄明粉、海藻、皂角、牛黄、天竺黄、竹沥之类。风郁者，宜麻黄、桂枝、柴胡、升麻、干葛、紫苏、细辛、防风、荆芥、薄荷、生姜之类。湿郁者，宜苍术、白术、茯苓、泽泻、猪苓、羌活、独活之类。寒郁者，宜干姜、肉桂、附子、吴茱萸、荜拨、胡椒、花椒之类。热郁者，宜黄连、黄檗、黄芩、栀子、石膏、知母、龙胆草、地骨皮、石斛、连翘、天花粉、玄参、犀角、童便、绿豆之类。以上诸郁治法，皆所以治实邪也。若阳虚则气不能行，阴虚则血不能行，气血不行，无非有郁证，若用前法则愈虚愈郁矣，当知所辨，而参以三法如前，庶无误也。

述　　古（共二条）

丹溪曰：郁病大率有六，曰：气郁者，胸胁疼痛，脉沉而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疼痛，遇阴则发，脉沉而细。热郁者，瞀闷烦心，尿赤，脉沉而数。痰郁者，动则喘息，脉沉而滑。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血，脉沉而芤。食郁者，嗳酸腹饱，不喜饮食。或七情之邪郁，或寒热之交侵，或九气之怫郁，或两湿之侵凌，或酒浆之积聚，故为留饮湿郁之疾。又如热郁而成痰，痰郁而成癖，血郁而成瘕，食郁而成痞满，此必然之理也。

戴氏曰：郁者，结聚不得发越也，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变化不得变化，故传化失常而郁病作矣。大抵诸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用药杂乱而成郁，故凡病必参郁治。

附　　按

丹溪治一室女因事忤意，郁结在脾，半年不食，但日食熟菱枣数枚，遇喜，食馒头弹子大，深恶粥饭。予意脾气实，非枳实不能散，以温胆汤去竹茹与之，数十贴而愈。一女许婚后，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无他病，多向里床坐。此思想气结也，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使其木气升发，而脾气自开，木能制土故也。因自往激之，大怒而哭，良久，令解之，与药一贴，即求食矣。予曰：病虽愈，必得喜方已。乃给以夫回，既而果然，病遂不举。

郁证论列方

六郁汤（和一四九）　解肝煎（新和十一）　化肝煎（新寒十）　越鞠丸（和一五四）　二陈汤（和一）　异功散（补四）　和胃饮（新和五）　温胃饮（新热五）　逍遥饮（新因一）　温胆汤（和一五二）　归脾汤（补三二）　五君子煎（新热六）　五福饮（新补六）　七福饮（新补七）　六君子汤（补五）　一阴煎（新补八）　四阴煎（新补十二）　大补元煎（新补一）　固阴煎（新固二）　秘元煎（新固一）　启脾丸（和八六）　生韭饮（和一五一）　平胃散（和十七）　调气平胃散（和十八）　寿脾煎（新热十六）　保阴煎（新寒一）　沉香降气散（和四十）　大营煎

（新补十四） 神香散（新和二十）

论外备用方

逍遥散（补九二） 三和散（和六十 气郁） 加味二陈汤（和三 郁） 七气汤（和四七 伤气） 加味四七汤（和九八） 《局方》七气汤（和五十 七情郁）

---

〔1〕“胁”原作“胠”，据《素问》改。
〔2〕“致”原作“治”，据文义改。
〔3〕“嗽”原作“咳”，据目录改。
〔4〕“证”原作“甚”，据《丹溪心法》改。
〔5〕“夫”原作“人”，据广益书局本改。
〔6〕“吐”原脱，据《医经溯洄集》补。
〔7〕“本神篇”三字原作“五脏生成篇”，据《灵枢》改。
〔8〕“塞”原作“则”，据《素问》改。
〔9〕“由”原作“犹”，据文义改。

卷之二十明集

杂 证 谟

呕 吐

经 义

《至真要大论》曰：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脉解篇》曰：太阴所谓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故呕也。少阴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

《经脉篇》曰：足太阴之脉，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足厥阴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

《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

《六元正纪大论》曰：少阳所至，为呕涌。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肝脉缓甚为善呕。肾脉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还出。

《四时气篇》曰：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

《刺禁论》曰：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诊要经终论》曰：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

《五味论》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

论 证（共四条）

呕吐一证，最当详辨虚实，实者有邪，去其邪则愈；虚者无邪，则全由胃气之虚也。所谓邪者，或暴伤寒凉，或暴伤饮食，或因胃火上冲，或因肝气内逆，或以痰饮水气聚于胸中，或以表邪传里，聚于少阳阳明之间，皆有呕证，此皆呕之实邪也。所谓虚者，或其本无内伤，又无外感，而常为呕吐者，此既无邪，必胃虚也。或遇微寒，或遇微劳，或遇饮食少有不调，或肝气微逆即为呕吐者，总胃虚也。凡呕家虚实，皆以胃气为言，使果胃强脾健，则凡遇食饮必皆运化，保至呕吐，故虽以寒热饥饱大有

所伤，亦不能动，而兹略有所触，便不能胜，使非胃气虚弱，何以若此？此虚实之原所当先察，庶不致误治之害。

一、凡胃气本虚而或停滞不行者，是又虚中有实，不得不暂从清理，然后可以培补。又或虽有停滞，而中气虚困不支者，是又所急在虚，不得不先顾元气，而略兼清理。此中本末先后，自有确然之理，所以贵知权也。

一、呕家虽有火证，详列后条，然凡病呕吐者，多以寒气犯胃，故胃寒者十居八九，内热者十止一二，而外感之呕，则尤多寒邪，不宜妄用寒凉等药，使非真有火证而误用之，胃强者犹或可支，胃弱者必遭其疟。观刘河间曰：胃膈甚则为呕，火气炎上之象也。此言过矣，若执而用之，其害不小。又孙真人曰：呕家圣药是生姜。此的确之见也，胜于河间远矣。

一、仲景曰：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此但以伤寒为言也。然以余之见，则不但伤寒，而诸证皆然。何也？盖杂证呕吐，尤非伤寒之比，其在伤寒，则犹有热邪，但以热在上焦，未全入府，则下之为逆，故不可下也。若杂证之呕吐，非胃寒不能化，则脾虚不能运耳，脾胃既虚，其可攻乎？且上下之病气或无涉，而上下之元气实相依，此呕吐之所以不可攻者，正恐病在上而攻其下，下愈虚则上愈困耳。

虚呕证治（共三条）

凡胃虚作呕者，其证不一，当知所辨。若胃脘不胀者，非实邪也。胸膈不痛者，非气逆也。内无热躁者，非火证也。外无寒热者，非表邪也。无食无火而忽为呕吐者，胃虚也。呕吐无常而时作时止者，胃虚也。食无所停而闻食则呕者，胃虚也。气无所逆而闻气则呕者，胃虚也。或身背或食饮微寒即呕者，胃虚也。或吞酸，或嗳腐，时苦恶心，兀兀然，泛泛然，冷咽靡宁者，胃虚也。或因病误治，妄用克伐寒凉，本无呕而致呕者，胃虚也。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食入中焦而不化者，胃虚也。食入下焦而不化者，土母无阳，命门虚也。凡此虚证，必皆宜补，是固然矣。然胃本属土，非火不生，非暖不化，是土寒者，即土虚也，土虚者，即火虚也，故曰脾喜暖而恶寒，土恶湿而喜燥。所以东垣《脾胃论》特著温补之法，盖特为胃气而设也，庸可忽哉。第在河间，则言呕因胃火，是火多实也；兹余言呕因胃寒，是寒多虚也。一热一寒，若皆失中和之论，不知呕因火者，余非言其必无，但因火而呕者少，因寒而呕者多耳，因胃实而呕者少，因胃虚而呕者多耳，故不得不有此辨。

一、虚呕之治，但当以温胃补脾为主，宜人参理中汤为正治，或温胃饮、圣术煎、参姜饮之类亦可酌用，或黄芽丸尤为最妙。若胃口寒甚者，宜附子理中汤，或四味回阳饮，或一气丹主之。若虚在阴分，水泛为痰而呕吐者，宜金水六君煎；虚甚者，宜理阴煎，或六味回阳饮。若久病胃虚不能纳谷者，俱当以前法酌治之。若胃气微虚而兼痰者，宜六君子汤主之。

一、凡中毒而吐者，当察其所中者何物。盖中热毒而吐者，宜解以苦寒之剂。中阴寒之毒而吐泻不止者，宜解以温热之剂。若因吐泻而脾胃致虚者，非大加温补不可。此证有中寒毒吐泻，治按在后，当并阅之。

实呕证治（共九条）

凡实邪在胃而作呕者，必有所因，必有见证。若因寒滞者，必多疼痛。因食滞者，必多胀满。因气逆者，必痛胀连于胁肋。因火郁者，必烦热燥渴，脉洪而滑。因外感者，必头身发热，脉数而紧，如无实证实脉而见呕吐者，切不可以实邪论治。

一、寒邪犯胃而作呕者，其证有三。一以食饮寒凉，或误食性寒生冷等物致伤胃气，因而作呕。若果寒滞未散而兼胀兼痛者，宜温中行滞，以大小和中饮、神香散，或二陈汤加姜桂之类主之，或和胃饮亦佳。一以阴寒气令，或雨水沙气及水土寒湿之邪犯胃，因而作呕、作泄。若寒滞未散而或胀或痛者，宜温中散寒，以平胃散、神香散、

加减二陈汤、除湿汤、《局方》四七汤、大七香丸之类主之。一以风寒外感，或伤寒，或疫疟，凡邪在少阳，表邪未解而渐次入里，所以外为寒热，内为作呕，盖少阳之经下胸中贯膈而然，此半表半里证也。治宜解表散寒，以柴陈煎、小柴胡汤、正柴胡饮之类主之。若微呕微吐者，邪在少阳。若大呕大吐者，此又邪在阳明，胃家病也，宜二陈汤，或不换金正气散、藿香正气散之类主之。若胃虚兼寒者，惟理中汤、温胃饮之类为宜。

一、饮食伤胃而作呕者，如果留滞未消而兼胀痛等证，宜大和中饮、排气饮、神香散之类主之，或启脾丸亦可酌用。如食已消而呕未止者，宜温胃饮主之。

一、火在中焦而作呕者，必有火证火脉，或为热渴，或为燥烦，脉必洪数，吐必涌猛，形气声色必皆壮丽。若察其真有火邪，但降其火，呕必自止。火微兼虚者，宜《外台》黄芩汤，或半夏泻心汤。火甚者，宜抽薪饮，或大小分清饮。若暑热犯胃，多渴多呕，气虚烦躁，而火有不清者，竹叶石膏汤。若热甚呕吐不止，而火在阳明兼头痛者，白虎汤，或太清饮，或六一散。若冒暑呕吐而火不甚者，宜香薷饮、或五物香薷饮。此有胃火治按在后。

一、痰饮留于胸中，或寒湿在胃，水停中脘而作呕吐者，宜和胃二陈煎，苓术二陈煎，或小半夏加茯苓汤、橘皮半夏汤之类皆可酌用。

一、气逆作呕者，多因郁怒，致动肝气，胃受肝邪，所以作呕。然胃强者未必易动，而易动者多因胃虚，故凡治此者，必当兼顾胃气，宜六君子汤或理中汤主之。若逆气未散，或多胀满者，宜二陈汤或橘皮半夏汤之类主之，或神香散亦佳。

一、疟痢作呕者，其在疟疾，则以表邪内陷。凡邪在少阳、阳明、太阴者，皆能作呕，但解去表邪，呕必自止。其在痢疾之呕，则多因胃气虚寒。盖表非寒邪无以成疟，里非寒邪无以成痢，而病不知本，尚何医云。二证方论具载本门。

一、朝食午吐，午食晚吐，或朝食暮吐，详后反胃门。

一方，治呕吐之极，或反胃，粥汤入胃即吐，垂死者，用人参二两，水一升，煮四合，热服，日再进，兼以人参煮粥食之，即不吐。

吐　蛔

凡吐蛔者，必因病而吐蛔，非因蛔而致吐也，故不必治其蛔，而但治其所以吐，则蛔自止矣。有因胃火而吐蛔者，以内热之甚，蛔无所容而出也。但清其火，火清而蛔自静，轻者抽薪饮，甚者万应丸之属是也。有因胃寒而吐蛔者，以内寒之甚，蛔不能存而出也。但温其胃，胃暖而蛔自安，仲景乌梅丸之属是也。有因胃虚无食而吐蛔者，以仓廪空虚，蛔因求食而上出也。此胃气大虚之候，速宜补胃温中，以防根本之败，如温胃饮、理中汤、圣术煎之属也。以上三者，固皆治蛔之法，然蛔有死者，有活者，若吐死蛔，则但治呕如前可也；若活蛔上出不已，则不得不有以逐之，盖蛔性畏酸、畏苦，但加乌梅为佐使，则蛔自伏也。若胃实火盛者，可加苦楝根，或黄连亦善。其有未尽者，俱详列诸虫本门，及后条吐蛔治按中。

治呕气味论

凡治胃虚呕吐，最须详审气味。盖邪实胃强者，能胜毒药，故无论气味优劣，皆可容受；惟胃虚气弱者，则有宜否之辨，而胃虚之甚者，则于气味之间，关系尤重。盖气虚者，最畏不堪之气，此不但腥臊耗散之气不能受，即微香微郁，并饮食之气亦不能受，而其他可知矣。胃弱者，最畏不堪之味，此非惟至苦极劣之味不能受，即微咸微苦并五谷正味亦不能受，而其它可知矣。此胃虚之呕，所以最重气味，使或略有不投，则入口便吐，终无益也。故凡治阳虚呕吐等证，则一切香散、咸酸，辛味不堪等物，悉当以己意相测，测有不妥，切不可用，但补其阳，阳回则呕必自止，此最确之法，不可忽也。

余尝见一沈姓者，素业医，极多劳碌，且年及四旬，因患癫疝下坠，欲提使上升，自用盐汤吐法，不知胃虚畏咸，遂致吐不能止，汤水皆呕，如此者一日一夜，忽又大便下黑血一二碗。而脉则微渺如毛，几如将绝，此盖吐伤胃气，脾虚之极，兼以盐汤走血，故血不能摄，从便而下。余令其速用人参、姜、附等剂，以回垂绝之阳，庶乎可疗。忽又一医至曰：诸逆冲上，皆属火也。大便下血，亦因火也，尚堪用参附乎？宜速饮童便，则呕可愈而血亦止矣。其人以为有理，及童便下咽即呕，极不堪名状，呕不止而命随继之矣。呜呼！夫以胃强之人，亦且闻尿欲呕，况呕不能止而复可加以尿乎？此不惟死者堪怜，而妄用若此者尚敢称医，诚可恶可恨也，故笔之于此，并以徵气味之证。又别有气味治按，在小儿门呕吐条中，所当参酌。

述 古（共五条）

王太仆曰：内格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呕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

《金匮要略》曰：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呕而胸满者，茱萸汤主之。呕而吐涎沫，头痛者，茱萸汤主之。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干呕而利者，黄芩半夏生姜汤主之。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干呕吐逆，吐涎沫者，半夏干姜散主之。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朱丹溪曰：胃中有热，膈上有痰者，二陈汤加炒山栀、黄连、生姜。有久病呕者，胃虚不纳谷也，用人参、生姜、黄芪、白术、香附之类。呕吐，朱奉议以半夏、橘皮、生姜为主。刘河间谓呕者，火气炎上，此特一端耳。肝痰膈中焦，食不得下者。有气逆者。有寒气郁于胃口者。有食滞心肺之分，新食不得下而反出者。有胃中有火与痰而呕者。呕吐药忌瓜蒌、杏仁、桃仁、萝蔔子、山栀，皆能作吐。肝火出胃，逆上呕吐者，抑青丸。夏月呕吐不止，五苓散加姜汁。吐虫，用炒锡灰、槟榔末，米饮服。胃中有热者，二陈汤加姜、芩、连。恶心有热，有痰，有虚，皆用生姜入药。

薛立斋曰：若脾胃气虚，而胸膈不利者，用六君子汤壮脾土，生元气。若过服辛热之剂，而呕吐噎膈者，用六君子加芎、归，益脾土以抑阴火。胃火内格，而饮食不入者，用六君子加芩、连，清热养胃。若病呕吐，食入而反出者，用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温中补脾。若服耗气之剂，血无所生，而大便燥结者，用四君子加芎、归，补脾生血。若火逆冲上，食不得入者，用四君子加山栀、黄连，清热养血。若痰饮阻滞，而食不得入者，用六君子加木香、山栀，补脾化痰。若脾胃虚寒，饮食不入，或入而不化者，用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温补脾胃，更非慎房劳、节厚味、调饮食者，不治，年高无血者，亦不治。

徐东皋曰：胃虚呕吐，恶食不思食，兼寒者恶寒，或食久还吐，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脉迟而微涩，此皆虚寒者也，宜藿香安胃散、理中汤，甚者，丁香煮散温补。胃中郁热，饮食积滞而呕者，则恶食恶寒，烦闷膈满，或渴喜凉，闻食则吐，服药亦吐，脉洪大而数，此皆实热者也，宜竹茹汤、麦门冬汤清之。若食积多者，用二陈加神曲、麦芽、黄连，保和丸之类消导之。

中寒毒吐泻胀满新按

凡胃寒者多为呕吐，而中寒毒者，又必吐而兼泻。余在燕都，尝治一吴参军者，因见鲜蘑菇肥嫩可爱，令庖人贸而羹之，以致大吐大泻。延彼乡医治之，咸谓速宜解毒，乃以黄连、黑豆、桔梗、甘草、枳实之属连进之，而病益甚，遂至胸腹大胀，气喘，水饮皆不能受，危窘已甚，延救于余。投以人参、白术、甘草、干姜、附子、茯苓之类，彼疑不敢用，曰：腹胀气急，口干如此，安敢再服此药。乃停一日，而病愈剧，若朝露矣。因而再恳，与药如前，彼且疑且畏，而决别于内阃，曰：必若如此，则活我者此也，杀我者亦此也，余之生死，在此一举矣。遂不得已含泪吞之，一剂而呕少止，再剂而胀少杀，随大加熟地黄，以兼救其泻亡之阴，前后凡二十余剂，复元如故。彼因问曰：余本中毒致病，乡人以解毒而反剧，先生以不解毒而反愈者何也？余曰：毒有不同，岂必如黄连、甘、桔之类乃可解耶？即如蘑菇一物，必产于深坑枯井，或沉寒极阴之处乃有之，此其得阴气之最盛，故肥白最嫩也，公中此阴寒之毒，而复解以黄连之寒，其谓之何？兹用姜附，非所以解寒毒乎？用人参、熟地，非所以解毒伤元气乎？然则彼所谓解毒者，适所以助毒也，余所谓不解毒者，正所以解毒也。理本甚明，而人弗能辨。凡诸病之误治者，无非皆此类耳。公顿首愀然叹曰：信哉！使非吾丈，几为含冤之魄矣，祈寿诸梓，以为后人之鉴云。

胃火上冲呕吐新按

一、金宅少妇，宦门女也，素任性，每多胸胁痛及呕吐等证，随调随愈。后于秋尽时，前证复作，而呕吐更甚，病及两日，甚至厥脱不省如垂绝者。再后延予，至，见数医环视，佥云汤饮诸药皆不能受，入口即吐，无策可施。一医云：惟用独参汤，庶几可望其生耳。余因诊之，见其脉乱数甚，而且烦热躁扰，莫堪名状，意非阳明之火，何以急剧若此。乃问其欲冷水否？彼即点首，遂与以半钟，惟此不吐，且犹有不足之状，乃复与一钟，稍觉安静。余因以太清饮投之，而犹有谓此非伤寒，又值秋尽，能堪此乎？余不与辩，及药下咽，即酣睡半日，不复呕矣。然后以滋阴轻清等剂调理而愈。大都呕吐多属胃寒，而复有火证若此者，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即此是也。自后凡见呕吐，其有声势涌猛，脉见洪数，证多烦热者，皆以此法愈之，是又不可不知也。

吐蛔新按

一、胡宅小儿，年甫三岁，偶因饮食不调，延幼科诊治，所用之药，无非清火化滞等剂，因而更损胃气，反致呕吐溏泄，复加清利，遂致吐蛔，初止数条，渐至数十条，细如灯草，甚至成团搅结而出，早晚不绝。所下者，亦如之，羸困至极，求治于予。因与温胃饮二三剂，其虫朝夕不止，其多如故。初不识其何所从来，而神化之速，一至如此。乃翁切恳曰：止此一儿，死生在公矣，万望先逐此虫，虫不尽则病日甚，其能生乎。予弗之听，但以前药倍加人参，仍加附子二三剂，而呕吐渐稀，泻亦随止。泻止后乃以理阴煎、温胃饮出入间用，十余日而虫渐少，一月余而饮食进，肌肉生，复元如故矣。其翁积诚称谢，因问曰：小豚之病诚然危矣，令何以不治虫，不治呕泻，而三者俱愈，可闻教乎？予曰：公之所畏者，虫也；予之所畏者，胃气也。且凡逐虫之药，无有不伤胃气者，向使胃气再伤，非惟不能逐虫，而命必随之矣，其害孰甚。故保生之权，全在知本知末，但使脾胃日强，则拔去化虫之源，而三病同归一得矣，尚何虫泻之敢横哉。闻者叹服，因附著按于此。

又一王宅少妇，年未二旬，素喜瓜果生冷，因常病心腹疼痛，每发必数日不食；后及二旬之外，则每发必至吐蛔。初吐尚少，自后日甚日多，每吐必一二十条，每发必旬日不食。所经诸医，但知攻虫，旋去旋生，百药不效。予为诊视脉证，并察病因，知其伤于生冷，以致脾胃虚寒，阴湿气聚，故为此证。使不温养脾胃，以杜寒湿化生之源，而但事攻虫，虫去复生，终无济也，因制温脏丸与之，药未完而病随愈矣。后因

病愈，而少年任意，仍耽生果，旧病复作，再制丸服，乃得全愈。观此二证，如前之小儿，乃因凉药伤脾，所以生虫；后之女人，乃因生果伤胃，所以生虫，可见阴湿内淫，而脾胃虚寒，是即生虫之由也。故凡治虫之法，但察其别无疳热等证者，悉当以温补脾胃为主。

呕吐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理中汤（热一） 附子理中汤（热二） 理阴煎（新热三） 四君子汤（补一） 加减二陈汤（和二） 温胃饮（新热五） 六君子汤（补五）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圣术煎（新热二五） 神香散（新和二十） 四逆汤（热十四） 黄邪丸（新热二一）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参姜饮（新热八） 启脾丸（和八六） 和胃饮（新和五） 平胃散（和十七）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五苓散（和一八二） 橘皮汤（和十一、热五六） 和胃二陈煎（新和三） 一气丹（新热二二） 除湿汤（和一七七） 苓术二陈煎（新和四） 排气饮（新和六） 茱萸汤（热一三七） 生姜半夏汤（热五二） 猪苓散（和一二五） 竹茹汤（和一二一） 半夏干姜散（热五三） 保和丸（小三五） 万应丸（攻九九） 茯苓泽泻汤（热七四） 六一散（寒百十二） 香藿饮（和一六九） 五物香薷饮（和百七十） 白虎汤（寒二） 太清饮（新寒十三） 藿香安胃散（热七一） 抽薪饮（新寒三） 黄芩汤（和一九八）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柴陈煎（新散九） 抑青丸（寒一四九）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大半夏汤（和十） 小半夏汤（和八） 半夏泻心汤（寒二八） 大分清饮（新寒五） 小分清饮（新和十） 《局方》四七汤（和九七） 大和中饮（新和七） 小和中饮（新和八） 竹叶石膏汤（寒五） 小柴胡汤（散十九） 正柴胡饮（新散六） 仲景乌梅丸（和三二三） 麦门冬汤（寒四四） 丁香煮散（热六一） 大黄甘草汤（攻十三）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小半夏茯苓汤（和九） 黄芩半夏生姜汤（和十六） 温脏丸（新热二四）

论外备用方

独参汤（补三五） 参术汤（补四十） 参苓白术散（补五四） 参附汤（补三七） 五味异功散（补四） 《金匮》大建中汤（补二三 寒上冲） 大建中汤（补二五 寒呕） 香砂六君汤（补七） 二术二陈汤（和四 吐清水） 益黄散（和十九 脾寒气滞） 治中汤（热十 中气不和） 茯苓半夏汤（和十二 水气呕） 葛花解酲汤（和一二四） 青州白丸子（和百十二） 半夏丁香丸（和百三十 寒滞） 槟榔煎（和二三六 寒湿瘴） 保和汤（和一四七 散邪顺气） 丁香半夏丸（和一二九 寒痰） 陈皮汤（和百二十 和胃） 六和汤（和一二七 和胃） 橘半胃苓汤（和一九一 和胃） 旋复花汤（散八三 风痰呕） 胃爱散（热七十 虚寒滞） 理中加丁香汤（热四 中寒） 甘露汤（热七三 和胃） 丁附散（热六二 胃寒） 丁香温中汤（热十一 和胃） 安脾散（热六七 冷痰饮） 倍术丸（热百四 饮呕） 丁香茯苓汤（热六三 温中行滞） 养胃汤（热六九 虚寒气滞） 补脾汤（热六八 虚滞） 理中化痰丸（热九 虚痰） 养正丹（热一八八 气壅不降） 八味理中丸（热七 虚寒） 五味沉附汤（热百十六 胃寒） 吴茱萸汤（热一三八 头痛呕） 胡椒理中汤（热六 虚寒） 橘皮干姜汤（热五五 胃寒呕） 七味人参丸（热七二 虚寒） 甘草干姜汤（热五四 脾寒） 藿香安胃散（热七一 寒滞） 草豆蔻汤（热七六 调气） 丁香柿蒂散（热六四 胃寒）

霍　乱

经　义

《经脉篇》曰：足太阴厥气上逆，则霍乱。

《气交变大论》曰：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

《六元正纪大论》曰：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土郁之发，为呕吐、霍乱。

论　证（共三条）

霍乱一证，以其上吐下泻，反覆不宁而挥霍撩乱，故曰霍乱，此寒邪伤脏之病也。盖有外受风寒，寒气入脏而病者；有不慎口腹，内伤食饮而病者；有伤饥失饱，饥时胃气已伤，过饱食不能化而病者；有水土气令，寒湿伤脾而病者；有旱潦暴雨，清浊相混，误中沙气阴毒而病者，总之皆寒湿伤脾之证。邪在脾胃，则中焦不能容受，故从上而出则为吐，从下而出则为泻，且凡邪之易受者，必其脾气本柔，而既吐既泻，则脾气不无更虚矣。故凡治霍乱者，必宜以和胃健脾为主。健者，培补之谓，因其邪气已去，而胃气受伤，故非培补不可也。和者，调和之谓，以其胃气虽伤，而邪犹未尽，故非察其邪正，而酌为调和不可也。若其寒少滞多，则但以温平之剂调之可也；若滞因于寒，则非温热之剂不能调也。而诸家有言为火者，谓霍乱之病多在夏秋之间，岂得为之伤寒乎？吁！谬亦甚矣。不知夏秋之交，正多脏寒之病，盖一以盛暑将杀，新凉初起，天人易气，寒之由也；一以酷暑当令，生冷不节，疾病因时寒之动也。人以夏秋之外热易见，而脏腑之内寒难见，故但知用热远热，而不知用寒远寒，见之浅陋，多有如此，此所以多致误也。学者于此，当熟察之。

一、转筋霍乱证，以其足腹之筋拘挛急痛，甚至牵缩阴丸，痛迫小腹，最为急候，此足阳明厥阴气血俱伤之候也。观河间曰：转筋，经云反戾也，热气燥烁于筋，则挛瘛而痛，火主燔烁燥动故也。或以为寒客于筋者，误也，盖寒虽主于收引，然止为厥逆、禁固、屈伸不便，安得为转筋也。所谓转者，动也，阳动阴静，热证明矣。丹溪亦曰：转筋属血热。余谓此二子之言，总属一偏之见，不可从也。试以《内经》质之，不有曰：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此转筋者，谓非反折筋急之病乎，而何以谓之热也？夫所谓转者，以其坚强急痛，有如扭转之状，是谓转筋，今西北方以转字作去声者，即其义也。而河间曰：转者，动也，则不为强矣。且凡患转筋者，必于大吐大泻之后，乃有此证，未闻于吐泻之前，而先见转筋者也。若转于吐泻之前而谓之火，犹可云因火而病也，既转于吐泻之后，则上下皆已火去，岂因吐泻而反生火耶？又何以吐泻之前火不转耶？河间其何以解之。盖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此证以阳明血气骤损，筋急而然，本非火也。观无择陈氏曰：转筋者，以阳明养宗筋，属胃与大肠。今暴吐下，津液顿亡，外感四气，内伤七情，攻闭诸脉，枯削于筋，宗筋失养，必致挛缩，甚则卵缩、舌卷，为难治。此说始为切当。若从河间而作火治，能无误乎？余故曰不可从也。

一、夏秋新凉之交，或疾风暴雨，或乍寒乍暖之时，此皆阴阳相驳之际，善养生者，最于此时宜慎，凡外而衣被，内而口腹，宜增则增，宜节则节，略为加意，则却疾亦自不难。其或少有不调，而为微寒所侵，则霍乱吐泻、搅肠腹痛、疟痢之类，顷刻可至，此其所忽者微，而所害者大也。且膏粱与藜藿不同，薄弱与强壮迥异。矧强者犹不可恃强，而弱者顾可以忘弱耶，此自珍者之不可忽也。

论　治（共七条）

一、霍乱初起，当阴阳扰乱，邪正不分之时，惟宜以姜盐淡汤徐徐与之，令其徐饮徐吐，或以二陈汤探吐之，则吐中自有发散之意。必俟滞浊大出，胃气稍定，乃察

其有无泄泻，有无胀满，有无呕恶，以辨邪正虚实，然后随其证而调理之，自无不愈者。但于吐泻扰乱之后，胃气未清，邪气未净之时，凡一切食饮之类，宁使稍迟，切不可急与粥汤，以致邪滞复聚，则为害不小也，不可不慎，亦不可妄用凉药。

一、霍乱初起，胃口不清，邪气未净，或痛而呕恶不止，察其邪甚于上者，宜和胃饮、神香散或平胃散，择而用之；邪甚于下者，宜五苓散、胃苓汤，或苓术二陈煎之类主之。

一、霍乱无胀无痛，而但呕恶不宁者，此脾胃受伤，虚寒证也。若胃气微虚兼滞者，宜六君子汤，或温胃饮主之。若但虚无滞者，宜理中汤，或五君子煎主之。若虚而无寒者，止用四君子汤，或五味异功散亦可。若虚在阴分，水中无火，因泻而呕恶不已，胸腹膨膨者，必用理阴煎，或去当归加人参主之。若吐利，四肢拘急，脉沉而迟，此脾肾证也，宜四君子加姜、附、厚朴，或理阴煎主之。

一、霍乱杂证，凡霍乱后身热不退，脉数无汗者，宜酌其虚实，于前治法中加柴胡主之。寒邪甚者，宜用麻黄。吐利，脉浮自汗者，宜四君子加桂枝主之。吐利，头痛身热而渴者，宜五苓散。吐利因于过食，或瓜果生冷，以致食留不化，遂成痞隔、霍乱者，宜大小和中饮，或六和汤主之。若生冷寒胜者，宜加炮姜、肉桂、吴茱萸之类。《元戎》曰：太阴证，霍乱者，理中加橘红，名治中汤。若吐下心腹作痛，手足逆冷，理中去白术加熟附子，名四顺汤。若吐利后转筋者，理中加火煅石膏一两。

一、转筋腹痛者，因胃气暴伤，以致阳明、厥阴血燥筋挛而然。法当养血温经，乃为正治。若邪滞未清者，或先宜和胃饮加肉桂、木瓜主之。若气虚者，宜四君子汤加当归、肉桂、厚朴、木瓜之类。阴虚少血者，宜理阴煎加肉桂、木瓜主之。又治转筋法，男子以手挽其阴，女子以手揪两乳，此《千金》法也。

一、干霍乱证，最为危候。其证则上欲吐而不能出，下欲泻而不能行，胸腹搅痛，胀急闷乱，此必内有饮食停阻，外有寒邪闭遏。盖邪浅者易于行动，故即见吐利，邪深者阴阳格拒，气道不通，故为此证。若不速治，多致暴死。宜先用盐汤探而吐之，一以去其滞隔，一以通其清气，但使清气得升，然后浊气得降，从泻而出，斯不致害。药以温中散滞破气等剂，庶乎胃气可舒而邪随以散，宜排气饮加减主之，或神香散，或《局方》七气汤亦可酌用。向余荆人患此，几致不救，有治按在腹痛门。

一、霍乱之后，多有烦渴者，此以吐利亡津，肾水干涸，故渴饮欲水，势所必然。但宜温暖调脾以止吐泻，脾气得和，渴将自止；或以独参汤徐徐与之，最妙法也。其有本以阳脏，而因泻亡阴，或见火盛喜冷，内热脉洪者，宜益元散或竹叶石膏汤之类，甘凉以济之，亦无不可。

述 古（共三条）

仲景曰：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欲水者，理中丸主之。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此下即理中汤加减法）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1]，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2]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巢氏病源》曰：霍乱吐泻，皆由温凉不调，阴阳清混，二气相干，致脾胃受伤，变为霍乱。寒气客于脾则泻，客于胃则吐。亦由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度，或因坐卧湿地，当风取凉，使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脾胃得冷，水谷不消，皆成霍乱。

陈无择曰：霍乱者，心腹卒痛，呕吐下利，憎寒壮热，头痛眩运，先心痛则先吐，先腹痛则先泻，心腹俱痛则吐利并作，甚至转筋入腹，霍乱恶证，无越于斯。盖阴阳反戾，清浊相干，阳气暴升，阴气顿坠，阴阳痞膈，上下奔逸。治之惟宜温暖，更详别三因以调之。外因诸风，则恶风有汗，伤寒则恶寒无汗，冒[3]湿则重著，伤暑则热烦。内因九气所致，郁聚痰涎，痞膈不通，遂致满闷，随其胜复，必作吐利。不内外因，或诸饱食脍炙，恣饮乳酪冰脯，寒浆旨酒，胃既膜胀，脾脏停凝，内郁必发，遂成吐利，当从不内外因也。

针 灸 法

刺委中穴出血，或刺十指头出血，皆是良法。今西北人，凡病伤寒热入血分而不解者，悉刺两手、腘中出血，谓之打寒，盖寒随血去，亦即红汗之类也。故凡病以寒霍乱者，亦宜此法治之。今东南人有括沙之法，以治心腹急痛，盖使寒随血聚，则邪达于外而脏气始安，此亦出血之意也。

霍乱吐泻不止，灸天枢、气海、中脘四穴，立愈。

霍乱危急将死，用盐填脐中，灸二七壮，立愈。

转筋，十指拘挛不能屈伸，灸足外踝骨尖上七壮。

霍乱论列方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六君子汤（补五） 大和中饮（新和七） 小和中饮（新和八） 二陈汤（和一） 神香散（新和二十） 平胃散（和十七） 和胃饮（新和五） 温胃饮（新热五） 胃苓汤（和百九十） 五苓散（和一八二） 四逆汤（热十四）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独参汤（补三五） 六和汤（和一二七） 排气饮（新和六） 益气散（寒百十二） 理中丸（热一） 桂枝汤（散九） 五味异功散（补四） 苓术二陈煎（新和四） 《局方》七气汤（和五十） 竹叶石膏汤（寒五） 四逆加猪胆汁汤（热十六）

论外备用方

人参散（和一二六 胃寒） 缩脾饮（和一七三 暑毒）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风寒） 丁香散（和一二八 气逆） 治中汤（热十 中气不和） 吴茱萸汤（热一三八 阴暑） 木瓜汤（热八二 转筋） 大顺散（热七七 寒湿） 姜附汤（热三二 厥冷转筋） 冷香汤（热八一 生冷滞） 霍乱三方（热八四） 干霍乱二方（热八六） 养正丹（热一八八 气壅滞） 诃子散（热八三 老幼皆宜） 四顺附子汤（热九六 阴寒） 冷香饮子（热八十 阴暑） 《千金》霍乱方（热八五） 附子粳米汤（热七九 四逆干呕）

恶心嗳气

经 义

《宣明五气篇》曰：五气所病，心为噫。

《脉解篇》曰：太阴所谓上走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曰上走心为噫也。

《经脉篇》曰：足太阴病，则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

《口问篇》曰：人之噫者，何气使然？曰：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

《阴阳别论》曰：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

《痹论》曰：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

《三部九候论》曰：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

《至真要大论》曰：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民病膈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炲，渴而欲饮，病本于心。少阴之复，燠热内作，外为浮肿，为哕噫。

《四时刺逆从论》曰：刺五脏，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

《诊要经终论》曰：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

恶心证治

（《内经》无恶心之说，凡呕吐证即其类在也。经义详见本门，共三条）

恶心证，胃口泛逆，兀兀不宁之病。凡恶心欲吐，口必流涎，咽之不下，愈咽愈恶，而呕吐继之，亦有不呕吐而时见恶心者，然此虽曰恶心，而实胃口之病，非心病也。此证之因，则有寒，有食，有痰饮，有秽气，有火邪，有阴湿伤胃，或伤寒疟痢诸邪之在胃口者，皆得有之，若欲察之，但当察其虚实寒热则尽之矣。盖实邪恶心者，邪去则止，其来速，其去亦速；虚邪恶心者，必得胃气大复，其病方愈。且此证惟虚寒者十居八九，即有实邪呕恶者，亦必其脾气不健，不能运化而然。此所以凡治恶心者，必当知其实中有虚，勿得妄行攻击，而胃气不可不顾也。

一、虚寒恶心，其证最多，若非猝暴而常见，或形气不足之辈，悉以胃气弱也。故凡治此者，多宜以温补为主。若脾胃微虚生痰，或兼吞酸嗳腐，咳嗽恶心者，宜六君子汤。若脾肾虚寒，痰滞咳嗽而恶心者，金水六君煎。若脾胃虚寒，或太阴自利腹痛，呕吐恶心者，温胃饮，或理中汤、圣术煎。若脾肾虚寒，上下不能运行，或胀满，或呕吐，或伤寒阴证，寒邪深入三阴，而恶心呕吐不止者，理阴煎或温胃饮。

一、实邪恶心，以一时邪滞犯胃，得吐则滞去，滞去则恶心自解。若有余邪，如法治之。若恶心多痰，及风寒咳嗽，或伤生冷，或饮酒过多，脾胃不和者，二陈汤或橘皮半夏汤。若脾胃多滞，或寒湿伤脾恶心者，平胃散。若胃寒多滞，或伤生冷，或寒痰不清，吞酸胀满恶心者，和胃饮或和胃二陈煎。若受秽浊寒邪，胀满腹痛恶心者，调气平胃散。若感冒暑热，火盛烦躁恶心者，仲景竹叶石膏汤。若中药毒或诸毒而恶心者，速宜于诸毒门求法治之。

嗳气证治（共三条）

嗳气者，即《内经》之所谓噫也，此实脾胃之气滞，起自中焦而出于上焦，故经曰：上走心为噫也。据丹溪曰：嗳气，以胃中有痰有火，愚谓此说未必皆然。盖嗳气多由滞逆，滞逆多由气不行，气逆不行者，多寒少热，可皆谓之火耶？故凡人之饮食太饱者，多有此证，及饮食不易消化者，亦有此证。但太饱作嗳者，此系实滞，治宜行气化食；食不消化，时多虚闷作嗳者，此系胃气虚寒，治宜温补。若痰火作嗳者，亦或有之，但停痰必以胃弱，胃弱多因无火，此当详辨脉证而酌治之也。

一、治嗳之法，凡胃虚兼滞而作嗳者，宜十味保和汤，或枳壳散。若胃寒气滞作嗳者，和胃煎。若胃寒生痰，呕恶嗳气者，宜和胃二陈煎。若胃气虚寒，饮食难化，时常虚饱嗳气者，宜温胃饮，或养中煎、理中汤。若脾肾虚寒，命门不暖，阴邪不降，则寒滞上焦而痞满嗳气者，理阴煎加减治之。

一、丹溪曰：嗳气以胃中有痰有火，宜用半夏、南星、香附、软石膏、栀子、或汤或丸服。按此治必真有火邪者乃可用，则恐滞于中而嗳愈甚。

恶心论列方

理中汤（热一） 温胃饮（新热五）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圣术煎（新热二五） 理阴煎（新热三） 养中煎（新热四） 和胃二陈煎（新和三） 二陈汤（和一） 和胃饮（新和五）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枳壳散（和一四六） 平胃散

（和十七） 十味保和汤（和一四八） 六君子汤（补五） 调气平胃散（和十八） 竹叶石膏汤（寒六）

论外备用方

胃爱散（热七一） 祛痰丸（和百三） 香砂六君子汤（补七）

〔1〕“顷”原作“须”，据《注解伤寒论》改。
〔2〕“不”原作“而”，据《注解伤寒论》改。
〔3〕“冒”原作“胃”，据《三因方》改。

卷之二十一明集

杂 证 谟

吞 酸

经 义

《至真要大论》曰：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少阳之胜，呕酸善饥。

辨 证（共五条）

吐酸一证，在河间言其为热，在东垣言其为寒，夫理有一定，奚容谬异若此，岂理因二子可以易乎，必二子于理有一悖耳。此余之不能无言者，乃以东垣为是，而以河间为非也。何以见之？盖河间之说，实本《内经》，经曰：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河间《病机》悉训为火，而甚以主寒者为非。不知《内经》此论，乃以运气所属概言病应，非以呕吐注泻皆为内热病也。如果言热，则何以又曰：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又曰：太阳之复，心胃生寒，胸中不和，唾出清水，及为哕噫。此言呕吐之有寒也，岂皆热耶？又曰：太阳之胜，寒入下焦，传为濡泄，此言泄泻之有寒也，岂亦热耶？由此观之，则其此处言热，而彼复言寒，岂非自相矛盾，能无谬乎？不知《内经》之理，圆通详悉，无不周备，故有此言其常而彼言其变者，有此言其顺而彼言其逆者，有此篇未尽而足之他论者，有总言所属而详言所病者，此《内经》之玄，所以不易穷也。故凡善观此者，务宜悟其源流，察其分合，其博也，必烛其为千为万；其约也，必贯其总归一理，夫如是，斯足称明眼人矣。倘不能会其巅末，而但知管测一斑，又乌足以尽其妙哉。矧复有不明宗旨，悖理妄谈，谬借《经》文证己偏见者，尚难枚举，无暇辨也，兹因二子之论，故并及之，而再悉于下，观者其加政焉。

一、辨河间吐酸之论为非。据河间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为酸也，如饮食热则易于酸矣。或言吐酸为寒者，误也。所以妄言为寒者，但谓多伤生硬粘滑，或伤冷物而为噫酸吞酸，故俗医主于温和脾胃，岂知经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故凡内伤冷物者，或即阴胜阳而为病寒者，或寒热相击而致肠胃阳气怫郁而为热者，亦有内伤生冷而反病热，得大汗，热泄身凉而愈也。若久喜酸而不已，则不宜温之，宜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结散热去则气和也。

凡此皆河间之说，余每见之，未尝不反复切叹。观其所言病机，则由火及金，由金及木，由木及脾，所以为酸，若发微谈理，果可转摺如此，则指鹿为马，何患无辞？惟其执以为热，故不得不委曲若此。若余言其为寒，则不然也。夫酸本肝木之味，何不曰火衰不能生土，则脾气虚而肝邪侮之，故为酸也，岂不于理更为明切，而何以曲折强解有若是乎。又若《内经》所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此言伤寒证寒邪在表，则为三阳之发热，及其传里，则为阳明之内热，岂以内伤冷物而亦云病热者耶？又岂

有内伤冷物而可以汗解者耶？即以气血强盛之人，偶伤生冷，久留不去而郁为热者，此以郁久化热，或亦有之，岂果因生冷而反热耶？矧《内经》本以外感言，而河间引以证内伤，谬亦甚矣。此不惟大害轩岐之旨，而致后人执以藉口，其害又将何如也。

一、辨东垣吐酸之论为是。据《发明》曰：《内经》言诸呕吐酸，皆属于热，此上焦受外来客邪也，胃气不受外邪故呕，仲景以生姜、半夏治之。以杂病论之，呕吐酸水者，甚则酸水浸其心，其次则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酸涩不能相对，以大辛热药疗之必减也。酸味者，收气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实，故用大咸热之剂泻其子，以辛热为之佐，而泻肺之实，《病机》作热攻之，误矣。盖杂病醋心，浊气不降，欲为中满，寒药岂能治之乎？

此东垣之说也，余谓其最为得理。但其立言太讳，如所云收气及西方金旺，水为金子等义，人有未达，每多忽之。即在丹溪，亦曰东垣不言外得风寒，而作收气立说，欲泻肺金之实，又谓寒药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汤、加减二陈汤，俱犯丁香，且无治热湿郁积之法，为未合经意也。因考丹溪治法，则用茱莲丸、二陈汤，且曰：宜用炒吴茱萸，顺其性而折之，乃反佐之法也，必用黄连为君以治之。此丹溪之意亦主于热，正与东垣相反，而欲以芩连治吐酸，则不可不辨也，故余以东垣之说请为之疏焉。

夫所谓收气者，金气也，即秋气也。《内经》曰：秋气始于上。盖阴盛之渐，必始于秋，以阳气之将退也。寒肃之渐，必始于上，以阳气之日降也。其云金旺者，非云肺气之充实，正言寒气之有余也。其云子令母实者，以寒在上焦，则收气愈甚，故治用咸热等剂以泻其子，亦无非扶阳抑阴之道，最切当也。丹溪未达其意，而反以非之，抑又何也。即如丁香气味辛爽无毒，凡中焦寒滞，气有不顺者，最其所宜，又何至以犯字相戒，而使后人畏之如虎耶？盖丹溪但知丁香不可犯，而不知黄连、黄芩又岂吞酸证所宜轻犯者哉。然说虽如此，而说有未尽，则云寒云热，犹不无疑，谨再竟其说如下。

一、吐酸证，诸言为热者，岂不各有其说。在刘河间则曰：如饮食热则易酸矣。在戴原礼则曰：如谷肉在器，湿热则易为酸也。又有相传者曰：观之造酒者，凉作则甘，过热则酸，岂非酸由热乎？诸说如此，宛然可信，而欲人不从不可得也，凡诸似是而非者，正以此类。譬之射者，但能不离于前后左右，便云高手，不知犯此四字，尚足以言射乎？而诸家之说，亦犹是耳。

何以见之？盖察病者，当察以理，察理者，当察以真。即如饮食之酸由乎热，似近理矣，然食在釜中，使能化而不能酸者，此以火力强而速化无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后酸，此停积而酸，非因热而酸也。尝见水浆冷积既久，未有不酸者，此岂热耶，因不行也。又云造酒者热作则酸，亦似近理，然必于二三日之后，郁热不开，然后成酸，未有热作及时而遂致酸者。且人之胃气，原自天热，所以三餐入胃，俱能顷刻消化，此方是真阳火候之应；若如造酒者，必待竟日而后成，则日不再餐，胃气能无惫乎？若必如冷作之不酸，方云无火，则饮食之化，亦须旬日，此其胃中阳气不已竭乎？是可见胃气本宜暖，稍凉不可也，酒瓮本宜疏，郁闷不可也。故酒瓮之化，亦安能如胃气之速，而胃气之健，又安可同酒瓮之迟乎？此其性理相悬，奚啻十倍，有不待辨也明矣。且人之饮食在胃，惟速化为贵，若胃中阳气不衰，而健运如常，何酸之有？使火力不到，则其化必迟，食化既迟，则停积不行而为酸为腐，此酸即败之渐也。故凡病吞酸者，多见饮食不快，自食有不快，必渐至中满、痞隔、泄泻等证，岂非脾气不强，胃脘阳虚之病，而犹认为火，能无误乎？余向在燕都，尝治一缙绅患此而求治者，余告以寒，彼执为热，坚持造酒之说，以相问难，莫能与辩，竟为芩连之属所毙，而终不能悟，岂非前说之误之也耶，亦可哀矣。余故曰：人之察理，贵察其真，若见理不真，而疑似固执，以致酿成大害者，无非此类，此似是而非之谈，所以不可不辨也。

一、吞酸之与吐酸，证有三种：凡喉间嗳噫，即有酸水如醋浸心，嘈杂不堪者，是名吞酸，即俗所谓作酸也，此病在上脘最高之处，不时见酸，而泛泛不宁者是也。其次则非如吞酸之近，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间，时多呕恶，所吐皆酸，即名吐酸，而渥渥不行者是也。又其次者，则本无吞酸吐酸等证，惟或偶因呕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诸不堪之味，此皆肠胃中痰饮积聚所化，气味每有浊恶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其顺而下行，则人所不觉，逆而上出，则喉口难堪耳。凡此三者，其在上中二脘者，则无非脾胃虚寒，不能运化之病，治此者非温不可。其在下脘偶出者，则寒热俱有，但当因证以治其呕吐，呕吐止则酸苦无从见矣。虽然，此亦余之论证，故不得不曲尽其说，若以实理言之，则凡胃强者，何暇及于酸苦，其有酸苦者，必其停积不行而然。此宜随证审察，若无热证热脉可据，而执言湿中生热，无分强弱，惟用寒凉，则未有不误者矣。

论　治（共七条）

一、治吞酸吐酸，当辨虚实之微甚，年力之盛衰。实者可治其标，虚者必治其本。

一、凡胃气未衰，年质壮盛，或寒或食，偶有所积而为酸者，宜用行滞温平之剂，以二陈汤、平胃散、和胃饮之类主之。中气微寒者，宜加减二陈汤，或橘皮汤，甚者宜温胃饮。气微虚者，宜藿香安胃散。此皆治标之法也。

一、脾胃气虚，及中年渐弱，而饮食减少，时见吞酸者，惟宜温补脾胃，以理中汤、温胃饮、圣术煎之类主之，切不可用清凉消耗等药。若虚在阴分，下焦不暖，而水邪上泛为酸者，宜用理阴煎最妙。

一、丹溪曰：治酸必用吴茱萸，顺其性而折之，乃反佐之法也。不知此实正治，非顺性也，盖其性热，最能暖中下二焦，其味辛苦，最能胜酸涩之味，谓之反佐，见之过矣。

一、用黄连为君，以治吐酸，乃丹溪之法也。观其治案，有一人酸块自胸直上咽喉，甚恶，以黄连浓煎，冷，候酸块欲上，与数点饮之即下。盖味苦沉降，故酸得苦而即下，此亦扬汤止沸之法耳。若年壮气强，偶有所积，及酒湿不行，而酸楚上泛者，或用此法，未必即伤胃气，而亦可坠引下行，即权宜用之，亦无不可，然终非治本之道也。若气体略有虚弱，及内伤年衰之辈而患吐酸者，必不可妄用芩连再残阳气，虽暂得苦降之力，而胃气愈伤，则病必日甚，而无可为矣。

一、呕吐清水，古法以二术二陈汤，或六君子汤，本皆正治之法。然余尝治水泛为饮者，觉自脐下上冲而吐水不竭，以理阴煎治之，其妙如神，故此三方皆宜酌用。

一、凡肌表暴受风寒，则多有为吞酸者，此其由息而入，则脏气通于鼻，由经而入，则脏俞系于背，故凡寒气一入，则胃中阳和之气被抑不舒。，所以滞浊随见，而即刻见酸，此明系寒邪犯胃也。今以讹相传者，皆云肌表得风寒，则内热愈郁，而酸味刺心，何其谬也！夫因郁成热者，必以渐久而成，或一日、或二日，然后郁而为热也。今凡受寒吞酸者，无不随寒而酸，见在即刻，岂即刻便成郁热耶？惟其非热，所以却之之法，亦惟肌表宜温暖，药剂宜香燥，此自寒者热之之正治。而说者必欲执言为热，故尔强解，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凡属谬妄者，何非此类。

述　古

薛立斋曰：吐酸吞酸，大略不同，吐酸者湿中生热，吞酸者虚热内郁，皆属脾胃虚寒，中传末证。故《内经》以为火者，指其病形而言也，东垣以为胃寒者，指其病本而言也。凡患此者，先当辨其吞吐而治，以固本元为主，若服寒凉，则实实虚虚者矣。复审其脾气虚而饮食不能输化，浊气不能下降者，须用六君子汤补养脾胃为主，少佐越鞠丸以清中。故东垣先生云：邪热不杀谷。若误认为实热，而妄用寒凉，必变败证。

吞酸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平胃散（和十七） 六君子汤（补五） 温胃饮（新热五） 和胃饮（新和五） 加减二陈汤（和二） 圣术煎（新热二五）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二术二陈汤（和四） 橘皮汤（和十一） 越鞠丸（和一五四） 藿香安胃散（热七一）

论外备用方

曲术丸（和百十 宿食） 沉香降气散（和四十 气滞） 半夏丁香丸（和百三十 寒滞） 茱连丸（寒一五三 湿热） 安脾散（热六七 胃寒） 丁香茯苓汤（热六三 温胃行滞） 倍术丸（热百四 饮）

反 胃

论 证

反胃一证，本属火虚，盖食入于胃，使果胃暖脾强，则食无不化，何至复出？今诸家之论，有谓其有痰者，有谓其有热者，不知痰饮之留，正因胃虚而完谷复出，岂犹有热？观王太仆曰：内格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呕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此一言者，诚尽之矣。然无火之由，则犹有上中下三焦之辨，又当察也。若寒在上焦，则多为恶心，或泛泛欲吐者，此胃脘之阳虚也。若寒在中焦，则食入不化，每食至中脘，或少顷，或半日复出者，此胃中之阳虚也。若寒在下焦，则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乃以食入幽门，丙火不能传化，故久而复出，此命门之阳虚也。故凡治此者，使不知病本所在，混行猜摸，而妄祈奏效，所以难也。

论 治（共七条）

一、治反胃之法，当辨其新久，及所致之因，或以酷饮无度，伤于酒湿；或以纵食生冷，败其真阳；或因七情忧郁，竭其中气，总之，无非内伤之甚，致损胃气而然。故凡治此者，必宜以扶助正气，健脾养胃为主。但新病者，胃气犹未尽坏，若果饮食未消，则当兼去其滞，若有逆气未调，则当兼解其郁。若病稍久，或气体禀弱之辈，则当专用温补，不可标本杂进，妄行峻利开导、消食化痰等剂，以致重伤胃气，必致不起也。

一、虚在上焦，微寒呕恶者，惟姜汤为最佳，或橘皮汤亦可。若气虚为寒所侵，而恶心呕食者，宜黄芽丸，或橘皮干姜汤之类主之。若寒痰胜者，宜小半夏汤，或大半夏汤之类主之。

一、虚在中焦，而食入反出者，宜五君子煎、理中汤、温胃饮、圣术煎之类主之。若胃虚甚者，宜四味回阳饮，或黄芽丸主之。若兼寒痰者，宜六君子汤，或理中化痰丸之类主之。或水泛为痰者，宜金水六君煎主之。若胃不甚寒，而微虚兼滞者，宜五味异功散主之。

一、虚在下焦，而朝食暮吐，或食入久而反出者，其责在阴，非补命门以扶脾土之母，则火无以化，土无以生，亦犹釜底无薪，不能腐熟水谷，终无济也。宜六味回阳饮，或人参附子理阴煎，或右归饮之类主之。此屡用之妙法，不可忽也。

一、反胃初起，而气体强壮者，乃可先从清理，如二陈汤、橘皮半夏汤之类，皆可清痰顺气。平胃散、不换金正气散、五苓散之类，皆可去湿去滞。半夏干姜散、仲景吴茱萸汤、橘皮汤之类，皆可去寒。然此惟真有邪滞，乃可用之，若病稍久而胃气涉虚者，则非所宜。

一、反胃证，多有大便闭结者，此其上出，固因下之不通也，然下之不通，又何非上气之不化乎。盖脾胃气虚，然后治节不行，而无以生血，血涸于下，所以结闭不

行，此真阴枯槁证也。必使血气渐充，脏腑渐润，方是救本之治，若徒为目前计，而推之逐之，则虽见暂通，而真阴愈竭矣。故治此之法，但见其阴虚兼寒者，宜以补阳为主，而大加当归、肉苁蓉、韭汁、姜汁之属；阴虚兼热者，宜以补阴为主，而加乳汁、童便、酥油、蜂蜜、豕膏、诸血之属。然此等证治，取效最难，万毋欲速，非加以旬月功夫，安心调理，不能愈也。其有粪如羊矢，或年高病此者，尤为难治。

一、反胃由于酒湿伤脾者，宜葛花解醒汤主之。若湿多成热，而见胃火上冲者，宜黄芩汤，或半夏泻心汤之类主之。

述　古（共三条）

仲景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1]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巢氏病源》曰：营卫俱虚，气血不足，停水积饮在胃脘则脏冷，脏冷则脾不磨，脾不磨则宿食不化，其气逆而成反胃也。则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来寒热。甚者食已即吐，其脉紧而弦，紧则为寒，弦则为虚，虚寒相搏，故食已则吐，名为反胃。

戴原礼曰：翻胃证，血虚者，脉必数而无力。气虚者，脉必缓而无力。气血俱虚者，则口中多出沫，但见沫大出者，必死。有热者脉数而有力，有痰者脉滑数，二者可治。血虚者，四物为主。气虚者，四君子为主。热以解毒为主，痰以二陈为主。

简　易　方

一方　用甘蔗汁二分，姜汁一分，和匀，每服半碗或一碗，日三服，则止。

一方　用人参，见呕吐门。

灸　法

上脘、中脘、下脘（各二七壮）、天枢（三七壮）。

反胃论列方

理中汤（热一）　温胃饮（新热五）　橘皮干姜汤（热五五）　圣术煎（新热二五）　黄芽丸（新热二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六君子汤（补五）　四君子汤（补一）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右归饮（新补三）　五味异功散（补四）　人参附子理阴煎（新热三）　橘皮汤（热五六）　小半夏汤（和八）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二陈汤（和一）　大半夏汤（和十）　理中化痰丸（热九）　五苓散（和一八二）　平胃散（和十七）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豕膏（新因二九）　黄芩汤（和一九八）　半夏泻心汤（寒二八）　葛花解醒汤（和一二四）　半夏干姜散（热五三）　吴茱萸汤（热一三七）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论外备用方

独参汤（补三五）　二汁饮（和一二三）　丁香半夏丸（和一九二　胃寒）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寒气）　丁附散（热六二　胃寒）　茯苓泽泻汤（热七四　反胃渴）　甘露汤（热七三　安胃）　胃爱散（热七十　虚寒）　丁香煮散（热六一　胃寒）

噎　膈

经　义

《阴阳别论》曰：一阳发病，其传为隔。三阳结，谓之隔。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脾脉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

《大奇论》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隔，偏枯。

《通评虚实论》曰：隔塞[2]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风论》曰：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膈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膜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血气形志篇》曰：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甘[3]药。

《本神篇》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

《举痛论》曰：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上膈篇》：帝曰：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余已知之矣。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晬时乃出，余未得其意，愿卒闻之。岐伯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则肠胃充郭，卫气不营，邪气居之。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下管虚则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管约。其痈在管内者，即而痛深，其痈在外者，则痈外而痛浮，痈上皮热。帝曰：刺之奈何？曰：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傍，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毋过三行，察其浮沉，以为浅深。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伍以参禁，以除其内，恬憺无为，乃能行气，后以咸苦，化谷乃下矣。

论　　证（共四条）

噎膈一证，必以忧愁思虑，积劳积郁，或酒色过度，损伤而成。盖忧思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施化不行，酒色过度则伤阴，阴伤则精血枯涸，气不行则噎膈病于上，精血枯涸则燥结病于下。且凡人之脏气，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而肾为水火之宅，化生之本，今既食饮停膈不行，或大便燥结不通，岂非运化失职，脉不通之为病乎？而运行血脉之权，其在上者，非脾而何？其在下者，非肾而何？矧少年少见此证，而惟中衰耗伤者多有之，此其为虚为实，概可知矣。故凡治此者，欲舍根本而言捷径，又安望其有成功也。

一、噎膈反胃二证，丹溪谓其名虽不同，病出一体，若乎似矣，然而实有不同也。盖反胃者，食犹能入，入而反出，故曰反胃；噎膈者，隔塞不通，食不能下，故曰噎膈。食入反出者，以阳虚不能化也，可补可温，其治犹易；食不得下者，以气结不能行也，或开或助，治有两难，此其轻重之有不同也。且凡病反胃者多能食，病噎膈者不能食，故噎膈之病，病于胸臆上焦，而反胃之病，则病于中下二焦，此其见证之有不同也。所以反胃之治，多宜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之治，多宜调养心脾以舒结气，此其证候既有不同，故诊治亦当分类也。

一、噎膈证，多有便结不通者。《内经》曰：三阳结，谓之膈。张子和曰：三阳者，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谓热结也。小肠热结则血脉燥，大肠热结则不圊，膀胱热结则津液涸，三阳既结，则前后闭涩，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纵下而复出，此阳火不下，推而上行也。愚按此说则大不为然。夫结之为义，《内经》原非言热，如本篇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曰石水；又《举痛论》曰：思则气结。是岂以结为热耶？且热则流通，寒则凝结，此自阴阳之至理，故凡霜凝冰结，惟寒冽有之，而热则无也，此天道之显然可见者，人身阴阳之理，无非是耳，惟人不能知，所以多误也。矧《内经》之言三阳结者，乃止言小肠膀胱，全与大肠无涉。盖三阳者，太阳也，手太阳小肠也，足太阳膀胱也。小肠属火，膀胱属水，火不化则阳气不行，而传导失职；水不化则阴气不行，而清浊不分，此皆致结之由也。子和不察，而遂以三阳之结尽言为热，以致后世悉传为火，岂理也哉！

然人之病结者，本非一端，盖气能结，血亦能结，阳能结，阴亦能结，余非曰结

必皆寒，而全无热也，但阴结阳结证自不同，有不可不辨耳。夫阳结者，热结也，因火盛烁阴，所以干结，此惟表邪传里，及阳明实热者乃有之。然热结者，必有烦渴发热等证，洪大滑实等脉，最易辨也，若下有结闭而上无热证，此阴结耳，安得谓之热耶？盖阴结者，正以命门无火，气不化精，所以凝结于下，而治节不行，此惟内伤血气，败及真阴者乃有之，即噎膈之属是也。夫噎膈之证，人皆知为内伤也，内伤至此，其脏气之健否为何如，而犹云为热，岂必使元阳尽去，而别有生生之道乎？噫！此余之所不解也，不得不辨。

一、噎膈证，古人多认为寒。自刘河间治膈气、噎食用承气三汤，张子和以三阳之结尽论为热，且云人之溢食，初未遽然也，或伤酒食，或胃热欲吐，或冒风欲吐，医者不察本原，投下香、桂、胡椒、丁香之属；设如伤酒、伤食，正可攻逐，岂可言虚，便将热补，素热之人，三阳必结，食必上潮。医氏犹云胃寒不纳，燔针灼艾，三阳转结，岁月弥深，遂成噎膈。余味此言，不能无惑，盖噎膈由于枯槁，本非实热之证，承气三汤尚可用乎？此河间之见，有弗确也。矧酒肉过多者，未必遂成噎膈，而噎膈之病，又岂皆素热之人乎？此子和之见，有未然也。

自后丹溪遂承二子之说，而大辟《局方》之非，谓气之初病，或饮食不谨，或外冒风雨，或内感七情，或食味过厚，偏助阳气，积成膈热，或资禀充实，表密无汗，或性急易怒，肝火上炎，以致津液不行，气为之病，或痞，或痛，或噫腐气，或吞酸，或嘈杂，或膨满，不求原本，便认为寒，遽以辛香燥热之剂，投之数贴，时暂得快，以为神方。厚味仍前不节，七情反复相仍，旧病被劫暂开，浊液易于攒聚，或半月，或一月，前病复作。医者不察，犹执为冷，翻思前药，随手得快，颟侯久服可以温脾壮胃，消积行气，以冀一旦豁然。不思胃为水谷之海，清和则能受，脾为消化之器，清和则能运，今反得香热之偏助，劫之而愈，复作复劫，延绵至久而成噎膈，展转深痼，良可哀悯。此丹溪之说也。使后人见之，无不以为至论，即余初年，亦未尝不加饮服，而今则日见其非矣。

何也？试观所叙病原，其有然者，有不然者，顾难缕指而辨也。第以此证而力指为热，能无谬乎？且既云燥热之剂随手得快，则固非无效也，夫燥热已能奏效，岂真火证而燥热能效乎？盖脾土恶湿，故燥之可也，火能生土，故热之亦可也。温燥扶阳，此自脾家正治，而必欲非之，以致后人之疑，似属矫矣。若谓厚味七情，仍前不节，以致愈而复作，此谁之咎也，而亦可归之药误乎？又如脾胃清和，能受能运之说，此实至理，谁不云然，第余之所谓清和者，则与丹溪不同，抑又何也？盖丹溪所言者，惟恐火之盛，余之所言者，惟恐阳之衰，异同若此，人将焉信，请以天人之理证之何如。

夫天人之所同赖者，惟此阳气而已，故经曰：天气清静光明者也；又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由此言之，则六合清和，止此太阳为之用，故阳气胜则温暖光明，而万类咸亨，非清和乎？阴气胜则风霾晦暝，而升沉闭塞，非不清和乎？且春夏万物之盛，非阳盛之化乎？秋冬万物之衰，非阳衰之兆乎？人之所赖以生者，亦惟此耳。故人于饮食，朝入口而午化尽，午入胃而暮化尽，此其中焦之热，亦何异大烹之鼎，必如是者，才是清和，是即平人之常，乃正所为胃气也。使朝食而午不饥，午食而晚不饥，饮食化迟，便是阳亏之候，而矧乎全不能行，全不能化者，医且犹云有火，岂必并此化源尽行扑灭而后可，亦堪嗟矣。

夫天下之理，本无二三，而或是或非，何多朱紫，余每欲言，未尝不知自反，第于最疑处，则不得不呈其丑，又安得轩岐再起，以为我一正哉。尝闻之康节先生曰：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其感慨深矣，岂不信然，岂不信然。

论　治（共七条）

凡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盖脾主运化，而脾之大络布于胸膈，肾主津液，而

肾之气化主乎二阴，故上焦之噎膈，其责在脾；下焦之闭结，其责在肾。治脾者，宜从温养，治肾者，宜从滋润，舍此二法，他无捷径矣。然泰交之道，天居地下，故必三阳出土，而后万物由之，可见脾土之母，由下而升。褚侍中曰：外病疗内，上病救下，辨病脏之虚实，通病脏之子母。斯言得矣，不可忽也。

一、治噎膈之法，凡气血俱虚者，宜五福饮及十全大补汤。脾虚于上者，宜四君子汤。脾虚兼寒者，宜五君子煎。脾肺营虚血燥者，宜生姜汁煎。阴虚于下者，宜左归饮、大营煎。阴中之阳虚者，宜右归饮加当归，或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皆治本之法也。

一、噎膈初起，微虚者，宜温胃饮加当归、厚朴。如果痰气不清，上焦多滞者，宜二陈汤加厚朴，或六安煎亦可。如气有不顺，或兼胸腹微痛者，宜加减二陈汤暂解之。凡初觉饮食微有不行，而年不甚衰者，宜速用大健脾丸，或木香人参生姜枳术丸，以调脾气为上策，或芍药枳术丸亦可。

一、噎膈便结者，但察其无火无滞，而止因血燥阴虚者，宜五福饮或大营煎，加酒洗肉苁蓉二三钱同煎服。或以豕膏渐润其下，而以调脾等剂治其上，最为良法。或多服牛羊乳酥之类，以滋其精液，使之渐润，毋欲速也。如果气血未至甚损，而下焦胀闭之甚者，则不得不为暂通，轻则玉烛散、人参利膈丸，或搜风顺气丸，甚则大黄甘草汤，酌宜用之。

一、用温补以治噎膈，人必疑其壅滞，而且嫌迂缓，不知中气败证，此其为甚，使非速救根本，则脾气何由再健？设用温补而噎塞愈甚，则不得不曲为加减，然必须千方百计，务从元气中酌其所宜，庶可保全也。若用补之后，虽或未见功效，但得全无窒碍，便是药病相投。且此病最不易治，既能受补，必须多服，方得渐效，以收全功，不可性急致疑，一暴十寒，以自误也。若急图目前之快，但使行滞开胃，而妄用大黄、芒硝、三棱、莪术、瓜蒌、桃仁、滚痰丸之属，非惟不能见效，必致胃气日败，万无生理矣。此徒速其亡，不可不省也。

一、诸家治噎，古法用人参、黄芪以补元气，御米、粟米以解毒实胃，竹沥以清痰散结，干姜以温中，生姜以去秽，牛、羊乳以养血润液，当归以润燥，用此数者为主治，其余因证而增减之，俱是良法。凡肥胖之人，鲜有噎证，间或有之，宜用二陈加人参、白术之类。血虚瘦弱之人，用四物合二陈，加桃仁、红花、韭汁、童便、牛羊乳之类。七情郁结而成噎膈者，二陈合香附、抚芎、木香、槟榔、瓜蒌、砂仁之类。饮酒人患噎膈，以二陈加黄连、砂仁、砂糖之类。胸膈有热者，加黄连、黄芩、桔梗、瓜蒌之类。脾不磨者，加神曲、砂仁、麦芽之类，以助消导。噎膈大便燥结之甚者，必用大黄，或用二陈汤加酒蒸大黄、桃仁以润之，乃急则治标之法也。或用四物汤加桃仁、童便、韭汁，多饮牛羊乳为上策。按古人治噎之 大略已尽于此，虽其中有宜有不宜者，亦并录之，以备采择。

丹溪治法云：用童便、韭汁、竹沥、姜汁、牛羊乳，气虚入四君子，血虚入四物；有痰用二陈，入气血等药中用之。切不可用香燥药，宜薄滋味。

噎膈不治证

凡年高患此者多不可治，以血气虚败故也。粪如羊矢者不可治，大肠无血也。吐痰如蟹沫者不可治，脾气败也。腹中疼痛，嘈杂如刀割者不可治，营虚之极，血竭于中也。

述　　古（共五条）

《巢氏病源》曰：阴阳不和则三焦隔绝。三焦隔绝则津液不利，故令气塞不调，是以成噎。此由忧恚[4]所致。忧恚则气结，气结则不宣流，而使噎塞不通也。

张鸡峰云：噎膈是神思间病，惟内观自养者可治。此言深中病情。

严氏云：五膈五噎，由喜怒太过，七情伤于脾胃，郁而生痰，痰与气搏，升而不降，饮食不下。盖留于咽嗌者，则成五噎，结于胃膈者，则为五膈。其病令人胸膈痞闷，呕逆噎塞，妨碍饮食。治法宜调阴阳，化痰下气，阴阳平匀，气顺痰下，则病无由作矣。

刘宗厚曰：夫治此疾也，咽嗌闭塞，胸膈痞闷，似属气滞，然有服耗气药过多，中气不运而致者，当补气而自运。大便燥结如羊屎，似属血热，然服通利药过多，致血液耗竭而愈结者，当补血润血而自行。有因火逆冲上，食不得入，其脉洪大有力而数者，或痰饮阻滞，而脉结涩者，当清痰泄热，其火自降。有因脾胃阳火亦衰，其脉沉细而微者，当以辛香之药温其气，仍以益阴养胃为之主，非如《局方》之惟务燥烈也。若夫不守戒忌厚味、房劳之人，及年高无血者，皆不能疗也。

陈无择《三因方》曰：五膈者，思忧喜怒悲也。五噎者，忧思气劳食也。思膈则中脘多满，噫则醋心，饮食不消，大便不利。忧膈则胸中气结，津液不通，饮食不下，羸瘦短气。喜膈则五心烦热，口苦生疮，倦甚体痹，胸痛引背，食少入。怒膈则胸膈逆满，噎塞不通，呕则筋急，恶闻食气。悲膈则心腹胀满，咳嗽，气逆，腹中雷鸣，绕脐痛，不能食。忧噎，胸中痞满，气逆时呕，食不下。思噎，心悸喜忘，目视眩眩。气噎，心下痞，噫哕不食，胸背痛，天阴手足冷，不能自温。劳噎，气上膈，胸中塞噎，肢满背痛。食噎，食急多胸中苦痛，不得喘息。

灸　法

膏肓（百壮，以多为佳）、膻中（七壮）、中脘（七壮）、膈俞（七壮）、心俞（七壮）、天府（七壮）、乳根（七壮）、三里（三七壮）。

噎膈论列方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生姜汁煎（补九四）五福饮（新补六）　八味地黄丸（补一二一）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加减二陈汤（和二）　右归丸（新补四）　大营煎（新补十四）　人参利膈丸（和一六六）　温胃饮（新热五）　大健脾丸（和八五）　芍药枳术丸（新和十六）　四物汤（补八）　六安煎（新和二）　搜风顺气丸（和三四三）　二陈汤（和一）　豕膏（新因二九）　人参生姜枳术丸（和八二）　玉烛散（攻二四）　滚痰丸（攻七七）　大黄甘草汤（攻十三）

论外备用方

神香散（新和二十　气膈）　五膈散（和一五六）　五噎散（和一五九）　五膈宽中散（和一五七）　十膈散（和一五八）　利膈丸（和一六五　胸痹）　人参利膈丸（和一六六）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寒逆）　草豆蔻丸（和一六七　酒膈）　人参豆蔻汤（和一六一）　嘉禾散（和百六十　痰气）　紫苏子饮（和一六二）　补气运脾汤（和一六四　中虚气逆）　枇杷叶散（和一六三　五噎）　木香宽中饮（和五五　行气）　胡椒理中汤（热六　胃虚寒）　理中汤（热一　中寒）　透膈汤（攻三十　逐痰滞）　青木香丸（攻八六　气滞痰逆）

嘈　杂

论　证

嘈杂一证，或作或止，其为病也，则腹中空空，若无一物，似饥非饥，似辣非辣，似痛非痛，而胸膈懊侬，莫可名状，或得食而暂止，或食已而复嘈，或兼恶心，而渐见胃脘作痛。此证有火嘈，有痰嘈，有酸水浸心而嘈。大抵食已即饥，或虽食不饱者，火嘈也，宜兼清火。痰多气滞，似饥非饥，不喜食者，痰嘈也，宜兼化痰。酸水浸心

而嘈者，戚戚膨膨，食少无味，此以脾气虚寒，水谷不化也，宜温胃健脾。又有误用消伐等药，以致脾胃亏损，血少嘈杂，中虚则烦杂不饥，脾弱则食不运化，此宜专养脾胃。总之，嘈杂一证，多由脾气不和，或受伤脾虚而然，所以治此者，不可不先顾脾气。然古人于此，悉以痰火论治，予恐专用寒凉，则胃气虚寒不健者，反以日甚，而渐至恶心、嗳气、反胃、噎膈之类，将由此而起矣。

论　治（共二条）

一、痰火嘈杂等证，如脾虚微火多痰而嘈杂者，宜和中汤，或三圣丸，或术连丸。若中焦火盛兼痰而嘈杂者，宜软石膏丸。若宿食留饮，痰滞不清而嘈杂者，宜曲术丸。若三焦火盛，湿痰气滞而嘈杂者，宜三补丸加半夏、苍术、香附之类。

一、脾胃虚寒嘈杂者，必多吞酸，或兼恶心，此皆脾虚不能运化滞浊而然，勿得认为火证，妄用寒凉等药。若多痰饮，或兼呕恶而嘈杂者，宜二陈汤，或二术二陈汤。若寒痰停蓄胸膈，或为胀满少食而为嘈杂者，宜和胃二陈煎，或和胃饮。若脾胃虚寒，停饮作酸嘈杂者，宜温胃饮，或六君子汤。若脾肾阴分虚寒，水泛为饮，作酸嘈杂者，宜理阴煎，或金水六君煎。

嘈杂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和胃饮（新和五）　六君子汤（补五）　理阴煎（新热三）　和中汤（寒五八）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温胃饮（新热五）　三圣丸（寒一七一）　和胃二陈煎（新和三）　曲术丸（和百十）　术连丸（寒一七二）　二术二陈汤（和四）　三补丸（寒一六二）　软石膏丸（寒一七三）

---

〔1〕“涩”原作“虚”，据《金匮》改。
〔2〕“塞”原作“则”，据《素问》改。
〔3〕“甘”原作“苦”，据《素问》改。
〔4〕“恚”原作“患”，据《诸病源候论》改。

卷之二十二心集

杂证谟

肿　胀

经　义

《腹中论》帝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曰：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帝曰：其病有复发者，何也？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

《经脉篇》曰：足太阴虚则鼓胀。胃中寒则胀满。

《水胀篇》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鼓鼓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帝曰：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

《胀论》：帝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岐伯曰：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帝曰：何以知脏腑之胀也？曰：阴为脏，阳为腑。帝曰：夫气之令人胀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脏腑之内乎？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胀之舍也。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体重不能胜衣，卧

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1]痛。六腑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2]，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膜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岐伯曰：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然后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此下针治之法具详本经）

《阴阳应象大论》曰：浊气在上，则生膜胀。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五脏生成篇》曰：腹满膜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

《本神篇》曰：脾气实则腹胀。肾气实则胀。

《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太阴所至为重，附肿。土郁之发，民病心腹胀，附肿身重。

《至真要大论》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胀腹大，皆属于热。（按：以上诸胀，皆言气之为病也）

《水热穴论》：帝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故水病下为附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

《水胀篇》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囊裹水之状，此其候也。

《五癃津液别篇》曰：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

《评热病论》曰：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

《经脉篇》曰：胃病则大腹水肿。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膜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隔咽不通，食饮不下。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肾脉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脘，死不治。

《宣明五气篇》曰：下焦溢为水。

《逆调论》曰：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阴阳别论》曰：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三阴结，谓之水。

《汤液醪醴论》帝曰：其有不从毫毛生而五藏阳已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是以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按以上诸胀，皆言水之为病也。

《太阴阳明论》曰：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则膜满闭塞。

《异法方宜论》曰：北方者，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按以上二条，乃言饮食之为胀也。

论　证（共四条）

肿胀之病，原有内外之分，盖中满者谓之胀，而肌肤之胀者亦谓之胀；若以肿言，则单言肌表，此其所以当辨也。但胀于内者，本由脏病，而肿于外者，亦无不由乎脏病。第脏气之病，各有不同，虽方书所载，有湿热、寒暑、血气、水食之辨，然余察之经旨，验之病情，则惟在气水二字，足以尽之。故凡治此证者，不在气分，则在水分，能辨此二者而知其虚实，无余蕴矣。病在气分，则当以治气为主，病在水分，则当以治水为主。然水气本为同类，故治水者当兼理气，盖气化水自化也；治气者亦当兼水，以水行气亦行也。此中玄妙，难以尽言，兹虽条列如左，然运用之法，贵在因机通变也。

一、病在气分者，因气之滞，如气血之逆，食饮之逆，寒热风湿之逆，气虚不能运化之逆，但治节有不行者，悉由气分，皆能作胀。凡气分之病，其色苍，其内坚，其胀或连胸胁，其痛或及脏腑。或倏而浮肿者，阳性急速也。或自上及下者，阳本乎上也。或通身尽肿者，气无不至也。有随按而起者，如按气囊也。然此虽皆气分，而气病有不同，故有气热而胀者，曰：诸胀腹大，皆属于热也。有气寒而胀者，曰胃中寒则膜胀，曰脏寒生满病也。有气湿而胀者，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也。有气虚而胀者，元气虚也，曰足太阴虚则鼓胀也。有气实而胀者，邪气实也，曰肾气实则胀，曰脾气实则腹胀，曰胃气实则胀也。

凡此虽皆胀病，而治之之要，则全在察其虚实。大都阳证多热，热证多实，阴证多寒，寒证多虚。先滞于内，而后及于外者多实；先肿于表，而渐及于内，或外虽胀而内不胀者多虚。小便红赤，大便秘结者多实；小便清白，大便稀溏者多虚。脉滑有力者多实，弦浮微细者多虚。形色红黄，气息粗长者多实；形容憔悴，声音短促者多虚。年青少壮，气道壅滞者多实；中衰积劳，神疲气怯者多虚。虚实之治，反如冰炭，若误用之，必致害矣。

一、病在水分者，以阴胜于阳，而肌肤皆肿，此与气证本有不同。凡水之为病，其色明润，其皮光薄，其肿不速，每自下而上，按肉如泥，肿有分界。盖阴本于下，而浸渍有渐，皆水病之证也。观水胀篇言寒气之胀，按其腹，窅而不起；水肿之病，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囊裹水之状，此其候也。然以愚见，乃察之证验，则若与此论相反。盖凡是水证，必按之窅不起，此其水在肉中，如糟如泥，按而散之，猝不能聚，未必如水囊之此；凡随按随起者，亦惟虚无之气，其速乃然，故辨当若此也。凡欲辨水气之异者，在欲辨其阴阳耳，若病在气分，则阳证阴证皆有之，若病在水分，则多为阴证。何也？盖水之与气，虽为同类，但阳王则气化，而水即为精，阳衰则气不化，而精即为水。故凡病水者，本即身中之血气，但其为邪为正，总在化与不化耳。水不能化，因气之虚，岂非阴中无阳乎？此水肿之病，所以多属阳虚也。然水主于肾，气主于肺，水渍于下，而气竭于上，所以下为肿满，上为喘急，标本俱病，危斯亟矣，此当速救本源，庶保万一，倘以虚喘作实邪，而犹然泄肺，无不败矣。

一、少年纵酒无节，多成水鼓。盖酒为水谷之液，血亦水谷之液，酒入中焦，必求同类，故直走血分。经曰：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此之谓也。然血者神气也，血属阴而性和，酒者淫气也，酒属阳而性悍，凡酒入血分，血欲静而酒动之，血欲藏而酒逐之，故饮酒者身面皆赤，此入血之征，亦散血之征也。扰乱一番，而血气能无耗损者，未之有也。第年当少壮，则旋耗旋生，固无所觉，及乎血气渐衰，则所生不偿所耗，而且积伤并至，病斯见矣。故或致血不养筋，则为中风；或致伤脾，则为痰饮、泻痢；或湿热上浮，则为喘、汗、鼻渊；或流于筋骨，则为瘛疭、疼痛；或致动血伤精，则为劳损、吐衄；或致伤肌腐肉，则为烂疮、痔漏；其有积渐日久而成水鼓者，则尤多也。盖酒性本湿，壮者气行则已，酒即血也；怯者着而成病，酒即水也，不惟酒为水，而血气既衰，亦皆随酒而悉为水矣。所以凡治水鼓者，必当以血气

为主，而养阴利湿，是诚善矣。

然奈无知少年，初不知畏，而惟酒是耽，此其浸渍已非一日，致令血气天真败极至此，又岂能以旦夕挽回者哉？故于诸鼓之中，则尤以酒鼓为最危难治之证。尝有一杜康之徒，不信余说，云：公为此言，其亦过矣，兹见有某人者，以酒为生，自朝继暮，今年已若干，未闻其病，岂酒果伤人者耶？是不知若人者，惟千百中之一二，而天禀之特出者也。不然，何善饮者如此其多，而寿于饮者仅见其人，则其他之困于此者，从可知矣，使不有斯人之禀，而有斯人之嗜，吾恐其不免于斯矣。

肿胀危候

大凡水肿先起于腹，而后散四肢者可治；先起于四肢，而后归于腹者难治。掌肿无纹者死。大便滑泄，水肿不消者死。唇黑，唇肿，齿焦者死。脐肿突出者死。缺盆平者死。阴囊及茎俱肿者死。脉绝，口张，足肿者死。足附肿，膝如斗者死。肚上青筋见，泻后腹肿者死。男从身下肿上，女从身上肿下，皆难治。

气分诸胀论治（凡八条）

凡胀满由于气分者，宜察气之虚实。若胀满在中而不在外者，其病多实，经曰：中满者，写之于内，此之谓也。若果因酒食厚味，气滞脉滑，而大满大实者，宜廓清饮主之；兼胀兼痛，诸药不效者，宜神香散主之。若脏腑胀实而坚痛者，宜承气汤或百顺丸下之，然必年壮力强，素无损伤虚弱等证，而暴见胀满者，方可峻攻，否则，只宜缓治。如果气实于中，而表里俱胀者，宜用蒜瓣以滚汤煮微熟留性，少蘸盐醋，常以佐食，大能破气消滞，亦佳法也。若气胀而兼小水不利者，宜用四苓散，以半熟蒜捣膏丸服，极妙。

一、饮食停滞，而致胃口中焦胀满者，宜大小和中饮酌用之。兼痛者，宜排气饮主之。

一、怒气逆于中焦，或胀或痛者，宜排气饮、解肝煎之类主之。兼喘胀者，宜四磨饮，或神香散。

一、大人小儿，素无脾虚泄泻等证，而忽尔通身浮肿，或小水不利者，多以饮食失节，或湿热所致，宜廓清饮加减主之，或四苓散、胃苓汤之类皆可用；或湿胜者，宜平胃散之类主之。

一、脾胃虚寒，中气不健，而三焦胀满者，是为气虚中满。其为证也，必多吞酸嗳腐，恶食恶寒，或常为溏泄，而别无火证火脉者，必属脏寒，此所谓脏寒生满病也，惟宜温补。寒在中焦者，宜温胃饮、理中汤。寒在下焦者，宜理阴煎、八味地黄汤之类主之。

一、单腹胀者，名为鼓胀，以外虽坚满，而中空无物，其象如鼓，故名鼓胀。又或以血气结聚，不可解散，其毒如蛊，亦名蛊胀。且肢体无恙，胀惟在腹，故又名为单腹胀，此实脾胃病也。夫脾胃为中土之脏，为仓廪之官，其脏受水谷，则有坤顺之德，其化生血气，则有干健之功，使果脾胃强健，则随食随化，何胀之有？此惟不善调摄，而凡七情劳倦，饮食房闱，一有过伤，皆能戕贼脏气，以致脾土受亏，转输失职，正气不行，清浊相混，乃成此证。凡治此者，若察其病由中焦，则当以脾胃为主，宜参、芪、白术、干姜、甘草之属主之。若察其病由下焦，则当以命门母气为主，宜人参、熟地、当归、山药、附子、肉桂之属主之。如果气有否塞，难于纯补，则宜少佐辛香，如陈皮、厚朴、砂仁、香附、丁香、白芥子之属。如或水道不利，湿气不行，则当助脾行湿，而佐以淡渗，如猪苓、泽泻、茯苓之属。若诸药未效，仍当灸治，如后法。以上诸法，大略如此，然病成单鼓，终非吉兆，必其伤败有渐，然后至此，使非尽扫尘务，加意调理，则未有或免者矣。

一、治胀当辨虚实。若察其果由饮食所停者，当专去食积；因气而致者，当专理

其气；因血逆不通而致者，当专清其血；其于热者寒之，结者散之，清浊混者分利之，或升降其气，或消导其邪，是皆治实之法也。第凡病肿胀者，最多虚证，若在中年之后，及素多劳伤，或大便溏滑，或脉息弦虚，或声色憔悴，或因病后，或因攻击太过，而反致胀满等证，则皆虚损之易见者也。诸如此类，使非培补元气，速救根本，则轻者必重，重者必危矣。若虚在脾肺者，宜四君子汤、归脾汤之类主之。若脾虚兼寒者，宜理中汤、温胃饮、五君子煎。若脾虚兼痰者，宜六君子煎。若肾虚兼痰者，宜金水六君煎。若虚在肝肾者，宜六味地黄汤。若肾虚兼寒者，宜理阴煎，或八味地黄丸，甚者加减《金匮》肾气汤主之。若以虚证而妄行消伐，则百不活一矣。其有果以少壮停滞，或肝强气逆，或时气亢害为邪者，方可直攻其病，但辨之宜详，不可忽也。

一、凡外感毒风，邪留肤腠，则亦能忽然浮肿，如东垣所谓八益之邪，自外而入者是也。然其来必速，其证则必有脉紧及头疼骨痛等证，方是外感之候，先宜解散其邪，如正柴胡饮、小柴胡汤、败毒散、参苏饮、葛根葱白汤之类，随宜用之。若风因火炽，而表里俱热者，宜芍药清肝散，或龙胆泻肝汤之类主之。若邪传入里，太阳阳明并病，而胃实热甚，必日晡潮热，大渴引饮者，白虎汤主之。若大实大满，而热结不退者，大承气汤，或百顺丸下之。若少阳阳明并病，寒热往来，满而实者，宜大柴胡汤下之。《五常政大论》曰：下之则胀已，此之类也。

水肿论治（凡七条）

凡水肿等证，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水不归经则逆而上泛，故传入于脾而肌肉浮肿，传入于肺则气息喘急。虽分而言之，而三脏各有所主，然合而言之，则总由阴胜之害，而病本皆归于肾。《内经》曰肾为胃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然关门何以不利也？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夫所谓气化者，即肾中之气也，即阴中之火也；阴中无阳，则气不能化，所以水道不通，溢而为肿。故凡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若气不能化，则水必不利，惟下焦之真气得行，始能传化，惟下焦之真水得位，始能分清。求古治法，惟薛立斋先生加减《金匮》肾气汤，诚对证之方也，余屡用之，无不见效，此虽壮水之剂，而实即脾肺肾三脏之正治也。何也？盖肾为先天生气之源，若先天元气亏于下，则后天胃气失其本，而由脾及肺，治节所以不行，是以水积于下，则气壅于上，而喘胀由生，但宜峻补命门，使气复元，则三脏必皆安矣。今论其方：如所用桂附，以化阴中之阳也，熟地、山药、牛膝，以养阴中之水也，茯苓、泽泻、车前子，以利阴中之滞也；此能使气化于精，即所以治肺也，补火生土，即所以治脾也，壮水通窍，即所以治肾也。此方补而不滞，利而不伐，凡病水肿于中年之后，及气体本弱者，但能随证加减用之，其应如响，诚诸方之第一，更无出其右者。

一、证有全由脾肺不足而为肿胀者，治宜以四君、归脾之属为主，固是正治之法，然亦须兼补命门。盖脾土非命门之火不能生，肺气非命门之水不能化。人知土能制水，而不知阳实制阴，人知气化为精，而不知精化为气也，虚则补母，正此之谓。

一、凡素禀阳盛，三焦多火，而病为水肿者，其证必烦渴喜冷，或面赤便结，或热而喘嗽，或头面皆肿，或脉见滑实，此湿热相因，阴虚之证也；凡辛香燥热等剂，必所不堪，宜用六味地黄汤加牛膝、车前、麦冬之类，大剂与之。其有热甚者，宜加减一阴煎加茯苓、泽泻、车前、牛膝之类主之。其有虚中挟实，胸膈不清，宜加陈皮、白芥子之类佐之。其有生平不宜熟地者，则单用生地亦可。但此等壮水等剂，必十余服后，方可望效，若先因克伐致虚者，其效尤迟，慎毋欲速，自求伊戚也。

一、凡年少纵酒，致为湿热所乘，元气尚强，脉实有力，而不便于温补者，此当

逐去湿热，亦能速效。宜禹功散、导水丸、浚川散、三花神佑丸之类，皆可择用，泻后宜薄滋味，戒饮酒，久之方可复元。

古法治肿，大都不用补剂，而多用去水等药，微则分利，甚则推逐，如五苓散、五淋散、五皮散、导水茯苓汤之类，皆所以利水也；如舟车神佑丸、浚川散、禹功散、十枣汤之类，皆所以逐水也；再如巴豆、朴硝、针砂、滑石、三棱、蓬术、麝香、琥珀、土狗、地龙、田螺、水蛭、鲤鱼、鲫鱼、萝蔔子、苏子、商陆、葶苈、杏仁、防已。秦艽、木瓜、瞿麦、通草、厚朴、赤小豆、猪苓、海金沙、五加皮、大腹皮、羌活、独活之类，无非逐水利水之剂，但察其果系实邪，则此等治法，诚不可废，但必须审证的确，用当详慎也。凡今方士所用，则悉皆此类，故能晚服而早通，朝用而暮泻，去水斗许，肿胀顿消，效诚速也；但彼不顾人之虚实，不虑人之死生，惟以见效索谢而去，不知随消随胀，不数日而复，胀必愈甚，苟以年衰积损之证，而复遭此劫，则百无一生矣。

一、水肿证，以精血皆化为水，多属虚败，治宜温脾补肾，此正法也。然有一等不能受补者，则不得不从半补，有并半补亦不能受者，则不得不全用分消，然以消治肿，惟少年之暂病则可，若气血既衰，而复不能受补，则大危之候也。故凡遇此辈，必须千方百计，务救根本，庶可保全。尝见有专用消伐而退肿定喘者，于肿消之后，必尪羸骨立，略似人形，多则半年，少则旬日，终无免者。故余之治此，凡属中年积损者，必以温补而愈，皆终身绝无后患。盖气虚者不可复行气，肾虚者不可复利水；且温补即所以化气，气化而全愈者，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暂愈者，愈由勉强，此其一为真愈，一为假愈，亦岂有假愈而果愈者哉。

一、无论气鼓、水鼓，凡气实可下者，宣用赤金豆，或百顺丸，以渐利之。

新　按（二条）

肿胀之治，凡脾肾虚证，如前论所列薛氏肾气汤者，诚然善矣，然用之之法，犹当因此廓充，不宜执也。向余尝治一陶姓之友，年逾四旬，因患伤寒，为医误治，危在呼吸，乃以大剂参、附、熟地之类，幸得挽回。愈后喜饮，未及两月，忽病足股尽肿，胀及于腹，按之如鼓，坚而且鞕，因其前次之病，中气本伤，近日之病，又因酒湿，度非加减肾气汤不可治，遂连进数服，虽无所碍，然终不见效，人皆料其必不可治。余熟计其前后，病因本属脾肾大虚，而今兼以渗利，未免减去补力，亦与实漏卮者何异，元气不能复，病必不能退。遂悉去利水等药，而专用参附理阴煎，仍加白术，大剂与之，三剂而足胫渐消，二十余剂而腹胀尽退，愈后人皆叹服，曰：此证本无生理，以此之胀，而以此之治，何其见之神也。自后凡治全虚者，悉用此法，无一不效，可见妙法之中，更有妙焉，顾在用者之何如耳。塞因塞用，斯其最也，学者当切识此意。

一、因食滞气痛胀：余尝治一姻家子，年力正壮，素日饮酒，亦多失饥伤饱。一日偶因饭后胁肋大痛，自服行气化滞等药，复用吐法，尽出饮食，吐后逆气上升，胁痛虽止，而上壅胸膈，胀痛更甚，且加呕吐。余用行滞破气等药，呕痛渐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结聚一块，胀实拒按，脐腹隔闭，不能下达，每于戌、亥、子、丑之时，则胀不可当。因其呕吐既止，已可用下，凡大黄、芒硝、棱、莪、巴豆等药，及萝蔔子、朴硝、大蒜、橘叶捣罨等法，无所不尽，毫不能效，而愈攻愈胀，因疑为脾气受伤，用补尤觉不便，汤水不入者凡二十余日，无计可施，窘剧待毙，只得用手揉按其处。彼云肋下一点，按着则痛连胸腹，及细为揣摸，则正在章门穴也。章门为脾之募，为脏之会，且乳下肋间，正属虚里大络，乃胃气所出之道路，而气实通于章门，余因悟其日轻夜重，本非有形之积，而按此连彼，则病在气分无疑也。但用汤药，以治气病，本非不善，然经火则气散，而力有不及矣。乃制神香散，使日服三四次，兼用艾火灸章

门十四壮，以逐散其结滞之胃气，不三日胀果渐平，食乃渐进，始得保全，此其证治俱奇，诚所难测。本年春间，一邻人陡患痛胀隔食，全与此同，群医极尽攻击，竟以致毙，是真不得其法耳，故录此以为后人之式。

述　古（共五条）

仲景曰：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华元化曰：人中百病，难疗者莫出于水也。水者肾之制也，肾者人之本也。肾气壮，则水还于肾，肾气虚，则水散于皮。又三焦壅塞，营卫闭格，血气不从，虚实交变，水随气流，故为水病。

丹溪曰：水肿脉多沉，病阳水兼阳证，脉必沉数；病阴水兼阴证，脉必沉迟。若遍身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闭结，此属阳水。先以五皮散，或四磨饮，添磨生枳壳，重则疏凿饮。若遍身肿，不烦渴，大便溏，小便少不涩赤，此属阴水。宜实脾散，或流气饮主之。

徐东皋曰：经云：脏寒生满病。《脉经》云：胃中寒则胀满。脾为阴中之至阴，故经曰：太阴所至为蓄满。大抵脾湿有余，无阳不能施化，如土之久于雨水，则为泥矣，岂能生化万物，必待和风暖日，湿去阳生，自然生长也。故凡若此者，宜以辛热药治之。又曰：经云下之则胀已。此以湿热饮食有余，脾胃充实者言也。如仲景治伤寒邪入于里，而成腹满坚实，大便秘而不利者，宜以三承气汤下之可也。若因脾虚内寒不足，而气不能运化精微，以成腹满者，故宜以甘温补脾为主，少佐辛热，以行壅滞之气，庶使脾土旺健，胀满运行，斯可愈矣，即经所谓塞因塞用，从治之法耳。医者不察乎此，惟执下之胀已，急于获效，病者苦于胀满，喜行利药，以求通快，不知暂快一时，则真气愈伤，腹胀愈甚，去死不远矣。俗谓气无补法者，以其痞塞似难于补，不思正气虚而不能运行为病，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是也。又曰：水肿本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朮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自健运而水自行。大抵只宜补中行湿利小便，切不可下，但用二陈加人参、苍白朮为主，或佐以黄芩、麦冬、炒栀子以制肝木。若腹胀，少佐厚朴；气不运，加木香、木通；气若陷下，加升麻、柴胡提之，必须补中行湿，加升提之药，能使大便润，小便长。又曰：诸家治水肿，只知导湿[3]利小便，执此一途，用诸去水之药，往往多死，又用导水丸、舟车丸、神佑丸之类大下之，此速死之兆。盖脾气虚极而肿，愈下愈虚，虽劫目前之快，而阴损正气，祸不旋踵。大法只宜补中宫为主，看所挟加减，不尔则死，当以严氏实脾散加减。要知从治、塞因塞用之理，然后可以语水肿之治耳。

孙一奎曰：予在吴下时，有吴生讳震者，博邪士也。一日偶谈及鼓胀，乃诘予曰：鼓有虫，否乎？予卒不敢应，俯思久之，对曰：或有之。《本事方》云：脐腹四肢悉肿者为水，只腹胀而四肢不肿者为蛊，注曰：蛊即鼓胀也。由是参之，古人曾以蛊鼓同名矣，且蛊以三虫为首，岂无旨哉。愚谓鼓胀，即今云气虚中满是也，以其外坚中空，有似于鼓，故以名之；彼蛊证者，中实有物，积聚既久，理或有之。吴生曰：子诚敏也。予堂嫂病鼓三载，腹大如箕，时或胀痛，四肢瘦削，三吴名剂，历尝不瘳。吴俗死者多用火葬，烧至腹，忽响声如炮，人皆骇然，乃见虫从腹中爆出，高二三丈许，烧所之天为昏，俄而坠地，细视之，皆蛔也，不下千万数，大者长尺余，虫腹中复生小虫，多者十五六条，或十数条，或五六条。虫在人腹中蕃息如此，曷不令人胀而死哉！惜乎诸书未有言及者。予闻之，恍然如梦始觉，然犹未亲见其异也。岁万历癸巳，至淮阴，有王乡官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后腹胀大，按之有块，形如稍瓜，四肢瘦削，发热昼夜不退，已年半矣，医惟以退热消胀之剂投之，其胀愈甚，其热愈炽，喉中两耳俱疮。余诊视之，脉滑数，望其唇则红，其腹则疼，又多嗜肥甘。余思诸凡腹痛者，唇色必淡，不嗜饮食，今其若此，得非虫乎？遂投以阿魏积块丸，服之果下虫数十，大

者二，一红一黑，长尺余，虫身红线自首贯尾，虫腹中复有虫，大者数条，小者亦三四条；虫下则热渐减，胀渐消，三下而愈，亦信前闻之不虚也。

针 灸 法

脾俞（治胀，随年壮灸之）、肝俞（治胀，灸百壮）、三焦俞（治心腹胀满，饮食减少，小便不利，羸瘦少气）、分水（治腹胀绕脐结痛，不能食。若是水病，尤宜灸之）、神阙（主水肿膨胀，肠鸣如水之声，极效）、石门（主水肿水行皮中，小便黄）、足三里（主水肿腹胀）、水沟（主一切水肿）。

按：水肿证惟得针水沟，若针余穴，水尽即死，此《明堂》《铜人》所戒也。庸医多为人针分水，误人多矣。若其他穴，或有因针得瘥者，特幸焉耳。大抵水肿禁针，不可为法。

肿胀论列方

廓清饮（新和十三） 四苓散（和一八七） 四君子汤（补一） 神香散（新和二十） 平胃散（和十七） 五苓散（和一八二） 五君子煎（新热六） 胃苓汤（和百九十） 二陈汤（和一） 六君子汤（补五） 五淋散（寒百十七） 五皮散（和六八） 正柴胡饮（新散六） 参苏饮（散三四） 排气饮（新和六） 小柴胡汤（散十九）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大和中饮（新和七） 归脾汤（补三二） 温胃饮（新热五） 小和中饮（新和八） 解肝煎（新和十一） 实脾散（热百四） 严氏实脾散（热百五） 六味汤（补百二十） 八味汤（补一二一） 金匮肾气汤（补一二四） 四磨饮（和五二） 流气饮（和四六）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败毒散（散三六） 疏凿饮（和五三）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白虎汤（寒二） 十枣汤（攻二八） 葛根葱白汤（散三二） 禹功散（攻四一） 浚川散（攻四二） 导水茯苓汤（和六二） 神佑丸（攻四八） 导水丸（攻七一） 芍药清肝散（寒六一） 舟车丸（攻七十） 赤金豆（新攻二）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大柴胡汤（攻七） 百顺丸（新攻六） 大承气汤（攻一）

论外备用方

三和汤（和六十 脾湿肿） 健脾散（和六三 和中快气） 参术健脾汤（和六四 补脾行滞） 当归散（和六五 水气肿） 四磨饮（和五二 行气） 麻黄附子甘草汤（散五 风湿） 百合汤（热一三四 肿喘） 越婢汤（散八九 风水悉肿） 麻黄甘草汤（散六 水肿取汗） 调胃白朮散（和三三 和胃） 苏子降气汤（和四一 顺气） 人参养胃汤（和二三四 和胃） 调气平胃散（和十八） 七气汤（和五一 积胀） 半夏丁香丸（和百十三 气滞） 厚朴汤（和五四 气滞） 曲蘗枳朮丸（和八一 食肿） 香砂枳朮丸（和八十 气胀） 木香宽中散（和五五 行气） 沉香琥珀丸（和六九 利便） 消导宽中汤（和五八 食气滞） 人参木香散（和五七 利水） 养胃进食丸（和八九 健脾） 化滞调中汤（和五九 食滞） 导水茯苓汤（和六二 利水） 导滞通经汤（和六一 脾湿） 木香分气饮（和五六 气湿） 当归活血散（和六六 瘀血） 槟榔煎（和二三六 痺气） 大正气散（和二四 宽湿中满） 温胃汤（热十二 胃寒中满） 养胃汤（热六九 虚寒滞） 厚朴丸（热百六十 寒滞中满） 腹胀方（热百六） 红丸子（热百九十 消食胀） 胡椒理中汤（热六 虚寒） 强中汤（热九二 生冷伤脾） 复元丹（热百二 寒滞） 沉香桂附丸（热百十一 中寒） 感应丸（攻五四 积聚胀痛） 透膈汤（攻三十 逐滞消胀） 厚朴温中汤（热九十 寒滞） 枳实导滞丸（攻五七 清火攻滞）

---

〔1〕“髀”原作“脾”，据《灵枢》改。

〔2〕“者”原本脱，据《灵枢》改。

〔3〕“理”原作“温”，据文义改。

卷之二十三心集

杂证谟

积聚

经义

《百病始生篇》：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遇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是故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脉，或著络脉、或著经脉，或著输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於膂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达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其著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湊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膜胀满雷引，故时切痛。其著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其著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其著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其著于伏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其著于膂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不得。其著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帝曰：其成积奈何？岐伯曰：厥气生足悗，悗[1]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膜胀，膜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奇病论》：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微缓为伏梁，在心下。肝脉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覆杯。肾脉微急为奔豚。

《五藏生成论》曰：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当风。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平人气象论》曰：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结而横，有积矣。

《大奇论》曰：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三阳急为瘕。

《刺热篇》曰：颊下迎颧为大瘕。

《气厥论》曰：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瘕。

《骨空论》曰：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

《卫气篇》曰：新积，痛可移者，易已也；积不痛，难已也。

《腹中论》：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为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伏梁，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膈，侠胃脘内痈，此久病也，难治。居齐上为逆，居齐下为从，勿动亟夺。帝曰：人有身体髀股胻皆肿，环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

《六元正纪大论[2]》：帝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论　证（共四条）

积聚之病，凡饮食、血气、风寒之属，皆能致之，但曰积曰聚，当详辨也。盖积者，积垒之谓，由渐而成者也；聚者，聚散之谓，作止不常者也。由此言之，是坚鞕不移者，本有形也，故有形者曰积；或聚或散者，本无形也，故无形者曰聚。诸有形者，或以饮食之滞，或以脓血之留，凡汁沫凝聚，旋成癥块者，皆聚之类，其病多在气分，气无形而动也。故《难经》以积为阴气，聚为阳气，其义即此。凡无形之聚其散易，有形之积其破难，临此证者，但当辨其有形无形，在气在血，而治积治聚，自可得其梗概矣。

一、饮食之积，凡暂积者，不过以饮食偶伤，必在肠胃之内，故可行可逐，治无难也。惟饮食无节，以渐留滞者，多成痞积于左胁膈膜之外。盖以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此阳明宗气所出之道也。若饥饱无伦，饮食叠进，以致阳明胃气一有所逆，则阴寒之气得以乘之，而脾不及化，故余滞未消，乃并肠外汁沫搏聚不散，渐成癥积矣。然其初起甚微，人多不觉，及其既久，则根深蒂固，而药饵难及。今西北小儿多有此疾，而尤于食面之乡为最，正以面性多滞，而留疾于皮里膜外，所以不易治也。即如妇人血癥气痞，或上或下者，亦多在肠胃之外，募原之间，故当以渐消磨，求法治之，慎毋孟浪欲速，妄行攻击，徒致胃气受伤，而积仍未及，反以速其危也。

一、风寒外感之邪，亦能成积。如经曰：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息而成积。又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由此观之，凡今人以疟后成痞者，是即风寒之属，类可推矣。但疟由风寒，固易知也，而诸积于风，若不相涉。不知饮食之滞，非寒未必成积，而风寒之邪，非食未必成形，故必以食遇寒，以寒遇食，或表邪未清，过于饮食，邪食相搏，而积斯成矣。经曰：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信乎致积之由，多由于此，即血癥气痞之由，亦无出于此。然积以寒留，留久则寒多为热，风以致积，积成则证已非风，故治此者，亦但当治其所留，不可发散，以再伤其真气也。惟慎疾者，能知所由而虑之于始，则可为保脾之良策。

一、癥痞之积，凡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本无定所，大都血积多在下，而气积、食积，则上自胃脘，下自小腹，凡有留滞，无处不可停畜。余尝治一食癥结痛者，乃在小腹下右角尖处，自后屡见此证，方知食道之行，必由小腹下右以入广肠，此实人所不知也，别有食停治按在心腹痛门可考。故凡治积聚者，必当详审所因，庶得其确。尝见丹溪之论曰：痞块在中为痰饮，在右为食积，在左为血块，其不能作块，或聚或散者，气也；块乃有形之物，痰与食积死血而成也。愚谓可聚可散者，此气聚无疑也；若以左为血积，右为食积，中为痰饮，则凿矣。即如小儿多有患痞者，必在左肋之下，此无非纵食所致，岂因其在左即为血积，而可攻其血乎？若为左血右食，则右岂无血，而左岂无食乎？不可以为法也。此仍有论在诸风门论丹溪条下，当并阅之。

论　治（共十一条）

经曰：坚者削之，留者攻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凡积聚之治，如经之云者，亦既尽矣。然欲总其要，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四者而已，详列如左。

一、凡积坚气实者，非攻不能去，如《秘方》化滞丸、化铁丹、遇仙丹、感应丸、大硝石丸、三花神佑丸、赤金豆、百顺丸之类，皆攻剂之峻者也。又如三棱丸、胜红丸、阿魏丸、助气丸、红丸子、温白丸之属，皆攻剂之次者也。

一、凡不堪攻击，止宜消导渐磨者，如和中丸、草豆蔻丸、保和丸、大小和中饮之类是也。若积聚下之不退，而元气未亏者，但当以行气开滞等剂，融化而潜消之。

一、无形气聚，宜散而愈者，如排气饮、神香散、《指迷》七气汤、十香丸、四磨饮之属是也。

一、凡积痞势缓而攻补俱有未便者，当专以调理脾胃为主，如洁古之枳术丸乃其宜也。余复因其方而推广之，近制芍药枳术丸，兼肝脾以消膨胀，除积聚，止腹痛，进饮食，用收缓功，其效殊胜于彼。再如大健脾丸、木香人参生姜枳术丸，皆调补脾胃之妙剂，所当择用者也。

一、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盖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居之。若此辈者，无论其有形无形，但当察其缓急，皆以正气为主。凡虚在脾胃者，宜五味异功散，或养中煎、温胃饮、归脾汤之类主之。虚在肝肾者，宜理阴煎、肾气丸、暖肝煎之类酌而用之。此所谓养正积自除也。其或虚中有滞者，则不妨少加佐使。

一、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而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凡积聚未久而元气未损者，治不宜缓，盖缓之则养成其势，反以难制，此其所急在积，速攻可也。若积聚渐久，元气日虚，此而攻之，则积气本远，攻不易及，胃气切近，先受其伤，愈攻愈虚，则不死于积而死于攻矣。此其所重在命，不在乎病，所当察也。故凡治虚邪者，当从缓治，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或灸或膏，以疏其经，但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消。斯缓急之机，即万全之策也，不独治积，诸病亦然。

一、凡坚鞕之积，必在肠胃之外，募原之间，原非药力所能猝至，宜用阿魏膏、琥珀膏，或水红花膏。三圣膏之类以攻其外，再用长桑君针法以攻其内。然此坚顽之积，非用火攻，终难消散，故莫妙于灸。余在燕都，尝治愈痞块在左胁者数人，则皆以灸法收功也。

一、积久成疳，乃其经络壅滞，致动肝脾阳明之火，故为颊肿、口糜、牙龈臭烂之证。此其在外当用膏药、艾火以破坚顽，在内当用芦荟等丸以清疳热。

一、妇人血癥气聚论治，详妇人门。

述　古（共六条）

《难经》曰：病有积有聚，何以别之？然：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故以是别知积聚也。又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瘖痂，连岁不已。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烦心。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

仲景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愚按：仲景此说固详而善，虽亦疑其太凿，然于理则通，故述于此，亦可以资意见。若以余之历验，则凡病证癖者，脉必沉紧而疾，如《内经》曰微急、小急者，即其脉也。若诊见和缓，则胃气本无恙，终非癖块之脉。

许学士曰：大抵治积，或以所恶者攻之，或以所喜者诱之，则易愈。如礞砂、水银治肉积，神曲、麦芽治酒积，水蛭、虻虫治血积，木香、槟榔治气积，牵牛、甘遂治水积，雄黄、腻粉治涎积，礞石、巴豆治食积，各从其类也。若用群队之药，分其药势，则难取效。须要认得分明是何积聚，兼见何证，然后增减斟量使之，不尔反有所损，要在临时通变也。

洁古：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脾胃怯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若遽[3]以磨坚破结之药治之，疾须去而人已衰矣。干漆、礞砂、三棱、大黄、牵牛之类，用时则暂快，药过则依然，气愈消，疾愈大，竟何益哉。故治积者，当先养正，则积自除，譬如满座皆君子，纵有一小人，自无容地而去，但令其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实中有积，大毒之剂治之尚不可过，况虚而有积者乎？此治积之一端也，邪正盛衰，固宜详审。

张子和曰：积之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或伤酸甘辛咸之味，或停温凉寒热之饮，或受风寒暑湿燥火之邪，其初甚微，可呼吸按导，方寸大而去之，故不难也。若久而延之，留滞不去，遂成五积。

徐东皋曰：养正积除，此积之微者也；如脾胃失于健运，而气积、食积之不疏导者，惟养脾胃之正气，而滞积自疏矣。若夫大积大聚，如五积之久而成癥病，坚固不移者，若非攻击悍利之药，岂能推逐之乎？惟虚弱之人，必用攻补兼施之法也。

针 灸 法

长桑君针积块证瘕法：先于块上针之，甚者，又于块首一针，块尾一针，讫，以艾灸之，立应。

一法曰：凡灸痞者，须灸痞根，无有不效。其法在脊背十三椎下，当脊中点墨记之，此非灸穴，却于墨之两旁各开三寸半，以指揣摸，觉微有动脉，即点穴灸之，大约穴与脐平。多灸左边，或左右俱灸，此即痞根也。或患左灸右，患右灸左，亦效。

一、灸穴法：中脘、期门、章门、脾俞、三焦俞、通谷，此诸痞所宜灸者。

积痞在上者，宜灸：上脘、中脘、期门、章门之类。积块在下者，宜灸：天枢、章门、肾俞、气海、关元、中极、水道之类。凡灸之法，宜先上而后下，脐腹之壮用宜稍大，皆先灸七壮，或十四壮，以后渐次增加，愈多愈妙。以上诸穴皆能治痞，宜择而用之。然犹有不可按穴者，如痞之最坚处，或头、或尾、或突、或动处，但察其脉络所由者，皆当按其处而通灸之，火力所到，则其坚聚之气自然以渐解散，有神化之妙也。第灸痞之法，非一次便能必效，务须或彼或此，择其要者，至再至三，连次陆续灸之，无有不愈者。

积聚论列方

排气饮（新和六） 养中煎（新热四） 温胃饮（新热五） 归脾汤（补三二） 枳术丸（和七九） 芍药枳术丸（新和十六） 四磨饮（和五二） 十香丸（新和十五） 木香人参枳术丸（和八二） 理阴煎（新热三） 神香散（新和二十） 暖肝煎（新热十五） 五味异功散（补四） 肾气丸（补百二十） 保和丸（小三五） 《指迷》七气汤（和五一） 温白丸（攻六一） 和中丸（和八七） 秘方化滞丸（攻

五八） 助气丸（攻六七） 三棱丸（攻六十） 大健脾丸（和八五） 胜红丸（攻六六） 《三因》红丸子（攻九六） 大和中饮（新和七） 感应丸（攻五四） 遇仙丹（攻五一） 小和中饮（新和八） 赤金豆（新攻二） 神佑丸（攻四八） 草豆蔻丸（和一六七） 百顺丸（新攻六） 阿魏丸（攻六四） 阿魏膏（外三一二） 大硝石丸（攻五六） 琥珀膏（外三一七） 三圣膏（攻三八） 化铁丹（攻五九） 水红花膏（外三一九） 芦荟等丸（寒一六八后）

论外备用方

消食丸（和九十 行滞） 枳实丸（和八四 食癖） 木香槟榔丸（攻五十 火盛积坚） 曲术丸（和百十 宿食） 法制陈皮（和七十） 香砂枳术丸（和八十 气积） 白朮丸（和三七八 息积） 陈曲丸（热一六三 冷积泻痢） 曲蘗枳术丸（和八一 食积） 流气丸（和一五五 逐寒滞） 桃仁煎（攻三九 血瘕） 枳实导滞丸（攻五七 湿热食积） 安脾散（热六七 冷积） 三棱散（攻三六 积痞） 雄黄圣饼子（攻六九 去积） 三棱丸（攻三七、六十 血证食积） 神保丸（攻五三 寒积痛） 川山甲散（攻四十 血证） 备急丸（攻五二 寒积） 消痞核桃（攻八七） 守病丸（攻六五） 红丸子（热百九十 寒食积） 熨痞方（攻八八） 大异香散（攻四四 胀满） 加减四物汤（妇百十二 血积）

痞 满

经 义

《太阴阳明论》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膜满闭塞。

《生气通天论》曰：味过于甘，心气喘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

《脏气法时论》曰：脾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

《厥论》曰：厥或令人腹满何也？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胀满。

《异法方宜论》曰：脏寒生满病。

《阴阳应象大论》曰：浊气在上，则生膜胀。中满者，泻之于内。

《五脏生成篇》曰：腹满膜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

《大惑论》曰：人有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曰：胃气热则消谷，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脉解篇》曰：太阴所谓病胀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上走心为噫也。

《经脉篇》曰：胃病则贲响腹胀。脾病则腹胀善噫。心主病则胸胁支满。

《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阴所至，积饮痞膈，为中满霍乱吐下。寒气至则坚痞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水郁之发，善厥逆，痞坚腹满。木郁之发，病膈咽不通，饮食不下。

《五常政大论》曰：备化之纪，其病痞。卑监之纪，其病留满痞塞。敦阜之纪[4]，其病腹[5]满。太阴司天，胸中不利，心下痞痛。

《气交变[6]大论》曰：岁火不及，民病胁支满。复则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岁水不及，民病腹满。

《至真要大论》曰：大阳司天，民病胸腹满。少阴之胜，腹满痛。太阳之胜，腹满食减。阳明之复，甚则心痛痞满。太阳之复，心痛痞满。

论 证

痞者，痞塞不开之谓；满者，胀满不行之谓，盖满则近胀，而痞则不必胀也。所以痞满一证，大有疑辨，则在虚实二字。凡有邪有滞而痞者，实痞也；无物无滞而痞

者，虚痞也。有胀有痛而满者，实满也；无胀无痛而满者，虚满也。实痞实满者，可散可消；虚痞虚满者，非大加温补不可，此而错用，多致误人。

论　治（共四条）

一、虚寒之痞，凡过于忧思，或过于劳倦，或饥饱失时，或病后脾气未醒，或脾胃素弱之人，而妄用寒凉克伐之剂，以致重伤脾气者，皆能有之，其证则无胀无闷，但不知饥，亦不欲食。问其胸腹胀痞，则曰亦觉有些，而又曰不甚胀。盖本非胀也，止因不欲食而自疑为胀耳。察其脉则缓弱无神，或弦多胃少，察其形则色平气怯，是皆脾虚不运而痞塞不开也。此证极多，不得因其不食，妄用消耗，将至胃气日损，则变证百出矣。治宜温补，但使脾肾气强，则痞满开而饮食自进，元气自复矣。又凡脾胃虚者，多兼寒证，何也？盖脾胃属土，土虚者多因无火，土寒则气化无权，故多痞满，此即寒生于中也。亦有为生冷外寒所侵，而致中寒者，然胃强则寒不能侮，而寒能胜之，总由脾气之弱耳。此义详命门火候论中，当并察之。凡脾胃微虚，而若满非满，食少不化者，宜四君子汤，或异功散。若心脾气虚，或气有不顺者，归脾汤或治中汤。若三阴气血俱虚，治节不行，而不便于温者，宜五福饮。若中焦不暖，或嗳腐，或吞酸而痞满者，非温补不可，宜温胃饮、五君子煎，或理中汤、圣术煎，或参姜饮。若脾肾兼寒，命门不暖，则中焦不化，或腹溏，或胸腹喜暖畏寒，或上下腹俱膨膨，而小水黄涩者，宜理阴煎，甚者宜六味回阳饮。此二药最妙，而实人所罕知也。予尝治金孝廉，以劳倦思虑致伤脾气，别无他证，但绝口久不欲食，遂悉用参、术、归、熟附子、姜、桂、甘草之属，半月始愈。后因病后复不食如此，自分必死，仍用前药，大加姜附各至三钱而后愈。又一妇人，病后久不食，自言病前曾食牛肉，乞求去此，余佯应之，而培补如前，方得全愈。故凡病如此者，只宜温补，不可行滞。（新按）

一、饮食偶伤，致为痞满者，当察其食滞之有无而治之。凡食滞未消而作痞满，或兼疼痛者，宜大和中饮，或和胃饮加减治之，或枳术丸亦可，甚者神香散。此有治按在肿胀门。若食滞既消，脾气受伤不能运行，而虚痞不开者，当专扶脾气，微者异功散、养中煎，甚者五福饮、温胃饮、圣术煎。若命门母气不足者，治宜如前。若偶食寒凉伤胃，痞满不开，而不可补者，宜和胃饮加山查、麦芽之类，或用厚朴温中汤。

一、实滞之痞，当察其所因而治之。若湿胜气滞而痞者，宜平胃散，或《良方》厚朴汤，或五苓散。若寒滞脾胃，或为痛为痞，而中气不虚者，厚朴温中汤。若脾寒气滞而痞者，和胃饮。若怒气暴伤，肝气未平而痞者，解肝煎。若大便气秘，上下不通而痞者，河间厚朴汤。若胃口停痰而痞者，二陈汤，或橘皮半夏汤。胃寒气滞停痰，痞而兼呕者，加减二陈汤。胶痰不开，壅滞胃口者，药不易化，须先用吐法，而后随证治之。若大便秘结不通，而痞满不开者，宜微利之。

一、外邪之痞：凡寒邪感人者，必自表入里，若邪浅在经，未入于府，则饮食如故，稍深则传入胸次，渐犯胃口，即不能饮食，是亦痞之类也。治此者，但解外邪，而或散或消，或温或补，邪去则胃口自和，痞满自去。此当于伤寒门求法治之。又伤寒家曰：阳证下之早者，乃为结胸，阴证下之早者，因成痞气。此以邪在表而攻其里，邪在阳而攻其阴，不当下而妄下之，以致邪气乘虚，陷结心下，是误治之害最危者也。实者硬满而痛，是为结胸；虚者满而不痛，是为痞气，宜审别治之。治法详结胸腹满条中。

述　古（共三条）

丹溪曰：痞满与胀满不同，胀满内胀而外亦形，痞则内觉痞闷，而外无胀急之形也。盖由脾气不和，中央痞塞，皆土邪之所为也。有因误下里气虚，邪乘虚而入于心之分为痞者。有不因误下而得之，如中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而为痞者。有饮食、痰饮不能施化为痞者。有湿热[7]太甚，邪著心下为痞者。

东垣曰：伤寒痞者，从血中来，从外之内，从无形。杂病痞者，亦从血中来，从内之外，从有[8]形。有形以苦泻之，无形以辛散之。《玉机》云：痞满之病，人皆知气不运也，独东垣以血病言之，谓下多则亡阴而损血，此前人之未论也。世之用气药治痞而不效者，盖不知此理故也。

刘宗厚曰：古方治痞，用黄芩、黄连、枳实之苦以泄之，厚朴、生姜、半夏之辛以散之，人参、白术之甘温以补之，茯苓、泽泻之咸淡以渗之，随其病之所在以调之也。既痞有湿，惟宜上下分消其气，果有内实之证，庶可略与疏导。世人苦于痞塞，喜行利药以求速效，暂时通快，痞若再作，益以滋甚，是皆不察夫下多亡阴之意也。如结胸是实邪，大陷胸汤主之，痞是虚邪，诸泻心汤主之。愚据刘公此论，既云下多亡阴，又云痞是虚邪，诚然善矣，然欲用诸泻心汤以治虚邪，能无失乎？盖未知塞因塞用，别有神化之妙法，而痞满多在脾，尤不可以泻心也。

痞满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归脾汤（补三二） 治中汤（热十） 大和中饮（新和七） 温胃饮（新热五） 神香散（新和二十） 理中汤（热一） 加减二陈汤（和二） 圣术煎（新热二五） 和胃饮（新和五） 理阴煎（新热三）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平胃散（和十七） 养中煎（新热四）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异功散（补四） 参姜饮（新热八） 《良方》厚朴汤（和五四） 五苓散（和一八二） 五福饮（新补六） 河间厚朴汤（和三三六） 解肝煎（新和十一） 枳术丸（和七九） 厚朴温中汤（热九十）

论外备用方

四君子汤（补一） 香砂六君汤（补七） 人参养胃汤（和二三四 和胃） 启脾丸（和八六 行滞） 大健脾丸（和八五） 小半夏茯苓汤（和九 痰痞） 嘉禾散（和百六十 气痞） 八味理中丸（热七 虚寒） 沉香桂附丸（热百十一 中寒） 越鞠丸（和一五四 火郁） 胡椒理中汤（热六 虚寒） 半夏丁香丸（和百三十 气滞） 沉香降气散（和四十 气滞） 木香宽中散（和五五 行气）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寒滞） 苏子降气汤（和四一 顺气） 葛花解酲汤（和一二四） 贴痞琥珀膏（外三一八） 熨痞方（攻八八） 消痞核桃（攻八七） 木香人参枳术丸（和八二） 水红花膏（外三一九） 消痞膏（外三一六）

---

〔1〕“悦”前原衍“足”，据《灵枢》删。
〔2〕“论”原脱，据《素问》篇名补。
〔3〕“遽”原作“掇”，据文义改。
〔4〕“纪”原作“化，据《素问》改。
〔5〕“腹”原作“胀”，据《素问》改。
〔6〕“变”原作“篇”，据《素问》改。
〔7〕“湿热”二字原作“温土”，据《丹溪心法》改。
〔8〕“有”原作“无”，据文义改。

卷之二十四心集

杂证谟

泄泻

经义

《金匮真言论》曰：长夏善病洞泄寒中。

《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湿胜则濡泄。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水谷之寒热[1]，感则害人六腑。

《藏气法时论》曰：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

《百病始生篇》曰：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

《举痛论》曰：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经脉篇》曰：脾所生病，心下急痛，溏、瘕、泄。肝所生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

《宣明五气篇》曰：大肠小肠为泄。

《厥论》曰：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

《太阴阳明论》曰：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阴阳别论》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肺脉小甚为泄。肾脉小甚为洞泄。

《脉要精微论》曰：胃脉实则胀，虚则泄。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久风为飧泄。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平人气象论》曰：尺寒脉细，谓之后泄。

《玉机真藏论》曰：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皆难治。

《师传篇》曰：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

《论疾诊尺篇》曰：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

《咳论》曰：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

《热病篇》曰：泄而腹满甚者死。

《玉版篇》曰：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

《标本病传论》曰：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

《四时气篇》曰：飧泄，取三阴之上，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岁火太过，民病血溢血泄注下。岁土太过，民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岁水太过，上临太阳，病反腹满胀鸣，溏泄，食不化。岁木不及，民病少腹痛，肠鸣溏泄。岁火不及，复则埃郁，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岁金不及，民病血便注下。岁水不及，民病身重濡泄。

《五常政大论》曰：卑监之纪，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发生之纪，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

《六元正纪大论》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痞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阳所至为暴注。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

《至真要大论》曰：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尿赤，甚则血便。少阴同候。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瘕水闭，病本于脾。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民病泄注赤白。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寒清于中，感而疟，咳，腹中鸣，注泄鹜溏，病本于肝。厥阴之胜，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少阴之胜，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太阴之胜，湿化乃见，善注泄。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太阳之胜，寒入下焦，传为濡泄。阳明之复，清气大举[2]，甚则心痛痞满，腹胀而泄。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论　　证（共三条）

凡《内经》有言飧泄者，有言濡泄者，皆泄泻也；有言肠澼者，即下痢也。然痢之初作，必由于泻，此泻之与痢本为同类，但泻浅而痢深，泻轻而痢重；泻由水谷不分，出于中焦；痢以脂血伤败，病在下焦。在中焦者，湿由脾胃而分于小肠，故可澄其源，所以治宜分利；在下焦者，病在肝肾大肠，分利已无所及，故宜调理真阴，并助小肠之主，以益气化之源。此泻痢之证治有不同，而门类亦当有辨，然病实相关，不可不兼察以为治也。

一、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盖胃为水谷之海，而脾主运化，使脾健胃和，则水谷腐熟，而化气化血以行营卫，若饮食失节，起居不时，以致脾胃受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华之气不能输化，乃致合污下降，而泻痢作矣。脾强者，滞去即愈，此强者之宜清宜利，可逐可攻也。脾弱者，因虚所以易泻，因泻所以愈虚，盖关门不固，则气随泻去，气去则阳衰，阳衰则寒从中生，固不必外受风寒而始谓之寒也。且阴寒性降，下必及肾，故泻多必亡阴，谓亡其阴中之阳耳。所以泄泻不愈，必自太阴传于少阴，而为肠澼，肠澼者，岂非降泄之甚，而阳气不升，脏气不固之病乎？凡脾胃气虚而有不升不固者，若复以寒之，复以逐之，则无有不致败者。此强弱之治，大有不同，故凡治此者，有不可概言清利也。

一、泄泻之因，惟水火土三气为最。夫水者寒气也，火者热气也，土者湿气也，此泻痢之本也。虽曰木亦能泻，实以土之受伤也；金亦能泻，实以金水同气，因其清而失其燥也。知斯三者，若乎尽矣，然而三者之中，则又惟水火二气足以尽之。盖五行之性，不病于寒则病于热，大都热者多实，虚者多寒。凡湿热之证，必其脉盛形强，声音壮亮，食饮裕如，举动轻捷者，此多阳也。虚寒之证，必其脉息无力，形气少神，言语轻微，举动疲倦者，此多阴也。故必察其因，而于初泻之时，即当辨其有余不足，则治无不愈，而亦不致有误矣。

分利治法（共二条）

凡泄泻之病，多由水谷不分，故以利水为上策。然利水之法，法有不同，如湿胜无寒而泻者，宜四苓散、小分清饮之类主之，但欲分其清浊也。如湿挟微寒而泻者，宜五苓散、胃苓汤之类主之，以微温而利之也。如湿热在脾，热渴喜冷而泻者，宜大分清饮、茵陈饮、益元散之类主之，去其湿热而利之也。

一、泄泻之病，多见小水不利，水谷分则泻自止，故曰：治泻不利小水，非其治也。然小水不利，其因非一，而有可利者，有不可利者，宜详辨之。如湿胜作泻而小水不利者，以一时水土相乱，并归大肠而然也。有热胜作泻而小水不利者，以火乘阴分，水道闭涩而然也。有寒泻而小水不利者，以小肠之火受伤，气化无权而然也。有

脾虚作泻而小水不利者，以土不制水，清浊不分而然也。有命门火衰作泻而小水不利者，以真阴亏损，元精枯涸而然也。凡此皆小水不利之候。然惟暴注新病者可利，形气强壮者可利，酒湿过度，口腹不慎者可利，实热闭涩者可利，小腹胀满，水道痛急者可利。又若病久者不可利，阴不足者不可利，脉证多寒者不可利，形虚气弱者不可利，口干非渴而不喜冷者不可利。盖虚寒之泻，本非水有余，实因火不足；本非水不利，实因气不行。夫病不因水，而利则亡阴，泻以火虚，而利复伤气，倘不察其所病之本，则未有不愈利愈虚，而速其危者矣。

诸泄泻论治（共九条）

一、泄泻之暴病者，或为饮食所伤，或为时气所犯，无不由于口腹，必各有所因，宜察其因而治之。如因食生冷寒滞者，宜抑扶煎、和胃饮之属以温之。因湿滞者，宜平胃散、胃苓汤，或白术芍药散以燥之利之。因食滞而胀痛有余者，宜大、小和中饮之属以平之。因气滞而痛泻之甚者，宜排气饮，或平胃散之属以调之。因食滞而固结不散，或胃气之强实者，宜神佑丸、赤金豆、百顺丸之属以行之。凡初感者，病气未深，脏气未败，但略去其所病之滞，则胃气自安，不难愈也。

一、凡脾气稍弱，阳气素不强者，一有所伤，未免即致泄泻，此虽为初病，便当调理元气，自非强盛偶伤者之比。如因泻而神气困倦者，宜养中煎，或温胃饮，或圣术煎，或四君子汤，或五君子煎。如微寒兼滞而不虚者，宜佐关煎。若脾虚而微滞者，宜五味异功散。若脾虚而微寒微滞者，宜六味异功煎，或温胃饮。若因饮食不调，忽而溏泻，以渐而甚，或见微痛，但所下酸臭，而颜色淡黄，便是脾虚胃寒不化之证，即宜用五德丸，再甚者，即宜用胃关煎，切勿疑也。

一、凡兼真阴不足而为泄泻者，则或多脐下之痛，或于寅卯时为甚，或食入已久，反多不化，而为呕恶溏泻，或泻不甚臭而多见完谷等证。盖因丹田不暖，所以尾闾不固，阴中少火，所以中焦易寒，此其咎在下焦，故曰真阴不足也，本与中焦无涉，故非分利所及也，惟胃关煎一剂，乃为最上之乘。且人之患此者最多，勿谓其为新病而不可用也，勿谓其为年少而未宜用也，觉有是证，即宜是药，剂少功多，攸利非小。但知者见其先，昧者见其后，见其后，恐见之迟矣，所以贵见先也。

一、肾泄证，即前所谓真阴不足证也，每于五更之初，或天将明时，即洞泄数次，有经月连年弗止者，或暂愈而复作者，或有痛者，或有不痛者，其故何也？盖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而阴寒独盛，故于子丑五更之后，当阳气未复，阴气盛极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此之良方；若必欲阳生于阴，而肾气充固，则又惟八味地黄丸为宜。然余尝用此，则似犹未尽善，故特制胃关煎、一气丹、九气丹、复阳丹之属，斯得其济者多矣，或五味子丸亦佳；其有未甚者，则加五德丸、四神丸，皆其最宜者也。

一、凡脾泄久泄证，大都与前治脾弱之法不相远，但新泻者可治标，久泻者不可治标，且久泻无火，多因脾肾之虚寒也。若止因脾虚者，惟四君子汤、参术汤、参苓白术散之属为宜。若脾胃兼寒者，宜五君子煎、黄芽丸、五德丸。若脾气虚寒兼滞闷者，宜六味异功煎、温胃饮、圣术煎。若脾气虚寒之甚，而饮食减少，神疲气倦，宜参附汤、术附汤、十全大补汤。若病在下焦，肾气虚而微热者，宜六味地黄汤；微寒者，宜八味地黄汤，或胃关煎。若脾虚溏泄，久不能愈，或小儿脾泄不止者，止用敦阜糕、粘米固肠糕，亦易见效。若脾胃寒湿而溏泄不止者，苍术丸亦佳。若久泻元气下陷，大肠虚滑不收者，须于补剂中加乌梅、五味子、粟壳之属以固之。

一、大泻如倾，元气渐脱者，宜速用四味回阳饮，或六味回阳饮主之。凡暴泻如此者，无不即效；若久泻至此，犹恐无及，盖五夺之中，惟泻最急，是不可见之不早

也。倘药未及效，仍宜速灸气海，以挽回下焦之阳气。仍须多服人参膏。

一、酒泻证，饮酒之人多有之，但酒有阴阳二性，人有阴阳二脏，而人多不能辨也。夫酒性本热，酒质则寒，人但知酒有湿热，而不知酒有寒湿也。故凡因酒而生湿热者，因其性也，以糟汁不滋阴，而悍气生热也；因酒而生寒湿者，因其质也，以性去质不去，而水留为寒也。何以辨之？常见人有阳强气充而善饮者，亦每多泄泻，若一日不泻，反云热闷，盖其随饮随泻，则虽泻不致伤气，而得泻反以去湿，此其先天禀厚，胃气过人者也，最不易得，亦不多见。此而病者，是为阳证，不过宜清宜利，如四苓散、大分清饮，或酒蒸黄连丸之类，去其湿热而病可愈也。若阳虚之人，则与此大异。盖脾虚不能胜湿[3]，而湿[3]胜即能生寒，阳气因寒，所以日败，胃气因湿，所以日虚，其证则形容渐羸，饮食渐减，或脉息见弦细，或口体常怯寒，或脐腹常有隐疼，或眩晕常多困倦，或不安于五鼓，或加甚于秋冬，但无热证可据，而常多飧泄者，则总属虚寒也。凡若此者，若不速培阳气，必致渐衰，而日以危矣。

余于四旬之外，亦尝病此数年，其势已窘，因遍求治法，见朱丹溪曰：因伤于酒，每晨起必泻者，宜理中汤加葛根，或吞酒蒸黄连丸。王节斋曰：饮酒便泄者，此酒积热泻也，宜加黄连、茵陈、干姜、木香之属。薛立斋曰：若酒湿未散，脾气未虚，宜用此药分利湿热。若湿热已去，中气被伤，宜用六君调补中气。又曰：酒性大热，乃无形之物，无形元气受伤，当用葛花解酲汤分消其湿。凡此诸论，若已尽之。然朱、王二家之说，则不分寒热，皆用黄连，是但知酒之有热，而不知酒之有寒，乌足凭也，惟薛氏之说，虽亦云酒性大热，而所重在脾，诚若善矣。余因效之，初服葛花解酲汤，不效，继服六君子、补中益气汤，又不效，再服理中以至八味，俱不效。斯时也，计穷力竭，若无再生之望矣，因潜思熟计，料非峻补命门，终无益也。乃自制胃关煎、右归丸、一气丹等方以治其病，仍绝口不饮以杜其源，调理年余，竟得全愈，自后始明性质之理，多得济人。向使已无确见，执信湿热之说，而妄用黄连、干葛清凉分利之剂，则焉望其有今日？即或自用稍迟，则既甚亦难挽矣。

矧今人之病此者最多，而是阴是阳，不可不辨。凡阳盛者，脾强胃健，而气不易夺者也，故治本无难，而泄亦无虑；阳衰者，脾肾既伤，则脱气最易，故宜防其无及，不可不为深虑也。若必以酒为热，则其为古法所误者，诚不少矣。

一、气泄证，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必先以怒时挟食，致伤脾胃。故但有所犯，即随触而发，此肝脾二脏之病也，盖以肝木克土，脾气受伤而然。使脾气本强，即见肝邪，未必能入，今既易伤，则脾气非强可知矣。故治此者，当补脾之虚而顺肝之气，此固大法也，但虚实有微甚，则治疗宜分轻重耳。如禀壮气实，年少而因气泄泻者，可先用平胃散，或胃苓汤。若肝气未平而作胀满者，宜解肝煎先顺其气。若脾气稍弱者，宜二术煎，或粘米固肠糕，或消食导气饮。若脾气稍寒者，宜抑扶煎、吴茱萸散，或苍术丸。若脾弱居多者，宜温胃饮、圣术煎，或六味异功煎。若既畏此证为患，则必须切戒气怒。

一、风泄证，亦当辨其风寒风热而治之。热者，如伤寒外感热利之属是也，宜以伤寒门自利条诸法治之；寒者，以风寒在胃，而脾土受伤，如《内经》所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之属是也，宜以前温胃理中之法治之。

述　古（共六条）

丹溪曰：世俗例用涩药治泻，若泻而虚者，或可用之；若初得之者，必变他证，为祸不小。殊不知泻多因湿，惟分利小水最为上策。

薛立斋曰：凡伤食泻黄，若饮食已消，而泄泻未止，此脾胃之气伤也，宜用五味异功散。若泄泻而腹中重坠，此脾气下陷也，宜补中益气汤。若服克伐之剂，而腹中窄狭，此脾气虚痞也，宜六君子汤。若胁胀、善怒、泻青，此肝乘脾虚也，宜六君加

柴胡、升麻、木香。若少食体倦、善噫泻黄，此脾虚色陷也，宜六君加升麻、柴胡。

又立斋曰：凡久泻脾胃虚弱，或作呕，或饮食少思，属脾胃虚弱，用四君子加半夏、木香。或腹痛属脾胃虚寒，用六君加炮姜、木香。大抵此证多由泛用消食利水之剂，损其真阴，元气不能主持，遂成久泻，若非补中益气汤、四神丸滋其本源，后必胸痞腹胀、小水淋沥，多致不起。

又立斋曰：若久泻，肠胃滑泄不禁，但脾胃虚寒下陷者，用补中益气汤加木香、肉豆蔻、补骨脂。若脾气虚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肉桂。若命门火衰而脾土虚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肾[4]俱虚者，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若大便滑痢，小便闭涩，或肢体渐肿，喘嗽唾痰，脾肾气血俱虚，宜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或宜加减《金匮》肾气丸。每见元气既虚，而复用五苓之类，因损真阴，以致前证益甚者，急投《金匮》肾气丸，多有得生者。若反用牵牛、大黄峻剂而通之，是速其危也。

又立斋曰：大凡黄连、枳实虽消停滞，开痞闷，若人脾胃充实，暴患实痞，宜暂用之，若屡患屡服，或脾胃虚痞者，用之则脾胃反伤，而诸证蜂起矣。故东垣先生曰：脾胃实者，用黄连、枳实泻之，虚者，用白术、陈皮补之。

徐东皋曰：大抵诸泄泻证，各宜以类推求，必先分利，后实脾土，益元气，无不全愈。

泄泻论列方

四苓散（和一八七） 五苓散（和一八二） 胃苓汤（和百九十） 平胃散（和十七） 益元散（寒百十二） 茵陈饮（新寒八） 理中汤（热一） 温胃饮（新热五） 二术煎（新和十二） 圣术煎（新热二五） 胃关煎（新热九） 佐关煎（新热十）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抑扶煎（新热十一） 养中煎（新热四）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参术汤（补四十） 参附汤（补三七） 五味异功散（补四） 敦阜糕（新固十） 右归饮（新补三） 右归丸（新补四） 六味异功煎（新热七） 解肝煎（新和十一） 术附汤（补四一）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排气饮（新和六） 苍术丸（新和十七）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五德丸（新热十八） 四神丸（热一五二）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一气丹（新热二二） 九气丹（新热二三） 八味地黄汤（补一二一） 黄芽丸（新热二一） 复阳丹（新热二十） 参苓白术散（补五四） 椒附丸（热百十二） 人参膏（补一六三） 白术芍药散（和三五） 神佑丸（攻四八） 赤金豆（新攻二） 葛花解酲汤（和一二四） 四君子汤（补一） 百顺丸（新攻六） 五味子散（热一四九） 加减《金匮》肾气丸（补一二四） 大和中饮（新和七） 五君子煎（新热六） 粘米固肠糕（新固七） 大分清饮（新寒五） 小和中饮（新和八） 消食导气饮（和一九七） 小分清饮（新和十） 吴茱萸散（热一三九） 酒蒸黄连丸（寒一七九）

论外备用方

归脾汤（补三二 脾虚泄泻） 加味六君汤（补六 脾虚）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风寒） 益黄散（和十九 脾寒气滞） 茯苓汤（和一八九 湿热） 白术芍药汤（和三四 湿泻） 渗湿汤（和一七四 寒湿） 胃风汤（散五七 风湿） 升阳除湿汤（和一七九 调脾） 曲术丸（和二百一 暑湿暴泻） 戊己丸（和一百二 湿热） 猪苓汤（和一八九 发热小水不利） 草果散（和一九五 寒痛泄）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寒气） 调胃白术散（和三三 行气和胃） 太平丸（寒百十九 热泻） 大橘皮汤（和一九六 湿热水泻） 橘半胃苓汤（和一九一 补胃和胃） 薷苓汤（寒百十八 暑泻） 黄芩芍药汤（寒八九 热泻） 真人养脏汤（和一九四 调脾） 胃爱散（热七十 虚寒） 八味汤（热一四一 虚寒滞） 八味理中丸（热七 脾胃虚寒） 二神丸（热百五十 脾胃虚寒） 茇拔丸（热一五六 中寒）

附子理中汤（热一） 浆水散（热一四七 阴毒） 九宝丹（热一四三 温补脾胃） 吴茱萸汤（热一三七 暑湿受寒） 四柱散（热一四四 冷痛泄泻） 陈曲丸（热一六三 磨积止泻） 附子茴香散（热一四八 暖胃和中） 铁刷散（热百九 寒湿泄泻） 缩脾丸（热一六一 湿涩） 《澹寮》四神丸（热一五二 肾泄） 补脾汤（热六八 胃寒） 小已寒丸（热一六九 中寒洞泄） 五味子丸（热一五五 脾肾泄） 养胃汤（热六九 虚寒痛泄） 厚朴丸（热百六十 寒滞胀泄） 白术圣散子（热一三六 固肠温胃） 肉豆蔻丸（热一五七 脏寒滑泄） 小安肾丸（热一六七 久泻） 诃梨勒丸（热一五九 寒滑） 固胀丸（固五三 温补固涩） 泄泻经验方（固四九）

痢 疾

经 义

《通评虚实论》：帝曰：肠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帝曰：肠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则生，脉浮则死。帝曰：肠澼下浓血何如？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帝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脏期之。

《百病始生篇》曰：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

《太阴阳明论》曰：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大奇论》曰：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论疾诊尺篇》曰：大便赤瓣飧泄，脉小，手足寒者，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

《经脉篇》曰：肾所生病为肠澼。

《阴阳别论》曰：阴阳虚肠澼死。

《气厥论》曰：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

《玉机真藏论》曰：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皆难治。

论 证（共二条）

痢疾一证，即《内经》之肠澼也，古今方书，因其闭滞不利，故又谓之滞下。其证则里急后重，或垢或血，或见五色，或多红紫，或痛或不痛，或呕或不呕，或为发热，或为恶寒。此证之阴阳虚实，最宜博审详察，庶不致于差失，若见有不确，则大致误人。前泄泻门诸法，本与此通，必互相参酌用之为善。

一、痢疾之病，多病于夏秋之交，古法相传，皆谓炎暑大行，相火司令，酷热之毒蓄积为痢，今人所宗，皆此一说。夫痢因于暑而言其为热，岂不宜然，然炎热者，天之常令也，当热不热，必反为灾；因热贪凉者，人之常事也，过食生冷，所以致痢。多见人之慎疾者，虽经盛暑，不犯寒凉，则终无泻痢之患，岂其独不受热乎？此其病在寒邪，不在暑热，病在人事，不在天时，从可知矣。但胃强气实者，虽日用水果之类，而阳气能胜，故不致疾。其次之者，虽未即病，而日用日积，迨夫大火流西，新凉得气，则伏阴内动，乘机而起，故寒湿得以犯脾者，多在七八月之间，此阳消阴长之徵，最易见也。再其次者，多以脾肾本弱，则随犯随病，不必伏寒，亦不必待时，尤为易见。夫以生冷下咽，泻痢随起，岂即化而为热乎？奈何近代医流，止见此时之天热，不见此人之脏寒，但见痢证，开口便言热毒，反以寒凉治生冷，是何异雪上加霜乎！俗

见相同，死者不可胜言矣。

或曰：然亦有用寒药而愈者何也？曰：以胃强阳盛之人，而得湿成热者，亦有之；以元气壮实，而邪不胜正者，亦有之，此皆可以寒治而愈，亦可以通利而愈，而此辈极少。以胃弱阳虚而因寒伤脏者，此辈极多，若再用寒凉，或妄加荡涤，则无有不死，凡今以痢疾而致死者，皆此类也。观丹溪曰：泻痢一证，属热者多，属寒者少。戴原礼曰：以酷热之毒，至秋阳气始收，火气下降，因作滞下之证，皆大谬之言也，不可信之，因作俚词以志其戒。

俚词曰

夏日多炎，阴邪易入。暑热是主，风寒是客，身不被风，疟从何致？口不受寒，痢从何得？治必求本，轩岐金石。志此微言，可为医则。

论泻痢虚实（共三条）

凡治痢疾，最当察虚实，辨寒热，此泻痢中最大关系，若四者不明，则杀人甚易也。

一、实证之辨，必其形气强壮，脉息滑实，或素纵口腹，或多胀满坚痛，及年少新病，脾气未损者，方可用治标之法，微者行之，利之，甚者泻之。

一、虚证之辨，有形体薄弱者，有颜色清白者，有脉虽紧数而无力无神者，有脉见真弦而中虚似实者，有素禀阳衰者，有素多淡素者，有偶犯生冷者，有偶中雨水阴寒者，有偶因饮食不调者，有年衰脾弱者。以上诸证，凡其素无纵肆，而忽患泻痢，此必以或瓜或果，或饮食稍凉，偶伤胃气而然，果何积之有？又何热之有？总惟脾弱之辈，多有此证。故治此者，只宜温调脾肾，但使脾温则寒去，即所以逐邪也。且邪本不多，即用温补健脾，原无妨碍，不过数剂，自当全愈。切不可妄云补住邪气，而先用攻积、攻滞及清火等药，倘使脾气再伤，则轻者反重，重者必危矣。

论泻痢寒热

凡泻痢寒热之辨，若果是热，则必畏热喜冷，不欲衣被，渴甚饮水，多亦无碍，或小便热涩而痛，或下痢纯血鲜红，脉息必滑实有力，形气必躁急多烦。若热证果真，即宜放手凉解，或兼分利，但使邪去，其病自愈。若无此实热诸证，而泻痢有不止者，必是虚寒，若非温补脾肾，必不能愈，即有愈者，亦必其元气有根，待其来复而然。勿谓虚寒之证，有不必温补而可以愈者，或治痢必宜寒凉，而寒凉亦可无害者，皆见有未真也。

论积垢

凡腹中积聚之辨，乃以饮食之滞，留畜于中，或结聚成块，或胀满鞕痛，不化不行，有所阻隔者，乃为之积，此皆粗粕成形之属，所当逐也。今人不能辨察，但见痢如脓垢者，皆谓之积，不知此非粗粕之属，而实附肠着脏之脂膏，皆精血之属也。无论瘦人、肥人皆有此脂，但肥者脂厚，瘦者脂薄，未有无脂者也。若果无脂，则肠脏之间，岂容单薄赤露，非惟藩篱不固，而且脏必易伤，无是理也。今之凡患泻痢者，正以五内受伤，脂膏不固，故日剥而下。若其脏气稍强，则随去随生，犹无足虑；若脏气至败，剥削至尽，或以久泻久痢，但见血水，及如屋漏水者，此在庸人云：其积聚已无，反称为善，而不知脂膏刮尽则败竭，极危之候也。使今后医家，但识此为脂膏而本非积聚，则安之固之且不暇，而尚敢云攻之逐之，或用苦寒以滑之利之者否。

论五色

凡五色之辨，如下痢脓垢之属，无非血气所化，但白者其来浅，浮近之脂膏也。赤者其来深，由脂膏而切肤络也。下纯血者，多以血为热迫，故随溢随下，此其最深者也。若紫红、紫白者，则离位稍久，其下不速，而色因以变，或未及脉络，此其稍浅

者也。若红白相兼者，此又其浅深皆及者也。大都纯血鲜红者多热证，以火性急速，迫而下也；紫红紫白者少热证，以阴凝血败，损而然也，纯白者无热证，以脏寒气薄，滑而然也。然有以无红而亦因热者，此以暴注之类，而非下痢之谓也；有以紫红虽多而不可言热者，此以阴络受伤，而非暴注之比也。若辨黄黑二色，则凡黄深而秽臭者，此有热证，亦有寒证；若浅黄色淡不甚臭，而或兼腥馊气者，此即不化之类，皆寒证也；黑而浓厚大臭者，此焦色也，多有火证；若青黑而腥薄者，此肝肾腐败之色也，犹以为热，其谬甚矣。虽五色之辨，大约如此，然痢之见血者，无非阴络受伤，即或寒或热，但伤络脉，则无不见血，故不可以见血者，必认为热也。凡临此证，当必以脉色、形气、病因兼而察之，庶不致有疑似之误。

论 腹 痛

凡泻痢腹痛，有实热者，有虚寒者。实热者，或因食积，或因火邪。但食积之痛，必多胀满坚鞕，或痛而拒按，此必有所停滞，微者宜行其滞，甚者宜泻而逐之。火邪之痛，必有内热等证，方宜清之利之。然邪实于中者，必多气逆，故凡治痛之法，无论是火是食，皆当以行气为先，但宜察药性之寒热，择而用之可也。虚寒之痛，尤所当辨，盖凡泻痢之痛，多由寒气之在脏也。经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又曰：病痛者，阴也。故凡人有过食生冷，或外受寒气，即能腹痛，此可知也。寒在中者，治宜温脾，寒在下者，治宜温肾也。再若虚寒刮痛之义，则人多不知，盖元气不足于内，则虽无外受寒邪，而中气不暖，即寒证也。所以泻痢不能止，饮食不能化，而病有不能愈，正以阳虚多寒也。且泻痢不止，胃气既伤，膏血切肤，安能不痛？此其为痛，乃因剥及肠脏而然。是以痢因于痛，痛因于痢，故凡以寒侵腑脏及脉络受伤，血动气滞者，皆能为痛。但察其不实不坚，或喜揉按，或喜暖熨，或胸腹如饥而不欲食，或胃脘作呕而多吞酸，但无实热等证，则总属虚寒，安得谓痛必因积，积皆实证耶？

凡治虚寒之痛者，速宜温养脏气，不得再加消伐，致令动者愈动，滑者愈滑，必至危矣。若谓诸痛不宜补，必待痛定然后可用，则元气日去，终无定期。尝见一医云：痢疾须过七日，方可用补。而不知六日已死，执迷不悟，愚亦甚矣！但其痛之甚者，当于温补药中稍加木香以顺其气，或多加当归以和其血，俟痛稍减，则当去此二味，盖又恐木香之耗气，当归之滑肠也。若寒在下焦而作痛者，必加吴茱萸，其或痛不至甚，则但以温补脾肾为主，使脾肾渐安，则痛当自止，此不必治其痛也。

论里急后重

凡里急后重者，病在广肠最下之处，而其病本则不在广肠，而在脾肾。凡热痢、寒痢、虚痢皆有之，不得尽以为热也。盖中焦有热，则热邪下迫，中焦有寒，则寒邪下迫，脾肾气虚，则气陷下迫。欲治此者，但当察其所因，以治脾肾之本，则无有不愈。然病在广肠，已非食积，盖食积至此，泻则无留，而所留者，惟下陷之气，气本无形，故虽若欲出而实无所出，无所出而又似欲出，皆气之使然耳。故河间之用芍药汤，谓行血则便自愈，调气则后重除，是固然矣。然调气之法，如气热者凉之则调，气寒者温之则调，气虚者补之则调，气陷者举之则调，必使气和，乃为调气行血之法，其义亦然。若但以木香、槟榔、当归、大黄行血散气之属谓之调和，不知广肠最远，药不易达，而所行所散者，皆中焦之气耳。且气既下陷，而复以行之散之，则气必更陷，其能愈乎？矧痢止则后重自止，未有痢不愈而后重能愈者也，故凡欲治此者，但当以治痢为主。

论大孔肿痛

凡病痢疾，多有大孔肿痛者，其故何也？盖脾胃不和，则水谷之气失其正化，而浊恶难堪之味出诸孔道，此痛楚之不能免也。又若火因泻陷，阳为阴逐，则胃中阳气并逼于下，无从解散，此肿之所由生也。所以痢多则痛多，痢少则痛少，痛与不痛，亦

由气之陷与不陷耳。故无论寒痢、热痢，大孔皆能为痛，不能谓痛必由热也。欲治此者，但治其痢，痢止则肿痛自散，亦如后重之法也。自丹溪云：大孔痛因热流于下，木香、槟榔、芩、连加炒干姜主之，是但知火能为肿为痛，亦焉知元阳之下陷也。后人所宗，皆其法也，凡虚寒之辈，其不能堪此亦多矣。

论口渴

凡泻痢之证，必多口渴，今人但见口渴，即认为火，而不知有火者固能渴，无火者亦能渴，此不可不辨也。如火盛于中，则薰脾烁胃，津液耗干，故酷好冰水，多而不厌，愈凉愈快，随饮随消者，此因热而渴，治宜凉也。又如口热作渴，虽欲饮水而饮不能多者，即非真火，不宜凉也。凡口虽干渴喜凉，而复不喜凉者，是即寒聚于中，而无根之火浮戴于上，此最忌寒凉者也。然渴有真渴，有似渴。真渴者，必好茶饮，但以喜热、喜凉，即可辨其寒热。似渴者，干也，非渴也，口虽干而不欲汤饮，则尤非热证可知也。然泻痢之证，因其水泄于下，必津涸于上，故不免于渴，渴而欲饮，正以内水不足，欲得外水以相济也，岂必皆因于火乎？诸如此者，必当详审其有火无火，若火有余者，自当清火，水不足者，自当滋阴，是固然矣。然气为水母，其有气虚不能生水者，不补其母则水不能生，而渴不止也。土为水主，其有脾虚不能约水者，不强其主则水不能畜，而渴不止也。使能不治其渴而治其所以渴，又何渴病之有？

论小水

凡泻痢之证，小水必多不利，或多黄赤，此其寒热虚实大有关系，不可不察也。若暴注之泻，以其清浊不分，水谷并归于大肠，故水有不利者，惟其暂也。若痢疾之小水，则病本不一，今人但见黄赤不利，无不云其为热，误者多矣。凡因于热者，必其热赤之甚，或多涩痛，或见鲜血，然必上下皆有热证，方是真热，此宜清凉治之。若非真热，则或以中寒而逼阳于下者有之，或以泻痢亡阴而水亏色变者有之，或以下焦阳气不暖而水无以化者有之，或以妄用渗利而沸逼干汁者亦有之。但察其三焦无火，则虽黄虽涩，总皆亡阴亡液之证，不得通以热论，速当培补真阴，乃为良法。《内经》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至哉斯言，何今人之不能察也？不独此也，每见有小水清白而兼腹痛者，仍用芩连之类，余则不知其何谓。可恨，可恨。

论阴阳疑似

阴阳之道，即养生治病之本，而人有不易知者，以其有莫测之妙也。夫阴阳之用，欲其相济，不欲其相贼。相济者，相和者也，阴中不可无阳，阳中不可无阴也；相贼者，相害者也，阳贼阴则为焦枯，阴贼阳则为寂灭也。凡诸为病者，无非阴阳相贼，而有失其和耳。盖阴阳之性，阴常喜静而恶动，阳常喜暖而畏寒。及其相贼，则阴畏阳之亢，所以阴遇阳邪，非枯则槁；阳畏阴之毒，所以阳逢阴寇，不走即飞。此阴阳相妒之讥，诚多难测，凡诸病剧而有假真疑似者，即其证也，而尤于伤寒痢疾为最焉。

若今之患痢最甚者，多见上下皆有热证而实非真热者，何以见之？如烦则似热非热，躁则似狂非狂，懊侬不宁，莫可名状，此非真阳证也。盖以精血败伤，火中无水，而阴失其静，故烦躁若此也。又如飞者飞于上；走者走于下，飞于上则为口渴、喉疮，或面红身热，走于下则为孔热、孔痛，或便黄、便血，此非实热证也。盖以水火相刑，阳为阴逐，而火离其位，故飞走若此也。今之人，但见此等证候，佥曰察病不离形证，形证之热既已若此，而犹谓之寒，何其妄也。是但知外之有热，而不知内之有寒也，知上下之有热，而不知中焦之有寒也，又岂知烦躁之为阴虚，而飞走之为阳虚也。余言若此，闻者果能信乎？将犹疑乎？疑似之间，犹不可不辨也。

且如肌表皆有热证，本当恶热而反不舍衣被，或脐腹喜暖而宜熨宜按者，此则外虽热而内则有寒也。又如九窍皆有热证，必喜冷饮，然有口欲寒而腹畏之，故凡寒冷下咽，则或增呕恶，或加腹疼，或噎塞不行而反生胀闷，或口舌虽有疮痛而反欲热汤

饮者，此则上下虽热而中焦之有寒也。此外，有阳气素弱及脉色少神如前论等证，若止知为火，治以寒凉，其奈内本因寒，而再加以寒，则寒凉入胃，直犯中焦，是外热不相及，而中寒必更甚，故致飞者愈飞，走者愈走，所谓雪上加霜，欲孤阳之不灭，不可得也。故凡治此者，但能引火归原，使丹田暖则火就燥，下原固则气归精，此阴阳颠倒之神理，而或者昧之，迹犹苦海无边，未得其岸，故余悉此，用垂普救之衣钵云。

论 治（共十条）

凡治痢之法，其要在虚实寒热，得其要则万无一失，失其要则为害最多，辨论如前，所当熟察。前如泄泻门调治诸法，俱宜酌用。

一、生冷初伤，饮食失调，而胃气未损，元气未亏，或为痛、为胀、为暴泻、暴痢等证，而食滞有未清者，宜抑扶煎、五德丸，或平胃散、胃苓汤、五苓散之类，略祛寒滞，愈之极易。

一、脾肾虚弱之辈，但犯生冷，极易作痢。无论大人小儿，凡系脾虚致痢，别无实热等证者，先宜佐关煎温其脾气，如或稍深而病及肝肾者，即宜胃关煎为最妙之治，勿以新病畏而弗用也。或五德丸、四神丸之类，俱可间用。

一、病痢，凡脾肾俱虚而危剧可畏者，只宜以胃关煎为最，温胃饮次之，或相机间用亦可。或兼用四维散、九气丹、复阳丹，庶可保全也。

一、痢疾呕恶，兀兀欲吐，或闻食气即见恶心者，此胃气虚寒不能容受而然，必宜温补安胃，用五君子煎，或六味异功煎、温胃饮、圣术煎之类主之。呕甚者，宜六味回阳饮之属主之。若阴中火虚，气不归原而呕者，宜胃关煎、理阴煎主之。若胃火上冲而致呕吐者，则必有烦热胀满等证，乃可用清凉降火等药，宜大分清饮、益元散之类主之。

一、湿热邪盛，而烦热喜冷，脉实腹满，或下痢纯红鲜血者，宜清流饮、黄芩芍药汤，或用香连丸，或用河间芍药汤。热甚者，宜大分清饮，或茵陈饮。此等药，若数剂不效，便当思顾脾肾矣。

一、痢有发热者，似乎属火，宜从凉治。然实热之证，反未必发热，惟痢伤精血，阴虚水亏者，则最多为热为躁也。如或虚中有火，脉见有力者，宜加减一阴煎，或保阴煎主之。若脉本无力，全属虚火，则不可治火，单宜壮水补阴，如三阴煎及六味、八味等丸。若阴盛格阳而为外热者，必宜胃关煎及右归饮之属主之。

一、痢疾初作，气禀尚强，或因纵肆口腹，食饮停滞，凡有实邪胀痛坚满等证，而形气脉气俱实者，可先去其积，积去其痢自止。宜承气汤，或神佑丸、百顺丸主之，或用赤金豆以微利之，此通因通用，痛随痢减之法也。但此等证候，必须确审然后用之，若以脾肾虚寒致痢，而妄用此药及寒凉克伐等剂，再败元阳者，多致不可解救，最当慎也。

一、禁口不食，乃痢疾最危之候，而自古未有明辨。观丹溪云：禁口痢，胃口热甚故也，用黄连、人参煎汁，终日呷之，如吐再吃，但得一呷下咽便好，人不知此，多用温药甘味，此以火济火，以滞益滞也。亦有误服热毒之药犯胃者，当推明而祛其毒。此丹溪之说也。而不知禁口之辨，其义最微，岂皆胃口热甚而总以黄连可治乎？盖噤口者，以食不得入，虽亦有实热证，而惟脾胃虚寒者居多。若因食积胃中而噤口者，其胸腹必有胀满，或见鞕痛，此当行滞去积，积滞去而食自入，如青、陈、查、朴之属是也。有因火郁胃中而噤口者，其脏腑必多炽热，或脉见洪数，此当泻火去热，邪热去而食自入，如芩、连、栀、檗之属是也。凡此者，皆以邪畜于中，乃噤口之实证也。

然实证无几，而近之病者，每察其胃口，则多无胀满等证，或察其大邪，则亦非实热等证，但见其有出无入，而胃口日穷，精神日败。盖其既无胀满，本非积也，又无真热，本非火也，无积无火而食不能入，其故何也？以脏气不能容受也。不能容受，

其故有二：盖一由脾气之弱，故或为呕恶，或为吞酸，或恶闻食气而泛泛不宁，或饥不能食而枵枵待困，此以中焦不运，故食不能入，责在脾也。一由肾气之弱，故命门不能暖，则大肠不能固，小肠不能化，则胃气不能行，此以下焦失守而化源无主，责在肾也。欲健中焦，非人参、白术、干姜、甘草之属不可；欲实下焦，非熟地、附子、吴茱萸、肉桂之属不可。脾肾强而食自入，其理甚明，其应如响，余之活人于此者，不胜纪矣。如丹溪之用黄连，及以火济火，以滞益滞之说，乃悉以实火为言，特一曲之见耳。局人意智，绝人生几，此其关系非小，不得信以为然。

一、久痢阳虚，或因攻击、寒凉太过，致竭脾肾元神而滑脱不止者，本源已败，虽峻用温补诸药，亦必不能奏效矣。宜速灸百会、气海、天枢、神阙等穴以回其阳，庶或有可望生者。

述　古（共八条）

仲景曰：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褚氏遗书》曰：阴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疼，愈疼则愈欲大小便，愈便则愈疼。

东垣曰：饮食有伤，起居不时，损其胃气，则上升清华之气反从下降，是为飧泄，久则太阴传少阴而为肠澼。里急后重，脓血相杂，数至圊而不能即便者，专用补中益气汤为主，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自消矣。里急者，腹中不宽快也，亦有虚坐而大便不行者，皆血虚也，血虚则里急后重。

薛立斋曰：若白痢久，胃弱气虚，数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脓者，乃土不生金，肺与大肠气伤而下坠也。当用补中益气汤举其阳气，则阴自降而二便自愈。若饮食不入，发热作渴，势甚危急，用十全大补汤。如不应，送二神丸。若红痢久，胃弱血虚，脾经血热下注而不愈者，用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脾经气虚，不能统血而不愈者，用四君加川芎、当归。若中气下陷，不能摄血而不愈者，用补中益气汤。

凡呕吐，食不得下，其或脾胃素有实热，或过食辛辣厚味而暴患者，宜开胃行滞。若胃气虚，隔呕吐者，宜六君加生姜。凡痢，腹痛后重，怕手按腹，或脉洪实者，为积滞闭结，宜疏通之。若腹痛后重，喜手按腹，或脉微细，为阳气虚寒，宜六君、干姜温补脾气。

凡气血虚而作痢，若脾虚血弱者，宜四君子汤。胃虚血弱者，补中益气汤。久病气血俱虚者，八珍汤。若脾气虚寒下陷，补中益气汤加粟壳、姜、桂，如不应，急用附子。若气血虚弱，宜十全大补汤加附子、粟壳。若命门火衰，宜八味丸以补母气。若腹痛作渴，饮汤，手按之而痛稍止者，俱宜温补脾胃。

徐东皋曰：凡痢疾之治，须审病者气体厚薄，曾无通泻及用攻积苦寒之药，脉之有力无力，及正气邪气有余不足，对证施治，未有弗效。今医治痢，多峻用下剂及苦寒太过，鲜有不致误者，况年高与体弱之人，遂致元气虚陷，反不能支。胃气既虚，其痢益甚，有阳虚陷入阴中，则脱血阵阵而下者，医尚谓血痢不已，仍用苦寒，渐至脉绝，四肢厥冷而死者，曷可胜纪。且今人之患痢者，多有脾胃先虚而后积滞，通滞之剂宜酌用也，稍或过之，遂致虚脱，盖有由焉。

附　按（共三条）

王海藏治杨师三朝三大醉，至醒，发大渴，饮冷水冰茶各三杯，遂病，便血约一盆。先用吴茱萸丸，又用平胃五苓各半散，三大服血止。后复为白痢，又与神应丸，四服白痢乃止。或曰：何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而反用温热之剂？予曰：若用寒凉，其疾必大变，盖寒毒内伤，复用寒凉，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浸入大肠而下，得温

乃行，所以用温热其血自止。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胃既得温，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乡也。观此治法，可见治血痢者，岂可偏执为热乎？又海藏曰：暑月久血痢，不可用黄连，阴在内也。

《夷坚甲志》云：昔虞丞相自渠川被召，途中冒暑，得泄痢连月，萝壁间有韵语云：暑毒在脾，温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作治疗，医家大错。如方制药，其疾随愈。按：此说颇奇，虽未及用，姑亦录之，以存其法。

《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病气痢，久未痊，服众医药不应，因下诏访问，时金吾长张宝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荜茇方。上服之，立效，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六月不拟。上疾复发，复进之又平。因问左右曰：进方人有功，未见除授，何也？微惧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岂不及汝耶？即命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寺卿。其方用牛乳半斤，荜茇三钱，同煎减半，空腹顿服。

痢疾论列方

抑扶煎（新热十一） 佐关煎（新热十） 胃关煎（新热九） 五苓散（和一八二） 胃苓汤（和百九十） 温胃饮（新热五） 平胃散（和十七） 四逆汤（热十四） 百顺丸（新攻六） 四君子汤（补一） 五德丸（新热十八） 四神丸（热一五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二神丸（热百五十） 复阳丹（新热二十） 六君子汤（补五） 四维散（新热十二） 九气丹（新热二三） 吴茱萸丸（热百四十）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大分清饮（新寒五） 理阴煎（新热三） 右归饮（新补三） 六味异功煎（新热七） 四物汤（补八） 八珍汤（补十九）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三阴煎（新补十一） 保阴煎（新寒一）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桂枝汤（散九） 神应丸（未收）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清流饮（新寒六） 茵陈饮（新寒八）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香连丸（寒百十三） 益元散（寒百十二） 河间芍药汤（攻三二） 大承气汤（攻一） 神佑丸（攻四八） 黄芩芍药汤（寒百九） 赤金豆（新攻二） 圣术煎（新热二五）

论外备用方

归脾汤（补三二） 大防风汤（补九八 痢后风） 十宝汤（补九六 虚寒）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寒气） 戊己丸（和二百二 温热） 黄芩半夏生姜汤（和十六 干呕） 斗门方（和一九九 毒痢脓血）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寒滞） 真人养脏汤（和一九四 调和） 简易八方（和二百） 大黄汤（攻十一 湿热） 木香化滞汤（寒百十 湿热滞） 黄芩汤（寒百五 干呕痢） 六神丸（寒百十四 食积热痢） 黄芪散（寒百八 热赤痢） 理中汤（热一 中寒） 荜茇丸（热一五六 寒痢） 白术圣散子（热一三六 固肠温胃） 白通汤（热一四五 少阴痢） 桂香丸（热一六二 冷滑不禁） 附子茴香散（热一四八 暖胃和中） 固肠散（固五十 温固） 桃花丸（固五六 冷滑久痢） 诃梨勒丸（热一五九 寒滑痢） 固肠丸（固五三 温补固涩） 大断下丸（固五四 温涩） 生地黄汤（固五七 热血痢） 涩肠散（固二八六 傅掺） 当归黄芪汤（补九七 妊娠下痢） 升阳除湿防风汤（和百八十 湿滞）

---

〔1〕“热”原作“湿”，据《素问》改。

〔2〕“举”原作“来”，据《素问》改。

〔3〕“湿”原作“温”，据文义改。

〔4〕“肾”原作“胃”，据《明医杂著》改。

卷之二十五心集

杂证谟

心腹痛

经义

《举痛论》：帝曰：愿闻人之五脏卒痛，何气使然？岐伯对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立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于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岐伯曰：五脏六腑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帝曰；扪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反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

宾按：本篇论痛，总计一十三条，所言寒气与炅气相薄，及热气留于小肠闭而不通者，止二条为热证，而其他皆属于寒，则此证之概可知，学者当思所辨矣。

《终始篇》曰：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

《痹论》：帝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

《骨空论》曰：肘络季胁引少腹而痛胀，刺谚语。

《调经论》曰：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之，按之则痛。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平人气象论》曰：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

《卫气篇》曰：新积痛可移者，易已也；积不痛，难已也。

《厥病篇》曰：阙心痛，与背相控，善瘈，如从后触其心，伛偻[1]者，肾心痛也。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

心痛也。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则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肠中有虫瘕及蛟蛔，心肠痛，依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蛔也。以上皆有刺法，详在本经。

《杂病篇》曰：心痛引腰脊，欲呕，取足少阴。心痛，腹胀啬啬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取手少阳。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心痛，当九节刺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六元正纪大论》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土郁之发，甚则心痛胁膜，呕吐霍乱，饮发注下。金郁之发，心胁满引少[2]腹，善暴痛，不可反侧。水郁之发，民病寒客心痛。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火郁之发，民病骨痛，腹中暴痛。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虚上廉。胃病者，腹胀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取之巨虚下廉。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取委中央。

《五邪篇》曰：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以上俱有刺法在本经。

《经脉篇》曰：脾足太阴之脉，入腹属脾络胃，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心下急痛，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肾足少阴之脉，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是动则心如悬若饥状，舌干，咽肿，烦心，心痛。心主手厥阴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是动则胸胁支满，烦心心痛。胆足少阳之脉，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循胁里。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

论　　证（共四条）

凡病心腹痛者，有上中下三焦之别。上焦者，痛在膈上，此即胃脘痛也，《内经》曰胃脘当心而痛者即此。时人以此为心痛，不知心不可痛也，若病真心痛者，必手足冷至节，爪甲青，旦发夕死，夕发旦死，不可治也。中焦痛者，在中脘，脾胃间病也。下焦痛者，在脐下，肝肾大小肠膀胱病也。凡此三者，皆有虚实寒热之不同，宜详察而治之。

一、痛有虚实，凡三焦痛证，惟食滞、寒滞、气滞者最多，其有因虫、因火、因痰、因血者，皆能作痛。大都暴痛者多有前三征，渐痛者多由后四证。但虫痛、痰痛多在中焦，火痛则三焦俱有之，血痛则多在下焦，然惟妇人则常有血证，而男子则少也。诸如此类，但察其多滞多逆者方是实证，如无滞逆，则不得以实论也。辨之之法，但当察其可按者为虚，拒按者为实。久痛者多虚，暴痛者多实。得食稍可者为虚，胀满畏食者为实。痛徐而缓，莫得其处者多虚，痛剧而坚，一定不移者为实。痛在肠脏中，有物有滞者多实，痛在腔胁经络，不干中脏，而牵连腰背，无胀无滞者多虚。脉与证参，虚实自辨。微实者，宜调不宜攻；大实者，或上或下，非攻不可；纯虚者，或气或血，非大补不可。

一、痛证有寒热，误认之则为害不小。盖三焦痛证，因寒者常居八九，因热者十惟一二，观《内经·举痛》等论，义可知矣。盖寒则凝滞，凝滞则气逆，气逆则痛胀由生，而热则流通，多不然也。虽热证亦常有痛，然热者必有明辨，如《内经》所言

肠中痛而痺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闭而不通者，此因燥结热闭，故能作痛，然必有烦热等证，乃因于火，最易见也。今之医家，但见心腹痛证，无问有无寒热，便云诸痛皆属于火，多用寒凉，不知此说出自何典？而彼此讹传，无墨无根，妄亦甚矣。又见丹溪治法云：凡心腹痛者，必用温散，此是郁结不行，阻气不运，故痛也，此说诚是也。然又引《原病式》云：若欲行温散，宁无助火添病也。由是古方多以山栀为主，加热药为向导，或用二陈汤加川芎、苍术，倍加栀子煎服，痛甚者，加炒干姜反佐之，若此议论治法，余则大有不服。夫致病之由，热者自热，寒者自寒，病因火邪，清利自愈，固不必反佐也；病因寒滞，温散自愈，又何为反助火耶？盖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此自正治之正理，岂可不论经权，不分从逆，既宜栀子，又宜干姜，概用反佐而治寒犯寒，治热犯热乎？因致后代医流，凡有见不真者，每每借此为成法，而藉口反佐，误人于疑似之中者不少矣。故余特为反佐论在前二卷中，以尽其义，宜均察也。

一、痛证当辨有形无形。无形者痛在气分，凡气病而为胀为痛者，必或胀或止而痛无常处，气聚则痛而见形，气散则平而无迹，此无形之痛也，但宜顺气，气顺则痛自愈矣。有形者痛在血分，或为食积。凡血癖食积而为胀痛者，必痛有常所，而胀无休息，不往不来，不离其处者，是有形之痛也。然或食或血，察得所因，乃可攻而去之，此二者之当辨也。

论 痛 脉

凡诸病之虚实，辨之于脉者皆易，惟心腹痛证，则有大有小，其脉多有难辨，虽滑实有力者，固多实邪，虚弱无神者，固多虚邪，此其常也。然暴痛之极者，每多沉伏、细涩，最似极虚之候。不知气为邪逆，气逆则脉道不行而沉伏异常，此正邪实之脉，然于沉伏之中细察之，必有梗梗然弦紧之意，此必寒邪阻遏阳气者，多有是脉，若火邪作痛，则不然也。凡见此者，不得因其细极、微极便认为虚脱，妄用补剂，必大误矣。辨此之法，但当察其形气，以见平素之强弱，问其病因，以知新病久病，及何所因而起。大都暴病痛急，而脉忽细伏者多实邪，久病痛缓，而脉本微弱者为虚邪，再以前论虚实之法酌之，以理参而诊之，则万无一失矣。

论 治（共十五条）

凡心腹痛证，必须先辨寒热，如无热证热脉，则定非火邪，不得妄用凉药。

凡治心腹痛证，古云：痛随利减，又曰：通则不痛，此以闭结坚实者为言。若腹无坚满，痛无结聚，则此说不可用也。其有因虚而作痛者，则此说更如冰炭。

一、凡痛在上焦者，如因停滞，既痛兼胀，不易行散，而痛极难忍者，欲其滞去速效，无如吐之之妙，宜于新方吐法中择而用之。若无停积胀急，而或寒或气，微有凝滞而作痛者，但顺其气，无有不愈。

一、胃脘痛证，多有因食、因寒、因气不顺者，然因食因寒，亦无不皆关于气，盖食停则气滞，寒留则气凝，所以治痛之要，但察其果属实邪，皆当以理气为主，宜排气饮加减主之；食滞者兼乎消导，寒滞者兼乎温中，若止因气逆，则但理其气，病自愈矣。其有诸药不效，气结难解者，惟神香散为妙。若气有滞逆，随触随发者，宜用后简易二方最妙。

一、下焦小腹痛者，或寒，或热，或食，或虫，或血，或气逆，皆有之。凡闭结者，利之下之，当各求其类而治之。

一、寒滞之痛，有因内寒者，如食寒饮冷之类是也，必兼寒兼食，随其宜而治之，如上法可也。有因外寒者，或触冒不时之寒邪，或犯客令之寒气，或受暴雨沙气之阴毒，以致心腹搅痛，或吐或泻，或上不能吐，下不能泻，而为干霍乱危剧等证，总由寒气犯脏，或在上焦，或在中下二焦。凡痛急在上者，用吐最妙；在中在下者，俱宜解寒行滞，以排气饮为主加减治之，或不换金正气散，或和胃饮、平胃散、十香丸之

类，皆可择用。其有寒逆之甚者，宜四逆汤、理中汤之类主之。又神香散可解三焦之滞，当随证作引以送之。

一、血积之有腹痛者，是即畜血证也，而血证之属有四。一、伤寒有畜血证。成无己曰：邪气聚于下焦，则津液不得通，血气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滞于下，是生胀满而鞕痛也。若从心下至少腹鞕满而痛，小便利者，则是畜血之证，此当分而治之。其他证治详义，并见伤寒门。一、妇人有血痛证，详见妇人门。一、跌打损伤有瘀血腹痛证，但去其瘀而痛自愈。凡气血和平者，宜通瘀煎加减治之。其有血滞便结，邪实不通者，宜桃仁承气汤、百顺丸主之；或血虚燥结，便闭不通者，宜玉烛散主之。一、食郁既久，而胃脘有瘀血作痛者，生韭饮。

一、气血虚寒，不能营养心脾者，最多心腹痛证，然必以积劳积损及忧思不遂者，乃有此病；或心、脾、肝、肾气血本虚而偶犯劳伤，或偶犯寒气及饮食不调者，亦有此证。凡虚痛之候，每多连绵不止，而亦无急暴之势，或按之、揉之、温之、熨之痛必稍缓，其在心脾胸胁之间者，则或为戚戚，或为慌慌，或似嘈非嘈，或饥劳更甚，或得食稍可，或懊侬无迹，莫可名状，或形色青黄，或脉微气弱，是皆虚寒之证，此非甘温养血，补胃和中不可也，宜大小营煎，理阴煎之类加减主之。若气虚者，必大加人参，阳衰者，必佐以桂、附、干姜。丹溪曰：诸痛不可补气。此惟邪实气滞者当避之，而曰诸痛皆然则谬矣，不可执以为辞也。一、下虚腹痛，必因虚挟寒，或阳虚中寒者乃有之，察无形迹而喜按喜暖者是也，治宜补阴逐寒，必宜理阴煎主之。然男子则间或有之，惟女人则因虚而痛者更多。盖女人有月经带浊之病，所以为异，亦宜理阴煎大剂主之，余用此以活人多矣。若虚中挟滞而血有不行者，惟决津煎为最妙。诸未尽者，详妇人门。凡治心腹痛证，已经攻击涤荡，愈而复作，或再三用之而愈作愈甚，或脉反浮弦虚大者，皆为中虚之候，此当酌其虚实而或兼治邪气，或专补正气。若用补无碍，则当渐进，切不可杂乱妄投，以自掣其肘，但当纯用补药，使脾胃气强，得以运行，则邪气自不能犯，又何疼痛之有？

一、火邪热郁者，皆有心腹痛证。如火在上焦，痛而兼胀者，宜于行气导滞药中倍加山栀、黄芩之属以治之；若有痛无胀者，或宜加芍药、生地、麦冬以佐之。若火在下焦者，宜大分清饮，或茵陈饮之类主之。然火在上者，必有烦热、焦渴、喜冷等证，火在下者，必有胀热、秘结、淋涩等证，务兼脉证，察其真有火邪，方可治以寒凉，如无火证火脉，则不得妄称为火以误治也。

一、虫痛证治，详见诸虫门。

一、痰饮停滞胸膈，亦能作痛。凡胸胁膨闷，漉漉有声，或作醋酸心呕恶，或痛连胁背者，皆其证也。宜清膈煎、二陈汤、橘皮半夏汤、《局方》四七汤，及括痰丸、润下丸之类并皆治之。又若东垣草豆蔻丸、丹溪白螺丸，亦皆治痰之剂。若郁痰凝结，消之不去者，非用吐法不能除也。

一、阴寒腹痛者，凡男妇有因房室之后中寒而痛极者，此阴寒也。宜先用葱、姜捣烂炒热，或热砖之属熨其脐腹，以解其寒极凝滞之气，然后用理阴煎，或理中汤、四逆汤之类加减治之。其有痛极至危者，须速灸神阙、气海等穴。

一、凡胸腹之痛，有无关于内，而在筋骨、皮肉之间者，此邪之在经，不可混作里证。必须详问的确，但当分其或火，或寒，或气，或劳伤，或血滞，或血虚，或有淫疮邪毒留蓄在经，辨其所因，庶不致谬，而治之亦易也。

一、大人小儿，或素因口腹不节，致伤脾胃，以后或寒或食，凡有所触即为腹痛，屡发不已，或为胀满、食减等证者，惟芍药枳术丸为最妙，宜加减用之。

一、凡胸膈大痛，连及胁背，药不能纳，到口即吐者，此则无论诸药，皆可发吐，因就其势探而吐之，则最易最捷，吐出邪滞积痰，痛可立止。若邪犹未尽，痛犹未止，

则再以前药与之，务尽其邪，无不愈者。

述　古（共二条）

陈无择云：十二经络，外感六淫，则其气闭塞，郁于中焦，气与邪争，发为疼痛。足厥阴心痛，两胁急，引小腹连阴股相引痛。手心主心痛，彻背，心烦，掌中热，咽干，目黄赤，胁满。足太阴心痛，腹胀满，涩涩然大便不利，膈闷咽塞。手太阴心痛，短气不足以息，季胁空痛，遗矢无度，胸满烦心。足少阴心痛，烦极，面黑，心悬若饥，胸满，腰脊痛。背输诸经心痛，心与背相引，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诸腑心痛，难以俯仰，小腹上冲，卒不知人，呕吐泄泻。此皆诸经、诸俞、诸腑涉邪所致，病属外所因。若五脏内动，汩[3]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搏，发为疼痛。肝心痛者，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真心痛者，（如前经义）脾心痛者，如锥针刺其心腹，蕴蕴然气满。肺心痛者，若从心间起，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肾心痛者，与背相控，善瘈，如物从后触其心，身伛偻。胃心痛者，腹痛胸满，不下食，食则不消。皆脏气不平，喜怒忧郁所致，此属内因。饮食劳逸，触忤非类，使脏气不平，痞膈于中，食饮遁注，变乱肠胃，发为疼痛。或饮啖生冷果实，中冷不能消散，结而为积，还食还发，名积心痛。及有脏寒生蛔致心痛者。所谓九种心痛，曰饮、曰食、曰风、曰冷、曰热、曰悸、曰虫、曰注、曰去来痛者，除风热寒属外所因，余皆不内外因。更有妇人恶血入心脾经，发作疼痛，尤甚于诸痛。更有卒中、客忤、鬼击、尸疰，使人心痛，亦属不内外因。

丹溪曰：心痛即胃脘痛，虽日数多，不吃食不死，若痛方止便吃物，还痛。必须三五服药后，方可渐渐吃物。痛甚者，脉必伏，用温药附子之类，不可用参术。脉弦者是食，宜温散。盖食得寒则凝，得热则化，更用行气，或利药助之，无不愈。脉滑者是痰，痰因气滞而聚，阻碍道路，气不得通而痛，宜导痰解郁。凡痛必用温散，以其郁结不行，阻气不运故也。腹痛以手可重按者属虚，宜参、术、姜、桂之类；手不可按者是实，宜用硝黄下之。肥白人腹痛，多是气虚兼湿痰，宜半夏、人参、二术之类。饮食过伤而腹痛，宜木香槟榔丸下之。如气虚之人伤饮食而腹痛，宜调补胃气并消导药，参、术、山楂、枳实、麦芽、木香、神曲之类。如腹中常有热而痛，此为积热，宜调胃承气汤下之。小腹实痛，用青皮以行其气；小腹因寒而痛，宜桂枝、吴茱萸。脐下忽大痛，人中黑者，多死。心痛，用山栀并劫药止之，若又复发，前药必不效，可用玄明粉一服立止。脉坚实，不大便者，下之。

食停小腹新按

凡腹痛因食者，或因滞物，或因冷物皆能停积中脘，须用前治食法加减治之，此正法也，然又有食停小腹者。余尝治一上舍，年及三旬，因午刻食水煮面角，将至初更，食及小腹，下至右角间，遂停积不行，而坚突如拳，大如鹅卵，其痛之剧，莫可名状。余为治之，察其明系面积，显而无疑，然计其已入大肠，此正通则不痛之证也，乃与木香槟榔丸，连下一二三次，其痛如故。因疑药力之缓，犹未及病，乃更投神佑丸以泻之，又不效。余谓此必药性皆寒，故滞有不行也，因再投备急丸，虽连得大泻，而坚痛毫不为减。斯时也，余计穷矣。因潜测其由，不过因面，岂无所以制之？今既逐之不及，使非借气以行之不可也。且计面毒非大蒜不杀，气滞非木香不行，又其滞深道远，非精锐之响导不能达，乃用火酒磨木香，令其嚼生蒜一瓣，而以香酒送之。一服后，觉痛稍减，三四服后，痛渐止而食渐进，方得全愈。然虽痛止食进，而小腹之块仍在，后至半年许始得消尽。由是知欲消食滞，即大黄、巴豆犹有所不能及，而推宜行气为先也。且知饮食下行之道，乃必由小腹下右角间，而后出于广肠，此自古无人言及者，故并笔之，用以广人之闻见。

括沙新按

向予荆人，年及四旬，于八月终初寒之时，偶因暴雨后中阴寒沙毒之气，忽于二鼓时，上为呕恶，下为胸腹搅痛，势不可当。时值暮夜，药饵不及，因以盐汤探吐之，痛不为减，遂连吐数次，其气愈升，则其痛愈剧，因而上塞喉嗌，甚至声不能出，水药毫不可入，危在顷刻间矣。余忽忆先年曾得秘传括沙法，乃择一光滑细口磁碗，别用热汤一钟，入香油一二匙，却将碗口蘸油汤内，令其暖而且滑，乃两手覆执其碗，于病者背心轻轻向下刮之，以渐加重，碗干而寒，则再浸再刮，良久，觉胸中胀滞渐有下行之意，稍见宽舒，始能出声。顷之，忽腹中大响，遂大泻如倾，其痛遂减，幸而得活。泻后得睡，一饭顷，复通身搔痒之极，随发出疙瘩风饼如钱大者，不计其数，至四鼓而退。愈后细穷其义，盖以五脏之系，咸附于背，故向下刮之，邪气亦随而降。凡毒气上行则逆，下行则顺，改逆为顺，所以得愈。虽近有两臂刮沙之法亦能治痛，然毒深病急者，非治背不可也。至若风饼疙瘩之由，正以寒毒之气充塞表里，经脏俱闭，故致危剧，今其脏毒既解，然后经气得行，而表里俱散也。可见寒邪外感之毒，凡脏气未调，则表亦不解，表邪未散，则脏必不和，此其表里相关，义自如此，故治分缓急，权衡在人矣。继后数日，一魏姓者，亦于二鼓忽患此证，治不得法，竟至五鼓痛极而毙。遇与不遇，此其所以为命也。

附 按

徐东皋云：匡掌科夫人，年三十余，病胃脘连胸胁痛，日轻夜甚，两寸关脉弦滑有力。诸医以积滞凝寒，用发散及攻下药，继用铁刷散，四磨饮等方，俱不效。后用汤水，皆吐而不纳，经月不食，痛且益甚。予谓其为痰郁明矣，但痛久弱甚，不敢行吐法，奈何？偶一医谓五灵脂、没药素用有效，众皆哂之曰：此药用之多矣。予谓：再用亦无妨，何哂之有？彼用酒调，病者到口便吐，随吐绿痰两碗许，痛即止，遂纳饮食。此盖痰在膈上，攻下之亦不去，必得吐法而后愈，经曰：有故无殒，此之谓欤。

简 易 方

一、胃脘当心而痛，或气或寒，触而屡发者，用荔枝核烧微焦，每荔枝核一钱，加木香七分，共为末，以清汤下一钱许，数服可以除根，屡试神效者。

一、胸膈胃脘大痛，察有邪滞，连用排气饮及诸药全不见效者，但用牙皂角，以微火烧，烟甫尽即取起，为末，用烧酒调送七八分或一钱许，其效如神，亦余试效者。

《兵部手集》方：治久心痛十年五年者，随手效。用小蒜以醯醋煮熟顿服，此后再不发。

治脾痛三方歌：腹胀脾疼怎抵当，椒姜之外有丁香，三般等分罗为末，调入白盐与白汤。

水磨乌药治脾疼，每服须教一盏浓，一片陈皮一苏叶，再煎浓服有神功。

心与脾疼有妙方，良姜切碎等槟榔，两般同炒研为末，米饮同调服亦良。

食疗方：治五脏冷痛、心腹痛，以胡椒二十一粒，擂碎，热酒服之。

《肘后》方：治心腹俱胀痛，短气欲死，或已绝者，用官桂三两，切碎，以水一升二合，煮八合，去渣，顿服。无桂用姜亦可。

腹痛灸法

内关、中脘、气海、神阙（填椒盐灸之）、水分、隔俞、脾俞、胃俞。

心腹痛论列方

吐法（新攻一） 备急丸（攻五二） 大分清饮（新寒五） 四逆汤（热十四） 排气饮（新和六） 《局方》四七汤（和九七） 大营煎（新补十四） 小营煎（新补十五） 木香槟榔丸（攻四九） 通瘀煎（新固五） 神香散（新和二十） 桃仁承气汤（攻四） 润下丸（和百十七） 二陈汤（和一） 调胃承气汤（攻三） 清

膈煎（新寒九） 茵陈饮（新寒八） 括痰丸（新和十九）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玉烛散（攻二四） 十香丸（新和十五） 芍药枳术丸（新和十六） 平胃散（和十七） 生韭饮（和一五一） 白螺丸（和百十五） 东垣草豆蔻丸（和一六七） 和胃饮（新和五） 理阴煎（新热三） 神佑丸（攻四八）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决津煎（新因二） 百顺丸（新攻六） 理中汤（热一）

论外备用方

荔枝散（新因二八 气痛） 赤金豆（新攻二 坚积） 木香顺气散（和四三 气滞） 归脾汤（补三二） 游山散（和七六 心脾痛） 调气平胃散（和十八） 参附汤（补三七） 神佑丸（攻五三 寒积痛） 附子茴香散（热一四八 暖胃和中） 人参散（和一六二 虚寒） 牙皂散（新因二七 结气） 藿香安胃散（热七一 寒呕） 四磨饮（和五二 行气） 强中汤（热九一 生冷伤脾） 茱萸四逆汤（热十八 小腹痛） 苏合丸（和三七一 气逆心痛） 铁刷散（热百九 寒湿积） 八味建中汤（补二五） 乌药散（和七四 血气壅滞） 益黄散（和十九 寒滞） 指迷七气汤（和五一 积痛） 平拈散（和七五 气痛） 七气汤（和四七 郁） 木香调气散（和四四 气滞） 八味汤（热一四一 虚寒气滞） 调痛散（和七二 气逆） 丁香止痛散（和七三 心痛甚） 蟠葱散（热百十 寒滞） 祛痛散（和七一 心气滞） 胡椒理中汤（热六 肺胃虚寒） 胃爱散（热七十 虚寒） 玄桂丸（和七八 瘀血痛） 厚朴温中汤（热九十 逐寒滞） 胜金散（热百八 气逆） 舒筋散（和七七 跌闪腹痛） 丁香茯苓汤（热六十三 温行滞） 大沉香丸（热百十三 冷气） 沉香桂附丸（热百十一 寒气） 附子理中汤（热三 虚寒） 吴茱萸散（热一三九 寒湿） 木香导气丸（因二七八 小腹气痛） 金匮大建中汤（补二三 寒痛） 大已寒丸（热百七十 寒病） 小建中汤（补二二） 事后中寒腹痛（因二七八） 椒附丸（热百十二 小腹痛） 温胃汤（热十三 寒伤脾） 冷香丸（热八二 生冷）

胁 痛

经 义

《藏气法时论》曰：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

《大奇论》曰：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

《邪客篇》曰：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胁。

《热论篇》曰：伤寒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刺热篇》曰：肝热病者，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刺足厥阴少阳。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

《举痛论》曰：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

《玉机真藏论》曰：风寒客于人，弗治，则病入舍肺。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名曰肝痹，胁痛出食。春脉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

《五藏生成篇》曰：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

《脉要精微论》曰：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

《五邪篇》曰：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咳论》曰：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

《缪刺论》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刺然骨

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疾按之应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

《骨空论》曰：胁络季胁引小腹而痛胀，刺谚语。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肝脉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覆杯。胃病者，腹膜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奇病论》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四时刺逆从论》曰：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

《厥论》曰：少阳之厥，暴聋颊肿而热，胁痛，胭不可以运。

《腹中论》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治以乌贼鱼骨丸。

《脉解篇》曰：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

《五藏生成篇》曰：腹满膜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

《经脉篇》曰：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也，是动则病手心热，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胆足少阳也，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

《本藏篇》曰：肝小则脏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苦隔中，且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切胁悗，为息贲；肝下则逼胃，胁下空，胁下空则易受邪。肝坚则脏安难伤；肝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肝端正则和利难伤；肝偏倾则胁下痛也。脾小则脏安。脾大则苦湫肭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则肭[4]引季胁而痛。胸胁好者肝坚，胁骨弱者肝脆，胁骨偏举者肝偏倾也。

《标本病传论》曰：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酸，三日不已死。肾病少腹腰脊痛，胭酸，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诸病以次是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民病反胁痛而吐甚。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胠胁不可转侧。岁木不及，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胠胁痛。岁火不及，寒乃大行，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岁土不及，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胸胁暴痛，下引少腹。木不及，其眚东，其脏肝，其病内舍胠胁，外在关节。火不及，其眚南，其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金不及，其眚西，其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六元正纪大论》曰：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金郁之发，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

《至真要大论》曰：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民病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民病心胁痛不能反侧。厥阴司天，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民病胸中烦热，右胠满。阳明司天，民病左胠胁痛，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厥阴之胜，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太阴之胜，病在胠胁。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阳明之复，清气大来，病生胠胁，气归于左。

论　证（共三条）

胁痛之病，本属肝胆二经，以二经之脉皆循胁肋故也。然而心肺脾胃肾与膀胱亦皆有胁痛之病，此非诸经皆有此证，但以邪在诸经，气逆不解，必以次相传，延及少阳、厥阴，乃致胁肋疼痛。故凡以焦劳忧虑而致胁痛者，此心肺之所传也；以饮食劳倦而致胁痛者，此脾胃之所传也；以色欲内伤，水道壅闭而致胁痛者，此肾与膀胱之所传也，传至本经，则无非肝胆之病矣。至于忿怒疲劳，伤血，伤气，伤筋，或寒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此自本经之病。病在本经者，直取本经，传自他经者，必拔其所病之本，辨得其真，自无不愈矣。

一、胁痛有内伤外感之辨，凡寒邪在少阳经，乃病为胁痛耳聋而呕，然必有寒热表证者，方是外感，如无表证，悉属内伤。但内伤胁痛者十居八九，外感胁痛则间有之耳。

一、胁痛有左右血气之辨，其在诸家之说，有谓肝位于左而藏血，肺位于右而藏气，故病在左者为血积，病在右者为气郁，脾气亦系于右，故湿痰流注者，亦在右。若执此说，则左岂无气？右岂无血？食积痰饮，岂必无涉于左乎？古无是说，此实后世之谬谈，不足凭也。然则，在气在血，何以辨之？但察其有形无形可知之矣。盖血积有形而不移，或坚硬而拒按，气痛流行而无迹，或倏聚而倏散。若食积痰饮，皆属有形之证，第详察所因，自可辨识。且凡属有形之证，亦无非由气之滞，但得气行，则何聚不散？是以凡治此者，无论是血是痰，必皆兼气为主，而后随宜佐使以治之，庶得肯綮之法，无不善矣。

论　治（共三条）

一、外感证，邪在少阳，身发寒热而胁痛不止者，宜小柴胡汤、三柴胡饮，或河间葛根汤之类酌宜用之。若外邪未解而兼气逆胁痛者，宜柴胡疏肝散主之。若元气本虚，阴寒外闭，邪不能解而胁痛畏寒者，非大温中饮不可。

一、内伤肝胆，气逆不顺而胁痛者，宜排气饮、推气散、沉香降气散、木香调气散之类主之。若郁结伤肝，中脘不快，痛连两胁，或多痰者，宜香橘汤。若暴怒伤肝，气逆胀满，胸胁疼痛者，宜解肝煎。若怒气伤肝，因而动火，胁痛、胀满、烦热，或动血者，宜化肝煎。若气滞胸胁，痛而兼喘者，宜分气紫苏饮。若男子忧郁伤肝，两胁疼痛者，宜枳实散。若男妇肝肾气滞，自下而上，痛连两胁者，宜木通散。若悲哀烦恼，肝气受伤，脉紧胁痛者，枳壳煮散。若因惊气逆，胁痛不已者，桂枝散。若食积作痛，但痛有一条杠起者是也，大和中饮，或用保和丸。若痰饮停伏胸胁疼痛者，导痰汤加白芥子。若肝火内郁，二便不利，两胁痛甚者，当归龙荟丸，或左金丸。若从高跌坠，血流胁下作痛者，复元活血汤。若妇人血滞，胁腹连痛者，芎药散、决津煎。若肝脾血虚，或郁怒伤肝，寒热胁痛者，逍遥散。若肝肾亏损，胁肋作痛，头眩心跳身痛，或妇人经水不调，经后作痛者，补肝散。

一、内伤虚损，胁肋疼痛者，凡房劳过度，肾虚羸弱之人，多有胸胁间隐隐作痛，此肝肾精虚，不能化气，气虚不能生血而然。凡人之气血，犹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倘于此证，不知培气血，而但知行滞通经，则愈行愈虚，鲜不殆矣。惟宜左归饮、小营煎及大补元煎之类主之。或有微滞者，用补肝散亦可。若忧思过度，耗伤心脾气血，病有如前者，宜逍遥饮、三阴煎、七福饮之类主之，或归脾汤亦可。若以劳倦，过伤肝脾气血而病如前者，宜大营煎、大补元煎之类主之。

灸　法

治卒胁痛不可忍者，用蜡绳横度两乳中，半屈绳，从乳斜趋痛胁下，绳尽处灸三十壮，更灸章门（七壮）、丘墟（三壮，可针入五分）。

胁痛论列方

三阴煎（新补十一） 七福饮（新补七） 小柴胡汤（散十九） 逍遥散（补九二） 归脾汤（补三二） 三柴胡饮（新散三） 逍遥饮（新因一） 推气散（和三七七） 大温中饮（新散八） 枳实散（和三七六） 导痰汤（和九一） 柴胡疏肝散（散百十） 香橘汤（和三七四） 解肝煎（新和十一） 当归龙荟丸（寒一六七） 桂枝散（散百十一） 化肝煎（新寒十） 复元活血汤（外二百四十） 小营煎（新补十五） 决津煎（新因二） 左归饮（新补二） 河间葛根汤（散百十二） 大营煎（新补十四） 芎药散（妇百三十） 补肝散（妇九二） 沉香降气散（和四十） 排气饮（新和六） 木通散（攻百十一） 大补元煎（新补一） 木香调气散（和四四） 左金丸（寒一五四） 大和中饮（新和七） 分气紫苏饮（和三七五） 保和丸（小三五） 枳壳煮散（散百九）

论外备用方

柴胡清肝散（寒五九 肝火） 栀子清肝散（寒六十 风热） 桃仁承气汤（攻四 瘀血） 神芎丸（攻七三 风痰） 神保丸（攻五三 寒气食积） 大黄附子汤（攻百十二 寒积） 控涎丹（攻八二 痰） 白术丸（和三七八 息积） 加味小柴胡汤（散二一 伤寒） 木香顺气散（和四三 肝气）

腰 痛

经 义

《脉要精微论》曰：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肾脉缓甚为折脊。

《五癃津液别篇》曰：五谷之精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痠。

《本神篇》曰：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

《经脉篇》曰：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实则闭癃，虚则腰痛，取之所别也。膀胱足太阳也，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肝足厥阴也，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

《脉解篇》曰：太阳所谓肿腰脽痛者，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故肿腰脽痛也。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厥阴所谓腰脊痛不可以俯仰者，三月一振荣华，万物一俯而不仰也。

《骨空论》曰：督脉为病，脊强反折。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间。

《刺腰痛篇》曰：足太阳脉令人腰痛。以下共十七证，各有刺法，具详本篇。

《杂病篇》曰：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阳阳明；痛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取足少阳。

《终始篇》曰：刺诸痛者，其脉皆实。故曰：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阳。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阳也，病在下者阴也。痒者阳也，浅刺之。

《热论篇》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

《刺疟篇》曰：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肾疟者，令人洒

洒然腰脊痛。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

论　证（共三条）

腰痛证，旧有五辨：一曰阳虚不足，少阴肾衰。二曰风痹、风寒、湿著腰痛。三曰劳役伤肾。四曰坠堕损伤。五曰寝卧湿地。虽其大约如此，然而犹未悉也。盖此证有表里虚实寒热之异，知斯六者庶乎尽矣，而治之亦无难也。

一、腰痛证，凡悠悠戚戚，屡发不已者，肾之虚也。遇阴雨或久坐，痛而重者，湿也。遇诸寒而痛，或喜暖而恶寒者，寒也。遇诸热而痛，及喜寒而恶热者，热也。郁怒而痛者，气之滞也。忧愁思虑而痛者，气之虚也。劳动即痛者，肝肾之衰也。当辨其所因而治之。

一、腰为肾之府，肾与膀胱为表里，故在经则属太阳，在脏则属肾气，而又为冲任督带之要会。所以凡病腰痛者，多由真阴之不足，最宜以培补肾气为主。其有实邪而为腰痛者，亦不过十中之二三耳。

论　治（共七条）

一、腰痛之虚证，十居八九，但察其既无表邪，又无湿热，而或以年衰，或以劳苦，或以酒色斲丧，或七情忧郁所致者，则悉属真阴虚证。凡虚证之候，形色必清白而或见黎黑，脉息必和缓而或见细微，或以行立不支而卧息少可，或以疲倦无力而劳动益甚。凡积而渐至者皆不足，暴而痛甚者多有余，内伤禀赋者皆不足，外感邪实者多有余，故治者当辨其所因。凡肾水真阴亏损，精血衰少而痛者，宜当归地黄饮，及左归丸、右归丸为最。若病稍轻，或痛不甚，虚不甚者，如青娥丸、煨肾散、补髓丹、二至丸、通气散之类，俱可择用。

一、腰痛之表证，凡风寒湿滞之邪，伤于太阳、少阴之经者皆是也。若风寒在经，其证必有寒热，其脉必见紧数，其来必骤，其痛必拘急兼酸，而多连脊背，此当辨其阴阳，治从解散。凡阳证多热者，宜一柴胡饮，或正柴胡饮之类主之；若阴证多寒者，宜二柴胡饮、五积散之类主之。其有未尽，当于伤寒门辨治。

一、湿滞在经而腰痛者，或以雨水，或以湿衣，或以坐卧湿地。凡湿气自外而入者，总皆表证之属，宜不换金正气散、平胃散之类主之。若湿而兼虚者，宜独活寄生汤主之。若湿滞腰痛而小水不利者，宜胃苓汤，或五苓散加苍术主之。若风湿相兼，一身尽痛者，宜羌活胜湿汤主之。若湿而兼热者，宜当归拈痛汤、苍术汤之类主之。若湿而兼寒者，宜《济生》术附汤、五积散之类主之。

一、腰痛有寒热证，寒证有二，热证亦有二。凡外感之寒，治宜温散如前，或用热物熨之亦可。若内伤阳虚之寒，治宜温补如前。热有二证。若肝肾阴虚、水亏火盛者，治当滋阴降火，宜滋阴八味煎，或用四物汤加黄檗、知母、黄芩、栀子之属主之。若邪火蓄结腰肾，而本无虚损者，必痛极，必烦热，或大渴引饮，或二便热涩不通，当直攻其火，宜大分清饮加减主之。

一、跌扑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血脉凝滞也，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牛膝、肉桂、玄胡、乳香、没药之类主之。若血逆之甚而大便闭结不通者，宜《元戎》四物汤主之，或外以酒糟、葱、姜捣烂罨之，其效尤速。

一、丹溪云：诸腰痛不可用参补气，补气则疼愈甚；亦不可峻用寒凉，得寒则闭遏而痛甚。此言皆未当也。盖凡劳伤虚损而阳不足者，多有气虚之证，何为参不可用？又如火聚下焦，痛极而不可忍者，速宜清火，何为寒凉不可用？但虚中挟实不宜用参者有之，虽有火而热不甚，不宜过用寒凉者亦有之，若谓概不可用，岂其然乎？余尝治一董翁者，年逾六旬，资禀素壮，因好饮火酒，以致湿热聚于太阳，忽病腰痛不可忍，至求自尽，其甚可知。余为诊之，则六脉洪滑之甚，且小水不通而膀胱胀急，遂以大分清饮倍加黄檗、龙胆草，一剂而小水顿通，小水通而腰痛如失。若用丹溪之言，

鲜不误矣，是以不可执也。（新按）

一、妇人以胎气、经水损阴为甚，故尤多腰痛脚疫之病，宜当归地黄饮主之。

述　古（共三条）

陈无择曰：肾著之候，其体重，腰冷如水，食饮如故，小便自利，腰已下冷重如带五千钱，治宜流湿，兼用温散药，肾著汤主之。又渗湿[5]汤亦治肾著。

丹溪治法曰：肾虚腰痛，用杜仲、龟板、黄檗、知母、枸杞、五味之类，猪脊髓丸服。瘀血用补阴丸加桃仁、红花。湿热，苍术、杜仲、黄檗、川芎之类。痰积作痛，二陈加南星，加快气药佐之，使痰随气运。腰曲不能伸者，针人中立愈。

徐东皋曰：腰者肾之外候，一身所恃以转移阖辟者也。盖诸脉皆贯于肾而络于腰脊，肾气一虚，腰必痛矣。除坠伤之外，不涉于虚。其于风寒湿热，虽有外邪，多有乘虚相犯，而驱邪之中，又当有以究其本也。举世之人，每每醉以入房，欲竭其精，耗散其真，务快其心，恬不知养，其不虚者几希。予见房室劳伤肾气，腰脊兼痛，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痿者有矣，岂直腰痛已哉，养生君子不可以不慎于斯也。甫年少时，常有腰痛及闪挫之病，每服补肾汤丸，仅得不甚而易愈，尚不知房室之害也。予禀性淡于欲事，自壬子以来，多游江湖间，欲渐稀而腰痛亦稀。至辛酉之后，集此书兼视病家，无暇而欲益寡，腰觉强健，而绝无痛作之因。可见寡欲之功，优于补剂多矣，并书于此，为君子告焉。

简 易 方

《太平圣惠方》：治风冷寒痹腰痛。用川乌头三个，生捣为末，少加盐水调，摊于纸帛上，贴痛处，须臾止。

又方：治卒患腰脚疼痛。用杜仲一两，制，水二钟，煎一钟；再用羊肾四枚，细切去脂膜，入药汤，煮熟；次入韭白、盐、花椒、姜、酱、醋作羹，空腹食之，二三次即腰脚倍健。

针 灸 法

灸腰痛不可俯仰，令患人正立，以竹杖柱地，平脐点记，乃以度背，于脊中点记，随年壮灸之。

肾俞（三壮或七壮）、昆仑（三壮）、委中（刺出血沉脚腰肿痛）。

腰痛论列方

青娥丸（补一四三）　煨肾散（和二八二）　大分清饮（新寒五）　四物汤（补八）　补髓丹（补一四一）　当归地黄饮（新补二十）　补阴丸（寒百六十）　二至丸（热一二八）　当归拈痛汤（寒百三十）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元戎》四物汤（攻二六）　二陈汤（和一）　五积散（散三九）　滋阴八味煎（新寒十七）　平胃散（和十七）　胃苓汤（和百九十）　《济生》术附汤（补四二）　五苓散（和一八二）　肾著汤（热一二九）　羌活胜湿汤（和一七八）　渗湿汤（和一七四）　一柴胡饮（新散一）　独活寄生汤（和二百七十）　苍术汤（寒一三三）　二柴胡饮（新散二）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通气散（妇一三一）　正柴胡饮（新散六）

论外备用方

麋茸丸（补一三四）　加味青娥丸（补一四四）　滋阴大补丸（补一二六）　舒筋汤（和七七　跌闪）　胡桃汤（和二八四　肾虚）　调营活络饮（和二八二　损伤瘀血）　芍药散（妇一三一　妇人血滞）　生附汤（热二四　寒湿）　沉香桂附丸（热百十一　阳虚）

〔1〕“偻”原作“偾”，据《灵枢》改。
〔2〕“少”原作“小”，据《素问》改。
〔3〕“汩”原作“泪”，据广益书局本改。
〔4〕“胁”原作“肋”，据《灵枢》改。
〔5〕“湿”原作“温”，据《三因方》改。

卷之二十六必集

杂证谟

头痛

经义

《五藏生成篇》曰：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

《经脉篇》曰：膀胱足太阳也，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

《脉解篇》曰：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

《通评虚实论》曰：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著至教论》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

《脉要精微论》曰：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

《平人气象论》曰：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

《脉要精微论》曰：厥成为巅疾。颠痛，刺手阳明与颠之盛脉出血。颇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经，立已。项痛不可俯仰，刺足太阳；不可以顾，刺手太阳也。

《寒热病篇》曰：阳迎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

《杂病篇》曰：厥挟脊而痛者至顶，头沉沉然，目眩眩然，腰脊强，取足太阳腘中血络。

《奇病论》：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1〕，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厥病篇》曰：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论证（共二条）

凡诊头痛者，当先审久暂，次辨表里。盖暂痛者，必因邪气；久病者，必兼元气。以暂病言之，则有表邪者，此风寒外袭于经也，治宜疏散，最忌清降；有里邪者，此三阳之火炽于内也，治宜清降，最忌升散，此治邪之法也。其有久病者，则或发或愈，或以表虚者，微感则发，或以阳胜者，微热则发，或以水亏于下，而虚火乘之则发，或以阳虚于上，而阴寒胜之则发。所以暂病者当重邪气，久病者当重元气，此固其太纲也。然亦有暂病而虚者，久病而实者，又当因脉、因证而详辨之，不可执也。

一、头痛有各经之辨。凡外感头痛，当察三阳、厥阴。盖三阳之脉俱上头，厥阴之脉亦会于巅，故仲景《伤寒论》则惟三阳有头痛，厥阴亦有头痛，而太阴、少阴则无之。其于辨之之法，则头脑、额颅虽三阳俱有所会，无不可痛，然太阳在后，阳明

在前，少阳在侧，此又各有所主，亦外感之所当辨也。至若内伤头痛，则不得以三阳为拘矣。如本经所言，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若《厥病篇》所论，则足六经及手少阴、少阳皆有之矣。《奇病论》曰：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凡痛在脑者，岂非少阴之病乎？此内证外证之异，所不可不察也。（厥病篇义详《类经》）

论 治（共五条）

一、外感头痛，自有表证可察，盖其身必寒热，脉必紧数，或多清涕，或兼咳嗽，或兼脊背疲痛，或兼项强不可以左右顾，是皆寒邪在经而然，散去寒邪，其痛自止，如川芎、细辛、蔓荆子、柴胡之类，皆最宜也。若寒之甚者，宜麻黄、桂枝、生姜、葱白、紫苏、白芷之类，随其虚实而加减用之。

一、火邪头痛者，虽各经皆有火证，而独惟阳明为最。正以阳明胃火，盛于头面而直达头维，故其痛必甚，其脉必洪，其证必多内热，其或头脑振振，痛而兼胀，而绝无表邪者，必火邪也。欲治阳明之火，无如白虎汤加泽泻、木通、生地、麦冬之类，以抑其至高之势，其效最速。至若他经之火，则芍药、天花、芩、连、知、檗、龙胆、栀子之类，无不可择而用之。但治火之法，不宜佐以升散，盖外邪之火，可散而去，内郁之火，得升而愈炽矣，此为忌也。

一、阴虚头痛，即血虚之属也，凡久病者多有之。其证多因水亏，所以虚火易动，火动则痛，必兼烦热、内热等证，治宜壮水为主，当用滋阴八味煎、加减一阴煎、玉女煎之类主之。火微者，宜六味地黄丸、四物汤、三阴煎、左归饮之类主之。

一、阳虚头痛，即气虚之属也，亦久病者有之。其证必戚戚悠悠，或羞明，或畏寒，或倦怠，或食饮不甘，脉必微细，头必沉沉，遇阴则痛，逢寒亦痛，是皆阳虚阴胜而然。治宜扶阳为主，如理阴煎、理中汤、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之类，皆可择用，或以五福饮，五君子煎加川芎、细辛、蔓荆子之类，以升达阳气，则最善之治也。

一、痰厥头痛，诸古方书皆有此名目，然以余论之，则必别有所因，但以头痛而兼痰者有之，未必因痰头痛也。故兼痰者必见呕恶、胸满、胁胀，或咳嗽气粗多痰，此则不得不兼痰治之，宜二陈汤、六安煎、和胃饮、平胃散加川芎、细辛、蔓荆子之类主之。如多痰兼火者，宜用清膈煎，或二陈汤、六安煎加黄芩、天花粉之类主之，火甚者加石膏亦可。如多痰兼虚而头痛者，宜金水六君煎，或六君子汤加芎、辛之类，酌而用之。东垣治痰厥头痛，恶心烦闷，头旋眼黑，气短促，上喘无力，懒言，心神颠倒，目不能开，如在风云中，头苦痛如裂，身重如山，四肢厥冷，不得安卧，如范天骕之妻，因两次下之而致头痛者，用半夏白术天麻汤。

述 古（共三条）

《活人书》云：头痛者，阳证也。太阳证头痛，发热恶寒，无汗麻黄汤，有汗桂枝汤。若已发汗，或未发汗，头痛如破者，连须葱白汤，不止者，葛根葱白汤。阳明证头痛，不恶寒反恶热，胃实也，调胃承气汤。少阳头痛，小柴胡汤。太阴少阴并无头痛之证。仲景只有厥阴一证，吴茱萸汤。

东垣曰：《金匮真言论》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故春气者，病在头。又诸阳会于头面，如足太阳膀胱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病冲头痛。又足少阳胆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病则头角额痛。夫风从上受之，风寒伤上，邪从外入，客于经络，令人振寒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池、风府，调其阴阳，有余则泻，不足则补，汗之则愈，此伤寒头痛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者，肠胃之所生，乃气虚头痛也。心烦头痛者，病在耳中，过在手巨阳、少阴，乃湿热头痛也。如气上不下，头痛巅疾者，下虚上实也，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寒湿头痛也。如头半寒痛者，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此偏头痛也。有真头痛者，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有厥逆头痛者，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

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凡头痛每以风药治之者，总其大体而言之也。高巅之上，惟风可到，故味之薄者，阴中之阳，乃自地升天者也。然亦有三阴三阳之异。故太阳头痛，恶风，脉浮紧，川芎、羌活、独活、麻黄之类为主。阳明头痛，自汗，发热恶寒，脉浮缓长实者，升麻、葛根、白芷为主。少阳经头痛，脉弦细，往来寒热，柴胡为主。太阴头痛，必有痰疾，体重或腥痛，为痰癖，其脉沉缓，苍术、半夏、南星为主。少阴头痛，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气逆，为寒厥，其脉沉细，麻黄、附子、细辛为主。厥阴头项痛，或吐痰沫，厥冷，其脉浮缓，吴茱萸汤主之。血虚头痛，当归、川芎为主。气虚头痛，人参、黄芪为主。气血俱虚头痛，调中益气汤少加川芎、蔓荆子、细辛，其效如神。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痰厥头痛药也。清空膏，乃风湿热头痛药也。羌活附子汤，治厥阴头痛药也。如湿气在头者，以苦吐之，不可执方而治。先师尝病头痛，发时两颊青黄，眩运，目不欲闭，懒言，身体沉重，兀兀欲吐。洁古曰：此厥阴、太阴合病，名曰风痰，以《局方》玉壶丸治之，更灸侠溪穴即愈。是知方者体也，法者用也，徒执体而不知用者弊，体用不失，可谓上工矣。

立斋曰：久头痛多主于痰，痛甚者乃风毒上攻，有血虚者，有诸经气滞者，有气虚者，有四气外伤者，有劳役所伤者，有可吐者，有可下者，当分虚实寒热兼变而治之。若夫偏正头风，久而不愈，乃内挟痰涎风火，郁遏经络，气血壅滞，甚则目昏紧小，二便秘涩，宜砭出其血以开郁解表。余尝治尚宝刘毅斋，但怒则两太阳作痛，先用小柴胡加茯苓、山栀子，后用六味丸以生肾水而再不发。谭侍御每头痛必吐清水，不拘冬夏，吃姜便止。余作中气虚寒，用六君子、当归、黄芪、炮姜而瘥。商仪部，劳则头痛，余作阳虚不能上升，以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而痊。

简易方

硝石散　治风寒入脑，头痛不可当。（因九七）

一方　用生萝葡汁，仰卧，注两鼻孔，数年之患，一注即愈。

灸法

神庭、上星、后顶、百会、风池。

以上诸穴，随灸一处可愈。

头痛论列方

麻黄汤（散一）　桂枝汤（散九）　葛根葱白汤（散三二）　白虎汤（寒二）　四物汤（补八）　莲须葱白汤（散三三）　平胃散（和十七）　和胃饮（新和五）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二陈汤（和一）　六安煎（新和二）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五福饮（新补六）小柴胡汤（散十九）　玉女煎（新寒十二）　清膈煎（新寒九）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五君子煎（新热六）　理中汤（热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滋阴八味煎（新寒十七）　理阴煎（新热六）　六君子汤（补五）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三阴煎（新补十一）　吴茱萸汤（热一三七）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左归饮（新补二）　羌活附子汤（热三五）　《局方》玉壶丸（和百五）　调中益气汤（补三一）　调胃承气汤（攻三）　半夏白术天麻汤（和十五）

论外备用方

川芎散（散六二　头风）　川芎散（散六三　风热）　藿香正气散（和二十　寒滞）　十神汤（散四十　感冒）　神术汤（散三七　伤寒）　川芎茶调散（散四六　风邪上攻）　清空膏（散七四　年久风热）　都梁丸（散七七　伤风）　羌活附子汤（散五九　冬月犯寒）　玉壶丸（和百五　风痰）　上清散（散六九　吹鼻）　羌活胜风汤（散六一　风热）　愈风饼子（散七五　头风）　菊花散（散七一　风热）　旋复花汤（散八三　风痰昏闷）　如圣散（散七二　擤鼻）　透顶散（散七三　气逆

痛） 芎芷散（散六七 风热） 芎辛导痰汤（散六八 痰厥痛） 天香散（散六六 年久头痛） 神芎丸（攻七二 肿病秘结） 茶调散（寒七二 风热上攻） 石膏散（寒六九 阳明风热） 双玉散（寒七一 胃火） 荆芩散（寒七十 头风） 芎术汤（热五十 寒湿痛） 三生散（热九六 痰厥痛） 吹鼻六神散（因四二 风热） 硝石散（因九七 风热吹鼻） 当归酒（补百四 血虚痛） 黑锡丹（热一八九 下元虚寒）

面 病

经 义

《邪气藏府病形篇》：帝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怠，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口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帝曰：邪气之中人也奈何？岐伯曰：邪之中人高也，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面热者，足阳明病。

《五阅五使篇》：岐伯曰：五官者，五脏之阅也。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官以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广大，寿中百岁。帝曰：愿闻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脏。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帝曰：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况加病哉。

《五色篇》：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帝曰：明常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雷公曰：官五色奈何？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间甚奈何？帝曰：其色粗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帝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雷公曰：死有期乎？帝曰：察色以言其时，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此五脏六腑肢节之部也。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审察泽夭，谓之良工。沉浊为内，浮泽为外，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溃阴之属也；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搏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随而下至胝为淫，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左为左，右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其色上锐，首空上向，下锐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肾合骨也。

《五藏生成篇》曰：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

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脉要精微论》曰：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详后眼目门）

《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经脉篇》曰：心主所生病者，面赤目黄，喜笑不休，烦心心痛，掌中热。

论　　证（共三条）

形者气之质，色者神之华，有诸中必形诸外，故但知面中形色之常变，则凡虚实寒热凶吉死生之兆，已可得其七八，而再证以脉，再察以因，则病无遁情矣。凡医之所贵者，在必能无差，欲能无差，在确有真见，使不有独见之明，则何以隔垣能观，而通神明之理？经曰：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见，口弗能言，俱视独见，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又曰：粗守形，上守神。故上古使傲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是可见形中之色无难辨也，而色中之神不易言也。学者于此，必能以神会神，斯云神矣，又安能以笔楮尽哉。

一、面色之辨，经言已详，诸所未尽，犹当兼察也。凡病人面赤，本皆属火，若满面微红而气盛者，此火证无疑也。若病人两颧鲜赤，如指如缕，而余地不赤者，此阴虚也。仲景曰：面戴阳者，下虚故也。妇人尤多见之。病人面红不退者，邪盛病进为难愈。病人面白色者，气虚也，或白兼淡黄而气不足者，必失血也。病人面白有枯色者，血气俱败也，若证有痰火，则尤为难治。病人面青，或兼白者，必阳虚阴胜之病。久病人面转黄苍，此欲愈也。病人面黄润而微赤者，必主湿热。病人面黄而兼青者，此木邪犯土，多不可治。病人面色青苍者，多主疼痛。病难愈而面色如煤不开者，终不吉。平人面色如灰尘，眼下青黑者，必有病至，其病必重。女人面色青者，必肝强脾弱，多怒少食，或经脉不调。女人颧颊鲜红，名曰带桃花，此阴中有虚火，多淫而无子。

一、面肿有虚实，肿者为实，浮者为虚。实肿者，或热或痛，乃因风火上炎，此以邪之有余也，脉必紧数，证必寒热。风则散之，火则清之，壅滞秘结则通之、利之，邪去而肿自消也。虚浮者，无痛无热而面目浮肿，此或以脾肺阳虚，输化失常，或以肝肾阴虚，水邪泛溢。然浮而就上，其形虚软者，多由乎气；肿而就下，按而成窝者，多由乎水。治气者，须从脾肺，虚则补之，实则顺之；治水者，须从脾肾，虚则化之，实则泻之。然水气虽分上下，而气即水之母，水即气之质，故有相因之化，而亦有相因之治也。凡虚浮在气者，虽曰气虚，然亦有虚实之异，不可执也。盖虚而浮者，多因于脾，此或以劳倦，或以色欲，或以泻痢，或以中寒，而脉必微弱，气必虚馁者是也。实而胀者，多因于胃，或木火炽盛而湿热上浮，或纵酒纵食而阳明壅滞，此其脉必滑数，证必多热者是也。然此证虽浮而不痛不肿，自与前证有异，虚实既辨，则或补或泻，或利或清，所当详酌而为之治也。

论　　治（共三条）

一、凡风热肿痛，此必痄腮、时毒、痈疡之证，论治俱详外科，当察治之，或其甚者，防风通圣散主之。

一、面目虚浮，有因色欲过度，阴虚气越而致者，宜六味地黄汤，或八味地黄汤，或加减八味丸。若因劳倦伤脾，气虚不敛而面目虚浮者，宜参苓白术散、归脾汤，或十全大补汤。若因饮酒过度，湿热上聚而面目浮肿者，宜葛花解醒汤，或七味白术散。若因泻痢不止，脾肾气虚而面目浮肿者，宜胃关煎，或温胃饮。若因食饮不节，阳明

壅实，二便秘结而头面满胀者，宜廓清饮。惟小儿多有此证，甚者宜木香槟榔丸下之。若阳明实热，胃火上浮，或烦热干渴而头面浮肿者，宜抽薪饮，或白虎汤，或大分清饮利之。

一、水肿而浮，或眼下有如卧蚕者，此水气之为病也，论治详肿胀门。

一、面鼻粉刺、雀斑诸方，俱列因阵八七之后。

面病论列方

六味汤（补百二十） 八味汤（补一二一）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归脾汤（补三二） 温胃饮（新热五） 葛花解酲汤（和一二四） 胃关煎（新热九） 白虎汤（寒二） 七味白术散（小七） 廓清饮（新和十三） 大分清饮（新寒五） 参苓白术散（补五四） 抽薪饮（新寒三）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防风通圣散（攻十六） 木香槟榔丸（攻五十）

论外备用方

玉容散（因三百四 雀斑） 硫黄膏（因三百五 面疮赤风） 面鼻诸方（详因阵六九至一百止）

口 舌

经 义

《金匮真言论》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

《阴阳应象大论》曰：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主口。在窍为口。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主舌。在窍为舌。

《脉度篇》曰：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

《五藏别论》曰：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

《奇病论》：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详三消门）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胆瘅。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

《四时气篇》曰：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嗌中吩吩然，数唾，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

《痿论》曰：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

《热论篇》曰：伤寒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伤寒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气厥论》曰：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

《五音五味篇》曰：冲脉、任脉，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

《五常政大论》曰：备化之纪，其主口。升明之纪，其主舌。

《五阅五使篇》曰：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

《六节藏象论》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五藏生成篇》曰：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

《奇病论》曰：足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

《经脉篇》曰：手阳明，还出挟口，交人中。足阳明，还出挟口，环唇。足太阴，

连舌本，散舌下。足少阴，挟舌本。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也。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

《诊要经终论》曰：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口问篇》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此厥逆走上，脉气辈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视主病者则补之。

《经筋篇》曰：足阳明之筋，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

《热病篇》曰：热病不可刺者有九，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

论　证（共六条）

口舌之病，有疮者，有臭者，有干有渴者，有为苦为酸而诸味不同者，有重舌、木舌而舌间出血，及舌胎舌黑者。在各方书多以口病为热证，然其中亦有似热非热，及劳伤无火等证，是不可尽归于热，所当察也。

一、口舌生疮，固多由上焦之热，治宜清火，然有酒色劳倦过度，脉虚而中气不足者，又非寒凉可治，故虽久用清凉终不见效。此当察其所由，或补心脾，或滋肾水，或以理中汤，或以蜜附子之类反而治之，方可全愈。此寒热之当辨也。

一、口苦口酸等证，在《原病式》则皆指为热，谓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脾热则口甘，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或口淡者亦胃热也。若据此说，则凡以口之五味悉属火证，绝无虚寒之病矣，岂不谬哉。如口苦者，未必悉由心火，口淡者未必尽因胃热。盖凡以思虑劳倦，色欲过度者，多有口苦舌燥，饮食无味之证，此其咎不在心脾，则在肝肾，心脾虚则肝胆邪溢而为苦，肝肾虚则真阴不足而为燥。即如口淡一证，凡大劳、大泻、大汗、大病之后，皆能令人口淡无味，亦岂皆胃火使然耶？故凡临此者，但察其别无火证火脉，则不宜以劳伤作内热，而妄用寒凉，此治有不容误也。

一、口渴、口干大有不同，而人多不能辨。盖渴因火燥有余，干因津液不足，火有余者，当以实热论，津液不足者当以阴虚论，二者不分，反同冰炭矣。然渴虽云火，而亦有数种当辨者，如实热之渴，火有余也，亡阴之渴，水不足也。故凡于大泻之后，大汗之后，大劳之后，大病之后，新产失血之后，痈疽大溃之后，过食咸味之后，皆能作渴，凡此数者，悉由亡阴亡液，水亏枯涸而然，本非热证，不得误认为火。总之渴而喜冷，脉实便结者，固火证也。其有冷饮入腹则滞沃不行，或口虽作渴而但喜热饮，及脉弱便溏者，皆非火证。矧复有口虽干苦而全然不欲茶汤者，此干也，非渴也，尤属阴虚之候，若作渴治，能无误乎？故治此之法，凡火盛于上者，宜清肺清胃；水亏于下者，宜补脾补肾；若阳虚而阴无以生，气虚而精无以化者，使非水火并济，则何益之有？首卷十问中有渴论，外科有作渴条，当并察其治法。

一、口臭[2]虽由胃火，而亦有非火之异。盖胃火之臭，其气浊秽，亦必兼口热口干，及别有阳明火证者是也。若无火脉火证而臭如馊腐，或如酸胖，及胃口吞酸，饮食嗳滞等证，亦犹阴湿留垢之臭，自与热臭者不同，是必思虑不遂，及脾弱不能化食者多有之。此则一为阳证，宜清胃火，一为阴证，宜调补心脾，不得谓臭必皆热，以致生他病也。

《医统》曰：七情所郁，及心经热壅，则舌肿满不得息。心热则舌裂而疮。肝热则舌木而硬。脾热则舌涩而胎。肺热则舌强。热甚则舌燥如锯。舌卷囊缩者不治，厥阴绝也。

论　治（共七条）

一、口疮口苦，凡三焦内热等证，宜甘露饮、徙薪饮主之。火之甚者，宜凉膈散、玄参散主之。胃火盛者，宜竹叶石膏汤、三黄丸之类主之。若心火肝火之属，宜泻心汤、龙胆泻肝汤之类主之。多酒湿热口糜，宜导赤散、大分清饮、五苓散之类主之。若劳伤心脾兼火者，宜二阴煎、清心莲子饮之类主之。若思虑谋为不遂，肝胆虚而口苦者，宜七福饮、理阴煎，或五君子煎之类主之。兼火者，以黄芩、龙胆草之类随宜佐之。凡口疮六脉虚弱，或久用寒凉不效者，必系无根虚火，宜理阴煎、理中汤之类反治之，或用官桂噙咽亦可。

一、外治口疮敷药，阴阳散、绿云散、细辛黄檗散、白吞黄檗散，皆可选用，或临卧时以川黄檗咽口过宿亦妙。若口舌生疮糜烂者，宜冰玉散主之；疳烂者，冰白散。

一、口臭[2]由于胃火者，宜清胃饮、升麻黄连丸，或竹叶石膏汤加香薷主之，或《千金》口臭[2]方皆可内清其火。此外，如丁香丸、《圣惠》口齿方、福建香茶饼之类，亦可暂解其秽。

一、舌胎舌黑，虽云火证，然实火、虚火皆能为之，凡治此者，但当察脉证，以虚实为主，而再以辨色之法参之，庶可无误。盖实热之黑，必兼红紫干渴，或多芒刺。若沉黑少红而带润滑者，本非实热证也。若其六脉细弱，而形困气倦，则又最为虚候，是必寒水乘心，火不归原之病；此不救本，而但知治标，则万无一生矣。此之治法，凡里热未甚而表散有未解者，宜柴胡诸饮之类以解其表。里邪热甚者，宜凉膈散、犀角地黄汤之类以清其内。此治实热之法也。若阴虚火盛而兼有表邪未解者，宜补阴益气煎之类，兼表里而治之。若形气之类以清其内。此治实热之法也。若阴虚火盛而兼有表邪未解者，宜补阴益气煎之类，兼表里而治之。若形气病气俱不足，寒水乘心而虚阳不敛者，必用理阴煎、理中汤，或大补元煎之类以单救其里，自可保其无虞。此治虚火之法也。若舌有白胎，语言蹇涩者，以薄荷、白蜜同姜片蘸而揩擦之。外伤寒门，仍有辨舌正条，当与本门参阅。

一、舌上无故出血者，谓之舌衄，此心火之溢也，宜金花煎、圣金散、黄檗散主之，或用《千金》口臭方亦妙。

一、重舌、木舌，以舌下肿出如舌，故曰重舌，又谓之子舌；忽肿木而硬者，谓之木舌，皆上焦热壅故也。惟宜砭针刺去其血为上策，及内服清胃降火之剂自愈。若舌忽肿起如猪胞，或硬如木石，不能出声，胀满塞口，则闭闷杀人，但看舌下有如蝼蛄，或如卧蚕者，急于肿突处砭去其血，仍用釜底煤不拘多少，以盐醋调厚敷之，或用井花水调敷亦可，脱去更敷。如不甚者，单以此敷之亦愈。

《正传》治舌肿大塞口，不通饮食，《经验方》用真蒲黄一味，频刷舌上，其肿自退。若能咽药，即以黄连一味，煎浓汁细细呷之，以泻心经之火则愈。

《医统》治一人舌肿满口，诸药不效，以梅花、冰片为末敷之即消。

针 灸 法

廉泉（治舌下肿、口疮、舌纵、舌根急缩）、金津、玉液（上二穴，可刺出血）、天突、少商。

口舌论列方

大补元煎（新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犀角地黄汤（寒七九） 大分清饮（新寒五） 柴胡诸饮（新散五方）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甘露饮（寒十） 二阴煎（新补十） 清心莲子饮（寒三二） 徙薪饮（新寒四） 七福饮（新补七） 龙胆泻肝汤（寒六二）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竹叶石膏汤（寒六） 五花散（和一八二） 导赤散（寒一二二） 升麻黄连汤（因百十七） 玄参散（因百一） 泻心汤（寒二七） 细辛黄檗散（因一二三） 三黄丸（攻六八） 清胃饮（寒五六） 白蚕黄檗散（因一二四） 冰玉散（新因四六） 凉膈散（攻十九，痘八

三）　《千金》口臭方（因一三三）　冰白散（新因四七）　黄檗散（因五十五）　金花煎（因百十二）　《圣惠》口齿方（因一三四）　圣金散（因百十一）　阴阳散（因百二十）　福建香茶饼（因三百二）　绿云散（因一二二）　丁香丸（因百十八）

论外备用方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直指》黄芩汤（寒百七　心肺热）　硼砂丸（因百十　噙化）

---

〔1〕“大寒”二字原脱，据《素问》补。

〔2〕“臭”原作“鼻”，据文义改。

卷之二十七必集

杂证谟

眼　目

经　义（共三十一条）

《五藏生成篇》曰：诸脉者皆属于目。肝受血而能视。

《五阅五使篇》曰：目者，肝之官也。肝病者眦青。

《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路，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上走于目而为睛。

《大惑论》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岐，视歧见两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神气之所常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传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脉度篇》曰：跷脉气不荣则目不合。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

《寒热病篇》曰；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

《卫气行篇》曰：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夜则气行于阴，而复合于目。

《口问篇》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

《解精微论》曰：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

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决气篇》曰：气脱者，目不明。

《癫狂篇》曰：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

《藏气法时论》曰：肝病者，虚则目眩眩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

《热病篇》曰：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1]跷。目不明，热不已者死。

《缪刺篇》曰：邪客于足阳跷之络，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顷而已。

《论疾诊尺篇》曰：目赤色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

《经筋篇》曰：足太阳之筋，支者为目上纲。足阳明之筋，上合于太阳，为目下纲。足少阳之筋，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足阳明之筋，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

《癫狂篇》曰：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

《评热病论》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

《脉要精微论》曰：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长短。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五常政大论》曰：赫曦之纪，其病疮疡血流狂妄目赤。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胁痛目赤。

《六元正纪大论》曰：少阳司天之政，初之气，候乃大温，其病血溢目赤。三之气，炎暑至，民病热中，喉痹目赤。少阴司天之政，民病目赤眦疡。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其病淋，目冥目赤，气郁于上而热。三之气，大火行，民病目赤。火郁之发，民病目赤心热，甚则瞀闷懊侬，善暴死。木郁之发，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

《至真要大论》曰：少阳之胜，目赤欲呕。太阳司天，面赤目黄，善噫。

《气交变大论》曰：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

《师传篇》曰：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目下果大，其胆乃横。

《五藏生成篇》曰：狗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凡相五色之奇脉。（详前面病门）

《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风论》曰：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

《经脉篇》曰：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

《诊要经终论》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详三十七卷死生门）

《三部九候论》曰：目内陷者死。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论 证（共四条）

眼目一证，虽古有五轮八廓及七十二证之辨，余尝细察之，似皆非切当之论，徒资惑乱，不足凭也。以愚论之，则凡病目者，非火有余则阴不足耳，但辨以虚实二字，可尽之矣。盖凡病红肿赤痛，及少壮暂得之病，或因积热而发者，皆属之有余。其有既无红肿，又无热痛，而但或昏或涩，或眩运，或无光，或年及中衰，或酒色过度，以致羞明黑暗，瞪视无力，珠痛如抠等证，则无非水之不足也。虚者当补，实者当泻，此固其辨矣，然而实中亦有兼虚者，此于肿痛中亦当察其不足；虚中亦有兼实者，又于衰弱内亦当辨其有余，总之，虚实殊途，自有形气脉色可诊可辨也。知斯二者，则目证虽多，无余义矣。

一、眼科有风热之说，今医家凡见火证，无论有风无风，无不称为风热，多从散治，而不知风之为义，最当辨析。夫风本阳邪，然必有外感，方是真风，因风生热者，风去火自息，此宜散之风也。若本无外感，止因内火上炎而为痒为痛者，人亦称为风热，盖木属肝，肝主风，因热极而生风者，热去风自息，此不宜散者也。如果风由外感，必见头痛鼻塞，或为寒热，或多涕泪，或筋骨酸疼而脉见紧数，方可兼散。如无表证，而阴火炽于上者，则凡防风、荆芥、升麻、白芷、细辛、川芎、薄荷、羌活之类，皆不宜用；虽曰亦有芩、连、栀、檗，自能清火，然宜升者不宜降，用散者是也，宜降者不宜升，用清者是也。若用药不精，未免自相掣肘，多致可速者反迟，病轻者反重，耽视日久，而翳障损明，无所不致，又孰能辨其由然哉，此不可不察其阴阳升降之道也。外有升阳散火辨在二卷中，亦宜参阅。

一、眼目之证，当察色以辨虚实。经曰：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故凡治黄赤者，宜清肝泻火，治青白者，宜壮肾扶阳，此固不易之法也。至于目黄一证，尤宜辨其虚实，不可谓黄者必由热也，盖有实热而黄者，有虚寒而黄者。实热之黄如造曲者然，此以湿热内蓄，郁蒸而成，热去则黄自退，非清利不可也。若虚寒之黄，则犹草木之凋，此以元阳日剥，津液消索而然，其为病也，既无有余之形气，又无烦热之脉证，惟因干涸，所以枯黄。凡此类者，其衰已甚，使非大加温补，何以回生？切不可因其色黄，概执为热，而再加清利，鲜不危矣。

一、翳障当分虚实。大都外障者，多由赤痛而成，赤痛不已，则或为努肉，或为瘢屡，此皆有余之证，治当内清其火，外磨其障。若内障者，外无云翳而内有蒙蔽，《纲目》谓其有翳在黑睛，内遮瞳子而然。《龙木论》又云：脑脂流下作翳者，足太阳之邪也；肝风冲上作翳者，足厥阴之邪也。故治法以针言之，则当取三经之俞，如天柱、风府、大冲、通里等穴是也。又闻有巧手妙心，能用金针于黑眼内拔去云翳，取效最捷者，此虽闻之，而实未见其人也。又有所谓内障者，察其瞳子则本无遮隔，惟其珠色青蓝，或微兼绿色，或瞳人散大，别无热壅等证，而病目视不明，或多见黑花等证，此悉由肾气不足，故致瞳子无光，若有所障而实无障也，治当专补肾水，气虚者尤当兼补其气。又有七情不节，肝气上逆，或挟火邪而为蒙昧不明，若有所障者，虽其外无赤痛，然必睛珠胀闷，或口鼻如烟，此亦有余之证。气逆者先当顺气，多火者兼宜清火；若气不甚滞，火不甚盛，必当滋养肝血。然有余者，多暴至，若因循日积者，多不足也，又当以此辨之。

论 治（共六条）

一、火证眼目赤痛，或肿或涩，或羞明胀闷，凡暴病而火之甚者，宜抽薪饮加减主之。火之微者，宜徙薪饮、黄芩黄连汤之类主之。若阴虚而火盛者，宜加减一阴煎、泻白散、滋阴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久病不已，或屡发而多火者，宜黄连羊肝丸、明目羊肝丸，或固本还睛丸之类主之。

一、真阴不足，本无火证，而但目视无光，及昏黑倦视等证，悉由水亏血少而然，

宜《济阴》地黄丸、左归丸之类主之。或兼微火者，宜明目地黄丸、本还睛丸之类主之。若阴中之阳虚者，宜大补元煎、左归饮、人参养营汤、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

一、风热肿痛之证，察其果有外感，方可从散，宜芎辛散、明目细辛汤、助阳和血汤之类择而用之。若风热相兼者，宜芍药清肝散、当归龙胆汤、蝉花散之类主之。

一、翳障遮睛，凡火有未清者，宜蝉花散、八味还睛散之类主之。凡退翳诸药，如白蒺藜，木贼、蜜蒙花、蛇蜕、蝉蜕、青葙子、草决明、石决明、夜明砂之类，皆所宜用。然欲退翳于已成，终属费力，不若早杜其源也。

一、点眼诸方，载者固多，然皆不若金露散之为妥也，或用丹砂散亦妙。若火连五脏，热毒深远，而凡过用寒凉点洗者，多致留邪，大非良法。若火邪不甚而暴为赤痛者，用鸡子黄连膏，其效甚捷，或黄连膏。

一、目眶岁久赤烂，俗呼为赤瞎是也，当以三棱针刺目眶外出血，以泻湿热而愈。或用洗烂弦风赤眼方，亦妙。

述　　古（共七条）

《龙木禅师论》曰：人有双眸，如天之有两曜，乃一身之至宝，聚五脏之精华。其五轮者，应五行，八廓者，应八卦。凡所患者，或因过食五辛，多啖炙炷，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挠心火，夜读细字，月下观书，抄写多能，雕镂细作，博奕不休，久被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太甚，若此者，俱散明之本。复有驰骋田猎，冲冒尘沙，日夜不息者，亦伤目之由。又有少壮之时，不自保惜，逮自四旬，以渐昏蒙。故善卫养者，才至中年，无事常须冥目，勿使他视，非有要事，不宜辄开，则虽老而视不衰。大抵营卫顺则斯疾无由而生，营卫衰则致病多矣。且伤风冷则泪出，虚烦则昏蒙，劳力则眦赤，白肿则肺家受毒，生疮则风热侵肺，黄乃酒伤于脾，血灌瞳人及赤色，俱是心家有热，羞明见红花为肝邪，黑花则肾虚，青花胆有寒，五色花是肾虚有热，不可一概为治；若虚不补而实不泻，亦难收救。然上虚乃肝虚，下虚乃肾虚，肝虚则头晕耳聋目眩，肾虚则虚壅生花，耳作蝉鸣，大宜补肝益肾。其有热泪交流，两睑赤痛，乃肝之热极；迎风有泪，为肾虚客热，凉肝泻肾，必得其宜。至于五脏，各以类推。虚则生寒，实则生热，补泻之用，须在参详，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余则无非有所触动，或大病之后，所患不一。至于暴赤一证，多因泛热冲上，或眠食失时，饱食近火得之，加以劳役失于调摄，过食毒物，变成恶证。医者不源本始，但知暴赤属阳，或以散血之剂，或以凉心之药，纵使退散，遂致脾经受寒，饮食不进，头目虚烦，五脏既虚，因成内障。亦有见其不进饮食，俾更服热药，遂致暴燥热气上攻，昏涩眵泪，或犯盛怒，辛苦重劳，遂生努肉；心气不宁，风热交并，变为攀睛；证状不一，是为外障。又加读书博奕，筹劳过度，名曰肝劳，不可但投以治肝[2]之剂，及作他证治之，终于罔效，惟须闭目珍护，不及远视，庶乎疾瘳。

若乎患风疹者，必多眼暗，先攻其风，则暗自去。妇人胎前产后，用药亦须避忌。小儿所患，切宜善治，惟略加淋洗。若披镰针灸，断不可施，犹戒用手频揉，或因兹睛坏，至于莫救。以上诸证，专是科者宜留意焉。

杨仁斋曰：眼者，五脏六腑之精华，如日月丽天而不可掩者也。其大眦属心，其白睛属肺，其乌珠属肝，其上下睑胞属脾，而中之瞳仁属肾。是虽五脏各有证应，然论其所主，则瞳子之关系重焉。何以言之，夫目者，肝之外候也，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子肝母肾也，焉有子母而能相离者哉？故肝肾之气充，则精彩光明，肝肾之气乏，则昏蒙眩晕。若乌轮赤晕，刺痛浮浆，此肝热也；燥涩清泪，枯黄绕睛，此肝虚也；瞳人开大，淡白偏斜，此肾虚也；瞳人集小，或带微黄，此肾热也；一虚一实，以此验之。然肝肾之气，相依而行，孰知心者神之舍，又所以为肝肾之副焉，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何则？心主血，肝藏血，凡血热冲发于目者，皆当清心凉肝，又

不可固执水生木之说。夫眼以轻膜裹水，照彻四方，溯源反本，非天一生水，又孰为之主宰乎？

析而论之，则拘急牵飐，瞳青胞白，痒而清泪，不赤不痛，是谓之风眼。乌轮突起，胞硬红肿，眵泪湿浆，裹热刺痛，是谓之热眼。眼浑而泪，胞肿而软，上壅朦胧，酸涩微赤，是谓之气眼。其或风与热并，则痒而浮赤。风与气搏，则痒涩昏沉。血热交聚，故生淫肤、粟肉、红缕、偷针之类。气血不至，故有眇视、胞垂、雀眼、盲障之形。淡紫而隐红者为虚热，鲜红而妒赤者为实热。两眦呈露生努肉者，此心热血旺，白睛红膜如伞纸者，此气滞血凝。热证，瞳人内涌，白睛带赤；冷证，瞳人青绿，白睛枯槁。眼热经久，复为风冷所乘则赤烂；眼中不赤，但为痰饮所注则作疼。肝气不顺而挟热，所以羞明；热气蓄聚而伤饱，所以饱合。吁！此外证之大概然尔。然五脏不可阙一，脾与肺独无预何也？曰：白睛带赤，或红筋者，其热在肺；上胞下胞，或目唇间如疥点者，其热在脾。脾主味也，五味之秀养诸中，则精华发见于其外。肺主气也，水火升降，营卫流转，非气孰能使之？前所谓五脏各有五证应者，于此又可推矣。

虽然，眼之为患，多生于热，其间用药，大抵以清心凉肝、调血顺气为先。有如肾家恶燥，设遇虚证，亦不过以当归、地黄辈润养之，则轻用温药不可也。况夫肺能发燥，肝亦好润，古方率用杏仁、柿干、饴糖、沙蜜为佐，果非润益之意乎。至于退翳一节，尤关利害。凡翳起于肺家受热，轻则朦胧，重则生翳。珍珠翳，状如碎米者易散；梅花翳，状如梅花瓣者难消。虽翳自热生，然治法先退翳而后退热者，去之犹易；若先去赤热，则血为之冰，而翳不能去。其有赤眼，与之凉药过多，又且涤之以水，不反掌而冰凝。眼特一团水耳，水性清澄，尤不可规规于点洗。喜怒失节，嗜欲无度，穷役目力，泣涕过伤，冲风凌雾，当暑冒日，不避烟火，饮啖热多，此皆患生于脏腑者也，专恃点洗可乎哉？惟有静坐澄神，爱护目力，放怀息虑，心逸日休，调和饮食以养之，斟酌药饵以平之，明察秋毫，断可必矣。

张子和曰：圣人虽言目得血而能视，然血亦有太过不及也，太过则壅闭而发痛，不及则目耗竭而失明，故年少之人多太过，年老之人多不及，但年少之人则无不及，年老之人间犹有太过者，不可不察也。夫目之内眦，太阳经之所起，血多气少。目之锐眦，少阳经也，血少气多。目之上纲，太阳经也，亦血多气少。目之下纲，阳明经也，血气俱多。然阳明经起于目两旁交頞之中，与太阳、少阳俱会于目，惟足厥阴经连于目系而已。故血太过者，太阳、阳明之实也，血不及者，厥阴之虚也。故出血者，宜太阳、阳明，盖此二经血多故也。少阳一经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刺太阳、阳明出血则愈明，刺少阳出血则愈昏，要知无使太过不及，以血养目而已。凡血之为物，太多则溢，太少则枯。人热则血行疾而多，寒则血行迟而少，此常理也。

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目，在五行属木。木之为物，太茂则蔽密，太衰则枯瘁矣。夫目之五轮，乃五脏六腑之精华，宗脉之所聚，其气轮属肺金，肉轮属脾土，赤脉属心火，黑水神光属肾水，兼属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疾，则不知病之理，岂知目不因火则不病。何以言之？气轮变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与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内经》曰：热胜则肿。凡目暴赤肿起，羞明隐涩，泪出不止，暴寒目瞒，皆大热之所为也。治火之法，在药则咸寒吐之、下之，在针则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血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肿者可使立消。惟小儿不可刺囟会，为肉分浅薄，恐伤其骨。然小儿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内经》曰：血实者宜决之。又曰：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如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止宜补肝养肾。至于暴赤肿痛，皆宜以镔

针刺前五穴出血而已，次调盐油以涂发根，甚者虽至于再至于三可也，量其病势，以平为期。子和尝自病目赤，或肿或翳，羞明隐涩，百余日不愈。眼科张仲安云：宜刺上星、百会、攒竹、丝空诸穴上出血，又以草茎内两鼻中，出血约升许，来日愈大半，三日平复如故，此则血实破之之法也。

李东垣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禀受于脾，上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胞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既劳役运动，势乃妄行，又因邪气所并而损血脉，故诸病生焉。凡医者不理脾胃，乃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若概用辛凉苦寒之剂，损伤真气，促成内障之证矣。又东垣曰：能远视不能近视者，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也，乃气虚而血盛也。血盛者，阴火有余，气虚者，气弱也，此老人桑榆之象也。能近视不能远视者，阳气有余，阴气不足也，乃血虚气盛也。血虚气盛者，皆火有余，元气不足也。火者，元气之贼也。

王海藏曰：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宜东垣地黄丸主之。目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东垣定志丸主之。

愚谓此二子之说，在东垣以不能近视为阳不足，不能远视为阴不足；在海藏以能远视，不能近视，责其有火无水；能近视，不能远视，责其有水无火，何二子之言相反子？岂无是非之辨哉？观刘宗厚曰：阳气者，犹日火也，阴气者，金水也；先儒谓金水内明而外暗，日火外明而内暗，此自不易之理也。然则内明者利于近，外明者利于远，故凡不能远视者，必阴胜阳也，不能近视者，必阳胜阴也。由此言之，则海藏是而东垣非矣。若以愚见评之，则但当言其不足，不必言其有余。故曰：不能远视者，阳气不足也；不能近视者，阴气不足也，岂不甚为明显。若东垣以阴气有余，阳气有余，皆谓之火，则能视者皆火病也。海藏云：能近视责其有水，能远视责其有火，则当责者亦是病也。此等议论，余则未敢服膺。

王节斋曰：眼赤肿痛，古方用药，内外不同。在内汤散，则用苦寒辛凉之药以泻其火，在外点洗，则用辛热辛凉之药以散其邪。故点药莫要于冰片，而冰片大辛热，以其性辛甚，故借以拔出火邪而散其热气。古方用烧酒洗眼，或用干姜末、生姜汁点眼者，皆此意也。盖赤眼是火邪内炎，上攻于目，故内治用苦寒之药，是治其本，如锅底之去薪也。然火邪既客于目，从内出外，若外用寒凉以阻逆之，则火郁内攻不得散矣。故点药用辛热，而洗眼用热汤，是火郁则发，因而散之，从治法也。世人不知冰片为劫药，而误认为寒，常用点眼，遂致积热入目而昏暗障翳，故云：眼不点不瞎者也。又不知外治忌寒凉，而妄将冷水、冷物、冷药挹洗，致昏瞎者有之。

愚按：节斋之论，其属有理，然寒凉点眼之法，亦非尽不可用，但用之有宜否耳。盖点以寒凉，用治火也。若火之微者，其势轻，其邪浅，或偶触烟火风热，或素有标病，邪在肤腠之间，而热不深者，即用黄连膏之类，暂为清解，亦可去热，浮热去而目自愈，无不可也。若火之甚者，本于五脏而炽及三阳，欲以一星之寒凉，济此炎炎之盛势，其果能否？此其解热之功毫无所及，而闭热之害惟目受之矣。故凡病火眼之甚者，点以寒凉，痛必连珠，正由火郁而然耳。所以，久点寒凉而不效者，未有不致于坏目，此王节斋之论，有不可不察，而凡治痈疽外证者，亦当并识此义。

薛立斋曰：前证若体倦少食，视物昏花，或饮食劳倦益甚者，脾胃虚也，用补中益气汤。眵多紧涩，赤脉贯睛，或脏腑秘结者，用芍药清肝散。若赤翳布白，畏日羞明，或痛如刺者，上焦风热也，用黄连饮子。若久视生花，畏日，远视如雾者，神气伤也，用神效黄芪汤。大凡午前甚而作痛者，东垣助阳和血汤；午后甚而作痛者，黄连天花粉丸；午后甚而不痛者，东垣益阴肾气丸主之。

针灸法

睛明、风池、太阳、神庭、上星、囟会、百会、前顶、攒竹、丝竹空、承泣、目窗、客主人、承光。

以上诸穴，皆可用针，或以三棱针出血。凡近目之穴，皆禁灸。

大骨空（穴在手大指第二节尖。灸九壮，以口吹火灭）

小骨空（穴在手小指第二节尖。灸七壮，以口吹火灭）

上二穴能治迎风冷泪，风眼烂弦等证。

合谷（治阳明热郁，赤肿翳障，或迎风流泪。灸七壮。大抵目疾多宜灸此，永不再发也，亦可针）

翳风（灸七壮。治赤白翳膜，目不明）

肝俞（灸七壮。治肝风客热，迎风流泪、雀目）、足三里（灸之可令火气下降）

明目二间（灸）

命门（灸）

水沟（可针可灸。治目睛直视）

手三里（灸，右取左，左取右）

八关大刺（治眼痛欲出，不可忍者。须刺十指缝中出血愈）

眼目论列方

抽薪饮（新寒三） 大补元煎（新补一） 明目羊肝丸（因二七） 徙薪饮（新寒四） 黄连饮子（因二一） 黄连羊肝丸（因二八） 泻白散（寒四二）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芎辛散（因十七）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神效黄芪汤（补四八） 左归丸（新补四） 固本还精丸（因十三） 《济阴》地黄丸（因五） 右归饮（新补三） 八味还睛散（因十一） 滋阴地黄丸（因九） 蝉花散（因二五）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益阴肾气丸（因四） 金露散（新因四四） 助阳和血汤（因十六） 明目地黄丸（因七） 丹砂散（因三七） 当归龙胆汤（因二三） 明目细辛汤（因十八） 黄连膏（因三三、三六） 芍药清肝散（寒六一） 洗烂眼赤眼方（因四四） 黄连天花粉丸（因二七） 黄芩苏连汤（因二二） 鸡子黄连膏（新因四三）

论外备用方

逍遥散（补九二 目暗） 羌活胜风汤（散六一 风热） 定志丸（补百十六 不能近视） 上清散（散六九 擤鼻） 诸眼目方（共五十二方 俱在因阵）

耳 证

经 义

《阴阳应象大论》曰：北方生寒，在脏为肾，在窍为耳。

《五阅五使篇》曰：耳者，肾之官也。

《金匮真言论》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

《生气通天论》曰：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玉机真藏论》曰：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脉度篇》曰：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口问篇》：黄帝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决气篇》曰：精脱者耳聋，液脱者耳数鸣。

《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师传篇》曰：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

《癫狂篇》曰：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

《藏气法时论》曰：肝病者，虚则目䀮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肺病者，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通评虚实论》曰：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五藏生成篇》曰：狥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

《经脉篇》曰：小肠手太阳也，是主液所生病，耳聋目黄颊肿。手阳明实则龋聋。三焦手少阳也，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

《脉解篇》曰：太阳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

《热论篇》曰：伤寒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两感者，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本藏篇》曰：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高耳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蛑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

《气交变大论》曰：岁火太过，耳聋中热。岁金太过，目赤痛，耳无所闻。

《至真要大论》曰：岁太阴在泉，民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少阴司天，客胜则耳聋目冥。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少阳司天，客胜则嗌肿耳聋。

《六元正纪大论》曰：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木郁之发，为耳鸣眩转，目不识人。

《诊要经终论》曰：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睘绝系，绝系一日半死。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

《卫气篇》曰：足少阳之标在窗笼之前，窗笼者，耳也。

《寒热病篇》曰：暴聋气蒙，耳目不明，取天牖。

《杂病篇》曰：聋而不痛者，取足少阳；聋而痛者，取手阳明。

《缪刺论》曰：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立闻；不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立闻。其不时闻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风者，亦刺之如此数，左刺右，右刺左。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者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鬄，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鬄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厥病篇》曰：耳聋无闻，取耳中。（听宫也，手太阳穴。）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盯盯，耳无闻也。耳聋，取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刺热篇》曰：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

《热病篇》曰：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治。

《论疾诊尺篇》曰：婴儿病，耳间青脉起者，掣痛。

论　　证（共三条）

耳聋证，诸家所论虽悉，然以余之见，大都其证有五：曰火闭，曰气闭，曰邪闭，曰窍闭，曰虚闭。凡火闭者，因诸经之火壅塞清道，其证必鬨鬨熇熇，或胀或闷或烦

或热，或兼头面红赤者是也。此证治宜清火，火清而闭自开也。气闭者，多因肝胆气逆，其证非虚非火，或因恚怒，或因忧郁，气有所结而然。治宜顺气，气顺心舒而闭自开也。邪闭者，因风寒外感，乱其营卫而然，解其邪而闭自开也。窍闭者，必因损伤，或挖伤者，或雷炮之震伤者，或患聍耳溃脓不止，而坏其窍者，是宜用开通之法，以治之也。虚闭者，或以年衰，或以病后，或以劳倦过度，因致精脱肾亏，渐至聋闭，是非大培根本必不可也。凡此数者，有从外不能达者，其病在经，有从内不能通者，其病在脏，当各随其宜而治之，自无不愈者。然暴聋者多易治，久聋者最难为力也。

一、耳聋证，总因气闭不通耳。盖凡火邪、风邪，皆令气壅，壅则闭也。怒则气逆，逆则闭也。窍伤则气窒，窒则闭也。虚则气不充，不充则闭也。凡邪盛气逆而闭者，实闭也；气有不及而闭者，虚闭也，然实闭者少而虚闭者多。且凡属实邪，固令耳窍不通，使果正气强盛，断不至此，惟经气不足，然后邪气得以夺之，此正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谓也。故即系实邪而病至聋闭者，亦无不有挟虚之象，所以凡治此证，不宜峻攻，如古法之用通圣散、神芎丸、凉膈散、木香槟榔丸之属，皆不可轻用，盖恐攻之未必能愈耳，而反伤脾胃，则他变踵至矣。至若治此之法，凡火壅于上者，自宜清降，兼阴虚者，亦宜补阴，此阳证之治也。若无火邪，止由气闭，则或补或开，必兼辛温之剂方可通行，此阴证之治也。然此二者，皆当以渐调理，但无欲速，庶乎尽善。

一、耳鸣当辨虚实。凡暴鸣而声大者多实，渐鸣而声细者多虚，少壮热盛者多实，中衰无火者多虚；饮酒味厚，素多痰火者多实，质清脉细，素多劳倦者多虚。且耳为肾窍，乃宗脉之所聚，若精气调和，肾气充足，则耳目聪明，若劳伤血气，精脱肾惫，必至聋聩。故人于中年之后，每多耳鸣，如风雨，如蝉鸣，如潮声者，是皆阴衰肾亏而然。经曰：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半，即衰之谓也。又以《易》义参之，其象尤切。《易》曰：坎为耳。盖坎之阳居中，耳之聪在内，此其所以相应也。今老人之耳，多见聪不内居，而声闻于外，此正肾元不固，阳气渐涣之微耳，欲求来复，其势诚难，但得稍缓，即已幸矣，其惟调养得宜，而日培根本乎。

论　治（共五条）

一、火盛而耳鸣耳闭者，当察火之微甚，及体质之强弱而清之降之。火之甚者，宜抽薪饮、大分清饮、当归龙荟丸之类主之。火之微者，宜徙薪饮主之。兼阴虚者，宜加减一阴煎、清化饮之类主之。兼痰者，宜清膈饮主之。

一、气逆而闭者，宜六安煎加香附、丹皮、厚朴、枳壳之类主之。气逆兼火者，宜加山栀、龙胆草、天花粉之类主之。气逆兼风寒者，加川芎、细辛、苏叶、菖蒲、蔓荆子、柴胡之类主之。

一、伤寒外感，发热头痛不解而聋者，当于伤寒门察证治之，邪解而耳自愈也。但伤寒耳聋，虽属少阳之证，然必因虚，所以有之，故仲景亦以为阳气虚也。是以凡遇此证，必当专顾元气，有邪者兼以散邪。且可因耳之轻重以察病之进退，若因治而聋渐轻者，其病将愈，聋渐甚者，病必日甚也；其有聋闭至极而丝毫无闻者，此其肾气已绝，最是大凶之兆。

一、虚闭证，凡十二经脉皆有所主，而又惟肝肾为最，若老年衰弱，及素禀阴虚之人，皆宜以大补元煎，或左归、右归丸、肉苁蓉丸，或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若忧愁思虑太过而聋者，宜平补镇心丹、辰砂妙香散之类主之。若阳虚于上者，宜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之类主之。凡诸补剂中，或以川芎、石菖蒲、远志、细辛、升麻、柴胡之类，皆可随宜加用，但因虚而闭或已久者，终不易愈耳。

一、窍闭证，非因气血之咎而病在窍也，当用法以通之。《外台秘要》治聋法：用芥菜子捣碎，以人乳调和，绵裹塞耳，数易之即闻。《千金方》治耳聋久不效，用大蒜

一瓣，中剜一孔，以巴豆一粒去皮膜，慢火炮极熟，入蒜内，用新绵包定塞耳中，三次效。又方：用骨碎补削作条，火炮，乘热塞耳中。又方：治耳聋，用巴豆一粒去心皮，斑猫一枚去翅足，二物合捣膏，绵裹塞耳中，再易，甚验。《经验方》：用巴豆一粒，蜡裹，以针刺孔令透，塞耳中。又古法以酒浸针砂一日，至晚去砂，将酒含口中，用活磁石一块，绵裹塞耳，左聋塞左，右聋塞右，此导气通闭法也。凡耳窍或损，或塞，或震伤，以致暴聋，或鸣不止者，即宜以手中指于耳窍中轻轻按捺，随捺随放，随放随捺，或轻轻摇动以引其气，捺之数次，其气必至，气至则窍自通矣。凡值此者，若不速为引导，恐因而渐闭，而竟至不开耳。

述 古

薛立斋曰：按前证若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栀、柴胡。若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若血气俱虚，用八珍汤加柴胡。若怒便聋而或鸣者，属肝胆经气实，用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八珍加山栀。若午前甚者，阳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栀。阳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山栀。午后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黄丸。经云：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虚，耳目九窍皆为之病。

简 易 方

一、聍耳脓出

明郁散（因五八） 红玉散（因五八） 流脓方（因五九）

一、百虫入耳方（因六一）

灸 法

上星（灸二七壮，治风聋）、翳风（灸七壮，治耳聋痛）、合谷（灸七壮，治耳聋）、外关、听宫、偏历、肾俞

耳证论列方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清化饮（新因十三） 清膈煎（新寒九）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地黄丸（补百二十） 归脾汤（补三二） 大分清饮（新寒五）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左归丸（新补四） 大补元煎（新补一） 平补镇心丹（补百十） 四物汤（补八） 右归丸（新补五） 肉苁蓉丸（补一五三） 辰砂妙香散（固十五） 八珍汤（十九） 六安煎（新和二） 小柴胡汤（散十九） 当归龙荟丸（寒一六七）

论外备用方

柴胡清肝散（寒五九 肝胆火逆） 栀子清肝散（寒六十 肝胆风热） 耳病诸方（详因阵五三至六八止）

鼻 证

经 义

《金匮真言论》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

《脉度篇》曰：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

《五阅五使篇》曰：鼻者，肺之官也。以候五脏。故肺病者，喘息鼻胀[3]。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

《本神篇》曰：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五藏别论》曰：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

《经脉篇》曰：足太阳，实则鼽窒，虚则鼽衄。

《气厥论》曰：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蔑瞑目。

《忧恚无言论》曰：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颅颡不开，分气失也。

《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为五官。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鼻准为面王，详前面病门）

《解精微论》曰：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

《刺热篇》曰：脾热病者鼻先赤。

《口问篇》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补足太阳荣眉本，一曰眉上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

《热论篇》曰：伤寒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

《遗篇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天牝，鼻也，鼻受天之气，故曰天牝。详十三卷瘟疫门）

《五常政大论》曰：审平之纪，其主鼻。少阳司天，咳嚏鼽衄鼻窒，疮疡。太阳司天，鼽嚏，喜悲。少阴司天，嚏鼽衄鼻窒。

《六元正纪大论》曰：阳明所至为鼽嚏。

《至真要大论》曰：少阴司天，民病鼽衄嚏呕。少阳司天，甚则鼽衄。太阳司天，鼽衄善悲。少阴之复，烦躁鼽嚏，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论　证

鼻为肺窍，又曰天牝，乃宗气之道，而实心肺之门户，故经曰：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然其经络所至，专属阳明，自山根以上，则连太阳、督脉，以通于脑，故此数经之病，皆能及之。若其为病，易窒塞者谓之鼽，时流浊涕而或多臭气者，谓之鼻渊，又曰脑漏；或生息肉而阻塞气道者，谓之鼻鼽，及有喷嚏、鼻衄、酒皶、赤鼻之类，各当辨而治之。然总之鼻病无他也，非风寒外感，则内火上炎耳。外感者，治宜辛散，内热者，治宜清凉，知斯二者，则治鼻大纲尽乎是矣。

论　治（共六条）

一、鼻塞证有二：凡由风寒而鼻塞者，以寒闭腠理，则经络壅塞而多鼽嚏，此证多在太阳经，宜用辛散解表自愈，如川芎散、神愈散，及麻黄、紫苏、荆芥、葱白之类皆可择用。若由火邪上炎而鼻塞者，单宜清火。火之微者，多近上焦，出自心肺，宜清化饮、黄芩知母汤之类主之。火之甚者，多出阳明，或微兼头痛，宜竹叶石膏汤、凉膈散之类主之。若风寒兼火者，即防风通圣散之类亦可用。大都常塞者多火，暴塞者多风寒，当以此辨之。

一、鼻涕多者，多由于火，故曰：肺热甚则鼻涕出。由此观之，则凡无故多泪及多口涎者，亦多属肝脾之火，皆其类耳。

一、鼻渊证，总由太阳、督脉之火，甚者上连于脑，而津津不已，故又名为脑漏。此证多因酒醴肥甘，或久用热物，或火由寒郁，以致湿热上薰，津汁溶溢而下，离经腐败，有作臭者，有大臭不堪闻者，河间用防风通圣散一两，加薄荷、黄连各二钱以治之。古法有用苍耳散治之者。然以余之见，谓此炎上之火，而治兼辛散，有所不宜，故多不见效，莫若但清阴火而兼以滋阴，久之自宁，此即高者抑之之法，故常以清化饮加白蒺藜五钱或一两，苍耳子二三钱。若火之甚者，再以清凉等剂加减用之，每获全愈，或用《宣明》防风汤之意亦可。但此证一见，即宜节戒早治，久则甚难为力也。凡鼻渊脑漏，虽为热证，然流渗既久者，即火邪已去，流亦不止，以液道不能扃固也。故新病者，多由于热，久病者，未必尽为热证，此当审察治之，若执用寒凉，未免别生他病。其有漏泄既多，伤其髓海，则气虚于上，多见头脑隐痛及眩运不宁等证，此

非补阳不可，宜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之类主之。又《医学正传》有脑漏秘方，亦可检用。

一、鼻鼸息肉，阻塞清道，虽鼻为肺窍，而其壅塞为患者，乃经络肌肉之病，此实阳明热滞留结而然。故内治之法，宜以清火、清气为主；外治之法，宜以黄白散，及《千金》息肉方雄黄散，或《简易》息肉方之类主之。

一、酒皶赤鼻，多以好酒之人，湿热乘肺，薰蒸面鼻，血热而然；或以肺经素多风热，色为红黑而生皶疖者亦有之。内宜凉血清火，外宜硫磺散、白矾散之类主之。

一、鼻衄证，详见血证门。

灸 法

囟会（灸七壮 治鼻鼸鼻疳）、上星（三壮 七壮 治浊涕）、通天（灸七壮 灸后鼻出鼻积方愈）、迎香（治鼻塞多涕）、人中、风府、百会、风池、大椎、曲差、合谷（并治鼻流臭秽）。

鼻证论列方

川芎散（因六九） 雄黄散（因八四） 《宣明》防风汤（因七七） 凉膈散（攻十九，痘八三） 硫黄散（因八九） 防风通圣散（攻十六） 苍耳散（因七三） 清化饮（新因十三）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神愈散（因七四） 《正传》脑漏秘方（因七九）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黄白散（因八十） 《千金》息肉方（因八五） 竹叶石膏汤（寒五、六） 白矾散（因八七） 《简易》息肉方（因八六） 黄芩知母汤（寒五一）

论外备用方

川芎茶调散（散四六 伤风鼻塞） 羌活胜风汤（散六一 风热鼻塞） 面鼻诸方（详因阵六九至一百止）

---

〔1〕“阴”原作“阳”，据《灵枢》改。

〔2〕“肝”原作“汗”，据文义改。

〔3〕“胀”原作“张”，据《灵枢》改。

卷之二十八必集

杂 证 谟

声 喑

经 义

《脉解篇》曰：所谓入中为喑者，阳盛已衰，故为喑也。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

《经脉篇》曰：手少阴之别，名曰通里，循经入于心中，系舌本，属目系。其实则支膈，虚则不能言，取之掌后一寸，别走太阳也。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瘁喑，实则狂巅，虚则足不收，胫枯，取之所别也。

《奇病论》：帝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也？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帝曰：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则喑，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

然？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喑；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

《大奇论》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急坚，皆膈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肝脉骛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喑，不治自已。

《忧恚无言篇》：帝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少师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开，分气泄也。是故厌小而疾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泻其血脉，浊气乃辟。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

《逆调论》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宣明五气篇》曰：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巅疾，搏阴则为喑。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脉要精微论》曰：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消环自已。

《生气通天论》曰：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脉度篇》曰：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涩甚则为喑。

《寒热病篇》曰：暴喑气鞕，取扶突与舌本出血。

《宝命全形论》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热病篇》曰：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南方生热，在地为火，在脏为心，在音为徵，在声为笑。中央生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在音为宫，在声为歌。西方生燥，在地为金，在脏为肺，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北方生寒，在地为水，在脏为肾，在音为羽，在声为呻。

论　证（共二条）

声音出于脏气。凡脏实则声弘，脏虚则声怯。故凡五脏之病皆能为喑。如以忧思积虑，久而至喑者，心之病也。惊恐愤郁，瘁然致喑者，肝之病也。或以风寒袭于皮毛，火燥刑于金脏，为咳为嗽而致喑者，肺之病也。或以饥饱，或以疲劳，致败中气而喘促为喑者，脾之病也。至于酒色过伤，欲火燔烁，以致阴亏而盗气于阳，精竭而移稿于肺，肺燥而嗽，嗽久而喑者，此肾水枯涸之病也。是五脏皆能为喑者，其概如此。然舌为心之苗，心病则舌不能转，此心为声音之主也。声由气而发，肺病则气夺，此气为声音之户也。肾藏精，精化气，阴虚则无气，此肾为声音之根也。经曰：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气之夺也，而况于无声者乎？是知声音之病，虽由五脏，而实惟心之神，肺之气，肾之精，三者为之主耳。然人以肾为根蒂，元气之所由生也。故由精化气，由气化神，使肾气一亏，则元阳寝弱，所以声音之标在心肺，而声音之本

则在肾。观之经云：阳盛已衰，故为喑也。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然则肾为声音之根，信非谬矣。

一、喑哑之病，当知虚实。实者，其病在标，因窍闭而喑也；虚者，其病在本，因内夺而喑也。窍闭者，有风寒之闭，外感证也。有火邪之闭，热乘肺也。有气逆之闭，肝滞强也。风闭者，可散而愈。火闭者，可清而愈。气闭者，可顺而愈。此皆实邪之易治者也。至若痰涎之闭，虽曰有虚有实，然非治节不行，何致痰邪若此？此其虚者多而实者少，当察邪正、分缓急而治之可也。内夺者，有色欲之夺，伤其肾也。忧思之夺，伤其心也。大惊大恐之夺，伤其胆也。饥饿疲劳之夺，伤其脾也。此非各求其属而大补元气，安望其嘶败者复完，而残损者复振乎？此皆虚邪之难治者也。然难易之辨固若此。而犹有难易之辨者，则辨其久暂，辨其病因，乃可悉焉。盖暂而近者，易。渐而久者，难。脉缓而滑者，易。脉细而数者，难。素无损伤者，易。积有劳怯者，难。数剂即开者，易。久药罔效者，难。此外，复有号叫、歌唱、悲哭，及因热极暴饮冷水，或暴吸风寒而致喑者，乃又其易者也。若此者，但知养息，则弗药可愈，是皆所当辨者。

论　治（共七条）

一、风寒袭于皮毛，则热郁于内，肺金不清，而闭塞喉窍，咳嗽甚而声喑者。宜参苏饮、二陈汤、小青龙汤、金水六君煎、三拗汤之类以散之。

一、火邪侵肺，上焦热甚而声喑者，宜四阴煎、麦门冬汤主之。心火盛者，二阴煎。胃火上炎者，竹叶石膏汤。肝胆火盛者，柴胡清肝散之类主之。劳瘵痰嗽挟火者，竹衣麦门冬汤主之。

一、肝邪暴逆，气闭为喑者，宜小降气汤、润下丸、七气汤之类主之。

一、痰气滞逆而为喑者，如二陈汤、六安煎、贝母丸、润下丸之类。皆治标之可用者，或用盐汤探吐之亦可。其有虚痰或痰火之甚者。当于痰饮门参酌治之。

一、虚损为喑者，凡声音之病，惟此最多，当辨而治之。凡色欲伤阴，病在肾者，宜六味丸、八味丸、左归丸、右归丸、人参平肺汤、大补元煎之类主之；或兼肺火者，宜一阴煎、四阴煎、人参固本丸之类择而用之。凡大惊大恐，猝然致喑者，肝胆受伤也。宜七福饮、五福饮、十味温胆汤、平补镇心丹、定志丸之类主之。凡饥饿疲劳，以致中气大损而为喑者，其病在脾。宜归脾汤、理阴煎、补中益气汤、补阴益气煎、温胃饮之类主之。凡忧思过度，致损心脾而为喑者。宜七福饮、归脾汤之类主之。凡病人久嗽声哑者，必由元气大伤，肺肾俱败。但宜补肺气，滋肾水，养金润燥，其声自出；或略加诃子、百药煎之类，兼收敛以治其标，务宜先本后末，庶可保全。若见其假热而过用寒凉，或见其痰盛而妄行消耗，则未有一免者矣。

一、凡患风毒，或病喉痈，病既愈而声则喑者。此其悬雍已损，虽喑无害也，不必治之。

一、久病人不语者，心气已绝，不治。

简 易 方

一方　治失声不出，用萝葡捣自然汁，入姜汁少许，时时细饮之。

一方　用皂角一条 去皮、子，同萝葡三个煎服，数次，声即出。

一方　治无故咽喉声音不出，用橘皮五两，水三升，煮一升，顿服，效。

一方　治猝哑，用杏仁三分，去皮煎熬，别杵桂末一分，和捣如泥，每用杏核大一丸，绵裹噙口中，细细咽之，日三夜五。

一方　用密陀僧为极细末，每服一钱，点茶饮之，声即出。

按上方皆治标之法。凡猝喑轻浅者，亦可取效，若系根本之病，不得概以为用。

声喑论列方

一阴煎（新补八） 二阴煎（新补十） 大补元煎（新补一） 五福饮（新补六） 七福饮（新补七）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归脾汤（补三二） 温胃饮（新热五）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定志丸（补百十六） 六安煎（新和二） 柴胡清肝散（寒五九） 二陈汤（和一） 参苏饮（散三四） 平补镇心丹（补百十） 三拗汤（散七八） 七气汤（和四七） 竹叶石膏汤（寒六） 四阴煎（新补十二） 润下丸（和百十七） 人参平肺汤（因一八七） 理阴煎（新热三） 麦门冬汤（寒四四） 十味温胆汤（和一五三） 华盖散（散七九） 小青龙汤（散八） 竹衣麦门冬汤（因一八九） 贝母丸（新和十八） 小降气汤（和四二）

论外备用方

百合丸（因一八八 肺燥失声） 杏仁煎（因一八三 咳嗽失声） 诃子甘桔汤（一七八 火盛失音） 铁笛丸（因一九一 讴歌失音） 靛花丸（因一八二 喉风失音）

咽 喉

经 义

《忧恚无言篇》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详前声喑门）

《阴阳别论》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厥论》曰：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

《经脉篇》曰：足阳明之别，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瘁喑。三焦，手少阳也。是动则病嗌肿喉痹。小肠，手太阳也。是动则病嗌痛颔肿。肾，足少阴也。是所生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

《骨空论》曰：督脉为病嗌干。

《五音五味篇》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

《脉解篇》曰：厥阴所谓甚则嗌干热中者，阴阳相薄而热，故嗌干也。

《奇病论》曰：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

《杂病篇》曰：嗌干，口中热如胶，取足少阴。

《杂[1]病篇》曰：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

《热病篇》曰：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叶。

《缪刺论》曰：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痏。嗌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六元正纪大论》曰：少阳司天，三之气，喉痹目赤，善暴死。少阴司天，嗌干肿上。

《至真要大论》云：岁太阴在泉，嗌肿喉痹。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嗌痛颔肿。太阴之胜，喉痹项强。少阳司天，客胜则丹疹外发，喉痹头痛嗌肿。

论 证（共三条）

喉痹一证，在古方书虽有十八证之辨，而古人悉指为相火。然此证虽多由火，而复有非火证者，不可不详察也。盖火有真假，凡实火可清者，即真火证也；虚火不宜

清者，即水亏证也；且复有阴盛格阳者，即真寒证也。故《内经》曰：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嗌痛颔肿，其义即此。何后人之弗究也。

一、喉痹所属诸经，凡少阳、阳明、厥阴、少阴皆有此证，具列如前，但其中虚实各有不同。盖少阳、厥阴为木火之脏，固多热证，阳明为水谷之海，而胃气直透咽喉，故又惟阳明之火为最盛。欲辨此者，但察其以情志郁怒而起者，多属少阳厥阴；以口腹肥甘，辛热太过而起者，多属阳明。凡患此者，多宜以实火论治。至若少阴之候，则非此之比。盖少阴之脉络于横骨，终于会厌，系于舌本。凡阴火逆冲于上，多为喉痹，但少阴之火，有虚有实，不得类从火断。若果因实火，自有火证火脉，亦易知也；若因酒色过度，以致真阴亏损者，此肾中之虚火证也，非壮水不可；又有火虚于下，而格阳于上，此无根之火，即肾中之真寒证也。非温补命门不可。凡此诸经不同，而虚实大异，皆后人所罕知者，独《褚氏遗书》有上病察下之说，诚见道之言也。

一、咽喉证，总谓之火，则名目虽多，似有不必尽辨者，然亦有不可不辨者。如单乳蛾、双乳蛾，及缠喉风之有不同也。盖肿于咽之两旁者为双蛾，肿于一边者为单蛾，此其形必圆突如珠，乃痈节之类结于喉间，故多致出毒，或宜刺出其血而愈者。若缠喉风则满片红肿，多不成脓，亦不必出血，但使火降，其肿自消，此其所以有异，而治之当有法也。

论　治（共九条）

一、火证喉痹，悉宜以抽薪饮主之。火不甚者，宜徙薪饮主之。凡肝胆之火盛者，宜以芍药、栀子、龙胆草为主。阳明胃火甚者，宜以生石膏为主。若大便秘结不通，则宜加大黄、芒硝之属，通其便而火自降。凡火浮于上，而热结于头面咽喉者，最宜清降，切不可用散风升阳等剂。盖此火由中，得升愈炽。经曰：高者抑之，正此之谓。非火郁宜发，及升阳散火之义。学者于此，最当体察，勿得误认其面目。凡外治火证肿痛之法宜以木别子磨醋，用鹅翎蘸搅喉中，引去其痰。或另少和清水，免其太酸。时时呷嗽喉中，不可咽下，引吐其痰为更善。漱后以代匙散吹之。仍内服煎药，自无不愈。凡火壅于上，而食物之治，最宜雪梨浆、绿豆饮之属为妙。若南方少梨之处，或以好萝葡杵汁，和以清泉，少加玄明粉，搅匀徐徐饮之，既可消痰，亦可清火。凡单双乳蛾，若毒未甚，脓未成者，治之自可消散。若势甚而危者，必须砭出其血，庶可速退。此因其急，亦不得已而用之也。又古法用三棱针刺少商穴出血，云治喉痹立愈。

一、阴虚喉痹，其证亦内热口渴喉干，或唇红颊赤，痰涎壅盛，然必尺脉无神，或六脉虽数而浮软无力，但察其过于酒色，或素禀阴气不足，多倦少力者，是皆肾阴亏损，水不制火而然。火甚者，宜滋阴八味煎、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火微而不喜冷物，及大便不坚，小便不热者，宜六味地黄汤、一阴煎之类主之。若因思虑焦劳，兼动心火者，宜二阴煎主之。

一、格阳喉痹，由火不归元，则无根之火客于咽喉而然，其证则上热下寒，全非火证。凡察此者，但诊其六脉微弱，全无滑大之意，且下体绝无火证，腹不喜冷，即其候也。盖此证必得于色欲伤精，或泄泻伤肾，或本无实火，而过服寒凉，以伤阳气者，皆有此证。速宜用镇阴煎为上，八味地黄汤次之，或用蜜附子含咽亦妙；若再用寒凉，必致不救。

一、阳虚喉痹，非喉痹因于阳虚，乃阳虚因于喉痹也。盖有因喉痹而过于攻击，致伤胃气者，有艰于食饮，仓廪空虚，亦伤胃气者。又有气体素弱，不耐劳倦而伤胃气者。凡中气内虚，疼痛外逼，多致元阳飞越，脉浮而散，或弱而涩，以致声如鼾睡，痰如拽锯者，此肺胃垂绝之候，速宜挽回元气，以人参一味浓煎，放心徐徐饮之。如痰多者，或加竹沥姜汁亦可。如迟，多致不救。如作实火治之，则祸如反掌。

一、喉癣证，凡阴虚劳损之人，多有此病。其证则满喉生疮，红痛久不能愈，此

实水亏虚火证也。宜用前阴虚喉痹之法治之。若多咳嗽肺热，宜以四阴煎之类主之。若满喉生疮，破烂而痛者，宜用牛黄益金散吹敷之，仍内服滋补真阴之剂，自可全愈。

一、瘟毒喉痹，乃天行瘟疫之气，其证则咽痛项肿，甚有颈面头项俱肿者。北方尤多此病，俗人呼为虾蟆瘟，又名颅鹅瘟，亦名大头瘟。此湿热壅盛，最凶之候。宜清诸经之火，或泻阳明之热，当察缓急而治之。东垣有普济消毒饮，专治瘟毒喉痹，百发百中。

一、锁喉风证，时人以咽喉肿痛，饮食难入，或痰气壅塞不通者，皆称为锁喉风，而不知有真正锁喉风者，甚奇甚急，而实人所未知也。余在燕都，尝见一女子，年已及笄，忽一日于仲秋时，无病而喉窍紧涩，息难出入，不半日而紧涩愈甚。及延余视，诊其脉，无火也。问其喉，则无肿无痛也。观其貌，则面青瞠目不能语也。听其声，则喉窍之细如针，抽息之窘如线，伸颈挣命求救，不堪之状，甚可怜也。余见而疑之，不得其解，然意谓风邪闭塞喉窍，非用辛温不能解散。遂以二陈汤加生姜煎而与之，毫忽无效。意复用独参汤以救其肺，然见其势危若此，恐滋怨谤，终亦未敢下手。他医见之，亦但束手而已。如此者，一日夜而殁。后又一人亦如此而殁。若此二人者，余至今莫识其所以病，此终身之疑窦，殊自愧也。然意必肺气竭绝而然，倘再有值此者，恐非独参汤决不能救。故笔诸此，以俟后之君子虚心详酌焉。

一、杨梅结毒，有喉间溃烂作痛，久而不愈者，此非喉痹之属，乃杨梅疮毒也。宜仙遗粮汤。甚者，宜以土茯苓煎汤吞五宝丹。

一、诸物哽于喉中，或刺或骨，必有锋芒之逆，所以刺而不下。凡下而逆者，反而上之则顺矣。故治此者，当借饮食之势，涌而吐之，使之上出，则如拔刺之捷也。若芒刺既深，必欲推下，非惟理势不能，必且延迟，或食饮既消，无可推送，以致渐肿，则为害非细矣。凡诸骨鲠，或以饧糖一大块，满口吞而咽之；或用韭菜煮略熟，勿切，吞下一束，即裹而下，亦妙。

述　古（共二条）

张子和曰：喉痹病，大概痰火所致。急者，宜吐痰，后复下之。上下分消而愈。又甚者，以针刺去血，然后用药吐下，此为治之上策。若人畏惧而委曲旁求，瞬息丧命。治喉痹之火，与救火同，不容少待。《内经》曰：火郁发之。发，散也，吐中有发散之义，出血者，亦发散之端也。治斯疾者，毋执缓方、小方而药之，曰：吾药乃王道，不动脏腑。若幸遇疾之轻者而获愈，疾之重者循死矣，岂非误杀也耶。

庞氏曰：伏气之病，古方谓之肾伤寒，谓非时有暴寒中人，毒气伏于少阴经，始初不病，旬月乃发，脉微弱，法当以伤寒治之。非喉痹之病也。次必下利。愚按：此证亦所尝有，是必以少阴、少阳之火令，太阳之寒令，太阴之湿令，而复兼风寒之邪者，皆有此证。故治此者，不必治喉痹，但治外邪，其喉自愈。即如新方诸柴胡饮，及散阵诸方，皆可随宜酌用。

格阳喉痹新按

余友王蓬雀，年出三旬，初未识面。因患喉痹十余日，延余诊视。见其头面浮大，喉颈粗极，气急声哑，咽肿口疮，痛楚之甚，一婢倚背，坐而不卧者，累日矣。及察其脉，则细数微弱之甚。问其言，则声微似不能振者。询其所服之药，则无非芩、连、栀、檗之属。此盖以伤阴而起，而复为寒凉所逼，以致寒盛于下，而格阳于上。即水饮之类俱已难入，而尤畏烦热。余曰：危哉，再迟半日，必不救矣。遂与镇阴煎，以冷水顿冷，徐徐使咽之。用毕一煎，过宿而头项肿痛尽消如失。余次早见之，则癯然一瘦质耳，何昨日之巍然也。遂继用五福饮之类，数剂而起。疑者，始皆骇服。自后，感余再生，遂成莫逆。

虚损喉癣新按

一、来宅女人，年近三旬，因患虚损，更兼喉癣疼痛，多医罔效。余诊其脉，则数而无力。察其证，则大便溏泄。问其治，则皆退热清火之剂。然愈清火而喉愈痛。察之既确，知其本非实火，而且多用寒凉，以致肚腹不实，总亦格阳之类也。遂专用理阴煎及大补元煎之类出入间用，不半月而喉痛减，不半年而病全愈。

小儿吞钉新按

一、王氏子，甫周岁，其母以一铁钉与之玩弄，不觉纳之口中，吞入喉间，其父号呼求救。余往视之，但见其母倒提儿足，以冀其出，口鼻皆血，危剧之甚。余晓之曰：岂有倒悬可以出钉而能无伤命者哉？因速令抱正，遂闻啼声。余曰：钉已下咽，不在喉矣。其父曰：娇嫩之脏，安能堪此？但因其哀求之切，不得不允，姑以慰之，然计无从出，而逼索方药，顷刻数四。余只得静坐斋头，潜思熟计，亦无所得，乃取本草一玩，觊启其几。见所载曰：铁畏朴硝。遂得一计，乃用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并研为末，付其父。令以熬熟猪肉加蜜和调药末与之，于申末之顷尽吞之。至次早，其父匍匐阶前曰：昨于三鼓时，忽解下一物，大如芋子，莹如莼菜，润滑无棱，药护其外，拨而视之，则钉在其中矣。持以视余，乃京中钉鞋所用蘑菇钉也。其父索其方，并问其故。余曰：所用者，芒硝、磁石耳。盖硝非磁石不能使药附钉，磁石非硝不能逐钉速出，非油则无以润，非蜜则未必吞。合是四者，则着者着，逐者逐，润者润，同功合力，裹护而出矣。公亦以为然否？其父手额称谢曰：神哉！不可泯也，宜笔记之，以资后人之识焉。

附 按

薛立斋治一妇人，咽间作痛，两月后始溃而不敛，遍身筋骨亦痛，诸药不应。先以土萆薢汤数剂而敛，更以四物汤倍加土茯苓、黄芪，二十余剂，诸证悉愈。又一弥月小儿，先于口内患之，后延于身，年馀不愈。以土茯苓为末，乳汁调服，母以白汤调服，月余而愈。又一男子以生广疮，服轻粉稍愈，后复发，又服轻粉稍愈；继后大发，喉腭溃蚀，与鼻相通，臂腿数枚如桃大，溃年余不敛。虚证悉具，投以萆薢汤为主，佐以健脾诸药，月馀而安。又一妇人，脸鼻俱蚀，半载不敛，治以前药而愈。按此方本治淫疮，味甘而利，善去湿热，和血脉。所以凡诸疮毒，皆宜用之，其效未可尽述。

咽喉论列方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土萆薢汤（外一九九） 一阴煎（新补八） 二阴煎（新补十） 仙遗粮汤（外一九八） 五福饮（新补六） 独参汤（补三五）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四物汤（补八） 二陈汤（和一） 滋阴八味煎（新寒十七） 绿豆饮（新寒十四） 理阴煎（新热三）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雪梨浆（新寒十六） 镇阴煎（新热十三） 普济消毒饮（寒十三） 五宝丹（外二百五） 四阴煎（新补十二） 牛黄益金散（因一八五） 蜜附子（因一八四） 代匙散（新因四八） 大补元煎（新补一） 八味地黄丸（补一二一）

论外备用方

甘露饮（寒十）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直指》黄芩汤（寒百七 心肺热） 咽喉诸方（详因阵一七五至二百一止）

齿　牙

经　义

《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则齿发去。

《邪客篇》曰：天有列星，人有牙齿。

《五味论》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变呕。齿者，骨之所终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复出，知其走骨也。

《经脉篇》曰：手阳明之脉，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足阳明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

《寒热病篇》曰：臂阳明有入颃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臂恶寒补之，不恶寒泻之。足太阳有入颃遍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颃前。方病之时，其脉盛，盛则泻之，虚则补之。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

《杂病篇》曰：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

论　证（共四条）

齿牙之病有三证：一曰火，二曰虫，三曰肾虚。凡此三者，病治各有不同，辨得其真，自无难治之齿病矣。凡火病者，必病在牙床肌肉间，或为肿痛，或为糜烂，或为臭秽脱落，或牙缝出血不止，是皆病在经络。而上牙所属，足阳明也，止而不动。下牙所属，手阳明也，嚼物则动而不休。此之为病，必美酒厚味，膏粱甘腻过多，以致湿热蓄于肠胃，而上壅于经，乃有此证。治宜戒厚味，清火邪为主。虫痛者，其病不在经而在牙，亦由肥甘湿热，化生牙虫以致蚀损蛀空，牙败而痛。治宜杀虫为主。湿热胜者，亦宜兼清胃火。肾虚而牙病者，其病不在经而在脏。盖齿为骨之所终，而骨则主于肾也。故曰：肾衰则齿豁，精固则齿坚。至其为病，则凡齿脆不坚，或易于摇动，或疏豁，或突而不实。凡不由虫、不由火而齿为病者，必肾气之不足。此则或由先天之禀亏，或由后天之斫丧，皆能致之，是当以专补肾气为主。

一、齿有伤于外因者，或以击损，或以跌扑，或勉强咬嚼坚硬等物，久之无不损齿，此岂药之可疗，知者自当慎也。

一、种齿法：古有晨昏叩齿之说。虽亦可行，然而谷谷震动，终非尽善之道。余每因劳因酒，亦尝觉齿有浮突之意，则但轻轻咬实，务令渐咬渐齐，或一二次，或日行二三次，而根自固矣。又凡于小解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非但固精，亦能坚齿。故余年逾古稀，而齿无一损，亦大得此二方之力。

一、《金丹全书》云：今人漱齿，每以早晨，是倒置也。凡一日饮食之毒，积于齿缝，当于夜晚刷洗，则垢秽尽去，齿自不坏。故云：晨漱不如夜漱，此善于养齿者。今观智者，每于饭后必漱，则齿至老坚白不坏，斯存养之功可见矣。

论　治（共六条）

一、阳明热壅牙痛，宜清胃散、清胃饮之类主之。若火之甚者，宜抽薪饮、太清饮之类主之，皆所以清其源也。若肾阴本虚，胃火复盛，上实下虚，而为热渴肿痛者，玉女煎为最妙。

一、牙痛外敷之药，惟辛温可以散热，宜细辛煎、丁香散、姜黄散、赴筵散之类主之，然惟二辛煎、三香散为尤妙。

一、虫牙蛀空疼痛，宜《瑞竹堂方》韭子汤、巴豆丸、藜芦散，皆可择而用之。

一、牙缝出血不止，无非胃火所致，宜以前清胃等药主之。亦有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则六脉微细，全非实热火证。牙缝之血，大出不能止，而手足厥冷者，速宜以镇阴煎主之。若误用寒凉，必致不救。

一、肾虚牙齿不固，或摇动，或脆弱浮突者，虽宜以补肾为主，然亦当辨其寒热。凡左归丸、六味丸，可壮肾中之阴；右归丸、八味丸，可补肾中之阳，须通加骨碎补丸服尤妙。若齿牙浮动脱落，或牙缝出血，而口不臭，亦无痛者。总属阴中之阳虚，宜安肾丸之类主之。

一、走马牙疳，牙床腐烂，齿牙脱落。谓之走马者，言其急也。此盖热毒蕴蓄而然。凡病此者，大为凶候。初见此证，速宜内泻阳明之火，兼以绿豆饮常服之；外用冰白散、三仙散、麝矾散、北枣丹之类敷之。丹溪法曰：用干北枣烧存性，同枯白矾为末敷之，神效。

述　古（共二条）

《圣惠方》云：热者怕冷水，宜用牙硝、姜黄、雄黄、荆芥等治之。冷者怕热汤，宜用干姜、荜拨等治之。不怕冷热乃风牙，以猪牙皂角、僵蚕、蜂房、草乌治之。有孔者为虫牙，宜雄黄、石灰、沙糖等治之。用药了，皆以温水漱之。

薛立斋曰：齿痛，若因手足阳明经湿热，用东垣清胃散。若因风寒入脑，脑痛齿亦痛，用羌活附子汤。若因思虑伤脾，用归脾汤。若因郁火所致，用越鞠丸。若因酒面炙煿而发，用清胃散。若因饮食伤脾，用六君子汤。若因劳伤元气，用补中益气汤。若因脾胃素弱，用六君子、当归、升麻。若因肾经阴虚，用六味丸。若因肾经阳虚，用八味丸。若阴阳俱虚，用十补丸。若脾肾虚寒，用安肾丸。徐用诚先生云：凡齿痛恶寒热等证，属足、手阳明经。齿摇断脱，属足少阴经。齿蚀肿痛出血，皆胃火所致也，亦有诸经错杂之邪与外因为患者。

附　按

《医统》云：宋·汪丞相之宠，好食厚味。一日，热大作，齿间壅出有肉，渐大胀满，口不能闭，水浆不入。一医用生地黄汁一碗，牙皂角数挺，火上炙热，蘸汁令尽，为末，敷壅肉上，随即消缩，不日而愈。

针　灸　法

足内踝二尖（治上牙痛，灸之）、足三里（治上齿痛，灸四十九壮）、手三间（治下齿痛，灸七壮）、列缺（灸七壮，永不发）、合谷（齿龋灸之）、内庭（下牙痛，针灸皆可）、阳谷（治上牙痛，在手外踝骨尖，左灸右，右灸左，十一壮，屡验神效）、太渊（治风牙）、肩髃（七壮，随左右灸之）、耳垂下尽骨上穴（灸三壮，痛即止，如神）。

一法治一切牙痛：以草量手中指，至掌后横纹止，将草折作四分，去三留一，于横纹后量臂中，随痛左右灸三壮，即愈。

一、经验法：于耳前鬓发尖内有动脉处，随痛左右用小艾炷灸五七壮，神效。亦不必贴膏药。如再发，再灸，即可断根。

齿牙论列方

清胃饮（寒五六）　清胃散（寒五四）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抽薪饮（新寒三）　冰玉散（新因四六、四七）　羌活附子汤（散五九）　太清饮（新寒十三）　三仙散（因一五四）　六君子汤（补五）　绿豆饮（新寒十四）　藜芦散（因一五一）　瑞竹堂方（因一四九）　归脾汤（补三二）　三香散（新因四九）　韭子汤（因一四八）　麝矾散（因一五五）　六味丸（补百二十）　玉女煎（新寒十二）　丁香散（因一四二）　八味丸（补一二一）　镇阴煎（新热十三）　姜黄散（因一六

四） 左归丸（新补四） 细辛煎（因百四十） 赴筵散（因一四五） 右归丸（新补五） 二辛煎（新因四五） 越鞠丸（和一五四） 十补丸（热一七三） 北枣丹（因一五二） 巴豆丸（因百五十） 安肾丸（因一三八）

论外备用方

《良方》芦荟丸（寒一六八 疳虫） 齿牙诸方（详因阵，一三五至一七四止）

〔1〕“杂”原作“厥”，据《灵枢》改。

卷之二十九必集

杂证谟

遗精

经义

《上古天真论》曰：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中古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

《生气通天论》曰：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本神篇》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本藏篇》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经脉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

《邪客篇》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

《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则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调经》、《本神》等论曰：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经，而成此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

《六节藏象论》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痿论》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

《卫气篇》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气内干五脏，而外络肢节。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之无端。

《疏五过论》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流连，病有所并。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神，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论　　证（共三条）

梦遗精滑，总皆失精之病。虽其证有不同，而所致之本则一。盖遗精之始，无不病由乎心，正以心为君火，肾为相火，心有所动，肾必应之。故凡以少年多欲之人，或心有妄思，或外有妄遇，以致君火摇于上，相火炽于下，则水不能藏，而精随以泄。初泄者不以为意，至再至三，渐至不已，及其久而精道滑，则随触皆遗，欲遏不能矣。斯时也，精竭则阴虚，阴虚则无气，以致为劳为损，去死不远，可无畏乎。盖精之藏制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故精之蓄泄，无非听命于心。凡少年初省人事，精道未实者，苟知惜命，先须惜精。苟欲惜精，先宜净心。但见伶俐乖巧之人，多有此病。而田野愚鲁之夫，多无此病。其故何也？亦总由心之动静而已，此少年未病之前，所当知也。及其既病而求治，则尤当以持心为先，然后随证调理，自无不愈。使不知求本之道，全恃药饵。而欲望成功者，盖亦几希矣。

遗精之证有九：凡有所注恋而梦者，此精为神动也，其因在心。有欲事不遂而梦者，此精失其位也，其因在肾。有值劳倦即遗者，此筋力有不胜，肝脾之气弱也。有因用心思索过度辄遗者，此中气有不足，心脾之虚陷也。有因湿热下流，或相火妄动而遗者，此脾肾之火不清也。有无故滑而不禁者，此下元之虚，肺肾之不固也。有素禀不足而精易滑者，此先天元气之单薄也。有久服冷利等剂，以致元阳失守而滑泄者，此误药之所致也。有壮年气盛，久节房欲而遗者，此满而溢者也。凡此之类，是皆遗精之病。然心主神，肺主气，脾主湿，肝主疏泄，肾主闭藏。则凡此诸病，五脏皆有所主，故治此者，亦当各求所因也。至若盛满而溢者，则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势出自然，固无足为意也。

一、因梦而出精者，谓之梦遗，不因梦而精自出者，谓之滑精。梦遗者，有情，有火，有虚，有溢。有因情动而梦者，有因精动而梦者。情动者，当清其心；精动者当固其肾。滑精者，无非肾气不守而然。若暴滑而兼痛者，则当从赤白浊门论治。

论　　治（共八条）

一、精道滑而常梦常遗者，此必始于欲念，成于不谨，积渐日深，以致肾气不固而然。惟苓朮菟丝丸为最佳。其次，则小菟丝子丸、金锁思仙丹之类，皆可择用。

一、君火不清，神摇于上，则精遗于下。火甚者，宜先以二阴煎之类清去心火；火不甚者，宜先以柏子养心丸、天王补心丹，或人参丸、远志丸之类收养心气，然后用苓朮菟丝丸之类固之。

一、相火易动，肝肾多热，而易于疏泄者，宜《经验》猪肚丸为最，或固精丸之类主之。然须察其火之微甚，宜清者亦当先清其火。

一、凡思虑劳倦，每触即遗者，但当培补心脾，勿得误为清利。惟寿脾煎，或归脾汤减去木香，或用秘元煎主之。皆其宜也。其有气分稍滞，不堪芪、术者，宜菟丝煎主之，或以人参汤吞苓朮菟丝丸亦妙。

一、先天素禀不足，元阳不固，每多遗滑者，当以命门元气为主，如左归、右归、

六味、八味等丸。或五福饮、固阴煎、菟丝煎之类随宜用之，或《经验》秘真丹亦可酌用。

一、湿热下流，火伏阴中而遗者，宜四苓散，或大小分清饮之类主之。

一、过服寒凉冷利等药，以致阳气不固，精道滑而遗泄不止者，速当温补脾肾，宜五君子煎、寿脾煎、或右归丸、八味地黄丸、家韭子丸之类主之。

一、治遗精之法，凡心火盛者，当清心降火。相火盛者，当壮水滋阴。气陷者，当升举。滑泄者，当固涩。湿热相乘者，当分利。虚寒冷利者，当温补。下元元阳不足、精气两虚者，当专培根本。今人之治遗泄，动以黄檗、知母为君，或专用固本丸、坎离丸之类，不知苦寒之性，极能沉降泻水，肾虚者，尤非所宜。肾有补而无泻，此辈亦何裨于肾，而凡用治于非火滑泄者，适足为肾之害耳。

述　古（五条）

丹溪曰：梦遗精滑，专主乎热，热则流通，宜滋阴降火。劳神思者，安神养心。久而虚脱者，须兼补药及收涩之药，无有不愈。

薛立斋曰：按前证若肾气不足，用益志汤、金锁正元丹；肝肾虚热者，用六味丸、加味逍遥散；脾虚热者，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凡此悉属不足之证，宜用十全大补汤，或用革薤分清饮送八味丸。又曰：按前证属足三阴亏损所致。若肝肾虚热者，用四物加柴胡、山栀、山茱萸、山药。脾胃气虚者，用补中益气加山茱萸、山药。思虑伤脾者，兼用归脾汤加山茱萸、山药。肝肾亏损者，六味丸。真阳虚败者，八味丸。心肾不交，用革薤分清饮。心气虚热者，清心莲子饮。

楼全善《纲目》云：一壮年梦遗白浊，与涩精药益甚，知其郁滞，改用导赤散，大剂服之，遗浊皆止。又一中年梦遗，与涩药勿效，改与神芎丸下之，下后与猪苓丸，遂愈。

徐东皋云：梦遗因心经有火，神思不宁，所以梦与人交而精泄，治当用清心、安神、温胆等剂，加黄连、生地、人参、远志、茯神、枣仁、羚羊角之类。有自遗者，乃气血虚而下脱，有因热而流通者，当分虚实，须用八物汤加龙骨、牡蛎、椿根皮之类。有小便后精出不可禁者，或不小便而自出者，或茎中出而痒痛，常如欲小便者，并宜先服辰砂妙香散，或威喜丸，或分清饮，别以绵裹龙骨同煎，或加五倍子、牡蛎、白茯苓、五味子之属煎服。

王宇泰曰：凡病精泄不禁，自汗头眩，虚极，或寒或热，用补涩之药不效，其脉浮软而散，盖非虚也，亦非房室过度，此无他，心有所睹，因有所慕，意有所乐，欲想方兴，不遂所欲，而致斯疾，既以药补且固，不效，将何以治之？缘心有爱则神不归，意有想则志不宁，当先和营卫，营卫和则心安。次调其脾，脾气和则志舍定。心肾交媾，精神内守，其病自愈。其法用人参三钱，当归一钱，洗焙为末，作三服，糯米饮调下，服毕自汗出而寒热退。若头眩未除，用川芎三钱，人参一钱，焙为末，作三服，沸汤调下。头眩瘥而精不禁者，用芍药半两，丁香三钱，木香三钱，剉散，每服用生姜五片，枣二枚，以水同煎，空心服。即心安神定，精固神悦。

遗精论列方

小菟丝丸（固三五）　家韭子丸（固三四）　五君子煎（新热六）　人参丸（补百五）　归脾汤（补三二）　大分清饮（新寒五）　菟丝煎（新固三）　寿脾煎（新热十六）　小分清饮（新和十）　远志丸（补百十三）　固精丸（固三十）　苓术菟丝丸（新固五）　秘元煎（新固一）　秘真丹（固二五）　金锁思仙丹（固十九）　固阴煎（新固二）　二阴煎（新补十）　金锁正元丹（固十八）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五福饮（新补六）　八物汤（补十九）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天王补心丹

（补百八） 益志汤（热一六五） 《经验》猪肚丸（固四十） 逍遥散（补九二） 四物汤（补八） 辰砂妙香散（固十五） 安神丸（寒一四二） 温胆汤（和一五三） 柏子养心丸（补百十一） 威喜丸（固四五） 导赤散（寒一二二） 清心莲子饮（寒三二） 猪苓丸（固四八） 四苓散（和一八七） 革薤分清饮（热一六四） 神芎丸（攻七二）

论外备用方

还少丹（补一三五） 心肾丸（补百十二） 枸杞子丸（补一四二） 金樱膏（补百） 安肾丸（热一六六 精寒不禁） 小安肾丸（热一六七 阴虚梦遗） 玉锁丹（固二一 不禁） 金锁丹（固十七） 金锁匙丹（固二十 鬼交梦遗） 固真散（固二八 暖下元） 三仙丸（固四一 遗滑） 金樱丸（固二四） 固真丸（固二七 久滑） 九龙丸（固四二） 水陆二仙丹（固二三） 韭子丸（固三三 虚寒漏精） 茯菟丸（固三八 思虑伤精） 王荆公妙香散（固十六 安神固精）

淋 浊

经 义

《至真要大论》曰：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太阳之胜，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

《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口问篇》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

《五癃津液别篇》曰：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

《气厥论》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

《评热病论》曰：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

《玉机真藏论》曰：冬脉不及，则令人少腹满，小便变。

《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论 证（共四条）

便浊证有赤白之分，有精溺之辨。凡赤者多由于火，白者寒热俱有之。由精而为浊者，其动在心肾。由溺而为浊者，其病在膀胱、肝、脾。

一、赤浊之证，有溺之赤色者，有带血而赤者。若见鲜血，则当从血证门溺血条下治之。若溺之黄赤者，此固多有火证，然必赤而痛涩，及别有火脉火证，方可以火证赤浊论治。若或以劳倦过伤，或以久病，或以酒色耗伤真阴，或以素服清凉等药，愈服愈赤，愈见短少，而且无痛涩等证者，此系水亏液涸，全非赤浊之比。经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即此类也。但当温补下元，使之气化，水必自清，切不可因小便黄赤，一概皆从火治。

一、白浊证，有浊在溺者，其色白如泔浆。凡肥甘酒醴，辛热炙煿之物，用之过当，皆能致浊。此湿热之由内生者也。又有炎热湿蒸，主客时令之气，侵及脏腑者，亦能致浊，此湿热之由外入者也。然自外而入者，少。自内而生者，多。总之，必有热证热脉，方是火证。清去其火，则浊无不愈矣。有浊在精者，必由相火妄动，淫欲逆精，以致精离其位，不能闭藏，则源流相继，淫溢而下，移热膀胱，则溺孔涩痛，清浊并至，此皆白浊之因热证也。及其久也，则有脾气下陷，土不制湿，而水道不清者，有相火已杀，心肾不交，精滑不固，而遗浊不止者，此皆白浊之无热证也。有热者，当辨心肾而清之；无热者，当求脾肾而固之、举之。治浊之法无出此矣。

淋之为病，小便痛涩滴沥，欲去不去，欲止不止者是也。是亦便浊之类，而实浊之甚者。但浊出于暂，而久而不已，则为淋证。其证则或有流如膏液者，或出如砂石而痛不可当者，或有如筋条者，或时为溺血、血条者，此淋之与浊诚有不同。故严氏有五淋之辨，曰气、石、血、膏、劳也。气淋为病，小便涩，常有余沥。石淋，茎中痛，溺如砂石，不得卒出。膏淋，溺如膏出。劳淋，劳倦即发，痛引气冲。血淋，遇热即发，甚则溺血，候其鼻头色黄者，小便难也。大抵此证，多由心肾不交，积蕴热毒，或酒后房劳，服食燥热，七情郁结所致。此严氏之说，固已尽之，然淋之初病，则无不由乎热剧，无容辨矣。但有久服寒凉而不愈者，又有淋久不止，及痛涩皆去，而膏液不已，淋如白浊者，此惟中气下陷，及命门不固之证也。故必以脉以证，而察其为寒、为热、为虚，庶乎治不致误。

论　治（共六条）

一、热蓄膀胱，溺赤热甚，而或痛或涩者，必当专去其火，宜先用抽薪饮、大分清饮、七正散之类主之。若小水不利，而烦热难解者，惟绿豆饮为最妙。若兼大便燥结者，宜八正散主之。若微热不甚，或热势稍退者，宜加减一阴煎，或导赤散、火府丹、清心莲子饮之类主之。若小水不利者，宜清肺饮子主之。

一、溺白证。凡如泔如浆者，亦多属膀胱水道之热，宜导赤散、徙薪饮之类以清之。若无内热而溺白者，多由饮食湿滞，宜小分清饮，或苓朮二陈汤减去干姜以燥之利之。大都湿在肠胃，或在膀胱者，宜二陈汤，或半夏丸，或固元丹之类，皆可择用。若胞气不固，而液浊不清者，此亦败精之属也，宜秘元煎或水陆二仙丹以固之。

一、浊在精分者，必因相火妄动，或逆精而然，以致精溺并至。若兼涩痛之甚者，亦宜抽薪饮、大分清饮之类，先去其火，然后再安精气。及其稍久，痛涩俱去，而惟精浊不止者，当用宁心固肾等剂，宜秘元煎、菟丝煎，或人参丸、定志丸、心虚白浊歌之类主之。

一、命门虚寒，阳气不固，则精浊时见，而久不能愈者，但当培补命门，宜右归丸、益志汤、石刻安肾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虚本不甚，而胞气微寒不摄者，宜菟蘼分清饮主之。

一、治淋之法，大都与治浊相同，凡热者宜清，涩者宜利，下陷者宜升提，虚者宜补，阳气不固者宜温补命门，但当以前法通用，无他技也。

一、血淋证，若在男子，则凡便血不痛者，即为溺血；血来而痛者，即曰血淋，然无非逆血证耳。治法具详血证门。惟妇人之血淋，则多由冲任经脉之病，大与男子者不同，妇人门另有正条。

述　古（共六条）

河间曰：小便浑浊，皆属于热。如夏月天气热则水液浑浊，冬月天气寒则水清洁，水体清而火体浊故也，如清水火煎自浊。

东垣曰：淋证当分在气在血而治之，以渴与不渴为辨。如渴而小便不利，热在上焦气分，肺金主之。宜用淡渗之药，以茯苓、泽泻、琥珀、灯心、通草、车前、瞿麦、扁蓄之类，而清肺金之气，泻其火，以滋水之上源也。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热在下焦血分，肾与膀胱主之。宜用气味俱阴之药，如知母、黄檗、滋肾丸是也。除其热，泄其闭塞，以滋膀胱肾水之下元也。

丹溪曰：淋虽有五，皆属于热，治宜解热利水，以山栀子之类。不可发汗，汗之必便血。

又曰：浊主湿热。有痰，有虚，赤属血，白属气。大率皆是湿痰流注，宜燥中宫之湿，用二陈加苍朮、白朮，燥去其湿。去热宜黄檗、青黛、滑石、山栀。痰盛者，以二陈加南星、蛤粉、神曲糊丸，青黛为衣。虚劳者，不宜峻用寒凉，当用补阴滋肾气。

胃弱者，兼用人参，以柴胡、升麻升其胃中之气。

附录云：人之五脏六腑俱各有精，然肾为藏精之府，而听命乎心。贵乎水火升降，精气内持。若调摄失宜，思虑不节，嗜欲过度，水火不交，精元失守，由是而为赤白浊之患。赤浊是心虚有热，因思虑得之。白浊肾虚有寒，过于淫欲而得之。其状漩白如油，光彩不定，漩脚澄下，凝如膏糊。治法：赤者，当清心调气。白者，温补下元。又须清上，使水火既济，阴阳叶和，精气自固矣。

薛立斋曰：按前证脾肺虚热者，用补中益气汤送六味丸。肺肾虚热者，用黄芩清肺饮送六味丸。肝肾虚热者，用加味逍遥散送六味丸。劳伤心肾者，清心莲子饮。郁结伤脾者，归脾汤。若郁怒伤肝脾者，加味逍遥散。若心肾虚弱者，小温金散。若思虑伤心肾者，茯菟丸。梦遗、精滑、赤白二浊，治法当互参用之。

徐东皋曰：淋证初作者，主于实热，当利之，八正散之属是也。既利之而不愈，久久而气下陷者，虚也，宜升其气，气升而水自下。升而不愈，必用吐法，吐之而气自升也。痰多者，用二陈汤，先服后吐。痰气闭塞者，用二陈汤加木通、香附探吐。

赵氏曰：肝主小便，若肝经血虚，用四物、山栀。若小便涩滞，或茎中作痛，属肝经湿热，用龙胆泻肝汤。若小便频数，或劳而益甚，属脾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加山药、五味。若小便无度，或淋沥不禁，乃阴挺痿痹也，用六味地黄丸。若小便涩滞，或补而益甚，乃膀胱结热也，用五淋散。若脾肺燥热，不能化生者，黄芩清肺汤。膀胱阴虚，阳无所生者，滋肾丸。膀胱阳虚，阴无所化者，六味丸。若阴痿思色，精不出，茎道涩痛如淋，用加减八味丸料加车前、牛膝。若老人精竭复耗，大小便牵痛如淋，亦用前法温之。如不应，急加附子，多有生者。

淋浊论列方

大分清饮（新寒五） 小分清饮（新和十） 小温金散（固四三）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七正散（寒百十六） 八正散（寒百十五） 清心莲子饮（寒三二） 导赤散（寒一二二） 火府丹（寒百二十） 苓术二陈煎（新和四） 绿豆饮（新寒十四） 五淋散（寒百十七） 水陆二仙丹（固二三） 四物汤（补八） 清肺饮子（和一五三） 萆薢分清饮（热一六四） 二陈汤（和一） 滋肾丸（寒一六三） 心虚白浊歌（补百一）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黄芩清肺饮（寒三八） 右归丸（新补五） 半夏丸（和三五二）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归脾汤（补三二） 益智汤（热一六五）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人参丸（补百五） 菟丝煎（新固三）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定志丸（补百十六） 茯菟丸（固三八） 石刻安肾丸（热一六八） 秘元煎（新固一） 固元丹（固三一）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论外备用方

还少丹（补一三五） 金樱膏（补百 虚带浊）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琥珀散（和三四七 气虚淋浊） 地髓汤（和三四五 淋痛） 海金砂散（寒一七二 膏淋） 五淋散（寒百十七 热淋） 牛膝汤（寒一二五 砂淋） 《直指》黄芩汤（寒百七 心肺热） 秘真丹（固二五） 五子丸（固四六 浊） 莲子六一散（固四四 赤浊） 锁精丸（固二六 带浊） 威喜丸（固四五） 家韭子丸（固三四 阳虚久浊） 固精丸（固二九 虚滑带浊）

遗 溺

经 义

《宣明五气篇》曰：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

《五癃津液别篇》曰：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阴

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

《骨空论》曰：督脉为病，癃、痔、遗溺。

《经脉篇》曰：肝所生病者，遗溺，闭癃。

《痹论》曰：淫气遗溺，痹聚在肾。

《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

《脉要精微论》曰：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本输篇》曰：三焦者，足少阴太阳之所将，实则闭癃，虚则遗溺。

论　证（共二条）

遗溺一证，有自遗者，以睡中而遗失也。有不禁者，以气门不固，而频数不能禁也。又有气脱于上，则下焦不约，而遗失不觉者，此虚极之候也。总之，三者皆属虚证，但有轻重之辨耳。若梦中自遗者，惟幼稚多有之，俟其气壮而固，或少加调理可愈，无足疑也。惟是水泉不止，膀胱不藏者，必以气虚而然。盖气为水母，水不能蓄，以气不能固也。此失守之兆，大非所宜，甚至气脱而遗，无所知觉，则尤其甚者也。此惟非风证及年衰气弱之人，或大病之后多有之。仲景曰：下焦竭则遗溺失禁，此之谓也。

一、古方书论小便不禁者，有属热属虚之辨。不知不禁之谓，乃以小水太利者为言，皆属虚寒，何有热证。若因热而小水频数，其证则淋沥点滴，不能禁止，而小水必不利，且或多痛涩，方是热证。若然，则自有淋浊门正治之法。盖此非遗失之谓也。倘以虚寒误认为热，而妄投泻火之药，无不殆矣。

论　治（共六条）

凡治小便不禁者，古方多用固涩，此固宜然；然固涩之剂，不过固其门户，此亦治标之意，而非塞源之道也。盖小水虽利于肾，而肾上连肺。若肺气无权，则肾水终不能摄，故治水者必须治气，治肾者必须治肺，宜以参、芪、归、朮、桂、附、干姜之属为之主，然后相机加以固涩之剂为之佐，庶得治本之道，而源流如度。否则，徒障狂澜，终无益也。余制有巩堤丸方，治无论心脾肺肾之属，皆宜以此为主治。

一、脾肺气虚，不能约束水道，而病为不禁者，此其咎在中上二焦，宜补中益气汤、理中汤、温胃饮、归脾汤，或四味回阳饮之类，加固涩等剂主之，如不见效，当责之肾。

一、肝肾阳气亏败，则膀胱不藏，而水泉不止，此其咎在命门，宜右归饮、大补元煎、六味回阳饮，甚者，以四维散之类主之。或加固涩为佐亦可，或用《集要》四神丸，或八味地黄丸去泽泻亦可用。

一、凡睡中遗溺者，此必下元虚寒，所以不固，宜大菟丝子丸、家韭子丸、五子丸、缩泉丸之类主之。其有小儿从幼不加检束，而纵肆常遗者，此惯而无惮，志意之病也。当责其神，非药所及。或因纵以致不固者，亦当治之如前，宜用猪羊溲脬炙脆煎汤，送下前药更妙。

一、凡因恐惧辄遗者，此心气不足，下连肝肾而然，宜大补元煎、归脾汤、五君子煎之类主之。

一、古方壮阳固涩等剂，如茴香益智丸、二气丹、固脬丸、秘元丹、牡蛎丸、济生菟丝子丸、固真散，皆可随宜择用。

述　古

薛立斋曰：经云：膀胱不约为遗溺。小便不禁，常常出而不觉也。人之溲溺，赖心肾二气之所传送。盖心与小肠为表里，肾与膀胱为表里，若心肾气亏，传送失度，故有此证，治宜温暖下元，清心寡欲。又有产育不顺，致伤膀胱，若内虚寒者，秘元丹、

韭子丸之类；若内虚湿热者，六味地黄丸，或加五味、杜仲、补骨脂；年老者，八味丸。产育收生不谨，损破尿胞者，参朮补胞汤加猪羊胞煎之。窃谓肝主小便，若肝经血虚，用四物山栀。若小便涩滞，或茎中作痛，属肝经湿热，用龙胆泻肝汤。若小便频数，或劳而益甚，属脾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加山药、五味子。若小便无度，或淋沥不禁，乃阴挺痿痹也，用六味地黄丸。若小便涩滞，或补而益甚，乃膀胱热结也，用五淋散。其脾肺燥，不能化生者，黄芩清肺饮。膀胱阴虚，阳无所生者，滋肾丸。膀胱阳虚，阴无所化者，六味丸。若阴痿思色，精不出，茎道涩痛如淋，用加减八味丸料加车前、牛膝。若老人精竭复耗，大小便牵痛如淋，亦用前药，不应，急加附子，多有生者。

遗溺论列方

理中汤（热一） 温胃饮（新热五）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右归饮（新补三） 八味丸（补一二一）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四维散（新热十二） 滋肾丸（寒一六三）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归脾汤（补三二） 固脬丸（固六三） 大菟丝子丸（固三六） 二气丹（热一八六） 五子丸（固四六） 济生菟丝丸（固三七） 缩泉丸（固六一） 五淋散（寒百十七） 参朮补胞汤（未收） 秘元丹（固三二） 牡蛎丸（固六四） 茴香益智丸（固六五） 固真散（固二八） 大补元煎（新补一） 加减八味丸（补一二二） 家韭子丸（固三四） 五君子煎（新热六） 黄芩清肺饮（寒八三）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集要》四神丸（补一五八） 巩堤丸（新固九）

论外备用方

朮附汤（补四二 虚寒） 鹿茸丸（补一三三 肾虚多溺） 小安肾丸（热一六七 多溺） 椒附丸（热百十二 小便频） 威喜丸（固四五） 《局方》安肾丸（热一六六 频数） 肾著汤（热一二九 腰冷多溺） 猪苓丸（固四八 频数） 石刻安肾丸（热一六八 频数） 猪肚丸（固三九 小便频数） 肉苁蓉丸（固六二 不禁） 锁精丸（固二六） 鸡内金散（固二九二 气虚遗尿）

卷之三十贯集

杂证谟

血证

经义

《决气篇》：帝曰：何谓血？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

《痿论》曰：心主身之血脉。

《五脏生成篇》曰：诸血者皆属于心。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瘭，凝于脉者为泣（涩同），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瘭厥也。

《调经论》曰：肝藏血。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气血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气

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帝曰：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岐伯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络之与孙脉俱输于经，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则，精神乃居。

《营卫生会篇》：帝曰：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岐伯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有两死而无两生。

《百病始生篇》曰：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

《六元正纪大论》曰：不远热则热至，血溢血泄之病生矣。

《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举痛论》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气厥论》曰：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

《刺志论》曰：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

《脉要精微论》曰：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肝脉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肾脉软而散者，当病少血。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微涩为血溢。肺脉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肺脉微滑为上下出血，涩甚为呕血。肝脉大甚为内痈，善呕衄。脾脉微涩为内溃，多下脓血。肾脉微涩为不月。

《示从容论》曰：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也。

《玉机真藏论》曰：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平人气象论》曰：臂多青脉曰脱血。安卧脉盛谓之脱血。

《阴阳别论》曰：阴虚阳搏谓之崩。

《痿论》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

《经脉篇》曰：肾足少阴也，是动则病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

《脉解篇》曰：少阴所谓咳则有血者，阳脉伤也，阳气未盛于上而脉满，满则咳，故血见于鼻也。

《厥论》曰：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

《至真要大论》曰：阳明司天，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阴阳别论》曰：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

《五音五味篇》曰：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气多血，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

《评热病论》曰：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宣明五气篇》曰：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曰：阳病发于血。曰：久视伤血。《九针论》曰：苦走血，病在血，无食苦。《五味论》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

《至真要大论》曰：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司天在泉之年，皆有见血等证。又《气交变》等论：凡岁火太过，及岁金太过不及之年，亦有见血等证。

论　证（共四条）

万物生成之道，惟阴与阳，非阳无以生，生者神其化也；非阴无以成，成者立其

形也。人有阴阳，即为血气，阳主气，故气全则神王；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人生所赖惟斯而已。然人之初生，必从精始，精之与血，若乎非类。而丹家曰：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由此观之，则凡属水类，无非一六所化。而血即精之属也。但精藏于肾，所蕴不多，而血富于冲，所至皆是。盖其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无所不及。故凡为七窍之灵，为四肢之用，为筋骨之和柔，为肌肉之丰盛，以至滋脏腑，安神魂，润颜色，充营卫，津液得以通行，二阴得以调畅。凡形质所在，无非血之用也。是以人有此形，惟赖此血。故血衰则形萎，血败则形坏，而百骸表里之属。凡血亏之处，则必随所在而各见其偏废之病。倘至血脱，则形何以立，气何所归，亡阴亡阳，其危一也。然血化于气而成于阴，阳虚固不能生血，所以血宜温而不宜寒；阳亢则最能伤阴，所以血宜静而不宜动，此盈虚性用之机，苟能察其精义而得养营之道，又何血病之足虑哉。

一、血本阴精，不宜动也。而动则为病，血为营气，不宜损也，而损则为病。盖动者，多由于火，火盛则逼血妄行；损者，多由于气，气伤则血无以存。故有以七情而动火者，有以七情而伤气者，有以劳倦色欲而动火者，有以劳倦色欲而伤阴者，或外邪不解而热郁于经，或纵饮不节而火动于胃，或中气虚寒，则不得收摄而注陷于下，或阴盛格阳，则火不归原而泛溢于上，是皆动血之因也。故妄行于上，则见于七窍，流注于下，则出乎二阴，或壅瘀于经络，则发为痈疽脓血，或郁结于肠脏，则留为血块血证，或乘风热，则为斑为疹。或滞阴寒，则为痛为痹，此皆血病之证也。若七情劳倦不知节，潜消暗烁不知养，生意本亏而耗伤弗觉，则为营气之羸，为形体之敝，此以真阴不足，亦无非血病也。故凡治血者，当察虚实，是固然矣。然实中有虚，则于疼痛处有不宜攻击者，此似实非实也；热中有寒，则于火证中有速宜温补者，此似热非热也。夫正者正治，谁不得而知之，反者反治，则吾未见有知之者。矧反证甚多，不可置之忽略也。

一、失血于口者，有咽喉之异。盖上焦出纳之门户，惟咽喉二窍而已。咽为胃之上窍，故由于咽者，必出于胃。喉为肺之上窍，故由于喉者，必出于肺。然喉连于肺，而实总五脏之清道，咽连于胃，而实总六腑之浊道，此其出于肺者，人知病在五脏，而不知出于胃者，亦多由乎脏者也。何也？观《内经》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然则五脏之气皆禀于胃，而五脏之病独不及于胃乎？今见吐血之证，古人云：呕血者出于胃，而岂知其亦由乎脏也。盖凡胃火盛而大吐者，此本家之病无待言也；至若怒则气逆，甚则呕血者，亦必出于胃脘，此气逆在肝，木邪乘胃而然也；又如欲火上炎，甚则呕血者，亦出于胃脘，此火发源泉，阴邪乘胃而然也。由此观之，则凡五志之火，皆能及胃，而血出于咽者，岂止胃家之病？但咳而出者，必出于喉，出于喉者，当察五脏；呕咯而出者，必出于咽，出于咽者，则五脏六腑皆能及之。且胃以水谷之海，故为多气多血之腑，而实为冲任血海之源。故凡血枯经闭者，当求生血之源，源在胃也；而呕血吐血者，当求动血之源，源在脏也。于此不明，济者鲜矣。

一、凡失血等证，身热脉大者，难治。身凉脉静者，易治。若喘咳急而上气逆，脉见弦紧细数，有热不得卧者，死。

论　治（共八条）

凡治血证，须知其要，而血动之由，惟火惟气耳。故察火者，但察其有火无火，察气者，但察其气虚气实，知此四者而得其所以，则治血之法无余义矣。详列如下：

一、凡诸口鼻见血，多由阳盛阴虚，二火逼血而妄行诸窍也，悉宜以一阴煎加清降等剂为主治。盖血随气上则有升无降，故惟补阴抑阳，则火清气降而血自静矣。此治阳盛动血之大法也。

一、火盛逼血妄行者，或上或下，必有火脉火证可据，乃可以清火为先，火清而

血自安矣。宜芩、连、知、檗、玄参、栀子、童便、犀角、天花粉、生地、芍药、龙胆草之属，择而用之。如阳明火盛者，须加石膏；三焦热极，或闭结不通者，须加大黄；如热壅于上，火不能降者，于清火药中，须加泽泻、木通、栀子之属导之泄之，则火可降，血可清也。然火有虚实，或宜兼补，或宜兼清，所当酌也。若以假火作真火，则害不旋踵矣。

一、气逆于脏，则血随气乱而错经妄行，然必有气逆喘满，或胸胁痛胀，或尺寸弦强等证，此当以顺气为先，宜陈皮、青皮、杏仁、白芥子、泽泻之属主之。有火者，宜栀子、芍药之类，兼以平肝；无火者，宜香附、乌药、干姜、郁金之属用行阴滞。然此必气实多逆者，乃堪用此。盖气顺则血自宁也。其或实中有虚，不堪消耗者，则或宜暂用，或酌其佐使，不可拘也。

一、凡火不盛，气不逆，而血动不止者，乃其元阴受损，营气失守，病在根本而然。经曰：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吐衄，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此二言者，最得损伤失血之源。故凡治损伤无火无气而血不止者，最不宜妄用寒凉以伐生气，又不宜妄用辛燥以动阳气。盖此二者，大非真阴亏损者所宜，而治此之法，但宜纯甘至静之品培之养之，以完固损伤，则营气自将宁谧，不待治血而自安矣。且今人以劳伤而病者多属此证，若不救根本，终必败亡。方列后条，用宜详酌。

一、吐血失血等证，凡见喘满、咳嗽，及左右腔膈间有隐隐胀痛者，此病在肺也。若胸膈臆中之间觉有牵痛，如缕如丝，或懊侬嘈杂有不可名状者，此病在心主包络也。若胸腹膨膨，不知饥饱，食饮无味，多涎沫者，此病在脾也。若胁肋牵痛，或躁扰喘急不宁，往来寒热者，此病在肝也。若气短似喘，声哑不出，骨蒸盗汗，咽干喉痛，动气忡忡者，此病在肾也。若大呕大吐，烦渴头痛，大热不得卧者，此病在胃也。于此而察其兼证，则病有不止一脏者，若可参合以辨之也。其于治法，凡肺病者，宜清降不宜升浮。心主病者，宜养营不宜耗散。脾病者，宜温中不宜酸寒。肝病者，或宜疏利，或宜甘缓，不宜秘滞。肾病者，宜壮水，宜滋阴，不宜香燥克伐。胃病者，或宜大泻，或宜大补，当察兼证虚实，勿谓阳明证尽可攻也。

一、治血之药，凡为君为臣，或宜专用，或宜相兼，病有浅深，方有轻重。其间参合之妙，固由乎人，而性用之殊，当知其类，故兹条列于下：

血虚之治有主者。宜熟地、当归、枸杞、鹿胶、炙甘草之属。

血虚之治有佐者。宜山药、山茱萸、杜仲、枣仁、菟丝子、五味子之属。

血有虚而微热者。宜凉补之，以生地、麦冬、芍药、沙参、牛膝、鸡子清、阿胶之属。

血有因于气虚者，宜补其气。以人参、黄芪、白朮之属。

血有因于气实者宜行之降之。以青皮、陈皮、枳壳、乌药、沉香、木香、香附、瓜蒌、杏仁、前胡、白芥子、海石之属。

血有虚而滞者，宜补之活之。以当归、牛膝、川芎、熟地、醇酒之属。

血有寒滞不化及火不归原者，宜温之。以肉桂、附子、干姜、姜汁之属。

血有乳动不宁者，宜清之和之。以茜根、山查、丹皮、丹参、童便、贝母、竹沥、竹茹、百合、茅根、侧柏、藕汁、荷叶蒂、柿霜、桑寄生、韭汁、萝葡汁、飞罗面、黑墨之属。

血有大热者，宜寒之泻之。以黄连、黄芩、黄檗、知母、玄参、天花粉、栀子、石膏、龙胆草、苦参、桑白皮、香薷、犀角、青黛、童便、槐花之属。

血有畜而结者，宜破之逐之。以桃仁、红花、苏木、玄胡、三棱、蓬朮、五灵脂、大黄、芒硝之属。

血有陷者，宜举之。以升麻、柴胡、川芎、白芷之属。

血有燥者，宜润之。以乳酪、酥油、蜂蜜、天门冬、柏子仁、苁蓉、当归、百合、胡桃肉之属。

血有滑者，宜涩之止之。以棕灰、发灰、白芨、人中白、蒲黄、松花、百草霜、百药煎、诃子、五味子、乌梅、地榆、文蛤、川续断、椿白皮之属。

血有涩者，宜利之。以牛膝、车前、茯苓、泽泻、木通、瞿麦、益母草、滑石之属。

血有病于风湿者，宜散之燥之。以防风、荆芥、葛根、秦艽、苍术、白术、半夏之属。

一、治血之剂，古人多以四物汤为主，然亦有宜与不宜者。盖补血行血无如当归，但当归之性动而滑，凡因火动血者忌之。因火而嗽，因湿而滑者，皆忌之。行血散血无如川芎，然川芎之性升而散，凡火载血上者忌之。气虚多汗，火不归原者，皆忌之。生血凉血无如生地，敛血清血无如芍药，然二物皆凉，凡阳虚者非宜也，脾弱者非宜也，脉弱身凉，多呕便溏者，皆非宜也。故凡四物汤以治血者，不可不察其宜否之性。

吐血论治

（共十三条，以下凡诸见血者，皆当于此类求其义）

一、吐血之病当知轻重。凡偶有所伤，而根本未摇者，轻而易治。但随其所伤而宜清则清，宜养则养，随药可愈，无足虑也。惟积劳积损，以致元气大虚，真阴不守者，乃为危证。此惟不慎其初，所以致病于前，倘病已及身而犹不知慎，则未有能善其终者。凡患此者，非加意慎重，而徒恃药力以求免者，难矣。

一、吐血咯血，凡因劳损而气虚脉静，或微弦无力，既非火证，又非气逆，而血有妄行者，此真阴内损，络脉受伤而然，惟用甘醇补阴培养脉络，使营气渐固，而血自安矣。宜一阴煎、左归饮、六味地黄汤、小营煎之类，酌宜用之。若虚在气分者，宜五福饮或大补元煎为最佳。此等证候，最忌寒凉，亦忌行散，皆非虚损所宜也。

一、吐血咯血，凡兼口渴咽痛，躁烦喜冷，脉滑便实，小水赤热等证，此水不济火，阴虚阳胜而然。治当滋阴壮水，微佐清凉，宜二阴煎、四阴煎，或加减一阴煎、生地黄饮子、天门冬丸之类，察其脏气随宜用之。若热不甚者，惟一阴煎、左归饮，或六味地黄汤之类为宜。凡此证候，大忌辛温。如芎、归、芪、朮、杜仲、破故纸、香附、砂仁、姜、桂之属，皆所当避。

一、吐血全由火盛而逼血上行者，宜察火之微甚。火微者，宜《局方》犀角地黄汤或清化饮主之。火暴盛而根本无伤者，宜抽薪饮、徙薪饮，或黄连解毒汤、三黄丸之类主之。若胃火热甚而烦热作渴，头痛，脉滑，气壅，而吐血不止者，宜白虎汤或抽薪饮。若胃火炽盛而兼阴虚水亏者，宜玉女煎。若阳明实热之甚，而兼便结，腹胀，气壅不降者，宜《拔萃》犀角地黄汤，或凉膈散，或桃仁承气汤之类主之。然此证不多见，必审知的确，乃可用之，毋孟浪也。凡属火证，皆宜童便。

一、饮酒过多而吐血者，宜徙薪饮、清化饮，或葛花解醒汤加黄连、丹皮主之。

一、怒气伤肝，动肝火则火载血上，动肝气则气逆血奔，所以皆能呕血。凡肝火盛者，必有烦热脉证。宜芍药、生地黄、丹皮、栀子、泽泻、芩、连之属，降其火而血自清。若肝气逆者，必有胸胁痛满等证。宜芍药、生地黄、青、陈、枳壳、贝母、泽泻之属，行其气而血自清。若火因气逆者，惟化肝煎为宜。其有病虽因怒，而或逆气已散者，不得再加行散以伤真气。或肝火已平，勿得过用苦寒再损元阳。且凡肝气为邪，每多侮土，故常致脾胃受伤及营血失守等证。若察其无胀无火，脉虚神困而血妄行者，此其病伤在脾，治当专理中气。宜五阴煎、五福饮之类主之。或兼火不生土，则理中汤、理阴煎之属，皆不可少。勿谓始因怒气而专意伐肝也。

一、忧思过度，损伤心脾以致吐血咯血者，其病多非火证。或常见气短气怯，形色憔悴，或胸怀郁然，食饮无味，或腹虽觉饥而不欲食，或神魂惊困而卧不安，是皆中气亏损不能收摄所致，速宜救本，不得治标。惟五福饮、五阴煎之类为宜。其或气陷而稍滞者，宜归脾汤。若阳分不足者，宜理中汤或理阴煎之类主之。若素多劳倦思虑，或善呕吐，或善泄泻，而忽致吐血下血者，此脾虚不能摄血，非火证也，宜六味回阳饮大加白朮主之，切不可用清寒等药。

暑毒伤人，多令人吐衄失血，盖暑气通心，火毒刑肺也。然暑既伤心，热又伤气，其人必脉虚气怯，体倦息微，若但知为热而过用寒凉，则气必愈伤，害斯甚矣。此惟生脉散、人参汤之属为宜。若气虚之甚者，当以人参、黄芪并加用之。若火甚而热渴烦闷者，宜人参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若气不甚虚者，宜《局方》犀角地黄汤，或枇杷叶散。

一、格阳失血之证，多因色欲劳伤过度，以致真阳失守于阴分，则无根虚火浮泛于上，多见上热下寒，或头红面赤，或喘促躁烦，而大吐大衄，失血不止，但其六脉细微，四肢厥逆，或小水清利，大便不实者，此格阳虚火证也。速宜引火归原，用镇阴煎，或八味地黄汤之类，则火自降而血自安矣。若用寒凉，阳绝则死。

一、所吐之血，色黑而黯，必停积失位之血，非由火逼而动也。或面白息微，脉见缓弱，身体清凉者，此必脾肾气虚，不能摄血而然，皆非火证。若用凉血之剂，必致殆矣。《三因方》云：理中汤能止伤胃吐血，以其温中，大能分理阴阳，安和胃气，故当用也。若察其虚在阴分，则又惟理阴煎为最宜。

一、暴吐暴衄，失血如涌，多致血脱气亦脱，危在顷刻者，此其内伤败剧而然。当此之际，速宜以气为主。盖有形之血不能即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但使气不尽脱，则命犹可保，血渐可生。宜急用人参一二两为细末，加飞罗面一钱许，或温水，或井花冷水，随其所好，调如稀糊，徐徐服之，或浓煎独参汤徐服亦可。此正血脱益气，阳生阴长之大法也。

一、凡血逆上焦，紫黑成块，或痛或闷，结聚不散者。惟宜行散，或吐出方好。大都治血之法，多忌辛散，恐其能动血也。惟此留滞之血，则不妨用之。如四物汤加香附、肉桂、苏木、红花之属，无不可也。或服韭汁，亦善行瘀血。若火郁不散，致血有留滞者。惟于四物汤加炒山栀，大能清胃脘之血。

一、吐血不能止者，惟饮童便最效。或捣侧柏叶。以童便二分，酒一分，和而温饮之，大能止血。

吐血下血新按

倪孝廉者，年逾四旬，素以灯窗思虑之劳，伤及脾气，时有呕吐之证，过劳即发，余常以理阴煎、温胃饮之属，随饮即愈。一日于暑末时，因连日交际，致劳心脾，遂上为吐血，下为泄血，俱大如手片，或紫或红，其多可畏。急以延余，而余适他往，复延一时名者，云：此因劳而火起心脾，兼以暑令正王，而二火相济，所以致此。乃与犀角、地黄、童便、知母之属，药及两剂，其吐愈甚，脉益紧数，困惫垂危。彼医云：此其脉证俱逆，原无生理，不可为也。其子皇惧，复至恳余，因往视之，则形势俱剧，第以素契不可辞，乃用人参、熟地、干姜、甘草四味大剂与之。初服毫不为动。次服觉呕恶稍止而脉中微有生意，及复加附子、炮姜各二钱，人参、熟地各一两，白朮四钱，炙甘草一钱，茯苓二钱，黄昏与服，竟得大睡。直至四鼓，复进之，而呕止血亦止。遂大加温补，调理旬日而复健如故。余初用此药，适一同道者在，见之惊骇，莫测其谓，及其既愈，乃始心服，曰：向始不有公在，必为童便、犀角、黄连、知母之所毙，而人仍归誉于前医，曰：彼原说脉证俱逆，本不可治。终是识高见到，人莫及也。嗟嗟！夫童便最能动呕，犀角、知、连最能败脾，时当二火，而证非二火，此人

此证，以劳倦伤脾而脾胃阳虚，气有不摄，所以动血，再用寒凉，脾必败而死矣。倘以此杀人，而反以此得誉，天下不明之事类多如此，亦何从而辨白哉！此后有史姓等数人，皆同此证，予悉用六味回阳饮活之。此实至理，而人以为异，故并纪焉。

吐血附按

薛立斋治星士张东谷，谈命时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证，遇劳即发。余意此劳伤肺气，其血必败，视之果然，与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山药、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翌早请见云：服四物、黄连、山栀之属而倦更甚，得公一匕，吐血顿止，精神如故，何也？曰：脾[1]统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肺之气而嘘血归原耳。

吐血述古（共三条）

《褚氏遗书》曰：喉有窍，咳血杀人；肠有窍，便血杀人。便血犹可治，咳血不可医。饮溲溺者百不一死，服寒凉者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者其和阳乎。

愚谓褚氏和阳之说，真玄理之法言，必不可不知也。若溲溺之用，则但于邪热上炎者，藉以降火，是诚善矣。其若伤在脾胃，或阳虚阴胜等证，则大非所宜，勿谓百不一死，可概用也。

杨仁斋曰：血遇热则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营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耳。外必有寒冷之状，法当温中。使血自归于经络，可用理中汤加南木香，或甘草干姜汤，其效甚著。又有饮食伤胃，胃虚不能传化，其气上逆，亦能吐衄，宜木香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通用。

徐东皋论王节斋曰：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咳嗽吐痰，吐、衄、咳、咯血等证，误服参芪等甘温之药，则病日增，世人不识，往往服之，致不救者多矣，噫！此一隅之说，非天下之通论，甫论节斋议论多长，而独短于此。何则？凡诸失血证，因火盛妄行而不宜于甘温者，理固然也。其有虚火体气弱甚者，宁有不用参、芪者乎？葛可久治大吐血后用独参汤一味服之，所以治其虚也。经曰：虚者补之。是以臞仙集之，以为《十药神书》。今之治劳怯吐血，立有起死回生之效，然则彼以独参汤者，何其神欤？又如丹溪治一人，年五十，劳嗽吐血，用人参、黄芪、白朮、茯苓、百合、阿胶、白芍药、桑白皮、杏仁、贝母、瓜蒌、海石、五味、天冬而愈。又如《局方》人参汤，专治胃弱吐血衄血之证。然则彼皆非欤？大抵用药补泻，宜审人之虚实，则无施不当也，何甘温之必不可用哉！

咳血论治（共二条）

凡咳血嗽血者，诸家皆言其出于肺；咯血唾血者，皆言其出于肾。是岂足以尽之？而不知咳、嗽、咯、唾等血，无不有关于肾也。何也？盖肾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此肺肾相联而病则俱病矣。且血本精类，而肾主五液。故凡病血者，虽有五脏之辨，然无不由于水亏。水亏则火盛，火盛则刑金，金病则肺燥，肺燥则络伤而嗽血，液涸而成痰。此其病标固在肺，而病本则在肾也。苟欲舍肾而治血，终非治之善者。第肾中自有水火，水虚本不能滋养，火虚尤不能化生，有善窥水火之微者，则洞垣之目无过是矣。

一、咳血、嗽血，皆从肺窍中出，虽若同类，而实有不同也。盖咳血者少痰，其出较难；嗽[2]血者多痰，其出较易。咳而少痰者，水竭于下，液涸于上也，亦名干嗽。嗽而多痰者，水泛于上，血化为痰也，亦谓之白血。此二者之治，虽皆宜壮水补阴，凡一阴煎、四阴煎、六味地黄汤、麦门冬汤、天门冬丸、贝母丸之类，皆必用之药也。然干咳者，宜加滋润为佐，如天冬、麦冬、百合、柏子仁、茜根之属，或当归亦可酌用；多痰者宜加清降为佐，如贝母、海石、阿胶、竹沥之属，而当归则非所宜也。

咳血辨古

王节斋曰：大抵咳嗽见血，多是肺受热邪，气得热而变为火，火盛而阴血不宁，从火上升，故治宜泻火滋阴，忌用人参等甘温之药。然亦有气虚而咳血者，则宜用人参黄芪、款冬花等药，但此等证不多耳。

愚意王氏之说，乃多以火证为言。故凡治血因火动而为咳嗽者，则不得不于滋阴药中加清火等剂。如黄芩、桑皮清肺火，黄连清心火，石膏清胃火，栀子、龙胆草清肝火，黄檗、知母清肾火，贝母、瓜蒌、竹叶、枇杷叶润肺化痰。此等治法，非不可用，然惟火之偶盛而根本未亏者，则但去其火，自无不愈。若用此法概治劳损，总不过暂解燃眉，终非救本之道。盖凡阴虚生火等证，多以真阴受伤，水亏而然。此其所重在阴，不当在火。若治火太过，则未免脾肾俱败，必致不救，此所以虚火宜补也。且常有过服天冬、生地之类，致伤胃气，不能生金而不愈者；又有妄用芩檗、知母之属，愈损真阴，遏绝生气而不复者。此又伤而复伤，则尤为脾肺肾三阴亏损之害。故凡欲壮水补阴者，无如一阴煎、左归饮，或五阴煎、五福饮、大补元煎、六味地黄丸等方，斯为最妥。其有火本无根，化元失守，或误用寒凉而病及脾肺，则有以寒在上焦而为呕恶，为短气，为眩运者；有以寒在中焦而为膨满，为痰涎，为饮食不运者；有以寒在下焦而为溏泄，为腹痛，为小水不化，为足寒膝冷等证，则理中汤、理阴煎，或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皆当随证随脏择而用之。勿谓见血者多是肺受热邪，而但知滋阴降火，则必多为人害矣。

衄血论治（共五条）

衄血证，诸家但谓其出于肺，盖以鼻为肺之窍也，不知鼻为手足阴明之正经，而手足太阳亦皆至鼻。故仲景曰：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此太阳之衄也。《原病式》曰：阳热怫郁于足阳明而上热，则血妄行为鼻衄，此阳明之衄也。若以愚见言之，则凡鼻衄之血，必自山根以上，精明之次而来，而精明一穴，乃手足太阳、足阳明、阴阳跷五脉之会，此诸经皆能为衄也。然行于脊背者，无如足太阳为最。行于胸腹者，无如足阳明为最。而尤有其最者，则又惟冲脉为十二经之血海，冲之上俞出足太阳之大杼，冲之下俞会足阳明之气街，故太阳、阳明之至，而冲脉无不至矣，冲脉之至，则十二经无不至矣。所以衄之微者，不过一经之近。而衄之甚者，则甚至数升或至斗许，并通身形色尽脱，又岂特手太阴一经而病至如是耶？临证者不可不察。

一、衄血之由，内热者多在阳明经，治当以清降为主。微热者，宜生地、芍药、天冬、麦冬、玄参、丹参，或《局方》犀角地黄汤、生地黄饮子、麦门冬散之类主之。热甚者，宜芩、连、栀、檗，或茜根散、抽薪饮、加减一阴煎；若兼头痛、口渴者，宜玉女煎、白虎汤之类主之。或阳明热极，下不通而火壅于上者，宜《拔萃》犀角地黄汤之类，通其下而上自愈。

一、衄血之由外感者，多在足太阳经。观仲景曰：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曰：伤寒不大便，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成无己曰：伤寒衄者，为邪气不得发散，壅盛于经，逼迫于血，因致衄也。麻黄汤、桂枝汤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发散经中邪气耳。按此论治，则凡伤寒因衄而邪得解者，即所以代汗也，不必治之。若虽见衄血而脉仍浮紧，热仍不退，是必衄有未透，而表邪之犹未解耳，故仍宜麻黄、桂枝等汤，然此二汤乃仲景正伤寒之治法，倘病由温热而有未宜于此者，则但于伤寒门择散剂之宜者用之，或于余新方中诸柴胡饮随宜用之，自无不可。

一、衄血虽多由火，而惟于阴虚者为尤多。正以劳损伤阴，则水不制火，最能动冲任阴分之血。但察其脉之滑实有力，及素无伤损者，当作火治如前。若脉来洪大无力，或弦，或芤，或细数无神，而素多酒色内伤者，此皆阴虚之证，当专以补阴为主。

若有微火者，自当兼而清之，以治其标。若虽见虚热，而无真确阳证，则但当以甘平之剂温养真阴，务令阴气完固，乃可拔本塞源，永无后患。如一阴煎、三阴煎、左归饮、六味地黄汤之类，皆必用之剂。如兼气虚者，则五福饮、五阴煎之属，皆当随意用之。

一、止衄法：凡衄血甚多不能止者，用蒜一头，捣如泥，作饼如钱大，厚一分许，贴脚心。左衄贴右，右衄贴左，两孔俱出者，左右俱贴，即止。又止衄歌（因九四）、正衄方（因九三）、鼻衄蒸法（因九五）、黑神散（和二二）俱可择用。

衄血新按

一、衄血有格阳证者，以阴亏于下，而阳浮于上，但察其六脉细微，全无热证，或脉见浮虚豁大，上热下寒而血衄不止，皆其证也。治宜益火之源，古有八味地黄汤，乃其对证之剂，余复有镇阴煎之制，其效尤捷。盖此证不惟内伤者有之，即伤寒者亦有之，然必其素多斫丧，损及真阴者，乃见此证。余尝治一多欲少年，以伤寒七日之后，忽尔鼻衄，以为将解之兆，及自辰至申，所衄者一斗余，鼻息脉息俱已将脱，身凉如冰，目视俱直，而犹涓涓不绝，呼吸垂危。其父母号呼求救，余急投镇阴煎一剂，衄乃止，身乃温。次加调理而愈。自后凡治此证，无不响应，亦神矣哉。

齿衄舌血论治（共五条）

一、血从齿缝牙龈中出者，名为齿衄。此手足阳明二经及足少阴肾家之病。盖手阳明入下齿中，足阳明入上齿中。又肾主骨，齿者骨之所终也。此虽皆能为齿病，然血出于经，则惟阳明为最。故凡阳明火盛，则为口臭，为牙根腐烂肿痛，或血出如涌而齿不动摇。必其人素好肥甘辛热之物，或善饮胃强者，多有阳明实热之证，宜内服抽薪饮、清胃散等剂，外以冰玉散敷之。

一、阳明实热之甚，大便闭结不通，而齿衄不止者，宜调胃承气汤下之。

一、肾水不足，口不臭，牙不痛，但齿摇不坚，或微痛不甚，而牙缝时多出血者，此肾阴不固，虚火偶动而然。但宜壮肾，以六味地黄丸、左归丸之类主之。或其阳虚于下而虚火上浮者，宜八味丸、小安肾丸之类主之。

一、阴虚有火而病为齿衄者，其证或多燥渴，或见消瘦，或神气困倦，或小水短涩而热，或六脉浮大而豁。此虽阳明有余，而亦少阴不足，宜玉女煎主之。凡属阴虚有火者，则惟此煎为最妙，然必大便多实者，乃可用之。若大便滑泄，或脉细恶寒，下元无火等证，则亦有格阳而然者，当以前吐血条中格阳法治之。

舌上无故出血如缕者，以心脾肾之脉皆及于舌。若此诸经有火，则皆能令舌出血。用蒲黄炒焦为末敷之。或炒槐花为末掺之。或冰玉散敷之亦可。若火之甚者，仍须用汤饮等剂，以清三阴之火。

咯唾痰涎血论治（共三条）

一、咯血唾血，古皆云出于肾；痰涎之血，云出於于脾。此亦未必然也。凡咯血者，於喉中微咯即出，非若咳血、嗽血之费力而甚也。大都咳嗽而出者出于脏，出于脏者其来远；一咯而出者出於喉，出於喉者其来近，其来远者，内伤已甚，其来近者，不过在经络之间，所以凡见咯血、唾血及痰涎中带血者，多无咳嗽发热，气喘骨蒸等证，此其轻重为可知矣。治此之法，凡因火者，亦不过微清脾肺之火；或因劳倦而致者，但为养营补阴，则自无不愈。

一、劳损之渐者，必初因酒色劳伤过度，以致痰中或见血丝，此则本于肝脾肾经。当于未咳未嗽之先，速为调理，宜生地、熟地、天冬、麦冬、枣仁、茯神、茜根、贝母、甘草之属主之。或有火者，宜加黄檗、知母，仍须加意谨慎，庶无后患，否则必渐甚也。

一、清晨初起时，每于痰中有淡紫凝血，或块或片，常见数口者，此多以操心动

火，或多思郁，或由过饮，但无咳嗽发热等证，即不足虑，此不过致动络血而然，惟天王补心丹，或二阴煎之类最所宜也。

咯血述古

薛立斋曰：若脾经气滞而痰中有血者，宜加味归脾汤。若肝经血热而痰中有血，宜加味逍遥散。若肝肾阴虚而痰中有血，宜六味地黄丸。若过服寒凉而唾痰有血者，宜四君子类。

溺血论治（共五条）

凡溺血证，其所出之由有三，盖从溺孔出者二，从精孔出者一也。

一、溺孔之血，其来近者，出自膀胱。其证溺时必孔道涩痛，小水红赤不利，此多以酒色欲念致动下焦之火而然。常见相火妄动，逆而不通者，微则淋浊，甚则见血。经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而溺血，即此证也。治宜清利膀胱之火，以生地、芍药、牛膝、山栀、黄檗、知母、龙胆草、瞿麦、木通、泽泻等剂，或七正散、大分清饮、五淋散之属，皆所宜也。

一、溺孔之血，其来远者，出自小肠。其证则溺孔不痛而血随溺出，或痛隐于脐腹，或热见于脏腑。盖小肠与心为表里，此丙火气化之源，清浊所由以分也。故无论焦心劳力，或厚味酒浆，而上中二焦五志口腹之火，凡从清道以降者，必皆由小肠以达膀胱也。治须随证察因，以清脏腑致火之源，宜于寒阵中择方用之。

一、精道之血，必自精宫血海而出于命门。盖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凡劳伤五脏，或五志之火致令冲任动血者，多从精道而出。然何以辨之？但病在小肠者，必从溺出；病在命门者，必从精出。凡于小腹下精泄处觉有痠痛而出者，即是命门之病，而治之之法亦与水道者不同。盖水道之血宜利，精道之血不宜利；涩痛不通者亦宜利，血滑不痛者不宜利也。若果三焦火盛者，惟宜清火凉血为主，以生地、芍药、丹皮、地骨、茜根、栀子、槐花及芩、连、知、檗之类主之，或约阴丸、约阴煎俱可用。若肾阴不足而精血不固者，宜养阴养血为主，以左归饮，或人参固本丸之类主之。若肾虚不禁，或病久精血滑泄者，宜固涩为主，以秘元煎、苓朮菟丝丸、金樱膏、玉锁丹、金锁思仙丹之类主之。或续断乌梅之属，亦所宜用。若心气不定，精神外驰，以致水火相残，精血失守者，宜养心安神为主，以人参丸、天王补心丹、王荆公妙香散之类主之。若脾肺气虚下陷，不能摄血而下者，宜归脾汤、人参养营汤、补中益气汤、举元煎之类主之。

一、血从精道出者，是即血淋之属，多因房劳以致阴虚火动，营血妄行而然。凡血出命门而涩痛者为血淋；不痛者为溺血。好色者，必属虚也。

便血论治（共十条）

便血之与肠澼，本非同类。盖便血者，大便多实而血自下也；肠澼者，因泻利而见脓血，即痢疾也。观《内经》曰：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此可见肠澼之因飧泄，自与便血不同，而治亦有异。且便血有夙疾，而肠澼惟新邪，尤为易辨。今诸书以此类言者，皆误也。兹列便血证治于此，而肠澼之义则在痢疾门。故凡临此证者，必须详察大便之燥泄何如，庶不致疑似误认之谬。然多酒之人，必多溏泄，亦多便血，是又不可因泄而作肠澼也。

一、大便下血，多由肠胃之火。盖大肠小肠皆属于胃也。但血在便前者，其来近，近者，或在广肠，或在肛门；血在便后者，其来远。远者，或在小肠，或在于胃。虽血之妄行，由火者多，然未必尽由于火也。故于火证之处，则有脾胃阳虚而不能统血者，有气陷而血亦陷者，有病久滑泄而血因以动者，有风邪结于阴分而为便血者。大都有火者多因血热。无火者多因虚滑。故治血者，但当知虚实之要。

一、下血因火者，宜清热为主，惟约营煎最佳，次以地榆散、槐花散、黄连丸、槐角丸之类主之。若热在脾胃小肠之间，而火之甚者，宜抽薪饮、黄连解毒汤之类主之。若素以肠脏多火，而远年近日脏毒下血久不能愈者，宜脏连丸、猪脏丸主之。若大肠风热而血不止者，宜防风黄芩丸主之。

一、酒毒湿热结蓄大肠下血者，宜约营煎、聚金丸，或槐角丸之类主之。若但以寒湿而无火下血者，宜二朮煎，或四君子汤主之，或葛花解醒汤亦佳。

一、脾胃气虚而大便下血者，其血不甚鲜红，或紫色，或黑色，此阳败而然，故多无热证。而或见恶心呕吐。盖脾统血，脾气虚则不能收摄，脾化血，脾气虚则不能运化，是皆血无所主。因而脱陷妄行，速宜温补脾胃，以寿脾煎、理中汤、养中煎、归脾汤，或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

一、气陷不举而血不止者，宜补中益气汤，或寿脾煎、归脾汤主之。若微陷而兼火者，宜东垣加减四物汤主之。若气大虚而大陷者，宜举元煎主之。

一、血滑不止者，或因病久而滑，或因年衰而滑，或因气虚而滑，或因误用攻击，以致气陷而滑。凡动血之初，多由于火。及火邪既衰而仍有不能止者，非虚即滑也。凡此之类，皆当以固涩为主，宜胜金丸、香梅丸之类主之。然血滑不止者，多由气虚，宜以人参汤送之尤妙。或以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举元煎、理中汤加乌梅、文蛤、五味子之类主之。若滑甚不能止者，惟玉关丸最佳。

一、结阴便血者，以风寒之邪结于阴分而然，此非伤寒之比，盖邪在五脏留而不去，是谓之结阴。邪内结不得外行，则病归血分，故为便血。经曰：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正此之谓。此宜外灸中脘、气海、三里以散风邪，内以平胃地榆汤温散之剂主之。

一、怒气伤肝，血因气逆而下者，宜化肝煎、枳壳汤之类主之。若逆气散而微有火者，宜黄芩芍药汤主之。若肝邪乘胃，以致脾虚失血者，自无烦热气逆等证，宜从前脾胃气虚证治，不得平肝以再伤脾气也。

一、凡因劳倦，七情，内伤不足，而致大便动血者，非伤心脾，即伤肝肾。此其中气受伤，故有为呕恶痞满者，有为疼痛泄泻者，有为寒热往来，饮食不进者。时医不能察本，但见此证，非云气滞，即云痰火，而肆用寒凉，妄加攻击，伤而又伤，必致延绵日困。及其既甚，则多有大便下紫黑败血者，此胃气大损，脾元脱竭，血无所统。故注泄下行。阳败于阴，故色为灰黑。此危剧证也，即速用回阳等剂犹恐不及，而若辈犹云：今既见血，安可再用温药，必致其毙。吁！受害者殊为可悯，害人者殊为可恨。

便血述古

徐东皋曰：凡下血之人，用凉药多而不愈者，必须加辛味。用辛味而不愈，可用温剂兼升提药，须酒浸、酒炒始效。凡久而虚者，当行温散，如四物加升麻、炮干姜之属是也。

血证论列方

一阴煎（新补八） 二阴煎（新补十一） 三阴煎（新补十一） 大补元煎（新补一） 四阴煎（新补十二） 四君子汤（补一） 五阴煎（新补十三） 五福饮（新补六） 麦门冬汤（寒四四）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麦门冬散（补七七）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大分清饮（新寒五） 小营煎（新补十五） 生脉散（补五六） 枇杷叶散（和二百六） 人参汤（补三四） 人参丸（补百五） 天门冬丸（和二一三） 养中煎（新热四） 寿脾煎（新热十六） 小安肾丸（热一六七） 四物汤（补八） 归脾汤（补三二）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六味丸（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举元煎

（新补十七）　镇阴煎（新热十三）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加味四物汤（寒九九）　白虎汤（寒二）　玉女煎（新寒十二）　人参白虎汤（寒三）　约营煎（新寒二十）　化肝煎（新寒十）　秘元煎（新固一）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贝母丸（新和十八）　约阴丸（新寒十八）　清化饮（新固十三）　冰玉散（新固四六）　天王补心丹（补百八）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七正散（寒百十六）　五淋散（寒百十七）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凉膈散（攻十九）　三黄丸（攻六八）　生地黄饮子（寒八四）　茜根散（寒八五）　清胃饮（寒五六）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清胃散（寒五四）　二术煎（新和十二）　苓术菟丝丸（新固五）　玉关丸（新固八）　玉锁丹（固二一）　金樱膏（补百一）　金锁思仙丹（固十九）　枳壳汤（寒百）　香梅丸（固五八）　王荆公妙香散（固十六）　地榆散（寒九五）　槐花散（寒九七）　黄芩芍药汤（寒百九）　聚金丸（寒一七七）　槐角丸（寒一七五）　平胃地榆汤（和二一六）　胜金丸（固五九）　脏连丸（寒一七八）　防风黄芩丸（妇一二三）　黄连丸（寒百八十）　猪脏丸（寒一八一）　竹叶石膏汤（寒五）　麻黄汤（散一）　桂枝汤（散九）　黄连解毒汤（寒一）　木香理中汤（热四）　甘草干姜汤（热五四）　葛花解酲汤（和一二四）　调胃承气汤（攻三）　桃仁承气汤（攻五）　《局方》犀角地黄汤（寒七九）　《拔萃》犀角地黄汤（寒八一）

论外备用方

黄芪汤（补六七　久嗽血）　柔脾汤（补七一　虚热吐衄）　麦门冬饮子（补七三　吐衄）　胃风汤（补九五　湿毒下血）　醍醐膏（补六六　咳血）　麦门冬饮子（补七二　久吐不愈）　地黄散（补七十　衄血）　旋神散（补七八　虚劳吐血）　五味黄芪散（补六八　嗽血）　百花膏（和一四五　嗽血）　团参丸（补百七　气虚吐血）　加味四君子汤（补二　气虚不摄）　侧柏散（和二百四　血涌不止）　绿云散（和二百十　吐血不止）　龙脑鸡苏丸（和三七二　虚火吐衄）　双荷散（和二百三　暴吐血）　地黄煎（和二百五　内伤吐血）　《简易》黑神散（和二一三　诸失血）　发灰散（和二一四　止诸血）　阿胶散（和二百七　唾血）　杏仁膏（和一四三　干嗽唾血）　生韭饮（和一五一　清瘀血）　棕灰散（和二一五　便血）　除湿和血汤（和二一九　便血）　黄连汤（寒百四　湿热下血）　地榆丸（寒一七四　血痢下血）　小乌沉汤（和二一八　气逆便血）　四生丸（寒八八　血热吐衄）　小蓟饮子（寒百二　溲血）　酒蒸黄连丸（寒一七九　便血）　阿胶丸（寒一七六　肠风）　生地黄散（寒八三　溺血）　四味地榆散（寒九六　热邪下血）　枳壳散（寒百一　肝火便血）　二神散（寒八七　吐崩下血）　乌梅丸（固六十　便血如神）　溯血方（固六六）　椿皮散（固五五　肠风）　人参五味子汤（外一五三　虚劳咳血）　桃花汤（外九四　逐瘀血）　当归丸（外百　行血利便）　外科槐花散（外一六九　肠风）　寸金散（固百十四　舌血）　劫劳散（妇一二四　唾红）

---

〔1〕“脾”原作“肺”，据广益书局本改。

〔2〕“嗽”原作“咳”，据广益书局本改。

卷之三十一贯集

杂证谟

痰饮

经义

《气交变大论》曰：岁土太过，饮发中满，食减。

《五常政大论》曰：太阳司天，湿气变物，水饮内蓄，中满不食。

《六元正纪大论》曰：少阴司天，四之气，民病饮发。太阴所至为积饮，痞隔。土郁之发，为饮发注下。

《至真要大论》曰：岁太阴在泉，民病饮积。岁阳明在泉，民病喜呕，呕有苦。太阴之胜，饮发于中。太阴之复，饮发于中，唾吐清液。太阳之复，唾出清水，及为哕噫。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论证（共六条）

痰饮一证，其在《内经》，止有积饮之说，本无痰证之名。此《内经》之不重痰证，概可知矣。及考痰之为名，虽起自仲景，今后世相传，无论是痰非痰，开口便言痰火。有云怪病之为痰者，有云痰为百病母者，似乎痰之关系，不为不重。而何《内经》之忽之也。不知痰之为病，必有所以致之者。如因风因火而生痰者，但治其风火，风火息而痰自清也。因虚因实而生痰者，但治其虚实，虚实愈而痰自平也。未闻治其痰而风火可自散，虚实可自调者，此所以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也。故《内经》之不言痰者，正以痰非病之本，而痰惟病之标耳。今举世医流，但知百计攻痰，便是治病。竟不知所以为痰，而痰因何而起，是何异引指以使臂，灌叶以救根者乎？标本误认，而主见失真，欲求愈病，难矣！难矣！

一、痰之与饮，虽曰同类，而实有不同也。盖饮为水液之属，凡呕吐清水，及胸腹膨满，吞酸嗳腐，渥渥有声等证，此皆水谷之余，停积不行，是即所谓饮也。若痰有不同于饮者，饮清澈而痰稠浊。饮惟停积肠胃，而痰则无处不到。水谷不化而停为饮者，其病全由脾胃；无处不到而化为痰者，凡五脏之伤皆能致之。故治此者，当知所辨，而不可不察其本也。

一、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营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此亦犹乱世之盗贼，何孰非治世之良民。但盗贼之兴，必由国运之病。而痰涎之作，必由元气之病。尝闻之立斋先生曰：使血气俱盛，何痰之有？余于初年，颇疑此言，而谓岂无实痰乎？及今见定识多，始信其然也。何以见之？盖痰涎之化，本由水谷，使果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随化，皆成血气，焉得留而为痰？惟其不能尽化，而十留一二，则一二为痰矣。十留三四，则三四为痰矣。甚至留其七八，则但见血气日削，而痰涎日多矣，此其故正以元气不能运化，愈虚则痰愈盛也。然则立斋之言，岂非出常之见乎。今见治痰者，必曰痰之为患，不攻如何得去？不知正气不行，而虚痰结聚，则虽竭力攻之，非惟痰不可去，而且益增其虚。故或有因攻而逐绝者。或偶尔暂苏而更甚于他日者，皆攻之之误也，又孰知痰之可攻者少，而不可攻者多也。故凡将治痰者，不可不先察虚实。

一、痰有虚实，不可不辨。夫痰则痰矣，皆若有余，又何有虚实之异？盖虚实二字，全以元气为言，凡可攻者，便是实痰，不可攻者，便是虚痰。何为可攻？以其年力犹盛，血气未伤，或以肥甘过度，或以湿热盛行，或风寒外闭皮毛，或逆气内连肝

膈，皆能骤至痰饮，但察其形气病气俱属有余者，即实痰也。实痰者，何？谓其元气犹实也。此则宜行消伐，但去其痰，无不可也。何为不可攻？则或以形羸气弱，年及中衰者，即虚痰也。或以多病，或以劳倦，或以忧思酒色，致成劳损、非风、卒厥者，亦虚痰也。或脉见细数，脏无阳邪，时为呕恶泄泻，气短声喑等证，但察其形气病气本无有余者，皆虚痰也。虚痰者何？谓其元气已虚也。此则但宜调补，若或攻之，无不危矣。且凡实痰本不多，其来也骤，其去亦速，其病亦易治，何也？以病本不深也。虚痰反多甚，其来则渐，其去则迟。其病亦难治，何也？以病非一日也。是以实痰无足虑，而最可畏者，惟虚痰耳。总之，治痰之法无他，但能使元气日强，则痰必日少，即有微痰，亦自不能为害，而且亦充助胃气。若元气日衰，则水谷津液，无非痰耳，随去随生，有能攻之使尽，而且保元气无恙者，吾不信也。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然则，治此者可不辨其虚实，而欲一概攻之，如王隐君所论，内外百病皆生于痰，悉用滚痰丸之类，其亦但知目前，而不知日后之害哉。

一、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所以凡是痰证，非此则彼，必与二脏有涉。但脾家之痰，则有虚有实，如湿滞太过者，脾之实也；土衰不能制水者，脾之虚也。若肾家之痰，则无非虚耳。盖火不生土者，即火不制水，阳不胜阴者，必水反侵脾，是皆阴中之火虚也；若火盛烁金，则精不守舍，津枯液涸，则金水相残，是皆阴中之水虚也。此脾肾虚实之有不同者，所当辨也。又若古人所云湿痰、郁痰、寒痰、热痰之类，虽其在上在下，或寒或热，各有不同，然其化生之源，又安能外此二脏？如寒痰湿痰，本脾家之病，而寒湿之生，果无干于肾乎？木郁生风，本肝家之痰，而木强制土，能无涉于脾乎？火盛克金，其痰在肺，而火邪炎上，有不从中下二焦者乎？故凡欲治痰，而不知所源者，总惟猜摸而已耳。

一、非风门有痰论三篇，所当互阅。

论　治（共七条）

一、脾胃之痰，有虚有实。凡脾土湿胜，或饮食过度，别无虚证而生痰者，此乃脾家本病，但去其湿滞而痰自清，宜二陈汤为主治，或六安煎、橘皮半夏汤、平胃散、润下丸、滚痰丸之类，皆可择而用之。若胃寒生痰而兼胀满者，宜和胃二陈煎、或兼呕吐而痛者，宜神香散。或为饮食所致，宜加麦芽、神曲、山楂、枳实之类。然脾胃不虚，则虽生痰饮，不过微有留滞，亦必不多，且无大害，惟脾虚饮食不能消化而作痰者，其变最多。但当调理脾胃，使其气强，则自无食积之患。而痰饮即皆血气矣。若脾气微虚，不能制湿，或不能运化而为痰者，其证必食减神倦，或兼痞闷等证，宜六君子汤，或五味异功散之类主之，金水六君煎亦妙。若微虚兼寒者，宜苓朮二陈煎主之。若脾气大虚，或兼胃寒呕恶而多痰者，宜六味异功煎、温胃饮、理中汤、圣朮煎之类主之。又有劳倦本以伤脾，而疲极又伤肝肾。脾气伤则饮食减少，或见恶心；肝肾伤则水液妄行，或痰饮起自脐下，直冲而上。此脾肾俱伤，命门土母之病也。虽八味地黄丸乃其正治，然无如理阴煎，其效更如神也，或加白朮、陈皮亦可。

一、肾经之痰，水泛为痰者也，无非虚证。有以肿胀而生痰者，此水入脾经，谓之反克，脏平者，宜六味地黄丸、左归饮之类主之；脏寒者，宜理阴煎、加减《金匮》肾气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其或但宜温燥者，则单助脾经，亦能化湿，惟六味异功煎及理中汤、圣朮煎俱可酌用。有以虚损而生痰者，此水亏金涸，精不化气，气不化精而然，使不养阴以济阳，则水气不充，痰终不化，水不归源，痰必不宁，宜以左归、右归、六味、八味等丸，酌其寒热而用之。若阴火乘肺，津液干枯，或喉痛，或烦热，或喜冷，或便实，必察其真有火邪，而痰嗽不已者，宜四阴煎、一阴煎之类加减主之；若火本非真，则但宜纯补，庶保万全也。

一、风寒之痰，以邪自皮毛内袭于肺，肺气不清，乃致生痰，是即伤寒之类。但从辛散，其痰自愈。宜六安煎、二陈汤，甚者，小青龙汤之类主之。其有风寒外袭，内兼火邪者，亦可兼用黄芩。若血气兼虚者，不得单用消耗，宜金水六君煎主之。若伤寒见风而兼发热嗽痰者，宜柴陈煎主之，或金水六君煎加柴胡亦妙。

一、中风之痰，本非外感，悉由脾肾虚败所致，治痰之法，详载非风门，当与此互察之。

一、治痰当分缓急。凡非风等证，其有痰涎壅盛，闭塞上焦，而药食不能进者。此不得不先治其痰，以开清道。若痰之甚者，惟用吐法为最妙。若痰气不甚，食饮可进，便当从缓，求其本而治之，不宜妄行攻击。或但以六安煎、二陈汤、润下丸、橘皮半夏汤之类，调之为宜。若火盛生痰者，宜清膈煎、抽薪饮之类主之。若类风等证，但察其上焦无滞，或见其神昏困倦，而胸喉之间，气清息平，本不见痰者，切不可疑其为痰。而妄用克伐消痰等剂，则无有不败者矣。若杂证势已至剧，而喉中痰声漉漉，随息渐甚者，此垂危之候，不可治也。诸吐痰治痰之法，俱详载非风门痰治条中。

一、治痰当知求本，则痰无不清。若但知治痰，其谬甚矣。故凡痰因火动者，宜治火为先。痰因寒生者，宜温中为主。风痰宜散之，非辛温不可也。湿痰宜燥之，非渗利不除也。郁痰有虚实，郁兼怒者，宜抑肝邪；郁兼忧者，宜培肝肺。饮食之痰，亦自不同，有因寒者，有因热者，有因肥甘过度者，有因酒湿伤脾者，此皆能生痰，而其中各有虚实，辨之不可不真也。又如脾虚不能制湿，肾虚不能约水，皆能为痰，此即寒痰之属也。或以脾阴干烁，而液化为胶。或以金水偏枯，而痰本乎血，此即热痰之属也。凡此二者，于痰证中十居八九，是皆虚痰之不可攻者也。又或有过用峻利，以致痰反日甚者，亦皆脾肾受伤之候。治不求本，济者，鲜矣。

一、诸家治痰之法，多有治其标者，虽不可执，亦不可废也，详列如下。痰因表者汗之，因里者下之，挟湿者分利之。痰在膈上，必用吐法，泻亦不去。胶固稠浊之痰，必用吐。痰在经络中，非吐不可，吐中就有发散之义。痰在肠胃间，可下而愈，痰在四肢，非竹沥不能达。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除。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能达。热痰火痰，宜清黛、黄芩、天花粉、连翘、石膏。火炎上者，用流金膏。老痰，宜海石、瓜蒌、贝母。兼火盛胶固者，节斋化痰丸。实痰火痰，滚痰丸最效，但不宜多用。风痰，用南星、白附子。湿痰，用苍朮、白朮、半夏、茯苓、泽泻。食积痰，用神曲、山查、麦芽。酒痰，用天花粉、黄连、白朮、神曲，或五苓散、四苓散分利之。痰结核在咽喉，咯唾不出，化痰药中加咸药以软其坚。瓜蒌仁、杏仁、海石、朴硝、海藻，佐以姜汁。竹沥导痰，非姜汁不能行经络。荆沥治痰速效，能食者用之。二沥佐以姜汁，治经络之痰最效。痰中带血者，宜加韭汁。海粉，热痰能清，湿痰能燥，坚痰能软，顽痰能消，可入丸药，亦可入煎药。南星、半夏，治风痰、湿痰。石膏坠痰火极效。黄芩治热痰，假其下行也。枳实治痰，有冲墙倒壁之功。五倍子能治老痰。佐以他药，大治顽痰，人鲜知也。天花粉治热痰、酒痰最效。又云：大治膈上热痰。玄明粉治热痰、老痰速效，能降火软坚故也。硝石、礞石，大能消痰结，降痰火。研细末，和白糖，置手心中，以舌恬服，甚效。苍朮治痰饮成窠囊，行痰极效；又治痰挟瘀血成窠囊者，即神朮丸之类。润下丸降痰最妙，可常服。小胃丹，治实痰积饮必用之药，不过二三服而已，虚者不可用之。中气不足之痰，须用参、朮。内伤挟痰，必用参、芪、白朮之属。多用姜汁传送，或加半夏、茯苓。中焦有痰，胃气亦赖所养，卒不可用峻攻，攻尽则大虚矣。

先君吐法记

先君寿峰公，少壮时，素称善饮。后年及四旬而酒病起，遂得痰饮之疾。多见呕酸胀满，饮食日减，眩晕不支，惊惕恍惚，疾疟等证。相继迭出。百方治痰，弗获寸

效。因慕张子和吐法之妙，遂遵而用之。初用独圣散、茶调散及畜汁之类。一吐而稍效，再吐而再效，自此屡用不止。虽诸痰渐退，而元气弗复也。如此年余，渐觉纯熟，忽悟其理，遂全不用药，但于五鼓食消之后，徐徐咽气，因气而提，提不数口而清涎先至，再提之，则胶浊后随。自后凡遇诸疾，无论表里虚实，虽变出百端，绝不服药，但一行吐法，无不即日尽却。后至六旬之外，则一月或半月必行一次，全不惮烦，而鹤发童颜，日增矍铄。

斯时也，宾将弱冠，渐已有知，恐其吐伤，因微谏曰：吐本除痰，岂诸病皆可吐耶？且吐伤元气，人所共知，矧以衰年，能无虑乎？先君曰：吐以治痰，尔所知也。吐治百病，尔知之乎？吐能伤气，尔所知也。吐能生气，尔亦知乎？余当为尔细谈之。夫先哲中之善治痰积者，无如子和之三法，及丹溪之倒仓，在倒仓之法不易行，亦未敢有用之者。惟子和之法，则为人所常用，而取效不为不速，亦不为不多也。今以余法言之，则有不同者矣。盖子和之吐，用药而吐也。药必苦劣，吐必勇猛，势不我由，不能无伤也；余之吐，不用药而吐者也。痰随气行，气因痰至，徐疾自如，有益无损也。子和之法，其用在急，故但攻有余之实痰；余之法，其用在缓，故可兼不足之百病。

夫百病所因，本自不一，何以皆宜于吐？如痰涎壅盛，格塞胃脘，而清道不通者，不得不吐也。积聚痛急，不易行散者，不得不吐也。胶固稠浊，非药所能消者，不得不吐也。痰在经络膜胯，及隐伏难状等痰，其藏深，其蓄远，药所难及者，不得不吐也，此皆人所易知者也。又若风寒外感者，吐能散之。食饮内伤者，吐能清之。火郁者，吐能发越热邪。寒盛者，吐能鼓动阳气。诸邪下陷者，吐有升举之功。诸邪结聚者，吐有解散之力。且人之百病，无非治节不行，吐能达气，气从则无所不从，而何有于病。故凡有奇怪难治之病，医家竭尽其技而不能取效者，必用吐法，方见神功，此又人所罕知者也。

再如生气之说，则不惟人不知，而且必不信。兹余力行身受，始悟其微。盖天地不息之机，总惟升降二气，升本乎阳，生长之道也；降本乎阴，消亡之道也。余之用气，借此升权，可疾可徐，吐纳自然之生意，无残无暴，全收弗药之神功。故凡吐之后，神气必倍王，尔之所见也；阳道必勃然，我之常验也。使非吐能生气，而有能如是乎。盖道家用督，余则用任，所用不同，所归一也。不惟却病，而且延年。余言非谬，尔切识焉。宾奉此教，常习用之，无不效如响应，第不及先君之神妙耳。

忆自轩岐之后，善用吐法者，惟子和一人。若以先君法较之，则其难易优劣，奚啻霄壤？而所谓亘古一人者，当不在子和矣。倘智者见同，则必有踵而行之，而蒙惠将来者，自应不少。第恐百世之下，泯此心传妙道。故详录语训，以为之记，并列其详法于下：

先君行吐之法，每于五鼓睡醒之时，仰卧用嗳提气，气有不充，则咽气为嗳，随咽随提，痰涎必随气而至。虽以最深之痰，无不可取，但最后出者，其形色臭味，甚有紫黑酸恶不堪言者。所以每吐之后，或至唇肿咽痛，但以凉水一二口漱咽解之。吐毕早膳，悉屏五味，但用淡粥一二碗，以养胃中清气。自四旬之后，绝不用酒。行吐法者，四十余年，所以愈老愈健，寿至八旬之外，犹能登山，及灯下抄录古书。后以无病，忽一旦含笑而辟谷，时年八旬二矣。

述 古 论（共八条）

仲景《金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其人素盛今瘦，水在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痛，谓之溢饮。咳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胁下支满，嘘而痛。水在肾，心下悸。夫

心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如掌大。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转甚。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眴剧，必有伏饮。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善虚，脉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苦喘气短。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陈无择曰：病人百药不效，关上脉伏而大者，痰也。眼皮及眼下如灰烟黑者，痰也。

《活人书》云：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发热，恶风自汗，胸膈痞满，有类伤寒者，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

《原病式》曰：积饮留饮，积蓄而不散也。水得燥则消散，得湿则不消，以为积饮，土湿主病故也。大略要分湿热、寒湿之因。

张子和曰：凡人病痰证有五：一曰风痰，二曰热痰，三曰湿痰，四曰酒痰，五曰食痰。如新暴风痰者，形寒饮冷；热痰者，火盛制金；湿痰者，停饮不散；酒痰、食痰者，饮食过度也。

王节斋曰：津液者血之余，行乎脉外，流通一身，如天之清露，若血浊气浊，则凝聚而为痰。痰乃津液之变，如天之露也。故云痰遍身上下，无处不到。盖即津液之在周身者。津液生于脾胃，水谷所成，浊则为痰，故痰生于脾土也。

薛立斋曰：凡痰火证，有因脾气不足者，有因脾气郁滞者，有因脾肺之气亏损者，有因肾阴虚不能摄水。泛而为痰者。有因脾气虚不能摄涎，上溢而似痰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风寒暑湿而得者，有因惊而得者，有因气而得者，有因酒而得者，有因食积而得者，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有胸中痰郁而似鬼附者。各审其源而治之。

徐东皋曰：脾胃为仓廪，所以纳谷，因脾弱不能运行，致血气失于滋养，故不周流，气道壅滞，中焦不能腐谷，遂停滞而为痰为饮。其变为寒为热，为喘为咳，为呕吐，为反胃，为肿满，为眩运，为风痫，为嗳气，为吞酸嘈杂，为噎嗝，为怔忡，为疼痛之类，不可尽状，是皆痰之变病，而其源则出脾湿不流，水谷津液停滞之所致也。

述 古 治（共七条）

庞安常云：有阴水不足，阴火上升，肺受火邪，不得清肃下行，由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者。此当以润剂，如麦门冬、地黄、枸杞之属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则痰自清矣。投以二陈，立见其殆。有肾虚不能纳气归原，原出而不纳则积，积不散则痰生焉，八味丸主之。

吴茭山《诸证辨疑》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

许学士用苍术治痰成窠囊一边行，极妙。痰挟瘀血，遂成窠囊。

朱丹溪曰：脾虚者，宜清中气以运痰降下，二陈汤加白术之类，兼用升麻提起。二陈汤，一身之痰都治管。如要下行，加引下药，在上加引上药。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问其平日好食何物，吐下后方用药。

王节斋曰：痰生于脾胃，宜实脾燥湿。又随气而升，宜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气升属火，顺气在于降火。热痰则清之，湿痰则燥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食痰则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中者，下之。又中气虚者，宜固中气以运痰。若攻之太重，则胃气虚而痰愈甚矣。

薛立斋曰：凡痰证饮食少思，或胸膈不利者，此中气虚弱也，宜用补中益气为主，中气既健，其痰自运化。若肾气亏损，津液难降，败浊为痰者，乃真脏之病，宜用六味地黄丸为主。肾气既壮，津液清化，而何痰之有哉。亦有因脾胃亏损，中焦气虚，不

能运化而为痰者；亦有因峻厉过度，脾气愈虚，不能运化津液，凝滞而为痰者，凡此皆当健脾胃为主。

又曰：痰者，脾胃之津液，或为饮食所伤，或为七情六淫所扰，故气壅痰聚。盖脾为统血行气之经，气血俱盛，何痰之有？皆由过思与饮食所伤，损其经络，脾血既虚，胃气独盛，是以湿因气化，故多痰也。游行周身，无所不至，痰气既盛，客必胜主，或夺于脾之大络之气，则倏然仆地者，此痰厥也。升于肺，则喘急咳嗽。迷于心，则怔忡恍惚。走于肝，则眩晕不仁，胁肋胀痛。关于肾，不哈而多痰唾。留于胃脘，则呕泻而作寒热。注于胸，则咽痛不利，眉棱骨痛。入于肠，则漉漉有声，散则有声，聚则不利。若脾气虚弱，不能消湿，宜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若因脾气虚弱，湿热所致，宜用东垣清燥汤。若胃气虚弱，寒痰凝滞者，宜用人参理中汤。若脾胃虚寒而痰凝滞者，宜用理中化痰丸。若脾虚不能运化，而痰滞气逆，宜用六君子加木香。若脾胃虚弱而肝木乘侮，宜用六君子加柴胡。若肺气虚弱，不能清化而有痰者，宜六君子加桔梗。头痛，宜用半夏白朮天麻汤。若脾肾虚弱，寒邪所乘，以致头痛，宜用附子细辛汤。

又曰：凡治风痰，若肺经风热而生痰者，宜用金沸草散。若风火相搏，肝经风热炽盛而生痰者，宜用牛黄抱龙丸，或牛黄清心丸。若肝经血燥而生痰者，宜六味地黄丸。若热盛制金，不能平木而生痰者，宜柴胡栀子散。若中气虚弱，不能运化而生痰者，宜六君柴胡、钩藤。若肾虚阴火炎上，宜六味丸。

又曰：凡治痰结，有因脾经郁结而伤阴血者，有因肾水亏损而阴火上炎者，有因脾肺火郁而生痰者。治法：若因七情郁结，痰涎滞于喉间者，先用《局方》四七汤调和滞气，后用归脾汤调补脾血。脾火伤血，用加味归脾汤。肾水亏损，用六味地黄丸。肺经郁火，用知母茯苓汤。若妇人患此而兼带下，皆由郁结伤损肝脾，当佐以四七汤，送青州白丸子。此等证候，属脾胃气虚为本，而气滞痰结为末也。古方用十枣汤、控涎丹、神佑丸、滚痰丸、木香、枳实利膈涤痰，透罗破饮、降气化痰等汤，苏合丸之类，皆形气充实之药也。西北人用之，或有效验。其属虚弱者，必致肚腹胀满而殁。

又曰：痰之为病，若热病则多烦热。风痰多成瘫痪奇证，冷痰多成骨痹，湿痰多怠惰软弱，惊痰多成心痛癫疾，饮痰多胁痛臂痛，食积痰多成癖块痞满，其为病种种难名。窃谓前证若因肾水虚弱，阴亏难降，使邪水上溢，故多痰唾。宜滋其化源，其痰自消。若因肝木侮脾土，而风痰壅滞者，先用南星、半夏清其痰，后用六君子之类调胃气，痰自不至。若概用风药，耗其阳气，而绝阴血之源，适足以成其风，益其病也。

又曰：若因脾气亏损，痰客中焦，闭塞清道，以致四肢百骸发为诸病者，理宜壮脾气为主，兼佐以治痰，则中气健而痰涎自化。若倒仓之后而痰反甚，此脾气愈虚，则津液反为痰者，理宜补中益气。非参朮二陈之类不能治，最忌行气化痰及倒仓之法。

徐东皋曰：严氏云：人之气顺则津液通流，决无痰患。古方治痰，多用汗下温利之法，不若以顺气为先，分导次之。气顺则津液流通，痰饮运下，自小便中出矣。此则严氏亦有所见而云然也。《玉机微义》云：顺气特一法耳，要观痰之深浅，有痰积胶固，气道因之而不得顺，宜先逐去积痰。然后气可得顺。岂可专主理气一法？愚谓有理气而痰自顺者，治其微也。有逐痰而气方畅者，治其甚也。二者皆治痰之要也，不可偏废者也。但看痰与气孰轻而孰重，施治有可急而可缓，故曰逐痰理气，有所先后。

痰饮论列方

二陈汤（和一） 六安煎（新和二）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平胃散（和十七） 温胃饮（新热五） 六君子汤（补五） 理中汤（热一） 圣朮煎（新热二五） 小青龙汤（散八） 理阴煎（新热三） 金沸草散（散八一） 五苓散（和一

八二） 四苓散（和一八七） 苏合香丸（和三七一） 归脾汤（补三二） 清燥汤（寒一三二） 和胃二陈煎（新和三） 一阴煎（新补八） 四阴煎（新补十二）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柴陈煎（新散九） 十枣汤（攻二八）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流金膏（攻四五） 润下丸（和百十六） 五味异功散（补四） 左归饮（新补二） 滚痰丸（攻七七） 六味异功煎（新热七）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苓朮二陈煎（新和四） 六味丸（补一三） 八味丸（补一二一） 理中化痰丸（热九） 清膈煎（新寒九） 抽薪饮（新寒三） 控涎丹（攻八二） 神佑丸（攻四八）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小胃丹（攻七三） 抱龙丸（小八五） 《金匮》肾气丸（补一二四） 神香散（新和二十） 节斋化痰丸（攻八十） 《局方》四七汤（和九七） 知母茯苓汤（外一六一） 附子细辛汤（散三） 柴胡栀子散（散二十） 牛黄清心丸（和三六五） 青州白丸子（和百十二） 半夏白朮天麻汤（和十五）

论外备用方

吐法（新攻一） 四君子汤（补一） 八物定志丸（补百十七 安神清痰） 朮附汤（补四一 寒痰） 小半夏汤（和八） 小半夏茯苓汤（和九 饮） 大半夏汤（和十一） 温胆汤（和一五二 郁痰） 十味温胆汤（和一五三 虚痰） 四磨饮（和五二） 小降气汤（和四二 气滞） 苓桂朮甘汤（和三六 脾气虚寒） 星香汤（和二四三 痰逆） 星香丸（和百二 气嗽痰） 苏子降气汤（和四一 温中消痰） 白朮汤（和二七 温痰） 茯苓饮（和九三 吐水） 黄芩二陈汤（和五 热痰） 千缗汤（和九五 痰喘） 茯苓丸（和百十四 化顽痰） 加味四七汤（和九八 郁痰） 黄瓜蒌丸（和百十八 痰喘） 泽泻汤（和九九 支饮眩冒）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湿痰） 导痰汤（和九一 留痰） 消饮丸（和百一 寒痰水） 丹溪润下丸（和百十六 热痰） 五饮汤（和九二 五饮） 清心散（和二四九 风痰不开） 半夏丁香丸（和百三十 冷气停痰） 玉壶丸（和百五 风痰） 神朮散（和百九 湿痰） 茯苓半夏汤（和十二 水饮） 玉液丸（和百六 痰火嗽） 祛痰丸（和百三 风痰眩） 朱砂消痰饮（和百 痰迷心窍） 玉液汤（和九六 气郁痰） 玉粉丸（和百七 气滞痰） 琥珀寿星丸（和百十三 风痰） 吐痰方（攻八四 痰癖） 青礞石丸（攻七九 食积痰） 清气化痰丸（攻七四、七五、七六） 茶调散（攻百七 吐） 犀角丸（攻九十 火痰） 辰砂化痰丸（攻八一 化痰止嗽） 独圣散（攻百六 吐） 参苏饮（散三四 风痰） 芎芷香苏散（散八八 风痰） 双玉散（寒七一 热痰烦喘） 桑白皮散（寒五二 热痰喘） 清膈导痰汤（寒七六 胃火痰） 三生饮（热九四 风痰） 强中丸（热九三 寒痰） 半夏干姜散（热五三 寒痰呕） 安脾散（热六七 寒痰） 倍朮丸（热百 四饮） 胡椒理中汤（热六 胃寒） 养正丹（热一八八 上壅不降） 黑锡丹（热一八九 寒痰上壅） 温胃化痰丸（热九八 脾寒气弱） 温中化痰丸（热九七 行滞） 丁香半夏丸（热百 冷痰） 丁香茯苓汤（热六三 温中行滞） 苓桂朮甘汤（热八七 支饮） 丁香五套丸（热百一 温中） 九还金液丹（小八八 风痰）

湿 证

经 义

《至真要大论》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太阴司天，其化以湿。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

弛长为痿。汗出见湿，乃生痤痈。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

《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湿气胜者，为著痹也。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百病始生篇》曰：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

《太阴阳明论》曰：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调经论》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营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刺志论》曰：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

《藏气法时论》曰：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禁湿地濡衣。

《宣明五气篇》曰：脾恶湿。

《五癃津液别篇》曰：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阴阳应象大论》曰：湿胜则濡泻。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

《九宫八风篇》曰：两实一虚，犯其两湿之地，则为痿。

《五常政大论》曰：敦阜之纪，大雨时行，湿气乃用。太阳司天，湿气变物。太阴司天，湿气下临。

《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年，太阳司天之政，水土合德。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萎不收，濡泻，血溢。丑未年，太阴司天之政，湿寒合德，黄黑埃昏。民病寒湿，腹满，身膑愤，肿肿。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

《痿论》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

《脉要精微论》曰：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

《五运行大论》曰：湿伤肉，风胜湿。

《通评虚实论》曰：蹠跛，寒风湿之病也。

《五色篇》曰：厥逆者，寒湿之起[1]也。

《长刺节论》曰：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

论　证

湿之为病，有出于天气者，雨雾之属是也。多伤人脏气。有出于地气者，泥水之属是也。多伤人皮肉筋脉。有由于饮食者，酒酪之属是也。多伤人六腑。有由于汗液者，以大汗沾衣，不皇解换之属是也。多伤人肤腠；有湿从内生者，以水不化气，阴不从阳而然也。悉由乎脾肾之亏败。其为证也，在肌表则为发热，为恶寒，为自汗。在经络则为痹，为重，为筋骨疼痛，为腰痛不能转侧，为四肢痿弱疲痛。在肌肉则为麻木，为肿肿，为黄疸，为按肉如泥不起。在脏腑则为呕恶，为胀满，为小水秘涩，为黄赤，为大便泄泻，为腹痛，为后重、脱肛、癥疝等证。凡肌表经络之病，湿由外而入者也。饮食血气之病，湿由内而生者也。此其在外者为轻，在内者为甚，是固然矣。然及其甚也，则未有表湿而不连脏者，里湿不连经者，此其湿病之变，不为不多。故凡治此者，必当辨表里，察虚实，而必求其本也。

然湿证虽多，而辨治之法，其要惟二：则一曰湿热，一曰寒湿而尽之矣。盖湿从土化，而分王四季，故土近东南，则火土合气，而湿以化热。土在西北，则水土合德，而湿以化寒，此土性之可以热，可以寒。故病热者谓之湿热，病寒者谓之寒湿。湿热之病，宜清宜利，热去湿亦去也；寒湿之病，宜燥宜温，非温不能燥也。知斯二者，而湿无余义矣。何今之医家，动辄便言火多成热，而未闻知有寒多生湿者，其果何也？岂

寒热之偏胜，原当如是耶。抑阴阳之显晦，察有易难也。且夫阴阳之理，本无轩轾，犹权衡也，此而不知，乌云明慧，创一偏之说，以遗患后人。则金元诸公，有不得辞其责者矣。

论　治（共七条）

一、湿热证，必其证多烦渴，小水赤涩，大便秘结，脉见洪滑、实数者，方是热证，治宜清利。如热甚者，宜以清火为主，而佐以分利；热微者，宜以分利为主，而佐以清火，如四苓散、小分清饮，或大分清饮、茵陈饮之类，皆可择而用之。如果湿热之甚，或元气无损而兼秘结不通者，方可或行推荡。若无实结等证，则不宜妄行攻击。

一、寒湿证，凡诸病湿而全无热脉热证者，便多寒湿之属。盖水之流湿，本缘同气，惟湿中有火，则湿热薰蒸，而停郁为热。湿中无火，则湿气不化，而流聚为寒。故凡病内湿等证者，多属气虚之人。气属阳，阳虚则寒从中生，寒生则湿气留之。此阴阳之性，理出自然，有不必外中于湿而后为之湿也。此之变病，惟肿胀、泄泻、痰饮、呕吐等证多有之。病之微者，宜温、宜利、宜燥。如五苓散、平胃散、渗湿汤、六味地黄丸之类是也；病之甚者，必用温补，俟阳气渐复，则阴邪始退。如八味丸、理中汤、圣朮煎，或佐关煎、胃关煎、薛氏加减《金匮》肾气汤之类，皆当随证加减用之。

一、寒湿之气中于外者，此与内生之湿自有不同，宜温而兼散。如五积散、平胃散、加味五苓散、不换金正气散之类主之。

一、寒湿之证，凡气令阴寒，及阳气不足之人，多有其证。而丹溪谓六气之中，湿热为病者，十居八九，亦言之过矣。

一、治湿之法，凡湿从外入者，汗散之。湿在上者，亦宜微汗之。湿在中下二焦，宜疏利二便，或单用淡渗以利小便。

一、治湿之法，古人云宜理脾、清热、利小便为上。故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固然矣。然湿热之证，多宜清利；寒湿之证，多不宜利也。何也？盖凡湿而兼寒者，未有不由阳气之虚，而利多伤气，则阳必更虚，能无害乎？但微寒微虚者，即温而利之，自无不可。若大寒大虚者，则必不宜利。此寒湿之证，有所当忌者也。再若湿热之证，亦有忌利者，以湿热伤阴者也。阴气既伤，而复利之，则邪湿未清，而精血已耗。如汗多而渴，热燥而烦，小水干赤，中气不足，溲便如膏之类，切勿利之。以致重损津液，害必甚矣。故凡治阳虚者，只宜补阳，阳胜则燥，而阴湿自退。阴虚者，只宜壮水，真水既行，则邪湿自无所容矣。此阴阳二证。俱有不宜利者，不可不察。

一、湿证之见，凡黄疸、肿胀、泄泻、痰饮、呕吐、痹痛、淋秘之类，皆有湿证。当于各门详察治之。

述　古（共二条）

《金匮要略》曰：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缓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薰黄也。湿家，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

治法曰：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朮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

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汤主之。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陈无择曰：脾虚多病湿，内因酒面积多，过饮汤液，停滞腻物，烧炙膏粱过度，气热薰蒸，浊液不行，涌溢于中，此湿从内作。外因坐卧湿地，雾露阴雨所客，澡浴为风所闭，涉水为湿所郁，郁于表腠则发黄。故经云：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肤筋脉，此湿从外生。可见内外所感，皆由脾气虚弱，而湿邪乘而袭之。故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著而为病。

湿证论列方

五苓散（和一八二） 四苓散（和一八七） 麻黄加朮汤（散二） 平胃散（和十七） 茵陈饮（新寒八） 桂枝附子汤（热三十） 五积散（散三九） 六味丸（补百二十） 防己黄芪汤（和一七六） 胃关煎（新热九） 佐关煎（新热十） 白朮附子汤（热二九） 圣朮煎（新热二五） 渗湿汤（和一七四） 大分清饮（新寒五） 金匮肾气丸（补一二四） 理中汤（热一） 小分清饮（新和十） 甘草附子汤（热三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加味五苓散（和一八四） 不换金正气散（和二一）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散四）

论外备用方

除湿汤（和一七七 身重痛） 神朮汤（和三九 风湿脉紧） 调中益气汤（补三一 湿陷） 湿郁汤（和二六六 风湿） 败毒散（散三六 风湿） 参附渗湿汤（热一二二 寒湿痹） 胃苓汤（和百九十） 活络饮（和二七七 风湿痛） 羌活胜湿汤（和一七八 身尽痛） 白朮汤（和二六 风湿脉缓） 肾著汤（热一二九 寒湿腰重） 清热渗湿汤（寒百十一 湿热） 圣散子（散四三 风湿）

黄 疸

经 义

《经脉篇》曰：肾所生病为黄疸。

《玉机真藏论》曰：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时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止，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弗治，肝传之脾，病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

《平人气象论》曰：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目黄者，曰黄疸。

《论疾诊尺篇》曰：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宾按：此二条，凡已食如饥者，即阳黄之证；安卧，脉小，不嗜食者，即阴黄之证也。

《通评虚实论》曰：黄疸暴痛，癫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

论 证（共七条）

黄疸一证，古人多言为湿热，及有五疸之分者，皆未足以尽之。而不知黄之大要有四：曰阳黄，曰阴黄，曰表邪发黄，曰胆黄也。知此四者，则黄疸之证，无余义矣。丹溪曰：疸不必分五种，同是湿热，如庵曲相似。岂果皆如庵曲，悉可谓之湿热耶？弗足凭也，愚列如下。

一、阳黄证，因湿多成热，热则生黄，此即所谓湿热证也。然其证必有身热，有烦渴，或躁扰不宁，或消谷善饥，或小水热痛赤涩，或大便秘结，其脉必洪滑有力。此证不拘表里，或风湿外感，或酒食内伤，皆能致之。但察其元气尚强，脾胃无损，而

湿热果盛者，直宜清火邪，利小便，湿热去而黄自退，治此者本无难也。

一、阴黄证，则全非湿热，而总由血气之败。盖气不生血，所以血败，血不华色，所以色败。凡病黄疸，而绝无阳证阳脉者，便是阴黄。阴黄之病，何以致然？盖必以七情伤脏，或劳倦伤形，因致中气大伤，脾下化血，故脾土之色，自见于外。其为病也，必喜静而恶动，喜暗而畏明。凡神思困倦，言语轻微，或怔忡眩晕，畏寒少食，四肢无力，或大便不实，小水如膏，及脉息无力等证，悉皆阳虚之候。此与湿热发黄者，反如冰炭，使非速救元气，大补脾肾，则终无复元之理。且此证最多，若或但见色黄，不察脉证，遂云黄疸同是湿热，而治以茵陈栀子泻火利水等剂，则无有不随药而毙者。

一、表邪发黄，即伤寒证也。凡伤寒汗不能透，而风湿在表者，有黄证；或表邪不解，自表传里，而湿热郁于阳明者，亦有黄证。表邪未解者，必发热身痛，脉浮少汗，宜从汗散；湿热内郁者，必烦热，脉缓滑，多汗，宜从分消清利。若阳明实邪内郁，而痞结胀满者，宜先下之。然后清其余热，则自无不愈。

一、胆黄证，凡大惊大恐，及斗殴伤者皆有之。尝见有虎狼之惊，突然丧胆而病黄者，其病则骤；有酷吏之遭，或祸害之虑，恐怖不已而病黄者，其病则徐。如南北朝斋永明十一年，有太学生魏准者，因惶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以为胆破，即此之类。又尝见有斗殴之后，日渐病黄者，因伤胆而然，其证则无火无湿，其人则昏沉困倦，其色则正黄如染。凡此数证，皆因伤胆，盖胆伤则胆气败而胆液泄，故为此证。经曰：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义犹此也。且胆附于肝，主少阳春生之气，有生则生，无生则死。故经曰：凡十一藏，皆取决于胆者，正以胆中生气，为万化之元也。若此诸证，皆以胆伤，胆伤则生气败，生气既败，其能生乎？所以凡患此者，多致不救。然当察其伤之微甚，速救其本，犹可挽回，而炼石补天之权，则操之医之明者。

一、黄疸大法，古有五疸之辨：曰黄汗，曰黄疸，曰谷疸，曰酒疸，曰女劳疸。总之，汗出染衣，色如檗汁者，曰黄汗；身面眼目黄如金色，小便黄而无汗者，曰黄疸；因饮食伤脾而得者，曰谷疸；因酒后伤湿而得者，曰酒疸；因色欲伤阴而得者，曰女劳疸。虽其名目如此，然总不出阴阳二证，大多阳证多实，阴证多虚，虚实弗失，得其要矣。

一、黄疸难治证：凡寸口无脉，鼻出冷汗，腹膨，形如烟熏，摇头直视，环口黎黑，油汗发黄，久之变黑者，皆难治。

论　治（共五条）

一、阳黄证，多以脾湿不流，郁热所致，必须清火邪，利小水，火清则溺自清，溺清则黄自退。轻者，宜茵陈饮、大分清饮、栀子檗皮汤之类主之。若闭结热甚，小便不利，腹满者，宜茵陈蒿汤、栀子大黄汤之类主之。

一、阴黄证，多由内伤不足，不可以黄为意，专用清利。但宜调补心脾肾之虚，以培血气，血气复则黄必尽退。如四君子汤、五君子煎、寿脾煎、温胃饮之类，皆心脾之要药也。若六味丸、八味丸、五福饮、理阴煎，及左归、右归、六味回阳等饮，皆阴中之阳虚者所宜也。若元气虚不至甚，而兼多寒湿者，则以五苓散、四苓散，或茵陈五苓散之属加减用之亦可。

一、伤寒发黄，凡表邪未清，而湿热又盛者，其证必表里兼见，治宜双解，以柴苓汤，或茵陈五苓散主之。若内热甚，而表邪仍在者，宜柴苓煎主之。若但有湿热内实胀闭等证，而外无表邪者，宜茵陈蒿汤主之。若因内伤劳倦，致染伤寒者，亦多有发黄之证。但察其本无湿热实邪等证，即当以阴黄之法调补治之。或用后韩祗和法亦可。若但知攻邪，则未有不败。故孙真人曰：黄疸脉浮者，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此即补虚散邪之法也。外伤寒门别有正条，所当并察。

一、胆黄证，皆因伤胆而然，胆既受伤，则脏气之损败可知，使非修缉培补，则必至决裂。故凡遇此等证候，务宜大用甘温，速救元气。然必察其所因之本，或兼酸以收其散亡，或兼涩以固其虚脱，或兼重以镇其失守之神魂，或与开道利害以释其不解之疑畏。凡诸用药，大都宜同阴黄证治法，当必有得生者。若治此证，而再加克伐、分利，则真如压卵矣。

一、治黄之法，本当清湿利小便，然亦多有不宜利者，说详湿证门论治条中。

述　古（共五条）

《金匮要略》曰：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酒黄疸者，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脉沉者，先下之。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面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为难治。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酒黄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

韩祇和云：病人三五日，服下药太过，虚其脾胃，亡其津液，渴饮水浆，脾上为阴湿所加，与邪热相会发黄，此阴黄也。当以温药治之。如两手脉沉细迟，肢体逆冷，皮肤有粟起，或呕吐，舌上有胎，遍身发黄，烦躁，欲于泥水中卧，小便赤少，皆阴候也。故阴黄多以热汤温之，或阳溃布搭其胸腹，或以汤盛瓢中，坐于脐下熨之。其病愈者，曾治赵显宗病伤寒至六七日，因服下药太过致发黄，其脉沉细迟无力，皮肤凉，发躁，欲于泥中卧，喘呕，小便赤涩。先投茵陈橘皮汤，喘呕止。次服小茵陈汤半剂。脉微出，不欲于泥中卧。次日，又吸茵陈附子汤半剂，四肢发热，小便二三升，当日中大汗而愈。似此治愈者，不一一录。凡伤寒病黄，每遇太阳或太阴司天之岁，若下之太过，往往变成阴黄。盖辰戌太阳寒水司天，水来犯土；丑未太阴湿土司天，土气不足，即脾胃虚弱，亦水来侵犯，多变此证也。

《略例》云：内伤劳役，饮食失节，中州变寒之病生黄者。非伤寒坏之而得，只用建中、理中、大建中足矣，不必用茵陈也。

刘宗厚曰：按一身尽痛而黄者，湿胜在表也；不痛者，病在里也；干燥者，热胜也。故后证皆有表里之分。东垣云：伤寒当汗不汗，即生黄，邪在表者，宜急汗之。在表之里，宜渗利之。在半表里，宜和解之。在里者，宜急下之。若以上诸证，及《略例》云男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若黄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除热必哕，宜小半夏汤，皆不必拘于茵陈也。

徐东皋曰：疸证服解利之药，久而不愈，及口淡，怔忡，耳鸣，脚软，憎寒发热，

小便浊，皆为虚甚，宜四君子汤吞八味丸，不可强服凉药通利，以致脾气虚弱，肾水枯涸，必至危笃。

黄疸论列方

四苓散（和一八七） 五苓散（和一八二） 小建中汤（补二二） 五福饮（新补六） 茵陈饮（新寒八） 大建中汤（补二四）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茵陈五苓散（和一八五）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茵陈橘皮汤（热一三二） 温胃饮（新热五） 寿脾煎（新热十六） 茵陈附子汤（热百三十）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柴苓汤（和一九二） 柴苓散（新散十） 栀子檗皮汤（寒二三） 大分清饮（新寒五） 茵陈蒿汤（攻三一） 栀子大黄汤（攻十五） 小半夏汤（和八） 四君子汤（补一） 大黄硝石汤（攻十四） 小茵陈汤（热一三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桂枝加黄芪汤（散十）

论外备用方

养劳汤（和三五四 虚劳疸） 加减五苓散（和一八三） 茵陈四逆汤（热十九 阴黄汗） 绿矾丸（和三五五 黄胖） 甘露饮（寒十 湿热） 犀角地黄汤（寒七九 血热） 茵陈汤（寒一二八 湿热） 火府丹（寒百二十 消渴） 茯苓渗湿汤（寒一二九 湿热） 柴胡茵陈五苓散（和一八六 伤寒、湿热）

---

〔1〕“起”原作“气”，据《灵枢》改。

卷之三十二贯集

杂 证 谟

脚 气

经 义

《太阴阳明论》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

《通评虚实论》曰：蹠跛，寒风湿之病也。

《藏气法时论》曰：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禁湿地濡衣。

《调经论》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营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五常政大论》曰：太阴司天，湿气下临。

《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阳司天之政，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萎不收。太阴司天之政，民病寒湿，腹满，身膜愤，胕肿。太阴所致为重，胕肿。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经脉篇》曰：胃病则大腹水肿，膝膑肿痛。足阳明实则狂，颠虚则足不收，胫枯。

《平人气象论》曰：足胫肿曰水。

论 证（共五条）

脚气之说，古所无也。自晋苏敬始有此名。然其肿痛麻顽，即经之所谓痹也；其纵缓不收，即经之所谓痿也；其甚而上冲，即经之所谓厥逆也。逮夫后世，则有类伤

寒四证，而以脚气居其一。谓凡头痛发热，身痛便闭，而但见脚膝屈弱无力者，便是脚气。此说太混，予不然之。夫脚气本水湿下壅之病，而实非阳邪外感证也，若诸证之兼见者，则或有之，若以外感之脚软者，便认作脚气，则淆乱意见，大不通也。兹予删诸繁琐，述其节要，法既无遗，庶便理会。

一、脚气之证，其初甚微，饮食动作，无不如故，或无他疾而忽得之，或因病后而渐得之，及其病也，则自膝至足，或见麻痹，或见冷痛，或见痿弱，或见挛急，或肿，或不肿，或日渐枯细，或蒸蒸恶热，或洒洒恶寒，或如冰冷，或如火热，或到底能食，或不能食，或有物如指，发自腹肠，而气上冲心，是皆脚气之正病也。其有为发热头痛，寒热往来，或腹内作痛，或见饮食则呕吐，或恶闻食气，或不欲见明，或语言错乱，精神昏愦，是皆脚气之兼证也。大抵此证有缓急：缓者，其来渐，或二三月而日甚；急者，其来速，或一二日而即起。治之若缓，恐其气上冲心，亦能杀人。

一、脚气之因有二：一则自外而感，一则自内而致也。自外而感者，以阴寒水湿雨雾之气，或坐卧湿地，致令湿觅邪袭人皮肉筋脉。而凡清湿袭虚，则病始于下，致为腿足之病，此外因也。自内而致者，以肥甘过度，酒醴无节，或多食乳酪湿热等物，致令热壅下焦，走注足胫，而日渐肿痛，或上连手节者，此内因也。然在古人，谓南方卑湿，病多外因，北方嗜酒酪，病多内因，此固一说；然北方亦有寒湿，南方岂少酒湿，此固不必分南北。其或内或外，凡受邪气，有病始于足，而渐致他证者，即脚气之谓也，必察其因而治之，则自无失矣。

一、方书以肿为湿脚气，不肿者为干脚气。湿者，宜除湿。干者，宜行气。

一、陈无择曰：脚气不专主一气，亦不专在一经，兼有杂生诸病，未易分别，须寻经络之阴阳，再察脉息之虚实，以为治也。凡自汗、走注者，为风胜。无汗、挛急、掣痛者，为寒胜。肿满重著为湿胜。烦渴燥热为暑胜。若四气兼中者，但察其多者为胜，分其表里，以施治也。

论　治（共八条）

脚气之病，实三气之所为也，然亦有虚实之异。又脚气本为壅疾，古云忌用补剂。然必下元不足及阳明之气有亏者，而后邪气得以犯之，此其中亦有虚证。总之，凡治此者，只因证施治，则万全也。但察其因于表者，以发散为主；因于里者，以疏利为主。外因者多寒湿，宜用温热；内因者多湿热，宜用清凉。若元气本虚，及病久致虚者，必当培补下元，不得以忌补之说为拘也。

一、脚气初起，无非湿滞，如无他证兼见，而身体重著者，单宜治湿，以分利为主。凡脚膝中湿，或腰腿酸疼，重著肿痛者，宜除湿汤。不问久近干湿，并可用。若脚膝酸软重著，而胃气不清，或见噫气吞酸胀满者，平胃散。若脚气浮肿而兼泄泻者，宜五苓散，或胃苓汤。

一、寒湿外侵致成脚气者，十居六七，其证疼痛拘挛，恶寒清厥，脉多弦细。治宜以温经除湿为主。是以古人治此之法，大抵热药多，寒药少，故每用麻黄、川乌、桂、附、干姜之属。《内经》曰：湿淫于内，治以苦热。正以乌、附、麻黄走而不守，故能通行经络。干姜、官桂辛甘大热，故能助阳退阴，清湿既除，病无不愈。凡感寒湿雨水，或四气流注，致成脚气，肿痛不可忍者，宜鸡鸣散，如神。若寒湿内侵，阳虚阴盛，胃气不强，经气不行，顽木浮肿，或疼痛不用者，独活汤。若寒邪入腹，喘急疼痛，或筋急上冲闷乱，危急欲绝者，茱萸丸，或茱萸木瓜汤。若寒湿在经，血脉不和，腰脚筋骨酸软无力，或拘挛疼痛，脉弱而涩者，酒浸牛膝丸。若寒湿壅肿，气滞不行，或冷或痛者，立效散。若寒湿兼风者，如五积散、小续命汤皆宜用，详具后条。

一、湿热内蒸致成脚气者，多因酒食不节，其证必烦热多渴，脉见滑数，二便或多不利，治宜利湿清火为主。若湿热下壅，足胫肿痛不消者，防己饮加减治之；或苍

朮黄檗丸，或二妙散，或加味二妙丸，俱妙。若湿热气壅，上冲胸腹，烦渴闷乱，头痛口干者，《活人》犀角散。若湿热流注经络，肢节烦痛，肩背沉重，手足遍身疼痛热肿者，当归拈痛汤。若感冒暑湿，肢节疼痛，身热口渴，小便赤涩，气虚气促者，清暑益气汤。若肝肾阴虚血热，脚瘭疼痛，行止艰难，小水不利者，续断丸。

一、脚气有壅滞气逆者，其证必喘满气急，上攻心腹，甚至危急可畏。治宜行滞降气为主。凡脚气上冲心腹，喘急不得眠卧者，紫苏散、槟榔汤，或加减槟榔汤。甚者，四磨饮。若脚气喘急、腹满脚肿者，桑白皮散，或木通散。若脚气脐下气升，冲心烦闷者，木香散，或槟榔散。若脚气心胸壅闷，呕逆多痰不食者，半夏散，或紫苏汤。若浮肿，心腹痞闷，小水不利，大腹皮散。

一、风湿合邪而为脚气者，其证必兼外感，而或为寒热往来，或为喘咳气急，或流走无常，或筋骨疼痛，治宜以散风除湿，通行经络为主。若感四时风疫风湿，或处阴湿之地，致为脚气痿弱，筋骨疼痛，或寒热往来者，败毒散。若寒热如疟，赤肿疼痛者，加味败毒散。若脚气以风寒湿邪客于经络，而骨髓酸痛不可忍，或遍身疼痛，恶寒呕逆者，五积散；一法加全蝎三个，入酒煎服。若脚气以风湿留滞，而阴寒外闭，表邪不解，或咳嗽喘满寒热者，小青龙汤。若风湿留滞，肢节烦痛，心痛壅闭者，大腹子散。《千金》云：若脚气脉大而缓，宜服小续命汤二剂，立瘥。《活人》云：脚气属冷者，以小续命汤，煎成，入生姜自然汁服之，最快。若脚气风湿胜，而兼发热咳嗽，肢体疼痛者，芎芷香苏散。若脚气风湿流注，憎寒发热，无汗恶寒者，麻黄左经汤。

一、脚气有虚证。凡脾胃肝肾之脉，皆出于足，邪之易入，多有乘虚，故肝虚则筋病，肾虚则骨病，脾虚则肌肉病，胃虚则宗筋病。或以劳欲不节，或以酒湿太过，或以病后失调。凡内有亏损而外有脚气者，无非虚证。此当以调补为主，而兼察四气以治之。若肝肾阴虚，感触四气，而瘫痪顽木，半身不遂，脚膝无力，遍体疼痛者，神应养真丹，或《三因》四斤丸，或虎骨酒，或八味地黄汤。若脾胃大虚，阴寒在下，阳气不行而病脚气者，独活汤、附子八味汤。若精血不足，阴虚于下，气不归精，而脚气上逆冲心者，地黄汤。若脾胃虚寒，兼风湿外邪而成脚气者，风引独活汤，或追毒汤。若脚气以脾肾虚寒，而兼咳嗽气逆呕吐者，兼补厚朴汤。

一、脚气有实邪。凡壅盛肿痛，而或为闭结，或为胀满者，治宜以疏导通利为主。若风湿壅盛，脚气肿痛，便结腹满者，羌活导滞汤，或枳实大黄汤。若四气流注，阳明风热，腰脚肿痛，大小便秘，喘满腹痛者，大黄左经汤。若脚气饮食不消，心下痞闷，腿脚肿痛者，开结导饮丸。

敷熨淋洗

凡脚气肿痛之甚者，可用敷药以散之，或用椒艾囊以温之，或用香散之药煎汤以洗之，如百草煎，及防风、荆芥、威灵仙、艾叶、苍朮、蛇床子、当归、乌药之类，皆可用。或单用紫苏，或忍冬藤煎汤淋洗之，俱妙。

禁 忌（共三条）

观《活人》等书云：凡脚气服补药，及用汤淋洗者，皆医之所禁也。此亦一偏之说耳。盖补有宜禁者，以邪壅气实者也；淋洗有宜禁者，以水湿汤气之宜避者也。如果下部虚寒，或以病后，或以克伐太过，而脚气不愈者，岂尚堪禁补乎？又若寒邪湿热，壅结不散，而为肿为痛者，最宜以辛香疏散之药煎汤蒸洗，则退邪极速，岂禁洗乎？惟是湿热气逆而上冲心腹者，不可骤洗，恐助湿气上升也；此必先降其气，俟其毒止在脚，再行薰洗，自无不利。盖补以补其弱也，洗以逐其滞也。夫何禁之有。

有当禁于未发之先者，如《外台秘要》云：第一忌嗔，嗔则心烦，烦则脚气发。又禁大语，大语则伤气，气伤病亦发。又不得露足当风入水，以冷水洗足，两足胫尤不宜冷。虽暑月当着帛袴，至冬寒加绵，常令两胫及腿温暖，微汗尤佳。依此将息，脚

气自消，而无邪气留连之患。夏月腠理开，不宜当风取凉，凉处坐卧，须得劳动关节，令其气畅，此拒邪之法，养生之要也。每食后宜行三五百步，疲倦便止，则脚中恶气随即下散，虽有浮肿，气亦不上也。

孙真人云：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渡，衣冠之人多有之。此皆湿郁于内所致也。故凡四时之中，皆不得久坐久立湿冷之地，亦不得因酒醉汗出脱衣洗足，当风取凉，皆成脚气。暑月久坐久立湿地，则湿热之气蒸人经络，病发必热，而四脚酸疼，烦闷肿寒热。此又山野农夫多有之，以久湿伤于外也。

述　古

杨大受曰：脚气是壅疾，当用宣通之剂，使气不能成壅也。如羌活导滞汤之类，所宜通用。又如苍白朮、防己、南星以去湿，羌活、独活、木瓜、槟榔，行气利关节以去壅，佐木通、牛膝以引经，当归、生黄地以和血，此必用之药也。又如东垣拈痛汤之类亦甚捷，余因证之虚实而辨治之，此即通变活法也。

附　按

薛氏治一男子，素有脚气，胁下作痛，发热，头晕呕吐，腿痹不仁，服消毒、护心等药不应。左关脉紧，右关脉弦，此亦脚气也。以半夏左经汤治之而愈。一男子脚软肿痛，发热饮冷，大小便秘，右关脉数，乃足阳明经湿热流注也，以大黄左经汤治之而愈。一妇人肢节肿痛，胫足尤甚，时或自汗，或头痛，此太阳经湿热所致。用麻黄左经汤二剂而愈。一男子两腿肿痛，脉滑而数，此湿痰所致也。先以五苓散加苍朮、黄檗，二剂少愈，更以二陈、二朮、槟榔、紫苏、羌活、独活、牛膝、黄檗而瘥。夫湿痰之证，必先以行气利湿健中为主，若中气和则痰自消，而湿亦无所容矣。一男子右腿赤肿燃痛，脉沉数，用当归拈痛汤。四肢反痛，乃湿毒壅遏，又况下部药不易达，非药不对证也。遂砭患处，去毒血，仍用前药，一剂顿减，又四剂而消。一妇人患脚气，或时腿肿筋挛，腹作痛，诸药不应，渐至危笃。诸书云：八味丸治足少阴脚气入腹，疼痛上气，喘促欲死者，遂投，一服顿退，又服而愈。凡肾经虚寒之人，多有此患，乃肾乘心，水克火之证，少缓则死不旋踵，宜急服之。一妇人患腿痛不能伸屈，遇风寒痛益甚，诸药不应，甚苦。先以活络丹一丸，顿退，又服而瘳。次年复痛，仍服一丸，亦退大半，更以独活寄生汤，四剂而愈。一男子素有脚气，又患附骨痈作痛，服活络丹一丸，二证并瘥。上舍俞鲁月，素有疝不能愈，因患腿痛，亦用活络丹一丸，不惟腿患有效，而疝亦得愈矣。留都金二守女，患惊风甚危，诸医皆不能救。遂自用活络丹，一丸即愈，且不再作。夫病邪深伏在内，非此药莫能通达。但近代有云此药引风入骨，如油面之说，故后人多不肯服，大抵有是病宜用是药，岂可泥于此言，致病难瘥。

针　灸

凡脚气初觉，即灸患处二三十壮，或用雷火针以导引湿气外出，及饮醪醴以通经散邪，其要法也。若壅既成而邪盛者，必肿痛热甚。一时药饵难散，宜砭去恶血，以消热肿，砭刺之后，以药继之。

脚气论列方

平胃散（和十七）　五苓散（和一八二）　当归拈痛散（寒百三十）　立效散（和二八七）　茱萸丸（和三百九）　茱萸木瓜汤（和二八六）　鸡鸣散（和二八五）　二妙散（寒一三四）　加味二妙丸（寒一三五）　除湿汤（和一七七）　胃苓汤（和百九十）　苍朮黄檗丸（寒一三六）　五积散（散三九）　败毒散（散三六）　加味败毒散（外四一）　紫苏汤（和二百九十）　清暑益气汤（和一六八）　紫苏散（和二八九）　半夏散（和二九九）　橘皮汤（和二九八）　人参散（和二九七）　芎

芷香苏散（散八八） 槟榔散（和二九三） 槟榔汤（和二九一） 防己饮（和二八八） 加减槟榔汤（和二九二） 酒浸牛膝丸（和三百八） 续断丸（和三百六） 活络丹（和二七七） 地黄汤（和三百二） 八味丸（补一二一） 活人犀角散（寒一三一） 四磨饮（和五二） 独活寄生汤（和二百七十） 风引独活汤（散百二） 独活汤（散八三） 小青龙汤（散八） 虎骨酒（和三一五） 木通散（和二九六） 木香散（和二九五） 《三因》四斤丸（补一六一） 小续命汤（散五二） 神应养真丹（和三一三） 追毒汤（散百四） 大腹皮散（和三百） 附子八味汤（热三七） 椒艾囊（和三一七） 大腹子散（和三百一） 兼补厚朴汤（散百一） 百草煎（新因三七） 桑白皮散（和二九四） 麻黄左经汤（散九六） 开结导饮丸（和二七八） 羌活导滞汤（攻三四） 半夏左经汤（散九七） 枳实大黄汤（攻三三） 大黄左经汤（散九八）

论外备用方

鹿茸丸（补一三一 生疮） 猸狌丸（和二五六） 加味四斤丸（补百六十 阴气不足） 活络饮（和二五六 风湿） 愈风丹（和二七四 养血 去风） 加减四斤丸（补一六一 肾虚） 薏仁酒（和三一六 补阴去湿） 换腿丸（和二百八十 风湿） 虎骨四斤丸（补一五九 滋阴） 胜骏丸（和三一二 养气去邪） 降椒酒（和二三八 风湿） 易老天麻丸（和二七五 血虚受邪） 续断丸（和三百六 凉血去风） 沉香汤（和三百四 脚气攻心） 神应养真丹（和三一三 滋阴行经） 木瓜汤（和三百三 行气） 槟苏散（外一八八 风湿流注） 史国公浸酒方（和二八一） 透骨散（和三一四 行经）敷脚气方（和二一八）羌活胜湿汤（和一七八 风湿） 调元健步丸（和三一一 阴虚湿热） 济生槟榔汤（和二九一 疏壅） 第一麻黄汤（散九九 恶风） 第二独活汤（散百 散风） 六物附子汤（外三五 四气流注）

痿 证

经 义

《痿论》帝曰：五脏使人痿，何也？岐伯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1]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2]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变，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帝曰：何以得之？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帝曰：何以别之？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帝曰：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帝曰：治之奈何？曰：

各补其荣，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帝曰：善。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

《本神篇》曰：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

《根结篇》曰：阳明为阖，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视有余不足，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肺脉微缓为痿瘘偏风。脾脉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肾脉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

论　证（共二条）

痿证之义，《内经》言之详矣，观所列五脏之证，皆言为热。而五脏之证，又总于肺热叶焦，以致金燥水亏，乃成痿证。如丹溪之论治，诚得之矣。然细察经文，又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发为筋痿。有渐于湿，以水为事，发为肉痿之类，则又非尽为火证，此其有余不尽之意，犹有可知。故因此而生火得有之。因此而败伤元气者，亦有之。元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者，亦不少矣。若概从火论，则恐真阳亏败，及土衰水涸者，有不能堪，故当酌寒热之浅深，审虚实之缓急，以施治疗，庶得治痿之全矣。

经曰：湿热不攘，则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此《内经》言筋病之概，乃举隅之谈，以启人之自反耳，非谓大筋必无弛长，小筋必无软短也。即如痿弱必由于弛长，岂大筋果无涉乎？此经言之意，从可知矣。故于痿证之外，凡遇痿疡等病，当知拘挛者必由软短，瘫弱者必由弛长，斯得《内经》之意，而于寒热燥湿之辨，亦可得其据矣。

论　治（共二条）

一、凡痿由湿热，脉洪滑而证多烦热者，必当先去其火，宜二妙散随证加减用之。若阴虚兼热者，宜《正传》加味四物汤、虎胫骨丸，或丹溪补阴丹、滋阴八味丸之类主之。若绝无火证，而止因水亏于肾，血亏于肝者，则不宜兼用凉药，以伐生气，惟鹿角胶丸为最善。或加味四斤丸、八味地黄丸、金刚丸之类，俱可择用。若阴虚无湿，或多汗者，俱不宜轻用苍术。盖痿证最忌散表，亦恐伤阴也。

一、东垣取黄檗为君，黄芪等补药辅佐，以治诸痿，无一定之方。有兼痰积者，有湿多热多者，有湿热相半者，有挟气者。临病制方，其亦治痿之良法也。

述　古（共四条）

丹溪曰：《内经》谓诸痿起于肺热。又谓治痿独取阳明。盖肺金体燥，居上而主气，畏火者也；脾土性湿，居中而主四肢，畏木者也。火能炎上，若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热矣。木性刚急，肺受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而诸痿作矣。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故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治痿之法，无出于此。虽然天产作阳，厚味发热。凡病痿者，若不淡薄食味，必不能保其全安也。

《纂要》云：湿热，东垣健步丸加燥湿降火之剂：黄檗、黄芩、苍术。湿痰，二陈汤加苍术、白术、黄芩、黄柏之类，入竹沥、姜汁。血虚，四物加苍术、黄檗，下补阴丸。气虚，四君子加苍术、黄芩、黄檗。黄檗、苍术，治痿要药也。已上方治，虽所主有不同，而降火清金，所谓治法之大要，无不同也。

薛立斋曰：痿证多因足三阴虚损。若脾肾不足而无力者，用还少丹；肝肾虚热而足无力者，六味丸，如不应，急用八味丸。

陈无择曰：人身有皮毛、血脉、筋膜、肌肉、骨髓，以成其形，内则有肝、心、脾、肺、肾以主之。若随情妄用，喜怒劳佚，以致内脏精血虚耗，使血脉、筋骨、肌肉痿弱无力以运动，故致痿躄，状与柔风脚气相类。柔风脚气，皆外因风寒，正气与邪气相搏，故作肿苦痛，为邪实；痿由内脏不足之所致，但不任用，亦无痛楚，此血气之虚也。

痿证论列方

二妙散（寒一三四） 四物汤（补八） 东垣健步丸（和三百十） 二陈汤（和一） 金刚丸（补一六二） 加味四物汤（补十） 还少丹（补一三五） 四君子汤（补一） 加味四斤丸（补百六十） 鹿角胶丸（补百三十） 虎胫骨丸（寒一三七） 八味地黄丸（补一二一） 丹溪补阴丸（寒百六十） 滋阴八味丸（新寒十七） 六味地黄丸（补百二十）

论外备用方

煨肾丸（补一四六 骨痿） 败毒散（散三六 风湿） 地黄饮子（补九九） 鹿茸丸（补一三一 阴虚弱） 清燥汤（寒一三二 湿热） 加减四斤丸（补一六一） 胜骏丸（和三一二 养阴祛邪） 虎骨酒（和三一五 强筋骨） 滋阴大补丸（补一二五 阴虚） 续断丸（和三百六 凉血强筋） 牛膝丸（和三百七 肝肾虚） 虎骨四斤丸（补一五九 强阴） 小续命汤（散五二 风湿） 追毒汤（散百四 风湿） 酒浸牛膝丸（和三百八 壮筋骨） 小安肾丸（热一六七 痿弱） 大防风汤（补九八 风湿） 加味二妙丸（寒一三五 湿热） 石刻安肾丸（热一六八 痿弱） 加味四君汤（补二） 调元健步丸（和三一一）

阳 痿

经 义

《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

《厥论》曰：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

《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阳明虚则宗筋纵。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肾脉大甚为阴痿，微涩为不月，沉痔。

《经筋篇》曰：足太阴之筋病，阴器纽痛，下引脐。足厥阴之筋病，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

《经脉篇》曰：足厥阴结于茎，气逆则睾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

《至真要大论》曰：太阳之胜，隐曲不利，互引阴股。

《本神篇》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

《生气通天论》曰：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

《疏五过论》：帝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营，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治之一过也。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北方生寒，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

《宣明五气篇》曰：精气并于肾则恐。

《调经论》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

论　证（共三条）

凡男子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多致此证；亦有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缓，而为痿弱者。譬以暑热之极，则诸物绵萎。经云：壮火食气，亦此谓也。然有火无火，脉证可别。但火衰者十居七八，而火盛者仅有之耳。

一、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盖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此宗筋为精血之孔道，而精血实宗筋之化源。若以忧思太过，抑损心脾，则病及阳明冲脉，而水谷气血之海，必有所亏，气血亏而阳道斯不振矣。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及女子不月者，即此之谓。

一、凡惊恐不释者，亦致阳痿。经曰：恐伤肾，即此谓也。故凡遇大惊卒恐，能令人遗失小便，即伤肾之验。又或于阳旺之时，忽有惊恐，则阳道立痿，亦其验也。余尝治一强壮少年，遭酷吏之恐，病似胀非胀，似热非热，绝食而困。众谓痰火，宜清中焦。余诊之曰：此恐惧内伤，少阳气索，而病及心肾，大亏证也。遂峻加温补，兼治心脾，一月而起，愈后形气虽健如初，而阳寂不举。余告之曰：根蒂若斯，肾伤已甚，非少壮所宜之兆。速宜培养心肾，庶免他虞。彼反以恐吓为疑，全不知信，未及半载，竟复病而殁。可见恐惧之害，其不小者如此。（新按）

论　治（共三条）

一、命门火衰，精气虚寒而阳痿者，宜右归丸、赞育丹、石刻安肾丸之类主之。若火不甚衰，而止因血气薄弱者，宜左归丸、斑龙丸、全鹿丸之类主之。

一、凡因思虑惊恐，以致脾肾亏损而阳道痿者，必须培养心脾，使胃气渐充，则冲任始振，而元可复也。宜七福饮、归脾汤之类主之。然必大释怀抱，以舒神气，庶能奏效。否则徒资药力无益也。其有忧思恐惧太过者，每多损抑阳气，若不益火，终无生意，宜七福饮加桂附枸杞之类主之。

一、凡肝肾湿热，以致宗筋弛纵者，亦为阳痿。治宜清火以坚肾，然必有火证火脉，内外相符者，方是其证。宜滋阴八味丸，或丹溪大补阴丸、虎潜丸之类主之。火之甚者，如滋肾丸、大补丸之类俱可用。

述　古

薛立斋曰：按阴茎属肝之经络。盖肝者，木也。如木得湛露则森立，遇酷暑则萎悴。若因肝经湿热而患者，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火，导湿热；若因肝经燥热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肾水、养肝血而自安。又曰：琼玉膏、固本丸、坎离丸，此辈俱是沉寒泻火之剂，非肠胃有燥热者不宜服。若足三阴经阴虚发热者，久而服之，令人无子。盖损其阳气，则阴血无所生故也，屡验。

简　易　方

一方　治阳事不起，用蛇床子、五味子、菟丝子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下，日三服。

阳痿论列方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金鹿丸（补一二七）　赞育丹（新因十四）　七福饮（新补七）　归脾汤（补三二）　石刻安肾丸（热一六八）　虎潜丸（寒一六四）　琼玉膏（补六十）　滋阴八味丸（新寒十七）　固本丸（补百六）　六味丸（补百二十）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坎离丸（寒一六五）　滋肾丸（寒一六三）　丹溪大补阴丸（寒一五七）　斑龙丸（补一二八）　大补丸（寒一五五）

〔1〕“著”原作“暑”，据《素问》改。

〔2〕“厥”原作“急”，据《素问》改。

卷之三十三贯集

杂证谟

疝气

经义

《骨空论》曰：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督脉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

《长刺节论》曰：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见病已。

《经脉篇》曰：足厥阴肝病，丈夫癀疝，妇人少腹肿。肝所生病，为飧泄、狐疝。足厥阴之别，循胫上睾，结于茎，其气逆则睾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取之所别也。

《缪刺论》曰：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

《脉解篇》曰：厥阴所谓癫疝，妇人少腹肿也。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癫隆疝也。

《阴阳别论》曰：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癫疝。

《经筋篇》曰：足阳明之筋，病癀疝，腹筋急。足太阴之筋，病阴器纽痛，下引脐两胁痛。足厥阴之筋，病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

《四时气篇》曰：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邪在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薰肝，散于肓，结于脐。

《玉机真藏论》曰：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

《本藏篇》曰：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俯仰，为狐疝。

《平人气象论》曰：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脉急者，疝瘕少腹痛。

《脉要精微论》曰：诊得心脉而急，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肝脉滑甚为癀疝。脾脉微大为疝气，滑甚为癀瘕，涩甚为肠癀；微涩为内癀，多下脓血。肾脉滑甚为瘕癀。

《大奇论》曰：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

《五藏生成篇》曰：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

《四时刺逆从论》曰：厥阴滑则病狐疝风。少阴滑则病肺风疝。太阴滑则病脾风疝。阳明滑则病心风疝。太阳滑则病肾风疝。少阳滑则病肝风疝。

《至真要大论》曰：阳明司天，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阳明之胜，外发癫疝。太阳在泉，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痛。太阳之复，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太阴在泉，主胜，甚则为疝。

论证（共三条）

疝气病者，凡小腹睾丸为肿为痛，止作无时者，皆是也。但疝证不一，如《内

经》所谓狐疝者，以其出入不常也。有言癫疝者，以其顽肿不仁也。有冲疝者，以其自少腹上冲而痛也。有厥疝者，以结气在阴而气逆为疝也。有疝瘕者，以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也。有六经风疝者，如《四时刺逆从论》所言者是也。有小肠疝者，如《邪气脏腑病形篇》所言者是也。凡此七者，总皆疝之为义。然疝之为病，不独男子有之，而妇人亦有之，经曰：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又曰：厥阴所谓癫疝，妇人少腹肿也。至若冲疝、瘕之属，亦皆男妇之所同病者。然惟睾丸之病，独在男子，而他则均当详察也。观张子和曰：夫遗溺、闭癃、阴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病也。若血涸不月，月罢腰膝上热，足蹙，嗌干，癃闭，少腹有块，或定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谓之疝[1]，而谓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计男子妇人，皆无子。此说诚非谬也。然今人但言男子之疝，而全不知妇人之疝，殊失之矣。

一、疝气所属，本非一经。如《内经》所云：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督脉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又曰：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又曰：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癫疝。又曰：邪在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又曰：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又如心肝脾肺肾五疝之脉，各有所辨，此《素问》言诸经之疝也。又经筋等篇言足阳明之筋，病痿疝腹筋急；足太阴之筋，病阴器纽痛，下引脐，两胁痛；足厥阴之筋，病阴器不用等义，此《灵枢》言诸经之疝也。自张子和云疝有七，前人论者甚多，其非《灵枢》《素问》《铜人》之言，予皆不取；乃引《灵枢》之论曰：足厥阴之筋，聚于阴器。故阳明与太阴之筋，皆会于阴器。惟厥阴主筋，故为疝者，必本之厥阴。此子和之意，以疝为筋病，而筋主于肝，故谓疝必厥阴，似亦有理，而实则不然。观《内经》诸论之如前者，谓非《灵》《素》之言，而子和皆不可取乎？且筋虽主于厥阴，然散见诸经，即为诸经之筋矣。若病在诸经，固可因筋而废经乎？矧如《厥论》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合也。又《痿论》曰：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此亦可以不取乎？然则小腹前阴之经，则厥阴、少阴、太阴、阳明、少阳、太阳，以至冲、任、督脉皆有所涉。今考《铜人经》治疝之法，则诸经皆有俞穴，若谓止属厥阴，则诸经皆可废矣。即子和亦历指诸经之穴，谓诸穴虽亦治疝，然终非受疝之地，此说何也？自后丹溪遂因子和之言，谓经有七疝，寒、水、筋、血、气、狐、癫也，专主肝经，与肾经无相干。再至戴原礼，又因丹溪之说，云疝本属厥阴之一经，余尝见俗说小肠、膀胱下部气者，皆妄言也。呜呼！此等议论，皆后学逞亿之见，果堪信乎？果堪法乎？医失真传，类多如此，故非《灵》《素》《铜人》之言，余诚不敢取也。今录《铜人》治疝穴法，条列后章，以便后人用证。

一、疝气之病，有寒证，亦有热证，然必因先受寒湿，或犯生冷，以致邪聚阴分，此其肇端之始，则未有不因寒湿而致然者。及其病郁既久，则郁而成热者有之；或以阳脏之人，火因邪聚，而湿热相资者亦有之，故在《内经》言疝，则寒热皆有所论。如曰：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癫癃疝也。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曰：太阳、太阴、阳明之胜复，皆有疝气，是皆言疝之寒也。又如曰：脾风传肾，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曰：足厥阴之筋，病阴器不用，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是皆言疝之热也。此《内经》之言寒言热，未尝偏废者如此。

观丹溪曰：自《素问》而下，皆以为寒，盖寒主收引，经络得寒则引而不行，所以作痛者。然亦有踢冰、涉水，终身不病此者，无热在内故也。大抵此证始于湿热在经，郁而至久，又得寒气外来，不得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论，恐未为备。此丹溪之论如此，故其治多从火而倍用山栀、黄檗之属，余则不能无言也。观《内经》之

言疝者如前，原非只作寒论，第言寒者较多于热，亦自疝家之正理，不可易也。矧疝以寒邪入经，所以为痛，及其久也。方为郁热，使其始不受寒，何由致疝，此寒为本而热为标也。若谓始于湿热在经，又得邪气外来，所以作痛，则反以热为本，而寒为标矣，岂其然乎？至若踢冰、涉水，终身不痛者，此虽有贵贱之分，久暂之异，然必以阳气内实，而寒不能犯者有之。若谓无热在内，故寒自不入，又岂其然乎？此致病之因，有不得不辨也。是以《内经》之论，凡至切至当者，胡可弗遵，后世之谈，其多凿多偏者，安庸尽信？

再若治此之法，固不可必其为寒，又不可必其为热。但治初受之邪，必当以温经散寒，行气除湿为主。切不可早用寒凉，致留邪气，则遗害非浅。及其久也，则有始终以寒者，有因寒郁热者，有元阳受伤而虚陷日甚者，但当察其形气病气，因病制方。若果有热证热脉显然外见者，方可治以寒凉。如无热证可据，而执云大抵疝由湿热，则无者生之，有者甚之矣。此习俗之通弊，有不可不鉴也。

论　治（共十一条）

凡治疝之法，当察所由，此虽以受寒受湿，因而成疝，然或以色欲，或以劳损，或以郁怒，或以饮食酒湿之后，不知戒慎，致受寒邪，则以阴求阴，流结于冲任血气之海，而下归阴分，遂成诸疝。故其为病，则有遇寒而发者，有郁久成热，遇热而发者。有郁则气逆，遇郁怒而发者。有湿因寒滞，遇湿而发者。有疲极则伤筋，遇劳苦而发者，有虚邪在少阴、厥阴，遇色欲而发者。有饮食之湿在阳明、太阴，遇酒酪而发者。至其久也，则正气陷而不举，邪气留而不去，而为癥、为木，难于愈矣。故治此者，必当因其所因，辨而治之，则无不随手可愈。若茫然混然，徒执一偏之见，而至老不瘥者，即与之谈，终无益也。

一、治疝必先治气，故病名亦曰疝气，非无谓也。盖寒有寒气，热有热气，湿有湿气，逆有逆气，气在阳分则有气中之气，气在阴分则有血中之气。凡气实者，必须破气；气虚者，必须补气。故治疝者，必于诸证之中，俱当兼用气药。

一、疝之暴痛或痛甚者，必以气逆，宜先用荔香散。气实多滞者，宜《宝鉴》川楝散，或天台乌药散。非有实邪而寒胜者，宜暖肝煎主之。

一、寒疝最能作痛，多因触冒寒邪，或犯生冷所致。凡喜暖畏寒，脉弦细，鼻尖手足多冷，大小便无热之类，皆是也。寒微者，宜荔香散、暖肝煎、肾气丸、神应散、丁香楝实丸之类主之。寒甚者，宜《医林》四神丸、百一选方、十补丸、胡芦巴丸、沉香桂附丸之类主之。一法以五积散加盐炒吴茱萸、小茴香各一钱，姜五片，葱白五寸，同煎，空心热服，大治气痛不可忍。

一、热疝大能作痛，凡火邪聚于阴分而为痛者，必有热证热脉，或大便秘结，或小水热闭不通，或为胀为满而烦热喜冷者是也。宜大分清饮，或茴陈饮加茴香、川楝子之类。或以加味通心饮、葵子汤之类主之。又有肾本不虚，而肝经湿热火旺，茎中作痛，筋急缩，或痛，或痒，或肿，或挺纵不收，白物如精，随溺而下者，此筋疝也，宜龙胆泻肝汤主之。

一、湿疝多为重坠胀满，然亦有痛者，宜以前寒热证参而治之。有不痛而久坠不愈者，是即癥疝之属，单宜治湿理气。以加味五苓散，或《局方》守效丸，或苍术散，或三层茴香丸之属主之。一云凡治癥疝，非断房事、厚味，不能取效。

一、疝病遇酒而发者，多因湿热，当先去其湿。湿而热者，大分清饮加茴香、川楝之属。湿兼寒者，宜加味五苓散主之，或以葛花解酲汤加减用之。

一、血结少腹间者，是为血疝，但察其非气、非食，小腹鞕而有形，大便秘结而黑，小水利者，必血积血疝之属。宜桃仁膏，或桃仁煎，或玉烛散之类下之。

一、疝遇色欲而发者，是必阴虚之属。若阴虚兼动相火者，宜以六味地黄汤加黄

檗、知母、山栀、茴香、川楝之类主之。若阴虚无火，或兼寒痛精虚者，宜理阴煎，或八味地黄汤加茴香、枸杞之类，或用暖肝煎主之。

一、疝久者必多虚证，或以元气本虚而偶患者，亦有虚证，或不耐劳苦而微劳即发者，亦有虚证，当以脉证辨之。凡治虚疝，当察其虚在阴分，或在阳分。阴虚者，轻则暖肝煎、八味地黄汤。甚则理阴煎、补阴益气煎之类，酌而用之。阳虚者，宜温胃饮、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之类主之。若阳虚至甚者，必用桂、附、椒、姜，或以六味回阳饮之类主之。若虚中挟滞者，宜以前法为主，而加以疏导之药。如川楝、茴香、枳实、山查、栀子之属，酌其宜而佐用之。

一、疝有邪实当下者，详后条张子和论中。

述　古（共八条）

《巢氏病源》曰：诸疝者，阴气积于内，复为寒气所加，使营卫不调，气血虚弱，故风冷入其腹内而成疝也。疝者，痛也。或小腹痛，不得大小便；或手足厥冷，绕脐痛，自汗；或冷气逆上抢心腹，令心痛；或里急而腹痛，此诸候非一，故云诸疝也。

许学士云：大抵此疾虽因虚得之，不可以虚而骤补。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故必先涤所蓄之热，然后补之。是以诸方多借巴豆气者，盖谓此也。

刘宗厚云：谨按疝证虽始为因虚而得，必邪实迫痛而未下者，故当先泻而后补也。至有虚甚迫痛，上为呕逆，或下有遗精者，此邪实正虚之甚矣，此欲不补可乎？但恐补之则无益，泻之则气转陷，幸而获生者，鲜矣。

陈无择曰：经云七疝、诸疝等义，更不见名状，但有寒疝、癫疝、狐疝而已。唯《大奇论》列五脏脉为五疝者如前。大抵血因寒泣则为瘕，气因寒聚则为疝。但五脏脉理不同，不可不辨。且肾脉本沉，心脉本滑，受寒则急，于理乃是。肝脉本弦，肺脉本涩，并谓之沉，未为了义。又脾不出本脉，但云急为疝，亦文义之缺也。凡云急者，紧也，紧为寒，亦可类推。且贼风入腹亦为疝，冒暑履湿皆能为疝，当随四气改易急字，风则浮弦，暑则洪数，湿则缓细，于理始明。要知疝虽兼脏气，皆外所因也，寒泣、风散、暑郁、湿著、绞刺击搏，无有定处，仓卒之际，痛不堪忍，世人称为横弦、竖弦、膀胱小肠气、贼风入腹等，名义不同，证状则一。

张子和曰：《内经》曰：木郁则达之。达谓吐也，令条达其气也。肝之积，本当吐者，然观其病之上下，以顺为贵。仲景所谓上宜吐，下宜泻者，此也。敢列七疝图于下，以示后之君子，庶几有所凭藉者焉。

寒疝：其状囊冷，结硬如石，阴茎不举，或控睾丸而痛。得于坐卧湿地，或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坐卧砖石，或风冷处使内过劳，宜以温剂下之，久而无子。

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搔出黄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声。得于饮水、醉酒，使内过劳，汗出而遇风寒湿之气，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为卒疝，宜以逐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状阴茎肿胀，或溃，或脓，或痛而里急筋缩，或茎中痛，痛极则痒，或挺纵不收，或白物如精，随溲而下。久而得于房室劳伤，及邪朮所使，宜以降心之剂下之。

血疝：其状如黄瓜，在少腹两旁，横骨两端约中，俗云便痈。得于重感春夏大燠，劳动使内，气血流溢，渗入脬囊，留而不去，结成痈肿，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剂下之。

气疝：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或因号哭忿怒，则气郁之而胀，怒哭号罢，则气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针出气而愈者；然针有得失，宜以散气之药下之。或小儿亦有此疾，俗曰偏气。得于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阴痿精怯，强力入房，因而有

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筑宾一穴灸之。

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狐，昼则出穴而溺，夜则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来，正与狐相类也。亦与气疝大同小异，今人带钩铃是也。宜以逐气流经之药下之。

癫疝：其状阴囊肿缒，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气卑湿所生，故江淮之间，湫塘之处，多感此疾。宜以去湿之药下之。女子阴户突出，虽以此类，乃热则不禁固也，不可便谓虚寒而涩之，燥之、补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坚之。王太仆曰：阳气下坠，阴气上争，上争则寒多，下坠则筋缓，故睾垂纵缓，因作癫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后，可调则调，可补则补，各量病势，勿拘俗法。经所谓阴盛而腹胀不通者，癫癃疝也。不可不下。

刘宗厚曰：按子和所论，病本经络之原，至为详尽，但七疝名固不同，治法当异，然俱用攻下之法，愚切疑焉。虽钱仲阳亦曰：肝为相火，有泻无补；丹溪有曰：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夫厥阴一经受疝，宜通勿塞固宜，亦当视其浅深而行之可也。况有邪气客于膀胱、小肠之经者；若干于少阴肾经，则宜通勿塞之法，可例用乎？

愚谓子和七疝之治，虽各有不同，然无非用下，则不能无偏。故刘宗厚、徐用诚皆疑而议之，亦谓其太过耳。非谓尽不可用也。再观丹溪之法，则曰治疝大不宜下，是又相左之甚矣。余因考子和治按，如治蔡参军，因坐湿地，疝痛不堪，用导水丸下之而愈。又治一人因疟渴，过饮浆水病疝，医进姜附，为燥热所壅，以致阴囊重坠，大如升斗，乃先以导水丸，后用猪肤散，大下之而愈。又治一夫病卒疝，赤肿大痛，数日不止，诸药如石投水，遂以导水丸，次以通经散，大下之而愈。若此类者，岂皆不可下乎？故但宜酌其虚实缓急，如或为邪热所闭，或以少年暴疾，或以肿硬赤痛之极者，则如导水丸、三花神祐丸、禹功散之类，皆所当用。盖邪盛而急，势不可当，有非行气利水等剂所能及者，则不得不攻，此子和之法。亦自有必不可废者，是不可不察也。

《辨疑录》云：治疝者，每用五苓散内加行气之药，获效者多。按药性，猪苓、泽泻分理阴阳，以和心与小肠之气，白朮调脾，并利脐腰间湿及死血，茯苓淡利膀胱水，桂能伐肝邪，茴香善治小肠之气，金铃子、橘核去膀胱之气，槟榔下气，少加木通以导引小肠之邪，屡用屡验。

诸经治疝灸法

足阳明经：气冲、归来、水道、阴市、大巨、陷谷。

足太阴经：冲门、府舍、阴陵泉、三阴交。

足太阳经：肝俞、次髎、合阳、承山、金门。

足少阴经：肓俞、四满、阴谷、筑宾（治小儿胎病）、交信、太溪、照海、然谷。

足厥阴经：急脉、曲泉、中都、蠡沟、中封、太冲、行间、大敦。

足少阳经：五枢、肩井、丘墟。

督脉：命门、长强。

任脉：曲骨、中极、关元、石门、气海、阴交。

一法：于关元两旁相去各三寸青脉上，灸七壮即愈。左灸左，右灸右，用验。

一法：令病者合口，以草横量两口角为一摺，照此再加二摺，共为三摺，屈成三角如△样，将上角安脐中心，两角安脐下两旁，当下两角处是穴，左患灸右，右患灸左；左右俱患，即两灸之。艾柱如麦粒，灸十四壮或二十一壮即安。

一、阑门穴　在阴茎根两旁各开三寸是穴，针一寸半，灸七壮，治木肾偏坠。按：此即奇俞中泉阴穴。《千金翼》云：在横骨旁三寸，治癫卵偏大，灸百壮，三报之。

一、外陵穴　在脐左右各开一寸半，灸疝立效，永不再发，屡用屡验。

一、风市穴　在膝上七寸外侧两筋间。又取法：令正身平立，直垂两手着腿，当中指尽处陷中是也。针五分，灸七壮。《千金》云：灸百壮，重者，五六百壮。治疝气，外肾肿，小肠气痛，腹内虚鸣，此风痹疼痛之要穴。

熨治法

严氏云：用食盐半斤，炒极热，以故帛包熨痛处。

一法、用泥葱白一握，置脐中，上用熨斗熨之。或上置艾灼之，妙。或以葱白为一束，去须、叶，切为寸厚葱饼，烘热置脐上，仍以熨斗熨之，尤便而妙。

疝气论列方

荔香散（新因二八）　川楝散（和三二六）　加味通心饮（寒三三）　暖肝煎（新热十五）　理阴煎（新热三）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葛花解酲汤（和一二四）　温胃饮（新热五）　肾气丸（热一七七）　归脾汤（补三二）　加味五苓散（和一八四）　玉烛散（攻二四）　五积散（散三九）　丁香楝实丸（热一七九）　苍术散（和三二八）　葵子汤（寒一二四）　天台乌药散（和三二九）　桃仁煎（攻三九）　桃仁膏（和三百三十）　茵陈饮（新寒八）　《百选》十补丸（热一七四）　神应散（热一七五）　守效丸（和三三一）　《医林》四神丸（热一五三）　神佑丸（攻四八）　禹功散（攻四一）　三层茴香丸（热一八一）　导水丸（攻七一）　胡芦巴丸（热一七八）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大分清饮（新寒五）　沉香桂附丸（热百十一）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论外备用方

荔核散（和三二七　气疝）　祛痛散（和七一　气逆）　木香导气丸（因二七六）　降椒酒（和二三八　风湿）　苦楝丸（热百八十　奔豚）　加减柴苓汤（和一九三　湿疝寒热）　蟠葱散（热百十　寒滞）　羊肉汤（热一七六　寒疝）　疝气神方（因二七二　二七四）　去铃丸（因二七七）　夺命丹（热一八二　阴寒）　当归羊肉汤（热一七六　寒疝）　川楝丸（因二七五　寒滞）　固元丹（固三一　虚寒）　湿疝阴丸作痛（因二七九）

脱肛

论证

大肠与肺为表里，肺热则大肠燥结，肺虚则大肠滑脱，此其要也。故有因久泻、久痢，脾肾气陷而脱者。有因中气虚寒，不能收摄而脱者。有因劳役吐泻，伤肝脾而脱者。有因酒湿伤脾，色欲伤肾而脱者。有因肾气本虚，关门不固而脱者。有因过用寒凉，降多亡阳而脱者。有因湿热下坠而脱者。然热者必有热证，如无热证。便是虚证。且气虚即阳虚，非用温补多不能效。凡小儿元气不实者，常有此证。故陈自明曰：大肠虚寒，其气下陷，则肛门翻出；或因产努力，其肛亦然，是诚确见之论。

论治

《内经》曰：下者举之：徐之才曰：涩可去脱，皆治脱肛之法也。故古人之治此者，多用参、芪、归、朮、川芎、甘草、升麻之类以升之补之，或兼用北五味、乌梅之类以固之涩之，仍外用薰洗收涩之药，则无有不愈。凡中气微虚而脱者，宜四君子汤，或五味异功散。中寒吐泻而脱者，五君子煎，或温胃饮。泻痢不止而滑脱者，胃关煎，或加乌梅、北五味、文蛤、木香之属以佐之。脾虚下陷而脱者，补中益气汤，或举元煎。阴虚肝肾不足而下陷者，补阴益气煎。阴中阳虚而脱者，理阴煎，或大补元煎。以上诸证，凡虚中挟火，或热赤，或肿痛，宜用补中益气汤加黄连、黄芩、槐花之类加减

治之。然必真有火证火脉，方可酌用寒凉。若非实火，则大忌苦寒。以防其沉降败脾也。若妇人产后用力太过，肛门脱出者，宜六物煎加升麻，或用殿胞煎加人参。仍须用温热汤洗而收之。若湿热下坠，疼痛脱肛甚者，抽薪饮、大分清饮；微者，约营煎。

述 古

薛立斋曰：脱肛属大肠气血虚而兼湿热。凡湿热胜者，升阳除湿汤。血热者，四物加条芩、槐花。血虚者，四物加白朮、茯苓。兼痔而痛者，四物加槐花、黄连、升麻。久痢者，补中益气汤加酒炒芍药。中气虚陷者，前汤加半夏、炮姜、五味、茯苓。肾虚者，六味丸。虚寒者，八味丸。

简 易 方

一方　用五倍子末三钱，明矾末二钱，水二碗，煎沸热洗，立收。

一方　治脱肛三五寸者，先用五倍矾汤洗过，次用赤石脂为末，以油纸托上，四围皆掺之，妙。

一方　用桑叶、桃叶煎汤，入矾末，洗之则愈。或以蓖麻子捣膏药贴顶心，则不下脱。

一方　用石灰炒热，以帛包裹，令患人坐其上，冷即易之。

灸脱肛法

长强穴（灸三壮愈）、脐中（随年壮）、百会（灸三壮，治小儿脱肛）。

脱肛论列方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大补元煎（新补一）　温胃饮（新热五）　四物汤（补八）　大分清饮（新寒五）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胃关煎（新热九）　六物煎（新因二十）　升阳除湿汤（和一七九）　举元煎（新补十七）　六味丸（补百二十）　五味异功散（补四）　理阴煎（新热三）　殿胞煎（新因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抽薪饮（新寒三）　约营煎（新寒二十）

论外备用方

缩砂散（因二八四　伏热）　伏龙肝散（因二八八　擦敷）　真人养脏汤（和一九四）　蟠龙散（因二八七　擦敷）　薰洗熨法（因二百八十、二八一）　参朮芎归汤（因二八二　气虚）　凉血清肠散（因二八三　血热）　诃子人参汤（因二八五　虚陷）

---

〔1〕“疝”原作“病”，据《儒门事亲》改。

卷之三十四天集

杂 证 谟

癫狂痴呆

经 义

《宣明五气篇》曰：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癫疾，搏阴则为喑。

《生气通天论》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调经论》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

《通天篇》曰：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

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本神篇》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

《脉解篇》曰：太阳所谓甚则狂癫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癫疾也。阳明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弃衣而走也。

《阳明脉解篇》：帝曰：足阳明之脉，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故妄走也。

《病能论》：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曰：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下气疾也。

《通评虚实论》：帝曰：癫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

《大奇论》曰：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二阴急为痫厥。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心脉缓甚为狂笑，微涩为癫疾。肺脉急甚为癫疾。肾脉急甚为骨癫疾。

《奇病论》曰：帝曰：人生而有病癫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

《寒热病篇》曰：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

《癫狂篇》曰：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取手太阳、阳明、太阴，血变而止。癫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血变而止。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而止。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者，骶骨也。骨癫疾者，颇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悗，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筋癫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者，不治。脉癫疾者，暴仆，四肢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挟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呕多沃沫，气下泄者，不治。癫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以上俱言癫疾。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阴、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狂始生，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颇。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太阳、阳明；后取手太阴、太阳、阳明。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以上俱言狂证。

《长刺节论》曰：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止。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已止。

《二十难》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

《五十九难》曰：狂癫之病，何以别之？然：狂疾之始发，少卧而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倨贵也。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是也。癫疾始发，意不乐，僵仆直视，其脉三部俱盛是也。

论 证（共二条）

癫狂之病，病本不同。狂病之来，狂妄之渐而经久难已；癫病之至，忽然僵仆而时作时止。狂病常醒，多怒而暴；癫病常昏，多倦而静。由此观之，则其阴阳寒热，自有冰炭之异。故《难经》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义可知也。后世诸家，有谓癫狂之病，大概是热，此则未必然也。此其形气脉气自亦有据，不可不辨察阴阳，分而治之。

一、癫，即痫也，观《内经》所言癫证甚详，而痫则无辨。即此可知。后世有癫痫、风痫、风癫等名，所指不一，则徒滋惑乱，不必然也。又如《别录》所载五痫，曰马痫、牛痫、猪痫、羊痫、鸡痫者，即今人之谓羊痫、猪痫也。此不过因其声之相似，遂立此名。可见癫痫无二，而诸家于癫证之外，又有痫证，诚属牵强，无足凭也。又《千金方》有风痫、惊痫、食痫，及阴痫、阳痫之说，皆所当辨，并列后条。

论 治（共五条）

凡狂病多因于火。此或以谋为失志，或以思虑郁结，屈无所伸，怒无所泄，以致肝胆气逆，木火合邪，是诚东方实证也。此其邪乘于心，则为神魂不守；邪乘于胃，则为暴横刚强。故治此者，当以治火为先，而或痰或气，察其甚而兼治之。若止因火邪，而无胀闭热结者，但当清火，宜抽薪饮、黄连解毒汤、三补丸之类主之。若水不制火，而兼心肾微虚者，宜朱砂安神丸，或服蛮煎、二阴煎主之。若阳明火盛者，宜白虎汤、玉泉散之类主之。若心脾受热，叫骂失常，而微兼闭结者，宜清心汤、凉膈散、三黄丸、当归龙荟丸之类主之。若因火致痰者，宜清膈饮、抱龙丸、生铁落饮主之。甚者宜滚痰丸。若三焦邪实热甚者，宜大承气汤下之。若痰饮壅闭，气道不通者，必须先用吐法，并当清其饮食。此治狂之要也。

一、癫病多由痰气。凡气有所逆，痰有所滞，皆能壅闭经络，格塞心窍，故发则旋晕僵仆，口眼相引，目睛上视，手足搐搦，腰脊强直，食顷乃苏。此其候病候已者，正由气之候逆候顺也。故治此者，当察痰察气，因其甚者而先之；至若火之有无，又当审其脉证而兼为之治也。气滞者，宜排气饮、大和中饮、四磨饮，或牛黄丸、苏合丸、《集成》润下丸之类主之。痰盛者，宜清膈饮、六安煎、二陈汤、橘皮半夏汤，或抱龙丸、朱砂滚涎丸之类主之。兼痰兼火者，宜清膈饮、朱砂安神丸、丹溪润下丸之类主之。痰逆气滞之甚者，必用吐法。吐后随证调理之。

一、癫痫证无火者多。若无火邪，不得妄用凉药，恐伤脾气，以致变生他证。且复有阴盛阳衰及气血暴脱，而绝无痰火气逆等病者，则凡四君、四物、八珍、十全大补等汤，或干姜、桂、附之类，皆所必用，不得谓癫痫尽属实邪，而概禁补剂也。若真阴大损，气不归根，而时作时止，昏沉难愈者，必用紫河车丸，方可奏效。其有虚中挟实，微兼痰火不清，而病久不愈者，《集验》龙脑安神丸最得其宜，随证增减，可为法也。

一、痴呆证，凡平素无痰，而或以郁结，或以不遂，或以思虑，或以疑贰，或以惊恐，而渐致痴呆。言辞颠倒，举动不经，或多汗，或善愁，其证则千奇万怪，无所不至。脉必或弦或数，或大或小，变易不常。此其逆气在心或肝胆二经，气有不清而然。但察其形体强壮，饮食不减，别无虚脱等证。则悉宜服蛮煎治之，最稳最妙。然此证有可愈者，有不可愈者，亦在乎胃气元气之强弱，待时而复，非可急也。凡此诸证，若以大惊猝恐，一时偶伤心胆，而致失神昏乱者。此当以速扶正气为主，宜七福

饮，或大补元煎主之。

一、小儿无狂证，惟病癫者常有之。凡小儿之病，有从胎气而得者，有从生后受惊而得者。盖小儿神气尚弱，惊则肝胆夺气而神不守舍，舍空则正气不能主，而痰邪足以乱之。故凡治小儿之惊痫，必须先审正气，然后察其病邪，酌宜治之。诸法俱载小儿门，所当详究。

述　古（共四条）

《千金方》云：小儿之痫有三，风痫、惊痫、食痫也。风痫缘衣暖汗出，风因入也。初时先屈指如数，乃作。惊痫起于惊悸，大啼乃作。食痫其先不哺乳，而变热后发。或先寒后热者，皆食痫也。又云：病先身热，掣纵，惊啼叫唤，而后发痫。脉浮者，为阳痫。病在六腑外，在肌肉，犹易治也。病先身冷，不惊掣，不啼叫，而病发时脉沉者，为阴痫。病在五脏内，在骨髓，难治也。

陈无择云：夫癫痫病，皆由惊动，使脏气不平，郁而生涎，闭塞诸经，厥而乃成。或在母胎中受惊，或幼小感风寒暑湿，或饮食不节，逆于脏气而成。盖忤气得之外，惊恐得之内，饮食属不内外，三因不同，忤气则一。

愚谓此二家之说，虽若切当，然风寒外感，自有表证，饮食内伤，是有里证，俱未必乱神。若此而癫痫为病，则忽尔昏厥，此其病则专在心经，以及肝胆二脏，又非风寒饮食所能顿病若此者。且风痫之义，本以木邪所属为言，亦非外感之谓，即有外感，或有饮食，亦无非因惊因恐相兼为病耳，若以三因并列之，则有未必然也。

张子和曰：肝屡谋，胆屡不决，屈无所伸，怒无所泄，肝木胆火随炎入心，心火炽亢，神不守舍，久逆而成癫狂，一因也。有思虑过多，脾伤失职，心之官亦主思，甚则火炽，心血日涸，脾液不行，痰迷心窍，以致癫狂，二因也。

丹溪曰：大法行痰为主，黄连、南星、瓜蒌、半夏，寻火寻痰，分多少而治，无不愈。有热者，以凉药清其心。有痰者，必用吐法。吐后，用东垣安神丸及平肝之药，青黛、柴胡、川芎之类。

简　易　方

一方　治狂，邪触发无时，披头大叫，但欲杀人，不避水火者。用苦参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滚汤或清茶送下。

灸　法

间使（五壮）、人中（用小炷灸之）、骨骶（二十壮）。

两手足大拇指，以二指并缚一处，灸爪甲角七壮。须于甲肉之半，令其四处着火。

癫狂论列方

抽薪饮（新寒三）　白虎汤（寒二）　四君子汤（补一）　清心汤（寒三四）　清膈煎（新寒九）　大补元煎（新补一）　排气饮（新和六）　六安煎（新和二）　大和中饮（新和七）　抱龙丸（小八五）　滚痰丸（攻七七）　紫河车丸（小百七）　二陈汤（和一）　三黄丸（攻六八）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苏合丸（和三七一）　牛黄丸（和三六五）　当归龙荟丸（寒一六七）　八珍汤（补十九）　四物汤（补八）　朱砂安神丸（寒一四二）　七福饮（新补七）　玉泉散（新寒十五）　朱砂滚涎丸（攻七八）　二阴煎（新补十）　凉膈散（攻十九）　橘皮半夏汤（和十三）　三补丸（寒一六二）　四磨饮（和五二）　丹溪润下丸（和百十六）　服蛮煎（新寒十九）　吐法（新攻一）　《集成》润下丸（和百十七）　生铁落饮（寒七七）　大承气汤（攻一）　黄连解毒汤（寒一）　《集验》龙脑安神丸（和一四七）

论外备用方

正心汤（补八一　心虚主热）　宁心丸（补百十四　养心神）　辰砂妙香散（固

十五） 抱胆丸（和三五七 惊气结） 宁志丸（和三百六十 心风养神） 人参琥珀丸（和三六一 养心安神） 归神丸（和三五九 神不守舍） 神应丹（和三六三 镇惊痰） 五痫神应丸（和三六四） 《秘方》半夏丸（和三六二 风痰） 辰砂丸（和三五八 痰气结） 琥珀寿星丸（和百十三 痰痫） 五生丸（热九六 寒痰） 犀角丸（攻九一 风痰） 牛黄清心丸（攻三五 实热）

癃 闭

经 义

《灵兰秘典论》曰：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宣明五气篇》曰：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

《生气通天论》曰：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口问篇》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

《本输篇》曰：三焦者，足少阳太阴[1]之所将，太阳之别也，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

《奇病论》曰：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详死生门八）

《玉机真藏论》：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气厥论》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

《经脉篇》曰：肝所生病者，遗溺闭癃。足少阴之别，实则闭癃。

《骨空论》曰：督脉为病，癃痔遗溺。

《厥论》曰：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胕内热。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肾脉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

《痹论》曰：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经脉篇》曰：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实则闭癃，虚则腰痛。

《阴阳类论》曰：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肢别离。

《至真要大论》曰：太阳之胜，隐曲不利，互引阴股。岁太阴在泉，少腹痛肿，不得小便。

《五常政大论》曰：涸流之纪，其病癃闭，邪伤肾也。

《六元正纪大论》曰：阳明司天之政，民病癃闭。

《标本病传》曰：大小不利者，治其标。

《热病篇》曰：癃，取之阴跷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癫狂篇》[2]曰：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与骶上以长针。

论 证（共三条）

小水不通，是为癃闭，此最危最急证也。水道不通，则上侵脾胃而为胀，外侵肌肉而为肿，泛及中焦则为呕，再及上焦则为喘，数日不通则奔迫难堪，必致危殆。今人一见此证，但知利水，或用田螺麝脐之法，而不辨其所致之本，无怪其多不治也。

凡癃闭之证，其因有四，最当辨其虚实。有因火邪结聚小肠膀胱者，此以水泉干涸，而气门热闭不通也。有因热居肝肾者，则或以败精，或以槁血，阻塞水道而不通也；若此者，本非无水之证，不过壅闭而然，病因有余，可清可利，或用法以通之，是皆癃闭之轻证也。惟是气闭之证，则尤为危候。然气闭之义有二焉：有气实而闭者，有气虚而闭者。夫膀胱为藏水之腑，而水之入也。由气以化水，故有气斯有水；水之出

也，由水以达气，故有水始有溺。经曰：气化则能出矣。盖有化而入，而后有化而出；无化而出，必其无化而入，是以其入其出，皆由气化，此即本经气化之义，非单以出者言气化也。然则水中有气，气即水也；气中有水，水即气也。今凡病气虚而闭者，必以真阳下竭，元海无根，水火不交，阴阳否隔，所以气自气，而气不化水，水自水，而水蓄不行。气不化水，则水腑枯竭者有之；水蓄不行，则浸渍腐败者有之。气既不能化，而欲强为通利，果能行乎？阴中已无阳，而再用苦寒之剂，能无甚乎？理本甚明，何知之者之不多见也？至若气实而闭者，不过肝强气逆，移碍膀胱，或破其气，或通其滞，或提其陷，而壅者自无不去。此治实者无难，而治虚者必得其化，为不易也。故凡临此证，不可不详辨其虚实。

一、仲景曰：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此误认关格之义也，详见关格门。

论　治（共七条）

一、火在下焦，而膀胱热闭不通者，必有火证火脉，及溺管疼痛等证，宜大分清饮、抽薪饮、益元散、玉泉散，及绿豆饮之类以利之。若肝肾实火不清，或遗浊，或见血者，大都清去其火，水必自通，前法俱可通用。

一、气闭证，当分虚实寒热而治之。

凡气实者，气结于小肠膀胱之间而壅闭不通，多属肝强气逆之证。惟暴怒郁结者多有之，宜以破气行气为主。如香附、枳壳、乌药、沉香、茴香之属，兼四苓散而用之。若气陷于下，药力不能骤及者，当即以此药多服，探吐以提其气，使气升则水自降也。有痰气逆滞不通者。即以二陈汤、六安煎之类探吐之。有热闭气逆者，及以大分清饮探吐之。有气实血虚而闭者，用四物汤探吐之。凡气实等证，无如吐之妙者，譬之滴水之器，闭其上窍，则下窍不通，开其上窍，则下窍必利。盖有升则有降，无升则无降，此理势之使然也。

凡气虚而小便闭者，必以素多斫丧，或年衰气竭者，方有此证。正以气有不化，最为危候，不易治也。然凡病此者，必其有渐，但觉小便短少，或便时费力，便当留心速治。若待其剧，恐无及也。但治此者，亦当辨其脏气之寒热。若素无内热之气者，是必阳虚无疑也。或病未至甚，须常用左归、右归、六味、八味等汤丸，或壮水以分清，或益火以化气，随宜用之，自可渐杜其原。若病已至甚，则必用八味丸料，或加减《金匮》肾气汤大剂煎服，庶可挽回。或疑桂附辛热不敢轻用，岂知下元阳气亏甚，得寒则凝，得热则行。舍此二者，更有何物可以直达膀胱而使水因气化也？若气虚下陷，升降不利者，宜补中益气汤主之，或即用此汤探吐之，最妙。若素禀阳脏内热，不堪温补，而小便闭绝者，此必真阴败绝，无阴则阳无以化，水亏证也。治宜补阴抑阳，以化阴煎之类主之。或偏于阳亢而水不制火者，如东垣之用滋肾丸亦可，但此即火证之属耳。

一、大小便俱不通者，必先通其大便，则小便自通矣，宜八正散之类主之。

一、久服桂附之属，以致水亏阳亢，而小便不通者，宜解毒壮水，以化阴煎之类主之。甚者，以黄连解毒汤加分利滋阴等药亦可。然尤惟绿豆饮为解毒之神剂。其有因久服阳药，作用过多，火本不盛，单由水亏者，非六味地黄汤大剂滋之不可也。

一、服分利既多，而小水愈不通者，此必下竭之证。察其水亏者，必须大补真阴；火虚者，必须峻补阳气，气达水行，其便自调。不可见其假实，恣意疏通，此与榨干汁、沸枯油者何异？致令竭者愈竭，鲜不危矣。

一、膀胱无水等证，有因泄泻，水归大肠而小水不通者，此当但治泄泻，泄泻止而水自利也。有因大汗多汗，气从汗泄而小水不利者。此当调治营卫，表气收而小便自利也。有虚劳亡血伤精，水随液去，五内枯燥而小水不利者。此当调补真阴，血气

渐充而小水渐利也。凡此数者，皆膀胱无水枯涸之证。水泉既涸，故不可再加分利。内惟泄泻证亦有可分利者，然亦不过十之三耳。诸如此者，当于各门详察治之，皆非有水不通而为癃闭之类也。

一、怀妊之妇，每有小便不通者，此以胎气下陷，溺孔被压而然。多以气虚不能举胎所致，宜八珍汤，补中益气汤之类主之。若临盆之际，胎压膀胱而小便不通者，宜以手指托起其胎，则小水自出。

通闭方法

凡治小水闭塞不通，危急之甚，诸药不效者。速寻白菊花根捣烂，用生白酒冲和，取酒汁温而饮之，神效。按此方或白花者一时难得，即不拘何色，但以家菊根代之，亦必无不效。一法治膀胱有溺，或因气闭，或因结滞阻塞，不能通达，诸药不效，危困将死者，用猪溲胞一个，穿一底窍，两头俱用鹅翎筒穿透，以线扎定，并缚住下口根下出气者一头，乃将溲胞吹满，缚住上窍，却将鹅翎尖插入马口，解去根下所缚，手捻其胞，使气从尿管透入膀胱，气透则塞开，塞开则小水自出，大妙法也。

一、通塞法：凡败精干血，或溺孔结垢，阻塞水道，小便胀急不能出者。令病人仰卧，亦用鹅翎筒插入马口，乃以水银一二钱徐徐灌入，以手逐段轻轻导之，则诸塞皆通；路通而水自出，水出则水银亦从而喷出，毫无伤碍，亦最妙法也。

一、薰洗通便法：凡偶有气闭，小水不通，胀急危困之极者，速用皂角、葱头、王不留行各数两，煎汤一盆，令病者，坐浸其中，薰洗小腹下体。久之，热气内达，壅塞自开，便即通矣。若系妇人，亦可用葱数茎塞阴户中，外加薰洗，其通尤速。

述　古（共三条）

易老云：寒在胞中，遏塞不入，热在下焦，填塞不便，须用感北方寒水之化，气味俱阴之药，以除其热，泄其闭塞。

东垣治一人，病小便不利，目睛突出，腹胀如鼓，膝已上坚硬，皮肤欲裂，饮食不下，服甘淡渗利之药皆不效。予曰：疾急矣，非精思不能处。思至半夜，曰：吾得之矣！经曰膀胱者，津液之腑，必气化而能出焉。多服渗利之药而痛益甚，是气不化也。启玄子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甘淡气薄者皆阳药，独阳无阴，欲化得乎？遂以滋肾丸群阴之剂投之，再服愈。

丹溪曰：小便不通，有气虚，有血虚，有实热，有痰，有湿，有气结下焦。血气干者，死。

癃闭论列方

抽薪饮（新寒三）　四苓散（和一八七）　八正散（寒百十五）　益元散（寒百十二）　玉泉散（新寒十五）　大分清饮（新寒五）　化阴煎（新寒七）　滋肾丸（寒一六三）　二陈汤（和一）　六味汤（补百二十）　八味汤（补一二一）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黄连解毒汤（寒一）　六安煎（新和二）　四物汤（补八）　《金匮》肾气汤（补一二四）　绿豆饮（新寒十四）　八味丸（补一二一）

论外备用方

地髓汤（和三四五　闭痛）　疏凿饮（和五三　水闭）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阴虚）　五苓散（和一八二）　葱白汤（和三百五十　气闭欲死）　万全木通汤（和三四九　利便）　导赤散（寒一二二）　七正散（寒百十六　火闭）　导水茯苓汤（和六二　闭而肿）　葱熨法（因二九一）　清肺饮子（寒四十　气分热）　黄芩清肺饮（寒三八　气热）　葵子汤（寒一二四　膀胱热）　赤茯苓汤（寒一二三　膀胱热）　《直指》黄芩汤（寒百七　心肺热）　猪苓汤（和一八八　伤寒下后小便不

通）　独蒜通便方（因二八九）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肝火）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三味牛膝汤（寒一二六　茎痛闭）　加味龙胆泻肝汤（寒六四）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虚热）　加味通心饮（寒三三　疝闭）　《良方》龙胆泻肝汤（寒六二）　大连翘饮（寒七八　风热）　小便不通方（因二百九十）

秘　结

经　义

《金匮真言论》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

《气厥论》曰：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

《脉解篇》曰：太阴所谓病胀者，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也。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肾脉微急，为不得前后。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

《五常政大论》曰：涸流之纪，其病痿厥坚下。其病癃闭，邪伤肾也。

《六元政纪大论》曰：不远热则热至，淋閟之病生矣。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燥胜则干。

《至真要大论》曰：太阴司天，病阴痹，大便难，阴气不用，病本于肾。太阳之胜，隐曲不利，互引阴股。少阴之复，隔肠不便。

《宣明五气篇》曰：肾恶燥。

《藏气法时论》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杂病篇》曰：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论　证（共二条）

秘结一证，在古方书有虚秘、风秘、气秘、热秘、寒秘、湿秘等说，而东垣又有热燥、风燥、阳结、阴结之说，此其立名太烦，又无确据，不得其要，而徒滋疑惑，不无为临证之害也。不知此证之当辨者惟二，则曰阴结、阳结而尽之矣。盖阳结者，邪有余，宜攻宜泻者也；阴结者，正不足，宜补宜滋者也。知斯二者，即知秘结之纲领矣。若或疑余之说，而欲必究其详。则凡云风秘者，盖风未必秘，但风胜则燥，而燥必由火，热则生风，即阳结也。岂谓因风而宜散乎？有云气秘者，盖气有虚实，气实者阳有余，阳结也。气虚者阳不足，阴结也，岂谓气结而尽宜破散乎？至若热秘、寒秘，亦不过阴阳之别名耳。再若湿秘之说，则湿岂能秘，但湿之不化，由气之不行耳，气之不行，即虚秘也，亦阴结也。总之，有火者便是阳结，无火者便是阴结。以此辨之，岂不了然？余故曰：凡斯二者，即秘结之纲领也。

一、秘结之由，除阳明热结之外，则悉由乎肾。盖肾主二阴而司开阖，故大小便不禁者，其责在肾，然则不通者，独非肾乎。故肾热者，宜凉而滋之。肾寒者，宜温而滋之。肾虚者，宜补而滋之。肾干燥者，宜润而滋之。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正此之谓。

论　治（共七条）

一、阳结证，必因邪火有余，以致津液干燥。此或以饮食之火起于脾，或以酒色之火炽于肾，或以时令之火蓄于脏，凡因暴病，或以年壮气实之人，方有此证。然必有火证火脉，内外相符者，方是阳结。治此者，又当察其微甚。邪结甚者，非攻不可，宜诸承气汤、神祐丸、百顺丸之类主之。邪结微者，宜清凉饮子、《元戎》四物汤，或黄龙汤、玉烛散之类主之。火盛不解者，宜凉膈散，大黄硝石汤、八正散、大分清饮、大金花丸之类主之。火盛水亏，阴虚而燥者，宜丹溪补阴丸、人参固本丸，或六味地黄加黄檗、知母、麻仁之类主之。

一、阴结证，但察其既无火证，又无火脉，或其人喜热恶冷，则非阳证可知。然

既无邪，何以便结不通？盖此证有二，则一以阳虚，一以阴虚也。凡下焦阳虚，则阳气不行，阳气不行，则不能传送而阴凝于下，此阳虚而阴结也。下焦阴虚，则精血枯燥，精血枯燥，则津液不到而肠脏干槁，此阴虚而阴结也。故治阳虚而阴结者，但益其火，则阴凝自化。宜右归饮、大补元煎、大营煎之类主之。或以人参、当归数钱煎汤，送右归、八味等丸俱妙。治阴虚而阴结者，但壮其水，则泾渭自通。宜左归饮、左归丸、当归地黄饮、五福饮、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二者欲其速行，宜于前法中各加肉苁蓉二三钱，以酒洗去咸，同煎服之，其效尤速。然此等证候，其来有渐，但初觉时，便当加意调理，自无不愈。若待气血俱败，则最难为力，而徒归罪于药之不效，亦何其不智也。以上阴结一证，虽气血之分自当如此。然血虚者，亦必气有不行；气虚者，岂曰血本无恙？大都虚而兼热者，当责其血分；虚而兼寒者，当责其气分，此要法也。第今之世人，但知有热秘，而不知有冷秘，所以《局方》有半硫丸，海藏有已寒丸之类，皆治此之良剂，所当察也。若欲兼温兼补，似不若八味地黄丸及理阴煎之属为更妙。

一、大便本无结燥，但连日或旬日欲解不解，或解止些须而不能通畅，及其既解，则仍无干硬。凡此数者，皆非火证，总由七情、劳倦、色欲，以致阳气内亏不能化行，亦阴结之属也。此当详察脾肾，辨而治之。病在脾者，宜治中焦，以理中汤、温胃饮、五君子煎、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之类主之。病在肾者，宜治下焦，以右归饮、大补元煎、八味地黄汤之类主之。

一、老人便结，大都皆属血燥。盖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则阴虚之渐也。此外则愈老愈衰，精血日耗，故多有干结之证。治此之法无他，惟虚者补之，燥者润之而尽之矣。然亦当辨其虚实微甚，及有火无火，因其人而调理之可也。凡润燥等剂，如导滞通幽汤、苁蓉润肠丸、搜风顺气丸、东垣润肠丸、《卫生》润肠丸、《元戎》四物汤、三仁丸、百顺丸之类，皆可选用。又豕膏为润燥之神剂，最当随宜用之。其有大虚大热者，宜用前阴阳结治法。许学士治年老虚人便秘，只用火麻仁、苏子仁各半，研取汁服之，更煮粥食之，不必服药而秘愈。

一、便闭有不得不通者，凡伤寒杂证等病，但属阳明实热可攻之类，皆宜以热结治法，通而去之。若察其元气已虚，既不可泻，而下焦胀闭又通不宜缓者，但用济川煎主之，则无有不达。

一、元气薄弱之人，凡患伤寒杂证病气不足等病，而有大便不行者，但察其胸腹下焦。若绝无胀实痞塞，急坠欲解等患，此其中本无实邪，即虽十日二十日不解，亦自无妨。切不可因其不便，强为疏导。盖其胃口未开，食饮未进，则全赖中气以为捍御之本。但俟邪气渐退，胃气渐和，则自然通达，无足虑也。若肠脏本无滞碍，而强为通利以泄胃气，遂至主不胜客者有之，邪因而陷者亦有之。此其害受于冥冥之中，而人多不知也。识之！慎之！

一、秘结证，凡属老人、虚人、阴脏人，及产后、病后、多汗后，或小水过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泻之后，多有病为燥结者。盖此非气血之亏，即津液之耗。凡此之类，皆须详察虚实，不可轻用芒硝、大黄、巴豆、牵牛、芫花、大戟等药，及承气、神芎等剂。虽今日暂得通快，而重虚其虚，以致根本日竭，则明日之结必将更甚，愈无可用之药矣。况虚弱之辈，幸得后门坚固，最是寿徵。虽有涩滞，亦须缓治。但以养阴等剂，渐加调理，则无有不润。故病家医家凡遇此类，切不可性急欲速，以自取其败，而致悔无及也。

述　古（共四条）

东垣曰：《金匮真言论》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又云：大便难者，取足少阴。夫肾主五液，津液润则大便如常，若饥饱失节，劳役过度，损伤胃气，及

食辛热味厚之物而助火邪，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结燥。然结燥之病不一，有热燥，有风燥，有阳结，有阴结。又有老年气虚，津液不足而结燥者。治法云：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结者散之。如少阴不得大便，以辛润之。太阴不得大便，以苦泄之。阳结者散之，阴结者温之。仲景曰：小便利而大便硬，不可攻下，以脾约丸润之。食伤太阴，腹满而食不化，腹响然不能大便者，以苦药泄之。如血燥而不能大便者，以桃仁、酒制大黄通之。风结燥而大便不行者，以麻子仁加大黄利之。如气涩而大便不通者，以郁李仁、枳实、皂角仁润之。大抵治病必究其源，不可一概用巴豆、牵牛之类下之，损其津液，燥结愈甚，复下复结，极则以致导引于下而不通，遂成不救。噫！可不慎哉。又曰：凡脏腑之秘，不可一例治，有虚秘，有实秘。实秘者，能饮食，小便赤，麻仁丸、七宣丸之类主之；胃虚而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厚朴汤主之。盖实秘者，物也；虚秘者，气也。

予观此东垣之法，多从治标。虽未有虚实之辨，而用厚朴汤者，此但以有物无物言虚实。谓有物者，当下之。无物者，当行其气耳。而于真阴亏损，邪正之虚实，则所未及。此其法固不可废，亦不可泥也。

丹溪曰：古方有脾约证，制脾约丸。谓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故小便数而大便难者，曰脾约，与此丸以下脾之结燥，肠润结化，津液入胃而愈。然既曰脾约，必阴血枯槁，内火燔灼，热伤元气。故肺受火邪而津竭，必窃母气以自救；金耗则土受木伤，脾失转输，肺失传送，宜大便秘而难，小便数而无藏蓄也。理宜滋养阴血，使阳火不炽，金行清化，脾土清健，津液入胃，则肠润而通矣。今此丸用之热甚而气实，与西北方人禀之壮实者无有不安；若用之东南方人，与热虽盛而气血不实者，虽得暂通，将见脾愈弱而肠愈燥矣。须知在西北以开结为主，在东南以润燥为主。

王节斋曰：若年高人脾虚血燥，易饥易饱，大便燥难，用白芍药、当归各一两，人参七钱，升麻、炙甘草各四钱，山楂、大麦芽、桃仁（去皮尖，另研）各五钱。此老人常服药也。

薛立斋曰：前证属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虚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难耳。法当滋补化源。又有脾约证，成无己曰：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小便数而大便难者是也。宜用脾约丸。阴血枯槁，内火燔灼，肺金受邪，土受木克，脾肺失传，大便秘而小便数者，宜用润肠丸。此乃病气有余之治法也。经云：脾为至阴己土而主阴。然老弱之人，当补中益气以生阴血。又曰：肾开窍于二阴，大小便也。若肾经津涸者，用六味丸，脾肺气虚者，补中益气汤。脾经郁结者，加味归脾汤。气血虚者，八珍汤。若发热作渴饮冷，用竹叶黄芪汤。若膏粱厚味积热者，加味清胃散。

阳结新按

余尝治一少年，素好火酒，适于夏月，醉则露卧，不畏风寒。此其食性脏气，皆有大过人者，因致热结三焦，二便俱闭。余先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如石投水。又用神祐丸及导法，俱不能通，且前后俱闭，危剧益甚。遂仍以大承气汤加生黄二两，芒硝三钱，加牙皂二钱，煎服。黄昏进药，四鼓始通，大便通而后小便渐利。此所谓盘根错节，有非斧斤不可者，即此之类。若优柔不断，鲜不害矣。

阴结新按

朱翰林太夫人，年近七旬，于五月时，偶因一跌，即致寒热。群医为之滋阴清火，用生地、芍药、丹皮、黄芩、知母之属，其势日甚。及余诊之，见其六脉无力，虽头面、上身有热，而口则不渴，且足冷至股。余曰：此阴虚受邪，非跌之为病，实阴证也。遂以理阴煎加人参、柴胡，二剂而热退，日进粥食二三碗；而大便以半月不通，腹且渐胀，咸以为虑，群议燥结为火，复欲用清凉等剂。余坚执不从，谓其如此之脉，如

此之年，如此之足冷，若再一清火，其原必败，不可为矣。经曰：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正此谓也。乃以前药更加姜、附，倍用人参、当归，数剂而便即通，胀即退，日渐复原矣。病起之后，众始服其定见。

秘结论列方

承气汤（攻一） 黄龙汤（攻二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厚朴汤（和三三六） 八正散（寒百十五） 大补元煎（新补一） 凉膈散（攻十九） 大营煎（新补十四）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当归地黄饮（新补二十） 温胃饮（新热五） 归脾汤（补三二）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加味清胃饮（寒五五） 左归丸（新补四） 五福饮（新补六）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济川煎（新补二一） 豕膏（新固二九） 《元戎》四物汤（攻二六）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丹溪补阴丸（寒百六十） 麻仁丸（攻九二） 玉烛散（攻二四） 竹叶黄芪汤（寒七） 脾约丸（攻九三） 八珍汤（补十九） 东垣润肠丸（和三百四十） 三仁丸（和三三八） 百顺丸（新攻六） 大分清饮（新寒五） 《卫生》润肠汤（和三三三） 七宣丸（攻九四） 清凉饮子（攻二五） 苁蓉润肠丸（和三四一） 神祐丸（攻四八） 大金花丸（攻五五） 导滞通幽汤（和三三五） 大黄硝石汤（攻十四） 搜风顺气丸（和三四三）

论外备用方

三和散（和百五十 气秘） 益血丹（补一五七 亡血久虚） 人参固本丸（补百六 阴虚） 润肠汤（和三三三 血燥） 通幽汤（和三三四 燥结痛） 半硫丸（热一八七 虚冷秘） 皂角散（和三三七 通秘） 当归承气汤（攻六）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虚秘） 犀角丸（攻九十 痰火秘） 益血润肠汤（和三四二 老人便秘） 调营活络饮（和二八三） 大已寒丸（热一七一 寒秘） 木香槟榔丸（攻五十 积热秘） 芍药清肝散（寒六一） 当归龙荟丸（寒一六七） 桃仁承气汤（攻四） 《圣惠》搜风顺气丸（和三四四 血燥热）

诈 病

论 证

夫病非人之所好，而何以有诈病？盖或以争讼，或以斗殴，或以妻妾相妒，或以名利相关，则人情诈伪出乎其间，使不有以烛之，则未有不为其欺者。其治之之法，亦惟借其欺而反欺之，则真情自露而假病自瘳矣。此亦医家所必不可少者。

仲景曰：病者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盼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见脉自和处，或师持其脉病人欠者，皆无病也。但言此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

新 按（共三条）

予向同数友游寓榆关，客邸内一友，素耽风月，忽于仲冬一日，谯鼓初闻，其友急叩予户，启而问之，则张皇求救。云：所狎之妓，忽得急证，势在垂危，倘遭其厄，祸不可解。予随往视之，见其口吐白沫，僵仆于地，以手摸之，则口鼻四肢俱冷，气息如绝。陡见其状，殊为惊骇，因拽手诊之，则气口和平，脉不应证。予意其脉和如此，而何以证危如是？第以初未经识，犹不知其为诈也。然沉思久之，则将信将疑，而复诊其脉，则安然如故，如豁然省悟，岂即仲景之说也。遂大声于病妓之傍曰：此病危矣，使非火攻，必不可活；非用如枣如栗之艾，亦不可活；又非连灸眉心、人中、小腹数处，亦不可活，余寓有艾，宜速取来灸之。然火灸尚迟，姑先与一药，使其能咽，

咽后少有声息，则生意已复，即不灸亦可。若口不能咽，或咽后无声，当速灸可也。即与一药，嘱其服后即来报我。彼狡奴闻予之言，窃已惊怖。惟恐大艾着身，药到即咽，咽后少顷，即哼声出而徐动徐起矣。予次日问其所以，乃知为吃醯而发也。予闻之大笑，始知姊妹行中，奸狡之况有如此。

又予在都中时，一相契金吾公，畜二妾，其一则燕姬也，有母随之。一日二妾相竞，燕妾理屈，其母助恶，叫跳撒赖，遂至气厥若死。乃令一婢抱持而坐，自暮及旦，绝无苏意。清晨延予疗之。予初入室，见其肉厚色黑，面青目瞑，手撒息微，及诊其脉，则伏渺如脱，亦意其真危也。斯时也，欲施温补，则虑其大怒之后，逆气或有未散；欲加开导，则虑其脉之似绝，虚极有不能胜。踌躇未决，乃请复诊。及入室再见，则不若前次之散手，而十指交叉，抱腹仰坦于婢者之怀。因疑其前番撒手，今既能叉手，岂他人之所为乎？及著手再诊，则似有相嫌不容之意，而拽之不能动，此更可疑也。因出其不意，卒猛一扯，则顿脱有声，力强且劲。由是前疑始释，谓其将死之人，岂犹力有如是乎？乃思其脉之若此者。若以肉厚气滞，此北人禀赋多有之也。或以两腋夹紧，此奸人狡诈亦有之也。若其面青息微，则怒气使然，自不足怪。识见既定，因声言其危，使闻灸法，以恐胜之。遂先投一剂，到咽即活。次日会公，因询予曰：日昨之病，固料其势必危矣。然谓其为真邪，则何以药甫其唇，而效之峻速有如此？谓其为假耶，则何以能终夜做作，而形证之肖似有如此？昨公所用之药，果亦有何玄秘否？是皆不能无疑也。予曰：予之玄秘，秘在言耳。但使彼惧，敢不速活。经曰：忧可胜怒，正此谓也。是可见人情之巧，其有最难测者皆如此，使昨非再诊而再察之，则予亦几为所诳矣。是以凡遇此类，不可不加之详审。

又一姻戚士子，为宦家所殴，遂卧病旬日，吐血盈盆。因喧传人命，连及多人，延医数辈，见其危剧之状，皆束手远避，防为所累也。最后予往视之，察其色，则绝无窘苦之意，诊其脉，则总皆和缓如常。予始疑之，而继则悟之，因潜语之曰：他可欺也，予亦可欺耶？此尔之血也，抑家禽之血耶？其人愕然。诮予无言，遂为调和，而相衔感而散。又一邻妇，以妒妾作闹，诟夫反目，因而病剧，则咬牙瞪眼，僵厥不苏。若命在呼吸间者。其夫惊皇无措，其妾连遭不堪。诮予救之，则脉非其病，遂用前法治之，愈后其夫感谢，而不知为其所愚也。若此二人，则又人事中之常态，使不有悬朗之鉴，则此中变幻，有以假病而延成真病者。有以小忿而延成大祸者。兹予拂之若振埃。但为人造福，而且可防人之欺，故亦纪之，以资仓卒之急用。

疠　风

经　义

《风论》曰：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膜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行也。疠者，有营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

《长刺节论》曰：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而止针。疠风者，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

《脉要精微论》曰：脉风成为疠。

论　证

疠风，即大风也。又谓之癞风。俗又名为大麻风。此病虽名为风，而实非外感之风也。实以天地间阴厉浊恶之邪，或受风木之化而风热化虫，或受湿毒于皮毛而后及营卫，或犯不洁，或因传染，皆得生虫。盖虫者，厥阴主之，厥阴为风木，主生五虫也。虫之生也，初不为意，而渐久渐多，遂致不可解救，诚最恶最危最丑证也。又

《千金》云：自作不仁极恶之业也，所以最为难治。观孙真人云：尝治数百人，终无一人免于死者。盖无一人能守禁忌故耳。惟一妇人，病愈后又服加减四物汤百余剂，半年之上，方得经行，十分全愈。又，丹溪治五人，亦惟一妇人得免，以贫甚且寡，无物可吃也。外三四人者，越二三年皆复作而死。由此观之，可见此证非得出奇秘方，鲜能取效。故予逢此证，不敢强以为知，而妄施治疗，亦不敢强言治法，以惑后人。至若古人论治之法，亦甚详悉，用之得宜，虽病根未必可拔，而延保余年，夭枉自亦可免。由是遍求诸说，则惟薛立斋《疠疡机要》论列已全，今择其要，并诸论之得理者，详述于下，以为证治之纲领云。

述 古 论（共三条）

立斋曰：大抵此证，多由劳伤气血，腠理不密，或醉后房劳沐浴，或登山涉水，外邪所乘，卫气相搏，湿热相火，血随火化而致。故淮扬闽广间多患之。近代先哲云：感天地肃杀恶气所致。其上体先见或多者，毒在上也；下体先见或多者，毒在下也。盖气分受邪则上多，血分受邪则下多，气血俱受则上下斋见。凡眉毛先落者，毒在肺；面发紫泡者，毒在肝；脚底先痛或穿者，毒在肾；遍身如癣者，毒在脾；目先损者，毒在心，此五脏受病之重者也。又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肉死，针刺不痛；三曰血死，溃烂；四曰筋死，指脱；五曰骨死，鼻柱坏。此五脏受伤之不可治者也。若声哑目盲，尤为难治。又治法当辨本证、兼证、变证、类证、阴阳虚实而斟酌焉。若妄投燥热之剂，脓水淋漓则肝血愈燥，肾水愈枯，相火愈旺，反成败证矣。

一、疠疡所患，非止一脏。然其气血无有弗伤，兼证无有弗见，况积岁而发见于外。须分经络之上下，病势之虚实，不可概施攻毒之药，当先助胃壮气，使根本坚固，而后治其疮可也。经云：真气夺则虚，邪气胜则实。凡云病属有余者，当察其元气不足。

《耆婆恶病论》曰：疾风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白风，四曰赤风，五曰黑风，其风合五脏，故曰五风。五风生五虫：黄风生黄虫，青风生青虫，白风生白虫，赤风生赤虫，黑风生黑虫，食人五脏。若食人脾，语变声散。食人肝，眉睫堕落。食人心，遍身生疮。食人肺，鼻柱崩倒，鼻中生息肉。食人肾，耳鸣啾啾，或如车行雷鼓之声。若食人皮，皮肤顽痹。食人筋，肢节堕落。五风合五脏，虫生致多，入于骨髓，往来无碍，坏于人身，名曰疾风。疾风者，是疠风之根本也。病之初起，或如针锥所刺，名曰刺风。或如虫走，名曰游风。遍身掣动，名曰掣风。不觉痛痒，名曰顽风。肉起如桃李小枣核，从头面起者，名曰顺风。从两脚起者，名曰逆风。如连钱团圆，赤白青乌斑驳，名曰癞风。或遍体生疮，或如疥癣，或如鱼鳞，或如榆荚，或痒或痛，黄汁流出，肢节坏烂，为脓为血，或不痒不痛，或起或灭，青黄赤白黑，变易不定。病起之由，皆因冷热不调，流于五脏，通彻骨髓，用力过度，饮食杂秽，房室不节，虚劳动极，汗流遍体。因兹积热于五脏，致生多虫，食人五脏、骨髓、皮肉、筋节，久久败坏，名曰疠风。惟见黑虫者，最为难治，人得此疾，速宜弃家室财物，离妻妾，入山静养疗治，无有不瘥。

述古治法（共八条）

薛立斋曰：凡疠疡，当知有变有类之不同，而治法有汗有下，有砭刺攻补之不一。盖兼证当审轻重，变证当察先后，类证当详真伪，而汗、下、砭刺、攻补之法，又当量其人之虚实，究其病之原委而施治之。盖虚者，形气虚也；实者，病气实而形气未必实也。

一、疠疡砭刺之法，子和张先生谓：一汗抵千针。盖以砭血不如发汗之周遍也。然发汗即出血，出血即发汗，二者一律。若恶血凝滞在肌表经络者，宜刺宜汗，取委中出血则效。若恶毒蕴结于脏腑，非荡涤其内则不能痊。若毒在外者，非砭刺遍身患处

及两臂腿腕，两手足指缝各出血，其毒必不能散。若表里俱受毒者，非外砭内泄，其毒决不能退。若上体多，宜用醉仙散，取其内蓄恶血从齿缝中出，乃刺手指缝并臂腕，以去肌表毒血。若下体多，宜用再造散，令恶血陈虫从谷道中出，仍针指足缝并腿腕，隔一二日更刺之，以血赤为度。如有寒热头痛等证，当大补气血为主。

一、疠疡服轻粉之剂，若腹痛去后，兼有脓秽之物，不可用药止之。若口舌肿痛，秽水时流，作渴、发热喜冷。此为上焦热毒，宜用泻黄散。若寒热往来，宜用小柴胡汤加知母。若口齿缝出血，发热而大便秘结，此为热毒内淫，宜用黄连解毒汤。若大便调和，用《局方》犀角地黄汤。若秽水虽尽，口舌不愈，或发热作渴而不饮冷，此虚热也，宜七味白术散。

一、疠疡手足腿臂或各指拳挛者，由阴火炽盛，亏损气血，当用加味逍遥散加生地黄，及换肌散兼服。

一、疠疡生虫者，以五方风邪翕合，相火制金，金衰不能平木，所以化虫。内食五脏，而证则见于外也。宜用升麻汤送泻清丸，或桴皮散以清肺肝之邪。外灸承浆，以疏阳明、任脉，则风热息而虫不生矣。若肝经虚热者，佐以加味逍遥散、六味地黄丸。

徐东皋曰：经云：汗之则疮已。况癞之为风，尤疮之最恶者。故曰：疠风诸疮热久，热则生风，且疠风尤染肃杀之气而成者，若非汗法，何以去其毒风？所以汗之一法，乃治疠之最要者。其余诸方，次第用之可也。凡患人身上痒甚，盖以风邪气郁，血不荣敷而然，宜四物汤加黄芩、白芷调浮萍末服，发汗而愈。

一、疠风灸法，先服桴皮散，自少至多，服五七日，灸承浆穴七壮。灸疮愈后，再灸之。凡三灸之后，服二圣散泄热，祛血中之风邪，时更以升麻汤送下泻清丸为佳。倘年深日久，即以愈风丹、换骨丹等方，详而用之。

一、凡大风初起，头面搔痒，更有红柴疹块起者，即可服防风通圣散加苦参、天麻、蝉退数十贴，外用七珍汤浴洗，发汗则易愈。大忌五辛荤腥厚味半年，必不再发。

述古变证治法（共三条）

立斋曰：一身起疙瘩，搔破脓水淋漓，若寒热往来者，肝经气血虚而有火也。用八珍汤加丹皮、柴胡。寒热内热者，血气弱而虚热也。八珍汤倍加参、术。若恶寒形寒者，阳气虚寒也。用十全大补汤。若肌肤搔如帛隔者，气血不能外荣也，人参养营汤。若面部抓之麻木，气血不能上荣也。补中益气汤。若痿弱筋挛者，血气不能滋养也。补中益气汤佐以六味地黄丸。

一、遍身疙瘩，或隐疹搔痒，此风热伤血，用羌活当归散。气虚者，佐以补中益气汤加山栀、钩藤钩。血虚者，佐以加味逍遥散加钩藤钩。若手足皴裂，不问黯白，或于手足腿腕搔起白皮，此风热燥涩也。用清胃散加芍药。

一、面赤搔痒，或眉毛脱落，此属肺经风热。用人参消风散、桴皮散。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天麻、僵蚕。血虚用加味逍遥散加钩藤钩。若面发紫泡，或成块，或眉毛脱落，属肝经风热。先用小柴胡汤加山栀、丹皮、钩藤钩，后用加味逍遥散。凡证属肝经血燥生风者，但宜滋肾水生肝血，则火自息，风自定，痒自止。

兼证治法

一、疠疡之有兼证变证，凡如表里脏腑诸病，无不有之，其各治法亦已具悉各门。但有所值，即宜随证参用之，左右逢源，无弗善也，重录资繁，兹不赘及。

解诸毒

一、敷砒霜，患处作痛或腐溃者，用湿泥频涂换之。若毒气入腹，胸膈苦楚，或作吐泻，饮冷米醋一二杯即止，多亦不妨。生绿豆末、芝麻油俱可。敷贴雄黄药，闷乱或吐泻，用防己煎汤解之。服辛热药而眉发脱落者，乃肝经血伤而火动，非风也。用四物汤、六味丸，以滋肝血生肾水。服川乌、草乌等药，闷乱流涎，或昏愦呕吐，或

出血、吐血。用大豆、远志、防风、甘草，任用一味煎汤解之。大凡服风药过多，皆宜用之，如未应，急用甘草生姜汁。敷贴巴豆之药，患处作痛，肌肉溃烂，以生黄连为末，水调敷之。若毒入内，吐泻等证，更以水调服一二钱，或大小豆、菖蒲汁，皆可。敷贴藜芦，毒入内，煎葱汤解之。服祛风克伐之药，呕吐少食，胸膈不利，或形气倦怠等证，用六君子汤以补阳气。若烦热作渴，饮食不思，或晡热内热，面赤发热。用四物汤加参、朮以生阴血。余从各门治之。

禁 忌

人之患斯疾者，多由嗜欲不谨所致。治斯疾者，速当断戒荤腥盐酱，一切厚味。只宜清心寡欲，绝色忘虑，幽陷林泉，屏弃世务，早早救疗，庶几可活。稍不守禁，每见愈而复作，及致危剧，莫能再救，总以其不守禁忌也。

疠风论列方

醉仙散（外二百七十） 再造散（外二七三） 黄连解毒汤（寒一） 换肌散（外二七二） 换骨丹（和二七九） 七味白朮散（小七） 七珍汤（外二八三） 八珍汤（补十九） 六味地黄丸（补百二十） 四物汤（补八） 二圣散（外二六七）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愈风丹（外二六六） 泻黄散（寒五七）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桑皮散（外二六八） 六君子汤（补五） 人参消风散（散四七） 清胃散（寒五四） 小柴胡汤（散十九）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泻清丸（寒一五一） 防风通圣散（攻十六） 加味逍遥散（补九四三） 《局方》犀角地黄汤（寒七九）

论外备用方

升麻汤（外二六九） 浮萍散（外二七一） 白花蛇丸（外二七四） 皂角散（外二七八） 雷丸散（外二七九） 白花蛇膏（外二七五） 行药方（外二七七） 硫黄酒（外二八二） 防风天麻丸（外二七六） 苦参酒（外二八一） 乌头汤（外二八四） 洗疠方（外二八六） 敷疠方（外二八五） 黑虎丹（外二百八十）

---

〔1〕“足少阳太阴”五字原作“足少阴太阳”，据《灵枢》改。

〔2〕“癫狂篇”三字原作“终始篇”，据《灵枢》改。

卷之三十五天集

杂 证 谟

诸 虫

经 义

《厥病篇》曰：肠中有虫瘕及蛟蛹，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痛，悗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蛹也。以手按聚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饼腹悗痛，形中上者。

《口问篇》：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补足少阴。

《五癃津液别篇》曰：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

《上膈篇》曰：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晬时乃出。（详噎膈门）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不及，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岁土

不及，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虫食甘黄，气客于脾。

《论疾诊尺篇》曰：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

论　证（共三条）

虫之为病，人多有之，由于化生，诚为莫测。在古方书虽曰由湿、由热、由口腹不节、由食饮停积而生，是固皆有之矣。然以常见验之，则凡脏强气盛者，未闻其有虫，正以随食随化，虫自难存；而虫能为患者，终是脏气之弱，行化之迟，所以停聚而渐致生虫耳。然则或由湿热，或由生冷，或由肥甘，或由滞腻，皆可生虫，非独湿热已也。然以上数者之中，又惟生冷生虫为最。即如收藏诸物，但着生水，或近阴湿，则最易蛀腐，非其义乎？故凡欲爱养小儿，即当节其水果，以防败脾，此实紧要之一端也。至若治虫之法，虽当去虫，而欲治生虫之本以杜其源，犹当以温养脾肾元气为主，但使脏气阳强，非惟虫不能留，亦自不能生也。余制有温脏丸方，最所宜也。

一、虫之为病，其类不一，或由渐而甚，或由少而多，及其久而为害，则为腹痛食减，渐至羸瘠而危者有之。凡虫痛证，必时作时止，来去无定，或呕吐青黄绿水，或吐出虫，或痛而坐卧不安，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青或黄或白，而唇则红，然痛定则能饮食者，便是虫积之证，速宜逐之。

《本事方》云：心虫曰蛔，脾虫曰寸白，肾虫如寸截丝缕，肝虫如烂杏，肺虫如蚕，皆能杀人，惟肺虫为急。肺虫居叶之内，蚀人肺系，故成瘵疾。咯血声嘶，药所不到，治之为难。

论　治（共四条）

治虫之剂，凡虫势骤急，上攻心腹作痛者，宜扫虫煎先治其标。若虫积坚固者，宜猎虫丸、遇仙丹、木香槟榔丸、百顺丸之类主之。或稍缓而质弱者，宜芜荑散、化虫散之类主之。丹溪云：打虫方用楝树根、槟榔、鹤虱，夏取汁，冬浓煎饮之。又万应丸最妙。

一、治虫之法，按丹溪云：上半月虫头向上，易治，下半月虫头向下，难治。先以肉汁或糖蜜引虫头向上，然后用药。此皆法之善者，然此惟缓治之法耳。然虫证甚急，又安能必待其时乎？且以望前望后辨虫头，亦若渺茫无据，惟先用香饵而虫头可引，岂非望后之治，亦自有法。又何虑其难治也。

徐东皋云：治虫之方固多，而用之者不知其法，则亦不能下虫。如丹溪云虫头向下之时，必须俟其向上，法当行于月半之前也。若虫得食，则不食药，亦不能下虫，而徒泻其虚也。故虽有方，不知其法，则方亦不效。凡欲下虫，必先一日不食，而使虫饥，次早五更用油煎肉，嚼之良久，腹内虫闻肉香，头皆向上而欲食，乃以鸡蛋煎饼和药，嚼而食之，须臾服葱汤或白水，少少以助药力下行，不逾时而虫俱下，甚至数升。然后以白粥补之，随服补剂调理脾胃，而疾可悉愈。

一、验治法。昔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积行气等药，百方不效。但于痛极时须有拳槌之，痛得少止，而旋止旋作，久不能愈，日加困弊，莫测其故。忽一胡僧见之，曰余能治也。遂令病者，先食香饵，继进一丸，打下一硬嘴异虫，遂愈。此因虫啮肠脏，所以痛极，槌之，则五内震动，虫亦畏而敛伏。不槌而虫得自由，所以复作。此亦验虫奇法。故凡见心腹痛证，但用揉按，重捻而痛得暂止者，多有因虫而然也。

蛔　虫（共五条）

凡诸虫之中，惟蛔虫最多，其逐治之法总若前条，然旋逐旋生，终非善策，欲杜其源，必须温养脾胃，脾胃气强，虫自不生矣。故凡逐虫之后，或于未逐之先。若欲调补脾肾，则如归脾汤、温胃饮、五君子煎、理中汤，或理阴煎之属，皆所宜也。若

欲兼虫而治之，则惟温脏丸为最善。凡治虫之法，或攻或补，自有缓急先后之宜，所当详辨，不可任意忽略也。

《巢氏病源》曰：凡腹中痛，其脉法当沉弱，今脉反洪大者，是蛔虫也。

《医余》曰：蛔虫亦九虫之数，人腹中皆有之。小儿失乳而哺早，或食甜食过多，胃虚而热，生虫。令人腹痛恶心，口吐清水，腹上青筋。用火煨使君子与食，以壳煎汤送下，甚妙。然世人多于临卧服之，又无日分，多不验。惟月初四五里五更而服之，至日午前虫尽下，可用温平和胃药调理一二日。凡虫在腹中，月上旬头向上，中旬横之，下旬头向下。故中旬下旬用药则不入虫口，所以不验也。牛马之生子，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并肩而行，下旬生者，后随之。猫之食鼠亦然。天地自然之理，物皆由之而莫知之。

伤寒门有吐蛔、蛔厥证治。呕吐门有吐蛔治法，并吐蛔治按。肿胀门有孙一奎蛔虫按，俱当参阅。

《外台》用苦楝汤治蛔虫。

寸白虫（共三条）

此虫长寸许，色白，其状如蛆，母子相生，有独行者，有个个相接不断者，故能长至一二丈。治寸白虫无如槟子煎，其效如神。

《本事方》云：用《良方》锡灰、芜荑、槟榔者极佳，五更服则虫尽下。以此为末，用石榴根煎汁送下三钱，或丸服亦可。

《庚志》云：赵子山，字景高，寓居邵武军天王寺，苦寸白虫为患。医者咸云：是疾当止酒。然以素所耽嗜，欲罢不能。一夕醉于外舍，至夜半口干舌燥，仓卒无汤饮，适见廊庑下有瓮水，月色下照，莹然可掬，即酌而饮之，甚甘如饴，连饮数酌，乃就寝。迨晓虫出盈席，觉心腹顿宽，宿疾遂愈。一家皆惊异，验其所饮，盖寺仆日织草履浸红藤根水也。

小儿疳虫（名曰疳蟹）

小儿疳蟹，亦由饮食过伤，致成疳积。身热腹大，面黄，四肢无力，昏睡，鼻烂汁臭，齿龈生疮，或下利黑血。皆腹中有虫故也。宜九味芦荟丸、追虫丸、四味肥儿丸、七味肥儿丸、蟾蜍丸之类主之。虫去之后，仍当调补气血。

应声虫（共二条）

《泊宅编》云：水州通判听军员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必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诵本草药名，至蓝而默然。遂取蓝捣汁饮之，少顷吐出肉块长一寸余，人形悉具，自后无声。

陈正敏《遁斋闲览》载杨勔中年得异病，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渐大。有道人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无声，乃顿服之，遂愈。后正敏至长沙，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者甚众。因教服雷丸，丐者亦愈。

九虫

《千金要方》云：人腹中生虫，大率有九，皆能食人脏腑。一曰伏虫，长四分，群虫之主也。二曰蛔虫，长一尺，生发多则贯心而杀人。三曰白虫，长一寸，子孙相生，其母转大，长至四五丈，亦能杀人。四曰内虫，状如烂杏，令人烦满。五曰肺虫，状如蚕，令人咳嗽。六曰胃虫，状如虾蟆，令人呕吐胃逆喜哕。七曰弱虫，又名膈虫，状如瓜瓣，令人多唾。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令人肠鸣。九曰蛲虫，致细微，形如菜虫，居广肠之间，多则为痔，剧则为癫。因人疮痍，即生诸痈疽、癣瘘、瘑疥、龋虫，无所不为，其害匪细。凡此诸虫，大则依附脏腑之间，小则侵蚀肌肤之内。若元气尚实，

未为大害，稍有虚损，遂肆其毒，甚至如劳瘵杀人，及传尸疰怪，或应声溪鼠之类。而非理之可测者多矣。业医者，不可不究其所致之本，及治之之法也。

狐　惑（共二条）

仲景曰：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起卧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蚀于上部则声哑，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薰之。愚按：此仲景云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则可见本非伤寒也。而后世即以狐惑为伤寒者，岂非误乎！

《千金要方》曰：凡得伤寒及天行热病，腹中有热。又食少，肠胃空虚，三虫行作求食，蚀人五脏及下部。若齿龈无色，舌上尽白，甚者唇里有疮，四肢沉重，忽忽喜眠，当数看其上唇内有疮唾血，唇内如粟疮者，心内懊侬痛闷，此虫在上蚀其五脏；下唇内生疮者，其人喜眠，此虫在下，蚀其下部。人不能知，可服此蚀虫药，不尔，蜃虫杀人。又曰：凡患湿蜃者，多是热病后，或久泻不止，或有客热结在腹中，或易水土，温凉气著，多生此病。亦有干蜃，不甚泻痢，而下部疮痒。不问干湿，久则杀人。凡湿得冷则苦[1]痢，单煮黄连及艾叶、苦参之属，皆可用之。若病人齿龈无色，舌上白者，或喜眠烦愦，不知痛痒处，或下痢，急治下部。不晓此者，但攻其上，不以下部为意，下部生虫，虫蚀其肛，肛烂见五脏便死，烧艾于竹筒薰之。

诸　虫　方

一、传尸劳瘵未甚者，宜早用神授散。（因二五五）

一、蜃虫内蚀，下部生疮，宜雄黄兑散主之。（因二五七）

一、大孔虫痒方。（因二五八）

一、银朱烟，用治肤腠诸虫，无不神妙。（新因五三）

诸虫论列方

扫虫煎（新和十四）　猎虫丸（新攻五）　芜荑散（和三一九）　追虫丸（攻九七）　化虫散（攻九八）　五君子煎（新热六）　百顺丸（新攻六）　苦楝汤（攻四七）　榧子煎（和三二一）　甘草泻心汤（寒二八）　温脏丸（新热二四）　蟾蜍丸（小一二三）　四味肥儿丸（小百十一）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七味肥儿丸（小百十三）　温胃饮（新热五）　归脾汤（补三二）　九味芦荟丸（小百十五）　万应丸（攻九九）　遇仙丹（攻五一）　木香槟榔丸（攻四九）

论外备用方

圣效方（和三二二　寸白虫）　妙应丸（攻百　杀虫）　《直指》芜荑散（和三百二十　取虫）　仲景乌梅丸（和三二二　胃寒吐蛔）

诸　毒（附虫毒）

论饮食诸毒

《风俗通》曰：禽兽自死者，俱有毒，不可食。鱼无腮者，有毒，腮大者亦有毒。鳖肚下有红藻纹者，有毒。蟹腹下有毛者，有毒。煮酒初出火者，有毒。江南谓之火头酒，饮之则生痔、溢血。夏月饮食但过宿者，即有毒。夏月酒在铜锡器中过夜，即有毒。铜器盖热食，气上蒸成汗，滴下食中，即有毒。炊汤过宿，饮之有毒，盥洗则生疥。桃、杏仁，双仁者毒，能杀人。果未成核者，俱有毒，令人发疮瘢。夏秋果熟落地，虫缘者，有毒，人食之作漏。屋漏水有毒，人食之有胀而死者。用之沐手，则生浸淫之疥，屡验。泽中死水有毒，饮之令人生瘕。汤池中温泉水不可饮，令人胀闷，惟澡浴可以疏风愈疥癣。盖其泉自硫黄中出，故温也。患疥者，宜饱食入浴之，连日数次，汗透而愈；体虚者，不可轻浴。

解一切饮食诸毒

芝麻油总能解一切饮食诸毒，不可不知。凡造肴馔，必先用真麻油于净锅熬熟，却下肉炒过，然后入清水煮之，则并不犯毒。今徽州、池州地方食牛肉，不论春夏，无日不食，惟制之有方，所以鲜有中毒。但犯一切饮食毒者，即用麻油一二杯饮之，得吐即毒释而无不愈者。

一、解饮食中毒共有十五方，俱载古方因阵中，自二百七起至二二一止。

一、善解毒者无如火，盖火能革物之性。

解一切药毒

凡解诸药毒者，宜以荠苨汁，白扁豆汁、绿豆汁、甘草汁、饧糖汁、米糖汁、蚕退纸烧灰，随便用之，俱可解。

凡解毒药汤剂，不可热服，宜凉饮之。盖毒得热而热愈盛也。虽然，此特以热毒为言耳。若解木鳖、菌蕈、黄连、石膏之类以中阴毒者，岂仍避热而犹堪以寒饮乎？此有医按在呕吐门，当兼察之。

一、解毒药共十四方，俱载古方因阵中，自二二二起至二三五止。

解诸毒通用简易方

一方　雄黄、青黛等分为末，新汲水调服。

一方　拣净土地掘窟，用井水倾入，搅，澄清，多饮则愈。

一方　晋矾、建茶等分为末，新汲水调服三钱，吐即效，不吐再服。

一方　黄连、甘草节二味水煎，凉服，不拘多少。

一方　荠苨、黑豆、甘草咬咀，每用一两，水二盏，煎一盏，温服，未效再服。

一方　白扁豆生为末，水调服二三钱。

一方　伏龙肝为细末，凉水调三四钱，搅动服之，吐者，再一服。（即灶心土）

解一切虫兽毒

凡虎伤、犬伤、蛇蝎蜈蚣、水蛭之类皆是也，共二十三方，俱载古方因阵中，自二三六起至二五八止。

蛊　　毒（共三条）

蛊之为毒，中土少见之，世传广奥深山之人，于端午日以毒蛇、蜈蚣、虾蟆三物同器盛之，任其互相吞食，俟一物独存者，则以为蛊，又谓之挑生。凡欲害人，密置其蛊于饮食中，人中其毒，必心腹疠痛如有虫啮，吐下皆如烂絮。若不即治，食人五脏而死，亦有十余日而死者。更有缓者，待以数月，气血羸惫，食尽五脏而后死。

一说两广山谷间有草曰胡蔓草，又名断肠草。若人以急水吞之则急死，以缓水吞之则缓死。今见荆楚之地，有曰鼠莽草者，人食之则毒死，意即胡蔓草也。

一说岭南人取毒蛇杀之，以草覆之，以水洒之，数日菌生，取菌为末，酒调以毒人。始亦无患，再后饮酒则毒作而死。其俗淫妇多自合北人，日久情好，又不肯逐人归，乃阴以毒投饮食中，北人归则戒之曰：子去几时还。若从其言，则复以药解之。若过期不往则死矣，名曰定年蛊。北人至彼，宜预防之，须备解毒丹之类，随身勿忘。凡稍觉饮食之后，四大不调，宜即服解药。若不预识其机，备有药饵，恐一时仓卒不救，所谓有备无患，重生者，不可忽也。

验 蛊 毒 法

《遁斋闲览》云：海南鱼有石首，盖鱼枕也。取其石为器，可盛饮食，如遇蛊毒，器必爆裂，其效甚著。闽人制作最精，人但玩其色而鲜有识其用者。

一、验蛊之法，唾津在净水中，沉则是，浮则非。

又法：口含大豆，中蛊者，豆即胀而皮脱。无蛊者，豆不胀脱。

又法：煮鸡蛋一枚，去壳，以银簪一双插入其中，并含入口内，一饮之顷，取视簪卵俱黑，即为中蛊。

孙真人曰：凡中蛊者，嚼生黑豆不腥，噙白矾而味反甘者，皆中蛊也。

蛊　证

《直指》云：中蛊之候，面目青黄，力乏身痛，唇口焦干，眉须脱落，烦躁闷瞀，胸腹痞满，肚胀皮坚，腹中切痛如虫啮，又如虫行，唾吐鲜血，小便淋沥，大便脓血，病人所食之物，皆变而为虫，侵蚀脏腑，伤甚则死。死则毒气流注，复染他人，所谓蛊疰。

蛊　脉

脉紧数如钗股，弦直而吐甚者，此中蛊毒也。急治之。中蛊脉洪大者，生。微细者，死。

防　蛊

凡入有蛊之乡，所用饮食，但以犀角搅试。有毒则白沫竦起，无沫即无毒也。若自幼时食猫肉者，则毒不能为害。

知　禁　忌

凡中蛊者，但能记何物之中中毒，须终身再不食此物，犯之则毒作。若用药而愈，自后饮食永不可吃冷，吃冷则蛊毒复生，竟不能救。

反蛊及主法

《卫生》云：凡入蛊乡，见人家门限屋梁绝无灰尘，洁净者，其家必蓄蛊，当用心防之。如不得已吃其饮食，即潜于初下箸时，收藏一片在手，尽吃不妨。少顷，却将手藏之物潜埋于人行十字路下，则蛊神反于本家作闹，蛊主必反来恳求。或食时让主人先动箸，或明问主人云：莫有蛊么？以箸筑桌而后食，如是则蛊皆不能为害。此皆验于蛊乡云。

治蛊大法有二

胸膈痛胀，则毒在上焦，宜吐之。法以热水半盏，投入胆矾末五分，通口服，少顷，以鹅翎探吐，毒物出尽自愈。或服升麻汤探而吐之，亦妙。

腹痛胀，为毒在下焦，宜泻之。法以郁金末二钱，米汤调下，空腹取泻，恶毒尽为妙。泻后，以四君子汤，服二三剂调理，慎忌口。

咒语破蛊法

《大藏经》云：治蛊毒、挑生毒有咒法。凡人在外饮食，先默诵咒七遍，其毒自不为害。咒曰：姑苏琢，磨耶琢，吾知蛊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穹，母是舍耶女，眷属百千万，吾今悉知汝，摩诃萨，摩诃萨。凡见饮食上有蛛丝便莫吃。又法，每遇所到处，念药王万福七遍，亦可避。

灸蛊毒法

凡灸一切蛊毒，于两足小指尽处，各灸三壮，即有物出。酒中者，随酒出，饮食中者，随饮食出，屡验。

解一切中恶邪鬼祟毒

凡卒时中恶垂死者，宜朱砂丸急服之。方在攻阵百三。

凡遭一切鬼祟、鬼疰等毒者，急与八毒赤丸攻之。方在攻阵百四。

凡中恶心腹胀痛，大便不通，及飞尸鬼击等急证，惟《外台》走马汤最捷最妙。方在攻阵百十三。

治蛊毒方

丹砂丸（因二百六十）　雄麝散（因二五九）　万病解毒丹（因二百二）　七宝

丸（因二六一） 蜜髓煎（因二六二） 挑生蛊毒简易方（因二六五） 解毒散（因二四四） 归魂散（因二六三） 三因解毒丸（因二百三） 麦面散（因二六四）

〔1〕“苦”原作“若”，据《千金要方》改。

卷之三十六天集

杂 证 谟

诸 气

经 义

天地气（一）

《本神篇》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详二十九卷，遗精门）

《天元纪大论》曰：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生气通天论》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勿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四气调神论》曰：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槁不荣。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惟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天地之气，盈虚如何？岐伯曰：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也。故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

《五常政大论》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故其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大小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大小之异耳。

《五运行大论》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曰：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化生也。

《方盛衰论》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

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是以圣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

《太阴阳明论》曰：喉主天气，咽主地气。

阴阳气（二）

《至真要大论》帝曰：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岐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帝曰：阳明，何谓也？曰：两阳合明也。帝曰：厥阴何也？曰：两阴交尽也，气之相守司也，如权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

《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阴阳应象大论》曰：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

《太阴阳明论》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详脾胃门）

《终始篇》曰：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

《痹论》岐伯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阴阳别论》曰：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寒热病篇》曰：足太阳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

《口问篇》曰：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大惑论》曰：夫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

《方盛衰论》曰：雷公请问，气之多少，何者为逆？何者为从？帝曰：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

时　气（三）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四时之气，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顺，至有迟速。故太过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后天。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帝曰：愿闻同化何如？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秋化同，云雨昏螟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之盛衰也。

《四气调神论》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秋三月，此谓容

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至真要大论》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气至谓之至，气分谓之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

《脉要精微论》曰：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如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帝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者，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始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帝曰：其时有反者何也？曰：是不应四时之气，脏独主其病者，是必以脏气之所不胜时者甚，以其所胜时者起也。

《四时刺逆从论》曰：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帝曰：敢问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1]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金匮真言论》曰：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鬲咽。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营卫生会篇》曰：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运 气（四）

《天元纪大论》曰：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

《六节藏象论》曰：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帝曰：何以知其胜？岐伯曰：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所谓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

《五运行大论》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黔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

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异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东方生风，在气为柔。南方生火，在气为息。中央生湿，在气为充。西方生燥，在气为成。北方生寒，在气为坚。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

《五常政大论》帝曰：太虚廖廓，五运回薄，衰盛不同，损益相从。愿闻平气何如而名？何如而纪也？岐伯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帝曰：其不及奈何？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金曰从革，水曰涸流。帝曰：太过何谓？曰：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帝曰：其岁有不病，而脏气不应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气制之，气有所从也。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黅起水乃眚。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

《至真要大论》帝曰：五气交合，盈虚更作，余知之矣。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岐伯曰：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阳司天，其化以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

帝曰：地化奈何？曰：司天同候，间气皆然。帝曰：间气何谓？曰：司左右者，是谓间气也。主岁者，纪岁。间气者，纪步也。帝曰：岁主奈何？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司气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司气为黔化，间气为柔化。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司气为素化，间气为清化。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司气为玄化，间气为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候气宜，无失病机，此之谓也。帝曰：气之上下何谓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帝曰：六气之胜，何以候之？岐伯曰：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

《六微旨大论》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生则病。帝曰：请言其应。岐伯曰：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岐伯曰：位有始终，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帝曰：何谓气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

物由之。帝曰：何谓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气同法。帝曰：初中何也？曰：所以分天地也。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其用何如？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气至而先后者，何？岐伯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气至后；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岐伯曰：数之始，起于上而终于下，岁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岁纪毕矣。故曰：位明气月可知乎。所谓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附肿，随气所在，以言其变耳。帝曰：水发而雹雪，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曛昧。何气使然？岐伯曰：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气而见可知也。帝曰：五气之发，不当位者，何也？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数乎？曰：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气交变大论》岐伯曰：德化者，气之祥。政令者，气之章。变易者，复之纪。灾眚者，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帝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

经气脏气（五）

《天元纪大论》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

《本藏篇》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者也。

《六节藏象论》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也。

《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臭焦。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臭腥。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臭腐。

《天年篇》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班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虚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脉度篇》曰：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

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五藏生成篇》曰：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肢八溪之朝夕也。

《海论》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胃为水谷之海，冲脉为十二经之海，膻中为气之海，脑为髓之海。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和，不知调者害。

《五味篇》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

《大惑论》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详眼目门）

《卫气篇》曰：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

《动输篇》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

《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脉宗气也。（详脾胃门）

《邪客篇》帝曰：人有八虚，各何以候？岐伯曰：以候五脏。心肺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脾有邪，其气流于两髀；肾有邪，其气流于两膕。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经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病挛也。

《太阴阳明论》曰：四肢皆禀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详脾胃门）

《五藏别论》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所谓五脏者，藏精气[2]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能实也。

《平人绝谷篇》曰：平人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实更虚。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则精神乃居。

《邪气藏府病形篇》帝曰：天寒地冰，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详面病门）

《灵兰秘典论》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忧恚无言篇》帝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少师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详声喑门）

脉　气（六）

《五藏别论》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

《动输篇》曰：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脉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详脾胃门）

《五十营篇》曰：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详脉神章）

《根结篇》曰：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

《玉机真藏论》曰：春脉如弦。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夏脉如钩。（详脉神章）

《脉要精微论》曰：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详脉神章）

《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平人之常气禀于胃，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脉无胃气亦死。（详脾胃门）

形 气（七）

《阴阳清浊篇》：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岐伯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阳。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清浊相干，命曰乱气。帝曰：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别之奈何？岐伯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

《决气篇》：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何谓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何谓津？曰：腠理发泄，汗出濯濯，是谓津。何谓液？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何谓血？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何谓脉？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卫气失常篇》曰：人有肥、有膏、有肉。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肉者多血则充形，充形则平。脂者其血清，气滑少，故不能大。此别于众人者也。

《寿夭刚柔篇》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详生死门）

血 气（八）

《营卫生会篇》：帝曰：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详血证门）

《五音五味篇》曰：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数之常也。

《八正神明论》曰：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营卫气（九）

《本藏篇》曰：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阖者也。

《营卫生会篇》：帝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

《卫气行篇》曰：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是以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

《痹论》曰：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薰于盲膜，散于胸腹。

《禁服篇》曰：审察卫气，为百病母。

《逆调论》曰：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

《生气通天论》曰：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

谷　气（十）

《营气篇》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

《邪客篇》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详脾胃门）

《经脉篇》曰：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玉版篇》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详脾胃门）

《五味篇》曰：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平人绝谷篇》曰：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详死生门）

《终始篇》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

《平人气象论》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详饮食门）

《病能论》曰：食入于阴，长气于阳。

《阴阳清浊篇》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岐伯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阳。

气　味（十一）

《六节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详脾胃门）

《阴阳应象大论》曰：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化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散精于肝。（详脾胃门）

《生气通天论》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3]，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气骨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宣明五气篇》曰：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详饮食门）

酒　气（十二）

《经脉篇》曰：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

《厥论》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日衰，阳气独胜。故手脚为之热也。

《营卫生会篇》：帝曰：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者，何也？岐伯曰：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清，故后谷而入，先谷而液出焉。

《论勇篇》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慓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邪 气（十三）

《刺节真邪论》：帝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帝曰：余闻气者，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何谓真气？岐伯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也。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留而不去，则为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余义详本经）

《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帝曰：虚实如何？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余藏皆如此。

《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小针解》曰：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者，言邪气之中人也高，故邪气在上也。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肠胃，故曰浊气在中也。清湿在下者，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故曰清气在下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病 气（十四）

《寿夭刚柔篇》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藏；寒伤形，乃应形；风寒伤筋，筋脉乃应，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

《脉要精微论》曰：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

《刺志论》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不入而气多，此谓反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

《宣明五气篇》曰：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五积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为五劳所伤。

《举痛论》：帝曰：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气却，却

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诸寒气等义详心腹痛门）

《本神篇》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

《口问篇》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详虚损门）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

《厥论》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详厥逆门）

《逆调论》：帝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详寒热门）

《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详风痹门）

《痿论》：帝曰：五脏使人痿何也？岐伯曰：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者，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不任地也。（详痿证门）

《百病始生篇》：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详积聚门）

《评热病论》曰：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至真要大论》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

《病能论》曰：有病怒狂者，生于阳也。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详癫狂门）

《阴阳别论》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

治　气（十五）

《五常政大论》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上古天真论》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病安从来。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玉机真藏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

《疏五过论》曰：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

《六元正纪大论》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间气同其主无犯。异其主则小犯之，是谓四畏。必谨察之。故曰：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至真要大论》帝曰：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气，

是以反也。帝曰：不治王气而然者，何也？曰：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

《根结篇》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刺法论》：帝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以上俱经旨）

总论气理（十六）

夫人之有生，无非受天地之气化耳。及其成形，虽有五行五志，五脏六腑之辨，而总惟血气为之用。然血无气不行。血非气不化，故经曰：血者，神气也。然则血之与气，诚异名而同类，而实惟气为之主。是以天地间阴阳变迁，运数治乱，凡神神奇奇，作于杳冥莫测之乡者，无非气化之所为。使能知此而气得其正，则何用弗臧。一有违和，而气失其正，则何往弗否？故帝曰：百病生于气也。又近见应震王氏曰：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堪笑道中人，未到知音处。旨哉斯言！是实治身治病第一大纲，而后学鲜有知者。且轩岐言气，既已靡遗，奈何久未发明，终将冥讳。故余摭其精微，类述一十五条，详列如前。俾后学得明造化之大源，则因理触机，而拯济无穷，斯见轩岐赞育之恩，与地同矣。时崇祯丙子，后学介宾谨识。

论调气（十七）

夫百病皆生于气，正以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故其在外则有六气之侵，在内则有九气之乱。而凡病之为虚为实，为热为寒，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字足以尽之。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处也。是为明哲不凡者，乃能独见其处。撮而调之，调得其妙，则犹之解结也，犹之雪污也。污去结解，而活人于举指之间，诚非难也。然而人多难能者，在不知气之理，并不知调之法。即自河间相传以来，咸谓木香槟榔可以调气，陋亦甚矣。夫所谓调者，调其不调之谓也。凡气有不正，皆赖调和。如邪气在表，散即调也；邪气在里，行即调也；实邪壅滞，泻即调也；虚羸困惫，补即调也。由是类推，则凡寒之、热之，温之、清之，升之、降之，抑之、举之，发之、达之，劫之、夺之，坚之，削之，泄之、利之，润之、燥之，收之、涩之，缓之、峻之，和之、安之。正者，正之。假者，反之。必清必静，各安其气，则无病不除。是皆调气之大法也。

此外有如按摩导引、针灸熨洗，可以调经络之气。又如喜能胜忧，悲能胜怒，怒能胜思，思能胜恐，恐能胜喜，可以调情志之气。又如五谷、五果、五菜、五畜可以调化育之气。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避风寒，节饮食，慎起居，和喜怒，可以调卫生之气。及其至也，则精气有互根之用，阴阳有颠倒之施。或以塞之而实以通之，或以启之而实以封之，或人见其有而我见其无，或病若在此反以治彼。惟智者能见事之未然，惟仁人能惜人之固有。若此者，何莫非调之之谓。人能知此，岂惟却病。而凡内而身心，外而庶政，皆可因之而无弗调矣。甚矣，调之为义，其道圆矣！其用广矣！有神有据，无方无隅，有不可以言宣者，言难尽意也。有不可迹拘者，迹难求全也。故余于本门，但援经悉理，不敢执方。盖亦恐一曲之谈，有不可应无穷之变也。倘有所须，则各门具列论治，所当互证酌宜，而无负调和之手，斯于斯道可无愧矣。

述　古（十八，共二条）

张子和云：九气之气，如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而况人禀天地之气，五运迭侵于外，七情交战于中。是以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反伤太和。此轩岐之所以谓诸痛皆因于气，百病皆生于气，遂有九气不同之说。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怒、喜、悲、恐、寒、炅、惊、思、劳也。怒气所致，为呕血，为飧泄，为煎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喝烦心，为消瘅，为肥气，为目盲，为耳闭筋缓；发于外，为痈疽。喜气所致，为笑不休，为毛革焦，为肉病；为阳气不收，甚则为狂。悲气所致，为阴缩，为筋挛，为肌痹，为肺痿；男为溲血，女为血崩；为酸鼻辛颏，为目昏，为少气不能接息，为泣则臀麻。恐气所致，为破腘脱肉，为骨痿痿厥，为暴下清水，为面热肤急，为阴痿，为惧而脱颐。惊气所致，为潮涎，为目瞏，为口噤，为痴痫，为不省人事，为僵仆，久则为痹痹。思气所致，为不眠，为嗜卧，为昏瞀，为中痞，三焦闭塞，为咽嗌不利，为胆瘅呕苦，为筋痿，为白淫，为得后与气则快然而衰，为不嗜食。寒气所致，为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下利青白。炅气所致，为喘呕吐酸，暴注下迫。

丹溪曰：气无补法，世俗之误也。气实而壅盛者不必补。内伤劳役，正气虚者，不补而何？若正气虚而不补，是虚而益虚，则脾胃运化纳受皆失其职，阴不升而阳不降，所谓天地不交之否也。经曰：虚者补之，人参、黄芪之属是也。若不审虚实，悉以破气行气之药与之，以天真元气耗绝而死者，医杀之耳。

〔1〕“血”原脱，据《素问》改。
〔2〕“气”原误作“神”，据《素问》改。
〔3〕“辛”原作“酸”，据《素问》改。

卷之三十七天集

杂证谟

死生

经义

寿夭（一）

《上古天真论》：黄帝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热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阴阳应象大论》曰：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天年篇》：帝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盾，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盾。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久长。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随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

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五阅五使篇》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详面病门）

《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详面病门）

《寿夭刚柔篇》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气衰则危矣。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骨小则夭矣。形充而大肉胭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肉脆则夭矣。墙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满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满二十而死。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

《五常政大论》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帝曰：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寿夭乎？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神气死证（二）

《五常政大论》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

《移精变气论》：帝曰：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邪客篇》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

《营卫生会篇》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

《疏五过论》曰：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汤液醪醴论》：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谓神不使？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营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神弛坏，营涩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

《逆调论》曰：人生与志不相有，曰死。

阴阳死证（三）

《四气调神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阴阳应象大论》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

《寿夭刚柔篇》曰：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

《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通天篇》曰：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阴阳二十五人篇》曰：火形之人，似于赤帝，好颜急心，不寿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水形之人，似于黑帝，善欺给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

《至真要大论》：帝曰：六气之复何如？岐伯曰：厥阴之复，甚则入脾。冲阳绝，死不治。少阴之复，甚则入肺，咳而鼻渊。天府绝，死不治。太阴之复，甚则入肾，窍泻无度。大溪绝，死不治。少阳之复，甚则入肺，咳而血泄。尺泽绝，死不治。阳明之复，甚则入肝，惊骇筋挛。太冲绝，死不治。太阳之复，甚则入心，善忘善悲。神门绝，死不治。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1]矣。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反者死。

《五运行大论》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脉色死证（四）

《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上二条详四卷脉神章）。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死脾脉来，锐坚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三部九候论》曰：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真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躁盛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其脉乍数乍疏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方盛衰论》曰：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玉机真藏论》曰：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曰逆四时。

《大奇论》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见三十日死。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垒发死。脉

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脏菀热，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宣明五气篇》曰：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玉版论要篇》曰：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脉短气绝死。病温虚甚死。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易，重阳死，重阴死。

《通评虚实论》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帝曰：何谓重虚？岐伯曰：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帝曰：何以治之？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帝曰：寒气暴上，脉满而实何如？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帝曰：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何如？曰：春秋则生，冬夏则死。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帝曰：其形尽满何如？曰：其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如是者，从则生，逆则死。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阴阳别论》曰：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平旦死。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

《玉机真藏论》曰：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五藏脉详脉神章真藏条）

《终始篇》曰：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诸脉俱详关格门）

《五脏生成篇》曰：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

《论疾诊尺篇》曰：诊寒热，赤脉上下至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病传死期（五）

《玉机真藏论》曰：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言死生之且暮也。帝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脏而当死，是顺传所胜之次也。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风者，百病之长也。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死。

《标本病传论》曰：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

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痉痰，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痰，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肾病少腹腰脊痛腑痰，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腑痰，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昳。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腑痰，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难鸣，夏下晡。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间一脏止，及至三四脏者，乃可刺也。

《病传篇[2]》曰：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帝曰：大气入脏奈何？岐伯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发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发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肾，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病先发膀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难鸣，夏下晡。

《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肝移热于心则死。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

《阴阳别论》曰：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肝谓之辟阴，死不治。

岁时死证（六）

《九宫八风篇》曰：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

《岁露论》：帝曰：其有卒然暴病暴死者何也？少师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也。帝曰：愿闻三虚。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为三虚。故论不知三虚，工反为粗。帝曰：愿闻三实。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故诸逢其风雨遇其雨者，命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风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终日北风，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风从东方来，发屋，扬沙石，国有大灾也。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温不风，籴贱，民不病；天寒而风，籴贵，民多病。此所以候岁之风，残伤人者也。二月丑不风，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热。四月巳不暑，民多瘅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砂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

《本神篇》曰：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悴色夭，死于

冬。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

《玉机真藏论》曰：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胭，真脏见，十月之内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动作益衰，真脏来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痛身热，破胭脱肉，目眶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三部九候论》曰：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

《平人气象论》曰：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

《气交变大论》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上应岁星，冲阴绝者，死不治。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上应荧惑星，太渊绝者，死不治。岁土太过，雨湿流行，上应镇星，太溪绝者，死不治。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上应太白星，太冲绝者，死不治。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上应辰星，神门绝者，死不治。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六位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太少异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木郁之发，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火郁之发，甚则瞀闷懊恢，善暴死。

《六微旨大论》曰：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人。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

《本病论》：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外干，致有夭亡，可得闻乎？岐伯曰：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此即天气人气同虚也。又遇惊而夺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虚，神明失守，却遇火不及之岁，有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此即人虚而天虚也。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却遇土不及之年，即有青尸鬼犯之，令人卒亡。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即伤肾，因而三虚，肾神失守，却遇水不及之年，有黄尸鬼见之，令人暴亡。人或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又遇厥阴司天，天数不及，此谓天虚人虚也。又遇疾走恐惧，汗出于肝，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之年，有白尸鬼犯之，令人暴亡也。已上五失守者，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曰尸厥。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诸经死证（七）

《经脉篇》曰：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髦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也。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诊要经终论》：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睘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诸病死证（八）

《脉要精微论》曰：五脏者，中之守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垂，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

《玉版篇》：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五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如是者，不过一时而死矣。

《五禁篇》：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躁盛，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及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玉机真藏论》曰：五实死，五虚死。帝曰：愿闻五实五虚。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浆粥入胃，注泄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宝命全形论》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

《五色篇》：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帝曰：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帝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

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者，必不病而卒死。

《奇病论》：帝曰：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细微如发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为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五有余二不足也。帝曰：何谓五有余二不足？曰：所谓五有余者，五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阳明脉解篇》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厥论》曰：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少阳厥逆，机关不利，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详厥逆门）

《通评虚实论》：帝曰：消瘅虚实何如？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帝曰：癫疾何如？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曰虚则可治，实则死。帝曰：肠澼便血何如？曰：身热则死，寒则生。肠澼下白沫何如？曰：脉沉则生，脉浮则死。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癫狂篇》曰：癫疾者，癫发如狂者，死不治。

《厥病篇》曰：风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泺，烦心头痛，时呕时愧，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痹论》：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3]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伤寒死证（九，俱详列伤寒瘟疫二门）

《热论篇》曰：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误治死证（十）

《六元正纪大论》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诊要经终论》曰：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膈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死。

《刺禁论》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膈盲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脉，不幸为盲。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

《小针解》曰：取五脉者死，言病在中，气不足，但用针尽大泻其诸阴之脉也。取三阳之脉者，唯言尽泻三阳之气，令病人恇然不复也。夺阴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夺阳者狂，正言也。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经之合，有留针以致阳气，阳气至则内重竭，重竭则死矣。其死也无气以动，故静。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气外绝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输，有留针以致其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反入，入则逆，逆则死矣。其死也阴气有余，故躁。

《玉版篇》曰：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也。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帝曰：上下有数乎？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

所谓夺其天气者也。帝曰：愿卒闻之。曰：窥门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门而刺之者，死于堂上。

痈疽死证（十一）

《痈疽篇》《玉版篇》等义，俱详列外科。

绝谷死证（十二）

《平人绝谷篇》：帝曰：愿闻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故肠胃之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乳子死证（十三）

《通评虚实论》：帝曰：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帝曰：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何如？岐伯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

《论疾诊尺篇》曰：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

《热病篇》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

述 古（十四）

华元化曰：不病而五行绝者死。不病而性变者死。不病而暴语妄者死。不病而暴不语者死。不病而喘息者死。不病而强中者死。不病而暴目盲者死。不病而暴肿满者死。不病而大便结者死。不病而暴无脉者死。不病而暴昏冒如醉者死。此内外先尽故也。逆者即死，顺者二年无有生者也。

---

〔1〕“危”原脱，据《素问》补。

〔2〕“篇”原作“论”，据《灵枢》篇名改。

〔3〕“易”原作“不”，据《素问》改。

卷之三十八人集

妇 人 规（上）

总 论 类

妇人九证（一）

妇人诸病，本与男子无异，而其有异者，则惟经水、胎产之属。故本门亦止列此九证，曰：经脉类，胎孕类，产育类，产后类，带浊类，乳病类，子嗣类，癥瘕类，前阴类。凡此九者，乃其最切之病，不得不另详方论。此外杂证，但与男子相同者，自有各门论治之法，故不以男女分而资赘于此。

论 难 易（二）

谚云：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此谓妇人之病不易治也。何也？不知妇人之病，本与男子同，而妇人之情，则与男子异。盖以妇人幽居多郁，常无所伸，阴性偏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罔知义命，每多怨尤，或有怀不能畅遂，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师巫，或畏药饵，故染着坚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易耳，此其情之使然也。然尚有人事之难，如寇宗奭引黄帝之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谓之难治。又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虚实，以为诊法。故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

此治之大则也。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有以绵帕蒙其手者，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使脉有弗合，未免多问，问之觉繁，必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问亦非易，其有善问者，正非医之善者不能也。望闻问切，欲于四者去其三，吾恐神医不神矣。世之通患，若此最多，此妇人之所以不易也。故凡医家病家，皆当以此为意。

经 脉 类

经脉之本（三）

《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盖天癸者，言后天之阴气，阴气足而月事通，是即所为月经也。正以女体属阴，其气应月，月以三旬而一盈，经以三旬而一至，月月如期，经常不变，故谓之月经，又谓之月信。夫经者，常也。一有不调，则失其常度而诸病见矣。然经本阴血，何脏无之，惟脏腑之血皆归冲脉，而冲为五脏六腑之血海，故经言太冲脉盛，则月事以时下，此可见冲脉为月经之本也。然血气之化，由于水谷，水谷盛则血气亦盛，水谷衰则血气亦衰，而水谷之海，又在阳明。考之《痿论》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是以男精女血，皆由前阴而降，此可见冲脉之血，又总由阳明水谷之所化，而阳明胃气又为冲脉之本也。故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其他如七情六淫，饮食起居之失宜者，无非皆心脾胃气之贼。何者当顾，何者当去，学者于此，当知所从矣。

经脉诸脏病因（四）

女人以血为主，血王则经调，而子嗣、身体之盛衰，无不肇端于此。故治妇人之病，当以经血为先。而血之所主，在古方书皆言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故凡伤心、伤脾、伤肝者，均能为经脉之病。又曰：肾为阴中之阴，肾主闭藏；肝为阴中之阳，肝主疏泄。二藏俱有相火，其系上属于心，故心火一动，则相火翕然从之，多致血不静而妄行，此固一说。然相火动而妄行者有之，由火之盛也。若中气脱陷及门户不固而妄行者亦有之，此由脾肾之虚，不得尽言为火也。再如气道逆而不行者有之，由肝之滞也。若精血败而不行者亦有之，此由真阴之枯竭。其证极多，不得误以为滞也。是固心脾肝肾四脏之病，而独于肺脏多不言及，不知血之行与不行，无不由气。如《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下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行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此言由胃达脾，由脾达肺，而后传布诸经。故血脱者当益气，气滞者当调气，气主于肺，其义可知。是皆诸经之当辨者如此。然其微甚本末，则犹有当辨者。盖其病之肇端，则或由思虑，或由郁怒，或以积劳，或以六淫、饮食，多起于心肺肝脾四脏，及其甚也，则四脏相移，必归脾肾。盖阳分日亏，则饮食日减，而脾气胃气竭矣；阴分日亏，则精血日涸，而冲任肾气竭矣。故予曰：阳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疗之要着。故凡治经脉之病，或其未甚，则宜解初病，而先其所因；若其已剧，则必计所归，而专当顾本。甚至脾肾大伤，泉源日涸，由色淡而短少，由短少而继绝，此其枯竭已甚也。昧者无知，犹云积血，而通之破之，祸不旋踵矣。

经 不 调（五）

经血为水谷之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凡其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以灌溉一身，在男子则化而为精，妇人则上为乳汁，下归血海而为经脉。但使精气无损，情志调和，饮食得宜，则阳生阴长，而百脉充实，又何不调之有？苟不知慎，则七情之伤为甚，而劳倦次之。又

或为欲不谨，强弱相陵，以致冲任不守者，亦复不少。此外则外感内伤，或医药误谬，但伤营气，无不有以致之。凡人有衰弱多病，不耐寒暑，不胜劳役，虽先天禀弱者常有之，然有以气血方长，而纵情亏损，或精血未满，而早为斫丧，致伤生化之源，则终身受害。此未病之先，所当深察而调之者也。若欲调其既病，则惟虚实阴阳四者为要。丹溪曰：先期而至者，血热也；后期而至者，血虚也。王子亨曰：阳太过则先期而至，阴不及则后时而来。其有乍多乍少，断绝不行，崩漏不止，皆由阴阳盛衰所致，是固不调之大略也。然先期而至，虽曰有火，若虚而挟火，则所重在虚，当以养营安血为主。矧亦有无火而先期者，则或补中气，或固命门，皆不宜过用寒凉也。后期而至者，本属血虚，然亦有血热而燥瘀者，不得不为清补，有血逆而留滞者，不得不为疏利。总之，调经之法，但欲得其和平，在详察其脉证耳。若形气脉气俱有余，方可用清用利。然虚者极多，实者极少，故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知斯二者，则尽善矣。若营气本虚，而不知培养，则未有不日枯而竭者，不可不察也。凡经行之际，大忌寒凉等药，饮食亦然。

初虞世曰：经以月至，有常也。其来过与不及，皆谓之病。若荣血亏损，不能滋养百骸，则发落面黄，羸瘦燥热。燥气盛则金受邪，金受邪则为咳为嗽，为肺痈，为肺痿必矣。但助胃壮气，则荣血生而经自行。若果怒气逆，经闭不行，当用行气破血之剂。

《褚氏遗书·精血篇》曰：男子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涩而为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误行，或溃而入骨，或变而为肿，后虽合而难子，合多则沥枯虚人，产众则血枯杀人。观其精血，思过半矣。

《产宝方序论》曰：妇人以血为基本，苟能谨于调护，则血气宣行，其神自清，月水如期，血凝成孕。若脾胃虚弱，不能饮食，营卫不足，月经不行，肌肤黄燥，面无光泽，寒热腹痛，难于子息，或带下崩漏，血不流行，则成瘕证。

薛立斋曰：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为女子不月。故心脾平和，则百骸、五脏皆润泽，经候如常。苟或心脾受伤，则血无所养，亦无所统，而月经不调矣。是故调经者，当理心脾为主。丹溪先生亦曰：先期而至者，血热也；后期而至者，血虚也。窃谓先期而至者，有因脾经血燥，有因脾经郁火，有因肝经怒火，有因血分有热，有因劳役动火。过期而至者，有因脾经血虚，有因肝经血虚，有因气虚血弱。主治之法，脾经血燥者，加味逍遥散；脾经郁滞者，归脾汤；肝经怒火者，加味小柴胡汤；血分有热者，加味四物汤；劳役动火者，补中益气汤。其过期而至者，若脾经血虚，宜人参养营汤；肝经血少，宜六味地黄丸；气虚血弱，宜八珍汤。盖血生于脾，故云脾统血。凡血病当用苦甘之剂，以助其阳气而生阴血，俱属不足也。大凡肝脾血燥，四物汤为主；肝脾血弱，补中益气汤为主；肝脾郁结，归脾汤为主；肝经怒火，加味逍遥散为主。

又曰：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荣出中焦，卫出上焦。卫不足，益之必以辛；荣不足，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荣卫生，是以气血俱旺也。或因劳心，虚火妄动，月经错行，宜安心补血泻火，此东垣先生治法也。

又曰：人之少有老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皆因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早年斫丧。故其见证，难以名状。若左尺脉虚弱，或细数，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滋其化源也，不可轻用黄檗、知母之类。设或六淫外侵而见证，亦因其气内虚，而外邪溱集耳，尤宜用前药。

调经论外备用方

加味八珍汤（妇九四　补虚调经）　调味养营汤（妇九五　退热调经）　《金匮》胶艾汤（妇九三　劳伤经血不止）　《良方》当归散（妇九六　妄行不止）　四物二连汤（妇百十三　血虚内热）　补肝散（妇九二　虚弱不调）　益阴肾气丸（补一二三　血虚不调）　丹参散（妇九七　调经止血）　琥珀散（妇百二　逐瘀通经）　白芷散（妇一二六　固经）　《良方》黄龙汤（妇八五　经后外感）　《良方》人参汤（妇七七　补虚调经）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温补气血）　六物煎（新因二十　虚补最妙）

血热经早（六）

凡血热者，多有先期而至，然必察其阴气之虚实。若形色多赤，或紫而浓，或去多，其脉洪滑，其脏气、饮食喜冷畏热，皆火之类也。

治血热有火者，宜清化饮主之。若火之甚者，如抽薪饮之类亦可暂用，但不可以假火作真火，以虚火作实火也。大都热则善流而愆期不止者，如续断、地榆、丹参、茜根、栀子之属皆可用。若微火阴虚而经多早者，治宜滋阴清火，用保阴煎之类主之。所谓经早者，当以每月大概论。所谓血热者，当以通身脏象论。勿以素多不调，而偶见先期者为早；勿以脉证无火，而单以经早者为热。若脉证无火，而经早不及期者，乃其心脾气虚，不能固摄而然，宜大营煎、大补元煎，或五福饮加杜仲、五味子之类主之。此辈极多，若作火治，必误之矣。若一月二三至，或半月、或旬日而至者，此血气败乱之证，当因其寒热而调治之，不得以经早者并论。

血热论外方

《良方》续继汤（妇二二）　四物二连汤（妇百十三）　二黄散（妇二十）　一母丸（妇三七）　《良方》当归散（妇九六）　延年益嗣丹（妇一三五）　《奇效》四物汤（妇百十一）　子芩散（妇一二二）

血热经迟（七）

血热者经期常早，此营血流利及未甚亏者多有之。其有阴火内烁，血本热而亦每过期者，此水亏血少，燥涩而然。治宜清火滋阴，以加味四物汤、加减一阴煎、滋阴八味丸之类主之。

血寒经迟（八）

凡血寒者，经必后期而至。然血何以寒？亦惟阳气不足，则寒从中生，而生化失期，是即所谓寒也。至若阴寒由外而入，生冷由内而伤，或至血逆，或为疼痛，是又寒滞之证，非血寒经迟之谓也，当详辨之。

凡阳气不足，血寒经迟者，色多不鲜，或色见沉黑，或涩滞而少，其脉或微、或细，或沉迟弦涩，其脏气形气必恶寒喜暖。凡此者，皆无火之证，治宜温养血气，以大营煎、理阴煎之类加减主之。大约寒则多滞，宜加姜、桂、吴茱萸、荜拨之类，甚者须加附子。

血寒论外方

五物煎（新因三）　乌鸡煎丸（妇一四二）　增损四物汤（妇百十）　四神散（妇七五）

血虚经乱（九）

凡女人血虚者，或迟或早，经多不调，此当察脏气，审阴阳，详参形证脉色，辨而治之，庶无误也。盖血虚之候，或色淡，或涩少，或过期不至，或行后反痛，痛则喜暖喜按，或经后则困惫难支，腰膝如折，或脉息则微弱弦涩，或饮食素少，或形色薄弱。凡经有不调，而值此不足之证，皆不可妄行克削及寒凉等剂，再伤脾肾以伐生

气，则惟有日甚矣。凡肝脾血虚，微滞微痛者，宜四物汤主之，或加肉桂，或加黄芩[1]，随寒热而用之，自无不可。三阴亏弱，无热无寒，平脏者，宜小营煎、五福饮、六物煎之类主之，此常人最宜之剂。或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之类，皆宜择用。三阴亏弱兼阳虚者，宜大营煎、理阴煎之类主之。忧思过度，心脾受伤者，七福饮、归脾汤之类主之。脾土不健，饮食减少，宜燥宜温者，温胃饮、理中汤之类主之。脾土虚陷，不能统摄营气，而为漏为频者，宜五福饮、归脾汤、寿脾煎、秘元煎，或四君子加芎归主之。肝虚不能藏血，或多惊惕，或多小腹急痛，宜三阴煎、补肝散之类主之。若阴血虚，水不制火，而邪火盛者，或为夜热盗汗，或为烦渴生痰，是即劳损之渐，速宜调治，用一、二、三、四、五阴等煎，择宜治之，否则恐成血枯也。

肾虚经乱（十）

妇人因情欲房室，以致经脉不调者，其病皆在肾经，此证最多，所当辨而治之。

凡欲念不遂，沉思积郁，心脾气结，致伤冲任之源，而肾气日消，轻则或早或迟，重则渐成枯闭，此宜兼治心脾肾，以逍遥饮、秘元煎之类主之。若或欲火炽盛，以致真阴日溃者，宜保阴煎、滋阴八味丸之类主之。若房室纵肆不慎者，必伤冲任之流，而肾气不守，治须扃固命门，宜固阴煎、秘元煎之类主之。若左肾真阴不足，而经脉不调者，宜左归饮、左归丸、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右肾真阳不足，而经有不调者，宜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思郁不解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房室不慎致病者，使非勇于节欲，亦难全恃药饵也。

经期腹痛（十一）

经行腹痛，证有虚实。实者，或因寒滞，或因血滞，或因气滞，或因热滞；虚者，有因血虚，有因气虚。然实痛者，多痛于未行之前，经通而痛自减；虚痛者，于既行之后，血去而痛未止，或血去而痛益甚。大都可按可揉者为虚，拒按拒揉者为实。有滞无滞，于此可察。但实中有虚，虚中亦有实，此当于形气禀质，兼而辨之，当以意察，言不能悉也。

凡妇人经期有气逆作痛，全滞而不虚者，须顺其气，宜调经饮主之，甚者如排气饮之类亦可用。若血瘀不行，全滞无虚者，但破其血，宜通瘀煎主之。若气血俱滞者，宜失笑散主之。若寒滞于经，或因外寒所逆，或素日不慎寒凉，以致凝结不行，则留聚为痛而无虚者，须去其寒，宜调经饮加姜、桂、吴茱萸之类主之，或和胃饮亦可酌用。若血热血燥，以致滞涩不行而作痛者，宜加味四物汤，或用保阴煎去续断加减主之。以上五证，但察其有滞无虚，方是真实；若或兼虚，弗得任行克伐。

凡妇人经行作痛，挟虚者多，全实者少，即如以可按拒按及经前经后辨虚实，固其大法也。然有气血本虚，而血未得行者，亦每拒按，故于经前亦常有此证，此以气虚血滞，无力流通而然。但察其形证脉息，凡涉虚弱不足，而经滞作痛者，惟用决津煎、五物煎加减主之，其效如神，或用四神散之类亦可。若痛在经后者，多由血虚，当用大小营煎，随宜加减治之，或四物、八珍俱可用，然必察其寒热虚实以为佐使，自无不效。其有余滞未行者，惟决津煎为妙。凡妇人但遇经期则必作痛，或食则呕吐，肢体困倦，或兼寒热者，是必素禀气血不足，止宜八珍汤、大营煎之类。若虚而寒甚者，宜理阴煎，渐加培补，久必自愈。有因带浊多而虚痛者，亦宜大、小营煎，随其寒热，加佐使主之。

立斋曰：前证若风寒伤脾者，六君加炮姜；思虑伤血者，四物加参朮；思虑伤气者，归脾加柴栀；郁怒伤血者，归脾、逍遥兼服。

经痛论外方

温经汤（妇百三　寒痛）　交加散（妇百　结聚作痛）　醋附丸（妇百七　行滞止痛）　牛膝散（妇九九　通经止痛）　姜黄散（妇百一　逐瘀止痛）　当归没药丸

（妇百六 血瘀作痛） 玄胡当归散（妇九八 血逆作痛） 琥珀丸（妇一三四）

崩淋经漏不止（十二）

崩漏不止，经乱之甚者也。盖乱则或前或后，漏则不时妄行，由漏而淋，由淋而崩，总因血病，而但以其微甚耳。《阴阳别论》曰：阴虚阳搏谓之崩。《百病始生篇》曰：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故凡阳搏必属阴虚，络伤必致血溢。知斯二者，而崩淋之义及治疗之法，思过半矣。惟是阴虚之说，则但伤营气，无匪阴虚而五脏之阴皆能受病，故神伤则血无所主，病在心也；气伤则血无所从，病在肺也；意伤则不能统血摄血，病在脾也；魂伤则不能畜血藏血，病在肝也；志伤则不能固闭真阴，病在肾也。所以五脏皆有阴虚，五脏皆有阳搏。故病阴虚者，单以脏气受伤，血因之而失守也；病阳搏者，兼以火居阴分，血得热而妄行也。凡治此之法，宜审脏气，宜察阴阳。无火者，求其脏而培之补之；有火者，察其经而清之养之。此不易之良法也。然有火者不得不清，但元气既虚，极多假热，设或不明真假，而误用寒凉，必复伤脾胃，生气日见殆矣。先贤有云：凡下血证，须用四君子辈以收功。又云：若大吐血后，毋以脉诊，当急用独参汤救之。厥旨深矣。故凡见血脱等证，必当用甘药先补脾胃，以益发生之气。盖甘能生血，甘能养营，但使脾胃气强，则阳生阴长，而血自归经矣，故曰脾统血。治崩淋经漏之法：若阴虚血热妄行者，宜保阴煎、加减一阴煎；若火盛迫血妄行而无虚证者，宜徙薪饮、黄芩散加续断、丹参；若血热兼滑者，宜保阴煎、槐榆散、生地黄汤；若肝经怒火动血者，加味四物汤；若肝经怒火动血，逆气未散者，化肝煎，或保阴煎加减主之；若血有滞，逆而妄行者，四物汤、丹参散；若营气不足，血不能调而妄行者，五福饮、四物汤、四君子汤、八珍汤，择宜用之；若脾气虚陷，不能收摄而脱血者，寿脾煎、归脾汤、四君子加芎、归，再甚者，举元煎；若脾肾虚寒，兼呕兼溏泄而畏寒者，理阴煎、五君子煎、理中汤。若阳气大虚脱陷者，四维散；若脾肾阴气不固者，固阴煎、五阴煎、秘元煎；若肝胆气虚，不能藏血者，必多惊恐畏怯，宜五福饮、七福饮、八珍汤；兼阳虚者，仍加姜、桂；若去血过多，血脱气竭者，当速用独参汤提握其气，以防脱绝，或用当归补血汤；若崩淋既久，血滑不禁，宜涩宜固者，龙骨散、如圣散、七灰散之类，同人参兼用之。凡血淋治法，大约如前。但其秽臭脉滑者多火，宜从清凉；若腥臭清寒脉细者多寒，必须温补。其或久病则精去无穷，尾闾易竭，非大加培补不可，惟固阴煎，及十全大补汤之类为宜。

一、崩淋之病，有暴崩者，有久崩者。暴崩者，其来骤，其治亦易；久崩者，其患深，其治亦难。且凡血因崩去，热必渐少，少而不止，病则为淋。此等证候，未有不由忧思郁怒，先损脾胃，次及冲任而然者。崩淋既久，真阴日亏，多致寒热咳嗽，脉见弦数或豁大等证。此乃元气亏损、阴虚假热之脉，尤当用参、地、归、朮甘温之属，以峻培本源，庶可望生。但得胃气未败，受补可救；若不能受补，而日事清凉，以苟延目前，则终非吉兆也。

一、崩淋病，治有五脏之分，然有可分者，有不可分者。可分者，如心肺居于膈上，二阳脏也；肝脾肾居于膈下，三阴脏也。治阳者宜治其气，治阴者宜治其精，此可分之谓也。然五脏相移，精气相错，此又其不可分者也。即如病本于心，君火受伤，必移困于脾土，故治脾即所以治心也。病本于肺，治节失职，必残及于肾水，故治肾即所以治肺也。脾为中州之官，水谷所司，饷道不资，必五路俱病，不究其母，则必非治脾良策。肝为将军之官，郁怒是病，胜则伐脾，败则自困，不知强弱，则攻补不无倒施。不独此也，且五脏五气，无不相涉，故五脏中皆有神气，皆有肺气，皆有胃气，皆有肝气，皆有肾气，而其中之或此或彼，为利为害，各有互相倚伏之妙。故必悟藏气之大本，其强弱何在？死生之大权，其缓急何在？精气之大要，其消长何在？攻补之大法，其先后何在？斯足称慧然之明哲。若谓心以枣仁、远志，肺以桔梗、麦冬，

脾以白朮、甘草，肝以青皮、芍药，肾以独活、玄参之类，是不过肤毛之见，又安知性命之道也。诸证皆然，不止崩淋者若此。

一、妇人于四旬外，经期将断之年，多有渐见阻隔，经期不至者。当此之际，最宜防察。若果气血和平，素无他疾，此固渐止而然，无足虑也。若素多忧郁不调之患，而见此过期阻隔，便有崩决之兆。若隔之浅者，其崩尚轻；隔之久者，其崩必甚。此因隔而崩者也。当预服四物、八珍之类以调之，否则恐其郁久而决，则为患滋大也。若其既崩之后，则当辨其有火无火。有火者，因火逼血，宜保阴煎主之。无火者，因隔而决，或其有滞，当去其故而养其新，宜调经饮先以理之，然后各因其宜，可养则养，用小营煎；可固则固，用固阴煎之类主之。

王叔和曰：五崩何等？曰：白崩者，形如涕；赤崩者，形如绛津；黄崩者，形如烂瓜；青崩者，形如蓝色；黑崩者，形如衄血也。

立斋曰：前证治法固脾胃亏损不能摄血归源者，用六君加芎、归、柴胡。若因肝经之火而血下行，用奇效四物汤，或四物加柴、栀、苓、朮。若肝经风热而血妄行，用加味逍遥散，或小柴胡加栀、芍、丹皮。若怒动肝火而血沸腾，亦用前药。若脾经郁结而血不归经，用归脾加柴、栀、丹皮。若悲伤胞络而血下崩，用四君加柴、栀、升麻。

附按：大尹王天成之内久患崩，自服四物凉血之剂，或作或彻。因怒发热，其血不止，服前药不应，乃主降火，更加胁腹大痛，手足俱冷。余曰：此脾胃虚寒所致。先用附子理中汤，热退痛止；又用《济生》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崩血顿愈。若泥痛无补法，则误矣。

血崩简易方

一方：治风热血崩，用荆芥穗灯火烧焦为末，每服一二钱，童便调服。

一方：治血崩，用陈槐花一两，百草霜半两，为末，每服一二钱，烧红秤锤粹酒服。

崩漏论外方

增损四物汤（妇百十　虚不固摄）　一味防风散（妇百十五　肝经风热血崩）　防风黄芩汤（妇一二三　风热血崩）　柏叶散（妇一二一　虚弱久崩）　棕灰散（和二一五　固涩崩漏）　龙脑鸡苏丸（和三七二　虚火崩淋下血）

杀血心痛（十三）

陈临川《良方》云：妇人血崩而心痛甚，名曰杀血心痛，由心脾血虚也。若小产去血过多，而心痛甚者亦然，用乌贼鱼骨炒为末，醋汤调下；失血散亦效。

立斋曰：前证若阴血耗散，用乌贼丸收敛之；若瘀血不散，用失笑散行散之；若心血虚弱，用芎归汤补养之；若郁结伤血，用归脾汤调补之。

附按：一妇人血崩兼心痛三年矣，诸药不应，每痛甚，虚证悉具，面色痿黄。余曰：心主血，盖由去血过多，心无所养，以致作痛，宜用十全大补汤，参朮倍之。三十余剂稍愈，百余剂全愈。

愚谓杀血心痛，既由血去过多而心痛甚，明属心无所养，但当专用甘温以养营气，如十全大补汤、大营煎、小营煎、五福饮之类为宜。若失笑散者，惟气滞血逆而用以行之、散之则可，必不可以治血虚也。再如乌贼丸，乃《内经·腹中论》用治血枯者，亦恐于血虚心痛未必即效，用者审之。

热入血室（十四）

妇人伤寒，或劳役，或怒气，发热适遇经行，以致热入血室，或血不止，或血不行，令人昼则明了安静，夜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是也。若热因外邪，由表而入者，宜一

柴胡饮，或三柴胡饮，或四柴胡饮，或《良方》黄龙汤加生地，酌而用之。若或怒或劳，火由内生，其人多汗而无表证者，宜保阴煎、清化饮、当归六黄汤之类加减主之。若病虽渐愈，但元气素弱，而热有未退，血未止者，宜补阴益气煎，或补中益气汤。若脾气素弱，宜归脾汤；血气俱弱者，宜十全大补汤，庶无误矣。若血热多滞者，宜小柴胡汤加丹皮、红花、当归。

辨 血 色（十五）

凡血色有辨，固可以察虚实，亦可以察寒热。若血浓而多者，血之盛也；色淡而少者，血之衰也。此固大概之易知者也。至于紫黑之辨，其证有如水炭，而人多不解，误亦甚矣。盖紫与黑相近，今人但见紫色之血，不分虚实，便谓内热之甚。不知紫赤鲜红，浓而成片成条者，是皆新血妄行，多由内热；紫而兼黑，或散或薄，沉黑色败者，多以真气内损，必属虚寒。由此而甚，则或如屋漏水，或如腐败之宿血，是皆紫黑之变象也。此肝脾大损，阳气大陷之证，当速用甘温，如理阴煎、理中汤、归脾汤、四味回阳饮、补中益气汤之类，单救脾土，则陷者举，脱者固，元气渐复，病无不愈。若尽以紫色作热证，则无不随药而毙矣。凡肠澼、便血之属，无不皆然，学者于此，最有不可忽者。

血枯经闭（十六）

《评热病论》曰：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2]者，死不治。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肾脉微涩，为不月。

血枯之与血隔，本自不同。盖隔者，阻隔也；枯者，枯竭也。阻隔者，因邪气之隔滞，血有所逆也；枯竭者，因冲任之亏败，源断其流也。凡妇女病损，至旬月半载之后，则未有不闭经者。正因阴竭，所以血枯，枯之为义，无血而然。故或以羸弱，或以困倦，或以咳嗽，或以夜热，或以食饮减少，或以亡血失血，及一切无胀无痛，无阻无隔，而经有久不至者，即无非血枯经闭之候。欲其不枯，无如养营；欲以通之，无如充之。但使雪消则春水自来，血盈则经脉自至，源泉混混，又孰有能阻之者？奈何今之为治者，不论有滞无滞，多兼开导之药，其有甚者，则专以桃仁、红花之类，通利为事，岂知血滞者可通，血枯者不可通也。血既枯矣，而复通之，则枯者愈枯，其与榨干汁者何异？为不知枯字之义耳，为害不小，无或蹈此弊也。此之治法，当与前血虚肾虚二条，参而用之。

寇宗奭曰：夫人之生，以血气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伤其血气者。若室女童男，积想在心，思虑过度，多致劳损，男子则神色消散，女子则月水先闭。盖忧愁思虑则伤心，而血逆气竭，神色先散，月水先闭。且心病则不能养脾，故不嗜食；脾虚则金亏，故发嗽；肾水绝则木气不荣，而四肢干瘘，故多怒，鬓发焦，筋骨瘘。若五脏传遍，则必至于死。此一种，于劳中最难治。盖病起于五脏之中，无有已期，药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然后用药扶接，如此则可得九死一生。举此为例，其余诸方，可按脉与证而治之。

张氏云：室女月水久不行，切不可用青蒿等凉药。医家多以为室女血热，故以凉药解之，殊不知血得热则行，冷则凝，《养生必用方》言之甚详，此说大有理，不可不知。若经候微少，渐渐不通，手足骨肉烦疼，日渐羸瘦，渐生潮热，其脉微数，此由阴虚血弱，阳往乘之，少水不能减盛火，火逼水涸，耗亡津液。治当养血益阴，慎毋以毒药通之，宜用柏子仁丸、泽兰汤。

立斋曰：夫经水，阴血也，属冲任二脉，主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其为患，有因

脾胃虚，不能生血而不行者，调而补之；有因脾郁伤血，耗损而不行者，解而补之；有因胃火，血消烁而不行者，清而补之；有因劳伤心，血少而不行者，静而补之；有因怒伤肝，血少而不行者，和而补之；有因肾水亏，不能生肝血而闭者，补脾肺；有因肺气虚，不能行血而闭者，补脾胃。经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审而治之，庶无误矣。五谷入胃，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养五脏六腑。若服苦寒之剂，复伤胃气，必致不起。

经闭论外方

通经散（攻四五）

经脉类论列总方（十七）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汤煎（新热六） 六君子汤（补五） 四物汤（补八） 八珍汤（补十九）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归脾汤（补三二） 小营煎（新补十五） 加味四物汤（补九） 寿脾煎（新热十六） 大营煎（新补十四）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理阴煎（新热三） 理中汤（热一） 附子理中汤（热二） 保阴煎（新寒一） 五福饮（新补六）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五物煎（新固三） 七福饮（新补七） 人参养营汤（补二一） 六物煎（新固二十） 五阴等煎（新补八起至三十止）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举元煎（新补十七） 秘元煎（新固一） 四味回阳饮（新热一） 固阴煎（新固二） 逍遥散（补九二）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当归补血汤（补四四）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当归六黄汤（寒六五） 六味丸（补百二十） 八味丸（补一二一） 滋阴八味丸（新寒十七） 独参汤（补三五） 十补丸（热一七三） 奇效四物汤（妇百十一） 温胃饮（新热五） 和胃饮（新和五） 《良方》黄龙汤（妇八五） 一柴胡饮（新散一） 三柴胡饮（新散三） 加味小柴胡汤（散二十） 四柴胡饮（新散四） 小柴胡汤（散十九） 生地黄汤（固五七） 补肝散（妇九二） 化肝煎（新寒十） 调经饮（新固四） 决津煎（新固二） 通瘀煎（新固五） 丹参散（妇九七） 芎归汤（妇四一） 如圣散（妇百十七） 失笑散（妇百四） 四维散（新热十二） 四神散（妇七五） 排气饮（新和六） 抽薪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清化饮（新固十三） 黄芩散（妇一二二） 槐榆散（妇百十八） 龙骨散（妇百十六） 七灰散（妇百十九附绵花子方） 乌贼丸（妇百九） 柏子仁丸（妇百八） 泽兰汤（妇百五）

胎孕类

胎 脉（十八）

《平人气象论》曰：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任子也。《阴阳别论》曰：阴搏阳别，谓之有子。《腹中论》曰：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脉经》曰：尺中之脉，按之不绝，法妊娠也。滑伯仁曰：三部脉浮沉正等，无他病而不月者，妊也。

凡妇人怀孕者，其血留气聚，胞宫内实，故脉必滑数倍常，此当然也。然有中年受胎，及血气羸弱之妇，则脉见细小不数者亦有之，但于微弱之中，亦必有隐隐滑动之象，此正阴搏阳别之谓，是即妊娠之脉，有可辨也。又胎孕之脉数，劳损之脉亦数，大有相似。然损脉之数，多兼弦涩，胎孕之数，必兼和滑。此当于几微中，辨其邪气胃气之异，而再审以证，自有显然可见者。

凡辨男女之法，自古及今，无不以阴阳二字为纲领。然言多矛盾，悉属疑似。兹余以坎离之象定之，庶得其要。盖坎为天一之卦，坎中满，阳在内也；离为地二之卦，离中虚，阴在内也。得坎象者为男，得离象者为女。所以男脉多沉实，沉实者，中满

之象；女脉多浮虚，浮虚者，中虚之象。无论人之老少强弱，脉之部位大小，但因象察象，无不如响之应，然尤于两尺为最也，足称捷法。

《脉诀》云：欲产之妇脉离经，沉细而滑也同名，夜半觉痛应分诞，来日日午定知生。《质疑》谓离经之脉，即歇至者是也。在须臾却非病。

胎　候（十九）

巫方氏《颅囟经》云：一月为胞胎，精血凝也；二月为胎，形始成胚也；三月阳神为三魂；四月阴灵为七魄；五月五形分五脏也；六月六律定六腑也；七月睛开窍，通光明也；八月元神具，降真灵也；九月宫室罗布，以定生人也；十月受气足，万象成也。

《五脏论》有耆婆论曰：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发生，七月游其魂，男能动左手，八月游其魄，儿能动右手，九月三转身，十月受气足。

孙真人曰：凡儿在胎，一月胚，二月胎，三月有血脉，四月形体成，五月能动，六月诸骨具，七月毛发生，八月脏腑具，九月谷入胃，十月百神备则生矣。生后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应和人；百五十日，任脉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髓骨成，能独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扶伏；三百日，骸骨成，能行也。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处。

《巢氏病源论》曰：妊娠一月名胎胚，足厥阴脉养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阳脉养之；三月名始胎，手心主脉养之。当此之时，血不流行，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感而变。欲子端正庄严，常口谈正言，身行正事；欲子美好，宜佩白玉；其气贤能，宜看诗书，是谓外象而内感者也。四月始成其血脉，手少阳脉养之；五月始成其气，足太阴脉养之；六月始成其筋，足阳明脉养之；七月始成其骨，手太阴脉养之；八月始成肤革，手阳明脉养之；九月始成毛发，足少阴脉养之；十月五脏、六腑、关节、人神皆备，此其大略也。

陈临川曰：尝试推巢氏所论云妊娠脉养之理，若足厥阴，肝脉也；足少阳，胆脉也。为一脏一腑，表里之经，余皆如此。且四时之令，必始于春木，故十二经之养，始于肝胆，所以养胎在一月二月。手心主，心胞络脉也；手少阳，三焦脉也，属火而夏旺，所以养胎在三月四月。手少阴、手太阳，乃心脉也，以君主之官，无为而尊也。足太阴，脾脉也；足阳明，胃脉也。属土而旺长夏，所以养胎在五月六月。手太阴，肺脉也；手阳明，大肠脉也。属金而旺秋，所以养胎在七月八月。足少阴，肾脉也。属水而旺冬，所以养胎在九月。又况母之肾脏系于胎，是母之真气，子之所赖也。至十月，儿于母腹之中，受足诸脏气脉所养，然后待时而生。此论诚有至理，世更有明之者，亦未有过于巢氏之论矣。余因述其说。

一、胎有男女之辨。《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颅囟经》曰：三阳所会则生男，三阴所会则生女。葛仙翁曰：男从父气，女从母气。《圣济经》曰：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之至和，流薄于一体，因气而左动则属阳，阳资之则成男；因气而右动则属阴，阴资之则成女。是以胎有男女，则成有迟速；体有阴阳，则怀有向背。故男动在三月，阳性早也；女动在五月，阴性迟也。女胎背母而怀，故母子腹软；男胎面母而怀，故母之腹鞕。此皆得理之谈，所当察也。至若褚氏以精血之先后言男女，《道藏经》以一日、三日、五日得者为男等说，总属亿度渺茫，非有确见也。余不敢遵信，故别有微论，列子嗣类。

安　胎（二十）

凡妊娠胎气不安者，证本非一，治亦不同。盖胎气不安，必有所因，或虚或实，或寒或热，皆能为胎气之病，去其所病，便是安胎之法。故安胎之方不可执，亦不可泥

其月数，但当随证随经，因其病而药之，乃为至善。若谓白朮、黄芩乃安胎之圣药，执而用之，鲜不误矣。

一、胎气有寒而不安者，其证或吞酸吐酸，或呕恶胀满，或喜热畏凉，或下寒泄泻，或脉多沉细，或绝无火证，而胎有不安者，皆属阳虚寒证，但温其中而胎自安矣。宜用温胃饮、理阴煎之类加减主之。亦当以平素之脏气，察其何如，酌而用之。

一、胎气有热而不安者，其证必多烦热，或渴或躁，或上下不清，或漏血、溺赤，或六脉滑数等证。宜凉胎饮、保阴煎之类主之。若但热无虚者，如枳壳汤、一母丸、黄芩散之类，皆可择用，清其火而胎自安矣。

一、胎气有虚而不安者，最费调停。然有先天虚者，有后天虚者，胎元攸系，尽在于此。先天虚者，由于禀赋，当随其阴阳之偏，渐加培补，万毋欲速，以期保全。后天虚者，由于人事，凡色欲劳倦，饮食七情之类，皆能伤及胎气。治此者，当察其所致之由，因病而调，仍加戒慎可也。然总之不离于血气之虚，皆当以胎元饮为主。若心脾气虚于上者，宜逍遥饮、归脾汤、寿脾煎之类主之。若肝肾不足于下者，宜左归饮、右归饮、固阴煎主之。若气血俱虚者，宜五福饮、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若脾肾气虚而兼带浊者，宜秘元煎、菟丝煎之类主之。若多呕恶者，当随前证前方，各加二陈汤之类以和之。凡治虚证，贵在随机应变，诚有不可以凿执言者。

一、胎气有实滞气滞，凡为恶阻，为胀满而不安者，惟其素本不虚，而或多郁滞者乃有之，但察其所由而开之导之，诸治实者固无难也。呕吐不止者，二陈汤加枳壳、砂仁主之，或用人参橘皮汤亦妙。食滞胀满不安者，小和中饮加减主之。肝气滞逆，胀满不安者，解肝煎主之。怒动肝气兼火者，化肝煎主之。脾肺气滞，上攻作痛者，紫苏饮主之。气滞兼痰者，四七汤、二陈汤加当归主之。气滞兼火，为胀为烦者，枳壳汤、束胎丸之类主之。

一、王节斋曰：调理妊妇，在于清热养血，白朮补脾为安胎君药，条实黄芩为安胎圣药，清热故也，暑月宜加用之。此一说者，虽若有理，而实有大病，不可不辨也。夫孕之胎气，必随母之脏气，大都阴虚者多热气，阳虚者多寒气，寒之则寒，热之则热者，是为平气。今以十人言之，则寒者居其三，热者居其三，平者居其四，此大较也。若谓受胎之后，必增内热，自与常人不同，则何以治恶阻者，必用二陈、六君、生姜、半夏之属而后效，其果增热否乎？故治热宜黄芩，寒则不宜也。非惟寒者不宜，即平气者亦不宜。盖凡今之胎妇，气实者少，气虚者多。气虚则阳虚，而再用黄芩，有即受其损而病者，有用时虽或未觉，而阴损胎元，暗残母气，以致产妇羸困，或儿多脾病者，多由乎此。奈今人不能察理，但以圣药二字，认为胎家必用之药，无论人之阴阳强弱，凡属安胎，无不用之，其害盖不少矣。至若白朮，虽善安胎，然或用不得善，则其性燥而气闭，故凡阴虚者非可独用，气滞者亦当权宜。是以用药之难，当如盘珠，有不可胶柱而鼓瑟也。

立斋曰：妊娠若元气不实，发热倦怠，或胎气不安，用当归散。因气恼，加枳壳；胸膈痞闷，再加苏梗；或作痛，加柴胡。若饮食不甘，或欲呕吐，用六君加紫苏、枳壳。若恶阻呕逆，头眩体倦，用参橘散；未应，用六君子汤。若恶阻呕吐，不食烦闷，亦用参橘散之类。若顿仆胎动，腹痛下血，用胶艾汤；未应，用八珍加胶、艾。若顿仆、毒药，腰痛短气，用阿胶散；未应，煎送知母丸。若顿仆胎伤，下血腹痛，用佛手散；未应，用八珍送知母丸。若心惊胆怯，烦闷不安，名子烦，用竹叶汤。未应，血虚佐以四物，气虚佐以四君。若下血不止，名胎漏，血虚用二黄散，血去多用八珍汤。未应，用补中益气汤。若因事而动，下血，用枳壳汤加生、熟地黄；未应，或作痛，更加当归。血不止，八珍加胶艾。若不时作痛，或小腹重坠，名胎痛，用地黄当归汤；未应，加参、朮、陈皮。或因脾气虚，用四君加归、地；中气虚，用补中益气汤。若面

目虚浮，肢体如水气，名子肿，用《全生》白朮散；未应，用六君子汤。下部肿甚，用补中益气倍加茯苓。或因饮食失宜，呕吐泄泻，此是脾胃亏损，用六君子汤。若足指发肿，渐至腿膝，喘闷不安，或足指缝出水，名水气，用天仙藤散；脾胃虚弱，兼以四君子；未应，用补中益气，兼以逍遥散。若胎气上攻，心腹胀满作痛，名子悬，用紫苏饮。饮食不甘，兼四君子；内热晡热，兼逍遥散。若小便涩少，或成淋沥，名子淋，用安营散；不应，兼八珍汤。腿足转筋，而小便不利，急用八味丸，缓则不救。若项强筋挛，语涩痰盛，名子痫，用羚羊角散。或饮食停滞，腹胀呕吐，此是脾胃虚弱，而不能消化，用六君子汤；不应，用平胃散加参、苓。或胎作胀，或胀作痛，此是脾胃气虚，不能承载，用安胎饮加升麻、白术；不应，用补中益气汤。或脐腹作胀，或小便淋闭，此是脾胃气虚，胎压尿胞，用四物加二陈、参、朮，空心服后探吐，药出气定，又服又吐，数次必安。或因劳役所伤，或食煎妙，小便带血，此是血得热而流于胞中，宜清膀胱，用逍遥散。或遗尿不禁，或为频数，此是肝火血热，用加味逍遥散。若胸满腹胀，小便不通，遍身浮肿，名胎水不利，用鲤鱼汤；脾胃虚，佐以四君子。病名同而形证异，形证异而病名同，聊见本方。凡用见证之药不应，当分月经治之。

徐东皋曰：胎有不安而腰疼腹痛，甚则至于下坠者，未必不由气血虚，无所营养而使之然也。夫胎之在腹，如果之在枝，枝枯则果落，固理之自然。妇人性偏恣欲，火动于中，亦能致胎不安而有堕者，大抵不外乎属虚属火二者之间，清热养血之治尽之矣。此外有二因动胎者，又不可不知也。有因母病动胎者，但疗母病则胎自稳；有因触伤动胎者，当以安胎药二三剂而胎自安。

安胎论外方

茯苓丸（妇三九　温胃安胎）　黄芪汤（妇九　气虚胎动）　七味阿胶散（妇八　胎动腹痛）　太山磐石散（妇三）　《千金》保孕丸（妇三六）　《良方》白朮散（妇十一　胎热）　三味白朮汤（妇十二　胎热心痛）　益母地黄汤（妇十七　跌坠腹痛）　钩藤散（妇十　胎动腹痛）　醋附丸（妇百七　胎滞不安）　独圣散（妇十八　顺气安胎）　探胎饮（妇十五）　肾著汤（热一二九　妊娠脚肿）　当归黄芪汤（妇九八　妊娠不利）　滑胎枳壳散（妇二四　瘦胎）

恶　阻（二一）

妊娠之妇，每多恶心呕吐，胀满不食，《巢氏病源》谓之恶阻。此证惟胃气弱而兼滞者多有之，或嗜酸择食，或肢体困倦，或烦闷胀满，皆其候也。然亦有虚实不同，所当辨而治之。

凡恶阻多由胃虚气滞，然亦有素本不虚，而忽受胎妊，则冲任上壅，气不下行，故为呕逆等证；及三月余而呕吐渐止者，何也？盖胎元渐大，则脏气仅供胎气，故无暇上逆矣。凡治此者，宜以半夏茯苓汤、人参橘皮汤之类，随宜调理，使之渐安，必俟及期，方得帖然也。若中脘多痰者，用二陈汤加枳壳，或用半夏茯苓汤。若饮食停滞作胀者，宜小和中饮加减主之。若气逆作胀者，宜半夏茯苓汤加枳壳、苏梗、香附。若脾胃气虚者，宜五味异功散、六君子汤、人参橘皮汤之类主之。若胃虚兼寒多呕者，宜六味异功煎、温胃饮之类主之。若肝肾阳虚作呕者，宜理阴煎主之。

立斋曰：半夏乃健脾气、化痰滞之主药也。脾胃虚弱而呕吐，或痰涎壅滞，饮食少思，胎不安，必用茯苓半夏汤，倍加白朮，以半夏、白朮、茯苓、陈皮、砂仁善能安胎气、健脾胃，予常用，验矣。

恶阻论外方

四味白朮散（妇十三　胃虚吐水）　茯苓丸（妇三九　养胃温胃，痞闷，恶食）　竹茹汤（妇三三　清痰止呕）　乌附汤（妇三五　和气养胃）

胎气上逼（二二）

妊娠将理失宜，或七情郁怒，以致气逆，多有上逼之证。若气逆气实而胀逼者，宜解肝煎。若胃寒气实而逼者，宜和胃饮。若胃火兼滞者，宜枳壳汤。若脾虚兼滞者，宜紫苏饮。如脾虚而气不行者，宜四君子汤，甚者八珍汤。若脾气虚而兼寒者，宜五君子煎。若脾肾虚寒不行者，宜理阴煎。若脾肾气虚兼火者，宜逍遥散，或加黄芩、枳壳、砂仁。若胎死腹中，冷气上逼，呕恶面青者，治如后胎动欲堕条。

一方治胎气上逼，热痛下血，或烦闷困笃，用葱二十茎，水浓煮饮之，胎未死即安，胎已死即下。未效再服。若胎动烦躁，唇口青黑，手足厥冷，须用当归汤。

胎　　漏（二三）

妊妇经血不固者，谓之胎漏。而胎漏之由，有因胎气者，有因病气者。而胎气之由，亦有二焉。余尝诊一妇人，脉见滑数，而别无风热等病，问其经脉则如常不断，而但较前略少耳。余曰：此必受妊者也。因胎小血盛有余而然。后于三月之外，经脉方止，果产一男。故胎妊之妇多有此类。今常见怀胎七八个月而生子者，人但以血止为度，谓之不足月，然其受胎于未止之前，至此而足而实，人所不知也。第此等胎气，亦有阴阳盛衰之辨。如母气壮盛，荫胎有余而血之溢者，其血虽漏而生子仍不弱，此阴之强也，不必治之；若父气薄弱，胎有不能全受而血之漏者，乃以精血俱亏，而生子必萎小，此阳之衰也，而亦人所不知也。凡此皆先天之由。若无可以为力者，然栽培根本，岂果无斡旋之道乎？第见有于无之目及转强于弱之手，为不易得，是乌可以寻常语也。至若因病而漏者，亦不过因病治之而已耳。

妊娠血热而漏者，保阴煎、清化饮择而用之。怒动肝火漏血者，保阴煎，甚者化肝煎主之。脾虚不能摄血者，寿脾煎、四君子之类主之。脾虚血热气滞者，四圣散主之。脾肾兼虚者，五阴煎主之。三焦气血俱虚者，五福饮、七福饮之类主之。劳倦伤而动血者，寿脾煎、归脾汤主之。偶因伤触动血者，五福饮、安胎散主之。冲任气虚，不能约制，血滑易动者，固阴煎、秘元煎主之。

立斋曰：前证若因气热，用防风黄芩丸。若因血热，用加味逍遥散。若因血虚，用二黄散。若因血去太多，用八珍汤，未应，补中益气汤。若因肝火，用柴胡清肝散。若因脾火，用加味归脾汤。若因事下血作痛，用八珍汤，加阿胶、熟艾。若因脾胃虚弱，用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若因脾胃虚陷，用前汤，倍用升麻、柴胡。若脯热内热，宜用逍遥散。

胎漏论外方

安胎寄生汤（妇十九　下血腰痛）　当归芍药汤（妇十六　急痛去血）

妊娠卒然下血（二四）

妊娠忽然下血，其证有四：或因火热迫血则妄行；或因郁怒气逆则动血；或因损触胎气，胞宫受伤而下血；或因脾肾气陷，命门不固而脱血。凡此皆动血之最者也。不速为调理，则必致堕胎矣。然治此者，必先察其血去之多少，及於血去之后，尤当察其邪之微甚。如火犹未清，仍当清火；气犹未顺，仍当顺气。若因邪而动血，血去而营虚，则速当专顾元气以防脱陷。此中或当治标，或当救本，或当兼标本而调理之。倘不知先后缓急，将恐治标未已，而救本无暇也。当详察之。

若火盛迫血妄行者，当察其火之微甚。火之微者，凉胎饮；稍甚者，徙薪饮；再甚者，保阴煎、子芩散。若肝经有风热而血下者，宜防风黄芩丸。若怒气伤肝，气逆血动而暴至者，宜保阴煎。若气有未顺而胀满者，四七汤、二陈汤，或加芎、归之类。若兼肝火者，宜化肝煎。若触损胎气，胞宫受伤而血下者，宜安胎散、胶艾汤。去血多者，倍加人参。若从高坠下，伤动胎气而下血者，宜益母地黄汤、安胎散。若因惊

气虚而陷者，仍加人参。若脾胃素弱，或偶因伤脾下血者，宜寿脾煎、归脾汤。或中气下陷者，补中益气汤。若血虚微热，漏血尿血者，续断汤。以上诸动血证，若去血未多，血无所积，胎未至伤而不止者，宜凉则凉，宜补则补，惟以安之固之为主治。若血已离位，蓄积胞宫，为胀为痛，而余血未出者，欲与留之，有不可得，欲去其血而不伤营气，则惟四物汤大加当归为最宜也。若察其胎气已动，势有难留，则五物煎、决津煎皆切要之药。

一方：治顿仆胎动，用川芎末二钱，酒下二三服，胎生即安，胎死即下。

又方：治同前，用砂仁和皮炒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腹热即安。

胎动欲堕（二五）

妊娠胎气伤动者，凡跌扑、怒气、虚弱、劳倦、药食误犯、房室不慎，皆能致之。若因母病而胎动，但治其母；若因胎动而母病，但安其胎。轻者转动不安，或微见血，察其不甚，速宜安之，用前安胎及卒然下血等法。若腹痛血多，腰痠下坠，势有难留者，无如决津煎、五物煎，助其血而落之，最为妥当。若其势甚而舌青面赤，胀满呕恶，或冷气上逼者，儿已死矣。若面青吐沫舌赤，是母死也。若面舌唇吻俱青，口中沫出，是母子俱死也。若胎已死，当速去其胎以救其母。气血虚者，惟用决津煎最妙。如不应而胀痛上逼，热不容缓者，急用平胃散一两，酒水各半煎，投朴硝五钱，热服之；或用朴硝一两，以童便调服，则逐而下矣。下后随证调补之。如无胀急，则但用决津煎加朴硝，则死胎自下。

一、凡气血衰弱，无以滋养其胎，或母有弱病，度其终不能成者，莫若下之，以免他患，宜桂心散，或用下胎小品方。

数 堕 胎（二六）

夫胎以阳生阴长，气行血随，营卫调和，则及期而产。若或滋养之机少有间断，则源流不继而胎不固矣。譬之种植者，津液一有不到，则枝枯而果落，藤萎而花坠。《故五常政大论》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正此谓也。凡妊娠之数见堕胎者，必以气脉亏损而然。而亏损之由，有禀质之素弱者，有年力之衰残者，有忧怒劳苦而困其精力者，有色欲不慎而盗损其生气者。此外如跌扑、饮食之类，皆能伤其气脉，气脉有伤而胎可无恙者，非先天之最完固者不能，而常人则未之有也。且胎怀十月，经养各有所主，所以屡见小产堕胎者，多在三个月及五月七月之间，而下次之堕必如期复然。正以先次伤此一经，而再值此经，则遇阙不能过矣。况妇人肾以系胞，而腰为肾之府，故胎妊之妇最虑腰痛，痛甚则坠，不可不防。故凡畏堕胎者，必当察此所伤之由，而切为戒慎。凡治堕胎者，必当察此养胎之源，而预培其损，保胎之法无出于此。若待临期，恐无及也。凡胎孕不固，无非气血损伤之病。盖气虚则提摄不固，血虚则灌溉不周，所以多致小产。故善保胎者，必当专顾血虚，宜以胎元饮为主而加减用之，其次则芎药芎归汤，再次则泰山磐石散，或《千金》保孕丸，皆有夺造化之功，所当酌用者也。又凡胎热者血易动，血动者胎不安，故堕于内热而虚者亦常有之。若脾气虚而血热者，宜四圣散；肝肾虚而血热者，宜凉胎饮；肝脾虚而血热者，宜固胎煎。又立斋法：治血虚血热，数堕胎者，于调补之外，时值初夏，教以浓煎白朮汤下黄芩末二钱，与数十贴，得保而生，亦可法也。此外，凡有他证而胎不安者，当于安胎条中酌而治之。

胎 不 长（二七）

妊娠胎气本乎血气。胎不长者，亦惟血气之不足耳。故于受胎之后而漏血不止者有之，血不归胎也；妇人中年血气衰败者有之，泉源日涸也；妇人多脾胃病者有之，仓廪薄则化源亏而冲任穷也；妇人多郁怒者有之，肝气逆则血有不调而胎失所养也。或以血气寒而不长者，阳气衰则生气少也。或以血热而不长者，火邪盛则真阴损也。凡

诸病此者，则宜补宜固，宜温宜清，但因其病而随机应之，则或以及期，或以过月，胎气渐充，自无不长。惟是年迈血衰而然者，数在天矣，有非可以人力为也。

鬼　胎（二八）

妇人有鬼胎之说，岂虚无之鬼气，果能袭人胞宫而遂得成形者乎？此不过由本妇之气质，盖或以邪思蓄注，血随气结而不散，或以冲任滞逆，脉道壅瘀而不行，是皆内因之病，而必非外来之邪，盖即血癥气瘕之类耳，当即以癥瘕之法治之。详见本条。此外如狐魅异类之遇者，则实有所受而又非鬼胎之谓，亦当于癥瘕类求法下之。又凡鬼胎之病，必以血气不足而兼凝滞者多有之，但见经候不调而预为调补，则必无是病。若其既病，则亦当以调补元气为主，而继以去积之药乃可也。然用补之外，而欲于补中兼行者，无如决津煎。欲去其滞而不至猛峻者，无如通瘀煎。既加调补而欲直攻其病者，则夺命丹、回生丹皆可酌用，或以当归、红花煎浓汤，送赤金豆亦妙。

妊娠药禁（二九）

蚖斑水蛭及虻虫，乌头附子配天雄，野葛水银并巴豆，牛膝薏苡与蜈蚣，棱莪代赭芫花麝，大戟蛇蜕黄雌雄，牙硝芒硝牡丹桂，槐花牵牛皂角同，半夏南星与通草，瞿麦干姜桃仁通，卤砂干漆蟹甲爪，地胆茅根莫用好。（出《便产须知》）

妊娠寡欲（三十）

妊娠之妇，大宜寡欲，其在妇人多所不知，其在男子而亦多有不知者，近乎愚矣。凡胎元之强弱，产育之难易，及产后崩淋经脉之病，无不悉由乎此。其为故也，盖以胎神巩固之日，极宜保护宫城，使不知慎而多动欲火，盗泄阴精，则藩篱由不固而伤，血气由不聚而乱，子女由元亏而夭，而阴分之病亦无不由此而百出矣。此妇人之最宜慎者，知者不可不察。

胎孕类论列总方（三一）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六君子汤（补五）　四物汤（补八）　八珍汤（补十九）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五物煎（新因三）　五阴煎（新补十一）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五福饮（新补六）　七福饮（新补七）　五味异功散（补四）　温胃饮（新热五）　和胃饮（新和五）　六味异功煎（新热七）　寿脾煎（新热十六）　归脾汤（补三二）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逍遥饮（新因一）　逍遥散（补九二）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左归饮（新补二）　右归饮（新补三）　地黄当归汤（妇四）　凉胎饮（新因八）　固胎煎（新因七）　全生白朮散（妇十四）　安胎散（妇二）　安胎饮（妇一）　泰山磐石散（妇三）　胎元饮（新因六）　安营散（妇一二九）　《千金》保孕丸（妇三六）　理阴煎（新热三）　固阴煎（新因二）　茯苓半夏汤（和十二）　保阴煎（新寒一）　秘元煎（新因一）　半夏茯苓汤（妇三四）　当归散（妇九六）　当归汤（妇五）　益母地黄汤（妇十七）　八味丸（补一二二）　参橘散（妇三二）　人参橘皮汤（妇三二）　续断汤（妇二二）　菟丝煎（新因三）　柴胡清肝饮（寒五九）　阿胶散（妇六）　胶艾汤（妇七）　防风黄芩丸（妇一二三）　佛手散（妇四一）　决津煎（新因二）　芎药芎归汤（妇四六）　束胎丸（妇三八）　鲤鱼汤（妇二六）　通瘀煎（新因五）　化肝煎（新寒十）　解肝煎（新和十一）　枳壳汤（妇二三）　竹叶汤（妇二七）　二黄散（妇二十）　清化饮（新因十三）　子芩散（妇一二二）　一母丸（妇三七）　知母丸（妇三七）　黄芩散（妇一二二）　徙薪饮（新寒四）　平胃散（和十七）　回生丹（妇六六）　夺命丹（妇六五）　二陈汤（和一）　四圣散（妇二一）　四七汤（和九七）　紫苏饮（妇二八）　天仙藤散（妇三十）　羚羊角散（妇三一）　桂心散（妇五四）　赤金豆（新攻二）　小和中饮（新和八）　下胎小品方（妇五六）

〔1〕“苓”原作“岑”，据药名改。

〔2〕“息贲”二字原作“风息奔”，据《素问》改。

卷之三十九人集

妇人规（下）

产育类

滑胎（三二）

妊娠滑胎之法，惟欲其坐草之期易而且速，而难易之由，则在血之盈虚，不在药之滑利。盖血多则润而产必易，血亏则涩而产必难，故于未产之前，但宜以培养气血为主，而预为之地，如四物汤、滑胎煎、五福饮、小营煎、八珍汤之类，即皆滑胎之要药。若不知此而过用滑利等物，或产期未近，无火无滞而妄用清火行气，沉降苦寒等药，必皆暗残营气，走泄真阴，多致血亏气陷，反为临期大害。若果肥盛气实者，则紫苏饮、保生无忧散、滑胎枳壳散之类，皆可择用。

催生（三三）

凡妊娠胎元完足，弥月而产，熟落有期，非可催也。所谓催生者，亦不过助其血气而利导之耳。直待临期，乃可用脱花煎或滑胎煎，随证加减主之。或经日久产，母困倦难生，俱宜服滑胎煎，以助其气血，令儿速生。其有气虚无力，艰于传送者，必用独参汤，随多随少接济其力，皆为催生要法。若期未至而妄用行气导血等剂，以为催生，亦犹摘方苞之萼，揠宋人之苗耳。

一、临盆将产，腹痛已甚，凡催生之药，无如脱花煎，少用肉桂五七分为最稳最妙。若气虚无力者，加人参二三钱；虚甚者，任意加用之。

一、催生若水血下多，子道干涩难出者，宜用滑利之物，如猪脂油、蜜、酥油、葱白、葵子、牛乳、滑石、榆白皮之类以润之，亦济急之法也。

滑胎催生论外方

达生散（妇四十） 生化汤（妇四二） 加味芎归汤（妇四四 难产） 《良方》当归汤（妇五 滑胎催生） 经验滑石散（妇五二 胎干难产） 佛手散（妇四一）

稳婆（三四）

产妇临盆，必须听其自然，弗宜催逼，安其神志，勿使惊慌，直待花熟蒂圆，自当落矣。所以凡用稳婆，必须择老成忠厚者，预先嘱之，及至临盆，务令从容镇静，不得用法催逼。余尝见有稳婆忙冗性急者，恐顾此失彼，因而勉强试汤，分之掐之，逼之使下，多致头身未顺而手足先出，或横或倒，为害不小。若未有紧阵，不可令其动手，切记！切记！又或有生息不顺，及双胎未下之类，但宜稳密安慰，不可使产母闻知，恐惊则气散，愈难生下。又尝见有奸诡之妇，故为哼讶之声，或轻事重报，以显己能，以图酬谢，因致产妇惊疑，害尤非细，极当慎也。

立斋《医按》载一稳婆云：止有一女，于分娩时，适当巡街侍御行牌，取我视其内室分娩，女为此惊吓，未产而死。后见侍御，更以威颜吩咐。迨视产母，胎虽顺而头偏在一边，此时若以手入推正，可保顺生。因畏其威，不敢施手，但回禀云：此是天生天化，非人力所能。因是子母俱不能救。由此观之，可见产时当用静镇自然，而一毫惊恐疑畏有不可使混于其间者。

产　要（三五）

凡孕妇临月，忽然腹痛，或作或止，或一二日，或三五日，胎水少来，但腹痛不密者，名曰弄胎，非当产也。又有一月前，或半月前，忽然腹痛如欲产而不产者，名曰试月，亦非产也。凡此腹痛，无论胎水来与不来，俱不妨事，但当宽心候时可也。若果欲生，则痛极连腰，乃将产也。盖肾系于腰，胞系于肾故耳。又试捏产母手中指本节，跳动即当产也。此时儿逼产门，谷道挺迸，水血俱下，方可坐草试汤，瓜熟蒂悬，此乃正产之候也。

一、产妇腹痛未甚，且须宽心行动，以便儿身舒转。如腰腹痛甚，有产之兆，即当正身仰卧，或起坐舒伸，务宜安静从容，待儿转身向下，其产必顺而且易。最不宜预为惊扰入手，以致产妇气怯，胞破浆干，使儿转身不易，则必有难产之患。

一、产妇初觉欲生，便须惜力调养，不可用力妄施，恐致临产乏力。若儿方转身而用力太早，则多致横逆，须待顺而临门，一逼自下。若时候未到，用力徒然。

一、临产房中，不宜多人喧嚷惊慌，宜闭户，静以待生。

一、将产时，宜食稠软白粥，勿令饥渴以乏气力，亦不宜食硬冷难化之物，恐产时乏力，以致脾虚不能消化，则产后有伤食之病。

一、产妇产室，当使温凉得宜。若产在春夏，宜避阳邪，风是也；产在秋冬，宜避阴邪，寒是也。故于盛暑之时，亦不可冲风取凉，以犯外邪；又不宜热甚，致令产母头疼面赤；亦不宜人众，若热气薰蒸，亦致前患。其或有热极烦渴而血晕血溢者，亦可少与凉水，暂以解之，然亦不可多用。若冬末春初，余寒尚盛，产室不可无火，务令下体和暖，衣被亦当温厚，庶不为寒气所侵，可免胎寒血滞难产之患。且产后胎元既落，气血俱去，乘虚感邪，此时极易，故不可不慎。

一、凡富贵之家过于安逸者，每多气血壅滞，常致胎元不能转动。此于未产之先，亦须常为运动，庶使气血流畅，胎易转则产亦易矣。是所当预为留意者。

一、妊娠将产，不可詹卜问神，如巫觋之徒哄吓谋利，妄言凶险，祷神祇保，产妇闻之，致生疑惧。夫忧虑则气结滞而不顺，多至难产，所宜戒也。

一、产时胞浆未下，但只稳守无妨。若胞浆破后，一二时辰不生，即当服催生等药，如脱花煎、滑胎煎，或益母丸之类。盖浆乃养儿之生，浆干不产，必其胎元无力，愈迟则愈干，力必愈乏，所以速宜催之。

一、产妇与酒，不可多而致醉。凡产前醉，则乏力而四肢不用；产后酒多，恐引入血分四肢，致后日有动血，及四肢无力，髓骨痠痛之患。

六　逆　产（三六）

一、横生者，以儿方转身，产母用力逼之太早，故致儿身未顺而先露手臂。但令母安然仰卧，稳婆以手徐推儿臂下体，令其正直，复以中指摸其肩，弗使脐带攀系即生。

二、倒生者，因儿未及转身，产母努力，故令儿先露足。令母正卧，以手徐推足入，良久仍推儿身，徐俟转正近门即生。

三、偏生者，因儿未顺生路，产母努力，逼儿头偏一边，虽若露顶，实额角也，亦照前法推正即生。若儿顶后骨偏拄谷道傍，以手从外后傍轻轻托正即生。

四、碍产者，儿身虽顺，门路虽正，但不能下，乃因胎转时脐带绊肩而然。令产母仰卧，以手轻推儿向上，乃用中指按儿两肩，理顺脐带即生。

五、坐产者，因儿将产，其母疲倦，久坐椅褥，抵其生路而然。须用手巾一条拴系高处，令产母以手攀之，轻轻屈足舒伸以开生路，儿即顺生。

六、盘肠产者，临产母肠先出，子产而肠未收，故曰盘肠产。古法以醋、水各半盏，默然喂产母面背则收。一法以蓖麻子四十九粒，研烂，涂母头顶，待肠收上，急

洗去。俗以水噀面背惊之而肠亦收，但恐惊则气散，反致他疾，戒之。

一方：治横逆产难，令产母仰卧，以小针刺儿手脚心三五次，用盐擦之，手脚即缩上，转身即生。

一方：治盘肠产，以半夏为末，用少许搐鼻中，肠自上。

又方：用大纸捻以麻油润渗，点著吹灭，以烟薰产妇鼻中，肠即上。

又方：肠出，盛以洁净漆器，浓煎黄芪汤浸之，肠即上。

胞破产难（三七）

凡产妇胎未顺而胞先破者，其因有二：盖一有母质薄弱，胞衣不固，因儿转动，随触而破者，此气血之虚也；一有儿身未转，以坐草太早，用力太过，而胞先破者，此举动之伤也。若胞破久而水血干，产路涩则儿难下，宜急用大料四物汤，或五物煎、脱花煎、滑胎煎、五福饮、当归汤之类，助其气血，并浓煎葱汤薰洗产户，使其暖而气达，则自当顺下。若持久力乏，血已耗涸，则甚危矣。当用八珍汤料一斤，益母草四两，水数碗煎熟，不时饮之，亦有得生者。或以黄芪、芎、归数斤，以大釜煎，药气氤氲满室，使产母口鼻俱受其气，亦良法也。大抵产难之证，多患于郁闷、不安佚、富贵之家，治法虽云胎前清气，产后补血，然不可拘泥。若脾胃不健，气血不充，必当预为调补；不然，临产必多患难。

一、产难经日不下，别无危证者，宜用脱花煎催之，极妥极妙。

一医宿客店，治店妇临产数日不生，下体俱冷，无药甚窘，令取椒、橙叶、茱萸，共煎汤一盆，令产妇以小凳坐盆内薰洗，良久，小腹皆暖，气温血行，遂产。

一方：以紫苏煎汤薰洗。大抵遇严寒时月，产久伤冷，气血必凝，此薰洗之法，亦要法也。外以淋汤，内以羊肉汤，必效。

一方：令产妇以自己发梢含于口中，令其恶心作呕，即下。亦治胞衣不出。

胞衣不出（三八）

胞衣不出，有以气血疲弱，不能传送而停阁不出者。其证但见无力，而别无痛胀，治当补气助血，宜速用决津煎，或滑胎煎、保生无忧散、《局方》黑神散之类主之。有以恶露流入胞中，胀滞不出者。盖儿既脱，胞带必下坠，故胞在腹中，形如仰叶，仰则盛聚血水而胀碍难出。惟老成稳婆多有识者，但以手指顶其胞底，以使血散，或以指摸上口，攀开一角，使恶露倾泻，则腹空自落矣。又一法，以本妇头发，揽入喉中，使之作呕，则气升血散，胞软亦自落矣。凡胎胞不出者多死，授以此法，甚效。若血渗胞中，停蓄既久，而为胀为痛，或喘或急，则非逐血破血不可也，宜速用夺命丹，或用失笑散，以热酒调服，使血散胀消，其衣自下。若气血兼虚者，亦惟决津煎为善。

一方：用蓖麻子仁一两，研烂贴母右足心，衣下速洗去，缓则肠亦出。如肠不收，以此膏涂脑顶，则肠自入。

一方：用红花一两，酒煮浓汁服。

一法：用产妇鞋底炙热，熨小腹上下，即出。

一方：用皂角刺烧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服。

胞衣论外方

牛膝散（妇四九　胎衣不下，腹胀）

气脱血晕（三九）

产时胎胞既下，气血俱去，忽尔眼黑头眩，神昏口噤，昏不知人，古人多云恶露乘虚上攻，故致血晕，不知此证有二：曰血晕，曰气脱也。若以气脱作血晕，而用辛香逐血化痰等剂，则立刻毙矣，不可不慎也。

一、气脱证：产时血既大行，则血去气亦去，多致昏晕不省，微虚者少顷即苏，大

虚者脱竭即死。但察其面白眼闭，口开手冷，六脉细微之甚，是即气脱证也。速用人参一二两，急煎浓汤，徐徐灌之，但得下咽，即可救活；若少迟延，则无及矣。余尝救此数人，无不随手而愈，此最要法也。又尝见有禁参而毙者，云新产后不可用参，用参则补住恶血，必致为害，即劝之亦不肯用，直待毙而后悔者亦数人矣。又有云产后必过七日方可用参，此等愚昧讹传，不知始自何人，误人不浅，万万不可信也。

一、血晕之证，本由气虚，所以一时昏晕，然血壅痰盛者亦或有之。如果形气脉气俱有余，胸腹胀痛上冲，此血逆证也，宜失笑散。若痰盛气粗，宜二陈汤。如无胀痛气粗之类，悉属气虚，宜大剂芎归汤、八珍汤之类主之。

一、猝时昏晕，药有未及，宜烧秤锤令赤，用器盛至床前，以醋沃之，或以醋涂口鼻，令酸气入鼻，收神即醒。或以破旧漆器，或用干漆烧烟薰之，使鼻受其气皆可。但此法惟轻而暴晕者所宜，若气虚之甚而昏厥者，非用大补之剂，终无益也。

儿 初 生（初诞法详小儿门，四十）

凡婴儿初生，当随手包裹，切不可为风寒所侵。盖儿在腹中，遮护最密，及其初脱胞胎，肌肤脆嫩，极易感邪。若在夏令，自所无虑，但觉稍寒，即须慎之。尝见儿生未久，多有惊风发热抽搐等病者，率由乎此。

一、小儿初生，天气微凉即大忌洗沐，恐腠理不密，元气发泄，而外邪乘之也。凡产母分娩艰难，劳伤胎气，多有儿虽脱胞而乏力垂危，或已死者，切不可便断脐带，当急用大纸捻蘸香油，于脐带上往来烧断之，取其阳气以续胎元，俄顷，儿得啼声，即已活矣，且可免胃寒泄泻之病。凡见此者，若以刀断脐带，则子母皆多难保。此出《立斋医按》。

一、凡烧带之法，惟素多阳虚及产时气脱者，最宜用之以助阳气。若母气阳强，或儿声洪亮者，皆不宜用，恐火从脐入，日后致生热毒，则反为害不小。

子死腹中（四一）

凡子死腹中者，多以触伤，或犯禁忌，或以胎气薄弱不成而殒，或以胞破血干，持久困败，但察产母腹胀舌黑者，其子已死。若非产期而觉腹中阴冷重坠，或为呕恶，或秽气上冲，而舌见青黑者，皆子死之证。宜速用下死胎方下之。下后察其虚实，随加调补自愈。若唇舌面色俱青，则母子皆危之兆也。

补遗方：治胎死腹中。用红花以酒煮汁，饮二三碗即下。

新法下胎方：用当归一两，厚朴三钱，陈皮二钱，入酒、水各一碗，煎至一碗，加朴硝三五钱，再煎十余沸，去粗热服，死胎自下。或止用脱花煎更妙。

死胎论外方

回生丹（妇六六） 下死胎方（妇五九） 桂香散（妇五五） 琥珀丸（妇一三四）

产门不开不闭子宫不收（四二）

交骨不开，产门不闭，无非阴气不足，阴不足则气不达，所以不开。不开则产必艰难，宜加味芎归汤，补而开之，大有奇效。或十全大补汤亦可。

产门不闭，由阴气大虚，不能收摄；或由阴火下流而然。故或为阴挺突出，或为肿胀，或为淋涩不禁。若气血俱虚者，宜十全大补汤加五味子，补而敛之。或痛而觉热者，宜加味逍遥散。若忧思伤脾血热者，加味归脾汤。若暴怒伤肝动火者，龙胆泻肝汤。

子宫不收而外坠者，宜补中益气汤加醋炒芍药，饮而举之。或外以黄芪煎汤薰洗亦妙。或以硫黄汤薰洗，硫黄散傅之。

一方：治产后子宫不敛，用荆芥、藿香、椿根白皮煎汤薰洗，神效。

一方：产后子肠不收，外用枳壳、诃子、五倍子、白矾煎汤薰洗。若不收，再灸顶心百会穴数壮即上。

一方：子宫脱出，用蓖麻仁十四枚，研烂涂顶心，入即洗去。

一方：治产后阴脱，用绢袋盛炒热蛇床子熨之，亦治阴痛。又法：用蛇床子五两，乌梅十四个，煎水，日洗五六次。

小 产（四三）

小产之证，有轻重，有远近，有禀赋，有人事。由禀赋者，多以虚弱。由人事者，多以损伤。凡正产者，出于熟落之自然；小产者，由于损折之勉强，此小产之所以不可忽也。若其年力已衰，产育已多，欲其再振且固，自所难能。凡见此者，但得保其母气，则为善矣。若少年不慎，以致小产，此则最宜调理，否则下次临期仍然复坠，以致二次三次，终难子嗣，系不小矣。凡此安之之法，见前数堕胎条中。既产调理之法，亦与大产相似。详后产后条中，俱当按而用之。

一、凡妇人年及中衰，胎元无力，则常有胎不能长，及多小产昏晕之患，此气血衰败而然。血气既衰，则凡于小产之后，多有胎既落而复又下坠。如更有一胎欲产者，此非胎也，乃因气虚而胞宫随胎下陷也。产母不知，必至惊慌，此无足虑，但以寿脾煎，或八珍、十全大补、芎归补中汤之类主之，则自安矣。

又：凡小产有远近，其在二月三月为之近，五月六月为之远。新受而产者其势轻，怀久而产者其势重，此皆人之所知也。至若犹有近者，则随孕随产矣。凡今艰嗣之家，犯此者十居五六。其为故也，总由纵欲而然。第自来人所不知，亦所不信。兹谨以笔代灯，用指迷者，倘济后人，实深愿也，请详言之。尽胎元始肇，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三月四月而后，血脉形体具：五月六月而后，筋骨毛发生。方其初受，亦不过一滴之玄津者。此其橐龠正无依，根荄尚无地，巩之则固，决之则流。故凡受胎之后，极宜节欲以防泛溢。而少年纵情，罔知忌惮，虽胎固欲轻者，保全亦多，其有兼人之勇者，或恃强而不败，或既败而复战。当此时也，主方欲静，客不肯休，无奈狂徒敲门撞户，顾彼水性热肠，有不启扉而从，随流而逝者乎？斯时也，落花与粉蝶齐飞，火枣共交梨并逸，合污同流，已莫知其昨日孕而今日产矣。朔日孕而望日产矣，随孕随产，本无形迹。盖明产者胎已成形，小产必觉；暗产者胎仍以水，直溜何知？故凡今之行院家多无大产，以小产之多也。娶娼妓者多少子息，以其子宫滑而惯于小产也。今尝见艰嗣求方者，问其阳事，则曰能战；问其功夫，则曰尽通；问其意况，则怨叹曰：人皆有子我独无。亦岂知人之明产，而尔之暗产耶？此外如受胎三月五月而每有堕者，虽衰薄之妇常有之。然必由纵欲不节，致伤母气而堕者为尤多也。故凡恃强过勇者多无子，以强弱之自相残也；纵肆不节者多不育，以盗损胎元之气也。岂悉由妇人之罪哉？欲求我方者，当以此篇先读之，则传方之思，已过半矣。

小产论外方

人参黄芪汤（妇四八 小产气虚血不止） 当归川芎汤（妇四三 小产瘀血痛） 殿胞煎（新因十 小产后腹痛）

下胎断产（四四）

下胎断产本非仁者之事，然有妇人临产艰危，或病甚不胜产育者，则下胎断产之法有不得已，亦不可废者也。至若水银、虹虫、水蛭、斑蝥之属，不惟伤胎，且伤母矣，用者不可造次。

下 胎 方

《千金》去胎方（妇六一） 下胎小品方（妇五六） 扶羸小品方（妇五八） 《广济》下胎方（妇五七） 《良方》桂心散（妇五四）

一方：不拘生胎死胎，用蓖麻仁二个，巴豆一个，麝香一分，研贴脐中并足心即下。月一粒，温酒吞下。

又云：下生胎，用蓖麻子一个。

断 产 方

断产小品方（妇六八） 《千金》断产方（妇又六七） 丹溪断子法（妇六九） 断产灸法（妇六七）

产育类论列总方（四五）

四物汤（补八） 八珍汤（补十九）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五福饮（新补六） 五物煎（新因三）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当归汤（妇五） 小营煎（新补十五） 保生无忧散（妇四七） 羊肉汤（妇七一） 脱生煎（新因十一）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寿脾煎（新热十六） 决津煎（新因二）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滑胎煎（新因九） 益母丸（妇六四） 滑胎枳壳散（妇二四） 紫苏饮（妇二八） 夺命丹（妇六五） 加味芎归汤（妇四四） 失笑散（妇百四） 芎归补中汤（妇四六） 龙胆泻肝汤（寒六二） 硫黄汤（妇六三、六二） 《局方》黑神散（妇五十） 芎归汤（妇四一）

产 后 类

论产后当大补气血（四六）

产后病治，尝见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证，以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虚，皆不可发表。此其意谓血气随胎而去，必属大虚，故无论诸证，皆当以大补为先，其他皆属可缓。余于初年，诚然佩服，及执而用之，则每为所困，经者数次，始悟其言虽有理，而未免言之过也。即今产科所宗，无非此法。余目睹其误，及亲为解救者，盖不少矣。故敢剖析于后，实有所见，不得不言，非存心自玄，故毁先贤。若然，则徒为笑骂之招耳。宾虽至愚，必不为也。观者其深察此意。

凡产后气血俱去，诚多虚证，然有虚者，有不虚者，有全实者。凡此三者，但当随证随人，辨其虚实，以常法治疗，不得执有成心，概行大补以致助邪，此辨之不可不真也。

一、产后虚证，无非随人元气，必素弱之人多有之，或于产后血气俱去而更弱者亦有之。此当因人察脉，因脉察证。若脉气、形气、病气俱不足，此当以全虚治之。若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或兼火邪，或兼外邪，或以饮食停滞，是亦虚中有实，不得不详审而治。此中委曲，未能言尽，惟明者悟之。

一、产后不虚证，盖或其素日无病，或以年少当时，或以素耐辛苦贫劳之质，此辈本无不足，及其一旦受孕，乃于无病腹中参入此物，故致血气壅塞，为胀为呕，是皆添设有余之病。及其既产，始见通快，所留得去，仍复故吾。常人之产，此类极多，果何虚之有？然或以内伤，或以外感，产后之病，难保必无，倘有所犯，去之即愈；若概行大补，果能堪否？即临盆带去血气，未免暂见耗损，然以壅滞之余，不过皆护胎随从之物，去者当去，生者旋生，不出数日，必已来复，此生化自然之理，何至是产皆虚也。凡治此类，但当因证用治。若执云产后必当大补气血，则实实之病，必所不免，而轻者必甚，甚者必危矣。由此观之，则立言者固不易，而用言者又岂易哉。

一、产后全实证，有如外感风寒，头痛身热，便实中满，脉紧数洪大有力者，此表邪之实证也。又火之盛者，必热渴躁烦，或便结腹胀，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饮，眼眵，尿管痛赤，脉见洪滑，此内热之实证也。又郁怒动肝，胸胁胀痛，大便不利，脉弦而滑，此气逆之实证也。又恶露未尽，瘀血上冲，心腹胀满，疼痛拒按，大便难而小便利，此血逆之实证也。又凡富贵之家，保护太过，或过用人参、芪、朮，以致气

壅；或过用糖、酒、炭火，以致内热；或产本不虚，而妄用大补之药，以致增病，此调摄之实证也。又或因产过食，恐其劳困，固令勉强，以致停蓄不散，此内伤之实证也。以上诸证，姑举要者以见其概。然既有表邪则不得不解，既有火邪则不得不清，既有内伤停滞则不得不开通消导。且人有强弱，产有虚实，病有真假，治有逆从，固不可以同日语也。观《六元正纪大论》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此自经常不易之大法，亦何庸赘辨之若此。第因丹溪之言，人多偏执，故不得不详尽其说，以解后人之惑也。诸虚实治法详具后条。

论产后三禁（四七）

观《病机机要》云：治胎产之病，当从厥阴证论之。宜无犯胃气及上二焦，是为三禁，谓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利小便。发其汗，则同伤寒下早之证；利大便，则脉数而伤脾；利小便，则内亡津液，胃中枯燥。但使不犯三禁，则营卫自和，而寒热自止矣。凡用治之法，如发渴则白虎，气弱则黄芪，血痛则当归，腹痛则芍药。大抵产病，天行从加减柴胡，杂证从增损四物，宜察脉证而用之。详此说虽为产育之大法，然病变不同，倘有是证，则不得不用是药，所谓有病则病受之也。第此经常之法，固不可不知，而应变之权，亦不可执一也。

产后腹痛（四八）

产后腹痛，最当辨察虚实。血有留瘀而痛者，实痛也；无血而痛者，虚痛也。大都痛而且胀，或上冲胸胁，或拒按而手不可近者，皆实痛也，宜行之散之。若无胀满，或喜揉按，或喜热熨，或得食稍缓者，皆属虚痛，不可妄用推逐等剂。

凡新产之后，多有儿枕腹痛者，摸之亦有块，按之亦微拒手，故古方谓之儿枕，皆指为胞中之宿血，此大不然。夫胎胞俱去，血亦岂能独留？盖子宫畜子既久，忽尔相离，血海陡虚，所以作痛。胞门受伤，必致壅肿，所以亦若有块，而实非真块。肿既未消，所以亦颇拒按。治此者，但宜安养其脏，不久即愈，惟殿胞煎为最妙，其次则四神散、五物煎皆极佳者。若误认为瘀，而妄用桃仁、红花、玄胡、青皮之属，反损脏气，必增虚病。

一、有母体本虚而血少者，即于产时亦无多血，此辈尤非血滞。若有疼痛，只宜治以前法，或以大、小营煎、黄雌鸡汤主之。

一、凡新产之后，其有阳气虚弱而寒从中生，或寒由外入，以致心腹作痛，呕吐不食，四肢厥冷者，宜九蜜煎、大严蜜汤，或理阴煎主之。

一、产当寒月，以致寒气入腹，脐下胀痛，手不可近者，宜羊肉汤主之。若气实寒甚者，宜蟠葱散。

一、产后恶露不尽，留滞作痛者，亦常有之。然此与虚痛者不同，必其由渐而甚，或大小便不行，或小腹鞕实作胀，痛极不可近手，或自下上冲心腹，或痛极牙关紧急，有此实证，当速去其血。近上者，宜失笑散；近下者，宜通瘀煎、夺命丹、回生丹。如或未效，当用决津煎为善。

一、产后有脾虚、肾虚而为腹痛者，此不由产而由脏气之不足。若脾气虚寒，为呕吐，为食少，而兼腹痛者，宜五君子煎、六君子汤、温胃饮之类主之。若肾气虚寒，为泻为痢，而兼腹痛者，宜胃关煎、理阴煎之类主之。

一、产后有饮食停滞及气逆作痛，亦当因其类而消去之，如排气饮、大和中饮之类，皆可酌用。

仲景曰：产后腹中疒[1]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立斋曰：前证若因气滞，用延胡索散。若因外寒，用五积散。若因怒气，用四物加木香、柴胡。若因血虚，用四物、参、朮、炮姜。若因阳气虚弱，用四君、当归、炮姜。若因脾虚血弱，用六君、当归、炮姜。

产后发热（四九）

产后发热，有风寒外感而热者，有邪火内盛而热者，有水亏阴虚而热者，有因产劳倦虚烦而热者，有去血过多头晕闷乱烦热者。诸证不同，治当辨察。

一、产后有外感发热者，盖临盆之际，多有露体用力，无暇他顾，此时或遇寒邪，则乘虚而入，感之最易。若见头疼身痛，憎寒发热，或腰背拘急，脉见紧数，即产后外感证也。然此等外感，不过随感随病，自与正伤寒宿感者不同，故略加解散即自痊。可勿谓新产之后不宜表散，但当酌其虚实而用得其宜耳。凡产后感邪，气不甚虚者，宜三柴胡饮。若气虚脾弱而感者，宜四柴胡、五柴胡饮。若肝脾肾三阴不足而感者，宜补阴益气煎。若虚寒之甚者，宜理阴煎。若产妇强壮气实而感者，宜正柴胡饮。若兼内火盛而外邪不解者，宜一柴胡饮。若风寒俱感，表里俱滞者，宜五积散。

一、产后有火证发热者，但外感之热多在表，火证之热多在里。此必以调摄太过，或时令热甚，或强以酒，或误用参、朮、姜、桂大补之药，或过用炭火，或窗牖太密，人气太盛，或气体本实而过于动作。凡属太过，皆能生火。火盛于内，多见潮热内热，烦渴喜冷，或头痛多汗，便实尿赤，及血热妄行，但无表证，脉见缓滑不紧而发热者，便是火证，宜清化饮、保阴煎之类主之。若本元不虚，或火之甚而势之急者，即徙薪饮、抽薪饮亦所常用，不必疑也。

一、产后有阴虚发热者，必素禀脾肾不足，及产后气血俱虚，故多有之。其证则倏忽往来，时作时止，或昼或夜，进退不常，或精神困倦，怔忡恍惚，但察其外无表证，而脉见弦数，或浮弦豁大，或微细无力。其来也渐，非若他证之暴至者，是即阴虚之候，治当专补真阴，宜小营煎、三阴煎、五阴煎之类，随宜主之。若阴虚兼火而微热者，宜一阴煎。若阴虚兼火之甚而大热者，宜加减一阴煎。若阴虚火盛，热而多汗者，宜当归六黄汤。若阴中之阳虚，火不归源而热者，宜大营煎、理阴煎、右归饮之类主之。若血虚阳不附阴，烦热作渴者，宜人参当归汤。若气血俱虚，发热烦躁，面赤作渴，宜八珍汤、十全大补汤。若热甚而脉微者，宜急加桂、附，或认为火，则祸在反掌。

一、产后有去血过多发热者，其证必烦渴短气，头痛头晕，闷乱内热，是亦阴虚之属，宜人参当归汤主之。

立斋曰：大凡元气虚弱而发热者，皆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但用六君或补中益气加炮姜温补脾气，诸证自退。若四肢畏冷，急加附子。凡新产阴血暴伤，阳无所附而外热，宜用四物、炮姜，补阴以配阳。若因误服寒凉克伐之剂而外热，此为寒气格阳于外，宜用四君子加姜、桂；如不应，急加附子。若或肌肤发热，面目赤色，烦渴引饮，此血脱发躁，宜用当归补血汤。

产后乍寒乍热（五十）

产后乍寒乍热，总由血气虚损，阴阳不和而然。若阳胜则乍热，阴胜则乍寒。凡阴胜而寒多者，宜增损四物汤、理阴煎。若阳胜而热多者，宜四物汤、三阴煎。若阳气陷入阴中而乍寒乍热者，宜补中益气汤、补阴益气煎。若阴阳俱虚而寒热者，宜八珍汤、十全大补汤。若败血不散，流入阴中而作寒热者，宜决津煎、殿胞煎。若血实气壅者，宜夺命丹。陈无择曰：败血流闭诸阴则寒，流闭诸阳则热，宜五积散。若有外感者，宜从前产后发热调治。

蓐　劳（五一）

蓐，草荐也。产妇坐草艰难，以致过劳心力，故曰蓐劳，此即产后劳倦也。其证则或为寒热如疟，或头疼自汗，或眩晕昏沉，或百节疼痛，或倦怠喘促，饮食不甘，形体虚羸之类，皆其候也，悉当以培补元气为主。若初产后蓐劳困倦，惟猪腰汤为妙，或用黄雌鸡汤、白茯苓散。若蓐劳虚汗不止，宜母鸡汤。若兼脏寒者，宜羊肉汤。若气

血俱虚者，宜五福饮、十全大补汤。若兼外邪发热者，宜补阴益气煎、补中益气汤。若兼外邪发热而中寒背恶寒者，宜理阴煎，详加减法治之。若兼阳虚内寒者，宜五君子煎，或理阴煎。若阳盛阴虚兼内热者，宜五福饮加芍药、黄芩、地骨皮之类，随宜用之。

产后喘促（五二）

产后喘急有二，乃一以阴虚之极，一以寒邪在肺。盖产后既以大虚，焉得气实而喘？若肺无寒邪而见喘促者，此以血去阴虚，孤阳无主，故气穷短促而浮脱于上，此实肝肾不接，无根将脱之兆，最为危候。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正此类也。惟贞元饮为治此之神剂。若气虚兼寒者，宜大补元煎，或理阴煎。若风寒外感，邪气入肺而喘急者，此必气粗胸胀，或多咳嗽，自与气短似喘上下不接者不同，治当以疏散兼补为主，宜金水六君煎，或六君子汤。若单以寒邪入肺，气实气壅而本无虚者，宜六安煎，或二陈汤加苏叶之类主之。

喘嗽论外方

二母散（妇八六　血热喘嗽）　二物参苏饮（妇八四　瘀血入肺喘嗽）

产后恶露不止（五三）

产后恶露不止，若因血热者，宜保阴煎、清化饮。有伤冲任之络而不止者，宜固阴煎加减用之。若肝脾气虚，不能收摄而血不止者，宜寿脾煎，或补中益气汤。若气血俱虚而淡血津津不已者，宜大补元煎，或十全大补汤。若怒火伤肝而血不藏者，宜加味四物汤。若风热在肝而血下泄者，宜一味防风散。

一、止血方：用蒲黄二两，水煎，顿服。

血不止论外方

人参当归汤（妇百十四）　佛手散（妇四一　血多烦晕）

产后发痉（五四）

产后发痉，乃阴血大亏证也。其证则腰背反张，戴眼直视，或四肢强劲，身体抽搐。在伤寒家虽有刚痉、柔痉之辨，然总之则无非血燥血枯之病，而实惟足太阳与少阴主之。盖膀胱与肾为表里，肾主精血，而太阳之脉络于头目项背，所以为病若此。若其所致之由，则凡如伤寒误为大汗以亡液，大下以亡阴，或溃疡、脓血、大泄之后，乃有此证。故在产后，亦惟去血过多，或大汗大泻而然，其为元气亏极、血液枯败也可知。凡遇此证，速当察其阴阳，大补气血，用大补元煎，或理阴煎，及十全大补汤之类，庶保其生。若认为风痰，而用发散消导等剂，则死无疑矣。

产后大便秘涩（五五）

产后大便秘涩，以其失血亡阴，津液不足而然，宜济川煎加减主之，及后立斋法俱妙。

立斋曰：前证若计其日期，饮食已多，即用药通之，祸在反掌之间矣。必待其腹满觉胀，欲去不能者，此乃结在大肠，宜用猪胆汁润之。若服苦寒疏通，反伤中气，通而不止，或成他证。若去血过多，用十全大补汤。血虚火燥，用加味四物汤。气血俱虚，用八珍汤。虽数日不通，饮食如常，腹中如故，仍用八珍加桃仁、杏仁治之。若泥其日期饮食之多而通之，则误矣。

产后杂证方（五六）

《良方》黄龙汤（妇八五　产后外感）　《良方》交加散（妇百　产后中风）　海藏愈风汤（和二一七　失血筋急搐搦）　交加散（和二五二　产后类风不省人事）　七珍汤（妇七九　产后不语）　补脬饮（妇八一　产后脬破淋沥）　《良方》人参汤（妇七七　产后诸虚）　麻黄根汤（妇八三　产后虚汗）　趁痛散（妇八十　产后发热

骨节疼痛） 加味小柴胡汤（散二十 乳母肝火发热）

产后类论列总方（五七）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金水六君煎（新和一） 六君子汤（补五） 大补元煎（新补一）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四物汤（补八） 五物煎（新固三）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大营煎（新补十四） 小营煎（新补十五）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五福饮（新补六） 八珍汤（补十九） 当归六黄汤（寒六五） 温胃饮（新热五） 胃关煎（新热九） 加味四物汤（补九） 寿脾煎（新热十六） 理阴煎（新热三） 增损四物汤（妇百十） 三阴煎（新补十一） 一阴煎（新补八）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五阴煎（新补十三） 贞元饮（新补十九） 人参当归汤（妇百十四） 保阴煎（新寒一） 固阴煎（新固二） 一味防风散（妇百十五） 右归饮（新补三） 蟠葱散（热百十） 当归补血汤（补四四） 羊肉汤（妇七十、七一） 猪腰汤（妇七四） 黄雌鸡汤（妇七二） 母鸡汤（妇七三） 决津煎（新固二） 殿胞煎（新固十） 通瘀煎（新固五） 济川煎（新补二一） 清化饮（新固十三） 失笑散（妇百四） 夺命丹（妇六五） 四神散（妇七五） 二陈汤（和一） 六安煎（新和二） 五积散（散三九） 抽新饮（新寒三） 徙薪饮（新寒四） 延胡索散（妇九八） 白茯苓散（妇七八） 正柴胡饮（新散六） 一柴胡饮（新散一） 三柴胡饮（新散三） 四柴胡饮（新散四） 五柴胡饮（新散五） 九蜜煎（新固十二） 大岩蜜汤（妇七六） 回生丹（妇六六） 排气饮（新和六） 大和中饮（新和七）

带浊遗淋类

带 下（五八）

凡妇人淋带，虽分微甚，而实为同类，盖带其微而淋其甚者也。总由命门不固，而不固之病，其因有六：盖一以心旌之摇之也。心旌摇则命门应，命门应则失其所守，此由于不遂者也。一以多欲之滑之也，情欲无度，纵肆不节，则精道滑而命门不禁，此由于太遂者也。一以房室之逆之也。凡男女相临，迟速有异，此际权由男子，而妇人情兴多致中道而止，止则逆，逆则为浊为淋，此由于遂而不遂，乃女子之最多而最不肯言者也。以上三证，凡带浊之由乎此者，十居八九，而三者之治，必得各清其源，庶可取效。然源未必清，而且旋触旋发，故药饵之功，必不能与情窦争胜，此带浊之所以不易治也。此三者之外，则尚有湿热下流者，有虚寒不固者，有脾肾亏陷而不能收摄者，当各因其证而治之。

一、心旌摇，心火不静而带下者，先当清火，宜朱砂安神丸、清心莲子饮、《直指》固精丸之类主之。若无邪火而但见心虚带下者，宜秘元煎、人参丸、心虚白浊歌、茯兔丸之类。

一、欲事过度、滑泄不固而带下者，宜秘元煎、寿脾煎、固阴煎、苓朮菟丝丸、《济生》固精丸、锁精丸、金锁思仙丹之类主之。

一、人事不畅，精道逆而为浊为带者，初宜六味地黄汤，或威喜丸之属以利之；久不止者，宜固阴煎、苓朮菟丝丸之属以固之。

一、湿热下流而为带浊，脉必滑数，色见红赤，证有烦渴而多热者，宜保阴煎、加味逍遥散，或经验猪肚丸亦佳。若热甚兼淋而赤者，宜龙胆泻肝汤。

一、元气虚弱而带下者，宜寿脾煎、固阴煎、菟丝煎、七福饮、十全大补汤、九龙丸之属。若阳气虚寒，脉见微涩，色白清冷，腹痛多寒者，宜加姜附，或用家韭子丸。

一、脾肾气虚下陷而多带者，宜用寿脾煎、固阴煎、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之属。

立斋曰：前证或因六淫七情，或因醉饱房劳，或因膏粱厚味，或服燥剂所伤，或亏损阳气下陷，或湿痰下注蕴积而成，故言带也。凡此皆当壮脾胃、升阳气为主，佐以各经见证之药。若色青者属肝，用小柴胡加山栀；或湿热壅滞，小便赤涩，龙胆泻肝汤。色赤者属心，用小柴胡加黄连、山栀、当归；思虑过伤，用妙香散等药。色白者属肺，用补中益气加山栀。色黄者属脾，用六君子加山栀、柴胡；不应，归脾汤。色黑者属肾，用六味地黄丸。若气血俱虚，八珍汤。阳气陷下，补中益气汤。湿痰下注，前汤加茯苓、半夏、苍术、黄檗。气虚痰饮下注，四七汤送肾气丸。不可拘肥人多痰，瘦人多火，而以燥湿泻火之药轻治之也。

带浊论外方

醋附丸（妇百七　气滞带浊，腹中急痛）　金樱膏（补百　虚劳带浊）　克应丸（妇一二八　虚滑带浊）　固元丹（固三一　赤白带）　白芷散（妇一二六　下元虚滑）　益母丸（妇六四　带浊诸病）　白芍药散（妇一二七　带浊疼痛）

白浊遗淋（五九）

淫浊与带下之不同者，盖白带出于胞宫，精之余也；淫浊出于膀胱，水之浊也。虽膀胱与肾为表里，故带浊之源，无非皆出于阴分，然带由脾肾之虚滑者多，淫浊由膀胱之湿热者多，此其所以有辨也。若淫浊初起而见热涩者，宜大分清饮。若初起无火而但有窒塞者，宜小分清饮，或五苓散。若肝经怒火下流，宜加味逍遥散。若肝火盛而见痛涩者，宜龙胆泻肝汤。若服寒凉利药太过，以致下焦虚寒不固者，宜菟蘼分清饮。若元气虚寒下陷者，宜寿脾煎、补中益气汤。若脾湿下流者，宜归脾汤、六君子汤。若久而不愈，肝肾虚滑下陷者，宜寿脾煎、秘元煎、家韭子丸。

淋浊论外方

滑石散（妇一二九　热淋）　牛膝膏（和三四六　死血作淋）　三味牛膝汤（寒一二六　血热淋痛）

妇人梦与鬼交（六十）

人禀五行正气以生，气正则正，气邪则邪，气强则神旺，气衰则鬼生，如《刺法论》曰：神失守位，则邪鬼外干，即此类也。然妇人之梦与邪交，其证有二：一则由欲念邪思，牵扰意志而为梦者，此鬼生于心，而无所外干也；一则由禀赋非纯，邪得以入，故妖魅敢于相犯，此邪之自外至者亦有之矣。病因有内外，则证亦有不同。病由内生者，外无形迹，不过于梦寐间常有所遇，以致遗失，及为恍惚带浊等证，亦如男子之梦遗，其机一也，但在女子多不肯言耳。至若外有邪犯者，其证则异。或言笑不常，如有对晤，或喜幽寂，不欲见人；或无故悲泣，而面色不变；或面带桃花，其脉息则乍疏乍数，三五不调，或伏沉，或促结，或弦细，或代易不常，是皆妖邪之候。凡此二者，若失于调理，久之不愈，则精血日败，真阴日损，乃致潮热发热，神疲体倦，饮食日减，经水日枯，肌肉消削，渐成劳损，脉见紧数，多致不救矣。凡治此者，所因虽有不同，而伤精败血，其病则一。故凡病生于心者，当先以静心为主，然后因其病而药之，神动者安其神、定其志；精滑者固其精、养其阴，尤当以培补脾肾，要约门户，以助生气为主。若为妖魅所侵，则内当调补正气，如归神汤之类；外宜速灸鬼哭穴以驱邪气，则自当渐愈。其穴以两手大指相并缚定，用艾炷于爪甲角骑缝灸之，务令两甲连肉四处着火方效，或七壮，或二七壮。两足大指，亦名足鬼眼。

带浊类论列总方（六一）

人参丸（补百五）　八珍汤（补十九）　朱砂安神丸（寒一四二）　归脾汤（补三二）　六君子汤（补五）　清心莲子饮（寒三二）　妙香散（固十五、十六）　九龙丸（固四二）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寿脾煎（新热十六）　秘元煎（新固一）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菟丝煎（新固三） 固阴煎（新固二） 心虚白浊歌（补百一） 威喜丸（固四五） 茯菟丸（固三八）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锁金丸（固二六） 保阴煎（新寒一） 《济生》固精丸（固二九） 四七汤（和九七） 五苓散（和一八二） 金锁思仙丹（固十九） 归神汤（妇一二五） 肾气丸（补一二一） 六味地黄汤（补百二十） 七福饮（新补七） 家韭子丸（固三四） 小分清饮（新和十） 《直指》固精丸（固三十） 小柴胡汤（散十九） 大分清饮（新寒五） 苓朮菟丝丸（新固五） 萆薢分清饮（热一六五） 经验猪肚丸（固四十） 龙胆泻肝汤（寒六三）

乳 病 类

乳 少（六二）

妇人乳汁，乃冲任气血所化，故下则为经，上则为乳。若产后乳迟乳少者，由气血之不足，而犹或无乳者，其为冲任之虚弱无疑也。治当补化源而兼通利，宜猪蹄汤。若乳将至而未得通畅者，宜涌泉散。

产妇乳汁不来，其原有二：盖一因气血不足，故乳汁不来，宜用猪蹄汤，是即虚者补之也。一因肥胖妇人痰气壅盛，乳滞不来者，宜用漏芦汤之类，是壅者行之也。

乳 出（六三）

产后乳自出，乃阳明胃气之不固，当分有火无火而治之。无火而泄不止，由气虚也，宜八珍汤、十全大补汤。若阳明血热而溢者，宜保阴煎，或四君子汤加栀子。若肝经怒火上冲，乳胀而溢者，宜加减一阴煎。若乳多胀痛而溢者，宜温帛熨而散之。若未产而乳自出者，以胎元薄弱，滋溉不全而然，谓之乳泣，生子多不育。

吹乳妒乳（六四）

产后吹乳，因儿饮乳，为口气所吹，致令乳汁不通，壅结肿痛，不急治之，多成痈肿。速服栝蒌散，外以南星末敷之，更以手揉散之。势甚者，惟连翘金贝煎最妙。

产后妒乳，因无儿饮乳，或儿未能饮，余乳蓄结作胀，或妇人血气方盛，乳房作胀，以致肿痛，憎寒发热，不吮通之，必致成痈。若肿不消，用麦芽二三两炒熟，水煎服，立消。

一方：用陈皮一两，甘草一钱，水煎服。

一方：治吹乳、乳痈肿痛，用萱草根擂酒服之，以滓罨患处。

《袖珍方》用猪牙皂角去皮，蜜炙为末，酒服一钱。又诗云：妇人吹奶法如何？皂角烧灰蛤粉和，热酒一杯调八字，管教时刻笑呵呵。

乳痈乳岩（六五）

肿痛势甚，热毒有余者，宜以连翘金贝煎先治之，甚妙。

立斋法曰：妇人乳痈，属胆胃二腑热毒，气血壅滞，故初起肿痛发于肌表，肉色烦赤，其人表热发热，或发寒热，或憎寒头痛，烦渴引冷，用人参败毒散、神效栝蒌散、加味逍遥散治之，肿自消散。若至数日之间，脓成溃窍，稠脓涌出，脓尽自愈。若气血虚弱，或误用败毒，久不收敛，脓清脉大则难治。乳岩属肝脾二脏郁怒，气血亏损，故初起小核结于乳内，肉色如故，其人内热夜热，五心发热，肢体倦瘦，月经不调，用加味逍遥散、加味归脾汤、神效栝蒌散，多自消散。若积久渐大，巉岩色赤出水，内溃深洞为难疗，但用前归脾汤等药可延岁月。若误用攻伐，危殆迫矣。大凡乳证，若因恚怒，宜疏肝清热。烦痛寒热，宜发表散邪。烦肿痛甚，宜清肝消毒，并隔蒜灸。不作脓或脓不溃，补气血为主。不收敛或脓稀，补脾胃为主。脓出反痛，或发寒热，补气血为主。或晡热内热，补血为主。若饮食少思，或作呕吐，补胃为主。饮

食难化，或作泄泻，补脾为主。劳碌肿痛，补气血为主。怒气肿痛，养肝血为主。儿口所吹，须吮通揉散，成痈治以前法。潮热暮热，亦主前药。大抵男子多由房劳耗伤肝肾，妇人郁怒亏损肝脾，治者审之。世有孕妇患此，名曰内吹。然其所致之因则一，惟用药不可犯其胎耳。

乳病论列总方（六六）

猪蹄汤（妇八七） 涌泉散（妇八八） 漏芦汤（妇九十） 八珍汤（补十九） 四君子汤（补一）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保阴煎（新寒一） 归脾汤（补三二） 加味归脾汤（补三三） 栝蒌散（妇九一） 神效栝蒌散（外一八一）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加减一阴煎（新补九） 人参败毒散（散三六） 连翘金贝煎（新因三一）

子嗣类

宜麟策（总论，共十二段，六七）

天地细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造化自然之理也。亦无思无为之道也。故有人道即有夫妇，有夫妇即有子嗣，又何有乏嗣之说？然天有不生之时，地有不毛之域，则人不能无乏嗣之流矣。然则生者自生，乏者当乏，而求嗣之说，又何为也？果可求耶？果不可求耶？则其中亦自有说，亦自有法矣。所谓说者，非为不生不毛者而说也，亦非为少壮强盛者而说也。盖不生不毛者，出于先天之禀赋，非可以人力为也。少壮强盛者，出于妙合之自然，不必识，不必知也。惟是能子弗子者，无后难堪，本非天付，衰老无儿者，精力日去，岂比少年，此所以有挽回之人力，则有说而有法矣。虽法之垂诸古者已不为少，然以余觉之，则若有未尽其妙蕴者焉。因而胪列其法，曰天时，曰地利，曰人事，曰药食，曰疾病，总五类二十四条。但凡其一，便足败乃公事矣。宾于晚年得子，率鉴乎此，凡苦于是者，惟察之信之，则祚胤之猷，或非渺小，故命之曰宜麟策。

时气（天时一）

凡交会下种之时，古云宜择吉日良时，天德月德，及干支旺相，当避丙丁之说，顾以仓猝之顷，亦安得择而后行，似属迂远，不足凭也。然惟天日晴明，光风霁月，时和气爽，及情思清宁，精神闲裕之况，则随行随止，不待择而人人可办，于斯得子，非惟少疾，而必且聪慧贤明，胎元禀赋，实基于此。至有不知避忌者，犯天地之晦冥，则受愚蠢迷蒙之气；犯日月星辰之薄蚀，则受残缺刑克之气；犯雷霆风雨之惨暴，则受狠恶惊狂之气；犯不阴不阳、倏热倏寒之变幻，则受奸险诡诈之气。故气盈则盈，乘之则多寿；气缩则缩，犯之则多夭。顾人生六合之内，凡生长壮老已，何非受气于生成？而知愚贤不肖，又孰非禀质于天地？此感兆元始之大本，苟思造命而赞化育，则当以此为首务。

阴阳（天时二）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固生成之至道，然亦何以见之，亦何以用之？盖乾坤不用，用在坎离，坎离之用，阴阳而已。夫离本居阳，何以为女？以阳之中而阴之初也。坎本居阴，何以为男？以阴之中而阳之初也。盖中者盛于上，盛者必渐消；初者生于下，生者必渐长。故阳生于坎，从左而渐升，升则为阳而就明；阴生于离，从右而渐降，降则为阴而就晦，此即阴阳之用也。而千变万化，莫不由之。由之推广，则凡冬至夏至，一岁之阴阳也；子东午西，一日之阴阳也；有节有中，月令之阴阳也；或明或晦，时气之阴阳也；节前节后，消长之阴阳也；月光潮汛，盈虚之阴阳也。再以及人，则老夫女妻，阴若胜矣，有颠之倒之之妙；彼强此弱，阳亦在也，有操之纵之之

权，顾无往而非阴阳之用也。知之而从阳避阴，则乾道成男；不知而背阳向阴，则坤道成女矣。明眼人其鉴而悟之，笔有难于尽意也。

地利（地利一）

地利关于子嗣，非不重也。有阴宅之宜子孙者，常见螽斯之多；有阳宅之宜子嗣者，惟生气天乙方为最吉。然吉地吉人，每多不期而会，所谓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土，此其所致之由，自非偶然。故曰必先有心地，而后有阴地，信非诬也。第其理深义邃，有非一言可悉。然宗枝攸系，诚有不可不知者。此外如寝室交会之所，亦最当知宜忌。凡神前庙社之侧，井灶冢柩之傍，及日月火光照临，沉阴危险之地，但觉神魂不安之处，皆不可犯。倘有不谨，则夭枉残疾，飞灾横祸，及不忠不孝之流，从而出矣。验如影响，可不慎哉。

基址（地利二）

欲绵瓜瓞，当求基址。盖种植者，必先择地，砂砾之场，安望稻黍；求子者，必先求母，薄福之妇，安望熊罴？倘欲为子嗣之谋，而不先谋基址，计非得也。然而基址之说，隐微叵测，察亦诚难，姑举其显而易者十余条，以见其概云耳。大都妇人之质，贵静而贱动，贵重而贱轻，贵厚而贱薄，贵苍而贱嫩。故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处之部位也。耳小轮薄者不堪，此肾气之外候也。声细而不振者不堪，此丹田之气本也。形体薄弱者不堪，此藏蓄之宫城也。饮食纤细者不堪，此仓廪血海之源也。发焦齿豁者不堪，肝亏血而肾亏精也。睛露臀削者不堪，藏不藏而后无后也。颜色娇艳者不堪，与其华者去其实也。肉肥胜骨者不堪，子宫隘而肾气诎也。袅娜柔脆，筋不束骨者不堪，肝肾亏而根干不坚也。山根唇口多青气者不堪，阳不胜阴，必多肝脾之滞逆也。脉见紧数弦涩者不堪，必真阴亏弱，经候不调而生气杳然者也。此外，如虎头熊项，横面竖眉，及声如豺狼之质，必多刑克不吉，远之为宜。又若刚狠阴恶，奸险克薄之气，尤为种类源流，子孙命脉所系，乌可近之？虽曰尧亦有丹朱，舜亦有瞽瞍，然二气相合，未必非一优一劣之所致。倘使阴阳有序，种址俱宜，而稼穑有不登者，未之有也。惟一有偏胜，则偏象见矣。是种之不可不择者有如此。不然，则麟趾之诗，果亦何为而作者耶？余因人艰嗣之苦，复见人有不如无之苦。故愿天常生好人，所以并虑及之。

十机（人事一）

阴阳之道，合则聚，不合则离；合则成，不合则败。天道人事莫不由之，而尤于斯道为最。合与不合，机有十焉，使能得之，权在我矣。

一曰阖辟，乃妇人之动机也。气静则阖，气动则辟，动缘气至，如长鲸之饮川，如巨觥之无滴。斯时也，吸以自然，莫知其入，故未有辟而不受者，未有受而不孕者。但此机在瞬息之间，若未辟而投，失之太早；辟已而投，失之太迟。当此之际，自别有影响情状可以默会，不可以言得也。惟有心人能觉之，带雨施云，鲜不谷矣。

二曰迟速，乃男女之合机也。迟宜得迟，速宜见速，但阴阳情质禀有不齐，固者迟，不固者速。迟者嫌速，则犹饥待食，及咽不能；速者畏迟，则犹醉添杯，欲吐不得，迟速不侔，不相投矣。以迟遇疾，宜出奇由迳，勿逞先声；以疾遇迟，宜静以自持，挑而后战，能反其机，适逢其会矣。

三曰强弱，乃男女之畏机也。阳强阴弱则畏如蜂蚕，避如戈矛；阳弱阴强，则闻风而靡，望尘而北，强弱相凌，而道同意合者鲜矣。然抚弱有道，必居仁由义，务得其心；克强固难，非聚精会神，安夺其魄？此所以强有不足畏，弱有不足虞者，亦在乎为之者之何如耳。

四曰远近，乃男女之会机也。或以长材排闼，唐突非堪，或以偷觑踅门，敢窥堂室，欲拒者不能，欲吞者不得，睽隔如斯，其能姤乎？然敛迹在形，致远在气，敛迹

在一时，养气非顷刻，使不有教养之夙谋，恐终无刚劲之锐气，又安能直透重围，而使鸠居鹊巢也。

五曰盈虚，乃男女之生机也。胃有盈虚，饱则盈而饥则虚也。肾有盈虚，蓄则盈而泄则虚也。盛衰由之，成败亦由之，不知所用，则得其幸而失其常耳。

六曰劳逸，乃男女之气机也。劳者气散而怯，逸者气聚而坚，既可为破敌之兵机，亦可为种植之农具，动得其宜，胜者多矣。

七曰怀抱，乃男女之情机也。情投则合，情悖则离。喜乐从阳，故多阳者多喜；郁怒从阴，故多阴者多怒。多阳者多生气，多阴者多杀气。生杀之气，即孕育贤愚之机也。莫知所从，又胡为而然乎。

八曰暗产，乃男子之失机也。勿谓我强，何虞子嗣；勿谓年壮，纵亦何妨。不知过者失佳期，强者无酸味，而且随得随失，犹所莫知，自一而再，自再而三，则亦如斯而已矣。前有小产论，所当并察之。

九曰童稚，乃女子之时机也。方苞方萼，生气未舒，甫童甫笄，天癸未裕，曾见有未实之粒可为种否？未足之蚕可为茧否？强费心力而年衰者能待乎？其亦不知机也矣。

十曰二火，乃男女之阳机也。夫君火在心，心其君主也；相火在肾，肾其根本也。然二火相因，无声不应，故心宜静，不静则火由欲动，而自心挑肾。先心后肾者，以阳烁阴，出乎勉强，勉强则气从乎降，而丹田失守，已失元阳之本色。肾宜足，肾足则阳从地起，而由肾及心。先肾后心者，以水济火，本乎自然，自然则气主乎升，而百脉齐到，斯诚化育之真机。然伶薄之夫每从勉强，故多犯虚劳，讵云子嗣？朴厚之子，常由自然，故品物咸亨，奚虑后人？知机君子，其务阳道之真机乎。

畜妾（人事二）

无故置妾，大非美事。凡诸反目败乱多有由之，可已则已，是亦齐家之一要务也。其若年迈妻衰，无后为大，则势有不得不置者。然置之易而畜之难，使畜不有法，则有畜之名，无畜之实，亦仍与不畜等耳。而畜之之法，有情况焉，有寝室焉。以情况言之，则主母见妾，大都非出乐从，所以或多嗔怒，或多骂詈，或因事责其起居，或假借加以声色，是皆常情之所必至者。而不知产育由于血气，血气由于情怀，情怀不畅，则冲任不充，冲任不充，则胎孕不受，虽云置妾，果何益与？凡畜妾之不可过严者以此。再以寝室言之，则宜静宜远，宜少近耳目者为妙。盖私构之顷，锐宜男子，受宜女人，其锐其受，皆由乎气。当此时也，专则气聚而直前，怯则气馁而不摄，此受与不受之机也。然勇怯之由，其权在心。盖心之所至，气必至焉。心有疑惧，心不至矣。心有不至，气亦不至矣。倘临期惊有所闻，则气在耳而不及器矣。疑有所见，则气在目而不及器矣。或忿或畏，则气结在心而不至器矣。气有不至，则如石投水，而水则无知也。且如两阵交锋，最嫌奸细之侦伺，一心无二，何堪谗间以相离。闺思兵机，本无二致，凡妾室之不可不静而远者以此。虽然，此不过为锦囊无奈者设，倘有高明贤淑，因吾言而三省，惟宗祧之是虑，不惟不妒，而且相怜，则愈近愈慰，而远之之说，岂近人情？又若有恭谨良人，小心奉治，则求容已幸，又安敢有远而敬之之念。其然其然，吾未如之何也已。

药食（药食一）

种子之方，本无定轨，因人而药，各有所宜。故凡寒者宜温，热者宜凉，滑者宜涩，虚者宜补，去其所偏，则阴阳和而生化著矣。今人不知此理，而但知传方，岂宜于彼者亦宜于此耶？且或见一人偶中，而不论宜否，而遍传其神，竞相制服，又岂知张三之帽，非李四所可戴也。今录十方于后，择宜用之，庶获济矣。

一、妇人血气俱虚，经脉不调，不受孕者，惟毓麟珠随宜加减用之为最妙；其次，

则八珍益母丸亦佳。若脏寒气滞之甚者，用续嗣降生丹亦妙。

一、男子脏气平和而惟精血不足者，宜还少丹、全鹿丸、无比山药丸。若右肾阳气不足者，宜右归丸，或毓麟珠俱妙。若阳痿精衰，虚寒年迈艰嗣者，必宜赞育丹。若阳盛阴虚，左肾精气不足者，宜左归丸，或延年益嗣丹。若火盛水亏，多内热者，宜大补阴丸。此外，如河车种玉丸、乌鸡丸、黑锡丹之类，皆可酌用。

用药法（药食二）

凡男女胎孕所由，总在血气。若血气和平，壮盛者无不孕育，亦育无不长。其有不能孕者，无非气血薄弱，育而不长者，无非根本不固。即如诸病相加，无非伤损血气。如果邪逆未除，但当以煎剂略为拨正；拨正之后，则必以调服气血为主，斯为万全之策。所以凡用种子丸散，切不可杂以散风消导，及败血苦寒峻利等药。盖凡宜久服而加以此类，则久而增气，未有不反伤气血，而难于孕者也。再若香附一物，自王好古曰：乃妇人之仙药，多服亦能走气。而后世不言走气，但相传曰：香附为妇人之要药。由是但治妇人，则不论虚实，无弗用之。不知香附气香味辛性燥，惟开郁散气、行血导滞，乃其所长。若气虚用之，大能泄气；血虚用之，大能耗血。如古方之女金丹，又四制香附丸之类，惟气实血滞者用之为宜。凡今妇人十有九虚，顾可以要药二字而一概用之乎？用之不当，则渐耗渐弱，而胎元之气必反将杳然矣。

饮食（药食三）

凡饮食之类，则人之脏气各有所宜，似不必过为拘执，惟酒多者为不宜。盖胎种先天之气，极宜清楚，极宜充实，而酒性淫热，非惟乱性，亦且乱精。精为酒乱，则湿热其半，真精其半耳。精不充实则胎元不固，精多湿热，则他日痘疹、惊风、脾败之类，率已受造于此矣。故凡欲择期布种者，必宜先有所慎，与其多饮，不如少饮，与其少饮，犹不如不饮，此亦胎元之一大机也。欲为子嗣之计者，其毋以此为后着。

男病（疾病一）

疾病之关于胎孕者，男子则在精，女人则在血，无非不足而然。凡男子之不足，则有精滑、精清、精冷者，及临事不坚，或流而不射者，或梦遗频数，或便浊淋涩者。或好色以致阴虚，阴虚则腰肾痛惫；或好男风以致阳极，阳极则亢而亡阴；或过于强固，强固则胜败不洽；或素患阴疝，阴疝则肝肾乖离。此外，则或以阳衰，阳衰则多寒；或以阴虚，阴虚则多热。若此者，是皆男子之病，不得盖诿之妇人也。倘知其由而宜治则治之，宜反则反之，必先其在我而后及妇人，则事无不济矣。

女病（疾病二）

妇人所重在血，血能构精，胎孕乃成。欲察其病，惟于经候见之。欲治其病，惟于阴分调之。盖经即血也，血即阴也，阴以应月，故月月如期，此其常也。及其为病，则有或先或后者，有一月两至者，有两月一至者，有枯绝不通者，有频来不止者，有先痛而后行者，有先行而后痛者，有淡色、黑色、紫色者，有瘀而为条为片者，有精血不充而化作白带、白浊者，有子宫虚冷而阳气不能生化者，有血中伏热而阴气不能凝成者，有血癥气痞，子脏不收，月水不通者。凡此皆真阴之病也。真阴既病，则阴血不足者不能育胎，阴气不足者不能摄胎。凡此摄育之权，总在命门，正以命门为冲任之血海，而胎以血为主，血不自生，而又以气为主，是皆真阴之谓也。所以凡补命门，则或气或血，皆可谓之补阴，而补阴之法，即培根固本之道也。凡自壮至老，乃人人之所不可缺者，而矧以先天后天之肇基，又将舍是而何求乎？是以调经种子之法，亦惟以填补命门，顾惜阳气为之主。然精血之都在命门，而精血之源又在二阳心脾之间。盖心主血，养心则血生；脾胃主饮食，健脾胃则气布。二者胥和，则气畅血行，此情志饮食又当先经脉而为之计者，亦无非补阴之源也。使不知本末先后，而妄为之治，

则又乌足以言调经种子之法。（以上宜麟策终）

盈 虚 吟（六八）

谁识雌雄在坎离，玄关消息有真机。坎虚离实云非是，坎实离虚亦是非。天以至刚方得体，地缘无日乃成泥。三生同有金丹在，试问仙翁知不知？

辨 古（六九）

种子之法，古人言之不少，而余谓其若未尽善者，盖亦有疑而云然。谨并列而辨之，亦以备达者之裁正。

一、《广嗣诀》云：三十时辰两日半，二十八九君须算，落红满地是佳期，金水过时徒霍乱，霍乱之时枉费功，树头树底觅残红，但解开花能结子，何愁丹桂不成丛。按：此言妇人经期方止，其时子宫正开，便是布种之时，过此佳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矣。然有十日半月及二十日之后受胎者，又何为其然也。又一哲妇曰：若依此说，则凡有不端者，便于后半月为之，自可无他虑矣。善哉言也，此言果可信否？

一、《道藏经》曰：妇人月信止后一日、三日、五日合者，乾道成男；二日、四日、六日合者，坤道成女。按：此以单数属阳，故成男；偶数属阴，故成女。果若然，则谁不知之，得子何难也？总未必然。

一、《褚氏遗书》云：男女之合，二情交畅。若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精先至，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为本而女形成矣。按此一说，余初见之，甚若有味有理，及久察之，则大有不然。盖相合之顷，岂堪动血，惟既结之后，则精以肇基，血以滋育而胎渐成也。即或以血字改为精字，曰阴精先至，似无不可。然常见初笄女子，有一合而即孕者，彼于此时，畏避无暇，何云精泄？但其情动则气至，气至则阴辟，阴辟则吸受，吸受则无不成孕，此自然之正理也。若褚氏之说，似穿凿矣。

一、东垣曰：经水断后一二日，血海始净，精胜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后，血脉已旺，精不胜血，感者成女。按：此说亦非确论。今见多生女者，每加功于月经初净而必不免于女者，岂亦其血胜而然乎。

一、丹溪曰：阴阳交构，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一系在下，上有两岐，中分为二，形如合钵，一达于左，一达于右。精胜其血，则阳为之主，受气于左子宫而男形成；精不胜血，则阴为之主，受气于右子宫而女形成。按：此乃与《圣济经》左动成男，右动成女之说同。第以子粒验之，无不皆有两瓣，故在男子亦有二丸，而子宫之义谅亦如此，信非谬也。惟左受成男、右受成女之说，则成非事后莫测其然。即复有左射右射之法，第恐阴中阖辟，自有其机，即欲左未必左，欲右未必右。而阴阳相胜之理，则在天时人事之间，似仍别有一道，虽知此说，终无益也。

述 古（七十）

《褚氏遗书》曰：建平孝王妃姬皆丽无子，择民家未笄女子入御，又无子，问曰：求男有道乎？澄[2]对曰：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而子脆不寿，此王之所以无子也。然妇人有所产皆女者，有所产皆男者，大王诚能访求多男妇人至宫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阳遇少阴，老阴遇少阳，亦有子之道也。

子嗣类论列总方（七一）

毓麟珠（新因十四） 左归丸（新补四） 右归丸（新补五） 赞育丹（新因又十四） 还少丹（补一三五） 全鹿丸（补一二七） 无比山药丸（补一三六） 延

年益嗣丹（妇一三五） 大补阴丸（寒一五七） 八珍益母丸（妇一三八） 续嗣降生丹（妇一三六） 女金丹（妇一三三） 四制香附丸（妇一三二） 河车种玉丸（妇一三七） 乌鸡丸四方（妇一三九后） 黑锡丹（热一八九）

癥瘕类

论 证（七二）

癥瘕之病，即积聚之别名。《内经》止有积聚疝瘕，并无证字之名，此后世之所增设者。盖癥者徵也；瘕者，假也。徵者成形而坚硬不移者是也，假者无形而可聚可散者是也。成形者，或由血结，谓之血癥，或由食结，谓之食癥。无形者惟在气分，气滞则聚而见形，气行则散而无迹。此癥瘕之辨也。然又有痛者，有不痛者。痛者联于气血，所以有知，气血行则愈，故痛者易治；不痛者不通气血，别结窠囊，药食难及，故不痛者难治，此又治之有辨也。其他如肺之积曰息奔，心之积曰伏梁，脾之积曰痞气，肝之积曰肥气，肾之积曰奔豚，以至后世有曰痃癖、曰痞块之属，亦不过以形见之处有不同，故名亦因之而异耳。总之非在气分，则在血分。知斯二者，则癥瘕二字已尽之矣。但血癥气瘕，各有虚实，而宜攻宜补，当审之真而用之确也。诸经义另详积聚门，所当参阅。

《骨空论》曰：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张子和曰：遗溺闭癃，阴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若血涸、月事不行，行后小腹有块，或时动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谓之疝，而谓之瘕。

血 癥（七三）

瘀血留滞作癥，惟妇人有之。其证则或由经期，或由产后，凡内伤生冷，或外受风寒，或恚怒伤肝，气逆而血留，或忧思伤脾，气虚而血滞，或积劳积弱，气弱而不行，总由血动之时，余血未净，而一有所逆，则留滞日积而渐以成癥矣。然血必由气，气行则血行。故凡欲治血，则或攻或补，皆当以调气为先。罗谦甫曰：养正邪自除。必先调养，使营卫充实。若不消散，方可议下。但除之不以渐，则必有颠覆之害。若不守禁忌，纵嗜欲，其有不丧身者鲜矣。

一、血瘀作痛，或成形不散，在脐腹之下。若暂见停蓄而根盘未固者，只宜五物煎，或决津煎加减主之，则血无不去，痛无不止，足称神剂。

一、妇人形气病气俱实，或腹胀，或痛甚，而新有所逆，但欲行滞止痛者，宜通瘀煎、失笑散、玄胡当归散、加减四物汤之类，疏之导之，气通滞去，痛必自愈。若稍久且坚而欲消之磨之，宜三棱煎、万病丸之类主之。

一、形气强壮而瘀血不行，或大病结闭，或腹胀痛甚，有非下不可者，宜《良方》桃仁承气汤下之最捷，或用夺命丹、桃仁煎、川山甲散、赤金豆之类皆可。然下须详慎，非有大实不得已之证，不宜妄用。

一、养正之法，当察阴阳上下，病之久新，及邪正强弱之势。其有停瘀虽甚而元气困弱者，不可攻。病久而弱，积难摇动者，不可攻。凡此之类，皆当专固根本，以俟其渐磨渐愈，乃为良策。如郁结伤脾者，宜用归脾汤、逍遥饮、寿脾煎。脾胃虚寒者，宜温胃饮、养中煎、六君子汤。肝肾虚寒者，宜大营煎、暖肝煎、理阴煎，或《良方》交加散亦可。脾肾虚寒，大便泄泻或不实者，宜胃关煎、理阴煎。病久脾肾气滞而小腹痛胀者，宜八味地黄丸。肝火不清，血热而滞者，宜加味逍遥散。以上诸证，凡虚中带滞者，不妨于前药中各加行气导滞之品，此在用者之圆活也。

一、妇人久癥宿瘕，脾肾必亏，邪正相搏，牢固不动，气联子脏则不孕，气联冲任则月水不通。内治之法宜如前，外以阿魏膏贴之，仍用熨瘕方，或用琥珀膏亦可。然必须切慎七情及六淫、饮食起居，而不时随证调理，庶乎可愈。

食 癥（七四）

凡饮食留聚而为癥瘕者，或以生冷，或以风寒，或以忿怒气逆，或以劳倦饥饿，而饮食叠进不用消化，则积而成癥矣。然胃气强者必不致留聚饮食，而饮食之不能化者，必由脾肾气弱而然。所以治此者，宜酌虚实而为攻补，庶乎得效也。诸治法详积聚门，宜参而用之。

立斋曰：前证若形气虚弱，须先调补脾胃为主，而佐以消导。若形气充实，当先疏导为主，而佐以补脾胃。若气壅血滞而不行者，宜用乌药散，散而行之。若脾气虚而血不行者，宜用四君、芎、归，补而行之。若脾气郁而血不行者，宜用归脾汤，解而行之。若肝肾血燥而不行者，宜用加味逍遥散，清而行之。大抵食积痞块之证，皆以邪气盛则实，真气夺则虚，但当养正辟邪，而积自除矣。虽曰坚者削之，客者除之，若胃气未虚，或可少用。若病久虚乏者，不宜轻用。

气 瘕（七五）

瘕者，假也。所谓假者，谓其形虽若癥，而原无根窠，非若癥瘕之坚顽有形者也。盖有形者，或因血积，或因食积，积有定形，所不可移易者也。无形者，病在气分，气逆则甚，气散则缓，聚散无根者也。惟其无根，故能大能小，或左或右。或近胁肋而如臂如指，则谓之痃癖；或下脐腹而为胀为急，则谓之疝瘕。《难经》曰：病有积聚，何以别之？然，积者阴气也，阴沉而伏。聚者阳气也，阳浮而动。故积者五脏之所生，聚者六腑之所成也。然则癥由于积，积在阴分而有渊薮，故攻之非易；瘕由于聚，聚在阳分而犹乌合。故散之非难，此癥瘕之辨有如此。惟散之之法，最有因通因塞之妙用，而人多莫之知也。

一、凡病在气分，而无停蓄形积者，皆不可下。盖凡用下者，可除有形，而不可以除无形。若气因形滞者，去其积则气亦顺，自无不可。若全在无形气分，即下亦不去，而适足以败正气也，宜切识之。

一、散气之法，止在行气，盖气行则散也。但行气之法，大有权宜。如气实则壅滞，宜破而行之；气闭则留蓄，宜利而行之；气热则干涸，宜寒而行之；气寒则凝结，宜温而行之。此散气治瘕之大法也。然瘕聚之证，使果气强力健，则流行不息，又何瘕聚之有？惟正气不行，而后邪气得聚。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凡为此病，必气虚者多，虚不知补，则正气不行，正气不行，则邪气不散，安望其有瘳乎？但实者有据，故显而易见，虚每似实，故隐而难知，此所以当辨其真也。

一、破气行气之剂，凡气实气壅之甚而为胀为痛者，宜排气饮、木香顺气散、木香调气散、四磨汤、诸七气汤之类主之。若血中之气滞而为瘀为痛者，宜失笑散、通瘀煎、调经饮，甚者《良方》奇命丹。疝瘕气聚者，荔香散，甚者天台乌药散。气结膀胱，小水不利者，小分清饮、四苓散、五苓散。气结大肠，干秘不行者，搜风顺气丸、麻仁丸。水亏血虚而秘滞者，济川煎；肝气逆而为聚者，解肝煎，兼火者，化肝煎。气聚兼热，火郁不行者，抽薪饮、大分清饮。寒滞不行，气结胀聚者，抑扶煎、和胃饮、丁香茯苓汤。三焦壅滞，气道不清而中满肿胀者，廓清饮。痰饮水气停蓄胸胁，而为吞酸呕逆者，苓朮二陈煎、六安煎、和胃饮、括痰丸之类主之。以上诸法，惟气实瘕聚者宜之，凡元气不足者，皆不可用。

一、补气以行气之剂，如圣愈汤、参归汤、七福饮，皆能调心气之虚滞。五味异功散、参朮汤，能理心脾之气虚不行。独参汤、参附汤，能助肺以行五脏之治节。若脾胃气虚而滞者，惟六君子汤、归脾汤为宜。脾胃虚寒而滞者，必温胃饮、理中汤、五君子煎最佳。若虚在脾肾阴分，气有不行而或为痰饮，或为胀满，或为呕吐腹痛等证，非理阴煎不可。若虚在血中之气而为滞为痛，微则四物汤，甚则五物煎、决津煎、大营煎方可。若肝肾寒滞，小腹气逆而痛者，必暖肝煎以温之。若脾肾气虚，门户不要

而为滞为痛者，必胃关煎以固之。若元气下陷，滞而不升者，宜补中益气汤、举元煎以举之。若元气大虚，气化不行而滞者，必五福饮、十全大补汤、大补元煎，或六味回阳饮以培补之。以上皆补气行气之法也。亦不过为之筌蹄云耳。而此中之用，诚有未可以言悉者。然常人之情，犹为气之滞者，惟破之散之为宜；而反云补之，必不然也。不知客之强者，以主之弱；邪之胜者，惟正之虚。凡今人之病虚者最多，而用补者最少。治与病违，而欲以药济人，盖亦罕矣。即余以多虚少实，谆谆为言，而人亦未信，姑以人事喻之，其或可晓然乎。夫人之虚实，亦犹人之贫富。气实者若富翁，气虚者若贫士，今人于千百中，而富者其几？舍富之外，尽贫人矣。其多其少，即此类也。又有华其貌而罄其室者，人多难测，亦此类也。但贫人之情，可益不可损，增一分犹然未足，削一分其窘何堪？使以潜消暗剥之术，而加之贫寒窘乏之士，阴移人祚而人不之觉，亦甚堪怜矣。此道以仁为术，其可不以此为心乎？嗟乎！人生以气为主，得气则生，失气则死。夫知者知人之命，不知者知人之病。若强不知以为知，而徒资便给，以人命为尝试者，则其概可知矣。

癥瘕类论列总方（七六）

四君子汤（补一）　五君子煎（新热六）　六君子汤（补五）　四物汤（补八）　五物煎（新因三）　五味异功散（补四）　五福饮（新补六）　七福饮（新补七）　十全大补汤（补二十）　圣愈汤（补九十）　大补元煎（新补一）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参术汤（补四十）　参归汤（补三八）　六味回阳饮（新热二）　参附汤（补三七）　独参汤（补三五）　六味地黄丸（补百二十）　举元煎（新补十七）　大营煎（新补十四）　八味地黄丸（补一二一）　寿脾煎（新热十六）　逍遥饮（新因一）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归脾汤（补三二）　养中煎（新热四）　苓术二陈煎（新和四）　温胃饮（新热五）　胃关煎（新热九）　丁香茯苓汤（热六三）　理中汤（热一）　理阴煎（新热三）　天台乌药散（和三二九）　暖肝煎（新热十五）　和胃饮（新和五）　木香调气散（和四四）　解肝煎（新和十一）　化肝煎（新寒十）　木香顺气散（和四三）　排气饮（新和六）　抑扶煎（新热十一）　搜风顺气丸（和三四三）　乌药散（和七四）　六安煎（新和二）　桃仁承气汤（攻四）　四磨汤（和五二）　廓清饮（新和十三）　大分清饮（新和五）　抽薪饮（新寒三）　济川煎（新补二一）　小分清饮（新和十）　七气汤（和四七）　调经饮（新因四）　《良方》交加散（妇百）　决津煎（新因二）　通瘀煎（新因五）　加减四物汤（妇百十二）　失笑散（妇百四）　五苓散（和一八二）　玄胡当归散（妇九八）　三棱丸（攻三七、六十）　荔香散（新因二八）　四苓散（和一八七）　夺命丹（妇六五）　括痰丸（新和十九）　穿山甲散（攻四十）　桃仁煎（攻三九）　赤金豆（新攻二）　麻仁丸（攻九二）　万病丸（妇一四三）　熨痞方（攻八八）　琥珀膏（外三一七）　阿魏膏（外三一二）

前阴类

阴　挺（七七）

妇人阴中突出如菌如芝，或挺出数寸，谓之阴挺。此或因胞络伤损，或因分娩过劳，或因郁热下坠，或因气虚下脱，大都此证当以升补元气、固涩真阴为主。如阴虚滑脱者，宜固阴煎、秘元煎。气虚陷下者，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因分娩过劳气陷者，寿脾煎、归脾汤。郁热下坠者，龙胆泻肝汤、加味逍遥散。

水[3]杨汤　治妇人阴中生物痒痛，牵引腰腹，多由房事太过，或因淫欲不遂，或因非理所为，以致阴户有伤，名曰阴挺。

金毛狗脊　五倍子　枯矾　鱼腥草　水杨根　黄连各一两

上为末。分四剂，用有嘴瓦罐煎汤，外预以竹筒去节，接罐嘴，引热气薰入阴中，或透挺上。俟汤温，仍用洗沃之。仍服治挺诸药。

阴　　肿（七八）

妇人阴肿，大都即阴挺之类。然挺者多虚，肿者多热。如气陷而热者，升而清之，宜清化饮，如柴胡、防风之属。气闭而热者，利而清之，宜大分清饮、徙薪饮。肝肾阴虚而热者，加味逍遥散。气虚气陷而肿者，补中益气汤。因产伤阴户而肿者，不必治肿，但调气血，气血和而肿自退。或由损伤气滞，无关元气而肿者，但以百草汤薰洗之为妙。

一方：治阴中肿痛。用枳壳半斤，切，炒，乘热以帛裹熨之，以消其外；仍用少许乘热裹纳阴中，冷即易之，不三次愈。

一方：用小麦、朴硝、白矾、五倍子、葱白煎汤浸洗。

甘菊汤：治阴户肿。用甘菊苗叶不拘多少，捣烂，以百沸汤淋汁薰浸洗之。

阴　　疮（七九）

妇人阴中生疮，多由湿热下注，或七情郁火，或纵情敷药，中于热毒。其外证则或有阴中挺出如蛇头者，谓之阴挺；如菌者，谓之阴菌；或如鸡冠，或生虫湿痒，或内溃肿烂疼痛，常流毒水。其内证则或为体倦内热，经候不调，或为饮食不甘，晡热发热，或为小腹痞胀，腰胁不利，或为小水淋沥，赤白带下。凡治此之法，若肿痛内外俱溃者，宜芍药蒺藜煎为最佳，或四物汤加栀子、丹皮、胆草、荆芥，或用加味逍遥散。若湿痒者，宜芍药蒺藜煎，或归脾汤加柴、栀、丹皮。淋涩者，宜龙胆泻肝汤加白朮、丹皮。淋涩而火盛痛胀者，宜大分清饮，或抽薪饮。肿而坠毒者，补中益气汤加山栀、丹皮。可洗者用百草煎。可敷者宜螵蛸散、完疮散。

蛇蜕散　治妇人阴疮。先以荆芥、蛇床子汤薰洗，挹干敷药。

蛇蜕一条（烧存性）　枯矾　黄丹　扁蓄　藁本各一两　硫黄　荆芥穗　蛇床子各五钱

上为细末，香油调搽，湿则干掺。

阴　　痒（八十）

妇人阴痒者，必有阴虫，微则痒，甚则痛，或为脓水淋沥，多由湿热所化，名曰蟨。内宜清肝火，以龙胆泻肝汤，及加味逍遥散主之；外宜桃仁研膏，和雄黄末，或同难肝纳阴中，以制其虫。然无如银朱烟搽鸡肝以纳之，尤妙。

椒茱汤　治妇人阴痒不可忍，惟以热汤泡洗，有不能住手者。

花椒　吴茱萸　蛇床子各一两　藜芦半两　陈茶一撮　炒盐二两

以水五升煎汤，乘热薰洗。

杏仁膏　治妇人阴痒不可忍。

杏仁（烧存性）　麝香少许

上为末。用旧帛裹之，缚定火上炙热，纳阴中。

椿根皮汤　治阴痒突出。

臭椿皮　荆芥穗　藿香等分

上锉。煎汤薰洗，即痒止而入。

一方：治疳虫下蚀下部。用蒲黄、水银研匀傅入，外以鹤虱草煎汤薰洗。

炙肝散：治妇人阴痒虫蚀。用牛肝或猪肝，切三寸长，大如钱，炙熟纳阴中，引虫出尽即愈。

一方：治阴中虫痒。捣桃叶，绵裹纳阴中，日易三四次。

一方：治阴痒。用蛇床子一两，白矾五钱，煎汤淋洗。

阴　冷（八一）

妇人阴冷，有寒证，有热证。寒由阳虚，真寒证也；热由湿热，假寒证也。假寒者必有热证，如小便涩数黄赤，大便燥结，烦渴之类是也；真寒者，小便清利，阳虚畏寒者是也。真寒者，宜补其阳，如理阴煎、十补丸、加减续嗣降生丹；假寒者，当清其火，宜龙胆泻肝汤、加味逍遥散。肝肾虚寒者，宜暖肝煎、镇阴煎、大营煎。脾胃虚寒者，宜理中汤、理阴煎、寿脾煎之类主之。

交接出血而痛（八二）

凡妇人交接即出血者，多由阴气薄弱，肾元不固，或阴分有火而然。若脾虚气陷不能摄血者，宜补中益气汤，或补阴益气煎。若脾肾虚弱阴气不固者，宜寿脾煎、归脾汤。若肝肾阴虚不守者，宜固阴煎。若阴火动血者，宜保阴煎。

前阴类论列总方（八三）

固阴煎（新固二）　保阴煎（新寒一）　补中益气汤（补三十）　理阴煎（新热三）　理中汤（热一）　补阴益气煎（新补十六）　归脾汤（补三二）　寿脾煎（新热十六）　加味逍遥散（补九三）　四物汤（补八）　秘元煎（新固一）　续嗣降生丹（妇一三六）　清化饮（新因十三）　大营煎（新补十四）　芍药蒺藜煎（新因三五）　镇阴煎（新热十三）　暖肝煎（新热十五）　龙胆泻肝汤（寒六二）　十补丸（热一七三）　徙薪饮（新寒四）　大分清饮（新寒五）　百草煎（新因三七）　螵蛸散（新因三八）　银朱烟（新因五三）　抽薪饮（新寒三）　完疮散（新因五九）

---

〔1〕“疠”原作“疒”，据《金匮》改。

〔2〕“澄”原作“证”，据褚氏之名褚澄改。

〔3〕“水”原作为“木”，据药名水杨根改。

卷之五十德集新方八阵

新方八略引

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得其宜者，可为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第法有善不善，人有知不知，必善于知方者，斯可以执方，亦可以不执方，能执方能不执方者，非随时之人不能也。此方之所不可废者，正欲以启发其人耳。余因选古方之得宜者共若干首，列为八阵，已不为不多矣。第以余观之，若夫犹有未尽，因复制新方八阵，此其中有心得焉，有经验焉，有补古之未备焉。凡各方之下，多附加减等法，及分两之数，俱有出入不一者，正以见方之不可执也。八阵之中，如攻方、寒方之不多及者，以古法既多，不必更为添足也。大都方宜从简，而余复冗之，不尤鄙乎？正意在冗中求简耳，此制方之意也。然用方之意，则犹有说焉：夫意贵圆通，用嫌执滞，则其要也。若但圆无主，则杂乱生而无不可矣，不知疑似间自有一定不易之道，此圆通中不可无执持也；若执一不反，则偏拘生而动相左矣。不知倏忽间每多三因难测之变，此执持中不可无圆活也。圆活宜从三思，执持须有定见，既能执持，又能圆活，其能方能圆之人乎，而人其为谁哉！

一、补　略

一、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此固阴阳之治辨也。其有气因精而

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又有阳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苏垂寂之阴？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余故曰：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此又阴阳邪正之离合也。故凡阳虚多寒者，宜补以甘温，而清润之品非所宜；阴虚多热者，宜补以甘凉，而辛燥之类不可用。知宜知避，则不惟用补，而八方之制，皆可得而贯通矣。

二、和　　略

一、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故凡阴虚于下而精血亏损者，忌利小水，如四苓、通草汤之属是也。阴虚于上而肺热干咳者，忌用辛燥，如半夏、苍术、细辛、香附、芎、归、白术之属是也。阳虚于上，忌消耗。如陈皮、砂仁、木香、槟榔之属是也。阳虚于下者，忌沉寒。如黄檗、知母、栀子、木通之属是也。大便溏泄者，忌滑利。如二冬、牛膝、苁蓉、当归、柴胡、童便之属是也。表邪未解者，忌收敛。如五味、枣仁、地榆、文蛤之属是也。气滞者，忌闭塞。如黄芪、白术、薯蓣、甘草之属是也。经滞者，忌寒凝。如门冬、生地、石斛、芩、连之属是也。凡邪火在上者不宜升，火得升而愈炽矣。沉寒在下者不宜降，阴被降而愈亡矣。诸动者不宜再动，如火动者忌温暖，血动者忌辛香，汗动者忌苏散，神动者忌耗伤，凡性味之不静者皆所当慎，其于刚暴更甚者，则又在不言可知也。诸静者不宜再静，如沉微细弱者脉之静也，神昏气怯者阳之静，肌体清寒者表之静也，口腹畏寒者里之静也。凡性味之阴柔者，皆所当慎，其于沉寒更甚者，又在不言可知也。夫阳主动，以动济动，火上添油也。不焦烂乎？阴主静，以静益静，雪上加霜也。不寂灭乎？凡前所论，论其略耳，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能因类而广之，则存夫其人矣。不知此义，又何和剂之足云。

三、攻　　略

一、攻方之制，攻其实也。凡攻气者攻其聚，聚可散也。攻血者攻其瘀，瘀可通也。攻积者攻其坚，在脏者可破、可培，在经者可针、可灸也。攻痰者攻其急，真实者暂宜解标，多虚者只宜求本也。但诸病之实有微甚，用攻之法分重轻。大实者，攻之未及，可以再加；微实者，攻之太过，每因致害，所当慎也。凡病在阳者，不可攻阴，病在胸者，不可攻脏。若此者，邪必乘虚内陷，所谓引贼入寇也。病在阴者，勿攻其阳。病在里者勿攻其表，若此者，病必因误而甚，所谓自撤藩蔽也。大都治宜用攻，必其邪之甚者也。其若实邪果甚，自与攻药相宜，不必杂之补剂。盖实不嫌攻，若但略加甘滞，便相牵制；虚不嫌补，若但略加消耗，偏觉相妨。所以寒实者最不喜清，热实者最不喜暖。然实而误补，不过增病，病增者可解；虚而误攻，必先脱元，元脱者，无治矣。是皆攻法之要也。其或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此又当酌其权宜，不在急宜攻、急宜补者之例。虽然，凡用攻之法，所以除凶剪暴也，亦犹乱世之兵，必不可无，然惟必不得已乃可用之。若或有疑，宁加详慎。盖攻虽去邪，无弗伤气，受益者四，受损者六。故攻之一法，实自古仁人所深忌者，正恐其成之难，败之易耳。倘任意不思，此其人可知矣。

四、散　　略

一、用散者，散表证也。观仲景太阳证用麻黄汤，阳明证用升麻葛根汤，少阳证用小柴胡汤，此散表之准绳也。后世宗之，而复不能用之，在不得其意耳。盖麻黄之气，峻利而勇。凡太阳经阴邪在表者，寒毒既深，非此不达，故制用此方，非谓太阳

经药必须麻黄也。设以麻黄治阳明、少阳之证，亦寒无不散，第恐性力太过，必反伤其气，岂谓某经某药必不可移易，亦不过分其轻重耳。故如阳明之升麻、干葛，未有不走太阳、少阳者。少阳之柴胡，亦未有不入太阳、阳明者。但用散之法，当知性力缓急，及气味寒温之辨，用得其宜，诸经无不妙也。如麻黄、桂枝，峻散者也；防风、荆芥、紫苏，平散者也；细辛、白芷、生姜，温散者也；柴胡、干葛、薄荷，凉散者也；羌活、苍术，能走经去湿而散者也；升麻、川芎，能举陷上行而散者也。第邪浅者，忌峻利之属；气弱者，忌雄悍之属；热多者，忌温燥之属；寒多者，忌清凉之属。凡热渴烦躁者喜干葛，而呕恶者忌之；寒热往来者宜柴胡，而泄泻者忌之；寒邪在上者，宜升麻、川芎，而内热炎升者忌之。此性用之宜忌，所当辨也。至于相配之法，则尤当知要，凡以平兼清，自成凉散；以平兼暖，亦可温经；宜大温者，以热济热；宜大凉者，以寒济寒。此其运用之权，则毫厘进退，自有伸缩之妙，又何必胶柱刻舟，以限无穷之病变哉！此无他，在不知仲景之意耳。

五、寒　略

一、寒方之制，为清火也，为除热也。夫火有阴阳，热分上下。据古方书，咸谓黄连清心，黄芩清肺，石斛、芍药清脾，龙胆清肝，黄檗清肾。今之用者，多守此法，是亦胶柱法也。大凡寒凉之物，皆能泻火，岂有凉此而不凉彼者，但当分其轻清重浊，性力微甚，用得其宜则善矣。夫轻清者，宜以清上。如黄芩、石斛、连翘、天花之属是也。重浊者，宜于清下。如栀子、黄檗、龙胆、滑石之属也。性力之厚者，能清大热。如石膏、黄连、芦荟、苦参、山豆根之属也。性力之缓者，能清微热。如地骨皮、玄参、贝母、石斛、童便之属也。以攻而用者，去实郁之热。如大黄、芒硝之属也。以利而用者，去癃闭之热。如木通、茵陈、猪苓、泽泻之属也。以补而用者，去阴虚枯燥之热。如生地、二冬、芍药、梨浆、细甘草之属也。方书之分经用药者，意正在此，但不能明言其意耳。然火之甚者，在上亦宜重浊；火之微者，在下亦可轻清。夫宜凉之热，皆实热也。实热在下，自宜清利；实热在上，不可升提。盖火本属阳，宜从阴治，从阴者宜降，升则反从其阳矣。经曰：高者抑之，义可知也。外如东垣有升阳散火之法，此以表邪生热者设，不得与伏火内炎者并论。

六、热　略

一、热方之制，为除寒也。夫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响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识，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响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此热方之不可不预也。

凡用热之法，如干姜能温中，亦能散表，呕恶无汗者宜之。肉桂能行血，善达四肢，血滞多痛者宜之。吴茱萸善暖下焦，腹痛泄泻者极妙。肉豆蔻可温脾肾，飧泄滑利者最奇。胡椒温胃和中，其类近于荜拨。丁香止呕行气，其暖过于豆仁。补骨脂性降而散闭，故能纳气定喘，止带浊泄泻。制附子性行如酒，故无处不到，能救急回阳。至若半夏、南星、细辛、乌药、良姜、香附、木香、茴香、仙茅、巴戟之属，皆性温之当辨者。然用热之法，尚有其要：以散兼温者，散寒邪也；以行兼温者，行寒滞也；以补兼温者，补虚寒也。第多汗者忌姜，姜能散也。失血者忌桂，桂动血也。气短气怯者忌故纸，故纸降气也。大凡气香者，皆不利于气虚证。味辛者，多不利于见血证，所当慎也。是用热之概也。

至于附子之辨，凡今之用者，必待势不可为，不得已然后用之，不知回阳之功，当用于阳气将去之际，便当渐用，以望挽回。若用于既去之后，死灰不可复然矣，尚何益于事哉。但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此壶天中大将军也，可置之无用之地乎？但知之真而用之善，斯足称将将之手矣。

七、固　　略

一、固方之制，固其泄也。如久嗽为喘，而气泄于上者，宜固其肺。久遗成淋，而精脱于下者，宜固其肾。小水不禁者，宜固其膀胱。大便不禁者，宜固其肠脏。汗泄不止者，宜固其皮毛。血泄不止者，宜固其营卫。凡因寒而泄者，当固之以热；因热而泄者，当固之以寒。总之，在上者在表者，皆宜固气，气主在肺也；在下者在里者，皆宜固精，精主在肾也。然虚者可固，实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当固不固，则沧海亦将竭；不当固而固，则闭门延寇也。二者俱当详酌之。

八、因　　略

一、因方之制，因其可因者也。凡病有相同者，皆可按证而用之，是谓因方。如痈毒之起，肿可敷也；蛇虫之患，毒可解也；汤火伤其肌肤，热可散也；跌打伤其筋骨，断可续也，凡此之类，皆因证而可药者也。然因中有不可因者，又在乎证同而因不同耳。盖人之虚实寒热，各有不齐，表里阴阳，治当分类。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有同于表而不同于里者。所以病虽相类，而但涉内伤者，便当于血气中酌其可否之因，不可谓因方之类，尽可因之而用也。因之为用，有因标者，有因本者，勿因此因字而误认因方之义。

卷之五十一德集

新方八阵

补　　阵

大补元煎　治男妇气血大坏，精神失守危剧等证。此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要方。本方与后右归饮出入互思。

人参（补气补阳，以此为主）少则用一、二钱，多则用一、二两　山药（炒）二钱　熟地（补精补阴，以此为主）少则用二、三钱，多则用二、三两　杜仲二钱　当钱二、三钱（若泄泻者，去之）　山茱萸一钱（如畏酸吞酸者，去之）　枸杞二、三钱　炙甘草一、二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元阳不足多寒者，于本方加附子、肉桂、炮姜之类，随宜用之；如气分偏虚者，加黄芪、白朮；如胃口多滞者，不必用；如血滞者，加川芎，去山茱萸；如滑泄者，加五味、故纸之属。

左归饮　此壮水之剂也。凡命门之阴衰阳胜者，宜此方加减主之。此一阴煎、四阴煎之主方也。

熟地二、三钱，或加至一、二两　山药二钱　枸杞二钱　炙甘草一钱　茯苓一钱半　山茱萸一、二钱（畏酸者，少用之）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服。如肺热而烦者，加麦冬二钱；血滞者，加丹皮二钱；心热而躁者，加玄参二钱；脾热易饥者，加芍药二钱；肾热骨蒸多汗者，加地骨皮二钱；血热妄动者，加生地二、三钱；阴虚不宁者，加女贞子二钱；上实下虚者，加牛膝二钱以导之；血虚而燥滞者，加当归二钱。

右归饮　此益火之剂也，凡命门之阳衰阴胜者，宜此方加减主之。此方与大补元

煎出入互用。如治阴盛格阳，真寒假热等证，宜加泽泻二钱，煎成用凉水浸冷服之尤妙。

熟地（用如前） 山药（炒）二钱 山茱萸一钱 枸杞二钱 甘草（炙）一、二钱 杜仲（姜制）二钱 肉桂一、二钱 制附子一、二、三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气虚血脱，或厥或昏，或汗或运，或虚狂，或短气者，必大加人参、白朮，随宜用之；如火衰不能生土，为呕哕吞酸者，加炮干姜二、三钱；如阳衰中寒，泄泻腹痛，加人参、肉豆蔻，随宜用之；如小腹多痛者，加吴茱萸五、七分；如淋带不止，加破故纸一钱；如血少血滞，腰膝软痛者，加当归二、三钱。

左归丸 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营卫，渐至衰弱，或虚热往来，自汗盗汗，或神不守舍，血不归原，或虚损伤阴，或遗淋不禁，或气虚昏运，或眼花耳聋，或口燥舌干，或腰酸腿软，凡精髓内亏，津液枯涸等证，俱速宜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而精血自充矣。宜此方主之。

大怀熟八两 山药（炒）四两 枸杞四两 山茱萸肉四两 川牛膝（酒洗，蒸熟）三两（精滑者，不用） 菟丝子（制）四两 鹿胶（敲碎，炒珠）四两 龟胶（切碎，炒珠）四两（无火者，不必用）

上先将熟地蒸烂，杵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食前用滚汤或淡盐汤送下百余丸。如真阴失守，虚火炎上者，宜用纯阴至静之剂，于本方去枸杞、鹿胶，加女贞子三两，麦冬三两；如火烁肺金，干枯多嗽者，加百合三两；如夜热骨蒸，加地骨皮三两；如小水不利不清，加茯苓三两；如大便燥结，去菟丝，加肉苁蓉三两；如气虚者，加人参三、四两；如血虚微滞，加当归四两；如腰膝酸痛，加杜仲三两，监水炒用；如脏平无火而肾气不充者，加破故纸三两，去心莲肉、胡桃肉各四两，龟胶不必用；上凡五液皆主于肾，故凡属阴分之药，无不皆能走肾，有谓必须导引者，皆见之不明耳。

右归丸 治元阳不足，或先天禀衰，或劳伤过度，以致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为脾胃虚寒，饮食少进，或呕恶膨胀，或番胃噎膈，或怯寒畏冷，或脐腹多痛，或大便不实，泻痢频作，或小水自遗，虚淋寒疝，或寒侵溪谷而肢节痹痛，或寒在下焦而水邪浮肿。总之，真阳不足者，必神疲气怯，或心跳不宁，或四体不收，或眼见邪祟，或阳衰无子等证，俱速宜益火之原，以培右肾之元阳，而神气自强矣，此方主之。

大怀熟八两 山药（炒）四两 山茱萸（微炒）三两 枸杞（微炒）四两 鹿角胶（炒珠）四两 菟丝子（制）四两 杜仲（姜汤炒）四两 当归三两（便溏勿用） 肉桂二两（渐可加至四两） 制附子自二两，渐可加至五、六两

上丸法如前，或丸如弹子大。每嚼服二、三丸。以滚白汤送下，其效尤速。

如阳衰气虚，必加人参以为之主，或二、三两，或五、六两，随人虚实，以为增减。盖人参之功，随阳药则入阳分，随阴药则入阴分，欲补命门之阳，非加人参不能捷效。如阳虚精滑，或带浊便溏，加补骨脂酒炒三两；如飧泄肾泄不止，加北五味子三两，肉豆蔻三两，面炒去油用；如饮食减少，或不易化，或呕恶吞酸，皆脾胃虚寒之证，加干姜三、四两，炒黄用；用腹痛不止，加吴茱萸二两，汤泡半日，炒用；如腰膝酸痛，加胡桃肉连皮四两；如阴虚阳痿，加巴戟肉四两，肉苁蓉三两，或加黄狗外肾一、二付，以酒煮烂捣入之。

五福饮 凡五脏气血亏损者，此能兼治之，足称王道之最。

人参随宜（心） 熟地随宜（肾） 当归二、三钱（肝） 白朮（炒）一钱半（肺） 炙甘草一钱（脾）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或加生姜三、五片。凡治气血俱虚等证，以此为主。或宜温者，加姜、附；宜散者，加升麻、柴、葛，左右逢源，无不可也。

七福饮　治气血俱虚，而心脾为甚者。

即前方加枣仁二钱，远志三、五分，制用。

一阴煎　此治水亏火胜之剂，故曰一阴。凡肾水真阴虚损，而脉证多阳，虚火发热，及阴虚动血等证，或疟疾伤寒屡散之后，取汗既多，脉虚气弱，而烦渴不止，潮热不退者，此以汗多伤阴，水亏而然也，皆宜用此加减主之。

生地二钱　熟地三、五钱　芍药二钱　麦冬二钱　甘草一钱　牛膝一钱半　丹参二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火盛躁烦者，入真龟胶二、三钱，化服；如气虚者，间用人参一、二钱；如心虚不眠多汗者，加枣仁、当归各一、二钱；如汗多烦躁者，加五味子十粒，或加山药、山茱萸；如见微火者，加女贞子一、二钱；如虚火上浮，或吐血、或衄血不止者，加泽泻一、二钱，茜根二钱，或加川续断一、二钱，以涩之亦妙。

加减一阴煎　治证如前而火之甚者，宜用此方。

生地　芍药　麦冬各二钱　熟地三、五钱　炙甘草五、七分　知母　地骨皮各一钱

水二钟，煎服。如躁烦热甚便结者，加石膏二、三钱；如小水热涩者，加栀子一、二钱；如火浮于上者，加泽泻一、二钱，或黄芩一钱；如血燥血少者，加当归一、二钱。

二阴煎　此治心经有热，水不制火之病，故曰二阴。凡惊狂失志，多言多笑，或疡疹烦热失血等证，宜此主之。

生地二、三钱　麦冬二、三钱　枣仁二钱　生甘草一钱　玄参一钱半　黄连或一、二钱　茯苓一钱半　木通一钱半

水二钟，加灯草二十根，或竹叶亦可，煎七分，食远服。如痰胜热甚者，加九制胆星一钱，或天花粉一钱五分。

三阴煎　此治肝脾虚损，精血不足，及营虚失血等病，故曰三阴。凡中风血不养筋，及疟疾汗多，邪散而寒热犹不能止，是皆少阳、厥阴阴虚少血之病，微有火者，宜一阴煎；无火者，宜此主之。

当归二、三钱　熟地三、五钱　炙甘草一钱　芍药（酒炒）二钱　枣仁二钱　人参（随宜）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服。如呕恶者，加生姜三、五片；汗多烦躁者，加五味子十四粒；汗多气虚者，加黄芪一、二钱；小腹隐痛，加枸杞二、三钱；如有胀闷，加陈皮一钱；如腰膝筋骨无力，加杜仲、牛膝。

四阴煎　此保肺清金之剂，故曰四阴。治阴虚劳损，相火炽盛，津枯烦渴，咳嗽吐衄多热等证。

生地二、三钱　麦冬二钱　白芍药二钱　百合二钱　沙参二钱　生甘草一钱　茯苓一钱半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服。如夜热盗汗，加地骨皮一、二钱；如痰多气盛，加贝母二、三钱，阿胶一、二钱，天花粉亦可；如金水不能相滋，而干燥喘嗽者，加熟地三、五钱；如多汗不眠，神魂不宁，加枣仁二钱；如多汗兼渴，加北五味十四粒；如热甚者，加黄檗一、二钱，盐水炒用，或玄参亦可，但分上下用之；如血燥经迟，枯涩不至者，加牛膝二钱；如血热吐衄，加茜根二钱；如多火便燥，或肺干咳咯者，加天门冬二钱，或加童便亦可；如火载血上者，去甘草，加炒栀子一、二钱。

五阴煎　凡真阴亏损，脾虚失血等证，或见溏泄未甚者，所重在脾，故曰五阴。忌用润滑，宜此主之。

熟地五、七钱，或一两　山药（炒）二钱　扁豆（炒）二、三钱　炙甘草一、二钱　茯苓一钱半　芍药（炒黄）二钱　五味子二十粒　人参（随宜用）　白朮（炒）一、二钱

水二钟，加莲肉去心二十粒，煎服。

大营煎　治真阴精血亏损，及妇人经迟血少，腰膝筋骨疼痛，或气血虚寒，心腹疼痛等证。

当归二、三钱，或五钱　熟地三、五、七钱　枸杞二钱　炙甘草一、二钱　杜仲二钱　牛膝一钱半　肉桂一、二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寒滞在经，气血不能流通，筋骨疼痛之甚者，必加制附子一、二钱方效；如带浊腹痛者，加故纸一钱炒用；如气虚者，加人参、白朮；中气虚寒呕恶者，加炒焦干姜一、二钱。

小营煎　治血少阴虚，此性味平和之方也。

当归二钱　熟地二、三钱　芍药（酒炒）二钱　山药（炒）二钱　枸杞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营虚于上，而为惊恐怔忡，不眠多汗者，加枣仁、茯神各二钱；如营虚兼寒者，去芍药，加生姜；如气滞有痛者，加香附一、二钱，引而行之。

补阴益气煎　此补中益气汤之变方也。治劳倦伤阴，精不化气，或阴虚内乏，以致外感不解，寒热疮疟，阴虚便结不通等证。凡属阴气不足而虚邪外侵者，用此升散，无不神效。

人参一、二、三钱　当归二、三钱　山药（酒炒）二、三钱　熟地三、五钱或一、二两　陈皮一钱　炙甘草一钱　升麻三、五分（火浮于上者，去此不必用）　柴胡一、二钱（如无外邪者，不必用）

水二钟，加生姜三、五、七片，煎八分，食远温服。

举元煎　治气虚下陷，血崩血脱，亡阳垂危等证，有不利于归、熟等剂，而但宜补气者，以此主之。

人参　黄芪（炙）各三、五钱　炙甘草一、二钱　升麻五、七分（炒用）　白朮（炒）一、二钱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温服。如兼阳气虚寒者，桂、附、干姜随宜佐用。如兼滑脱者，加乌梅二个，或文蛤七、八分。

两仪膏　治精气大亏，诸药不应，或以克伐太过，耗损真阴。凡虚在阳分而气不化精者，宜参朮膏；若虚在阴分而精不化气者，莫妙于此。其有未至大病而素觉阴虚者，用以调元，尤称神妙。

人参半斤或四两　大熟地一斤

上二味，用好甜水或长流水十五碗，浸一宿，以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若味有未尽，再用水数碗煎相取汁，并熬稍浓，乃入磁罐，重汤熬成膏，入真白蜜四两或半斤收之，每以白汤点服。若劳损咳嗽多痰，加贝母四两亦可。

贞元饮　治气短似喘，呼吸促急，提不能升，咽不能降，气道噎塞，势剧垂危者。常人但知为气急，其病在上，而不知元海无根，亏损肝肾，此子午不交，气脱证也，尤为妇人血海常亏者最多此证，宜急用此饮以济之，缓之，敢云神剂。凡诊此证，脉必微细无神，若微而兼紧，尤为可畏。倘庸众不知，妄云痰逆气滞，用牛黄、苏合及青、陈、枳壳破气等剂，则速其危矣。

熟地黄七、八钱，甚者一、二两　炙甘草一、二、三钱　当归二、三钱

水二钟，煎八分，温服。如兼呕恶或恶寒者，加煨姜三、五片；如气虚脉微至极

者，急加人参随宜；如肝肾阴虚，手足厥冷，加肉桂一钱。

当归地黄饮 治肾虚腰膝疼痛等证。

当归二、三钱 熟地三、五钱 山药二钱 杜仲二钱 牛膝一钱半 山茱萸一钱 炙甘草八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如下部虚寒，加肉桂一、二钱，甚者仍加附子；如多带浊，去牛膝，加金樱子二钱，或加故纸一钱；如气虚者，加人参一、二钱，枸杞二、三钱

济川煎 凡病涉虚损，而大便闭结不通，则硝、黄攻击等剂必不可用；若势有不得不通者，宜此主之。此用通于补之剂也，最妙最妙。

当归三、五钱 牛膝二钱 肉苁蓉（酒洗去咸）二、三钱 泽泻一钱半 升麻五、七分或一钱 枳壳一钱（虚甚者不必用）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食前服。如气虚者，但加人参无碍；如有火，加黄芩；如肾虚，加熟地。

地黄醴 治男妇精血不足，营卫不充等患，宜制此常用之。

大怀熟（取味极甘者，烘、晒干以去水气）八两 沉香一钱（或白檀三分亦可） 枸杞（用极肥者，亦烘、晒以去润气）四两

上约每药一斤，可用高烧酒十斤浸之，不必煮，但浸十日之外，即可用矣。凡服此者，不得过饮。服完又加酒六七斤，再浸半月，仍可用。

归肾丸 治肾水真阴不足，精衰血少，腰痠脚软，形容憔悴，遗泄阳衰等证。此左归、右归二丸之次者也。

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茱萸肉四两 茯苓四两 当归三两 枸杞四两 杜仲（盐水炒）四两 菟丝子（制）四两

炼蜜同熟地膏为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饥时，或滚水或淡盐汤送下。

赞化血余丹 此药大补气血，故能乌须发，壮形体，其于培元赞育之功，有不可尽述者。

血余八两 熟地八两（蒸捣） 枸杞 当归 鹿角胶（炒珠） 菟丝子（制） 杜仲（盐水炒） 巴戟（肉，酒浸，剥，炒干） 小茴香（略炒） 白茯苓（乳拌蒸熟） 肉苁蓉（酒洗，去鳞甲） 胡桃肉各四两 何首乌（小黑豆汁拌蒸七次，如无黑豆，或人乳、牛乳拌蒸俱妙）四两 人参（随便用，无亦可）

上炼蜜丸服。每食前用滚白汤送下二、钱许。精滑者，加白朮、山药各三两；便溏者，去苁蓉，加补骨脂酒炒四两；阳虚者，加附子、肉桂。

养元粉 大能实脾养胃气。

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沥干，漫火炒熟） 山药（炒） 芡实（炒） 莲肉各三两 川椒（去目及闭口者，炒出汗）取红末二、三钱

上为末。每日饥时，以滚水一碗，入白糖三匙化开，入药末一、二两调服之。或加四君、山查肉各一、二两更妙。

玄武豆

羊腰子五十个 枸杞二斤 补骨脂一斤 大茴香六两 小茴香六两 肉苁蓉十二两（大便滑者去之） 青盐八两（如无苁蓉，此宜十二两） 大黑豆一斗（圆净者，淘洗净）

上用甜水二斗，以砂锅煮前药七味，至半干，去药渣，入黑豆，匀火煮干为度。如有余汁，俱宜拌渗于内。取出用新布摊晾晒干，磁瓶收贮。日服之，其效无穷。如无砂锅，即铁锅亦可。若阳虚，加制附子一、二两更妙。

蟠桃果 治遗精虚弱，补脾滋肾最佳。

芡实一斤（炒） 莲肉（去心）一斤 胶枣肉一斤 熟地一斤 胡桃肉（去皮）二斤

上以猪腰六个，掺大茴香蒸极熟，去筋膜，同前药末捣成饼。每日服二个，空心食前用滚白汤或好酒一、二钟下。此方凡人参、制附子俱可随意加用。

王母桃 培补脾肾，功力最胜。

白朮（用冬朮腿片味甘者佳，苦者勿用。以米泔浸一宿，切片，炒） 大怀熟（蒸捣）上二味等分 何首乌（九蒸） 巴戟（甘草汤浸，剥，炒） 枸杞子上三味减半

上为末，炼蜜捣丸，龙眼大。每用三、四丸，饥时嚼服，滚汤送下。或加人参，其功尤大。

休疟饮 此止疟最妙之剂也。若汗散既多，元气不复，或以衰老，或以弱质，而疟有不能止者，俱宜用此，此化暴善后之第一方也。其有他证，加减俱宜如法。

人参 白朮（炒） 当归各三、四钱 何首乌（制）五钱 炙甘草八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渣再煎。或用阴阳水各一钟，煎一钟，相亦如之。俱露一宿，次早温服一钟，饭后食远再服一钟。如阳虚多寒，宜温中散寒者，加干姜、肉桂之类，甚者，或加制附子；如阴虚多热，烦渴喜冷，宜滋阴清火者，加麦冬、生地、芍药，甚者加知母，或加黄芩；如肾阴不足，水不制火，虚烦虚馁，腰疲脚软，或脾虚痞闷者，加熟地、枸杞、山药、杜仲之类，以滋脾肾之真阴；如邪有未净而留连难愈者，于此方加柴胡、麻黄、细辛、紫苏之属，自无不可；如气血多滞者，或用酒、水各一钟，煎服，或服药后饮酒数杯亦可。

和 阵

金水六君煎 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或年迈阴虚，血气不足，外受风寒，咳嗽呕恶，多痰喘急等证，神效。

当归二钱 熟地三、五钱 陈皮一钱半 半夏二钱 茯苓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二钟，生姜三、五、七片，煎七、八分，食远温服。如大便不实而多湿者，去当归，加山药；如痰盛气滞，胸胁不快者，加白芥子七、八分；如阴寒盛而嗽不愈者，加细辛五、七分；如兼表邪寒热者，加柴胡一 二钱。

六安煎 治风寒咳嗽，及非风初感，痰滞气逆等证。

陈皮一钱半 半夏二、三钱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杏仁一钱（去皮尖，切） 白芥子五、七分（老年气弱者不用）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五、七片，煎七分，食远服。凡外感风邪咳嗽而寒气盛者，多不易散，宜加北细辛七、八分或一钱；若冬月严寒邪甚者，加麻黄、桂枝亦可；若风胜而邪不甚者，加防风一钱，或苏叶亦可；若头痛鼻塞者，加川芎、白芷、蔓荆子皆可；若兼寒热者，加柴胡、苏叶；若风邪咳嗽不止，而兼肺胃之火者，加黄芩一、二钱，甚者再加知母、石膏，所用生姜，只宜一片；凡寒邪咳嗽痰不利者，加当归二、三钱，老年者尤宜；若气血不足者，当以金水六君煎与此参用；凡非风初感，痰胜而气不顺者，加藿香一钱五分；兼胀满者，加厚朴一钱，暂开痰气，然后察其寒热虚实而调补之。若气虚猝倒，及气平无痰者，皆不可用此。

和胃二陈煎 治胃寒生痰，恶心呕吐，胸膈满闷嗳气。

干姜（炒）一、二钱 砂仁四、五分 陈皮 半夏 茯苓各一钱半 甘草（炙）七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不拘时温服。

苓朮二陈煎 治痰饮水气停畜心下，呕吐吞酸等证。

猪苓一钱半　白朮一、二钱　泽泻一钱半　陈皮一钱　半夏二、三钱　茯苓一钱半　炙甘草八分　干姜（炒黄）一、二钱

水一钟半，煎服。如肝肾兼寒者，加肉桂一、二钱。

和胃饮　治寒湿伤脾，霍乱吐泻，及痰饮水气，胃脘不清，呕恶胀满腹痛等证。此即平胃散之变方也。凡呕吐等证，多有胃气虚者，一闻苍朮之气，亦能动呕，故以干姜代之。

陈皮　厚朴各一钱半　干姜（炮）一、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此方凡藿香、木香、丁香、茯苓、半夏、扁豆、砂仁、泽泻之类，皆可随宜增用之。若胸腹有滞而兼时气寒热者，加柴胡。

排气饮　治气逆食滞胀痛等证。

陈皮一钱五分　木香七分或一钱　藿香一钱五分　香附二钱　枳壳一钱五分　泽泻二钱　乌药二钱　厚朴一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热服。如食滞者，加山查、麦芽各二钱；如寒滞者，加焦干姜、吴茱萸、肉桂之属；如气逆之甚者，加白芥子、沉香、青皮、槟榔之属；如呕而兼痛者，加半夏、丁香之属；如痛在小腹者，加小茴香；如兼疝者，加荔枝核，煨熟捣碎，用二、三钱。

大和中饮　治饮食留滞积聚等证。

陈皮一、二钱　枳实一钱　砂仁五分　山查二钱　麦芽二钱　厚朴一钱半　泽泻一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食远温服。胀甚者，加白芥子；胃寒无火或恶心者，加炮干姜一、二钱；疼痛者，加木香、乌药、香附之类；多痰者，加半夏。

小和中饮　治胸膈胀闷，或妇人胎气滞满等证。

陈皮一钱五分　山查二钱　茯苓一钱半　厚朴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　扁豆(炒)二钱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五片，煎服。如呕者，加半夏一、二钱；如胀满气不顺者，加砂仁七、八分；如火郁于上者，加焦栀子一、二钱；如妇人气逆血滞者，加紫苏梗、香附之属；如寒滞不行者，加干姜、肉桂之属。

大分清饮　方在寒阵五。

小分清饮　治小水不利，湿滞肿胀，不能受补等证，此方主之。

茯苓二、三钱　泽泻二、三钱　薏仁二钱　猪苓二、三钱　枳壳一钱　厚朴一钱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食前服。如阴虚水不能达者，加生地、牛膝各二钱；如黄疸者，加茵陈二钱；如无内热而寒滞不行者，加肉桂一钱。

解肝煎　治暴怒伤肝，气逆胀满阴滞等证。如兼肝火者，宜用化肝煎。

陈皮　半夏　厚朴　茯苓各一钱半　苏叶　芍药各一钱　砂仁七分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五片，煎服。如胁肋胀痛，加白芥子一钱；如胸膈气滞，加枳壳、香附、藿香之属。

二朮煎　治肝强脾弱，气泄湿泄等证。

白朮（炒）二钱或三钱　苍朮（米泔浸，炒）一、二钱　芍药（炒黄）二钱　陈皮（炒）一钱五分　炙甘草一钱　茯苓一、二钱　厚朴（姜汤炒）一钱　木香六、七分　干姜（炒黄）一、二钱　泽泻（炒）一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

廓清饮　治三焦壅滞，胸膈胀满，气道不清，小水不利，年力未衰，通身肿胀，或肚腹单胀，气实非水等证。

枳壳二钱　厚朴一钱半　大腹皮一、二钱　白芥子五、七分或一、二钱　萝卜子

（生捣）一钱（如中不甚胀，能食者，不必用此）　茯苓（连皮用）二、三钱　泽泻二、三钱　陈皮一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内热多火，小水热数者，加栀子、木通各一、二钱；如身黄，小水不利者，加茵陈二钱；如小腹胀满，大便坚实不通者，加生大黄三、五钱；如肝滞胁痛者，加青皮；如气滞胸腹疼痛者，加乌药、香附；如食滞者，加山查、麦芽。

扫虫煎　治诸虫上攻，胸腹作痛。

青皮一钱　小茴香（炒）一钱　槟榔　乌药各一钱半　细槟肉三钱（敲碎）　吴茱萸一钱　乌梅二个　甘草八分　朱砂　雄黄各五分，俱为极细末

上将前八味，用水一钟半，煎八分，去柤，随入后二味，再煎三、四沸，搅匀，徐徐服之。如恶心作吐，加炒干姜一、二钱，或先啖牛肉脯少许，俟一茶顷，顿服之更妙。

十香丸　治气滞寒滞诸痛。

木香　沉香　泽泻　乌药　陈皮　丁香　小茴香　香附（酒炒）　荔核（煨焦）各等分　皂角（微火烧烟尽）

为末，酒糊丸。弹子大者，磨化服；丸桐子大者，汤引下。癫疝之属，温酒下。

芍药枳朮丸　治食积痞满，及小儿腹大胀满，时常疼痛，脾胃不和等证。此方较之枳朮丸，其效如神。

白朮二两（面炒）　赤芍药二两（酒炒）　枳实一两（面炒）　陈皮一两

荷叶汤煮黄老米粥为丸，桐子大。米饮或滚白汤任下百余丸。如脏寒，加干姜炒黄者五钱或一、二两；如脾胃气虚，加人参一、二两。

苍朮丸　治寒湿在脾，泄泻久不能愈者。

云苓四两　白芍药（炒黄）四两　炙甘草一两　川椒（去闭口者，炒去汗）　小茴香（炒）各一两　厚朴三两（姜汁炒）　真茅山苍朮八两（米泔浸一宿，切，炒。如无，即以好白朮代之）　破故纸（酒浸二日，晒干，炒香）四两

上为末，糯米糊为丸，桐子大。每食远清汤送下七、八十丸。

贝母丸　消痰热，润肺止咳，或肺痈肺痿，乃治标之妙剂。

贝母一两为末，用砂糖或蜜和丸，龙眼大。或噙化，或嚼服之。若欲劫止久嗽，每贝母一两，宜加百药煎、蓬砂、天竺黄各一钱佐之尤妙。如无百药煎，即醋炒文蛤一钱亦可，或粟壳亦可酌用。若治肺痈，宜加白矾一钱，同贝母丸服如前，最妙。

括痰丸　治一切停痰积饮，吞酸呕酸，胸胁胀闷疼痛等证。

半夏（制）二两　白芥子二两　干姜（炒黄）一两　猪苓二两　炙甘草五钱　陈皮四两（切碎，用盐二钱入水中拌浸一宿，晒干）

上为末，汤浸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一钱许，滚白汤送下。如胸胁疼痛者，加台乌药二两。

神香散　治胸胁胃脘逆气难解，疼痛呕哕胀满，痰饮膈噎，诸药不效者，惟此最妙。

丁香　白豆蔻（或砂仁亦可）

二味等分为末。清汤调下五、七分，甚者一钱，日数服不拘。若寒气作痛者，姜汤送下。

攻　阵

吐法　此方可代瓜蒂、三圣散之属。凡邪实上焦，或痰或食，或气逆不通等证，皆可以此法吐之。

用萝卜子捣碎，以温汤和搅，取淡汤徐徐饮之，少顷即当吐出。即有吐不尽者，亦必从下行矣。又法，以萝卜子为末，温水调服一匙，良久吐涎沫愈。

一法，用盐少许，于热锅中炒红色，乃入以水，煮至将滚未滚之际，搅匀，试其滋味稍淡，乃可饮之。每用半碗，渐次增饮，自然发吐，以去病为度而止。一法，凡诸药皆可取吐，但随证作汤剂，探而吐之，无不可也。

赤金豆　亦名八仙丹。治诸积不行。凡血凝气滞，疼痛肿胀，虫积结聚癥坚，宜此主之。此丸去病捷速，较之硝、黄、棱、莪之类过伤脏气者，大为胜之。

巴霜（去皮膜，略去油）一钱半　生附子（切，略炒燥）二钱　皂角（炒微焦）二钱　轻粉一钱　丁香　木香　天竺黄各三钱　朱砂二钱（为衣）

上为末，醋浸蒸饼为丸，萝卜子大，朱砂为衣。欲渐去者，每服五、七丸。欲骤行者，每服一、二十丸。用滚水，或煎药，或姜、醋、茶、蜜、茴香、史君煎汤为引送下。若利多不止，可饮冷水一、二口即止。盖此药得热则行，得冷则止也。如治气湿实滞鼓胀，先用红枣煮熟，取肉一钱许，随用七、八丸，甚者一、二十丸，同枣肉研烂，以热烧酒加白糖少许送下。如治虫痛，亦用枣肉加服，止用清汤送下。

太平丸　治胸腹疼痛胀满，及食积气积血积，气疝血疝，邪实秘滞痛剧等证。此方借些微巴豆以行群药之力，去滞最妙。如欲其峻，须用巴豆二钱。

陈皮　厚朴　木香　乌药　白芥子　草豆蔻　三棱　蓬术（煨）　干姜　牙皂（炒断烟）　泽泻各三钱。

以上十一味俱为细末。

巴豆（用滚汤泡去皮心膜，称足一钱，用水一碗，微火煮至半碗，将巴豆捞起，用乳钵研极细，仍将前汤搀入研匀，然后量药多寡，入蒸饼浸烂捣丸，前药如绿豆大）每用三分，或五分，甚者一钱。

上随证用汤引送下。凡伤食停滞，即以本物汤下；妇人血气痛，红花汤或当归汤下；气痛，陈皮汤；疝气，茴香汤；寒气，生姜汤；欲泻者，用热姜汤送下一钱。未利，再服。利多不止，用冷水一、二口即止。

敦阜丸　治坚顽食积停滞肠胃，痛剧不行等证。

木香　山查　麦芽　皂角　丁香　乌药　青皮　陈皮　泽泻各五钱　巴霜一钱

上共为末，用生蒜头一两研烂，加熟水取汁，浸蒸饼捣丸，绿豆大。每服二、三十丸，随便用汤引送下。如未愈，徐徐渐加用之。

猎虫丸　治诸虫积胀痛黄瘦等病。

芜荑　雷丸　桃仁　干漆（炒烟尽）　雄黄（微炒）　锡灰　皂角（烧烟尽）　槟榔　使君子各等分　轻粉减半　细榧肉（加倍）

汤浸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五、七分，滚白汤下，陆续服之。如虫积坚固者，加巴豆霜与轻粉同。

百顺丸　治一切阳邪积滞。凡气积血积，虫积食积，伤寒实热秘结等证，但各为汤引，随宜送下，无往不利。

川大黄（锦纹者）一斤　牙皂角（炒微黄）一两六钱

上为末，用汤浸蒸饼捣丸，绿豆大。每用五分，或一钱，或二、三钱，酌宜用引送下，或用蜜为丸亦可。

散　阵

一柴胡饮　一为水数，从寒散也。凡感四时不正之气，或为发热，或为寒热，或因劳因怒，或妇人热入血室，或产后经后因冒风寒，以致寒热如疟等证，但外有邪而内兼火者，须从凉散，宜此主之。

柴胡二、三钱　黄芩一钱半　芍药二钱　生地一钱半　陈皮一钱半　甘草八分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温服。如内热甚者，加连翘一、二钱随宜；如外邪甚者，加防风一钱佐之；如邪结在胸而痞满者，去生地，加枳实一、二钱；如热在阳明而兼渴者，加天花粉或葛根一、二钱；热甚者，加知母、石膏亦可。

二柴胡饮　二为火数，从温散也。凡遇四时外感，或其人元气充实，脏气素平无火，或时逢寒胜之令，本无内热等证者，皆不宜妄用凉药，以致寒滞不散，则为害非浅，宜此主之。

陈皮一钱半　半夏二钱　细辛一、二钱　厚朴一钱半　生姜三、五、七片　柴胡一钱半或二、三钱　甘草八分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温服。如邪盛者，可加羌活、白芷、防风、紫苏之属，择而用之；如头痛不止者，加川芎一、二钱；如多湿者，加苍术；如阴寒气胜，必加麻黄一、二钱，或兼桂枝，不必疑也。

三柴胡饮　三为木数，从肝经血分也。凡人素禀阴分不足，或肝经血少，而偶感风寒者，或感邪不深，可兼补而散者，或病后产后感冒，有不得不从解散，而血气虚弱不能外达者，宜此主之。

柴胡二、三钱　芍药一钱半　炙甘草一钱　陈皮一钱　生姜三、五片　当归二钱（溏泄者，易以熟地）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温服。如微寒咳呕者，加半夏一、二钱。

四柴胡饮　四为金数，从气分也。凡人元气不足，或忍饥劳倦，而外感风寒，或六脉紧数微细，正不胜邪等证，必须培助元气，兼之解散，庶可保全，宜此主之。若但知散邪，不顾根本，未有不元气先败者，察之，慎之！

柴胡一、二、三钱　炙甘草一钱　生姜三、五、七片　当归二、三钱（泻者少用）　人参二、三钱或五、七钱（酌而用之）

水二钟，煎七、八分，温服。如胸膈滞闷者，加陈皮一钱。

五柴胡饮　五为土数，从脾胃也。脾土为五脏之本，凡中气不足而外邪有不散者，非此不可。此与四柴胡饮相表里，但四柴胡饮止调气分，此则兼培血气以逐寒邪，尤切于时用者也，神效不可尽述。凡伤寒疟疾痘疮，皆所宜用。

柴胡一、二、三钱　当归二、三钱　熟地三、五钱　白术二、三钱　芍药钱半（炒用）　炙甘草一钱　陈皮（酌用，或不必用）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热服。寒胜无火者，减芍药，加生姜三、五、七片，或炮干姜一、二钱，或再加桂枝一、二钱则更妙；脾滞者，减白术；气虚者，加人参随宜；腰痛者，加杜仲；头痛者，加川芎；劳倦伤脾阳虚者，加升麻一钱。

正柴胡饮　凡外感风寒，发热恶寒，头疼身痛，疟疟初起等证，凡血气平和，宜从平散者，此方主之。

柴胡一、二、三钱　防风一钱　陈皮一钱半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五片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热服。如头痛者，加川芎一钱；如热而兼渴者，加葛根一、二钱；如呕恶者，加半夏一钱五分；如湿胜者，加苍术一钱；如胸腹有微滞者，加厚朴一钱；如寒气胜而邪不易解者，加麻黄一、二、三钱，去浮沫服之，或苏叶亦可。

麻桂饮　治伤寒瘟疫阴暑疟疾，凡阴寒气胜而邪有不能散者，非此不可。无论诸经四季，凡有是证，即宜是药，勿谓夏月不可用也。不必厚盖，但取津津微汗透彻为度。此实麻黄桂枝二汤之变方，而其神效则大有超出二方者，不可不为细察。

官桂一、二钱　当归三、四钱　炙甘草一钱　陈皮（随宜用，或不用亦可）　麻黄二、三钱

水一钟半，加生姜五、七片或十片，煎八分，去浮沫，不拘时服。若阴气不足者，加熟地黄三、五钱；若三阳并病者，加柴胡二、三钱；若元气大虚，阴邪难解者，当以大温中饮更迭为用。

大温中饮　凡患阳虚伤寒，及一切四时劳倦寒疫阴暑之气，身虽炽热，时犹畏寒，即在夏月，亦欲衣披覆盖，或喜热汤，或兼呕恶泄泻，但六脉无力，肩背怯寒，邪气不能外达等证，此元阳大虚，正不胜邪之候。若非峻补托散，则寒邪日深，必致不救，温中自可散寒，即此方也。服后畏寒悉除，觉有躁热，乃阳回作汗佳兆，不可疑之畏之。此外，凡以素禀薄弱之辈，或感阴邪时疫，发热困倦，虽未见如前阴证，而热邪未甚者，但于初感时，即速用此饮，连进二、三服，无不随药随愈，真神剂也。此方宜与理阴煎、麻桂饮相参用。

熟地三、五、七钱　冬白朮三、五钱　当归三、五钱（如泄泻者，不宜用，或以山药代之）　人参二、三钱（甚者一两，或不用亦可）　炙甘草一钱　柴胡二、三、四钱　麻黄一、二、三钱　肉桂一、二钱　干姜（炒熟）一、二钱（或用煨生姜三、五、七片亦可）

水二钟，煎七分，去浮沫，温服，或略盖取微汗。如气虚，加黄芪二、三钱；如寒甚阳虚者，加制附子一、二钱；头痛，加川芎或白芷、细辛；阳虚气陷，加升麻；如肚腹泄泻，宜少减柴胡，加防风、细辛亦可。尝见伤寒之治，惟仲景能知温散，如麻黄、桂枝等汤是也；亦知补气而散，如小柴胡之属是也。至若阳根于阴，汗化于液，从补血而散，而云腾致雨之妙，则仲景犹所未及，故予制此方，乃邪从营解第一义也，其功难悉，所当深察。

柴陈煎　治伤风兼寒，咳嗽发热，痞满多痰等证。

柴胡二　三钱　陈皮一钱半　半夏二钱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五、七片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寒胜者，加细辛七、八分；如风胜气滞者，加苏叶一钱五分；如冬月寒甚者，加麻黄一钱五分；气逆多嗽者，加杏仁一钱；痞满气滞者，加白芥子五、七分。

柴芩煎　治伤寒表邪未解，外内俱热，泻痢烦渴喜冷，气壮脉滑数者，宜此主之。及疟痢并行，内热去血，兼表邪发黄等证。

柴胡二、三钱　黄芩　栀子　泽泻　木通各二钱　枳壳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温服。如疟痢并行，鲜血纯血者，加芍药二钱，甘草一钱；如湿胜气陷者，加防风一钱。

柴苓饮　治风湿发黄，发热身痛，脉紧，表里俱病，小水不利，中寒泄泻等证。

柴胡二、三钱　猪苓　茯苓　泽泻各二钱　白朮二、三钱　肉桂一、二、三钱

水一钟半，煎服。如寒邪胜者，加生姜三、五片；如汗出热不退者，加芍药一、二钱。

柴胡白虎煎　治阳明温热，表邪不解等证。

柴胡二钱　石膏三钱　黄芩二钱　麦冬二钱　细甘草七分

水一钟半，加竹叶二十片，煎服。

归葛饮　治阳明温暑时证，大热大渴，津液枯涸，阴虚不能作汗等证。

当归三、五钱　干葛二、三钱

水二钟，煎一钟，以冷水浸凉，徐徐服之，得汗即解。

柴葛煎　方在因阵十八。

治瘟毒表里俱热。

秘传走马通圣散　治伤寒阴邪初感等证。此方宜用于仓卒之时，其有质强而寒甚

者俱可用。

麻黄　炙甘草各一两　雄黄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热酒下，即汗。或加川芎二钱。

秘传白犀丹　发散外感瘟疫痈毒等证。

白犀角　麻黄（去节）　山茨菇　玄明粉　血竭　甘草各一钱　雄黄八分

上共为末，用老姜汁拌丸，如枣核大，外以红枣去核，将药填入枣内，用薄纸裹十五层，入砂锅内炒令烟尽为度，取出去枣肉，每药一钱，入冰片一分，麝香半分，研极细，磁罐收贮。用时以角簪蘸麻油粘药点眼大角。轻者只点眼角，重者仍用些须吹鼻，男先左，女先右，吹点皆同。如病甚者，先吹鼻，后点眼。点后跷足坐起，用被齐项暖盖半炷香时，自当汗出邪解。如汗不得出，或汗不下达至腰者不治。

又一制法，将前药用姜汁拌作二丸，以乌金纸两层包定，外捣红枣肉如泥，包药外约半指厚，晒干，入砂锅内，再覆以砂盆，用盐泥固缝，但留一小孔以候烟色，乃上下加炭火，先文后武，待五色烟尽，取出去枣肉，每煅过药一钱，止加冰片二分，不用麝香。忌生冷、面食、鱼腥、七情。

上药，凡伤寒瘟疫，及小儿痘毒壅闭，痈毒，吼喘，及阴毒冷气攻心，或妇人吹乳，或眼目肿痛，鼻壅闭塞，并皆治之。

归柴饮　治营虚不能作汗，及真阴不足，外感寒邪难解者，此神方也。如大便多溏者，以冬朮代当归亦佳。

当归一两　柴胡五钱　炙甘草八分

水一钟半，煎服。或加生姜三、五片。或加陈皮一钱。或加人参。

寒　阵

保阴煎　治男妇带浊遗淋，色赤带血，脉滑多热，便血不止，及血崩血淋，或经期太早，凡一切阴虚内热动血等证。

生地　熟地　芍药各二钱　山药　川续断　黄芩　黄檗各一钱半　生甘草一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小水多热，或兼怒火动血者，加焦栀子一、二钱；如夜热身热，加地骨皮一钱五分；如肺热多汗者，加麦冬、枣仁；如血热甚者，加黄连一钱五分；如血虚血滞，筋骨肿痛者，加当归二、三钱；如气滞而痛，去熟地，加陈皮、青皮、丹皮、香附之属；如血脱血滑，及便血久不止者，加地榆一、二钱，或乌梅一、二个，或百药煎一、二钱，文蛤亦可；如少年，或血气正盛者，不必用熟地、山药；如肢节筋骨疼痛或肿者，加秦艽、丹皮各一、二钱。

加减一阴煎　方在补阵九。

治水亏火胜之甚者。

抽薪饮　治诸凡火炽盛而不宜补者。

黄芩　石斛　木通　栀子（炒）　黄檗各一、二钱　枳壳钱半　泽泻钱半　细甘草三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内热甚者，冷服更佳。如热在经络肌肤者，加连翘、天花粉以解之；热在血分大小肠者，加槐蕊、黄连以清之；热在阳明头面，或躁烦便实者，加生石膏以降之；热在下焦，小水痛涩者，加草龙胆、车前以利之；热在阴分，津液不足者，加门冬、生地、芍药之类以滋之；热在肠胃实结者，加大黄、芒硝以通之。

徙薪饮　治三焦凡火，一切内热，渐觉而未甚者，先宜清以此剂。其甚者，宜抽薪饮。

陈皮八分　黄芩二钱　麦冬　芍药　黄檗　茯苓　牡丹皮各一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多郁气逆伤肝，胁肋疼痛，或致动血者，加青皮、栀子。

大分清饮 治积热闭结，小水不利，或致腰腿下部极痛，或湿热下利，黄疸，溺血，邪热畜血腹痛淋闭等证。

茯苓 泽泻 木通各二钱 猪苓 栀子（或倍之） 枳壳 车前子各一钱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远温服。如内热甚者，加黄芩、黄檗、草龙胆之属；如大便坚鞕胀满者，加大黄二、三钱；如黄疸小水不利，热甚者，加茵陈二钱；如邪热畜血腹痛者，加红花、青皮各一钱五分。

清流饮 治阴虚挟热泻痢，或发热，或喜冷，或下纯红鲜血，或小水痛赤等证。

生地 芍药 茯苓 泽泻各二钱 当归一、二钱 甘草一钱 黄芩 黄连各半钱 枳壳一钱

水一钟半，煎服。如热甚者，加黄檗；小水热痛者，加栀子。

化阴煎 治水亏阴涸，阳火有余，小便癃闭，淋浊疼痛等证。

生地黄 熟地黄 牛膝 猪苓 泽泻 生黄檗 生知母各二钱 绿豆三钱 龙胆草钱半 车前子一钱。

水二钟，加食盐少许，用文武火煎八分，食前温服，或冷服。若水亏居多，而阴气大有不足者，可递加熟地黄，即用至一、二两亦可。

茵陈饮 治挟热泄泻热痢，口渴喜冷，小水不利，黄疸湿热闭涩等证。

茵陈 焦栀子 泽泻 青皮各三钱 甘草一钱 甘菊花二钱

用水三、四钟，煎两钟，不时陆续饮之。治热泻者，一服可愈。

清膈煎 治痰因火动，气壅喘满，内热烦渴等证。

陈皮钱半 贝母二 三钱（微敲破） 胆星一、二钱 海石二钱 白芥子五、七分 木通二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如火盛痰不降者，加童便一小钟；如渴甚者，加天花粉一钱；如热及下焦，小水不利者，加栀子一钱半；如热在上焦，头面红赤，烦渴喜冷者，加生石膏二、三钱；如痰火上壅而小水不利者，加泽泻一、二钱；如痰火闭结，大便不通而兼胀满者，加大黄数钱，或朴硝一、二钱，酌宜用之。

化肝煎 治怒气伤肝，因而气逆动火，致为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证。

青皮 陈皮各二钱 芍药二钱 丹皮 栀子（炒） 泽泻各钱半（如血见下部者，以甘草代之） 土贝母二、三钱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食远温服。如大便下血者，加地榆；小便下血者，加木通，各一钱五分；如兼寒热，加柴胡一钱；如火盛，加黄芩一、二钱；如胁腹胀痛，加白芥子一钱；胀滞多者，勿用芍药。

安胃饮 治胃火上冲，呃逆不止。

陈皮 山查 麦芽 木通 泽泻 黄芩 石斛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如胃火热甚，脉滑实者，加石膏。

玉女煎 治水亏火盛，六脉浮洪滑大，少阴不足，阳明有余，烦热干渴，头痛牙疼，失血等证，如神、如神。若大便溏泄者，乃非所宜。

生石膏三、五钱 熟地三、五钱或一两 麦冬二钱 知母 牛膝各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或冷服。如火之盛极者，加栀子、地骨皮之属亦可；如多汗多渴者，加北五味十四粒；如小水不利；或火不能降者，加泽泻一钱五分，或茯苓亦可；如金水俱亏，因精损气者，加人参二、三钱尤妙。

太清饮 治胃火烦热，狂斑呕吐等证。可与白虎汤出入酌用。

知母 石斛 木通各一钱半 石膏（生用）五、七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或冷服。或加麦门冬。

绿豆饮　凡热毒劳热，诸火热极不能退者，用此最妙。

用绿豆不拘多寡，宽汤煮糜烂，入盐少许，或蜜亦可。待冰冷，或厚或稀或汤，任意饮食之，日或三、四次不拘。此物性非苦寒，不伤脾气，且善于解毒除烦，退热止渴，大利小水，乃浅易中之最佳最捷者也。若火盛口甘，不宜厚味，但略煮半熟，清汤冷饮之，尤善除烦清火。

玉泉散　亦名一六甘露散。治阳明内热，烦渴头痛，二便闭结，温疫斑黄，及热痰喘嗽等证。此益元散之变方也，其功倍之。

石膏六两（生用）　粉甘草一两

上为极细末。每服一、二、三钱，新汲水或热汤，或人参汤调下。此方加朱砂三钱亦妙。

雪梨浆　解烦热，退阴火，此生津止渴之妙剂也。

用清香甘美大梨，削去皮，别用大碗盛清冷甘泉，将梨薄切浸于水中，少顷，水必甘美，但频饮其水，勿食其柤，退阴火极速也。

滋阴八味丸　治阴虚火盛，下焦湿热等证。此方变丸为汤，即名滋阴八味煎。

山药四两　丹皮三两　白茯苓三两　山茱萸（肉）四两　泽泻三两　黄檗（盐水炒）三两　熟地黄八两（蒸捣）　知母（盐水炒）三两

上加炼蜜捣丸，梧桐子大。或空心，或午前，用滚白汤，或淡盐汤送下百余丸。

约阴丸　治妇人血海有热，经脉先期或过多者，或兼肾火而带浊不止，及男妇大肠血热便红等证。

当归　白朮（炒）　芍药（酒炒）　生地　茯苓　地榆　黄芩　白石脂（醋煅粹）　北五味　丹参　川续断各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服。火甚者，倍用黄芩；兼肝肾之火甚者，仍加知母、黄檗各等分；大肠血热便红者，加黄连、防风各等分。

服蛮煎　此方性味极轻极清，善入心肝二脏，行滞气，开郁结，通神明，养正除邪，大有奇妙。

生地　麦门冬　芍药　石菖蒲　石斛　川丹皮（极香者）　茯神各二钱　陈皮一钱　木通　知母各一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如痰胜多郁者，加贝母二钱；痰盛兼火者，加胆星一钱五分；阳明火盛，内热狂叫者，加石膏二、三钱；便结胀满多热者，玄明粉二、三钱调服，或暂加大黄亦可；气虚神困者，加人参随宜。

约营煎　治血热便血，无论脾胃、小肠、大肠、膀胱等证，皆宜用此。

生地　芍药　甘草　续断　地榆　黄芩　槐花　荆芥穗（炒焦）　乌梅二个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前服。如下焦火盛者，可加栀子、黄连、龙胆草之属；如气虚者，可加人参、白朮；如气陷者，加升麻、防风。

热　阵

四味回阳饮　治元阳虚脱，危在顷刻者。

人参一、二两　制附子二、三钱　炙甘草一、二钱　炮干姜二、三钱

水二钟，武火煎七、八分，温服，徐徐饮之。

六味回阳饮　治阴阳将脱等证。

人参一、二两或数钱　制附子二、三钱　炮干姜二、三钱　炙甘草一钱　熟地五钱，或一两　当归身三钱（如泄泻者，或血动者，以冬朮易之，多多益善）

水二钟，武火煎七、八分，温服。如肉振汗多者，加炙黄芪四、五钱或一两，或

冬白朮三、五钱；如泄泻者，加乌梅二枚，或北五味二十粒亦可；如虚阳上浮者，加茯苓二钱；如肝经郁滞者，加肉桂二、三钱。

理阴煎　此理中汤之变方也。凡脾肾中虚等证，宜刚燥者，当用理中、六君之类；宜温润者，当用理阴、大营之类。欲知调补，当先察此。此方通治真阴虚弱，胀满呕哕，痰饮恶心，吐泻腹痛，妇人经迟血滞等证。又凡真阴不足，或素多劳倦之辈，因而忽感寒邪，不能解散，或发热，或头身疼痛，或面赤舌焦，或虽渴而不喜冷饮，或背心肢体畏寒，但脉见无力者，悉是假热之证。若用寒凉攻之必死，宜速用此汤，照后加减以温补阴分，托散表邪，连进数服，使阴气渐充，则汗从阴达，而寒邪不攻自散，此最切于时用者也，神效不可尽述。

熟地三、五、七钱或一、二两　当归二、三钱或五、七钱　炙甘草一、二钱　干姜（炒黄色）一、二、三钱　或加肉桂一、二钱

水二钟，煎七、八分，热服。此方加附子，即名附子理阴煎；再加人参，即名六味回阳饮。治命门火衰，阴中无阳等证。若风寒外感，邪未入深，但见发热身痛，脉数不洪，凡内无火证，素禀不足者，但用此汤加柴胡一钱半或二钱，连进一、二服，其效如神；若寒凝阴盛而邪有难解者，必加麻黄一、二钱，放心用之，或不用柴胡亦可，恐其清利也。此寒邪初感温散第一方，惟仲景独知此义。第仲景之温散，首用麻黄、桂枝二汤，余之温散，即以理阴煎及大温中饮为增减，此虽一从阳分，一从阴分，其迹若异，然一逐于外，一托于内，而用温则一也。学者当因所宜，酌而用之。若阴胜之时，外感寒邪，脉细恶寒，或背畏寒者，乃太阳少阴证也，加细辛一、二钱，甚者再加附子一、二钱，真神剂也。或并加柴胡以助之亦可。若阴虚火盛，其有内热不宜用温，而气血俱虚，邪不能解者，宜去姜、桂，单以三味加减与之，或只加人参亦可。若治脾肾两虚，水泛为痰，或呕或胀者，于前方加茯苓一钱半，或加白芥子五分以行之；若泄泻不止及肾泄者，少用当归，或并去之，加山药、扁豆、吴茱萸、破故纸、肉豆蔻、附子之属；若腰腹有痛，加杜仲、枸杞；若腹有胀滞疼痛，加陈皮、木香、砂仁之属。

养中煎　治中气虚寒，为呕为泄者。

人参一、二、三钱　山药（炒）二钱　白扁豆（炒）二、三钱　炙甘草一钱　茯苓二钱　干姜（炒黄）一、二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嗳腐气滞者，加陈皮一钱，或砂仁四分；如胃中空虚觉饿者，加熟地三、五钱。

温胃散　治中寒呕吐，吞酸泄泻，不思饮食，及妇人脏寒呕恶，胎气不安等证。

人参一、二、三钱或一两　白朮（炒）一、二钱或一两　扁豆二钱（炒）　陈皮一钱（或不用）　干姜（炒焦）一、二、三钱　炙甘草一钱　当归一、二钱（滑泄者勿用）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下寒带浊者，加破故纸一钱；如气滞或兼胸腹痛者，加藿香、丁香、木香、白豆蔻、砂仁、白芥子之属；如兼外邪及肝肾之病者，加桂枝、肉桂，甚者加柴胡；如脾气陷而身热者，加升麻五、七分；如水泛为痰而胸腹痞满者，加茯苓一、二钱；如脾胃虚极，大呕大吐不能止者，倍用参朮，仍加胡椒二、三分许，煎熟徐徐服之。

五君子煎　治脾胃虚寒，呕吐泄泻而兼湿者。

人参二、三钱　白朮　茯苓各二钱　炙甘草一钱　干姜（炒黄）一、二钱

水一钟半，煎服。

六味异功煎　治证同前而兼微滞者。

即前方加陈皮一钱。此即五味异功散加干姜也。

参姜饮　治脾肺胃气虚寒，呕吐咳嗽气短，小儿吐乳等证。

人参三　五钱或倍之　炙甘草三、五分　干姜（炮）五分或一、二钱（或用煨生姜三、五片）

水一钟半，煎七、八分，徐徐服之。此方或陈皮，或茚芰，或茯苓，皆可酌而佐之。

胃关煎　治脾肾虚寒作泻，或甚至久泻，腹痛不止，冷痢等证。

熟地三、五钱，或一两　山药（炒）二钱　白扁豆（炒）二钱　炙甘草一、二钱　焦干姜一、二、三钱　吴茱萸（制）五、七分　白术（炒）一、二、三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泻甚者，加肉豆蔻一、二钱，面炒用，或破故纸亦可；气虚势甚者，加人参随宜用；阳虚下脱不固者，加制附子一、二、三钱；腹痛甚者，加木香七、八分，或加厚朴八分；滞痛不通者，加当归二、三钱；滑脱不禁者，加乌梅二个，或北五味子二十粒；若肝邪侮脾者，加肉桂一、二钱。

佐关煎　治生冷伤脾，泻痢未久，肾气未损者，宜用此汤以去寒湿，安脾胃。此胃关煎之佐者也。

厚朴（炒）一钱　陈皮（炒）一钱　山药（炒）二钱　扁豆（炒）二钱　炙甘草七分　猪苓二钱　泽泻二钱　干姜（炒）一、二钱　肉桂一、二钱

水一钟半，煎服。如腹痛甚者，加木香三、五分，或吴茱萸亦可；如泻甚不止者，或破故纸，或肉豆蔻，皆可加用。

抑扶煎　治气冷阴寒，或暴伤生冷致成泻痢，凡初起血气未衰，脾肾未败，或胀痛，或呕恶，皆宜先用此汤。此胃关煎表里药也，宜察虚实用之。其有寒湿伤脏，霍乱邪实者，最宜用此。

厚朴　陈皮　乌药各一钱五分　猪苓二钱　泽泻二钱　炙甘草一钱　干姜（炮）一、二钱　吴茱萸（制）五、七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气滞痛甚者，加木香五、七分，或砂仁亦可；如血虚多痛者，加当归二钱；如寒湿胜者，加苍术一钱半。

四维散　治脾肾虚寒，滑脱之甚，或泄痢不能止，或气虚下陷，二阴血脱不能禁者，无出此方之上。

人参一两　制附子二钱　干姜（炒黄）二钱　炙甘草一、二钱　乌梅肉五分或一钱（酌其味之微甚，随病人之意而用之。或不用此，即四味回阳饮也）

上为末，和匀，用水拌湿，蒸一饭顷，取起烘干，再为末。每服一、二钱，温汤调下。

镇阴煎　治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则真阳失守，血随而溢，以致大吐大衄，六脉细脱，手足厥冷，危在顷刻而血不能止者，速宜用此，使孤阳有归，则血自安也。如治格阳喉痹上热者，当以此汤冷服。

熟地一、二两　牛膝二钱　炙甘草一钱　泽泻一钱半　肉桂一、二钱　制附子五、七分，或一、二、三钱

水二钟，速煎服。如兼呕恶者，加干姜炒黄一、二钱；如气脱倦言而脉弱极者，宜速速多加人参，随宜用之。

归气饮　治气逆不顺，呃逆呕吐，或寒中脾肾等证。

熟地三、五钱　茯苓二钱　扁豆二钱　干姜（炮）　丁香　陈皮各一钱　藿香一钱五分　炙甘草八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中气寒甚者，加制附子；肝肾寒者，加吴茱萸、肉桂，或加当归。

暖肝煎　治肝肾阴寒，小腹疼痛，疝气等证。

当归二、三钱　枸杞三钱　茯苓二钱　小茴香二钱　肉桂一、二钱　乌药二钱　沉香一钱（或木香亦可）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五片，煎七分，食远温服。如寒甚者，加吴茱萸、干姜；再甚者，加附子。

寿脾煎　一名摄营煎。治脾虚不能摄血等证。凡忧思郁怒积劳，及误用攻伐等药，犯损脾阴，以致中气亏陷，神魂不宁，大便脱血不止，或妇人无火崩淋等证，凡兼呕恶，尤为危候，速宜用此，单救脾气，则统摄固而血自归源。此归脾汤之变方，其效如神。若犯此证而再用寒凉，则胃气必脱，无不即毙者。

白朮二、三钱　当归二钱　山药二钱　炙甘草一钱　枣仁钱半　远志（制）三、五分　干姜（炮）一、二、三钱　莲肉（去心，炒）二十粒　人参随宜一、二钱（急者用一两）

水二钟，煎服。如血未止，加乌梅二个，凡畏酸者不可用，或加地榆一钱半亦可；滑脱不禁者，加醋炒文蛤一钱；下焦虚滑不禁，加鹿角霜二钱为末，搅入药中服之；气虚甚者，加炙黄芪二、三钱；气陷而坠者，加炒升麻五、七分，或白芷亦可；兼溏泄者，加补骨脂一钱炒用；阳虚畏寒者，加制附子一、二、三钱；血去过多，阴虚气馁，心跳不宁者，加熟地七、八钱，或一、二两。

三气饮　治血气亏损，风寒湿三气乘虚内侵，筋骨历节痹痛之极，及痢后鹤膝风痛等症。

当归　枸杞　杜仲各二钱　熟地三钱，或五钱　牛膝　茯苓　芍药（酒炒）　肉桂各一钱　北细辛（或代以独活）　白芷　炙甘草各一钱　附子随宜一、二钱

水二钟，加生姜三片，煎服。如气虚者，加人参、白朮随宜；风寒胜者，加麻黄一、二钱。此饮亦可浸酒，大约每药一斤，可用烧酒六、七升，浸十余日，徐徐服之。

五德丸　治脾肾虚寒，飧泄鹜溏等证，或暴伤生冷，或受时气寒湿，或酒湿伤脾，腹痛作泄，或饮食失宜，呕恶痛泄，无火等证。

补骨脂四两（酒炒）　吴茱萸（制）二两　木香二两　干姜四两（炒）　北五味二两（或以肉豆蔻代之，面炒用。或用乌药亦可）

汤浸蒸饼丸，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甚者百余丸，滚白汤或人参汤，或米汤俱可下。腹痛多呕者，加胡椒二两更妙。

七德丸　治生冷伤脾，初患泻痢，腹胀疼痛，凡年壮气血未衰，及寒湿食滞，凡宜和胃者，无不神效。此即佐关煎之偏裨也。

台乌药　吴茱萸（制）　干姜（炒黄）　苍朮（炒）各二两　木香　茯苓各一两　补骨脂（炒）四两

神曲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或百丸，滚白汤送下。

复阳丹　治阴寒呕吐泄泻，腹痛寒疝等证。

附子（制）　炮姜　胡椒　北五味（炒）　炙甘草各一两　白面二两（炒熟）

上为末，和匀，入温汤捣丸，桐子大。每服一钱，随证用药引送下。

黄芽丸　治脾胃虚寒，或饮食不化，或时多胀满泄泻，吞酸呕吐等证。此药随身常用甚妙。

人参二两　焦干姜三钱

炼白蜜为丸，芡实大。常嚼服之。

一气丹　治脾肾虚寒，不时易泻腹痛，阳痿怯寒等证。此即参附汤之变方也。

人参　制附子各等分

炼白蜜丸，如绿豆大。每用滚白汤送下三、五分，或一钱。凡药饵不便之处，或在途次，随带此丹最妙。

九气丹　治脾肾虚寒如五德丸之甚者。

熟地八两　制附子四两　肉豆蔻（面炒）二两　焦姜　吴茱萸　补骨脂（酒炒）　荜茇（炒）　五味子（炒）各二两　粉甘草（炒）一两

炼白蜜为丸，或山药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或百丸，滚白汤下。如气虚者，加人参，或二两，或四两，尤妙甚。

温脏丸　治诸虫积既逐而复生者，多由脏气虚寒，宜健脾胃以杜其源，此方主之。

人参（随宜用，无亦可）　白朮（米泔浸炒）　当归各四两　芍药（酒炒焦）　茯苓　川椒（去合口者，炒出汗）　细榧肉　使君子（煨，取肉）　槟榔各二两　干姜（炮）　吴茱萸（汤炮一宿，炒）各一两

上为末，神曲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或百丸，饥时白汤下。如脏寒者，加制附子一、二两；脏热者，加黄连一、二两。

圣朮煎　治饮食偶伤，或吐或泻，胸膈痞闷，或胁肋疼痛，或过用克伐等药，致伤脏气，有同前证而脉无力，气怯神倦者，速宜用此，不得因其虚痞虚胀而畏用白朮，此中虚实之机，贵乎神悟也。若痛胀觉甚者，即以此煎送神香散最妙。若用治寒湿泻痢呕吐，尤为圣药。

白朮（用冬朮味甘佳者）五、六、七、八钱（炒）或一、二两　干姜（炒）　肉桂各一、二钱　陈皮（酌用，或不用）

水一钟半，煎七分，温热服。若治虚寒泻痢呕吐等证，则人参、炙甘草之类，当任意加用；若治中虚感寒，则麻黄、柴胡亦任意加用。

固　阵

秘元煎　治遗精带浊等病。此方专主心脾。

远志八分（炒）　山药二钱（炒）　芡实二钱（炒）　枣仁（炒，捣碎）二钱　白朮（炒）　茯苓各钱半　炙甘草一钱　人参一、二钱　五味十四粒（畏酸者去之）　金樱子（去核）二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服。此治久遗无火，不痛而滑者，乃可用之。如尚有火觉热者，加苦参一、二钱；如气大虚者，加黄芪一、二、三钱。

固阴煎　治阴虚滑泄，带浊淋遗，及经水因虚不固等证。此方专主肝肾。

人参（随宜）　熟地三、五钱　山药（炒）二钱　山茱萸一钱半　远志七分（炒）　炙甘草一、二钱　五味十四粒　菟丝子（炒香）二、三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虚滑遗甚者，加金樱子肉二、三钱，或醋炒文蛤一钱，或乌梅二个；如阴虚微热而经血不固者，加川续断二钱；如下焦阳气不足，而兼腹痛溏泄者，加补骨脂、吴茱萸之类，随宜用之；如肝肾血虚，小腹痛而血不归经者，加当归二、三钱。如脾虚多湿，或兼呕恶者，加白朮一、二钱；如气陷不固者，加炒升麻一钱；如兼心虚不眠，或多汗者，加枣仁二钱，炒用。

菟丝煎　治心脾气弱，凡遇思虑劳倦即苦遗精者，宜此主之。

人参二、三钱　山药（炒）二钱　当归钱半　菟丝子（制炒）四五钱　枣仁（炒）　茯苓各钱半　炙甘草一钱或五分　远志（制）四分　鹿角霜（为末）每服加入四、五匙

上用水一钟半，煎成，加鹿角霜末调服，食前。或加白朮一、二钱。

惜红煎　治妇人经血不固，崩漏不止，及肠风下血等证。

白朮　山药　炙甘草　地榆　续断（炒）　芍药（炒）　北五味十四粒　荆芥穗（炒）　乌梅二枚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如火盛者，加黄连、黄芩；如脾虚兼寒，脾泄者，加

破故纸、人参。

苓朮菟丝丸　治脾肾虚损，不能收摄，以致梦遗精滑困倦等证。

白茯苓　白朮（米泔洗，炒）　莲肉（去心）各四两　五味二两（酒蒸）　山药（炒）二两　杜仲（酒炒）三两　炙甘草五钱　菟丝子（用好水淘净，入陈酒浸一日，文火煮极烂，捣为饼，焙干为末）十两

上用山药末以陈酒煮糊为丸，桐子大。空心滚白汤或酒下百余丸。如气虚神倦，不能收摄者，加人参三、四两尤妙。

固真丸　治梦遗精滑。

菟丝子一斤（淘洗净，用好酒浸三日，煮极熟，捣膏，晒干。或用净白布包蒸亦佳）　牡蛎（煅）四两　金樱子（去子，蒸熟）四两　茯苓（酒拌蒸晒）四两

上蜜丸，空心好酒送下三钱，或盐汤亦可。

粘米固肠糕　治脾胃虚寒，或因食滞气滞，腹痛泄泻久不止者，多服自效。

用白糯米滚汤淘洗，炒香熟为粉，每粉一两，加干姜末炒熟者二分半，白糖二钱，拌匀，于饥时用滚水调服一、二两。如有微滞者，加陈皮炒末二分，或砂仁末一分俱妙。一法用陈老米粉亦妙。此与古方固类四十九泄泻经验方大同小异，并补阵养元粉略同。

玉关丸　治肠风血脱，崩漏带浊不固，诸药难效者，宜用此丸兼煎药治之。及泻痢滑泄不能止者，亦宜用此。

白面（炒熟）四两　枯矾二两　文蛤（醋炒黑）二两　北五味一两（炒）　诃子二两（半生半炒）

上为末，用熟汤和丸，梧子大。以温补脾肾等药随证加减煎汤送下，或人参汤亦可。如血热妄行者，以凉药送下。

巩堤丸　治膀胱不藏，水泉不止，命门火衰，小水不禁等证。

熟地二两　菟丝子（酒煮）二两　白朮（炒）二两　北五味　益智仁（酒炒）　故纸（酒炒）　附子（制）　茯苓　家韭子（炒）各一两

上为末，山药糊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余丸，空心滚汤，或温酒下。如兼气虚，必加人参一、二两更妙。

敦阜糕　治久泻久痢，肠滑不固妙方，及妇人带浊最佳。

白面（炒黄）二两　冬白朮（炒黄）一两　破故纸（炒）五钱

上共为末。临服时加白糖，随宜用清滚汤，食前调服如糕法。如胃寒者，每一两加干姜炒末五分或一钱；如气有不顺，或痛，或呕，每末一两，加丁香一钱；如滑泄不禁者，每两加栗壳末炒黄一钱。若以作丸，则宜三味等分用，即名敦阜丸。

因　阵

逍遥饮　治妇人思郁过度，致伤心脾冲任之源，血气日枯，渐至经脉不调者。

当归二、三钱　芍药钱半　熟地三、五钱　枣仁二钱（炒）　茯神钱半　远志（制）三、五分　陈皮八分　炙甘草一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如气虚者，加人参一、二钱；如经水过期兼痛滞者，加酒炒香附一、二钱。

决津煎　治妇人血虚经滞，不能流畅而痛极者，当以水济水，若江河一决而积垢皆去，宜用此汤，随证加减主之。此用补为泻之神剂也。如气虚者，宜少用香、陈之类，甚者不用亦可。

当归三、五钱或一两　泽泻一钱半　牛膝二钱　肉桂一、二、三钱　熟地二、三钱或五、七钱（或不用亦可）　乌药一钱（如气虚者，不用亦可）

水二钟，煎七、八分，食前服。如呕恶者，加焦姜一、二钱；如阴滞不行者，非加附子不可；如气滞而痛胀者，加香附一、二钱，或木香七、八分；如血滞血涩者，加酒炒红花一、二钱；如小腹不暖而痛极者，加吴茱萸七、八分；如大便结涩者，加肉苁蓉一、二、三钱，微者以山查代之。

五物煎　治妇人血虚凝滞，蓄积不行，小腹痛急，产难经滞，及痘疮血虚寒滞等证，神效。此即四物汤加肉桂也。

当归三、五、七钱　熟地三、四钱　芍药二钱（酒炒）　川芎一钱　肉桂一、二、三钱

水一钟半，煎服。兼胃寒或呕恶者，加干姜炮用；水道不利，加泽泻或猪苓；气滞者，加香附或丁香、木香、砂仁、乌药；阴虚疝痛者，加小茴香；血瘀不行，脐下若覆杯，渐成积块者，加桃仁或酒炒红花；痘疮血虚寒胜，寒邪在表者，加细辛、麻黄、柴胡、紫苏之属。

调经饮　治妇人经脉阻滞，气逆不调，多痛而实者。

当归三、五钱　牛膝二钱　山查一、二钱　香附二钱　青皮　茯苓各一钱半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服。如因不避生冷而寒滞其血者，加肉桂、吴茱萸之类；如兼胀闷者，加厚朴一钱，或砂仁亦可；如气滞者，加乌药二钱，或痛在小腹者，加小茴香一钱半。

通瘀煎　治妇人气滞血积，经脉不利，痛极拒按，及产后瘀血实痛，并男妇血逆血厥等证。

归尾三、五钱　山查　香附　红花（新者，炒黄）各二钱　乌药一、二钱　青皮钱半　木香七分　泽泻钱半

水二钟，煎七分，加酒一、二小钟，食前服。兼寒滞者，加肉桂一钱，或吴茱萸五分；火盛内热，血燥不行者，加炒栀子一、二钱；微热血虚者，加芍药二钱；血虚涩滞者，加牛膝；血瘀不行者，加桃仁三十粒，去皮尖用，或加苏木、玄胡索之类，瘀极而大便结燥者，加大黄一、二、三钱，或加芒硝、蓬朮亦可。

胎元饮　治妇人冲任失守，胎元不安不固者，随证加减用之。或间日，或二、三日，常服一、二剂。

人参（随宜）　当归　杜仲　芍药各二钱　熟地二、三钱　白朮钱半　炙甘草一钱　陈皮七分（无滞者，不必用）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服。如下元不固而多遗浊者，加山药、补骨胎、五味之类；如气分虚甚者，倍白朮，加黄芪。但芪、朮气浮，能滞胃口，倘胸膈有饱闷不快者，须慎用之；如虚而兼寒多呕者，加炮姜七、八分，或一、二钱；如虚而兼热者，加黄芩一钱五分，或加生地二钱，去杜仲；如阴虚小腹作痛，加枸杞二钱；如多怒气逆者，加香附无妨，或砂仁亦妙；如有所触而动血者，加川续断、阿胶各一、二钱；如呕吐不止，加半夏一、二钱，生姜三、五片。

固胎煎　治肝脾多火多滞而屡堕胎者。

黄芩二钱　白朮一、二钱　当归　芍药　阿胶各钱半　陈皮一钱　砂仁五分

水一钟半，煎服。

凉胎饮　治胎气内热不安等证。

生地　芍药各二钱　黄芩　当归各一、二钱　甘草（生）七分　枳壳　石斛各一钱　茯苓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热甚者，加黄檗一、二钱。

滑胎煎　胎气临月，宜常服数剂，以使易生。

当归三、五钱　川芎七分　杜仲二钱　熟地三钱　枳壳七分　山药二钱

水二钟，煎八、九分，食煎温服。如气体虚弱者，加人参、白朮，随宜用之；如便实多滞者，加牛膝一、二钱。

殿胞煎　治产后儿枕疼痛等证如神。

当归五、七钱或一两　川芎　炙甘草各一钱　茯苓一钱　肉桂一、二钱或五、七分

水一钟，煎八分，热服。如脉细而寒或呕者，加干姜炒黄色一、二钱；如血热多火者，去肉桂，加酒炒芍药一、二钱；如脉弱阴虚者，加熟地三、五钱；如气滞者，加香附一、二钱，或乌药亦可；腰痛，加杜仲一、二钱。

脱花煎　凡临盆将产者，宜先服此药催生最佳，并治产难经日，或死胎不下俱妙。

当归七、八钱或一两　肉桂一、二钱或三钱　川芎　牛膝各二钱　车前子钱半　红花一钱（催生者，不用此味亦可）

水二钟，煎八分，热服，或服后饮酒数杯亦妙。若胎死腹中，或坚滞不下者，加朴硝三、五钱即下；若气虚困剧者，加人参随宜；若阴虚者，必加熟地三、五钱。

九蜜煎　治产后阳气虚寒，或阴邪入脏，心腹疼痛，呕吐不食，四肢厥冷。此与大岩蜜汤略同而稍胜之。

当归　熟地各三钱　芍药（酒炒焦）　茯苓各钱半　炙甘草　干姜（炒）　肉桂　北细辛各一钱　吴茱萸（制）五分

水二钟，煎服。

清化饮　治妇人产后因火发热，及血热妄行，阴亏诸火不清等证。

芍药　麦冬各二钱　丹皮　茯苓　黄芩　生地各二、三钱　石斛一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如觉骨蒸多汗者，加地骨皮一钱半；热甚而渴或头痛者，加石膏一、二、三钱；下热便涩者，加木通一、二钱，或黄檗、栀子皆可随证用之；如兼外邪发热，加柴胡一、二钱。愚按：丹溪云：芍药酸寒，大伐发生之气，产后忌用之。此亦言之过也。夫芍药之寒，不过于生血药中稍觉其清耳，非若芩、连辈之大苦大寒者也。使芍药犹忌如此，则他之更寒者，尤为不可用矣。余每见产家过慎者，或因太暖，或因年力方壮，而饮食药饵太补过度，以致产后动火者，病热极多。若尽以产后为虚，必须皆补，岂尽善哉！且芍药性清，微酸而收，最宜于阴气散失之证，岂不为产后之要药乎？不可不辨也。

毓麟珠　治妇人气血俱虚，经脉不调，或断续，或带浊，或腹痛，或腰疼，或饮食不甘，瘦弱不孕，服一、二斤即可受胎。凡种子诸方，无以加此。

人参　白朮（土炒）　茯苓　芍药（酒炒）各二两　川芎　炙甘草各一两　当归　熟地（蒸捣）各四两　菟丝子（制）四两　杜仲（酒炒）　鹿角霜　川椒各二两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空心嚼服一、二丸，用酒或白汤送下，或为小丸吞服亦可。如男子制服，宜加枸杞、胡桃肉、鹿角胶、山药、山茱萸、巴戟肉各二两；如女人经迟腹痛，宜加酒炒破故、肉桂各一两，甚者再加吴茱萸五钱，汤泡一宿炒用；如带多腹痛，加破故一两，北五味五钱，或加龙骨一两，醋煅用；如子宫寒甚，或泄或痛，加制附子、炮干姜随宜；如多郁怒，气有不顺，而为胀为滞者，宜加酒炒香附二两，或甚者再加沉香五钱；如血热多火，经早内热者，加川续断、地骨皮各二两，或另以汤剂暂清其火，而后服此，或以汤引酌宜送下亦可。

赞育丹　治阳痿精衰，虚寒无子等证妙方。

熟地八两（蒸捣）　白朮（用冬朮）八两　当归　枸杞各六两　杜仲（酒炒）　仙茅（酒蒸一日）　巴戟肉（甘草汤炒）　山茱萸　淫羊藿（羊脂拌炒）　肉苁蓉（酒洗去甲）　韭子（炒黄）各四两　蛇床子（微炒）　附子（制）　肉桂各二两

上炼蜜丸服。或加人参、鹿茸亦妙。

柴归饮　治痘疮初起，发热未退，无论是痘是邪，疑似之间，均宜用此平和养营之剂以为先着。有毒者可托，有邪者可散，实者不致助邪，虚者不致损气。凡阳明实热邪盛者，宜升麻葛根汤；如无实邪，则悉宜用此增减主之。

当归二、三钱　芍药（或生或炒）一钱半　柴胡一钱或钱半　荆芥穗一钱　炙甘草七分或一钱

水一钟半，煎服。或加生姜三片。血热者，加生地；阴虚者，加熟地；气虚脉弱者，加人参；虚寒者，加炮姜、肉桂；火盛者，加黄芩；热渴者，加干葛；腹痛者，加木香、砂仁；呕恶者，加炮姜、陈皮；若治麻疹，或以荆芥易干葛；阴寒盛而邪不能解者，加麻黄、桂枝。

疏邪饮　治痘疹初起发热，凡血气强盛，无藉滋补者，单宜解邪，用此方为主，以代升麻葛根汤及苏葛汤等方，最为妥当。

柴胡倍用　芍药倍用（酒炒）　苏叶　荆芥穗　炙甘草减半

水一钟半，煎服。无火者，加生姜三片；火盛内热者，加黄芩；渴者，加干葛。

凉血养营煎　治痘疮血虚血热，地红热渴，或色燥不起，及便结溺赤，凡阳盛阴虚等证，悉宜用此。

生地黄　当归　芍药　生甘草　地骨皮　紫草　黄芩　红花

水一钟半，煎服。量儿大小加减用之。渴，加天花粉；肌热无汗，加柴胡；热毒甚者，加牛蒡子、木通、连翘之属；血热毒不透者，加犀角。

柴葛煎　治痘疹表里俱热，散毒养阴，及瘟疫等证。

柴胡　干葛　芍药　黄芩　甘草　连翘

水一钟半，煎服。

搜毒煎　解痘疹热毒炽盛，紫黑干枯，烦热便结纯阳等证。

紫草　地骨皮　牛蒡子（杵）　黄芩　木通　连翘　蝉蜕　芍药等分

水一钟半，煎服。渴者，加天花粉、麦门冬；阳明热甚，头面牙龈肿痛者，加石膏、知母；大肠干结实，脐腹实胀者，加大黄、芒硝；血热妄行者，加犀角、童便；小水热闭者，加山栀、车前子；兼表热者，加柴胡。

六物煎　治痘疹血气不充，随证加减用之，神效不可尽述。并治男妇气血俱虚等证。

炙甘草　当归　熟地或用生地　川芎三、四分（不宜多）　芍药俱随宜加减　人参（或有或无，随虚实用之。气不虚者不必用）

上咀，用水煎服。如发热不解，或痘未出之先，宜加柴胡以疏表，或加防风佐之；如见点后，痘不起发，或起而不贯，或贯而浆薄，均宜单用此汤，或加糯米、人乳、好酒、肉桂、川芎以助营气；如气虚痒塌不起，加穿山甲炒用；如红紫血热不起，宜加紫草或犀角；如脾气稍滞者，宜加陈皮、山查；如胃气虚寒多呕者，加干姜炒用，或加丁香；如腹痛兼滞者，加木香、陈皮；表虚气陷不起，或多汗者，加黄芪；气血俱虚，未起未贯而先痒者，加肉桂、白芷；如元气大虚，寒战咬牙泄泻，宜去芍药，加黄芪、大附子、干姜、肉桂。

六气煎　治痘疮气虚，痒塌倒陷，寒战咬牙，并治男妇阳气虚寒等证。

黄芪（炙）　肉桂　人参　白朮　当归　炙甘草

上咀，水煎服。加减法照前六物煎。

九味异功煎　治痘疮寒战咬牙倒陷，呕吐泄泻，腹痛虚寒等证。用代陈氏十二味异功散等方。

人参二、三钱　黄芪（炙）一、二钱　当归　熟地各二、三钱　炙甘草七分或一钱　丁香三、五分或一钱　肉桂一钱　干姜（炮）一、二钱　制附子一、二钱

上量儿大小加减，用水一钟半，煎七分，徐徐与服之。如泄泻腹痛，加肉豆蔻面炒一钱，或加白朮一、二钱。

透邪煎　凡麻疹初热未出之时，惟恐误药，故云未出之先，不宜用药，然解利得宜，则毒必易散而势自轻减，欲求妥当，当先用此方为主。

当归二、三钱　芍药（酒炒）一、二钱　防风七、八分　荆芥一钱　炙甘草七分　升麻三分

水一钟半，煎服。如热甚脉洪滑者，加柴胡一钱。此外，凡有杂证，俱可随宜加减。

牛膝煎　截疟大效。凡邪散已透，而血气微虚者，宜此主之。

牛膝二钱　当归　陈皮各三钱

上用好酒一钟，浸一宿，次早加水一钟，煎至八分，温服。

何人饮　截疟如神。凡气血俱虚，久疟不止，或急欲取效者，宜此主之。

何首乌自三钱以至一两（随轻重用之）　当归二、三钱　人参三、五钱或一两（随宜）　陈皮二、三钱（大虚者，不必用）　煨生姜三斤（多寒者用三、五钱）

水二钟，煎八分，于发前二、三时，温服之。若善饮者，以酒一钟，浸一宿，次早加水一钟煎服亦妙。再煎不必用酒。

追疟饮　截疟甚佳。凡血气未衰，屡散之后而疟有不止者，用此截之，已经屡验。

何首乌一两（制）　当归　甘草　半夏　青皮　陈皮　柴胡各三钱

上用井水、河水各一钟，煎一钟，柤亦如之，同露一宿。次早温服一钟，饭后食远再服一钟。

木贼煎　凡疟疾形实气强，多湿多痰者，宜此截之，大效。

半夏　青皮各五钱　木贼　厚朴各三钱　白苍朮　槟榔各一钱

用陈酒二钟，煎八分，露一宿，于未发之先二时，温服。

牙皂散　治胃脘痛剧，诸药不效者，服此如神。

用牙皂烧存性，以烟将尽为度，研末，用烧酒调服一钱许即效。

荔香散　治疝气痛极。凡在气分者，最宜用之，并治小腹气痛等证，神效。又心腹久痛方如后。

荔枝核（炮微焦）　大茴香等分（炒）

上为末，用好酒调服二、三钱。如寒甚者，加制过吴茱萸减半用之；凡心腹胃脘久痛，屡触屡发者，惟妇人多有之，用荔枝核一钱，木香八分，为末，每服一钱，清汤调服，数服除根。

豕膏　《内经》曰：痈发于嗌中，名曰猛[1]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已。此必以猪板油炼净服之也。又万氏方：治肺热暴喑。用猪脂一斤，炼过入白蜜一斤，再炼少顷，滤净冷定，不时挑服一匙，即愈。按：此方最能润肺润肠，凡老人痰嗽不利，及大肠秘结者，最宜用之。

又，《千金》方：治关格闭塞。用猪脂、姜汁各二升，微火煎至三升，加酒五合和煎，分服之。

愚意先以当归半斤，浓煎取汁，炼过猪脂一斤，同炼去其水气，乃入白蜜一斤，再炼少顷，滤净收贮，不时挑服，用治老人之秘结，及噎膈闭结等证，必无不妙。如果阳气不行者，仍加生姜四两，同当归煎入；或宜酒者，以酒送服亦可。或气有不利者，加杏仁二两，去皮尖，同前煎入皆妙；或有滞者，当以饧代蜜更妙；是即《内经》所谓以辛润之也。

罨伤寒结胸法　凡病伤寒结胸，其有中气虚弱，不堪攻击内消者，须以此法外罨之，则滞行邪散，其效如神。

葱白头　生姜　生萝卜（此味加倍。如无，以子代之）

上用葱姜各数两，萝卜倍之，共捣一处炒热，用手巾或白布包作大饼。罨胸前胀痛处。此药须分二包，冷则轮换罨之，无不即时开通，汗出而愈。但不宜太热，恐炮烙难受也。

又法：以大蒜一、二十头，捣烂，摊厚纸或薄绢上，贴于胀处，少顷即散。用治一切胀痛，无不神妙。

连翘金贝煎　治阳分痈毒，或在脏腑肺膈胸乳之间者，此方最佳，甚者连用数服，无有不愈。

金银花　贝母（土者更佳）　薄公英　夏枯草各三钱　红藤七、八钱　连翘一两或五、七钱

用好酒二碗，煎一碗服。服后暖卧片时。火盛烦渴乳肿者，加天花粉；若阳毒内热，或在头项之间者，用水煎亦可。

连翘归尾煎　治一切无名痈毒，丹毒流注等毒，有火者最宜用之。

连翘七、八钱　归尾三钱　甘草一钱　金银花　红藤各四、五钱

用酒煎服如前。如邪热火盛者，加槐蕊二、三钱。

桔梗杏仁煎　此桔梗汤之变方也。治咳嗽吐脓，痰中带血，或胸膈隐痛，将成肺痈者，此方为第一。

桔梗　杏仁　甘草各一钱　阿胶　金银花　麦冬　百合　夏枯草　连翘各二钱　贝母三钱　枳壳钱半　红藤三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如火盛兼渴者，加天花粉二钱。

当归蒺藜煎　治痈疽疮疹血气不足，邪毒不化，内无实热而肿痛淋漓者，悉宜用之。此与芍药蒺藜煎相为奇正也，当酌其详。

当归　熟地　芍药（酒炒）　何首乌各二钱　炙甘草　防风　川芎　荆芥穗　白芷各一钱　白蒺藜（炒，捣碎）三钱或五钱

上或水或酒，用二钟煎服，然水不如酒。或以水煎服后，饮酒数杯以行药力亦可。阳虚不能化毒者，加桂枝，甚者再加干姜、附子；气虚不化者，加黄芪、人参；毒陷不能外达者，加穿山甲或皂刺。

芍药蒺藜煎　治通身湿热疮疹，及下部红肿热痛诸疮，神效。外以螵蛸粉敷之。

龙胆草　栀子　黄芩　木通　泽泻各钱半　芍药　生地各二钱　白蒺藜（连刺捶碎）五钱（甚者一两）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如火不甚者，宜去龙胆、栀子，加当归、茯苓、薏仁之属；如湿毒甚者，加土茯苓五钱，或一、二两。

降痈散　治痈疽诸毒，消肿止痛散毒，未成者即消，已成者敛毒速溃可愈。若阳毒炽盛而疼痛势凶者，宜先用此方，其解毒散毒之功，神效最速。若坚顽深固者，宜用后方。

薄荷（辛佳者，用叶）　野菊花（连根叶各一握）　土贝母半之　茅根一握

上干者可为末，鲜者可捣烂，同贝母研匀，外将茅根煎浓汤去粗，用调前末，乘热敷患处，仍留前剩汤炖暖，不时润于药上。但不可用冷汤，冷则不散不行，反能为痛。约敷半日即宜换之，真妙方也。

后方：凡疽毒坚顽深固，及结核痰滞，宜用此方。

脑荷倍用　生南星　土贝母　朴硝各等分　石灰（风化者）亦倍用或倍倍用之

上同为末，用盐卤调杵稠粘，敷患处，经宿，干即易之，不必留头，若脓成者留头亦可。或炒热摊绢上，隔绢贴之亦可。或用麻油调，或用热茅根汤调亦可。若欲止痛速效，加麝香或冰片少许更妙。

百草煎　治百般痈毒诸疮，损伤疼痛，腐肉肿胀，或风寒湿气留聚，走注疼痛等证，无不奇效。

百草（凡田野山间者，无论诸品，皆可取用，然犹以山草为胜，辛香者佳。冬月可用干者，须预为收采之）

上不论多寡，取以多，煎浓汤，乘热薰洗患处，仍用布帛蘸熨良久，务令药气蒸透，然后敷贴他药，每日二、三次不拘，但以频数为善。盖其性之寒者，可以除热；热者，可以散寒；香者，可以行气；毒者，可以解毒，无所不用，亦无所不利。汤得药性则汤气无害，药得汤气则药力愈行。凡用百草以煎膏者，其义亦此。此诚外科中最要最佳之法，亦传之方外人者也。若洗水鼓肿胀，每次须用草二、三十斤，煎浓汤二、三锅，用大盆盛贮，以席簟遮风薰洗良久，每日一次或二次，内服廓清饮分利等剂妙甚。

螵蛸散　治湿热破烂，毒水淋漓等疮，或下部、肾囊、足股肿痛，下疳诸疮，无不神效。又海藏治下疳方，在《外科》下疳门。

海螵蛸（不必浸淡）　人中白（或人中黄，硇砂亦可）等分

上为细末。先以百草多煎浓汤，乘热薰洗，后以此药掺之。如干者，以麻油或熬熟猪油，或蜜水调敷之；若肿而痛甚者，加冰片少许更妙；若湿疮脓水甚者，加密陀僧等分，或煅过官粉亦可，或煅制炉甘石更佳。

肠痈秘方　凡肠痈生于小肚角，微肿而小腹隐痛不止者是。若毒气不散，渐大内攻而溃，则成大患，急宜以此药治之。

先用红藤一两许，以好酒二碗，煎一碗。午前一服，醉卧之。午后用紫花地丁一两许，亦如前煎服。服后痛必渐止为效，然后服后末药除根神妙。

当归五钱　蝉蜕　僵蚕各二钱　天龙　大黄各一钱　石蠏虾五钱（此草药也）　老蜘蛛二个（捉放新瓦上，以酒盅盖定，外用火煅干存性）

上共为末。每空心用酒调送一钱许，日逐渐服，自消。

槐花蕊　治杨梅疮、下疳神方。

凡绵花疮毒及下疳初感，或毒盛经久难愈者，速用新槐蕊拣净，不必炒，每食前用清酒吞下三钱许，早、午、晚每日三服，服至二、三升，则热毒尽去，可免终身除毒之患，亦无寒凉败脾之虑，此经验神方也。如不能饮，即用滚水、盐汤俱可送下，但不及酒送之效捷也。

飞丹散　治寒湿风湿脚腿等疮。

飞丹　人中黄（白更妙）　轻粉　水粉各等分

为末，凡湿烂者可以干掺，外用油纸包盖。若干陷者，以猪骨髓或猪油调贴之。先以百草煎汤，乘热薰洗，然后贴之，日洗数次妙。

绵花疮点药

杏仁（取霜）　轻粉（真者）

二味等分为末，敷于疮上，二、三日即痂脱而落。

又武定侯方，用雄黄钱半，杏仁三十粒去皮，轻粉一钱，同为末，用雄猪胆汁调敷之。二、三日即愈，百发百中，天下第一方。

鸡子黄连膏　治火眼暴赤疼痛，热在肤腠，浅而易解者，用此点之，数次可愈。若热由内发，火在阴分者，不宜外用凉药，非惟不能去内热，而且以闭火邪也。用鸡子一枚，开一小窍，单取其清，盛以磁碗，外用黄连一钱，研为粗末，掺于鸡子清上，用箸彻底速打数百，使成浮沫，约得半碗许，即其度矣。安放少顷，用箸拨开浮沫，倾出清汁，用点眼眦，勿得紧闭眼胞，挤出其药，必热泪涌出，数次即愈。内加冰片少许尤妙。若鸡子小而清少者，加水二、三匙同打亦可。

金露散　治赤目肿痛，翳障诸疾。

天竺黄（择辛香者用）　海螵蛸（不必浸洗）　月石各一两　朱砂（飞）　炉甘石（片子者佳，煅淬童便七次，飞净）各八钱

上为极细末，磁瓶收贮。每用时旋取数分，研入冰片少许。诸目疾皆妙。若内外眦障，取一钱许，加珍珠八厘，胆矾三厘。内珍珠须放豆腐中蒸熟用。若烂弦风眼，每一钱加铜录、飞丹各八厘；如赤眼肿痛，每一钱加乳香、没药各半分。

二辛煎　治阳明胃火，牙根口舌肿疼不可当，先用此汤漱之，漱后传以二香散，或仍服清胃等药以治其本。

北细辛三钱　生石膏一两

上二味，用水二碗，煎一碗，乘热频漱之。

冰玉散　治牙疳牙痛，口疮齿衄喉痹。

生石膏一两　月石七钱　冰片三分　僵蚕一钱

上为极细末，小磁瓶盛贮，敷之吹之。

冰白散　治口舌糜烂，及走马牙疳等证。

人中白（倍用之）　冰片少许　铜绿（用醋制者）　杏仁二味等分

上为细末，敷患处。此方按之古法，有以人中白七分，与枯矾三分同用者。又有以蜜炙黄檗，与人中白等分，仍加冰片同用者，是皆可师之法，诸当随宜用之。

代匙散　治喉痹。

月石　石膏各一钱　脑荷五分　胆矾五分　粉草三分　僵蚕（炒）五分　冰片一分　皂角（炙烟尽）五分

上为细末，用竹管频吹喉中。加牛黄五分更佳。

三香散　治牙根肿痛。

丁香　川椒（取红）等分　冰片少许

上为末，敷痛处。如无川椒，以荜茇代之亦可。

固齿将军散　治牙痛牙伤，胃火糜肿，久之牢牙固齿。

锦纹大黄（炒微焦）　杜仲（炒半黑）各十两　青盐四两

上为末，每日清晨擦漱，火盛者咽之亦可。

薰疥方

朱砂　雄黄　银朱各三分（同研）　大枫子　木鳖子各三个

上将大枫、木鳖先捣碎，乃入前三味拌匀，外以干艾铺卷成筒，约长二寸许足矣。凡薰时，须将全身疥痂悉行抓破，薰之始效。后五、六日，复薰一筒，无不悉愈。

杖丹膏

猪板油半斤　黄占二两　轻粉三钱　水银三钱　冰片三分

先将水银、轻粉同研细，俟猪油熬熟，去滓，先下黄占熔化，后入末药，搅匀收贮，以水浸二、三时，令出火毒。用竹纸摊贴，觉热即换，轻者即愈，重者不过旬日。

银朱烟　治头发生虱，及诸疮之有虫者。

用银朱四、五分，揩擦厚纸上，点着，置一干碗中，上用一湿碗露缝覆之，其烟皆着于湿碗之上，乃用纸揩擦发中，覆以毡帽，则虮虱皆尽矣。此烟以枣肉和捻作饼，或作丸，或擦于猪鸡熟肝之间，用点诸疮癣之有虫者。及虫蚀肛门者，以绵裹枣丸纳肛门中一宿，无不神效，须留绵带在外，以便出之。

雷火针　治风寒湿毒之气留滞经络，而为痛为肿不能散者。

五月五日取东引桃枝，去皮，两头削如鸡子尖样，长一、二寸许。针时以针向灯上点着，随用纸三、五层，或布亦可，贴盖患处，将热针按于纸上，随即念咒三遍，病深者再燃再刺之，立愈。咒曰：天火地火，三昧真火，针天天开，针地地裂，针鬼鬼

灭，针人人得长生，百命消除，万病消灭。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又雷火针新方，乃以药为针者，其法更妙。

白芷 独活 川芎 细辛 牙皂 穿山甲（炮）倍用 丁香 枳壳 松香 雄黄 乳香 没药 杜仲 桂枝各一钱 硫黄二钱 麝香不拘 熟艾二、三两

上捣为粗末，和匀，取艾铺底，掺药于上，用上好皮纸卷筒，先须用线绊约两头，防其伸长，然后加纸再捍，务令极实，粗如鸡子尖样，是其度也。乃用鸡子清尽刷外层，卷而裹之，阴干。用法如前。一方有巴豆仁八分，斑蝥三钱，去头、足、翅用。

疥癣光 治疥疮，搽上即愈。癣疮亦妙。

松香一钱 水银 硫黄 枯矾各二钱 樟脑各二钱（此或一钱） 麻油

上先将松香、水银加麻油少许，研如糊，后入三味，研细如膏，擦之神效。

鹅掌风四方 （附录）

猪胰一具（去油，勿经水） 花椒三钱

上用好酒温热，将二味同浸二、三日，取胰，不时擦手，微火烘之，自愈。

又方：用白矾三钱，打如豆粒，以麻油一两熬矾至黑，去矾用油擦手，微火烘之，不过二、三次即愈。

又方：用葱五、六根，椎破，再用花椒一把，同入磁瓦罐中，入醋一碗，后以滚汤冲入，薰洗数次即愈。

又方：用谷树叶煎汤温洗，以火烘干，随用柏白油擦之，再以火烘干，少顷又洗又烘，如此日行三次，不过三、五日即愈。

秘传水银膏 擦治杨梅风毒溃烂危恶，多年不愈者，经验神方。

黄檗 黄连各一钱 川大黄五分（三味另研） 雄璜 胆矾 青黛 儿茶 铜青各三分 轻粉 枯矾各四分 大枫子（去油，取净霜五分，黑者勿用） 珍珠一分半（生用） 冰片一分半（二味另研） 人言人壮者七厘，弱者半分，中者六厘

上十四味为极细末，分作三分，每分约一钱八分。

番打麻 另为末。若疮重而人壮能食者，每分用五分；人弱不起者，每分用三分；中者四分。以末入前药各分内研匀。

水银 人健者，每分用一两，或八、九钱；中者，或五、六钱；卧床不起而极弱者，只可用三钱，决不可再多矣。

上先将麻、汞并前药各一分，俱入盏内，再入真芝麻油少许，用手指研开，务使汞药混为一家，渐次增油，久研，以不见汞星为度，大约如稀糊可矣。一、擦法：用此药擦手足四腕动脉处，每药一分，务分擦三日，每日早晚各擦一次，每次以六、七百数为度，擦完用布包之。擦药时，凡周身略有破伤处，俱用无麝膏药贴之，膏药须厚摊，每二日一换，换时不可经风，常须避帐幔中，冬月须用厚被暖炕，他时亦须常暖，南方则多用被褥盖垫可也。擦至七日，毒必从齿缝中发出，口吐臭涎。若口齿破烂出血，但用甘草、蜂房煎汤，候冷漱解，不可咽下。轻者只以花椒汤漱之亦可。擦处必皮破，不可畏疼而少擦也。忌盐十余日，多更好，并鱼腥、生冷、沙气、发风等物一个月，尤忌房事。外如牛肉、烧酒、团鱼之类，须忌二、三年。惟荞麦面、羊肉则终身忌之。治杨梅疮初发者，五六日可愈。但每分用汞四、五钱足矣。若治蛀干疳疮，或咽喉溃烂，或遍身牛皮疮癣，俱照前中治法。若治久烂臁疮，烂处难擦，则擦脚心，俱照前中治法，亦布包贴膏如前。一、自擦起之日，即当服后败毒散，至七日后，发口则止。

二十四味败毒散（随前水银膏）

当归 川芎 生地 熟地 芍药 牛膝 防风 荆芥 白芷 防己 忍冬 桔梗 羌活 独活 白癣皮 薏仁 连翘 木通 陈皮 粉草 黄檗 知母 栀子 黄连

上每贴加土茯苓干者四两，鲜者须半斤，用水六碗，煎三碗，分三次，每日早、午、晚各服一碗。上方后四味，须察其人阴阳寒热，酌而用之。

按：上水银膏方，凡用此者，其于筋骨经络无处不到，既能追毒，亦善杀虫。若用治大麻风证，必有奇效，但未经试，故表诸此，以俟后人试用之。或于大风条择煎剂之相宜者同用尤妙。倘获济人，其幸多矣。

臁疮隔纸膏

黄占五两　飞丹　铅粉各四两　轻粉　乳香　没药各二钱　冰片三分　麻油春夏二两，秋冬三两

上先将占油煎五、六沸，下乳、没，再二、三服，下轻粉，随下丹粉，槐柳枝搅十余沸，取起冷定，后下冰片搅匀，瓶盛，浸水中一宿出火毒。先以苦茶洗疮净，将膏用薄油纸刺孔厚摊，间日番背面贴之，三日一换，三贴即可愈。

收[2]疮散　治湿烂诸疮，肉平不敛，及诸疮毒内肉既平，而口有不收者，皆宜用此，最妙。

滑石（飞）一两　赤石脂（飞）五钱　粉甘草三钱

上为末，干掺，或用麻油调敷。或加枯矾一钱，痒者极宜。若痒甚者必有虫，先用水银三、四钱，同松香二钱研匀后，拌前药和匀敷之。

---

〔1〕“猛”原作“猛”，据《灵枢》改。

〔2〕“收”原作“完”，据本阵方目改。

古方八阵目录图集五十二卷

古方总目（以下总列共一十三卷）

附古方条序

愚按：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欲通其用，涉猎固难，欲尽收之，徒资莠乱，今余采其要者，类为八阵，曰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之外，复列有妇人、小儿、痘疹、外科之四方。且于诸方之中，仍以类聚，庶乎奇正罗列，缓急并陈，或舍短可以就长，或因此可以校彼，慧眼所及，朗如日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因古人之绳墨，得资我之变通，医中之能事，斯亦先几一着也，凡我同志，其加省焉。

一曰补阵　存亡之几，几在根本，元气既亏，不补将何以复，故方有补阵。

二曰和阵　病有在虚实气血之间，补之不可，攻之又不可者，欲得其平，须从缓治，故方有和阵。

三曰攻阵　邪固疾深，势如强寇，速宜伐之，不可缓也，故方有攻阵。

四曰散阵　邪在肌表，当逐于外，拒之不早，病必日深，故方有散阵。

五曰寒阵　阳亢伤阴，阴竭则死，或去其火，或壮其水，故方有寒阵。

六曰热阵　阴极亡阳，阳尽则毙，或祛其寒，或助其火，故方有热阵。

七曰固阵　元气既伤，虚而且滑，漏泄日甚，不尽不已，故方有固阵。

八曰因阵　病有相同，治有相类，因证用方，亦有不必移易者，故方有因阵。

附列四方　古方于八阵之外，其有未尽者，如妇人有经脉胎产之异，小儿有养育惊疳之异，痘疹有出没变化之异，外科有经脏表里之异，随几应变，治有不同，故并列方目于下。

卷之五十三图集

古方八阵

补　阵

四君子汤　治脾胃虚弱，饮食少思，或大便不实，体瘦面黄，或胸膈虚痞，吞酸痰嗽，或脾胃虚弱，善患疟痢等证。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二钱　炙甘草一钱

加姜、枣，水煎服。或加粳米百粒。

加味四君汤　治痔漏下血，面色痿黄，怔忡耳鸣，脚软气弱，及一切脾胃气虚，口淡，食不知味，又治气虚不能摄血，以致下血不禁。

人参　白术（炒）　茯苓　炙甘草　黄芪（炙）　白扁豆（炒）

上水煎服。或为末，每服三钱，滚汤调服。

生附四君汤　方在小儿四三。治脾胃虚寒吐泻。

五味异功散　治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呕吐，或久患咳嗽，面浮气逆腹满等证。

人参　白术（炒）　茯苓　炙甘草　陈皮各一钱　此即四君子汤加陈皮也

上加姜、枣，水煎服。

六君子汤　治脾胃虚弱，饮食少思，或久患疟痢，或食饮难化，或呕吐吞酸，或咳嗽喘促若虚火等证，须加炮姜，其功尤速。

即前四君子汤加陈皮、半夏各一钱五分。

加味六君汤　治一切脾胃虚弱泄泻，及伤寒病后米谷不化，肠中虚滑，发渴微痛久不瘥者，及治小儿脾疳泻痢。

人参　白术　黄芪　山药　甘草　白茯苓各一两　砂仁　厚朴　肉豆蔻（面裹煨）各七钱

上每服一两，用水煎服；或为细末，用米汤调服二钱，不拘时。

香砂六君子汤　治过服凉药，以致食少作呕，或中气虚滞，恶心胀满等证。

人参　白术　茯苓　半夏　陈皮各一钱　砂仁（炒）　藿香各八分　炙甘草六分

上姜水煎服。

《局方》四物汤　治血虚营弱，一切血病，当以此为主。

熟地黄　当归各三钱　川芎一钱　芍药二钱

水二钟，煎服。

（薛氏）加味四物汤

即前方加山栀、柴胡、丹皮。

《正传》加味四物汤　治血热阴虚诸痿，四肢软弱不能举动。

当归一钱　五味子九粒　熟地三钱　麦冬　黄檗　苍术各一钱　白芍药　川芎各七分半　人参　黄连各五分　杜仲七分半　牛膝（足不软者不用）　知母各三分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温服。酒糊丸服亦可。

（东垣）加减四物汤　方在寒阵九九。治肠风下血。

《保命》柴胡四物汤　治日久虚劳，微有寒热，脉滑而数者。

当归　熟地　芍药　川芎各钱半　柴胡八分　人参　黄芩　半夏　甘草各三钱

加生姜三片，水煎服。

（万氏）柴胡四物汤　方在痘疹一四三。治疹后余热。

奇效四物汤　方在妇人百十一。治肝经虚热血崩。

增损四物汤　方在妇人百十。治脾虚不摄，去血不止。

《元戎》四物汤　方在攻阵二六。治血虚脏结。

《良方》加减四物汤　方在妇人百十二。治妇人血积。

四物二连汤　方在妇人百十三。治妇人阴虚内热。

《局方》八珍汤　治气血两虚，调和阴阳。

即前四君子、四物汤相合也。本方加黄檗、知母，即名补阴八珍汤，方见外科三二。

十全大补汤　治气血俱虚，恶寒发热，自汗盗汗，肢体困倦，眩晕惊悸，晡热作渴，遗精白浊，二便见血，小便短少，便泄闭结，喘咳下坠等证。

即前八珍汤加黄芪、肉桂各一钱。

《局方》人参养营汤　治脾肺俱虚，恶寒发热，肢体瘦倦，食少作泻，口干心悸自汗等证。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术　炙甘草　桂心　陈皮各一钱　熟地　五味　茯苓各七分　白芍钱半　远志五分

加姜、枣，水煎服。

《金匮》小建中汤　治虚劳里急，腹痛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等证。

炙甘草　桂枝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芍药六两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按：此即桂枝汤加胶饴也。今方俱改两为钱，而以阿胶代胶饴，殊失本方之妙矣。

《金匮》大建中汤　治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气上冲，上下疼痛不可触近。

人参二两　蜀椒二合（炒去汗）　干姜四两　胶饴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二次温服，如一炊顷，可食温粥覆之。

《局方》十四味大建中汤　治阳虚气血不足，腰脚筋骨疼痛，及荣卫失调，积劳虚损，形体羸瘠，短气嗜卧，渐成劳瘵者。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炙）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黄芪　肉桂　附子（炮）　麦冬　半夏（汤洗）　肉苁蓉（酒浸）各等分

上咀。每服五钱，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空心温服。

八味大建中汤　治中气不足，手足厥冷，小腹挛急，或腹满不食，阴缩多汗，腹中寒痛，唇干精出，寒热烦冤，四体痠痛，及无根失守之火出于肌表，而为疹为斑，厥逆呕吐等证。

人参　甘草（炙）各一钱　黄芪（炙）　当归　芍药（酒炒）　桂心各二钱　半夏　附子（制）各二钱半

上咀。每服五钱，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七分，食前服。

人参建中汤　治虚劳自汗。

即前小建中汤加人参二两，煎法同。

黄芪建中汤　治诸虚羸瘠百病。

即前小建中汤加黄芪一两五钱，煎法同。

当归建中汤　治妇人血虚自汗。

即前小建中汤加当归二两，煎法同。

三味建中汤　治表虚自汗。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　官桂五分

姜三片，枣一枚，水煎服。

（东垣）补中益气汤　治劳倦伤脾，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外感不解，体倦食少，寒热疟痢，气虚不能摄血等证。

人参　黄芪（炒）　白术（炒）　甘草（炙）各钱半　当归一钱　陈皮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上加姜、枣，水煎，空心午前服。

（东垣）调中益气汤　治湿热所伤，体重烦闷，口失滋味，或痰嗽稠粘，寒热不调，体倦少食等证。

黄芪一钱　人参　炙甘草　苍术各五分　橘红　木香　柴胡　升麻各二分

水煎，空心服。一方有白芍三分，五味十五粒。

归脾汤　治思虑伤脾，不能摄血，致血妄行，或健忘怔忡，惊悸盗汗，嗜卧少食，或大便不调，心脾疼痛，疟痢郁结，或因病用药失宜，克伐伤脾以致变证者，最宜用之。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枣仁各二钱　远志　当归各一钱　木香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加圆眼肉七枚，煎七分，食远服。

愚意此汤之用木香，特因郁结疼痛者设，如无痛郁等证，必须除去木香，以避香燥，岂不于气虚血动者为尤善乎。又远志味辛，气升而散，凡多汗而躁热者，亦宜酌用。

加味归脾汤　治脾经血虚发热等证。

即前方加柴胡、山栀各一钱。

人参汤　治吐血咯血后宜服，并治吐血不止。

人参一两为细末，五更时用鸡蛋清调如稀糊。每用二钱，茶匙抄服，服讫却卧，参尽则效。愚意此方固佳，其或有恶腥者，但以真牛乳稀调炖[1]熟，或温饮之，凡无火及微火者岂不更妙。一方治吐衄咯血不止，用人参为末，以鸡子清投新汲水搅匀，调服一、二钱。

独参汤　治诸气虚气脱，及反胃呕吐喘促，粥汤入胃即吐，凡诸虚证垂危者。

用人参二两，水一升，煮取四合，乘热顿服，日再进之。兼以人参煮粥食之尤妙。

夺命散　治伤寒瘴疾阴阳不明，或误用药致病愈困，烦躁发渴，及妇人胎前产后受热瘴疾。

上党人参七钱

水二钟，煎一钟，去渣，连罐浸新汲水中取冷，一服而尽，若鼻上有汗滴尤妙。

（严氏）参附汤　治真阳不足，上气喘急，呃逆自利，脐腹疼痛，手足厥冷，呕恶不食，自汗盗汗，气短头晕等证。

人参　制附子

用须参倍于附，或等分，不拘五钱或一两，酌宜用姜，水煎服。《良方》有丁香十五粒，名加减参附汤。

参归汤　此即团参散，见小儿门十。亦名人参汤，见妇人门七七。治心虚盗汗。

人参　当归等分

上先用猪心一枚，破作数片，煎汤澄取清汁，煎药服。

参术膏　治中气虚弱，诸药不应，或因用药失宜，耗伤元气，虚证蜂起，但用此药补其中气，诸证自愈。

人参　白术等分

用水煎膏，化服之。一方用白术一斤，人参四两，切片，以流水十五碗浸一宿，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再用重汤熬膏，入真白蜜收之，每以白汤点服。

参术汤　治气虚颤掉，泄泻呕吐等证。

人参　白术　黄芪各二钱　白茯苓　陈皮　炙甘草各一钱

甚者加制附子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仲景）术附汤　一名白术附子汤。治中寒中气不足，四肢逆冷，口噤，牙关紧急，痰盛脉弱，风虚头眩，头重苦极，不知食味。

白术二两　炙甘草一两　附子一两半（炮去皮）

每用五六钱，姜五片，枣一枚，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或用此化苏合丸，连进三服效。

《济生》术附汤　治寒湿腰痛重冷，小便自利。

白术　附子（制）各一两　杜仲（炒）半两

上咀。每服四钱，入姜煎服。

（严氏）芪附汤　治气虚阳弱，虚汗倦怠。

黄芪（蜜炙）　制附子等分

每服四钱，水一钟，姜五片，煎六分，食远服。

《宝鉴》当归补血汤　治血气损伤，或因误攻致虚，肌热口渴，目赤面红，脉大而虚，重按全无，及病因饥饱劳役者。

黄芪（炙）一两　当归（酒洗）三钱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远服。

《济生》黄芪汤　治喜怒惊恐房劳，致阴阳偏虚者，或自汗盗汗不止。

黄芪（蜜炙）　熟地　白茯苓　天门冬　麻黄根　肉桂　龙骨各一钱　小麦（炒）　五味子　防风各八分　当归　炙甘草各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服。如冷汗，加熟附子二片，发热自汗，加石斛一钱。

《良方》黄芪汤　方在妇人九。安胎，治腹痛。

（魏氏）大补黄芪汤　治虚弱自汗。

人参　白茯苓　肉苁蓉　熟地各一钱　黄芪　白术　当归　山茱萸　防风各八分　炙甘草　肉桂各四分　五味子十一粒

水一钟半，加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不拘时服。

（东垣）神效黄芪汤　治浑身或头面手足麻木不仁，目紧缩小，及羞明畏日，视物不明。

黄芪二钱　人参八分　炙甘草　蔓荆子　芍药各一钱　陈皮五分

水煎，临卧热服。如麻木不仁，虽有热证，不得用黄檗，但加黄芪。

黄芪六一汤　治阴阳俱虚盗汗。

黄芪（蜜炙）六钱　炙甘草一钱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远服。

玉屏风散　治表虚自汗。

黄芪（蜜炙）　防风各一钱　白术（炒）二钱

水一钟，姜三片，煎服。

《良方》润神散　治劳瘵憎寒壮热，口干咽燥，自汗疲倦烦躁。

人参　麦门冬　黄芪　桔梗　淡竹叶　炙甘草等分

上每服一两，水煎服。如自汗，加小麦同煎。

当归六黄汤　方在寒阵六五。治阴虚血热盗汗神效。

参苓散　治睡中汗出。

人参　酸枣仁　白茯苓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食远米饮调下。大人小儿皆可服。

《和剂》参苓白术散　治脾胃虚弱，饮食不进，呕吐泄泻，或久泻或大病后，调助脾胃。

人参　山药（炒）　白扁豆（去皮，姜汁炒）　莲肉（去心）各一斤半　白术二斤（米泔浸炒）　桔梗（炒黄色）　砂仁　薏仁（炒）　白茯苓（去皮）　炙甘草各一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米汤调下。或加姜、枣水煎服。或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米饮、白汤任下。

七味白术散　方在小儿七。治脾虚热渴。

《医录》生脉散　治热伤元气，肢体倦怠，气短口渴，汗出不止，或金为火制，水失所生，而致咳嗽喘促，肢体痿弱，脚软眼黑等证。

人参五钱　麦冬　五味子各三钱

水煎服。此方以生脉为名，故俗医之治脉脱者每多用此，是岂知脉脱由阳气，岂麦冬、五味之所宜乎？见亦浅矣。

五味子汤　治喘促，脉伏而数，或虚烦作渴。

五味子一钱　人参　麦冬　杏仁　橘红各一钱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无时服。

（陈氏）五味子汤　治肾水枯涸，口燥舌干。

五味子　麦门冬各一两　黄芪（炒）三两　人参二两　粉草（炙）五钱

上每服五钱，水煎，日夜服数剂。

人参胡桃汤　治喘急不能卧。

人参钱半　胡桃肉五枚（泡去皮）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后温服。

（丹溪）琼玉膏　治虚劳干咳嗽，或好酒者久嗽尤效。

人参十二两　白茯苓十五两　白蜜五斤（熬去沫）　琥珀　沉香各五钱　大生地十斤（以银石器杵取自然汁）

上先以地黄汁同蜜熬沸，搅匀，用密绢滤过，将人参等为极细末，和蜜汁入磁、银瓶内，用绵纸十余层加箬封扎瓶口，入砂锅或铜锅，以桑柴火，长流水没瓶煮三昼夜，取出换油蜡纸扎口，悬浸井中半日以出火气，提起仍煮半日，以去水气，然后收藏。每日清晨及午后，取三匙，用温酒一两许调服，或白汤亦可。制须净室，忌鸡、犬、妇人。本方原无琥珀、沉香二味，乃臞仙加入者，云奇效异常，今并录其方。

补肺汤　治劳嗽。

人参　黄芪　北五味　紫菀各七分半　熟地黄　桑白皮各钱半

水二钟，煎八分，入蜜少许，食远温服。

（杨氏）宁肺汤　治荣卫俱虚，发热自汗，咳嗽痰涎，肺气喘急，唾脓。

人参　茯苓　当归　白芍药　白术　甘草（炙）　川芎　熟地黄　麦门冬　五味　桑白皮各七分　阿胶（炒）一钱

水二钟，姜二片，紫苏五叶，煎八分，食远服。

《圣惠》宁肺散　方在固阵六。

治久嗽，收涩之剂。

凤髓汤　治咳嗽，大能润肺。

牛髓一斤（脐骨中者）　白蜜半斤　干山药四两（炒）　杏仁四两（去皮尖，研

如泥） 胡桃仁（去皮）四两（另研）

上将牛髓、白蜜用砂锅熬沸，以绢滤去渣，盛磁瓶内，将杏仁等三味同入瓶内，以纸密封瓶口，重汤煮一日夜，取出冷定。每空心以白汤化服一二匙。

《良方》蜜酥煎 治咳嗽胸痛，上气喘壅。此为邪搏于肺，气不宣通，故咳而喘，气上逆，面目浮肿。此方非独治嗽，兼补虚损，去风燥，悦肌肤，妇人服之尤佳。

白沙蜜一升 牛酥一升 杏仁三升（去皮尖，研如泥）

上将杏仁于磁盆中用水研取汁五升，以净铜锅先倾汁三升，熬减其半，又倾汁二升，再以微火熬减至一升许，即入蜜、酥二味煎熟，其药乃成，贮于净磁器中。每日三次，以温酒或米饮、白汤调服一匙，服至七日，唾色变白，二七唾稀，三七嗽止。

醍醐膏 治一切咳血肺疾。

用好牛酥五斤，熔三遍，凝取当出醍醐，含服一合即瘥。

《良方》黄芪散 治嗽久劳嗽唾血。

黄芪（蜜炙） 糯米（炒） 阿胶（炒）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

《拔萃》五味黄芪散 治咳嗽咯血成劳，眼睛疼痛，四肢困倦，脚膝无力。

五味子 人参 芍药 甘草各五分 黄芪 桔梗各钱半 熟地 麦冬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温服。

黄芪益损汤 治男妇诸虚百损，五劳七伤，骨蒸潮热，百节疼痛，盗汗惊惕，咽燥唇焦，憔瘦少力，咳嗽多痰，咯吐衄血，寒热往来，颊赤昏倦少食，服热药则热烦躁满，服寒药则膈满腹痛，及大病后荣卫不调，或妇人产后血气未足，俱宜服此。

人参 黄芪 当归 熟地黄 白术 川芎 芍药 麦冬 甘草 茯苓 山药 五味子 木香 石斛 肉桂 丹皮等分

上咀。每服一两，水一钟半，姜五片，枣二枚，小麦五十粒，乌梅一个，煎七分，食前服。

《元戎》地黄散 治衄血往来久不愈。

生地黄 熟地黄 地骨皮 枸杞子

上等分，焙干为细末，每服二钱，蜜汤调下，不拘时。

《良方》柔脾汤 治虚热吐血、衄血、汗出。

甘草（炒） 白芍药（炒） 黄芪（炒）各半两 熟地黄两半

上每服五、七钱，水煎服。世治吐血并用竹茹、地黄、藕汁、童便，此亦不可拘泥。如阳乘于阴，血得热则流散，经水沸溢，理宜凉解，以大黄、犀角之类；如阴乘于阳，所谓天寒地冻，水凝成冰，须当温散，宜干姜、肉桂，或理中汤之类。

（东垣）麦门冬饮子 治吐血久不愈者。

麦门冬 黄芪各一钱 人参 归身 生地各五分 五味子十粒

上㕮咀。水煎服。

《拔萃》麦门冬饮子 治脾胃虚，气促气弱，精神短少，衄血吐血，气虚不能摄血者。

麦冬 当归 芍药 紫菀各一钱 人参 黄芪各八分 甘草五分 五味子九粒

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服。

《家抄》麦门冬饮 方在寒阵四七。

治虚火咳嗽，阴虚劳损。

麦门冬汤 方在寒阵四四。

治肺热咳嗽见血。

（万氏）麦门冬汤 方在痘疹一四二。

治表邪内热咳嗽。

麦门冬散 治鼻衄。

麦门冬 生地各一钱 白芍药 蒲黄各二钱

水二盏，姜三片，煎八分，食后温服。

旋神饮 治劳瘵憎寒壮热，口干咽燥，自汗烦躁，咳嗽唾血，瘦剧困倦。

人参 白术 黄芪 当归 熟地黄 麦门冬 白芍药 茯神 白茯苓 莲肉 五味子 炙甘草 桔梗 半夏曲各五分

水一钟半，红枣一枚，乌梅一个，煎七分，食远服。如嗽，加阿胶；胸满，加木香，以湿纸包，炮用，或加沉香亦可；如不思饮食，加扁豆炒用。

《医统》养心汤 治体质素弱，或病后思虑过多，心虚惊悸不寐。

归身 生地 熟地 茯神各一钱 人参钱半 麦冬钱半 枣仁 柏子仁各八分 炙甘草四分 五味子十五粒

加灯心、莲子，水煎八分服。

（钱氏）养心汤 方在小儿五九。治心虚惊瘛。

正心汤 治七情五志久逆，心风妄言妄笑，不知所苦。

人参 当归（酒洗） 生地黄 茯神各一钱 羚羊角（镑为末） 枣仁（炒，研） 甘草（炙） 远志（制）各八分

水一钟半，莲子七枚，煎七分，入羚羊角末、麝香半分，和匀，食后临卧服。

开心散 治好忘。后定志丸稍胜于此（百十六）。

人参 远志各二钱半 石菖蒲一两 白茯苓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食后米饮调下。

《局方》茯苓补心汤 治心虑过多，心神溃乱，烦躁不寐。

白茯苓 白茯神 麦门冬 生地黄 当归 半夏曲 陈皮各一钱 甘草五分

上加竹叶、灯心，同煎服。

酸枣仁汤 治病后气血俱虚，内亡津液，烦热，诸虚不眠者。

枣仁（微炒） 人参各一钱 麦冬三钱 竹茹一钱

加龙眼肉五枚，煎服，无时。

《秘传》酸枣仁汤 治心肾水火不交，精血虚耗，痰饮内蓄，怔忡恍惚，夜卧不安。

枣仁（炒） 远志 黄芪 白茯苓 莲肉（去心） 当归 人参 茯神各一钱 陈皮 炙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日一服，临卧一服。

（仲景）酸枣仁汤 治虚劳虚烦不得眠。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 茯苓 川芎各二两 （《深师方》仍有生姜二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再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钱氏）酸枣仁汤 方在小儿六二。

治心肺虚热烦躁。

远志汤 治心虚烦热，夜卧不宁，及病后虚烦。

远志（黑豆、甘草同煮） 黄芪 当归 麦冬 枣仁（炒） 石斛各钱半 人参 茯神各七分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烦甚者，加竹叶、知母。

远志饮子 治心劳虚寒，梦寐惊悸。

远志肉 茯神 人参 当归（酒浸） 枣仁 黄芪 肉桂各一两 炙甘草五钱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一钟半，姜五片煎服，无时。

（东垣）圣愈汤　治血虚心烦，睡卧不宁，或五心烦热。

人参　川芎　当归　熟地黄（酒拌蒸）　生地黄（酒拌）　黄芪（炙）各一钱

上水煎服。

益荣汤　治思虑过度，心血耗伤，怔忡恍惚不寐。

人参一钱　芍药　枣仁　柏子仁各五分　当归　黄芪　茯神各一钱　紫石英五分　远志　甘草　木香各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服。

《元戎》逍遥散　治肝脾血虚，及郁怒伤肝，少血目暗，发热胁痛等证。

当归　芍药　白术　茯神　甘草　柴胡各等分

上姜、水煎服。

（薛氏）加味逍遥散　治肝脾血虚，发热，小水不利。

即前逍遥散加丹皮、栀子各七分。

生姜汁煎　治噎食不下，咽喉闭塞，胸膈烦闷。

生姜汁　白蜜　牛酥各五两　人参　百合各二两

上入铜铫中，以慢火熬膏，每用一二匙，用人参百合汤调下，或咽下。

《局方》胃风汤　治风冷乘虚入客肠胃，水谷不化，泄泻注下，及肠胃湿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夜无度。

人参　白术　茯苓　当归　川芎　白芍药　肉桂等分

上为粗散，每服二钱，入粟米数粒同煎，食前服。

此方名为治风而实非治风，乃补血和血，益胃气之药，下血痢而挟虚者，实可倚仗，出太阳桂苓汤例药也。

《选要》十宝汤　治冷痢虚甚，下物如鱼脑，三服愈。

黄芪（炙）四钱　熟地黄　人参　白术　白芍药　当归　茯苓　半夏　五味子　肉桂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一钟，姜三片，乌梅一个，煎七分，食远服。

《良方》当归黄芪汤　治妊娠下痢，腹痛小便涩。

当归（炒）　黄芪各一两　糯米一合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局方》大防风汤　治足三阴亏损，寒湿外邪乘虚内侵，患鹤膝、附骨等疽，不问已溃未溃，宜先用此。及治痢后脚膝软痛，不能动履，名曰痢后风。此药祛风顺气，活血壮筋骨，行履如故。

人参　白术　防风　羌活各二钱　黄芪一钱　熟地　杜仲各二钱　官桂　甘草（炙）各五分　白芍　牛膝　附子各一钱　川芎钱半

水煎服。一方有当归，无官桂，加姜七片。

（河间）地黄饮子　治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谓少阴气厥不至，急当温之，名曰痱证。凡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此治火虚之剂。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茱萸　肉苁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　石菖蒲　茯苓　远志　官桂　麦门冬

上等分，每服五钱，入薄荷少许，姜、枣煎服。

金樱膏　治虚劳遗精、白浊最效。

金樱子（经霜后采红熟者，撞去刺，切开去核，捣碎煮之，滤榨净汁用，熬成膏）　人参　桑螵蛸（新瓦焙燥）　山药各二两　杜仲（姜汁炒）　益智仁各一两　薏仁　山茱萸　芡实　枸杞各四两　青盐三钱

上咀。用水同熬二次，去渣，熬成膏，将金樱膏对半和匀，空心白汤下三、四匙。

心虚白浊歌

白浊皆因心气虚，不应只作肾虚医。

四君子汤加远志，一服之间见效奇。

劫劳汤　方在妇人一二四。治虚劳咳嗽，盗汗发热。

益气补肾汤　治气虚眩晕。

人参　黄芪各一钱二分　白术二钱　白茯苓一钱　山药　山茱萸各钱半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元戎》当归酒　治血虚头痛欲裂。

当归一两，好酒一升，煮取六合服之。

人参丸　宁心益智，安神固精。

人参　茯苓　茯神　枣仁　远志　益智　牡蛎各五钱　朱砂二钱半

为末，枣肉丸服。

《千金》人参固本丸　治脾虚烦热，金水不足，及肺气燥热，作渴作嗽，或小便短少赤色，涩滞如淋，大便燥结，此阴虚有火之圣药也。

人参二两　天冬（炒）　麦冬（炒）　生地黄　熟地黄各四两

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温酒或淡盐汤下。

中寒之人不可服。如欲作膏，俟煎成，外加白蜜四两。

团参丸　治吐血咳嗽服凉药不得者。团参散方在小儿十。

人参　黄芪　飞罗面各一两

上为细末，滴水和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茅根汤下。

天王补心丹　宁心保神，固精益血，壮力强志，令人不忘，去烦热，除惊悸，清三焦，解干渴，育养心气。此方之传，未考所自。《道藏》偈云：昔志公和尚日夜讲经，邓天王悯其劳者也，锡之此方，因以名焉。

生地黄四两（洗净）　人参　玄参（炒）　丹参（炒）　远志（炒）　桔梗各五钱　白茯苓五钱　五味（炒）　当归（酒洗）　麦冬（炒）　天冬（炒）　柏子仁（炒）　酸枣仁（炒）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两分作十丸，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灯心枣汤化下，食远临卧服。或作小丸亦可。

《类方》：如前方，内多黄连二两（酒炒）。

《医统》方：此较前多百部、菖蒲、杜仲三味。

生地黄二两（用砂仁五钱、茯苓一两同煮，去砂仁不用）　人参　玄参　丹参　远志　柏子仁（炒）　枣仁（炒）　白茯神　杜仲（制）　百部各一两　归身一两六钱　天冬　麦冬各一两二钱　桔梗八钱　五味　石菖蒲各五钱

《得效》方用熟地，不用生地，余如《医统》，又外加茯苓、炙甘草，共一十八味，分两俱各等分。

按：上方惟前十三味者，乃《道藏经》本方。此外各有不同，亦惟随宜择用可也。

《百一》补心神效丸

黄芪（蜜炙）　茯神　人参各四两　远志（制）二两　熟地黄三两　枣仁（炒）　柏子仁（另研）　五味子各二两　朱砂一两（另研）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温酒任下。盗汗不止，麦麸汤下；梦遗失精，人参龙骨汤下；卒暴心痛，乳香汤下；虚烦发热，麦门冬汤下；吐血，人参汤下；大便下血，地榆汤下；小便出血，茯苓车前子汤下；中风不语，薄荷生姜汤下；风痫痰气，防风汤下。

《局方》平补镇心丹　治心血不足，时或怔忡，夜多乱梦，如堕岸谷。常服安心肾，益荣卫。

人参　龙齿各二两五钱　白茯苓　茯神　麦冬　五味各一两二钱半　车前子　远志（制）　天冬　山药（姜汁炒）　熟地（酒蒸）各一两半　朱砂两半（为衣）　枣仁（炒）三钱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八、九十丸，早晚米饮或温酒下。一方有肉桂一两二钱五分。一方有当归、柏子仁、石菖蒲。

《集验》柏子养心丸　治心劳太过，神不守舍，合眼则梦，遗泄不常。

柏子仁（鲜白不油者，以纸包槌去油）　白茯神　酸枣仁　生地黄　当归身各二两　五味子　辰砂（细研）　犀角（镑）　甘草各半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芡实大，金箔为衣。午后临卧各津嚼一丸。

（古庵）心肾丸　治水火不济，心下怔忡，夜多盗汗，便赤梦遗。

牛膝（酒浸）　苁蓉（酒浸）　熟地黄各二两　菟丝子（酒煮）三两　人参　黄芪（蜜炙）　当归（酒浸）　山药（炒）　鹿茸（酥炙）　附子（炮去皮脐）　茯神　五味子　龙骨（煅）　远志（甘草汤浸剥，姜汁炒）各一两

上为细末，酒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枣汤或清汤送下。

《济生》远志丸　治心神恍惚不宁，梦泄遗精。

人参　茯神　白茯苓　龙齿　远志（姜汤浸炒）　石菖蒲各二两

蜜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盐汤下。

宁志丸　治怔忡惊悸癫痫。《得效》宁志丸，方在和阵六十，与此稍同。

人参　枣仁（酒浸）　茯苓　柏子仁　当归　远志（酒浸）　茯神　石菖蒲　琥珀各五钱　乳香　朱砂各三钱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后枣汤下。

宁志膏　治因惊失志。

人参　枣仁（泡去皮，纸炒）　朱砂各半两　滴乳香一钱（另研）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十丸，薄荷汤下。

定志丸　治心气不足，惊悸恐怯，或语鬼神，喜笑，及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乃阳气不足也，宜此方主之。此方与前开心散小异。

人参　茯苓各二两　菖蒲　远志（制）各一两。

炼蜜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七十丸，米饮下。

《拔萃》八物定志丸　补心神，安魂魄，去热除痰。

人参一两半　石菖蒲　茯神　远志（制）各一两　麦门冬　白术各五钱　朱砂一钱　牛黄二钱（另研）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十丸，米饮下。一方有茯苓一两。

十四友丸　治惊悸怔忡。

人参　黄芪　当归　生地黄　远志　茯神　茯苓　枣仁（泡去皮，隔纸炒）　阿胶（炒）　龙齿　紫石英　薄荷　朱砂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后临卧枣汤下。

《秘验》琥珀多寐丸　治健忘恍惚，神虚不寐。

真琥珀　真羚羊角（细镑）　人参　白茯神　远志（制）　甘草等分

上为细末，猪心血和炼蜜丸，芡实大，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灯心汤嚼下。

《金匮》六味地黄丸　即《金匮》肾气丸，亦名地黄丸。治肾水亏损，小便淋闭，头目眩晕，腰腿酸软，阴虚发热，自汗盗汗，憔悴瘦弱，精神疲困，失血失音，水泛为痰，病为肿胀，壮水制火之剂也。

熟地黄八两（蒸捣） 山茱萸 山药（炒）各四两 丹皮 泽泻 白茯苓各三两

上为细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滚白汤，或淡盐汤任下。此方用水煎汤，即名六味地黄汤，下八味丸亦同。

（崔氏）八味地黄丸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冷惫，脐腹疼痛等证。王太仆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即此谓也。即前六味地黄丸加肉桂、制附子各一两。

（陈氏）加减八味丸 治肾水不足，虚火上炎，发热作渴，口舌生疮，或牙根溃蚀，咽喉疼痛，寝汗憔悴等证。

此临川陈自明方。李氏云：凡发背之热，未有不自肾虚而得之者，必须五更服加减八味丸。即前六味丸加肉桂一两、五味子四两炒用。内泽泻切片，蒸五次焙用。一方五味止用一两。

《良方》益阴肾气丸 治阴虚潮热盗汗，烦热作渴，筋骨疼痛，月经不调等证。即前六味丸加当归、生地各四两，五味子二两。

（薛氏）加减《金匮》肾气丸 治脾肾阳虚，不能行水，小便不利，腰重脚肿，或肚腹肿胀，四肢浮肿，或喘急痰盛，已成臌证，其效如神。此证多因脾胃虚弱，或治失其宜，元气复伤而变此证。若非速救肾中之火，则阳气不充于下，何以生土？土虚又何以制水？此必用之剂也，苟不知此，必不能救。若病在燃眉，当变丸为汤治之。

熟地四两（酒拌蒸） 山药 山茱萸 川牛膝 丹皮 泽泻 车前子 肉桂各一两 白茯苓三两 附子（制）五钱

上为末，炼蜜同地黄膏捣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米饮下。

（丹溪）滋阴大补丸 治诸虚不足，腰腿疼痛，行步无力。壮元阳，益肾水。

熟地二两 山药（炒） 牛膝各两半 山茱萸 杜仲 巴戟肉 白茯苓 五味子 小茴香（炒） 肉苁蓉（酒洗去甲，新瓦焙干） 远志（甘草汤煮，晒干）各一两 石菖蒲 枸杞各五钱

上为末，红枣肉和或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淡盐汤或温酒任下。

大造丸 方在寒阵一五六。治阴虚血热诸证。

《秘方》全鹿丸 此药能补诸虚百损，五劳七伤，攻效不能尽述。人制一料服之，可以延年一纪。其法须四人共制一鹿，分而服之，逾年又共制之，四人共制四年，则每人得一全鹿。若一人独制一料，恐久留变坏，药力不全矣。

中鹿一只 缚杀之，退去毛，将肚杂洗净，同鹿肉加酒煮熟，将肉横切，焙干为末；取皮同杂仍入原汤熬膏，和药末、肉末加炼蜜和捣为丸。其骨须酥炙为末，同入之。

人参 白术（炒） 茯苓 炙甘草 当归 川芎 生地黄 熟地黄 黄芪（蜜炙） 天门冬 麦门冬 枸杞 杜仲（盐水炒） 牛膝（酒拌蒸） 山药（炒） 芡实（炒） 菟丝（制） 五味子 锁阳（酒拌蒸） 肉苁蓉 破故（酒炒） 巴戟肉 胡芦巴（酒拌蒸） 川续断 覆盆子（酒拌蒸） 楮实子（酒拌蒸） 秋石 陈皮上各一斤 川椒（去目，炒） 小茴香（炒） 沉香 青盐各半斤

上先须精制诸药为末，和匀一处，候鹿胶成就，和捣为丸，桐子大，焙干。用生黄绢作小袋五十条，每袋约盛一斤，悬置透风处，用尽一袋，又取一袋。阴湿天须用火烘一二次为妙。每服八、九十丸，空心临卧姜汤、盐汤、白汤任下，冬月温酒亦可。

《青囊》仙传斑龙丸 壮精神，除百病，养气血，补百损，老人虚人常服，延年益寿。昔蜀中有道士酣歌酒肆曰：尾闾不禁沧海竭，九转金丹都慢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血。真人仲源索方传世。

鹿角胶　鹿角霜　柏子仁　菟丝子（制）　熟地黄各八两　白茯苓　补骨脂各四两

上将胶先溶化，量入无灰酒打糊丸，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空心淡盐汤或酒任下。

《秘验》斑龙二至百补丸　此药固本保元，生精养血，培复天真，大补虚损，益五内，除骨蒸，壮元阳，多子嗣，充血脉，强健筋骸，美颜色，增延寿算，聪明耳目，润泽髭须，真王道奇品之方，功难尽述也。

鹿角五十两为则　取新角连脑骨者佳，锯长二寸许，用米泔浸一宿，刷洗净，同后药入坛煮胶。

黄精八两　枸杞　怀熟地　菟丝子（淘洗净）　金樱子（去毛、子）各四两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川牛膝　龙眼肉　楮实子各二两

已上十味，同角入金华好坛，层层放实，以新汲淡水入坛平肩，用蜜梭布四层包口，以新砖压之，置大锅中井字架上，以木甑盖好，重汤煮三日夜，毋得间断火候。傍用小锅烧滚水，不时添注坛内，并锅水勿使干涸。日足取起，滤去滓，将汁用罗底绢绞出，入净砂锅内，文火熬成膏，约一斤半，外炼蜜二斤，滴水成珠，搀入调和后药，杵合为丸。

鹿角霜十两　人参五两　黄芪（蜜炙）　芡实（炒）　白茯苓　山药（炒）　山茱萸　生地黄（酒洗，饭上蒸过）　知母（盐水炒）各四两　北五味子一两

夏月加川黄檗四两，炒褐色。

以上十味为细末，用前膏和匀，木杵捣丸，桐子大。空心淡盐汤送下百余丸，随用煮熟莲肉或干枣数枚压之，俾纳丹田也。

《正传》鹿角胶丸　治血气亏损，两足痿弱，不能行动，久卧床褥者，神效。

鹿角胶一斤　鹿角霜　熟地各半两　当归四两　人参　牛膝　菟丝子（制）　白茯苓各三两　白术　杜仲各二两　虎胫骨（酥炙）　龟板（酥炙）各一两

上为末，先将鹿角胶用无灰酒二钟溶化，加炼蜜捣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盐姜汤下。

鹿茸丸　治脚气腿腕生疮，及阴虚下元痿弱，咳嗽等证。

鹿茸（酥炙，另捣成泥）　五味子　当归　熟地黄各等分

酒糊和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温酒或盐汤任下。

《集验》鹿茸丸　治诸虚劳倦。补心肾，益气血。

鹿茸（酥炙）　熟地黄　当归　枸杞　枣仁（炒）　附子（制）　牛膝　远志（姜汁浸炒）　山药　沉香　肉苁蓉（酒浸）各二两　麝香五分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盐汤下。

《三因》鹿茸丸　治失志伤肾，肾虚消渴，小便无度。

鹿茸（酥炙）　麦门冬　熟地黄　黄芪（炙）　五味　肉苁蓉　鸡内金（酒炒）　山茱萸　破故纸（炒）各七钱　茯苓　人参　牛膝（酒浸）　玄参　地骨皮各半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米饮下。

《本事》麋茸丸　治肾虚腰痛，不能转侧。

麋茸（鹿茸亦可）　菟丝子（制）各一两　舶茴香五钱

上为末，以羊肾二对，用酒煮烂，去膜，研如泥，和丸，桐子大，阴干。如太干，以酒糊佐之。每服三、五十丸，温酒或盐汤下。

（杨氏）还少丹　治脾肾虚寒，饮食少思，发热盗汗，遗精白浊，真气亏损，肌体瘦弱等证。

熟地黄二两　山药　山茱萸　杜仲（姜汤炒）　枸杞二两　牛膝（酒浸）　远志

（姜汁浸炒） 肉苁蓉（酒浸） 北五味 川续断 楮实子 舶茴香 菟丝子（制） 巴戟肉余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酒下。

《局方》无比山药丸 治诸虚损伤，肌肉消瘦，耳聋目暗。常服壮筋骨，益肾水，令人不老。

山药二两 菟丝子三两（洒浸煮） 五味（拣净）六两 肉苁蓉四两（切片酒浸，焙） 杜仲三两（酒炒） 牛膝一两（酒浸蒸） 熟地 泽泻 山茱萸 茯苓 巴戟肉 赤石脂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前温酒或米饮下。

还元丹 一名延年益寿不老丹。此药大补元气，服一月自觉异常，功效不可尽述。按，此方为阴虚血热者宜之，诸阳虚者不可用。

何首乌半斤（用米泔水浸软，竹刀刮去皮，分四制。忌铁器，以砂锅、瓦器盛酒拌芝麻蒸一次，晒干；又用羊肉一斤切片拌蒸一次，晒干；再用酒拌蒸一次，黑豆拌蒸一次，各晒干） 熟地 生地（酒浸焙）各三两 天冬 麦冬（各末）一两 人参五钱 地骨皮（童便浸晒） 白茯苓（酒浸晒干取末）各一两

上取乳汁六两，白蜜十两，同炼一器中，合前末为膏，磁器取贮，勿令泄气。不拘时服一、二匙，沸汤嗽咽之。

《经验》养荣丸 治男妇气血两虚，精神短少，脾胃不足，形体羸瘦。

人参 白术（土炒） 当归 熟地黄 黄芪 芍药 山药各一两 远志（制） 生地黄 山茱萸各半两 白茯苓二两 陈皮八钱

上为细末，用鸭一只，取血入炼蜜和丸，桐子大。每服八、九十丸，食前淡盐汤送下，或酒亦可。

三才丸

天门冬 熟地黄 人参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服。

七珍至宝丹 补血生精，泻火益水，强筋骨，黑须发，补益之功甚大。

何首乌赤、白各半斤（酒浸软，竹刀刮去皮，同牛膝蒸） 川牛膝半斤（净，用黑豆三升，同何首乌层层拌铺甑内，蒸极熟，取出去豆，与何首乌共捣如泥） 白茯苓一斤（用人乳五升煮干为度） 赤茯苓一斤（用牛乳五升煮干为度） 当归四两（酒浸，焙干） 枸杞四两 破故（炒香） 菟丝子（制）各半两

炼蜜为丸，鸡头子大。每服一丸，日进三服，空心温酒、午后姜汤、临卧盐汤送下。

《百一》补髓丹 治老人虚弱肾伤，腰痛不可屈伸。

杜仲十两 补骨脂（用芝麻五两同炒，以芝麻黑色无声为度，去麻不用）十两 鹿茸四两（燎去毛，酒浸炙）

上为末，用胡桃肉三十个，浸去皮，捣为膏，入面少许，煮糊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温酒、盐汤任下。

枸杞子丸 治肾虚精滑，补精气。

甘州枸杞 黄精（九蒸九晒）

上二味等分，相和捣作饼子，焙干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空心温酒送下。

《局方》青娥丸 治肾虚腰痛，益精助阳，乌须壮脚力，妇人随证用引吞送，神效。

破故纸四两（炒香） 杜仲净八两（姜汤炒） 胡桃肉十两

上为末，用蒜四两，捣膏和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温酒送下。一法

不用蒜，以酒糊为丸，或炼蜜为丸，服者更佳。按，此方可加巴戟肉、大茴香各四两为尤妙。或再加肉苁蓉亦可。

《良方》加味青娥丸　补诸虚不足，滋益阴阳，美容颜，健腰膝，止腰痛尤效。

破故（炒）　小茴（盐水炒）　胡芦巴（炒）各四两　杜仲三两（姜汁炒）　胡桃肉二十五个　莲蕊一两　青盐（煅）五钱　穿山甲（酥炙）三钱五分

上为末，将胡桃肉捣烂，加酒煮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下。

十补丸　方在热阵一七三。治肾脏虚冷等证。

《保命》煨肾丸　治肾肝虚损，骨痿不能起床，筋弱不能收持，及脾损谷不化，善益精缓中消谷。

杜仲（姜汤炒）　牛膝　菟藘　白蒺藜　防风　菟丝子（制）　胡芦巴　肉苁蓉（酒浸）　破故纸（酒炒）各等分　官桂减半

上将猪腰子制如食法，捣烂加炼蜜和杵千余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用温酒送下。治腰痛不起甚效。

《局方》煨肾散　治肾虚腰痛。

杜仲（姜汁炒）　花椒（炒出汁）　食盐少许

上为末，以猪腰子一枚，薄批作五、七片，以椒盐淹去腥水，掺杜仲末三钱在内，以薄荷包，外加湿纸二、三层，煨熟食之，酒下。

安肾丸　方在热阵一六七。治肾经积冷，下元衰弱。

小安肾丸　方在热阵一六八。治肾气虚寒，多溺，腰膝沉重。

石刻安肾丸　方在热阵一六九。治真气虚惫，梦遗便数，脚膝软弱。

红铅丸。一名一气丹。一名人精妙合丸。

紫河车（用头产壮盛男胎者一具，以银针挑去紫血，米泔水洗净，用酒、醋炖烂焙干）　人乳（以磁罐盛晒干者四两。或以茯苓末一两收晒至五两者亦可）　秋石（以童男女小便炼成者）四两　红铅（亦名先天梅子）五钱（此室女初次经血。扣算女子年岁，凡五千四十八日，即女子天癸将至之日，须预备锡船候取，以茯苓末收渗晒干；或以丝绵渗取，用乌梅煎汤洗下，去水晒干亦可）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重七厘。此药俗传云以人补人，得先天之气，神妙不可尽述，每丸价一两。

打老儿丸

熟地　山药（炒）各五两　牛膝（酒洗）　巴戟（枸杞汤洗，炒）　楮实子（去浮者）　枸杞　石菖蒲　远志肉（甘草汤制）　白茯苓（去筋）　杜仲（盐水炒）　北五味（蜜水拌蒸一二时，捣饼焙干）　山茱萸上各四两　小茴香　续断各三两　肉苁容（切片酥炒）五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午前、临睡，或酒或盐汤下百余丸。

肉苁蓉丸　治肾虚耳聋。

肉苁蓉（酒浸，焙）　菟丝子（酒浸煮，研）　山茱萸　白茯苓　熟地黄　人参　官桂　防风　芍药　黄芪各五钱　附子（炮）　羌活　泽泻各二钱半　羊肾一对（薄切，去筋膜，炙干）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温酒下。

四味肉苁蓉丸　方在固阵六二。治小便不禁。

黄芪丸　治虚风羸瘦，心神虚烦，筋脉拘挛，疼痛少睡。

黄芪（炙）　人参　熟地黄　白茯苓　薏苡仁　山茱萸各一两　枣仁　羌活（去芦）　当归　羚羊角屑　枸杞子　桂心各七钱半　防风　远志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温酒下，不拘时。

二丹丸　治风邪健忘，和血养神定志，内安心神，外华腠理。

丹参　天门冬　熟地黄各一两半　麦门冬　白茯苓　甘草各一两　人参　丹皮　远志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桐子大，以朱砂半两为衣。每服五、七十丸，加至百丸，空心煎愈风汤送下。

《海藏》益血丹　治大便燥，久虚亡血。

当归（酒浸，焙）　熟地黄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细嚼酒下一丸。

《集要》四神丸　治禀赋虚弱，小便频数不禁。

五味子　菟丝饼各四两　熟地黄六两　肉苁蓉一斤（去甲）

上为末，酒煮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局方》虎骨四斤丸

宣州木瓜（去穰）　天麻（去芦）　肉苁蓉（洗净）　牛膝（焙干）各一斤　附子（炮去皮脐）二两　虎骨（酥炙）一两

上先将前四味用无灰酒五升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十日，取出焙干，入附子、虎骨，共为末，用前浸药酒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盐汤送下。

加味四斤丸　治肝肾二经气血不足，足膝酸痛，步履不随，如受风寒湿毒以致脚气者，最宜服之。

虎胫骨一两（酥炙）　乳香（另研）　没药（另研）各五钱　川乌（炮去皮）一两　肉苁蓉　牛膝各一两半　天麻一两　木瓜一斤（去穰，蒸）

上各为末，先将木瓜、苁蓉捣膏，加酒糊和杵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温酒或盐汤任下。

《三因》加味四斤丸　治肾虚肺热，热淫于内，致筋骨痿弱，不能收持。

肉苁蓉（酒洗）　牛膝（酒洗）　天麻　木瓜　鹿茸（酥炙）　熟地黄　五味（酒浸）　菟丝子（酒煮）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温酒或米饮送下。刘宗厚曰：按此方云：热淫于内，而用温补，何也？然阴血衰弱，血不养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今阳燥热淫于内，故用此以养阳滋阴，阴实则水升火降矣。

金刚丸　治肾损骨痿不能起床，宜此益精。

萆薢　杜仲（姜汁炒）　肉苁蓉（酒洗）　菟丝子（制）

上用酒煮猪腰子捣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人参膏

用人参十两，细切，以活水二十盏浸透，入银石器内，桑柴火缓缓煎取十盏，滤汁，再以水十盏，煎渣取汁五盏，并入前汁，合煎成膏，磁瓶收贮。随证作汤使调服。丹溪云：多欲之人肾气衰惫，咳嗽不止，用生姜橘皮煎汤，化膏服之。浦江郑兄，五月患痢，又犯房室，忽发昏运，不知人事，手撒目暗，自汗如雨，喉中痰鸣，声如拽锯，小便遗失，脉大无伦，此阴亏阳绝之证也。予令急煎大料人参膏，仍与灸气海十八壮，右手能动。再二壮，唇口微动。遂与膏服一盏半，夜后服三盏，眼能动。尽三斤，方能言而索粥，尽五斤而痢止，至十斤而全安。若作风治则误矣。一人背疽，服内托十宣药已，多脓出，作呕，发热，六脉沉数有力，此溃疡所忌也。遂用大料人参膏，入竹沥饮之，参尽十六斤，竹伐百余竿而安。后经旬余，值大风拔木，疮复起有脓，中有红线一道，过肩胛抵右肋。予曰：急作参膏，以芎归橘皮作汤，入竹沥、姜汁饮之，尽三斤而疮溃，调理乃安。若痈疽溃后，气血俱虚，呕逆不食，变证不一者，

以参芪归术等分，煎膏服之最妙。

〔1〕“炖”原作“顿”，据文义改。

卷之五十四书集

古方八阵

和　阵

《局方》二陈汤　治痰饮呕恶，风寒咳嗽，或头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因生冷，或饮酒过多，脾胃不和等证。

陈皮　半夏（制）各三钱　茯苓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二钟，姜三五片，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加减二陈汤　治呕吐吞酸，胃脘痛，呃逆。

即前方加丁香九粒，气滞甚者，可加一二钱。

（丹溪）加味二陈汤　治食郁痰滞，胸膈不快。

苍术（米泔浸）　白术（炒）　橘红　半夏（泡）　茯苓　川芎　香附各八分　枳壳　黄连（姜炒）　甘草各五分

水盏半，煎八分，食前稍热服。

二术二陈汤　治一切呕吐清水如注。

苍术（土炒）　白术（炒）　陈皮　半夏（制）　茯苓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稍热服。虚寒者加人参、煨干姜；痰饮，加南星，倍半夏；宿食，加神曲、砂仁。

《宣明》黄芩二陈汤　治热痰。

黄芩　陈皮　半夏　茯苓等分　甘草减半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

《辨疑》柴葛二陈汤　治一切疟、暑、湿、劳、食等证。

柴胡　干葛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白术　苍术（制）　川芎　黄芩各等分（若阴疟除此味）

水二钟，姜三片，煎服。内干葛、川芎、苍术，乃发散之剂，若久疟及发散过者除之。阳分汗多，加人参、黄芪，去干葛；阴分虚者，加酒炒芍药、当归、生地；久疟，微邪潮热，加四君子汤，去祛邪之药；若欲截疟，加常山、槟榔、青皮、贝母各一钱。

桂附二陈汤　方在热阵百十五。治寒疟阙冷。

《金匮》小半夏汤　治呕吐，谷不得下，及心下有饮者。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局方》用半夏五钱，生姜二钱半，水一钟半，煎服。

《金匮》小半夏加茯苓汤　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

即前方加茯苓三两，煎法同。

《金匮》大半夏汤　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外台》云：治呕而心下痞鞕者。

半夏二升（洗完用）　人参三两　白蜜一斤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三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

《御药》大半夏汤　一名橘皮汤。治痰饮及脾胃不和。

半夏　陈皮　白茯苓各二钱

水二钟，姜五片，煎八分，温服。

茯苓半夏汤　治呕吐哕，心下坚痞，膈间有水，痰眩惊悸，及小儿等病。

白茯苓二两　半夏五钱

上每服三、五、七钱，姜、水煎服。

《宣明》橘皮半夏汤　治痰涎壅嗽久不已者，常服润燥解肌热止嗽。

陈皮五钱　半夏（制）二钱半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五片，煎七分，温服。

《灵枢》秫米半夏汤　久病不寐者神效，世医鲜用之。

秫米一升　半夏五合

上用千里长流水八升，扬之万遍，取清者五升，煮秫米、半夏，炊以苇薪，令竭至一升半，去渣，饮汁一小杯，日三服。其新病者，覆杯即卧，汗之即已；久病者，三日已也。

（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　治眩晕，及足太阴痰厥头疼。

半夏钱半　白术　神曲（炒）各一钱　麦芽　陈皮各钱半　人参　黄芪　茯苓　苍术　天麻　泽泻各五分　黄檗二分　干姜三分

上㕮咀。每服半两，水二钟，煎八分，食远热服。

《金匮》黄芩半夏生姜汤　治干呕而利者。

黄芩　生姜各三两　炙甘草　芍药各二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个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东垣）平胃散　治脾胃不思饮食，心腹胁肋胀满刺痛，呕哕恶心，吞酸噫气，体重节痛，自利霍乱，噫膈反胃等证。

厚朴（姜制炒）　陈皮（去白）各五两　苍术（去皮，米泔浸炒）八两　炙甘草三两

本方加人参、茯苓各二两，即名参苓平胃散。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七分，去渣温服。或去姜枣，入盐一小捻，单以沸汤点服亦可。如小便不利，加茯苓、泽泻；如饮食不化，加神曲、麦芽、枳实；如胃中气痛，加木香、枳实或枳壳；如脾胃困倦，加人参、黄芪；如有痰，加半夏；如便鞕腹胀，加大黄、芒硝；如脉大内热，加黄连、黄芩。

调气平胃散　治胃气不和，胀满腹痛。

厚朴（制）　陈皮　木香　乌药　白豆蔻　砂仁　白檀香各一钱　甘草五分　苍术钱半　藿香一钱二分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温服。

（钱氏）益黄散　治脾土虚寒，寒水反来侮土而呕吐不食，或肚腹作痛，或大便不实，手足逆冷等证。

陈皮一两　青皮　诃子肉（炮去皮）　炙甘草各半两　丁香二钱

上每服四钱，水煎服。

藿香正气散　治外感风寒，内停饮食，头疼寒热，或霍乱泄泻，痞满呕逆，及四时不正之气，疟痢伤寒等证。

藿香　紫苏　桔梗　白芷　大腹皮各一钱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白术　厚朴各八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热服取汗。

不换金正气散　治脾气虚弱，寒邪相搏，痰停胸膈，致发寒热，或作疟疾，或受

山岚瘴气等毒。

厚朴（姜制） 藿香 半夏 苍术（米泔浸） 陈皮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姜、枣、水煎服。

（陈氏）不换金正气散 治感冒风寒，或伤生冷，或瘴疟，或疫疠。

苍术（米泔浸炒） 厚朴（姜汁炒）各四两 橘红三两 炙甘草 半夏（制） 藿香各二两 人参 木香（湿纸裹煨） 白茯苓各一两

上每服一两，姜、枣、水煎服。

（徐氏）正气散 正胃气，进饮食，退寒疟、食疟、瘴气，脾胃滞者，用之为宜。

藿香 草果各二两 半夏（制） 陈皮 厚朴 砂仁 炙甘草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加生姜七片，枣三枚同煎，俟疟未发前，和渣服。

《济生》大正气散 治脾胃不和，为风寒湿气所伤，心腹胀闷，有妨饮食。

白术 陈皮各二钱 半夏（制） 藿香叶 厚朴（姜炒） 桂枝 枳壳 槟榔 干姜（炮）各钱 甘草（炙）五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不时温服。

（东垣）升阳益胃汤 治秋燥令行，湿热少退，脾胃虚弱，怠惰嗜卧，体重节痛，四肢不收，口苦舌干，饮食不消，大便不调，小便频数，兼见肺病，洒淅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伸故也，当升阳益胃。《良方》无黄芪、甘草、半夏、芍药四味。

人参 炙甘草 半夏（脉涩者宜用）各一钱 黄芪二钱 白术三分 白芍 防风 羌活 独活各五分 柴胡 茯苓（小便利者勿用） 泽泻（不淋者勿用）各三分 陈皮四分 黄连二分。

上㕮咀。每服三钱，渐加至五钱，生姜五片，枣二枚，水三钟，煎一钟，早饭、午饭之间温服。忌语话一二时，及酒湿助火之物。服药后，如小便毕而病反增，是不宜利小便也，当去茯苓、泽泻。若得喜食增食，初一二日间不可太饱，恐药力尚浅，胃气再伤，不得转运也。或用美食以助药力而滋胃气，慎不可淡食以损药力而助邪气之沉降也。亦可小役形体，使胃气升发，切勿大劳，致令复伤，但以胃气安静为尤善。

（海藏）白术汤 治风湿恶寒脉缓。

白术 防风 甘草

上㕮咀，加生姜煎服。

《济生》白术汤 治五脏受湿，咳嗽痰多，气喘身重，脉濡细。

白术 橘红 半夏 茯苓各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一钟半，姜五片，煎七分，食远服。

《良方》三味白术汤 方在妇人十二。治妊娠内热心痛。

《良方》四味白术汤 方在妇人十三。治妊娠胃虚恶阻。

白术散 治自汗盗汗极效。

白术半斤

上将白术切成小块，用浮麦一升，水一斗，同煮干，如白术尚硬，再加水煎透烂，取起切片，焙干为末，每服二三钱，仍用浮麦煎汤，食远调服。如治小儿，以炒黄芪煎汤，量儿大小与服。忌萝卜、辛辣炙煿之物，乳母尤忌。

《宣明》白术散 方在固阵三。治虚风多汗痿弱。

《良方》白术散 方在妇人十一。治妊娠伤寒内热等证。

调胃白术散 治脾胃不和，腹胀泄泻，身面浮肿。

白术 茯苓各二钱 陈皮 白芍药（炒） 泽泻 槟榔各一钱 木香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如肿不退，倍加白术，并枳实麸炒一钱。

白术芍药汤　治脾经受湿水泄，体重微满，困弱无力，不欲饮食，或暴泄无数，水谷不化，宜此和之。

白术（炒）　芍药（炒）各一两　甘草（炒）半两

上每用一两，水煎服。

（草窗）白术芍药散　治痛泻要方。

白术（炒）三两　芍药（炒）二两　陈皮（炒）两半　防风一两

上或煎，或丸，或散，皆可用。久泻者加炒升麻六钱。

《金匮》苓桂术甘草汤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凡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此方主之。

茯苓四两　桂枝　白术各三两　甘草二两

上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小便则利。

神术散　治伤寒头痛身热等证。

苍术二钱　川芎　藁本　甘草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煎一钟，不拘时服。

《局方》神术散　方在散阵六五。治四时瘟疫，头疼发热。

（海藏）神术汤　治风湿恶寒脉紧。

苍术　防风　甘草

上㕮咀。加葱白煎服。治刚痓无汗者，加羌活，或独活、麻黄。

《约说》沉香降气散　治阴阳壅滞，气不升降，胸膈痞塞，或留饮吞酸，胁下妨闷。

沉香二钱八分　砂仁七钱半　香附子（去毛，盐水炒）六两二钱五分　炙甘草五钱五分

上为极细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沸汤调，不拘时服，或淡姜汤亦可。

《和剂》苏子降气汤　治心腹胀满，喘促气急，消痰进食。

苏子（炒）　半夏曲　前胡　当归　陈皮　厚朴（制）各八分　桂　甘草各三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七分，不拘时服。

《医林》小降气汤　治浊气在上，痰涎壅盛。

家紫苏　台乌药　白芍　陈皮各二钱　炙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统旨》木香顺气散　治气滞腹痛胁痛。

木香　香附　槟榔　青皮　陈皮　枳壳　砂仁　厚朴（制）　苍术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局方》木香调气散

木香　白檀香　白豆蔻　丁香各二钱　炙甘草　藿香各八钱　砂仁四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沸汤点服。

流气饮子　治三焦气壅，五脏不和，胸膈痞满，肩背攻痛，呕吐气喘，痰盛浮肿等证。即外科方脉流气饮。

木香（磨汁）　槟榔　青皮　陈皮　枳壳　乌药　大腹皮　枳实　茯苓　紫苏　桔梗　防风　黄芪　当归　川芎　芍药　甘草　半夏（制）各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服。

《和剂》二十四味流气饮　调营卫，利三焦，行痞滞，消肿胀。

紫苏　陈皮　青皮　厚朴（制）　炙甘草　香附（炒）各四两　木通二两　大腹皮　丁香皮　槟榔　肉桂　木香　草果　莪术（炮）　藿香各一两半　麦冬　人参　白术　赤茯苓　木瓜　白芷　半夏　枳壳（炒）　石菖蒲各一两

上每服三钱，姜四片，枣二枚，水煎服。

七气汤　治七情之气郁结于中，心腹绞痛不可忍，及不能饮食。

半夏（制）五两　人参　肉桂　甘草（炙）各一两

上每服三、五钱，水一钟半，姜三片，煎八分服。

《三因》七气汤　治如前。按此方即《局方》四七汤也。（在后九七）

半夏五两（制）　茯苓四两　厚朴三两　紫苏二两

上每服三、五钱，姜七片，枣二枚，水煎服。

加味七气汤

即前七气汤加厚朴、茯苓各等分。

《局方》七气汤　治七情郁结，脏气互相刑[1]克，阴阳不和，挥霍撩乱，吐泻交作。

半夏（制）　厚朴　芍药　茯苓各二钱　人参　肉桂　橘红　紫苏各一钱

水二钟，加姜、枣煎服。

《指迷》七气汤　治七情相干，阴阳不得升降，气道壅滞，攻冲作疼，积聚症瘕胀满等证。

半夏　甘草各七分半　香附钱半　青皮　陈皮　桔梗　官桂　藿香　益智　莪术（煨）各一钱

上每服三、五钱，姜三片，枣一枚，水煎服。《统旨》七气汤有三棱、玄胡索、姜黄、草豆蔻，无半夏、桔梗。《济生》大七气汤有三棱，无半夏。

四磨饮　治诸逆气。

沉香　乌药　枳实　槟榔

上四味，用白汤共磨服，或下养正丹尤佳。一方用白酒磨。《济生方》用人参，无枳实。本方加木香，即名五磨饮。

《济生》疏凿饮　治水气通身浮肿，喘呼气急，烦渴，大小便不利。

泽泻　茯苓皮　木通　商陆　大腹皮　槟榔　羌活（去芦）　秦艽（去芦）　椒目　赤小豆（炒）

上㕮咀。每服六、七钱，水一钟半，姜五片，煎服。

《良方》厚朴汤　治心腹胀满。此病气壅实者之治法也。

厚朴四、五钱（姜汁炒）

加生姜五、七片，水煎，温服。或间用沉香降气散。

木香宽中散　治七情伤于脾胃，以致胸膈痞满，停痰气逆，或成五膈之病。

青皮　陈皮　丁香各四两　厚朴（制）一斤　甘草（炙）五两　白豆蔻二两　香附（炒）　砂仁　木香各三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姜、盐汤调服。若脾胃虚损之证，不可过服，或与六君子兼用之。

《良方》木香分气饮　治气滞留注四肢，腹急中满，胸膈胁肋膨胀，虚气上冲，小便臭浊。

木香　猪苓　泽泻　赤茯苓　半夏　枳壳　槟榔　灯草　苏子等分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一钟半，煎八分，入麝香末少许，食远服。

《良方》人参木香散　治水气病。

人参　木香　茯苓　滑石　琥珀　海金沙　枳壳　槟榔　猪苓　甘草等分

上㕮咀。每服一两，生姜三片，水一钟半，煎七分，日进三服，不拘时。

消导宽中汤　治气滞食滞，水肿胀满。

白术一钱半　枳实（麸炒）　厚朴（姜制）　陈皮　半夏　茯苓　山查　神曲（炒）　麦芽（炒）　萝卜子（炒）各一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小便不利，加猪苓、泽泻。

化滞调中汤 治食滞胀满。

白术钱半 人参 白茯苓 陈皮 厚朴（姜汁炒） 山查 半夏各一钱 神曲（炒） 麦芽（炒）各八分 砂仁七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食前服。胀甚者，加萝卜子炒用一钱，面食伤者尤宜用。

（索矩）三和汤 治脾湿肿满。

陈皮 厚朴（姜炒） 白术 槟榔各一钱 紫苏七分 海金沙 木通各五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宝鉴》导滞通经汤 治脾湿气不宣通，面目手足浮肿。

木香 白术 桑白皮 陈皮各五钱 茯苓一两

上㕮咀。每服七八钱，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前温服。

《良方》导水茯苓汤 治水肿，头面手足遍身肿如烂瓜之状，按而塌陷，胸腹喘满，不能转侧安睡，饮食不下，小便秘涩，溺出如割，或如黑豆汁而绝少，服喘嗽气逆诸药不效者，用此即渐利而愈。

赤茯苓 麦门冬（去心） 泽泻 白术各三两 桑白皮 紫苏 槟榔 木瓜各一两 大腹皮 陈皮 砂仁 木香各七钱半

上㕮咀。每服一、二两，水二钟，灯草一、二十根，煎八分，食煎服。如病重者可用药五两，再倍加麦冬及灯草半两，以水一斗，于砂锅内熬至一大碗，再下小铫内煎至一钟，五更空心服，袒再煎。连进此三服，自然小水通利，一日添如一日。

健脾散 和中健胃，消食快气。

人参 白术（炒） 丁香 藿香 砂仁（炒） 肉果（煨） 神曲（炒） 炙甘草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橘皮汤下。

参术健脾汤 治脾虚兼滞胀满。

人参 白茯苓 陈皮 半夏 砂仁 厚朴（姜制）各一钱 白术二钱 甘草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加神曲、麦芽、山查，消胀尤佳。

《三因》当归散 水肿之疾，多由火不养土，土不制水，故水气盈溢，脉道闭塞，渗透经络，发为浮肿、心腹胀满之证。

当归 桂心 木香 赤茯苓 木通 槟榔 赤芍药 牡丹皮 陈皮 白术各一钱半 木瓜一片

水二钟，加紫苏五叶，煎八分，不拘时服。

当归活血散 治瘀血胀满。

赤芍药 归尾（酒洗） 生地黄各钱半 桃仁（去皮尖，炒） 红花（酒洗）香附（童便浸）各一钱 川芎 牡丹皮 玄胡索 蓬术（炮）各八分 三棱（炮）青皮各七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前服。

《局方》五皮散 治风湿客于脾经，以致面目虚浮，四肢肿满，心腹膨胀，上气急促，兼治皮水、胎水。

五加皮 地骨皮 大腹皮 茯苓皮 生姜皮等分

上咀。每服三钱，水一大钟，煎七分，热服无时。

《澹寮》五皮散 治病后身面四肢浮肿，小便不利，脉虚而大。此由诸气不能运行，散漫于皮肤肌腠之间，故令肿满，此药最宜。

大腹皮 陈皮 生姜皮 桑白皮（炒） 赤茯苓皮各等分

上叹咀。每服五、六钱，水一大钟，煎八分，不拘时温服，日三次。忌生冷、油腻、坚硬之物。

沉香琥珀丸　治水肿一切小便不通难治之证。

沉香　郁李仁（去皮）　葶苈（炒）各两半　琥珀　杏仁（去皮尖）　紫苏　赤茯苓　泽泻各半两　橘红　防己各七钱半

上为细末，炼蜜丸，梧子大，以麝香为衣。每服二十五丸，渐加至五、七十丸，空心人参汤送下，量虚实增减。

法制陈皮　消食化气，宽利胸膈，美进饮食。

茴香（炒）　甘草（炙）各二两　青盐（炒）一两　干姜　乌梅肉各半两　白檀香二钱半

上六味，共为末，外以广陈皮半斤，汤浸去白，净取四两，切作细条子。用水一大碗，煎药末三两，同陈皮条子一处慢火煮，候陈皮极软，控干，少时用余剩干药末拦匀，焙干。每服不拘多少，细嚼温姜汤下，无时。

《家秘》祛痛散　治诸般心气痛，或气滞不行，攻刺心腹，痛连胸胁，小肠吊疝，及妇人血气刺痛。此方屡用，无不神效。

青皮　五灵脂（去石）　川楝子　穿山甲　大茴香各二钱　良姜（香油炒）　玄胡索　没药　槟榔各钱半　沉香一钱　木香钱二分　砂仁少许

上咀，用木鳖子仁一钱二分，同前药炒令焦燥，去木鳖不用，共为细末。每服一钱，加盐一星，用酒或滚水送下。

调痛散　治脾痛气膈。

木香　丁香　檀香　大香附　台乌药　莪术　肉桂　片姜黄　白生姜　白豆蔻　砂仁　炙甘草等分

上咀。每服二钱半，加紫苏四叶，煎汤服。

丁香止痛散　方在热阵百八。治心痛。

《良方》乌药散　治血气壅滞，心腹作痛。

乌药　莪术（醋浸炒）　桂心　桃仁　当归　青皮　木香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

《奇效》手拈散　治心脾气痛。

延胡索　五灵脂　草果　没药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三钱，不拘时，热酒调下。

《良方》游山散　治心脾痛。此药极奇，叶石林游山，见一小寺颇整洁，问僧所以仰给者，则曰：素无田产，亦不苦求，只货数药以赡，其脾疼药最为流布。有诗云：

草果玄胡索，灵脂并没药。

酒调一、二钱，一似手拈却。

上等分为末。每服三钱，不拘时温酒调下。

舒筋汤　一名如神汤。治闪肭血滞，腰腹疠痛，及产后血滞作痛者更妙。

当归　玄胡索　桂心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温酒调服。一方加杜仲、牛膝、桃仁、续断亦可。

（丹溪）玄桂丸　治死血留胃脘，当心作痛。

玄胡索一两半　官桂　红花　红曲　滑石各五钱　桃仁三十粒

上为细末，汤浸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四十丸，姜汤下。

（洁古）枳术丸　治痞积，消食强胃。

枳实（去瓤，麸炒）一两　白术（麸炒）二两

上为末，荷叶裹烧饭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术汤下。但久服之，令人胃

气强实，不复伤也。东垣橘皮枳术丸，即前方加陈皮一两，半夏二两，即名橘半枳术丸。

香砂枳术丸　破滞气，消宿食，开胃进食。

木香　砂仁各五钱　枳实（麸炒）一两　白术（米泔浸炒）二两

上制，服如枳术丸法。

曲蘗枳术丸　治强食多食，心胸满闷不快。

神曲（炒）　麦蘗（炒）　枳实（麸炒）各一两　白术二两

上制，服如枳术丸法。

（东垣）木香人参生姜枳术丸　开胃，进饮食。

木香三钱　人参五钱　干生姜二钱半　陈皮四钱　枳实一两（炒）　白术一两半

上为细末，荷叶烧饭为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前温水下。

《直指》加味枳术丸　治脾胃虚弱，食积气滞，胸腹胀满。常服进食宽中，和畅脾胃。

白术（泔浸土炒）二两　枳实（麸炒）一两　神曲（炒）　麦芽（炒）　陈皮　山查　香附（炒）各一两　砂仁（炒）半两

如前法丸服。

（丹溪）枳实丸　专治食积癖块。

枳实　白术　山查　麦芽　神曲　半夏各一两　苍术　陈皮各五钱　木香钱半　姜黄三钱

荷叶蒸饭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食后姜汤下。

《医统》大健脾丸　又名百谷丸。徐东皋曰：此方健脾养胃，滋谷气，除湿热，宽胸膈，去痞满。久服强中益气，百病不生。

人参　白茯苓（饭上蒸）　广陈皮各二两　枳实（饭上蒸）　青皮（米醋洗）　半夏曲（炒）　山查肉（饭上蒸）各一两　白术（土炒）三两　谷芽（炒）一两六钱　白豆蔻（炒）　广木香各五钱　川黄连一两六钱（同吴茱萸五钱浸炒赤色，去茱萸）

上为末，用长流水煮荷叶老米粥捣丸，绿豆大。每服百丸，食前白汤下。愚按：此方虽佳，但脾多畏寒，若非有火，当去黄连，或仍加炮姜一、二两为妙。

（杨氏）启脾丸　治脾胃不和，气不升降，中满痞塞，心腹膨胀，肠鸣泄泻，不思饮食。

人参　白术　陈皮　青皮（去瓤）　神曲（炒）　麦芽（炒）　砂仁　厚朴　干姜各一两　甘草两半（炙）

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前细嚼，米饮下。

和中丸　治久病厌厌不能食，而脏腑或秘或溏，此皆胃虚所致。常服之，和中理气，消痰积，去湿滞，厚肠胃，进饮食。

白术（麸炒）二两四钱　厚朴（姜制）二两　陈皮一两六钱　半夏（汤泡）一两　槟榔五钱　枳实五钱　炙甘草四钱　木香二钱

上用生姜自然汁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远温水送下。

（东垣）和中丸　开胃进食。

人参　白术各三钱　干姜（炮）　甘草（炙）　陈皮各一钱　木瓜一枚

上为末，蒸饼为丸，桐子大。食前白汤下三、五十丸。

养胃进食丸　治脾胃虚弱，心腹胀满，面色痿黄，肌肉消瘦，怠惰嗜卧，或不思食。常服滋养脾胃，进饮食，消痰涎，辟风寒湿冷邪气。

人参　白茯苓　白术（泔浸，炒）　厚朴（姜炒）各二两　神曲二两半（炒）

大麦蘖（炒） 橘红各一两半 甘草（炙）一两 苍术（坚小而甘者，米泔浸去皮）五两（炒）

上九味，为末，水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前米汤或姜汤送下。

消食丸 治一切食积停滞。

山查 神曲（炒） 麦芽（炒） 萝卜子 青皮 陈皮 香附各二两 阿魏一两（醋浸另研）

汤泡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远姜汤下。

《济生》导痰汤 治一切痰涎壅盛，或胸膈留饮，痞塞不通。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南星 枳壳（炒）

上等分，每服六钱，水二钟，姜五片，或十片，煎七分，食后服。

（海藏）五饮汤 一留饮，在心下。二澼饮，在胁下。三痰饮，在胃中。四溢饮，在膈上。五流饮，在肠间。凡此五饮，以酒后饮冷过多所致。

旋覆花 人参 橘红（炒） 枳实 厚朴（姜汁炒） 半夏 茯苓 泽泻 白术 猪苓各八分 前胡 桂心 芍药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十片，煎八分，不拘时服。饮酒伤者，加葛根、砂仁。

《外台》茯苓饮 治胸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三两 枳实二两 陈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茯苓饮子 治痰迷心窍，怔忡不止。

陈皮 半夏 茯苓 茯神 麦冬各钱半 沉香 甘草各五分

上水一钟半，姜五片，煎七分服。

千缗汤 治痰喘不得卧，人扶而坐，一服即安。

半夏（泡）七个 炙甘草 皂角（炙）各一寸 生姜一指大

水一钟半，煎七分，不拘时服。

玉液汤 治七情所伤，气郁生涎，随气上逆，头目眩晕，心懵忪悸，眉棱骨痛。

半夏大者六钱（汤泡七次，切片）

上作一服，水钟半，姜十片，煎七分，入沉香末少许，不拘时温服。

《局方》四七汤 治七情之气结成痰涎，状如破絮，或如梅核，在咽喉之间，咯不出，咽不下，此七情所为也。或中脘痞满，气不舒快，痰饮呕恶，皆治之。

半夏（汤泡）钱半 茯苓一钱二分 苏叶六分 厚朴（姜制）九分

水一钟半，生姜七片，红枣二枚，煎八分，不时服。

《得效》加味四七汤 治心气郁滞，豁痰散惊。

半夏（制）二钱半 厚朴（制） 茯苓各一钱半 苏叶 茯神各一钱 远志 石菖蒲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加姜、枣煎服。

《玉机》泽泻汤 治心下有支饮，苦眩冒。

泽泻五钱 白术二钱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

朱砂消痰饮 治痰迷心窍，惊悸怔忡。

胆星五钱 朱砂二钱半（另研） 麝香二分（另研）

上为末，临卧姜汤调下一钱。

《深师》消饮丸 治停饮胸满呕逆，腹中水声，不思饮食。

白术二两（炒） 茯苓五钱 枳实（炒） 干姜（炮）各七钱

上为细末，蜜丸，桐子大。温水下三十丸。

《秘方》星香丸　治诸般气嗽生痰。

南星（矾水泡一宿）　半夏（制同上，共泡之）　香附（皂角水浸一周时）各二两　陈皮（去白）四两

上不见火为末，姜汁糊丸。每服五十丸，临卧姜汤送下。

祛痰丸　治风痰头旋恶逆，胸膈不利。

南星（生）　半夏（生）　赤茯苓　橘红　干姜（炮）等分

上为细末，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不拘时，米饮送下。

天花丸　亦名玉壶丸。治消渴引饮无度。

人参　天花粉各等分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麦门冬汤下。

《局方》玉壶丸　治风痰头痛，亦治诸痰。

南星（生）　半夏（生）各一两　天麻五钱　白面三两

上为末，水和为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用水一大盏，煎沸入药，煮令药浮即熟，漉出放温，别用生姜汤下。

一方：用南星、半夏各二两俱制，天麻、白矾各五钱，共为末，以姜汁糊丸，如胡椒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

玉液丸　治风热痰涎壅盛，利咽膈，清头目，止咳嗽，除烦热。

半夏（汤泡，焙为细末）　枯矾（研细）各十两　寒水石（煅赤为末，水飞）三十两

上研匀，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淡姜汤下。

（洁古）玉粉丸　治气痰咳嗽。

南星　半夏各一两（俱汤浸）　橘红二两

上为末，汤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人参、生姜汤任下，食后。

《瑞竹》杏仁丸　治久嗽，及老人咳嗽，喘急不已，睡卧不得，服此立效。

杏仁（去皮尖，炒）　胡桃肉（去皮）

上等分，研为膏，加炼蜜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细嚼，姜汤下。

许学士神术丸　治痰饮。此足阳明、太阳治湿发散之剂也。

茅山苍术一斤（米泔浸一宿，去皮切片，焙干为末）　生油麻五钱（水二盏研细取浆）　大枣十五个（煮取肉，研，旋入麻浆拦和药）

上三味，和丸，桐子大，日干。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温酒下。

《三因》曲术丸　治中脘宿食留饮，酸蜇心痛，嘈杂，口吐清水。

神曲（炒）三两　陈皮一两　苍术（米泔浸三宿，切炒）一两半

上为末，生姜汁别煮神曲糊为丸。姜汤送下。

《百一》三仙丸　治一切湿痰痰饮，胸膈烦满，痰涎不利，头目不清。

南星　半夏　香附各等分。

上南星、半夏以滚汤泡过为末，用生姜自然汁和，不可太软，用楮叶或荷叶包住，外以蒲包再包，盒曲之令发黄色，晒干收用。须五六月内造如盒曲之法。每制丸药，用药二两，香附一两，同为细末，面糊为丸，绿豆大。每服四、五十粒，食后姜汤下。

青州白丸子　治男妇风痰壅盛，手足瘫痪，呕吐涎沫，牙关紧急，痰喘麻木，及小儿惊风呕吐。

半夏七两　南星三两　白附子二两　川乌半两（俱生用）

上俱研，罗为细末，用生绢袋盛，以磁盆盛井花水摆洗粉出，未出者，以手揉摆，再擂再摆，以尽为度。然后日晒夜露，每日一换新水，搅而复澄，春五，夏三，秋七，

冬十日，去水晒干，白如玉片。以糯米粉作稀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二十丸，生姜汤下，无时。如瘫痪，用酒下；小儿惊风，薄荷汤下五、七丸。

《局方》琥珀寿星丸

天南星一斤　朱砂二两（研）　琥珀一两（研）

上先掘地坑，深二尺，用炭火五斤，于坑内烧热红，取出炭扫净，以好酒一升浇之。将南星乘热下坑内，用盆急盖，以泥壅护，经一宿取出，焙干为末，同二味和匀，用生姜汁打面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煎人参汤空心送下，日三服。

一方用琥珀四两，朱砂一两，仍用猪心血三个，和药末内加糊为丸，如前服。

《指迷》茯苓丸　治人有臂痛，手足不能举，或时左右转移。此伏痰在内，中脘停滞，脾气不能流行，上与气搏，脾属四肢而气不下，故上行攻臂，其脉沉细者是也。但治其痰，则臂痛自止。及妇人产后发喘，四肢浮肿者，用此则愈。此治痰第一方也。

半夏（制）二两　茯苓一两　枳壳（炒）半两　风化硝一钱半

上为末，姜汁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姜汤下。累有人为痰所苦，夜间两臂常觉抽掣，两手战掉，至于茶钟亦不能举，随服随效。

又简易方：治痰饮流注疼痛。止用大半夏二两，风化硝一两，为末，以姜汁煮糊丸，桐子大。姜汤下十五丸。痰在上，临卧服；在下，食前服。

（丹溪）白螺丸　治痰饮积胃脘痛。

白螺蛳壳（墙上年久者，烧）　滑石（炒）　苍术　山栀　香附　南星各一两　枳壳　青皮　木香　半夏　砂仁各五钱

上为末，生姜汁浸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三、四十丸，姜汤下。春，加川芎；夏，加黄连；冬，加吴茱萸，各五钱。

（丹溪）润下丸　降热痰甚妙。

半夏二两（依橘红制）　南星（依橘红制）　炙甘草　黄芩　黄连各一两　橘红半斤（以水化盐五钱拌匀，煮干，焙）

上为末，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汤下。

《集成》润下丸　治胸膈停痰，降痰甚妙。

橘红一斤（盐五钱，同水浸煮干）　甘草（炙）一两

上为末，汤浸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

（丹溪）黄栝蒌丸　治食积作痰，壅滞喘急。

栝蒌仁　半夏　山查　神曲（炒）等分

上为末，栝蒌汁丸。姜汤下五十丸。

（丹溪）杏仁萝卜子丸　治气壅痰盛咳嗽。

杏仁　萝卜子（炒）各一两

上为末，粥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

《金匮》陈皮汤　治呕吐呃逆。

陈皮四两　生姜半斤。

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本事》竹茹汤　治胃热呕吐。

半夏（姜汁制）　干葛各三钱　甘草二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钟，姜三片，竹茹一弹许，枣一枚，同煎七分，去柤温服。

橘皮竹茹汤　治吐利后，胃虚膈热，呃逆者。

人参　竹茹　橘红各二钱　甘草（炙）一钱

水一钟半，生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温服。

二汁饮　治反胃。

甘蔗汁二分　姜汁二分

二味和匀，每温服一碗，日三服则吐止。

（东垣）葛花解醒汤　治饮酒太过，痰逆呕吐，心神烦乱，胸膈痞塞，手足颤摇，饮食减少，小便不利。

人参　白术　茯苓　砂仁　白豆蔻　葛花各一钱　青皮　陈皮　猪苓　泽泻各七分　神曲　木香各五分

水二钟，生姜五片，煎七分，食远稍热服。取微汗，酒病去矣。或为末，姜醋汤调服二、三钱亦可。

《金匮》猪苓散　治呕吐，病在膈上，思水者。

猪苓　茯苓　白术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大全》人参散　治脾胃虚寒，霍乱吐泻，心烦腹痛，饮食不入。

人参　当归　厚朴　橘红各二钱　干姜（炮）　炙甘草各五分

加枣一枚，水煎服。

《澹寮》六和汤　治夏秋暑湿伤脾，或饮冷乘风，多食瓜果，以致客寒犯胃，食留不化，遂成痞膈霍乱呕吐，及广南夏月瘴疾寒热等证。

半夏　人参　炙甘草　砂仁　杏仁各一钱　赤茯苓　扁豆（炒）　藿香　木瓜各二钱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二钟，生姜三片，枣一枚，煎，温服。

一方有白术、香薷、厚朴各一钱，名六和半夏汤。

《良方》丁香散　治霍乱呕吐不止。

丁香五分　藿香　枇杷叶（拭去毛）各二钱

上㕮咀。水一钟半，姜一片，煎六分，热服。

《局方》丁香半夏丸　治胃寒呕吐吞酸。

丁香一两　红豆（炒）　半夏（制）　白术（炒）各二两　陈皮三两

上为末，姜汁打糊丸，胡椒大。每服二、三十丸，姜汤下。

《局方》半夏丁香丸　治脾胃宿冷，胸膈停痰，呕吐恶心，吞酸噫腐，心腹否满，不思饮食。

肉豆蔻　丁香　木香　藿香　人参　陈皮（去白）各二钱　半夏（制）三两

上为细末，姜汁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

《和剂》大七香丸　治脾胃虚冷，心膈噎塞，渐成隔气，及脾泄泻痢，反胃呕吐。

香附二两　麦芽（炒）一两　砂仁　藿香　官桂　甘草　陈皮各二两半　丁香三两半　甘松　乌药各六钱半

上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嚼啐，盐酒、盐汤任下。忌生冷、肥腻。

《良方》许仁则半夏丸　治胃冷呕逆不食。

半夏（洗去滑）一斤　小麦面一斤

上水和丸，弹子大，水煮熟。初服四、五丸，二服加至十四、五丸，旋煮间服之。

万氏定喘汤　治诸喘久不愈。按此方必风痰在肺者乃可用，他则忌之。

白果三七枚（去壳切碎，炒）　款冬花　桑白皮（蜜炒）　麻黄　制半夏各三钱　苏子二钱　黄芩（微炒）　杏仁各钱半　甘草一钱

水三钟，煎二钟，作二次服。不拘时，徐徐饮。

歌曰：诸病原来有药方，惟愁齁喘最难当。麻黄桑杏寻苏子，白果冬花用更良，甘草黄芩同半夏，水煎百沸不须姜。病人遇此仙丹药，服后方知定喘汤。

《局方》人参定喘汤　治肺气上喘，喉中有声，坐卧不安，胸膈紧痛，及治肺感寒邪，咳嗽声重。

人参　麻黄　阿胶　半夏曲　五味子　粟壳　甘草各八分　桑白皮钱半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后服。

《良方》百合汤　治肺气壅滞，咳嗽喘闷，多渴，腰膝浮肿，小便淋沥。

百合　赤茯苓　陈皮　桑白皮　紫苏　大腹皮　枳壳　马兜铃　人参　猪苓　炙甘草　麦冬各一钱

上分二服。每服水一钟半，姜一片，枣一枚，煎七分，不拘时温服。

《局方》五虎汤　治风寒所感，热痰喘急。

麻黄七分　细茶八分　杏仁（去皮尖）一钱　石膏一钱半　甘草四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服。

《三因》神秘汤　治上气喘急不得卧。

人参一钱　陈皮　桔梗　紫苏各钱半　、五味子十五粒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

《直指》神秘汤　治水气作喘。

人参　陈皮　桔梗　紫苏　半夏　桑白皮　槟榔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五味子十五粒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温服。

萝卜子汤　治积年上气喘促，唾脓血不止，而气实者宜之。

萝卜子一合（研碎）

水煎，食后服，其效如神。

《三因》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上气喘急，身与面目俱浮，鼻塞声重，不闻香臭，胸膈胀满，将成肺痈。

甜葶苈（炒，研细）三钱　大枣十枚（去核）

水二钟，先煎大枣至一钟，去枣入葶苈，煎至八分，食后服，须先服小青龙汤二服方用此。

苏子煎　治上气咳嗽。

苏子　杏仁　生姜汁　生地黄汁　白蜜各一斤

上将苏子捣烂，以二汁和之，绢绞取汁，又捣又和，如此六、七次则味尽，乃去柤，以蜜和之，置铜器中，于汤上煎之如饴。每服二匙，日三次，夜一、二次，病愈即止。

《医林》杏仁煎　治喘嗽。

杏仁（去皮尖，炒）　胡桃肉（去皮）

上等分，研膏，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临卧细嚼，姜汤送下。一方以胡桃肉三枚，姜三片，临卧嚼服，饮汤三、四口，再嚼再饮就卧，止嗽无痰。

《良方》杏仁膏　治咳嗽喘急，喉中枯燥如物塞，兼唾血不止。

杏仁二两（去皮尖，炒研如膏）　真酥三两　阿胶二两（研炒为末）　生姜汁一合　白蜜五合　苏子二两（微炒研膏）

上和匀，银锅内慢火熬成膏。每服一匙，不拘时，米饮调下。

《良方》前胡散　治心胸烦热不利，咳嗽涕唾稠粘。

前胡　桑白皮　麦门冬　贝母各钱半　甘草（炙）五分　杏仁（去皮尖）一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温服。

《济生》百花膏　治咳嗽不已，或痰中有血。

百合（蒸，焙干）　款冬花等分

上为细末，炼蜜丸，龙眼大。临卧细嚼一丸，姜汤下。

《本事》枳壳散　治心下痞闷作痛，嗳气如败卵。

枳壳　白术各五钱　香附一两　槟榔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日二、三服，不拘时。

保和汤　治中染瘴气，发热呕吐，腹满不食。

厚朴（姜制）　半夏（制）　大腹皮（黑豆水洗）　橘红各八分　柴胡　枳壳　甘草各五分　生姜三钱（煨）

水煎温服。

十味保和汤　治胃虚气滞作嗳。

人参　白术　茯苓　半夏（制）　陈皮各一钱　藿香　香附　砂仁各六分　炙甘草　木香各三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二枚，煎七分，食前温服。

（丹溪）六郁汤　能解诸郁。

香附二钱　橘红　苍术　抚芎　半夏（炮）各一钱　赤茯苓　栀子（炒）各七分　炙甘草　砂仁各五分

水一钟，姜三片，煎八分，温服。气郁，加乌药、木香、槟榔、紫苏、干姜，倍砂仁、香附；湿郁，加白术；热郁，加黄芩，倍栀子；痰郁，加南星、枳壳、小皂荚；血郁，加桃仁　红花、丹皮；食郁，加山查、神曲、麦芽。

《局方》三和散　治七情气结，脾胃不和，心腹痞满，大便秘涩。

羌活　苏叶　木瓜　大腹皮　沉香各一钱　木香　槟榔　陈皮　白术　川芎　炙甘草各七分半

上咀，分二服，每服水一钟，煎六分，不拘时服。

（丹溪）生韭饮　治食郁久则胃脘有瘀血作痛，大能开提气血。

生韭（捣取自然汁一盏，加温酒一、二杯同服）

上先以桃仁连皮细嚼数十枚，后以韭汁送下。

《三因》温胆汤　治气郁生涎，梦寐不宁，怔忡惊悸，心虚胆怯，变生诸证。

半夏（汤泡）　枳实　竹茹各一两　陈皮一两五钱　茯苓七钱　炙甘草四钱

每服四、五钱，生姜七片，枣一枚，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一方有远志一两。

十味温胆汤　治证同前，兼治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梦遗精滑等证。

半夏（汤泡）　枳实（麸炒）　陈皮各二钱　白茯苓钱半　人参　熟地　枣仁（炒）　远志（制）　五味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生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越鞠丸　治六郁胸膈痞满，或吞酸呕吐，饮食不和，疮疥等证。

香附　山查　神曲（炒）　麦芽（炒）　抚芎　苍术　栀子（炒）各等分

上为末，水调神曲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滚汤下。丹溪越鞠丸，无山查、麦芽。

流气丸　治五积六聚，癥瘕痞块，留饮之疾。是皆郁气客于肠胃之间，皮肤之下，久而停留，变而为痞。此药能通滞气，和阴阳，消旧饮，虽年高气弱，亦可缓缓服之。

木香　小茴香　橘红　菖蒲　青皮　广朮（炮）　槟榔　萝卜子　神曲（炒）　麦芽（炒）　枳壳（麸炒）　补骨脂（炒）　砂仁　荜澄茄各一两

上为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细嚼白豆蔻仁一枚，食后白汤送下。

（严氏）五膈散　治五膈五噎。

人参 白术 甘草 白豆蔻 半夏 桔梗 干姜 茇澄茄 木香 杵头糠 沉香各三分 枇杷叶五片（炙，去毛）

水二钟，姜七片，煎七分，温服。

《局方》五膈宽中散 治七情四气伤于脾胃，以致阴阳不和，遂成膈噎，一切气逆并治。

青皮 陈皮各五钱 香附（童便浸炒） 厚朴（姜汁炒） 甘草各六钱 白豆蔻 砂仁 丁香 木香各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盐汤点服。

《选要》十膈散 治十般膈气。风、冷、气、热、痰、食、水、忧、思、喜。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陈皮 枳壳（麸炒） 神曲（炒） 麦芽 干姜（炮） 官桂 诃子（煨） 三棱（炮） 莪术（炮）各一两 厚朴（姜炒） 槟榔 木[illegible]）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白汤调服。如脾胃不和，腹满胀闷，用水一钟，姜五片，枣一枚，盐少许，煎七分服。

《局方》五噎散 治胸膈痞闷，诸气结聚，胁肋胀满，痰逆恶心，不进饮食。

白术 南星（制） 半夏曲 枳壳（麸炒） 青皮 草果 麦芽 大腹皮 干姜 丁香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姜五片，煎七分，不拘时服。

嘉禾散 一名谷神散。治脾胃不和，胸膈痞闷，气逆生痰，不进饮食，五膈五噎。

白茯苓 砂仁 薏仁（炒仁） 枇杷叶（去毛，姜炙） 桑白皮（炒） 沉香（磨汁） 五味子 白豆蔻 炙甘草 丁香 人参 白术各五分 木香（磨汁） 青皮 陈皮 杜仲（姜汁炒） 谷芽（炒） 藿香 大腹皮（洗） 石斛（酒炒） 半夏曲（炒） 神曲（炒） 随风子 槟榔各三分

上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五噎，入柿干一个；膈气吐逆，入薤白三寸，枣五枚同煎。

《局方》人参豆蔻汤 治嗝噎，宽中顺气。

人参 炙甘草 白豆蔻 石菖蒲各五分 白术 陈皮 半夏曲 萝卜子(炒研) 当归 厚朴各八分 藿香 丁香各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粟米一撮，煎七分服。

《良方》紫苏子饮 治嗝噎上气咳逆。因怒未定，便夹气饮食，或食饮毕便怒，以致食与气相逆，遂成隔噎之候。

真苏子 诃子（煨） 萝卜子（微炒） 杏仁（去皮尖，麸炒） 人参各一钱 木香五分 青皮 炙甘草各二钱

上咀。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服。

枇杷叶煎 治五噎立效。

枇杷叶（拭去毛尖） 橘红各三钱 生姜半两

水一钟半，煎七分，作二次温服。

《统旨》补气运脾汤 治中气不运，噎塞。

人参二钱 白术三钱 黄芪一钱（炙） 橘红 茯苓各钱半 砂仁八分 甘草（炙）五分

水一钟半，姜一片，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利膈散 治胸痹膈塞不通。

人参 白术 陈皮 赤茯苓 前胡各一钱 干姜 桂心 诃子 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半，姜五片，煎七分，频频服之效。

《发明》人参利膈丸　治胸中不利，痰逆喘满，利脾胃壅滞，治隔噎圣药。按此方必隔噎而大便秘结者乃可用。

人参　当归　藿香各一两　木香　槟榔各七钱　枳实（炒）　甘草各八钱　厚朴（姜炒）　大黄（酒浸）各二两

上为末，滴水丸，桐子大。温水送下三十丸。

草豆蔻丸　治酒积胃口痛，咽膈不通。

草豆蔻（煨）　白术各二两　麦芽（煨）　神曲（炒）　黄芩　半夏（炮）各五钱　枳实（炒）二两　橘红　青皮各三钱　干姜二钱　炒盐五分

汤浸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百丸，煎白汤下。按：此方当去黄芩，庶乎不滞。

（东垣）清暑益气汤　治暑热蒸人，四肢倦怠，胸满气促，肢节疼痛，身热而烦，小便黄数，大便溏泻，自汗口渴，不思饮食。

人参　黄芪　升麻　苍术各一钱　白术（炒）　神曲（（炒）各五分　陈皮　炙甘草　黄檗　麦冬　当归各五分　干葛　五味　泽泻　青皮各三分

水煎温服。

《局方》香薷饮　治一切暑热腹痛，或霍乱吐利烦心等证。按此方惟治阳暑，阴暑不宜用。

香藿一斤　厚朴（制）　白扁豆（炒）各半斤

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五物香薷饮　治一切暑毒腹痛，霍乱吐泻，或头痛昏愦等证。

香薷　茯苓　白扁豆　厚朴　炙甘草各一钱

上为咀。水一钟半，煎服。本方加黄连，即名黄连香薷饮。

《百一》十味香薷饮　治伏暑身体倦怠，神昏头重吐泻等证。

香薷二钱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厚朴（姜炒）　陈皮　白扁豆（炒）各一钱　木瓜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

黄连香薷饮　治阳暑中热。

黄连四两　香薷一斤　厚朴半斤

每服四钱，如前煎服。

《局方》缩脾饮　解伏暑，除烦渴，消暑毒，止吐泻霍乱。

白扁豆（炒）　干葛各二两（一作干姜）　炙甘草　乌梅肉　砂仁　草果各四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煎冷服。

《局方》七味渗湿汤　治寒湿所伤，身体重著，如坐水中，小便或赤涩，大便溏泄。因坐卧湿地，或阴雨之所袭也。

久甘草　苍术　白术各一钱　茯苓　干姜各二钱　丁香　橘红各二分半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食前服。

清热渗湿汤　方在寒阵百十一。治湿热浮肿，小水不利。

《金匮》防己黄芪汤　治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

防己　黄芪（去芦）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白术七钱半

上㕮咀。每用五钱，生姜四片，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加芍药；气上冲者，加桂枝；下有陈寒者，加细辛。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百一》除湿汤　治中湿身体重著，腰腿痠疼，大便溏，小便或涩或利。

半夏曲　苍术　厚朴　茯苓各钱半　陈皮七分　藿香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七片，枣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羌活胜湿汤　治外伤湿气，一身尽痛者。此方通治湿证。

羌活　独活各二钱　藁本　防风各钱半　蔓荆子　川芎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温服。如身重腰痛沉沉然，经有寒也，加酒防己五分，附子五分。

（东垣）升阳除湿汤　治脾胃虚弱，不思饮食，肠鸣腹痛，泄泻无度，小便黄，四肢困弱。

升麻　柴胡　羌活　防风　半夏　益智仁　神曲　泽泻各五分　麦蘖面　陈皮　猪苓　甘草各三分　苍术一钱

上㕮咀。作一服，水三大盏，生姜三片，枣二枚，煎至一盏，去柤，空心服。

《拔萃》升阳除湿防风汤　治下痢下血，大便秘滞，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或下白脓。慎勿利之，举其阳则阴自降矣。

防风二钱　白术　白茯苓　白芍药各一钱　苍术（酒浸去皮，炒）四钱

上先将苍术用水一钟半，煎至一钟，入诸药同煎至八分，食前服。

《三因》白术酒　治中湿骨节疼痛。

白术一两

用酒三盏，煎一盏，不拘时频服。不能饮酒者，以水代之。

《仲景》五苓散　治暑热烦躁，霍乱泄泻，小便不利而渴，淋涩作痛，下部湿热。

白术　猪苓　茯苓各七钱半　肉桂五钱　泽泻一两二钱半

古法为细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日三服。今法以水煎服。

加减五苓散　治湿热黄疸，小水不利。

即前五苓散去肉桂，加茵陈各等分。

加味五苓散　治湿胜身痛，小便不利，体痛发渴。此太阳经解表渗利之剂，治风湿、寒湿药也。

即前五苓散加羌活。

《金匮》茵陈五苓散　治黄疸。

茵陈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上和匀，先食饮方寸匕，日三服。

柴胡茵陈五苓散　治伤寒、温湿、热病发黄，小便赤黑，烦渴发热。此以汗下太早，湿热未除，以致遍身发黄，尝用此治之甚效。

五苓散一两　加茵陈半两　车前子一钱　木通　柴胡各一钱半

上分二服，用水一钟半，灯草五十茎，煎服。连进数服，小便清利而愈。因酒后者，加干葛二钱。

四苓散

即前五苓散去肉桂。

（仲景）猪苓汤　治伤寒下后，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及少阴病下利，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尽，服七合，日三服。

茯苓汤　治湿热泄泻，或饮食泄泻。

茯苓　白术（炒）各五钱

上用水煎，食前服。一方有芍药等方，名白术散。

胃苓汤　治脾湿太过，泄泻不止。

陈皮　厚朴　甘草　苍术　白术　茯苓　泽泻　猪苓　肉桂各等分

每服五、六钱，姜五片，枣二枚，水煎服。

橘半胃苓汤　治呕吐泄泻，胀满不下，食不知味。

橘红　半夏（制）各一钱　苍术（米泔浸炒）　白术（炒）　厚朴　炙甘草　人参　茯苓　泽泻　茅根各二钱　姜汁（数匙）

水二钟，煎一钟，入姜汁再煎一、二沸，陆续饮之。

柴苓汤　治身热烦渴泄泻。

白术　茯苓　泽泻　柴胡　猪苓　黄岑

上水煎服。

加减柴苓汤　治诸疝。此和肝肾、顺气、消疝、治湿之剂。

柴胡　甘草　半夏　茯苓　白术　泽泻　猪苓　山栀（炒）　山查　荔核（煨）各等分

上㕮咀。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局方》真人养脏汤　治大人小儿冷热不调，下痢赤白，或如脓血、鱼脑，里急后重，脐腹疠痛；或脱肛坠下，酒毒便血，并治之。

人参　当归　诃子　肉豆蔻（面煨）　炙甘草　木香各一钱　芍药　白术各三钱　肉桂五分　粟壳（蜜炙）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脏寒者，加附子一钱。

《良方》草果散　治中寒泄泻，腹痛无度。

厚朴（姜汁炒）二两　肉豆蔻（面煨）　草豆蔻（煨）各十个

上每服三钱，姜、水煎服。

《经验》大橘皮汤　治湿热内甚，心腹胀满，水泻，小便不利。

橘皮　槟榔各一钱　滑石　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各二钱　官桂　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消食导气饮　治凡遇气怒便作泄泻，此必因怒挟食所致。其有脾土本虚，不胜肝气者，此方主之。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川芎　半夏　青皮　陈皮　枳实　香附　神曲　砂仁　木香　上酌虚实增减用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温服。

《外台》黄芩汤　治干呕下利。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桂枝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

秘传斗门方　治毒痢脏腑撮痛，脓血赤白，或下血片，日夜不息，及噤口恶痢，里急后重，全不进食，久渴不止，他药不能治者，立见神效。

干姜（炒）四钱　粟壳（蜜炙）八钱　地榆　甘草（炙）各六钱　白芍药（炒）三钱　黑豆（炒，去皮）一两半

上㕮咀，可分三、四贴，用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热服。

治痢简易八方

《外台秘要》方：治痢下白脓不止。用白面一味炒熟，捣筛，煮米粥内方寸匕食之。此疗泻痢日至百行，药所不及者也。

《千金方》：治痢。用薤白一握，细切，煮粥食之。

《圣惠方》：治赤白痢疾。以葱一握，切，和米煮粥，空腹食之。

《千金翼方》：用鸡子以醋煮极熟，空腹食之，治久痢赤白。

又方：用干姜于火内烧焦黑，不可成炭，放磁瓶中闭冷，为末。每服一钱，米饮调下。

炙鸡散：治脾胃气虚，肠滑下痢。用黄雌鸡一只，制如食法，以炭火炙之，槌扁，

用盐醋刷遍，又炙，令极熟而燥。空腹食之。

一方　治热毒下血，痢久不已。用当归、黄连各三钱，乌梅五个，水煎八分，空心服。

《类方》曲术丸　治暑湿暴泻，壮脾温胃，及治饮食所伤，胸膈痞闷。

神曲（炒）　苍术（米泔浸一宿，切，炒）等分

上为细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米饮下，不拘时。

《局方》戊己丸　治脾经受湿，泻痢不止，米谷不化，脐腹刺痛。

黄连（炒）　吴茱萸（炮炒）　白芍药各五两

一方：黄连四两，吴茱萸二两，芍药三两。

上为细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食前米饮下。

《圣惠》双荷散　治卒暴吐血。

藕节七节　荷叶顶七个

上入蜜一匙，擂细，水二钟，煎八分，温服；或为末，蜜汤调下二钱亦妙。

《直指》侧柏散　治内损失血，饮酒太过，劳伤于内，气血妄行，血如涌泉，口鼻皆出，须臾不救，服此即安。又治男妇九窍出血。

人参　荆芥穗（烧灰）各一钱　侧柏叶（蒸干）一两半

上为末。每服三钱，入飞罗面三钱，拌匀，汲水调粘，啜服。

地黄煎　治吐血，忧患内伤，胸膈疼痛，及虚劳唾血百病，久服佳。

用生地黄一斤，捣取汁，于银锅或砂锅微火煎一、二沸，入白蜜一斤，再煎至三升，每服半升，日三服。

一方：用生地黄汁一升，生姜汁一合，和匀。温服，日三、四次。

一方：治虚劳吐血。用生地黄五斤捣，以好酒五升煮，去渣服。

《局方》枇杷叶散　治暑毒攻心，呕吐鲜血。

香薷二钱　厚朴　甘草　麦门冬　木瓜　茅根各一钱　陈皮　枇杷叶　丁香各五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姜、水煎服。

阿胶散　治肺燥咳嗽不已，及唾血。

阿胶（炒）　白茯各二钱　天门冬　北五味子　人参　生地黄　茯苓各一钱

上以白茯为细末，余药用水一钟半，入蜜二匙，秫米百粒，生姜五片，同煎熟，入白茯末调，食后温服。

《良方》阿胶散　方在妇人六。安胎补血气。

（钱氏）阿胶散　方在小儿三四。治小儿咳嗽喘急。

绿云散　治吐血。

柏叶　人参　阿胶（炒珠）　百合

上等分为末。每服二钱，不拘时，糯米饮调下。

《简易》黑神散　治一切吐血，及伤酒食醉饱，低头掬损，吐血致多，并血热妄行，口鼻俱出，但声未失，无有不效。

百草霜　不拘多少，村居者佳。

上研细。每服二钱，糯米煎汤下。喜凉水者，以新汲水调服；衄血者，用少许吹鼻。皮破出血或灸疮出血，掺之即止。

《局方》黑神散　方在妇人五十。治产后恶露不尽，胎衣不下，攻心腹痛。

天门冬丸　治吐血咯血，大能润肺止嗽。

天门冬一两　贝母　杏仁各七钱（炒）　白茯苓　阿胶　甘草各五钱

上为细末，炼蜜丸，芡实大。每噙化一丸，津咽下。

发灰散　治起居所伤，小便尿血，或忍尿脬转，脐下急痛，小便不通，又治肺疽心衄，内崩吐血，舌上出血。

乱发（烧灰。即血余也）

上每服二钱，以米醋汤调服。

棕灰散　治大肠下血不止，或妇人崩漏下血。

败棕　不拘多少，烧灰存性，为细末。

每服二钱，空心好酒或清米饮调服。

《宝鉴》平胃地榆汤　治邪陷阴分，则阴结便血。

陈皮　厚朴　苍术　甘草　地榆　人参　白术　当归　芍药　升麻　干葛　茯苓　神曲　干姜（炒）　香附各等分

上咀。每服五钱，加姜、枣煎，空心服。

（海藏）愈风汤　一名举卿古拜散。治一切失血，筋脉紧急，产后或汗后搐搦。

荆芥穗（为细末）

上先炒大豆黄卷，以酒沃之，去黄卷取净汁，调前末三、四钱服之。轻者一服，重者二、三服即止。气虚者忌服。童便调亦可。

《局方》小乌沉汤　治气逆便血不止。

乌药一两　炙甘草　香附（醋炒）四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前盐汤下。

除湿和血汤　治阳明经湿热虚陷，便血腹痛。

当归身（酒拌）　牡丹皮　生地黄　熟地黄　黄芪（炙）　炙甘草各一钱　白芍药钱半　生甘草　升麻　陈皮　秦艽　苍术　肉桂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候宿食消尽热服。

驱疟饮　治诸疟久疟不愈者。

草果　青皮　陈皮　人参　茯苓　半夏（制）　厚朴　苍术（炒）　槟榔　白术　甘草各一钱　良姜五分

水二钟，枣二枚，乌梅一个，煎八分，食远服。

祛疟饮　三发后，火盛气强者，可因其衰而减之，立效。

贝母（去心）　紫苏各一钱　橘红　山查肉　枳实各钱半　槟榔八分　柴胡七分　甘草（炙）三分　知母（去毛净，盐酒炒过）五钱

上用水二钟，煎一钟，又将滓再煎，至八分，并一处，露过宿，临发日早温服一半，未发前一时许再温服后半。

截疟饮　《史崇质传》云：得之四明胡君，屡试屡验。

黄芪（炙）一钱六分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橘红　砂仁　草果　五味子各一钱　甘草七分　乌梅三枚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一钟，温服。

《济生》万安散　治一切疟病之初，邪盛气壮者，进此药以逐邪取效。若气虚胃弱及妊妇，皆不宜用。

苍术　厚朴（姜炒）　陈皮　槟榔　常山（酒浸）　甘草（炙）各一钱半

上咀。水一钟半，煎八分，露一宿，临发早，温服。忌热物。

《济生》鳖甲饮子　治疟疾久不愈，胁下痞满，腹中结块，名曰疟母。

鳖甲（醋炙）　川芎　黄芪　草果仁　槟榔　白术　橘红　白芍药　甘草　厚朴（制）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姜七片，枣一枚，乌梅少许，煎七分，温服无时。

《济生》清脾饮　治瘴疟脉来弦数，但热不寒，或热多寒少，口苦咽干，小便赤涩。

厚朴（制）　青皮　白术　草果仁　柴胡　茯苓　黄芩　半夏　甘草各等分

每服四、五钱，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未发前服。忌生冷、油腻。寒多者，可加肉桂；热多者，可加黄连。

《局方》草果饮　治诸疟通用。

草果　川芎　白芷　苏叶　青皮　陈皮　良姜　炙甘草

上等分，㕮咀。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留滓服并煎。当发日，进三服，不以时。加姜煎，亦治寒疟。

《简易》七宝饮　治一切疟疾，不拘寒热，鬼疟、食疟。

常山　草果　槟榔　厚朴（姜制）　青皮　陈皮　甘草各一钱

上用酒、水各一钟，共煎一钟，将滓亦如前再煎一钟，各另放，俱露一宿，至次日当发清晨，面东先服头服，少顷，再饮二服，大有神效。

《简易》四兽饮　治诸疟，和胃消痰。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炙）减半　陈皮　半夏　草果　乌梅各等分　大枣三枚　生姜五片

上咀，以盐少许，醃食顷，湿纸厚裹，慢火煨香熟，每服四、五钱，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

《局方》常山饮　治疟疾发散不愈，渐成痞瘵。

知母　常山　草果　乌梅肉各一斤　良姜二十两　炙甘草一斤

上咀。每服五钱，姜五片，枣一枚，水煎服。

（丹溪）截疟丹

雄黄一两　人参五钱

上为末，于端午日用粽子尖丸，桐子大。每服一丸，发日早，面东，井花水吞之。忌诸热味。

《集成》截疟常山饮

常山　草果　穿山甲（炙）　甘草（炙）　槟榔　知母　乌梅

上等分，用水、酒各一钟，煎至一钟，露一宿，发前二时温服。如吐则顺之。

《宝鉴》交加饮子　治痰、食、瘴气、虚寒等疟。

肉豆蔻　草豆蔻各二个（一煨一生）　厚朴二钱（半炒半生）　大甘草二寸（半生半炙）　生姜一两（半生半煨）

上水一钟半，煎八分，发日空心服，未愈再服。

柴平汤　治脉濡湿疟，一身尽痛，手足沉重，寒多热少。

柴胡　人参　半夏　黄芩　甘草　陈皮　厚朴　苍术

水二钟，加姜、枣煎服。

《局方》人参养胃汤　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寒热头痛，身体拘急，山岚瘴气，疫疠疟疾等症。

半夏　厚朴（姜制）　橘红各八分　藿香　草果　茯苓　人参各五分　苍术一钱　炙甘草三分

姜七片，乌梅一个，水煎服。

和解散　治瘴病初作，胸腹满闷，头眩发热。

厚朴（姜汁炒）　陈皮各二两　甘草四两（炒）　藁本　桔梗各三两　苍术（半斤米泔浸一宿）二两

上为粗末。每服五、七钱，水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热服。日三服，夜一服。此药不拘伤风伤寒，初作未分证候，任服之，大能助胃祛邪，和解百病。

槟榔煎　治山岚瘴气，寒热呕吐腹满，不思饮食。

槟榔 苍术 厚朴（姜制） 陈皮 草果各一钱 甘草一寸 煨生姜一块

水一钟半，枣三枚，煎八分，食远热服。

屠酥酒 辟山岚瘴气，瘟疫等气。

麻黄 川椒（去合口者） 细辛 防风 苍术（制） 干姜 肉桂（去粗皮） 桔梗等分

上为粗末，绢囊贮浸酒中，密封瓶口，三日后可服。每日空心服一、二杯。冒露远行，辟诸邪气，但不宜多饮使醉。

降椒酒 辟一切瘴气，寻常宜饮之。

降真香二两（细锉） 川椒一两（去合口者）

上用绢囊贮浸无灰酒中，约二斗许，每日饮数杯，百邪皆不能犯，兼治风湿脚气，疝气冷气，及背面恶寒、风疾有效。

《局方》省风汤 治中风挟热挟痰，口噤，口眼歪斜，挛急疼痛，风盛痰实。

防风 南星（生用）各二钱 半夏（浸洗，生用） 黄芩 甘草各一钱

水二钟，生姜五片，煎八分，不拘时服。此药同导痰汤合服尤妙。

《局方》八风散 治风气上攻，头目昏眩，肢体拘急烦疼，或皮肤风疮痒痛，及寒壅不调，鼻塞声重。

藿香（去土）半斤 前胡（去芦） 白芷各一斤 黄芪（炙） 甘草（炙） 人参各二斤 羌活 防风各三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钟，入薄荷少许，煎七分，食后温服。或用腊茶清调服一钱亦可。小儿虚风，用腊茶清调下半钱，更量儿大小加减服。

防风当归汤 治发汗过多，发热，头摇口噤，脊背反张，太阳兼阳明证也，宜去风养血。

防风 当归 川芎 熟地黄等分

每服一两，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顺风匀气散 治中风中气，半身不遂，口眼㖞斜，先宜服此。

白术 人参 天麻各五分 沉香 白芷 青皮 甘草各四分 紫苏 木瓜各三分 乌药一钱半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

《易简》星香汤 治中风痰盛，服热药不得者。凡痰厥气厥，身热面赤者，宜服之。

南星八钱 木香一钱

上作二贴。水二钟，生姜十片，煎七分，不拘时服。

《济生》八味顺气散 治气厥、身冷似中风。凡患中风者，先服此药顺气，次进治风药。

人参 白术 茯苓 青皮 陈皮 白芷 台乌各一两 甘草半两

上咀。每服三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

《机要》大秦艽汤 治中风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血弱不能养筋，故手足不能运动，舌强不能言语，宜养血而筋自愈。

当归 芍药 白术 生地 熟地 川芎 甘草 茯苓 防风 白芷 独活 羌活 黄芩各七分 秦艽 石膏各一钱 细辛五分

春、夏加知母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如遇天阴，加生姜七片；如心下痞，加枳实五分。按：此汤自河间、东垣而下，俱用为中风之要药。夫既无六经之外证，而胡为用羌、辛、防、芷等药？既内无便溺之阻隔，而何用石膏、秦艽、黄芩之类？其为风寒痛痹而血虚有火者，乃宜此方耳。

《拔萃》养血当归地黄汤　治中风少血偏枯，筋脉拘挛疼痛。

当归　川芎　熟地黄　芍药　藁本　防风　白芷各一钱　细辛五分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远温服。

薏苡仁汤　治中风流注，手足疼痛，麻痹不仁，难以伸屈。

薏苡仁　当归　芍药　麻黄　官桂　苍术（米泔浸，切，炒）　甘草

水一钟半，生姜七片，煎八分，食前服。自汗，去麻黄；有热，减官桂。

涤痰汤　治中风痰迷心窍，舌强不能言。

南星（制）　半夏（泡七次）各二钱半　枳实（麸炒）　茯苓各一钱　橘红一钱半　石菖蒲　人参各一钱　竹茹七分　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生姜五片，煎八分，食后服。

清心散　治风痰不开。

青黛　硼砂　薄荷各二钱　牛黄　冰片各三分

上为细末。先以蜜水洗舌，后以姜汁擦舌，将药末蜜水调稀擦舌本上。

《简易》虎骨散　治半身不遂，肌肉干瘦为偏枯。忌用麻黄发汗，恐枯津液，惟此方润筋去风。

当归　乌蛇肉各二两　赤芍药　白术　续断　藁本　虎骨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温酒调下。若骨中烦疼，加生地黄一两；若脏寒自利，加天雄半两。

虎骨散　治风毒走注，疼痛不定，少得睡卧。

虎胫骨（醋炙）　龟板（醋炙）各二两　血竭（另研）　没药（另研）　自然铜（醋粹）　赤芍药　当归　苍耳子（炒）　骨碎补（去毛）　防风各七钱半　牛膝（酒浸）　天麻　槟榔　五加皮　羌活各一两　白附子（炮）　桂心　白芷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不拘时。

交加散　治痿疯，或战振，或产后不省人事，口吐痰涎。

当归　荆芥穗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钟，酒少许，煎七分，灌服，神效。

《良方》交加散　方在妇人百。

治经脉结聚不调，腹中撮痛。

（洁古）四白丹　清肺气，养魂魄，以中风多昏冒，气不清利也，兼能下强骨髓。

白术　白茯苓　人参　川芎　甘草　砂仁　香附　防风各半两　白芷一两　白檀香　藿香各钱半　知母　细辛各二钱　羌活　薄荷　独活各二钱半　麝香一钱（另研）　牛黄　片脑各五分（另研）　甜竹叶

上为末，炼蜜为丸，每两作十丸。临睡嚼一丸，煎愈风汤送下。上清肺气，下强骨髓。

续断丹　治中风寒湿，筋挛骨痛。

续断　萆薢（酒浸）　牛膝（酒浸）　干木瓜　杜仲（炒）各二两

上为末，炼蜜和丸，每两作四丸。每服一丸，细嚼温酒下，不拘时。

《济生》豨莶丸　治中风口眼㖞斜，时吐涎沫，语言蹇涩，手足缓弱。

豨莶草（生于沃壤间带猪气者是）

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采叶洗净，不拘多少，九蒸九晒，每蒸用酒蜜洒之，蒸一饭顷。九蒸毕，日干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温酒、米饮任下。

一方：每豨莶草一斤，加四物料各半两，川乌、羌活、防风各二钱，丸服。

蠲痹汤　治周痹及手足冷痹，脚腿沉重，或身体烦疼，背项拘急。

当归　赤芍药（煨）　黄芪　姜黄　羌活各钱半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不拘时服。

三痹汤　治血气凝滞，手足拘挛，风痹等知皆效。

人参　黄芪　当归　川芎　熟地黄　白芍药　杜仲（姜汁炒）　续断　桂心　牛膝　细辛　白茯苓　防风　秦艽　独活　甘草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不拘时服。

加味五痹汤　治五脏痹证。

人参　白芍药（煨）　茯苓　川芎（或倍之）　当归各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细辛七分　甘草五分　白术一钱（脾痹倍用）

水二钟，姜一片，煎八分，食远服。肝痹，加枣仁、柴胡；心痹，加远志、茯神、麦冬、犀角；脾痹，加厚朴、枳实、砂仁、神曲；肺痹，加紫菀、半夏、杏仁、麻黄；肾痹，加独活、官桂、杜仲、牛膝、黄芪、蕲蘑。

人参散　治肝脾气逆，胸胁引痛，眠卧多惊，筋脉挛急，此药镇肝去邪。

人参二两　杜仲（炒）　黄芪（炙）　枣仁（微炒）　茯神各一两　五味子　细辛（去苗）　熟地黄　秦艽　羌活（去芦）　芎藭　丹砂（细研）各半两

上为细末，入丹砂再研匀，每服一钱，不拘时，温酒调下，日三服。

六味茯苓汤　治肢体手足麻痹，多痰唾，眩冒者。

半夏（制）　赤茯苓　橘红各二钱　枳壳（麸炒）　桔梗（去芦）　甘草（炙）各一钱

水二钟，姜五片，煎八分，不拘时服。

枳实散　治心痹胸中气坚急，心微痛，气短促，咳唾亦痛，不能饮食。

枳实（麸炒）　桂心　细辛　桔梗各七钱半　青皮一两

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一钟，生姜一钱半，煎六分，不拘时服。

紫苏子汤　治肺痹心胸满塞，上气不下。

紫苏子（炒）八两　半夏（汤泡）五两　橘红　桂心各三两　人参　白术　甘草（炙）各二两

上㕮咀。每服四、五钱，水一钟，生姜五片，枣二枚，煎七分，不拘时温服。

除湿羌痛汤　治风湿痛痹。

羌活　茯苓　泽泻　白术各一钱半　陈皮一钱　甘草四分　苍术（米泔浸炒）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入姜汁、竹沥各二、三匙。痛在上者，加桂枝、威灵仙、桔梗；痛在下者，加防己、木通、黄檗、牛膝。

桂心散　治风邪走注疼痛。

桂心　漏芦　芎藭　威灵仙　白芷　当归　木香　白僵蚕（炒）　地龙（去土炒干）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不拘时。

湿郁汤　治雨露所袭，或岚气所侵，或坐卧湿地，或汗出衣衫湿郁，其状身重而痛，倦怠嗜卧，遇阴寒则发，脉沉而细缓者是也。

苍术三钱　白术　香附　橘红　厚朴（姜汁炒）　半夏（制）　白茯苓　抚芎　羌活　独活各一钱　甘草五分

生姜五片，水煎服。

趁痛散

乳香　没药　桃仁　红花　当归　羌活　地龙（酒炒）　牛膝（酒洗）　甘草　香附（童便洗）　五灵脂（酒炒）

上为末。每服二钱，酒调服。或加酒炒芩、檗。

秦艽地黄汤　治风热血燥，筋骨作痛。

秦艽　生地黄　当归　川芎　白芍药　甘草　防风　荆芥　升麻　白芷　蔓荆子　大力子（蒸）　羌活各一钱

上水煎服。

活络饮　治风湿痹痛，诸药不效。

当归　白术　川芎　羌活　独活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姜五分，煎七分，温服。

《宝鉴》独活寄生汤　治肾虚卧冷，寒湿当风，腰脚疼痛。

独活一钱　杜仲（炒）　细辛　桑寄生　人参　当归　川芎　芍药　茯苓　牛膝　甘草　桂心　熟地黄　防风　秦艽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空心服。

透经解挛汤　治风热筋挛骨痛。

穿山甲三钱（炮）　荆芥　红花　苏木　羌活　当归　蝉蜕（去土）　防风　天麻　甘草各七分　白芷一钱　连翘　川芎各五分

上酒、水各半煎服。

薰蒸方　治肾气衰弱，或肝脾肾三经受风寒湿气，停于腿膝经络，致成脚痹疼痛。宜用此药和荣卫、通经络，是亦治痹之法。

花椒一撮　葱三大茎（切）　盐一把　小麦麸约四、五升　酒一盏　醋（不拘多少，以拌前件，至润为度）

上放铜器内炒令极热，摊卧褥下，将患脚薰蒸其上，盖以衣被，稳卧一时，要汗出为度，勿见风。或加姜、桂亦妙。

薰洗痛风法　治手足冷痛如虎咬者。

上用樟木屑一斗，以急流水一担煮沸，将樟木屑入大桶内，用前汤泡之，桶边放一兀凳，桶内安一矮凳，令病人坐桶边，放脚在桶内，外以草荐一领围之，勿令汤气入眼，恐致坏眼。其功甚捷。

愈风丹　治足三阴亏损，风邪所伤，肢体麻木，手足不随等证。

羌活十四两　当归　熟地　生地各一斤　杜仲七两　天麻　革薤（另研细）　牛膝（酒浸焙干）　玄参各六两　活五两　肉桂三两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或百丸，空心食前，温酒或白汤下。

易老天麻丸　治诸风肢节麻木，手足不随等证。

天麻（酒浸三日，焙干）　牛膝（制同前）　革薤各六两（另研末）　当归二十两　附子（制）一两　羌活十两　生地一斤

丸服如前法。一方有玄参六两　杜仲七两　独活五两。

按：此方与前愈风丹大同，但生地性凉，恐滞经络，宜改用熟地为妥。且以六十四两之诸药，而佐以一两之附子，果能效否？此最少亦宜四两或六两方可也。

愈风燥湿化痰丸　治历节风，湿痰壅滞，昼夜疼痛无休者。

白术（炒）　苍术（米泔浸）　杜仲（姜汁炒）各二两　牛膝（酒浸）　川芎　薏仁　巴戟　破故（炒）各一两　当归　牙皂（瓦炒）　防风　羌活　生地　独活　防己　天麻　南星　半夏　陈皮　木香　沉香　川乌　僵蚕　全蝎各五钱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食前酒送下，日二次，食干物压之。

活络丹　治中风手足不用，日久不愈，经络中有湿痰死血者。

草乌（炮，去皮）　川乌（炮，去皮脐）　胆星各六两　地龙（去土焙干）　乳香（去油）　没药各二两二钱

蜜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温酒、茶清任下。

（东垣）开结导饮丸　治饮食不消，心下痞闷，腿脚肿痛。

白术（炒）　陈皮（炒）　泽泻　茯苓　神曲（炒）　麦芽（炒）　半夏（制）各一两　枳实（炒）　青皮　干姜各五钱　如有积块者，加巴霜钱半

为末，汤浸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四、五丸或十丸，温水下。此内伤饮食，脾胃之气不能运行上升，则注为脚气，故用此以导引行水化脾气也。

换骨丹　通治诸风痹痛，兼治鹤膝风。此与后史国公浸酒方大同。

虎骨（酥炙）　防风　牛膝　当归　羌活　独活　败龟板　秦艽　革薤　晚蚕沙　松节各一两　枸杞一两半　茄根（洗净）二两

酒糊丸服，或酒浸、或为末服亦可。

《局方》换腿丸　治足三阴经虚，为风寒热湿所侵，发为挛痹，纵缓疼痛，上攻胸胁，下至脚膝，足心发热，行步艰难。

薏仁　南星　防己　防风　石斛　槟榔　革薤　石南叶　羌活　木瓜各四两　牛膝（酒浸）　当归　天麻　续断各一两　黄芪一两半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盐酒下。

史国公浸酒方　一名万病无忧酒。治诸风五痹，左瘫右痪，四肢顽麻，口眼歪斜，骨节痠痛，诸般寒湿风气，效难尽述。

当归　鳖甲（炙）　羌活　革薤　秦艽　防风（去芦）　牛膝　晚蚕沙　松节各二两　枸杞五两　干茄根八两（饭上蒸熟）　虎胫骨（酒浸一日。焙干，酥炙）

用无灰酒一斗，绢袋盛药入酒内，封十日可服。取饮时，不可面向坛口，恐药气冲入头面。饮酒不可间断。饮尽，将药渣晒干为末，米糊丸，桐子大，空心酒下五十丸。忌发风动气等物。

《类方》煨肾散　治腰痛。

人参　当归　杜仲　肉苁蓉　破故纸　巴戟　鹿角霜　秋石等分

为末，用猪腰子一个，洗净血水，淡盐浥过，劈开两半，勿令断，中间细细花开，用前药掺入，另用稀绢裹，线缚定，外用小砂罐入酒少许，用纸封固，毋令泄药气，煮腰子候熟取食之，仍饮醇酒三杯，立愈。

调荣活络饮　治失力闪腰，或跌扑瘀血，及大便不通，腰痛。

当归　牛膝　杏仁（研如泥）　大黄各二钱　生地　芍药　红花　羌活各一钱　桂枝三分　川芎一钱半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前温服。

胡桃汤　治肾虚腰痛。

胡桃肉　补骨脂　杜仲各四两　一作各四钱

上㕮咀，分二贴。用水二钟，煎七分，空心服。

《良方》鸡鸣散　治脚气第一品药，不问男女皆可服。如感风湿流注，脚痛不可忍，筋脉浮肿者，并宜服之，其效如神。

槟榔七枚　橘红　木瓜各一两　吴茱萸　苏叶各三钱　桔梗（去芦）　生姜（连皮）各半两

上㕮咀。用水三大碗，慢火煎至一碗半，取渣再入水二碗，煎取一小碗，两汁相和，安置床头。次日五更，分作三、五次冷服之，冬月略温亦可，服了用干物压下，如服不尽，留次日渐渐服之亦可。服药至天明，当下黑粪水，即是肾家所感寒湿之毒气也。至早饭时，必痛住肿消，只宜迟吃饭，使药力作效。此药并无所忌。

茱萸木瓜汤　治脚气冲心，闷乱不识人，手足脉欲绝。

吴茱萸半两　干木瓜一两　槟榔二两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钟半，生姜五片，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立效散　治脚气攻心。此方消肿甚效，及治暴肿。

槟榔七枚　生姜二两　陈皮　吴茱萸　紫苏　木瓜各一两

上水三升，煎一升，分作二服。

（丹溪）防己饮　治脚气。

白术　木通　防己　槟榔　川芎　甘草梢　犀角　苍术（盐水炒）　生地黄　黄檗（酒炒）等分

上水煎服。大便实，加桃仁；小便涩，加牛膝；有热，加黄芩、黄连；大热及时令热，加石膏；有痰，加竹沥、姜汁。

紫苏散　治脚气上气，心胸壅闷，不得眠卧。

苏叶　桑白皮　赤茯苓　槟榔　木瓜各一两　炙甘草　紫菀　前胡（去芦）　杏仁去皮尖　百合各七钱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钟半，生姜五片，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三因》紫苏子汤　治脚气阴阳交错，上重下虚，中满喘急，呕吐自汗。

苏子（炒）　半夏（制）各一钱　前胡　厚朴（姜汁炒）　甘草（炒）　归身各七分　陈皮　肉桂各四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不拘时服。

《济生》槟榔汤　治一切脚气，散气疏壅。

槟榔　香附　陈皮　苏叶　木瓜　五加皮　甘草（炙）各七分

上㕮咀。水一钟半，生姜三片，煎服。

加减槟榔汤　治一切脚气、脚弱，名曰壅疾，贵在疏通，春夏尤宜服之。

槟榔　橘红　苏叶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上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生姜五片，煎八分，不拘时温服。如脚痛不已者，加木香、五加皮；妇人脚痛，加当归；室女脚痛，多是肝血滞实，宜加赤芍药；中满不食，加枳实；痰厥或吐，加半夏；腹痛大便不通，用此汤下青木香丸，或加大黄；小便不利，加木通；转筋者，加吴茱萸；脚肿而痛者，加大腹皮、木瓜；脚痛而热，加地骨皮。

槟榔散　治脚气冲心，烦闷不识人。

槟榔　茴香　木香各半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以童便一钟，煎七分。不拘时温服。

《活人》桑白皮散　治脚气盛发，上气喘促，两脚浮肿，小便赤涩，腹胁胀满，气急坐卧不得。

桑白皮　郁李仁各一两　赤茯苓二两　木香　防己　大腹子各一两半　苏子　木通　槟榔　青皮各七钱半

上每服三、五钱，姜三片，水煎服。

木香散　治脚气冲心，烦闷，脐下气滞。

木香半两　槟榔　木通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钟半，生姜五片，葱白七寸，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木通散　治脚气遍身肿满，喘促烦闷。

木通（去皮）　苏叶　猪苓各一两　桑白皮　赤茯苓　槟榔各二两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生姜五片，葱白七寸，煎一钟，不拘时温服。

人参桂心散　治脚气呕逆，心烦不能饮食。

人参（去芦）　赤茯苓　槟榔　麦门冬　橘红各一两　桂心七钱半

上㕮咀。每用八钱，水一钟半，加生姜七片，煎服。

橘皮汤　治脚气痰壅呕逆，心胸满闷，不思饮食。

橘红　人参（去芦）　苏叶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钟半，生姜五片，煎一钟，不拘时温服。

《集验》半夏散　治脚气烦闷呕逆，心胸壅闷，不能饮食。

半夏（泡七次，切）　桂心各七钱半　赤茯苓　人参（去芦）　橘红　前胡（去芦）　槟榔各一两　苏叶一两半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生姜七片，淡竹茹二钱，煎七分，温服无时。

大腹皮散　治诸脚气浮肿，心腹痞闷，小便不利。

大腹皮三两　木瓜　苏子　槟榔　荆芥穗　乌药　橘红　苏叶各一两　萝卜子半两　沉香　枳壳（麸炒）　桑白皮各两半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钟半，姜五片，煎八分，温服。《御医药方》加木通、白茯苓、炒茴香、炙甘草四味，即名沉香大腹皮散。

《活人》大腹子散　治风毒脚气，肢节烦疼，心神壅闷。

大腹子　紫苏　木通　桑白皮　羌活　木瓜　荆芥　赤芍药　青皮　独活各一两　枳壳二两

上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五片，葱白七寸煎，空心温服。

地黄汤　治穿心脚气。

熟地黄四两　当归二两　芍药　川芎　牛膝酒浸　三柰各一两　杜仲半两（姜汁炒）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一钟半，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木瓜汤　治脚气。

木瓜　大腹　紫苏　木香　羌活　炙甘草各一钱　茯苓　陈皮各八分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前服。

沉香汤　治脚气攻心，烦闷气促，脚痿疼。

沉香　木通　槟榔各五分　吴茱萸三分　赤芍一钱半　紫苏一钱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续断丸　治风湿流注，四肢浮肿，肌肉麻痹。

川续断　当归　革薢　附子　防风　天麻各一两　乳香　没药各半两　川芎七钱半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温酒或米饮下。

《本事》续断丸　治肝肾风寒气弱，脚不可践地，脚瘭疼痛，风毒流注下部，行止艰难，小便余沥。此药补五脏内伤，调中益气，凉血，强筋骨。

杜仲五两　五加皮　防风　薏仁　羌活　续断　牛膝（酒浸）各三两　革薢四两　生地黄五两

上为末，用好酒三升，化青盐三两，用木瓜半斤去皮、子，以前盐、酒煮成膏，和药为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食前，温酒、盐汤任下。

《保命》牛膝丸　治肾肝虚损，骨痿不能起于床，筋弱不能收持，宜益精缓中。

牛膝（酒浸）　革薢　杜仲（炒）　白蒺藜　防风　菟丝子（酒煮）　肉苁蓉（酒浸，等分）　官桂减半

上为末，酒煮猪腰子捣和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本事》酒浸牛膝丸　治腰脚筋骨痿软无力。

牛膝三两（炙黄）　川椒（去合口者）　虎骨（真者，醋炙黄）各半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脐）

上㕮咀，用生绢作袋盛药，以煮酒一斗，春秋浸十日，夏七日，冬十四日，每日空心饮一大盏。酒尽出药为末，醋糊丸，每服二、三十丸，空心温酒、盐汤任下。忌

动风等物。

茱萸丸　治脚气入腹，喘急欲死。

吴茱萸（泡）　木瓜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至百丸，空心酒饮任下。或以木瓜蒸烂，研膏丸服尤妙。此方内加大黄，名三将军丸。

（东垣）健步丸　治脚膝无力，屈伸不得，腰背腿脚沉重，行步艰难。

防己（酒洗）一两　羌活　柴胡　滑石（炒）　炙甘草　天花粉（酒洗）各五钱　防风　泽泻各三钱　苦参（酒洗）　川乌各一钱　肉桂五分

上为细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煎愈风汤空心送下。

调元健步丸　治阴虚血少，湿热兼行，足履无力。

当归（酒洗）　川黄檗（盐酒炒）　枸杞各二两　牛膝三两（盐酒浸）　白芍药（微炒）　白茯苓　白术（炒）　苍术　陈皮各一两　炙甘草三钱　木瓜　五加皮各八钱　川续断七钱　泽泻　防己各五钱

蜜丸，桐子大。空心盐汤送下七、八十丸，或百丸。

《三因》胜骏丸　治元气不足，为寒湿之气所袭，腰足挛拳，或脚面连指走痛无定，筋脉不伸，行步不随。常服益真气，壮筋骨。

附子（炮制）　当归　天麻　牛膝　木香　枣仁（炒）　熟地（酒蒸）　防风各二两　木瓜四两，羌活　乳香各半两　全蝎（炒）　甘草（炙）　没药各一两　麝香二钱

上为末，用生地黄三斤，以无灰酒四升煮干，晒二日，杵烂如膏，入前末和匀，杵千余下，每两作十丸。每服一、二丸，细嚼临卧酒下。作小丸服亦可。

神应养真丹　治厥阴经为四气所袭，脚膝无力，或右痪左瘫，半身不遂，手足顽麻，语言蹇涩，气血凝滞，遍身疼痛。

当归（酒浸片时，捣）　熟地黄（酒蒸，捣）　川芎　芍药　羌活　天麻　菟丝子（酒制）　木瓜等分

上为末，入地黄、当归二膏，加蜜捣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酒下，盐汤亦可。

透骨丹　专治脚气。

川乌（炮）　羌活　沉香　乳香（另研）　川芎　槟榔　木瓜各一两　木香一两半　白茯苓二两

上为末，曲糊丸，梧子大。食前姜汤下六、七十丸。

《本事》虎骨酒　去风，补血益气，壮筋骨，强脚力。

虎胫骨（真者）　革薤　仙灵脾　薏苡仁　牛膝　熟地黄各二两

上锉细，绢袋盛，浸酒二斗，饮了一盏入一盏，可得百日。妇人去牛膝。

《活人》薏仁酒　治脚痹。

薏苡仁　牛膝各二两　海桐皮　五加皮　独活　防风　杜仲各一两　熟地黄一两半　白术半两。

上为粗末，以生绢袋盛，用好酒五升浸，春秋冬二七日，夏月分作数贴，逐贴浸酒用之。每日空心服一盏或半盏，日三、四服，常令酒气不绝。久服觉皮肤下如有虫行，即风湿气散。

椒艾囊　治脚气极效，及避一切脚气风气毒气。

艾叶（揉）半斤　川椒一斤（净）　草乌二两（为粗末）

上三味，和匀，用布袱铺如棉褥，裹足底及足胫，即用火踏，下加微火，烘踏于上，使椒艾之气得行于足，自然寒湿风毒诸气皆得消散，立能止痛。痛止后，仍要三

二日一为之，或夜卧包之，达旦去之。用此方法，无不效者。

（丹溪）敷脚气方　治脚气肿痛。

芥菜子　白芷等分

上为末，姜汁和敷痛处。

芜荑散　治大人小儿蛔咬心痛不可忍，或吐青黄绿水涎沫，或吐虫出，发有休止，此蛔心痛也，宜此主之。

芜荑　雷丸各半两　干漆（槌碎，炒大烟尽）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用温水七分钟调和服，不拘时，甚者不过三服。小儿每服五分。

《直指》芜荑散　取诸虫。

鸡心槟榔　芜荑各三钱　木香一钱

上为末，作一服，先以酸石榴根煎汤，俟五更时，乃嚼炙肉引虫头向上，然后以石榴根汤调药温服，虫自软困而下。

榧子煎　治寸白虫，化为水。

细榧子四十九枚（去壳）

以砂糖水半盏，用砂锅煮干，熟食之，每月上旬平旦空心服七枚，七日服尽，虫化为水，永瘥。一方以百枚食尽佳；不能食者，尽五十枚。经宿，虫消自下。并治三虫，神效方也。

圣效方　治寸白虫神效。

槟榔半两　南木香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浓米饮调下。须五更空心，先嚼炙肉，只咽汁下咽，吐其肉，随即服药，辰巳间当虫下，尽去病根，此方简易屡验。

（仲景）乌梅丸　治胃寒吐蛔、蛔厥等证。

乌梅三十个　人参　黄檗（炙）　细辛　附子（炮）　桂枝各六钱　黄连（炒）一两六钱　干姜一两　当归（酒浸）　川椒（去目及闭口者）各四钱（《撮要》作各四两）

上研末，先将乌梅用酒蒸烂捣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二十丸，日三服。忌生冷滑物。或用理中汤下。成无己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乌梅之酸，以收肺气。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之甘，以缓脾气。寒淫于内，以辛润之；当归、桂、椒、细辛之辛，以润内寒。寒淫所胜，平以辛热；姜、附之辛热以胜寒。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黄连、黄檗之苦以安蛔。

《济生》乌梅丸　方在固阵六十。治大便下血。

神授散　方在因阵二五五。治传尸痨虫。

《宝鉴》川楝散　治诸疝、小肠气。

木香　小茴香（盐炒）各一两　川楝子一两（用巴豆十五粒打破，同炒黄，去巴豆不用）

上为末。空心酒下二钱。

荔核散　治疝气阴核肿大，痛不可忍。

大茴香（炒）　沉香　木香　青盐　食盐各一钱　川楝肉　小茴香各二钱　荔枝核十四枚（用新者，烧焦裂）

上为细末。每三钱，食前热酒调服。

《经验》苍术散　治下元虚损，偏坠，肾茎痛楚。

真茅山苍术六斤（分六制，一斤用老米泔水浸二日夜；一斤酒浸二日，切片晒干；一斤用斗子青盐半斤，同炒黄色，不用盐；一斤用小茴香四两，同炒黄色，去茴香不

用；一斤用大茴香四两，同炒如前；一斤用桑椹二斤，取汁拌制，晒干）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空心酒下。

《宝鉴》天台乌药散　治小肠疝气，牵引脐腹疼痛。

乌药　木香　茴香（炒）　良姜（炒）　青皮各半两　槟榔二个　川楝子十个　巴豆七十粒

上将巴豆微打破，同川楝子加麸炒黑，去麸及巴豆不用，其余共为细末。每服一钱，温酒下，甚者姜酒下。

《百选》桃仁膏　治气血凝滞，疝气，膀胱小肠气，痛不可忍。

桃仁（炒，去皮尖）　大茴香（炒）

上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葱白二寸煨熟，蘸药细嚼，空心热酒下。

《局方》守效丸　治癫疝不痛者之要药。

苍术　南星　白芷　川芎　山查　半夏　枳实（一云橘核）

上等分为末，姜汁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盐汤下。有寒，加茱萸；有热，加山栀子；又或加青皮、荔枝核。

来复丹　治伏暑泄泻，里寒外热，其效如神，及治诸腹痛疝气，小儿惊风。

硝石一两（同硫黄为末，入磁碟内，用微火炒，以柳枝搅结砂子，火不可大，恐伤药力；再研极细，名二气末）　舶上硫黄一两　五灵脂（澄去砂）　橘红　青皮各二两（一作各二钱）　太阴玄精石一两

上为末，醋糊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饮下。伏暑闷乱，紫苏汤下。大人疝气诸痛，悉宜服之。小儿惊风欲绝，研碎，米汤下。

《卫生》润肠汤　治大便燥结不通。

生地黄　生甘草　熟地黄　当归尾　大黄（煨）各五钱　桃仁　麻子仁各一钱　红花五分

上用水二盏，煎一盏，空心服。

通幽汤　治大便燥结坚黑，腹痛。

熟地　生地　归梢　红花　桃仁泥　大黄各一钱　升麻二分

水一钟半，煎服。古方加麻仁、甘草，即名润燥汤。

（东垣）导滞通幽汤　治幽门不通，气不升降，大便闭塞。凡脾胃初受热中，多有此证，治在幽门，以辛润之。

升麻稍　桃仁泥　归身各一钱　炙甘草　红花各三分　熟地　生地各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调槟榔末五分，稍热服。

（河间）厚朴汤　治大便气秘不通，不能饮食，小便清利者，谓之虚秘，此汤主之。盖实秘者物也，虚秘者气也。

厚朴一钱半　白术二钱　半夏　枳壳　陈皮　甘草各一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三枚，煎八分，食远服。如不通，加大黄一钱。

《会编》皂角散　治大小便关格不通，经三、五日者。

大皂角（烧存性）

上为末。米汤调下。又以猪脂一两煮熟，以汁及脂俱食之。又宜以八正散加槟榔、枳壳、朴硝、桃仁、灯心、茶叶煎服。

《良方》三仁丸　治大肠有热，津液竭燥，大便涩。

柏子仁　松子仁　火麻仁各一两

上研匀，用黄蜡半两溶化和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米饮下；未快，加数服之。

脾约丸　方在攻阵九三。通大便秘结。

（东垣）润肠丸　治胃中伏火，大便秘涩不通，不思饮食，或风结血秘，皆须润燥和血疏风，则自通矣。

归稍　大黄（煨）　羌活各五钱　麻仁　桃仁（去皮尖）各一两

上以二仁另研为泥，外为细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白汤送下。一方有皂角仁、秦艽各五钱。

《济生》苁蓉润肠丸　治发汗利小便，致亡津液，大腑秘结，老人虚人宜服。

肉苁蓉（酒浸，焙）二两　沉香一两（另研）

上为末，取麻子仁捣烂，和水取汁打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米饮或酒送下。

益血润肠丸　治老人大便燥结。

熟地黄六两　杏仁（炒，去皮尖）　麻仁各三两（以上三味同杵膏）　枳壳（麸炒）　橘红各二两　肉苁蓉（酒洗去甲）　阿胶（炒）各一两　苏子　荆芥各一两　当归三两

上以后七味为末，同前三味膏和杵千余下，仍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汤或酒下。

搜风顺气丸　治痔漏风热闭结，老人燥秘等证。

车前子两半　大麻子（微炒）二钱　大黄五钱（半生半熟）　牛膝（酒浸）　郁李仁　菟丝子（酒浸）　枳壳　山药各二钱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

《圣惠》搜风顺气丸　治风气脚气，凡老人小儿血热风热而大便秘结者宜服。

车前子两半　大麻仁（微炒，去壳）　郁李仁（炮，去皮）　菟丝子（酒浸煮）　牛膝（酒浸一宿）　干山药各一两　白槟榔一两　枳壳（麸炒）　防风　独活各八钱　大黄五钱（半生半熟）

炼蜜丸，小豆大。茶酒汤任下，早晚各一服。

地髓汤　治死血作淋，痛不可忍，及五淋小便不通，茎中痛甚欲死。一名牛膝膏，又名苦杖散。

牛膝不拘多少

或用一两槌碎。以水二钟，煎浓汁一钟，去渣，日三服。又法入麝香少许，空心服。或单以酒煎亦可。

牛膝膏　治死血作淋。

桃仁（去皮尖）　归尾（酒洗）各一两　生地黄（酒洗）　赤芍药各两半　川芎五钱　牛膝（去芦）四两（酒浸一宿）

上㕮咀。用好水十钟，炭火慢煎至二钟，入麝香少许，分四次空心服。如夏月，须用冷水换浸之，则不坏。

《经验》琥珀散　治老人虚人小便不通，淋涩。

琥珀（为末）　人参（煎汤）

空心，以人参汤调服琥珀末一钱。

导赤散　方在寒阵一二二。利小肠热涩。

（万全）木通汤　治小便难而黄。

木通　赤茯苓　车前叶　滑石各二钱　瞿麦一钱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前服。

葱白汤　治小便卒暴不通，小腹胀急，气上冲心，闷绝欲死。此由暴气乘膀胱，或因惊忧气无所伸，冲逆胞系，郁闭不流。

陈皮三两　葵子一两　葱白三茎

上㕮咀。用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一云每服五钱，葱白三茎，水煎服。

（东垣）清肺饮子　治渴而小便不利，邪热在上焦气分也。

茯苓　猪苓　泽泻各一钱半　车前子　琥珀　木通　瞿麦　萹蓄各一钱　通草　灯心各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远服。

半夏丸　治湿痰流注、白浊，神效。

半夏（制）　猪苓等分

上为末，神曲糊丸服。按：此方与《本事》猪苓丸同意，详固阵四十八。

《良方》醍醐膏　治消渴。

白砂蜜五斤　砂仁（为末）半两　乌梅一斤（槌碎。用水四大碗，煎一碗，去渣）

上入砂锅，慢火熬赤色成膏，取下放冷，加白檀细末三钱，麝香一字，搅匀，以磁器收贮密封。冬月沸汤调服，夏月凉水亦可。

无择养荣汤　治五疸虚弱，脚软心悸，口淡耳鸣，微发寒热，气急，小便白浊，当作虚劳治之。

人参　黄芪　白术　当归　甘草（炙）　桂心　陈皮各一两　白芍药三两　生地黄　茯苓各五钱　五味子　远志各三钱

上咀。每服一两，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三枚，煎七分，食前服。

《纲目》绿矾丸　治黄胖。

绿矾六两（以米醋于铁杓内炒七次，干为度，放地上出火气）　南星（炒黄色）　神曲一两（炒黄色）　大皂角一斤（铁锅水煮烂，揉出声，胶净汁入锅，入枣肉再熬成胶和药）　红枣六两（蒸，去皮核，入皂角汁内熬胶）

上前三味为细末，以皂角枣胶捣丸，桐子大。每服五丸，清晨下床时用姜汤下，夜卧上床时再服五丸。忌油腻煎炒。如身上发红斑，急煎枣汤解之自愈。

《简易》济众方　治心气不宁，怔忡惊悸，清上膈风热痰饮。

白石英　朱砂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五分，金银汤调下。

抱胆丸　治男妇一切癫痫风狂，或因惊恐畏怖所致，及妇人产后惊气入心，并室女经脉通时惊邪蕴结，气实上盛者，累效。

水银二两　黑铅一两半　朱砂（细研）　乳香（细研）各一两

上将黑铅入铫子内溶化，下水银结成砂子，次下朱砂、乳香，乘热用柳木槌研匀，丸鸡豆子大。每服一丸，空心井花水吞下。病者得睡，切莫惊动，觉来即安，再一丸可除根。

《灵苑》辰砂散　治风痰诸痫，狂言妄走，精神恍惚，思虑迷乱，乍歌乍哭，饮食失常，疾发仆地，吐沫戴眼，魂魄不守。

辰砂（光明佳者）二两　枣仁（微炒）　乳香（明者）各半两

上为细末。先令病人随量恣饮沉醉，但勿令吐，居静室中，将前药都作一服，用温酒一钟调匀，令顿饮之。如量浅者，但随量取醉。服药讫，便令安卧，病浅者半日至一日，病深者卧三两日，只令家人潜伺之，察其鼻息匀调，切勿唤觉，亦不可惊触使觉，必待其自醒，即神魂定矣。万一惊寤，则不可复治。吴正肃公少时心病，服此一剂，五日方寤，遂瘥。

归神丹　治五痫诸风，痰壅惊悸，神不守舍。

人参　当归　枣仁　白茯苓各二两　朱砂（大块者）　琥珀　远志（姜汤制）　龙齿各一两　金箔　银箔各二十片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麦门冬汤下。

《得效》宁志丸　治心风癫痫，服此一料，其病顿减。

朱砂（佳者）一两　人参　白茯苓　当归　石菖蒲　乳香（另研）　枣仁（浸去皮，取仁炒香熟）各五钱

上将朱砂用熟绢一小片包裹线扎，以猪心一枚，竹刀切开，纸拭去血，入朱砂包定，再用线缚外，以竹箬重裹，麻皮扎紧，用无灰酒二升同入砂罐煮，酒尽，取出朱砂另研；将猪心用竹刀细切，砂盆内研烂，拌入药末，再加煮熟净枣肉四两捣，桐子大，留少朱砂为衣。每服五、七十丸，人参汤下。

人参琥珀丸　治癫痫。

人参　琥珀（另研）　茯神　白茯苓　石菖蒲（小者）　远志（酒浸）各半两　乳香（另研）　朱砂（水飞）　枣仁（温酒浸半日，去壳，纸上炒香）各二钱半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后温酒送下，日再服。如不能饮者，枣汤下。此可常服。

《集验》秘方半夏丸　治心风癫狂。张德明传，其内人失心狂数年，服此药而愈，后再作，服人参琥珀丸而安。

半夏一两（用生姜汁煮三、五十沸，取出切作块，更煮令熟，焙干为末）　麝香一钱（研）　水银半两　生薄荷一大握（用水银研如泥）

上药同薄荷泥更研千百下，丸如芥子。每服十五丸，金银汤临卧服，三日再服。

神应丹　治诸痫。

辰砂（佳者）不拘多少

上研细，猪心血和匀，以蒸饼裹剂蒸熟，就热取出，丸桐子大。每服一丸，人参汤下，食后临卧服。

（杨氏）五痫神应丸　治癫痫潮发，不问新久。

白附子（炮）半两　半夏二两（汤洗）　南星（姜制）　乌蛇（酒浸）　白矾（生）各一两　全蝎（炒）二钱　蜈蚣半条　白僵蚕（炒）一两半　麝香三字（研）　皂角二两（槌碎，用水半升揉汁去渣，同白矾一处熬干为度，研）　朱砂（飞）二钱半

上为细末，生姜汁煮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食后送下。

《局方》牛黄清心丸　治心志不定，神气不宁，惊恐癫狂，语言谵妄，虚烦少睡，甚至弃衣登高，逾垣上屋，或小儿风痰上壅，抽搐发热，或急惊痰盛发搐，目反口噤，烦躁等证。

牛黄一两二钱　白术　麦门冬　枯黄芩各两半　人参　神曲　蒲黄（炒）各二两半　山药七两　炙甘草五两　杏仁（去皮尖，炒黄色。另研）　桔梗各二两二钱　大豆黄卷（微炒）　当归　肉桂各一两七钱　阿胶　白蒺各七钱半　白茯苓一两二钱　川芎　防风　麝香　冰片各五钱　羚羊角（镑）一两　犀角（镑）二两　雄黄八钱（飞）　干姜（炮）七钱　大枣百枚（蒸熟去皮，研膏）　金箔一千四百张（内四百为衣）

上另研为末，炼蜜与枣杵匀，每两作十丸，用金箔为衣。每服一丸，温水化下。

《医统》牛黄丸　治癫狂风痫心风，神不守舍，时发无常，仆地吐涎，不自知觉。

牛黄　珍珠　麝香各五分　朱砂　龙齿（各另研）　犀角　琥珀各二钱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人参　茯苓各四钱　水银五分　防风　黄芩　知母　龙胆草　石菖蒲　白芍药　全蝎　甘草各五钱　蜂房三钱　金箔　银箔各七十片

上为末，共和匀，炼蜜和捣千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后临卧新竹叶汤下。

（万氏）牛黄清心丸　方在小儿九四。治心热神昏。

（钱氏）牛黄丸　方在小儿九二。治小儿痰涎风痫。

《杂著》牛黄丸　方在小儿九三。治小儿惊痫，痰涎壅盛。

三味牛黄丸　方在小儿九五。治小儿惊热疳积。

苏合香丸　治中气，或卒暴气逆心痛，鬼魅恶气等证。

麝香　沉香　丁香　白檀香　香附　茇拨　白术　诃子（煨去皮）　朱砂（水飞）　青木香　乌犀角各二两　熏陆香　龙脑各一两　安息香二两（另为末，用无灰酒一升熬膏）　苏合油二两（入安息香膏内）

上为细末，用安息香膏并炼蜜，每两作十丸，熔黄蜡包裹为善。每用温水化服一丸。或丸如桐子大，每服四、五丸。

龙脑鸡苏丸　治上焦之火，除烦解劳，安吐血衄血，清五脏虚烦，神志不定，上而酒毒膈热消渴，下而血滞五淋血崩等疾。

麦冬四两　甘草一两半　龙脑薄荷叶一斤　阿胶（炒）　人参各二两　黄芪（炙）一两　生地六两（另为末）　木通　银柴胡各二两（此二味用沸汤浸一日夜，绞取汁）

上用好白蜜二斤，先煎一两沸，却入地黄末，不住手搅，徐加木通、柴胡汁，慢火熬成膏，然后加前诸药末和丸，如豌豆大。每服二十丸，随证用引送下。如室女虚劳，寒热潮作，用人参柴胡汤下。一方如前，有黄连一两。

九还金液丹　方在小儿八八。

治男妇小儿中风惊风，痰盛气急。

《良方》香橘汤　治七情内伤，胸膈不快，腹胁胀痛。

香附（炒）　半夏（制）　橘红各三钱　甘草（炙）一钱

水一钟半，生姜五片，红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良方》分气紫苏饮　治腹胁疼痛，气促喘息。

苏叶　桔梗（去芦）　桑白皮　草果仁　大腹皮　白茯苓　陈皮　炙甘草各一钱半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入盐少许，煎八分，食前服。

《本事》枳实散　治男子两胁疼痛。

枳实一两　白芍药（炒）　雀脑芎　人参各半两。

上为细末。姜枣汤调服二钱，酒亦可，食前，日三服

《济生》推气散　治右胁疼痛，胀满不食。

片姜黄　枳壳（麸炒）　桂心各五钱　甘草（炙）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食远调服。

白术丸　治息积病，胁下满闷，喘息不安，呼吸引痛，不可针灸，宜导引，服此药。

白术（炒）　枳实（麸炒）　官桂各一两半　人参二两　陈皮　桔梗（醋炒）　炙甘草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不拘时，温酒送下，日三服。

（1）“刑”原作“形”，据文义改。

卷之五十五宇集

古方八阵

攻　阵

（仲景）大承气汤　治阳明太阴伤寒，谵语，五六日不大便，腹满烦渴，并少阴舌干口燥，潮热脉实者。刘河间加甘草，名三一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半斤　枳实五枚　芒硝三合

上以水一斗，先煮厚、枳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仲景）小承气汤　治病在太阴，无表证，汗后潮热狂言，腹胀脉实，六七日不大便，喘满者。

即前大承汤减去芒硝。

（仲景）调胃承气汤　治太阳、阳明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结，日晡潮热者。凡阳明病有一证在经者，当解肌；入腑者，当攻下。

大黄　芒硝　甘草各五钱（此从近法）

每服三、五钱，水一大盏，煎七分，温服。

（仲景）桃仁承气汤　治伤寒畜血，小腹急，大便黑而不通。

桃仁十二枚（去皮尖）　官桂　甘草各一钱　芒硝三钱　大黄半两或一两（此从近法）

上㕮咀，作一服或分二服。水一大盏，煎七分，温服。

《良方》桃仁承气汤　治瘀血小腹作痛，大便不利，或谵语口干，漱水不咽，遍身黄色，小便自利，或血结胸中硬满，心下手不可近，或寒热昏迷，其人如狂。

桃仁半两（去皮尖）　大黄（炒）一两　甘草二钱　肉桂一钱

上姜、水煎，发日五更服。

当归承气汤　治燥热里热，火郁为病，或皮肤枯燥，或咽干鼻干，或便溺结秘，通宜此方。

当归　大黄各四钱　甘草　芒硝各二钱。

上㕮咀。入姜煎服。

（仲景）大柴胡汤　表证未除，里证又急，汗下兼行用此。

柴胡半斤　半夏半升　黄芩　芍药各三两　生姜五两（切）　枳实四枚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陶氏）六一顺气汤　以代大小承气、大柴胡、大陷胸等汤之神药也。此汤治伤寒热邪传里，大便结实，口燥咽干，怕热谵语，揭衣狂走，斑黄阳厥，潮热自汗，胸胁满硬，脐腹疼痛等证，效不尽述。

大黄　枳实　黄芩　厚朴　柴胡　甘草　芍药　芒硝

水煎服。欲峻者，大黄后入。凡伤寒过经，及老弱或血气两虚之人，或妇人产后，有下证，或有下后不解，或表证尚未除而里证又急，不得不下者，用此汤去芒硝下之则吉。盖恐硝性峻急，故有此戒。经云：转药孰紧？有芒硝者紧也。今之庸医，不分当急下、可少与、宜微和胃气之论，一概用大黄、芒硝乱投汤剂下之，因兹枉死者多矣。仲景云：荡涤伤寒热积皆用汤液，切禁丸药，不可不知也。

（仲景）大陷胸汤　治大结胸手不可按。

大黄四钱　芒硝三钱　甘遂末二分（此从近数）

用水一钟半，先煎大黄至一钟，内芒硝，煎一二沸去粗，内甘遂末和匀服，得利则止。此药极峻，，必不得已而用之。原方用大黄六两、芒硝一升、甘遂末一钱，水六升，如前法煮二升，分二服。得快利，止后服。

小陷胸汤　方在寒阵十六。

治小结胸，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

（河间）大黄汤　治泻痢湿热邪盛，脓血稠粘，里急后重，日夜无度者。

大黄一两

上细锉，好酒二大盏浸半日。煎至一盏半，去大黄，分二服，顿服之。痢止，一服；如未止，再服，以利为度，服芍药汤以和之。痢止，再服黄芩汤和之，以撤其毒。

《外科》大黄汤　方在外科一六七。

治肠痈小腹坚肿。

《金匮》大黄甘草汤　治食已即吐。按此汤必下焦胀实，大便秘结不通，而格拒吐食者方可用之。若因胃虚而食已即吐者，此则大非所宜，用者不可误认。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金匮》大黄硝石汤　治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表和里实者宜用之。

大黄　黄檗　硝石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金匮》栀子大黄汤　治酒疸心中懊侬，或热痛。

栀子十四枚　大黄一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上用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河间）防风通圣散　治诸风潮搐，手足瘛疭，小儿急惊便结，邪热暴甚，肌肉蠕动，一切风热疥痢等疾。

防风　川芎　当归　芍药　麻黄　连翘　蒲荷叶　大黄　芒硝各五钱　石膏　黄芩　桔梗各一两　滑石三两　甘草二两　荆芥　白术　栀子各二钱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大钟，生姜三片，煎六、七分，温服。《医统》方各五分，用水二钟煎服。痰嗽加半夏；闭结加大黄二钱；破伤风加羌活、全蝎各五分。此方有四：贾同知方无芒硝；崔宣武方无芒硝，有缩砂；《疠疡机要》有白芷、蒺藜、鼠粘子、甘草。

双解散　方在痘疹四二。治痘疹表里俱实。

牛黄双解散　方在外科二百九。治便痈热毒，大小便秘。

《局方》凉膈散　泻三焦六经诸火。

大黄　朴硝　甘草各一钱　连翘一钱半　栀子　黄芩　蒲荷各五分

水一钟半，加竹叶七片，煎八分，入蜜一匙，和匀服。

（东垣）凉膈散　方在痘疹八三。

解痘疹内热良方。

（陶氏）黄龙汤　治热邪传里，胃有燥粪结实，心下硬痛而下利纯清水，身热谵语发渴。此非内寒而利，乃因汤药而利也，名曰积热利证，宜急下之。身有热者，宜用此汤；身无热者，宜六一顺气汤。医家有不识此证者，便呼为漏底伤寒，即用热药止之者，是犹抱薪救火也，误人多矣。

大黄　芒硝（老弱者去此）　厚朴　甘草　人参　当归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枣二枚，煎服。

《良方》黄龙汤　方在妇人八五。治妊妇感冒风寒，热入胞宫，寒热如疟。

（钱氏）黄龙汤　方在小儿二五。治小儿感冒发热，或寒热往来。

（子和）玉烛散　治血虚有滞，或妇人经候不通，腹胀作痛。此四物汤对调胃承气汤也。

当归　川芎　芍药　地黄　大黄　芒硝　甘草各等分

上㕮咀。水煎服。甚者倍用大黄。

四顺清凉饮子　治大人小儿血脉壅实，脏腑生热，面赤烦渴，睡卧不宁，大便秘结。

大黄　当归　芍药　甘草各等分

上㕮咀。水煎服。

《元戎》四物汤　治脏结秘涩。

当归　熟地黄　川芎　白芍药　大黄（煨）　桃仁各等分

上用水煎，或丸服亦可。

（仲景）抵当汤　治伤寒热在下焦，少腹鞕满，其人发狂，小便自利，下血乃愈，以太阳病瘀热在里也。

水蛭三十条（熬）　虻虫三十个（熬，去翅尾）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又，抵当丸，亦即此四味。

（仲景）十枣汤　治悬饮内痛。

芫花（醋拌经宿，炒微黑勿焦）　大戟（长流水煮半时，晒干）　甘遂（面裹煨）各等分

上为细末。先以水一钟半，煮大枣十枚至八分，去枣纳药末，强人一钱，弱人五分，平旦服之，不下更加五分，快下，徐以糜粥补之。

（洁古）三化汤　治中风外有六经之形证，先以续命汤主之；内有便溺之阻格，此方主之。

厚朴（姜制）　大黄　枳实　羌活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煎服。微利则止。

《选要》透膈汤　治脾胃不和，中脘气滞，胸膈满闷，噎塞不通，胁肋胀痛，痰涎呕逆，饮食不下。

木香　白豆蔻　砂仁　槟榔　枳壳（麸炒）　厚朴（姜汁炒）　半夏（制）　青皮　橘红　甘草　大黄　朴硝各一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红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金匮》因陈蒿汤　治伤寒发黄，及谷疸。发热不食，大小便秘，或食即头眩，是为谷疸。

茵陈九钱　大黄四钱半　山栀一钱半

上作二服，每服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温服。

《河间》芍药汤　下血调气。经曰：溲而便脓血，气行而血止，行血则便自愈，调气则后重除。

芍药一两　当归　黄连各五钱　木香　甘草（炙）　槟榔各二钱　大黄三钱　官桂一钱半　黄芩五钱

上咀。每服半两，水二钟，煎一盏，食后温服。如血痢，则渐加大黄；如汗后脏毒，加黄檗半两，依前服。

愚按：此汤乃河间之心方，然惟真有实热者可用，若假热假实者，误服则死。

枳实大黄汤　治湿滞脚气。

羌活钱半　当归一钱　枳实五分　大黄（酒煨）三钱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前空心温服，以利为度。

羌活导滞汤　治风湿实滞脚气。

羌活　独活各半两　防己　当归各三钱　枳实（麸炒）二钱　大黄（酒煨）一两

上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煎至七分，温服，量虚实加减，微利则已。

牛黄泻心汤　治心经实热，狂言妄语，神志不安。

牛黄（另研）一两　冰片（另研）一分　朱砂（另研）二钱　大黄（生）一两

上为细末，和匀。每服一、二钱，冷姜汤或蜜水调下。

《宣明》三棱散　治积聚、癥瘕，痃癖不散，坚满痞闷，食不下。

三棱　白术（炒）各二两　蓬术　当归各五钱　木香　槟榔各三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沸汤调下。

三棱丸　治血癥血瘕，食积痰滞。

莪术（醋浸炒）　三棱各三两　青皮　麦芽（炒）　半夏各一两

上共用好醋一钟，煮干焙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四十丸，淡醋汤下。痰积，姜汤下。

三圣膏　贴积聚癥块。

石灰十两　官桂半两（为末）　大黄一两（绵纹者，为末）

上将石灰细筛过，炒红，急用好醋熬成膏，入大黄、官桂末搅匀，以器收贮，用泊纸或柿漆纸摊贴患处，火烘熨之。

《良方》桃仁煎　治血瘕。

桃仁　大黄（炒）各一两　虻虫半两（炒黑）　朴硝一两

上为末，以醇醋一钟，磁器中煮三分，下前三味，不住手搅，煎至可丸，乃下朴硝，丸如桐子大。不吃晚食，五更初温酒下五丸，日午下秽物，如未见，再服。仍以调气血药补之。立齐曰：向在毗陵，一妇人小便不通，脐腹胀甚。予诊之曰：此血瘕也。用前药一服，腹痛，下瘀血血水即愈。此药猛烈大峻，气血虚者，斟酌与之。

穿山甲散　治症瘕瘀血，心腹作痛。

穿山甲（炒焦）　鳖甲（醋炙）　赤芍药　大黄（炒）　干漆（炒烟尽）　桂心各一两　川芎　芫花（醋炒）　归尾各半两　麝香一钱

上为末。每服一钱，酒调下。

（子和）禹功散　泻水之剂。

黑丑（头末）四两　茴香一两（炒）　或加木香一两

上为细末。以生姜自然汁调一、二钱，临卧服。

（子和）浚川散　治一切痰饮，十种水气。

甘遂（面裹煨）　芒硝各二钱　郁李仁一钱　大黄　牵牛末各三钱

上为末，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温水下。

稀涎散　吐顽痰。

牙皂（炙，去皮弦）一钱　藜芦五分

上为细末。每服五分或一、二钱，浆水调下。牙关不开者灌之。

大异香散　治积聚胀满。

三棱　蓬术　青皮　陈皮　枳壳（炒）　藿香　香附　半夏曲　桔梗　益智各一钱半　炙甘草五分

上分二贴，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经验》流金膏　治一切火痰咳逆等证。

白石膏（微煅研细）　大黄（锦纹者，椎碎，酒浸半日，蒸晒九次）各二两　黄芩（酒洗）　橘红各两半　连翘　川芎　桔梗　贝母各一两　胆星　苏州薄荷　香附

各五钱

上为极细末，炼蜜丸，弹子大。午后临卧细嚼一丸。忌酒面诸湿热物。按此方当去川芎、桔梗，效必更速。

（子和）通经散 治妇人气逆血闭。

陈皮（去白） 当归各一两 甘遂（以面包勿令透水，煮百余滚，取出用冷水浸过，去面焙干）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温汤调下，临卧服。

《外台》苦楝汤 治蛔虫。

苦楝根东引不出土者，刮去皮土，取内白皮二两，水三碗，煎一碗半，去粗，以晚米三合煮糜粥。空心先以炙肉一片嚼之，引虫向上，次吃药粥一、二口，少顷又吃，渐渐加至一碗，其虫下尽而愈。

《宣明》三花神祐丸 治一切沉积痰饮，变生诸病，或气血壅滞，湿热郁结，走注疼痛，风痰胀满等证。子和神祐丸用黑丑一两，无轻粉。

黑丑（取头落末）二两 大黄一两 芫花（醋浸炒） 大戟（醋浸炒） 甘遂（面裹煨）各五钱 轻粉一钱

上为细末，滴水为丸，小豆大。初服五丸，每服加五丸，温水下，日三服，以快利为度。欲速下者，宜八、九十丸或百余丸。凡痞满甚者，以痰涎壅盛，顿攻不开，则转加痛闷，须渐进之，初服止三丸，每加二丸，至快利即止。

木香槟榔丸 杀下诸虫。

槟榔一两 木香 鹤虱 贯众 锡灰 干漆（烧烟尽） 使君子各五钱 轻粉一钱 雷丸 巴豆仁各二钱半

面糊丸，麻子大。每服二十丸，五更粥饮下，或煎菖蒲石榴汤下。

《宝鉴》木香槟榔丸 治一切气滞，心腹痞满，胁肋胀闷，大小便涩秘不通。

木香 槟榔 青皮（去瓤） 陈皮（去白） 枳壳（麸炒） 蓬术（煨切） 黄连各一两 黄檗（去皮） 香附（炒） 大黄（炒）各三两 黑丑（取头落末）四两。

滴水为丸，豌豆大。每服三、五十丸，食远姜汤送下，以微利为度。

遇仙丹 追虫逐积，消滞利痰，万病可除。

黑丑（头末） 槟榔各一斤 大黄半斤 三棱 莪术（醋炙）各四两 木香二两

上为末，用大皂角去子打碎，煎浓汤去滓，煮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以强弱为加减，五更茶清下，如未通，再饮温茶助之。下虫积恶物尽了，白粥补之。

备急丸 治胃中停滞寒冷之物，心腹作痛如锥，及胀满下气，并卒暴百病，中恶客忤，口噤卒死皆治之。易老名独行丸。《脾胃论》名备急大黄丸。

巴霜 大黄 干姜（俱为末）

上等分，和匀炼蜜丸，石臼内杵千余下如泥，丸如小豆大。夜卧时温水下一丸，气实者加一、二丸，如卒病，不计时候服。如卒死口噤，即斡口折齿灌之。司空裴秀亦作散用，用其急也。孕妇忌用。

《和剂》神保丸 治心膈痛，腹痛，血痛，肾气胁下痛，大便不通，气噎，宿食不消。

木香 胡椒各二钱半 干蝎七枚 巴豆十粒（去皮心研）

上为末，汤浸蒸饼丸，麻子大，朱砂三钱为衣。每服五丸，用柿蒂汤，或姜、醋、茶、蜜、茴香、木香等汤，随宜送下。

《宝藏》感应丸 治宿食积滞腹痛，胸膈痞闷，疼痛吐泻。

南木香 肉豆蔻 丁香各两半 干姜（炮）一两 巴霜七十粒 百草霜二两 杏

仁一百四十粒（去皮尖，研）

上先将前四味为末，后入三味同研匀，外用好黄蜡六两溶化，以绢滤净，更用好酒一升，于银、石器内煮蜡数沸，倾出，其蜡自浮，听用。凡春夏修合，先用香油一两，铫内熬令香熟，次下酒蜡四两，同化成汁，就铫内乘热拌和前药成剂，分作小锭，油纸裹放，旋丸服之。若秋冬须用香油一两五钱。每服三十丸，空心姜汤下。

大金花丸　治中外诸热，淋秘溺血，嗽血，衄血，头痛骨蒸，咳嗽肺痿。

黄连　黄芩　黄檗　栀子　大黄各等分

上为细末，滴水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凉水、茶清任下。本方去大黄，倍加栀子，名栀子金花丸。

《千金》大硝石丸　治痞积。

硝石六两　大黄八两（另研）　人参　甘草各三两

上为细末，用好陈醋三升，以磁器微火熬丸。每入醋一升，先入大黄，不住手搅使微沸，尽一刻又入一升，再熬微干，又下一升，并下余药再熬，使可丸，如鸡子黄大，每服一丸，白汤化下；或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服后当下如鸡肝，或如米泔赤黑色等物乃效。下后忌风冷，宜软粥将息。

（东垣）　枳实导滞丸　治伤湿热之物，不得旋化而作痞满，闷乱不安。

黄芩　茯苓　白术　黄连各三钱　枳实（热炒）　神曲各五钱（炒）　泽泻二钱　大黄（煨）一两

上为末，汤浸蒸饼为丸。食远白汤下五十丸。

《秘方》化滞丸　理诸气，化诸积。夺造化，有通塞之功；调阴阳，有补泻之妙。久坚沉痼者，磨之自消；暴滞积留者，导之自去。此与邓山房感应丸略同，但彼方犹有沉香、檀香、砂仁、香附四味。

南木香　丁香　青皮　橘红　黄连各二钱半　莪术（煨）　三棱各五钱　半夏曲三钱。

上八味，共为细末。

巴豆（去壳，滚汤泡去心膜，用好醋浸少顷，慢火熬至醋干，用六钱研细，入前药，又研匀，再入后乌梅膏。巴豆若干，止用梅四钱五分）　乌梅肉（焙干为末，用五钱，以米醋调略清，慢火熬成膏，和入前药）

上和匀，用白面八钱调厚糊丸，萝卜子大。每服五、七丸，壮人十丸，五更空心用陈皮汤下。不欲通者，以津下。知所积物，取本汁冷下。停食饱闷，枳壳汤下。因食，吐不止，以津咽下即止。妇人血气痛，当归汤下。赤痢，冷甘草汤下。白痢，冷干姜汤下。心痛，石菖蒲汤下。诸气痛，生姜陈皮汤下。肠气，茴香酒下。若欲推荡积滞，热姜汤下，仍加数丸；未利，再服。利多不止，饮冷水一、二口即止。此药得热即行。得冷即止。小儿疳积，量大小饮汤下。妊娠勿服。

化铁丹歌

八梅十六豆，一豆管三椒；青陈各半两，丁木不相饶。

将来研作末，醋打面糊调；丸如黍米大，日晒要坚牢。

五分或三分，强弱或儿曹。任意作引下，是铁也能消。

陈米三棱丸　消积聚，去米面五谷等积。

陈仓米一两（用新巴豆五枚去壳，同米慢火炒，巴豆焦色，去豆不用）　陈皮　三棱（煨）　砂仁　麦芽各二钱　南香木一钱

上为末，醋糊丸，绿豆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食远姜汤下。

《局方》温白丸　治心腹积聚，癥癖痞块，大如杯碗，胸胁胀满，呕吐，心下坚结，旁攻两胁，如有所碍，及一切诸风，身体顽麻，三十六种遁尸注忤，十种水病，痞塞

心痛，腹中一切诸疾，但服此药，无不除愈。

川乌（制）二两 皂角（炙，去皮弦） 吴茱萸（汤泡一宿，炒） 石菖蒲 柴胡 桔梗（去芦，炒） 厚朴（姜制） 紫菀 人参 黄连（去须） 茯苓 干姜（炮姜） 肉桂 川椒（去目，炒） 巴霜各五钱（另研）

上为末，入巴豆研匀，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丸。姜汤下。按：此方与海藏万病紫菀丸大同，但彼多羌活、独活、防风三味，止用巴霜二钱，而群药更倍，随证用引送下，与此为稍异也。

洁古治法：肝积肥气，温白丸加柴胡、川芎；心积伏梁，温白丸加菖蒲、黄连、桃仁，脾积痞气，温白丸加吴茱萸、干姜。肺积息奔，温白丸加人参、紫菀；肾积奔豚，温白丸加丁香、茯苓、远志。

（陈氏）温白丸 方在小儿九十。

驱风豁痰定惊。

（丹溪）阿魏丸 治内积。

阿魏（醋煮作糊） 糖球子各一两 黄连六钱 连翘五钱

上为末，阿魏糊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汤送下。

《医林》阿魏丸 治诸般积聚，癥瘕痞块。

山查肉 南星（皂角水浸） 半夏 麦芽（炒） 神曲（炒） 黄连各一两 连翘 阿魏（醋浸） 栝蒌仁 贝母各五钱 风化硝 石咸 萝卜子（炒） 胡黄连各二钱半

上为末，姜汤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远姜汤下。

守病丸

此药名为守病，朱砂加上雄黄，硼砂轻粉要相当，去皮巴霜半两。

咸砂合济有功，乳香五钱随良。蜜丸一粒放毫光，取下多年积胀。

《简易》胜红丸 治脾积气滞，胸膈满闷，气促不安，呕吐清水，丈夫酒积，妇人脾血积，小儿食积并治。

三棱 蓬术（各醋煮） 青皮 陈皮 干姜 良姜各一两 香附二两（炒）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姜汤下。

《御院》助气丸 治三焦痞塞，胸膈饱闷，气不流通，蕴结成积，痃癖气块，并皆治之。

三棱（炮） 莪术（炮）各一两 青皮 橘红 白术各五钱 木香 槟榔 枳壳各三钱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下。

《局方》三黄丸 治三焦积热，咽喉肿闭，心膈烦躁，小便赤涩，大便秘结。

黄芩 黄连 大黄各等分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白汤送下，或淡盐汤亦可。此方为汤，即名泻心汤。

（东垣）雄黄圣饼子 治一切酒食伤脾，积聚满闷等证。

巴豆百枚（去膜油） 雄黄半两 白面十两（炒，罗过）

上二味为细末，同面和匀，用新汲水搅和作饼如手大，以水煮之，候浮于汤上，看硬软捏作小饼子。每服五、七饼，加至十饼、十五饼，嚼食一饼利一行，二饼利二行。食前茶酒任下。

（河间）舟车丸 治一切水湿蛊胀，痰饮癖积，气血壅满，不得宣通，风热郁痹，走注疼痛，及妇人血逆气滞等证。

黑丑（头末）四两 甘遂（面裹煨） 芫花 大戟（但醋炒）各一两 大黄二两

青皮　陈皮　木香　槟榔各五钱　轻粉一钱　取虫加芜荑半两

上为末，水糊丸，如小豆大。空心温水下，初服五丸，日三服，以快利为度。服法如前三花神祐丸。

（子和）导水丸

大黄　黄芩各二两　滑石　黑丑（头末）各四两

加法：甘遂一两，去湿热腰痛，泄水湿肿满，久病则加；白芥子一两，去遍身走注疼痛宜加；朴硝一两，退热散肿毒止痛，久毒宜加；郁李仁一两，散结滞，通关节，润肠胃，行滞气，通血脉宜加；樟柳根一两，去腰腿沉重宜加。

上为细末，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或加至百丸，临卧温水下。

（子和）神芎丸　治心经积热，风痰壅滞，头目赤肿，疮疖咽痛，胸膈不利，大小便秘，一切风热等证。

大黄（生）　黄芩各二两　黑丑（头末，生）　滑石各四两　黄连　川芎　薄荷叶各半两

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温水下。《局方》无黄连。

《三因》小胃丹　上可去胸膈之痰，下可利肠胃之痰。

芫花　大戟（俱醋炒）　甘遂（面裹煨）各一两　大黄（酒拌蒸）一两半　黄檗（炒褐色）二两

上为细末，粥丸，麻子大。每服十丸，温水下。

清气化痰丸

南星　半夏各八两（用皂角、白矾、生姜各三两，水十碗煮至五碗，取汤浸星、夏二日，却煮至无白点为度，晒干听用）　橘红　槟榔各二两　木香　沉香各一两　苍术（米泔浸炒）四两

上为末，姜汁糊丸。淡盐汤、白汤任下。

（丹溪）清气化痰丸　治上焦痰火壅盛，咳嗽烦热口渴，胸中痞满。

南星（制）三两　半夏（制）　黄连　黄芩各五两　栝蒌仁　杏仁（去皮尖）　茯苓各四两　枳实（炒）　陈皮各六两　甘草

上为细末，姜汁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

法制清气化痰丸　顺气快脾，化痰消食。

南星（去皮）　半夏各四两（用皂角、白矾、干姜各四两，入水五碗，煎至三碗，去柤，却入南星、半夏浸二日，再煮至星、夏俱无白点为度，晒干，加后药）　陈皮　青皮　苏子（炒）　神曲（炒）　麦芽（炒）　萝卜子（炒，另研）　杏仁（去皮尖，炒）　葛根　山查　香附各二两

上为末，汤泡蒸饼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临卧、食后茶汤下。

（隐君）滚痰丸　治一切湿热食积等痰，窠囊老痰。一方礞石止用五钱，外加百药煎五钱，乃能收敛周身痰涎，聚于一处，然后利下，所以甚效。

礞石（硝煅金色）一两　大黄（酒蒸）　黄芩（去朽者）各半斤　沉香五钱

上为细末，滴水为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量人强弱加减。凡服滚痰丸之法，必须临卧就床，用热水一口许，只送过咽，即便仰卧，令药徐徐而下；服后须多半日勿饮食起坐，必使药气除逐上焦痰滞恶物，过膈入腹，然后动作，方能中病。或病甚者，须连进二、三次，或壮人病实者，须多至百丸，多服无妨。

（子和）朱砂滚涎丸　治五痫。

朱砂　白矾（生）　硝石　赤石脂等分

上为细末，研蒜膏为丸，绿豆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后荆芥汤下。

（丹溪）青礞石丸　解食积，去湿痰，重在风化硝。

南星二两（切片，用白矾末五钱，水浸一二日，晒干。又云一两） 半夏一两（汤泡切片，以皂角水浸一日，晒干） 黄芩（姜汁炒） 茯苓 枳实（炒）各一两 礞石二两（槌碎，焰硝二两同入小砂罐内，瓦片盖之，铁线缚定，盐泥固济，晒干，火煅红，候冷取出） 法制硝（同莱菔水煮化，去卜，绵滤令结，复入腊月牛胆内风化之。或只用风化硝一两）

上为末，神曲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白汤下。

又方：半夏二两 白术 礞石各一两 黄芩五钱 茯苓 陈皮各七钱半 风化硝二钱

上为末，丸同前。

（节斋）化痰丸 润燥开郁，降火消痰，治老痰郁痰结成粘块，凝滞喉间，肺气不清，或吐咯难出。皆因火邪炎上，凝滞于心肺之分，俱宜开郁降火消痰，缓而治之，庶可效耳。

天门冬（去心） 黄芩（酒炒） 海粉（另研） 栝蒌仁（另研） 橘红各一两 连翘 香附（淡盐水浸炒） 桔梗各五钱 青黛（另研） 芒硝（另研）各三钱

上为细末，炼蜜入姜汁少许捣丸，龙眼大。噙嚼一丸，清汤送下，或丸如绿豆大，淡姜汤送下五六十丸。此等老痰，大约饮酒人多有之，酒气上蒸，肺与胃脘皆受火邪，故结而成痰。此方天冬、黄芩泻肺火，海石、芒硝咸以软坚，栝蒌润肺消痰，香附、连翘开郁降火，青黛去郁火，故不用辛燥等药。

《医林》辰砂化痰丸 治风化痰，安神定志，止嗽除坚。

辰砂（另研） 明矾（另研）各五钱 南星（制）一两 半夏曲三两

上为细末，姜汁糊丸，绿豆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食后姜汤下。

《三因》控涎丹 凡人忽患胸背手足腰胯疼痛，牵引钓动，时时走易不定，不可忍者，或手足冷痹，气脉不通，是皆痰涎在心膈上下，故为此证。

真白芥子 紫大戟（去皮） 甘遂（面裹煨）各等分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临卧淡姜汤或温水下五、七丸至十丸。痰甚者，量加之。

《医林》乌巴丸 治胸膈久为顽痰所害，面色青白浮肿，不思饮食，遍身疼痛，夜间气壅不得睡，往来寒热，手足冷痛，不得转侧，屡用痰药坠之不下，取之不出，此是顽痰坚滞，宜此药利下之则愈，未利再服。

乌梅肉二两 巴霜五粒（去油）

上用水二碗，砂锅内将乌梅肉煮烂，候水稍干，入巴豆，将竹片搅如稠糊，取出捣为丸，桐子大。每服七丸、九丸、十丸、十一丸、或十五丸，姜汤下，不拘时。

《御药》吐痰方 治胸中有痰瘀癖者。

用白矾一两，水二升，煮一升，入蜜一合，更煮少时。温服。须臾即吐，如未吐，再饮热水一盏，吐痰为效。

人参利膈丸 方在和阵一六六。

治痰逆嘱噎圣药。

《和剂》青木香丸 治胸膈噎塞，气滞不行，肠中水声，呕哕痰逆，不思饮食，宽中和膈。

黑丑（炒香，取头末）十二两 破故（炒） 荜拨各四两 木香二两 槟榔（用酸粟米饭裹，湿纸包，火煨令纸焦，去饭）四两

上为末，滴水为丸，绿豆大。每服三、四十丸，茶汤、热水任下。

消痞核桃

莪术（酒洗） 当归（酒洗） 白芥子 急性子各四两（俱捣碎） 皮硝 海粉各八两 大核桃百枚

上先以群药入砂锅内，宽水煮一二沸，后入大核桃重五钱者百枚，同煮一日夜，以重一两为度，取起晾干。先用好膏药一个，掺阿魏一钱，麝香半分，量痞大小贴住，以热手磨擦。每空心服前桃一个，三日后二个，以至三个。服完后，须四物汤之类，数贴即愈。

熨痞方

一层用麝香二、三分掺肉上。二层阿魏一、二钱。三层芒硝一、二两铺盖于上。

上先用荞麦面和成条，量痞大小围住，铺药于内，以青布盖之，随烧热砖四、五块，轮流布上熨之，觉腹中气行宽快，即是痞消之兆。以手烘热摩之亦妙。内须服调养气血之药。

开结导饮丸　方在和阵二七八。

治饮食不消，心下痞闷，腿脚肿痛。

《局方》犀角丸　除三焦热邪，及痰涎壅滞，肠胃燥涩，大小便难。

黄连（去须）　犀角（镑）各十两　人参二十两　大黄八十两　黑丑（炒捣，取头末）六十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临卧汤下，更量虚实加减。

《河间》犀角丸　治癫痫发作有时，扬手掷足，口吐痰涎，不省人事，暗倒屈伸。

犀角末半两　赤石脂三两　朴硝二两　白僵蚕　薄荷各一两

上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温水下，日三服，不拘时。如觉痰多，即减其数。忌油腻炙煿。

麻仁丸　治大便秘结，胃实能食，小便热赤者。

芝麻四两（研取汁）　杏仁四两（去皮尖，研如泥）　大黄五两　山栀十两

上为末，炼蜜入麻汁和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白汤下。

《局方》脾约丸　此即仲景麻人丸。仲景曰：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浮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人丸主之。亦名润肠丸。治脏腑不和，津液偏渗于膀胱，以致小便利，大便秘结者。

大黄（蒸）　杏仁（去皮尖，炒）　厚朴　麻仁各四两　枳实二两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白滚汤下，日三服，渐加，以和为度。

《局方》七宣丸　治风气结聚，宿食不消，心腹胀满，胸膈痞塞，风毒肿气连及头面，大便秘涩，小便时数，脾胃气壅，不能饮食。东垣云：治在脉则涩，在时则秋。

柴胡　枳实　诃子肉　木香各五两　炙甘草四两　桃仁（炒，去皮尖）六两　大黄（蒸）十五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远米饮下，渐加至、四五十丸，以利为度。觉病退，止服。

《局方》七圣丸　治风气壅盛，痰热结搏，心烦面赤，咽干口燥，肩背拘急，胸膈胀满，腹胁痞闷，腰膝沉重，大便闭结，小便赤涩。东垣曰：治在脉则弦，在时则春。

木香　槟榔　川芎　肉桂　羌活各五钱　郁李仁（炮去皮）　大黄（半生半熟）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小豆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食后临卧白汤下。

《三因》红丸子　消食疟。

胡椒一两　阿魏一钱（醋化）　青皮（炒）三两　莪术　三棱（醋煮一伏时）各二两

上为末，另用陈仓米末同阿魏醋煮糊丸，桐子大，炒土朱为衣。每服七十丸，姜汤下。

追虫丸　取一切虫积。

黑丑（头末） 槟榔各八钱 雷丸（醋炙） 南木香各二钱

上为末，用茵陈二两，大皂角、苦楝皮各一两，煎浓汁丸，绿豆大。壮大人每服四钱，小人弱人或一钱五分，量人虚实，于五更时用砂糖水吞下，待追去恶毒虫积二、三次，方以粥补之。

《医林》化虫散

雷丸二粒 槟榔二枚 鹤虱一钱 使君子七枚 轻粉少许

上为末，分二服。候晚刻以精猪肉一两切成片，用皂角浆泡一宿，至五更慢火炙熟，乃以香油拭肉上，候温，取前药一服擦肉上，略烘过食之。至巳时虫下了，乃进饮食。

万应丸 下诸虫。

槟榔五两 大黄半斤 黑丑（头末）四两 皂角（不蛀者）十条 苦楝根皮一升

上先将苦楝皮、皂角二味，用水二大碗熬成膏子，搜和前三味为丸，桐子大，以沉香、雷丸、木香各一两为衣，先用沉香衣、后用雷丸、木香衣。每服三钱，四更时用砂糖水送下。

妙应丸 一名剪红丸。杀诸虫。

大黄 牵牛（头末） 槟榔各三两 雷丸 锡灰各五钱 大戟三钱 鹤虱 使君子（煨） 茴香 贯众各二钱半 轻粉少许 苦楝根一两

上为细末，用皂角煎膏丸服。每服五、六十丸，随弱强加减，五更初茶清下。如未通，再吃温茶助之。下虫积尽了，白粥补之。

《运气》五瘟丹 治瘟疫火证。

黄芩 黄檗 黄连 山栀 香附 紫苏 甘草稍 大黄

上以前七味生为末，用大黄三倍煎浓汤，去滓和药，丸如鸡子大，朱砂、雄黄为衣，贴以金箔。每用一丸，取泉水七碗浸化，可服七人。前药甲已年以甘草稍为君，乙庚年黄芩为君，丙辛年黄檗为君，丁壬年山栀为君，戊癸年黄连为君。为君者，多一倍也。余四味同香附、紫苏为臣者，减半也。

大青丸 治时行瘟病发热，上膈结热。

薄荷 栀子 黄芩 黄连 甘草各三钱 连翘六钱 大黄 玄明粉各八钱

上为细末，以青蒿自然汁为丸，绿豆大，雄黄为衣。每服五、六十丸，白滚汤下。若治杂病发热者，以朱砂或青黛为衣。

朱砂丸 治卒时中恶垂死。

朱砂（研） 附子（炮去皮脐） 雄黄（明者）各一两 麝香一分（另研） 巴豆二十粒（去油）

上研匀，炼蜜和捣为丸，麻子大。每服三丸，不拘时粥饮下。如不利，更加三丸至七丸，以利为度。

李氏八毒赤丸 治一切邪祟鬼疰，服之即愈。

雄黄 朱砂 矾石 附子（炮） 藜芦 牡丹皮 巴豆各一两 蜈蚣一条

上为末，炼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凉水送下，无时。《卫生宝鉴》云：副使许可道宿驿中，夜梦一妇人于胁下打一拳，遂痛不止，而往来寒热，不能食，乃鬼击也。《名医录》云李子豫八毒赤丸，名为杀鬼杖子。遂与药三粒，卧时服，明旦下清水二斗而愈。又陈庆玉子，因昼卧水仙庙，梦得一饼食之而心腹痞满，病及一年，诸治不效。余诊之，问其始末，因思此疾既非外感，又非内伤，惟八毒赤丸颇为相当。遂与五七丸，下清黄涎斗余，渐得气调，后以别药理之，数月而愈。

（仲景）瓜蒂散 治伤寒头不痛，寸脉微浮，胸中痞鞕，气上冲咽喉不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

瓜蒂（熬黄） 赤小豆等分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然后合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再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子和）独圣散 吐积蓄痰涎。

甜瓜蒂不拘多少（微炒）

为细末。每服一、二钱，蜜汁调服。膝痛加全蝎，头痛加郁金服，吐之。

茶调散 吐除痰积。

瓜蒂二钱 好茶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蜜汁调服。

（陈氏）独圣散 方在外科五六。

治疮疡气血凝滞。

《良方》独圣散 方在妇人十八。

治妊娠伤触动胎，腹痛下血。

（钱氏）独圣散 方在痘疹七八。

治痘疮倒靨陷伏。

木通散 凡男子妇人胁肋苦痛。

木通（去节） 青皮 萝卜子（炒） 茴香 川楝子（取肉，用巴豆半两同炒黄，去巴豆）各一两 滑石（另研） 莪术 木香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不拘时，用葱白汤调服，甚者不过三服。

《金匮》大黄附子汤 治寒气内积，胁下偏痛。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炮） 细辛二两

上三味，用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更进一服。

《金匮》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通治飞尸鬼击病。老小量用。

卷之五十六宇集

古方八阵

散 阵

（仲景）麻黄汤 治太阳经伤寒，发热无汗，恶寒及身痛。此峻逐阴邪之方也。

麻黄 桂枝各三两 甘草一两 杏仁七十个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半，去粗。温服八合，覆取微汗。

麻黄加术汤 治风湿。

即前方加白术四两。

（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 治少阴伤寒，始得之，脉虽沉而反发热者，此阴分之表证也，宜此主之。并治寒气厥逆，头痛，脉沉细者。

麻黄（去节） 细辛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药者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日三服。

《金匮》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风湿一身尽痛，发热，日晡剧者。因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

麻黄（去节，汤泡）　薏仁各半两　甘草（炙）一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炒）

上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煮八分，温服取微汗，避风。

（仲景）麻黄附子甘草汤　治少阴伤寒，二、三日，无别证，用此微发其汗，并治风湿通身浮肿。

麻黄（去节）　甘草（炙）各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金匮》麻黄甘草汤　治腰已上水肿者，宜此汗之。

麻黄半两　甘草二钱半

上咀。用水二钟，先煮麻黄三、四沸，去沫，入甘草，再煎至八分，食远热服取汗。有人患气喘，积久不瘥，遂成水肿，服此效。

（仲景）大青龙汤　治伤寒头痛发热，无汗而烦躁。

麻黄三钱　桂枝　生姜各一钱　杏仁五枚　甘草五分　大枣一枚（此非古数）石膏半鸡子大一块。

水一钟半，煎分二服。

（仲景）小青龙汤　治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呕哕而咳，发热，或渴，或利，或小水不利，小腹满而喘，并治肺经受寒，咳嗽喘急，宜服此以发散表邪。

麻黄（去节）　桂枝　芍药　甘草　细辛　干姜各三两　半夏　五味各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按：上方乃仲景古法，今当随证轻重，酌宜用之。

（仲景）桂枝汤　治太阳经伤风，发热，自汗，恶风。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食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一时许，令遍身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

桂枝加黄芪汤　治黄疸脉浮者，当以汗解之。

即前桂枝汤加黄芪二两。

桂枝加大黄汤

即前桂枝汤内加大黄一两。

栝蒌桂枝汤　治痓。

即前桂枝汤加栝蒌根二两。

（仲景）桂枝人参汤　治太阳伤寒，表里不解，协热下利者。

桂枝（去皮）　炙甘草各四两　白术　人参　干姜各三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后内桂枝，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仲景）桂枝麻黄各半汤　治太阳伤寒如疟状，发热恶寒，不能得汗，热多寒少而身痒者。

桂枝（去皮）　麻黄（去节）　芍药　甘草（炙）　生姜（切）各一两　大枣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桂枝附子汤　方在热阵三十。治伤寒风湿身痛。

桂枝甘草汤　方在热阵四四。治过汗心悸。

桂枝葛根汤　方在痘疹三七。解散寒邪。

（仲景）柴胡桂枝汤　治伤寒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

柴胡四两　桂枝（去皮）　人参　黄芩　芍药　生姜各一两半　甘草（炙）一两半　夏二合半　大枣六枚（擘）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

（仲景）小柴胡汤　治邪在肝胆半表半里之间，寒热往来，喜呕，或日晡发热，胁痛耳聋，郁怒痎疟等证。

柴胡半斤　半夏半升　人参　黄芩　生姜　甘草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鞕，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两，温覆取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按：上方乃汉时古数也，今方改用柴胡二、三钱　半夏　黄芩各一、二钱　人参二、三钱　甘草五、七分

上加姜、枣，水煎服。

（薛氏）加味小柴胡汤　亦名柴胡栀子散。治乳母肝火发热，致儿为患，及风热生痰等证。

即前方加丹皮、栀子。

《良方》加味小柴胡汤　治伤寒胁痛，及少阳厥阴热疟。

即前方小柴胡汤加枳壳（面炒）、牡蛎粉

加姜三片，枣二枚，水二钟，煎服。

加减小柴胡汤　治脉弦，寒热，腹中痛。

即前小柴胡汤去黄芩，加芍药。

加姜、枣，水煎服。

柴胡石膏汤　治少阳阳明外感挟火，头痛口干，身热恶寒拘急。

柴胡二钱　石膏三钱　甘草一钱

上用姜、水煎服。气虚者，加人参。

大柴胡汤　方在攻阵七。治表证未除，里证又急，汗下兼行，宜此。

柴平汤　方在和阵二三三。治湿疟一身尽痛。

柴苓汤　方在和阵一九二。治身热烦渴泄泻。

加减柴苓汤　方在和阵一九三。治诸疝。和肝肾，顺气除湿。

（仲景）四逆散　治阳气亢极，血脉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胫之下者。若是阴证，则上过于肘，下过于膝，以此为辨，乃不当用此也。

柴胡　芍药　甘草　枳壳各等分

为细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日三服。嗽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悸者，加桂五分；腹痛，加附子一枚炮令坼；泄利下重者，浓煎韭白汤调服。

（仲景）葛根汤　治太阳伤寒，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及太阳阳明合病下利者。此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也。

葛根四两　麻黄（去节）　生姜各三两　桂（去皮）　芍药　甘草（炙）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

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升麻葛根汤　治伤寒阳明经证，目痛鼻干不眠，无汗恶寒发热，及小儿疮疹疫疠等证。

升麻　葛根　芍药　甘草各等分

水二钟，煎一钟，寒多，热服；热多，温服。

柴葛解肌汤　此椎法加减方。治足阳明证，目痛鼻干不眠，头疼，眼眶痛，脉微洪者。

柴胡　干葛　甘草　黄芩　芍药　羌活　白芷　桔梗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椎法加石膏末一钱煎之，热服。本经无汗恶寒者去黄芩，冬月，加麻黄；他时，加苏叶。

葛根葱白汤　治伤寒已汗未汗，头痛。

葛根　芍药　川芎　知母各二钱　生姜二钱　葱白五寸

水二钟，煎一钟服。

连须葱白汤　治伤寒已汗未汗，头痛如破。

连须葱白（切，半片）　生姜二两

水三钟，煎一钟半，分二服。

《局方》参苏饮　治四时感冒伤寒，头痛发热，恶寒无汗，及伤风咳嗽声重，涕唾稠粘，潮热往来。此药解肌宽中，孕妇伤寒、痘疹并治。

人参　苏叶　干葛　前胡　陈皮　枳壳　半夏　茯苓各八分　木香　桔梗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热服。

加减参苏饮　方在痘疹三四。治痘疹初热见点，解利之药。

败毒散　亦名人参败毒散。治四时伤寒瘟疫，憎寒壮热，风湿风眩项强，身体疼痛，不问老少皆可服。或岭南烟瘴之地，疫疠时行，或处卑湿，脚气痿弱等证，此药不可缺，日三服，以效为度。

人参　茯苓　枳壳　甘草　川芎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桔梗各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服；或为细末，沸汤点服。

加味败毒散　方在外科四一。解利足三阳热毒，寒热如疟。

荆防败毒散　方在痘疹三一。发散痘疹俱可用。

《局方》五积散　治感冒寒邪，头疼身痛，项背拘急，恶寒呕吐，肚腹疼痛，及寒湿客于经络，腰脚骨髓酸痛，及痘疮寒胜等证。

当归　麻黄　苍术　陈皮各一钱　厚朴（制）　干姜（炮）　芍药　枳壳各八分　半夏（炮）　白芷各七分　桔梗　炙甘草　茯苓　肉桂　人参各五分　川芎四分

水二钟，姜三片，葱白三茎，煎八分，不拘时服。

又歌曰：痢后遍生脚痛风，《局方》五积自能攻。

就中或却麻黄去，酒煮多多服见功。

十神汤　治时气瘟疫，感冒风寒，发热憎寒，头痛咳嗽无汗。此药不拘阴阳两感，一切发散宜此。

紫苏　干葛　升麻　芍药各一钱　麻黄　川芎　甘草各八分　白芷　陈皮　香附各六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服。

（东垣）升阳散火汤　治胃虚血虚，因寒邪郁遏阳气，以致肌表俱热如火，扪之烙手。此火郁发之之剂也。

升麻　葛根　羌活　独活　芍药　人参各五分　防风　炙甘草各三分　生甘草二

分　柴胡八分

水一钟半，加生姜三片，煎服。忌生冷。

升阳益胃汤　方在和阵二五。治秋燥行令，阳气渐衰，恶寒体倦。

圣散子　治一切山岚瘴气，时行瘟疫，伤寒风湿等疾，有非常之功，如李待诏所谓内寒外热，上实下虚者，此药尤效通神。宋嘉祐中，黄州民病疫瘴大行，得此药痊活者不可胜纪，苏东坡撰文勒石以广其传，圣散子之功益著。徽州郑尚书在金陵，用此方治伤寒，活人甚众。故知其大能发散寒湿，驱除瘴疟，实有超凡之效也。

苍术（制）　防风　厚朴（姜炒）　猪苓　泽泻（煨）各二两　白芷　川芎　赤芍药　藿香　柴胡各半两　麻黄　升麻　羌活　独活　枳壳　吴茱萸（泡）　细辛　藁本　茯苓各七钱　石菖蒲　草豆蔻　良姜各八钱　甘草二两半　大附子一枚。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二钟，枣一枚，煎八分，稍热服。

（易老）九味羌活汤　一名羌活冲和汤。治四时不正之气，感冒风寒，憎寒壮热，头疼身痛，口渴，人人相似者，此方主之。

羌活　防风　苍术各一钱　白芷　川芎　生地　黄芩　甘草各钱半　细辛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热服取汗。有汗者，去苍术，加白术；渴者，加葛根、石膏。

六神通解散　方在寒阵十五。治发热头痛，脉洪身热无汗。

《局方》消风百解散　治四时伤寒，头痛发热，及风寒咳嗽，鼻塞声重，或喘急。

荆芥穗　麻黄　白芷　苍术　陈皮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加姜、葱煎八分，热服。嗽甚者，加乌梅一个。

《局方》消风散　一名人参消风散。治风热上攻，头目昏眩，鼻塞声重，及皮肤顽麻，瘾疹瘙痒等证。

荆芥穗　炙甘草　人参　川芎　防风　羌活　蒲荷　蝉蜕（炒）　僵蚕（炒）　茯苓各二钱　陈皮　厚朴各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三钱，茶清调服，疮癣温酒下。

（子和）风消散

照前方，但无荆芥、防风、薄荷、甘草四味。

二味消风散　治皮肤搔痒不能忍。

苏州薄荷叶　蝉蜕（去头足土）各等分

上为末。食远温酒调下二钱。

《大旨》黄芩半夏汤　专治寒包热，兼治表里。

黄芩（酒炒）　半夏　麻黄　紫苏　桔梗　枳壳　杏仁　甘草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天寒，加桂枝。

《金匮》续命汤　治中风肢体不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拘急不能侧，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麻黄（去节）　人参　当归　石膏　桂枝　川芎　干姜　甘草各三两　杏仁四十枚（去皮尖）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忌，勿当风。

《千金》小续命汤　通治八风五痹痿厥等证，又于六经分别随证加减用之。

麻黄（去节）　人参（去芦）　黄芩（去腐）　芍药　甘草（炙）　川芎　白术　防己　杏仁（去皮尖，炒）　官桂各一两　防风一两半　附子（炮去皮脐）半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用水一钟半，加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温服。春夏，加石膏、知母、黄芩；秋冬，加官桂、附子、芍药。可随证增减诸药用。

附云岐子加减法：如精神恍惚，加茯苓、远志；心烦多惊，加犀角；骨节间烦疼有热者，去附子，倍芍药；骨间冷痛，倍用桂枝、附子；燥闷、小便涩，去附子，倍芍药，入竹沥一合煎；脏寒下痢，去防己、黄芩，倍附子、白术一两；热痢，减去附子；脚弱，加牛膝、石斛各一两；身痛，加秦艽一两；腰痛，加桃仁、杜仲各半两；失音，加杏仁一两；自汗者，去麻黄、杏仁，加白术；春，加麻黄一两；夏，加黄芩七钱；秋，加当归四两；冬，加附子半两。

《千金》大续命汤

即前方《金匮》续命汤去人参，加黄芩、荆沥。《元戎》方用竹沥。

续命煮散　补虚消风，通经络，行气血，除瘫疡疼痛。

人参　熟地黄　当归　川芎　芍药　防风　荆芥　独活　细辛　葛根　甘草　远志　半夏各五钱　桂心七钱半

上每服一两，水二钟，生姜三片，煎八分，温服。汗多者，加牡蛎粉一钱半。

《宝鉴》秦艽升麻汤　治中风手足阳明经，口眼㖞斜，四肢拘急，恶风寒。

升麻　葛根　甘草（炙）　芍药　人参各半两　秦艽　白芷　防风　桂枝各三钱

每服一两，水二钟，连须葱白头三茎，煎至一钟，食后稍热服，避风寒卧，得微汗即止。

愈风汤　治中风诸证，当服此药，以行导诸经，则大风悉去，纵有微邪，只从此药加减治之。若初觉风动，服此不致倒仆，此乃治未病之要药也。

羌活　甘草　防风　当归　蔓荆子　川芎　细辛　黄芪　枳壳　人参　麻黄　白芷　甘菊　薄荷　枸杞子　知母　地骨皮　独活　秦艽　黄芩　芍药　苍术　生地黄各四两　肉桂一两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二钟，生姜三片，煎七分，空心临卧服。空心一服，吞下二丹丸，谓之重剂；临卧一服，吞下四白丹，谓之轻剂。假令一气之微汗，用愈风汤三两，加麻黄一两，作四服，加姜五、七片，空心服，以粥投之，得微汗则佳；如一旬之通利，用愈风汤三两，加大黄一两，亦作四服，每服加生姜五、七片，临卧煎服，得利为度。又洁古羌活愈风汤：即同前方加柴胡、杜仲、半夏、厚朴、防己、白茯苓、前胡、熟地黄、石膏等九味，共三十三味，云治肝肾虚，筋骨弱，言语艰难，精神昏愦，风湿内弱，风热体重，或瘦而一肢偏枯，或肥而半身不遂。心劳则百病生，心静则万邪息，此药能安心养神，调阴阳，无偏胜。

景岳曰：中风一证，病在血分，多属肝经，肝主风木，故名中风，奈何自唐宋名家以来，竟以风字看重，遂多用表散之药。不知凡病此者，悉由内伤，本无外感，既无外感而治以发散，是速其危耳。若因其气血留滞，而少佐辛温以通行经络则可，若认为风邪，而必用取汗以发散则不可。倘其中亦或有兼表邪而病者，则诸方亦不可废，故择其要者详录之，亦以存古人之法耳。

胃风汤　治虚风能食，牙关紧急，手足搐挛，胃风面肿。

白芷一钱二分　升麻二钱　葛根　苍术　蔓荆子　当归各一钱　甘草（炙）　柴胡　藁本　羌活　黄檗　草豆蔻　麻黄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温服。

地黄散　治中风四肢拘挛。

干地黄　甘草（炙）　麻黄（去节）各一两

上㕮咀。用酒三升，水七升，煎至四升，去柤，分作八服。日进二服，不拘时。

（东垣）羌活附子汤　治冬月犯寒，脑痛齿亦痛，名曰脑风。

羌活　苍术各五分　制附子（炮）　麻黄　防风　白芷　僵蚕　黄檗各七分　升麻　甘草各二分　黄芪三分　佛耳草（无嗽不用）

水一钟半，煎八分，温服。一方有细辛。

《宝鉴》羌活附子汤　方在热阵三五。治呃逆。

羌活胜风汤　治两眼眵多眊燥，紧涩羞明，赤脉贯睛，头痛鼻塞，肿胀涕泪，脑颠沉重，眉骨痠疼，外翳如云雾丝缕，秤星螺盖。

羌活　防风　荆芥穗　白芷　独活　柴胡　薄荷叶　白术　桔梗　前胡　枳壳　甘草　川芎　黄芩各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热服。

《圣惠》川芎散　治偏正头风疼痛。

川芎　羌活　细辛　香附　槐花　甘草（炙）　石膏各半两　荆芥穗　薄荷　菊花　茵陈　防风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忌动风物。

《玉机》川芎散　治风热头痛不清及目病。

川芎三分　羌活　防风　藁本　升麻　甘草各一钱　柴胡七分　黄芩（炒）　黄连各四钱　生地二钱

上为末。每服一、二钱，茶清调下。

《局方》川芎茶调散　治伤风上攻，偏正头痛，鼻塞声重。

薄荷叶二两　川芎　荆芥穗各一两　羌活　白芷　甘草各五钱　细辛　防风各二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

《局方》神术散　治四时瘟疫伤寒，发热恶寒，头疼，项强身痛，及伤风头痛，鼻塞声重，咳嗽。

苍术　藁本　白芷　细辛　羌活　川芎　炙甘草各一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葱白三寸，煎服。

《良方》天香散　治年久头风不得愈者。

南星（制）　半夏（制）　川乌（去皮）　白芷各二钱

上作一服，水二钟，加生姜自然汁小半盏，煎一盏。食远服。

《直指》芎芷散　治风壅头痛。

川芎　白芷　荆芥穗　软石膏

上为末，每服一钱，食后沸汤调下。

芎辛导痰汤　治痰厥头痛。

川芎　细辛　南星　橘红　茯苓各钱半　半夏二钱　枳实　甘草各一钱

水一钟半，姜七片，煎八分，食后服。

《奇效》上清散　治头痛，眉骨痛，眼痛不可忍者。

川芎　郁金　芍药　荆芥穗　芒硝各半两　蒲荷叶一钱　片脑半钱

上为细末。每用一字，鼻内搐之。一方有乳香、没药各一钱。

《本事》透顶散　治偏正头风，夹脑风，并一切头风，不问年深日近。

细辛（表白者，三茎）　瓜蒂七个　丁香三粒　糯米七粒　脑子　麝香各一豆许

上将脑、麝另研极细，却将前四味亦另研细末，然后并研令匀，用磁罐盛之，谨闭罐口。用时随左右搐之一大豆许，良久出涎则安。

菊花散　治风热上攻，头痛不止。

甘菊花　旋复花　防风　枳壳　羌活　蔓荆子　石膏　甘草各一钱

水一钟半，姜五片，煎七分，不拘时服。

《宝鉴》如圣散　治眼目、偏痛、头风。

麻黄（烧灰）半两　盆硝二钱半　麝香　脑子各少许

上为细末搐之。

点头散 治偏正头痛。

川芎一两 香附四两（炒去毛）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服。

（东垣）清空膏 治偏正头痛年深不愈者。善疗风湿热上壅头目，及脑痛不止。若除血虚头痛者，非此所宜。

川芎五钱 柴胡七钱 黄连（酒炒） 防风 羌活各一两 炙甘草一两半 细挺子黄芩一两（一半炒，一半酒洗）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匕，热茶调如膏，抹在口内，少用白汤送下，临卧。如若头痛，每服加细辛二分；如太阴脉缓有痰，名曰痰厥头痛，减羌活、防风、川芎、甘草，加半夏一两五钱。

愈风饼子 治头风疼痛。

川乌（炒）半两 川芎 甘菊 白芷 防风 细辛 天麻 羌活 荆芥 薄荷

上为细末，水浸蒸饼为剂，捏作饼子。每服三、五饼，细嚼茶酒任下，不拘时。

《本事》治八般头风

草乌尖 细辛等分 黄丹少许

上为细末，用苇管搐入鼻中。

《百一》都梁丸 治风吹项背，头目昏眩，脑痛，及妇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痛。

白芷（大块白者，沸汤泡切）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用一丸，细嚼荆芥点茶下。

《和剂》三圣汤 治感冒风寒，鼻塞声重，语音不出，咳嗽喘急，胸满多痰。

麻黄（连节） 杏仁（连皮尖） 生甘草

上咀。每服五钱，姜三、五片，水煎，食远服。若憎寒恶风，欲取汗解，加桔梗、荆芥，白五圣汤，治咽痛。

《局方》华盖散 治肺受风寒，头痛发热，咳嗽痰饮。

麻黄（去节） 苏子 桑白皮 杏仁（去皮尖，炒） 赤茯苓 橘红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食后服。

冲和散 治感冒风湿，头目不清，鼻塞声重，倦怠欠伸出泪。

苍术四两（米泔浸炒） 荆芥 甘草（炙）八钱

上为末。姜汤调服二钱。

金沸草散 治肺感寒邪，鼻塞声重，咳嗽不已，憎寒发热，无汗恶风，或热壅膈间，唾浊痰甚。

旋覆花 麻黄 荆芥各一钱 前胡 半夏 芍药各八分 甘草（炙）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三因》旋覆花汤 治风寒暑湿伤肺，喘嗽大甚，坐卧不宁。

旋覆花 前胡 甘草 茯苓 半夏曲 杏仁 麻黄 荆芥穗 五味子 赤芍药各等分[1]

上每服五钱，加姜、枣水煎。有汗者勿服。

《良方》旋覆花汤 治风痰呕逆，饮食不下，头目昏闷等证。

旋覆花 枇杷叶 川芎 细辛 赤茯苓各一钱 前胡一钱半

上加姜、枣水煎服。

《医林》桑皮散 治上焦热壅，咳嗽连声，血腥并气不得透。

桑皮 柴胡 前胡 紫苏 薄荷 枳壳 桔梗 赤茯苓 黄芩 炙甘草等分

上咀。每服七、八钱，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

《简易》苏陈九宝汤　治老人小儿素有喘急，遇寒暄不常，发则连绵不已，咳嗽哮吼，夜不得卧。

麻黄　紫苏　薄荷　桂枝　桑白皮　大腹皮　陈皮　杏仁　甘草各六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乌梅一个，煎七分服。

《局方》羌活散　治风邪壅滞，鼻塞声重，头目昏眩，遍身拘急，肢节烦痛，天阴愈觉不安者。

羌活　麻黄　防风　细辛　川芎　菊花　枳壳　蔓荆子　前胡　白茯苓　甘草　石膏　黄芩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服。

羌活散　治风痹手足不仁。

羌活　防己　防风　枣仁　当归　川芎各一两　附子（炮去皮脐）　麻黄（去根节）　天麻各一两半　黄松节　薏仁各二两　荆芥一握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温酒调下。

《得效》芎芷香苏散　散风消痰，理脚气。

川芎　甘草二钱　苏叶　干葛　白茯苓　柴胡各半两　半夏六钱　枳壳（炒）三钱　桔梗（生）二钱半　陈皮三钱半

每服三钱，水一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金匮》越婢汤　治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

麻黄一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者，加附子一枚；风水，加白术四两。（《古今录验》方）即名越婢加术汤。

《金匮》越婢加半夏汤　治肺胀咳喘上气，目如脱状，脉浮大者。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　半夏半斤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当归汤　治肺痹上气，闭塞胸中，胁下支满，乍作乍止，不得饮食，唇干舌燥，手足冷痛。

当归（焙）　防风（去叉）　黄芪各二两　人参　细辛　黄芩（去腐）各一两　桂心三两　柴胡八两　半夏（汤炮）五两　杏仁（去皮尖，炒）五十个　麻黄（去根节，水煮二三沸，掠去沫，晒干）一两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姜七片，枣二枚，煎七分，不拘时温服，日三夜二。

羌活胜湿汤　方在和阵一七八。治外伤湿气，一身尽痛。

《局方》乌药顺气散　治风气攻注，四肢骨节疼痛，遍体顽麻，瘫痪脚气，语言蹇涩，痿弱等证。先宜服此以疏气道，然后随证用药。

乌药　麻黄　白芷　川芎　桔梗　橘红　枳壳（麸炒）　甘草（炙）　僵蚕（炒）各一两　干姜（炮）五钱

上每服五钱，姜、水煎服。

通关散　方在因阵九八。搐鼻取嚏，开通牙关。

神效左经丸　治诸风寒湿痹，麻木不仁，肢体手足疼痛，极效。

苍术（米泔浸）　草乌（去皮）　葱白　干姜各四两

上四味，捣烂装入瓶内按实，密封瓶口，安于暖处，三日取出晒干，入后药。按：此方当加当归六两更佳。

金毛狗脊　藁本　白芷　破故纸（酒浸，焙干）　抚芎　小茴香（炒）　穿山甲

（炮） 牛膝（酒浸）各三两 川乌（炮） 木瓜 白附子 虎胫骨（酥炙） 乳香（炙） 没药（炙）各一两（另研）

上为末，酒糊丸，小豆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酒下。

《三因》麻黄左经汤 治风寒暑湿四气流注足太阳经，腰足挛痹，关节重痛，憎寒发热，无汗恶寒，或自汗恶风头痛。

麻黄（去节） 干葛 细辛 防风 桂心 羌活 苍术 防己（酒拌） 茯苓 炙甘草各一钱一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前服。

《三因》半夏左经汤 治足少阳经为四气所乘，以致发热，腰胁疼痛，不食，热闷烦心，腿痹纵缓。

半夏（制） 干葛 细辛 柴胡 防风 桂心 干姜（炮） 白术 麦冬 黄芩 茯苓 炙甘草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前服。

《三因》大黄左经汤 治四气流注足阳明经，致腰脚肿痛不可行，大小便秘，或恶饮食，喘满自汗，呕吐腹痛。

大黄（煨） 细辛 羌活 前胡 杏仁（去皮尖，炒） 厚朴（制） 枳壳 黄芩 茯苓 炙甘草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千金》第一麻黄汤 治恶风毒气，脚弱无力，顽痹，四肢不仁，失音不能言，毒气冲心。有人病此者，但一病相当，即服此第一方，次服第二、第三、第四方。

麻黄一两 大枣十二枚 茯苓三两 杏仁三十枚 防风 当归 白术 川芎 升麻 芍药 黄芩 桂心 麦冬 甘草各二两

上㕮咀。以水九升，清酒二升，合煮取二升半，分四服，日三夜一。覆令小汗，粉之，莫令见风。

《千金》第二独活汤

独活四两 熟地黄三两 生姜五两 葛根 桂心 甘草 芍药 麻黄各二两

上㕮咀。以水八升，清酒二升，合煎取二升半，分四服，日三夜一。脚弱者，特忌食瓠子、葅菜，犯之则一世不愈。

《千金》第三兼补厚朴汤 并治诸气咳嗽，逆气呕吐。

厚朴 川芎 桂心 熟地黄 芍药 当归 人参各二两 黄芪 甘草各三两 吴茱萸二升 半夏七两 生姜一斤

上㕮咀。以水二斗，煮猪蹄一具，取汁一斗二升，去上肥腻，入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分四服。相去如人行二十里久，更进服。

《千金》第四风引独活汤 兼补方。

独活四两 茯苓 甘草各三两 升麻一两半 人参 桂心 防风 芍药 当归 黄芪 干姜 附子各二两 大豆二升

上㕮咀。以水九升，清酒三升，合煮三升半，分四服，相去如人行二十里久，更进服。

独活汤 治脚气阳虚寒胜，经气不行，顽肿不用，如神。

独活 麻黄（去节） 川芎 熟附子 牛膝 黄芪（炙） 人参 当归 白芍药 白茯苓 白术 杜仲（炒） 干姜 肉桂 木香 甘草（炙）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三枚，煎八分，食前温服。

追毒汤 治肝脾肾三经为风寒热湿毒气上攻，阴阳不和，四肢拘挛，上气喘满，小便秘涩，心热烦闷，遍身浮肿，脚弱不能行步。

半夏（汤泡七次） 黄芪（去芦） 甘草（炙） 当归（去芦） 人参（去芦） 厚朴（姜制） 橘红各一两 熟地黄 枳实（麸炒） 芍药 麻黄（去节）各二两 桂心三两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一钟半，生姜七片，枣三枚，煎八分，食前温服，日三夜一。

《局方》排风汤 治风虚冷湿，邪气入脏，狂言妄语，精神错乱，及五脏风邪等证。

防风 白术 当归（酒浸） 芍药 肉桂 杏仁 川芎 白藓皮 甘草（炙）各一钱 麻黄（去节） 茯苓 独活各三钱

上分二服，水二钟，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

阳毒升麻汤 治阳毒，赤斑狂言，吐脓血。

升麻一钱半 犀角（磨） 射干 黄芩 人参 甘草各八分

水一盏半，煎八分，内犀角汁和匀服。

栝蒌根汤 治风温大渴。

栝蒌根 干姜 防风 人参 甘草各一钱 石膏三钱

水一盏半，煎八分服。

再造散 治伤寒头痛发热，恶寒无汗，用表药而汗不出，脉无力者。此以阳虚不能作汗，名曰无阳。若医不识此，复用麻黄等药，及覆逼取汗，误杀者多矣。

人参 黄芪 川芎 甘草 熟附子 桂枝 细辛 羌活 防风 煨生姜 夏月热甚，或加石膏

水一钟半，枣二枚，煎八分，温服。

《本事》枳壳煮散 治悲哀烦恼伤肝，两胁骨痛，筋脉紧，腰脚重滞，筋急不能举动，此药大治胁痛。

枳壳（麸炒）四两 细辛 川芎 桔梗 防风各二两 葛根一两半 甘草一两

上咀。每服七、八钱，水一钟半，姜、枣同煮，食煎温服。

柴胡疏肝散 治胁肋疼痛，寒热往来。

陈皮（醋炒） 柴胡各二钱 川芎 枳壳（麸炒） 芍药各一钱半 甘草（炙）五分 香附一钱半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前服。

《本事》桂枝散 治因惊伤肝，胁骨疼痛不已。

枳壳一两（小者） 桂枝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调下。

（河间）葛根汤 治寒邪在经，胁下疼痛不可忍。

葛根 桂枝 川芎 细辛 防风各一钱 麻黄 枳壳 芍药 人参 炙甘草各八分

上咀。水一钟半，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温服。

升麻汤 治无汗而喘，小便不利，烦渴发斑。

升麻 苍术 麦门冬 麻黄各一钱 黄芩 大青各七分 石膏一、二钱 淡竹叶十片

水二钟，煎八分，温服。

（仲景）柴胡桂枝干姜汤 治伤寒五、六日，汗下后，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邪未解也。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 干姜二两 栝蒌根四两 黄芩三两 牡蛎（煅）二两 甘草（炙）二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

服微烦，再服汗出便愈。

〔1〕“各等分”三字原脱，据《三因方》补。

卷之五十七宇集

古方八阵

寒 阵

黄连解毒汤 亦名解毒汤。治火热狂躁烦心，口干舌燥，热之甚者，及吐下后热不解，脉洪喘急等证。

黄连 黄芩 黄檗 栀子各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二钟，煎服。

（仲景）白虎汤 治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邪，宜用此以解内外之热，及一切中暑烦热，热结斑黄，狂躁大渴等证。

石膏一斤（碎）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糯米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本方加苍术，即名苍术白虎汤。

（仲景）白虎加人参汤 此即人参白虎汤。亦名化斑汤。仲景法即于前白虎汤内加人参三两，用治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今近代止用人参二钱，石膏五钱，知母二钱，甘草一钱，糯米一撮，以治赤斑口燥烦躁，暑热脉虚等证。又河间名为人参石膏汤，用治膈消烦热，但分两加倍于今方。

《活人》白虎加桂枝汤 治疟但热不寒，及有汗者。

知母 桂枝 甘草（炙） 粳米各一钱 石膏一钱

上咀。水一钟半，煎八分，温服。

（仲景）竹叶石膏汤 治阳明汗多而渴，鼻衄，喜水，水入即吐，及暑热烦躁等证。

石膏一两 竹叶二十片 半夏 甘草各二钱 麦冬 人参各三钱 粳米一撮（此系今方，分两非仲景旧法）

水二钟，姜三片，煎服。一方云：石膏二钱，人参一钱，其他以递减之，用者当酌宜也。

六味竹叶石膏汤 治胃火盛而作渴。

石膏（煅）倍用之 淡竹叶 桔梗 薄荷叶 木通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竹叶黄芪汤 治胃虚火盛作渴。

淡竹叶二钱 人参 黄芪 生地黄 当归 川芎 麦冬 芍药 甘草 石膏（煅） 黄芩（炒）各一钱

水煎服。按此方之用，当去川芎为善。外科仍有半夏。

《宣明》桂苓甘露饮 治阳暑发热烦躁，水道不利等证。

滑石（飞）四两 石膏 寒水石 白朮各二两 茯苓 泽泻各一两 肉桂 猪苓各五钱 甘草二两（炙）

上为末。每服三钱，温汤调下。

（子和）桂苓甘露饮 治证同前，脉虚而渴者当用此。

滑石一两 人参 白朮 茯苓 甘草 石膏 寒水石 干葛 泽泻各一两 官桂 木香 藿香各一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白汤调下。

《千金》甘露饮　治男妇小儿胃中客热，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牙龈肿烂，时出脓血，及脾胃受湿，瘀热在内，或醉饱多劳，湿热相搏，致生胆病，身面皆黄，或身热而肿，大小便不调。

枇杷叶（拭去毛）　生地黄　熟地黄　天门冬　麦门冬　黄芩　石斛　茵陈　枳壳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上作一服，水二钟，煎七分，食后服。《本事方》无麦冬、茵陈，有山豆根、犀角屑，治口齿证大有神效。

三黄石膏汤　治疫疠大热而躁。

石膏（生）三钱　黄芩　黄檗　黄连各二钱　豆豉半合　麻黄八分　栀子五枚（打碎）

水二盏，煎一盏，连进三、四盏则愈。

羌活升麻汤　治暑月时行瘟热，病宜清热解毒，兼治内外者。

羌活　升麻　葛根　人参　白芍药　黄芩各一钱　黄连　石膏　甘草　生地黄　知母各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温服。

（东垣）普济消毒饮　治疫疠憎寒壮热，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口干舌燥，俗云大头瘟病，诸药不效。元泰和二年，东垣制以济人，所活甚众，时人皆曰天方。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五钱　人参三钱　橘红　玄参　生甘草　桔梗　柴胡各二钱　薄荷叶　连翘　鼠粘子　板蓝根　马屁勃各一钱　白僵蚕（炒）　升麻各七分

上为细末。半用汤调，时时服之；半用蜜丸噙化，服尽良愈。或加防风、川芎、当归、薄荷、细辛，水二钟，煎一钟，食远稍热服。如大便鞕，加酒蒸大黄一、二钱以利之；或热肿甚者，以砭针刺出其血。

芩连消毒饮　治天行时疫，大头病发热恶寒，颈项肿，脉洪痰痹等证。

柴胡　桔梗　羌活　防风　黄芩　黄连　连翘　枳壳　荆芥　白芷　川芎　射干　甘草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服。有痰者，加竹沥、姜汁调服；如秘结热甚者，先加大黄煎服，利二三行后，依本方加人参、当归调理。

（河间）六神通解散　治发热头痛，脉洪身热无汗。《楮法》有川芎、羌活、细辛三味。

麻黄　甘草各一钱　黄芩　苍术各二钱　石膏　滑石各钱半　豆豉十粒

水二钟，加葱、姜同煮一钟，温服。

（仲景）小陷胸汤　治小结胸，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

半夏三钱　黄连钱半　栝蒌仁二钱（此非古数）

上先以水二钟，煎栝蒌至一钟半，乃入二药同煎至八分，温服。原方用黄连一两，半夏半升，栝蒌实一枚，水六升，如法煮二升，分三服。

鸡子清饮　治热病五、六日，壮热之甚，大便秘结，狂言欲走者。

鸡子二枚（取清）　芒硝（细研）　寒水石（细研）各二、三钱

上以用新汲水一盏调药末，次下鸡子清搅匀，分二服。按：此法似不若以雪梨浆调二药服之更妙。

（仲景）黄连阿胶汤　治少阴伤寒，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二枚

上以水五升，先煮前三味，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栀子仁汤　治发热潮热，狂躁面赤咽痛。

栀子　赤芍　大青　知母各一钱　升麻　柴胡　黄芩　石膏　杏仁　甘草各二钱　豆豉百粒

水煎温服。一方无豆豉。又六味栀子仁汤在外科八。

（仲景）栀子豆豉汤　治伤寒烦热懊侬。可为吐剂。

栀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

上用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再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仲景）栀子厚朴汤　治伤寒下后，余邪未清，心烦腹满，起卧不安者。

栀子十四枚（擘）　厚朴四两（姜炙）　枳实四两（炒）

已上三味，用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仲景）栀子干姜汤　治伤寒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若病人旧有微溏者不可用。

栀子十四枚（擘）　干姜三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仲景）栀子檗皮汤　治伤寒身黄发热者。

栀子十五枚　甘草一两　黄檗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解瘟疫热毒

瘟疫八、九日后，已经汗下不退，口渴咽干，欲饮水者，以蚯蚓粪名六一泥不拘多少，擂新汲水饮之，或用晚蚕沙亦可。其热甚者，用新青布以冷水浸过，略挤干，置患人胸上，以手按之良久，布热即易之，须臾，当汗出如水，或作战汗而解。夏月极热用此法，他时不可用。

漏芦丹麻汤　方在外科九七。治时毒头面红肿。

黄连香薷饮　方在和阵一七二。治伤暑中热。

《局方》泻心汤　治心火。

用川黄连去须，为极细末。每服一字，或五分，或一钱，或汤或散，临卧服。

（仲景）甘草泻心汤　亦名半夏泻心汤。呕而肠鸣，心下痞者，此方主之。此方辛入脾而散气，半夏、干姜之辛以散结；气苦入心而泄热，黄连、黄芩之苦以泄痞热；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缓之也。

半夏半升（洗）　黄连一两　干姜　黄芩　甘草（炙）　人参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仲景）生姜泻心汤　治伤寒汗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鞕，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

生姜四两（切）　甘草（炙）　人参　黄芩各三两　干姜一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此方无生姜，即名半夏泻心汤。

（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　治太阳伤寒汗下后，色微黄，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微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仲景）附子泻心汤　治伤寒汗下后，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

大黄一两　黄连　黄芩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别煮取汁）

上前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清心莲子饮　治热在气分，口干作渴，小便淋浊，或口舌生疮，咽疼烦躁。

黄芩　麦冬　地骨皮　车前子（炒）　甘草各钱半　人参　黄芪　石莲子　柴胡　茯苓各一钱

上每服五钱，水煎服。

《良方》加味通心饮　治诸疝内热胀痛，及小便不利。

木通　栀子仁　黄芩　瞿麦　连翘　枳壳　川楝子　甘草等分

上咀。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灯心二十根，车前草五茎，煎七分，温服。

清心汤　治心受热邪，狂言叫骂，动履失常。

黄连　黄芩　栀子　连翘　薄荷　甘草　芒硝　大黄等分

水一钟半，竹叶二十片，煎八分，温服。

外科清心汤　方在外科八四。治疮疡肿痛发热。

《局方》人参清肺汤　治肺胃虚热，咳嗽喘急，坐卧不安，年久劳嗽唾痰。

人参　杏仁（去皮尖，炒）　阿胶各一钱　粟壳（蜜炒）一钱半　炙甘草　桑白皮　知母　地骨皮　乌梅肉各五分

水二钟，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人参平肺散　治心火克肺金，传为咳嗽喘呕，痰涎壅盛，胸膈痞满，咽喉不利。

人参　天冬　黄芩　地骨皮　陈皮　青皮　茯苓各八分　知母一钱　五味二十粒　甘草（炙）五分　桑白皮（炒）一钱半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黄芩清肺饮　治肺热小便不利，宜用此清之。

栀子二钱　黄芩一钱

水煎服，如不利，加盐豉二十粒。

清肺汤　方在痘疹一四五。治麻疹咳嗽甚者。

（东垣）清肺饮子　方在和阵三五一。治邪热在气分，渴而小便不利。

（万氏）清肺饮　方在痘疹八七。治痘疹肺热喘嗽。

泻白散　治肺火，大肠火，喘急等证。

甘草一钱　桑白皮　地骨皮各二钱

上为末。水调服。

五味泻白散　方在因阵二六。治眼目风热，翳膜外障。

《正传》麦门冬汤　治病后火热乘肺，咳嗽有血，胸胁胀满，上气喘急，五心烦热而渴。

天冬　麦冬　桑白皮各七分　紫菀茸　贝母各六分　桔梗　甘草各五分　淡竹叶　生地各一钱　五味九粒

水一钟半，枣一枚，煎服。

《类方》麦门冬汤　治肺热气衰血焦，发落好怒，唇口亦甚。

麦门冬　远志（甘草煮，去心）　人参　黄芩　生地黄　茯神　石膏（煅）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煎服。

（万氏）麦门冬汤　方在痘疹一四二。治表邪麻疹，火热嗽甚。

《家抄》麦门冬饮　治虚劳咳嗽，午后嗽多者是也。

川芎 当归 生地黄 白芍药 麦门冬 黄檗 知母各一钱 桑白皮八分 五味子十五粒

水二钟，姜一片，枣一枚，煎八分，食后服。

《宣明》麦门冬饮子 治膈消胸满心烦，气多血少，津液不足，为消渴。

麦门冬 生地黄 人参 五味子 甘草（炙） 茯神 天花粉 知母 干葛等分

上咀。每服一两，竹叶十四片，水煎服。

二母散 治肺热咳嗽，及疹后嗽甚者。

贝母（去心，童便洗） 知母等分 干生姜一片

上水煎服。或为末，每服五分，或一钱，沸汤下。

（陈氏）二母散 方在妇人八六。治产后热血上攻，咳嗽喘促。

《家抄》黄芩知母汤 治夏月火嗽有痰，面赤烦热。

黄芩 知母 桑白皮 杏仁 山栀 天花粉 贝母 桔梗 甘草等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医林》桑白皮汤 治肺气有余，火炎痰盛作喘。

桑白皮 半夏 苏子 杏仁 贝母 山栀 黄芩 黄连各八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温服。

（海藏）紫菀散 治嗽中有血，虚劳久嗽肺痿。

紫菀 阿胶 知母 贝母各钱半 人参 甘草 茯苓 桔梗各一钱 五味子十二粒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东垣）清胃散 治醇酒厚味，或补胃热药太过，以致牙痛不可忍，牵引头脑，满面发热，或齿龈溃烂，喜冷恶热，此阳明之火也，宜用此方。

生地钱半 升麻 当归 丹皮各一钱 黄连钱半（夏月倍之）

水煎服。

加味清胃散

即前方加犀角、连翘、甘草。

《秘验》清胃饮 治一切风热湿痰牙痛床肿，血出动摇。

石膏 栀子 黄连 黄芩 当归 生地 白芍 苍术各一钱 青皮八分 细辛 藿香 荆芥穗各六分 升麻五分 丹皮 甘草各四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缓缓含饮之，效。

（钱氏）泻黄散 治脾火。

山栀一两 石膏五钱 藿香七钱 防风四钱 甘草三钱

上㕮咀，蜜、酒拌，略炒香，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钟，煎清汁饮。

和中汤 治虚火嘈杂。

人参 白术 茯苓 陈皮 半夏各一钱 甘草五分 黄连（姜炒）钱半 大枣二枚

水一钟半，加粳米一撮，煎八分，温服。

（薛氏）柴胡清肝散 治肝胆三焦风热疮疡，或怒火憎寒发热，或疮毒结于两耳、两胁前后，或胸乳小腹下及股足等证。

柴胡 黄芩（炒）各钱半 山栀（炒） 川芎 人参各一钱 甘草五分 连翘 桔梗各八分

水一钟半，煎服。

栀子清肝散 治肝胆三焦风热，耳内作痒，或生疮出水，或胁肋胸乳作痛，寒热往来。

栀子　柴胡　丹皮各一钱　当归　川芎　芍药　牛蒡子（炒）　茯苓各七分　白朮　甘草各五分

上水煎服。一方无白朮。

《原机》芍药清肝散　治眵多眊躁，紧涩羞明，赤脉贯睛，脏腑秘结。

白朮　川芎　防风　羌活　桔梗　滑石　石膏　芒硝各三分　黄芩　薄荷　荆芥　前胡　炙甘草　芍药各二分半　柴胡　山栀　知母各二分　大黄四分

水煎，食远热服。

《良方》龙胆泻肝汤　亦名龙胆汤。治肝经湿热，小便赤涩，或胁胀口苦寒热，凡肝经有余之证宜服之。

龙胆草（酒拌炒）　人参　天冬　麦冬　生甘草　黄连（炒）　山栀　知母各五分　黄芩七分　柴胡一钱　五味三分

水一钟半，煎服。

七味龙胆泻肝汤　治肝火内炎，如前诸证。

柴胡稍　泽泻　车前子　木通　龙胆草　归梢　生地各等分

上㕮咀。水二钟，煎一钟。空心稍热服。

（薛氏）加味龙胆泻肝汤　治肝经湿热，或囊痈下疳便毒，小便涩滞，或阴囊作痛，小便短少。

龙胆草（酒炒）一钱　车前子（炒）　当归尾　木通　泽泻（大人倍用）　甘草　黄芩　生地　山栀（大人倍用）

上水煎。若治小儿，子母同服。

当归六黄汤　治盗汗之圣药。

当归　黄芪（蜜炙）各二钱　生地黄　熟地黄　黄连　黄芩　黄檗各一钱

水二钱，煎服。

正气汤　治阴分有火盗汗。

黄檗（炒）　知母（炒）各二钱　炙甘草六分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远热服。

（仲景）芍药甘草汤　治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足温者。

白芍药　甘草（炒）各四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生地黄煎　治阴火盗汗。

生地　当归　黄芪（炙）　甘草（炙）　麻黄根　浮小麦　黄连　黄芩　黄檗各钱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远服。

《宝鉴》石膏散　治阳明风热头痛。

石膏　川芎　白芷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四钱，热茶清调下。

《本事》荆芥散　治头风。

荆芥　石膏（煅）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三片，连须葱白三寸，水一钟，煎七分，食远服。

双玉散　治热痰咳嗽喘急，烦渴头痛。

石膏　寒水石等分

上为极细末。每服三钱，人参汤或随证用引调下。

《玄珠》秘方茶调散　治风热上攻，头目昏痛，及头风热痛不可忍。

小川芎一两　细芽茶　薄荷各三钱　白芷五钱　荆芥穗四钱　片芩二两（酒拌炒三次，不可令焦）

头巅及脑痛，加细辛、藁本、蔓荆子各三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三钱，用茶清调下。

天花散　治消渴。

天花粉　生地黄　麦门冬　干葛各二钱　五味子　甘草各一钱

上作二服，水一钟半，粳米百粒，煎八分，食远服。

（钱氏）地骨皮散　治壮热作渴。

地骨皮　茯苓　甘草　柴胡　人参　知母　半夏等分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煎服。

玉泉丸　治烦热口渴。

人参　麦门冬　黄芪（蜜炙）　茯苓　乌梅肉（焙）　甘草各一两　天花粉　干葛各两半

上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温汤嚼下。

《宣明》清膈导痰汤　治胃火厚味，膈上热痰，咯吐不出，咳唾稠粘。

黄芩　贝母各一钱　天花粉　瓜蒌仁　白茯苓　白朮各八分　桔梗　甘草　陈皮各五分　石膏　朴硝各钱半

水一钟半，加竹叶二十片，揉烂，同煎八分，食远服。

生铁落饮　治痰火热狂，坠痰镇心。

生铁四斤　入火烧赤沸，砧上锤之，有花出如兰如蛾，纷纷落地者，是名铁落。用水二斗，煮取一斗，用以煎药。

石膏三两　龙齿（研）　茯苓　防风（去芦）各一两半　玄参　秦艽各一两

上㕮咀。入铁汁中煮取五升，去柤，入竹沥一升，和匀。温服二合，无时，每日约须五服。

大连翘饮　治风热热毒，大小便不利，及小儿痘后余毒，肢体患疮，或丹瘤等毒，游走不止。

连翘　山栀（炒）　黄芩　滑石　柴胡　荆芥　防风　甘草　当归　赤芍　木通　瞿麦　蝉蜕各等分

上量大小，水煎服。

《局方》犀角地黄汤　治劳心动火，热入血室，吐血衄血，发狂发黄，及小儿疮痘血热等证。景岳云：此方治伤寒血燥血热，以致温毒不解，用此取汗最捷，人所不知。盖以犀角之性，气锐能散。仲景云：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此二味可以通用，其义盖可知矣。

生地四钱　芍药　丹皮　犀角（镑）各钱半

如欲取汗退热，必用尖生磨搀入之方妙。

上㕮咀。水一钟半，煎八分，加犀角汁服。或入桃仁去皮尖七粒同煎，以治血证。

《良方[1]》犀角地黄汤

即前方加黄连、黄芩各一钱。

《拔萃》犀角地黄汤　治一切血热失血，三焦血热便秘等证。

犀角（磨汁）　生地二钱　黄连　黄芩各一钱　大黄三钱

水二钟，煎一钟，入犀角汁，和匀，温服。

《外科》犀角地黄汤　方在外科四六。治胃火血热妄行。

《良方》生地黄散　治血热小便出血。

生地黄二钱　黄芩（炒）五钱　阿胶（炒）　柏叶（炒）各一钱

上水煎服。

生地黄饮子 治诸见血，吐血衄血，下血溺血，皆属热证。

生地 熟地 枸杞 黄芪 芍药 天冬 甘草 地骨皮 黄芩各等分

上咀。每服七钱，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如脉微身凉恶风者，加桂五分，吐血者多如此。

茜根散 治衄血不止，心神烦闷。

茜根 黄芩 阿胶（炒珠） 侧柏叶 生地黄各二钱 甘草（炙）一钱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

人参五味子汤 方在外科一五三。治虚损肺痿等证。

二神散 治男妇吐血，或血崩下血。

陈槐花二两（炒焦） 百草霜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茅根煎汤调下。治下血，宜空心服之。舌上忽然肿破出血，宜此掺之。

《良方》四生丸 治吐血衄血。阳乘于阴，血热妄行，宜服此药。

生荷叶 生艾叶 生侧柏叶 生地黄等分

上捣烂如鸡子大丸。每服一丸，水二盏，滤去柤服。陈日华云：先公尝游灵石寺，见一僧呕血，明年到寺，问呕血者何如？主僧云得服四生丸遂愈。自得此方，屡用有效。愚意前证，乃内热暴患者宜用之，若人病本元不足，须补脾以资化源，否则虚火上炎，金反受克，获生鲜矣。

《济生》鳖甲地黄汤 治虚劳烦热，怔忡羸瘦。

鳖甲（醋炙） 熟地 人参 白朮 当归 麦门冬 茯苓 石斛 柴胡 秦艽各一钱 肉桂 甘草（炙）各六分

水二钟，姜五片，乌梅一个，煎七分，不拘时服。

《局方》黄芪鳖甲煎 治虚劳客热，肌肉消瘦，烦热心悸盗汗，少食多渴，咳嗽有血。

黄芪（蜜炙） 鳖甲（醋浸炙，去裙） 人参 知母 桑白皮 紫菀 桔梗 甘草（炙）各五分 地骨皮 秦艽 柴胡 生地 芍药各七分 天门冬 白茯苓各八分 肉桂四分

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后温服。

地黄膏 滋阴降火，养血清肝退热。

鲜地黄（以十斤为则，捣汁，和众药汁同煎） 当归身一斤 芍药半斤 枸杞半斤 天门冬 麦门冬各六两 川芎 丹皮各二两 连肉四两 知母 地骨皮各三两 人参 甘草各一两

上将众药用水二斗，煎一斗，去滓净，和生地黄汁同熬成膏服之

《局方》秦艽扶羸汤 治肺痿骨蒸劳嗽，或寒热往来，声哑自汗，体虚怠惰。

人参 秦艽 当归 鳖甲（醋炙） 紫菀茸 地骨皮 柴胡 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半，姜五片，大枣、乌梅各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退热汤 治急劳烦热，口干憎寒，饮食不得。

柴胡 龙胆草 青蒿 知母（炒） 麦冬 甘草各一钱

上用童便一钟半，葱白三寸，薤白三茎、桃、柳枝各五寸。，同浸一宿，平旦煎一钟，空心顿服，至夜再服。

《良方》团鱼丸 治骨蒸劳嗽累效。

贝母 前胡 知母 杏仁各一两 柴胡半两 团鱼二个

上药与鱼同煮熟，取肉连汁食之。将药焙干为末，再以团鱼骨甲煮汁一盏，和药

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煎黄芪六一汤空心送下。病既安，仍服黄芪六一汤调理。

《良方》地榆散 治肠风热证下血。

地榆 黄芩 黄连 栀子 茜根 茯苓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入韭白五寸同煎。食远温服。

《良方》四味地榆散 一名泼火散。治中暑昏迷不省人事，并治血痢。

地榆 赤芍药 黄连（去须） 青皮等分

上为末，每服三钱，浆水调服，或新汲水亦可。若治血痢，以水煎服。

《本事》槐花散 治肠风脏毒下血。

槐花（炒） 侧柏叶（杵） 荆芥穗 枳壳（麸炒）

上各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调下，或用煎汤。亦名槐花汤。

《外科》槐花散 方在外科一六九。治肠风脏毒下血。

（东垣）加减四物汤 治肠风下血。

当归 川芎 生地 侧伯叶各八分 枳壳（麸炒） 荆芥穗 槐花（炒） 甘草各四分 地榆 条芩 防风各六分 乌梅（肥者）三枚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空心温服。

《局方》枳壳汤 治大便肠风下血。

枳壳二两（炒黄） 大黄连一两（同槐花四两炒焦，去花不用）

水二钟，浓煎，空心温服。

枳壳散 治便血，或妇人经候不调，手足烦热，胸膈不利。

枳壳（麸炒） 半夏曲 赤芍药 柴胡各一钱 黄芩一钱半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济生》小蓟饮子 治下焦结热，溲血崩淋等证。

生地四两 小蓟根 滑石 蒲黄（炒） 藕节 淡竹叶 山栀 炙甘草各五钱

上㕮咀。每服五、六钱，水一钟半，煎八分，空心温服。

（仲景）黄连汤 治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

黄连 甘草（炙） 干姜 桂枝（去皮）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黄连汤 治便后下血，腹不痛，名温毒下血。

黄连 当归各二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仲景）黄芩汤 治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

黄芩三两 炙甘草 芍药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若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外台》黄芩汤 方在和阵一九八。治干呕下利。

《直指》黄芩汤 治心肺蕴热，口疮咽痛膈闷，小便淋浊不利。

黄芩 黄连 栀子 生地 麦冬 木通 泽泻 甘草各等分

上每服一两，水一钟半，煎八分，食前服。

黄芪散 治热痢下赤脓，心腹烦热疼痛。

黄芪 当归 龙骨各七钱半 生地黄五钱 黄连（去须微炒）一两 黄檗 黄芩 犀角屑 地榆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粥饮调下。

（河间）黄芩芍药汤 治泻痢腹痛，或身热炽后重，脉洪数，脓血稠粘，及阴虚内

热，衄吐血者。此方即前仲景之黄芩汤，但分两不同。

黄芩　白芍各二钱　甘草一钱

水一钟半，煎八分，温服。腹痛甚者，加桂二分；脓血甚者，加当归、黄连各一钱。一方芍药用六钱。

《局方》木香化滞汤　治痢下赤白，腹中疠痛，里急后重，多热多滞者宜之。

木香　甘草各七分　人参　陈皮　黄连　泽泻　槟榔各一钱　白朮　枳壳（麸炒）　厚朴　白芍药　茯苓各钱半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清热渗湿汤　治湿热浮肿，肢节疼痛，小水不利。

黄檗（盐水炒）二钱　黄连　茯苓　泽泻各一钱　苍朮　白朮各钱半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服。如单用渗湿，去黄连、黄檗，加橘皮、干姜。

（河间）益元散　一名六一散。一名天水散。治中暑身热烦渴，小水不利。河间云：治痢之圣药，分利阴阳，去湿热，其功大矣。

粉甘草一两　桂府滑石（飞）六两

上为极细末。每服二、三钱，新汲水调下。一方加辰砂三钱，名朱砂益元散；一方加牛黄，治烦而不得眠。

《局方》香连丸　治热泻痢疾，赤白脓血，湿热侵脾，里急后重。

黄连（净）十两（切如豆粒，用净吴茱萸五两，二味用热水拌和，入磁罐内置热汤中煨一日，同炒至黄连紫黄色为度，去茱萸不用）　木香（每制净黄连一两，用木香钱半）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食前，空心米饮下。

《良方》六神丸　治食积兼热，赤白痢疾，或腹痛不食，或久而不止。

神曲（为糊）　麦芽（炒）　茯苓　枳壳（麸炒）　木香（煨）　黄连（炒焦黑）等分

上为末，以神曲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汤送下。

八正散　治心经蕴热，脏腑秘结，小便赤涩，淋闭不通，及血淋等证。

车前子　木通　滑石（飞）　山栀　大黄（煨）　瞿麦　萹蓄　甘草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二钟，灯心二十茎，煎七分，食前温服。

七正散

车前子　赤茯苓　山栀仁　木通　龙胆草　萹蓄　生甘草梢

加灯心、竹叶，水煎服。

五淋散　治膀胱有热，水道不通，淋沥不止，脐腹急痛，或尿如豆汁，或如砂石，膏淋、尿血并皆治之。

茵陈　淡竹叶各一钱　木通　滑石　甘草各钱半　栀子（炒）　赤芍药　赤茯苓各二钱

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服。

《局方》薷苓汤　治夏月暑泻欲成痢者。

香薷　黄连（姜汁炒）　厚朴（姜炒）　扁豆（炒）　猪苓　泽泻　白朮　茯苓等分

上咀。每服五、六钱，水钟半，姜三片，煎七分服。

《局方》太平丸　治泄泻。

黄连（同吴茱萸炒，去茱萸不用）　芍药（炒，减半）

上为末，老米糊丸服。同干姜炒，加阿胶一半为丸，名驻车丸。

《本事》火府丹　治心经积热，小便淋涩，黄疸烦渴。

生地黄二两（杵膏） 木通 黄芩（炒）各一两

上以二味为末，加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木通汤下。许学士云：一卒病渴，日饮水斗许，不食者三月，心中烦闷。时在十月，余谓心经有伏热，与火府丹数服。越二日来谢，云：当日三服，渴止；又三服，饮食如故。此本治淋，用以治渴，可谓通变也。

真珠粉丸 治精滑白浊。

黄檗 真蛤粉各一斤 真珠三两（一方代以青黛亦效）

上为末，水糊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温酒下，或加椁皮、滑石、青黛俱好。

《局方》导赤散 治心火及小肠热证，小便赤涩而渴。

生地 木通 生甘草各等分

入竹叶二十片，水煎服。一方加人参、麦门冬。

赤茯苓汤 治膀胱实热，小便不通，口干，咽肿不利。

赤茯苓 猪苓 木通 车前子 瞿麦 葵子 黄芩 滑石 枳实 甘草各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济生》葵子汤 治膀胱实热，腹胀，小便不通，口舌干燥。

葵子（微炒） 猪苓 赤茯苓 枳实 瞿麦 木通 黄芩 车前子 滑石各一钱 甘草五分

上用水一钟半，姜煎，空心服。

牛膝汤 治砂石淋涩。

牛膝一合 麝香少许

上用水煎牛膝去滓，入麝香服之。鄞县耿梦得之内患淋，下砂石剥剥有声，甚为苦楚，一服而愈。

三味牛膝汤 治小便不通，茎中痛，及妇人血热内结，腹坚痛。

牛膝（根叶一握，生用） 当归一两 黄芩（去黑心）半两

上咀。每服一两许，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日三。

海金沙散 治膏淋。

海金沙 滑石各一两 甘草二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灯草汤空心调下。

茵陈汤 治黄疸发热，大小便涩。

茵陈 栀子仁各二钱 赤茯苓 葶苈各钱半 枳实 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活人》茯苓渗湿汤 治黄疸湿热，呕吐而渴，身目俱黄，小便不利，食少而热。

白茯苓 泽泻 茵陈 青皮 陈皮 防己各五分 栀子 黄芩各八分 黄连 枳实各七分 苍术 白术各一钱

上水煎服。

（东垣）当归拈痛汤 治湿热为病，肢节烦疼，肩背沉重，胸膈不利，手足遍身流注疼痛，热肿等证。

羌活 黄芩 炙甘草 茵陈各五钱 人参 苦参 升麻 干葛 苍术各二钱 防风 归身 白术 知母 猪苓 泽泻各一钱半

上㕮咀。每服一两，水煎空心服，临睡再服。

《活人》犀角散 治脚气冲心，烦喘闷乱，头痛口干，坐卧不得。

犀角屑 枳壳（麸炒） 沉香各七钱半 槟榔 紫苏（茎叶） 麦门冬 赤茯苓各一两 木香 防风各半两 石膏（生用，研）二两

上㕮咀。每服八钱，以水一钟半，煎八分，去柤，入淡竹沥一合，更煎一、二沸。

不拘时温服。

（东垣）清燥汤　治六七月间湿热成痿，肺金受邪，腰以下痿软，瘫痪不能动，行走不正，两足欹侧。

柴胡　酒黄檗　黄连　麦冬各三分　生地　人参各一钱　炙甘草　猪苓　白茯苓　橘红　神曲　泽泻各五分　白朮　苍朮各八分　黄芪钱半　知麻三分　五味子九粒

上㕮咀。每服半两，水二盏，煎一盏，稍热空心服。

苍术汤　治湿热腰腿疼痛。

苍朮三钱　柴胡二钱　黄檗　防风各一钱

上用水煎，空心服。

（丹溪）二妙散　治湿热在经，筋骨疼痛，如有气，加气药；如血虚，加补血药；如痛甚，加姜汁热辣服之。

黄檗（炒）　苍朮（去皮，炒制）等分

上为末。捣生姜煎沸汤调服。此二物皆有雄壮之气，如气实者，加少酒佐之。此即《集要》二神汤，各三钱半，用水煎，空心服。

一方以二妙为君，加甘草、羌活各二钱，陈皮、芍药各一钱，威灵仙（酒炒）五分　为末，服之佳。

加味二妙丸　治两足湿痹，疼痛如火燎，从两足跗热起，渐至腰胯，或麻痹痿软，皆是湿热为病，此方主之。

归尾　川牛膝　川萆薢　防己　龟板（酥炙）各一两　苍朮（米泔浸炒）四两　黄檗二两（酒浸，晒干）

酒煮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姜、盐汤送下。

（丹溪）苍朮黄檗丸　治湿热，食积，痰饮，流注，脚气。

苍朮（盐水炒）　黄檗（盐水炒）　防己　南星　川芎　白芷　犀角　槟榔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服。血虚，加牛膝、龟板；肥人，加痰药。

《正传》虎胫骨丸　治两足痿弱软痛，或如火焙，从足踝下上冲腿膝等证因热所成者，经验。

牛膝　归尾各二两　龟板（酥炙）　虎胫骨（酥炙）　防己各一两　苍朮（米泔浸一宿）　黄檗（酒浸日晒）各四两

上为细末，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空心姜、盐汤送下。一方加炮附子五钱。

（河间）苦参丸　治血虚风热著痹。

苦参二两（取粉）　丹参（炙）　沙参　人参　防风（去叉）　五加皮　蒺藜（炒去刺）　乌蛇（酒浸取肉）　蔓荆子　龟板（酥炙）　虎骨（酥炙）　玄参各一两

上为细末，用不蛀皂角一斤锉碎，以水三升挼取汁，于无油铁器熬成膏，加炼蜜四两和丸，桐子大。

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食后良久，夜卧共三服，荆芥薄荷酒下。

（陈氏）苦参丸　方在外科八八。

治遍身搔痒，癣疥疮疡。

（钱氏）　苦参丸　方在痘疹九九。治痘后溃烂，疮毒疥癞。

朱砂凉膈丸　治上焦虚热，肺脘咽膈有气如烟抢上。

黄连　山栀各一两　人参　茯苓各半两　朱砂三钱（另研）　冰片五分（另研）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朱砂为衣。熟水送下五、七丸，日进三服。食后。

（东垣）朱砂安神丸　一名黄连安神丸。治心神烦乱，发热怔忡不寐，或寐中惊悸头运等证。

生地 朱砂（另飞为衣） 当归各一钱 甘草五分 黄连一钱半

汤浸蒸饼为丸，黍米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津液咽之，或食后用温水、凉卜送下亦可。

（钱氏）安神丸 治热渴心闷，脉实颊赤口燥。

麦冬 马牙硝 白茯苓 寒水石 山药 甘草各五钱 朱砂一两 龙脑一字

上为末，炼蜜丸，芡实大。每服一丸，沙糖水化下。

《秘旨》安神丸 方在小儿七一。治心虚惊悸。

十味安神丸 方在小儿七三。治虚惊。

七味安神丸 方在小儿七二。治心热多惊。

《集验》龙脑安神丸 治男妇小儿五积癫痫，不论远近，发作无时，但服此药，无不痊愈。

龙脑（研） 麝香（研） 牛黄（研）各三钱 犀角屑 人参 茯神 麦冬 朱砂（飞）各二两 桑白皮（炒） 地骨皮 甘草（炙）各一两 马牙硝二钱 金箔三十五片

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金箔为衣。寒用热水，热用凉水，不拘时化下一丸，小儿半丸。如病二、三年者，日进三服。若男妇虚劳，喘嗽发热者，用新汲水化下，其喘满痰嗽立止。

（万氏）龙脑安神丸 方在小儿七七。治惊痰，及痘中昏闷谵妄。

抑青丸 治肝火。

黄连（姜汁炒）

上单用一味为末，粥丸，温水下。

（钱氏）抑青丸 方在小儿九八。治肝热急惊搐搦。

泻青丸 治肝胆火，并小儿急惊发搐，眼赤睛疼。

龙胆草 当归 川芎 防风 羌活 山栀 大黄等分

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

泻金丸 治肺火。

用黄芩为末，滴水丸。白汤下。

（丹溪）茱连丸 治湿热吐酸。

黄连（陈壁土炒）二两 黄芩（制同）一两 陈皮 苍术（米泔浸） 吴茱萸（煮少时，浸半日，晒干）各一两 或加桔梗 茯苓各一两

上为末，神曲糊丸，绿豆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后津液送下。

左金丸 治肝火胁肋刺痛，或发寒热，或头目作痛，淋秘、泄泻，一切肝火等证。

黄连六两（炒） 吴茱萸一两（汤泡片时，炮干用）

上为末，粥丸，梧子大。白术、陈皮煎汤下三、四、五十丸。

大补丸 治阴火。

黄檗（盐酒炒褐色）

米粥丸。血虚，四物汤送下；气虚，四君子汤送下。

大造丸 此方治阴虚血热，能使耳目聪明，须发乌黑，有夺造化之功，故名大造。亦治心风失志，虚劳水亏等证。

紫河车（头生壮盛者一具，以米泔洗净，少加酒，蒸极烂捣膏，以山药末收，烘干用；或洗净即以新瓦上焙干用） 败龟板（自死者，酥炙）二两 黄檗（盐酒炒）两半 杜仲（酥炙）两半 牛膝（酒洗）一两二钱 天门冬 麦门冬各一两二钱 熟地二两半（用砂仁末六钱，茯苓二两一块，同稀绢包，入好酒煮七次，去茯苓不用）夏加五味子七钱

上除熟地黄另杵外，共为末，用酒煮米糊同熟地膏捣丸，桐子大；或蜜丸亦可。每服八、九十丸，空心临卧盐汤、姜汤任下，冬月酒下。妇人，加当归二两，去龟板；男子遗精白浊，妇人带下，加牡蛎一两半。

（丹溪）大补阴丸　降阴火，补肾水。

黄檗（盐酒炒）　知母（盐酒炒）各四两　熟地（酒洗，蒸，捣烂）　龟板（酥炙黄）各六两

上为细末，用猪脊髓蒸熟，和炼蜜同捣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姜、盐、酒送下。

《秘传》大补天丸　治男妇虚损劳伤，形体羸乏，腰背疼痛，遗精带浊。

紫河车（初胎者一具，米泔洗净，入小砂罐内，加水一碗煮沸，候冷取起，放竹篮中，四围用纸糊密，烘干为末，入群药和匀）　黄檗（蜜炒）　知母（乳炒）　龟板（酥炙）各三两　怀熟地五两（捣）　牛膝（酒洗）　肉苁蓉（酒洗）　麦门冬　山药（炒）　虎胫骨（酥炙）　黄芪（蜜炙）　茯神各两半　杜仲（制）　何首乌（制）　人参　白芍药（冬月一两）　枸杞各二两　生地（酒洗，沙锅煮烂，捣）　天门冬　当归（酒洗）　北五味各一两　冬加干姜半两（炒黑）

上为细末，用猪脊髓三条蒸熟，同炼蜜和捣为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空心淡盐汤下，冬月酒下。

大补地黄丸　治精血枯涸燥热。

黄檗（盐酒炒）　熟地（酒蒸）各四两　当归（酒洗）　山药（炒）　枸杞各三两　知母（盐酒炒）　山茱萸　白芍药各二两　生地二两半　肉苁蓉（酒浸）　玄参各两半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淡盐汤送下。

（丹溪）补阴丸　一名虎潜丸。降阴火，滋肾水。

黄檗（制）　知母（制）　熟地（酒洗）各三两　龟板（酥炙）四两　白芍（酒炒）　当归　牛膝各二两　虎胫骨（酥炙）　锁阳（酥炙）　陈皮各两半

上为细末，酒煮羯羊肉为丸，桐子大。冬加干姜半两。每服五、六十丸，姜盐汤，或酒下。

（节斋）补阴丸

黄檗　知母（俱酒炒）　龟板各三两　熟地五两　锁阳　枸杞　天冬　白芍各二两　五味一两　干姜五钱

炼蜜入猪脊髓三条捣丸，桐子大。每服八、九十丸，空心淡盐汤送下，冬月用酒。

三补丸　治三焦火热。

黄连　黄芩　黄檗

滴水丸，桐子大。白汤送下，或淡盐汤亦可。

（东垣）滋肾丸　降肾火。桂与火邪同体，此寒因热用法也。凡不渴者，病在下焦，宜用之。《良方》云：或肾虚足热，小便不利，肚腹肿胀，皮肤胀裂，眼睛突出，此神剂也。

黄檗二两（酒拌，阴干）　知母（同上）　肉桂二钱

为细末，熟水为丸。百沸汤空心送下二百丸。

加味虎潜丸　治诸虚不足，腰腿疼痛，行步无力。壮元气，滋肾水。

熟地黄八两　人参　黄芪（炙）　当归　杜仲（酥炙）　牛膝（酒蒸）　锁阳（酒洗）　龟板（酥炙）　菟丝子（制）　茯苓　破故纸（炒）　黄檗（蜜水炒）　知母（酒炒）　虎骨（酥炙）各一两　山药（炒）　枸杞各二两

上炼蜜加猪脊髓酒蒸熟同捣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空心淡盐汤，或酒任下。

加味坎离丸　生精养血，升水降火。

川黄檗八两（分四分，用清酒、盐水、人乳、蜜水各浸二两，晒干，炒褐色）熟地八两（用茯苓四两打碎，砂仁二两，三味同入绢袋中，好酒三瓶煮干，去茯苓、砂仁，止用地黄）　知母八两（盐酒浸炒）　白芍（酒浸一日，晒干）　当归　川芎各四两

上为末，同铺筐中，日晒夜露，三日为度，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八、九十丸，空心盐汤，冬月温酒任下。

三才封髓丹　降心火，益肾水。

天门冬　熟地黄　人参各一两　黄檗（炒褐色）三两　砂仁（炒）半两　甘草（炙）七钱

上为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以肉苁蓉五钱，切片酒浸一宿，次日煎三、四沸，空心送下。

当归龙荟丸　治肝经实火，大便秘结，小便涩滞，或胸膈作痛，阴囊肿胀，凡肝经实火皆宜用之，及一切躁扰狂越，惊悸不宁等证。

当归　龙胆草　栀子仁　黄连　黄檗　黄芩各一两　芦荟　大黄　青黛各五钱　木香二钱半　麝香五分（另研）

上为末，神曲糊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姜汤、白汤任下。

《良方》芦荟丸　治疳癖肌肉消瘦，发热潮热，饮食少思，口干作渴，或肝火食积，口鼻生疮，牙龈蚀烂等证。

芦荟　胡黄连　黄连（炒焦）　木香　白芜荑（炒）　青皮各五钱　当归　茯苓　陈皮各两半　甘草（炒）七钱

上为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米汤下。

大芦荟丸　方在小儿百十五。治小儿肝脾疳积发热。

加减芦荟丸　方在小儿百十六。治证同前。

三圣丸　治嘈杂神效。

白朮四两（炒）　橘红（炒）一两　黄连（炒）五钱

上为细末，神曲糊丸，绿豆大。每服五、六十丸，姜汤下。

朮连丸　治嘈杂。

白朮四两（土炒）　黄连一两（姜汁炒）

上为末，神曲糊丸，黍米大。每服百余丸，姜汤下。

软石膏丸　治嘈杂嗳气。

软石膏（煅）　半夏（制）　南星（制）　香附子（炒）　栀子仁（炒）各等分

上为细末，米粥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姜汤下。

地榆丸　治血痢下血极效。

地榆（微炒）　当归（微炒）　阿胶（糯米炒）　黄连（去须）　诃子（取肉炒）　木香（晒干）　乌梅肉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或食前，陈米饮吞下。

槐角丸　治五种肠风下血，并痔漏脱肛。

槐角（炒）　黄芩　地榆　当归　防风　枳壳（麸炒）

上等分，为细末，米酒、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清米饮送下，极效。一方有乌梅肉。

《御药》阿胶丸　治肠风下血。

黄连　阿胶（炒珠）　赤茯苓等分

上将连、茯为末，阿胶用酒熬化，和末，众手为丸。食前米汤送三、五十丸。或

共为末糊丸亦可。

聚金丸　治酒毒大肠畜热下血。

黄芩　防风各二两　黄连四两（半生半酒炒）

上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米饮下。

脏连丸　治远年近日肠风脏毒下血。

大鹰爪黄连半斤　槐米二两　枳壳一两　防风　粉草　槐角　香附　牙皂　木香各五钱

上用陈仓米三合，同香附一处为末，外药共为细末，用猪大脏约长二尺，洗净，装入米、附缚定，量用水二大碗，沙锅炭火煮，干即添水，漫火煮烂如泥，取起和药捣匀，丸桐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七、八十丸。忌面、蒜、生冷、煎炙之物。一料病痊。

《局方》酒蒸黄连丸　治一切热泻便血，并伏暑发热，解酒毒。

黄连半斤（用净酒二升，浸以丸器，置甑上蒸至烂，取出晒干）

上为末，滴水丸。每服五十丸，食前温水下。

黄连丸　治肠红便血，痔疮肿痛。

黄连　吴茱萸等分

上二味，用滚汤同漉过，罨一、二日，同炒拣开，各另为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二、三钱。粪前红，服茱萸丸；粪后红，服黄连丸，俱酒上。此与左金丸稍同。

猪脏丸　方在外科二二二。治大便痔漏下血。

保和丸　方在小儿三五。治饮食酒积停滞。

四顺清凉饮　方在攻阵二五。治脏腑血热，烦渴秘结。

（仲景）白头翁汤　治热痢下重者。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檗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再服一升。

---

〔1〕“良方”二字原脱，据录目补。

卷之五十八宙集

古方八阵

热　阵

（仲景）理中丸　即名人参理中汤。治太阴即病，自利不渴，阴寒腹痛，短气咳嗽，霍乱呕吐，饮食难化，胸膈噎塞，或疟疾瘴气瘟疫，中气虚损，久不能愈，或中虚生痰等证。

人参　白朮（炒）　干姜（炒）　炙甘草各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丸，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原论加减法，详在霍乱门述古条中。宾按：上方两数，乃汉时权度，今后世所用，惟每味数钱，而甘草半之，酌宜可也。

附子理中汤　治证如前，而中气虚寒，腹痛甚者。又或入房腹痛，手足厥冷，或食冷犯寒等证。

即前方加制附子一、二、三钱，随宜用之。其有寒甚势急者，不妨生用，或炮用亦可。外科附子理中汤有芍药、茯苓，无甘草、干姜。

附子理中丸　治阴寒肾气动者。

即前附子理中汤去白朮，炼蜜丸服。

理中加丁香汤　治中脘停寒，喜辛物，入口即吐即哕。

即前附子理中汤加丁香十粒，甚或兼痛者，可加至一、二钱。若以理中加木香，即名木香理中汤。

加味理中汤　治脾肺俱虚，咳嗽不已。

人参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陈皮　半夏　干姜　细辛　北五味等分

上咀。每服三钱，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局方》胡椒理中汤　治肺胃虚寒，气不宣通，咳喘逆气，虚痞噎闷，胁腹满痛，短气不能饮食，呕吐痰水不止。

白朮五两　干姜　炙甘草　胡椒　良姜　荜茇　陈皮　细辛　款冬花（去梗）各四两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或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白汤、温酒、米饮任下，无时，每日二服。

《选方》八味理中丸　治脾胃虚寒，饮食不化，胸膈痞闷，或呕吐泄泻。

人参　干姜（炒）各一两　白朮四两（炒）　白茯苓　麦芽（炒）二两　甘草（炙）　神曲（炒）　砂仁（炒）各一两半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重一钱。空心服一丸，姜汤嚼下。

枳实理中丸　治伤寒寒实结胸。

人参　白朮　茯苓　甘草　干姜各二两　枳实十六片

上为细末，炼蜜丸，鸡子黄大。每服一丸，热汤化下，连进二、三服。

理中化痰丸　治脾胃虚寒，痰涎内停，呕吐少食，或大便不实，饮食难化，咳唾痰涎。此中气虚弱，不能统涎归源也。

人参　白朮（炒）　干姜（炮）　茯苓各二两　炙甘草一两　半夏（制）三两

姜汤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白汤送下。

治中汤　治脾胃不和，呕逆霍乱，中满虚痞，或泄泻。此即理中汤加青皮、陈皮也。

人参　白朮　干姜（炮）　炙甘草　青皮　陈皮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服。如呕，加半夏。

丁香温中汤　治同前。

即前治中汤加丁香、去半夏。

《良方》温胃汤　治忧思结聚，脾肺气凝，元阳受损，大肠与胃气不平，胀满上冲，饮食不下，脉虚而紧满。

附子（制）　厚朴　当归　白芍药　人参　甘草（炙）　陈皮各一钱　干姜（炮）一钱　川椒（去合口，炒出汗）三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煎一钟，食远服。

（东垣）温胃汤　治服寒药多，致脾胃虚弱，胃脘痛。

白豆蔻　人参　泽泻各三分　益智　砂仁　厚朴　甘草　干姜　姜黄各四分　黄芪　陈皮各七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半盏，食前温服。

（仲景）四逆汤　又名通脉四逆汤。治伤寒阴证自利，里寒外热，脉沉身痛而厥。

甘草（炙）二两　干姜（炮）三两　附子一枚（破八片，生用）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二次温服，其脉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茎；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一两。

（仲景）四逆加人参汤　治伤寒恶寒，脉微而复利。即于前方内加人参一两。

（仲景）四逆加猪胆汁汤　治伤寒吐下后，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即于四逆汤内加入猪胆汁半合。

（仲景）茯苓四逆汤　治伤寒汗下后，病仍不解，烦躁者。

茯苓六两　人参一两　甘草（炙）二两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七合，日三服。

茱萸四逆汤　治厥阴中寒，小腹痛甚。

吴茱萸（汤泡）　附子（炮）　干姜各二钱　炙甘草钱半

水一钟半，煎七分，热服。

韩氏茵陈四逆汤　治发黄脉沉细迟，肢体逆冷，腰已上自汗。

茵陈二两　炙甘草一两　干姜（炮）两半　附子一个（炮，作八片）

上分四贴，水煎服。

（仲景）当归四逆汤　治伤寒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或下利脉大，肠鸣者，虚也。及其人内有久虚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当归　桂枝　芍药　细辛各三两　甘草　通草各二两　大枣二十五枚（擘）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四逆散　方在散阵二八。治阳邪亢热，血脉不通，四肢厥逆。

（仲景）附子汤　治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并治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

附子二枚（去皮，破八片）　人参二两　白朮四两　芍药　茯苓各三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三因》附子汤　治风寒湿痹，骨节疼痛，皮肤不仁，肌肉重著，四肢缓纵。

附子（生）　白芍药　桂心　甘草　白茯苓　人参　干姜各三两　白朮一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煎服。

生附汤　治寒湿腰痛。

附子（生用）　白朮　茯苓　牛膝　厚朴　干姜　炙甘草各一钱　苍朮　杜仲（姜炒）各二钱

水二钟，生姜三片，红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参附汤　方在补阵三七。治元阳不足，喘急呃逆，呕恶厥冷等证。

（仲景）朮附汤　方在补阵四一。治中寒中气不足，逆冷，痰盛，口噤等证。

芪附汤　方在补阵四三。治气虚阳弱，虚汗倦怠。

《济生》朮附汤　方在补阵四二。治寒湿腰冷重痛，小便自利。

《金匮》桂枝附子汤　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

桂枝四两（去皮）　生姜三两（切）　附子三枚（炮，去皮）各破八片　甘草三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渣，分温三服。

《金匮》白朮附子汤　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转侧，不呕不渴，脉虚浮而涩，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枝，此方主之。

白朮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炙）一两　生姜一两半（切）　大枣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日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朮、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

《金匮》甘草附子汤　治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此主之。

甘草（炙）　白朮各二两　附子二枚（炮，去皮）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后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为妙。

《良方》姜附汤　治霍乱转筋，手足厥冷，或吐逆身冷，脉微急，用此药救之。此即仲景干姜附子汤。

干姜一两　附子一个（生用）

上每服半两，水煎。外科姜附汤有人参、白朮。

生姜附子汤　治岭南瘴厉，内虚发热，或寒热往来，呕痰吐逆，头疼身痛，或汗多烦躁引饮，或自利小便赤，兼主卒中风。

附子一枚（如法制，分四服）

上每服水一钟，生姜十片，煎六分，微温服。

干姜附子汤　治瘴毒阴证发热，或烦躁，手足冷，鼻尖冷，身体重痛，舌上胎生，引饮烦渴，或自利呕吐，汗出恶风。

大附子一枚（制，分四服）

上每服加炮干姜二钱同煎，温服；热甚者，冷服。

《宝鉴》羌活附子汤　治呃逆。

羌活　附子　干姜（炮）　茴香各一钱　木香五分

水钟半，枣二枚，煎服。《三因方》木香作丁香。

（仲景）芍药甘草附子汤　治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

芍药　甘草（炙）各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渣，分温服。

《活人》附子八味汤　治气虚中寒，脚气等症。

附子（炮，去皮脐）　人参　干姜（炮）　芍药　茯苓　甘草（炙）　桂心各二两　白朮四两

上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煎七分，食前温服。又方去桂心，加干熟地黄三两。

六物附子汤　方在外科三五。治四气流注太阴，四肢骨节烦疼，浮肿，小水不利。

小建中汤　方在补阵二二。治虚劳里急，腹痛失精，四肢酸疼，咽干口燥等证。

《局方》大建中汤　方在补阵二四。治阳虚气血不足，腰脚筋骨疼痛。

八味大建中汤　方在补阵二五。治中气不足，厥逆呕吐，挛急阴缩，腹痛虚火等证。

三建汤　治元阳素虚，寒邪外攻，手足厥冷，六脉沉微，大小便数滑，凡中风潮涎，不省人事，伤寒阴证，皆可用之。

大附子　大川乌　天雄（各制用）三钱

上用水二钟，姜十片，煎一钟，不拘时，或温服，或冷服。自汗加桂、浮小麦；气逆加沉香；胃冷加丁香、胡椒。

（仲景）炙甘草汤　一名复脉汤。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

炙甘草四两　生姜　桂枝（去皮）各三两　人参　阿胶各二两　生地黄一斤　麦冬（去心）半斤　麻子仁半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渣，内胶烊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仲景）桂枝甘草汤　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顿服。

（陶氏）回阳返本汤　治阴盛格阳，阴极发躁，渴而面赤，欲坐泥水中，脉则无力，或脉全微欲绝者。服后脉微出者生，顿出者死。

人参　制附子　炮姜　炙甘草　五味子　麦冬　陈皮　腊茶

面戴阳者，下虚也，加葱七茎，黄连少许，用澄清泥浆水一钟煎之。临服入蜜五匙，顿冷服之，取汗为效。

华佗救脱阳方　治寒中三阴，口噤失音，四肢强直，挛急疼痛，似乎中风，及厥逆唇青，囊缩无脉，或卒倒尸厥脱阳等证。

先急用葱白一握，微捣碎，炒热，用布包熨脐下，以二包更替熨之。甚者仍灸气海、关元二、三十壮。脉渐出，手足渐温，乃可生也。

次用附子一个，重一两者，切八片，白朮、干姜各五钱，木香二钱，同用水二钟，煎一钟，候冷灌服，须臾，又进一服，或煎服回阳等汤。

（仲景）旋复代赭石汤　治伤寒若汗或吐下解后，心下痞鞕，噫气不除者。

旋复花　甘草（炙）各三两　人参二两　生姜五两（切）　代赭石一两　大枣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洗）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仲景）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　治发汗后腹胀满。

厚朴（去皮尖）　生姜（切）各半斤　半夏半升（洗）　人参一两　甘草二两（炙）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简易》十味锉散　治中风血弱，臂痛连及筋骨，举动艰难。

附子三两（炮）　当归　黄芪（炙）　白芍药各二两　川芎　防风　白朮各两半　肉桂一两　熟地　茯苓各七钱半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钟半，姜八片，枣三枚，煎八分，食后、临卧服。

《奇效》芎术汤　治寒湿头痛，眩运痛极。

川芎　附子（生，去皮脐）　白朮各三钱　桂心（去皮）　甘草各一钱

水一钟半，生姜七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正元散　治眩晕阳虚。

红豆（炒）　干姜（炮）各三钱　人参　白朮　炙甘草　茯苓各二两　附子（炮，去皮脐）　川芎　山药（姜汁炒）　乌药　干葛各一两　川乌（炮，去皮脐）　肉桂各五钱　黄芪（炙）两半　陈皮二钱

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一钟，姜三片，枣一枚，入盐少许，煎服。

《金匮》生姜半夏汤　治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

半夏半升　生姜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煎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病止，停后服。

《金匮》半夏干姜散　治干呕，或吐逆痰延。

半夏（制）　干姜（炙）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用浆水一升半，煎取七合，去柤，顿服之。

（仲景）甘草干姜汤　治少阴伤寒，小便色白，吐逆而渴，动气因下反剧，身虽有热反倦，及肺痿吐涎沫而不咳，口不渴，小便数，遗尿，肺中冷，土虚不能制下，眩晕，多涎唾等证。杨仁斋曰：治男女诸虚出血，胃寒不能引气归元，无以收约其血者。《良方》名姜草汤，治阴盛于阳，寒而呕血。

甘草（炙）四两　干姜（炮）二两

上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仁齐曰：等分，每服三钱，食前煎服。

橘皮干姜汤　治恶心呕哕。

人参　干姜　肉桂各一钱　陈皮　通草各钱半　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煎八分服。

《金匮》橘皮汤　亦名生姜橘皮汤。治干呕哕，若手足厥者。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万氏）橘皮汤　方在痘疹九二。行滞消痰，止呕吐。

《金匮》橘皮竹茹汤　治哕逆。

橘皮二斤　竹茹二升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大枣三十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小半夏汤　方在和阵八。治呕吐及心下有饮者。

《三因》丁香散　治呃逆。

丁香　柿蒂各一钱　炙甘草　良姜各五分

上为末。热汤点服二钱，不拘时。

丁香煮散　治翻胃呕逆。

丁香　石莲肉各十四枚　北枣七枚（切碎）　生姜七片　黄秫米半合（洗）

水一碗半，同煮稀粥，去药啜粥。

《简易》丁香散　治反胃呕逆，粥食不下。

大附子一枚（坐于砖石上，四面著火，渐渐逼热，淬入生姜汁中，浸少时，如法再淬，约尽姜汁半碗许为度，去皮焙干为末）　丁香二钱（研）

二味匀和，每服二钱，水一钟，粟米同煎七分服。

（杨氏）丁香茯苓汤　治脾胃虚寒，宿食留滞，否寒疼痛，气不升降，以致呕吐涎沫，或呕酸水，不思饮食。

半夏（制）　橘红　茯苓各一两半　丁香　附子（制）　肉桂　砂仁各五钱　干姜（炮）　木香各一两

每服四钱，水一钟半，姜七片，枣一枚，煎七分服。

《良方》丁香柿蒂散　治吐利，或病后胃中虚寒呃逆。凡呃逆至七、八声相连，收气不回者难治。

丁香　柿蒂　炙甘草　良姜各五分　人参　半夏　陈皮　茯苓各一钱　生姜二钱

水二钟，煎热服。

《宝鉴》丁香柿蒂散　治呃逆呕吐。

丁香　柿蒂　青皮　陈皮各等分

水一钟半，姜五片，煎服。

（严氏）柿蒂汤　治胸满呃逆不止。

柿蒂　丁香各二钱

加生姜五片，水煎服。《家珍》方有人参一味。

《百一》安脾散　治胃气先逆，饮食过伤，忧思蓄怨，宿食癖积，冷饮寒痰，动扰脾胃，不能消磨，致成斯疾。女人由血气虚损，男子皆由下元虚惫。有食罢即吐，有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吐酸黄臭水，皆是脾败，惟当速治，迟则发烦渴，大便秘，水饮不得入口而危矣。

南木香（磨汁）　橘红　人参　白朮　草果（面煨）　茯苓　甘草（炙）　丁香

胡椒各两半　高良姜一两（用陈壁土三合，以水二碗同煮干，切片）

上咀。每服五钱，水一钟半，入盐少许，煎七分，食远温服。或为细末，每服五钱，用盐米汤调下。

《三因》补脾汤　治脾胃虚寒，泄泻腹满，气逆呕吐，饮食不消。

人参　白朮　茯苓　厚朴（炒）　陈皮各一钱　干姜（炒）　甘草（炙）　草果　麦芽（炒）各八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空心温服。

《三因》养胃汤　治脾胃虚寒，呕逆恶心，腹胁胀疼，肠鸣泄泻。

藿香　厚朴（炒）　半夏（制）　茯苓各钱半　草果　陈皮　人参　白朮（炒）各一钱　附子（制）八分　甘草（炙）五分

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二枚，煎七分，食远服。

胃爱散　治脾胃久虚，中焦气滞，或冷涎上壅，呕吐恶心，或胸膈疼痛，不思饮食，或泄泻不止。

人参一两　白朮　茯苓　黄芪（炙）　各三钱　丁香　甘草（炙）各二钱　肉果三个（煨）　干姜（炒）半两

上用白米炒熟四两，同研为末。每服二、三钱，用姜汤或人参汤调服。或为咬咀，每药五、七钱，加炒米一两，煎服亦可。

（东垣）藿香安胃散　治脾胃虚弱，不能进食，呕吐吞酸，腹痛不能腐熟。

藿香　人参　陈皮各一钱　丁香五分　生姜十片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

《良方》七味人参丸　治胃冷兼虚，呕逆不食，服许仁则半夏丸不效，可服此药。方见和阵一三二。

人参　白朮（炒）各五两　厚朴（姜制）　北细辛各四两　生姜　橘皮各三两　桂心二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米饮下十丸，渐加至二十丸。

甘露汤　治反胃呕吐不止，饮食减少。常服之，快利胸膈，调养脾胃，进饮食。徐东皋曰：常州一富人病反胃，往京口甘露寺设水陆，泊舟岸下，梦一僧持汤一碗与之，饮罢犹记其香味，便觉胸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汤，乃是梦中所饮者，胸膈尤快，遂求其方，合数十服后，疾遂瘥，名曰观音应梦散。予得之，常以待宾，易名曰甘露汤。又在临汀疗一人愈，甚勿忽之。

干饧糟（头柞者）用六分　生姜用四分

上和匀捣烂作饼，或焙或晒干，每十两入炙甘草二两，同研为末。每服二钱，用沸汤入盐少许调，不拘时服。

《金匮》茯苓泽泻汤　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外台》治消渴脉绝反胃者。

茯苓半斤　泽泻　生姜各四两　甘草　桂枝各二两　白朮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仲景）茯苓甘草汤　治水饮停蓄心下，甚者作悸作利。

茯苓　桂枝各二两　甘草（炙）一两　生姜三两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草豆蔻汤　和中调气，治呕吐。

草豆蔻　藿香各五分　陈皮　枳壳各七分　白朮　山药各一钱　桂心　丁香各二分

水一钟半，姜五片，枣二枚，粟米少许，煎七分，食前温服。

大顺散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以致寒湿伤脾，阴阳气逆，霍乱吐泻，脏腑不

调等证。

干姜　肉桂　杏仁各四两　甘草三两

上先将甘草微炒黄，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又入杏仁同炒，令杏仁不作声为度，却同肉桂研罗一处。每用二、三钱，以水一钟，煎数滚，温服。如烦躁者，以井花水调服，不拘时。此方加附子，即名附子大顺散。

四顺附子汤　治霍乱转筋吐泻，手足逆冷，六脉沉绝，气少不语，身冷汗出。

附子（生）　白干姜（炮）　人参　甘草（炙）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四、五钱，水钟半，煎七分，食远服。

《医林》附子粳米汤　治霍乱四逆，多呕少吐者。

中附子一枚（制）　半夏（制）两半　干姜（炒）　甘草（炙）各一两　大枣十枚　粳米五合

上㕮咀。每服八钱，水钟半，煎米熟，去柤服。

冷香饮子　治伤暑暍，霍乱腹痛烦躁，脉沉微或伏。

附子（炮）　陈皮各一钱　草果　甘草（炙）各钱半

水一钟半，姜十片，煎八分，井水煖冷服。

《集成》冷香汤　治夏秋水湿，恣食生冷，阴阳相干，遂成霍乱，脐腹刺痛，胁肋胀满，烦躁引饮无度，或感瘴虚热，胸膈不利，或呕或泄并宜。

良姜　白檀香　草豆蔻（面包煨）　附子（制）　炙甘草各一钱　丁香七粒

水一钟半，煎七分，用井水浸冷，于呕吐时服之效。或为细末，水调生面糊丸，如芡实大，每服一丸，新汲水磨下亦可。

《直指》木瓜汤　治吐泻不已，转筋扰乱。

木瓜一两　茴香（微炒）二钱半　吴茱萸半两（汤泡）　炙甘草二钱

上㕮咀，分二服。加姜五片，紫苏十叶，空腹急煎服之。《良方》有生姜二钱五分，无茴香、甘草，名木瓜煎。

《三因》诃子散　治老幼霍乱，一服即效。

诃子（炮，去核）　炙甘草　厚朴（姜制）　干姜（炮）　神曲（炒）　良姜（炒）　茯苓　麦芽（炒）　陈皮　草豆蔻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当病发不可忍时，用水煎，入盐少许服之。

霍乱三方　治霍乱泻利不止，转筋入腹欲死者。

用生姜三两，捣烂，入酒一升，煮三、四沸，顿服。

一方：凡霍乱吐泻不能服药，急用胡椒四十粒，以饮吞之。

一方：凡霍乱吐泻不止，用艾一把，水三升，煮一升，顿服之。

《千金》霍乱方　治霍乱干呕不止。

以薤叶煎一升，服三次立愈。

干霍乱二方　凡欲吐不吐，欲下不下，呕恶不止者，谓之干霍乱。

一方：用盐一两，生姜半两，捣，同炒令色变，以水一碗煎，热服。

一方：用丁香十四粒为末，以热汤一盏调服。

《金匮》苓桂朮甘汤　治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

茯苓四两　桂枝　白朮各三两　甘草二两

上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小便即利。

姜朮汤　治心下停饮怔忡。

白姜　白朮　白茯苓　半夏曲各一钱　官桂三分　甘草五分

水一钟半，枣三枚，煎服。

韩氏温中汤　凡病人两手脉沉迟或紧，是皆胃中寒也；若寸脉短少及力少于关尺

者，此阴盛阳虚也，或胸膈满闷，腹中胀满，身体拘急，手足厥冷，急宜温之。

丁皮　丁香各五分　厚朴　干姜　陈皮　白朮各一钱

水钟半，加葱白、荆芥穗同煎。

（东垣）厚朴温中汤　治脾胃寒滞，心腹胀满，或见疼痛。

厚朴（姜炒）　橘红　干姜各一钱　茯苓　草豆蔻　木香　甘草各五分

水煎，温服。

大正气散　方在和阵二四。治风寒湿气伤脾，心腹胀闷，有妨饮食。

强中汤　治生冷寒浆有伤脾胃，遂成胀满，有妨饮食，甚则腹痛。

人参　橘红　青皮　丁香各二钱　白朮钱半　附子（炮，去皮脐）　草豆蔻　干姜（炮）各一钱　厚朴（姜汁炒）　甘草（炙）各五分

水钟半，姜三片，红枣二枚，煎七分，不拘时服。呕，加半夏；若伤面食，加莱菔子一钱。

《三因》强中丸　治胃脘虚寒，痰饮留滞，痞塞不通，气不升降。《局方》温中化痰丸，即此方不用半夏。

高良姜　干姜（炮）　陈皮　青皮各一两　半夏（制）二两

上为细末，生姜汁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

三生饮　此治中风，乃行经治痰之剂，斩关夺门之将，必用人参驱驾其邪而补助真气，乃可用之，否则恐反为害。

生南星一两　生川乌（去皮）半两　生附子（去皮）半两　木香二钱

每用一两，加人参一两，同煎服。

（严氏）三生丸　治痰厥头痛。

南星　半夏　白附子等分

上为末，姜汁浸蒸饼丸，小豆大。每服四十丸，食后姜汤下。

五生丸　治风痫。

川乌头　附子各生用（去皮脐）　南星（生）　半夏（生）　干姜（生）各半两

上为细末，醋煮大豆汁作面糊和丸，桐子大。每服五丸，冷酒送下，不拘时。

《局方》温中化痰丸　治停痰留饮。

陈皮　青皮　良姜　干姜等分

上为细末，醋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饮送下。

《宝鉴》温胃化痰丸　治膈内有寒，脾胃伤饮，胸膈不快，痰涎不已。

半夏（制）三两　白朮　陈皮　干姜（炮）各一两

上为末，姜汁糊丸，桐子大。姜汤下二十丸。

《局方》倍朮丸　治五饮吞酸等证。一曰留饮，停水在心下；二曰澼饮，水在两胁；三曰痰饮，水在胃中；四曰溢饮，水溢在膈；五曰流饮，水在胁间，沥沥有声，皆由饮水过多，或饮冷酒所致。

白朮（炒）二两　桂心　干姜（炒）各一两

上为末，蜜丸。每服二十丸，温米饮下，加至三、五十丸，食前服。

《发明》丁香半夏丸　治心下停饮冷痰。

丁香　半夏（制）各一两　人参　干姜（炮）　细辛各五钱　槟榔三钱

上为细末，姜汁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

《局方》丁香五套丸　治胃气虚弱，三焦痞塞，不能宣行水谷，故痰饮聚结，呕吐恶心，胀满不食。

丁香　木香　青皮　橘红各半两　白朮　茯苓　良姜　干姜各一两　南星（制）半夏（制）各二两

上为末，汤浸蒸饼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温汤下。

《三因》复元丹　治脾肾虚寒，发为水肿、四肢虚浮，心腹坚胀，小便不通，两目下肿。

附子（炮）二两　南木香（煨）　茴香（炒）　川椒（炒出汗）　厚朴（制）　独活　白朮（炒）　橘红　吴茱萸（炒）　桂心各一两　泽泻一两半　肉豆蔻（煨）　槟榔各半两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紫苏汤不拘时送下。

（薛氏）加减金匮肾气丸　方在补阵一二四。治脾肾阳虚，不能制水，为肿为胀。

《济生》实脾散　治阴水发肿，宜先实脾土。

附子（制）　炮干姜　厚朴　木香　大腹皮　草果仁　木瓜各钱半　甘草（炙）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枣一枚，煎七分，不拘时服。

（严氏）实脾散

即前方加白朮、茯苓。

《简易》腹胀方

凡肚腹胀满不能用药者，以独蒜煨熟去皮，绵裹纳下部中，冷即易之。又治关格胀满，大小便不通，亦用上法，气立通。又方：用生姜如指大一块，煨熟，以绵裹乘热纳下部中，冷即易之。

丁香止痛散　治心痛不可忍。

丁香半两　良姜二两　茴香（炒）　甘草各两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沸汤点服。

胜金散　治卒心痛。

桂枝　玄胡索（炒）　五灵脂　当归各半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陈皮汤送下。

《良方》铁刷散　治心脾积痛，妇人血气刺痛，酒病恶心，肠滑泄泻。

良姜（炒）二两　茴香（炒）七钱　苍朮（制）　甘草（炙）各二两八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姜、盐汤调下。

《局方》蟠葱散　治男妇脾胃虚冷，滞气不行，攻刺心腹，痛连胸胁，膀胱小肠寒疝气疝，及妇人血气刺痛。

苍朮（米泔浸，切）　炙甘草各八钱　三棱（煨）　蓬朮（煨）　茯苓　青皮各六钱　丁皮　砂仁（去壳）　槟榔各四钱　延胡索三钱　干姜（炒）　肉桂各二钱

上每服五钱，水一盏，入连根葱白一茎，煎七分，空心热服；或为末，用葱汤调服二、三钱。

《宝鉴》沉香桂附丸　治中气虚寒，饮食不美，阴盛阳虚，脏腑积冷，心腹疼痛，胁肋膨胀，腹中雷鸣，便利无度，面色不泽，手足厥冷，及下焦阳虚，疝气疼痛不可忍，腰屈不能伸，喜热熨稍缓等证。

附子（炮，去皮脐）　川乌（制同）　沉香　肉桂　干姜（炮）　良姜（炮）　茴香（炒）　吴茱萸（泡）各一两

上为末，醋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前米饮下，日二服。忌生冷。

椒附丸　治小肠虚冷，小腹痛，小便频而清白。

椒红（炒）　附子（炮）　龙骨　桑螵蛸（炙）　山茱萸　鹿茸（酒蒸，焙）各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六十丸，空心盐汤下。

大沉香丸　治寒气攻冲，心腹刺痛，亦治卒暴心痛。

沉香　干姜（炮）　姜黄　桂心　檀香各二两　甘松（洗，焙）　白芷　天台乌药　甘草各半斤　香附一斤　白豆蔻三两

上为末，炼蜜和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细嚼，生姜汤下，不拘时。

《辨疑》桂附二陈汤　治寒疟寒多热少，腰足厥冷。

附子（炮）　肉桂　半夏（制）　白茯苓　陈皮　炙甘草

上㕮咀。每服五、六钱，水一钟半，姜三片，枣一枚，煎服。

扶阳助胃汤　罗谦甫治崔运使长男云卿，年二十五，体肥养厚，常食凉物寒药，以致秋间疟发，复用水吞砒石等药，反增吐泻，中气愈虚，延至次年四月，复因劳怒，前证大作。诊其脉得弦细而微，手足稍冷，面色青黄，食少痞闷呕酸，气促汗出。予思《内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为痿厥心悗[1]。又曰：寒气客于肠胃之间，则卒然而痛。非大热之剂不能愈，遂制此方。

附子（炮，去皮脐）二钱　干姜（炮）钱半　草豆蔻　益智仁　拣参　甘草（炙）　官桂　白芍药各一钱　吴茱萸　陈皮　白朮各五分

上㕮咀。水二盏，枣二枚，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温服。三服后，大势去，痛减半。至秋灸中脘以助胃气，次灸气海百余壮，生发元气。明年复灸三里二七壮，亦助胃气，引气下行。仍慎加调摄，一年而平复。

五味沉附汤　治虚寒无阳，胃弱干呕。

熟附子　干姜（炮）各一钱　白朮　炙甘草各钱半　沉香五分

水盏半，姜五斤，煎七分，食前服。

二味沉附汤　治瘴疾上热下寒，腿足寒厥。

沉香（磨汁）　附子（制）各三钱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煎八分，去柤，入沉香汁放冷服。此药主上热下寒。《全集》云：沉水真正铁角沉香，其味甘辛者，为美；辛辣者，性热。附子降气敛阳。治阴毒冷瘴，只一服而回生起死，真可以夺化功。

《济生》七枣汤　治瘴疟，或因感冒风寒，或是五脏气虚，阴阳相搏，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皆可服。

大附子一枚（制，分四服。又方：用川乌代附子，以水调陈壁土为糊，浸泡七次）

水二钟，姜七片，枣七枚，煎一钟，当发日早晨空心温服，仍吃枣子三、五枚，忌如常。

冷汤　治瘴毒内寒外热，咽嗌间烦躁不解。

人参半两　大附子一钱　甘草（炙）三寸　淡竹叶十四片　大枣五枚

水煎，温服，或冷服。甚者，宜倍用人参、附子，不可拘此常数。

生姜煎　治瘴如疟，憎寒壮热。

老生姜一大块（打破，湿纸包，煨熟）

上用水一钟，煎半钟，热服取微汗

芎附散　治五肿痛痹，自腿臂间发作不定者。

小川芎　附子（炮，去皮）　黄芪　防风　白朮　当归（酒洗）　熟地　桂心　甘草　柴胡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空心服。

《局方》参附渗湿汤　治坐卧湿地，雨露所袭，身重脚弱，关节疼痛，发热恶寒，小便不利，大便溏泄。

人参　白朮　茯苓　甘草　附子（炮）　干姜（炮）　桂枝　芍药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七味渗湿汤　方在和阵一七四。治寒湿所伤，身体重著，小便赤涩，大便溏泄。

熨背散　治胸痹心背疼痛气闷。

乌头　细辛　附子　羌活　川椒　桂心各一两　川芎一两二钱

上为末，以少醋拌匀，或炒热，或用帛裹微火炙令暖以熨背上，取瘥乃止。忌生冷如常服。按：此方当用气，惟诸辛香者佳，附子似不必用。

温中法曲丸　治脾痹发咳呕汁。

法曲（炒）　枳实（面炒）　白茯苓　吴茱萸（汤浸，炒）　桂心　厚朴（姜制）　当归　甘草（炙）各三两　人参　麦冬　干姜（炮）　细辛　附子（炮）　桔梗（炒）各一两　麦芽（微炒）五合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食前熟水下，日三。

（丹溪）龙虎丹　治走注疼痛，或麻木不仁，或半身疼痛。

草乌　苍术　白芷各一两

上为末，水拌发热过，再入乳香二钱，当归、牛膝各半两，酒糊丸，弹子大。酒化下。

活络丹　方在和阵二七七。治中风手足不用，日久不愈，经络中有湿痰死血者。

《济生》二至丸　治老人虚弱，肾气虚损，腰痛不可屈伸。

附子（炮，去皮脐）　桂心　杜仲（制）　补骨脂（炒）各一两　鹿角霜　鹿角（镑）　鹿茸（酒炙）　青盐（另研）各半两

上为末，酒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用胡桃肉细嚼，盐汤或盐酒送下。如畏热药者，去附子，加肉苁蓉。

《三因》肾著汤　治肾虚身重，腰冷如在水中，不渴，小便自利，食饮如故，腰下重痛如带五千钱。

茯苓　白术各四两　炙甘草　干姜（炮）各二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煎，空心冷服。一方用姜四两，术二两；《良方》每服有杏仁五分，治妊娠脚肿。

（韩氏）茵陈附子汤　治发黄，服四逆汤，身冷汗不止者。

附子二个（各作八片）　干姜（炮）二两半　茵陈一两半

上用水煎，分作三服。

（韩氏）小茵陈汤　治发黄，脉沉细，四肢及遍身冷。

附子一个（炮作八片）　炙甘草一两　茵陈二两

上用水二升，煮一升，分作三服。

（韩氏）茵陈橘皮汤　治身黄，脉沉细数，热而手足寒，喘、呕、烦躁不渴者。

茵陈　橘皮　生姜各一两　白术二钱半　半夏　茯苓各五钱

上用水四升，煮取二升，放温，分作四服。

五鬲散　方在和阵一五六。治五鬲、五噎。

十鬲散　方在和阵一五八。治十般鬲气。

五噎散　方在和阵一五九。治诸气结聚，胸膈痞闷，痰逆恶心，饮食不进。

《良方》白术圣散子　治一切泻痢久不瘥，并妇人产后痢疾。

白术　砂仁　当归　肉豆蔻　干姜（炮）　陈皮　炙甘草　石榴皮　诃子　芍药（炒）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一钟半，入乳香一豆大，煎八分，食前服。

（仲景）吴茱萸汤　呕而胸满，干呕吐涎沫，头痛，及食谷欲呕者，此方主之。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枚（擘）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良方》吴茱萸汤　治冒暑伏热，腹痛泻痢，或饮食过度，霍乱吐泻，或食冷冒寒，或忍饥大怒，或因舟车伤动胃气，令人吐泻并作，转筋逆冷等证，迟则不救。

吴茱萸　木瓜　食盐各半两

上同炒令焦，先用磁瓶盛水三升，煮百沸入药，煎至二升已下，倾一盏，或冷或热，随病人之便服之。若卒无前药，止用盐一撮，醋一盏，同煎八分，温服。或盐、梅咸酸等物皆可用。

吴茱萸散　治肠痹寒湿内聚，腹痛满气急，大便飧泄。

炮干姜　炙甘草　吴茱萸　肉豆蔻（面裹煨）　砂仁　神曲（炒）各一钱　白朮　厚朴（姜制）　陈皮各二钱　一方有良姜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调下。

（海藏）吴茱萸丸　治下痢脏腑不调，胀满腹痛，水谷不化，怠惰嗜卧，时时下痢，乃阴湿证也。

吴茱萸两半（汤洗，炒）　神曲（炒）五两　白朮（炒）四两　肉桂　干姜（炮）各二两半　川椒（去目，炒）一两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米饮下三、五十丸，食前服。

（杨氏）八味汤　治脾胃虚寒，气滞不行，心腹刺痛，脏腑虚滑。

人参　当归　炮姜　吴茱萸（汤泡七次）　肉桂　丁香　木香　陈皮各一钱

上㕮咀。水一钟半，煎七分，温服无时。按：此汤味太刚烈，当加炙甘草方妙。

（仲景）真武汤　治少阴伤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

茯苓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白朮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小便利者，去茯苓；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良方》九宝丹　调理脾胃，止泄泻。

人参　白朮（炒）　茯苓　炙甘草　干姜（炮）　木香　藿香（去土）　诃子（去核）　肉豆蔻（面炒）各一钱

水一钟半，加姜煎，食远服。

《济生》四柱散　治本元气虚，真阳耗散，脐腹冷痛，泄泻不止。

人参　附子（炮）　白茯苓　木香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一钟半，煨姜五片，盐少许，食远煎服。滑泄不止，加肉豆蔻、诃子，名六柱散；《活人》有白朮，无诃子。

（仲景）白通汤　治少阴病下利。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即于前方加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治少阴下利，无脉，干呕而烦者。服汤后，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仲景）桃花汤　治少阴伤寒，下利便脓血。

赤石脂一斤（一半筛末，一半全用）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所筛赤石脂细末方寸匕，搅匀服之，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洁古）浆水散　治暴泻如水，周身汗出，一身尽冷，脉微而弱，气少不能语者，甚者加吐，即为急证。

半夏一两（制）　附子（制）　炮姜　肉桂　甘草各五钱　良姜二钱半

上为末。每服三钱，浆水一钟半，煎至半钟，热服。

《澹寮》附子茴香散 治气虚积冷，心腹绞痛，泄泻食少。

人参 白朮 茯苓 炙甘草各七分 附子（制） 炮姜各五分 茴香 肉豆蔻各四分 木香三分 丁香五粒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

《本事》五味子散 治肾泄，在侵晨及五更作泻，饮食不进，不时去后。

五味子（炒）二两 吴茱萸（炒）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为丸尤效。

《本事》二神丸 治脾胃虚寒，不思饮食，泄泻不止。

肉豆蔻（生用）二两 破故纸（炒）四两

上为末，用大肥枣四十九枚，入生姜片四两同煮，以枣烂为度，去姜，取枣肉捣药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白汤下。

（薛氏）四神丸 治脾肾虚寒，大便不实，饮食不思，及泄痢腹痛等症。

破故（炒）四两 肉豆蔻（面煨） 五味子各二两 吴茱萸（汤浸，炒）一两

上为末，用大枣百枚，同姜八两煮烂，取肉捣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白汤下。按：此丸不宜用枣，但以姜汁煮面糊为丸更佳。

《澹寮》四神丸 治脾肾泄，清晨溏泻。

破故（炒）四两 肉豆蔻二两 木香半两 小茴香（炒）一两

上为末，姜煮枣肉为丸，桐子大。白汤送下。

《医林》四神丸 治寒疝胀痛不已。

荜澄茄 木香各半两 吴茱萸（半酒浸，半醋浸） 香附各一两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盐汤或乳香葱汤任下。

《集要》四神丸 方在补阵一五八。治小便频数不禁。

五味子丸 治下元虚寒，火不生土，以致命门不暖，关门不闭，名曰肾泄，亦名脾肾泄。

人参 白朮（炒） 北五味子（炒） 破故（炒）各三两 山药（炒） 白茯苓各两半 吴茱萸（汤泡，炒） 川巴戟（去心，炒） 肉果（面煨）各一两 龙骨（煅）五钱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食前白汤或米汤任下。

《得效》荜茇丸 治滑泄中寒者宜之。

荜茇 川姜（炮） 丁香（不见火） 附子（炮，去皮脐） 良姜 胡椒 吴茱萸（汤浸，炒）各一两 山茱萸 草豆蔻（去皮）各半两

煮枣肉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食前陈米饮下，日三服。

《局方》肉豆蔻丸 治脾胃虚弱，胀满，水谷不消，脏腑滑泄。

肉豆蔻（面煨） 苍朮（制） 干姜（炮） 厚朴（制） 陈皮各四两 炙甘草 茴香（炒） 肉桂 川乌（炮，去皮脐） 诃子肉各二两

上用汤浸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食前白滚汤下。

（陈氏）肉豆蔻丸 方在小儿五六。治肠滑泻痢。

《济生》诃梨勒丸 治大肠虚冷，泄泻不止，腹胁引痛，饮食不化。

诃梨勒（面裹煨） 附子（炮） 肉豆蔻（面裹煨） 木香 吴茱萸（汤泡，炒） 龙骨（生用） 白茯苓（去皮） 荜茇各等分

上为细末，生姜汁煮面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米饮下。

《良方》厚朴丸 治寒中洞泄，实滞胀满等证。

厚朴（炒） 干姜（炒）等分

上水拌炒为末，水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

《百一》缩脾丸　治滑泄不禁。

白朮（炒）　厚朴（姜炒）　赤石脂　肉豆蔻（面煨）　干姜（炒）各一两　附子（制）　茱萸　神面（炒）各五钱

上为细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米饮下。

《三因》桂香丸　治脏腑虚寒，为风寒所搏，冷滑注下不禁，危笃者累效。

附子　肉豆蔻（面煨）　白茯苓各一两　桂心　干姜（炒）　木香各半两　丁香二钱半

上为末，面糊丸，桐子大。空心米饮下五、七十丸。

《宝鉴》陈曲丸　磨积，止泻痢，治腹中冷痛。

陈曲一两半　人参　白朮（炒）　当归（炒）　干姜　肉桂　甘草（炙）　厚朴（制）各半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或淡醋汤任下，日二服。

（杨氏）草薢分清饮　治真元不足，下焦虚寒，或服寒凉刮药过多，小便白浊，频数无度，澄如膏糊等证。

益智仁　川草薢　石菖蒲　乌药各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六钱，水一钟，入盐一捻，煎七分，食前温服。一方加茯苓、甘草。

益志汤　治肾经亏损，遗精白浊，四肢烦倦，时发蒸热等证。

鹿茸（酥炙）　巴戟肉　枸杞子　熟地黄　苁蓉（酒浸）　牛膝（酒浸）　附子（炮，去皮脐）　桂心（不见火）　山茱萸　白芍药　炙甘草　防风各等分

上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五分，盐少许同煎，空心服。

《局方》安肾丸　治肾经积冷，下元衰惫，目暗耳鸣，四肢无力，夜梦遗精，小便频数，脐腹撮痛，食少体瘦，神困健忘。常服壮元阳，益肾水。

肉桂（去粗皮，不见火）　川乌（炮，去皮脐）各一斤　白朮　山药　茯苓　肉苁蓉（酒浸，炙）　巴戟（去心）　破故（炒）　草薢　桃仁（面炒）　石斛（炙）　白蒺藜（炒去刺）各三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或盐汤下，空心食前服。疝气，茴香汤下。《三因》安肾丸无茯苓、肉桂二味。

小安肾丸　治肾气虚乏，下元冷惫，夜多漩溺，体瘦神倦，腰膝沉重，泄泻肠鸣，眼目昏暗，牙齿蛀痛。

川楝子一斤（用香附子、川乌各一斤，加盐四两，水四升同煮，候干去香附、川乌不用，取川楝切焙）　小茴十一两　熟地八两　川椒四两（去闭口者，微炒出汗）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临卧，盐汤或酒任下。

（西蜀）石刻安肾丸　治真气虚惫，脚膝软弱，夜梦遗精，小便滑数。

附子（制）　肉桂　川乌（制）　川椒（去目，微炒出汗）　菟丝（制）　巴戟（制）　破故（酒炒）　赤石脂（煅）　远志（制）　茯神　茯苓　苍朮（米泔浸炒）　山茱萸　杜仲（制）　石斛　胡芦巴（炒）　柏子仁　韭子（微炒）　小茴（酒炒）　肉苁蓉（酒浸）　川楝子（酒蒸，去核）各二两　鹿茸（制）一两　青盐四钱　山药四两（作糊）

上为末，酒煮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盐汤或白汤下。

《元戎》小巳寒丸　一名强中丸。治脾胃积冷中寒，洞泄倦怠，不思饮食。进食，止自汗，厚肠胃。见《肘后》，甚验。

艾叶四两　苍朮一两（炒）　吴茱萸（炒）　陈皮（炒）各二两

上用米醋二升浸一宿，漉出曝干，再于原醋内拌匀，炒令紫色，焙干为末，稀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食前，温酒、盐汤、米汤、白汤任下。

《局方》大已寒丸　治脏腑虚寒，心腹疠痛，肠鸣泄泻，自利自汗，米谷不化，手足厥冷，阴盛阳衰等证。

荜茇　肉桂各四两　干姜（炮）　良姜各六两

水煮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前米饮下。

《元戎》大已寒丸　治诸沉寒冷秘等证。

吴茱萸　官桂　干姜　良姜　乌头　附子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米饮下，空心食前，日二服。无所忌。

（海藏）已寒丸　此丸不僭上而阳生于下。治阴证服四逆辈，胸中发躁而渴者，或数日大便秘，小便赤涩，服此丸，上不燥，大小便自利。

肉桂　附子（炮）　乌头（炮）　良姜　干姜　芍药　茴香各等分

上为末，米糊丸，桐子大。空心温水下五、七十丸，或八、九十丸，食前亦可。酒醋糊丸亦可。海藏云：已寒上五味虽热，以芍药、茴香润剂引而下之，阴得阳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得春和之阳，冰自消矣。

十补丸　治肾脏虚冷，面黑足寒，耳聋膝软，小便不利等证。

附子（炮）　五味各二两　山药　山茱萸　丹皮　桂心　鹿茸（制）　茯苓　泽泻各一两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盐汤下。

《百选》十补丸　治小肠寒疝。

附子一大枚（制）　胡芦巴　木香　巴戟天　川楝肉　玄胡索　官桂　荜澄茄　大茴香　破故纸（炒）各一两

上为末，酒煮糯米粉糊为丸，桐子大，朱砂为衣。空心酒下五十丸。

《集成》神应散　治寒疝诸疝，心腹痛不可忍，散气开郁。

玄胡索　胡椒　小茴香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酒调下。

《金匮》当归生姜羊肉汤　治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朮一两。如加生姜，亦须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丹溪）肾气丸　治诸疝痛。

小茴香（炒）　破故纸（炒）　吴茱萸（盐炒）各五钱　胡芦巴七钱半　木香三钱半

上为末，萝卜汁丸，桐子大。盐汤下五、七十丸。

《百选》胡芦巴丸　治小肠气　蟠肠气，奔豚，疝气，偏坠阴肿，小腹有形如卵，上下来去，痛不可忍，或绞结绕脐攻刺，呕吐者。

胡芦巴（炒）一斤　大巴戟（炒）　川乌（炮，去皮）各六两　川楝子（炒）十八两　茴香二十两　吴茱萸（汤浸七次，炒）十两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温酒下。

（东垣）丁香楝实丸　治寒疝气血留滞。

当归（酒洗）　附子（炮）　川楝肉　茴香各一两

以上㕮咀，用好酒三升同煮，酒尽焙干为末，每药末一两，入没药，丁香、木香各五分，全蝎十三个，玄胡索五钱。

上俱为末，拌匀，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加至百丸，空心温酒送下。

苦楝丸　治奔豚小腹痛，神效。

川苦楝子　茴香各二两　附子一两（炮，去皮脐）

上三味，用酒三升，同煮尽为度，焙干为末，每药末一两，入玄胡索二钱，一作五钱　全蝎十八个（炒）　丁香十八粒。

俱为末，和匀，酒糊丸，桐子大。温酒下五十丸，空心服。如痛甚，煎当归酒下。

《良方》三层茴香丸　治肾与膀胱俱虚，邪气搏结不散，遂成寒疝，脐腹疼痛，阴丸偏大，肤囊壅肿，有妨行步，或瘙痒不止，时出黄水，浸成疮疡，或长怪肉，或外肾肿胀，冷硬如石，日以渐大，须温导阳气，渐退寒邪，补虚消疝，暖养肾经。凡一应小肠气寒疝之疾，久新不过三料。

第一料：

舶上茴香（用盐半两，同炒焦黄，和盐秤用一两，连下共重四两）　川楝子（炮，去核）　沙参（洗）　木香各一两。

上为细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温酒或盐汤下，日三服。小病一料可安，病深者，一料才尽，便可用第二料。

第二料：

如前方加荜茇一两　槟榔五钱。

上六味，共重五两半，依前糊丸，服如前。若未愈，再服第三料

第三料：

如前方加白茯苓（佳者）四两　附子（炮，去皮脐）或五钱或一两

上八味，共重十两，丸服如前，渐加至三、四十丸。凡小肠气频发及三十年者，或大如栲栳者，皆可消散，神效。

夺命丹　治远年近日小肠疝气，偏坠搐痛，脐下胀痛，以致闷乱，及外肾肿硬，日渐滋长，阴间湿痒等证。

吴茱萸（拣净）一斤（分四分用，酒、醋、盐汤、童便各浸一宿，焙干）　泽泻（净片）二两（酒浸一宿）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盐酒或盐汤下。

《良方》夺命丹　方在妇人六四。治瘀血入胞，胀满难下。

（万氏）夺命丹　方在痘疹八二。治痘疮倒陷，解毒发痘。

《外科》夺命丹　方在外科七七。治疔疮发背，恶毒恶证，有夺命之功。

《局方》二气丹　治虚寒积冷，小便不禁，老人虚人尺脉微弱患此者。

硫黄（制，研细）　肉桂各二钱半　干姜（炮）　朱砂（研为衣）各二钱　附子（制）半两

上以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盐汤下。

《局方》半硫丸　治高年冷秘虚秘，及痃癖冷气。《简易》曰：此润剂也。

半夏（汤泡七次，焙干为末）　硫黄（明净者，研极细，用柳木槌子杀过）

上等分，以生姜汁打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用无灰酒或生姜汤任下。

养正丹　治上盛下虚眩运，此药升降阴阳，及咳逆翻胃，霍乱吐泻，中风涎潮，不省人事，伤寒阴盛，唇青自汗。

硫黄（为末）　黑锡（熔净）　水银　朱砂（研）各一两

上将锡熔化，入硫末，渐入渐搅为末，再入水银同擂。如硬，再于火上微煅，又擂匀放冷，研极细末，糯米糊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汤下。

《局方》黑锡丹　治痰气壅塞，上盛下虚，肾水亏竭，心火炎盛，或一应下虚阴寒，真头痛等证，及妇人血海久冷无子，赤白带下。

黑锡（去滓）二两（炒末） 硫黄二两 肉桂五钱 附子（炮） 木香 沉香 舶茴香 故纸 阳起石（水飞） 葫芦巴（酒浸炒） 肉豆蔻（面裹煨） 金铃子（蒸，去皮核）各一两

上用新铁铫将锡化开，下硫黄末，提起，以木杵擂极细，放地上退火毒，同余药研一日，至黑光色为度，酒糊丸，桐子大，阴干入布袋内擦令光莹，每服四十丸，空心姜盐汤下，女人艾枣汤下。

《局方》红丸子 和脾胃，消宿食，去膨胀，治大人小儿脾胃之证，极有神效。

京三棱（浸软切片） 蓬朮（煨） 青皮 橘红各五斤 干姜（炮） 胡椒各三斤

上为末，用醋糊丸，桐子大，矾红为衣。每服三十丸，食后姜汤送下。小儿临时加减与服丸，治饮食所伤，中脘痞满，服之应手而愈。妊妇恶阻呕吐，全不纳食，百药不治者，惟此最妙，可佐二陈汤服之。但人疑其堕胎，必不信服，每易名用之，时有神效；但恐妊妇偶尔损动，未免归咎此药，是当酌而防之。

椒囊法 辟一切瘴疾时气，风寒时气。

红川椒（去闭口者）

以绛纱囊贮椒两许，悬佩身傍近里衣处，则一切邪气不能侵犯。

椒红丸 治元脏伤惫，目暗耳聋。服此百日，觉身轻少睡足有力，是其效也；服及三年，心智爽悟，目明倍常，面色红悦，须发光黑。

川椒（去目并合口者，炒出汗，捣取红一斤） 生地黄（捣自然汁，熬取浓汁）一升

上将生地汁熬至稀稠得所，和椒末捣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三、四十丸。合药时，勿令妇人鸡犬见。有诗曰：其椒应五行，其仁通六义。欲知先有功，夜间无梦寐。四时去烦劳，五脏调元气，明目腰不疼，身轻心健记。别更有异能，三年精自秘，回老返婴童，康强不思睡，九虫顿消亡，三尸自逃避。若能久饵之，神仙应可冀。

---

〔1〕“悗”原作“悦”，据《灵枢》改。

卷之五十九宙集

古方八阵

固 阵

《局方》牡蛎散 治诸虚不足，及大病后体虚，津液不固，常常自汗。

黄芪（蜜炙） 麻黄根 牡蛎（煅淬醋中）各二钱半

水一钟半，加小麦百粒，煎八分，食远温服。

牡蛎白朮散 治漏风证，以饮酒中风，汗多，食则汗出如洗，久而不治，必成消渴。

牡蛎（煅）一钱 白朮（炒） 防风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温服。

《宣明》白朮散 治虚风多汗，食则汗出如洗，少气痿弱，不治必为消渴证。

白朮二两 防风五两 牡蛎（煅）六钱

上为末。每服一钱，温水调下，不拘时。如恶风，倍白朮；如多汗而肿，倍牡蛎。按：此方虽与前同，而用法不同，故并存之。

神效麦面汤 治心虚盗汗。

麦面（炒黄色）一钱　防风　白朮　牡蛎（煅，醋淬）　黄芪（蜜炙）一钱半

水一钟半，枣二枚，煎八分，调服辰砂妙香散极效。在后十五。

黄芪汤　方在补阵四五。治自汗盗汗。

《圣惠》宁肺散　治新久咳嗽，肺气不通，咯唾脓血，自汗咳嗽，常年不愈者，服之立止，并坐卧不安，语言不出等证。

乌梅肉七分　罂粟壳二钱（去筋，蜜炙）

上为细末。不拘时，乌梅汤调下。

《选要》安眠散　治上喘咳嗽久而不止。

款冬花　麦门冬　乌梅肉　佛耳草各四分　橘红五分　炙甘草三分　粟壳（蜜炙）一钱

上为末。水一钟，煎八分，入黄蜡如枣核许煎化，临睡温服。

（丹溪）百药煎　劫嗽立止。

百药煎　诃子　荆芥穗等分

上为极细末，蜜丸噙化。

《集成》三妙汤　治久嗽。

乌梅肉二个　北枣三枚　粟壳（蜜炙）四个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后服。

九仙散　治一切咳嗽不已。

人参　款冬花　桔梗　桑白皮　五味子　阿胶　贝母　乌梅各五分　御粟壳二钱（蜜炙）

水一钟半，姜一片，枣一枚，煎七分，食远服。

劫嗽丸　治久嗽失气失声者，宜此敛之。新咳者不宜用也。

诃子肉　百药煎　荆芥穗等分

上为细末，蜜丸噙化。

五味子丸　劫咳嗽如神。

五味子五钱　甘草二钱半　文蛤　风化硝各一钱

上为末，炼蜜丸，芡实大。噙化。

罂粟丸　治一切久嗽劳嗽，一服即愈。

罂粟壳（新者一半，去蒂，切，焙干；陈者一半，泡去筋膜，炒）各一两

上共为末，蜜丸，弹子大。临睡嚼服一丸。一方用罂粟子半斤，淘净焙干，炒黄为末，沙糖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临卧绵包含化。

《统旨》润肺丸　治咳嗽。

诃子　五味子　五倍子　甘草等分

上为末，蜜丸噙化。久嗽者，加罂粟壳。

《良方》辰砂妙香散　治心气不足，惊痫，或精神恍惚，虚烦少气少睡，夜多盗汗，心虚遗精白浊，服之安神镇心。

黄芪　山药（姜汁炒）　茯苓　茯神　远志（甘草汤制）各一两　人参　炙甘草　桔梗各五钱　木香二钱　麝香一钱（另研）　朱砂三钱（另研）

上为末。每服二钱，不拘时，温酒调下，或用麦面汤调下。

《局方》王荆公妙香散　安神秘精，定心气。

人参　龙骨（五色者）　益智各一两　白茯神　白茯苓　远志（制）　甘草（炙）各五钱　朱砂（飞）二钱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临卧温酒调下。

《本事》金锁丹　治梦泄遗精，关锁不固。

舶茴香　葫芦巴　破故（炒）　白龙骨各一两　木香两半　胡桃肉三十个（研膏）　羊肾三对（切开，用盐半两擦，炙熟，捣膏）

上为末，和二膏加酒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和剂》金锁正元丹　治真气不足，遗精盗汗，目暗耳鸣，吸吸短气，四肢疲倦，一切虚损等证。

补骨脂一两（酒浸，炒）　肉苁蓉（酒洗，焙）　紫巴戟（去心）　葫芦巴（炒）各一斤　文蛤八两　茯苓（去皮）六两　龙骨二两　朱砂三两（另研）

上为细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酒温、盐汤任下。

（万氏）金锁思仙丹　治男子嗜欲太过，精血不固，此涩以去脱之剂。

莲蕊　芡实　石莲子各十两　金樱膏三斤

上以金樱煎膏如饧，入前三味药末和丸，桐子大。空心盐酒下三十丸。服久精神完固，大能延年。平时服食，忌葵菜、车前子。

《医林》金锁匙丹　治男妇精滑，遗泄不禁，梦与鬼交。

茯苓　茯神各二钱　远志（制）　龙骨（煅）各三钱　左股　牡蛎（煅）四钱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盐汤或酒下。

玉锁丹　治玉门不闭，遗精日久，如水之漏，不能关束者。

文蛤八两　白茯苓二两　白龙骨一两

上为细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下，临睡更进一服，极效。

《御药》玉锁丹　治精气虚滑，遗泄不禁。

龙骨　莲花蕊　鸡头子　乌梅肉等分

上为末，用熟山药去皮为膏和丸，小豆大。空心米汤下三十丸。

经验水陆二仙丹　治精脱肾虚，梦遗白浊等证，与补阴药同用，甚有奇效。

金樱膏一斤

用金樱子不拘多少，入粗麻布袋内擦去毛刺，捣烂入缸，以水没头，浸一、二宿，滤去粗，取汁以棉滤二、三次，却入铜锅，用桑柴文火熬成膏，取起，以磁瓶收贮听用。

芡实粉一斤

上二味和匀，丸桐子大。每服二、三百丸，空心淡盐汤下。

经验金樱丸　治梦遗精滑，小便后遗溺。

金樱子　芡实各一两　龙骨（煅）　白莲蕊各五钱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空心盐酒下。

《正传》经验秘真丹　治肾虚遗精，梦泄白浊等证。

菟丝子（制）　韭子　破故（炒）　杜仲（姜汤炒）　干姜（炒）各一两　龙骨　牡蛎（煅）　山茱萸　赤石脂各五钱　远志　覆盆子　巴戟肉　枸杞　山药各七钱半　鹿角胶一两半　柏子仁一两　金樱子（取黄者，去刺核，焙，净肉）二两　黄檗（盐酒炒）七钱五分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姜盐汤下。

《局方》锁精丸　治白浊白带，小便频数。

破故纸　青盐　白茯苓　五味子（炒）等分

一方用五倍子。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下。

（东垣）固真丸　治精滑久不愈。

牡蛎（不拘多少，用砂锅内煅，醋淬七遍为末）

上以醋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盐汤下。

《良方》固真散　治才睡着即泄精。此二味大能涩精固真气，暖下元。

韭子一合　白龙骨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用酒调服。

《济生》固精丸　治下元虚损，白浊如脂，或胞气虚寒，腰重少力，小便无度并效。

牡蛎（煅）　菟丝子（酒浸蒸炒）　韭子（炒）　龙骨（煅）　北五味（炒）　白茯苓　桑螵蛸（酒炙）　白石脂（煅）各等分

上为细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下。

《直指》固精丸　治肾虚有火，精滑，心神不安。

黄檗（酒炒）　知母（酒炒）各一两　牡蛎（煅）　龙骨（煅）　莲蕊　芡实　山茱萸　远志（甘草制）　茯苓各三钱

上为末，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下。

《百一》固元丹　治元脏久虚，遗精白浊五淋，及小肠膀胱疝气，妇人赤白带下，血崩便血等疾，以小便频利为效。

好苍术（刮净，米泔浸咀片）一斤（择坚而小者佳，惟茅山者尤妙。分作四分制之。一分用小茴香、食盐各一两同炒。一分用川椒、补骨脂各一两同炒。一分用川乌头、川楝子肉各一两同炒。一分用醇醋、老酒各半斤同煮干，焙燥）

上连炒诸药同为末，用酒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男以温酒，女以醋汤空心下。此高司法方也。

《御药》秘元丹　治内虚里寒，自汗时出，小便不禁。

白龙骨三两　诃子肉　砂仁各一两　灵砂二两

上为末，煮糯米粥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酒下。

韭子丸　治虚劳寒脱漏精。

韭子（炒）　车前子　天雄（制）　菟丝子（酒煮另捣）　龙骨各一两　鹿茸（酥炙）　干姜（炮）　桑螵蛸（炒）各三钱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黄芪汤下。

《三因》家韭子丸　治少长遗溺，及男子虚剧，阳气衰败，小便白浊，夜梦遗精。此药补养元气，进美饮[1]食。按：此方当除去石斛，倍用菟丝，庶乎尤效。

家韭子（炒）六两　鹿茸（酥炙）四两　肉苁蓉（酒浸）　牛膝（酒浸）　熟地　当归各二两　菟丝子（酒煮）　巴戟肉各一两半　杜仲（炒）　石斛　桂心　干姜（炮）各一两

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加至百余丸，食前温酒、盐汤任下。凡小儿遗尿者，多因胞寒，亦禀受阳气不足也，作小丸服之。

小菟丝子丸　治肾气虚损，目眩耳鸣，四肢倦怠，夜梦遗精。

菟丝子（制）五两　石莲肉二两　白茯苓二两　山药（炒）二两（分一半作糊）

用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盐汤任下。一方有五味子一两，治小便多而不禁。

《局方》大菟丝子丸　治肾气虚损，五劳七伤，脚膝痠痛，面色黎黑，目眩耳鸣，心忡气短，时有盗汗，小便滑数。

菟丝子（酒制）　鹿茸（酥炙）　肉桂　石龙肉（去土）　附子（炮）　泽泻各一两　熟地　牛膝（酒浸一宿，焙干）　山茱萸　杜仲（炒）　茯苓　肉苁蓉（酒浸，切焙）　续断　石斛　防风　补骨脂（酒炒）　荜茇　巴戟肉　茴香（炒）　沉香各三两　川芎　五味　桑螵蛸　覆盆子各五钱

上为末，酒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

《济生》菟丝子丸　治小便多，致失禁。

菟丝子（制） 肉苁蓉（酒浸）各二两 牡蛎（煅） 附子（炮） 五味子 鹿茸（酒炙）各一两 鸡胵胵（炙干）五钱 桑螵蛸（酒炙）五钱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

《局方》茯菟丸 治思虑太过，心肾虚损，真阳不固，尿有余沥，或小便白浊、梦寐遗精等证。

菟丝子（制）五两 白茯苓三两 石莲肉二两

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盐汤或米汤下。一方有北五味子四两，兼治三消。

猪肚丸 治小便频数。

莲子一斤（以猪肚一个，同煮一周日，取出去皮心焙干为末） 舶茴香 破故纸 川楝子 母丁香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经验猪肚丸 止梦遗泄精，进饮食，健肢体，此药神应。瘦者服之自肥，莫测其理。

白朮（面炒）五两 苦参（白者）三两 牡蛎（左扇者，煅研）四两

上为末，用雄猪肚一具，洗净，以磁罐煮极烂，木石臼捣如泥，和药再加肚汁捣半日，丸如小豆大。每服四、五十丸，日进三服，米饮送下。久服自觉身肥而梦遗永止。

《良方》三仙丸 治梦遗精滑。

益智仁二两（用盐二两同炒，去盐） 乌药一两半（炒） 山药一两（炒）

上为末，山药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茯苓汤送下。

（丹溪）九龙丸 治肾虚精滑。

金樱子 枸杞 山茱萸 莲蕊 莲肉 当归 熟地 芡实 白茯苓各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或酒或盐汤下。

小温金散 治心肾虚热，小便赤白淋沥，或不时自汗等证。

人参 莲肉（去心） 巴戟肉 益智 黄芪（蜜炙） 麦冬（去心） 赤茯苓 革薤（酒浸炒） 炙甘草各一钱

灯心十茎，枣一枚，水煎服。

（仁斋）莲子六一散 治心经虚热赤浊。

石莲子六两 炙甘草一两

为末。每服三钱，灯心汤调下。

《和剂》威喜丸 治元阳虚惫，精滑白浊遗尿，及妇人血海久冷，淫带梦泄等证。

白茯苓（去皮）四两（切块，同猪苓二钱五分同于磁器内煮二十余沸，取出晒干，不用猪苓） 黄蜡四两

上以茯苓为末，熔黄蜡搜和为丸，如弹子大。每空心细嚼，满口生津，徐徐咽服，以小便清利为效。忌米醋，惟糠醋可用，尤忌气怒动性。

五子丸 治小便频数，时有白浊。

菟丝子（酒蒸） 家韭子（炒） 益智 茴香（炒） 蛇床子（去皮，炒）

上各等分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饮、盐汤任下。

远志丸 方在补阵百十三。治神魂恍惚，梦泄遗精。

《本事》猪苓丸 此方以行为止，治湿郁热滞，小水频数，梦遗精滑。

半夏一两 将半夏破如豆粒。用猪苓为末二两，先将一两炒半夏色黄，勿令焦，出火毒，取半夏为末，糊丸桐子大，候干；用前猪苓末一半，又同炒微裂，入磁瓶内养之。空心温酒、盐汤下三、四十丸，常又服，于未申间以温酒下。

泄泻经验方　治泄泻饮食少进。

用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沥干，慢火炒令极熟，磨细，罗如飞面，加怀山药一两，炒研末，和米粉内。每日清晨用半盏，入白糖二匙，川椒末少许，将极滚汤调食，其味甚佳，且不厌人，大有资补。久服之，其有精寒不能成孕者亦孕矣。

固肠散　治脾胃虚弱，内寒注泄，水谷不分，下痢脓血，赤少白多，肠滑腹痛，心腹胀满，食减力乏。

陈米（炒）二两　木香一钱　肉豆蔻（生）　粟壳（蜜炙）各二钱　干姜（炮）　炙甘草各一钱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七分，不拘时温服。忌酒、猪肉、鱼腥、生冷。

白术圣散子　方在热阵一三六。治一切泻痢久不瘥。

（陈氏）肉豆蔻丸　方在小儿五六。治泻痢肠滑不止。

《医林》固肠丸　治泻痢日夜无度。

人参　附子（制）　阿胶（炒）　龙骨（研）　肉豆蔻（面煨）　赤石脂（煨，醋淬）　干姜（炒）　木香各一两　白术（炒）　诃子肉各二两　沉香五钱

上为末，粳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米饮下。

《局方》大断下丸　治脏腑停寒，下痢不已。

干姜（炮）　高良姜　细辛各两半　附子（制）　牡蛎（煅）　龙骨（研）　赤石脂（煨）　肉豆蔻（面煨）　诃子肉　枯矾　酸石榴皮（醋浸一宿，炙黄用）各一两

上为细末，醋煮面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米饮送下。

（东垣）椿皮散　治血痢及肠风下血神效。

椿根白皮　枯白矾各二两　槐角子四两　炙甘草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米饮调下。

桃花丸　治肠胃虚弱，冷气乘之，脐腹搅痛，下痢肠滑不禁，日夜无度。此即仲景桃花汤之法，方见热阵一四六。

赤石脂（煅，醋淬）　干姜（炮）等分

上为末，汤浸蒸饼丸，梧子大。每服百余丸，食前米饮下，日三服。若痢久虚滑，去积不已，用苍术二两，防风五钱，水一碗，煎至半碗，下此丸，小便利则安。

生地黄汤　治热痢便血，崩淋不止。

生地黄五钱　地榆七钱半　炙甘草二钱半

上㕮咀。用水二钟，煎一钟，分空心日、晚二服。

香梅丸　治肠风下血，服之即止。

乌梅肉　白芷　百药煎（烧存性）等分

上为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米汤下。

胜金丸　一名百药散。治肠风下血，溺血不止，及脏毒便血。

百药煎三两　生用一两　炒焦一两　烧存性一两

上为末，软饭和丸，或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米饮下，或人参汤下。

《济生》乌梅丸　治大便下血如神。

僵蚕（炒）一两　乌梅肉一两半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醋汤下。

缩泉丸　治脬气不足，小便频多。

乌药　益智等分（为末）

酒煮山药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盐汤下。

四味肉苁蓉丸　治禀赋虚弱，小便遗数不禁。此即《集要》四神丸。（补阵一五八）

熟地六两　五味子四两　肉苁蓉（酒洗去甲）八两　菟丝子（制）二两

酒煮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盐汤下。

固脬丸　治遗尿不觉，小便不禁。

菟丝子（制）三两　茴香一两　桑螵蛸（炙）　制附子各五钱　戎盐一钱

上为末，酒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饮下。

牡蛎丸　治小便不禁。

牡蛎三两（用磁器盛，以盐末一两铺底盖面，用炭火约五斤烧半日，取出研）赤石脂三两（捣碎，醋拌匀湿，于铁锅内慢火炒干，研粉）。

上用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心统》茴香益智丸　治老人阳虚失禁，及房劳伤肾遗溺。

小茴香（盐炒）　益智仁（炒）　故纸（酒炒）　川乌（炮）　乌药各一两

上为末，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盐汤下。

溺血方

文蛤（炒为末）

上以乌梅肉浸烂捣膏丸，桐子大。空心酒下五、六十丸。

〔1〕“饮”原作“余”，据《三因方》改。

卷之六十宙集

古方八阵

因　阵

以下眼目方

《原机》当归补血汤　治男妇亡血过多，以致睛珠疼痛，不能视物，羞明酸涩，眼光无力，眉骨太阳酸痛。

当归　熟地黄各二钱　白芍药　牛膝　白朮　生地黄　天门冬各一钱　川芎　防风　炙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稍热服。如恶心不进食者，加生姜煎。

益气聪明汤　治目中内障初起，视觉昏花，神水淡绿色或淡白色，久则不睹，渐变纯白，或视物成二等证，并治耳聋耳鸣。

人参　黄芪各五钱　升麻　葛根　炙甘草各三钱　芍药　黄檗各二钱　蔓荆子钱半

上每服四、五钱，水二钟，煎一钟，临睡热服，五更再服。

（东垣）蔓荆子汤　治劳倦饮食不节，内障眼病，此方如神。

蔓荆子二钱半　人参　黄芪各一两　炙甘草八钱　黄檗（酒拌炒四遍）　白芍药各三钱

上㕮咀。每服四、五钱，水二盏，煎一盏，去柤，临卧温服。

益阴肾气丸　治足三阴亏损，虚火上炎，致目睛散大，视物不的，或昏花紧涩，作痛羞明，或卒见非常等证，其功与六味还少丹同类。

熟地二两（酒洗）　生地　归尾（酒洗）　丹皮　五味　山药　山茱萸　柴胡

茯苓　泽泻各二钱半

炼蜜丸，桐子大，水飞朱砂为衣。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下。

济阴地黄丸　治证同上。

熟地倍用　山药　山茱萸　当归　枸杞　巴戟肉　麦冬　肉苁蓉　五味子　甘菊花各等分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白汤下。

神效黄芪汤　方在补阵四八。治目紧缩小，及羞明畏日，视物不明。

《局方》明目地黄丸　治男妇肝肾俱虚，风邪所乘，热气上攻，翳障，目涩多泪。

熟地黄　生地黄各一斤　牛膝三两　石斛　枳壳　杏仁（去皮尖，炒）　防风各四两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食前盐汤下。

《简易》加减驻景丸　治肝肾气虚，两目昏暗，视物不明。

熟地　当归各五两　菟丝子（酒煮）八两　枸杞　车前子（炒）　五味子各二两　楮实子　川椒（炒）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食前温酒下。

（东垣）滋阴地黄丸　治足三阴亏损，虚火上炎，致目睛散大，视物不的，或昏花紧涩，作痛羞明，兼眵多燥热赤烂者。一名干熟地黄丸。

熟地一两　归身（酒制）　黄芩各半两　天冬（焙）　甘草（炙）　枳壳　柴胡　五味子各三钱　人参　地骨各二钱　黄连三钱　生地（酒洗）一两半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食前茶汤下，日三服。

（谦甫）还睛散　治翳膜遮睛，昏涩泪出，瘀血努肉攀睛。

川芎　龙胆草　草决明　石决明　荆芥穗　甘菊花　羌蔚子　楮实子　白茯苓各一两　白蒺藜（炒）　木贼　甘草各七钱　川椒（炒出汗）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日三服。忌一切鸡鱼厚味，及荞麦面热物。

八味还睛散　治肝肺停留风热，翳膜遮睛，痛涩眵泪。

白蒺藜（炒去刺）　防风　甘草　木贼　山栀仁各七钱　草决明一两（炒）　青葙子二钱半（炒）　蝉蜕二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麦门冬汤调服。

还睛丸　治男妇风毒上攻，眼目肿痛，怕日羞明，多眵，陷涩难开，睑[1]眦红烂，瘀肉攀睛，或暴赤痛甚，又治偏正头风头痛，皆有奇效。

白朮　菟丝子（制）　青葙子　防风　羌活　白蒺藜（炒去刺）　密蒙花　木贼　炙甘草等分

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细嚼，白汤送下，空心食前，日二服。

《正传》祖传固本还睛丸　治远年一切目疾，内外翳膜遮睛，风弦烂眼，及老弱人目眵多糊，迎风冷泪，视物昏花等症，悉皆治之。

天门冬（酒浸一宿，另研如泥）　麦门冬　生地黄（酒浸焙）　熟地黄（酒洗）各三两　人参　白茯苓　干山药　枸杞各两半　川牛膝（酒洗）　石斛（酒洗）　草决明（微炒）　杏仁（去皮另研）　枳壳（面炒黄）　菟丝子（酒浸煮）　甘菊花（用小金钱）各一两　羚羊角（细锉取净末）　乌犀角（锉用）　青葙子（微炒）　防风（去芦）各八钱　五味子（焙干）　炙甘草　黄连（去须）　白蒺藜（取仁）　川芎各七钱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盐汤下。

定志丸　方在补阵百十六。治阳气不足，眼目不能近视。

地芝丸　治目不能远视，但可近视，或并不能，乃阴气不足也，宜用此方。

生地黄四两　天冬　枳壳（面炒）　甘菊花各一两

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茶清或温酒下。

（东垣）助阳和血汤　治眼发之后，犹有上热，白睛赤色，隐涩难开而多眵泪等证。

黄芪　当归（酒洗）　柴胡　炙甘草　防风各五分　升麻七分　白芷三分　蔓荆子二分

水煎热服。

（东垣）芎辛散　治两眼风热，昼夜隐涩难开，羞明恶日，视物昏暗，赤肿而痛。

细辛二分　芎劳　蔓荆子各五分　甘草　白芷各一钱　防风一钱半

上㕮咀。水二盏，煎一盏，临卧温服。

（东垣）明目细辛汤　治两目发赤微痛，羞明畏日，怯风，恶灯火，多眵隐涩，鼻塞流涕，津唾稠粘，大便微硬。

细辛　麻黄　羌活　蔓荆子　防风　藁本　川芎　荆芥穗　白茯苓各四分　生地黄　归尾各八分　花椒七粒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临卧稍热服。

决明夜光散　治眼目夜昏，虽有灯月亦不能视。

石决明　夜明砂各二钱　猪肝一两

上以药为末，乃将竹刀切肝为二片，铺药于内，合定，用麻皮缚之，以米泔水一碗，用砂锅煮至半碗，临卧连肝、连汁俱服之。

石斛夜光丸　治神水散大，昏如雾露，眼前黑花，睹物成二，久而光不收敛，及内障瞳人淡白绿色。

石斛（酒洗）五钱　人参　生地　熟地（酒洗）　麦门冬　天门冬　白茯苓　防风　草决明　黄连（酒炒）各一两　羚羊角（镑）　犀角（镑）　川芎　炙甘草　枳壳（面炒）　青葙子（微炒）　五味子（炒）　肉苁蓉（酒洗去鳞，炙）各五钱　牛膝（酒洗）　白蒺藜（炒去刺）　菟丝子（制）　家菊花　山药　杏仁　枸杞各七钱

上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盐汤任下。

（东垣）泻热黄连汤　亦名黄连饮子。治眼暴发赤痛。

黄连（酒炒）　黄芩（酒炒）　龙胆草　生地　柴胡各一钱　升麻五分

水煎。于午前，或饭后热服。

（东垣）黄芩黄连汤　治两眼血热赤痛。

黄芩　黄连　草龙胆（俱各酒洗，炒）　生地（酒洗）

上等分，㕮咀。每用五钱，水二盏，煎一盏，去柤，热服。

（东垣）当归龙胆汤　治眼中白翳。

归身　龙胆草（酒洗）　黄芩（酒炒）　黄檗（酒炒）　芍药各八分　黄芪　黄连　甘草各五分　防风　羌活　升麻　柴胡　五味子　石膏各五分

水二盏，煎一盏，去柤，入酒少许。临卧热服。忌言语。

芍药清肝散　方在寒阵六一。治赤脉贯睛，眵多眊燥，紧涩羞明，脏腑秘结。

蝉花散　治肝经风热，毒气上攻，眼目赤痛，及一切内外翳障。

蝉蜕　甘菊花　谷精草　羌活　甘草（炒）　白蒺藜（炒）　草决明　栀子（炒）　防风　密蒙花　荆芥穗　木贼　川芎　蔓荆子　黄芩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

五味泻白散　治风热翳膜血筋，一切肺热外障。

当归　生地　芍药　栀子　黄芩各等分

每服三、五钱，为散，为汤任服。

明目羊肝丸　治肝虚风热，冷泪赤涩，内外障眼。

黄连三两　家菊花　龙胆草　石决明（煅）　人参　当归　熟地　枸杞　麦冬　牛膝　青盐　黄檗　柴胡　防风　羌活各八钱　肉桂四钱　羯羊肝一具（烙干为末）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温汤下。

黄连羊肝丸　治前证。

单用黄连一味，同羊肝俱为末，炼蜜丸服。《济生方》用生羊肝去筋膜，同黄连捣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温水下。

黄连天花粉丸　治两眼赤痛，眵多眊燥，紧涩羞明，赤脉贯睛，脏腑秘结。

黄连（酒炒）　天花粉　家菊花　川芎　薄荷叶　连翘各一两　黄芩　栀子各四两　黄檗（酒炒）六两

上为细末，滴水丸，梧子大；或用蜜丸。每服五、七十丸，或百丸，食后、临睡茶汤下。

《局方》密蒙花散　治风气攻注，两眼昏暗，眵泪羞明，并暴赤肿翳障。

密蒙花　羌活　白蒺藜（炒）　木贼　石决明各一两　甘菊三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

春雪膏　点赤眼。

朴硝置豆腐上蒸之，待流下者，瓦器盛点之。

玄明春雪膏　治时气热眼。

玄明粉半两　月石三钱　冰片三分

上乳无声，磁罐密收，用时点二大眦内。

龙脑黄连膏　点赤热眼。

龙脑一钱　黄连（去毛净，酒炒）八两

先锉黄连令碎，以水四碗贮砂锅内，入连煮至一大碗，滤去滓，入薄磁碗内，重汤煮成膏半盏许，以龙脑为引，或用时旋入尤妙。

立消膏　治浮翳宿障，雾膜遮睛。

雪白盐（净器中生研如尘）

上以大灯草蘸盐少许，轻手指定浮翳点上，凡三次即没，亦不疼痛。

黄连甘石散　治眼眶破烂，畏日羞明。

炉甘石（制）一斤　黄连四两　龙脑（量加）

先以黄连研极细，同甘石再研，俱用细绉纱筛过收贮。用时取一、二两加入龙脑，用井花水调如稠糊，临睡抹敷破烂处，不破烂者点眼内眦，勿使入眼珠内为妙。

黄连人参膏　治目赤痒痛。

宣黄连　人参各五分或一钱

上切碎，用水一小钟同浸，饭锅蒸少顷，取出冷定，频点眼角自愈，或于临用时研入冰片少许更妙。一方但用人乳浸黄连频点眦中，《抱朴子》云：治目中百病。一方用黄连少加生白矾，以人乳浸蒸，点抹眼角大效。

丹砂散　点治诸眼皆妙，此李时珍方也。

硼砂　海螵蛸（去壳）　炉甘石（上好者，煅淬童便七次，飞）各一两　朱砂五钱（用此则不粘）

上为极细末，磁瓶收贮。临用少加冰片研点极妙。

清凉膏　治眼目赤肿不能开，痛闷，热泪如雨。

生南星　脑荷叶各半两　荆芥　百药煎（如无，即用文蛤）

上各三钱，为末，井水调成膏。点眼角上，自然清凉。

《正传》光明丹　治一切风热上壅，两目赤肿涩痛，烂弦风眼，及内外翳障。

制甘石一两　朱砂一钱　硼砂二钱　轻粉五分　冰片三分　麝香一分

以上用乳钵研极细，收贮为君。如眼赤肿痛，加乳香、没药各五分；内外翳障，加珍珠五分，胆矾二分。烂弦风眼，加铜绿五分，黄丹五分；或以诸药合一，以治诸般眼疾。上各研为细末，并一处再研二日，用磁器密收，勿令泄气，点、服绝妙。

青火金针　治头风牙痛赤眼。

火硝一两　青黛一钱　脑荷　川芎各五分

上为细末。口噙冷水勿咽，用此药吹鼻。

赤火金针　治赤眼头风冷泪，鼻塞耳鸣牙疼。

火硝一两　川芎　雄黄　乳香　没药　石膏各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一、二分；如前吹鼻，三次愈。

吹鼻六神散　治眼目暴发赤肿，热泪昏涩，及头脑疼痛。

焰硝（提净）五钱　白芷　雄黄　乳香（制）　没药（制）　脑荷叶各一钱

上为细末，磁罐收贮。左吹左，右吹右，先令病人口含水吹之，其气上行，须臾觉效。头痛吹法亦然，或两鼻皆吹之。若久患眼疾者，不可吹。

（东垣）点盐法　明目，去昏翳。大利老眼，得补法之良。

用海盐二斤（拣净），以百沸汤泡，滤取清汁，于银石器内熬取雪花白盐，磁器盛贮。每早用一钱擦牙，以水漱口，用左右手指互以口内盐津细洗两眼大小眦内，闭目良久，却用水洗面。能洞视千里，明目坚齿，极妙之法，苏东坡手录。目赤不明，昏花老眼，惟宜此法，大效。

洗烂弦风赤眼方　一名万金膏。此药之效如神，人家所不可少，无目病则以施人，价廉功倍，济人甚人。

文蛤　黄连（去毛净）　防风　荆芥穗各五钱　苦参四钱　铜绿五分

上为极细末，外以薄荷煎汤丸，弹子大。临用时以热水化开，乘热洗眼，日三次。立愈神效。一方有当归、川芎各四钱。

傅烂弦歌

烂弦百药煎为奇，研细汤澄粗去之，熬作稀膏入轻粉，盐汤洗了傅之宜。

搜风散　箍风热眼及肿痛。

黄连　大黄　朴硝　黄丹等分

上为末，以苦参煎汤，少加炼过白蜜，同调敷眼四弦，甚妙。

拜堂散　傅风赤热眼，倒睫烂弦。

五倍子不拘多少为末，蜜水调敷患处。

汤泡散　治肝虚风热攻眼，赤肿羞明，渐生翳膜。

杏仁　防风　黄连（去须）　赤芍药　归尾各半两　铜青二钱　薄荷叶三钱

上锉散，每用三、四钱，沸汤泡。乘热先薰后洗，冷则再暖又洗，每日三、两次。一方加白盐少许，闭目沃洗，尤能散血。

收泪散　治风泪不止。

海螵蛸　冰片少许　绿炉甘石一钱

上乳极细末，点大眦角，泪即收，上二药以燥湿，片脑以辛散。

去星

凡胡椒、韭菜根、橘叶、菊叶之类，皆可杵烂为丸，用棉裹塞鼻中触之，过夜则星自下。

眼目打伤青肿。

以生半夏为末，水调涂之即愈。

明目第一方　此方始于上阳子，以授鲁东门左丘明，杜子夏、左太冲，凡此诸贤皆有目疾，得此皆愈。夜省看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视四，晨兴迟五，夜

眠早六。

凡此六事，熬以神火，下以气饮，蕴于胸中，纳诸方寸，修之一时，长服不已，非但明目，亦可延年。

以下耳病方

桂星散　治风闭耳聋。

官桂　川芎　当归　石菖蒲　细辛　木通　木香　白蒺藜（炒去刺）　麻黄（去节）　甘草（炙）各一钱　白芷梢　天南星（煨裂）各钱半

水二钟，葱白二根，紫苏五叶，姜五片，煎八分，食后服。一方加全蝎去毒一钱。

《类方》复元通气散　治诸气闭涩耳聋，及腹痈、便痈、疮疽无头者，能止痛消肿。

青皮　橘红各四两　甘草（炙）三寸　连翘一两

上为末。热酒调服一、二钱。

补肾丸　治肾虚耳聋。

巴戟（去心）　干姜（炮）　白芍药　山茱萸　人参　黄芪　当归　熟地黄　远志（制）　肉苁蓉（酒浸）　菟丝子（制）　蛇床子　牡丹皮　附子（炮）　石斛　细辛　泽泻　桂心　甘草各二两　石菖蒲一两　茯苓半两　防风一两半　羊肾二枚

上为末，将羊肾用酒煮，研烂，仍加酒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盐酒送下。

聪耳[2]益气汤　治肾虚耳聋。

黄芪一钱　人参　炙甘草　当归（酒洗）　白朮各五分　橘红　菖蒲　防风　荆芥各三分　升麻　柴胡各二分

上水煎服。

肉苁蓉丸　方在补阵一五三。治肾虚耳聋。

聍耳明矾散　治脓耳。

枯矾　龙骨（研）各二钱　黄丹（飞）钱半　干胭脂七分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先须以绵杖缠拭去脓，别用绵杖蘸药引入耳中。如无干胭脂，即以济宁油胭脂同枯矾拌擦如粉用之。又，红玉散：止枯矾、干胭脂、麝香三味，等分用。一方：单用枯矾，吹入即愈。

聍耳流脓方

用菖蒲根水洗净，捣取汁，先以绵椗将耳中脓水搅净，然后将蒲汁灌入荡洗数次，全愈最妙者。

白龙散　治小儿肾热上冲于耳，生脓作痛，或因沐浴水入耳中，亦令作脓，谓之聍耳，久而不愈则成聋。

枯矾　黄丹　龙骨各五分　麝香一分

上为极细末。先以绵杖子展尽耳内脓水，用药一字，分掺两耳，日二次。勿令风入。

百虫入耳。

用香油滴入耳中即出。《本事方》用白胶香烧烟薰耳中，暖即出。一方用葱涕灌入，活者即出。一法用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入，虫即出。或以麻油滴耳则虫死。或以炒芝麻枕头，则虫亦出，但不若猫尿之捷也。

蜈蚣入耳

用姜汁滴入，或韭汁、鸡冠血滴入俱好。

暴聋灸法

用小苍朮一块长七分，一头削尖，头截平，将尖头插入耳内，平头上用筋头大艾炷灸之，轻者七壮，重者十四壮，觉耳内有热气则效。

又方：用鸡心槟榔一个，将脐内剜一窝如钱眼大，实以麝香，坐于患耳内，上以艾炷灸之，不过二、三次即效。

塞耳聋

用大蒜一瓣，一头剜一坑子，好巴豆[3]一粒，去皮，慢火炮令极熟，入在蒜内，以新绵裹定塞耳中。

龙脑膏

龙脑一分　椒目五分　杏仁（去皮）二分

上件捣研匀，绵裹枣核大，塞耳中，日二易之。

杏仁膏　治耳中汁出，或痛或脓。

上用杏仁炒令赤黑，研成膏，绵裹内耳中，日三、四度易之，或乱发裹塞之亦妙。

一方治耳卒痛或水出，用杏仁炒焦为末，葱涎搜和为丸，以绵裹塞耳，又治耳聋兼有脓。

通圣散

穿山甲（炙）　蝼蛄各五分　麝香一分

上为细末，以葱涎和剂塞耳，或用少绵裹塞之，或用葱管盛药末塞耳中。

通耳法

磁石（用活者，如豆一块）　穿山甲（烧存性，为末）一字

上二味，用新绵裹塞患耳内，口中衔生铁少许，觉耳内如风雨声即愈。

以下面鼻方

《医林》川芎散　治风寒鼻塞。

川芎　藁本　细辛　白芷　羌活　炙甘草各一两　苍耳（米泔浸）五两

上咀。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葱白三寸，煎服。

《济生》辛夷散　治肺虚为四气所干，鼻内壅塞，涕出不已，或气不通，不闻香臭。

辛夷　川芎　细辛　白芷　升麻　防风　羌活　藁本　炙甘草　木通各等分　一方有苍耳子减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

温肺散　治闭塞阳明鼻塞。

升麻　黄芪　丁香各一钱　羌活　葛根　炙甘草　防风各五分　麻黄(不去节)二钱

水二钟，葱白二茎，煎八分，食远热服。

《千金》细辛膏　治鼻塞脑冷，清涕常流。

细辛　川芎　川椒　黑附子（炮，去皮脐）　干姜　吴茱萸各二钱半　桂心三钱　皂角屑钱半

上将诸药用米醋浸过宿，次用猪脂二两煎油，入前药，煎附子色黄为度，以绵蘸药塞鼻中。

《三因》苍耳散　治鼻流浊涕不止，名曰鼻渊。

苍耳子（炒）二钱半　辛夷仁　薄荷叶各五钱　白芷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葱汤或茶清食后调下。

神愈散　治风热在肺，鼻流浊涕，窒塞不通。

细辛白芷与防风，羌活当归半夏芎，桔梗陈皮茯苓辈，十般等分锉和同，三钱薄荷姜煎服，气息调匀鼻贯通。

醍醐散　治伤风鼻塞声重。

细辛半两　川芎一两　薄荷一两半　川乌（炮，去皮脐）　白芷　甘草各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葱茶汤或薄荷汤下。

《良方》防风汤　治鼻塞不闻香臭。

防风　麻黄　官桂各半两　升麻　木通各一两　栀子七枚　石膏三两

上㕮咀。每服水一盏，煎七分，空心温服。

《宣明》防风汤　治鼻渊脑热渗下，浊涕不止，久而不已，必成衄血之证。

防风一两半　人参　麦冬　炙甘草　川芎　黄芩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沸汤调服，食后，日三服。

荆芥散　治肺风酒皶鼻赤疱。

荆芥穗四两　防风　杏仁（去皮尖）　白蒺藜（炒，去刺）　僵蚕（炒）　炙甘草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

《正传》脑漏秘方　祖传经验治鼻中时时流臭黄水，甚者脑亦时痛，俗名控脑砂，有虫食脑中。

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许，烧存性，为细末，酒调服之即愈。

《简易》黄白散　治鼻鼸、瘜肉、鼻痔等症。

白矾　雄黄　细辛　瓜蒂（炒）各等分

上为细末，以雄犬胆汁为剂，如枣核，塞鼻中。

细辛散　治鼻鼸有瘜肉，不闻香臭。

北细辛　瓜蒂等分

上为末，棉裹如豆大，塞鼻中。

《御药》菖蒲散　治鼻内窒塞不通，不得喘息。

菖蒲　皂角等分

上为细末，每用一钱，绵裹塞鼻中，仰卧片时。

轻黄散　治鼻中瘜肉。

轻粉　杏仁（去皮尖）各一钱　雄黄五钱　麝香少许

上四味，用乳钵先研杏仁如泥，后入雄、麝、轻粉同研极细，磁盒收盖。每有患者，不拘远近，于卧用箸头蘸米粒许点瘜肉上，隔一日卧点一次，半月见效。

雄黄散　治鼻鼸。

雄黄五分　瓜蒂二个　绿矾一钱　麝香少许

上为末，吹入鼻中。

千金瘜肉方　一名瓜丁散。

瓜蒂　华阴细辛等分

为末，绵包少许塞鼻中。

简易瘜肉方

用枯白矾为末，以绵胭脂塞鼻中，数日肉随落。

白矾散　治肺风酒皶鼻等疾。

白矾　硫黄　乳香各等分

为末，绵裹擦之。或用茄汁调敷患处更妙。

二神散　治赤鼻久不瘥。

大黄　朴硝等分

为末，津调涂鼻上。

酒皶鼻粉痔　亦名硫黄散。

硫黄　轻粉各一钱　杏仁五分

上为末，用蜜酒调，于卧时涂上，早洗去，效。或用津唾调搽更妙。又方：只以铜绿为末，晚时切生姜蘸擦之。

点痣去斑

用石灰水调一碗如稠糊，拣好糯米粒全者，半置灰中，半露于外，经一宿，灰中米色变如水晶。若或面或手有黑痣黑靥及纹刺者，先须针头微微拨破，置少许水晶者于其上，经半日许，靥痣之汗自出，乃可去药，且勿着水，二、三日则愈。

面鼻雀斑　此连子胡同方。

白芷　甘菊花各三钱（去梗）　白果二十个　红枣十五个　珠儿粉五钱　猪胰一个

上将珠粉研细，余俱捣烂拌匀，外以蜜拌酒酿燉化，入前药蒸过，每晚搽面，早洗去。

面疮二方

面上暴生疮：用生杏仁捣烂，以鸡子清调如煎饼，至夜洗面敷之，旦洗去，数十次愈。

指甲抓破面：用生姜自然汁调轻粉傅破处，无痕。

止鼻衄方

龙骨为细末，吹入鼻中少许即止。凡九窍出血者，用此皆能治之。

止鼻衄歌

石榴花瓣可以塞，萝卜藕汁可以滴，火煅龙骨可以吹，水煎茅花可以吃。

又：墙头苔藓可以塞，车前草汁可以滴，火烧莲房可以吹，水调锅煤可以吃。

鼻衄蒸法　治衄如涌泉不止者。

用草纸摺十余层，井花水湿透，分发贴顶心中，以热熨斗熨之，微热不妨，久之即止。

鼻塞不通葱熨法

但用葱头，以绳束成一把，去根头实处，切成寸长一饼。先以熨斗烙葱一面令热，置顶心囟会穴处，乃以熨斗或火从上熨之，俟鼻内作葱气方住。未通，再作饼熨之。其有婴儿伤风，鼻塞不能吮乳者，但用大南星为末，以生姜自然汁和作薄饼，用两掌合暖置囟上，片时即通。

硝石散　治风邪犯脑，患头痛不可忍，不问年岁。

硝石　人中白等分　冰片少许

上为末，用一字，吹入鼻中。

《良方》通关散　治卒然牙关紧急，腰背反张，药不能咽，或时毒痈肿，鼻塞气闭等证。

细辛（如无真者，不用亦可）　薄荷叶　牙皂角等分

上为细末，以纸撚少许入鼻内，候得喷嚏口开，随进汤药。《圣惠》搐鼻法止用二味，无薄荷。

（陈氏）通关散　方在痘疹八五。通心经，降心火，利小便良方。

擦牙通关散　方在小儿八四。治风搐关窍不通，痰塞中脘，留滞百节。

以下口舌方

《良方》玄参散　治满口并舌生疮，连齿龈烂痛。

玄参　黄芩　黄檗　栀子仁　大黄　前胡　独活　犀角屑　麦冬　升麻　炙甘草各等分

上为咀。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煎七分，不拘时温服。

玄参升麻汤　方在外科四八。治口舌生疮，重舌木舌，腮颊咽喉肿痛，斑疹疮疡。

清凉饮子　治上焦积热，口舌咽鼻干燥。

黄芩　黄连各二钱　薄荷　玄参　当归　芍药各钱半　甘草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大便秘结，加大黄二钱。

清热化痰汤　治上焦有热，痰盛作渴，口舌肿痛。

贝母　天花　枳实　桔梗各一钱　黄芩　黄连各钱二分　玄参　升麻各七分　甘草五分

水煎服。

甘露饮　方在寒阵十。治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牙龈溃烂。

龙胆泻肝汤　方在寒阵六三。治肝火内炎，上为喉口热疮，下为小便涩痛等症。

五福化毒丹　方在外科七六。治咽喉牙口疮毒痈肿。

《良方》冰黛丸　治舌疮口疮。

薄荷叶（苏州者）　黄黛等分　硼砂半之　冰片一分

上为末，生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噙化。

上清丸　治口舌生疮，咽喉肿痛，止嗽清音，宽膈化痰，极效。

砂仁　桔梗各一钱　月石二钱　冰片一分　甘草　玄明粉　诃子各一钱　百药煎八钱　苏州薄荷叶一两六钱

为极细末，炼蜜丸，芡实大。临睡含化一丸。或为小丸，茶清送下。

硼砂丸　治口疮舌疮。

寒水石一两　牙硝四钱　硼砂二钱　冰片　麝香各一分

甘草膏和丸，麻子大。不时含化一丸，津咽。

《良方》圣金散　治舌上出血不止。

黄药子一两　青黛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食后新汲水调下，日二服。

金花煎　治舌上出血如簪孔。

黄黛三两　黄连五钱　栀子二十枚

上咀。以水二升，浸一宿，煮三沸，去滓。顿服。一方用酒浸煮。

飞矾散　治木舌渐肿大满口，若不急治即杀人。

白矾（飞）　百草霜等分

上为细末。捻糟茄自然汁调服，若口噤，灌之妙。

寸金散　治心经烦热，动血妄行，舌上出血不止。

新蒲黄三钱　新白面三钱　牛黄五分（研）　脑荷五分（研）

上研匀。每服一钱，生藕汁调服，食后。亦可掺舌上。

黄黛散　治舌出血不止，名曰舌衄。

黄黛不拘多少（涂蜜慢火炙焦为末）

上每服二钱，温米饮调下。

舌上出血　重出。

升麻黄连丸　治多食肥甘，口臭秽恶。

升麻半两　黄连　黄芩（酒炒）　生姜　檀香　甘草各二钱　青皮半两

上为细末，汤泡蒸饼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不拘时，细嚼，白汤下。

丁香丸　治口臭秽。

丁香二钱　川芎二钱　白芷五分　炙甘草一钱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绵裹一丸噙化。

应手散　治伤寒舌出寸余，连日不收。

梅花冰片。

为末。搽舌上，应手而收，重者须用一钱方收。

阴阳散　亦名赴筵散。治口疮效。

黄连一两　干姜（炒黑）三钱

为细末。干掺口疮上，涎出即愈。

《外科》阴阳散　方在外科一三三。治疮属半阴半阳者。

绿云散　治口疮烂臭久不愈。

黄檗（蜜炙）　青黛等分

上为细末。临卧用少许掺舌咽津妙。

细辛黄檗散　治口舌疮。

黄檗　细辛等分

上为末傅之，或掺舌上，吐涎水，再傅，须旋合之。

白蚕黄檗散　治口糜。

黄檗（蜜炙）　白僵蚕（直者，新瓦上烙干断丝）

上为细末。用少许敷疮上，吐涎。

硼砂散　治口疮。

硼砂　青黛　龙脑薄荷　石膏（煅）各等分

上为极细末。每用少许，临卧傅口中。

黄莲朴硝散　治口疮绝妙。

黄连　朴硝　白矾各五钱　薄荷叶一两

上为粗末，用腊月黄牛胆将药入胆内，风前挂两月取下。如遇口疮，旋将药研细敷之，去其热涎即愈。

柳华散　治热毒口疮。

黄檗（炒）　蒲黄　青黛（真者）　人中白（煅）

上等分，为末敷之。

掺口疮

天竺黄　月石等分　冰片少许

为末掺之。

碧雪　治一切热壅，口舌生疮，舌强腮肿，咽喉肿痛等症。

蒲黄　青黛　硼砂　焰硝　甘草等分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掺舌上，细细咽下，或饮凉水送下，频用之效。或用砂糖丸，芡实大，每服一丸，噙化下咽妙。

绛雪　治口疮舌疮，咽喉肿痛。

硼砂一钱　朱砂三钱　马牙硝　寒水石（飞）各二钱　冰片半字

上为细末。每用一字，掺舌上，咽亦不妨。喉痛者吹入咽中。

孙真人口疮方

单用朴硝含之，甚良。

皂角散　治重舌喉痹。

皂角（不蛀者四、五挺，去皮核，炙焦）　荆芥穗二钱

上为细末　以米醋调涂肿处。

《千金》口臭方　亦治舌上出血如簪孔。

用香薷一把，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稍稍含漱咽之。

《圣惠》口齿方　治口臭秽及齿慝肿痛。

用北细辛一两，煮取浓汁热漱，冷即吐之，立效。

以下齿牙方

（东垣）神功丸　治多食肉人口臭不可近，牙齿疳蚀，牙龈肉脱血出，并治血崩血痢，肠风下血，及逆气上行等证。

黄连（酒洗） 砂仁各五钱 生地 甘草各三钱 当归 木香 藿香叶 升麻 兰叶各一钱（无亦可）

上为末，以汤浸蒸饼和丸，绿豆大。每服百丸或二百丸，白汤食远服。

（东垣）清胃散 方在寒阵五四。治齿龈溃烂，喜冷恶热。

《秘验》清胃饮 方在寒阵五六。治一切风热牙床肿痛，出血动摇。

《三因》安肾丸 治肾虚牙齿肿痛。

此与《局方》安肾丸同，但少肉桂、茯苓二味，方在热阵一六六。

《直指》立效散 治牙痛不可忍，痛连头脑项背，微恶寒饮，大恶热饮。

防风一钱 升麻七分 炙甘草 细辛叶各三分 草龙胆（酒洗）四分

上用水一钟，煎五分，去滓。以匙抄在口中，煤痛处少时，立止。如多恶热饮，更加草龙胆一钱。此法不定，宜随寒热多少临时加减。若恶风作痛，须去草龙胆，加草豆蔻、黄连各五分，累用得效。

细辛煎 治牙齿肿痛不可忍，及口气臭。

用北细辛一味煎浓汁，乘热噙漱良久，吐之，极妙。

驱毒饮 治热毒上攻，宣露出血，牙龈肿痛不可忍。

屋游（此即瓦上青苔，不拘多少洗净）

上用水煎汤，澄清入盐一撮，频频漱之。

《御药》丁香散 治牙齿痛。

丁香 荜茇 蝎稍 大椒

上等分为末。每用少许擦于患处。

《选要》芫花散 治风虫诸牙痛。

芫花 细辛 川椒 蕲艾 小麦 细茶等分

上咀。水一钟，煎七分，温漱之，日三、四次，吐涎出即愈。

如神散 治风牙虫牙攻蛀疼痛，牙齿动摇，连颊浮肿。

川椒（炒出汗） 蜂房（炙）

上等分，为细末。每用二钱，水煎数沸，热漱即止。

赴筵散 治风虫牙痛。

良姜 草乌 细辛 荆芥穗

上等分为末。擦牙，有涎吐之。

蟾酥膏 治风蛀诸牙疼痛。

蟾酥少许 巴豆（去油，研如泥） 杏仁（烧焦）

上共研如泥，以绵裹如粟米大。若蛀牙塞入蛀处，风牙塞牙缝中，吐涎尽愈。

虫牙痛

苍耳 艾 小麦 花椒 芫花 黑豆

煎熬，屡漱之即愈。

韭子汤 治虫牙。

用韭菜子一撮，以碗足盛之，用火烧烟，外用小竹梗将下截劈为四开，以纸糊如喇叭样，引烟熏其蛀齿。如下牙蛀者，以韭子煎浓汤漱之，虫自出。

瑞竹堂方 治虫牙疼痛不已。

用天仙子不拘多少，烧烟，以竹筒抵牙引烟熏之，其虫即死。

巴豆丸 治虫牙疼痛，蚀孔空虚。

巴豆一枚 花椒五十粒（细研）

上为极细末，饭丸，黍米大。绵包塞蛀孔。

藜芦散 治虫牙疼痛。

用藜芦为末，塞牙孔中，勿令咽汁，有涎吐之，大有神效。

北枣丹　治走马牙疳。

用北枣去核，每个内入信一厘，烧存性，研细。每以些小傅患处。

青金散　治走马牙疳，蚀损唇舌，腐臭牙落，其效如神。

铜绿　砒霜等分

上为细末。每用些少傅患处。

三仙散　治走马牙疳，一时腐烂即死。

铜绿三分　麝香一分　妇人溺桶中垢（白者，火煅）一钱

上为极细末。傅齿上，不可太多。

麝矾散　治走马牙疳危恶证候。

麝香少许　胆矾一钱　铜绿半两　白矾（生用）五分

上为细末。傅牙患处。

神授丹　治牙疳。

枯矾　白毯灰三分　麝香一分

为末。以竹管吹疮上。

黄连散　治齿龈间出血，吃食不得。

黄连　白龙骨　马牙硝各一钱　枯矾五分　冰片半分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傅牙根下。

雄黄麝香散　治牙龈肿烂出血。

雄黄一钱半　铜绿　轻粉　黄连　黄丹（炒）各一钱　血竭　枯矾各五分　麝香一分

上为细末，研匀。每用些少傅患处。

齿缝出血

上用纸纡子蘸干蟾酥少许，于血出处按之，立止。

固齿雄鼠骨散　治肾水不足，牙齿浮动脱落，或缝中痛而出血，或但动不痛者。

雄鼠骨　当归　没石子　熟地　榆皮　青盐　细辛等分

上为细末，用绵纸裹倏扱牙床上缝中，则永固不落矣。

《秘方》雄鼠骨散　治牙落可以重生。

雄鼠骨一具（生打活雄鼠一个，剥去皮、杂，用盐水浸一时，炭火上炙，肉自脱落，取骨炙燥，入众药内同研为末）　香附　白芷　川芎　桑叶（晒干）　地骨皮　川椒　蒲公英　青盐　川槿皮　旱莲草

上为末。擦牙，百日复出，固齿无不效。

《良方》荆槐散　治牙宣出血，疼痛不止。

荆芥穗　槐花

上等分为末。擦牙患处。

石膏升麻散　治阳明风热流注，齿牙肿痛出血，化为脓汁等证。

石膏　羊胫骨灰　地骨皮　升麻

上等分为末。每用少许擦牙齿根上。或加麝香少许更妙。

姜黄散　治牙疼不可忍。

姜黄　白芷　细辛等分

上为粗末。擦患处，须臾吐涎，以盐汤漱口。面赤肿者，去姜黄，加川芎，真肿立消。

《济生》香盐散　牢牙去风。

大香附（炒焦黑）三两　青盐一两半

上为末。如常擦牙。乃铁瓮先生良方。

（子和）牙宣散

良姜　胡椒　荜茇　细辛　乳香　麝香　雄黄　青盐（下四味各另研）

上等分为细末。先以温水漱净牙后，以药末擦患处，追出涎沫吐之，漱十余次，痛立止。忌油、盐二日。

槐盐散　治食甘甜过多牙痛。

食盐　青盐　槐枝一斤（切断，用水五碗，煎一碗听用）

上将二盐先炒干，乃入槐枝汤煮干，取起为末，用铅盒盛。擦牙固齿最妙。

椒盐散　治牙痛用清凉药不效或反甚者，宜从此以治。

川椒　青盐　荜茇　薄荷　荆芥穗　细辛　朝脑

上为末。擦痛牙处，或煎汤漱之亦可。

宣风牢牙散　驻颜补肾，牢牙固齿。

细辛　青盐各七钱　当归（酒洗）　川芎各一两

上为末。每用少许，清晨擦牙满口，漱良久，连药咽下，或先以温水漱口净，然后擦而咽之亦可。

（万氏）青白散　治一切牙疼，固齿。

青盐二两　食盐　川椒（煎汁）各四两

上以椒汁拌盐，炒干为末。擦牙，永无齿疾；以漱水洗面目，亦无疾。此药极妙。

御前白牙散

石膏四两（另研）　大香附一两　白芷七钱半　甘松　三奈　藿香　沉香　川芎　零陵香各三钱半　细辛　防风各半两

上为细末。先以温水漱口，次擦之妙。

（东垣）白牙散

升麻一钱　羊胫骨灰二钱　软石膏三钱　白芷七分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先以温水漱口，次擦之妙。

《道藏经》方　治牙齿动摇，血出不止。

用白蒺藜不拘多少，捣为细末。每日擦牙及患处，最妙。

取牙不犯手

草乌　荜茇各钱半　川椒　细辛各三钱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点在患牙内外，一时其牙自落。

以下咽喉方

《局方》甘桔汤　治一切风热上壅，咽喉肿痛。钱氏方用甘草二钱，苦梗一钱。

甘草二钱　桔梗四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此方加荆芥穗二、三钱，《三因方》即名荆芥汤，尤效。

《拔萃》甘桔汤　治热肿喉痹

甘草　桔梗　薄荷　连翘　黄芩各等分

水二钟，加竹叶煎服。一方有山栀子。

加味甘桔汤　方在痘疹九十。治咽喉肿痛。

《医林》诃子甘桔汤　治火盛失音。

诃子四个（半生半煨）　桔梗一两五钱（半生半炒）　甘草二寸（半生半炙）

上咀，分二服，每服水二钟，童便一钟，煎八分，食后温服。

清咽利膈散　治咽喉肿痛，痰涎壅盛。

防风　金银花　荆芥　薄荷　桔梗　黄芩　黄连各一钱半　山栀　连翘　玄参　大黄　朴硝　牛蒡子（炒研）　甘草各七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远服。

消梨饮　治喉痹。

单用消梨汁频频饮之，或将梨削浸凉水中，频频饮之，尤妙。此物大解热毒。或南方少梨之处，但择好萝卜杵汁，加玄明粉徐饮，大效。

《医林》透天一块冰　治一切风热喉痹，口舌生疮头目不清，痰涎壅盛。

黄连二钱　脑荷　月石　槟榔　蒲黄　甘草各一钱　荆芥穗　黄檗各五分　冰片半分或一分　白砂糖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芡实大。每服一丸，噙化。

靛花丸　治缠喉风声不出

靛花　薄荷叶（苏州者）

上等分，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临睡噙化。

《医林》杏仁煎　治咳嗽暴重，声音不出。

杏仁（泡，去皮尖，研如泥）　冬蜜　姜汁　砂糖各一小盏　木通　桑白皮（去赤皮，炒）　贝母　紫菀茸　北五味各一两　石菖蒲　款冬蕊各半两

上将后七味为咀，用水五升，煎半去滓，入杏、蜜、姜、糖四味合和，微火煎取一升半。每服三合，两日夜服之。

《三因》蜜附子　治隔阳咽闭，吞吐不通，及脏寒闭塞等证。

用大附子一枚，去皮脐，切作大片，用蜜涂炙令黄，含口中，咽津；甘味尽，再涂蜜炙用，或易之。或用炮附子，以唾津调涂脚心。一方用肉桂含之。

牛黄益金散　治虚火炎上伤肺，咽喉生疮破烂。

黄檗（为末，用蜜炙数次，以热为度，另研为极细末）　白硼砂　白僵蚕（净）各钱半　牛黄三分

上用蜜调如稀糊涂敷患处；或丸如龙眼大，含化咽之。按：此方必加冰片半分方妙。

《秘方》三黄丸　治喉痹极佳。

大黄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黄药子　白药子各七钱半　黄檗　山豆根　苦参各三钱　月石　京墨各钱半　麝香少许　冰片五分

上为末，猪胆调，甑内蒸三次，临后入片、麝、硼砂为丸，豆大。噙化一丸，津咽，日夜常噙，勿脱药味方妙。

人参平补汤　治肾虚声哑不出。

人参　川芎　当归　熟地黄　白芍药　白茯苓　菟丝子（制）　杜仲（制）　北五味子　白朮　巴戟（去心）　半夏曲　橘红各半两　牛膝（酒洗）　破故纸（炒）　益智仁　葫芦巴（炒）　炙甘草各二钱半　石菖蒲一钱半

上咀。每服五钱，姜五片，枣二枚，煎七分，吞山药丸百余粒。凡五鼓后肾气开时，不得咳唾言语，再进上药，则功效胜常。

百合丸　治肺燥失声不语。

百合　百药煎　杏仁（去皮尖）　诃子　薏苡仁等分

上为末，鸡子清和丸，弹子大。临卧噙化。或用蜜丸亦妙。

《秘方》竹衣麦门冬汤　治一切劳瘵痰嗽，声哑不出，难治者，服之神效。

竹衣（取金竹内衣膜鲜者）一钱　竹茹（弹子大一丸。即金竹青皮也，刮取之）　竹沥（即取金竹者）　麦冬三钱　甘草　橘红各五分　白茯苓　桔梗各一钱　杏仁七粒（去皮尖，研）

上咀。水一钟半，加竹叶十四片，煎七分，入竹沥一杯，和匀服。

射干丸　治悬壅肿痛，咽喉不利。

射干　炙甘草各半两　川升麻　川大黄　木鳖仁各二钱半　杏仁（去皮尖、双仁，麸炒微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小弹子大。常含一丸，津咽。

《医林》铁笛丸　治讴歌动火，失音不语者神效。

薄荷叶四两　连翘　桔梗　甘草各二两半　诃子（煨）　大黄（酒蒸）　砂仁各一两　川芎一两半　百药煎二两

上为细末，鸡子清和丸，弹子大。临卧噙化一丸。或炼蜜丸亦可。

《三因》雄黄解毒丸　治急喉风双蛾肿痛，汤药不下。

雄黄（飞）　郁金各一两　巴霜十四枚

上为末，醋糊丸，绿豆大。热茶清下七丸，吐出顽涎即苏，未吐再服，大效。如口噤，以物斡开灌之，下咽无有不活者。如小儿惊热，痰涎壅塞，或二丸三丸，量大小与之。一法，以此丸三粒，用醋磨化灌之，其痰立出，尤妙。

《三因》玉钥匙　治风热喉痹及缠喉风。

月石五钱　牙硝一两半　白僵蚕一钱　冰片一字

上为细末。每用五分，以竹管吹入喉中，立愈。此方加雄黄二钱，即名金钥匙。

《济生》二圣散　治缠喉风，急喉痹。

胆矾二钱半　白僵蚕（炒）半两

为细末。用少许吹入喉中。

《秘方》夺命散　治急喉风。

白矾（枯）　僵蚕（炒）　月石　皂角（炙烟尽）各等分

为细末，每用少许吹喉中，痰出即愈。

马牙硝散　治喉痈，及伤寒热后咽痛，闭塞不通，毒气上冲。

马牙硝细研。每服一钱，绵裹含咽津，以通为度。

烧盐散　治喉中悬壅垂长，咽中妨碍。

烧盐　枯矾各等分

上和匀研细，以箸头蘸点即消。

《宝鉴》开关散　治喉风气息不通。

白僵蚕（炒，去丝嘴）　枯白矾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三钱，生姜、蜜水调下，细细饮之。

七宝散　治喉闭及缠喉风。

僵蚕（直者）十个　硼砂　雄黄　全蝎十个（全者，去毒）　明矾　牙皂（一挺，去皮弦）各一钱　胆矾五分

上为细末。每用一字，吹入喉中即愈。

破关丹　治乳蛾喉闭，缠喉风等证。

硼砂末五钱　霜梅肉一两（捣烂）

上二味，和匀丸，芡实大。每服一丸，噙化咽下，内服荆防败毒散。

通气散　方在外科八十。治时毒肿甚，咽喉不利，取嚏以泄其毒。

以下诸毒方

紫金锭　一名神仙太乙丹。一名玉枢丹。一名万病解毒丹。解除一切中毒积毒，虫毒蛊毒，茵蕈、砒石、死牛、死马、河豚等毒，及时行瘟疫，山岚瘴气，喉闭喉风，癫邪鬼气，狂乱迷死，牙关紧急，小儿急惊等证。凡行兵兴役之处，尤不可无。

文蛤（槌破洗焙，净末）三两　山茨菰（去皮，净末）二两　千金子（去油取霜）一两　红芽大戟（去芦，焙干为末）一两五钱　麝香（另研）三钱

上用糯米煮浓饮为丸，分作四十锭。每服半锭，用井花水或薄荷汤磨服，利一、二

次，用粥止之。若治痈疽恶毒，汤火蛇虫犬兽所伤，以东流水磨服，并敷患处。如治癫邪鬼气，鬼胎，挛急疼痛，须暖酒磨服。凡修合时日，须用端午、七夕、重阳，或天德、月德日，于净室焚香修制。凡奇怪之病，屡用如神，效验不可尽述，医家、大家，皆不可一日无之。

《三因》解毒丸　治误食毒草，或中蛊毒，并百物毒，救人于必死。

板蓝根（洗净晒干）四两　贯众（去毛）　青黛（研）　生甘草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另以青黛为衣。如稍觉精神恍惚，即是误中诸毒，急取十五丸嚼烂，用新汲水送下即解。或用水浸蒸饼丸，尤佳。

蓝根散　解毒药热药诸毒。

蓝根（锉）一握　芦根（锉）一握　绿豆三钱（研）　濑脚一合（研）

上先将二根，以水一碗，煎至七分，去滓，次入后药，和匀，分三服。或一、二服利下恶物，不用再服。

白扁豆散　解诸毒入腹及砒毒。

用白扁豆不拘多少，为细末，入青黛等分，细研，再入甘草末少许。巴豆一枚，去壳不去油，别研为细末，取一半入药内。外以砂糖一大块，用水化开和药，共成一大盏饮之，毒随利去，后却服五苓散之类。

八毒赤丸　方在攻阵百四。治一切邪祟鬼疰等毒。

饮食中毒

凡中饮食毒，而觉烦热胀满者，急用苦参三两，苦酒一升半，煮半沸，陆续饮之，吐食出即瘥。或以水煮亦得。或用犀角汤亦可解。

中酒毒　饮酒中毒者，经日不醒是也，谓之中酒。

黑豆一升煮汁，温服一盏，不过三盏即愈。

解面毒

只以萝卜生啖之，或捣汁服之。麦面大热，萝卜能解其性。或用大蒜嚼食之，亦善解面毒。

解一切食毒　解一切饮食之毒，及饮酒不知中何毒，卒急无药可解者。

荠苨　生甘草各二两

上锉细。以水五盏，同煎取二盏，停冷去滓，分三服。一方：加蜜少许，同煎服之，解一切毒。

食鱼中毒

凡食鱼后中毒物烦乱者，用陈皮浓煎汁服之即解。

河豚毒

五倍子　白矾等分

上为细末，水调服之。一方：凡中河豚鱼毒，一时困殆，仓卒无药，急以清油多灌之，使毒尽吐出即愈。

解河豚鱼脍及食狗肉不消胀满毒。

芦柴根，鲜者捣汁饮之，干者煎汁温饮之。

解食鳝鱼龟鳖虾蟆自死禽兽等毒

豆豉一合，新汲水煎浓，顿温服之可解。

中蟹毒

凡食蟹中毒，用紫苏叶浓煮汁饮之；或用紫苏子捣汁饮之亦良。或捣藕汁，或捣蒜汁饮之俱可解。或用冬瓜汁，或食冬瓜亦可。

食牛马肉中毒

粉草擂无灰酒服，当吐泻。若渴者不可饮水，饮水必死。一方：淡豆豉擂入乳服

之即解。

食鸡子毒

好醋饮之即愈，未愈再服。

食斑鸠毒

葛粉二合，水调服可解，姜汤调服亦解。

解花椒毒　有服川椒气闭欲绝者。

冷水饮之解，地浆水更妙。

解诸菜毒

食后多腹胀者，是毒也，以醋解之。

解蕈毒

忍冬叶生啖之愈，或煎浓汁饮之。崇宁间，苏州天平山白云寺僧五人，行山间，得蕈一丛甚大，摘而食之，发吐，三人急采怨夷草生啖之即愈；二人不甚吐，至死。此即忍冬藤，亦名金银花，亦名鹭鸶藤也。

解巴豆毒　其证口干，两脸赤，五心热，下利不止。

干姜（炮）　黄连（微炒）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调下，如人行五里许再服。又方：煮绿豆汤冷服之即愈。一方：黄连、甘草煎汁，凉饮之。一方：芭蕉根叶捣汁饮之，利止而安。

解砒毒　凡中砒毒者，其人烦躁如狂，心腹绞痛，头眩呕吐，面色青黑，四肢逆冷，六脉洪数。饮食中得者为易愈，若空心洒醋服者难救。

以地浆水顿服，若吐出，又服，所谓洗净腹中毒，全凭地上浆是也。其法掘地成坑，以水灌注，搅成混水饮之，谓之地浆。

又方：解砒毒最良，此为第一。

用生绿豆半升擂粉，入新汲水搅和，去粗取汁饮之。

又方：用新鲜羊血、鸭血饮之，皆可解。一方：用甘草汁同蓝汁饮之即愈。

钩吻毒

钩吻生池旁，与芹菜相似，无他异，惟茎有毛，以此别之，误食杀人。解之之法，用荠苨八两，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二服（此即甜桔梗也）。一方用桂汤效。

解附子等药毒

凡服附子酒多，而觉头重唇裂血流，或见内热诸证，急用绿豆、黑豆嚼服，或捣汁饮之，或浓煎二豆汤常饮食之。凡服散风药过多，以致闷乱不省，以醋灌之，或浓煎甘草同生姜自然汁顿饮之。一方：大豆汁、饧糖、枣汤，并能解附子毒。一方：用田螺捣碎调水饮之。

解乌头草乌毒

甘草煎浓汤服之。或米醋调沙糖俱可解。

解半夏毒

生姜捣汁饮之。有中此毒，口不能言，倒地将死者，速用姜汁灌之，须臾自苏。

解斑蝥芫青毒

猪脂油和大豆汁饮之。

解藜芦毒

雄黄为末，温酒调服一钱。一方：煮葱汁服。

解雄黄毒

汉防己煎汤饮之。有用雄黄擦疮，或熏阴囊疮受毒者，防己煎汤洗数次愈。

解杏仁毒

蓝子研水服则解。

解服丹毒

地浆服之为上。一方：用蚌肉食之良。

解中药箭毒　交广黎人以焦铜作箭，中人破皮即死。粪清饮之立解，患处以粪涂洗之。

解盐卤毒

凡妇女有服盐卤垂危者，急取活鸭或鸡，斩去头，将颈塞口中，以热血灌之可解。若卤多者，必数只方足尽收其咸毒。

解漆毒

一州牧以生漆涂囚眼，囚即盲。适一村叟见而怜之，语之曰：汝急寻蟹捣碎，取汁滴眼内，漆当随汁流散，疮亦愈矣。如其言，觅得一小蟹用之，目睛果愈，略无损。或成红斑烂疮，取生蟹黄涂之，不数次即愈。一方：用杉木煎汁洗之。

以下虫毒方

解虎伤毒

麻油一碗饮之即无妨，仍用葛根汤洗伤处，绵试干，香油涂之，再以青布作条燃火入竹筒中，放烟熏伤处。口渴者，沙糖调水饮之。

蛇毒

凡被蛇伤，即用针刺伤处出血，用雄黄等药敷之，仍须中留一孔，使毒气得泄，乃内服解毒等药。凡伤处两头俱用绳扎缚，庶不致毒气内攻，流布经络。

一方：治毒蛇咬伤，急取三七捣烂罨之，毒即消散，神妙无比。

一方：治蛇虫伤毒，用五灵脂、雄黄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酒调服，仍敷疮留口，如干燥，须以油润之。凡居山野阴湿之处，每用雄黄如桐子大一丸，烧烟以熏衣袍被褥之类，则毒不敢侵，百邪皆远避矣。

一、凡蛇入七窍，急以艾灸蛇尾。又法以刀破蛇尾少许，入川椒数粒，以纸封之，蛇自出。即用雄黄、朱砂末煎人参汤调灌之，或食蒜饮酒，内毒即解。

一、山居人被蛇伤，急用溺洗咬处，拭干，以艾灸之立效。又方：用独头大蒜切片置患处，以艾于蒜上灸之，每三壮换蒜，多灸为妙，凡被毒蛇所伤皆效。

《肘后方》：用小蒜捣汁服，滓敷伤处。

雄黄辟蛇毒

南海地多蛇，而广府尤甚。某侍郎为帅，闻雄黄能禁制此毒，乃卖数百两分贮绢囊，挂于寝室四隅。经月余，一日，卧榻外常有黑汁从上滴下，臭甚，使人穿承尘窥之，则巨蟒横其上死腐矣。于是尽令撤去障蔽，蛇死者长丈许，大如柱，旁又得十数条，皆蟠虬成窠，并他屋内所驱放者合数百，自是官舍清宁。

疯犬伤人

急于无风处吮出疮口恶血，如或无血，则以针刺出血，用小便洗净，外用香油调雄黄少加麝香敷之。一、凡遇恶犬咬伤，如仓卒无药，即以百草霜、麻油调敷，或用葱捣烂贴之，牛粪敷之，或蚯蚓粪敷之，或口嚼杏仁烂敷之，皆能救急。如少延缓，恐毒气入经为害。一方：拔去顶上红发，急令人吮去恶血，以艾灸伤处五、七壮，甚者灸百壮，神效。一方：用米泔水洗净，沙糖敷之。一方：用杏仁炒黑，捣成膏贴之。

避犬法

《琐碎录》云：凡行道遇恶犬，即以左手大拇指掐寅上，吹气一口，轮至戌上掐之，犬即退伏。

糯米散　治疯犬伤毒。

大斑蝥二十一个（去头足翅）

上用糯米一撮，先将斑蝥七个入米内，慢火炒，勿令焦，去蝥；又入七个，炒令

焦色变，又去之；再入七个炒米赤烟为度，去蝥不用，只将米研为末。分三分，冷水入香油少许，空心调下一服，须臾又进一服，以二便利下恶物为度。若腹痛，急以青靛调冷水解之，或先用黄连、甘草煎汤，待冷服之，不可食热物。或用冷水调益元散解之，甚妙。甚者，终身禁食犬肉，每见食犬肉而复作者不救。又见单服斑蝥而死者亦有之，盖斑蝥毒之尤者，虽曰以毒攻毒，惟少用之。兹用糯米以夺其气，尤宜预备青靛、黄连以解其毒，而况单服斑蝥者，岂有不死？

《宝鉴》定风散　治诸犬伤毒。

南星（生用）　防风等分

上为末。凡被犬咬，先以口含浆水吮洗伤处，或小便、盐汤俱可，洗净，用绵拭干，方上药末，即不发。或用制过南星一、二钱为末，以童便调下。亦可治破伤风。

诸犬咬虫伤灸法

凡狼、犬、蛇、蝎、蜈蚣诸伤痛极危急，或因伤受风而牙关紧急，腰背反胀，不省人事者，速切蒜片或捣烂罨伤处，隔蒜灸之，或二、三十壮，或四、五十壮，无不应手而愈，取效多矣，故《本草》谓蒜疗疮毒，有回生之功。夫积在肠胃，尚为难疗，况四肢受患，则经络远绝，药不易及，故古人有淋洗灸刺等法，正为通经逐邪，导引气血而设也。

解毒散　一名国老饮。治蛊毒及一切蛇虫恶兽所伤，重者毒气入腹，则眼黑口噤，手足强直。此药平易，不伤元气，大有神效，不可以易而忽之也。

明矾　甘草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不拘时冷水调下，亦可敷患处。

治马咬伤　毒气入心则危。

马齿苋捣烂煎汤服，外以粟子嚼敷患处。

蜈蚣毒

以盐擦咬处，或盐汤洗伤处，痛即止。用后蝎螫方最妙，已试。一方：用吴茱萸嚼烂擦之，或取井底泥傅之。

解误吞蜈蚣方

昔有婢用火筒吹火，不知内有蜈蚣，向火一吹，蜈蚣惊窜入口，不觉下喉，求救，人无措手。适有人云取小鸡一只，断喉取血顿饮之，复灌以香油取吐，蜈蚣随出。

蝎螫毒

用生半夏、白矾等分为末，以醋和敷伤处（亦治蜈蚣伤，无白矾亦可）。又蝎怕胆矾，蛇性雄黄。徐春甫云：亲见蝎螫肿痛用胆矾擦之立消。可见南方人家不可无雄黄，北方人家不可无胆矾，此制蝎第一药也。

解蜂螫毒

以小便洗擦拭干，以香油涂之。或以雄黄末擦之。或以蝎螫方治之。

治鼠咬毒

猫毛烧存性，入麝香少许，香油调敷伤处则不害。

治误吞水蛭

昔一人夜间饮水，误吞水蛭入腹，经停日久，复生水蛭，食人肝血，腹痛不可忍，面目黄瘦，全不进食，不治必死。方用田中泥一块，小死鱼三枚，同猪膏溶捣匀，再用巴豆十粒去油，同鱼膏四味捣匀，丸如绿豆大。用田中冷水吞下，大人五、七丸，小儿三丸，须臾泻下水蛭尽，却用八珍汤调理。

中蚯蚓毒

石灰泡热水凉洗患处，久浸之则愈。小儿多受蚯蚓毒，则阴茎及囊俱肿如水泡，用鸭血涂之，或以鸭口含少时则消。一方：用盐汤温洗之即效。

治蚕咬毒　蚕咬人，毒入肉中，令人发寒热。

苎叶捣敷之，汁涂之。今治蚕家以苎近蚕，则蚕不生发也。

解蜘蛛咬毒

姜汁调胡粉敷疮口，或用清油擦之，内饮羊乳。

《本草》云：蜘蛛咬人，令人一身生丝，惟羊乳饮之可解。贞元十年，崔员外从质云目击有人被蜘蛛咬，腹大如孕，其家弃之，乞食于道，一僧遇之，教饮羊乳，未几日而平。

《青囊》神授散　治传尸劳瘵，血气未甚虚损者，不必多方，只以此药早服，则虫自不能为患。无有不愈者。此方得之河南郡王府，济世之功不可尽述。

川椒二升（去合口者，略炒出汗）

上为细末，空心米饮调服二钱。或酒煮米粉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以渐增至五、六十丸，或用酒送。

解射工溪毒　葱白散。治溪涧中射工虫专射行人形影，人中其毒，则病如疟状，或若伤寒，俗云沙发，中之深者死，急用后方治之。

葱白一握（切）　豉半升　葛根二两　升麻七钱半

上锉如豆大。每服四钱匕，水二盏，煎一盏，去滓。不拘时温服，移时再服。

《千金》雄黄兑散　治时气病蜇，下部生虫。

雄黄半两　桃仁一两　青葙子　黄连　苦参各三两

上五味为末，绵裹如枣核大，内下部。亦可用枣汁服方寸匕，日三。

《千金》治大孔虫痒方

用大枣蒸烂为膏，以水银和捻长二、三寸许，绵裹内大孔中过宿，明旦虫皆出。但水银损肠，宜慎之。愚按：此方水银不必生用，但如治头虱法，烧烟以枣肉拌之用，必更妙。头发生虱方在新因五三。

雄麝散　治五种蛊毒。

明雄黄　麝香各一字（另研）

用生羊肺一指大，以刀切开，安药在内吞下。

《医林》丹砂丸　治蛊毒。

雄黄　朱砂（各另研）　藜芦（略炒）　鬼臼　巴豆霜各二钱半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丸，空心姜汤下，当利恶物并蛊毒。如烦闷，以鸭血为羹食之。

《良方》七宝丸　治蛊毒。

败鼓皮　蚕退纸　刺猬皮（各烧存性）　五倍子（炒）　续随子　朱砂（另研）　雄黄（另研）等分

上为细末，糯米粥丸，小豆大。每服七丸，空心白水下。

蜜髓煎　治中蛊令人腹内坚痛，面目青黄，病变无常。

真蜜一碗　猪骨髓五两（研）

上同煎熟。分作十服，日三服即瘥。

归魂散　凡初中蛊毒在膈上者，当用此药吐之。

白矾　建茶各一两

上二味，为细末。每服五钱，新汲水调下顿服之，一时久当吐毒出。若此药入口，其味甘甜，并不觉苦味者，即其证也。

麦面散　治中蛊毒吐血。

用小麦面二合，分为三服，以冷水调下，半日服尽，当下蛊即瘥。

挑生蛊毒简易方

一方：明矾、芽茶，等分为末，凉水调三钱。

一方：青蓝汁，频频服半合则解。

一方：石榴皮，煎汁饮之，当吐出活虫而愈。

以下杂方

嗽烟筒　治一切犯寒咳嗽，遇冬便作。

款冬蕊　鹅管石　雄黄　艾叶各等分

上为末，铺艾上，用纸卷筒，烧烟吸入口内吞下，即咽茶水一口压之，自效。一方有佛耳草，无艾叶，用纸卷成条，每切一节，约长三、五分许，焚炉中，吸烟咽之。

灵宝烟筒　治一切寒喘咳嗽。

黄蜡　雄黄各三钱　佛耳草　款冬蕊各一钱　艾叶三分

先将蜡溶化，涂纸上，次以艾铺之，将三味细研匀，掺卷成筒。用火点一头，吸烟吞之，清茶送下。

七宝美髯丹　补肾元，乌须发，延年益寿。

何首乌（赤、白）各一斤　川牛膝半斤

将何首乌先用米泔水浸一日，以竹刀刮去粗皮，切作大片，用黑豆铺甑中一层，却铺何首乌一层，再铺豆一层，却铺牛膝一层，又豆一层，重重相间，面上铺豆盖之，蒸以豆熟为度，取起晒干，次日如前换豆再蒸，如此七次，去豆用。

破故纸半斤（洗净，用黑芝麻同炒无声为度，去芝麻）　白茯苓半斤（用人乳浸透，晒干蒸熟）　赤茯苓半斤（用黑牛乳浸透，晒干蒸熟）　当归身半斤（酒洗）　枸杞子半斤（去枯蒂者）

上共为末，炼蜜丸，龙眼大。每日空心嚼二、三丸，温酒、米汤、盐汤俱可送下。制药勿犯铁器。按：此即七珍至宝丹少菟丝子一味。

北京乌须方　两京各处乌须者，惟此方颇好，用之虽未至简妙，然不坏须伤肉，制用得法者，可黑一月。

五倍子（择川中之大者，打作碎粒，分粗细为二。先将粗者于锅内用文火炒成糊，次入细者同炒，初时大黑烟起，取出不住手炒，将冷，又上火炒，则黄烟起，又取出炒，将冷，再上火炒，则青黄白烟间出，即可住火，先以真青布一大片浸湿，将倍子倾在布上，包成一团，用脚踏成饼，上用湿泥一担盒一夜，色如乌羽为妙，磁器收贮听用）　红铜花（用细红铜丝炭火煅，醋中淬之，不拘遍数，以化尽为度，去醋取铜花晒干）　皂矾　明矾各三分　没石子　食盐各二分　硼砂（净）一分

上每次染时，旋配旋用，以制倍子二钱为则，加铜花四分，余皆一、二分，和匀作一服，研细，以浓茶汁或烧酒用磁钟调如稀糊，坐汤中煮之，看钟内绿气生面为佳。先用皂角汤洗须净，拭干，以抿柄涂上，用皮纸搭湿包之，或以青布囊囊之过夜，次早温水洗之。如不润，用胡桃油捻指润之。一连染二夜，其黑如漆亦妙。

擦牙乌须方　先期而擦者，永久不白。

青盐一斤　嫩槐枝叶五斤（切）　黑铅四两　没石子（尖者）七钱

上将黑铅、青盐入锅内，槐枝搅炒俱成灰炭取起，将没石子研细末和入，用磁罐盛之，每日早晚以药擦牙，漱水吐掌上擦须鬓，久久自然润黑。

便易擦牙方

用五倍子大者一百个，装食盐一斤，铺在锅内，大火烧过存性，为末。每日擦之，久则须髯皆黑。

（丹溪）疝气神方　其病甚，至气上冲如有物筑塞心脏欲死，手足冷者，二、三服除根。

陈皮　荔枝核（为末，炒焦黄）　硫黄（火中溶化，即投水中去毒，研细）各等

分

上为末，饭丸，桐子大。每服十四、五丸，酒下，其疼立止。若疼甚不能支持，略加五、六丸，再不可多也。

神仙六子丸　男子三十岁后服此药，一岁二单，制服不息，永不白须发。四十以上，或见微白，及少年发黄不润者，服此百日，自然漆黑，其效如神。

菟丝子（制）　金铃子　覆盆子　五味子　枸杞子　蛇床子（炒）各一两　何首乌（酒浸，蒸极熟，焙）　牛膝（酒浸蒸）　熟地（酒蒸，捣）　地骨皮各三两　舶上茴香（盐炒）　川木瓜各二两

上十二味，为细末，用浸菟丝酒作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前温酒或白汤送下。一方加人参、白朮、白茯苓各一两，尤有神效。服此大忌三白。

疝气　方重。

四制川楝子丸　治疝气，一切下部之病，悉皆治之，凡肿痛缩小，虽多年亦可除根。

川楝子（净肉）一斤（分四分。内一分用盐一两，茴香一合同炒黄色，去盐、香不用。外三分，一分用巴豆四十九个，一分用斑蝥四十九个，一分用巴戟一两，仍各加麦面一合同炒黄色，俱去面、药不用）　木香一两　破故纸一两（炒）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盐汤送下，甚者日进二、三服，或空心、或食前。

木香导气丸　治男子小肠气肚疼，一切气积，下元虚冷，脾胃不和，并宜服之有效。

木香　丁香　乳香　香附　川楝子肉　大茴香　破故纸　葫芦巴（炒）　甘草（炙）　三棱各一两　杜仲（炒）半两

上为细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加至七、八十丸，用温酒，或盐汤食前送下，日进二、三服。

去铃丸　治疝消铃。

用大茴香一升，以老生姜二斤，取自然汁浸茴香一宿，以姜汁渗尽为度，入好青盐二两同炒赤，取出焙干为末，用无灰酒浸蒸饼为丸，梧子大。空心、食前酒下二、三十丸，或米饮亦可。此方实脾疏肝，所以治疝多效，非如常法之克伐，故为妙也。

事后中寒腹痛方

凡房事后中寒厥冷，呕恶腹痛者，用葱、姜捣烂冲热酒服之，睡少顷，出汗即愈。如腹痛甚者，以葱白头捣烂摊脐上，以艾灸之或熨之亦可解。鼻尖有汗，其痛痛即止。

湿疝阴丸作痛。

蕲艾　紫苏叶（烘干热）　川椒（炒热）各三两

上三味，拌匀，乘热用绢袋盛夹囊下，勿令走气，冷即易之。

熏熨脱肛方　治气痔脱肛。

枳壳（面炒）　防风（去叉）各一两　枯矾二钱半

上咀，用水三碗，煎至二碗，乘热熏之，仍以软帛蘸汤熨之，通手即淋洗。

熏洗脱肛法

用赤皮葱、韭菜二味各带根者煎汤，入大枫子、防风末各数钱，乘热熏洗立收上。一方：用五倍子煎汤洗，以赤石脂末掺上托入。或脱长者，以两床相并，中空尺许，以磁瓶盛汤，令病人仰卧浸瓶中，逐日易之，收尽为度。又涩肠散方，在小儿五四。

参朮芎归汤　治泻痢产育气虚脱肛，脉濡而弦者。

人参　白朮　川芎　当归　黄芪（酒炒）　山药（炒）　白芍药　白茯苓　升麻　炙甘草

上生姜水煎服。按：此方若治泄痢虚滑脱肛，仍须加制附子、肉豆蔻方效。

凉血清肠散　治大肠血热脱肛。

生地黄　当归　芍药各钱半　黄芩　黄连　防风　荆芥　升麻各一钱　香附　川芎　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半，煎服。

缩砂散　治大肠伏热，脱肛红肿。

缩砂仁　黄连　木贼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调下。

诃子人参汤　治证同前。

诃子（煨，去核）　人参　白茯苓　白朮　炙甘草　莲肉　升麻　柴胡等分

水一钟半，加生姜，煎服。

涩肠散　治久痢火肠滑脱。

诃子　赤石脂　龙骨等分

上为末。以腊茶少许和药，掺肠头上，用绢帛揉入。又方用鳖头煅存性，入枯矾少许，如上揉入。

蟠龙散　治阳证脱肛肿痛。

地龙（晒干）一两　风化硝二两

上为末。每用一、二钱，肛门湿，则干掺；燥，则清油调擦。先以见肿消，荆芥、生葱煮水候温洗，轻轻拭干，然后敷药。

伏龙肝散　治阴症脱肛。

伏龙肝一两　鳖头骨五钱　百药煎二钱半

上为末。每用一、二钱，浓煎紫苏汤候温洗过，以清麻油调药傅如前法。

独蒜通便方　治小便不通。

独蒜一枚　栀子三、七枚　盐花少许

上捣烂摊纸上贴脐，良久即通。未通，涂阴囊上立通。

小便不通经验方。

以朴硝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煎茴香汤下。又方：用蚯蚓杵，以凉水摅过，浓服半碗立通，大解热疾不知人事欲死，服之甚效。

小水不通葱熨法

用葱三斤，慢火炒香熟，以绢帕裹，更替熨脐下即通。或用盐炒热熨之，冷则再易，须臾即通。

鸡内金散　治气虚溺尿。

用雄鸡胜胵并肠烧为末。温酒调服。

狐腋气五方　治阴汗鹅臭，两腋下臭不可与人同行。

枯白矾　密陀僧　黄丹各二钱半　麝香五分

上于乳钵内研细。以醋于手心内调药擦腋下，经两时许，即以香白芷煎汤洗之，一日用一次。

又：治腋气神效方。

密陀僧四两　枯白矾二两　轻粉三钱

上为细末。频擦两腋，擦至半月见效，半年全愈。

又：腋气方。

用热蒸饼一枚，擘作两片，掺密陀僧细末一钱许，急挟在腋下，略睡少时，候冷弃之。如一腋有病，只用一半。叶元方平生苦此疾，来绍兴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绝根本。

又：腋气方。

单用枯矾为极细末，以绢袋盛之。常以扑于腋下，不过十度即愈。一方以唾调涂之。

又：腋气方。

先剃去腋毛令净，用白定粉水调擦傅患处，至六、七日后，清晨看腋下有一黑点如针孔大者，以笔点定，即用小艾炷灸七壮，灸过或有浊气攻心作痛者，当用后药下之：

丁香　青木香　槟榔　檀香　麝香　大黄

上煎服，以下为度。

脚汗牡蛎散　治脚汗，除秽气。

牡蛎（煅）　枯白矾　密陀僧　黄丹等分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干掺脚指缝中即收。

燥囊牡蛎散　治阴囊湿痒，搔之则汁水流珠，用此极效。

牡蛎（醋煅）一两　雄黄一钱　枯矾　硫黄　苦参　蛇床子各二钱

上为细末。先用苍耳、椒、盐煎汤洗湿处，后用此药掺之。

蒸洗阴囊法　治一切阴囊湿痒。

陈茶一撮　苍耳二钱　花椒　蛇床子　白矾各一钱　苍耳草量入　炒盐半两　朴硝三钱

上用水四碗，先将前五味煎汤，去柤，乃入后三味泡化，先熏后洗，三、四次绝痒。

梅苏丸

龙脑薄荷　粉草　冰糖各四两　乌梅肉三两　白檀香　紫苏叶各二两

上为极细末，以熟枣肉捣丸，芡实大。勿用铁器。

冰梅丸

龙脑薄荷二两　白糖　柿霜各四两　乌梅肉　桔梗各五钱　儿茶三钱　甘草一钱　冰片一分

上为极细末，炼蜜丸，龙眼核大。

龙脑上清丸

乌梅肉　脑荷各四两　白檀香　苏叶　儿茶　硼砂　沙糖各二两　冰糖　柿霜各八两　干葛　粉草各一两　冰片三分

上为极细末，蜜丸，樱桃大。

上清丸　佳方。

脑荷二两　雨茶　白硼砂七钱　乌梅肉　贝母　诃子各三钱　冰片三分

炼蜜丸。

辟邪丹　方在痘疹百三十。辟一切秽寒邪气。

福建香茶饼　能辟一切瘴气时疫，伤寒秽气，不时噙口中，邪气不入。

沉香　白檀各一两　儿茶二两　粉草五钱　麝香五分　冰片三分

上为极细末，糯米调饮汤为丸，黍米大。噙化。

香发木樨油

采桂花半开者，去茎蒂令净，每花二升，用真麻油一斤，轻手拌匀，纳磁瓶中，用油纸紧封器口，坐釜中汤煮一饷，持起顿燥处，十日后掀出，用麻布滤绞清油，封闭紧密收之，愈久愈香。或用菜子油亦可。

玉容散　治面生黑皯雀斑。

甘松　三奈　茅香各半两　白芷　白芨　白敛　白僵蚕　白附子　天花粉　绿豆

粉各一两　防风　零陵香　藁本各二钱　肥皂二钱（去皮弦）

上为细末。每早、晚蘸末洗面。

硫黄膏　治面部生疮，或鼻赤风刺粉刺。

硫黄　白芷　天花粉　水粉各五分　全蝎一枚　蝉蜕五个　芫青七个（去头足）

上为细末，用麻油、黄蜡约多寡，如合面油，熬匀离火，方入前末药和匀。每于临卧时洗面净，以少许涂面，勿近眼，数日间肿处自平，赤鼻亦消。如退风刺，一夕见效。

〔1〕“睑”原作“脸”，据文义改。

〔2〕“耳”原作“明”，据目录及方义改。

〔3〕“豆”原作“头”，据药名巴豆改。

卷之六十一长集

妇人规古方

妇　人

安胎饮　治妊娠五、七个月，用数服可保全产。

人参　白朮　当归　熟地　川芎　白芍药　陈皮　甘草（炙）　紫苏　炙黄芩各一钱

上为姜、水煎服。一方有砂仁。

安胎散　治妊娠卒然腰痛下血。

熟地　艾叶　白芍（炒）　川芎　黄芪（炒）　阿胶（炒）　当归　甘草（炙）　地榆各一钱

上为姜、枣，水煎服。

泰山盘石散　治妇人血气两虚，或肥而不实，或瘦而血热，或脾肝素虚，倦怠少食，屡有堕胎之患。此方平和，兼养脾胃气血。觉有热者，倍黄芩，少用砂仁；觉胃弱者，多用砂仁，少加黄芩。更宜戒欲事恼怒，远酒醋辛热之物，可永保无堕。徐东皋曰：妇人凡怀胎二、三个月，惯要堕落，名曰小产，此由体弱气血两虚，脏腑火多，血分受热，以致然也。医家又谓安胎，多用艾、附、砂仁热补，尤增祸患而速其堕矣。殊不知血气清和，无火煎烁，则胎自安而固。气虚则提不住，血热则溢妄行，欲其不堕，得乎？香附虽云快气开郁，多用则损正气；砂仁快脾气，多用亦耗真气，况香燥之性，气血两伤，求以安胎，适又损胎而反堕也。今惟泰山盘石散、千金保孕丸二方，能夺化工之妙，百发百效，万无一失，甫故表而出之，以为好生君子共知也。

人参　黄芪　当归　川续断　黄芩各一钱　川芎　白芍药　熟地各八分　白朮二钱　炙甘草　砂仁各五分　糯米一撮

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服。但觉有孕，三、五日常用一服，四月之后方无虑也。

地黄当归汤　一名内补丸。治妊娠冲任脉虚，补血安胎。

熟地二两　当归一两

上每服五钱，水煎服。为丸法：以当归炒为末，熟地蒸捣膏和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温酒或滚汤下。许学士曰：大率妊娠惟在抑阳助阴，然胎前药最恶阴阳杂乱，致生他病，惟枳壳汤所以抑阳，四物汤所以助阴耳。然枳壳汤其味多寒，若单服恐致胎寒腹痛，更以内补丸佐之，则阳不致强，阴不致弱，阴阳调和，有益胎嗣，此前人未尝论及也。

《良方》当归汤　治胎动烦躁，或生理不顺，唇口青黑，手足厥冷。

当归　人参各二、三钱　阿胶（炒）　甘草（炒）各一钱　连根葱白一握

上水四碗，煎四味至半，去滓，下葱再煎一碗，分二服。

《良方》阿胶散　或顿仆，或因毒药胎动不安，或胁痛腹痛，上抢短气。

阿胶　艾叶　当归　熟地　川芎　白芍　黄芪　炙甘草等分

上每服四钱，姜、枣、水煎。

《良方》胶艾汤　治妊娠顿仆，胎动不安，腰腹疼痛，或胎上抢，或去血腹痛。又《金匮》胶艾汤在后九十三。

阿胶（炒）一两　艾叶数茎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七味阿胶散　治胎动腹痛。

阿胶（炒）　白茯苓　白朮（炒）　川芎　当归　陈皮各一钱　甘草（炒）三分。

上姜、枣，水煎服。

《良方》黄芪汤　治气虚胎动，腹痛下水。

糯米一合　黄芪（炒）　川芎各一两

上水煎，分三服。

《良方》钩藤汤　治妊娠胎动腹痛，面青冷汗，气欲绝。

钩藤钩　当归　茯神　桑寄生　人参各一钱　苦梗一钱半

上水煎服。如有烦热，加石膏。

《良方》白朮散　治妊娠伤寒内热等证。

白朮　黄芩（炒）各二钱

上用姜、枣、水煎服。若阴证者不可用。

《良方》三味白朮汤　治妊娠内热心痛。

白朮四钱　赤芍药三钱　黄芩（炒）二钱

上水煎服。忌桃李、雀肉。

《良方》四味白朮汤　治妊娠胃虚，恶阻吐水，甚至十余日浆粥不入。

白朮（炒）一钱　人参五分　甘草（炒）　丁香各二分

上姜、水煎服。

全生白朮散　治妊娠面目虚浮，四肢肿如水气，名曰胎肿。

白朮一两　生姜皮　大腹皮　陈皮　白茯苓各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如未应，佐以人参、甘草。

探胎饮　妇人经水不来三月，疑似，用此验之。

川芎（不拘多少，为末，不见火）

空心煎艾汤调下方寸匕，觉腹中动则有胎也。脐之下动者，乃血瘕也；不动者，血凝也，病也。

当归芍药汤　治妊娠心腹急痛，或去血过多而眩运。

当归　白芍药（炒）　白朮（炒）　茯苓　泽泻各一钱　川芎二钱

上水煎服。

益母地黄汤　治妊娠跌坠，腹痛下血。

生地　益母草各二钱　当归　黄芪（炒）各一钱

上姜、水煎服。

《良方》独圣散　治妊娠有所伤触，激动胎元，腹痛下血极效。

砂仁不拘多少（带皮同炒，勿令焦黑，取仁为末）

上用热酒调服四、五分，或一钱。此物有安胎导滞易产之功，实妊妇之要药也。

《良方》安胎寄生汤　治妊娠下血，或胎不安，或腰腹作痛。

桑寄生　白朮　茯苓各五分　甘草一钱

上水煎服。

二黄散　治胎漏下血，或内热晡热，或头痛头晕，或烦躁作渴，或胁肋胀痛等证。

生地　熟地。

上为末。每服三钱，煎白朮枳壳汤下。

四圣散　治漏胎下血。

条芩　白朮　砂仁　阿胶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艾汤调下。一方有芍药无阿胶。按：此方若改为汤，砂仁用当减半。

《良方》续断汤　治妊娠下血尿血。

当归　生地黄各一两　续断　赤芍药各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用葱白煎汤调下。

枳壳汤　治胎漏下血，或因事下血。亦进食和中，并治恶阻。

枳壳（炒）　黄芩（炙）各半两　白朮（炒）一两

上为末。每服一钱，白汤调下。前四证若因脾胃虚弱，宜用补中益气汤加五味。若因脾胃虚陷，宜用前汤倍加升麻、柴胡。若因晡热内热，宜用逍遥散。

滑胎枳壳散　此方能令胎瘦产易。湖阳公主每产累日不下，南山道人进此方。

粉草（炒）一两　商州枳壳（麸炒）二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沸汤调，日三服。凡孕六、七月宜服之。温隐居方加当归、广木香各等分。或加香附一两亦可。

枳壳散　方在寒阵百一。治妇人血热气滞，经候不调。

《千金》鲤鱼汤　治妊娠腹胀，胎中有水气，遍身浮肿，小便不利，或胎死腹中皆效。

当归　芍药各一钱　白朮一钱　茯苓一钱半　橘红五分　鲤鱼一尾（不拘大小）

上作一服，将鲤鱼去鳞脏，白水煮熟，去鱼，用汁钟半入药，加生姜五片，煎一钟，空心服，当见胎水下。如水未尽，胎死腹中，胀闷未除，再制一服，水尽胀消乃已。

竹叶汤　治妊娠心惊胆怯，烦闷不安，名曰子烦。一方有当归、防风、栀子仁。

白茯苓　麦门冬　黄芩各三两

上每服四钱，竹叶五片，水煎服。若因血虚烦热，宜兼用四物；若因中气虚弱，宜兼用四君。

紫苏饮　治妊娠失调，胎气不安，上疠作痛，名曰子悬，或临产气结不下等证。

大腹皮　川芎　白芍药　陈皮　苏叶　当归各一两　人参　甘草各半两

上每服一两，姜、葱、水煎服。一方有香附，无人参。若肝脾气血虚而有火不安，宜兼逍遥散；若脾气虚弱而不安，宜用四君、芎、归。

安荣散　治妊娠小便涩少，遂成淋沥，名曰子淋，甚妙。

麦门冬　通草　滑石　当归　灯心　甘草　人参　细辛等分

上水煎服。一方人参、细辛加倍，为末，每服二钱，麦冬汤调服。若因肺经郁热，宜用黄芩清肺饮；若因膏粱厚味，宜用清胃散；若因肝经湿热，宜用加味逍遥散。

天仙藤散　治妊娠三月之后，足指发肿，渐至腿膝，饮食不甘，状似水气，或脚指间出黄水，名曰子气。

天仙藤（洗，略炒）　香附（炒）　陈皮　甘草　乌药等分

上每服三、五钱，加生姜、木瓜各三片，紫苏三叶，水煎，食前，日进三服。若

因脾胃虚弱，宜兼六君子；中气下陷，须用补中益气汤。

羚羊角散　治妊娠虚风，颈项强直，筋脉挛急，语言蹇涩，痰涎不利，不省人事，名曰子痫。

羚羊角（镑）　川独活　枣仁　五加皮　薏苡仁（炒）　防风　当归　川芎　茯神　杏仁（去皮尖）各五分　炙甘草　木香各一分

上加姜五片，水煎服。若因肝经风热，或怒火所致，须用加味逍遥散。

人参橘皮汤　治妊娠脾胃虚弱，气滞恶阻，呕吐痰水，饮食少进，益胃和中。一名参橘散。

人参　陈皮　麦门冬　白朮各一钱　厚朴（制）　白茯苓各五分　炙甘草三分

上加淡竹茹一块，姜、水煎，温服。若因中脘停痰，宜用二陈、枳壳；若因饮食停滞，宜用六君加枳壳；若因脾胃虚，宜用异功散。

竹茹汤　治孕妇呕吐不止，恶心少食，服此止呕清痰。

竹茹（弹子大一丸）　陈皮　半夏　茯苓各钱半　生姜二钱

水钟半，粳米一撮，煎七分，温服。忌羊肉、鸡、鱼、面食。

《良方》半夏茯苓汤　治妊娠脾胃虚弱，饮食不化，呕吐不止。

半夏（泡，炒黄）　陈皮　砂仁（炒）各一钱　白茯苓二钱　甘草（炒）五分

上用姜、枣、乌梅、水煎服。一、二剂后，用茯苓丸（在三九）。

乌附汤　治孕妇恶心阻食，养胃，调和元气。

乌药　香附（制）　白朮（土炒）　陈皮各一钱　人参　炙甘草各八分

水钟半，姜三片，煎七分服。吐甚者，加丁香、砂仁各七粒。

《千金》保孕丸　治妊妇腰背痛，善于小产，服此可免堕胎之患。此即《良方》杜仲丸，但彼等分用。

杜仲四两（同糯米炒去丝）　川续断二两（酒洗）

上为末，山药糊丸，桐子大，每服八、九十丸，空心米饮下。忌酒、醋、恼怒。

一母丸　一名知母丸。治妊娠血热顿仆，胎动不安，或欲堕产。

知母（炒，为末）

上捣枣肉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人参汤嚼送。或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白汤下，或嚼咽之。

束胎丸　怀胎七、八个月，恐胎气展大难产，用此扶母气，束儿胎，易产。然必胎气强盛者乃可服。

条黄芩（酒炒，勿太熟。冬月一两，夏月半两）　白朮三两　陈皮二两　白茯苓七钱半

上为末，粥糊丸，桐[1]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

茯苓丸　治妊娠烦闷头晕，闻食吐逆，或胸腹痞闷。

赤茯苓　人参　桂心　干姜（炮）　半夏（泡洗，炒黄）　橘红各一两　白朮（炒）　甘草（炒）　枳壳（麸炒）各二两

上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日三服。上原方仍有葛根二两，似非所宜也，用者当酌之。

达生散　妊娠临月服十余剂则易产，或加砂仁、枳壳。如兼别证，以意增减。《诗》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注曰：先生，首生也。达，小羊也。羊子易生，故以此名之。

人参　白朮　当归　白芍　陈皮　紫苏各一钱　炙甘草二钱　大腹皮（酒洗，晒干）三钱

水一钟半煎服。一方无当归、白芍、白朮。

佛手散　一名芎归汤。亦名当归汤。治产后去血过多，烦晕不省，并一切胎气不安，亦下死胎。

川芎二钱　当归三、五钱

上咀，每用半两，水煎服。若腹疼加桂；若腹痛自汗，头眩少气，加羊肉；若不应，用八珍汤；若用下胎，当为末，以酒调服。

（钱氏）生化汤　此钱氏世传治妇人者。

当归五钱　川芎二钱　甘草（炙）五分　焦姜三分　桃仁十粒（去皮尖、双仁）　熟地三钱

上㕮咀，水二钟，枣二枚，煎八分，温服。一方无熟地。附加减法：凡胎衣不下，或血冷气闭，血枯气弱等证，连服生化汤二、三剂即下，或用此送益母丸一丸即下。盖益母草行血养血，性善走而不伤人者也；一、凡妇人无论胎前产后，皆宜此药；一、凡血晕虚晕，加荆芥穗六、七分；一、凡产妇气虚气脱，倦怠无力，加人参、黄芪；一、凡阳虚厥逆，加附子、肉桂；一、脉虚烦渴，加麦冬、五味；一、气壅有痰，加陈皮、竹沥；一、血虚血燥便结，加麻仁、杏仁、苁蓉；一、多汗不眠，加茯神、枣仁、黄芪；上体多汗，加麻黄根；下体多汗，加汉防己；一、烦热，加丹皮、地骨皮；一、口噤如风，反张瘛疭者，加荆芥、防风各三、四分；一、恶露未尽，身发寒热，头痛胁胀，其小腹必然胀痛，加红花、丹皮、肉桂各三、四分，玄胡一钱；一、内伤饮食，加山查、陈皮、砂仁，或神曲、麦芽；一、外伤寒湿，或加苍术、白术；一、血积食积，胃有燥粪，脐腹胀痛，加大黄二钱；一、产后下血不止，或如屋漏水沉黑不红，或断或来，或如水，或有块，淋沥不休，此气血大虚之候，不可误用寒凉。其脉浮，脱者，可加附子辈诸阳分药，否则无救矣。佛手散单用当归三钱，川芎二钱，此即其变方也。

会稽《钱氏世传》曰：尝论产证，本属血虚，阴亡阳孤，气亦俱病。如大补则气血陡生，倘失调则诸邪易袭。四物避芍药之寒，四物得姜、桃之妙。气毋耗散，法兼补虚；食必扶脾，勿专消导。热不可用芩、连，恐致宿秽凝滞；寒不宜用桂、附，反招新血流崩。三阳见表证之多，似可汗也，用麻黄则重竭其阳；三阴见里证之剧，似可下也，用承气则大涸其血。耳聋胁病，乃肾虚恶露之停，休用柴胡；谵语汗多，乃元弱似邪之证，毋同胃实。厥由阳气之衰，难分寒热，非大补不能回阳；痉因阴血之亏，岂论刚柔，非滋营胡以润络？潮热似疟，以疟治则迁延；神乱如邪，以邪论则立困。总属大虚，须从峻补。去血多而大便燥，苁蓉加于生化，非润肠和气之能通；患汗出而小便难，六君倍用参、芪，必生津助液之可利。加参生化频服，救产后之危；活命长生调摄，须产前加意。

当归川芎汤　治小产后瘀血，心腹疼痛，或发热恶寒。

当归　熟地黄　白芍药（炒）　玄胡索（炒）　川芎　桃仁　红花　香附　青皮（炒）　泽兰　牡丹皮

上水煎，入童便、酒各小半。若以手按腹愈痛，此是瘀血为患，宜用此药，或失笑散消之。若按之反不痛，此是血虚，宜用四物、参、苓、白术。若痛而作呕，此是胃虚，宜用六君子。若或作泻，此是脾虚，宜用六君子送二神丸。

加味芎归汤　治分娩交骨不开，或五、七日不下垂死者。

生男女妇人发一握（烧存性）　自死龟壳一个（或占过者亦可，酥炙）　川芎　当归各一两

上咀。每用一两，水煎服，良久，不问生死胎，自下。

当归黄芪汤　方在补阵九七。治妊娠下痢腹痛。

芎归补中汤　治气血虚半产。

川芎　当归　黄芪（炙）　白术（炒）　人参　芍药（炒）　杜仲（炒）　艾叶

阿胶（炒） 五味子（杵，炒）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服。若脾气虚弱，须用补中益气汤；若气虚有火，宜用安胎饮。

保生无忧散 临产服之，补其血，顺其气，或胞胎肥厚，根蒂坚牢者，皆可使之易产。又治小产瘀血腹痛。

当归 川芎 白芍 乳香 枳壳 南木香 血余

上等分，每服二、三钱，水煎，日二服。若胞衣既破，其血已涸，或元气困惫，急用八珍汤斤许，水数碗，煎熟时饮救之，饮尽再制，亦有得生。

人参黄芪汤 治小产气虚，血下不止。

人参 黄芪（炒） 当归 白朮（炒） 白芍（炒） 艾叶各一钱 阿胶（炒）二钱

上作一剂，水煎服。

《良方》牛膝散 治胎衣不下，腹中胀痛，急服此药腐化而下，缓则不救。

牛膝 川芎 朴硝 蒲黄各三两 当归一两半 桂心半两

上每服五钱，姜三片，加生地黄一钱，水煎服。

《局方》黑神散 一名乌金散。《灵苑方》名肉桂散。治产后恶露不尽，胎衣不下，血气攻心，腹痛不止，及治脾能阴虚，血不守舍，吐衄等证。

黑豆二两（炒） 当归（去芦，酒洗） 熟地 蒲黄 白芍 甘草（炙） 干姜（炮） 肉桂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童便、酒各半调服。《良方》黑神散有炮附子半两，无蒲黄。

《简易》黑神散 方在和阵二一一。治一切失血。

经验滑石散 治产难，凡水下胎干，胎滞不生，用此最效。

滑石（飞过）一两 白蜜 香油各半盏

上将油、蜜慢火熬熟三、四沸，掠去沫，调滑石末顿服，外以油调于产妇脐腹，上下摩之，立效。

难产方

令产妇以自己发梢含于口中，恶心即下，亦治胎衣不下。

《良方》桂心散 治妊娠因病胎不能安者，可下之。

桂心 瓜蒌 牛膝 瞿麦各五分，或一钱 当归一钱或二、三钱

上水煎。

桂香散 治胎死腹中不下。

桂心三钱 麝香五分

上为末。作一服，酒调下。

下胎小品方。

用麦蘗一升，擂碎，水二升，煮一升，服之即下，神效。按：麦蘗能损气破血如此，故凡脾胃虚弱，及饮食不化者，不宜用明矣。又方用牛膝一两，酒一钟，煎七分，作二服即下。

《广济》下胎方 并下死胎俱效。

天花粉四两 肉桂 牛膝 豆豉各三两

上咀。用水七碗，煎二碗半，分三服，每服后一时许又进一服。

扶赢小品方 虚弱人欲下胎宜用此。

人参 粉草 川芎 肉桂 干姜 桃仁 黄芩 蟹爪

上等分，每服一两，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未动再服。

下死胎 凡胎死腹中，其舌多见青黑，口中甚秽而呕，腹中不动，只觉阴冷重坠者是。

用平胃散一两，以黄酒、河水各一钟，煎至一钟，入朴硝三、五钱，再煎三、五沸。温服，其死胎即化水而出，万不失一。又方：单用朴硝末三钱，以热酒和热童便调服立出，或用佛手散以酒调服亦妙。

《千金》去胎方

大麦曲五升

渍酒一斗，煮二、三沸，去滓，分五服，隔宿勿食，旦再服，其胎如糜，母无所苦，千金不传。

《良方》硫黄散　治产后阳气虚寒，玉门不闭。

硫黄　乌贼骨各半两　五味子五钱

上为末，掺患处，日三易。

硫黄汤　治产后玉门不敛，阴户突出。

硫黄三钱　菟丝子　吴茱萸各二钱　蛇床子一钱半

上研匀，用水二钟，煎汤频洗自收。

《良方》益母丸　一名返魂丹。治妇人赤白带，恶露时下不止，及治妇人胎前产后经中诸般奇痛，无所不疗。

《本草》云：此草胎前无滞，产后无虚，故名益母。

益母草一味　一名充蔚子，一名野天麻。方梗，对节生叶，叶类火麻，四五月间开紫花是，白花者非。

上于五月采取晒干，连根茎叶，勿犯铁器，磨为细末，炼蜜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用热酒和童便化下，或随证用汤引送下。一方：以此为末，每服二钱，或酒或童便，或随证用引服之。一方：凡产时仓卒未合，只用生益母草捣汁，入蜜少许服之，其效甚大。一、益母膏方：依前采取捣烂，以布滤取浓汁，用砂锅文武火熬成膏，如黑砂糖色为度，入磁罐收贮。每服二、三匙，酒、便调下，或于治血汤药中加一匙服之，尤妙。

《良方》夺命丹　治瘀血入胞，胀满难下，急服此药，血即消，衣自下。按：此方颇有回生丹之功用，下死胎必效，须用当归方。

附子（炮）半两　干漆（碎之，炒烟尽）　牡丹皮各一两

上为细末，另用大黄末一两，以好醋一升同熬成膏，和前药丸，桐子大。温酒吞五、七丸。一方有当归一两。

回生丹　治妇人产后诸疾，污秽未净，及一切实邪疼痛，死胎瘀血冲逆[2]等证。

大黄膏法：用苏木三两（河水五碗，煎至三碗，去粗听用）　红花三两（炒黄色，用好酒一大壶，煮十余滚，去粗听用）　黑豆三升（煮熟存汁三碗，去豆去皮，晒干为末，俱听用）　大黄一斤（为末，用好醋入碗熬成膏，次下红花酒、苏木汤、黑豆汁搅匀，又熬成膏，盆内收盛候用。将锅焦焙干为末，同豆皮末俱入之）

人参　白朮　青皮　木瓜各三钱　当归　川芎　元胡　苍朮　香附（童便炒）　蒲黄　赤茯苓　桃仁泥　熟地各一两　牛膝　三棱　山茱萸　五灵脂　地榆　甘草　羌活　陈皮　白芍各五钱　良姜四钱　乌药二两半　木香　乳香　没药各一钱

上为末，用前大黄膏为丸，弹子大，金箔为衣。不拘时，随证择用汤引送下一丸。

断产灸法　一传方欲绝产者，灸脐下二寸三分阴动脉中三壮。此当自脐中至骨际折作五寸约之。

《千金》断产方

四物汤一剂　芸台子一撮（即油菜子）　红花

水钟半，煎八分，经后空心服则不受胎。

断产小品方　断产堕胎有验。

故蚕退纸方一尺

上烧为末，空心酒调服，终身不受孕。

（丹溪）断子法

用白面曲一升，无灰酒五升作糊，煮至三升半，滤去滓，分作三服，候经至前一日晚五更及天明各吃一服，经即不（一无不字）行，终身无子矣。

（仲景）羊肉汤　治产妇腹中疗[3]痛寒痛，血气不足，虚弱甚者，及寒月生产，寒气入于子门，手不可犯，脐下胀满，此产后之寒证也。并治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

精羯羊肉一斤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上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加葱、椒、盐，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朮一两。

《良方》羊肉汤　治产妇脾虚，寒邪内乘，以致腹痛，或头眩，脐胁急痛。

精羊肉四两　当归　川芎各半两　生姜一两

上以水十盏，煎至四盏，分四次空心服。

《良方》黄雌鸡汤　治产后虚羸腹痛。

当归　白朮（炒）　熟地黄　黄芪（炒）　桂心各半两　小黄雌鸡一只（去头足肠翅，细切）

上先用水七碗，煮鸡至三碗，每用汁一碗，药四钱煎。日三服。

母鸡汤　治产后褥劳，虚汗不止。

人参　黄芪　白朮　白茯苓　麻黄根　牡蛎（煅）各三钱

上用母鸡一只，去毛杂净，水六、七碗，同药煮至三碗，任意服之。

猪腰汤　治产后褥劳，寒热如疟，自汗无力，咳嗽头痛腹痛俱效。

猪腰一对　当归　白芍药（酒炒）各一两

上以药二味，用水三碗，煎至二碗，去滓，将猪腰切如骰子块，同晚米一合，香豉一钱，加葱、椒、盐煮稀粥。空心日服一次，神效。或加人参更妙。

四神散　治产后血虚，或瘀血腹痛。

当归二钱　川芎　芍药（炒）各一钱　炮姜五分

上水煎服。

大岩蜜汤　治产后阳气虚寒，心腹作痛，不食呕吐，四肢厥逆。

生地　当归　芍药（炒）　干姜　吴茱萸　桂心　独活　甘草（炒）　小草各一两　细辛半两

上每服半两，水煎服。

《良方》人参汤　治产后诸虚不足，发热盗汗，内热睡热等证。此即参归汤，亦名团参散。

人参　当归等分

上为末，先以猪腰子一枚切片，糯米半合，葱白二茎，入水二钟，煎汁八分，再入药三钱煎服。

白茯苓散　治产后褥劳，头目肢体疼痛，寒热如疟。

白茯苓一两　人参　当归　黄芪　川芎　白芍药（炒）　熟地　桂心各半两　猪腰一对

上以水三盏，入猪腰并姜、枣各三事，煎二盏，去粗，入前药半两，煎一盏服。

《良方》七珍散　治产后不语。

人参　石菖蒲　生地　川芎各一两　细辛七钱　防风　朱砂（另研）各半两

上为末。每服一钱，薄荷汤调服。

《良方》趁痛散　治产后骨节疼痛，发热头重，四肢不举。

牛膝（酒炒）　甘草（炒）　薤白各一两　当归　白朮（炒）　黄芪（炒）　桂心　独活（加姜）各半两

上每服半两，水煎。

补脬饮　治产后伤动脬破，不能小便而淋沥。

生黄丝绢一尺（剪碎）　白牡丹皮根　白芨各一钱（俱为末）

用水一碗，同煮至绢烂如饧。空心顿服。服时不得作声，作声则不效。

《良方》止汗散

牡蛎（煅粉）半两　小麦麸八两（炒黄为细末）

上每服三、五钱，用猪肉汁调服。

《良方》麻黄根汤　治产后虚汗不止，身热发渴，惊悸不安。

麻黄根　人参　黄芪（炒）　当归　牡蛎（煅粉）　甘草（炒）等分

上每服四、五钱，水煎服。

二味参苏饮　治产后瘀血入肺，咳嗽喘急。

人参一两　苏木二两

上作一剂，水煎服。若既愈，当用六君子以补脾胃。若口鼻黑气起，宜急用此药加附子五钱，亦有得生者。

《良方》黄龙汤　治妊妇寒热头疼，嘿嘿不食，胁痛呕痰，及产后经后外感风寒，热入胞宫，寒热如疟等证。

按：此即小柴胡汤之去半夏也。

柴胡二钱　黄芩（炒）　人参　甘草各一钱

上用水煎服。

（陈氏）二母散　治产后热血上攻，留于肺经，咳嗽喘促。

知母　贝母　人参　桃仁　杏仁（俱去皮尖）　白茯苓

上等分，每服五钱，姜、水煎服。

猪蹄汤　治气血不足，乳汁不下。

用八物汤加黄芪、漏芦、陈皮、木通，先以猪蹄煮汁二碗，煎药服之。或加天花粉。

又方：用猪蹄一副，通草二两，川芎一两，甘草一钱，穿山甲十四片炒。将猪蹄洗切，入水六碗，同药煎煮约至三碗，加葱、姜、盐料，取汁饮之。忌冷物。要吃羹汤助其气血，乳汁自下。夏月不可失盖，时用葱汤洗乳为佳。

《良方》涌泉散　下乳。忌食姜、椒辛辣饮食。

王不留行　瞿麦　麦门冬　龙骨各二钱

上用猪蹄汁一碗，酒一杯，煎服。以木梳于乳上梳下。

玉露散　治产后乳脉不行，身体壮热，头目昏痛，大便涩滞。

人参　白茯苓　当归　炙甘草各五分　桔梗　川芎　白芷各一钱　芍药七分

上水煎。食后服。如热甚大便秘结，加大黄三、五分炒用。

《良方》漏芦汤　治妇人肥盛，脉气壅结，乳少。

漏芦二两　蛇蜕一条　土瓜根

上共为末，酒调下二钱

栝蒌散　治吹乳肿痛。

栝蒌一个　乳香二钱。

上用酒煎服。外用南星为末，以温汤调涂。

（滑氏）补肝散　治肝肾二经气血亏损，胁胀作痛，或胁胀头晕，寒热发热，或遍

身作痛，经候不调。

熟地 白朮（炒）各一两 枣仁（炒） 独活各四两 当归 川芎 黄芪（炒） 山药 五味子（炒，杵） 山茱萸肉 木瓜各半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枣、水煎服。

《金匮》胶艾汤 治劳伤血气，冲任虚损，月水过多，淋沥不止。

阿胶（炒） 川芎 炙甘草各一两 艾叶 当归各两半 白芍 熟地各二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煎服。一方加地榆、黄芪，即名安胎散。

《集验》加味八珍汤 治妇人思虑过伤，饮食日减，气血两虚，月经不调，夜梦交感，或出盗汗，寝成劳损。

人参 白朮 茯苓 当归 生地各一钱 炙甘草 川芎 芍药 软柴胡 黄芪各五分 香附（制） 丹皮各八分

水钟半，大枣一枚，煎七分，食前服。

《集验》调卫养荣汤 治妇人室女一切月经不调，或先或后，或绝闭不通，憎寒壮热，口苦无味，咳嗽躁烦头眩，渐成劳证者。

当归 生地 麦冬 沙参 陈皮 白朮各一钱 牡丹皮 地骨皮各八分 柴胡梢 桔梗各五分 谷芽一钱 甘草四分

上加莲子、姜、枣，水煎服。痰中见血，加侧柏叶；烦躁口干，加炒山栀，倍麦门冬；胁下胀疼，加青皮、川芎；胸膈满闷，加黄连姜炒，枳实，去麦冬、地骨皮；夜出盗汗，加黄连、黄芪，去柴胡、桔梗；大便秘结，加桃仁，倍当归；咳嗽不已，加栝蒌仁、阿胶；小水不利，加木通、茯苓。

《良方》当归散 治经水妄行不止，及产后气血虚弱，恶露内停，憎寒发热，宜服此去之。

当归（酒洗） 川芎 白芍（炒） 白朮（炒） 黄芩（炒）各半两 山茱萸肉一两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酒调。日三服。一方无山茱萸。气虚者，去芩，加桂心一两。

《良方》丹参散 《良方》云：丹参一味，其治颇类四物汤，能破宿血，补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带下，调经，下产后恶血，兼治冷热劳，腰脊痛，骨节烦疼。

丹参（酒洗去土，晾干，切）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经脉不调，食前服。冷热劳，不拘时服。

玄胡当归散 亦名延胡索散。治血积小腹疼痛，或因气逆月经不行，肚腹作痛。

当归 赤芍药 刘寄奴 没药 枳壳（麸炒） 玄胡索（炒）

上为末。每服一钱，热酒调下。

牛膝散 治月水不利，脐腹作痛，或小腹引腰，气攻胸膈。

当归（酒浸） 牛膝（酒炒） 赤芍药 桂心 桃仁（去皮尖） 玄胡索（炒） 牡丹皮各一两 木香三钱

上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或每服五、七钱，水煎服。

《良方》交加散 治经脉不调，腹中撮痛，或结聚癥瘕，产后中风。又交加散方在和阵二五二。

生地一斤（取汁） 生姜十二两（取汁）

上以地黄汁炒姜柤，姜汁炒地黄柤，干为末。每服三钱，温酒调服。加芍药、玄胡、当归、蒲黄、桂心各一两，没药、红花各五钱，尤效。

姜黄散 治瘀血凝滞，肚腹刺痛，或腹胀发热等证。

姜黄 当归（酒拌）各二钱 蓬朮（醋炒） 红花 桂心 川芎 玄胡索（炒） 丹皮各五分

上水、酒各半煎服。

琥珀散　治心膈迷闷，肚腹撮痛，月信不通等疾。

乌药二两　当归（酒洗）　蓬术（醋制）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服。

温经汤　治寒气客于血室，以至血气凝滞，脐腹作痛，其脉沉紧。

人参　牛膝（酒炒）　甘草（炒）各一钱　当归　川芎　芍药　牡丹皮　蓬术（醋炒）　桂心各五分

上水煎服。

《经验》失笑散　治妇人心痛气刺不可忍，及产后儿枕畜血，恶血上攻疼痛，并治小肠气痛。

五灵脂（净者）　蒲黄等分（俱炒）

上为末。每服二、三钱，用酒煎，热服。一方：用好醋一杓熬成膏，再入水一钟，煎至七分，热服。一方：用醋糊和丸，龙眼大，每服一丸，以童便和水各半钟，煎七分，温服。按：此方若用以止痛，蒲黄宜减半；若用止血，则宜等分，或灵脂减半亦可。

泽兰汤　治劳怯经闭。

泽兰叶二钱　当归　芍药（炒）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用水煎服。

当归没药丸　治血瘀用痛，及血风筋挛骨痹，手足麻木疼痛。

当归　五灵脂（炒）各一两　没药五钱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

醋附丸　治元脏虚冷，月候不调，腹中急痛，赤白带下，浑身寒热，胎气壅滞不固。

香附米半斤（醋煮，焙干为末）

上以醋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饮下。

柏子仁丸　治血虚有火，月经耗损，渐至不通，日渐羸瘦而生潮热，慎勿以毒药通之，宜柏子仁丸，或前泽兰汤主之。

柏子仁（炒研）　牛膝（酒拌）　卷柏各半两　泽兰叶　续断各二两　熟地黄三两（酒拌蒸烂，杵膏）

上为末，入地黄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空心米饮下。

乌贼鱼骨丸　此即《内经》治血枯方。

乌贼鱼骨（去甲）四两　芦茹一两（即茜根）

上为末，以雀卵捣丸，小豆大。每服五丸，或十丸，鲍鱼煎汤下，以饭压之。鲍鱼即今之淡干鱼也。

增损四物汤　治脾虚不摄，血去不止。

人参　当归　芍药（炒）　川芎　干姜（炒）各一两　甘草（炙）四钱

上每服四钱，水煎服。

《奇效》四物汤　治肝经虚热，血沸腾而崩，久不止。

当归（酒拌）　熟地　白芍　川芎　阿胶（炒）　艾叶（炒）　黄芩各半两

上每服四钱，水煎。

《良方》加减四物汤　治妇人血积。

当归　川芎　芍药　熟地　蓬术　三棱　肉桂　干漆（炒烟尽）等分

上㕮咀。每服五、七钱，水钟半，煎七分，食远服。

四物二连汤　治妇人血虚发热，或口舌生疮，或昼安夜热。

当归　川芎　芍药　熟地　胡黄连　宣黄连各一钱

上作一剂，水煎服。

人参当归汤　治去血过多，内热短气，头痛闷乱，骨节作痛，或虚烦咽燥。

人参　当归　生地　桂心　麦冬　白芍药各等分

上用粳米一合，竹叶十片，水二钟，煎一钟，去米入药五钱，枣二枚，煎服，或总煎之亦可。虚甚者用熟地黄。

《良方》一味防风散　治肝经有风，以致血得风而流不归经者。

用防风去芦为末。每服一钱，白汤调服。一名独圣散，每服二钱，空心食前，用酒煮，白面清饮调下，极效。

龙骨散　治血崩不止。

龙骨（煅）　当归　香附（炒）各一两　棕毛灰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四钱，空心米汤调下。忌油腻、鸡、鱼炙煿物。

如圣散　治血崩，三服全愈。

棕榈子　乌梅肉　干姜（俱烧存性，为末）各等分

上每服二钱，空心乌梅汤调服。一方单用棕皮，半烧半生，为末，每空心服二钱亦妙。

槐榆散　治血崩及肠风下血。

槐花　地榆等分（炒焦）

上二味，用酒煎饮之。

七灰散　治血崩神效。

莲蓬壳　罂粟壳　醃蟹壳　益母草　旱莲草　棕毛叶　藕节各等分（俱烧存性为末）

空心醋点汤调下三钱。一秘方用棉花子，以铜锅炒黑为末，黄酒调下二、三钱，三、两次即止，并治崩漏、小产血不止。

棕灰散　方在和阵二一五。治大肠下血，及崩漏失血。

柏叶散　治元气虚弱，崩中漏血，年久不愈，亦治白带。

柏叶（炒）　当归　生地　续断　川芎　龟甲（炙）　禹余粮各一两半　阿胶（炒）五钱　鳖甲（炙）两半　赤石脂（煅）　牡蛎（煅）　地榆　艾叶（炒）　鹿茸（炙）各五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粥饮调下。

子芩散　一名黄芩散。治壮热崩中下血，是阳乘阴分，故经血泛溢，宜清其北方。

条黄芩不拘多少

为细末。上烧秤锤粹酒，食前调下三、四钱。一方有干姜、白芷。一方以木耳、黄芩等分为丸，俱效。

《良方》防风黄芩丸　治肝经风热，以致血崩便血尿血等证。

条芩（炒黑）　防风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远，或食前，米饮，或温酒送下。

劫劳汤　治劳嗽发热，盗汗体瘦，唾中有血，或成肺痿。此救本也，非劫劳也，能用此者，庶可望生，此外恐非佳剂矣。

白芍药（炒）一钱　人参　黄芪（炒）　当归　熟地　甘草（炒）　白茯苓　五味子（杵炒）　阿胶（炒）　半夏（制）各五分（此上乃其原方，似有不足用者，仍宜加倍）

上姜、枣、水煎，日三服。乡人杨元鼎女，及笄病此甚危，百药无效，偶遇名医，得此方服三十余剂，遂愈不发。

《集验》归神汤　治妇人梦交盗汗，心神恍忽，四肢乏力，饮食少进。

人参　白朮　白茯苓　归身各一钱　枣仁　陈皮各八分　圆眼肉七枚　甘草　羚羊角　琥珀（末）各五分

上羚羊、琥珀二味不煎，余药煎熟去粗，入二末和匀。食前服。

白芷散　治下元虚弱，赤白带下，或经行不止等证。

白芷一两　海螵蛸二枚（烧）　胎发一团（煅）

上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

（海藏）白芍药散　治妇人赤白带下，脐腹疼痛，如神。

白芍二两（炒）　干姜半两（炒）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空心温米汤调下，晚又进一服，十日见效。

克应丸　治妇人赤白带下。

熟地　赤芍各二两　当归二两　赤石脂（煅，醋淬）　龙骨　牡蛎（煅，酒淬）　茯苓　丹皮　艾叶（制）　川芎各一两

上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白汤送下。

《良方》滑石散　治热淋。

滑石五分（研）　通草　车前子　葵子各四分

上为末，以浆水调服。

芍药散　治妇人血滞腰胁痛。

白芍药　玄胡（炒）　肉桂各一两　香附米二两（醋一升，盐半两，同煮干）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不拘时，白汤调下。

《良方》通气散　治肾虚腰痛神效。

破故纸（酒炒为末）

上每服二钱，先嚼胡桃肉半个，空心以温酒送下。

四制香附丸　调经养血，顺气受孕。

香附米一斤（分四制，酒、醋、童便、米泔各浸一宿，晒干用）　当归（酒洗）　熟地（酒洗）　白芍药四两　川芎各四两　泽兰叶　白朮　陈皮各三两　黄檗（酒炒）　甘草（酒炒）各一两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白汤送下。

《大典》女金丹　此韩飞霞方也，一名不换金丹。内加熟地黄一两，即名胜金丹。治妇人久虚无子，及产前产后一切病患。此药能安胎催生，妊娠临月服五、七丸，产时减痛。妇人子宫寒冷无孕，如服月余，男女自至。又治半身不遂，带浊血崩，及产后腹痛吐逆，子死腹中，气满烦闷，脐腹作痛，月水不通，中风口噤，痢疾消渴，败血上冲，头疼寒热，血运血泄，见鬼迷闷，产后伤寒，虚烦劳瘦。凡妇人诸疾，不问久近，并宜服之，兼治男子下虚无力等证。

人参　白朮（炒）　茯苓　炙甘草　当归　川芎　白芍　白薇（酒洗）　丹皮　白芷　藁本　肉桂　玄胡　没药（另研）　赤石脂（另研）上各一两　香附（醋浸三日，炒香）十五两

上共十六味，为末，炼蜜丸，弹子大，以磁瓶收贮封固。每服一丸，空心温酒化下，食干物压之；服至四十九丸为一剂，以癸水调平受妊为度。妊中三、五日服一丸，产后二、三日服一丸。醋汤下亦妙。

琥珀丸　治妇人或老或少，或产前产后百病，及疗三十六种诸病，七疝八瘕，心腹刺痛，卒中瘫痪，半身不遂，八风十二痹，手足痠[4]疼，乳中结核结毒，怀胎惊动，伤犯不安，死胎不下并治。

琥珀　朱砂（各另研）　沉香　阿胶（炒珠）　附子（制）　川芎　肉桂　五味

子　石斛各五钱　牛膝（酒浸）　当归　肉苁蓉（酒洗，晒）　人参　熟地　续断　木香　没药各一两

一方有牛黄、珍珠、乳香、玄胡各一两，共二十一味。

上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空心、食前、午后温酒化开服。凡服法或姜汤，或米汤，或酒，或灯草汤，或随证用引，皆可下。若伤寒中风，角弓反张，用麻黄汤随证改汤引送下。孕妇临月，宜一日一服，至产顺利，不觉疼痛。凡妇人服至五服十服之后，日倍饮食，其功言不尽述，服者当自觉也。

延年益嗣丹　滋补元气，益精黑发。按：此方即还元丹也，但制法分两不同，宜参酌用之，方在补阵一三七。

人参　天门冬（酒浸，去心）　麦门冬（同上）各三两　熟地黄（酒蒸，捣）　生地黄各二两　白茯苓（酒浸，晒干）　地骨皮（酒浸）各五两　何首乌（鲜者）半斤

上将何首乌去皮切片，如干者用米泔水浸软拈切，外用砂锅入黑羊肉一斤，黑豆三合，量着水，上用甑箅，箅上放首乌煮而蒸之，以肉烂为度。锅盖须密，勿令泄气。取起晒干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续嗣降生丹　治妇人五脏虚损，子宫冷惫，不能成孕。并治男子精寒不固，阳事衰弱，白浊梦泄，妇人带下寒热，诸虚百损，盗汗短气，无不感应。此方乃温隐居《求嗣保生篇》所载，云东京焦员外三世无嫡嗣，后遇一神僧，问其故。曰：无嗣者有三：一、祖宗无德，自身无行；二、夫妻年命恐犯禁忌；三、精神不守，妻妾血寒。焦公曰：治之有道乎？僧曰：先修德，后修身。三年之后到台山，令行童赐以方药，名续嗣降生丹，依方服之，后不及二十年，子孙数人皆贵显。此方无怪诞克伐之品，且温且固，凡血海虚寒者，服之必佳。但温力有余，补力不足，倘益以人参、白朮、熟地、川芎、炙甘草各一两，则八珍全而温补赞育之功当非浅也，因命名曰加味续嗣降生丹。

当归（酒洗）　杜仲（酒炒）　茯神　益智仁　龙骨（煅）　桂心　吴茱萸（制）　干姜（半生半熟）　川椒（去目）　台乌药各一两　白芍药（酒炒）　川牛膝（酒浸）　半夏（制）　防风　秦艽　石菖蒲（去毛）　北细辛　桔梗各五钱　附子一枚（重一两者，脐下作一窍，入朱砂一钱，面裹煨熟，取出朱砂，留为衣）　牡蛎（大片者，以童便浸四十九日，每五日一换，取出，用硫黄一两为末，酒和涂遍，用皮纸糊实，米醋浸湿，外以盐泥厚固之，候干，用炭五斤煅过为末。每料止用二两，余可收贮再用）

上为末，以酒煮糯米糊为丸，梧子大，以前朱砂为衣。每服三、五十丸，渐至七、八十丸，空心滚白汤，或盐汤，温酒下。

河车种玉丸

紫河车一具（只要母气壮盛、厚大新鲜者，但去胞内瘀血，不必挑去鲜红血脉，以米泔水洗净，用布绞干，石臼内生杵如糊，用山药末四、五两收干，捻为薄饼八、九个，于砂锅内焙干，以香如肉脯为妙）　大熟地（酒洗烘干）八两　枸杞（烘干）五两　白茯苓（人乳拌晒三次）　归身（酒洗）　人参　菟丝（制）　阿胶（炒珠）各四两　丹皮（酒洗）　白薇（酒洗）各二两　沉香一两　桂心　山茱萸　香附米（用酒、醋、水三件各半碗，浸三日，晒干略烘）各三两　大川芎（酒浸，切片晒干）二两

上炼蜜和丸，桐子大。每服百余丸，空心或酒，或白汤、盐汤任下。如带浊多者，加赤、白石脂各二两，须以清米泔飞过用。服药后忌生萝卜、生藕、忽、蒜、绿豆粉之类。

八珍益母丸　治血气两虚，脾胃并弱，饮食少思，四肢无力，月经不调，或腰疲腹胀，或断或续，赤白带下，身作寒热，罔不获效。服一月之后即可受胎；虚甚者，用药一觔，必能受子。

人参　白朮（土炒）　茯苓　川芎各一两　当归（酒洗）　熟地（酒洗）各二两　炙甘草五钱　芍药（醋炒）一两　益母草四两（五六月采取，止用上半截带叶者，不见铁器，晒，杵为末）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空心蜜汤，或酒下一丸。或为小丸亦可。脾胃虚寒多滞者，加砂仁一两，姜汁炒；腹中胀闷者，加山查肉一两，饭上蒸熟；多郁者，加香附一两，酒制。此徐思鹤《医统》方。又一方名八珍益母十全丸，于前方内用益母草八两，外加沉香四钱。思鹤曰：资益坤元，补养气血，除淋带，壮形体，胎前和气，产后补虚，真妇人之圣剂，超古今之神方，有室家者不可不知也。予哂斯世之医，惟集古方香附胜金丹为女人开郁调经之要药，殊不审古今虚实之异。古人气实，故可用香附开导，香附味辛性燥，但能开破而已，多用之大耗气血，虚者愈甚，病者愈甚，而于滋补何有哉？今世十妇九虚，非补不可，再用香附以耗之，寝成怯弱之证，是辨之不早，则危殆而难痊矣。妇人经脉不调，或气血两虚而身体素弱者，宜服此以调养之。经不通者，服一料即通；不调者，一月即调。素不孕者，服一月即孕。胎前间用一服，则胎固而安。产后用一服，以童便、酒化开调下，则无壅滞血运之候。多服之补虚活血，凡治产后诸病极稳。若急欲取效，以酒调化服。

乌鸡丸　治妇人羸弱，血虚有热，经水不调，崩漏带下，骨蒸不能成胎等疾。

乌骨白毛公鸡一只（重二斤半许者，闭杀之，去毛杂。外用艾叶四两，青蒿四两，切碎，纳一半在鸡肚内。以小酒坛一个，入鸡并所剩蒿艾，用童便和水灌令没鸡二寸许，煮绝干，取出去骨。余俱同捣如薄饼，焙干为细末听用）　南香附（去毛净）一斤（分四分，用米泔、童便、酒、醋各浸一分，春秋一、二日，夏一日，冬四日。取出晒干，略炒）　人参　熟地　当归（酒浸洗）　生地　川芎　白芍各三两　黄芪　白朮　川牛膝　柴胡　知母　丹皮各二两　鳖甲（醋浸炙黄）三两　白茯苓二两半　秦艽一两半　黄连（炒）　地骨皮　贝母　玄胡索　干姜（炮焦）各一两

上俱为末，用酒、醋各半煮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渐加至百丸，温酒、米饮任下。忌煎炒辛辣等物及荤菜。

又乌鸡丸

熟地　当归　白朮　山药　山茱萸　枣肉　柿饼　莲肉各四两　黄芪（蜜炙）三两　鹿角胶　狗脊　杜仲　枸杞　莲须　香附　阿胶　川芎各二两　乌药一两半

上药制净，用乌骨鸡一只，闷杀之，干去毛去杂，连骨椎碎，用酒、醋各半同药煮熟，去骨烘干，共为末，即将余汁少入面打糊为丸。任意用引送下。

（唐氏）乌鸡丸

人参　怀生　怀熟　青蒿子（去梗）　香附（四制）　鳖甲各三两　白朮　枣仁肉　枸杞　麦冬　云苓　地骨皮（去骨）　丹皮（去骨）　白芍各二两　归身二两半　川芎　甘草各一两

上先将诸药备完听用，乃取丝毛乌骨白公鸡一只，约重一斤许者，扑倒，去毛秽头足肠杂不用，将鸡切作四块。先以鳖甲铺铜锅底，次入杂药以免焦腐，渐渐加童便约至斗许，煮至极烂捞起，晒干为末。将鳖甲去裙，并鸡骨俱以原汁醮炙至干，为末，同前药炼蜜为丸，桐子大。每空心用清汤送下百余丸。

《秘方》乌鸡煎丸　治妇人百病，血气虚劳，赤白带下。

人参　官桂　地骨皮各二两　茯苓三两　黄芪（蜜炙）　当归各六两　生地　熟地　香附各四两

上将乌骨白鸡一只，男用雌，女用雄，笼住。将黄芪末和炒面丸如芡实，喂鸡二、七日，将鸡缚死，干扫去毛，并肠杂令净，槌碎其骨，入前药于腹内缝密，用酒、醋各一瓶煮一宿，取去骨，焙干为末，用前汁打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盐汤下。

万病丸　治月经瘀闭，脐腹作痛，及产后癥瘕等病。

干漆（炒烟出青白为度）　牛膝（酒洗，焙）各一两

上为末，生地黄汁一升，用砂锅慢火熬膏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米饮下。

以下通用方

四君子汤　方在补阵一。治脾肺气虚诸证。

六君子汤　方在补阵五。治脾胃虚弱，呕吐吞酸等证。

五味异功散　方在补阵四。治脾胃虚寒，饮食少思等证。

补中益气汤　方在补阵三十。治劳倦伤脾，外感不解，寒热疟痢，气虚不能摄血等证。

四物汤　方在补阵八。治一切血虚劳弱之病。

八珍汤　方在补阵十九。治气血两虚，调和阴阳。

十全大补汤　方在补阵二十。治气血俱虚，补救元阳。

归脾汤　方在补阵三二。治心脾虚损。

人参理中汤　方在热阵一。温中，补脾胃虚寒诸证。

逍遥散　方在补阵九二。治肝脾血虚，郁怒伤肝等证。

加味逍遥散　方在补阵九三。治肝脾血虚发热等证。

七味白术散　方在小儿七。治虚热作渴。

六味地黄丸　方在补阵百二十。壮水制火之剂。

八味地黄丸　方在补阵一二一。治命门火衰之剂。

（薛氏）四神丸　方在热阵一五一。治脾胃虚寒泄痢。

五积散　方在散阵三九。治感冒寒邪。

参苏饮　方在散阵三四。治四时伤寒感冒。

人参败毒散　方在散阵三六。治四时伤寒瘟疫。

当归六黄汤　方在寒阵六五。治血热阴虚盗汗。

柴胡清肝散　方在寒阵五九。治肝胆风热，疮疡，怒火寒热。

栀子清肝散　方在寒阵六十。治肝胆三焦风热。

八正散　方在寒阵百十五。治脏腑秘结，小便赤涩。

五苓散　方在和阵一八二。治小便不利。

犀角地黄汤　方在寒阵七九。治心火动血，及斑黄疮疹。

导赤散　方在寒阵一二二。治心火及小肠热秘淋涩。

桃仁承气汤　方在攻阵五。治瘀血小腹作痛，其人如狂。

玉烛散　方在攻阵二四。治血虚有滞，经闭不通。

肾著汤　方在热阵一二九。治肾虚身重腰冷。

舒筋汤　方在和阵七七。治产后血滞作痛。

交加散　方在和阵二五二。治产后口吐涎沫，不省人事。

加味小柴胡汤　方在散阵二十。治乳母肝火发热。

《良方》蜜酥煎　方在补阵六五。补虚润肺，止咳嗽。

柴胡石膏汤　方在散阵二三。治少阳阳明外感挟火，发热头痛。

都梁丸　方在散阵七七。治胎前产后伤风头痛。

瓜子仁汤　方在外科一六四。治产后瘀血、肠痈，腹中疗痛。

（子和）通经散　方在攻阵四六。治气逆经闭。
二神散　方在寒阵八七。治吐血，血崩下血。
小蓟饮子　方在寒阵百二。治小焦结热，溲血崩淋。
（海藏）愈风汤　方在和阵二一七。治一切失血及产后搐搦。
锁精丸　方在固陈二六。治白浊白带。
青蛾丸　方在补阵一四三。治肾虚腰痛。
独参汤　方在补阵三五。治诸气虚脱。
夺命散　方在补阵三六。治阳邪伤气暴脱，烦躁发渴。

〔1〕“桐”原脱，据文义补。
〔2〕“逆”原作“送”，据文义改。
〔3〕“疖”原作“疴”，据《金匮》改。
〔4〕“痠”原作“瘦”，据《和剂局方》改。

医宗必读

〔明〕李中梓　撰
蒋士生　邹　震　王文波　整理

提　　要　《医宗必读》系明·李中梓所撰。刊行于1637年。

全书10卷。卷一为基础理论，并附图十五幅；卷二为诊断，着重纠正旧本之误；卷三、卷四为药物，选药440余种（含附药）；卷五重点辑录伤寒证治；卷六至卷十为各科证治，辑病证35种，附以医案佐证。

本书着重论述肾命有关理论，强调对疑似证之辨治，治病选方不尚峻奇，佐证医案辨治精辟，按语多有独特见地。如书中治泻九法等，为后世《医宗金鉴》《张氏医通》及现代《实用中医内科学》等多种专著引用和广大医师习用，从而使它成为长期风行的医学著作之一。

主要版本有明崇祯十年丁丑（1637）刻本、清顺治六年己丑（1647）盛德堂刻本（五卷）、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金相堂本、清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敷润堂刻本、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上海鸿文堂书局石印本、1914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与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金相堂本删去红铅、烧北斗符入药等内容后收录。

《医宗必读》自序

余惟文人之舌，思若泉涌，词若藻发，可以鞭雷驱电，绣虎雕龙，纵其才之所之，而无所不极。若夫医宗则不然，呼吸存亡之变，埒于行师；转盼补救之功，同于澍雨，虽有悬河之口，惊筵之句，固不如本性情，考坟索，率典常以揆方，叶神化以通微之为得也。且书以诏来兹，言之当则为济世之航，不当即殃民之刃。自非研机循理，宏采约收，曷能抉神圣之玄，开斯人之瞆乎？

尝考古之著医书者，汉有七家，唐九倍之，得六十四，宋益以一百九十有七，兼之近代，无虑充栋。然《金匮玉函》之精，而六气之外不详；《天元玉册》之密，而拘方之词多泥。孝忠乱钱乙之撰，完素假异人之传，上谷之书久湮，睢水之法偏峻，况其他乎？俚者不堪入目，肤者无能醒心，约者多所挂漏，繁者不胜流览。盖余究心三十余年，始知合变，而及门者苦于卓也。爰所著《微论》诸书，未尽玄旨，用是不揣鄙陋，纂述是编，颜曰《必读》，为二三子指南。

会友人吴约生，偕其弟君如见而俞之曰：裒益得中，化裁尽变，明通者读之而无遗珠之恨；初机者读之而无望洋之叹！其可秘之帐中乎？遂捐赀以付之剞劂，而嘉惠学者以亟读。余曰：读书之难，难在轮扁之说齐桓也，不疾不徐，有数存乎其间，余之为此书也，仅为渡河之筏耳。若夫循其糟粕，悟其神理，默而成之，存乎心解，余不能喻诸人，人亦不能得之于余。读是书者，无为轮扁所笑则几矣。友人闻而俞之，而命余弁其首。

崇祯丁丑春仲李中梓识

凡　　例

一、是刻悉本《内经》，凡先贤名论与经旨翼赞者，收采无遗，间有千虑一失，匪敢臆说妄评，咸以经文正其偶误，具眼者必能鉴也。

一、方书充栋，非繁而不决，即简而多漏者也。是刻洗尽浮辞，独存精要，约而实该，使学者一览无余，更不必他求矣。

一、《脉诀》即旧刻《四言赋》，今改而删补者居十之七，俾初机便于诵习，然限于字句，有未尽之意，则以注释详之。另补《心参》一帙，或抒独得，或摘名言，皆

诊家当亟闻者也。

一、《药性赋》旧刻每味止有一句，岂能尽其用乎？兹者仍用赋体，有用必详，少则三四句，多至十余言；复加注释，期于详尽；并按禁忌，以戒妄投。

一、伤寒、邪气惨毒，头绪繁多，小有不当，同于操刃，兹者简要详明，方法大备，辟千年之蓁芜，张暗室之明灯。

一、病机，先祖述《内经》为之注释，次采集名论，参以管窥，更加圈点。系证名用□，辨证用△，紧关用○，独得用◎，讹弊用▌，使读者醒心快目，了了分明。

一、医案，三十年来，案帙颇多，兹摘其稍异者，附于病机之内，仅百一耳。

一、古方最多，有相类者，有险僻者，有漫布者，概为删去；但以切要者，载在各证条下。盖已千有余方，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目　录

第一卷
读《内经》论…… 593
四大家论
古今元气不同论…… 594
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595
水火阴阳论
不失人情论…… 596
疑似之证须辨论
用药须知《内经》之法论…… 597
药性合四时论
乙癸同源论…… 598
辨治大法论
苦欲补泻论…… 599
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 600
仰人骨度部位图
伏人骨度部位图
新改正内景之图
改正内景藏府图说
第二卷
四言脉诀…… 607
脉法心参…… 614
色诊…… 621
第三卷
本草上（草部一百八十七种）…… 623
人参
地黄（生熟两种）
天门冬
麦门冬
白术
苍术
甘草
黄耆
远志
菖蒲
萎蕤
薯蓣
薏苡仁
木香
石斛
牛膝
芎䓖（抚芎附）
当归
芍药（赤白二种）
五味子
丹参
沙参
玄参
苦参
知母
贝母
紫菀
百合
天花粉（栝蒌及子附）
续断
秦艽
木通（通草附）
泽泻
车前子（根叶附）
萹蓄
灯心
萆薢（菝葜、土茯苓附）
白藓皮
金银花
甘菊花
升麻
柴胡（银柴胡附）
前胡
独活（羌活附）
细辛
茺蔚子（益母草附）
防风
荆芥
紫苏（苏子附）
薄荷
干葛
麻黄
白芷

藁本
天麻
香薷
黄连
胡黄连
黄芩
龙胆草
何首乌
桔梗
藿香
香附
白豆蔻
草豆蔻
草果
肉豆蔻
缩砂仁
玄胡索
姜黄（片姜黄附）
郁金
蓬莪术
京三棱
款冬花
茅根（茅针、茅花附）
白前
淡竹叶
冬葵子（二种）
萱花
地榆
蒺藜（二种）
半夏
南星
附子（乌头附）
天雄
白附子
蚤休
大黄
商陆
芫花
大戟
甘遂
续随子
蓖麻子
射干
常山
马兜铃（青木香附）
巴戟天
百部
旋覆花
红花
大蓟（小蓟附）
夏枯草
葫芦巴
牛蒡子
肉苁蓉
锁阳
淫羊藿
仙茅
补骨脂
菟丝子
覆盆子
骨碎补
钩藤
蒲黄
海藻
泽兰
艾叶
昆布
防己（二种）
威灵仙
水萍
牵牛子
紫葳花
使君子
木贼草
豨莶
青蒿
茵陈
益智仁
荜拨
高良姜
海金沙
谷精草（望月沙附）
青黛
连翘
马鞭草
葶苈子
王不留行
瞿麦

地肤子
决明子（草决明、石决明附）
紫草
山慈姑
贯仲
狗脊
天名精（鹤虱附）
山豆根
白茇
藜芦
营实
蛇床子
景天
兰叶
茴香（小茴香附）
黄精
芦荟
阿魏
芦根（芦笋附）
第四卷　本草下　木部、果部、谷部、菜部、金石部、土部、人部、兽部、禽部、虫鱼部 …… 643
木部
桂（肉桂、桂心、桂枝附）
松脂、松子、松叶、松节
茯苓（茯神附）
琥珀
柏子仁
侧柏叶
枸杞子
地骨皮
槐花（槐子、槐枝附）
酸枣仁
黄柏
楮实
干漆
五加皮
蔓荆子
辛夷
桑根白皮（桑叶、桑子、桑枝、桑耳、桑黄、桑柴灰、桑霜附）
桑寄生
杜仲
女贞实
薏仁
丁香
沉香
檀香
降真香
苏合香
乳香
没药
安息香
麒麟竭
龙脑香
金樱子
竹叶（竹茹、竹沥附）
吴茱萸
山茱萸
槟榔
栀子
芜荑
枳壳（枳实附）
厚朴
茶叶
猪苓
乌药
海桐皮
大腹皮
合欢
五倍子
天竹黄
密蒙花
巴豆
蜀椒
胡椒
橡斗子
木鳖子
水杨叶
柞木皮
棕榈子
川楝皮
皂荚（子、刺附）
诃黎勒
楝实
樗白皮
郁李仁
雷丸

苏木
没石子
木瓜
果部…… 651
莲子（莲藕、莲花须、莲房附）
橘皮（橘肉附）
青皮
香橼
大枣（红枣附）
芡实
乌梅（白梅附）
柿（柿霜、干柿附）
荸荠
枇杷叶
甘蔗
白砂糖（红沙糖附）
桃仁（桃枭附）
杏仁
梨
橄榄（核附）
胡桃
龙眼
山查
榧子
石榴皮
谷部…… 654
胡麻
麻仁
麻油
饴糖
黑豆
赤小豆
绿豆
扁豆
淡豆豉
麦蘖
神曲
谷芽
酒（烧酒附）
醋
罂粟壳
菜部…… 655
瓜蒂
白芥子
莱菔子
干姜（炮姜附）
生姜（姜皮附）
葱白
大蒜
韭
金石部…… 656
金箔（银箔附）
自然铜
铜青
黄丹
密陀僧
紫石英
朱砂（水银、轻粉附）
雄黄
石膏
滑石
赤石脂
炉甘石
钟乳石
海石
阳起石
磁石
青礞石
花蕊石
食盐（青盐附）
朴硝（芒硝附）
蓬砂
硫黄
白矾
土部…… 659
伏龙肝
墨
百草霜
人部
发
牙齿
乳
津唾
人溺（秋石附）
金汁
人胞
兽部
龙骨

麝香
黄牛肉
牛黄
阿胶
熊胆
象皮
鹿茸（骨、肉附）
羊肉（角、肾、肝、胲附）
狗肉（狗宝附）
虎骨（虎爪附）
犀角
羚羊角
獭肝
腽肭脐
猪脊髓（蹄、胆、头、脂、脑、肾、心、肝、肉、血、肝、肠、舌、肺附）
禽部…… 662
鸭
乌骨鸡（鸡冠血、鸡屎、鸡子、卵壳、卵中白皮、鸡内金附
淘鹅油
雀卵
五灵脂
虫鱼部
蜂蜜
露蜂房
牡蛎
龟甲
鳖甲
真珠
桑螵蛸
海螵蛸
瓦楞子
石决明
蟹
蕲州白花蛇
穿山甲
白僵蚕
雄蚕蛾
斑蝥
蟾酥
蛤蟆
水蛭
虻虫
蜚虫
蝼蛄
蝉壳
蝎
第五卷
伤寒…… 665
伤寒诸剂…… 677
第六卷
真中风…… 685
类中风…… 691
伤风…… 694
虚劳…… 695
第七卷
水肿胀满…… 702
积聚…… 707
反胃、噎塞…… 710
疟疾…… 713
痢疾…… 716
泄泻…… 720
第八卷
头痛…… 722
心腹诸痛…… 725
腰痛…… 730
疝气…… 732
淋证…… 735
小便闭癃…… 738
小便黄赤…… 740
第九卷
大便不通…… 741
小便不禁…… 743
遗精…… 745
赤白浊…… 747
痰饮…… 749
咳嗽…… 752
喘…… 757
第十卷
痹…… 759
痿…… 763
惊…… 765
悸…… 767
恐
健忘…… 768
不得卧…… 769

不能食
汗…… 770
黄疸…… 772
霍乱…… 774
呕吐哕…… 775

卷 之 一

读《内经》论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轩辕知人而藏腑别，经络彰，命曰三坟，而《内经》其一也。班固《艺文志》曰：《内经》十八卷，《素问》九卷，《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黄帝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人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相荡，喜怒交侵，乃与岐伯、鬼臾区等，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阐发玄微，垂不朽之宏慈，开生民之寿域。第其理道渊深，文辞古雅，非谙熟精思，鲜有得其解者。

粤考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长桑，秦之和缓，宋之文挚，郑之扁鹊，汉之阳庆、仓公，俱从《内经》分其余绪。至于仲景《遗论》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杨上善纂为《太素》，全元起列为《训解》，唐宝应中太仆王冰详为次注，元之滑伯仁摘而为《钞》，近世马莳有《发微》，鹤皋有《吴注》，张介宾有《类经》。非不各有发明，但随文训释，而阙疑者十之五，淆讹者复不少，选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见也。

黄帝谓雷公曰：览观杂学，别异比类，通合道理，其务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为世所怨。又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侯王。张长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术，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中以保身，但逐荣利，企踵权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寿命，委付凡流，岂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虽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经言及二氏之训，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

志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彻玄宗，通于性命之故，达于文章之微，广征医籍，博访先知，思维与问学交参，精气与《灵》《素》相遇，将默通有熊氏于灵兰之室，伯高、少俞对扬问难，究极义理，以为开导，隔垣之视，不足云也。若粗猎其藩，辄以自多，便尔灾木。至道未明，而冀通神运微，印神圣于千古之邈，断不能矣。将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长沙、玄晏，且绝为罪人，尚欲为鼎湖之勋臣，多见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论

古之名流，非各有见地，而同根理要者，则其著述不传，即有传者，未必日星揭之。如仲景张机，守真刘元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

仲景著《伤寒》方论，盖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皆能伤人，惟寒邪为杀厉之气，其伤人更甚耳！且六经传变之难明，阴阳疑似之易惑，用剂少有乖违，杀人速于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补《内经》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论疗，皆冬月之正伤寒，若夫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俱未之及也。后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伤寒之方，通治春夏温热之症，有不夭枉者几希矣。故守真氏出，始穷春温夏热之变，而谓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盖就温热立言，即《内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运六气之旨，补仲景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伤寒虽繁剧之症，仲景倡论于前，守真补遗于后，无漏义矣。

独内伤与外感相类，而治法悬殊，东垣起而详为之辨。如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于内伤之中，又分饮食伤为有余，治之以枳术丸；劳倦伤为不足，治之以补中益气汤。此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又补张、刘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上亢，以黄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内伤虽深危之症，东垣倡论于前，丹溪补遗于后，无余蕴矣。嗟乎！四先生在当时于诸病苦，莫不应手取效，捷如桴鼓。读其遗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哉？

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之侏儒观场，为识者笑。至有谓丹溪殿四家之末后，集诸氏之大成，独师其说以为极至，不复考张、刘、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补东垣之未备，非全书也。此非丹溪之过，不善学者误丹溪也。盖尝统而论之，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气为阳，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补气药中加升麻、柴胡升而举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补肾养血为急，血为阴，主下降，虚者多上逆，故补血药中加黄柏、知母，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胶于辛热；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泥于凉润。故知天时者，许造张、刘之室；达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几不以辞害志，而免尽信书之失乎！

古今元气不同论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疗今病，譬之拆旧料改新房，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气之不同也。尝考五帝之寿，咸逾百岁，三王之后，及百者鲜矣。夫人在气交之中，宛尔一小天地。当天地初开，气化浓密，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仲景处方辄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岂非深明造化，与时偕行者欤？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当、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症施治，多事调养，专防克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此今时治法之变通也。

假令病宜用热，亦当先之以温；病宜用寒，亦当先之以清。纵有积宜消，必须先养胃气；纵有邪宜祛，必须随时逐散，不得过剂，以伤气血。气血者，人之所赖以生者也。气血充盈，则百邪外御，病安从来？气血虚损，则诸邪辐辏，百病丛集。

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医师之药，百无一补。宁知投药少差，实者即虚，虚者即死，是死于医药，非死于疾病也。古语为之戒曰：病伤犹可疗，药伤最难医。故夫其难其慎，属诸司命，临症之顷，宜加战兢。若执成方，或矜家秘，惟知尽剂，不顾本元，惟知古法，不审时宜，皆读书而过，未窥元会运世之微者也。

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

尝读张子和《儒门事亲》，其所用药，惟大攻大伐，其于病也，所在神奇。又读薛立斋十六种，其所用药，惟大温大补，其于病也，亦所在神奇。何两公之用药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说在《内经·征四失论》曰：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大抵富贵

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藏府恒娇，藜藿苟充者藏府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易而为治，比之操刃。子和所疗多贫贱，故任受攻；立斋所疗多富贵，故任受补。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之及耳！

有谓子和北方宜然，立斋南方宜尔，尚属边见，虽然贫贱之家，亦有宜补，但攻多而补少；富贵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补多。是又当以方宜为辨，禀受为别，老壮为衡，虚实为度，不得胶于居养一途，而概为施治也。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经曰：治病必求于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经也。故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

肾何以为先天之本？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茎透起，形如莲蕊。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藏即成，六府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经》曰：借问如何是玄牝？婴儿初生先两肾。未有此身，先有两肾，故肾为藏府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

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云：安谷则昌，绝谷则亡。犹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府而气至，和调于五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

上古圣人，见肾为先天之本，故著之脉曰：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见脾胃为后天之本，故著之脉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伤寒，必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必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两脉既在，他脉可弗问也。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1]，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主之。每见立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议其偏，惟明于求本之说，而后可以窥立斋之微耳。王应震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毋耗气，精遗勿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此真知本之言矣。

水火阴阳论

天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矣。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火性炎上，故宜使之下；水性就下，故宜使之上。水上火下，名之曰交。交则为既济，不交则为未济。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象也。故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煦之以阳光，濡之以雨露，水火和平，物将蕃滋，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然物不生于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又如向日之草木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故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此其义即天尊地卑，夫倡妇随之旨也。若同天于地，夷夫于妇，反不得其平矣。又如雨暘均以生物，晴阳之日常多，阴晦之时常少也。俗医未克见此，而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

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何不以天地之阴阳通之。

不失人情论

尝读《内经》至《方盛衰论》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尝不瞿然起，喟然叹轩、岐之入人深也！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戛戛乎难之矣。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

所谓病人之情者，五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藏者宜凉，阴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藏气之不同也。动静各有欣厌，饮食各有爱憎，性好吉者危言见非，意多忧者慰安云伪；未信者忠告难行，善疑者深言则忌，此好恶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贵者多自尊而骄恣悖理，此交际之不同也。贫者衣食不周，况乎药饵？贱者焦劳不适，怀抱可知，此调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谬说更新，多岐亡羊，终成画饼，此无主之为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稳当，车薪杯水，难免败亡，此过慎之为害也。有境缘不偶，营求未遂，深情牵挂，良药难医，此得失之为害也。有急性者遭迟病，更医而致杂投；有性缓者遭急病，濡滞而成难挽，此缓急之为害也。有参术沾唇，惧补心先痞塞；硝黄入口，畏攻神即飘扬，此成心之为害也。有讳疾不言，有隐情难告，甚而故隐病状，试医以脉，不知自古神圣未有舍望、闻、问而独凭一脉者。且如气口脉盛，则知伤食，至于何日受伤，所伤何物，岂能以脉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谓旁人之情者，或执有据之论，而病情未必相符；或兴无本之言，而医理何曾梦见？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异己者非之，而真是真非莫辨；或执肤浅之见，头痛者救头，脚痛者救脚，而孰标孰本谁知？或尊贵执言难抗，或密戚偏见难回。又若荐医，动关生死，有意气之私厚而荐者，有庸浅之偶效而荐者，有信其利口而荐者，有贪其酬报而荐者。甚至薰莸不辨，妄肆品评，誉之则跖可为舜，毁之则凤可作鸮。致怀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旁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谓医人之情者，或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结纳亲知，或修好童仆，或营求上荐，或不邀自赴，此阿谀之流也。有腹无藏墨，诡言神授，目不识丁，假托秘传，此欺诈之流也。有望、闻、问、切，漫不关心，枳、朴、归、芩，到手便撮，妄谓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妒性成，排挤为事，阳若同心，阴为浸润，是非颠倒，朱紫混淆，此谗妒之流也。有贪得无知，轻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医难必，极其详慎，犹冀回春；若辈贪功，妄轻投剂，至于败坏，嫁谤自文，此贪幸之流也。有意见各持，异同不决，曲高者和寡，道高者谤多，一齐之傅几何？众楚之咻易乱，此庸浅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图功；有素不相识，遇延辨症，病家既不识医，则倏赵、倏钱，医家莫肯任怨，则惟苓、惟梗。或延医众多，互为观望。或利害攸系，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诚然得矣；坐失机宜，谁之咎乎？此由知医不真，而任医不专也。

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详，尚多难尽。圣人以不失人情为戒，欲令学者思之慎之，勿为陋习所中耳。虽然，必期不失，未免迁就。但迁就即碍于病情，不迁就又碍于人情，有必不可迁就之病情，而复有不得不迁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戛戛乎难之矣！

疑似之症须辨论

天下皆轻谈医，医者辄以长自许。一旦临疑似之症，若处云雾，不辨东西，几微之间，瞬眼生杀矣。夫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虽有庸浅，当不大谬。至如至实有羸状，误补益疾；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阴证似乎阳，清之必毙；

阳症似乎阴，温之转伤。当斯时也，非察于天地阴阳之故，气运经脉之微，鲜不误者。盖积聚在中，实也，甚则嘿嘿不欲语，肢体不欲动，或眩晕昏花，或泄泻不实，皆大实有羸状也。正如食而过饱，反倦怠嗜卧也。脾胃损伤，虚也，甚则胀满而食不得入，气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虚者有盛候也。正如饥而过时，反不思食也。脾肾虚寒，真阴症也。阴盛之极，往往格阳，面目红赤，口舌裂破，手扬足掷，语言错妄，有似乎阳也。正如严冬惨肃，而水泽腹坚，坚为阳刚之象也。邪热未解，真阳症也，阳盛之极，往往发厥，厥则口鼻无气，手足逆冷，有似乎阴也。正如盛夏炎灼，而林木流津，津为阴柔之象也。诸凡疑似之症，不可更仆数。一隅三反，是有望乎智者。大抵症既不足凭，当参之脉理；脉又不足凭，当取之沉候。彼假症之发现，皆在表也，故浮取脉而脉亦假焉；真症之隐伏，皆在里也，故沉候脉而脉可辨耳。脉辨已真，犹未敢恃，更察禀之厚薄，症之久新，医之误否，夫然后济以汤丸，可以十全。使诸疑似之症，濒于死而复生之，何莫非仁人君子之遗泽耶！

用药须知《内经》之法论

用药之难，非顺用之难，逆用之难也；非逆用之难，逆用而与病情恰当之难也。今之医师，知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热者热之无遗，寒者寒之无遗而已矣。独不闻诸经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热用，热因寒用，用热远热，用寒远寒。则又何以说也？盖塞因塞用者，若脾虚作胀，治以参、术，脾得补而胀自消也。通因通用者，若伤寒挟热下利，或中有燥屎，用调胃承气汤下之乃安；滞下不休，用芍药汤通之而愈也。寒因热用者，药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热；热因寒用者，药本热也，而反佐之以寒。俾无拒格之患，所谓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热远热，用寒远寒者，如寒病宜投热药，热病宜投寒药，仅使中病而已，勿过用焉，过用则反为药伤矣。

如前诸法，非通达者，乌足以语此？故曰：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顺逆进退，存乎其时；神圣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此长桑、卢、扁能斡旋造化之偏，而嘘其枯萎。仲景、东垣诸君子之方，所向神奇，为世司命，岂偶然也哉？彼庸夫俗子，心不存救济之恩，目不阅轩岐之典，规尺寸之利以自肥，因而伤残于世比比也。嗟乎，安得读万卷挟灵奇者，与之商医事哉！

药性合四时论

尝论学者不极天人之奥，不窥性命之元，辄开口言医，何怪乎其以人为试乎？寒热温凉，一匕之谬，覆水难收。始犹疗病，继则疗药，疗药之不能，而病尚可问哉？请以四时之气为喻：四时者，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而已。故药性之温者，于时为春，所以生万物者也；药性之热者，于时为夏，所以长万物者也；药性之凉者，于时为秋，所以肃万物者也；药性之寒者，于时为冬，所以杀万物者也。夫元气不足者，须以甘温之剂补之，如阳春一至，生机勃勃也；元气不足，而至于过极者，所谓大虚必挟寒，须以辛热之剂补之，如时际炎蒸，生气畅遂也；热气有余者，须以甘凉之剂清之，如凉秋一至，溽燔如失也；邪气盛满而至于过极者，所谓高者抑之，须以苦寒之剂泻之，如时值隆冬，阳气潜藏也。故凡温热之剂，均为补虚；凉寒之剂，均为泻实。大抵元气既虚，但有秋冬肃杀之气，独少春夏生长之机，然虚则不免于热，医者但见有热，便以凉寒之剂投之，是病方肃杀，而医复肃杀之矣！其能久乎？此无他，未察于虚实之故耳。独不闻丹溪有云：实火可泻，芩连之属；虚火可补，参耆之属。但知有火而不分虚实，投治一差，何异于入井之人，而又下之石乎？丹溪主于补阴者也，而犹以参耆补虚人之火，人亦可以断然无疑矣。

今天下喜用寒凉，畏投温热，其故有二：一者守丹溪阳常有余之说，河间有热无寒之论耳。致《求正录》云：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其言未免过激，然补偏救弊，为后学顶门下针，良有深心也；一者以寒凉之剂，即有差误，人多未觉，如阴柔小人，在朝廷之上，国祚已移，犹善弥缝。温热之剂，稍有不当，其非易见。如阳明君子，苟有过则人皆见之。致近代有激之言曰：吾为俗医计，与其用寒凉而误，彼此不知，杀人必多；不如用温热而误，彼此具见，尚可改图。斯言虽近于谩骂，实则照妖之明鉴也。

余考之《内经》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此言阳密则阴亦固，而所重在阳也。又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此言天之运，人之命，俱以阳为本也。《仙经》云：阴气一分不尽则不仙，阳气一分不尽则不死。岂非阳主生，阴主死欤？伏羲作易，首制一画，此元阳之祖也。文王衍易，六十四卦，皆以阳喻君子，阴喻小人，此言阳之德也。乾之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此言阳为发育之首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此言阴长宜忧也。自古圣人莫不喜阳而恶阴，今天下用药者反是，是欲使秋冬作生长之令，春夏为肃杀之时乎？则亦不思夫天人之故也已！

乙癸同源论

古称乙癸同源，肾肝同治，其说为何？盖火分君相：君火者，居乎上而主静；相火者，处乎下而主动。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肾与肝。肾应北方壬癸，于卦为坎，于象为龙，龙潜海底，龙起而火随之。肝应东方甲乙，于卦为震，于象为雷，雷藏泽中，雷起而火随之。泽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乙癸同源。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泻肾。至乎春升，龙不现则雷无声，及其秋降，雷未收则龙不藏。但使龙归海底，必无迅发之雷；但使雷藏泽中，必无飞腾之龙。故曰：肾肝同治。

余于是而申其说焉：东方者，天地之春也，勾萌甲圻，气满乾坤。在人为怒，怒则气上，而居七情之升；在天为风，风则气鼓，而为百病之长。怒而补之，将逆而有壅绝之忧；风而补之，将满而有胀闷之患矣。北方者，天地之冬也，草黄木落，六宇萧条。在人为恐，恐则气下，而居七情之降；在天为寒，寒则气惨，而为万象之衰。恐而泻之，将怯而有颠仆之虞；寒而泻之，将空而有涸竭之害矣。然木既无虚，又言补肝者，肝气不可犯，肝血自当养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属也。壮水之源，木赖以荣。水既无实，又言泻肾者，肾阴不可亏，而肾气不可亢也。气有余者伐之，木之属也。伐木之干，水赖以安。夫一补一泻，气血攸分；即泻即补，水木同府。总之，相火易上，身中所苦，泻水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气即火，火即气，同物而异名也。故知气有余便是火者，愈知乙癸同源之说矣。

辨治大法论

病不辨则无以治，治不辨则无以痊。辨之之法，阴阳、寒热、藏府、气血、表里、标本先后、虚实缓急七者而已。

阴阳者，病在于阴，毋犯其阳；病在于阳，毋犯其阴。谓阴血为病，不犯阳气之药，阳旺则阴转亏也；阳气为病，不犯阴血之药，阴盛则阳转败也。

寒热者，热病当察其源，实则泻以苦寒、咸寒；虚则治以甘寒、酸寒；大虚则用甘温，盖甘温能除大热也。寒病当察其源，外寒则辛热，辛温以散之；中寒则甘温以益之；大寒则辛热以佐之也。

藏府者，经曰：五藏者，藏精而不泻者也。故有补无泻者，其常也。受邪则泻其

邪，非泻藏也。六府者，传导化物糟粕者也。邪客者可攻，中病即已，毋过用也。

气血者，气实则宜降、宜清；气虚则宜温、宜补。血虚则热，补心、肝、脾、肾，兼以清凉；血实则瘀，轻者消之，重者行之。更有因气病而及血者，先治其气；因血病而及气者，先治其血。

表里者，病在于表，毋攻其里，恐表邪乘虚陷入于里也；病在于里，毋虚其表，恐汗多亡阳也。

标本先后者，受病为本，见症为标；五虚为本，五邪为标。如腹胀因于湿者，其来必速，当利水除湿，则胀自止，是标急于本，先治其标；若因脾虚渐成胀满，夜剧昼静，当补脾阴，夜静昼剧，当补胃阳，是本急于标，先治其本。

虚实者，虚症如家贫室内空虚，铢铢累积，非旦夕间事，故无速法；实证如寇盗在家，开门急逐，贼去即安，故无缓法。

以上诸法，举一为例，余可类推，皆道其常也。或证有变端，法无二致，是在圆机者神而明之。书家有言曰：学书先定规矩，然后纵横跌宕，惟变所适。此亦医家之规矩也，若不能纵横跌宕，是守株待兔耳，司命云乎哉？

苦欲补泻论

夫五藏之苦、欲、补、泻，乃用药第一义也，不明乎此，不足以言医。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为将军之官，其性猛锐，急则有摧折之意，用甘草以缓之，即宽解慰安之义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扶苏条达，木之象也，用川芎之辛以散之，解其束缚也），以辛补之（辛虽主散，遂其所欲，即名为补），以辛泻之（如太过则制之，毋使逾分，酸可以收，芍药之属）。虚则补之（陈皮、生姜之属）。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缓者和调之义，心君本和，热邪干之则躁急，故须芒硝之咸寒，除其邪热，缓其躁急也）。以咸补之（泽泻导心气以入肾），以甘泻之（烦劳则虚而心热，参、耆之甘温益元气，而虚热自退，故名为泻）。虚则补之（心以下交于肾为补，炒盐之咸以润下，使下交于肾，既济之道也）。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为仓廪之官，属土喜燥，湿则不能健运，白术之燥，遂其性之所喜也）。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稼穑作甘，甘生缓，是其本性也）。以甘补之（脾喜健运，气旺则行，人参是也），以苦泻之（湿土主长夏之令，湿热太过，脾斯困矣，急以黄连之苦泻之）。虚则补之（甘草益气，大枣益血，俱甘入脾）。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为华盖之藏，相傅之官，藏魄而主气者也。气常则顺，气变则逆，逆则违其性矣。宜黄芩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上焦，其政敛肃，故喜收。宜白芍药之酸以收之），以辛泻之（金受火制，急食辛以泻之。桑白皮是也），以酸补之（不敛则气无管束，肺失其职矣。宜五味子补之，酸味遂其收敛，以清肃乎上焦）。虚则补之（义见上句）。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为作强之官，藏精，为水藏，主五液，其性本润，是故恶燥。宜知母之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肾非坚，无以称作强之职。四气遇湿热即软，遇寒冷则坚；五味得咸即软，得苦即坚。故宜黄柏），以苦补之（坚即补也。宜地黄之微苦）。虚则补之（藏精之藏，苦固能坚，然非益精无以为补。宜地黄、山茱萸）。

夫五藏者，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藏所恶，即名为泻；本藏所喜，即名为补。苦、欲既明，而五味更当详审。水曰润下，润下作咸；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土爰稼穑，稼穑作甘。苦者直行而泄，辛者横行而散，酸者束而收敛，咸者止而软坚；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淡之一味，五藏无归，专入太阳而利小便也。善用药者，不废准绳，亦不囿

于准绳，如热应寒疗，投寒而火热反生；寒应热治，进热而沉寒转甚。此喜攻增气之害也。治寒有法，当益心阳；治热有权，宜滋肾水。此求本化源之妙也。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此变化通神之法也。知此数者，其于苦、欲、补、泻，无胶固之失矣。

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

孙思邈之祝医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嗟乎！医之神良，尽于此矣。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观，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如是者谓之行方。禀赋有厚薄，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境地有贵贱，风气有柔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重轻，气色有吉凶，声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运气有太过、不及，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辨。当思人命至重，冥报难逃，一旦差讹，永劫莫忏，乌容不慎！如是者谓之心小。补即补而泻即泻，热斯热而寒斯寒。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四者似分而实合也。世未有详谨之士，执成法以伤人；灵变之人，败名节以损己，行方者智必圆也。心小则惟惧或失，胆大则药如其证。或大攻，或大补，似乎胆大，不知不如是则病不解。是胆大适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圆；心小、胆大、智圆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则有碍乎圆，小则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

仰人骨度部位图

（见图一）

伏人骨度部位图

（见图二）

新改正内景之图

（见图三）

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其形四垂，附着于脊之第三椎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以行诸藏之气，为藏之长，为心之盖。

是经常多气少血，其合皮也，其荣毛也，开窍于鼻。《难经》曰：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华元化曰：肺者生气之原，乃五藏之华盖。

肺叶白莹，谓之华盖，以覆诸藏。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呼一吸，消息自然。司清浊之运化，为人身之橐籥。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其见证也，善嚏，悲愁欲哭，洒淅寒热。缺盆中痛，肩背痛，脇右少腹胀痛，小便数，溏泄，皮肤痛及麻木，喘少气，颊上气见。

实则梦兵戈竞扰，虚则梦田野平原。不足则太息，有余则喘嗽。寅时气血注于肺。

（见图四）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回肠当脐右回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传脊以受回肠，乃出滓秽之路。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是经多气多血。《难经》曰：大肠二斤十二两，肛门重十二两。回肠者，以其回叠也。广肠即回肠之更大者，直肠又广肠之末节也。下连肛门，是为谷道后阴。一名魄门。总皆大肠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头，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

其见证也，大指、次指难用，耳聋浑浑焞焞，耳鸣嘈嘈，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气满皮肤坚而不痛。卯时气血注大肠。

（见图五）

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

是经常多气多血，《难经》曰：胃重二斤一两。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颏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

其见证也，恶烟火，闻木音则惊，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颜黑不能言，呕，呵欠，消谷善饥，颈肿，膺乳，冲股、伏兔、胕外廉、足跗皆痛，胸旁过乳痛，口渴，腹大，水肿，奔响，腹胀，胕内廉、跗痛，髀不可转，腘如结，腨如裂，膝膑肿痛，遗溺失气，善伸，癫疾，湿淫心欲动，则闭户独处，惊栗，身前热，身后不热。辰时气血注于胃。

（见图六）

脾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形如刀镰，与胃同膜，而附其上之左俞，当十一椎下。闻声则动，动则磨胃而主运化。其合肉也，其荣唇也，开窍于口。

是经多气少血。《难经》曰：脾重二斤三两，广扁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藏，主藏意与智。滑氏曰：掩乎太仓。华元化曰：脾主消磨五谷，养于四傍。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腨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

其见证也，五泄，二便闭，面黄，舌强痛，口甘，食即吐，嗜卧，善饥，善味不嗜食，尻、阴、膝、髀、胕、足背痛，当脐痛，腹胀肠鸣，足不收行，善瘈善噫，后泄气，肉痛，足胕肿，体不能动。

实则梦欢歌快乐，虚则梦饮食相争。巳时气血注于脾。

（见图七）

心包络一经，《难经》言其无形，滑伯仁曰：心包络一名手心主，以藏象校之，在心下横膜之上，竖膜之下，其与横膜相粘，而黄脂里者，心也。脂膜之外，有细筋膜如丝，与心肺相连者，心包也。此说为是，言无形者非。

按：《灵兰秘典论》十二官独少心包一官，而多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一段。今考心包藏居膈上，经始胸中，正值膻中之所，位居相火，代君行事，实臣使也。此一官即心包无疑矣。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其见证也，笑不休，手心热，心中大热，面黄目赤，心中动。

按：包络者，即包络其心之义也。显而易见，乃叔和配诸尺中，因其为臣使之官，应心主而为相火，故误耳。今订正之，详在《脉法》中。戌时气血注此。

（见图八）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居肺管之下，膈膜之上，附着脊之第五椎。

是经常少血多气，其合脉也，其荣色也，开窍于舌。《难经》曰：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心象尖圆，形如莲蕊，其中有窍，多寡不同，以导引天真之气，下无透窍。上通乎舌，其有四系，以通四藏。心外有赤黄裹脂，是为心包络。心下有膈膜，与脊胁周回相着，遮蔽浊气，使不得上熏心肺也。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其见证也，消渴，两肾内痛，后廉腰背痛，浸淫，善笑、善惊、善忘；上咳吐，下气泄，眩仆，身热，腹痛而悲。

实则梦忧、惊、恐怖，虚则梦烟火焰田。午时气血注于心。

（见图九）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后附于脊，前附于脐，上左回叠，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肠上口在脐上二寸，近脊，水谷由此而入腹下一寸，外附于脐，为水分穴，当小肠下口。至是而泌别清浊，水液渗入膀胱，滓秽流入大肠。

是经多血少气。《难经》曰：重二斤十四两。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颇，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其见证也，面白，耳前热苦寒，额颔肿不可转，腰似折，肩臑、肘臂外后廉肿痛，臑臂内前廉痛。未时气血注于小肠。

（见图十）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膀胱当十九椎，居肾之下，大肠之前，有下口，无上口，当脐上一寸水分穴处，为小肠下口，乃膀胱之际，水液由此别回肠，随气沁渗而下，其出其入，皆由气化，入气不化，则水归大肠而为泄泻；出气不化，则闭塞下窍而为癃肿。后世诸书，有言其有上口无下口，有言上下俱有口者，皆非。

是经多血少气。《难经》曰：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踹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

其见证也，目似脱，头两边痛，泪出，脐反出，下肿，便脓血，肌肉痿，项似拔，小腹胀痛，按之欲小便不得。

申时气血注于膀胱。

（见图十一）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肾附于脊之十四椎下。

是经常少血多气，其合骨也，其荣发也，开窍於二阴。

《难经》曰：肾有两枚，重一斤二两，藏精与志。华元化曰：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肾有两枚，形如红豆，相并而曲，附于脊之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外有黄脂包裹，各有带二条，上条系于心，下条趋脊下大骨，在脊骨之端，如半手许，中有两穴，是肾带经过处，上脊髓，至脑中，连于髓海。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出腘内廉，上肢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

其见证也，面黑，口渴，唾血，大小腹痛，大便难，饥不欲食，腹大胫肿，脊臀腹后痛，脐下气逆，足寒而逆，阴下湿，足下热，坐而欲起，下痢善恐，四肢不收不举。

实则梦腰脊解软，虚则梦涉水恐惧。酉时气血注于肾。

（见图十二）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是经少血多气，《中藏经》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总领五藏六府、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营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也。

三焦手少阴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颇。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其见证也，耳鸣，喉痹肿痛，耳后连目锐眦痛，汗自出，肩臑痛，内外皆痛，小指、次指如废。

亥时气血注于三焦。

（见图十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难经》曰：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长三寸，盛精汁三合。是经多血少气。

按：华元化曰：胆者，中清之府，号曰将军，主藏而不泻。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人迎，合于手少阳，抵于颇，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裹，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岐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

其见证也，口苦，马刀挟瘿，足外热，寝寒憎风，体无膏泽，胸中、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诸节痛，善太息。

子时气血注于胆

《卮言》曰：胆者，澹也，清静之府，无所受输，淡淡然者也。愚谓胆者，担也，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犹人之正直无私，有力量善担当者也。

（见图十四）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居膈下，上着脊之九椎下。

是经多血少气，其合筋也，其荣爪也，主藏魂，开窍于目，其系上络心肺，下亦无窍。《难经》曰：肝重二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滑氏曰：肝之为藏，其

治在左，其藏在左胁左肾之前，并胃着脊之第九椎。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裹，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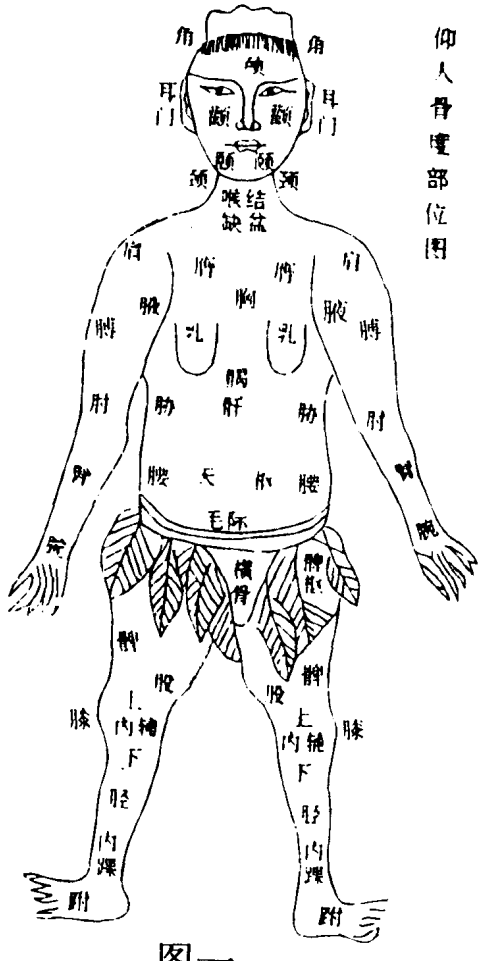
其见证也，头痛，脱色，善洁，耳无闻，颊肿，肝逆，面青、目赤、肿痛，两胁下痛引小腹，胸痛胁肿。妇人小腹肿，腰痛不可俯仰，四肢满闷，挺长热呕逆。睾疝暴痒，足逆寒胀，善瘛，遗溺，淋溲便难，癃狐疝癫，胃眩转筋，阴缩筋挛，善恐，胸中喘，骂詈，血在胁下，喘。

实则梦山林大树，虚则梦细草苔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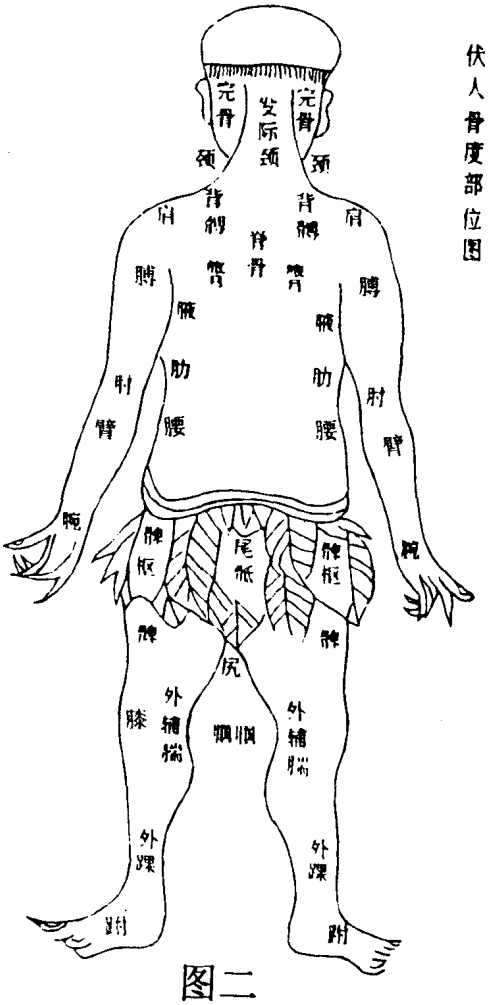
丑时气血注肝经。（见图十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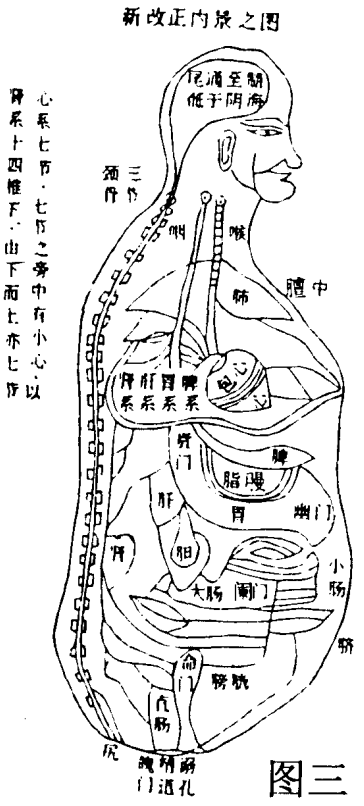
〔1〕“壮水之主……益火之源”原作“壮水之源……益火之主”，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王冰注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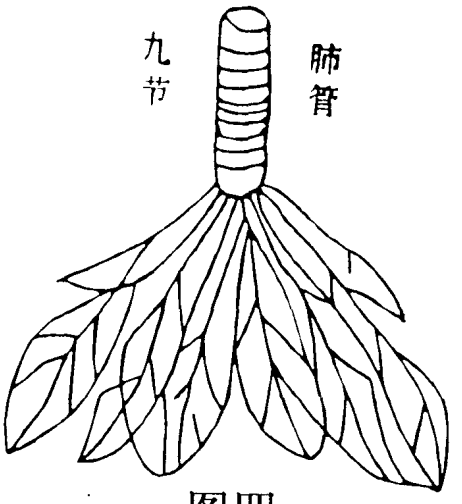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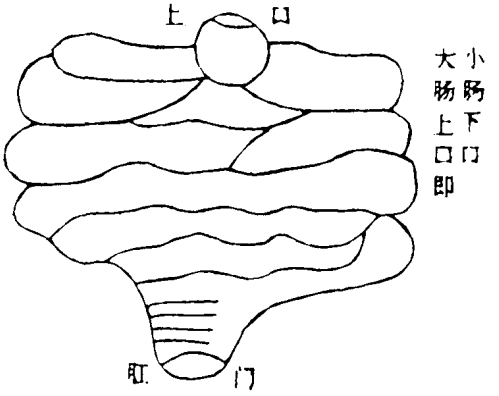
图二


新改正内景之图
心系七节·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以
肾系十四椎下·由下而上亦七节
三节
颈骨
咽
喉
肺
中膻
肾系
肝系
胃系
脾系
肾门
脾
脂膜
肝
胃
幽门
肾
胆
小肠
大肠
阑门
脐
命门
膀胱
直肠
尻
溺孔
精道
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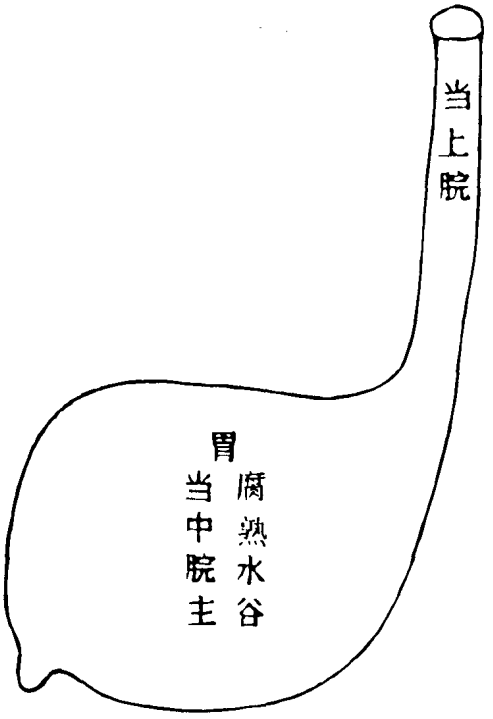
图三


九节
肺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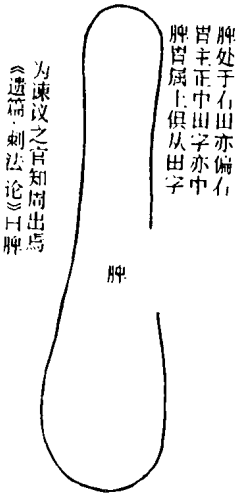
图四


上口
小肠下口
大肠上口即
肛门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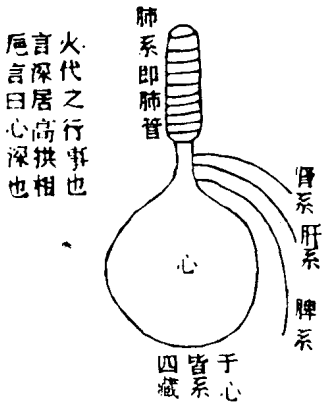

当上脘
胃
腐熟水谷
当中脘主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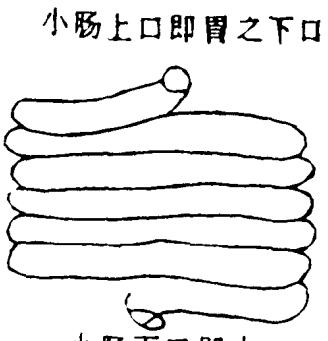

脾处于右田亦偏右
胃主正中田字亦中
脾胃属土俱从田字
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
《遗篇·刺法论》曰脾
脾

图七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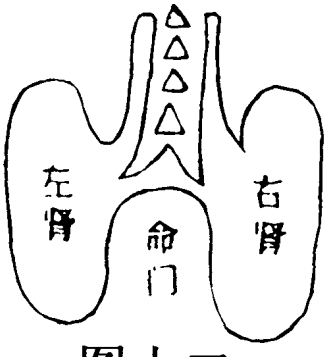


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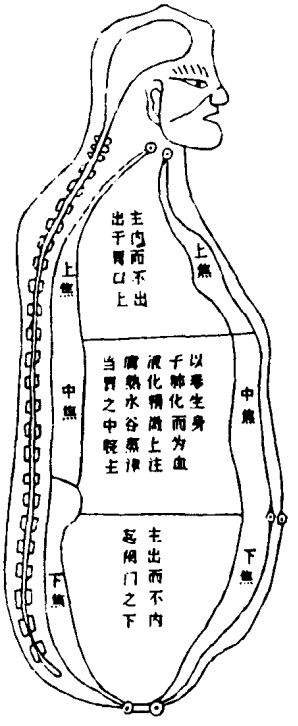


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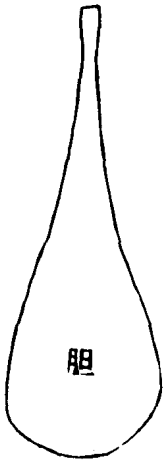
图十一



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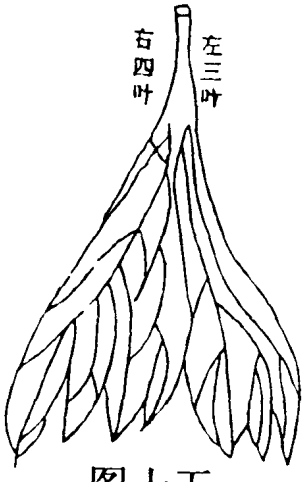


图十三



藏者取决于胆也
《藏象论》曰凡十一

图十四



图十五

卷 之 二

新著四言脉诀

四言脉诀，从来久矣。兹者补其缺略，正其差讹，仍旧者十之二三，新改者十之七八。复加注释，字字精确，文极简便，义极详明。使读者既无繁多之苦，亦无遗漏之憾也。

脉为血脉，百骸贯通，大会之地，寸口朝宗。

脉者，血脉也。血脉之中，气道行焉。五藏六府以及奇经，各有经脉，气血流行，周而复始，循环无端，百骸之间，莫不贯通，而总会之处，则在寸口。夫寸口左右手六部，皆肺之经脉也，何以各经之脉皆于此取乎？肺如华盖，居于至高，而诸藏府皆处其下，各经之气，无不上熏于肺，故曰肺朝百脉，而寸口为脉之大会也。

诊人之脉，令仰其掌，掌后高骨，是名关上。

凡诊脉者，令病人仰手，医者覆手诊之。掌后有高骨隆起，是即关部也。先将中指定取关部，方下前后二指于尺寸之上也。病人长则下指宜疏，病人短则下指宜密。

关前为阳，关后为阴，阳寸阴尺，先后推寻。

从鱼际至高骨，却有一寸，因名曰寸；从尺泽至高骨，有一尺，因名曰尺；界乎尺寸之间，因名曰关。关前寸为阳，关后尺为阴。寸候上焦，关候中焦，尺候下焦。经曰：身半以上，同天之阳；身半以下，同地之阴也。先后者，谓先候寸部，次候关部，又次候尺部也。推者推其理，寻者寻其象，各察其得何脉也。

胞络与心，左寸之应；惟胆与肝，左关所认；膀胱与肾，左尺为定，胸中及肺，右寸昭彰；胃与脾脉，属在右关；大肠并肾，右尺班班。

此遵《内经》脉法，分配藏府于两手也（《内经》诊法乃胞络配心，胸中配肺；大肠列于右尺，小肠附于膀胱。三焦不应列于右尺，详见脉法心参）。胞络与心脉，皆在左手寸上；胆脉与肝脉，皆在左手关上；膀胱及肾脉，皆在左手尺上。胸中与肺脉，皆在右手寸上。胃脉与脾脉，皆在右手关上；大肠与肾脉，皆在右手尺上。

男子之脉，左大为顺；女人之脉，右大为顺。男尺恒虚，女尺恒盛。

左为阳，故男子宜左脉大也；右为阴，故女人宜右脉大也。寸为阳，尺为阴，故男子尺虚，象离中虚也；女人尺盛，象坎中满也。

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

关前一分者，寸关尺各有三分，共得九分。今日关前一分，仍在关上，但在前之一分耳。故左为人迎，辨外因之风，以左关乃肝胆脉，肝为风藏，故曰人迎紧盛伤于风。右为气口，辨内因之食，以右关乃脾胃脉，胃为水谷之海，脾为仓廪之官，故曰气口紧盛伤于食。勿以外因兼求六气，勿以内因兼求七情也。或以前一分为寸上，岂有左寸之心可以辨风，右寸之肺可以辨食乎？

神门属肾，两在关后，人无二脉，必死不救。

《难经》曰：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夫脉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盖两尺属肾水，水为天乙之元，人之元神在焉。故为根本之脉，而称神门也。若无此二脉，则根本败绝，决无生理。

脉有七诊，曰浮中沉，上下左右，七法推寻。

浮者，轻下指于皮毛之间，探其府脉也，表也。中者，略重指于肌肉之间，候其胃气也，半表半里也。沉者，重下指于筋骨之间，察其藏脉也，里也。上者，即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即于寸内前一分取之。下者，即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

也，即于尺内后一分取之。左右者，即左右手也。凡此七法，名为七诊。别有七诊，谓独大、独小、独寒、独热、独迟、独疾、独陷下也。

又有九候，即浮中沉，三部各三，合而为名，每候五十，方合于经。

每部有浮中沉三候，合寸关尺三部算之，共得九候之数也。夫每候必五十动者，出自《难经》，合大衍之数也。乃伪诀四十五动为准，乖于经旨。必每候五十，凡九候共得四百五十，两手合计九百，方与经旨相合也。

五藏不同，各有平脉。左寸之心，浮大而散；右寸之肺，浮涩而短；肝在左关，沉而弦长；肾在左尺，沉石而濡；右关属脾，脉象和缓；右尺相火，与心同断。

此言五藏各有平脉也。必知平脉，而后知病脉也。

若夫时令，亦有平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之末，和缓不忒。

此言四时各有平脉也。然即上文五藏之脉，大同小异也。春者，东方肝木也，木始发荣，有干无枝，则近于劲，故曰弦，即弓弦也。夏者，南方心火也，万物畅茂，垂枝布叶，皆下曲如钩，钩即洪之别名，亦即上文之大也。秋者，西方肺金也，草木黄落，有枝无叶，则类于毛，即上文之浮涩也。冬者，北方肾水也，极寒之时，水凝如石，故名为石。土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脾土在中而兼五行也。和缓之义，详见下文。

太过实强，病生于外，不及虚微，病生于内。

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邪，脉必洪大紧数弦长滑实，而太过矣；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之伤，脉必虚微细弱短涩濡芤而不及矣。

四时百病，胃气为本。

胃为水谷之海，资生之本也，故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脉者，缓而和匀，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意思欣欣，悠悠扬扬，难以名状者也。不拘四季，一切百病，皆以胃脉为本。

凡诊病脉，平旦为准，虚静凝神，调息细审。

经曰：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丰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乃可诊有过之脉。又曰：诊脉有道，虚静为宝。言无思无虑，以虚静其心，惟凝神于指下也。调息者，医家调匀自己之气息；细审者，言精细审察，不可忽略也。

一呼一吸，合为一息，脉来四至，平和之则。五至无疴，闰以太息。三至为迟，迟则为冷。六至为数，数即热症。转迟转冷，转数转热。

医者调匀气息，一呼脉再至，一吸脉再至，呼吸定息脉来四至，乃和平之准则也。然何以五至亦曰无疴乎？人之气息，时长时短，凡鼓三息，必有一息之长；鼓五息，又有一息之长，名为太息。如历家三岁一闰，五岁再闰也。言脉必以四至为平，五至便为太过，惟正当太息之时，亦曰无疴。此息之长，非脉之急也，若非太息，正合四至也。至于性急之人，五至为平脉，不拘太息之例，盖性急脉亦急也。若一息而脉仅三至，即为迟慢而不及矣，迟主冷病。若一息而脉遂六至，即为急数而太过矣，数主热病。若一息仅得二至，甚至一至，则转迟而转冷矣。若一息七至，甚而八至九至，则转数而转热矣。一至二至，八至九至，皆死脉也。

迟数既明，浮沉须别。浮沉迟数，辨内外因，外因于天，内因于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人喜怒忧，思悲恐惊。

浮脉法天，候表之疾，即外因也；沉脉法地，候里之病，即内因也。外因者，天之六气，风（风淫末疾）寒（阴淫寒疾）暑（明淫暑疾）湿（雨淫湿疾）燥（晦淫燥疾）火（阳淫火疾）是也；内因者，人之七情，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

伤肾也[1]。

浮表沉里，迟寒数热；浮数表热，沉数里热；浮迟表寒，沉迟冷结。

此以浮沉迟数四脉，提诸脉之纲也。脉象虽多，总不外此四脉。浮主表证，沉主里证，迟为寒，数为热。浮而且数，表有热也；沉而且数，里有热也。浮而且迟，寒在表也；沉而且迟，寒在里也。

浮脉法天，轻手可得，泛泛在上，如水漂木。有力洪大，来盛去悠；无力虚大，迟而且柔。虚极则散，涣漫不收；有边无中，其名曰芤。浮小为濡，绵浮水面，濡甚则微，不任寻按。更有革脉，芤弦合看。

此以浮脉提纲，而取洪、虚、散、芤、濡、微、革七脉之兼乎浮者，统汇于下也。浮脉法天，清轻在上，故轻手即见，与肉分相应，如木之漂于水面也。洪脉者，如洪水之洪有波涛汹涌之象，浮而有力，来盛去衰，即大脉也，即钩脉也。虚脉者，浮而无力，且大且迟也。散脉者，亦浮而无力，但按之如无，比于虚脉则更甚矣，若杨花飘散之象。芤脉者，芤草中空，脉如葱管，浮沉二候易见，故曰有边。独中候豁然难见，正如以指着葱，浮取得上面之葱皮，中取正在空处，沉按之又着下面之葱皮也。无中者，非中候绝无，但比之浮沉则无力也。若泥为绝无，是无胃气矣。旧说以前后为两边，与芤葱之义不合。濡脉者，浮而小且软也。微脉者，浮而极小极软，比于濡脉则更甚矣。欲绝非绝，似有若无八字，可为微脉传神。革脉者，浮而且弦且芤，浮多沉少，外急内虚，状如皮革。仲景曰：弦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曰革。（革脉牢脉，皆大而弦，革则浮取而得，牢则沉候而见也。旧以牢革为一脉者非）

沉脉法地，如投水石。沉极为伏，推筋着骨；有力为牢，大而弦长；牢甚则实，幅幅而强；无力为弱，柔小如绵；细直而软，如蛛丝然。

此以沉脉提纲，而取伏、牢、实、弱、细五脉之兼乎沉者，统汇于下也。沉脉法地，重浊在下，故重按乃得，与筋骨相应，如石之坠于水底也。伏脉者，沉之极也，伏于下也。沉脉在筋骨之间，伏脉则推筋着骨，然后可见也。牢脉者，沉而有力，且大、且弦、且长也。实脉者，浮中沉三候皆有力，更甚于牢脉也。弱脉者，沉而极细软也。细脉者，沉细而直且软也。

迟脉属阴，一息三至，缓脉和匀，春柳相似。迟细为涩，往来极滞；结则来缓，止而复来。代亦来缓，止数不乖。

此以迟脉提纲，而取缓、涩、结、代四脉之兼乎迟者，统汇于下。迟脉者，往来迟慢，为不及之象。缓脉者，一息四至，往来和匀，春风微吹柳梢，此确喻也，即胃气脉也。涩脉者，滞迟不利，状如轻刀刮竹，旧称一止复来者，非也。结脉者，迟而时有一止也。代脉者，迟而中止，不能自还，且止有定数，如旧时之有禅代，不愆其期也，故名曰代。

数脉属阳，一息六至，往来流利，滑脉可识。有力为紧，切绳极似；数时一止，其名为促；数如豆粒，动脉无惑。

此以数脉提纲，而取滑、紧、促、动四脉之兼乎数者，统汇于下也。数脉者，往来急数，为太过之象。滑脉者，滑而不滞，如珠走盘也。紧脉者，紧急有力，左右弹手；切绳者，喻其紧，亦喻左右弹也。促脉者，数而时有一止，如疾行而蹶也。动脉者，形如豆粒，厥厥动摇，两头俱俯，中间高起，故短如豆粒。旧云上下无头尾，则上不至寸为阳绝，下不至尺为阴绝，是死绝之脉，非动脉也。仲景云：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由是则寸尺皆有动脉，谓独见于关者误矣。

别有三脉，短长与弦。不及本位，短脉可原；过于本位，长脉绵绵；长而端直，状类弓弦。

此短长与弦三脉，非浮沉迟数可括，故别列于此。短者，短缩之象；长者，相引之象；弦者，劲而端直之象。按：戴同父曰：关不诊短。若短脉见于关上，是上不通寸为阳绝，下不通尺为阴绝矣。

一脉一形，各有主病，脉有相兼，还须细订。

前所载者皆脉之形象，然有所主之病，有相兼之脉，更须细加考订。

此以下至“女胎三月”句，凡十有三节，各明某脉主某病，而相兼之脉尽在其中矣。

浮脉主表，府病所居。有力为风，无力血虚，浮迟表冷，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湿。

六府属阳，其应在表，故浮主府病也。浮而有力，则知风邪所干，邪气盛则实，有余之象也。浮而无力，则知阴血亏损，正气夺则虚，不足之象也。脉浮主表，脉迟主冷，浮迟兼见，则为表冷也。浮脉主风，数脉主热，浮数兼见，则为风热也。紧脉为寒，浮紧兼见，则为风寒也。缓脉主湿，浮缓兼见，则为风湿也。

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火，浮微劳极。浮濡阴虚，浮散虚剧，浮弦痰饮，浮滑痰热。

暑伤气，气虚则脉虚，故浮虚为伤暑也。失血之脉必芤，如吐血下血之类，芤脉自兼浮，非浮脉兼芤也。洪主火，洪而兼浮，知为虚火。微为气血俱虚，故主劳极，此亦微脉自兼浮也。血属阴，其应在下，濡脉按之而软，故为阴虚。散者，散亡之义，虚极所致，剧即极也。弦者，风木之象，浮亦为风，故为痰饮，乃风痰也。滑主痰症，滑本阳脉，而又兼浮，则炎上之象，故为热痰也。

沉脉主里，为寒为积。有力痰食，无力气郁。沉迟虚寒，沉数热伏；沉紧冷痛，沉缓水畜。

五藏属阴，其应在里，故沉主里病也。沉者，阴象也；积者，藏病也。故为寒积。沉而有力，有余之象，必有形之物凝滞于内；沉而无力，不足之象，乃无形之气郁结于中。沉迟皆偏于阴，所以虚寒；沉数里热，故热伏于里也。紧主诸痛，亦主于寒，得之沉分，非冷痛乎？湿家得缓，沉位居里，当水畜矣。

沉牢痼冷，沉实热极，沉弱阳亏，沉细虚湿，沉弦饮痛，沉滑食滞。沉伏吐利，阴毒积聚。

仲景曰：寒则坚牢，有牢固之义，故云痼冷。牢脉自在沉分，非兼见也。实脉为阳热之极也，实则三候皆强，不独在沉分也。按之无力为弱脉，故曰阳亏。细为不足亦主湿侵，故曰虚湿。弦本主饮，亦主诸痛。滑虽主痰，若在脾部而沉分见之，为食滞也。寸伏则吐，尺伏则利，在阴症伤寒，则为阴毒积聚耳。

迟脉主藏，阴冷相干，有力为痛，无力虚寒。

五藏为阴，迟亦为阴，是以主藏，乃阴冷相干也。迟而有力，则因寒而凝滞，是以为痛。迟而无力，中空显然，故当虚寒。

数脉主府，主吐主狂，有力实热，无力虚疮。

六府为阳，数亦为阳，是以主府。吐者，阳气亢逆也。狂者，热邪传里也。数而有力，实热可知；数而无力，虚疮可断。

滑司痰饮，右关主食，尺为畜血，寸必吐逆。

滑为痰脉，右关沉滑，知有停食，两尺见之，畜血可察，两寸见之，吐逆难免矣。

涩脉少血，亦主寒湿，反胃结肠，自汗可测。

尺中见涩，血少精伤也；关中见之，脾虚不能胜湿也。血液枯竭，上为反胃，下

为结肠也。两寸见涩，则为自汗，盖汗乃心之液，而肺主皮毛也。

弦脉主饮，水侮脾经，阳弦头痛，阴弦腹痛。

水旺者，脉必弦。水旺必来侮土，土虚不能制湿，而痰饮之证生焉。阳弦者，寸也，寸主上焦，故当头痛；阴弦者，尺也，尺主下焦，故当腹疼。

长则气治，短则气病。细则气衰，大则病进。

长乃肝之平脉，故曰气治。《经》曰：如循长竿末梢为平，如循长竿为病。短虽肺之平脉，若非右寸及秋令见之，即为病矣。脉以和平为贵，细者，不及而气衰；大者，太过而病进也。

浮长风痫，沉短痞寒，洪为阴伤，紧主寒痛。缓大风虚，缓细湿痹，缓涩血伤，缓滑湿痰。

浮风长火，风火相搏，则肝病而痫生。沉阴短虚，虚寒相合，则气滞而痞生。洪即大脉、火之亢也；阳亢者，阴必伤。紧为寒脉，浮分则表为寒束而痛，沉分则里为寒滞而痛。缓为虚而大为风，缓大并至，故曰风虚。缓者，湿气停滞；细者，虚气不行，而痹生焉。涩见即为血伤，挟缓则转伤也。滑见即为湿痰，挟缓则愈湿矣。

涩小阴虚，弱小阳竭。阳微恶寒，阴微发热。阳动汗出，为痛为惊；阴动则热，崩中失血。虚寒相搏，其名为革，男子失精，女人漏血。

涩自主血虚，兼小而愈虚矣。弱脉自然小，此非兼脉，但弱脉见则阳气虚竭矣。微者，大虚之脉，故在阳分见则气虚而恶寒，在阴分见则血虚而发热。寸动名阳，汗出者心肺之症，惊气入心；气滞则痛，亦心肺也。尺动名阴，热者，肾水不足；崩中失血，皆肾经失闭蛰封藏之本也。仲景论革脉云：弦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曰革。男子亡血失精，女子半产漏下。

阳盛则促，肺痈热毒；阴盛则结，疝瘕积郁。代则气衰，或泄脓血，伤寒霍乱，跌打闷绝，疮痈痛甚，女胎三月。

数而有止为促，岂非阳盛乎？肺痈热毒，皆火极所致者。迟而有止为结，岂非阴盛乎？疝瘕积郁，皆阴气凝滞也。至于代脉，真气衰败而后见也。泄脓血者，见之必死。惟伤寒心悸，或霍乱昏烦，或跌打损伤，或疮疽痛极，或怀三月胎，此五者见之，弗作死脉也。

脉之主病，有宜不宜，阴阳顺逆，吉凶可推。

病有阴阳，脉亦有阴阳，顺应则吉，逆见即凶。

此以下至其死可测句，凡二十七节，详分某病见某脉吉，某病见某凶也。

中风之脉，却喜浮迟，坚大急疾，其凶可知。

中风者多虚脉，以浮迟为顺，是反坚急，决无生理。

伤寒热病，脉喜浮洪，沉微涩小，证反必凶。汗后脉静，身凉则安；汗后脉躁，热甚必难。阳证见阴，命必危殆；阴证见阳，虽困无害。

此节皆言伤寒之顺逆也。虽受寒邪，传里必热，故曰热病。病即属热，脉以浮洪为吉，若沉微涩小，是证与脉反，故凶。汗后邪解，便当脉静身凉；若躁而热，所谓汗后不为汗衰，不可治矣。阳证而见沉涩细弱微迟之阴脉，则脉与证反，命必危殆；阴证而见浮大数动洪滑之阳脉，虽若反证，在他证忌之，独伤寒为邪气将解之象，病虽危因，无害于命也。

劳倦内伤，脾脉虚弱；汗出脉躁，死证可察。

劳倦伤脾，故脾脉虚弱为顺也。若汗出而脉反躁疾，则逆矣，安得不死？

疟脉自弦，弦数者热，弦迟者寒，代散则绝。

疟者，风暑之邪，客于风木之府，木来乘土，脾失转输，不能运水谷之精微，遂多停痰留饮。弦应风木，又主痰饮，无痰不成疟，故曰疟脉自弦。数热迟寒，自然之理，独见代散二脉，则命必绝矣。

泄泻下利，沉小滑弱，实大浮数，发热则恶。

泻痢则虚，宜见沉小滑弱之虚脉；若反见实大浮数之脉，则身必发热而成恶候矣。

呕吐反胃，浮滑者昌；弦数紧涩，结肠者亡。

呕吐反胃，脾虚有痰也。浮为虚，滑为痰，是其正象，可以受补，故曰昌也。若弦数紧涩，则血液枯竭，遂致粪如羊屎，必死不治矣。

霍乱之候，脉代勿讶，厥逆迟微，是则可嗟。

霍乱之脉，洪大为佳，若见代脉，因一时清浊混乱，故脉不接续，非死脉也。微细而舌卷囊缩者，不可治耳。

嗽脉多浮，浮濡易治；沉伏而紧，死期将至。

嗽乃肺疾，脉浮为宜，兼见濡者，病将退也。若沉伏与紧则相反，而病深矣，不死何待？

喘息抬肩，浮脉是顺；沉涩肢寒，均为逆症。

喘证无非风与痰耳，脉以浮滑为顺；若反沉涩而四肢寒者，必死不治。

火热之证，洪数为宜，微弱无神，根本脱离。

热证而得洪数，乃正应也；若见微弱，脉证相反，根本脱绝，药饵不可施矣。

骨蒸发热，脉数为虚，热而涩小，必殒其躯。

骨蒸者，肾水不足，壮火潜上，虚数二脉，其正象也。若见涩小之脉，所谓发热脉静，不可救药耳。

劳极诸虚，浮软微弱，土败双弦，火炎则数。

虚证宜见虚脉，若两手脉弦，谓之双弦。弦乃肝脉，右关见之，是肝木乘脾，故曰土败。火热太过，脉必极数，甚而七至，劳症之脉，六至以上，便不可治。

失血诸证，脉必现芤，缓小可喜，数大堪忧。

芤有中空之象，失血者宜尔也；缓小亦为虚脉，顺而可喜。若数且大，谓之邪胜，故可忧也。

畜血在中，牢大却宜，沉涩而微，速愈者希。

畜血有形实证，牢大之脉，脉证相宜；倘沉涩而微，是挟虚矣，既不能自行其血，又难施峻猛之剂，安望其速愈耶？

三消之脉，数大者生，细微短涩，应手堪惊。

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三消皆燥热太过，惟见数大之脉为吉耳；细微短涩，死不可救。

小便淋闭，鼻色必黄，实大可疗，涩小知亡。

鼻头色黄，必患小便难，六脉实大者，但用分理之剂必愈；若逢涩小，为精血败坏，死亡将及矣。

癫乃重阴，狂乃重阳，浮洪吉象，沉急凶殃。

癫狂二证，皆以浮洪为吉，取其病尚浅也；若沉而急，病已入骨，虽有扁仓，莫之能疗矣！

痫宜虚缓，沉小急实，或但弦急，必死不失。

痫本虚痰，脉见虚缓，自应然也。若沉小急实，或虚而弦急者，肝之真藏脉见矣，安望其更生耶？

心腹之痛，其类有九，细迟速愈，浮大延久。

九种心腹之痛，皆宜迟细，易于施疗。如浮而大，是为中虚，不能收捷得之效也。

疝属肝病，脉必弦急，牢急者生，弱急者死。

肝主筋，疝则筋急，故属肝病也。肝脉弦急，是其常也；疝系阴寒之咎，牢主里寒之脉，亦其常也。如且弱且急，必有性命之忧。

黄疸湿热，洪数偏宜，不妨浮大，微涩难医。

湿蒸热壅，黄疸生焉，洪数也，浮大也，皆所宜也。一见微涩，虚衰已甚，必食少泻多，无药可疗矣。

胀满之脉，浮大洪实；细而沉微，岐黄无术。

胀满属有余之证，宜见有余之脉，浮大洪实是矣。沉细而微，谓之证实而脉虚，虽岐黄神圣，莫可回生矣。

五藏为积，六府为聚，实强可生，沉细难愈。

积也聚也，皆实证也，实脉强盛，是所当然。沉细为虚之证，真气败绝，不可为已。

中恶腹胀，紧细乃生；浮大维何？邪气已深。

中恶者，不正之气也，紧细主吉，浮大则凶也。

鬼祟之脉，左右不齐，乍大乍小，乍数乍迟。

鬼祟犯人，左右二手脉象不一，忽大忽小，忽数忽迟，无一定之脉形也。

痈疽未溃，脉宜洪大；及其已溃，洪大始戒。

未溃属实，洪大为正脉也；若溃后则虚矣，亦见洪大，毋乃不可乎！

肺痈已成，寸数而实；肺痿之形，数而无力。肺痈色白，脉宜短涩，浮大相逢，气损血失。肠痈实热，滑数可必，细沉无根，其死可测。

肺痈而寸口数实，知脓已成矣。肺叶焦痿，火乘金也，是以数而无力。肺痈既作，则肺气虚损；白者西方本色，所谓一藏虚则一藏之本色见也。短涩者、秋金之素体，若逢浮大，是谓火来乘金、克我者为贼邪，血气败坏之证也。肠痈，实也；沉细，虚也；证实脉虚，死期将至矣。

妇人有子，阴搏阳别，少阴动甚，其胎已结。滑疾不散，胎必三月，但疾不散，五月可别。左疾为男，右疾为女；女腹如箕，男腹如釜。

此一节，女科胎前之脉也。阴搏阳别者，寸为阳，尺为阴，言尺阴之脉，搏指而动，与寸阳之脉迥然分别，此有子之诊也。或手少阴心脉独动而甚，心藏主血，故胎结而动也。动者，往来流利之动，非厥厥如豆之动也。疾即数也，滑而且数，按之不散，三月之胎也。滑脉不见，而但疾不散，五月之胎也。左为阳，故左疾为男胎；右为阴，故右疾为女胎。女胎腹形状如箕之圆也，男胎腹形状如釜之上小而下大也。

欲产之脉，散而离经；新产之脉，小缓为应；实大弦牢，其凶可明。

此一节，产中之脉也，散而离经，离经者，离乎经常之脉也。胎动于中，脉乱于外，势之必至也。产后气血两虚，见小缓之虚脉为吉，若见实大弦牢，凶可知矣。

奇经八脉，不可不察。直上直下，尺寸俱牢，中央坚实，冲脉昭昭，胸中有寒，逆气里急，疝气攻心，支满溺失。

奇经者，无表里配偶之经也。八脉者，阳维也，阴维也，阳跷也，阴跷也，冲也，督也，任也，带也。直上直下，弦长相似，尺寸俱牢，亦兼弦长；是以有逆气里急之证，疝气攻心，正逆急也。支满者，胀也；溺失者，冲脉之邪干肾也。此以下凡五节，皆奇经脉也。

直上直下，尺寸俱浮，中央浮起，肾脉可求。腰背僵痛，风痫为忧。

直下直上，则弦长矣；尺寸俱浮，中央亦浮，则六部皆浮，又兼弦长，故其见证，皆属风家。大抵冲脉主里，督脉主表也。

寸口丸丸，紧细实长，男疝女瘕，任脉可详。

寸口者，统寸关尺三部也。丸丸，动貌。紧细实长，寒邪盛而实也。男疝女瘕，即所谓苦少腹绕脐，下引阴中切痛也。

寸左右弹，阳跷可决；尺左右弹，阴跷可别；关左右弹，带脉之诀。

左右弹，紧脉之象也。阳跷主阳络，故应于寸；阴跷主阴络，故应于尺；带脉如束带之状，在人腰间，故应于关。

尺外斜上，至寸阴维；尺内斜上，至寸阳维。

从右手手少阳三焦，斜至寸上手厥阴心胞络之位，是阴维脉也；从左手足少阴肾经，斜至寸上手太阳小肠之位，是阳维脉也。斜上不由正位而上，斜向大指，名为尺外，斜向小指，名为尺内。邪在阳维阳跷则发痫，痫动而属阳；邪在阴维阴跷则发癫，癫静而属阴故也。

脉有反关，动在臂后，别由列缺，不干证候。

反关脉者，脉不行于寸口，由列缺络入臂后，手阳明大肠之经也。以其不顺行于关上，故曰反关。有一手反关者，有两手反关者，此得于有生之初，非病脉也。令病人覆手诊之，方可见耳。

经脉病脉，业已昭详，将绝之形，更当度量。

经常之脉，主病之脉，皆明于前矣，而死绝之脉，亦不可不察也。分别于后。

心绝之脉，如操带钩，转豆躁疾，一日可忧。

经曰：脉来前曲后倨，如操带钩，曰心死。前曲者，谓轻取则坚强而不柔；后倨者，谓重取则牢实而不动，如持革带之钩，全失冲和之气，但钩无胃，故曰心死。转豆者，即经所谓如循薏苡子累累然，状其短实坚强，真藏脉也。又曰：心绝，一日死。

肝绝之脉，循刀责耳，新张弓弦，死在八日。

经曰：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又曰：脉来急溢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又曰：肝绝，八日死。

脾绝雀啄，又同屋漏，一似水流，还如杯覆。

旧诀曰：雀啄连来四五啄，屋漏少刻一点落。若流水，若杯覆，皆脾绝也。经曰：脾绝，四日死。

肺绝维何？如风吹毛，毛羽中肤，三日而号。

经曰：如风吹毛，曰肺死。又曰：真肺脉至，如以毛羽中人肤。皆状其但毛而无胃气也。又曰：肺绝，三日死。

肾绝伊何？发如夺索，辟辟弹石，四日而作。

经曰：脉来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又曰：肾绝，四日死。旧诀云：弹石硬来寻即散，搭指散乱如解索。正谓此也。

命脉将绝，鱼翔虾游，至于涌泉，莫可挽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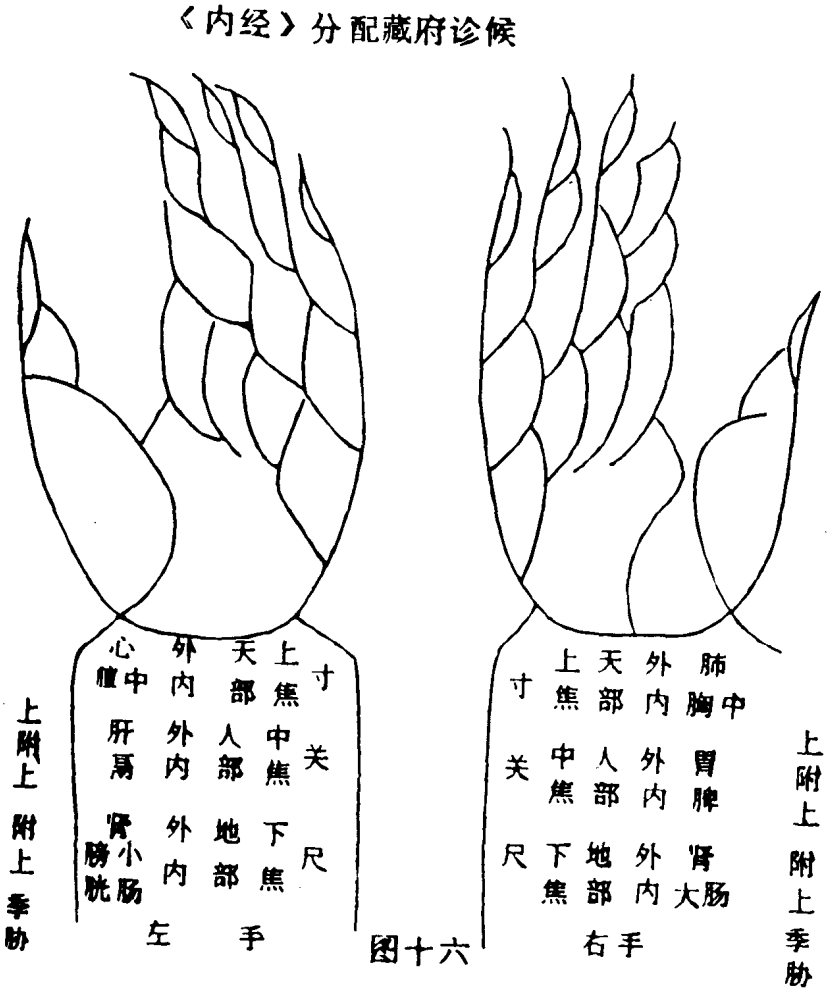
旧诀云：鱼翔似有又似无，虾游静中忽一跃。经云：浑浑革至如涌泉，绵绵其去如弦绝。皆死脉也。

脉法心参

前者四言脉诀，皆言脉象。然而脉有精理，更当深求。兹曰“心参”，盖余之得乎心而应乎手者，亦有得乎心而不能喻诸口者，若能于此研穷，期于了了明通，方不愧

为司命耳。

《脉诀》，高阳生托王叔和之名者也。冒[2]伪诀讹传，脉法久晦，虽辟之者代有其人，奈习之者恬不知改。余欲起而正之，固知微尘无足岳之能，滴露乏添江之力，然天下万世，岂无明眼？虽信余言，或不及信伪诀，而信伪诀何如其信《内经》耶？今以《内经》脉法为图，因以数言正其疵误，但细心阅之，则鸟颈蛇足，自当立辨。



图十六

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此《内经》之三部候法也。府不及胆者，寄于肝也；不及大小肠、膀胱者，统于腹中也。至伪诀以大小肠配于寸上，以三焦列于左尺，以命门列于右尺，及手厥阴膻中，竟置而不言，不可不为之辨，使后学有确然可遵之法也。

夫寸主上焦以候胸中，关主中焦以候鬲中，尺主下焦以候腹中，此人身之定位，古今之通论也。大小肠皆在下焦腹中，伪诀越中焦而候之寸上，有是理乎？滑伯仁见及此，以左尺主小肠膀胱前阴之病，右尺主大肠后阴之病，可称千古只眼（以上辨大小肠配于寸上之非）。

《难经》及叔和、启玄，皆以三焦有名无形，已为误矣。陈无择创言三焦有形如脂膜，更属不经。《灵枢》曰：密理厚皮者三焦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薄。又曰：勇士者三焦理横，怯士者三焦理纵。又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泌糟粕，蒸精液，化精微而为血；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水谷者，居于胃中，成糟粕，下大肠而成下焦。又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既曰无形，何以有厚薄？何以有纵有横？何以如雾如沤如渎？何以有气血之别耶？且又曰：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固以明指肌肉之内，藏府之外为三焦也。《脉诀》不知其统主一身，妄列于右尺，何不思之甚哉？（此明身中藏府空处为三焦，而《难经》有名无形，《脉诀》列于右尺，陈无择妄为有形如脂膜，皆以经文

正之）

手厥阴一经，从无定论。《金匮真言篇》曰：肝心脾肺肾五藏为阴，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六府为阳。此止十一经耳。则手厥阴之一经，果何在乎？《灵兰秘典篇》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出焉，气化则能出矣。观其以膻中足十二经之数，然则配手厥阴经者，实膻中也。及《灵枢》叙经脉，又有胞络而无膻中，然而曰“动则喜笑不休”，正与“喜乐出焉”之句相合。夫喜笑者，心火所司，则知膻中与心应，即胞络之别名也。《灵枢·邪客篇》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其藏坚固，邪勿能容，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胞络。由是察之，胞络即为膻中，断无可疑。膻中以配心藏，自有确据。以上明膻中即为胞络也。

心肝脾肺，俱各一候，惟肾一藏而分两尺之候者，为肾有两枚，形如豇豆，分列于腰脊之左右也。则谓以两尺候肾，深合经旨，《难经》《脉诀》乃以左尺候肾水，右尺候命门相火，误矣。考《明堂》《铜人》等经，命门一穴，在肾脉第十四椎下陷中，两肾中间。肾虽水藏，而相火寓焉。盖一阳居二阴之间，所以成乎坎也。独不思脉之应于指下者，为有经络循经，朝于寸口。详考《内经》并无命门之经络也，既无经络，何以应诊而可列之右尺乎？但当以左肾为水，右肾为火，不可以左为肾右为命门也。此明不可以右肾为命门。

人迎气口之说

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人迎以辨外因，气口以辨内因。又曰：人迎紧盛伤于风，气口紧盛伤于食。盖寸部三分，关部三分，尺部三分，三部合计共得九分。每部三分者，前一分，中一分，后一分也。此云关前一分，仍在关上之前一分耳。人多误认“关前”二字，竟以左寸为人迎，右寸为气口，误矣。须知左关前一分，正当肝部，肝为风木之藏，故外伤于风者，内应风藏而为紧盛也。右关前一分，正当脾部，脾为仓廪之官，故内伤于食者，内应食藏而为紧盛也。观其但曰伤于风，勿泥外因，而概以六气所伤者，亦取人迎也。但曰伤于食，勿泥内因，而概以七情所伤者，亦取气口也。

古人人迎气口有两法：在左右两手分之，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在右手一手分之，肺在寸为人迎，脾在关为气口。盖肺主皮毛，司腠理，凡风邪来客，先犯皮毛，皆肺经腠理不密所致也。

脉有不可言传之说

脉之理微，自古记之。昔在黄帝，生而神灵，犹曰若窥深渊而迎浮云。许叔微曰：脉之理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凡可以笔墨载，可以口舌言者，皆迹象也。至于神理，非心领神会，乌能尽其玄微？如古人形容胃气之脉，而曰不浮不沉，此迹象也，可以中候求也；不疾不徐，此迹象也，可以至数求也。独所谓意思欣欣，悠悠扬扬，难以名状，非古人秘而不言，欲名状之而不可得，姑引而不发，跃如于言词之表，以待能者之自从耳。东垣至此，亦穷于词说，而但言脉贵有神。惟其神也，故不可以迹象求，言语告也。又如形容滑脉，而曰替替然如珠之圆转；形容涩脉，而曰如杨花散漫；形容任脉，而曰寸口丸丸。此皆迹象之外，别有神理。就其所言之状，正惟穷于言语，如借形似以揣摩之耳。盖悟理虽入微之事，然迹象未明，从何处悟入，思境未苦，从何处悟出，必于四言之诀，二十七字之法，诵之极其熟，思之极其苦，夫然后灵明自动，神鬼来通。启玄子曰：欲登泰岱，非径奚从；欲诣扶桑，无舟莫适。其

是之谓乎？

因形气以定诊之说

逐脉审察者，一成之矩也；随人变通者，圆机之士也。肥盛之人，气居于表，六脉常带浮洪；瘦小之人，气敛于中，六脉常带沉数。性急之人，五至方为平脉，性缓之人，四至便作热医。身长之人，下指宜疏；身短之人，下指宜密。北方之人，每见实强；南方之人，恒多软弱。少壮之脉多大，老年之脉多虚；酒后之脉常数，饭后之脉常洪，远行之脉必疾，久饥之脉必空。室女尼姑多濡弱，婴儿之脉常七至。经曰：形气相得者生，三五不调者死。其可不察于此乎？

诊贵提纲之说

脉者，气血之先，阴阳之兆，贵得其纲领而提挈之也。左手为阳，右手为阴；关前为阳，关后为阴；浮取为阳，沉取为阴；数躁为阳，迟慢为阴；有力为阳，无力为阴；长大为阳，短小为阴。明乎此，而脉之大端已在是矣。故曰约而言之。只浮沉迟数，已见其梗概；博而考之，虽二十四字，未尽其精详。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脉有相似宜辨

洪与虚皆浮也，浮而有力为洪，浮而无力为虚。

沉与伏皆沉也，沉脉行于筋间，重按即见；伏脉行于骨间，重按不见，必推筋至骨，乃可见也。

数与紧皆急也，数脉以六至得名，而紧则不必六至，惟弦急而左右弹，状如切紧绳也。

迟与缓皆慢也，迟则三至，极其迟慢；缓则四至，徐而不迫。

实与牢，皆兼弦大实长之四脉也，实则浮中沉三取皆然，牢则但于沉候取也。

洪与实皆有力也，洪则重按少衰，实则按之亦强也。

革与牢皆大而弦也，革则浮取而得，牢则沉取而见也。

濡与弱皆细小也，濡在浮分，重按即不见也；弱主沉分，轻取不可见也。

细与微皆无力也，细则指下分明；微则似有若无，模糊难见也。

促结涩代，皆有止者也。数时一止为促；缓时一止为结；往来迟滞，似止非止为涩；动而中止，不能自还，止有定数为代。

脉有相反宜参

浮沉者，脉之升降也；迟数者，脉之急慢也；滑涩者，脉之通滞也；虚实者，脉之刚柔也；长短者，脉之盈缩也；洪微者，脉之盛衰也；紧缓者，脉之张弛也；牢革者，脉之内外也；动伏者，脉之出处也；促结者，脉之阴阳也；濡弱者，脉之穷于进退者也；芤弦者，脉之见于盛衰者也。经曰：前大后小，前小后大，来疾去徐，来徐去疾，去不盛来反盛，去盛来不盛，乍大乍小，乍长乍短，乍数乍疏。是又二脉之偶见者也。

脉位法天地五行之说

北方为坎，水之位也；南方为离，火之位也；东方为震，木之位也；西方为兑，金之位也；中央为坤，土之位也。人身一小天地，故脉位应之。试南面而立，以观两手之部位，心属火居寸，亦在南也。肾属水居尺，亦在北也。肝属木居左，亦在东也。肺属金居右，亦在西也。脾属土居关，亦在中也。以五行相生之理言之，天一生水，故先从左尺肾水生左关肝木，肝木生左寸心火，心火为君主，其位至高，不可下，乃分权于相火，相火寓于右肾，肾本水也，而火寓焉，如龙伏海底，有火相随。右尺相火生右关脾土，脾土生右寸肺金，金复生水，循环无穷，此相生之理也。更以五行相克

之理言之，相火在右尺，将来克金，赖对待之左尺，实肾水也，火得水制，则不乘金矣。脾土在右关，将来克水，赖对待之左关，实肝木也，土得木制，则不侮水矣。肺金在右寸，将来克木，赖对待之左寸，实心火也，金得火制，则不贼木矣。右手三部，皆得左手三部制矣，而左手三部，竟无制者独何欤？右寸之肺金，有子肾水可复母仇；右关之脾土，有子肺金可复母仇，右尺之相火，有子脾土可复母仇；是制于人者，仍可制人，相制而适以相成也，此相克之理也。

长短二脉不诊于关之说

夫脉以过于本位，名之为长。如寸之过于本位，直可上溢鱼际；尺之过于本位，直可下通尺泽。至于关中，稍过于上即为寸部，稍过于下即为尺部，何从见其过于本位而名之为长乎？或曰：长为肝家本脉，见于《内经》者，然则亦不从关上诊欤？曰：凡尺寸之见长者，皆肝脉之应也，必欲于左关求之，是痴人前说梦矣。寻不及本位，故名曰短。寸可短也，尺可短也，若欲于关上寻不及本位之短脉，是上不通寸为阳绝，下不通尺为阴绝，乃死脉也。岂可以死脉为短脉乎？尺关寸一气贯通，决无间断之理，必欲于关上求短脉，其可得乎？故愚谓长短二脉，不诊于关中，但见于尺寸也。

缓脉非病脉之说

缓乃胃气之脉，六部中不可一刻无者也。所谓缓而和匀，不疾不徐，不大不小，不浮不沉，意思欣欣，悠悠扬扬，难以名状者，此胃气脉也。脉贵有神者，贵此胃气耳，安可以胃气脉为病脉乎？必缓中有兼见之脉，方可断病，如缓而大，缓而细之类是也。

革脉非变革之义

革脉者，浮取之而挺然，重按之而豁然，正如鼓皮，外虽绷急，中则空虚。故丹溪云：如按鼓皮。此的解也。皮即为革，故名为革。滑伯仁以革为变革之义，误矣。若曰变革，是怪脉也，而革果怪脉乎，则变革之义何居乎？

脉以胃气为本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惟人应之，胃气是也，故脉以胃气为本。夫肝心肺肾四藏之气，各有偏胜，俱赖胃气调剂之，使各得和平。故曰土位居中，兼乎五行。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

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四时长夏，皆以胃气为本。诊家于此精熟，则生克之故了然，或生或死，或病或不病，无遁情矣。

真藏脉见乃决死期

肝病则脉弦，弦而劲急，如循刀刃，真肝脉见也，庚日笃，辛日死，死于申酉时。心病则脉洪，洪而鼓躁，如操带钩者，真心脉见也，壬日笃，癸日死，死于亥子时。脾病则脉软，脉来如屋之漏，如水之流，介然不鼓者，真脾脉见也，甲日笃，乙日死，死于寅卯时。肺病则脉涩，涩而轻短，如风吹毛者，真肺脉见也，丙日笃，丁日死，死于午未时。肾病则脉石，石而搏激，如雀之啄者，真肾脉见也，戊日笃，己日死，死于辰戌丑未时。其有过期者，仓公所谓能食也。

诊法与叔和不同

王宗正曰：诊脉之法，当从心肺俱浮，肝肾俱沉，脾在中州。王叔和独守寸关尺部位，以测五藏六府之脉者，非也。大抵从叔和而废此固非，但守此说不从叔和亦非，

当合而参之可也。

重阴重阳

寸脉浮大，阳也，又兼疾脉，此阳中之阳也，名曰重阳。尺内沉细，阴也，又兼迟脉，此阴中之阴也，名曰重阴。上部重阳，下部重阴，阳亢阴隔，癫狂乃成。

脱阴脱阳

六脉有表无里，如濡脉之类，此名脱阴。六脉有里无表，谓之陷下，如弱之类，此名脱阳。六脉暴绝，此阴阳俱绝也。经曰：脱阴者目盲，脱阳者见鬼，阴阳俱脱者危。

阴阳相乘相伏

浮取之候，两关之前，皆阳也，若见紧涩短小之类，是阳不足而阴乘之也。沉取之候，两关之后皆阴也，若见洪大数滑，是阴不足而阳乘之也。阴脉之中，阳脉间一见焉，此阴中伏阳也；阳脉之中，阴脉间一见焉，此阳中伏阴也。阴乘阳者必恶寒，阳乘阴者必内热。阴中伏阳者期于夏，阳中伏阴者期于冬。以五行之理推之，而月节可期也。

阴绝阳绝

夫人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此为七冲门。此七门者，一气贯通，无有壅遏，壅遏则气闭而绝矣。寸口之动脉应之，故寸关尺一脉贯通，无有间绝，间绝则死，寸脉为上，上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为下，下不至关为阴绝。阳绝死于春夏，阴绝死于秋冬。

脉无根有两说

一以尺中为根。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水为天一之元，先天命根也。王叔和曰：寸关虽无，尺犹不绝，如此之流，何忧殒灭。谓其有根也。若肾脉独败，是无根矣。

一以沉候为根。经曰：诸浮脉无根者皆死。是谓有表无里，是谓孤阳不生，造化所以亘万古而不息者，一阴一阳互为其根也。阴既绝矣，孤阳岂能独存乎？

二说似乎不同，实则一致，两尺为肾部，沉候之六脉皆肾也。然则两尺之无根，与沉取之无根，总之肾水绝也。

尺寸分经与络

寸部者，经脉之应也；尺部者，络脉之应也。寸部热满，尺部寒涩，此络气不足，经气有余也，秋冬死，春夏生。寸部寒涩，尺部热满，此经气不足，络气有余也，春夏死，秋冬生。

一岁之中脉象不可再见

春弦夏洪，秋涩冬石，各随时令而见，此为平也。如春宜弦而得洪脉者，至夏必死；得涩脉者，至秋必死；得石脉者，至冬必死；为其藏之气先泄也。其象先见于非时，当其时不能再见矣。

脉有亢制

经曰：亢则害，承乃制。此言太过之害也。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也；承者，受也，亢极则反受制也。如火本克金，克之太过则为亢，而金之子为水，可以制火，乘其火虚，来复母仇，而火反受其制矣。如吴王夫差起倾国之兵，以与晋争，自谓无敌，越王勾践乘其空虚，已入国中矣。在脉则当何如？曰：阳盛者，脉必洪大，至阳盛之极，而脉反伏匿，阳极似阴也。此乾之上九，亢龙有悔也。阴盛者，脉必微细，至阴盛之极，而脉反躁疾，阴极似阳也。此坤之上六，龙战于野也。凡过者，反兼胜己之化也。

老少脉异

老者，脉宜衰弱，若过旺者，病也；壮者，脉宜充实，若衰弱者，病也。虽然，老

者脉旺而非躁，此禀之厚，寿之征也；如其躁极，有表无里，此名孤阳，死期近矣。壮者脉细而和缓，三部同等，此禀之静，养之定也；若细而劲直，前后不等，死期至矣。

从证不从脉

脉浮为表，治宜汗之，此其常也，而亦有宜下者焉。

仲景云：若脉浮大，心下硬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是也。脉沉为里，治宜下之，此其常也，而亦有宜汗者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而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是也。脉促为阳，常用葛根芩连清之矣，若脉促厥冷为虚脱，非灸非温不可，此又非“促为阳盛”之脉也。脉迟为寒，常用干姜附子温之矣，若阳明脉迟，不恶寒，身体濈濈汗出，则用大承气，此又非“迟为阴寒”之脉矣。四者皆从证不从脉也。世有切脉而不问证，其失可胜言哉。

从脉不从证

表证汗之，此其常也。仲景曰：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疼痛，当救其里，用四逆汤，此从脉之沉也。里证下之，此其常也。日晡发热者，属阳明；脉浮虚者，宜发汗，用桂枝汤，此从脉之浮也，结胸证具，常以大小陷胸下之矣，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是宜从脉而治其表也。身疼痛者，常以桂枝麻黄解之矣，然尺中迟者不可汗，以营血不足故也，是宜从脉而调其营矣。此皆从脉不从证也。世有问证而急脉者，得非仲景之罪人乎？

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

此岐伯欲人以脉合形也。盖形肉者，脾之所主，脾土为万物之母，观其形肉脱，则知脾坏于内而根本丧矣。九候虽调，犹不免于死，形可以弗视乎哉。

七诊虽见九侯皆从者不死

此岐伯欲人融通脉理，不可一途而取也。七诊者，独大、独小、独迟、独疾、独寒、独热、独陷下也，此皆恶脉。今论其不死者，如少阳之至，乍大乍小；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阳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少阴之至，紧细而微；厥阴之至，沉短而数；是皆旺脉也。又如南政之岁，三阴司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北政之岁，三阴司天，则尺不应；三阴在泉，则寸不应；是皆运气使然也。故谓之从，从者，顺四时五行而为之迁变，安得死哉？

冲阳太溪太冲

冲阳者，谓脉也，在足跗即脚面也。上五寸骨间动脉上，去陷谷三寸。盖土者万物之母，冲阳脉不衰，胃气犹在，病虽危，尚可生也。然于旺中又忌弦急，弦急者，肝脉也，若见此脉，为木来克土，谓之贼邪，不治。

太溪者，肾脉也，在足内踝后跟骨即足跗后两旁圆骨，俗名孤拐骨。上动脉陷中。盖水者天一之元，太溪不衰，肾犹未绝，病虽危，尚可生也。

太冲者，肝脉也，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陷中。盖肝者，东方木也，生物之始，此脉不衰，则生生之机尚可望也，女人专以此为主。

辨论太素脉

脉法倡自岐黄，不过测病情、决生死而已，安得有所谓《太素》也？自杨上善主《太素》脉法，征休征咎，比于神灵，而有验有不验者，何也？皆风鉴者流，托名太素以神其说耳。学者勿为邪说所惑也。然亦有可采之句，如曰脉形圆净，至数分明，谓之清；脉形散涩，至数模糊，谓之浊。质清脉清，富贵而多喜；质浊脉浊，贫贱而多忧。质清脉浊，外富贵而内贫贱，失意处多，得意处少也；质浊脉清，外贫贱而内富贵，得意处多，失意处少也。富贵而寿，脉清而长；贫贱而夭，脉浊而促。清而促者，富贵而夭；浊而长者，贫贱而寿。此皆可采之句，然亦不能外乎风鉴也。

《内经》曰：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也。

色　诊

古人察色望气，命曰色诊，望而知之谓之神，居四诊之先。仲景诊明堂阙庭尽不见察，为世医咎，则色之于医尚矣。兹者采经文，集名论，类成一帙，以便稽考。

《移精变气论》曰：上古使傀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

《脉要精微论》曰：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以上言五色之见，皆贵光泽而恶晦滞也）。五色精微象见，其寿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五藏生成篇》曰：青如草滋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音苔）者死，赤如衃（音丕）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栝蒌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荣也。色味当五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藏之象，可以类推；（如火炎上，水润下，木曲直，金坚敛，土安静之类）；五藏相音，可以意识（如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宫，肺音商，肾音羽），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色脉，可以万全。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胁，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黄脉之至也，大而虚，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诊要经终论》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黑，绝汗乃出，出则死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不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囊上缩而终矣。

《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夫色脉与尺脉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青色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钩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五阅五使篇》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五色篇》：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阙者；

眉间也；庭者，颜也（颜为额角，即天庭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闲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终百岁。雷公曰：官五色奈何（官五色，言五色之所主也）？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为五官。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闲甚奈何（闲者轻也，甚者重也）？黄帝曰：其色粗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内部也。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走内；其色从内走外者，其病从内走外。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气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沉浊为内，浮泽为外（皆言色也）。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甚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搏，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弗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粗，沉夭为甚；不明不泽，其病不甚（虽不明泽，亦不沉夭，病必不甚）。其色散，驹驹然未有聚（雅马曰驹，喻其无定，散而不聚也）；其病散而气通，聚未成也（言其为病尚散，即有痛处，因于气通非积聚成形也）。

《卫气失常篇》：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

《通天篇》：少师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抑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从之。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嫉而无恩。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无悔。少阳之人，谩谛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以上别五等之人）。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之疾，不泻不能移之。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府不调，阳明脉小，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毋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阳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阳之人，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谨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容仪，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以上治五态之人）。太阴之人，其状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腘然未偻。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峭，行而似伏。太阳之人，其状轩轩储储，反身折腘。少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睘睘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已上别五态之人）。

《方盛衰论》曰：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玉机真藏论》曰：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

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者生，失强者死。

青色见于太阴太阳及鱼尾正面，口角如大青蓝叶，怪恶之状者，肝气绝，主死。若如翠羽柏皮者，只是肝邪，有惊病风病目病之属。红色见于口唇，及三阴三阳上下如马肝，色死血之状者，心气绝，主死。若如橘红马尾色者，只是心病，有怔忡惊悸，夜

卧不宁。

白色见于鼻准，及正面如枯骨及擦残汗粉者，为肺绝，丙丁日死。若如腻粉梅花白棉者，只是肺邪咳嗽之病，有孝服之忧。

黄色见于鼻，干燥若土偶之形，为脾气绝，主死。若如桂花杂以黑晕，只是脾病，饮食不快，四肢倦怠，有妻妾之累。

黑色见于耳，或轮郭内外，命门悬壁，若污水烟煤之状，为肾气绝，主死。若如蜘蛛网眼、鸟羽之泽者，只是肾虚火旺之病。

凡望病人，目睛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气短促而冷者，阴病也。

目睛了了，鼻中呼吸出入，能往能来，口鼻息长而皆热而者，阳病也。

病人及无病人，黑色起入目及口鼻，三日死。

久病人耳目及颧骨赤者，五日死。

病人目无精光，若土色，不受饮食者，四日死。

病人两目眦有黄色起者，将愈。

病人面目俱黄者，不死。

病人面上及口唇青黑者，俱不可救。

病人及无病人，面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

左颊主肝，右颊主肺，额上主心，鼻主脾，颐主肾，色与脉相克者凶。如脉见西方之涩，而色见南方之赤，是色克脉也；如脉见西方之涩，而色见东方之青，是脉克色也；余藏准此。色与脉相生者吉，如脉见西方之涩，而色见中央之黄，是色生脉也；如色见西方之白，而脉见中央之缓，是脉生色也；余藏准此。然更有别焉，色克脉者其死速；脉克色者其死迟；色生脉者其愈速；脉生色者其愈迟。经曰："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此之谓也。

---

〔1〕"苦伤心，……恐伤肾也"原作"苦伤心，怒伤肝，忧思伤脾，恐伤肾，惊伤心也"，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改。

〔2〕"冒"当作"自"。

卷之三

本草征要上

本草太多，令人有望洋之苦；药性太少，有遗珠之忧。兹以《纲目》为主，删繁去复，独存精要，采集名论，窃附管窥，详加注释。比之《珍珠囊》极其详备，且字句整严，便于诵读，使学者但熟此帙，已无遗用，不必复事他求矣。

草　部

人参（味甘，微温，无毒，入肺、脾二经。茯苓为使，恶卤咸，反藜芦，畏五灵脂。去芦用。其色黄中带白，大而肥润者佳）　补气安神，除邪益智。疗心腹寒痛，除胸胁逆满，止消渴，破坚积，气壮而胃自开，气和而食自化。

按：人参得阳和之气，能回元气于垂亡，气足则神安，正旺则邪去。益智者，心气强，则善思而多智也。真气虚者，中虚而痛，胸满而逆，阳春一至，寒转为温，否转为泰矣。气入金家，金为水母，渴藉以止矣。破积消食者，脾得乾健之运耳。按：人参状类人形，功魁群草，但亦有不宜用者，世之录其长者，遂忘其短，摘其瑕者，并弃其瑜。或当用而后时，或非宜而妄设，不蒙其利，只见其害，遂使良药见疑于世，粗工互腾其口，良可憾也。人参能理一切虚证，气虚者固无论矣，血虚者亦不可缺。无

阳则阴无以生，血脱者补气，自古记之。所谓肺热还伤肺者，肺脉洪实，火气方逆，血热妄行，气尚未虚，不可骤用。痧疹初发，身虽热而斑点未形，伤寒始作，证未定而邪热方炽，若误投之，鲜克免者。（多用则宣通，少用反壅滞）

生地黄（味甘，寒，无毒，入心肝脾肾四经。恶贝母，忌铜铁葱蒜萝卜诸血。产怀庆，黑而肥实者佳） 凉血补阴，去瘀生新。养筋骨，益气力，理胎产，主劳伤，通二便，消宿食。心病而掌中热痛，脾病而痿蹶贪眠。

熟地黄（性味畏忌俱同生地黄。用砂锅柳甑，衬以荷叶，将生地黄酒润，用缩砂仁粗末拌蒸，盖覆极密文武火蒸半日，取起晒极干，如前又蒸，九次为度，令中心透熟，纯黑乃佳） 滋肾水，封填骨髓，利血脉，补益真阴。久病余胫股酸痛，新产后脐腹急疼。

地黄合地之坚凝，得土之正色，为补肾要药，益阴上品。禀仲冬之气，故凉血有功，阴血赖养。新者生则瘀者去，血受补则筋受荣，肾得之而骨强力壮矣。胎产劳伤，皆血之愆，血得其养，证因以痊。肾开窍于二阴，况血主濡之，二便所以利也。湿热盛则食不消，地黄去湿热以安脾胃，宿滞乃化。掌中应心，主痿蹶，乃脾热奉君主而清其仓廪，两证可瘳矣。熟者稍温，其功更溥。六味丸以之为首，天一所生之本也；四物汤以之为君，乙癸同源之义也。久病阴伤，新产血败，在所亟需。

按：生地黄性寒而润，胃虚食少，脾虚泻多，均在禁例。熟者性滞，若痰多气郁之人，能窒碍胸膈，当斟酌用之。姜酒拌炒，生者不妨胃，熟者不泥膈。

天门冬（味甘，寒，无毒，入肺肾二经。地黄、贝母为使，忌鲤鱼，去心用） 定喘定嗽，肺痿肺痈，是润燥之力也；益精益髓，消血消痰，非补阴之力欤！善杀三虫，能通二便。

甘寒养阴，肺肾虚热之要药也。热则生风，热清而风自去；湿乃湿热，热化而湿亦除。肾为作强之官，而主骨，湿热下流使人骨痿，善去湿热，故骨强也。虚而内热，三虫生焉，补虚去热，三虫杀矣。肺喜清肃，火不乘金，故曰保也。咳嗽痈痿，血痰燥渴，保肺之后，莫不疗之。伏热在中，饮食不为肌肤，邪热清而肌肤得其养矣。肺金不燥，消渴自止，气化及于州都，小便自利。

按：天门冬性寒而滑，若脾虚而泄泻恶食者，大非所宜，即有前证，亦勿轻投。

麦门冬（味甘，微寒，无毒，入心肺二经。地黄、车前为使。恶款冬花，忌鲫鱼。肥白者佳，去心用） 退肺中伏火，止渴益精；清心气惊烦，定血疗咳。

麦门冬禀秋金之微寒，得西方之正色，故清肺多功。心火焦烦，正如盛暑，秋风一至，炎蒸若失矣。心主血，心既清宁，妄行者息。脾受湿热，则肌肉肿而肠胃满，热去即湿除，肿满者自愈。金不燥则不渴，金水生则益精。

按：麦门冬与天门冬功用相当，寒性稍减，虚寒泄泻，仍宜忌之。

白术（味苦甘，温，无毒，入脾胃二经。防风为使，忌桃李青鱼。产于潜者佳。米泔水浸半日，上蒸切片，蜜水拌匀，炒令褐色） 健脾进食，消谷补中，化胃经痰水，理心下急满，利腰脐血结，祛周身湿痹，君枳实以消痞，佐黄芩以安胎。

白术甘温，得土之冲气，补脾胃之神圣也。脾胃健于转输，新谷善进，宿谷善消，土旺能胜湿，痰水易化，急满易解。腰脐间血，周身之痹，皆湿停为害，湿去则安矣。消痞者，强脾胃之力；安胎者，化湿热之功。

按：《白术赞》云：味重金浆，芳逾玉液，百邪外御，六府内充。察草木之胜速益于己者，并不及术之多功也。但阴虚燥渴，便闭滞下，肝肾有筑筑动气者勿服。

苍术（味苦辛，温，无毒，入脾经。畏恶同白术。产茅山者佳，泔浸蒸晒） 燥湿消痰，发汗解郁。除山岚瘴气，弭灾沴恶疾。

苍术为湿家要剂，痰与气俱化，辛温快气，汗与郁并解，芳气辟邪，得天地之正气者欤。

按：苍术与白术功用相似，补中逊之，燥性过之，无湿者便不敢用，况于燥证乎？

甘草（味甘平，无毒，入脾经。白术为使，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恶远志，忌猪肉，令人阳痿） 补脾以和中，润肺而疗痿，止泻退热，坚筋长肌，解一切毒，和一切药。梢止茎中作痛，节医肿毒诸疮。

外赤内黄，备坤离之色；味甘气平，资戊巳之功。调和群品，有元老之称；普治百邪，得王道之用。益阴除热，有裨金宫，故咳嗽咽痛肿痿均治也。专滋脾土，故泻利、虚热、肌肉均赖也。诸毒遇土则化，甘草为九土之精，故百毒化。热药用之缓其热，寒药用之缓其寒。理中汤用之，恐其僭上；承气汤用之，恐其速下。

按：甘能作胀，故满中者忌之。呕家忌甘，酒家亦忌甘。

黄耆（味甘，微温，无毒，入肺脾二经。茯苓为使，恶龟甲、白蘞皮。嫩绿色者佳，蜜炙透） 补肺气而实皮毛，敛汗托疮，解渴定喘；益胃气而去肤热，止泻，生肌，补虚治劳。风癞急需，痘疡莫缺。

种种功勋，皆是补脾实肺之力。能理风癞者，《经》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充于外，邪无所容耳。

按：黄耆实表，有表邪者勿用；助气，气实者勿用。多怒则肝气不和，亦禁用也。

远志（味苦辛，温，无毒，入心肾二经。畏珍珠、藜芦，杀附子毒，冷甘草汤浸透，去水焙干） 定心气，止惊益智；补肾气，强志益精。治皮肤中热，令耳目聪明。

心君镇定，则震撼无忧，灵机善运，故止惊益智。水府充盈，则坚强称职，闭蛰封藏，故强志益精。水旺而皮热可除，心安而耳目自利。

按：远志水火并补，殆交坎离而成既济者耶。本功外善疗痈毒，敷服皆奇；苦以泄之，辛以散之力也。

菖蒲（味辛，温，无毒，入心脾二经。秦艽为使，恶麻黄，忌饴糖，羊肉，勿犯铁器，令人吐逆。石生细而节密者佳，去毛微炒） 宣五藏，耳聪目明，通九窍，心开智长。风寒湿痹宜求，咳逆上气莫缺。止小便利，理脓窠疮。

菖蒲禀孟夏之气，合从革之辛，芳香利窍，辛温达气，心脾之良药也。故善宣通，能除湿痹。

按：菖蒲香燥，阴血不足者禁之，惟佐地黄、门冬之属，资其宣导，臻于太和。雷公云：菖夏菖其二件相似，但气味腥秽，形如竹根，俱勿用。

萎蕤（味甘平，无毒，入肺脾肝肾四经，畏卤咸。蜜水拌蒸） 润肺而止嗽痰，补脾而去湿热，养肝而理眦伤泪出，益肾而除腰痛茎寒。

萎蕤滋益阴精，与地黄同功，增长阳气，与人参同力。润而不滑，和而不偏，譬诸盛德之人，无往不利。

薯蓣（一名山药。味甘平，无毒，入心脾肾三经。蒸透用） 益气长肌，安神退热。补脾除泻痢，补肾止遗精。

山药得土之冲气，禀春之和气，故主用如上。比之金玉君子，但性缓，非多用不效。

按：山药与面同食，不能益人。

薏苡仁（味甘，微寒，无毒，入肺脾两经。淘净晒炒） 祛风湿，理脚气拘挛；保燥金，治痿痈咳嗽。泻痢不能缺也，水胀其可废乎？

薏仁得地之燥，禀秋之凉，能燥脾湿，善祛肺热。

按：大便燥结，因寒转筋，及妊娠者并禁之。

木香（味辛，温，无毒，入肺脾肝三经。生用理气，煨熟止泻） 平肝降气，郁可开而胎可安；健胃宽中，食可消而痢可止。何患乎鬼邪蛊毒，无忧于冷气心疼。

气味纯阳，故辟邪止痛。吐泻停食，脾疾也，土喜温燥，得之即效；气郁气逆，肝疾也，木喜疏通，得之即平，胎前须顺气，故能安胎。

按：木香香燥而偏于阳，肺虚有热，血枯而燥者戒用。

石斛（味甘平，无毒，入胃肾二经。恶巴豆，畏僵蚕。酒浸细锉熬膏） 清胃生肌，逐皮肤虚热，强肾益精，疗脚膝痹弱。厚肠止泻，安神定惊。

入胃清湿热，故理痹证泄泻；入肾强阴，故理精衰骨痛。其安神定惊，兼入心也。

按：石斛宜于汤液，不宜入丸，形长而细且坚，味甘不苦为真。误用木斛，味大苦，饵之损人。

牛膝（味苦酸，平，无毒，入肝肾二经。恶鳖甲，忌牛肉。酒蒸） 壮筋骨，利腰膝，除寒湿，解拘挛。益精强阴，通经堕胎。理膀胱气化迟难，引诸药下行甚捷。

肝为血海而主筋，血海得补则经通，而挛急者解矣。骨者，肾所司也；腰者，肾之府也；精者，肾所藏也；小便者，肾所生也。补肾则众疾咸安。堕胎者，以其破血下行耳。

按：牛膝主用，多在肾肝下部，上焦药中勿入。气虚下陷，血崩不止者戒用。

芎藭（味辛，温，无毒，入肝经。白芷为使，畏黄连） 主头痛面风，泪出多涕，寒痹筋挛，去瘀生新，调经种子，长肉排脓。小者名抚芎，止利且开郁。

辛甘发散为阳，故多功于头面。血和则去旧生新，经调而挛痹自解。长肉排脓者，以其为血中气药也。抚芎之止利开郁，亦上升辛散之力。

按：芎藭性阳味辛，凡虚火上炎，呕吐咳逆者，忌之。《衍义》云：久服令人暴亡。为其辛喜归肺，肺气偏胜，金来贼木，肺必受侮，久则偏绝耳。

当归（味甘辛，温，无毒，入心肝脾三经。畏菖蒲、海藻、生姜，酒洗去芦） 去瘀生新，舒筋润肠。温中止心腹之痛，养营疗肢节之疼。外科排脓止痛，女科沥血崩中。

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归为血药，故入三经，而主治如上。《本经》首言主咳逆上气，辛散之勋也。头止血，尾破血，身补血，全和血，能引诸血各归其所当归之经，故名当归。气血昏乱，服之即定。

按：当归善滑肠，泄泻者禁用；入吐血剂中，须醋炒之。

白芍药（味苦酸，微寒，无毒，入肺脾肝三经。恶石斛、芒硝，畏鳖甲、小蓟及藜芦。煨熟酒焙） 敛肺而主胀逆喘咳，腠理不固；安脾而主中满腹痛，泻痢不和；制肝而主血热目疾，胁下作疼。赤者专行恶血，兼利小肠。

收敛下降，适合秋金，故气宁而汗止。专入脾经血分，能泻肝家火邪，故功能颇多。一言以蔽之，敛气凉血而已矣。

按：芍药之性，未若芩连之苦寒，而寇氏云：减芍药以避中寒。丹溪云：产后勿用芍药，恐酸寒伐生生之气。嗟乎！药之寒者，行杀伐之气，违生长之机，虽微寒如

芍药，古人犹谆谆告戒，况大苦大寒之药，其可肆用而莫之忌耶？

五味子（味甘酸，核中苦辛咸，温，无毒，入肺肾二经。苁蓉为使，恶萎蕤。嗽药生用，补药微焙。辽东肥润者佳） 滋肾经不足之水，强阴涩精，除热解渴；收肺气耗散之金；疗咳定喘，敛汗固肠。

洁古云：夏服五味，使人精神顿加，两足筋力涌出。东垣云：收瞳神散大，火热必用之药。丹溪云：收肺保肾，乃火嗽必用之药。五味功用虽多，收肺保肾四字，足以尽之。

按：五味乃要药，人多不敢用者，寇氏“虚热”之说误之耳。惟风邪在表，痧疹初发，一切停饮，肺家有实热者，皆当禁之。

丹参（味苦，微寒，无毒，入心经。畏咸水，反藜芦） 安神散结，益气养阴，去瘀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胎前产后，带下崩中。

色合丙丁，独入心家，专主血证。古称丹参一味，与四物同功，嘉其补阴之绩也。

按：丹参虽能补血，长于行血，妊娠无故勿服。

沙参（味苦，微寒，无毒，入肺经。恶防己，反藜芦） 主寒热咳嗽，胸痹头痛。定心内惊烦，退皮间邪热。

气轻力薄，非肩弘任大之品也。人参甘温体重，专益肺气，补阳而生阴；沙参甘寒体轻，专清肺热，补阴而制阳。

按：沙参性寒，藏府无实热及寒客肺经而嗽者，勿服。

玄参（味苦咸，微寒，无毒，入肾经。恶黄芪、干姜、大枣、山茱萸，反藜芦，忌铜器。蒸过晒干，黑润者佳） 补肾益精，退热明目，伤寒瘥毒，痨证骨蒸。解烦渴，利咽喉，外科瘰疬痈疽，女科产乳余疾。

色黑味苦，肾家要药。能益精明目，退热除蒸，皆壮水之效也。至如咽痛烦渴，瘥毒疬疮，皆肺病也。正为水虚火亢，金受贼邪，第与壮水，阳焰无光已。产乳余疾，亦属阴伤，故应并主。

按：玄参寒滑，脾虚泄泻者禁之。

苦参（味苦，寒，无毒，入肾经。玄参为使，恶贝母，菟丝、漏芦，反藜芦。泔浸一宿，蒸过暴干） 除热祛湿，利水固齿，痈肿疮疡，肠澼下血。

味苦性寒，纯阴之品，故理湿热有功。疮毒肠澼，皆湿蒸热瘀之愆，宜其咸主。齿乃骨之余，清肾者自固耳。

按：苦参大苦大寒，不惟损胃，兼且寒精，向非大热，恶敢轻投？

知母（味苦，寒，无毒，入肺肾二经。忌铁器，肥白者佳。去毛，盐水炒透） 清肺热而消痰损咳，泻肾火而利水滑肠。肢体肿浮为上剂，伤寒烦热号神良。

泻肾家有余之火，是其本功，至夫清金治肿诸效，良由相火不炎，自当驯致也。

按：知母性寒，不宜多服，近世理痨，尊为上品，往往致泄泻而毙。故肾虚阳痿，脾虚溏泄，不思食，不化食者，皆不可用。

贝母（味辛苦，微寒，无毒，入心肺二经。厚朴为使，畏秦艽，反乌头，去心，糯米拌炒，米熟为度） 消痰润肺，涤热清心。喘咳红痰要矣，胸中郁结神哉！

辛宜归肺，苦宜归心，大抵心清气降，肺赖以宁，且润而化痰，故多功于西方也。

按：汪机曰：俗以半夏燥而有毒，代以贝母，不知贝母治肺金燥痰，半夏治脾土湿痰，何可代也？脾为湿土，故喜燥；肺为燥金，故喜润。若痰在脾经，误用贝母之润，投以所恶，可翘首待毙。故寒痰、湿痰、风痰、食积痰、肾虚水泛为痰，均非贝母所司也。

紫菀（味苦辛，温，无毒。款冬花为使。恶远志，畏茵陈。洗净，蜜水炒） 主痰喘上气，尸疰劳伤，咳吐脓血，通利小肠。

苦能下达，辛可益金，故吐血保肺，收为上品。虽入至高，善于下趋，使气化及于州都，小便自利，人所不知。

按：紫菀辛温暂用之品，阴虚肺热者，不宜专用多用，须地黄门冬共之。

百合（味甘，微寒，无毒，入心肺二经。花白者入药） 保肺止咳，驱邪定惊，止涕泪多，利大小便。

君主镇定，邪不能侵，相傅清肃，咳嗽可疗。涕泪，肺肝热也；二便不通，肾经热也。清火之后，复何患乎？仲景云：行住坐卧不定，如有神灵，谓之百合病，以百合治之，是亦清心安肾之效欤？

按：百合通二便，中寒下陷者忌之。

天花粉（味苦，寒，无毒，入心脾二经。枸杞为使，恶干姜，畏牛膝、干漆，反乌头） 止渴，退烦热，消痰，通月经。排脓散肿，利膈清心。实名瓜蒌，主疗结胸；其子润肺，主化燥痰。

消痰解热，是其专职。通经者，非若桃仁、姜黄之直行血分，热清则血不瘀耳。旧称补虚，亦以热退为补，不可不察。

按：天花粉禀清寒之气，脾胃虚寒及泄泻者忌用。

续断（味苦辛，微温，无毒，入肝经。地黄为使，恶雷丸，酒浸焙） 补劳伤，续筋骨，破瘀结，利关节，缩小便，止遗泄。痈毒宜收，胎产莫缺。

补而不滞，行而不泄，故外科女科取用宏多也。

按：雷公云：草茆根似续断，误服令人筋软。

秦艽（味苦辛，平，无毒，入肝胃二经。菖蒲为使，畏牛乳。左纹者良） 祛风活络，养血舒筋，骨蒸黄疸，利水通淋。

秦艽长于养血，故能通热舒筋。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故疗风无问久新。入胃祛湿热，故小便利而黄疸愈也。

按：下部虚寒，及小便不禁，大便滑者，忌用。

木通（味辛甘淡，平，无毒，入心、小肠二经。色白而梗细者佳） 治五淋，宣九窍，杀三虫，利关节，通血脉，开关格。行经下乳，催生堕胎。通草味淡，专利小便，下乳催生。

功用虽多，不出“宣通气血”四字。东垣云：甘淡能助西方秋气下降，专泄气滞。肺受热邪，气化之源绝，则寒水断流，宜此治之。君火为邪，宜用木通；相火为邪，宜用泽泻。利水虽同，用各有别。

按：木通性通利，精滑气弱、内无湿热、妊娠者均忌。

泽泻（味苦咸，微寒，无毒，入肾膀胱二经。畏文蛤。去皮，酒浸焙） 主水道不通，淋沥肿胀，能止泄精，善去胞垢。

种种功能，皆由利水，何以又止泄精乎？此指湿火为殃，不为虚滑者言也。李时珍曰：八味丸用泽泻者，古人用补必兼泻邪，邪去则补剂得力。专一于补，必致偏胜之害也。

按：泽泻善泻，古称补虚者误矣。扁鹊谓其害眼者，确也。病人无湿，肾虚精滑，目虚不明，切勿轻与。

车前子（味甘，寒，无毒，入肺肝小肠三经。酒拌蒸曝） 利水止泻，解热催生，益精明目，开窍通淋。用其根叶，行血多灵。

利水之品，乃云益精，何也？男女阴中各有二窍，一窍通精，乃命门真阳之火；一窍通水，乃膀胱湿热之水。二窍不并开，水窍开则湿热外泄。相火常宁，精窍常闭，久久精足，精足则目明。《明医杂录》云：服固精药久，服此行房即有子。

按：阳气下陷，肾气虚脱，勿入车前。

萹蓄（味苦平，无毒，入膀胱经） 利水治癃淋，杀虫理疮疾。

治癃及疮，皆去湿热也。

按：萹蓄甘遂，不能益人，不宜恒用。

灯心（味淡平，无毒，入心小肠二经） 清心必用，利水偏宜。烧灰吹喉痹，涂乳治夜啼。

粳粉浆之，晒干为末，入水淘之，浮者是灯心。

按：中寒小便不禁者忌之。

萆薢（味苦平，无毒，入胃肝二经。薏苡为使，畏葵根、大黄、柴胡、前胡） 主风寒湿痹，腰膝作疼，既可去膀胱宿水，反能止失溺便频。

主用皆祛风湿，补下元。杨子建曰：小便频，茎内痛，必大腑热闭，水液只就小肠，大腑愈加燥竭。因强忍房事，有瘀腐壅小肠，故痛。此与淋证不同，宜盐炒萆薢一两煎服，以葱汤洗谷道即愈。肾受土邪则水衰，肝挟相火，来复母仇，得萆薢渗湿，则土安其位，水不受侮矣。

按：萆薢本除风湿，如阴虚火炽，溺有余沥，及无湿而肾虚腰痛皆禁。菝葜、土茯苓，与萆薢形虽不同，主治相仿。总之除湿祛风，分清去浊，恶疮化毒，又能补下焦。忌茗醋。

白藓（味苦，寒，无毒，入脾经。恶桔梗、茯苓、萆薢） 主筋挛死肌，化湿热毒疮。

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白藓皮善除湿热，故疗肌死、筋挛、疮毒。

按：下部虚寒之人，虽有湿证，弗敢饵也。

金银花（味甘平，无毒，入脾经） 解热消痈，止痢宽膨。

禀春气以生，性极中和，故无禁忌。今人但入疮科，忘其治痢与胀，何金银花之蹇于遇乎？

甘菊花（味甘，微寒，无毒，入肺肾二经。枸杞、桑白皮为使。去蒂） 主胸中热，去头面风，死肌湿痹，目泪头疼。

独禀金精，善制风木。高巅之上，惟风可到，故主用多在上部。目者，肝之窍也；泪者，肝之热也。宜其瘳矣。

升麻（味甘苦，平，无毒，入肺胃脾大肠四经。青色者佳。忌火） 解百毒，杀精鬼，辟疫瘴，止喉痛头痛齿痛，口疮癍疹。散阳明风邪，升胃中清气。

禀极清之气，升于九天，得阳气之全者也，故杀鬼辟邪。头喉口齿，皆在高巅之上；风邪癍疹，皆在清阳之分，总获其升清之益。凡气虚下陷，如泻痢、崩淋、脱肛、遗浊，须其升提。虚人之气，升少降多。《内经》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东垣取入补中汤，独窥其微矣。

按：升麻属阳性升，凡吐血、鼻衄，咳嗽多痰，阴虚火动，气逆呕吐，怔忡癫狂，切勿误投。

柴胡（味苦，微寒，无毒，入肝、胆二经。恶皂荚，畏藜芦，忌见火） 主伤寒疟疾，寒热往来，呕吐胁痛，口苦耳聋，痰实结胸，饮食积聚，心中烦热，热入血室，目赤头痛，湿痹水胀，肝劳骨蒸，五疳羸热。

禀初春微寒之气，春气生而升，为少阳胆经表药。胆为清净之府，其经在半表半里，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法当和解，小柴胡汤是也。邪结则有烦热积聚等证，邪散则自解矣。肝为春令，至于升阳，故阳气下陷者不可缺。主治多端，不越乎肝胆之咎。去水胀湿痹者，风能胜湿也。治劳与疳证，乃银州柴胡，别为一种。

按：柴胡少阳经半表半里之药，病在太阳者，服之太早，则引贼入门；病在阴经者，复用柴胡，则重伤其表。世俗不知柴胡之用，每遇伤寒传经未明，以柴胡汤为不汗、不吐、不下，可以藏拙，取混用之，杀人不可胜数矣。劳证惟在肝经者用之，若气虚者，不过些小助参、耆，非用柴胡退热也。若遇劳证便用柴胡，不死安待？惟此一味，贻祸极多，表而出之。

前胡（味苦，微寒，无毒，入肺脾胃大肠四经。半夏为使，恶皂荚，藜芦） 散结而消痰定喘，下气以消食安胎。

时珍曰：前胡主降，与柴胡上升者不同，气降则痰亦降矣。安胎化食无非下气之力耳。前胡去风痰，与半夏治湿痰，贝母治燥痰者各别也。按：前胡治气实风痰，凡阴虚火动之痰，及不因外感而有痰者，法当禁之。

独活（味苦甘，平，无毒，入小肠膀胱肝肾四经） 风寒湿痹，筋骨挛疼，头旋掉眩，颈项难伸。

本入手足太阳表里引经，又入足少阴厥阴，小无不入，大无不通，故既散八风之邪，兼利百节之痛。时珍曰：独活羌活，乃一类二种。中国者为独活，色黄为细，可理伏风；西羌者为羌活，色紫气雄，可理游风。

按：独活羌活，皆主风疾，若血虚头痛，及遍身肢节痛，误用风药，反致增剧。

细辛（味辛温，无毒，入心小肠二经。恶黄芪、山茱萸，畏滑石，反藜芦） 风寒湿痹，头痛鼻塞，下气破痰，头面游风，百节拘挛，齿痛目泪。

味辛性温，禀升阳之气而为风剂，辛香开窍，故主疗如上。单服末至一钱，令人闷绝，辛药不可多用也。

按：细辛燥烈，凡血虚内热，因成头痛咳嗽者，痛戒之。

芫蔚子（味辛，微寒，无毒，入肝经。忌铁） 明目益精，行血除水。叶名益母，功用相当。

补而能行，辛而能润，为胎产要药。

按：子与叶皆善行走，凡崩漏及瞳神散大者，禁用。

防风（味甘辛，温，无毒，入肺小肠膀胱三经。畏葶苈，恶干姜、芫花，杀附子毒。色白而润者佳） 大风恶风，风邪周痹，头面游风，眼赤多泪。

能防御外风，故名防风，乃风药中润剂也。卑贱之卒，随所引而至，疮科多用之，为其风湿交攻耳。

按：防风泻肺实，肺虚有汗者勿犯。

荆芥（味辛，温，无毒，入肝经。反驴肉、无鳞鱼、河豚、蟹、黄鱼尝鱼） 主瘰疬积聚，瘀血湿温。散风热，清头目，利咽喉，消疮毒。

长于治风，又兼治血，何也？为其入风木之藏，即是血海，故并主之。今人但遇风证，概用荆防，此流气散之相沿耳；不知风在皮里膜外者宜之，非若防风入人骨肉也。

紫苏（味辛，温，无毒，入肺经） 温中达表，解散风寒。梗能下气安胎，子可消痰定喘。

俗喜其芳香，旦暮资食，不知泄真元之气。古称芳草致豪贵之疾，紫苏有焉。

按：气虚表虚者禁用叶，肠滑气虚者禁用子，慎之！

薄荷（味辛，温，无毒，入肺经。产苏州者良） 去风热，通关节，清头目，定霍乱，消食下气。猫咬蛇伤，伤寒舌胎，和蜜擦之。

发汗解表，故去风清热，利于头面。辛香开气，胀满、霍乱、食滞者，并主之。

按：薄荷辛香伐气，多服损肺伤心。

干葛（味甘平，无毒，入胃经） 主消渴大热，呕吐头痛。生用能堕胎，蒸熟化酒毒。止血痢，散郁火。

迹其治验，皆在阳明一经。止痢者，升举之用；散郁者，火郁则发之义也。仲景治太阳阳明合病，桂枝加麻黄、葛根；又有葛根芩连解肌汤，用以断太阳入阳明之路，非即太阳药也。头痛乃阳明中风，宜葛根葱白汤。若太阳初病，未入阳明而头痛者，不可便服以发之，是引贼入家也。东垣曰：葛根鼓舞胃气上行，治虚泻之圣药。风药多燥，葛根独止渴者，以其升胃家下陷，上输肺金以生水耳。

按：上盛下虚之人，虽有脾胃病，亦不宜服。

麻黄（味苦，温，无毒，入心肺膀胱大肠四经。厚朴为使，恶辛夷、石苇。去根节，水煮去沫） 专司冬令寒邪，头痛、身热、脊强。去营中寒气，泄卫中风热。

轻可去实，为发散第一药，惟在冬月在表真有寒邪者宜之。或非冬月或无寒邪，或寒邪在里，或伤风等证，虽发热恶寒，不头疼身疼而拘急，六脉不浮紧者，皆不可用。虽可汗之证，亦不宜多服。汗为心液，若不可汗而汗，与可汗而过汗，则心血为之动矣，或亡阳或血溢而成大患，可不慎哉（麻黄乃太阳经药，兼入肺经，肺主皮毛；葛根乃阳明经药，兼入脾经，主肌肉。发散虽同，所入迥异）

白芷（味辛，温，无毒，入肺胃大肠三经。当归为使，恶旋覆花，微焙） 头风目泪，齿痛眉疼，肌肤搔痒，呕吐不宁。女人赤白带下，疮家止痛排脓。

色白味辛，行手阳明庚金；性温气厚，行足阳明戊土，芳香上达，入手太阴辛金。肺者庚之弟、戊之子也，故主治不离三经。

按：白芷燥能耗血散能损气，有虚火者勿用。痈疽已溃，宜渐减去。

藁本（味辛，温，无毒，入膀胱经。恶茵茹） 风家巅顶作痛，女人阴肿疝疼。

辛温纯阳，独入太阳，理风寒疝瘕阴痛，皆太阳经寒湿为邪。

按：头痛挟内热者，及伤寒发于春夏阳证头痛，不宜进也。

天麻（味辛平，无毒，入肝经。酒浸煨熟焙干） 风虚眩运，麻痹不仁，语言蹇涩，腰膝软疼。杀精魅蛊毒，理惊气风痫。

肝为风木之藏，藏血主筋，独入肝经，故主治如上。

按：天麻虽不甚燥，毕竟风剂助火，若血虚无风者，不可妄投。

香薷（味辛，微温，无毒，入肺胃二经。忌见火） 主霍乱水肿，理暑气腹痛。

治乘凉饮冷，阳气为阴邪所遏，以致头疼发热，烦躁口渴，吐泻霍乱，宜用之以发越阳气，散水和脾则愈。若劳役受热，反用香薷，是重虚其表，而又济之以温，则大误矣。

按：香薷乃夏月解表之剂，无表邪者戒之。

黄连（味苦，寒，无毒，入心经。龙骨、连翘为使，恶菊花、玄参、芫花、白薇皮、白僵蚕，畏款冬、牛膝，解巴豆、附子毒，忌猪肉。姜汁炒） 泻心除痞满，明

目理疮疡。痢疾腹痛，心痛惊烦，杀虫安蛔，利水厚肠。

禀天地清寒之气，直泻丙丁。痞满，目疾，疮疡，惊痛，南方亢上之象；泄痢蛔虫，湿热之愆。苦以燥之，寒以清之，固宜痊也。韩悉口：黄连与官桂同行，能使心肾交于顷刻。时珍曰：香连丸用黄连、木香，水火散用黄连、干姜，左金丸用黄连、吴茱萸，姜黄散用黄连、生姜，口疮方用黄连、细辛，皆一冷一热，寒因热用，热因寒用，阴阳相济，最得制方之妙。

按：《素问》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王冰注云：增味益气，如久服黄连反热，从火化也。盖大苦大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譬如皋陶明刑执法，是其职也。稷契夔龙之事，非其任矣。故第可荡邪涤热，焉能济弱扶虚。如脾虚血少，以致惊烦痘疮，气虚作泻，行浆后泄泻，肾虚人五更泄泻，阴虚烦热，脾虚发泻，法咸禁之。

胡黄连（味苦，寒，无毒，入肝胆二经。恶菊花、玄参，忌猪肉，折之尘出如烟者真） 主虚家骨蒸久痢，医小儿疳积惊痫。

清肝胆之热，与黄连略似，但产于胡地者也。按：胡黄连大苦大寒，脾虚血弱之人，虽见如上诸证，亦勿轻投，必不得已，须与补剂同施。

黄芩（味苦，性寒，无毒，入肺大肠二经。山茱萸、龙骨为使，畏丹砂、牡丹、藜芦。酒浸蒸熟曝之） 中枯而大者，清肺部而止嗽化痰，并理目赤疔痈；坚实而细者，泻大肠而除湿治痢，兼可安胎利水。

苦能燥湿，苦能泄热，苦能下气，故治疗如上。轻飘者上行，坚重者下降，不可不别也。杨仁斋谓“柴胡退热不及黄芩”，不知柴胡苦以发之，散火之标；黄芩寒以胜热，折火之本。

按：苦寒伤胃，证挟虚寒者均宜戒，女人虚胎，亦不宜与。

龙胆草（味苦涩，大寒，无毒，入肝胆二经。恶地黄，酒浸炒） 主肝胆热邪，清下焦湿火，肠中小虫痈肿，婴儿客忤惊疳。

禀纯阴之气，但以荡涤肝胆之热为职。

按：龙胆大苦大寒，譬之严冬黯淡惨肃，冰凌盈谷，万卉雕残，人身之中，讵可令此气常行乎？先哲谓苦寒伐标，宜暂不宜久，如圣世不废刑罚，所以佐德意之穷，非气壮实热之证，率尔轻投，其败必矣。

何首乌（味苦涩，微温，无毒，入肝肾二经。茯苓为使，忌诸血、无鳞鱼、萝卜、葱、蒜、铁器。选大者赤白合用，泔浸黑豆拌，九蒸九晒） 补真阴而理虚痨，益精髓而能续嗣。强精壮骨，黑发悦颜。消诸肿痈疮，疗阴伤久疟，治崩中带下，调产后胎前。

昔有老叟何姓者，见有藤夜交，掘而服之，须发尽黑，故名何首乌。后因阳事大举，屡生男子，故名能嗣。由是则滋阴种嗣，信不诬矣。补阴而不滞不寒，强阳而不燥不热，禀中和之性，而得天地之纯气者欤！

按：何首乌与白萝卜同食，能令须发早白，犯铁气损人，谨之！

桔梗（味苦辛，平，无毒，入肺经。畏白蔹、龙胆草、泔浸去芦微焙） 清肺热以除痈痿，通鼻塞而理咽喉。排脓行血，下气消痰。定痢疾腹痛，止胸胁烦疼。

桔梗为舟楫之剂，引诸药上至高之分以成功，肺经要药也。风证、郁证、肺证，皆不可缺。

按：桔梗功著于华盖之藏，攻补下焦药中，不可入也。

藿香（味辛，微温，无毒，入脾肺二经） 温中开胃，行气止呕。

禀清和芳烈之气，为脾肺达气要药。

按：《楞严经》谓之荂婆婆香，取其芳气，今市中售者不甚芳香，或非真种。若阴虚火旺，胃热作呕，法当戒用。

香附（味苦，微温，无毒，入肺肝二经。童便浸晒焙） 开郁化气，发表消痰；腹痛胸热，胎产神良。

禀天地温燥之气，入人身金木之宫，血中之气药也。按：韩飞霞称香附于气分为君药，统领诸药，随用得宜，乃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也。性燥而苦，独用久用反能耗血，如上所述之功，皆取其治标，非治本也。惧燥蜜水炒，惧散醋炒之。

白豆蔻（味辛，温，无毒，入肺胃二经。去衣微焙） 温中除吐逆，开胃消饮食。疟证宜投，目翳莫缺。

感秋燥之令，得乎地之火金。味辛气温，为宽中去滞之需，翳膜遮睛，亦滞气也。

按：豆蔻辛温，火升作呕，因热腹痛者忌。

草豆蔻（味辛，温，无毒，入肺脾胃三经。去膜微炒） 散寒，止心腹之痛；下气，驱逆满之痞。开胃而理霍乱吐泻，攻坚而破噎膈癥瘕。

辛能破滞，香能达脾，温能散寒。按：草豆蔻辛燥，犯血忌，阴不足者远之。

草果（味辛，温，入胃经） 破瘴疠之疟，消痰食之愆。

气猛而浊，如仲由未见孔子时气象。

按：疟不由于岚瘴，气不实邪不盛者，并忌。

肉豆蔻（味辛，温，入胃、大肠二经。面裹煨透去油，忌铁） 温中消食，止泻止痢，心疼腹痛，辟鬼杀虫。

丹溪云：属金与土。《日华》称其下气，以脾得补而善运，气自下也，非若陈皮、香附之泄耳。

按：肉果性温，病人有火，泻痢初起，皆不宜服。

缩砂仁（味辛，性温，无毒，入肺脾胃大小肠肾六经。炒去衣） 下气而止咳嗽奔豚，化食而理心疼呕吐。霍乱与泻痢均资，鬼疰与安胎并效。

芳香归脾，辛能润肾，开脾胃要药，和中气正品，若肾虚气不归元，非此向导不济。鬼畏芳香，胎喜疏利，故主之。

按：砂仁性燥，血虚火炎者，不可过用。胎妇食之太多，耗气必致产难。

玄胡索（味辛，温，无毒，入肺肝二经。酒炒） 破血下气，止腹痛心疼；调经利产，主血晕崩淋。

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理通身诸痛，疗疝舒筋，乃活血化气之神药也。

按：玄胡索走而不守，惟有阙滞者宜之。若经事先期，虚而崩漏，产后血虚而晕，万不可服。

姜黄（味苦辛，温，无毒，入肝脾二经） 破血下气，散肿消痈。

辛散苦泄，故专功于破血，下气其旁及者耳。别有一种片姜黄，止臂痛有效。

按：血虚者服之，病反增剧。

郁金（味辛苦，寒，无毒，入肺肝胃三经） 血积气壅，真称仙剂，生肌定痛，的是神丹。

能开肺金之郁，故名郁金。物罕值高，肆中多伪，折之光明脆彻，必苦中带甘味者乃真。

按：郁金本入血分之气药，其治吐血者，为血之上行，皆属火炎，此能降气，气

降即火降，而性又入血，故能导血归经。如真阴虚极，火亢吐血，不关肝肺气逆，不宜用也，用亦无功。

蓬莪术（味甘辛，温，无毒。酒炒） 积聚作痛，中恶鬼疰。妇人血气，丈夫奔豚。

气不调和，藏府壅滞，阴阳乖隔，鬼厉凭之。蓬术利气达窍，则邪无所容矣。

按：蓬术诚为磨积之药，但虚人得之，积不去而真已竭，重可虞也或与健脾补元之药同用，乃无损耳。

京三棱（味苦平，无毒，入肝经，醋炒） 下血积有神，化坚癖为水。

昔有患癖死者，遗言开腹取视，得病块坚如石，文理五色，人谓异物窃作刀柄，后以刀刈三棱，柄消成水，故治癖多用焉。

按：洁古谓三棱泻真气，虚者勿用。东垣五积诸方，皆有人参赞助，如专用克削，脾胃愈虚，不能运行，积安得去乎？

款冬花（味辛，性温，无毒，入肺经。杏仁为使，恶玄参，畏贝母、辛夷、麻黄、黄耆、连翘、甘草、黄芩。蜜水炒） 化痰则咳嗽无忧，清肺则痈痿有赖。

雪积冰坚，款花偏艳，想见其纯阳之禀，故其主用皆辛温开豁也。却不助火，可以久任。

茅根（味甘，寒，无毒，入肺经） 凉金定喘，治吐衄并血淤；利水通淋，祛黄疸及痈肿。茅针溃痈，茅花止血。

甘寒可除内热，性又入血消瘀，且下达州都，引热下降，故吐血、衄血者急需之。针能溃痈，每食一针即有一孔，二针二孔，大奇。

按：吐衄有因于寒，有因于虚者，非所宜也。

白前（味甘平，无毒，入肺经。甘草汤泡，去须焙） 疗喉间喘呼欲绝，宽胸中气满难舒。

感秋之气，得土之味，清肺有神。喉中作水鸡声者，服之立愈。

按：白前性无补益，肺实邪壅者宜之，否则忌也。

淡竹叶（味淡，寒，无毒，入小肠经） 专通小便，兼解心烦。

淡味五藏无归，但入太阳，利小便，小便利则心火因之而清也。

按：淡竹叶有走无守，不能益人。孕妇禁服。

冬葵子（味甘，寒，无毒，入膀胱经） 能催生通乳，疏便闭诸淋。

气味俱薄，淡滑为阳，故能利窍。

按：无故服冬葵子，必有损真之害。

萱花（味甘平，无毒，入心经） 长于利水快膈，令人欢乐忘忧。

萱，古作谖，《诗》云“焉得谖草”，即此种也。谖，忘也，欲树之以忘忧也。娠妇佩之生男（又名宜男）。

地榆（味苦，寒，无毒，入肝经。恶麦门冬） 止血痢肠风，除带下五漏。

味苦而厚，沉而降，善主下焦血证，兼去湿热。

按：地榆寒而下行，凡虚寒作泻，气虚下陷而崩带者，法并禁之。

蒺藜（味甘，温，无毒，入肾经。酒炒去刺） 补肾止遗，消风胜湿。产沙苑者，强阴益精。

沙苑蒺藜，市多伪者。状如肾子，带绿色，咬之作生豆气者真。

按：沙苑蒺藜性能固精，若阳道数举，媾精难出者勿服。

半夏（味辛，温，有毒，入心脾胃三经。柴胡为使。恶皂荚，畏雄黄、姜、鳖甲，

反乌头，忌羊血、海藻、饴糖。水浸五日，每日换水去涎，姜矾同煮，汁干为度）消痰燥湿，开胃健脾，咳逆呕吐，头眩昏迷，痰厥头痛，心下满坚，消痈可也，堕胎有焉。

汪机曰：脾胃湿热，涎化为痰，此非半夏，曷可治乎？若以贝母代之，翘首待毙。时珍曰：脾无湿不生痰，故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半夏治痰，为其体滑辛温也。涎滑能润，辛温能散亦能润，故行湿而通大便，利窍而泄小便。所谓辛走气，能化液，辛以润之是已。丹溪谓：半夏能大便润而小便长。成无己谓：半夏行水气而润肾燥，《局方》半硫丸治老人虚秘，皆取其滑润也。俗以半夏为燥，不知湿去则土燥，痰涎不生，非其性燥也。但恐非湿热之邪而用之，是重竭其津液，诚非所宜。

按：半夏主治最多，莫非脾湿之证，苟无湿者，均在禁例。古人半夏有三禁：谓血家、渴家、汗家也。若无脾湿，且有肺燥，误服半夏，悔不可追。责在司命，谨诸戒诸！

南星（味苦，辛，温，有毒，入肝脾二经。畏附子、干姜、生姜。冬月研末，入牛胆中，悬风处） 风痰麻痹堪医，破血行胎可虑。

南星入肝，去风痰，性烈而燥，得牛胆则燥气减，得火炮则烈性缓。

按：南星治风痰，半夏治湿痰，功用虽类，而实殊也。非西北人真中风者勿服。

附子（味辛甘，热，有毒，入脾肾二经。畏防风、黑豆、甘草、黄芪、人参、童便、犀角。重一两以上，矮而孔节稀者佳。童便浸一日，去皮切作四片，童便及浓甘草汤同煮，汁尽为度，烘干） 补元阳，益气力，堕胎孕，坚筋骨。心腹冷痛，寒湿跼躃，足膝瘫软，坚瘕癥癖。（冬采为附子，主寒疾；春采为乌头，主风疾）

主治繁众，皆由风寒湿三气所致。邪客上焦，咳逆心痛；邪客中焦，腹痛积聚；邪客下焦，腰膝脚痛。附子热而善走，诸证自瘥也。洁古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则便溺有节。丹溪云：气虚热甚，稍加附子以行参芪之功，肥人多湿亦用之。虞抟曰：禀雄壮之质，有斩关之能，引补气药以追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以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以驱在表风邪，引温暖药以除在里寒湿。吴绶曰：伤寒传变三阴，及中寒夹阴，身虽大热，而脉沉者必用之厥冷腹痛，脉沉而细，唇青囊缩者，急用之。近世往往不敢用，直至阴极阳竭而后议用，晚矣。

按：附子退阴益阳，祛寒湿之要药也。若非阴寒寒湿，阳气虚弱之病，而误用于阴虚内热，祸不旋踵。

天雄（味辛，热，有毒，入肾经。远志为使，恶干姜，制同附子） 除寒湿，强阴壮筋骨。

乌、附、天雄，皆补下焦阳虚。若是上焦阳虚，即属心肺，当用参芪，不当用天雄、乌、附，天雄之尖皆向下，其脐乃向上，生苗之处。寇氏谓其不肯就下，洁古谓补上焦阳虚，俱误认尖为向上耳；丹溪以为下部之佐者，庶几得之。

按：阴虚者禁同附子。

白附子（味辛，温，有毒，入胃经。炮去皮脐） 中风失音，消痰去湿。

白附子引药上行，与黑附子非一类也。

按：白附子燥药也，似中风证虽有痰亦禁用，小儿慢惊勿用。

蚤休（味苦，寒，有毒，入肝经） 专理痈毒，兼疗惊痫。

一名重楼金线。歌云：七叶一支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此，一似手拈拿。

按：蚤休中病即止，不宜多用。

大黄（味苦、寒，有毒，入脾胃肝大肠四经。黄芩为使，无所畏。锦纹者佳）

瘀血积聚，留饮宿食，痰实结热，水肿痢疾。

大黄乃血分之药，若在气分，是谓诛伐无过矣。仲景泻心汤，治心气不足而吐衄者，乃心气不足，而胞络肝脾与胃，邪火有余，虽曰泻心，实泻四经血中伏火也。又心下痞满，按之软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亦泻脾胃湿热，非泻心也。病发于阴而下之则痞满，乃寒伤营血，邪气乘虚结于上焦，胃之上脘在于心，故曰泻心实泻脾也。病发于阳而下之则结胸，乃热邪陷入血分，亦在上脘。大陷胸汤丸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也。若结胸在气分，只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只用半夏泻心肠。成氏注释，未能分别此义。

按：大黄虽有拨乱反正之功，然峻剂猛烈，长驱直捣，苟非血分热结，六脉沉实者，切勿轻与推荡。

商陆（味辛，性平，有大毒，入脾经。铜刀刮去皮，水浸一宿，黑豆拌蒸） 水满鼓胀，通利二便。

按：商陆行水，有排山倒岳之势，胃弱者痛禁。赤者捣烂，入麝香少许贴脐，即能利便消肿。肿因脾虚者多，若误用之，一时虽效，未几再作，决不可救。

芫花（味苦，温，有毒，入脾肺肾三经。反甘草，陈久者良，好醋煮过，晒干则毒减） 攻痰癥饮癖，行蛊毒水胀。

仲景治太阳证，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喘嗽或利者，用小青龙汤；表已解，头痛出汗恶寒，心下有水气，干呕胁痛，或喘咳者，用十枣汤。盖小青龙治未解之表，使水气从毛窍出，开鬼门也；十枣汤攻里，使水气从二便出，洁净府也。夫饮有五，皆因内啜水浆，外受湿气，流于肺则为支饮，流于肝则为悬饮，流于心则为伏饮，流于肠胃则为痰饮，流于经络则为溢饮，或作肿胀。芫花、大戟、甘遂，能直达水饮窠囊隐僻之处。

按：毒性至紧，取效极捷，稍涉虚者，多致夭折。

大戟（味苦辛，寒，有毒，入脾经。赤小豆为使，恶山药，畏菖蒲，反甘草。水煮软，去骨用） 驱逐水蛊，疏通血瘀，发汗消痈，除二便闭。

苦能直泄，故逐血行水；辛能横散，故发汗消痈。

按：大戟阴寒善走，大损真气，若非元气壮实，水湿留伏，乌敢浪施！

甘遂（味苦甘，寒，有毒。瓜蒂为使，恶远志，反甘草。面裹煨熟） 逐留饮水胀，攻痞热疝瘕。

水结胸非此不除。仲景治心下留饮，与甘草同行，取其相反而立功也。凡水肿以甘遂末涂腹绕脐，内服甘草汤，其肿便消，二物相反而感应如神。

按：甘遂去水极神，损真极速，大实大水，可暂用之，否则禁之。

续随子（味辛，温，有毒，入肾经。去壳研细，纸包去油） 主血结月闭，疗血蛊癥瘕。一名千金子。

辛温有毒之品，攻击猛鸷。月闭等证，各有成病之由，当求其本，不可概施。

按：脾虚便滑之人，服之必死。

蓖麻子（味甘，性平，有毒） 口眼不正，疮毒肿浮，头风脚气，瘰疬丹瘤，胞衣不下，子肠不收。

如前诸证，皆从外治，不经内服，以其长于收吸，能拔病气出外。凡服蓖麻，一生不得食豆，犯之胀死。

射干（味苦平，有毒，入肺经。泔浸煮之） 清咳逆热气，损喉痹咽疼。

泄热散结，多功于上焦。

按：射干虽能泄热，不能益阴。故《别录》云："久服令人虚，虚者大戒。"

常山（味辛，苦，寒，有毒，入肝经，酒炒透） 疗痰饮有灵，截疟疾必效。

疟证必有黄涎聚于胸中，故曰"无痰不成疟"也。弦脉主痰饮，故曰"疟脉自弦"。常山去老痰积饮，故为疟家要药。必须好酒久炒令透，不尔使人吐也。

按：常山猛烈，使之霍食者多效；若肉食之人，稍稍挟虚，不可轻入。

马兜铃（味苦，寒，无毒，入肺经。醋焙） 清金有平咳之能，涤痰有定喘之效。

体性轻扬，有功于至高之藏，根名青木香，涂诸毒热肿。

按：肺虚挟寒者，畏之如蝥。

巴戟天（味甘，温，无毒，入肾经。覆盆子为使，畏丹参。酒浸焙） 安五脏以益精，强筋骨而起阴。

补助元阳，则肾气滋长，诸虚自熄。

按：阴虚相火炽者禁用。

百部（味甘，微温，无毒，入肺经） 肺寒咳嗽，传尸骨蒸。杀蛔虫寸白，除蝇虱蛲虫。

与天门冬形相类而用相仿，故名野天门冬。但天门冬治肺热，此治肺寒，为别也。

按：脾胃虚人，须与补药同用，恐其伤胃气，又恐其滑肠也。

旋覆花（味咸甘，微温，无毒，入肺大肠二经。去蒂，焙） 老痰坚硬，结气留饮，风气湿痹，利肠通脉。一名金沸草。

咸能软坚，故能祛老痰结积，风湿燥结之痹，温能解散，咸可润下也。

按：丹溪云：走散之药，虚者不宜多服。冷利大肠，虚寒人禁之。

红花（味辛，温，无毒，入心肝二经。酒浸微焙） 产后血晕急需，胎死腹中必用。

时珍曰：活血润燥，行血之要药也。

按：红花过用，使人血行不止，人所未知。

大蓟、小蓟（味甘，温，无毒，入心肝二经） 崩中吐衄，瘀血停留。

二蓟性味主疗皆同，但大蓟兼主痈疽也。

按：二蓟破血之外无他长，不能益人。

夏枯草（味苦辛，寒，无毒，入肝经。土瓜为使） 瘰疬鼠瘘，目痛羞明。

辛能散结，苦能泄热，独走厥阴，明目治疬。

按：夏枯草久用，亦伤胃家。

葫芦巴（味苦，热，无毒，入肾膀胱二经，淘净，酒焙） 元藏虚寒膀胱疝气。

寒湿成疝，肝疾也。元藏暖则筋自和而疝愈，此肾肝同治，乙癸同源之理也。

按：相火炽盛，阴血亏少者禁之。

牛蒡子（味辛平，无毒，入肺经。酒炒研） 宣肺气，理痘疹，清咽喉，散痈肿。一名鼠粘子，一名恶实。

开毛窍，除热毒，为痘疹要药。

按：牛蒡子性冷而滑，惟血热便闭者宜之，否则忌用。

肉苁蓉（味甘咸，温，无毒，入肾经。酒洗去甲） 益精壮阳事，补伤润大肠。男子血沥遗精，女子阴疼带下。

滋肾补精之首药，但须大至觔许，不腐者佳。温而不热，补而不骤。故有"从容"之名。别名黑司命，亦多其功力之意云。

按：苁蓉性滑、泄泻及阳易举精不固者忌之。

锁阳（味甘咸，温，无毒，入肾经） 强阴补精，润肠壮骨。

《辍耕录》云：蛟龙遗精入地，久之，则发起如笋，上丰下俭，绝类男阳。

按：锁阳功用与苁蓉相仿，禁忌亦同。

淫羊藿（味辛，温，无毒，入肾经。山药为使，得酒良，用羊油拌炒） 强筋骨，起阳事衰；利小便，除茎中痛。

陶弘景云：服之好为阴阳，别名仙灵脾、千两金、弃杖草，皆矜其功力也。

按：淫羊藿补火，相火易动者远之。

仙茅（味辛，温，有小毒，入肾经。忌铁器，禁牛乳。糯米泔浸一宿，去赤汁则毒去） 助阳填骨髓，心腹寒疼，开胃消宿食，强记通神。

补而能宣，西域僧献于唐玄宗，大有功力，遂名婆罗门参。广西英州多仙茅，羊食之遍体化为筋，人食之大补。其消食者助少火以生土，土得乾健之运也；其强记者，肾气时上交于南离故也。

按：仙茅专于补火，惟精寒者宜之，火炽者有暴绝之戒。

补骨脂（味辛，温，无毒，入肾经。恶甘草，忌羊肉诸血。胡桃拌炒） 兴阳事，止肾泄，固精气，止腰疼。一名破故纸。

暖则水藏，壮火益土之要药也。

按：补骨性燥，凡阴虚有热，大便闭结者戒之。

菟丝子（味辛甘平，无毒，入肾经。山药为使，酒煮打作饼，烘干再研，即成细末） 续绝伤，益气力，强阴茎，坚筋骨。溺有余沥，寒精自出，口苦燥渴，寒血为积。

雷公云：禀中和之性，凝正阳之气。肾藏得力，则绝伤诸证愈矣。主口苦燥渴者，水虚则内热津枯，辛以润之，二证俱安也。

按：菟丝子助火，强阳不痿者忌之。

覆盆子（味甘平，无毒，入肝肾二经。去蒂酒蒸） 补虚续绝伤，强阴，美颜色。

能益闭蛰封藏之本，以缩小便，服之当覆其溺器，故名。

按：覆盆子固涩，小便不利者禁之。

骨碎补（味苦，温，无毒，入肾经。剔去毛，蜜蒸） 主骨碎折伤，耳响牙疼，肾虚泄泻，去瘀生新。

迹其勋伐，皆是足少阴肾经，观其命名，想见功力。戴元礼用以治骨痿有效。

按：《经疏》云：勿与风燥药同用。

钩藤（味甘，微寒，无毒，入肝经） 舒筋除眩，下气宽中，小儿惊痫，客忤胎风。

祛肝风而不燥，庶几中和，但久煎便无力，俟他药煎就，一二沸即起颇得力也。去梗纯用嫩勾，其功十倍。

按：勾藤性寒，故小儿科珍之，若大人有寒者，不宜多服。

蒲黄（味甘平，无毒，入肝经） 熟用止血，生用行血。

入东方血海，是其本职。利小便者，兼入州都之地耳。

按：无瘀血者勿用。

海藻（味苦咸，寒，无毒，入肾经。反甘草） 消瘰疬瘿瘤，散癥瘕痈肿。

苦能泄结，寒能涤热，咸能软坚，故主疗如上。

按：脾家有湿者勿服。

泽兰（味苦甘，微温，无毒，入肝脾二经） 和血有消瘀之能，利水有消蛊之效。

甘能和血，独入血海，攻击稽留；其主水肿者，乃血化为水之水，非脾虚停湿之水也。

按：泽兰行而带补，气味和平，无偏胜之忧。

艾叶（味苦，微温，无毒，入肺脾肝肾四经。苦酒香附为使） 安胎气，暖子宫，止血痢，理肠风。灸除百病，衄吐崩中。陈久者良。

辛可利窍，苦可疏通，故气血交理，而妇科带下调经多需之。

按：艾性纯阳香燥，凡有血燥生热者禁与。

昆布（味咸，寒，无毒，入肾经。洗净） 顽痰结气，积聚瘿瘤。

咸能软坚，噎证恒用之，取其祛老痰也。

按：昆布之性，雄于海藻，不可多服，令人瘦削。

防己（味苦辛，性寒，无毒，入膀胱经。恶细辛，畏葶藶女菀卤咸） 祛下焦之湿，泻血分之热；理水肿脚气，通二便闭结。

防己分木、汉二种，木者专风，汉者专水。

按：东垣云：防己大苦大寒，泻血中湿热，亦瞑眩之药也。服之使人身心烦乱，饮食减少，惟湿热壅遏，及脚气病，非此不效。若虚人用防己，其害有三：谷食已亏，复泄大便，重亡其血，一也；渴在上焦气分，而防己乃下焦血分药，二也；伤寒邪传肺经，气分湿热，而小便黄赤，禁用血药，三也。

威灵仙（味苦，温，无毒，入膀胱经。忌茶苦茗面） 宣五藏而疗痛风，去冷滞而行痰水。

此风药之善走者也。威者言其猛烈，灵者言其效验。

按：威灵仙大走真气，兼耗人血，不得已而后用之可也。

水萍（味辛，寒，无毒，入肺经） 发汗开鬼门，下水洁净府。

水萍轻浮，入肺经，发汗；气化及州都，因而利水。歌云：天生灵草无根干，不在山间不在岸，始因飞絮逐东风，紫背青皮飘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时须在七月半，选甚瘫风与大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内服三丸，铁镘头上也出汗。

按：水萍发汗力比麻黄，下水功同通草，苟非大实大热者，安敢轻试耶？

牵牛子（味苦寒，有毒，入肺大小肠三经，酒蒸研细） 下气逐痰水，除风利小便。

辛热有毒之药，性又迅急，主治多是肺脾之病，多因虚起，何赖泻药？况诸证应用药物，神良者不少，何至舍其万全，而就不可必之毒物哉？东垣谆复其词，以戒后人勿用。盖目击张子和旦暮用之，故辟之甚力，世俗不知，取快一时，后悔奚及。

紫葳花（味酸，寒，无毒，入心肝二经。畏卤咸） 三焦血瘀，二便燥干。

即凌霄花也。能去血中伏火，及血热生风之证。

按：紫葳酸寒，不能益人，走而不守，虚人避之。

使君子（味甘，温，无毒，入脾胃二经） 杀诸虫，治疳积。

杀虫药皆苦，使君子独甘。空腹食数枚，次日虫皆死而出矣。忌饮热茶，犯之即泻。有言其不宜食者，非也。夫树有蠹，屋在蚁，国有盗，祸耶福耶？观养生者，先去三尸虫，可类推矣。

按：使君子为杀虫而设，苟无虫积，服之必致损人。

木贼草（味甘，苦，平，无毒，入肝经） 迎风流泪，翳膜遮睛。

木贼为磋擦之需，故入肝而伐木。去节者善发汗，中空而轻，有升散之力也。

按：木贼多服损肝，不宜久用。

豨莶（味苦，寒，有小毒，入肝肾二经） 肢节不利，肌体麻痹，脚膝软疼，缠绵风气。

能宣能补，故风家珍之。本草相传功用甚奇，然近世服之，经年罕效。意者制法未尽善欤？风气有分别欤？药产非道地欤？亦以见执方者之失也。

按：豨莶长于理风湿，毕竟是祛邪之品，恃之为补，吾未敢信也。

青蒿（味苦，寒，无毒，入肝肾二经。童便浸一宿曝） 去骨间伏热，杀鬼疰传尸。

苦寒之药，多与胃家不利，惟青蒿芬芳袭脾，宜于血虚有热之人，取其不犯冲和之气耳。

按：寒而泄泻者，仍当避之。

茵陈（味苦，寒，无毒，入膀胱经） 理黄疸而除湿热，佐五苓而利小肠。

茵陈去湿热，独宜于五疸，然亦须五苓之内佐助成功。

按：用茵陈者，中病即已；若过用之，元气受贼。

益智仁（味辛，温，无毒，入心脾肾三经。去壳，盐水炒，研细） 温中进食，补肾扶脾。摄涎唾，缩小便，安心神，止遗浊。

辛能开散，使郁结宣通，行阳退阴之药也。古人进食必先益智，为其于土中益火故耳。

按：益智功专补火，如血燥有热，及因热而遗浊者，不可误入也。

荜拨（味辛，热，无毒，入肺脾二经。去涎，醋浸一宿，焙干，刮去皮粟子净） 温脾除呕逆，定泻理心疼。

古方用此者，百中之一，其以荜拨辛热耗散，能动脾肺之火；多用损目耶。

高良姜（味辛，温，无毒，入脾胃肝三经。微炒） 温胃去噎，善医心腹之疼；下气除邪，能攻岚瘴之疟。

古方治心脾疼多用良姜，寒者用之至二钱，热者亦用四五分于清火剂中，取其辛温下气，止痛有神耳。

按：虚人须与参术同行，若单用多用，犯冲和之气已。

海金沙（味甘，寒，无毒，入小肠膀胱二经） 除湿热，消肿满，清血分，利水道。

产于黔中及河南，收曝日中小干，以纸衬之，以杖击之，有细沙落纸上，且曝且击，以尽为度。性不狼戾，惟热在太阳经血分者宜之。

谷精草（味辛，温，无毒，入肝胃二经） 头风翳膜遮睛，喉痹牙疼疥痒。

田中收谷后多有之，田低而谷为水腐，得谷之余气结成。此草其亦得天地之和气者欤。兔粪名望月沙，兔喜食此草，故目疾家收之。如未出草时兔粪，不可用也。

青黛（味咸，寒，无毒，入肝经） 清肝火，解郁结，幼科惊疳，大方吐血。

真者从波斯国来，不可得也。今用干靛，每斤淘取一两亦佳。

按：青黛性凉，中寒者勿使。

连翘（味苦，寒，无毒，入心胃胆肾大肠五经） 除心经客热，散诸经血结。

手少阴主药也。诸疮痛痒，皆属心火，故为疮家要药。

按：连翘苦寒，多饵即减食，谨之！

马鞭草（味苦，寒，无毒，入肝肾二经） 理发背痈疽，治杨梅毒气。癥瘕须用，血闭宜求。

此草专以驱逐为长，疮证久而虚者，斟酌用之。

葶苈子（味辛，寒，无毒，入肺经。榆皮为使，酒炒） 疏肺下气，喘逆安平，消痰利水，理胀通经。

《十剂》云：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但性峻不可混服。有甜、苦二种，甜者力稍缓也。

王不留行（味苦平，无毒，入大肠经。水浸焙） 行血通乳，止衄消疔。

王不留行，喻其走而不守，虽有王命不能留其行也。古云：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常流。乃行血之力耳。

按：失血后，崩漏家、孕妇并忌之。

瞿麦（味苦，寒，无毒，入膀胱经） 利水破血，出刺堕胎。

八正散用为利小便之主药，若心虽热而小肠虚者忌服；恐心热未除，而小肠复病矣。当求其属以衰之。

地肤子（味苦，寒，无毒，入脾经） 利膀胱，散恶疮。皮肤风热，可作浴汤。

其主用多在皮肤，其入正在土藏，盖脾主肌肤也，即其利水兼能祛湿者欤。

决明子（味咸平，无毒，入肝经） 青盲内障，翳膜遮睛，赤眶烂，泪出羞明。

此马蹄决明也。以决能明目，故得此名。另有草决明、石决明，与之同功，而各为一种。石决明独与云母石相反。

紫草（味苦，寒，无毒，入心、胞络、肝三经） 凉血和血，清解疮疡，宣发痘疹，通大小肠。

按：紫草凉而不凝，为痘家血热之要药。但痘证极重脾胃，过用则有肠滑之虞。

山慈姑（味甘辛，平，有小毒，入胃经） 痈疽疔毒，酒煎服，瘰疬疮瘿，醋拌涂。治毒蛇狂犬之伤，敷粉滓瘢点之面。

花状如灯笼而红，根如慈姑而白。《酉阳杂俎》云：金灯之花，与叶不相见，谓之无义草。

按：寒凉之品，不得过服。

贯众（味苦，寒，有毒，入肝经。去皮毛，锉焙） 杀虫解毒，化硬破癥，产后崩淋，金疮鼻血。

有毒而能解毒，去瘀而能生新，然古方中不恒用之。别名管仲，岂音相类耶，抑为其有杂霸之气耶？

狗脊（味苦平，无毒，入肝肾二经。萆薢为使，锉炒） 强筋最奇，壮骨独异。男子腰脚软疼，女人关节不利。

状如狗之脊，故名狗脊，以形得名也。别名扶筋，以功得名也。

天名精（味甘辛，寒，无毒，入肺经。地黄为使） 下瘀血，除结热，定吐衄，逐痰涎，消痈毒，止咽痛，杀疥虫，揩肤痒。可吐痰治疟，涂虫螫蛇伤。根名土牛膝，功用相同。子名鹤虱，专掌杀虫。

一名蛤蟆蓝，一名活鹿草，外科要药。生捣汁服，令人大吐大下，亦能止牙疼。

按：脾胃寒薄，不渴易泄者勿用。

山豆根（味苦，寒，无毒，入心肺二经） 主咽痛虫毒，消诸肿疮疡。

按：其性大苦大寒，脾胃所苦，食少而泻者，切勿沾唇。

白芨（味苦，微寒，无毒，入肺经） 肺伤吐血建奇功，痈肿排脓称要剂。

性收色白，合乎秋金。宜入相传之经，以疗诸热之证。收中有散，又能排脓，花名箬兰，贵重可喜。

按：痈疽溃后，不宜同苦寒药服。反乌头、乌喙。

藜芦（味辛苦，微寒，有毒，入脾胃二经） 司蛊毒与喉痹，能杀虫理疥疡。与酒相反，同用杀人。

有宣壅导滞之力，苦为涌剂，能使邪气热痰皆吐出也。苦能杀虫，并主疥癣。

按：藜芦有毒，服之令人烦闷吐逆，凡胸中有老痰，或中蛊毒，止可借其喷吐，不然切勿沾口，大损津液。

营实（味酸涩，微寒，无毒，入胃经） 口疮骨鲠之用，睡中遗尿之方。

专达阳明解热，以其性涩，兼有遗尿之疗也。

蛇床子（味苦辛，温，无毒，入脾肾二经） 男子强阳事，妇人暖子宫。除风湿痹痒，擦疮癣多功。

去足太阴之湿，补足少阴之虚，强阳颇著奇功，人多忽之。宁知至贱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耶？得地黄汁拌蒸三遍后，色黑乃佳。

按：肾火易动者勿食。

景天（味苦酸，寒，无毒，入心经） 诸种火丹能疗，一切游风可医。毒蛇伤咬，急用捣敷。

大寒纯阴之品，故独入离宫，专清热毒。

按：中寒之人服之有大害，惟外涂不妨耳。一名慎火草。

兰叶（味辛平，无毒，入肺经） 蛊毒不祥，胸中痰癖，止渴利水，开胃解郁。

兰花禀天地清芬之气，入西方以清辛金，颇有殊功。今人不恒用之，亦缺典也。产闽中者，力胜江浙诸种。

藒（音茴）香（味辛，温，无毒，入胃肾二经） 主腹痛疝气，平霍乱吐逆。

辛香宜胃，温性宜肾，故其主治不越二经。

按：茴香辛温，若阳道数举，得热则吐者均戒。八角者名大茴香，小如粟米者力薄。

黄精（味甘平，无毒，入脾经） 补中益气，去湿杀虫。

禀季春之令，得土之冲气，味甘气和，为益脾阴之剂。土旺则风湿自除。可久服而无偏胜之弊者也。

芦荟（味苦，寒，无毒，入心肝脾三经） 主去热明目，理幼稚惊风，善疗五疳，能杀三虫。

禀阴寒之气，寒能除热，苦能泄热，故除热杀虫及明目也。疳以湿热为咎，湿热去则愈矣。

按：芦荟大苦大寒，凡脾虚不思食者禁用。

阿魏（味辛，温，无毒，入脾胃二经） 杀诸虫，破癥积，除邪气化蛊毒。

臭烈殊常，故杀虫辟恶。辛则能散，温则能行，故消积化虫。按：人之血气，闻香则顺，闻臭则逆，故凡虚人虽有痞积，亦不可轻用；当先养胃气，胃强则坚积渐磨而消矣。《经》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半而止。盖兢兢于根本者乎？

芦根（味甘，寒，无毒，入胃经） 噎膈反胃之司，消渴呕逆之疗，可清烦热，能利小肠。

独入阳明，清热下降，故主治如上。笋性更佳，解河鲀毒。

按：霍乱呕吐，因于寒者勿服。

卷之四

本草征要下

木部

桂（味辛甘，大热，有小毒，入肾肝二经。畏石脂，忌生葱。生皮用，见火无功） 益火消阴，救元阳之痼冷；温中降气，扶脾胃之虚寒。坚筋骨，强阳道，乃助火之勋；定惊痫，通血脉，属平肝之绩。下焦腹痛，非此不除；奔豚疝瘕，用之即效。宣通百药，善堕胞胎。桂心（入心脾二经） 理心腹之恙，三虫九痛皆瘥；补气脉之虚，五劳七伤多验。宣气血而无壅，利关节而有灵；托痈疽痘毒，能引血成脓。桂枝（入肺膀胱二经） 无汗能发，有汗能止。理心腹之痛，散皮肤之风。横行而为手臂之引经，直行而为奔豚之向导。

肉桂乃近根之最厚者，桂心即在中之次厚者，桂枝即顶上细枝，以其皮薄，又名薄桂。肉桂在下，主治下焦；桂心在中，主治中焦；桂枝在上，主治上焦。此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之道也。王好古云：仲景治伤寒，有当汗者，皆用桂枝。又云：汗多者禁用。两说何相反哉？本草言桂辛甘，出汗者，调其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太阳中风，阴弱者汗自出，卫实营虚，故发热汗出。又云：太阳病，发热汗出者，为营弱卫强，阴虚阳必凑之故。皆用桂枝发汗，乃调其营则卫自和，风邪无所容，遂自汗而解，非桂枝能发汗也。汗多用桂枝者，调和营卫，则邪从汗解而汗自止，非桂枝能闭汗也。不知者，遇伤寒无汗亦用桂枝，误矣。桂枝发汗，“发”字当作“出”字，汗自然出，非若麻黄之开腠发汗也。

按：桂性偏阳，不可误投，如阴虚之人，一切血证及无虚寒者，均当忌之。

松脂（味苦甘，温，无毒，入肺胃二经。水煮百沸白滑方可用） 祛肺金之风，清胃土之热。除邪下气，壮骨强筋。排脓止痛生肌，煎膏而用；牙疼恶痹崩中，研末而尝。松子甘能益血，润大便；温能和气，主风虚。松叶可生毛发，宜窨冻疮。松节舒筋止肢节之痛，去湿搜骨肉之风。

松脂感太阳之气而生，燥可去湿，甘能除热，故外科取用极多也。松子中和，久服有裨；松叶有功于皮毛，松节有功于肢节，各从其类也。

按：松脂松叶，性燥而温，血虚者勿服。

茯苓（味甘淡，平，无毒，入心肾脾胃小肠五经。马蔺为使，畏牡蛎、地榆、秦艽、龟甲、忌醋。产云南，色白而坚实者佳，去皮膜用） 益脾胃而利小便，水湿都消；止呕吐而定泄泻，气机咸利。下行伐肾，水泛之痰随降；中守镇心，忧惊之气难侵。保肺定咳嗽，安胎止消渴。抱根者为茯神，主用俱同，而安神独掌；红者为赤茯苓，功力稍逊，而利水偏长。

茯苓假松之余气而成，无中生有，得坤厚之精，为脾家要药。《素问》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则利水之药，皆上行而后下降也。故洁古谓其上升，东垣谓其下降，各不相背也。

按：小便多，其源亦异。《素问》云：肺气盛则便数，虚则小便遗，心虚则少气遗溺，下焦虚则遗溺，胞络遗热于膀胱则遗溺，膀胱不约为遗，厥阴病则遗溺。所谓肺气盛者，实热也，宜茯苓以渗其热，故曰小便多者能止也。若肺虚心虚，胞络热厥阴病，皆虚热也，必上热下寒，法当升阳。膀胱不约，下焦虚者，乃火投于水，水泉不藏，必肢冷脉迟，法当用温热之药，皆非茯苓可治，故曰阴虚者不宜用也。茯神抱根而生，有依守之义，故魂不守舍者，用以安神。赤者入丙丁，但主导赤而已。

按：病人小便不禁，虚寒精滑者，皆不得服。

琥珀（味甘平，无毒，入心肺脾小肠四经） 安神而鬼魅不侵，清肺而小便自利，新血止而瘀血消，翳障除而光明复。

感土木之气而兼火化，味甘色赤，有艮止之义，故能安神；有下注之象，故利小便而行血。丹溪曰：燥脾土有功。脾能运化，肺金下降，小便自通。若因血少而小便不利者，反致燥急之苦。

按：渗利之性，不利虚人。凡阴虚内热，火炎水涸者勿服。

柏子仁（味甘辛，性平，无毒，入心肝肾三经。畏菊花、羊蹄草。蒸晒炒） 安神定悸，壮水强阳。润血而容颜美少，补虚而耳目聪明。

心藏神，肾藏精与智，心肾虚则病惊悸。入心养神，入肾定志，悸必愈矣。悦颜聪明，皆心血与肾水互相灌溉耳。

按：柏子多油而滑，作泻者勿服，多痰者亦忌，有油透者勿入药。

侧柏叶（味苦，微寒，无毒，入肝经。牡蛎为使，忌同柏子仁） 止吐衄来红，定崩漏下血，历节风痛可愈，周身湿痹能安。

微寒补阴，故应止血，其治风湿者，益脾之力也。柏有数种，惟根上发枝数茎，蒙茸茂密，名千头柏，又名佛手柏，是真侧柏也。

按：柏性挟燥，血家不宜多服。

枸杞子（味甘，微温，无毒，入肾肝二经） 补肾而填精，止渴除烦，益肝以养营，强筋明目。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枸杞子是也。能使阴生，则精血自长。肝开窍于目，黑水神光属肾，二藏得补，目自明矣。

按：枸杞能利大小肠，故泄泻者勿用。

地骨皮（味甘，寒，无毒，入肾经） 治在表无定之风邪，主传尸有汗之骨蒸。

热淫于内，泻以甘寒，退热除蒸，固宜尔也。又去风邪者，肾肝同治也。肝有热则风自内生，热退则风息，此与外感之风不同耳。

按：地骨皮乃除热之剂，中寒者勿服。

槐花（味苦酸，寒，无毒，入肝大肠二经。含蕊而陈久者佳，微炒） 止便红，除血痢，咸藉清肠之力；疗五痔，明眼目，皆资涤热之功。子名槐角，用颇相同。兼行血而降气，亦催生而堕胎。枝主阴囊湿痒，叶医疥癣疔疽。

感天地阴寒之气，而兼木与水之化，故为凉血要品。血不热则阴自足，目疾与痔证交愈矣。

按：槐性纯阴，虚寒者禁用，即虚热而非实火者亦禁之。

酸枣仁（味酸平，无毒，入胆肝二经。恶防己，炒熟） 酸收而心守其液，乃固表虚有汗；肝旺而血归其经，用瘳彻夜无眠。

胆怯者，心君易动，惊悸盗汗之所自来也；肝虚者，血不归经，则虚烦不眠之所

自来也。枣仁能补肝益胆，则阴得其养，而诸证皆安矣。

按：肝胆二经有实邪热者勿用，以收敛故也。

黄柏（味苦，寒，无毒，入肾经。恶干漆，盐酒炒，肥厚鲜黄者佳） 泻龙火而救水，利膀胱以燥湿。佐以苍术，理足膝之痹痛；渍以蜜水，漱口舌之生疮。

黄柏泻阴火，除湿热，故治疗如上。昔人谓其补阴者，非其性补，盖热去则阴不受伤，虽谓之补亦宜。

按：苦寒之性，利于实热，不利于虚热。凡脾虚食少，或泻或吐，或好热，或恶冷，或肾虚五更泄泻，小便不禁，少腹冷痛，阳虚发热，瘀血停止，产后血虚发热，金疮发热，痈疽溃后发热，伤食发热，阴虚小水不利，痘后脾虚小水不利，血虚烦躁不眠等证，法咸忌之。

楮实（味甘，寒，无毒，入脾经） 健脾，消水肿，益气充肌。

按：楮实虽能消水健脾，然脾胃虚寒者勿用。

干漆（味辛，温，有毒，入肺经。畏锡、浆黄、滤汁、甘豆汤、螃蟹、蜀椒。炒至烟尽为度） 辛能散结，行瘀血之神方；毒可祛除，杀诸虫之上剂。

行血杀虫，皆辛温毒烈之性，中其毒者，或生漆疮者，多食蟹及甘豆汤解之。

按：血见干漆即化为水，则能损新血可知，虚者及惯生漆疮者，切勿轻用。

五加皮（味辛，温，无毒，入肾肝二经。远志为使，恶玄参） 明目舒筋，归功于藏血之海；益精缩便，得力于闭蛰之宫。风湿宜求，疝家必选。

五加皮者，五车星之精，故服食家多夸之不已。尝曰“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虽赞词多溢美，必非无因而获此誉也。

按：下部无风寒湿邪而有火，及肝肾虚而有火者皆忌。

蔓荆子（味苦辛，平，无毒，入肝膀胱二经。恶乌头、石膏） 头风连于眼目，搜散无余；湿痹甚而拘挛，舒展有效。

气清味辛，体轻而浮，上行而散，故所主者皆在风木之藏。目之与筋，皆肝所主也。

按：头痛目痛不因风邪而因于血虚有火者，忌之。元素云：胃虚人不可服，恐生痰疾。

辛夷（味辛，温，无毒，入肺胃二经。芎藭为使，恶五石脂，畏菖蒲、蒲黄、黄连、石膏、黄环。去心及毛，毛射肺中，令人发咳） 辛温开窍，鼻塞与昏冒咸宜；清阳解肌，壮热与憎寒并选。

肺开窍与鼻，而胃脉环鼻上行。凡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痛而九窍不利。辛夷禀春阳之气，味薄而散，能助胃中清气上达高巅，头面九窍皆归治平也。

按：辛香走窜，虚人禁之。虽偶感风寒，而鼻塞亦禁之。头痛属血虚火炽者，服之转甚。

桑根白皮（味甘寒，无毒，入肺经。续断、桂心、麻子为使。刮去粗皮，蜜水炙，有涎出勿去） 泻肺金之有余，止喘定嗽；疏小肠之闭滞，逐水宽膨。降气散瘀血，止渴消燥痰。

泻肺降气，是其专职，利便去水者，兼泻子之法也。叶可止汗去风，明目长发。子可补血安神，生津止渴。枝可祛风养筋，消食定咳。桑耳调经止崩带。桑黄清肺疗鼻赤。桑柴灰除癣痣，蚀恶肉。桑霜别名木硇，能钻筋透骨，为抽疔拔毒之品。

按：桑白皮泻火，肺虚无火，因风寒而嗽者勿服。桑椹子虽能补血，脾胃虚滑者

勿服。

桑寄生（味甘，平，无毒，入肝经。忌火） 和血脉，充肌肤，而齿发坚长；舒筋络，利关节，而痹痛捐除。安胎简用，崩漏征医。

本能益血，兼能去湿，故功效如上。海外深山，地暖不蚕，桑无采捋之苦，气化浓密，自然生出。言鸟衔他子遗树而生者非。

杜仲（味辛甘，温，无毒，入肝肾二经。恶玄参、蛇蜕，去皮酥炙） 强筋壮骨，益肾添精。腰膝之疼痛皆痊，遍体之机关总利。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杜仲辛甘，故主用如上。亦治阴下湿痒，小便余沥。

按：肾虚火炽者勿用。

女贞实（味苦，性平，无毒，入肝肾二经） 补中黑须发，明目养精神。

禀天地至阴之气，故凌冬不凋，气薄味厚，阴中之阴降也。虽曰补益，偏于阴寒者也。

按：脾胃虚家，久服腹痛作泻。

薏仁（味甘，温，无毒，入肝经。汤浸去皮尖，水煮过研膏） 破心下结痰，除腹中痞气，退翳膜赤筋，理眦伤泪出。

外能散风，内能清热，肝气和则目疾愈。痰痞皆热邪为祟，故亦并主。

按：目病不缘风热而因于虚者勿用。

丁香（味辛，温，无毒，入肺胃肾三经。忌见火，畏郁金，去丁盖） 温脾胃而呕呃可瘳，理壅滞而胀满宜疗。齿除疳蟹，痘发白灰。

脾为仓廪之官，伤于饮食生冷，留而不去，则为壅胀，或为呕呃。暖脾胃而行滞气，则胀呕俱瘳也。

按：丁香辛热而燥，非属虚寒，概勿施用。（鸡舌香是其别名，母丁香乃其大者）

沉香（味辛，温，无毒，入脾胃肝肾四经） 调和中气，破结滞而胃开；温补下焦，壮元阳而肾暖。疗脾家痰涎之血，去肌肤水肿之邪。太阳虚闭宜投，小便气淋须用。

芬芳之气，与脾胃相投；温而下沉，与命门相契。怒则气上，肝之过也，辛温下降，故平肝有功。

按：沉香降气之要药，然非命门火衰，不宜多用。气虚下陷者，切勿沾唇。

檀香（味辛，温，无毒，入肺胃二经） 辟鬼杀虫，开胃进食。疗噎膈之吐，止心腹之痛。

调上焦气在胸膈咽喉之间，有奇功也。

按：痈疽溃后，及诸疮脓多者不宜服。

降真香（味辛，温，无毒，色红者良） 行瘀滞之血如神，止金疮之血至验。理肝伤吐血，胜似郁金；理刀伤出血，过于花蕊。

降真香色鲜红者，行血下气有功，若紫黑色者，不堪用也。兼可辟邪杀鬼，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

苏合香（味甘，温，无毒） 甘暖和脾，郁结凝留咸雾释；芬芳彻体，奸邪梦魇尽冰消。

产中天竺国，诸香汁合成，故名合香。凡香气皆能辟邪通窍，况合众香而成者乎？沈括云：苏合油如黏胶，以筋挑起，悬丝不断者真也。

乳香（味辛，温，无毒，入心经。箬上烘去油，同灯心研之则细） 定诸经之

痛，解诸疮之毒。活血舒筋，和中治痢。

诸疮痛痒，皆属心火。乳香入心，内托护心，外宣毒气，有奇功也。但疮疽已溃勿服，脓多者勿敷。

没药（味苦平，无毒，制法同乳香） 宣血气之滞，医疮腐之疼。可攻目翳，堪堕胎儿。

血滞则气壅，故经络满急，发肿作痛。没药善通壅滞，则血行而气畅痛止也。

按：骨节痛与胸腹筋痛，不由血瘀而因于血虚，产后恶露去多，腹中虚痛，痈疽已溃，法咸禁之。

安息香（味辛苦，性平，无毒，入心经） 服之而行血下气，烧灰而去鬼来神。

手少阴主藏神，神昏则鬼邪侵之，心主血，血滞则气不宣快，安神行血，故主治如上。

按：病非关恶气侵犯者勿用。

麒麟竭（味甘咸，平，有小毒，入心肝二经。凡用另研，若同他药捣，则化为飞尘。产于外国，难得真者，磨之透甲，烧灰不变色者佳） 走南方兼达东方，遂作阴经之主；和新血且推陈血，真为止痛之君。

乳香、没药，兼主气血，此则专于血分者也。善收疮口，然性急不可多使，却能引脓。

龙脑香（味辛苦，微温，无毒） 开通关窍，驱逐鬼邪。善消风而化湿，使耳聪而目明。

芳香为百药之冠，香甚者性必温热，善于走窜，入骨搜风，能引火热之气自外而出。新汲水调，催生甚捷。

按：龙脑入骨，风病在骨髓者宜也。若风在血脉肌肉，取用脑麝，反引风入骨，如油入面，莫之能出。目不明属虚者，不宜入点。

金樱子（味酸涩，平，无毒，入脾肾二经） 扃钥元精，合闭蛰封藏之本；牢拴仓廪，赞传导变化之权。

金樱子性涩，不利于气。丹溪云：经络隧道，以通畅为和平，昧者喜其涩精而服之，致生别证，自不作靖，咎将谁执？虽然，惟无故而服以纵欲则不可，若精滑者服之，何咎之有？

竹叶（味苦甘，寒，无毒，入心胃二经） 清心涤烦热，止嗽化痰涎。竹茹（刮去青皮，用第二层）疏气逆而呕呃与噎膈皆平，清血热而吐衄与崩中咸疗。竹沥（姜汁为使） 痰在皮里膜外者，直达以宣通；痰在经络四肢者，屈曲而搜剔。失音不语偏宜，肢体挛蹉决用。

竹种最多，惟大而味甘者为胜，必生长甫及一年者，嫩而有力。竹能损气，故古人以笋为刮肠篦。竹沥滑肠，脾虚泄泻者勿用。惟痰在皮里膜外经络肢节者相宜，若寒痰湿痰与食积痰勿用。

吴茱萸（味辛，热，有小毒，入脾胃肝三经。蓼实为使，恶丹参、滑石、白垩，畏紫石英。开口者良，盐汤泡过焙干） 燥肠胃而止久滑之泻，散阴寒而攻心腹之疼。祛冷胀为独得，疏肝气有偏长。疝疼脚气相宜，开郁杀虫至效。

辛散燥热，独入厥阴，有功脾胃，其旁及者也。东垣云：浊阴不降，厥气上逆，甚而胀满，非茱萸不可治也，多用损元气。寇氏曰：下气最速，肠虚人服之愈甚。凡病非寒滞者勿用，即曰寒滞者，亦当酌量虚实，适事为故也。

山茱萸（味酸，微温，无毒，入肝肾二经。蓼实为使，忌桔梗防风防己。酒润去核，微火烘干） 补肾助阳事，腰膝之痾不必虑也；闭精缩小便，遗泄之证宁足患乎？月事多而可以止，耳鸣响而还其聪。

四时之令，春暖而生，秋凉而杀。万物之性，喜温而恶寒，人身精气，亦赖温暖而后充足。况肾肝居至阴之位，非得温暖之气，孤阴无以生。山茱萸正入二经，气温而主补，味酸而主敛，故精气益而腰膝强也。

按：强阳不痿，小便不利者，不宜用。

槟榔（味辛，温，无毒，入胃大肠二经。忌见火） 降至高之气，似石投水；疏后重之急，如骥追风。疟疾与痰癖偕收，脚气与杀虫并选。

足阳明为水谷之海，手阳明为传导之官，二经相为贯输，以运化精微者也，二经病则痰癖虫积生焉。辛能破滞，苦能杀虫，故主治如上。按：槟榔坠诸气至于下极，气虚下陷者忌。

栀子（味苦，寒，无毒，入肺经。炒透） 治胸中懊侬，而眠卧不宁；疏脐下血滞，而小便不利。清太阴肺，轻飘而上达；泻三焦火，屈曲而下行。

栀子本非吐药，仲景谓邪气在上，得吐则邪出，所谓高者因而越之也，亦非利小便药，盖肺清则化行，而膀胱津液之府，奉气化而出矣。

按：大苦大寒，能损胃伐气，虚者忌之。心腹痛不因火者，尤为大戒。世人每用治血，不知血寒则凝，反为败证。治实火之吐血，顺气为先，气行则血自归经。治虚火之吐血，养正为先，气壮则自能摄血。此治疗之大法，不可违也。

芜荑（味辛平，无毒，入肺经） 除疳积之要品，杀诸虫之神剂。

幼科取为要药，然久服多服，亦能伤胃。

枳壳（味苦，微寒，无毒，入肝大肠二经。麸炒） 破至高之气，除咳逆停痰；助传导之官，消水留胀满。枳实（即枳壳之小者） 破积有雷厉风行之势，泻痰有冲墙倒壁之威，解伤寒结胸，除心下急痞。

枳壳、枳实，上世未尝分别。自东垣分枳壳治高，枳实治下；海藏分枳壳主气，枳实主血，然究其功用皆利气也。气利则痰喘止，痞胀消，食积化。人之一身，自飞门以至魄门，三焦相通，一气而已，又何必分上与下、气与血乎？但枳实则性急，枳壳则性缓，为确当耳。

按：枳壳、枳实，专主破气，大损真元。凡气弱脾虚以致停食痞满，法当补中益气，则食自化，痞自散。若用枳壳、枳实，是抱薪救火矣。胀满因于实邪者可用，若因土虚不能制水，肺虚不能行气而误用之，则祸不旋踵。瘦胎饮用枳壳，为湖阳公主而设，以彼奉养太过，形气肥实，故相宜也。若一概用之，反致气弱而难产。洁古枳术丸用枳实，为积滞者设，积滞去则脾胃自健。故谓之补，非消导之外别有补益也。时医不察虚实，不辨补泻，往往概施，损人真元，为厉不浅。虽以补剂救之，亦难挽其刻削之害，蹈弊者多，表以为戒。

厚朴（味苦辛，大温，无毒，入脾胃二经。干姜为使，恶泽泻、硝石、寒水石，忌豆。色紫，味辛者良。刮去粗皮，切片姜汁炒） 辛能散风邪，温可解寒气。下气消痰，去实满而宽膨；温胃和中，调胸腹而止痛。吐利交资，惊烦共主。

温热之性，长于散结去满，温胃暖脾，故主停食、痰滞、胀痛、吐利等证。然但可施于元气未虚，邪气方盛，或客寒犯胃，湿气侵脾。若脾虚之人，虽有如上诸证，切勿沾唇。或一时未见其害，而清纯冲和之气，潜伤默耗矣。可不谨诸？

茶叶（味甘苦，微寒，无毒，入心肺二经。畏威灵仙、土茯苓，恶槲子） 消食

下痰气，止渴醒睡眠。解炙煿之毒，消痔瘘之疮，善利小便，颇疗头痛。

禀土之清气，兼得春初生发之意，故其所主，皆以清肃为功。然以味甘不涩，气芬如兰，色白如玉者为良。茶禀天地至清之气，产于瘠砂之间，专感云露之滋培，不受纤尘之滓秽，故能清心涤肠胃，为清贵之品。昔人多言其苦寒不利脾胃，及多食发黄消瘦之说，此皆语其粗恶苦涩者耳。故入药须择上品，方有利益。

猪苓（味甘淡，平，无毒，入肾膀胱二经。去皮） 分消水肿，淡渗湿痰。

猪苓感枫根之余气而成，利水诸药无如此驶。

按：寇宗奭曰：多服猪苓损肾昏目。洁古云：淡渗燥亡津液，无湿证勿服。

乌药（味辛，温，无毒，入胃膀胱二经） 主膀胱冷气攻冲，疗胸腹积停为痛。天行疫瘴宜投，鬼犯蛊伤莫废。

辛温芳馥，为下气温中要药。按：气虚及血虚内热者勿用。

海桐皮（味苦平，无毒，入脾胃二经） 除风湿之害，理腰膝之疼。可涂疥癣，亦治牙虫。

按：腰膝痛非风湿者不宜用。治癣治牙，须与他药同行。

大腹皮（味苦，微温，无毒，入脾胃二经） 开心腹之气，逐皮肤之水。

主用与槟榔相仿，但力稍缓耳。鸠鸟多集大腹树上，宜以大豆汁多洗令黑汁去尽，火焙用。

按：病涉虚者勿用。

合欢（味甘平，无毒，入心脾二经） 安和五脏，欢乐忘忧。

心为君主之官，土为万物之母，二藏调和则五藏自安，神明自畅。稽康《养生论》云"合欢蠲忿"，正谓此也。一名夜合。

五倍子（味苦酸涩，平，无毒，入肺胃二经） 敛肺化痰，故止嗽有效；散热生津，故止渴相宜。上下之血皆止，阴阳之汗咸瘳。泻痢久而能断，肿毒发而能消。糁口疮须臾可食，洗脱肛顷刻能收。染须发之白，治目烂之疴。

按：五倍子性燥急而专收敛，咳嗽由于风寒者忌之，泻痢非虚脱者忌之，咳嗽由于肺火实者忌之。误服反致壅满，以其收敛太骤，火气无从泄越耳。

天竺黄（味甘，寒，无毒，入心经） 祛痰解风热，镇心安五藏。大人中风不语，小儿天吊惊痫。

竹之津气结成，与竹沥功用相仿，故清热养心，豁痰利窍。久用亦能寒中。产于天竺国。

蜜蒙花（味甘平，无毒，入肝经。酒润焙） 养营和血，退翳开光。大人眦泪羞明，小儿痘疳攻眼。

独入东方，为涤热和营之用，故治目之外无他长也。

巴豆（味辛，热，有大毒，入肺脾胃大小肠五经。芫花为使，畏大黄、黄连、芦笋、菰笋、酱、豆、冷水、恶蘘草，反牵牛。去心及膜，火焙细研去油用） 荡五藏，涤六府，几于煎肠刮胃；攻坚积，破痰癖，直可斩关夺门。气血与食一攻而殆尽，痰虫及水倾倒而无遗。胎儿立堕，疔毒旋抽。

生于盛夏之令，成于秋金之月，故味辛气温，得刚猛火烈之用，荡涤一切有形之物。

按：元素曰：巴豆不可轻用，郁滞虽开，真阴随损，以少许入着肌肤，须臾发泡，况肠胃柔薄之质，无论下后耗损真阴，即藏府被其熏灼，能无溃烂之患耶？万不得已，亦须炒热去油，入少许即止，不得多用。

蜀椒（味辛，性热，有毒，入肺脾肾三经。杏仁为使，畏款冬花、防风附子、雄黄。闭口者害人） 温脾土而击三焦之冷滞，补元阳而荡六府之沉寒。饮癖气癥和水肿，累建奇功；杀虫止呕及肠虚，恒收速效。通血脉则痿痹消除，行肢节则机关健运。椒目善消水肿，可塞耳聋。

椒禀纯阳之气，乃除寒湿、散风邪、温脾胃、暖命门之圣药。

按：命门火衰，中气寒冷者宜之。若阴虚火旺之人，在所大忌。

胡椒（味辛，大热，有毒，入胃大肠二经） 下气温中，消风去痰。

忌用与川椒相同，荜澄茄即胡椒之大者，乃一类两种，亦易僭上。

橡斗子（味苦，温，无毒，入脾胃二经） 固精颇效，止痢称奇。

按：新痢起湿热甚者忌服。

木鳖子（味甘，温，有毒） 散血热，除痈毒，止腰痛，生肌肉。

有毒之品，但宜外用，勿轻内服。番木鳖形较小而色白味苦，主咽喉痹痛；气血虚、肠胃滑者，大戒。

水杨叶（味苦，平，无毒） 止久痢而多功，浴痘疮而起发。

生于涯涘之旁，得水土之气偏多，能散湿热，故久痢需之。痘疮顶陷浆滞不行，或风寒所阻者，宜水杨枝叶，无叶用嫩枝五觔，流水一釜，煎汤温浴。如冷、添汤，良久照见累起有晕丝者，浆行也。如不满，再浴之。虚者只洗头面手足，屡浴不起者死。初出及痒塌者不可浴，若内服助气血药，其效更速。此方有变理之妙，盖黄钟一动，而蛰虫启户；东风一吹，而坚冰解腹之义也。

柞木皮（味苦，平，无毒） 催生圣药，黄疸奇方。

下行利窍，故黄疸与产家用之。

棕榈皮（味苦涩，平，无毒） 吐血、鼻红、肠毒病，十全奇效；崩中、带下、赤白痢，一切神功。

性涩，故止血有功，然惟血去已多，滑而不止者宜之；若早服恐停瘀为害，火炒烟尽存性，窖地上出火毒。

川槿皮（味苦，平，无毒） 止肠风与久痢，擦顽癣及虫疮。

肉厚而色红者真，不宜多服。

皂荚（味辛咸，温，有小毒，入肺肝胃三经。柏子为使，恶麦门冬，畏人参、苦参。刮去粗皮及弦与子，酥炙用） 开窍通关，宣壅导滞，搜风逐痰，辟邪杀鬼。

性极尖利，无闭不开，无坚不破，中风伤寒门，赖为济急之神丹。若类中风由于阴虚者禁之，孕妇亦禁。子：去皮，水浸软，煮糖渍食之。治大肠虚闭，瘰疬恶疮。刺：功用与皂荚同，第其锐利能直达疮所，为痈疽、妬乳、疔肿未溃之神药。米醋熬嫩刺涂癣有效，痈疽已溃者勿服，孕妇亦忌。

诃黎勒（味苦，温，无毒，入肺大肠二经。蒸去核焙） 固肠而泄痢咸安，敛肺而喘嗽俱止。利咽喉而通津液，下食积而除胀满。

按：其主用，皆温涩收敛之功，若肺有实热，泻痢因湿热，气喘因火冲，法咸忌之。

楝实（味苦，寒，有毒，入脾肺二经） 杀三虫，利小便。根（微寒） 杀诸虫，通大肠。

大寒极苦，止宜杀虫，若脾胃虚寒者大忌。

椿白皮（味苦涩，寒，有小毒，东引者良，醋炙之） 涩血止泻痢，杀虫收产肠。

苦寒之性，虚寒者禁用，肾家真阴虚者亦忌之，以其徒燥耳。止入丸用，不入汤煎。椿白皮主用相仿，力稍逊之。

郁李仁（味酸，平，无毒，入脾大肠二经。汤浸去皮，研如膏） 润达幽门，而关格有转输之妙；宣通水府，而肿胀无壅遏之嗟。

性专降下，善导大肠燥结，利周身水气。然下后令人津液亏损，燥结愈甚，乃治标救急之药，津液不足者，慎勿轻服。

雷丸（味苦，寒，有小毒，入胃经。荔实、厚朴、蓄根、芫花为使，恶葛根。酒蒸） 杀藏府诸虫，除婴儿百病。

雷丸乃竹之余气，得霹雳而生，故名雷丸。杀虫之外无他长，久服令人阴痿。

苏木（味甘咸，平，无毒，入心肝脾三经） 宣表里之风邪，除新旧之瘀血。苏木理血，与红花同功，少用和血，多用即破血也。其治风者，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

没石子（味苦，温，无毒，入肾经。忌铜铁器，用浆水于砂盆中研焙，干再研，如乌犀色） 益血生精，染须发而还少；强阴治痿，助阳事以生男。涩精止遗淋，固肠医泄痢。

禀春生之气，兼金水之性。春为发生之令，故有功于种玉；金主收肃之用，故有功于止涩。然亦不宜独用多用也。

木瓜（味酸，温，无毒，入肝经。忌铁，去穰） 筋急者得之即舒，筋缓者遇之即利。湿痹可以兼攻，脚气惟兹最要。

得东方之酸，故入厥阴治筋，非他药所能俦匹。……东垣云：气脱能收，气滞能和，故于筋急筋缓，两相宜耳。

按：孟诜云：多食损齿及骨。《素问》所谓“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五味太过，则有增胜之忧也。

果　部

莲子（味甘，平，无毒，入心脾肾三经。泡去皮心炒） 心肾交而君相之火俱靖，肠胃厚而泻痢之滑均收。频用能涩精，多服令人喜。莲耦（味甘，平，入心脾二经。忌铁） 生用则涤热除烦，散瘀而还为新血；熟用则补中和胃，消食而变化精微。莲花须（味甘涩，温，无毒，入心肾二经。忌地黄、葱、蒜） 清心而诸窍之出血可止，固肾而丹田之精气无遗。须发变黑。泻痢能除。

莲子脾家果也，久服益人。石莲子乃九月经霜后坚黑如石，随水入泥者，今肆中石莲子，其味大苦，产广中树上，不宜入药。藕性带涩，止血有功，产家忌生冷，惟藕不忌，为能去瘀故也。莲须温而不热，血家泻家尊为上剂。莲房固精涩肠，但不宜多服。叶可助胃消食，蒂治雷头风，取其有“震仰盂”之象，类从之义也。

橘皮（味辛，温，无毒，入肺脾二经。广中者最佳，福建者力薄，浙产便恶劣矣。陈久愈佳，去蒂及浮膜晒干） 止嗽定呕，颇有中和之妙，清痰理气，却无竣烈之嫌。留白者补胃偏宜，去白者疏通专掌。

苦能泄气，又能燥湿，辛能散气，温能和气；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夫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籥，故独入两经。气虽中和，然单服久服，亦损真元。橘皮下气消痰，橘肉生痰聚气，一物也，而相反如此。

青皮（即橘之小者，麸炒） 破滞气愈陈愈效，削坚积愈下愈良。引诸药至厥阴之分，下饮食入太阴之仓。

青皮兼能发汗，性颇猛锐，不宜多用。如人年少壮，未免躁暴。及长大而为橘皮，如人至老年，烈性渐减。经久而为陈皮，则多历寒暑而躁气全消也。核主膀胱疝气，一味为末，酒服五钱。叶主肺痈乳痈，绞汁饮之。

香橼（味苦，温，无毒，入肺脾二经。年久者良，去白炒） 理上焦之气，止呕宜求；进中州之食，健脾宜简。

性虽中和，单用多用亦损正气，脾虚者须与参术同行，乃有相成之益耳。

大枣（味甘，平，无毒，入脾经。坚实肥大者佳） 调和脾胃，具生津止泻之功；润养肺经，操助脉强神之用。

《经》曰：枣为脾果，脾病宜食之。又曰：脾病人毋多食甘，毋乃相戾耶？不知言宜食者，指不足之脾也，如脾虚泄泻之类；毋多食者，指有余之脾也，如中满肿胀之类。凡用药者，能随其虚实而变通之。虽寻常口味，必获神功；苟执而泥之，虽有良剂，莫展其长，故学者以格致为亟也。

按：枣虽补中，然味过于甘，中满者忌之。小儿疳病及齿痛痰热之人，俱不宜食，生者尤为不利。红枣功效相仿，差不及耳。

芡实（味甘，平，无毒，入脾肾二经） 补肾固精而遗浊有赖，益脾养气而泄泻无虞。

禀水土之气以生，独于脾肾得力，小儿不宜多食，难消故也。

乌梅（味酸，平，无毒，入肺脾二经） 定嗽定渴，皆由敛肺之勋；止血止利，尽是固肠之力。清音去痰涎。安蛔理烦热，蚀恶肉而至速，消酒毒以清神。白梅（即霜梅也）牙关紧闭，擦龈涎出便能开；刀箭伤肤，研烂傅之血即止。

乌梅、白梅，皆以酸收为功，疽愈后有肉突起，乌梅烧敷，一日减半，两日而平，真奇方也。夫梅生于春，曲直作酸，病有当发散者，大忌酸收，误食必为害。若过食而齿龋，嚼胡桃肉解之。

柿（味甘，寒，无毒，入肺脾二经） 润肺止咳嗽，清胃理焦烦。干柿能厚肠而止泄，主反胃与下血。

柿霜清心而退热生津，润肺而化痰止嗽。三者主用，大同小异，总之肃清上焦火邪，兼有益脾之功也。有人三世死于反胃，至孙得一方，用柿饼同干饭食之，绝不用水，亦勿以他药杂之，旬日而愈。

按：柿性颇寒，肺经无火，及风寒作嗽者，冷痢滑泄者，忌之。与蟹同食，令人腹痛作泻。

荸荠（味甘，寒，无毒） 益气而消食，除热以生津。腹满须用，下血宜尝。

同胡桃食，能化铜物为乌有。一味为末，能辟蛊毒。

按：孟诜云：有冷气人勿食，多食令人患脚气，孕妇忌之。

枇杷叶（味苦，平，无毒，入肺胃二经。刷去背上毛。治胃病姜汁涂炙，治肺病蜜水涂炙） 走阳明则止呕下气，入太阴则定咳消痰。

长于降气，气降而火清痰顺。但去毛不净，射入肺中，作咳难疗。

按：胃寒呕吐，及风寒咳嗽者忌之。

甘蔗（味甘，平，无毒，入肺胃二经） 和中而下逆气，助脾而利大肠。

禀地之冲气，故味甘性平。甘为稼穑之化，故和中助脾，亦能除热止渴，治噎膈，解酒毒。

按：世人误以蔗为性热，不知其甘寒泻火。王摩诘诗云：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盖详于本草者耶。惟胃寒呕吐，中满滑泻者忌之。

白砂糖（味甘，寒，无毒，入脾经） 生津解渴，除咳消痰。红砂糖功用与白者相仿，和血乃红者独长。红白二种，皆蔗汁煎成。

多食能损齿生虫，作汤下小儿丸散者误矣。中满者禁用。

桃仁（味甘苦，平，无毒，入肝大肠二经。香附为使，泡去皮尖炒，勿用双仁者） 破诸经之血瘀，润大肠之血燥。肌有血凝而燥痒堪除，热入血室而谵言可止。

苦重于甘，气薄味厚，沉而下降，为阴中之阳。苦以推陈，甘以生新，故血疾恒需之。桃为五木之精，故能辟邪杀鬼，亦可杀虫。桃枭是桃实在树，经冬不落者，正月采之主辟邪祛祟。

按：桃仁破血，血瘀者相宜，若用之不当，大伤阴气。

杏仁（味苦甘，温，有毒，入肺大肠二经。恶黄芩、黄耆、葛根，畏蓑草。泡去皮尖焙，双仁者勿用） 散上焦之风，除心下之热。利胸中气逆而喘嗽，润大肠气闭而难通。解锡毒有效，消狗肉如神。

杏仁性温，散肺经风寒滞气殊效。

按：阴虚咳嗽者忌之，双仁者能杀人，有毒盖指此耳。

梨（味甘酸，寒，无毒，入心肝脾三经） 外宣风气，内涤狂烦。消痰有灵，醒酒最验。

人知其清火消痰，不知其散风之妙。生之可清六府之热，熟之可滋五藏之阴。按：丹溪云：梨者，利也，流利下行之谓也，脾虚泄泻者禁之。

橄榄（味酸涩，甘平，无毒，入胃经） 清咽喉而止渴，厚肠胃而止泻。消酒称奇，解毒更异。

迹其主用，约与诃黎勒同，误中河豚毒，惟橄榄煮汁可解；诸鱼骨鲠，嚼橄榄汁咽之，如无，以核研末，急流水调服亦效。

胡桃（味甘，平，无毒，入肺肾二经） 佐补骨而治痿强阴，兼胡粉而拔白变黑。久服润肠胃，恒用悦肌肤。

三焦者，元气之别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乃藏精系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乃出纳熟腐之司。一以体名，一以用名。在两肾之间，上通心肺，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灵枢》已详言，而扁鹊不知原委体用之分，以右肾为命门，以三焦为有名无状，承讹至今，莫能正也。胡桃仁颇类其状，而外之皮汁皆黑，故入北方，通命门，命门既通，则三焦利，故上通于肺耳。一幼儿痰喘五日不乳，……服人参、胡桃汤数口，喘即定。明日去胡桃衣，喘复作，仍连皮服，遂愈。盖皮有敛肺之功用。但用一味，空腹时连皮食之，最能固精。

按：肺有痰热，命门火炽者勿服。

龙眼（味甘，平，无毒，入心脾二经） 补心虚而长智，悦胃气以培脾。除健忘与怔忡。能安肾而熟寐。

不热不寒，和平可贵，别名益智者，为其助心生智也。归脾汤用为向导者，五味入口，甘先归脾也。道家用龙眼肉细嚼千余，待满口津生，和津汩汩而咽，此即服玉泉之法也。

山查（味酸，平，无毒，入脾胃二经。去核） 消肉食之积，行乳食之停。疝气为殃，茴香佐之取效；儿枕作痛，沙糖调服成功。发小儿痘疹，理下血肠

风。

善去腥膻油腻之积，与麦芽之消谷积者不同也。核主催生疝气。

按：胃中无积及脾虚恶食者忌之。

榧子（味甘，平，无毒，入肺经。反绿豆） 杀百种之虫，手到而痊；疗五般之痔，频尝则愈。消谷食而治咳，助筋骨而壮阳。

东坡诗云：驱除三彭虫，已我心腹疾。指其杀虫也。不问何虫，但空腹食榧子二十一枚，七日而虫下，轻者两日即下矣。

按：丹溪云：榧子肺家果也，多食则引火入肺，大肠受伤。

石榴皮（味酸涩，温，无毒，入肝脾肾三经） 泻痢久而肠虚，崩带多而欲脱。水煎服而下蛔，汁点目而止泪。

按：榴味酸涩，故入断下崩中之剂，若服之太早，反为害也。

谷 部

胡麻（味甘，平，无毒，入脾肝肾三经。其色如酱，其状如虱，九蒸晒） 养血润肠，燥结焦烦诚易退；补中益气，风淫瘫痪岂难除？坚筋骨，明耳目，轻身不老；长肌肤，填髓脑，辟谷延年。

补阴是其本职，又去风者，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李延飞云，风病人久服，步履端正，语言不蹇，神农收为上品，《仙经》载其功能，洵奇物也。但服之令人肠滑，得白术并行为胜。

麻仁（味甘，平，无毒，入脾胃二经。畏牡蛎、白薇、茯苓。绢包至沸汤中，至冷取出，悬井中一夜，勿着水，曝干，新瓦上捵去壳） 润五藏，通大肠。宣风利关节，催生疗产难。

刘完素曰：麻仁，木谷也，而治风，同气相求也。陈士良云：多食损血脉，滑精气，痿阳事；妇人多食，即发带疾，以其滑利下行，走而不守也。

麻油（味甘，微寒，无毒） 熟者利大肠，下胞衣；生者摩疮肿，生秃发。

生者，过食能发冷利，脾虚作泻者忌之。熬熟不可经宿，经宿即助热动气也。

饴糖（味甘，温，无毒，入脾经） 止嗽化痰，《千金方》每嘉神效；脾虚腹痛，建中汤累奏奇功。瘀血熬焦和酒服，肠鸣须用水煎尝。

按：饴糖虽能补脾润肺，然过用之，反能动火生痰。凡中满吐逆，酒病牙疳咸忌之，肾病尤不可服。

黑豆（味甘，平，无毒，入肾经） 活血散风，除热解毒，能消水肿，可稀豆疮。

婴儿十岁以下者，炒豆与猪肉同食，壅气至死，十有八九。凡服蓖麻子忌炒豆，犯之胀死。服厚朴者亦忌之，最动气故也。

赤小豆（味甘酸，平，无毒，入心小肠二经） 利水去虫，一味磨吞决效；散血排脓，研末醋敷神良。止渴行津液，清气涤烦蒸。通乳汁，下胞衣，产科要矣；除痢疾，止呕吐，脾胃宜之。

赤豆，心之谷也，其性下行，入阴分，进小肠，治有形之病。消瘕散肿，虽溃烂几绝者，为末敷之，无不立效。按：久服赤豆，令人燥枯，肌瘦身重，以其行降令太过也。

绿豆（味甘，寒，入肝经。反榧子，壳恶鲤鱼） 解蟹毒而止渴，去浮风而润肤。利小便以治胀，厚肠胃以和脾。

绿豆属木，通于厥阴，解毒之功，过于赤豆。但功在绿皮，若去壳则壅气矣。

按：胃寒者不宜食。

扁豆（味甘，温，无毒，入脾经。去皮炒） 补脾胃而止吐泻，疗霍乱而清湿热。解诸毒大良，治带下颇验。

色黄味甘，得乎中和，脾之谷也，能化清降浊，故有消暑之用。皮如栗色者，不可入药。按：伤寒邪炽者禁用。

淡豆豉（味甘苦，寒，无毒，入肺脾二经） 解肌发汗，头痛与寒热同除；下气清烦，满闷与温瘴并妙。疫气瘴气，皆可用也；痢疾疟疾，无不宜之。

豆经蒸窖，能辛能散。得葱则发汗，得盐则止吐，得酒则治风，得薤则治痢，得蒜则止血，炒熟又能止汗，亦要药也。造豆豉法：黑豆一斗，六月间水浸一宿，蒸熟，摊芦席上，微温，蓊覆五六日后，黄衣遍满为度，不可太过。取晒簸净，水拌得中，筑实瓮中，桑叶盖厚三寸，泥固，取出晒半日，又入瓮。如是七次，再蒸曝干。

按：伤寒直中三阴，与传入阴经者勿用。热结烦闷，宜下不宜汗，亦忌之。

麦蘖（味甘咸，温，无毒，入胃经。炒黄去芒，留芽用） 熟腐五谷，消导而无停；运行三焦，宣通而不滞。疗腹鸣与痰饮，亦催生而堕胎。

古人惟取秆麦为芽，今人多用大麦者，非也。以谷消谷，有类从之义，无推荡之峻，胃虚停谷食者宜之。然有积化积，无积消肾气，堕胎。

神曲（味甘辛，温，无毒，入胃经。研细炒黄，陈久者良） 健脾消谷，食停腹痛无虞；下气行痰，泄痢胃翻有藉。

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以白面百斤，青蒿、苍耳、野蓼各取自然汁六大碗，赤小豆，杏仁泥各三升，以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勾陈、腾蛇，用诸汁和面、豆、杏仁，布包作饼，楮叶包窖，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曝干收之。

按：脾阴虚胃火盛者勿用，能损胎孕。

谷芽（味甘苦，温，无毒） 消食与麦芽同等，温中乃谷蘖偏长。

味甘气和，具生化之性，故为消食健脾，开胃和中之要药。

酒（味苦甘辛，热，有毒，入肺与胃二经） 通血脉而破结，厚肠胃而润肌；宣心气以忘忧，助胆经以发怒。善行药势，以御风寒。

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消愁；过饮则损胃耗血，生痰动火。故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重则亡身。此大禹所以疏仪狄，周公所以著《酒诰》也。烧酒散寒破结，损人尤甚。

醋（味酸，温，无毒，入肝经） 浇红炭而闻气，产妇房中常起死；涂痈疽而外治，疮科方内屡回生。消心腹之疼，癥积尽破；杀鱼肉之毒，日用恒宜。藏器曰：多食损筋骨，损胃，损颜色。

罂粟壳（味酸涩，温，无毒，入肾经。水洗去蒂，去顶去穰，醋炒透） 止泻痢而收脱肛，涩精气而固遗泄。劫虚劳之嗽，摄小便之多。

酸收太紧，令人呕逆，且兜积滞，反成痼疾。若醋制而与参术同行，可无妨食之害。

按：风寒作嗽，泻痢新起者勿用。

菜　部

瓜蒂（味苦，寒，有小毒，入胃经） 理上脘之痞，或水停，或食积，总堪平治；去胸中之邪，或痞鞕，或懊，咸致安宁。水泛皮中，得吐而痊愈，湿家头痛，嚏鼻而愈。

极苦而性上涌，能去上焦之病，“高者因而越之”是也。

按：瓜蒂最能损胃伤血，耗气夺神，上部无实邪者，切勿轻投。

白芥子（味辛，热，无毒，入肺经） 解肌发汗，利气疏痰。温中而冷滞冰消，辟邪而祟魔远遁。酒服而反胃宜痊，醋涂而痈毒可散。

痰在胁下，及皮里膜外者，非白芥子不能达。煎汤不可太熟，便减力量。

按：肺经有热，阴虚火亢者勿服。茎叶动风动气，有疮疡、痔疾、便血者俱忌。

莱菔子（味辛，温，无毒） 下气定喘，消食除膨。生研堪吐风痰，醋调能消肿毒。

丹溪云：莱菔子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表其性烈也。

按：虚弱人服之，气喘难布息。

干姜（味辛，热，无毒，入肺脾二经） 破血消痰，腹痛胃翻均可服；温中下气，癥瘕积胀悉皆除。开胃扶脾，消食去滞。生行则发汗有灵，炮黑则止血颇验。

干姜本辛，炮之则苦，守而不移，非若附子行而不止也。其止血者，盖血虚则热，热则妄行，炒黑则能引补血药入阴分，血得补则阴生热退，且黑为水色，故血不妄行也。然血寒者可多用，血热者不过用三四分为向导而已。

按：姜味大辛；辛能僭上，亦能散气走血，久服损阴伤目，凡阴虚有热者勿服。

生姜（味辛，热，无毒，入肺胃二经。要热去皮，要冷留皮） 生能发表，熟可温中。开胃有奇功，止呕为圣剂。气胀腹疼俱妙，痰凝血滞皆良。刮下姜皮，胀家必用。

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毒、中恶、霍乱一切卒暴之证，用姜汁和童便服之。姜汁能开痰，童便能降火也。古方以姜茶治痢，热痢留皮，冷痢去皮，大妙。忌服同干姜。

葱白（味辛，平，入肺胃二经。忌枣蜜、犬雉肉） 通中发汗，头疼风湿总蠲除；利便开关，脚气奔豚通解散。跌打金疮出血，沙糖研傅；气停虫积为殃，铅粉丸吞。专攻喉痹，亦可安胎。

葱味最辛，肺之药也，故解散之用居多。

按：多食葱，令人神昏发落，虚气上冲。

大蒜（味辛，温，有毒，入脾肾二经。忌蜜） 消谷化食，辟鬼驱邪。破痃癖多功，灸恶疮必效。捣贴胸前，痞格资外攻之益，研涂足底，火热有下引之奇。

大蒜用最多，功至捷，外涂皮肉，发泡作疼，则其入肠胃而搜刮，概可见矣。

按：性热气臭，凡虚弱有热之人，切勿贴唇，即宜用者，亦勿过用，生痰动火，损目耗血，谨之！

韭（味辛，温，无毒） 固精气，暖腰膝，强肾之功也；止泻痢，散逆冷，温脾之力欤！消一切瘀血，疗喉间噎气。韭子，固精生精，助阳止带。

古方用韭专治瘀血，盖酸入肝，辛散温下也。多食神昏目暗。

金石部

金箔（味辛，平，有毒） 安镇灵台，神魂免于飘荡；辟除恶祟。藏府搜其伏邪。

禀西方之质，为五金之主，最能制木，故中风惊痫皆需之。银箔功用相仿。

按：金有大毒，磨屑顿服，不过三钱而毙，岂可多服乎？催生者用之。

自然铜（味辛，平，无毒） 续筋接骨，折伤者依然复旧；消瘀破滞，疼痛者倏尔消除。

按：自然铜虽有神用，颇能损人，不可过用。

铜青（味辛酸，无毒） 女科理血气之痛，眼科主风热之疼，内科吐风痰之聚，外科止金疮之血。杀虫有效，疳证亦宜。色青入肝，专主东方之证，然服之损血。

黄丹（味辛，寒，无毒） 止痛生肌，宜于外傅；镇心安魄，可作丸吞。下痰杀虫，截疟止痢。

按：黄丹乃炒铅所作，味性沉阴，过服损阳气。

密陀僧（味辛，平，有小毒，色如金者良） 镇心主，灭瘢黑干。五痔金疮同借重，疟家痢证共寻求。

即煎银炉底感银铅之气而成，其性重坠，故镇心下痰，须水飞用，食之令人寒中。

紫石英（味甘，温，无毒。畏扁豆、附子，恶黄连。火煅醋淬水飞） 上通君主，镇方寸之靡宁；下达将军，治胎宫而有孕。

紫石英南方之色，故功在血分，火热者忌之。

朱砂（味甘，寒，有毒，入心经。恶磁石，畏咸水，忌一切血。水飞） 镇心而定癫狂，辟邪而杀鬼祟。解胎热痘毒，疗目痛牙疼。

色赤应离，为心经主药。独用多用，令人呆闷。水银即朱砂之液，杀虫虽有功，下死胎必用。渗入肉内，使人筋挛。若近男阳，阳痿无气，惟以赤金系患处，水银自出。杨梅疮服轻粉，毒潜骨髓，毒发杀人。轻粉主杀虫生肌。

雄黄（味苦，平，有毒，研细，水飞） 杨梅疔毒．疥癣痔疡，遵法搽敷力不小；血瘀风淫，鬼干尸疰，依方制服效偏奇。化痰涎之积，涂蛇虺之伤。

独入厥阴，为诸疮杀毒之药，亦能化血为水。

石膏（味辛，寒，无毒，入肺胃二经。鸡子为使，恶莽草、巴豆、畏铁） 营卫伤于风寒，青龙收佐使之勋；相传因于火热，白虎定为君之剂。头疼齿痛肌肤热，入胃而搜逐；消渴阳狂逆气起，入肺以驱除。

气味俱薄，体重而沉。少壮火热之人，功如反掌；老弱虚寒之人，祸不旋踵。东垣云：立夏前服白虎汤，令人小便不禁。降令太过也。极能寒胃，使人肠胃不能食，非有大热者，切勿轻投。

滑石（味甘淡，寒，无毒，入胃膀胱二经） 利小便，行积滞。宣九窍之闭，通六府之结。

滑石利窍，不独小便也。上能利毛窍，下能利精窍。盖甘淡先入胃家，上输于肺，下通膀胱。肺主皮毛，为水上源，膀胱司津液，气化则能出。故上则发表，下则利水，为荡热燥湿之剂。

按：多服使人精滑，脾虚下陷者禁之。

赤石脂（味酸辛，大温，无毒，入心胃大肠三经。畏芫花，恶大黄、松脂、煅水飞） 主生肌长肉，可理痈疡；疗崩漏脱肛，能除肠澼。

按：石脂固涩，新痢家忌用。

炉甘石（味甘，温，煅水飞） 散风热而肿消，祛痰气而翳退。

金银之气所结，为眼科要药。

钟乳石（味甘，热，有毒。蛇床为使，恶牡丹、牡蒙，畏紫石英，忌羊血，反人

参、白术。入银器煮，水减即添，煮三日夜，色变黄白，换水再煮，色青不变，毒去尽矣，水飞过再研半日） 益精壮阳，下焦之虚弱堪珍；止嗽解渴，上部之虚伤宜宝。

其气慓悍，令阳气暴充，饮食倍进，昧者得此肆淫，则精竭火炎，发为痈疽淋浊，岂钟乳之罪耶？大抵命门火衰者相宜，不尔便有害矣。

海石（味咸，平，无毒，独入肺经） 清金降火，止浊治淋。积块老痰逢便化，瘿瘤结核遇全消。

海石乃水沫结成，体质轻飘，肺之象也；气味咸寒，润下之用也。故治证如上。

按：多服损人气血。

阳起石（味咸，温，无毒，入肾经。螵蛸为使，恶泽泻、桂、雷丸、蛇脱，畏菟丝子，忌羊血。火煅酒淬七次水飞） 固精而壮元阳，益气而止崩带。

此石产处，冬不积雪，其热可知。云头雨脚鹭鸶毛，轻松如狼牙者佳，非命门火衰者勿用。

磁石（味辛，温，无毒，入肾经。柴胡为使，恶牡丹皮、莽、草，畏石脂。火煅醋淬水飞） 治肾虚之恐怯，镇心脏之怔忡。镇心益肾，故磁朱丸用之，可暂用不可久也。

青礞石（味咸，平，入肝经，火煅水飞） 化顽痰癖结，行食积停留。

痰见青礞，即化为水，脾虚者大忌。

花蕊石（味酸平，无毒。火煅水飞） 止吐衄如神，消瘀血为水。

血见花蕊石即化为水，过用损血，不可不谨。

食盐（味咸，寒，无毒，入肾经） 擦齿而止痛，洗目而去风。二便闭结，纳导随通；心腹烦痛，服吐即愈。治疝与辟邪有益，痰停与霍乱无妨。

润下作咸，咸走肾，喘嗽、水胀、消渴大忌。食盐或引痰生，或凝血脉，或助水邪，多食损颜色，伤筋力。故西北人不耐咸，少病多寿；东南人嗜咸，少寿多病。青盐功用相同，入肝散风。

朴硝（味辛咸酸，寒，无毒，入胃大肠二经） 破血攻痰，消食解热。法制玄明粉，功缓力稍轻，明目清躁，推陈致新。

朴硝在下，最粗而浊；芒硝在上，其质稍清；玄明粉再经煎炼，尤为精粹。方士滥夸玄明粉却病永年，不根之说也。若施之于有虚无火之人，及阴毒沉寒之证，杀人惨于刀剑矣。

蓬砂（味苦辛，寒，无毒，入肺经） 退障除昏开努肉，消痰止嗽且生津。癥瘕噎膈俱瘥，衄家骨哽通宜。

性能柔五金，则消克可知，但疗有余，难医不足，虚劳证非宜。

硫黄（味酸，大热，有毒，入心肾二经。畏细辛、朴硝、铁醋，用莱菔剜空，入硫合定，糠火煨熟，紫背浮萍同煮，皂角汤淘去黑浆） 壮阳坚筋骨，阴气全消；杀虫燥寒湿，疮疥尽扫。老年风秘，君半夏而立通，泄痢虚寒，佐蜡矾而速止。艾汤投一匕，阴毒回春，温酒送三丸，沉寒再造。

秉纯阳之精，能补君火，可救颠危。乌须黑发，真可引年。然须制炼得宜，淫房断绝者能之，一有不当，贻祸匪轻。

白矾（味酸涩，寒，无毒，入肺脾二经。甘草为使，恶牡蛎、麻黄） 消痰止利，涤热祛风。收脱肛阴挺，理疥癣湿淫。

矾之用有四：吐风热痰涎，取其酸苦涌泄也；诸血脱肛阴挺疮疡，取其酸涩而收也；治风痰泄痢崩带，取其收而燥湿也；喉痹痈疽蛇伤虫毒，取其解毒也。多服损骨、损心肺。

土　部

伏龙肝（味辛，温，无毒）　女人崩中带下，丈夫尿血遗精。

即灶心黄土，去湿有专长。

墨（味辛，温，无毒。烧红研细）　止血以苦酒送下，消痈用猪胆调涂。

墨者，北方之色；血者，南方之色，止血者，火见水而伏也。内有鹿角胶，非煅红不可用。

百草霜（辛，温，无毒）　清咽治痢，解热定血。

黑奴丸用以疗阳毒发狂，亦从治之义也。

人　部

发（味苦，温，无毒，入心肝肾三经）　去瘀血、补真阴。父发与鸡子同煎，免婴儿惊悸；己发与川椒同煅，令本体乌头。吐血衄红取效，肠风崩带宜求。

发者，血之余也，故于血证多功。入罐中盐泥固济，煅成性。

牙齿（味咸，热，有毒，入肾经。火煅水飞）　痘疮倒靨，麝加少许酒调吞；痈乳难穿，酥拌贴之旋发溃。内托阴疽不起，外敷恶漏多脓。

齿者骨之余，得阳刚之性，痘家劫剂也。若伏毒在心，昏冒不省，气虚白痒，热沸紫泡之症，宜补虚解毒，误用牙齿者不治。

乳（味甘，平，无毒，入心肝脾三经）　大补真阴，最清烦热。补虚劳，润噎膈，大方之玉液也；祛膜赤，止流泪，眼证之金浆耶！

乳乃血化，生于脾胃，摄于冲任。未受孕则下为月水，既受孕则留而养胎。产后则变赤为白，上为乳汁，此造化玄微之妙，却病延年之药也。按：虚寒滑泄之人禁服。乳与食同进，即成积滞发泻。

津唾（甘，平，无毒）　辟邪魔而消肿毒，明眼目而悦肌肤。

津乃精气所化。五更未语之唾，涂肿辄消，拭目去障，咽入丹田则固精而制火。修养家咽津谓之“清水灌灵根”。人能终日不唾，收视返听，则精气常凝，容颜不槁；若频唾则损精神，成肺病。仙家以千口水成活字，咽津诚不死之方欤！

人溺（味咸，寒，无毒，入肺胃膀胱三经）　清天行狂乱，解劳弱蒸烦。行血而不伤于峻，止血而无患其凝。吐衄产家称要药，损伤跌扑是仙方。

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服小便入胃，仍循旧路而出，故降火甚速。然须热饮，真气尚存，其行更速。炼成秋石，真元之气渐失，不逮童便多矣。

按：童便性寒，若阳虚无火，食不消，肠不实者，忌之。人中白主治与溺相同，兼治口舌疮。

金汁（即人中黄也。味苦，寒，无毒）　止阳毒发狂，清痘疮血热，解百毒有效，敷疔肿无虞。

按：伤寒非阳明实热，痘疮非紫黑干枯均禁。

人胞（味甘咸，温，无毒，入心肾二经。米泔洗净，童便浸揉，色白为度，入铅瓶中封固，重汤煮三时，待冷方开）　补心除惊悸，滋肾理虚劳。（下略）

兽　部

龙骨（味甘，平，无毒，入心肝肾三经。忌鱼及铁器，畏石膏，火炼水飞酒煮

曝） 涩精而遗泄能收，固肠而崩淋可止。缩小便而止自汗，生肌肉而收脱肛。

龙在东方之神，故在骨多主肝病，肾主骨，故又益肾也。许叔微云：肝藏魄，能变化，魂飞不定者，治之以龙齿。

按：龙骨收敛太过，非久病虚脱者，切勿妄投。

麝香（味辛，温，无毒。忌大蒜，微研） 开窍通经，穿筋透骨，治惊痫而理客忤，杀虫蛊而去风痰。辟邪杀鬼，催生堕胎，蚀溃疮之脓，消瓜果之积。

走窜飞扬，内透骨髓，外彻皮毛。东垣云：搜骨髓之风，风在肌肉者误用之，反引风入骨。丹溪云：五藏之风，忌用麝香以泻卫气。故证属虚者，慨勿施用；必不得已，亦宜少用。痨怯人及孕妇，不宜佩带。

黄牛肉（味甘，温，无毒，入脾经） 补脾开胃，益气调中。牛乳有润肠之美，牛喉有去噎之功。

牛为稼穑之资，不轻屠杀，市中所货，非老病即自死者也，食之损人。丹溪《倒仓论》曰：脾为仓廪，倒仓者，推陈致新也。停痰积血，发为痈疡痨瘵，蛊胀膈噎，非丸散所能治。用肥嫩壮黄牛肉二十斤，长流水煮糜，滤滓取液，熬成琥珀色，每饮数大碗，寒月温而饮之。缓饮则下，急饮则吐，时缓时急，且吐且下。吐下后口渴，即服自己小便，亦能荡涤饮垢。睡二日，乃食粥，调养半月，沉疴悉去，须五年忌牛肉。

牛黄（味甘苦，平，无毒，入心肝二经。人参为使，恶龙骨、龙胆、地黄、常山、蜚蠊，畏牛膝、干漆） 清心主之烦，热狂邪鬼俱消；援肝脏之魂，惊痫健忘同疗。利痰气而无滞，入筋骨以搜风。

东垣云：牛黄入肝治筋，中风入藏者，用以入骨追风。若中府中经者误用之，反引风入骨。如油入面，莫之能出。

阿胶（味咸，平，无毒，入肺肝二经。山药为使，畏大黄。拌蛤粉炒） 止血兮兼能去瘀，疏风也又且补虚。西归金府，化痰止咳除痈痿；东走肝垣，强精养血理风淫。安胎始终并用，治痢新久皆宜。

阿井乃济水之眼。《内经》以济水为天地之肝，故入肝，治血证风证如神。乌驴皮合北方水色，以制热生风也。真者光明脆彻，历夏不霉；伪者反能滞痰，不可不辨。

按：胃弱作呕吐，脾虚食不消者均忌。

熊胆（味苦，寒，无毒） 杀虫治五疳，止痢除黄疸。去目障至效，涂痔瘘如神。

实热之证，用之咸宜，苟涉虚家，便当严戒。

象皮（味咸，温，无毒） 合金疮之要药，长肌肉之神丹。

以钩刺插入皮中，顷刻疮收，故主如上。

鹿茸（味甘咸，温，无毒，入肾经。形如茄子，色如玛瑙、红玉者良。烙去毛酥炙） 健骨而生齿，强志而益气。去肢体酸痛，除腰脊软痛。虚劳圣剂，崩漏神丹。角（茸生二月，即成角矣），补肾生精髓，强骨壮腰膝，止崩中与吐血，除腹痛而安胎。肉（甘温） 补中强五藏，通脉益气力。

鹿乃仙兽，禀纯阳之质，含生发之气，其性极淫。一牡常御百牝，肾气有余，足于精者也。故主用最多，专以壮阳道，补精髓为功。茸较佳于角，肉有益于脾。

按：上焦有痰热，胃家有火，吐血属阴衰火盛者俱忌。生角消肿毒，逐恶血，不及胶之用宏也。鹿，山兽属阳，夏至解角，阴生阳退之象也；麋，泽兽属阴，冬至解角，阳生阴退之象也。主用相悬，不可不辨。

羊肉（味甘，温，无毒，入脾肾二经。反半夏、菖蒲，忌醋） 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宣通风气，起发毒疮。角堪明目杀虫，肝能清眼去翳，肾可助阳，胲除翻胃。

东垣云：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类是也。凡形气痿弱，虚羸不足者宜之。羊血主产后血晕闷绝，生饮一杯即活。中砒硇钟乳石丹砂之毒者，生饮即解。

按：羊食毒草，凡疮家及痼疾者食之即发，宜忌之。胲，结成在羊腹中者。

狗肉（味咸，温，无毒，入脾肾二经。反商陆，畏杏仁，恶蒜） 暖腰膝而壮阳道，厚肠胃而益气力。狗宝，结成狗腹中者。专攻翻胃，善理疔疽。

属土性温，故能暖脾，脾暖则肾亦旺矣。黄犬益脾，黑犬补肾，他色者不宜用也。内外两肾，俱助阳事，屎中粟米，起痘治喑。

按：气壮多火，阳事易举者忌之。妊妇食之，令儿无声。热病后食之杀人。

虎骨（味辛，温，无毒。胫骨最良，酥炙） 壮筋骨而痿软可起，搜毒风而挛痛堪除。

虎者，西方之兽，通于金气。风从虎，虎啸而风生，故骨可以入骨而搜风。虎肚主翻胃有功，虎爪主辟邪杀鬼。

犀角（味苦酸咸，寒，无毒，入心胃肝三经。升麻为使，恶乌头、乌豕，忌盐） 解烦热而心宁，惊悸狂邪都扫；散风毒而肝清，目昏痰壅皆消。吐衄崩淋，投之辄止，痈疽发背，用以消除。解毒高于甘草，祛邪过于牛黄。

犀角虽有彻上彻下之功，不过散邪清热，凉血解毒而已。

按：大寒之性，非大热不敢轻服，妊妇多服，能消胎气。

羚羊角（味咸，寒，无毒，入肝经） 直达东方，理热毒而昏冒无虞；专趣血海，散瘀结而真阴有赖。清心明目，辟邪定惊。湿风痹血宜加用，瘰疬痈疽不可无。

肝虚而热者宜之。外有二十四节柱痕，内有天生木胎，此角有神，力抵千牛。入药不可单用，须不拆原对，锉细，避风捣筛，更研万匝如飞尘，免刮人肠。

按：独入厥阴，能伐生生之气。

獭肝（味甘，温，有毒，入肝肾二经） 鬼疰传尸惨灭门，水吞殊效；疫毒蛊灾常遍户，末服奇灵。

葛洪云：尸疰鬼疰，使人寒热，沉沉默默，不知病之所苦，而无处不恶。积月累年，殗殜至死，死后传人，乃至灭门。惟用獭肝阴干为末，水服二钱，每日三服，以瘥为度。其爪亦搜逐痨虫。

腽肭脐（味咸，热，无毒，入肾经。酒洗炙） 阴痿精寒，瞬息起经年之恙；鬼交尸疰，纤微消沉顿之疴。

一名海狗肾，两重薄皮裹丸核，皮上有肉黄毛三茎共一穴，湿润常如新。置睡犬旁，惊狂跳跃者，真也。固精壮阳，是其本功。鬼交尸疰，盖阳虚而阴邪侵之，阳狂则阴邪自辟耳。

按：阳事易举，骨蒸痨嗽之人忌用。

猪脊髓（味甘，平，无毒） 补虚劳之脊痛，益骨髓以除蒸。心血共朱砂，补心而治惊痫；猪肺同薏苡，保肺而蠲咳嗽。肚本益脾，可止泻而亦可以化癥；肾仍归肾，能引导而不能补益。

猪，水畜也，在时属亥，在卦属坎。其肉性寒，能生湿痰，易招风热。四蹄治杖疮，下乳汁，洗溃疡。胆主伤寒燥热，头肉生风发痰，脂润肠去垢，脑损男子阳道，血

能败血，肝大损人，肠动冷气，舌能损心。

按：猪性阴寒，阳事弱者勿食。

禽部

鸭（味甘咸，平，无毒，入肺肾二经） 流行水府，滋阴气以除蒸；闯达金宫，化虚痰而止嗽。

类有数种，惟白毛而乌嘴凤头者，为虚劳圣药。白属西金，黑归北水，故葛可久治痨有白凤膏也。

乌骨鸡（味甘咸，平，无毒，入肺肾二经） 最辟妖邪，安五藏；善通小便，理烦蒸。产中亟取，崩带多求。

鸡为阴禽，属木应风，在卦为巽，其色有丹白黄乌之异，总不如白毛乌骨，翠耳金胸，为最上乘也。鸡冠血发痘疮，通乳难，涂口㖞；肝可起阴，治小儿疳积目昏。鸡屎白（惟雄鸡屎有白），利小便，治鼓胀。鸡子清烦热，止咳逆。卵壳主伤寒劳复，研敷下疳，卵中白皮主久咳气结。肫内黄皮鸡内金，去烦热，通大小便。

淘鹅油（味咸，温，无毒） 理痹痛痈疽，可穿筋透骨。

取其脂熬化，就以其嗉盛之，则不渗漏，虽金银磁玉之器盛之，无不透漏者，可见入骨透髓之功。然但资外傅，不入汤丸。

雀卵（味酸，温，无毒，入肾经） 强阴茎而壮热，补精髓而多男。

雀属阳而性淫，故强壮阳事。下元有真阳谓之少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火衰则阴痿精寒，火足则精旺阳强，雀卵之于人大矣。雄雀屎名白丁香，一头尖者是雄，两头圆者是雌，疗目痛，决痈疖，理带下疝瘕。

按：阴虚火盛者勿食，不可同李食，孕妇食之生子多淫，服术人亦忌之。

五灵脂（味甘，温，无毒，入肝经。恶人参，酒飞去沙晒） 止血气之痛，无异于手拈；行冷滞之瘀，真同仙授。

五灵脂乃寒号禽之粪也，气味俱厚，独入厥阴，主血，生用于行血，炒熟止血，痛证若因血滞者，下咽如神。

按：性极膻恶，脾胃薄者不能胜也。

虫鱼部

蜂蜜（味甘，平，无毒，入脾经。忌生葱，凡蜜一斤入水四两，磁器中炼去沫，滴水不散为度） 和百药而解诸毒，安五藏而补诸虚；润大肠而悦颜色，调脾胃而除心烦。同姜汁行初成之痢，同薤白涂汤火之疮。

采百花之英，合雨露之气酿成，其气清和，其味甘美，虚实寒热之证、无不相宜也。

按：大肠虚滑者，虽熟蜜亦在禁例。酸者食之令人心烦，同葱食害人，同莴苣食令人利下。食蜜饱后，不可食鲜，令人暴亡。蜡性涩，止久痢，止血，生肌定痛，火热暴痢者忌之。

露蜂房（味甘，温，有毒，恶干姜、丹参、黄芩、芍药、牡蛎。炙） 拔疔疮附骨之根，止风虫牙齿之痛；起阴痿而止遗尿，洗乳痈而涂瘰疬。

蜂房乃黄蜂之窠，蜂大房大，且露天树上者为胜。

按：其用以毒攻毒，若痈疽溃后禁之。

牡蛎（味咸，寒，无毒，入肾经。贝母为使，恶麻黄、辛夷、吴茱萸。火煅童便淬之） 消胸中之烦满，化痰凝之瘰疬。固精涩二便，止汗免崩淋。

按：寒者禁与，虚热者宜之。

龟甲（味咸，寒，有毒，入心肾二经。恶沙参、蜚蠊，去肋酥炙） 补肾退骨蒸，养心增智慧。固大肠而止泻痢，除崩漏而截痎疟。小儿囟门不合，臁疮朽臭难闻。

龟，禀北方之气，故有补阴之功。若入丸散，须研极细，恐着人肠胃，变为瘕也。煎成胶良。龟鹿皆永年，龟首藏向腹，能通任脉，取下甲以补肾补血，皆阴也；鹿鼻反向尾，能通督脉，取上角以补火补气，皆阳也。

按：肾虚而无热者不用。

鳖甲（味咸，寒，无毒，入肝经。恶矾，酒浸一宿，炙黄） 解骨间蒸热，消心腹癥瘕。妇人漏下五色，小儿胁下坚疼。肉冷而难消，脾虚者大忌。

鳖色青，主治皆肝证；龟色黑，主治皆肾证。同归补阴，实有分别。龟甲以自散者为佳，鳖甲以不经汤煮者为佳。肝无热者忌之。

真珠（味咸，寒，无毒，入肝经。绢包，入豆腐中煮一香，研极细） 安魂定悸，止渴除蒸，收口生肌，点睛退翳。

禀太阴之精气而结，故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宜其主用多入阴经。

按：珠体最坚，研如飞面方用，不细，伤人藏府。病不由火热者忌之。

桑螵蛸（味咸，平，无毒，入肾经。畏旋覆花，蒸透再焙） 起阳事而痿弱何忧，益精气而多男可冀。

即螳螂之子，必以桑树上者为佳也。一生九十九子，用一枚即伤百命，仁人君子闻之，且当惨然，况忍食乎？

海螵蛸（味咸，温，无毒，入肝经。恶白芨、白敛、附子。炙黄） 止吐衄肠风，涩久虚泻痢。外科燥脓收水，眼科去翳清烦。

味咸入血，性涩能收，故有软坚止滑之功。

瓦楞子（味咸，平，无毒，火煅醋淬研） 消老痰至效，破血癖殊灵。

咸走血而软坚，故主治如上。瓦楞子即蚶壳。

石决明（味咸，平，无毒，入肝肾二经。盐水煮，水飞） 内服而障翳潜消，外点而赤膜尽散。

七孔九孔者良，十孔者不佳。久服令人寒中。

蟹（味咸，寒，有小毒，畏紫苏、大蒜、木香，忌柿） 和经脉而散恶血，清热结而续筋骨。合小儿之囟，解漆毒之疮。爪能堕胎。

性寒，能发风，能薄药力。孕妇食之，令儿横生。

蕲州白花蛇（味咸，温，有毒。去头尾酒浸三宿，去尽皮骨，俱有大毒） 主手足瘫痪及肢节软疼，疔口眼歪斜，及筋脉挛急。厉风与破伤同宝，急惊与慢惊共珍。

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家要药。内达藏府，外彻皮肤，无处不到，服者大忌见风。产蕲州者最佳，然不可多得。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方胜纹，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有爪甲长一二分，肠如连珠，眼光如生。产他处者或两目俱闭，或一开一闭也。

按：白花蛇性走窜，有毒，惟真有风者宜之。若类中风属虚者，大忌。乌梢蛇大略相同，但无毒而力浅，色黑如漆，尾细有剑脊者良。

穿山甲（味咸，寒，有毒，炙黄） 搜风逐痰，破血开气。疗蚁瘘绝灵，截疟疾至妙。治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理痛痹在上则升，在下则降。

穴山而居，寓水而食，能走窜经络，无处不到，达病所成功。患病在某处，即用

某处之甲，此要诀也。性猛不可过服，古名鲮鲤甲。

白僵蚕（味咸辛，温，无毒，入肺脾二经。恶桑螵蛸、桔梗、茯苓、蕈蘑。米泔浸一日，待涎浮水上，焙去丝及黑口） 治中风失音，去皮肤风痒，化风痰，消瘰疬，拔疔毒，灭瘢痕。男子阴痒，女子崩淋。

即蚕之病风者，用以治风，殆取其气相感欤！

雄蚕蛾（味咸，温，有小毒。炒去足翅） 止血收遗泄，强阳益精气。

健于媾精，敏于生育，祈嗣者宜之。

斑蝥（味辛，寒，有毒，入肺脾二经。畏巴豆、丹参、甘草、豆花、惟黄连、黑豆、葱茶能解其毒） 破血结而堕儿，散癥癖而利水道。拔疔疽之恶根，下獭犬之恶物。中蛊之毒宜求，轻粉之毒亦化。

直走精溺之处，蚀下败物，痛不可当，不宜多用，痛时以木通等导之。

蟾酥（味辛，温，有毒，入胃肾二经） 发背疔疽，五疳羸弱，立止牙痛，善扶阳事。

入外科方有夺命之功，然轻用能烂人肌肉。

蛤蟆（味辛，温，有毒。酒浸一宿，去皮肠爪，炙干） 发时疮之毒，理疳积之疴，消獭犬之毒，枯肠痔之根。

属土之精，应月魄而性灵异，过用发湿助火。

水蛭（味咸苦，平，入肝经。畏石灰，盐炒精黄） 恶血积聚，闭结坚牢，炒末调吞多效；赤白丹肿，痈毒初生，竹筒含咂有功。

咸走血，苦胜血，为攻血要药。误吞生者入腹，生子咂血，肠痛瘦黄。以田泥调水饮数杯，必下也。或以牛羊热血一二杯，同猪脂饮之亦下。染须药中，能引药力倒上至根。

虻虫（味苦，寒，有毒，入肝经。去足炒，恶麻黄） 攻血遍行经络，堕胎只在须臾。

青色之入肝，专啖牛马之血，仲景用以逐血，因其性而取用者也。非气壮之人，实有畜血者，水蛭、蝱虫，不敢轻与。

廑虫（味咸，寒，有毒，畏皂荚、菖蒲、屋游） 去血积搜剔极周，主折伤补接至妙。煎含而木舌旋消，水服而乳浆立至。

即地鳖虫，仲景大黄廑虫丸，以其有攻坚下血之功，虚人斟酌用之。

蝼蛄（味咸，寒，无毒。去翅足炒） 通便而二阴皆利，逐水而十种俱平。贴痒燥颇效，化骨哽殊灵。

蝼蛄自腰以前，其涩能止二便；自腰以后，其利能通二便。治水甚效，但其性猛，虚人戒之。

蝉壳（味咸，寒，无毒，入肺肝脾三经。沸汤洗净，去足翅晒干） 快痘疹之毒，宣皮肤之风。小儿惊痫夜啼，目疾昏花障翳。

感木土之气，吸风饮露，其气清虚，故主疗皆风热之恙。又治音声不响，及婴儿夜蹄，取其昼鸣夜息之义。

按：痘疹虚寒证禁服。

蝎（味辛平，有毒。入肝经） 善逐肝风，深透筋骨。中风恒收，惊痫亦简。

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蝎，属木色青，独入厥阴，风家要药。全用谓之金全蝎，但

用尾谓之蝎梢，其力尤紧。

按：似中风，小儿慢脾风，病属虚者忌。

卷之五

伤寒

黄帝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十日以上者，何也（冬寒之气，感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岐伯对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巨，太也。太阳为六经之长，统摄阳分，故诸阳皆其所属）。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风府督脉穴。太阳经脉覆于巅背之表，故主诸阳之气分）。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寒邪束于肌表，则玄府闭，阳气不得散越，郁而为热。寒散则热退，故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两感者，阴阳俱伤，表里同病也。太阳与少阴同病，则头痛与口干烦满；阳明与太阴同病，则身热谵语与腹满不欲食；少阳与厥阴同病，则耳聋与囊缩而厥。三阴三阳俱受病，水浆不入，昏不知人，六日当死也）。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足太阳为三阳之表，而脉连风府，故伤寒者多从太阳始。太阳之经，从头项下肩髆挟脊抵腰中，故其见病如此）。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胃不和，则卧不安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邪传少阳者，三阳已尽，将入太阴，故谓半表半里之经。仲景曰：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口苦咽干，胁下鞕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盖邪在阴则寒，在阳则热，在半表半里，故寒热俱见也）。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三阳为表属府，邪未入藏，可汗而解）。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邪在三阳，失于汗解，则传三阴，自太阴始也。仲景曰：脉浮而缓，手足自温，系在太阴，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腹时痛）。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肾属水而热邪涸之，故燥渴。仲景曰：少阴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至厥阴而六经传遍，邪热甚于阴分，故烦满。仲景曰：厥阴为病，气上撞心，心中痛，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按：伤寒传变，先自三阳，后入三阴，此常序也。东垣曰：太阳经病若渴者，自入于本也，名曰传本。太阳传阳明者，名循经传。太阳传少阳者，名越经传。太阳传少阴者，名表里传。太阳传太阴者，名误下传。太阳传厥阴者，名循经得度传。陶节庵曰：或自太阳始，日传一经，六日至厥阴而愈者，或不能再传者，或间经传者，或传二三经而止者，或始终则在一经者，或越经而传者，或初入太阳不发热，便入少阴而成阴证者，或直中阴经者，有二经或三经齐病不传者，为合病。有一经先病，未尽，又过一经之传者，为并病。有太阳阳明合病，有太阳少阳合病，有少阳阳明合病，有三阳合病。若三阳与三阴合病，即是两感）。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传经已遍，邪当渐解，若过经而不解，则深入于府，府不解则深入于藏，故五藏六府皆病。邪盛于外，则营卫不行，气竭于内，则五藏不通，所谓其死皆以六七日者如此。刘草窗谓：伤寒传足不传手，其说盖出此篇，而诞妄实甚。夫人之气血，通行周身，岂邪遇手经而有不入者哉？寒之伤人，必先皮毛，皮毛者肺之合，故外则寒栗鼻塞，内则喘嗽短气，非传肺乎？舌胎昏乱，非传心与胞络乎？泄泻秘结，非传大肠乎？癃闭，非传小肠乎？痞满上下不通，非传三焦乎？且本文云：五藏六府皆病，岂手经不在内乎？然经言传变不及手经者何也？足之六经，可尽周身上下之脉络，而手

经已在其门，不必复言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阴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所谓其愈皆十日以上者如此。又有言伤寒以不服药为中医者，其说本如此。不知经文为气实者言也，若正虚邪胜则死。譬如有人溺洪涛，不为援手，而听其自渡，全活者几希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各通者，言各明经脉随证施治也。未满三日，其邪在表，汗之而愈；满三日者，其邪在里，下之而愈。然此特道其常耳。《正理论》云：脉大浮数，在表可汗，脉实沉数，在里可下。故日数虽多，有表证者必汗，日数虽少，有里证者必下。第当以表里为辨，不可以日数拘也）。

愚按：冬气严寒，万类潜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固密者，毋劳尔形，毋摇尔神，形神并守，偕行于闭蛰封藏之本者也。一有不谨，而犯寒威，则杀厉之毒，乘于肌体，冬月即发，名正伤寒。伏而不发，至春变温，至夏变热，变态不测，殊可忧虑，治之或差，反掌生杀。自仲景以来，名贤代起，立言不患不详，患其多而惑也。陶节庵曰：得其要领，易于拾芥，脉证与理而已。求之多歧，则支离繁碎，如涉海问津矣。脉证者，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也。理者，知其常通其变也；多歧者，蔓衍之方书也。余有感于斯言，约六法以尽之。曰汗、吐、下、温、清、补。汗者，治在表也。而汗法有三：一曰温散，寒胜之时，阴胜之藏，阳气不充，则表不解，虽身有大热，必用辛温；一曰凉解，炎热炽盛，表里枯涸，阴气不营，亦不能汗，宜用辛凉；一曰平解，病在阴阳之间，既不可温，又不可凉，但宜平用，期于解表而已。吐者，治其上也。吐中有发散之意，可去胸中之实。经曰“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下者，攻其里也。而下法有五：痞满在气，燥实在血，四证具者，攻之宜峻也；但见满燥实者，攻之稍缓；但见痞实者，攻之更缓；或行血畜，或逐水停，轻重缓急，随证灵通也。温者，温其中也。藏有寒邪，不温则死。夫气为阳，气虚则寒，故温即是补，又名救里者，以阳虚可危，亟当救援也。清者，清其热也。有热无结，本非下证，若不清之，热何由散？下后余邪亦宜清也。补者，救其虚也。古人言之已详，今人畏而不用，使伤寒犯虚者，坐而待毙，大可憾已。如屡散而汗不解，阴气不能达也，人知汗属于阳，升阳可以解表，不知汗生于阴，补阴可以发汗也。又如内热不解，屡清而火不退，阴不足也，人知寒凉可以去热，不知壮水可以制火也。又如正虚邪炽，久而不全，补正则邪自除，温中则寒自散，此必见衰微之阴脉者也。《伤寒论》曰：阴证得阳脉者生，阳证得阴脉者死。人皆奉其言，未知绎其义。夫正气实者，多见阳脉；正气虚者，多见阴脉。证之阳者，假实也，脉之阴者，真虚也。陈氏曰：凡察阴证，不论热与不热，惟凭脉用药，至为稳当。不论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伏阴。然则沉小者，人知为阴脉，不知浮大者，亦有阴脉也。是知伤寒虽具万变，虚实二字可以提纲。正胜则愈，邪胜则死。正气实者，虽感大邪，其病亦轻；正气虚者，虽感微邪，其病亦重。气实而病者，攻之即愈，虽不服药，经尽即安，何足虑也？所可虑者，惟挟虚耳！奈何庸浅之辈，不察虚实，但见发热，动手便攻，虚而攻之，无不死者。且曰伤寒无补法，谬之甚矣。独不观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而治虚寒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方，而用人参桂附者八十有奇。东垣、丹溪、节庵亦有补中益气、回阳返本、温经益元等汤，未尝不补也，谓伤寒无补法可乎？夫实者，不药而愈，虚者，非治弗痊。能察其虚而补救者，握伤寒之要矣，何必求之多歧哉？

（伤寒十六证）伤寒者，寒伤营血，脉浮而紧，头痛发热，无汗恶寒。伤风者，风伤卫气，脉浮而缓，头痛发热，有汗恶风。伤寒见风者，既伤于寒，复感风邪，恶寒不躁，其脉浮缓。伤风见寒者，既伤于风，复感寒邪，恶风烦躁，其脉浮紧（以上

四证，皆冬月即病者）。

温病者，冬受寒邪，来春乃发，发热头疼，不恶寒而渴，脉浮数。温疟者，冬受寒邪，复感春寒。风温者，冬受寒邪，复感春风，头痛身热，自汗身重，嘿嘿欲眠，语言难出，四肢不收，尺寸俱浮。温疫者，冬受寒邪，复感春温时行之气。温毒者，冬受寒邪，春令早热，复感其邪（以上五证，皆冬伤于寒，而病发于春，皆有温之名也）。热病者，冬伤于寒，至夏乃发，头疼身热恶寒，其脉洪盛。伤暑者，暑热为邪，自汗烦渴，身热脉虚。伤湿者，感受湿邪，身重而痛，自汗，身不甚热，两胫逆冷，四肢沉重，胸腹满闷。风湿者，既受湿气，复感风邪，肢体重痛，额汗脉浮。痉者，身热足寒，头项强急，面赤目赤，口噤头摇，角弓反张。若先受风邪，复感于寒，无汗恶寒为刚痉；先受风邪，复感于湿，恶风有汗为柔痉。

（类伤寒五证）一曰痰，中脘停痰，憎寒发热，自汗胸满，但头不痛，项不强，与伤寒异耳。一曰食积，胃中停食，发热头痛，但身不痛，气口紧盛，与伤寒异耳。一曰虚烦，气血俱虚，烦躁发热，但身不痛，头不痛，不恶寒，不浮紧，与伤寒异耳。一曰脚气，足受寒湿，头痛身热，肢节痛，便闭呕逆，但脚痛，或肿满，或枯细，与伤寒异耳。一曰内痈，脉浮数，当发热而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畜积有脓也。胸中痛而咳，脉数，咽干不渴，浊唾腥臭，肺痈也；小腹重，按之痛，便数如淋，汗出恶寒，皮甲错，腹皮肿急，脉滑而数，肠痈也；胃脘痛，手不可近，胃脉细，人迎盛者，胃脘痈也。以人迎盛而误认伤寒，禁其饮食必死。

（表证）发热恶寒，恶风，头痛身痛，腰脊强，目痛，鼻干，不眠，胸胁痛，耳聋，寒热，呕，脉浮而大，或紧或缓。有汗，脉浮缓无力，表虚也；无汗，脉浮紧，表实也。

（里证）不恶寒，反恶热，掌心腋下汗出，腹中鞕满，大便不通，腹痛腹鸣自利，小便如常，谵语潮热，咽干口渴，舌干烦满，囊缩而厥，唇青舌卷，脉沉细，或沉实（腹鸣、自利、不渴、唇青舌卷，无热恶寒，下利清谷，身痛，脉沉微，里虚也。腹中鞕、大便闭，谵语潮热，腹痛，不恶寒，反恶热，谵语，掌心胁下有汗，咽燥腹满，里实也。表里俱见，属半表半里，表里俱无，不可汗下，小柴胡汤随证加减）。

（阴证）身静，气短，少息，目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水浆不入，二便不禁，面如刀割，色青黑，或喜向壁卧，闭目不欲见人，鼻气自冷，唇口不红，或白或青或紫，手足冷，指甲青紫，小便白，或淡黄，大便不实，手按重无大热，若阴重者，冷透手也。阴毒者，肾本虚寒，或伤冷物，或感寒邪，或汗吐下后变成阴毒，头痛，腹中绞痛，眼睛痛，身体倦怠而不甚热，四肢逆冷，额上手背有冷汗，恍惚，身痛如被杖，虚汗不止，郑声，呕逆，六脉沉微，或尺衰寸盛，五日可治，六七日不可治。阴证似阳者，烦躁面赤，身热咽痛，烦渴，脉浮微，手足冷，大便泄，小便清，昏沉多眠，又有身热反欲得衣，口不渴，指甲黑，此阴盛于内，真阳失守也。

（阳证）身动，气高而喘，目睛了了，呼吸能往能来，口鼻气热，面赤唇红，口干舌燥，谵语，能饮凉水，身轻如常，小便赤，大便闭，手足温，指甲红。阳毒者，邪热深重，失汗失下，或误服热药，热毒散漫，舌卷焦黑，鼻中如烟煤，咽喉痛甚，身面锦斑，狂言直走，逾垣上屋，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脉洪大滑促，五日可治，六七日不可治（或昏噤咬牙，见鬼神，吐脓血，药入即吐）。阳证似阴者，手足冷，大便闭，小便赤，烦闷，昏迷不眠，身寒却不欲衣，口渴，指甲红，脉沉滑，或四肢厥冷（阴厥脉沉弱，指甲青而冷。阳厥脉沉滑，指甲红而温），此阳极于内，真阴失守也。

（六经证治）足太阳膀胱，此经从头顶贯腰脊，故头痛，恶寒，发热，脊强。然风与寒常相因，寒则伤营，恶寒头痛，脉浮紧而无汗，用麻黄汤开发腠理以散寒，得

汗而愈。风则伤卫，恶风头痛，脉浮缓而有汗，用桂枝汤充塞腠理以散风止汗而愈。若夫风寒兼受，营卫俱伤，用大青龙汤。此三汤者，冬月天寒腠密，非辛温不能发散，故宜用也。若春温夏热之证，皆用羌活冲和汤辛凉解之。传至阳明，则目痛，鼻干，不眠，以葛根汤、升麻汤治之（此经有在经在府之别，如目痛鼻干、微恶寒、身热、脉浮洪，病在经也；潮热自汗、谵语发渴、大便闭、揭去衣被、手扬足掷、发斑发黄、狂乱恶热、脉沉数，病在府也）。传至少阳，则寒热而呕，胸痛胁痛，口苦耳聋，此为半表半里之经，表证多者，小柴胡汤；里证急者，大柴胡汤。过此不已，则传阳明之府，表证悉罢，名为入里，恶热谵语口燥咽干，不大便，脉沉实。如痞满燥实，四证皆具，三焦俱伤，宜大承气汤。但见痞燥实三证，邪在中焦，宜调味承气汤，不用枳朴，恐伤上焦之气也。但见痞实二证，邪在上焦，宜小承气汤，不用芒硝，恐伤下焦之血也。小腹急，大便黑，小便不利，如狂喜忘，畜血证也，宜桃仁承气汤。传至三阴，四肢厥冷，肠痛吐泻，口唾冷涎，畏寒战栗，面如刀割，引衣蹉卧，脉见迟软，急宜温之，轻者理中汤，重者四逆汤。或初病起不发热，便见寒证者，名为直中阴经，亦以二汤主之。以上各经治法，一见表证，即与汗之；一见里证，即与下之；一见虚寒，即与温补。但当以脉证为据，不可以日数为拘也。

（可汗）头痛，项强，肢节腰背俱强，身疼，拘急，恶寒发热，无汗，脉浮数，或浮紧，皆可汗。若汗后不解，仍发热，脉浮，须再汗之。

（不可汗）无表证者，不可汗。脉沉不可汗。尺脉迟不可汗。脉微弱者，虽恶寒，不可汗。咽中闭塞者，不可汗。诸动气者，不可汗。淋家，不可汗。亡血虚家，不可汗。厥者，不可汗。汗家，不可重汗。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心下痞，不可汗。脉弦细，头痛而热，属少阳，不可汗（昔范云患伤寒，时武帝有九锡之命，谓徐文伯曰，可速愈乎？文伯曰：甚易。但元气不足，恐二年后不复起耳！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遂以蒸法取汗而愈。后二年果卒，虚者其可轻汗哉）。

（可吐）病在膈上者，可吐。汗下后虚烦懊憹者，可吐。

（不可吐）脉虚，不可吐。厥逆者，不可吐。膈上寒，干呕，宜温不宜吐。

（可下）汗后不解，邪传胃府可下。潮热腹痛，脉实可下。阳明多汗，谵语，有燥粪，可下。潮热，手足腋下汗出谵语者，可下。吐后腹满，可下。凡脐腹硬或痛，不可按者，可下。下后不解，脐腹硬痛，可再下。结胸脉不浮，可下。少阴病，下利清水，其色青者，心下必痛，口干者，可下。太阳证，热结膀胱，小便不利，小腹急结，其人如狂者，血畜也，可下。阳明证，其人喜忘，大便黑，必有瘀血，可下。阳明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必发黄，可下。

（不可下）表未解者，不可下。腹胀可按而减者，不可下。诸虚者，不可下。阳微者，不可下。咽中闭塞者，不可下。诸动气者，不可下。脉弱者，不可下。脉浮大者，不可下。小便清白者，不可下。阳明病面赤，心下虽鞕满，不可下。

（用火法）以火烧地布桃叶（柏叶亦可），设席，置病人于上，即汗出。或醋炒香附，热熨胸背，即汗。或置火于床下。或艾灸。

（用水法）伤寒思饮水为欲愈，若不与则不愈，若恣饮则水停。宜以新汲水少与之，待再思再与。热甚者，以青布浸新汲水中，置病人胸前，热则易之；甚者置病人于水中，或浸手足，或漱口，若表未解及阴证似阳者，忌之。

（发热）翕翕而热者，表也，羌活冲和汤；蒸蒸而热者，里也，轻者大柴胡汤，重者承气汤。半表半里者，表里俱热而轻于纯在里也，小柴胡汤。至于三阴发热，则有腹痛肢冷，脉沉下痢为异，四逆汤。潮热属阳明，一日一发，日晡而作，阳明内实也。大便鞕者，承气汤。表未罢者，小柴胡汤。烦热兼渴者，竹叶石膏汤。心烦不眠，酸

枣仁汤。烦而心悸，小建中汤。烦而闷者，栀子豉汤。热者，白虎汤。寒者，附子汤。

（恶寒）不见风亦恶寒，身虽热，不欲去衣被。发热恶寒者，阳也，羌活冲和汤。无热恶寒者，阴也，理中汤。下证悉俱，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先解表而后攻里。下后不解，发热而渴，恶寒，白虎汤。恶寒而呕，心下痞者，五苓散。汗后恶寒，虚也，芍药附子甘草汤。背恶寒，表未解也，葛根汤。背恶寒而潮热，柴胡加桂汤。口渴心烦，背微恶寒，白虎加人参汤。背恶寒，潮热腹满，小承气汤。少阴病，口中和，背恶寒，附子汤。汗后不解，反背恶寒者，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

（恶风）密室无风，不恶。太阳恶风，无汗而喘，麻黄汤。有汗，桂枝汤。吐下后不解，表里俱热，时时恶风，燥渴而烦，白虎加人参汤。汗多亡阳，恶风者，桂附汤。

（自汗）恶风寒者，桂枝汤。恶寒自汗，表虚也，小建中汤，或黄耆建中汤。自汗不恶风寒，表证罢，里证实也，承气汤。汗多小便利，必津液竭，大便虽鞕，不可攻，宜蜜导。用蜜于铜器中，微火煎，稍凝，搅之，勿冷焦，皂角末少许和之，乘热捻作枣子样，冷纳入谷道中，欲大便急去之。自汗而渴，小便难，五苓散。汗多不止，曰亡阳，桂枝附子汤。外用白术、藁木、川芎、白芷各一两，牡蛎粉二两，细末，纱裹，周身扑之。

（盗汗）在半表半里，胆有热也，小柴胡汤。头汗者，热不得越，阳气上腾，谵语，承气汤。心下满，头汗出，水结胸也，小半夏茯苓汤。头汗出，齐颈而还，发黄也，茵陈五苓散。头汗出，小便难者死。手足汗，大便燥，谵语，大承气汤。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水谷不分，手足汗出，理中汤。

（头痛）太阴少阴有身热，无头痛，厥阴有头痛，无身热。若身热又头痛，属阳经也。头痛发热，无汗恶寒，麻黄汤。大便六七日不通，头疼有热，小便清者，不在里，仍在表，羌活冲和汤。头痛甚者，必衄，葛根葱白汤、川芎石膏汤。少阳头痛，小柴胡汤。头疼寒热，寸脉大，痰厥也，瓜蒂散。厥阴头痛，呕而吐沫，吴茱萸汤。厥阴头痛，脉微迟，为欲愈；如不愈，小建中汤。阳明头痛，不恶寒，微恶热，不大便，调胃承气汤。

（身痛）太阳脉浮，身痛无汗，麻黄汤。阳明下证已见，但身痛者，表未解也，麻黄汤。发热有汗，身痛，桂枝汤。阳明脉浮身痛，葛根汤。汗后脉沉迟身痛，血虚也，黄耆建中汤。阴毒呕逆，下利，身痛如被杖，唇青面黑，甘草四逆汤。一身尽痛，发热恶寒，面寒，桂枝汤。一身尽痛，发热面黄，二便反利，甘草附子汤。一身尽痛，发热发黄，头汗出，背强，小便不利，湿也，茵陈五苓散。一身尽痛，发热面黄，热结瘀血也，抵当汤。

（筋惕肉眴）汗多亡阳，筋肉失养，故惕惕眴动，眴动兼肢冷者，真武汤。轻者，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汗吐下后见此者，先服防风白术牡蛎汤，次服小建中汤。

（胸胁满）胸满多表证，葛根汤。喘而胸满，麻黄杏仁石膏汤。胁下痞鞕，冲和汤去枣，加牡蛎。胸胁俱满，或鞕痛，或呕，或不大便，舌上白胎，俱小柴胡汤。邪在胸，汗下之而烦热，栀子豉汤。胸中痞鞕，气上冲喉，寒也，瓜蒂散。阳明少阳合病，下利身热，胁痛，大柴胡汤。汗后头痛，心痞胁满，十枣汤。

（结胸）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里作结胸。脉浮者，先以小柴胡解表，然后下之。按之则痛，小结胸也，小陷胸汤。不按亦痛，大结胸也，大陷胸汤。懊侬燥渴，实热结胸也，三黄泻心汤。血结胸者，小腹满，小便不利，抵当汤。饮水不散，水结胸也，小半夏茯苓汤。用陷胸等药不效者，枳实理中丸。烦乱欲死，宜水渍法，凝雪汤渍布薄胸中，热除为度。

（痞）满而不痛，病名曰痞。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轻者通用，枳桔汤。胸满脉濡，半夏泻心汤。手足温，按之濡，关上浮者，黄连泻心汤。干呕有水气，生姜泻心汤。下利腹鸣，甘草泻心汤。胃寒咳逆，理中汤。关脉沉紧，大柴胡汤。

（大腹满）六七日不大便，腹满常痛者，承气汤。腹满时痛者，桂枝芍药汤。腹满吐食，枳桔理中汤。汗后胀满，厚朴半夏甘草人参汤。腹满漉漉有声，水与气也，半夏茯苓汤加桂枝。

（小腹满）脐下满也。胸腹满为邪气，小腹满为有物。小腹满，小便利，畜血也，重者，桃仁承气汤；轻者，犀角地黄汤。小腹鞕满，小便自利，发狂者，抵当汤。小腹满，手足厥冷，真武汤。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冷结也，灸关元穴。

（腹痛）阳邪痛者，其痛不常，按而痛甚为实。阴寒痛者，痛无休歇，按而痛减为虚。右关脉实，腹痛便闭，承气汤。下之早因而腹痛，小建中汤。阳脉涩，阴脉弦，腹痛泄利，建中汤或桂枝芍药汤。少阴厥逆，或利而咳，四逆加五味子干姜汤。厥阴，小腹痛，当归四逆汤。

（咽痛）少阴证也。不可汗，不可下，甘桔汤为阴阳通用之药。脉阴阳俱紧，主无汗，有汗曰亡阳，属少阴，当咽痛，猪肤汤。阳毒咽痛，口疮赤烂，升麻六物汤，或蜜浸黄连汁含。非时暴寒，附于少阴之经，脉弱咽痛，必下利，先用半夏桂枝汤，次服四逆汤。下利咽痛，手足彻冷，无热证者，理中汤。

（胁痛）往来寒热，胁痛胸痛，小柴胡汤加茯苓。身凉，表证罢，干呕，胁痛，有水也，十枣汤。

（呃逆）仲景作咳逆，即此证也。切勿误作咳。脉微细，呃逆，胃寒也，橘皮干姜半夏生姜汤、丁香柿蒂汤。脉洪大而呃，心火上奔，肺不得纳，甘草泻心汤。服药无效，用鼱法。硫黄乳香，等分为末，酒煎鼱之。失下呃逆，大便实者，小承气汤。

（呕吐哕）呕者，声物俱出；吐者，无声出物；哕者，有声无物。太阳阳明合病，当自利，若不利，但呕，葛根加半夏汤。少阳有呕证，小柴胡汤。呕而渴者，猪苓汤、五苓散。先渴后呕，水停心下，赤茯苓汤。先呕后渴，此为欲解，当与水饮。瘥后余热在胃而呕者，竹叶加姜汁汤。太阳少阳合病，自利而呕，黄芩半夏生姜汤。寒厥呕而不渴，姜附汤。呕而发热，心下急，微烦，大柴胡汤。胸中有热，胃中有邪，阴阳不交，腹痛欲吐，黄连汤、黄连加半夏生姜汤。三阳发热而吐，俱用小柴胡汤。发热六七日不解，烦渴欲饮水，食即吐，五苓散。虚热少气，气逆欲吐，理中汤。不饮而吐，理中汤去术，加生姜。汗下后胃虚冷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少阴吐者，真武去附子，加生姜。吐逆，二便秘，厥逆无脉，大承气汤。心下有水气，干呕，身热，微喘或自利，小青龙汤。不发热，不恶寒，肋痛干呕，十枣汤。自汗，头痛，干呕，桂枝汤。干呕自利，黄芩半夏生姜汤。里寒外热，脉微欲绝，干呕，通脉四逆汤。

（咳嗽）有声无痰曰咳，有痰无声曰嗽。太阳证罢，表未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小青龙汤。太阳发热，咳嗽，方同上。太阳发热，呕哕而咳，小柴胡汤。少阳寒热往来，咳嗽，胸胁满，或泄利，小柴胡去参枣，加五味子、干姜。少阴咳嗽，真武汤。少阴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咳嗽者，水气也，真武汤加五味子、细辛、干姜。

（喘）太阳无汗而喘，太阳阳明合病，胸满而喘，俱麻黄汤。邪气壅盛而喘，虽汗而喘不已，宜再发之，麻黄杏仁石膏汤，误下，太阳利不止，喘而有汗，脉促，葛根黄连黄芩汤。太阳汗后饮水多，水停而喘，小青龙汤去麻黄，加杏仁；小腹满加茯苓。太阳下之，微喘，表未解也，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水停心下，肾气乘心，为悸

为喘，五苓散。阴喘脉伏而逆，理中汤、四逆汤，喘而气促，腹满，大柴胡汤。

（烦躁）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痛无汗，烦躁，大青龙汤。烦躁消渴，辰砂五苓散。下利咳呕，烦躁，猪苓汤。下利咽痛，胸满而烦，猪肤汤。自汗烦躁，小便多，芍药甘草汤，少阴心烦不卧，黄连鸡子汤。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吴茱萸汤。下后复发汗，昼则烦躁，夜则安静，不渴无热，干姜附子甘草汤。六七日无大热，阴盛格阳，身冷脉细，烦躁不饮水，霹雳散。阴躁欲坐井中，姜附汤。

（懊侬）懊者烦恼，侬者郁闷，比之烦躁，殆有甚焉。汗吐下后，虚烦不眠，甚则懊侬，栀子豉汤。阳明脉浮，咽燥腹满而喘，发热汗出，恶热懊侬，栀子豉汤。阳明病，下后懊侬，有燥屎，承气汤。短气烦躁，懊侬，大陷胸汤。阳明无汗，小便不利，懊侬发黄，茵陈青蒿汤。

（战栗）战者身动，栗者鼓颔，邪欲解也。栗而不战，阴盛阳虚，姜附四逆汤。

（悸）心中筑筑然动，怔忡不安。脉结代，心悸，炙甘草汤。伤寒三四日，心悸而烦，小建中汤。汗发过多，心悸喜按，桂枝甘草汤，心神不宁，怔忡不卧，安神丸。少阴病，厥逆，心下悸，四逆散加桂。饮水多而悸，虽有他邪，亦先治水，茯苓甘草汤。寒热心悸，小便不利，心烦喜呕，小柴胡汤。少阳发汗，谵语悸动，小柴胡汤。

（渴）或因热耗津液，或因汗下过多。太阳脉弦而渴，小柴胡加天花粉。太阳表不解，有水气而渴，小青龙去半夏，加瓜蒌汤。胁下痛，手足温而渴，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参、天花粉。厥阴病，消渴，气上冲心，茯苓白术甘草桂四物汤。汗下后寒热，胸胁满，小便不利，头汗，心烦，渴而不呕，柴胡桂枝干姜汤。太阳脉浮而渴，桂枝汤。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猪苓汤。少阴下利，咳而呕渴，烦不得眠，猪苓汤，汗多不可服。汗吐下后，六七日不解，表里俱热，恶风大渴，白虎加人参汤。汗吐脉大而渴，白虎加人参汤。夏至左右，虚烦而渴，发热不恶寒，竹叶石膏汤。小便不利而渴，必发黄，茵陈五苓散。少阴自利而渴，小便清利，下焦虚寒，甘草干姜汤。心烦但欲寐，或自利而渴，少阴也，理中汤。阳明脉长而实，有汗而渴，承气汤。脉沉滑，热实烦躁而渴，大陷胸汤。

（口燥咽干）引饮曰渴，不引饮曰燥干。少阳邪在中焦，口苦舌干不甚渴，脉弦，小柴胡汤。口干脉浮紧，微数，白虎加人参汤。阳明无大热，背恶寒，口燥咽干，方同上。少阴病，二三日，口燥咽干，急下之，大承气汤。

（漱水不欲咽）此证属阳明，热在经不在府也。阳明身热，头痛脉微，漱水不欲咽，必发衄，犀角地黄汤，不止，茅花汤。外证无寒热，漱水不欲咽，必发狂，此畜血也，桃仁承气汤，甚者抵当汤。

（发狂）热毒在胃，并于心，神志不定而狂，少卧不饥，妄言笑，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六七日未得汗，脉洪数，面赤目胀，大热烦躁，狂言欲走，葶苈苦酒汤。阳毒发狂，斑烂谵语，升麻汤。火劫汗多亡阳，烦躁惊狂，《金匮》风引汤、柴胡汤加龙骨、牡蛎。三阳热极，脉大身热，渴而狂，黄连解毒汤，甚者承气汤。汗吐下后虚者，人参白虎汤加辰砂。阳毒发狂，眼赤，脉洪，口渴，三黄石膏汤。血上逆则喜忘，血下畜则如狂，轻者犀角地黄汤，重者抵当汤。脉弦长而狂，调胃承气汤。阳胜阴绝，发狂谵妄，面赤咽痛，发狂，脉洪实，或滑促，宜酸苦之药，收阴抑阳，大汗而解，葶苈苦酒生艾汤。

（谵语）胃热乘心，神识昏冒，妄言不休，实则谵语，虚则郑声。谵语者数数更端，声高脉实，郑声者只将一事一语，郑重谆复，声低脉微，极当明辨。已发汗，身和谵语，柴胡桂枝汤。妇人经水适来，热入血室，谵语，小柴胡汤。谵语不恶寒，反恶热，白虎汤。烦躁不眠，白虎加栀子汤。三阳合病，腹满身重，口中不和，面垢，谵

语，遗尿，脉滑实，不可下，白虎汤。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谵语，是因火劫，白虎汤。身热汗出，胃实谵语，或下利谵语，调胃承气汤。下利谵语，必有燥屎，承气汤。谵语，小便利，大便实，小腹满，手不可近，为瘀血，抵当汤。郑声脉微，自利厥逆，白虎汤。气虚独言，脉细弱者，理中汤。

（自利）太阳与阳明合病，自利，葛根汤，呕者加半夏。太阳与少阳合病，自利，黄芩汤。自利而渴，属少阴，白虎汤。自利下血，柏皮汤。少阴肾虚，客热下利，咽痛，胸满心烦，猪肤汤。协热自利，脐下必热，白头翁汤。温毒，下利脓血，桃仁汤。下后，脉数不解，自利不止，必协热，当便脓血，犀角地黄汤。自利不渴，属太阴，理中汤。自利清谷，脉微，白通汤，四逆汤。自利腹寒痛，手足冷，理中汤，或吴茱萸汤。自利不止，里寒下脱，桃花汤，赤石脂禹余粮汤。

（郁冒）郁结而气不舒，昏冒而神不清。太阳误下，利不止，复发汗，表里俱虚，郁冒，溃形为汗。吐下后复发汗，又与水，哕而冒，理中汤。热而郁冒，不得卧，有燥屎，调胃承气汤。

（瘛疭）热极生风，风主动，故瘛疭。瘛则筋急而缩，疭则筋缓而伸，或缩或伸，动而不定。汗出时盖复不周，腰背手足搐搦，牛蒡根汤。脉浮数，有风热，防风通圣散。血不养筋，大秦艽汤。

（动气）藏气不调，肌肤间筑筑跳动，随藏所主，而见于脐之左右上下。独不言当脐者，脾为中州，以行四藏之津液，左右上下皆不宜汗下，中州敢轻动乎？此证须手探之，切勿忽之。四旁有动气，保命四气散。

（刚痉柔痉）太阳中风，重感寒温而致也。大发湿家汗而成痉，新产血虚，汗出伤风亦成痉；伤风头痛，汗出而呕，若汗之必发痉。《经》曰：身热足寒，头项强急，恶寒，头热，面赤，背反张，口噤，脉沉细，如发痫状是也。若先受风，复感寒，无汗，恶寒，为刚痉；先受风，复感湿，恶风，有汗，为柔痉。仰面开目为阳，合面闭目为阴，燥渴为阳，口中和为阴。脉浮紧数为阳，沉细涩为阴。阳痉易治，阴痉难治。通用小续命汤，刚痉去附子，柔痉去麻黄。阴痉厥逆，筋脉拘急，汗多，桂心白术散。闭目合眼，附子防风散。胸满口噤，卧不着席，咬牙挛急，大承气汤。头项强，小腹满，小便不利，五苓散。风盛血燥，防风当归散。

（手足厥逆）四肢冷，谓之四逆，即名为厥也。厥逆，脉沉细，踡卧恶寒，引衣自覆，不饮水，下利清谷，四逆汤。脉不至者，通脉四逆汤。脉迟弱，理中汤。手足指微冷，谓之清，理中汤。寒热而厥，面色不泽，用棉衣包手足温，大汗而解，急服五味子汤。少阴病，吐利厥逆，烦躁欲死，吴茱萸汤。厥而自热，黄耆人参建中汤。厥而渴者，白虎汤。厥而悸，先治其水，茯苓甘草汤。厥而恶热，不眠，谵语，白虎汤。诸阳受气于胸，邪客则阳气不施，手足厥逆，脉乍紧，心满而烦，病在胸中，当吐之，瓜蒂散。先发热而后厥者，手扬足掷，烦躁饮水，畏热，大便秘，小便赤，怫郁，大抵热深厥亦深，脉沉滑，头面有汗，指甲温，皆伏热也，大小承气汤。

（头眩）上虚则眩。半表半里，表中阳虚，目眩，葛根汤。风家多头眩，方同上。口苦咽干，头眩，小柴胡汤。阳明头眩，不恶寒，能食而咳，茯苓白术甘草干姜汤。太阳病发汗，汗不止，眩冒，身瞤动，振振欲僻地，真武汤。

（衄血）鼻血出也。太阳病，衄血，及服桂枝后衄者，为欲解，犀角地黄汤。脉浮大，发热下利，鼻衄干呕，黄芩芍药汤。衄烦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先服五苓散，次服竹叶石膏汤。自利而衄，麻黄升麻汤。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衄，名下厥上竭，为难治，当归四逆汤、黑锡丹。汗后热退，鼻血不止，新汲井水草纸数层，贴顶上及项脊，温则易，必止。

（吐血）当汗不汗，热毒深入，故吐血，内有瘀积，桃仁承气汤、抵当汤。服桂枝后吐血，犀角地黄汤，或柏枝汤。血紫黑成块，脉迟细，口不渴，小便清，理中汤加丹皮。

（畜血）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发狂，血自下，桂枝汤。热在下焦，少腹急满，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桃仁承气汤，抵当汤。

（下血）太阳病不解，其人如狂，热结膀胱，血自下者愈，若不愈，桂枝汤。小腹急满，抵当汤。少阴下血，桃花汤。腹满，身热，下脓血，黄连阿胶汤、地榆散。

（小便不利）已汗复下，小便不利，心烦，小柴胡汤。太阳汗后，脉浮，小便不利，微热而渴，五苓散。身黄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微热有燥屎也，承气汤。潮热，大便泄，小便不利，柴苓汤。风湿自汗，身重，小便不利，甘草附子汤。热郁不通，田螺捣朴硝，少加麝如泥，贴脐上。寒郁不通，炒盐熨脐下。

（小便自利）太阳病，小便自利，以饮水多，心下悸。桂枝茯苓甘草汤。身黄，小便当不利，今反自利，其人如狂，下焦畜血，抵当汤。热而小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自利，畜血也，抵当汤。二便俱利，脉沉迟，四逆汤。

（小便数）频来而短少也。太阳汗吐后，小便数，谵语，调胃承气汤。太阳自汗，四肢拘急，心烦微恶寒，小便数，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

（发黄）发热身尽痛，面目俱黄，太阳中湿，连翘赤小豆汤。热不去，瘀血在里而黄，小便微利，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往来寒热，身痛发黄，小柴胡加栀子汤。发热头汗，渴欲饮水，小便利，大便快，发黄，五苓散加茵陈汤。小便不利，四肢沉重，似疟，不欲饮，茵陈五苓散。伤冷脉虚，小便如常，变为阴黄，理中加茵陈汤。下之太过，脾虚津竭，饮水自伤，此阴湿变黄，茵陈茯苓汤，茵陈四逆汤。

（发斑）热甚伤血，里实表虚，发为斑也。斑见紫黑者，十死一生，或阳证误温，或当汗失汗，当下失下，或当汗下未解，或下早热邪入胃，或下迟热留胃中，皆发斑。阳毒结热，舌卷焦黑，鼻如烟煤，狂言见鬼，面赤锦斑，阳毒升麻汤。赤斑咽痛，玄参升麻汤。表证多者，防风通圣散去硝黄。以上皆消散。斑出咽痛，猪胆鸡子汤，紫雪细细咽之。赤斑，大青四逆汤。通用升麻汤、犀角地黄汤、黄连四物汤。冬煖受邪，至春发斑，温毒也，黑膏化毒丹。已上皆解温。温毒烦渴，便实，腹痛，赤斑，承气汤。汗下虚极发斑，白虎汤加人参白术。

（狐惑）失汗所致，食少胃空，虫啮五藏，故唇口生疮。虫食其藏，则上唇生疮为惑；虫食其腑，则上唇生疮为狐。其候齿燥声哑，恶食，面目乍赤乍白乍黑，舌上白胎唇黑，四肢沉重，喜眠。清热，黄连犀角汤。声哑，桃仁汤。杀虫，雄黄锐散为膏，纳谷道中。

（多眠）太阳病，脉细多眠，外已解也，小柴胡汤。尺寸沉细，但欲寐者，少阴证也，四逆汤。阳脉浮滑，阴脉濡弱，多汗，或发汗后，身犹灼热，喘息多眠，风温也，萎蕤汤。

（不得眠）眠，安卧也。吐下后不眠，酸枣仁汤。吐下后懊侬不眠，栀子豉汤。大热呕，错语不眠，黄连解毒汤。少阴病二三日已上，心烦不眠，黄连鸡子汤。太阳大汗，胃干不眠，欲饮水者，少少与之，若下后渴而不眠，猪苓汤。脉浮，小便不利，不眠，五苓散。下后复发汗，不眠，无表证，脉沉，干姜附子汤。

（短气）呼吸短促，不能接续，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汗出不彻，故短气，葛根加人参汤。腹满短气，邪在表为虚，甘草附子汤。风湿相搏，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甘草附子汤。水停心下，短气，五苓散。干呕短气，汗出不

恶寒，此表解里未和，十枣汤。太阳下之早，心下硬，结胸短气，大陷胸汤。

（蛔厥）藏寒，故食即吐蛔也。胃中虚冷，理中丸或四逆汤，仲景只用乌梅丸。吐蛔而渴，理中汤加大黄，入蜜利之。

（百合病）似寒无寒，似热不热，欲食不食，欲卧不卧，欲行不行，嘿嘿不知所苦，如见鬼状，小便赤，病后失调，攻下非法，故成百合病。通用小柴胡汤加百合、知母、粳米、生姜。血热，百合地黄汤。一月不解而渴，百合一斤，水二十碗，渍宿，煮热浴身。

（阴阳易）男病新瘥，女与之交，曰阳易；女病新瘥，男与之交，曰阴易。细考之，即女劳复也。有谓男病愈后，因交而女病；女病愈后，因交而男病，于理未然。古今未尝见此证也。证状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通用烧裩散。取女人裩裆近隐处，剪烧灰，水调方寸匕，日三服。女病用男裩。新瘥后大虚，因交复作，垂死，独参汤调烧裩散，多有用参至一二斤而愈者。古用猳鼠粪汤，寒者当归白术汤。

（劳复）非但强力持重，若梳沐微劳，及七情，皆复也。脉虚者，补中益气汤、麦门冬汤。挟外证者，则谓之复，非为劳也，小柴胡汤。

（食复）新瘥胃虚，食稍多则复，羊肉及酒尤忌。腹满脉实，烦热便秘，大柴胡汤，轻者二陈汤，加山查、麦芽、砂仁、神曲。消导后热不退者，补中益气汤。

（过经不解）十二日当愈不愈，则再传，是为过经。潮热者，实也，先与小柴胡汤，外已解加芒硝。呕微烦，大柴胡汤。过经谵语，脉实当下，调胃承气汤。

（汗后不解）或表邪未尽，或邪传里，或邪气乘虚内客。汗后脉大如疟状，再汗之，麻黄汤。汗后心下痞鞕呕吐不和，大柴胡汤。大汗大渴，烦而脉大，白虎加人参汤。汗后恶热，脉实，调胃承气汤。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汗出而喘，无大热者，麻黄杏仁甘草汤。太阳大汗出，胃干不眠，欲饮水者，少少与之，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五苓散。汗后脉洪数，烦渴，五苓散。汗后胀满，厚朴生姜人参汤。汗过多，心悸发颤，桂枝甘草汤。汗后恶寒，表虚也，脉细，神倦，芍药甘草附子汤。太阳汗出不解，发热，心悸，肉眴，真武汤。汗后身痛，脉沉，桂枝加芍药人参汤。汗后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下利恶寒，四逆汤。汗后脐下悸，欲作奔豚，桂枝甘草大枣汤。

（下后不解）下后热不去，心中结痛，栀子豉汤。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栀子厚朴汤。太阳桂枝证误下之，利不止，脉促喘而汗出，表未解，葛根汤，黄连黄芩汤。阳明下之，心下懊侬，栀子豉汤。有燥屎，大承气汤，太阳下后，脉促胸满，桂枝芍药汤。下大后，脉沉迟，厥逆，下利，咽喉不利，吐脓血，难治，麻黄升麻汤。

（合病）两经三经齐病，不传者为合病。三阳合病，腹满身重，口中不和，谵语遗尿，不可汗下，白虎汤。太阳阳明合病，脉浮长，大便鞕，小便利，脾约丸。恶寒者，升麻葛根汤。不恶寒，反恶热，大便通者，白虎汤。大便秘，谵语者，调胃承气汤。喘而胸满，不可下，麻黄汤。呕不下利，葛根加半夏汤。太阳少阳合病，脉浮弦，胁下鞕，往来寒热，小柴胡汤。自下利者，黄芩汤。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少阳阳明合病，脉弦长，因发汗，因利小便，胃中燥实，调胃承气汤。脉长自利者为顺，滑而数者为负，有宿食，大承气汤。负者，克贼也。

（并病）一经先病未尽，又过一经之传者，为并病。或始则两阳合病，后则一阳病衰，一阳邪盛，归并于一经，二者皆并病也。太阳阳明并病，太阳病发汗不彻，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面色怫郁，痛无常处，是阳明复并归太阳，当再汗，麻黄汤。太阳证未罢，桂枝麻黄各半汤。太阳证罢，但见阳明证者，下之，大承气汤。

太阳少阳并病，头痛，太阳眩冒，心下痞，当刺肺俞，肝俞、大椎，慎勿下。太阳不胜，阳明不负，不相克为顺；少阳脉胜，阳明脉负，鬼贼相克为逆。

（两感）日传二经，阴阳俱病也。表里不可并攻，阴阳难同一法，故曰必死。东垣以气实而感之浅者，犹或可治，大羌活汤。

（舌胎）邪在表者，舌上无胎；半表半里，白胎而滑；传里则干燥，热深则黄，热极则黑也。阳明病，胁下鞕满而喘，发热汗出，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小柴胡汤，脉阴阳俱紧，舌上滑胎，小柴胡汤去半夏，加人参栝蒌汤，腹痛理中汤。热聚于胃则舌黄，承气汤。舌纯黑有两种，皆死证也。有火极似水者，为热极，大承气汤。有水来克火者，为寒极，脉证必寒，附子理中汤。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舌燥欲饮水数升，白虎汤加人参。

（瘥后昏沉）因发汗不透，余毒在心胞络也，发汗出时，盖覆不周，则汗出不均，腰背手足搐搦，或冷或热，牛蒡根汤。瘥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汤。

摘陶氏十法

发狂难制，以醋炭气入鼻即定，方可察其阴阳。初病起头痛发热，传里时热极发狂，当下之；初病起头不痛，身微热，面赤烦躁，欲坐卧凉水中，阴极似阳，当温之。须察脉来有力无力，此为良法。

腹中痛甚，将凉水一碗与病人饮之，其痛稍减者，属热，当凉之。凉之不愈，渴而大便实者，下之。若小腹痛，大便黑，小便利，身目黄者，畜血也，行血药下之。若饮水痛增者，属寒当温之。须察脉来有力无力，此为良法。

寒证脉伏，或吐泻脱而无脉，以姜汁好酒各半盏，与病人服，脉出者生，不出者死。更覆手取之而无脉，则绝矣。

舌上有胎，不拘何色，用井水浸新青布拭净后，用生姜浸水刮之，或以薄荷为末，入蜜少许刷牙擦之。若发黄者，生姜渣周身擦之即退。

鼻衄不止，山栀炒黑为末，吹鼻中，外用湿草纸搭于鼻冲血止。

热邪传里，服药后，将盐炒麸皮一升，绢包，于病人腹上熨之。药气得热则行，大便易通。

吐血不止，韭汁磨墨呷之，如无韭汁，鸡子清亦可。赤属火，黑属水，有相制之理也。

阴毒，昏不知人，四肢如冰，唇青甲黑，药不得入，将葱一握束缚，切去根叶，留白三寸，如饼。先将麝香半分，填于脐内，后加葱饼于上，以火熨之，烂即易。纳三饼后，稍醒，先灌姜汁，后服姜附汤。如不醒，再灸关元穴三十壮，不醒者必死。

热邪亢极，黄连一两，煎水一碗，放井中待冷，浸新青布搭胸上，稍热即易，热势稍减即止。夏月方用此法。

服药即吐者，将生姜汁半盏热饮，吐即止。大抵服寒药热饮，热药寒饮，中和之剂温服。

（伤寒死候）阳证见阴脉者死。阴阳毒过六七日者死。脉浮而滑，身汗如油，水浆不入，喘息不休，身体不仁者死。咳逆上气，脉散者死。阳反独留，体如烟薰，直视摇头，心绝；汗出发润而喘，肺绝；唇肿反青，四肢汗出，汗绝；环口黧黑，虚寒发黄，脾绝。脉紧盛，汗出不解者死。尺寸俱虚，热不止者死。身热喘息，脉阳而躁者死。大发湿家汗则痉，热而痉者死。发少阳汗则谵语，发少阴汗则动血，谓之下厥上竭者死。发动气汗者死。发风温汗者死。发湿温汗，曰重暍，死。汗后不为汗衰，谓之阴阳交者死。不得汗者，死。发热脉躁疾，狂言，不能食，谓之三死。咳逆不止者，

死。藏结者死。结胸证，舌有白胎也。舌卷囊缩者死。脉代者死。少阴吐利，烦躁四逆者死。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发厥至七八日，肤冷而躁，无时暂安，曰藏厥死。少阳与阳明合病，脉长大而弦，曰负者，死。阴阳易病，头重眼花，四肢拘急，小腹绞痛，手足挛痛，离经脉见者死。厥而下利，当不能食，反能食者，除中，死。少阴病，厥逆无脉，与白通猪胆汤，脉暴出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七八日以上，大发热者死。

（脉候）浮涩而紧为伤寒，浮而紧者，表实可汗；浮而缓弱，表虚宜救。沉数或疾滑，或沉实，里实可下；沉细微迟软，里虚可温。中候而数，为胃实；中候而迟，为胃虚。寸口沉细无力，为阳中伏阴；尺部沉数有力，为阴中伏阳。寸部数大有力为重阳，尺部迟细无力为重阴。寸部微细为脱阳，尺部无力为脱阴。寸脉弱者忌吐，尺脉弱者忌下。纯弦之脉名曰负，死脉也；阴病见阳脉者生（浮、数、动、滑、大），阳病见阴脉者死（沉、涩、弱、弦、微、结、促、濇、缓、紧、迟、芤、散、革、代）。

医 案

社友韩茂远，伤寒，九日以来，口不能言，目不能视，体不能动，四肢俱冷，众皆曰阴证。比余诊之，六脉皆无，以手按腹，两手护之，眉皱作楚，按其趺阳，大而有力，乃知腹有燥屎也。欲与大承气汤，病家惶惧不敢进。余曰：吾郡能辨是证者，惟施笠泽耳。延至诊之，与余言若合符节，遂下之，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体能动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绝之证耶？

休宁吴文哉，伤寒，烦躁面赤，昏乱闷绝，时索冷水，其弟日休乞余决死期。手扬足掷，难以候脉，五六人制之，方得就诊，洪大无伦，按之如丝。余曰：浮大沉小，阴证似阳也，与附子理中汤，当有生理。日休骇曰：医者十辈至，不曰柴胡承气，则曰竹叶石膏，今反与热剂，乌乎敢？余曰：温剂犹生，凉剂立毙矣！日休卜之吉，遂用理中汤加人参四钱、附子二钱，煎成入井冰冷与饮。甫及一时，狂躁定矣。再剂而神爽，服参至五斤而安。文哉遗以书曰：弟为俗子所误，既登鬼录矣，而兄翁拯全之，大奇亦大幸也。方弟躁热之时，医以三黄汤入牛黄服之，转加闷绝，举室哀号，惟是治终具候目瞑而已。不意兄翁毅然以为可活，参附一投，阴霜见晛，荆妻稚子，含泪欢呼，一日即醒，经年乃复。呜呼！父母生之，兄翁再生之，昊天罔极，莫可云喻。敢志巅末，乞附案帙，俾天下万世，知药不可浪投，命不可轻弃，何莫非大仁人回春之泽哉！

同社王月怀，伤寒至五日，下利不止，懊侬目胀，诸药不效。有以山药茯苓与之，虑其泻脱。余诊之，六脉沉数，按其脐则痛，此协热自利，中有结粪，小承气倍大黄服之，得结粪数枚，诸证悉安。

娄水张尔和，伤寒第二日，头痛发热，正在太阳。余曰：方今正月，天令犹寒，必服麻黄，两日愈矣。若服冲和汤，不惟不得汗，即使得汗，必致传经。遂以麻黄汤热饮之，更以滚水浴桶置床下薰之，得汗如雨，密覆半日，易被，神已爽矣。至晚索粥，家人不与，余曰：邪已解矣，必不传里，食粥何妨。至明日果愈。不以麻黄汗之，传变深重，非半月不安也。

光禄卿吴玄水太杨归，头痛腹胀，身重不能转侧，口中不和，语言谵妄，有云表里俱有邪，宜以大柴胡下之。余曰：此三阳合病也，误下之，决不可救。乃以白虎汤连进两服，诸证渐减，更加天花粉、麦门冬，二剂而安。

县学师杨龙友如夫人，发热头疼，六日后忽见红疹，众皆以为发斑，用升麻犀角等汤，凡五日不效。余视之曰：此疹也，非斑也；斑为阳明火毒，疹为太阴风热，一表一里，如天与渊。乃用防风二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薄荷、桔梗、蝉壳各一钱，四剂霍然矣。

儒者吴君明，伤寒六日，谵语狂笑，头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众议承气汤下之。余诊其脉浮而大，因思仲景云：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疼有热，小便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与桂枝汤，众皆咋舌掩口，谤之甚力，以谵狂为阳盛，桂枝入口必毙矣。余曰：汗多神昏，故发谵妄，虽不大便，腹无所苦，和其营卫，必自愈矣。遂违众用之。及夜而笑语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夫病变多端，不可胶执，向使狐疑而用下药，其可活乎？

内戚顾淡之，劳神之后，烦躁大热，头痛时作时止，医者禁其饮食，与之解表，见四日热不退，欲与攻里。余诊之曰：脉不浮紧，安得表耶？又不沉实，安得里耶？惟心部大而涩，此劳心而虚烦，乃类伤寒，非真伤寒。禁食饿绝矣，与之粥，兼进归脾汤，五日而安。

伤寒诸剂

麻黄汤　治太阳经脉浮紧，头痛身疼，发热恶寒，无汗而喘。

麻黄二钱（去根节）　桂枝一钱　甘草五分　杏仁八枚（去皮尖，炒）

水盏半，加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热服。

桂枝汤　治太阳中风，发热汗出，鼻鸣干呕。

桂枝　赤芍药各二钱　甘草一钱

水盏半，生姜五片，大枣三枚，煎八分，温服。

大青龙汤　治伤寒中风，头痛发热，无汗烦躁。

麻黄三钱（去节）　桂枝一钱　杏仁五枚（去皮尖，炒）　甘草四钱　石膏三钱

水钟半，生姜一钱，枣一枚，煎八分，温服。

小青龙汤　治表不解，有水气，发热呕咳，或渴或利，或小便不利，小腹满而喘。

麻黄　桂枝　芍药各一钱　甘草五分　干姜　细辛各五分　五味子十二粒　半夏二钱（熟）

水二钟，煎八分服。

桂枝麻黄各半汤　治太阳脉浮缓，无汗身疼。

桂枝五钱　芍药　甘草　麻黄各三钱　杏仁三十个（去皮尖）

水四钟，生姜三钱，大枣四枚，煎二钟，分三服。

麻黄升麻汤　治大下后脉沉迟，尺脉不至，咽喉不利，厥逆，泄利不止。

麻黄八钱　升麻　当归各四钱　知母（去毛）　黄芩（炒）　萎蕤各二钱　石膏　白术（炒黄）　芍药　天门冬（去心）　桂枝　茯苓（去皮）甘草　干姜各一钱

水四钟，煎二钟，分三服。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治瘀热在里，身自发黄，中湿身痛。

麻黄（去根节）　连翘　甘草各四钱　桑白皮（蜜炙）　赤豆各一两二钱　杏仁三十个

水四钟，生姜七钱，大枣八枚，煎二钟，分三服。

桂枝甘草汤　治发汗过多，叉手冒心，心下悸，欲得按。

桂枝三钱　甘草一钱

水一钟，煎八分服。

桂枝芍药汤　治脉浮腹痛。

桂枝汤加芍药一倍。

桂枝附子汤　治风湿身痛，脉浮虚涩。

桂枝汤加附子一钱。

葛根汤　治太阳无汗，恶风，太阳阳明合病。

葛根一钱五分　麻黄一钱　桂枝　芍药　甘草各六分
水二钟，生姜五片，大枣二枚，煎一钟服。
葛根葱白汤　治已汗未汗头痛。
葛根　芍药　知母（去毛）　川芎各一钱　生姜三钱　葱白五个
水二钟，煎一钟，热服。
葛根半夏汤
葛根汤加半夏，水煎服。
小柴胡汤　治伤寒四五日，往来寒热，胸满心烦，喜呕，少阳经发热，及风温湿热。
柴胡三钱　黄芩（炒）　人参（去芦）　半夏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钟，热服。
柴胡桂枝汤　治风温汗后身热，心下烦热，妨闷动气。
柴胡二钱　桂枝一钱　甘草七分　人参一钱　半夏（熟）　芍药各七分　黄芩一钱　生姜五片
水二钟，枣二枚，煎一杯，温服。
柴胡桂枝干姜汤　治往来寒热，胸胁满，小便不利，呕而不渴。
柴胡一钱五分　黄芩　桂枝　干姜各八分　甘草五分　牡蛎七分　栝蒌根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柴苓汤　治小便难，微热腹痛。
小柴胡汤加茯苓，水煎服。
柴胡加桂汤　治身热欲近衣，身热不渴。
柴胡　黄芩　半夏各一钱（泡）　甘草　肉桂各五分
水二钟，生姜三片，大枣二枚，煎一钟服。
五苓散　治小便不利而渴，中暑，烦躁霍乱。　猪苓　泽泻　白术（炒）　茯苓各一钱　肉桂五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
辰砂五苓散　治表里未解，头痛发热，心胸郁闷，唇口干焦，狂言见鬼，小便闭。
五苓散加辰砂，研细水飞，白汤调服。
小建中汤　治伤寒三四日，心悸而烦，少阴恶寒，手足踡而湿。
桂枝一钱　芍药二钱　甘草六分　饴糖三匙　生姜五片　大枣一枚
水钟半，煎八分，纳饴令化，温服。
黄耆建中汤　伤寒身痛，汗后身痛，脉弱宜服。
黄耆一钱五分（炒）　芍药二钱（炒）　肉桂一钱（去皮）　甘草六分　生姜五片　大枣三枚
水二钟，煎一钟，去渣，入饴一大匙，煎一沸服；若微溏利或呕者，不用饴。
大柴胡汤　治身热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
柴胡一钱二分　黄芩　芍药各一钱　半夏八分　大黄七分　枳实四分
水二钟，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钟，热服。
大承气汤　治五六日不大便，腹痛烦渴，少阴口燥咽干，日晡发热，脉实，三焦俱有邪。
大黄五钱　芒硝四钱　厚朴二钱（炒）　枳实一钱（炒）
水二钟，先煎枳实至钟半，投大黄煎至一钟，去渣，纳芒硝一沸，热服。
小承气汤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胀满，潮热，狂言而喘，专泻上焦之痞热。
大黄四钱　厚朴二钱（炒）　枳实一钱（炒）
水二钟，煎一钟，热服。

调胃承气汤　太阳阳明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谵语，呕逆，宜服。
大黄六钱（酒洗）　芒硝四钱　甘草一钱
水钟半，煎八分，去渣，入硝一沸服。
桃仁承气汤　小腹急，大便黑，小便不利，中焦积血也。
桃仁十个　肉桂（去皮）　甘草各一钱　大黄二钱五分　芒硝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去渣，入硝煎一沸，热服。
栀子豉汤　治吐下后心中懊侬，大下后身热不去，心中痛。
肥栀子四枚　香豉五钱
水二钟，煎栀子至一钟，入豉，煎至七分服。
栀子厚朴汤　太阳下后腹痛，起卧不安。栀子五枚　厚朴三钱　枳实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猪苓汤　治呕而渴，心烦不得眠，热在下焦，小便不利。
猪苓　泽泻　滑石　茯苓　阿胶各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入阿胶煎熔，温服。
黄芩汤　太阳少阳合病，协热下利。
黄芩三钱　芍药　甘草各一钱
水钟半，枣二枚，煎一钟，热服。
黄芩芍药汤　衄后脉微。
黄芩汤去大枣。
黄芩半夏生姜汤　治干呕而利。
黄芩汤加半夏生姜。
黄连汤　治腹满痛，大便秘，胸中有热，腹痛欲呕。
黄连　甘草　干姜　芍药各一钱　人参　半夏各五分　大枣二枚　桂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服。
黄连阿胶汤（一名黄连鸡子汤）　治温毒下利脓血，少阴烦躁，不得卧。
黄连二钱　阿胶二钱五分　黄芩　芍药各一钱　鸡子黄二枚
水二钟，煎三物至一钟，去渣，入胶煎一沸，入鸡子黄匀服。
黄连犀角汤　治狐惑。
犀角三钱（磨）　黄连二钱　乌梅四个　木香三钱（磨）
水钟半，煎八分，入犀角木香汁，匀服。
黄连解毒汤　治大热干呕，谵语，呻吟不眠。
黄连三钱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热服。
黄连泻心汤
黄连　生地　知母各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升麻汤　治无汗而喘，小便不利而烦渴。
升麻　苍术　麦门冬　麻黄各一钱　黄芩　大青各七分　石膏一钱　淡竹叶十片
水二钟，煎一钟，热服。
升麻葛根汤　治无汗恶寒，发斑，小儿疮疹疫疠通用。
升麻　葛根　芍药　甘草等分
水二钟，煎一钟，寒多热服，热多温服。
升麻六物汤　治赤斑口疮赤烂。
升麻　栀子各一钱五分　大青　杏仁　黄芩各一钱

水钟半，葱白三茎，煎八分，温服。
阳毒升麻汤　治阳毒赤斑，狂言，吐脓血。
升麻一钱五分　犀角（磨）　射干　黄芩　人参　甘草各八分
水钟半，煎八分，入犀角汁服。
玄参升麻汤　治咽痛发斑。
玄参　升麻各一钱五分　甘草八分
水钟半，煎八分，温服。
白虎汤　治汗后脉洪大而渴，虚烦中暍。
知母三钱　石膏五钱　甘草一钱　粳米一撮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白虎人参汤（一名化斑汤）　治赤斑口燥，烦渴，中暍。
白虎汤加人参。
竹叶石膏汤　治阳明汗多而渴，衄血，渴欲饮水，水入即吐，瘥后渴。
竹叶十四片　麦门冬　人参各一钱　甘草四分　石膏三钱　半夏八分　粳米一撮
水二钟，煎一钟，入生姜汁一匙服。
茵陈蒿汤　治头汗出，欲发黄。
茵陈蒿三钱　大黄三钱　栀子三枚
水二钟，煎一钟服。
茵陈五苓散　治头汗出，发黄，秋疫疠及黄疸。
茵陈三钱　五苓散三钱
每服二钱，米汤调服。
茵陈四逆汤　治阴黄，四肢厥冷。
茵陈一钱　甘草（炙）一钱五分　干姜（炮）一钱五分　附子一钱
水煎，温服。
大陷胸汤　治大结胸，手不可按。此药极峻，不可轻用。
大黄四钱　芒硝三钱　甘遂末三分
水二钟，煎一钟，入硝煎一沸，入甘遂末服。
小陷胸汤　治小结胸。
黄连一钱五分　半夏三钱　栝蒌实二钱
水二钟，煎一钟服。
抵当汤　治血结胸，谵语，小腹满，漱水不欲咽。
水蛭　蛴虫各十枚　桃仁十枚　大黄八钱
水二钟，煎一钟，热服。
小半夏汤　治水结胸。
半夏四钱　白茯苓二钱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入姜汁，热服。
半夏泻心汤　半夏一钱　黄连五分　人参　甘草　黄芩　干姜各一钱
水钟半，姜五片，枣五枚，煎八分，温服。
半夏生姜汤　治咳逆，水谷不下而呕吐。
半夏五钱　生姜一两
水煎服。
半夏桂甘汤　治非时暴寒，伏于少阴，脉微弱，次必下利，一名肾寒。
半夏　桂枝　甘草各三钱　生姜五片
水煎服。

厚朴半夏甘草人参汤
厚朴　半夏各一钱　甘草　人参各五分
水钟半，姜五片，煎八分服。
甘草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加甘草。
生姜泻心汤　治下痢，心下痞，腹中雷鸣。
甘草泻心汤减甘草一半，加生姜一倍。
赤茯苓汤　治厥阴消渴，气上冲，吐下后，身振摇，肉惕。
赤茯苓　陈皮　人参各一钱　白术　川芎　半夏各六分
水钟半，煎八分，温服。
茯苓甘草汤
茯苓三钱　桂枝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五片
水煎服。
茯苓桂甘白术汤
茯苓三钱　桂枝一钱五分　甘草　白术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四逆汤　治太阴自利不渴，阴证脉沉身痛。
附子三钱　甘草　干姜各一钱五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枝　芍药　细辛各一钱　甘草　通草各七分
水钟半，大枣三枚，煎七分，服。
通脉四逆汤　厥逆下利，脉不至。
四逆汤加甘草一倍。
真武汤　治阴证脉沉，身痛；少阴腹痛，小便不利。
附子三钱　生姜五钱　白术一钱　茯苓　芍药各二钱
水三钟，煎钟半，分二服。
附子汤　治阴证脉沉，身冷，少阴背恶寒，口中和。
附子（用生）二钱　人参　白术　茯苓　芍药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分二服。
甘草附子汤　风温，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甘草（炙）　附子各一钱　白术　桂枝各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甘草干姜汤　少阴，小便色白，吐逆而渴，动气，下之反剧，身虽有热，反欲踡卧。
甘草二钱　干姜一钱
水煎服。
理中汤　治太阴自利，不渴，痰多而呕，腹痛霍乱。
人参　白术　干姜各一钱　甘草八分
水二钟，煎一钟服。腹痛甚，加附子；寒而吐者，加生姜；小便不利，加茯苓；肾气动者，去术。
附子防风汤
附子　防风　柴胡各八分　白术一钱五分　桂心　茯苓　干姜各五分　五味子　甘草各四分　生姜五片

水钟半，煎八分服。

芍药甘草附子汤　汗下后恶寒。

芍药　甘草　附子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服。

霹雳散　阴盛格阳，身冷脉浮，烦躁欲水。

附子一只（炮）

用冷灰埋之，取出细研，入真腊茶一钱，同研，分二服，每服水一钟，煎六分，入蜜一匙，冷服。

白通汤　少阴下利。

葱白三茎　附子三钱　干姜三钱五分

水钟半，煎七分服。

正阳散　阴毒面青，四肢厥冷。

干姜五分　附子一钱　甘草五分　麝一分　皂荚一分

共为细末。水一钟，煎五分服。

枳实理中丸　治寒实结胸。

枳实十六枚　干姜　白术　甘草　人参　茯苓各一两

为末，蜜丸，弹子大。热汤化下，连进二三服。

干姜附子汤　下后复发汗，昼夜不得眠，无表证，脉微。

干姜二钱　附子三钱

水煎服。

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寒气内格，食入即吐。

干姜　黄芩　黄连　人参等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脾约丸　津少大便秘。

大黄　枳实　白芍药　厚朴各五钱　麻子仁一两　杏仁三钱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水下。

《金匮》风引汤

大黄　干姜　龙骨各二两　桂枝　甘草　牡蛎各一两　凝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石膏　紫石英各三两

为粗末，以囊盛之，取三指一撮，井水二钟，煎一钟，去渣服。

百合地黄汤　治百合病。

百合七枚　生地黄汁一钟

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洗去白沫，别以水二钟，煎取一钟，入地黄汁一沸，分二服。

犀角地黄汤　衄后脉微，发狂发黄，失汗，成瘀血，大便黑，漱水不欲咽。

犀角一钱（锉末）　生地黄四钱　牡丹皮　芍药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入犀角服。

大青四物汤（一名阿胶大青汤）　治赤斑。

大青　阿胶　甘草各一钱　豉三钱

水钟半，煎八分，入阿胶，候溶温服。

黑膏　治温毒发斑，呕逆，使毒从皮中出。

生地黄二两六钱　好豉一两六钱　猪膏十两

合露煎之，令三分减一，绞去渣，入雄黄、麝香如豆大，搅和，分三服，忌芜荑。

紫雪　脚气及暑中三阳，所患必热，烦躁发斑。

升麻六钱　黄金十两　寒水石　石膏各四两八钱　犀角　羚羊角各一两　玄参一两六钱　沉香　木香　丁香各五钱　甘草八钱

水五钟，煮金至三钟；去金，入诸药再煎，至一碗，去渣，投朴硝三两二钱，微火煎，柳条勿停手搅；候欲凝，入盆中，更下朱砂、麝香各三钱，急搅令匀，候冷凝成雪，每服一钱，细细咽之。

吴茱萸汤　呕，胸满，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

吴茱萸　生姜各三钱　人参一钱

水钟半，枣一枚，煎一钟服。

甘桔汤　少阴咽痛。

桔梗三钱　甘草二钱

水钟半，煎八分服。

枳桔汤　痞证胸满不痛。

桔梗　枳壳各三钱

水煎，热服。

防风白术牡蛎散

防风　白术　牡蛎等分

为末。每服二钱，米饮调服。汗出服小建中汤。

五积散　治感冒脚气，食积心腹满痛，呕吐，背项拘急。

川芎　苍术　桔梗　橘皮　枳壳各七分　白芷　官桂　人参各五分　厚朴　芍药　茯苓　当归　干姜　麻黄　半夏各八分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葱白三茎，煎八分服。

十枣汤　痞硬胁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

芫花　甘遂　大戟各等分

水钟半，先煎大枣十枚，取八分，入药末七分，平旦温服，若病不除，再服五分。

桃花汤　少阴下利脓血，并温毒下利。

赤石脂五两三钱（一半煎用，一半为末用）　糯米三合　干姜三钱

水二钟，煮米令熟，去渣，温服一钟，入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愈止服。

冲和汤（即九味羌和汤）　治伤寒两感，春分后代桂枝麻黄汤用。

羌活　防风　苍术各一钱　甘草　白芷　川芎　生地黄　黄芩各一钱五分　细辛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钟，热服取汗。有汗者，去苍术，加白术；渴，加葛根、石膏。

柿蒂汤

柿蒂　丁香各一钱五分

水钟半，姜五片，煎八分服。

乌梅丸　治蛔厥。

乌梅七十五个　细辛　附子　人参　柏皮　桂枝各一两五钱　干姜二两五钱　黄连四两　蜀椒　当归各一两

十味各捣末，以苦酒浸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饭下，饭熟，捣梅成泥，和匀诸药，蜜丸桐子大。米饮下十丸，渐加至二十丸。忌生冷滑物。

牛蒡根汤　汗不流，是汗出时盖覆不密，故腰背手足搐搦。

牛蒡根　麻黄　牛膝　天南星各六钱

为末。好酒一升同研，以新布滤取汁，用炭火半秤，烧一地坑通赤，去火令净，投药汁在坑内，烧令黑色，取出细研，每酒调服五分，日三服。

地榆散　伤寒热毒不解，晚即壮热，腹痛，便脓血。
地榆　犀角　黄连　茜根　黄芩　栀子仁各八分
水二钟，韭白五茎，煎一钟服。
酸枣仁汤　汗下后，昼夜不得眠。
酸枣仁（炒）　甘草　知母　麦门冬各一钱　茯苓　川芎各六分　干姜三分
水煎服。
茅花汤　鼻血不止。
茅花一握（无花用根）
水三钟，煎钟半，分二服。
柏皮汤　热毒入深，吐血。
柏皮三钱　黄连　黄芩各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去渣，入阿胶，候熔服。
麦门冬汤
麦门冬　甘草各二钱五分
粳米汤钟半，枣二枚，竹叶十五片，煎八分服。
小续命汤（方见中风）
黑锡丹（方见眩运）
大秦艽汤（方见中风）
补中益气汤（方见类中风）
藿香正气散（方见类中风）
萎蕤汤　治风温冬温，春月伤寒。
萎蕤　石膏各一钱　麻黄　白薇　羌活　杏仁　甘草　川芎各六分　青木香五分　干葛一钱
水煎服。
牡蛎泽泻汤　痿后从股以下有水气。
牡蛎　泽泻　蜀漆　商陆　葶苈　海藻　瓜蒌根各等分
为末。米饮调服。
猪肤汤　少阴下利，咽痛，胸满而烦。
猪肤五两
水四钟，煎二钟，加白蜜十匙，白粉二合，熬香，和令得所，分二服。
猪胆鸡子汤　伤寒五六日出斑。
猪胆三个　鸡子一枚
甘酒十匙和匀，煎三沸服。
鳖甲散　伤寒八九日不痿，诸药不效，名坏伤寒。
鳖甲　升麻　前胡　乌梅　黄芩　犀角　枳实各七分　生地黄一钱　甘草五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白头翁汤　协热而利，渴而下利。
白头翁　黄柏　秦皮　黄连各一钱五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赤石脂禹余粮汤　痞而下利不止，当治下焦。
赤石脂　禹余粮各三钱
水煎服。
葶苈苦酒汤　发狂烦躁，面赤咽痛，大下伤血，发热脉涩。
葶苈五钱　苦酒一碗半　艾汁半碗

煎取七分，作三服。

治蝘桃仁汤　伤寒失汗，变成狐惑，唇口生疮，声哑不出。

桃仁　槐子　艾各三钱

水二钟，枣十个，煎一钟，分二服。

雄黄锐散　狐惑，唇疮，声哑。

雄黄　桃仁　苦参　青葙子　黄连等分

为末，艾汁为丸，如小指尖大。绵裹纳下部中。

猳鼠粪汤　男女阴阳易。

韭根一大握　猳鼠粪十四枚（两头尖者是）

水钟半，煎七分，去渣，再煎一二沸，温服。

安神丸（方见惊悸）

瓜蒂散　寸脉大，胸满，多痰有涎，病头痛。

瓜蒂（炒）　赤小豆各等分

二味别捣筛为末，合和，以水二钟，煮香豉一合作稀粥，去渣，取三分之一，和散一钱，顿服之。如未吐，少少又加。

大羌活汤　治两感元气实，感之轻者可活。

防风　羌活　独活　防己　黄芩　黄连　苍术　白术　甘草（炙）　细辛各二钱　知母　川芎　生地黄各一两

每服五钱，水二钟，煎一钟，热饮之。未愈，连服三四剂，若有他证，遵仲景法。

辟邪丸　服此虽与病人同床合被，亦不能传染也。

雄黄一两　丹参　鬼箭羽　赤小豆各二两

上为末，蜜丸桐子大。空心温水下五丸。

卷之六

真中风

《灵枢经》曰：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者，内居营卫，营卫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此言邪气深而中藏者也）。其邪气浅者，脉偏痛（此言邪气浅而中府者，以痛为辨也）。又曰：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志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此亦言中藏之证，其名曰痱，身无痛者也，以志不甚乱，微能言者可治。若志乱而不能言，则不可治矣）。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此亦言中府之证，肢体必痛，且能言，而神气清明，浅而可复也）。

愚按：中风者，言为风邪所中，其受病重，非若伤风之轻也。风是四时八方之气，常以冬至之日自坎而起，候其八方之风，从其乡来者，主长养万物；若不从其乡来者，名为虚贼风，害万物。体虚者则中之，当时未必即发，重感风邪，病遂发焉。藏府有俞，俞皆在背，中风多从俞入者也，而有中府、中藏、中血脉之分。中府者，其病在表，多着四肢，故肢节废，脉浮恶风，拘急不仁，外有六经之形证（太阳经证，头痛身热脊强。阳明经证，目痛鼻干不得卧。少阳经证，耳聋胁痛，寒热，呕，口苦。太阴经证，腹满自利，咽干。少阴经证，舌干口燥。厥阴经证，烦满囊缩）。以小续命汤及疏风汤汗之。中藏者，其病在里，多滞九窍，故唇缓，二便闭，脾；不能言，心；耳聋，肾；鼻塞，肺；目瞀，肝；以三化汤及麻仁丸下之。中血脉者，病在半表半里，外无六经之证，内无二便之闭，但见口眼㖞斜，半身作痛，不可过汗，恐虚其卫，不可

大下，恐损其营，惟当养血顺气，以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和之。中府者，多兼中藏，如左关脉浮弦，面目青，左胁痛，筋脉拘急，目瞤，头目眩，手足不收，坐卧不得，此中胆兼中肝也，用犀角散；左寸脉浮洪，面赤，汗多，恶风，心神颠倒，语言蹇涩，舌强口干，忪悸恍惚，此中胞络兼中心也，加味牛黄散；右关脉浮缓，或浮大，面黄，汗多，恶风，口祸语涩，身重，怠惰嗜卧，肌肤不仁，皮肉瞤动，腹胀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防风散；右寸脉浮涩而短，鼻流清涕，面白多喘，胸中冒闷，短气，自汗，声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肠兼中肺也，五味子汤；左尺脉浮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俛仰，两耳虚鸣，骨节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肾也，独活散；此皆言其中风也，而有气血之分焉。气虚者，右手足不仁，用六君子加钩藤、姜汁；血虚者，左手足不仁，四物汤加钩藤、竹沥、姜汁。气血俱虚者，左右手皆不仁，八珍汤加钩藤，竹沥、姜汁。凡中风昏倒，先须顺气，然后治风，用竹沥、姜汁调苏合香丸。如口噤，抉开灌之，如抉不开，急用牙皂、生半夏、细辛为细末，吹入鼻内，有嚏可治，无嚏则死。最要分别闭与脱二证明白，如牙关紧闭，两手握固，即是闭证，用苏合香丸，或三生饮之类开之；若口开心绝，手撒脾绝，眼合肝绝，遗尿肾绝，声如鼾肺绝，即是脱证，更有吐沫直视，肉脱，筋骨痛，发直、摇头，上窜面赤如妆，汗出如珠，皆脱绝之证，宜大剂理中汤灌之，及灸脐下，虽曰不治，亦可救十中之一。若误服苏合香丸、牛黄、至宝之类，即不可救矣。盖斩关夺门之将，原为闭证设，若施之脱证，如人既入井，而又下之石也。世人蹈此弊而死者，不可胜数，故特表而出之。惟中藏之证是闭而非脱者，宜苏合香丸、牛黄丸、至宝丹、活命丹之类。若中府与中血脉之证，断不宜用。为内有麝香入脾治内，牛黄入肝治筋，龙脑入肾治骨，反引风邪深入骨髓。如油入面，莫之能出。

（角弓反张）阴阳经络，周环于身，风气乘虚入于诸阳之经，则腰背反折挛急，如角弓之状，宜小续命汤。有汗不恶寒曰柔痉，无汗恶寒曰刚痉。

（口噤）手三阳之筋，结入于颔颊；足阳明之筋，上夹于口。风寒乘虚入其筋则挛，故令牙关急而口噤也，秦艽升麻汤。用甘草二段，每段长一寸，炭火上涂麻油炙干，抉开牙关令咬定，约人行十里许，又换甘草一段，然后灌药极效。或以苏合香丸擦牙，或南星冰片擦之。

（不语）脾脉络胃夹咽，连舌本，散舌下；心之别脉系舌本，心脾受风，故舌强不语，亦有因肾脉不上循喉咙挟舌本者。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会厌者，音声之户；舌者，声之机；唇者；声之扇。风寒客于会厌，故卒然无音。若因痰迷心窍，当清心火；若因湿痰，当清脾热；若因风热，当清肝火；若因风痰，当导痰涎；若因虚火上炎，当壮水之主；若因虚寒，厥逆，当益火之原。神仙解语丹、涤痰汤、加味转舌膏、八味丸随证选用。取龟尿少许，点舌神效。置龟于新荷叶上，以猪鬃鼻内戳之立出。

（手足不随）肌肤尽痛，诸阳之经皆起于手足，而循行于身体，风寒客于肌肤，始为痹，复伤阳经，随其虚处而停滞，与血气相搏，故风痹而手足不随。实者脾土太过，当泻其湿；虚者脾土不足，当补其气。血枯筋急者，四物汤；木旺风淫者，四物汤加钩藤、秦艽、防风；痰多者，六君子加秦艽，天麻、竹沥、姜汁。

（自汗）风多者，桂枝汤。若表虚者，玉屏风散。阳气虚者，耆附汤。若兼盗汗者，补中益气送六味地黄丸，或当归六黄汤。

（半身不遂）譬如树木，或有一边津液不荫注，而枝叶偏枯，故知偏枯一证，皆由气血不调。经曰：风气通于肝。风搏则热盛，热盛则水干，水干则气不荣，精乃亡，此风病之所由作也。故曰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古方有顺风匀气散、虎骨散、虎胫骨酒。外用蚕砂二石，分作三袋，蒸热，着患处，冷再易，以瘥为度。内用羊脂入

粳米、葱白、姜、椒、豉、煮熟，日食一具，十日止，大效。

（口眼㖞斜）多属胃土，而有筋脉之分。《经》云：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眴急则不能卒视。此胃土之筋病也。又云：足阳明之脉挟口环唇。此胃土之脉为病也。口目常动，故风生焉；耳鼻常静，故风息焉。先烧皂角薰之，以逐外邪；次烧乳香薰之，以顺血脉。酒煎桂枝，取汁二碗，软布浸收，左㖞搨右，右㖞搨左，服清阳汤、秦艽升麻汤，或二方合用，外感加葱白。

（小便不利）中风，小便不利不可以药利之，自汗则津液外亡，小便自少，清热止汗，小便自行也。

（遗尿）多属气虚，宜参耆汤，少加益智，频频啜之。

（多食）风木盛则克脾，脾受克求助于食，当泻肝理风以安脾，脾安则食自如常也。

（痰涎壅盛）宜用吐法。稀涎散，或橘红一片，逆流水七碗，煎至二碗，顿服，白汤导之，吐痰之圣药也。二陈汤，星香散加竹沥、姜汁，虚者六君子同星香散，脉沉伏无热者，三生饮加全蝎一个。养正丹可以堕下痰涎，镇安元气。肥人多中，气盛于外而歉于内，人肥必气急而肺盛，肺金克肝木，故痰盛，治法以理气为急。

（身痛）中府者多身痛，为风气所束，经脉不和，宜铁弹丸。虚寒者十味锉散。

（昏冒）心神不足，痰滞于心包络，宜至宝丹，或牛黄清心丸。

（预防中风）《宝鉴》云：凡大指次指麻木，或不用者，三年内有中风之患，宜服愈风汤、天麻丸。薛立斋云：预防者，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帏幙；若服前方，适所以招风取中也。

（脉）中风之脉，每见沉伏，亦有脉随气奔，指下洪盛者。浮迟者吉，坚大急疾者凶。浮大为风，浮迟为寒。浮数无热亦为风，大为火。滑为痰。

三生饮　治卒中昏冒，口眼㖞斜，半身不遂，痰气上壅，或六脉沉伏，或浮盛者，并宜服之。但脱绝证见者难治。

南星（生用）一两　川乌（去皮生用）五钱　生附子五钱　木香二钱五分

每服五钱，水二钟，姜十片煎六分服。

小续命汤　通治八风五痹痿厥等疾。

春夏，加石膏、知母、黄芩；秋冬，加桂、附、芍药。

麻黄（去节）　人参（去芦）　黄芩（去腐）　芍药（炒）　甘草（炙）　川芎　杏仁（去皮尖，炒）　防己　官桂各一两　防风一两五钱　附子（炮，去皮脐）五钱

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煎一盏服。

疏风汤　治表中风邪，半身不遂，语言微涩。

麻黄（去节）三两　杏仁（去皮尖，炒）　益智仁各一两　升麻一钱

每服五钱，水煎，热服。

三化汤

厚朴（姜炒）　大黄　枳实（麸炒）　羌活各三钱

水二碗，急火煎至一碗服。

麻仁丸

厚朴（去皮，姜汁炒）　芍药（炒）　枳实（麸炒）各四两　大黄（蒸焙）八两　麻仁（别研）二两　杏仁（去皮尖，炒）三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温水下。

大秦艽汤

秦艽 石膏各一钱 甘草（炙） 川芎 当归 芍药（炒） 羌活 独活各二两 防风 黄芩（炒） 白术（土炒） 白芷 茯苓 生地黄 熟地各五分 细辛五分

水煎服。天寒，加生姜五片；春夏，加知母一两。

羌活愈风汤 治肝肾虚，筋骨弱，语言难，精神昏愦，或肢体偏枯，多思健忘。

羌活 甘草（炙） 防风 黄耆（蜜炙） 蔓荆子 川芎 独活 细辛 枳壳（炒） 麻黄（去根） 地骨皮 人参 知母（酒炒） 甘菊花（去蒂） 薄荷叶 白芷 枸杞子 当归 杜仲（炒） 秦艽 柴胡 半夏（制） 厚朴（姜汁炒） 前胡 熟地黄各二两 白茯苓 黄芩各三两 生地黄 苍术（炒） 石膏 芍药各四钱 官桂一两

每服一两，水煎服。大寒之后，加半夏、人参、柴胡、木通，迎而夺少阳之气也；谷雨之后，加石膏、黄芩、知母，迎而夺阳明之气也；季夏，加防己、白术、茯苓，胜脾土之湿也；大暑之后，加厚朴、藿香、桂，迎而夺太阳之气也；霜降之后，加当归、桂、附，胜少阴之气也。

天麻丸 热胜则风动，宜静是养血也，宜和是行营卫壮筋骨也，非大药不能治。

附子一两（炮） 天麻（酒浸三宿，晒干） 牛膝（酒浸一宿，焙干） 草薢（别研） 玄参各六两 杜仲七两（炒去丝） 当归十两（全用） 生地黄十六两 羌活十两 独活五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钱，空心白汤下。服药后饥则食，不饥且止，大忌壅塞。

犀角散 治肝中风流注四肢，上攻头面疼痛，言语蹇涩，上焦风热，口眼㖞斜，脚膝软痛。

羌活（去芦） 羚羊角各七钱半 犀角（镑） 石膏各一两 人参（去芦） 甘菊花 独活（去芦） 黄耆 川芎 白术（土炒） 黄芩（去芦） 天麻各五钱 枳壳（去穰，麸炒） 当归（去芦） 酸枣仁（炒） 防风（去芦） 白芷各五钱 甘草（炙）二钱半

每服五钱，水一钟，生姜五片煎服。

牛黄散 治心藏中风恍惚，恐惧闷乱，不得睡卧，语言错乱。

牛黄（另研） 麝香（另研） 犀角 羚羊角 龙齿（另研） 防风 天麻（煨） 独活 人参 沙参 茯神（去木） 川升麻 甘草（炙） 白藓皮 远志（去木） 天竺黄各二钱半 龙脑一钱 朱砂（水飞） 铁粉（另研） 麦门冬各五钱

为细末，研令匀。每服二钱，麦门冬汤下。

防风散 治脾藏中风，手足缓软弱，舌强语涩，胸膈烦闷，志意恍惚，身体沉重。

防风 麻黄（去节） 人参 川芎 附子（炮，去皮脐） 桂心 黄耆（去芦） 赤茯苓（去皮） 酸枣仁（炒） 白术（炒） 独活（去芦） 桑白皮（蜜炙） 羚羊角各七钱半 甘草（炙）五钱。

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五片，煎服。

五味子汤 治肺藏中风，多汗恶风，时咳，短气，昼瘥夜甚，偃卧，胸满息促。鼻两边下至口，上至眉，色白，急灸肺腧百壮；若色黄，其肺已化为血，不治。

五味子 杏仁（炒去皮） 桂心各五钱 防风 甘草（炙） 赤芍药 川芎各一两 川椒二钱半

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服。

独活散 治肾脏中风，腰脊疼痛，脚冷痹弱，头昏耳聋，语音浑浊，四肢沉重。

独活 附子 当归 防风 天麻 桂心各一两 川芎 甘菊花 枳壳 山茱萸 黄耆（酒炒） 丹参 牛膝（酒浸） 甘草（炙） 细辛（去苗） 菖蒲 白术 草

蘼各五钱

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煎服。

四君子汤　治气虚脉弱。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各等分

水煎服。加陈皮，名异功散；加橘红、半夏，名六君子汤。

四物汤　滋阴补血。

熟地黄　川芎　芍药　当归各等分

水煎分服。四物、四君子两方合用，名八珍汤。更加黄耆、肉桂，名十全大补汤。肉桂、芍药、甘草，即小建中汤也；黄耆、肉桂、芍药、甘草，即黄耆建中汤也；半夏、橘红、茯苓、甘草，即二陈汤也。

附子理中汤　治脾胃冷弱，心腹疼痛，呕吐泻利，霍乱转筋，体冷微汗，手足厥冷，心下逆冷，腹中雷鸣，虚寒之证，并皆治之。

人参　附子（炮）　干姜（炒）　甘草（炒）　白术各等分

水煎服。

苏合香丸　治传尸骨蒸，疰忤鬼气，卒心痛，霍乱吐利，时气鬼魅，瘴疟，疫痢，瘀血，月闭，痃癖，丁肿，惊痫，中风，中气，痰厥，昏迷。

白术　青木香　犀角　香附（炒，去毛）　朱砂（水飞）　诃黎勒（煨，去皮）　檀香　安息香（酒熬膏　沉香　麝香　丁香　荜拨各二两　龙脑　薰陆香（别研）　苏合香各一两

上为细末，研药匀，用安息香膏，并苏合香油，炼蜜和剂，丸如弹子大，以蜡封固。绯绢当心带之，一切邪神不敢近。

至宝丹　治中风不语，中恶气绝，中诸物毒，疫毒瘴毒蛊毒，产后血晕，口鼻血出，恶血攻心，烦躁，气喘，吐逆，难产，闷乱，死胎不下，并用童便、姜汁磨服。又疗心肺积热，呕吐，邪气攻心，大肠风秘，神魂恍惚，头目昏眩，眠睡不安，唇口干燥，伤寒谵语。

人参　天竺黄　犀角　朱砂（水飞）　雄黄（水飞）　玳瑁　琥珀各一两　麝香　龙脑各二钱五分　金箔（半入药，半为衣）　银箔各五十片　牛黄　天南星各五钱　安息香一两五钱（为末，无灰酒澄飞过，去沙土，药得净数一两，火熬成膏）

上为细末，将安息香膏重汤煮烊，入诸药中和搅成剂，丸如龙眼核大。人参汤磨服。

牛黄清心丸　治诸风缓纵不随，语言蹇涩，怔忡健忘，头目眩冒，胸中烦郁，痰涎壅塞，精神昏愦，心气不足，神志不定，惊恐怕怖，悲忧惨戚，虚烦少睡，喜怒无时，癫狂昏乱。

白芍药　麦门冬（去心）　黄芩　当归　防风　白术各一两半　柴胡　桔梗　芎劳　白茯苓　杏仁（去皮尖，双仁，炒黄，别研）各一两二钱五分　神曲　蒲黄　人参各二两半　羚羊角　麝香　龙脑各一两　甘草（炒）五两　肉桂　大豆黄卷（碎炒）　阿胶（碎炒）各二两七钱半　白蔹　干姜（炮）各七钱五分　牛黄一两二钱　犀角一两　雄黄（水飞）八钱　干山药七两　金箔一千二百张　大枣一百枚（蒸研膏）

上除枣、杏仁、金箔、犀角、羚羊角、牛黄、雄黄、脑麝外，为细末，入余药和匀，炼蜜与枣膏为丸，每丸一钱，即于内分金箔四百张为衣。温水化服。

养正丹（一名来复丹，一名黑锡丹，一名三和丹）　治上盛下虚，内寒外热，及伏暑泄泻如水。硝石一两，同硫黄为末，入磁碟内微火炒，柳条搅，火不可太过，恐伤药力。再研极细，名二气末。

太阴 玄精石（水飞） 舶上硫黄（透明者）各一两 五灵脂（去澄去沙，晒干） 青皮（去白） 陈皮（去白）各二两

上用五灵脂、青皮、陈皮为末，次入玄精石末，及前二气末，拌匀，好醋打糊为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汤下。

稀涎散，治中风口噤，单蛾双蛾。

刚子仁六粒（每粒分作两半） 牙皂三钱（切片） 明矾一两

上先将矾化开，却入二味搅匀，待矾枯为末。每用三分吹入，诸病皆愈。痰涎壅盛者，灯芯汤下五分；在喉者即吐，在膈者即下。

星香散 治中风痰盛，服热药不得者。

南星四钱 木香五分

水一盏，姜十片，煎七分服。

藿香正气散 治伤寒头痛，憎寒壮热，或感湿气，霍乱吐泻，伏暑吐泻转筋。加香薷、扁豆、黄连，名藿香汤。

大腹皮（洗） 白芷 茯苓 紫苏 藿香各一钱 厚朴（姜汁炒） 白术（土炒） 陈皮（去白） 桔梗 半夏各七分 甘草四分

生姜三片，枣一枚，煎服。

清阳汤 治口眼㖞斜，颊颐紧急，胃中火盛，汗不出而小便数。

黄耆 当归身 升麻各二钱 葛根一钱五分 甘草（炙） 红花 黄蘗 桂枝各一钱 苏木 生甘草各五分

酒三盏，煎一盏服，炒香附熨摩紧急处即愈。

秦艽升麻汤 治口眼㖞斜，四肢拘急，恶风寒。

升麻 葛根 甘草（炙） 芍药 人参各五分 秦艽 白芷 防风 桂枝各三钱

每服一两，水二盏，葱白三茎，煎一盏服。

顺风匀气散 治中风半身不遂，口眼㖞斜。

白术一钱 人参 天麻各五分 沉香 白芷 紫苏 木瓜 青皮 甘草（炙）各三分 乌药一钱五分

生姜三片，水煎服。

虎骨散 治半身不遂，肌肉干瘦，为偏枯。忌用麻黄发汗，此方润筋去风。

当归二两 赤芍药 续断 白术（土炒） 藁本 虎骨各一两 乌蛇肉五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后温酒调下。骨中烦疼，加生地黄一两，藏寒自利，加天雄五钱。

虎胫骨酒

石斛（去根） 石楠叶 防风 虎胫骨（酥炙） 茵芋叶 杜仲（炒） 川牛膝 川芎 狗脊（燎去毛） 当归 续断 巴戟（去心）各一两

上锉，以酒一斗，渍十日，每热服一碗。

地黄饮子 治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肾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下。

熟地黄 巴戟（去心） 山茱萸 肉苁蓉（酒浸，焙） 石斛 附子（炮） 五味子 白茯苓 菖蒲 远志（去心） 官桂 麦门冬（去心）各五分

姜五片，枣三枚，薄荷七叶，水二盏，煎八分服。

涤痰汤 治中风痰迷心窍，舌强不能言。

南星（姜制）二钱 半夏（汤洗七次）二钱 枳实（炒） 橘红一钱二分 石菖蒲 人参各八分 竹茹六分 甘草三分 茯苓一钱

水二钟，生姜五片，煎一钟，食后服。

加味转舌膏

连翘　远志（去心）　薄荷　柿霜各一两　菖蒲六钱　栀子（炒）　防风　桔梗　黄芩（酒炒）　玄明粉　甘草　酒大黄各五钱　犀角　川芎各二钱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朱砂五钱为衣。食后临卧薄荷汤送下一丸。

铁弹丸　治中风昏愦，口噤直视，瘛疭，口眼㖞斜，涎潮语涩，筋挛骨痛，瘫痪偏枯，或麻木，或瘙痒。此药极止疼痛，通经络，活血脉。

乳香（另研）　没药（另研）一两　川乌头一两五钱　五灵脂（淘净）四两　麝香一钱

先将乳香、没药阴凉处细研，次入麝，次入药，再研匀，滴水和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临卧薄荷酒磨服。

十味锉散　治中风血弱，筋骨疼痛，举动艰难。

附子三两（炮）　黄耆（炙）　白芍药　当归各二两　川芎　防风　白术各一两五钱　肉桂一两　茯苓　熟地各七钱半

每服四钱，水一碗，姜八片，枣三枚，煎六分，临卧服。

医　案

徽商汪华泉，忽然昏仆，遗尿手撒，汗出如珠，众皆以绝证既见，决无生理。余曰：手撒脾绝，遗尿肾绝，法在不治，惟大进参附，或冀万一。遂以人参三两，熟附五钱，煎浓灌下，至晚而汗减；复煎人参二两，耆、术、附各五钱，是夜服尽，身体稍稍能动；再以参附膏加生姜、竹沥盏许，连进三日，神气渐爽。嗣后以理中补中等汤，调养二百日而安。

延平太守唐东瀛，多郁多思，又为府事劳神，昏冒痰壅，口㖞语涩，四肢不随，时欲悲泣，脉大而软，此脾肺气虚，风在经络。余以补中益气去黄耆，加秦艽、防风、天麻、半夏，十剂证减二三，更加竹沥、姜汁，倍用人参，兼与八味丸，两月乃愈。

燕邸张可真，自远方归，忽中风昏冒，牙关紧闭，先以牙皂末取嚏，次以筋抉开，灌苏合丸二丸，后以防风散投之，连进三服，出汗如洗。此邪自外解，去麻黄、独活、羚羊角，加秦艽、半夏、胆星、钩藤、姜汁，十剂痰清神爽，服六君子加竹沥、姜汁、钩藤，六十日痊。

吴门太史姚现闻，中风昏愦，语言不出，面赤时笑，是心藏中风也。乙亥孟秋，延余诊之，六部皆得石脉。余归，谓唐名必曰，石者，冬令之脉也，新秋见之，非其时矣！其象先见于非时，当其时岂能再见耶？果至冬月而殁。

钱台石年近六旬，昏倦不能言，鼻塞，二便闭，此心肺二藏中风也，服顺气疏风化痰之剂，已濒于危矣。比余诊之，六脉洪大，按之搏指，乃至虚反有盛候也，宜补中为主，佐以祛风化痰，方可回生。举家惶惧，两日不决。余瞋目而呼曰：今日无药则毙矣，若服参而病进，余一人独任其咎。乃以大剂补中益气，加秦艽、钩藤、防风、竹沥、再剂而神爽，加减调治，五十日始愈。

类　中　风

（火中　虚中　湿中　寒中　暑中　气中　食中　恶中）

类中风者，有类乎中风，实非中风也。或以风为他证，或以他证为风，投治混淆，伤生必矣。兹以相类之证八种，总纂于此，使学者临证洞然也。

（火中）河间曰：瘫痪者，非肝木之风，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无知，因喜怒悲愁恐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也。心火盛者，凉膈散；肝火动者，小柴胡汤，水虚火炎者，六味地黄丸；痰多者，贝母瓜蒌散。

凉膈散　见真中风。

小柴胡汤 治肝胆有热，往来寒热。

柴胡一钱六分 黄芩 人参 半夏各八分 生姜三片 大枣三枚 甘草四分

水煎，温服。

六味地黄丸 治肾水不足，发热作渴，小便淋闭，气壅痰嗽，头目眩晕，眼花耳聋，咽干齿动，腰腿痿软，便血吐血，盗汗失音，水泛为痰。

熟地黄八两（杵膏） 山茱萸肉 干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上为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钱，空心食前滚汤下。

贝母瓜蒌散 治痰多口眼㖞斜，手足麻痹。

贝母（去心） 瓜蒌 南星（炮） 荆芥 防风 羌活 黄柏（炒） 黄芩（炒） 黄连（炒） 白术（土炒） 陈皮（去白） 半夏（汤泡七次） 薄荷 甘草（炙） 威灵仙 天花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至夜服。

（虚中）东垣以卒倒昏愦，皆属气虚，过于劳役，耗损真元，脾胃虚衰，痰生气壅，宜六君子汤；虚而下陷者，补中益气汤；因于房劳者，六味地黄丸。

六君子汤 见真中风。

六味地黄丸 见火中。

补中益气汤

黄耆一钱五分 人参二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橘皮七分 白术一钱（土炒） 升麻三分 柴胡三分 归身一钱

水二钟，煎一盏，食远服。

（湿中）丹溪曰：东南之人，多由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清燥汤主之。内中湿者，脾土本虚，不能制湿，或食生冷水湿之物，或厚味醇酒，停于三焦，注于肌肉，则湿从内中矣，宜渗湿汤。外中湿者，或山岚瘴气，或天雨湿蒸，或远行涉水，或久卧湿地，则湿从外中矣。其证头重体痛，四肢倦怠，腿膝肿痛，身重浮肿，大便泄泻，小便黄赤，宜除湿羌活汤，虚者独活寄生汤。

清燥汤 治气虚湿热，肺金受邪，绝寒水生化之源，小便赤少，大便不实，腰膝痿软，口干作渴，体重麻木，头目眩晕，饮食少思，自汗盗汗，倦怠气促。

黄耆一钱五分 五味子九粒（杵，炒） 黄连 神曲（炒） 猪苓 柴胡 甘草（炙）各二分 苍术（炒） 白术（炒） 麦门冬（去心） 陈皮 生地黄 泽泻各五分 茯苓 人参 当归 升麻二分 黄柏（酒炒）三分

水二钟，煎一钟服。

燥湿汤

苍术（泔浸炒） 白术（土炒） 茯苓各一钱半 陈皮 泽泻 猪苓各一钱 甘草三分 香附 抚芎 砂仁 厚朴（去皮）各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灯草十尺，煎八分服。

除湿羌活汤 治风湿相搏，一身重痛。

苍术（泔浸炒） 藁本各二钱 羌活七分 防风 升麻 柴胡各五分

水煎，温服。

独活寄生汤 治肾虚卧湿，腰背拘急，筋挛骨痛，脚膝冷痹，缓弱偏枯，肿重艰步。

独活 桑寄生 牛膝 杜仲（炒） 秦艽 细辛 白芍药（炒） 茯苓 人参 当归 熟地黄 防风各等分 甘草减半

水二钟，生姜三片，煎一钟，空心温服。

（寒中）身体强直，口噤不语，四肢战掉，卒然眩晕，身无汗者，此寒毒所中也。

宜姜附汤，或附子麻黄汤。

姜附汤　治中寒昏倒，及阴证伤寒，大便自利。

干姜　熟附子各等分

水煎服。

附子麻黄汤　治中寒昏冒，口眼㖞僻。

麻黄　白术（炒）　人参　甘草　附子（炮）　干姜各等分

水煎服。

（暑中）面垢闷倒，昏不知人，冷汗自出，手足微冷，或吐，或泻，或喘，或满，或渴，先以苏合香丸抉开灌之，或以来复丹研末，白汤灌下，或研蒜水灌之，或剥蒜肉入鼻中，皆取其通窍也。不蛀皂角，刮去黑皮，烧过存性，每皂角灰一两，甘草末六钱，和匀，每服一钱，新汲水调下，待其稍苏，辨证与药。静而得之谓之中暑。中暑者，阴证也，当发散也。或纳凉于广厦，或过食于生冷，头痛恶寒，肢节疼痛，大热无汗，此阴寒所遏，阳气不得发越，轻者香薷饮，重者大顺散。动而得之谓之中热，中热者，阳证也。热伤元气，非形体受病也。或行役于长途，或务农于赤日，头痛躁热，肌肤大热，大渴，多汗少气，苍术白虎汤主之。热死人切勿便与冷水，及卧冷地，宜置日中，或令近火，以热汤灌之即活。

苏合丸　见真中风。

来复丹　见真中风。

香薷饮　本方加人参、白术、陈皮、茯苓、木瓜、黄耆，名十味香薷饮，虚者宜之。

香薷（去根）三钱　厚朴一钱五分　白扁豆（微炒）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盏，煎一盏，沉冷服。此暑月发散之剂，惟中暑者宜之。若奔走劳役而中热者，用此温散之剂，复伤其气，如火益热矣。世多不知而混用，故特表而出之。

大顺散　治纳凉太过，饮冷太多，脾胃受寒，霍乱吐泻，此舍时从证之剂也。

甘草三两　干姜　杏仁（去皮尖）　肉桂（去皮）各四钱

上先将甘草炒熟，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令杏仁不作声为度。后入桂磨筛，每服二钱，井花水调服，沸汤点服亦得。

苍术白虎汤

知母一钱　石膏三钱　甘草三分　粳米一钱　苍术一钱（炒）

水二杯，煎至一杯服。

（气中）七情内伤，气逆为病，痰潮昏塞，牙关紧急，极与中风相似。但风中身温，气中身冷；风中脉浮应人迎，气中脉沉应气口。以气药治风犹可，以风药治气则不可。急以苏合香丸灌之，候醒，以八味顺气散加香附，或木香调气散，有痰者星香散；若其人本虚，痰气上逆，关格不通，宜养正丹。

苏合香丸　见真中风。

八味顺气散

白术（炒黄）　白茯苓　青皮（去白）　白芷　橘红　乌药　人参各五分　甘草（炙）三分

水一碗，煎七分服。

木香调气散

白豆蔻（研）　丁香　檀香　木香各二两　藿香　甘草（炙）各八两　砂仁四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沸汤入盐少许点服。

星香散　见真中风。

养正丹　见真中风。

（食中）醉饱过度，或感风寒，或著气恼，以致填塞胸中，胃气不行，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举，若误作中风，中气治之必死。宜煎姜盐汤探吐。风寒者，藿香正气散；气滞者，八味顺气散。吐后别无他证，只以苍术、白术、陈皮、厚朴、甘草之类调之。

藿香正气散　见真中风。

八味顺气散　见气中。

（恶中）登冢入庙，吊死问丧，飞尸鬼击，卒厥客忤，手足逆冷，肌肤粟起，头面青黑，精神不守，或错言妄误，牙闭口紧，昏晕不知人，宜苏合香丸灌之，俟少苏，服调气平胃散。

苏合香丸心　见真中风。

调气平胃散

木香　乌药　白豆蔻　檀香　砂仁各一钱　藿香一钱二分　苍术一钱五分　厚朴（姜汁炒）　陈皮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生姜三片，煎一钟，食前服。

医　案

太史杨方壶夫人，忽然晕倒，医以中风之药治之，不效。迎余诊之，左关弦急，右关滑大而软。本因元气不足，又因怒后食停，先以理气消食之药进之，得解黑屎数枚，急以六君子加姜汁，服四剂而后晕止。更以人参五钱，耆、术、半夏各三钱，茯苓、归身各二钱加减，调理两月而愈。此名虚中，亦兼食中。

邑尊张太羹令郎，丙子六月间，未申时，晕绝不知人，至更余未苏，此得之生冷太过也。皂角末吹鼻中无嚏，举家惊惶，余以皂角灰存性，新吸水灌之，更取沉檀焚之，俾香气满室，以达其窍，至子后方苏，服十味香薷饮而安。此暑中挟虚。

给谏晏怀泉夫人，先患胸腹痛，次日卒然昏倒，手足厥逆，时有医者以牛黄丸磨就将服矣。余诊之，六脉皆伏，惟气口稍动，此食满胸中，阴阳否隔，升降不通，故脉伏而气口独见也。取陈皮、砂仁各一两，姜八钱，盐三钱，煎汤以指探吐，得宿食五六碗，六脉尽见矣。左关弦大，胸腹痛甚，知为大怒所伤也。以木香、青皮、橘红、白术、香附煎成与服，两剂痛止。更以四君子加木香、乌药调理，十余日方瘥。此食中兼气中。

章仲舆令爱在阁时，昏晕不知人，苏合香丸灌醒后，狂言妄语，喃喃不休，余诊其左脉七至，大而无伦，右脉三至，微而难见，正所谓两手如出两人，此祟凭之脉也。线带系定二大拇指，以艾炷灸两介甲至七壮，鬼即哀词求去。服调气平胃散加桃奴，数日而祟绝。此名恶中。

伤　风

经曰：虚邪贼风，阳先受之。又曰：内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脾虚则肌肉不充，肺虚则玄府不闭，风邪乘虚，乃客于经。譬诸盗贼，若重关高垒，则不能入，少有疏漏，而后犯之，故曰虚邪贼风。又曰，内腠闭拒，弗之能害。风者天之阳气，其乘于人则伤卫，卫者阳也，故曰阳先受之）。

愚按：风为阳邪，善行数变，其伤人也，必从俞入，俞皆在背，故背常固密，风弗能干，已受风者，常曝其背，使之透热，则潜消默散。经文所谓乘虚来犯固矣，若其人素有痰热，壅遏于太阴阳明之经，内有窠囊，则风邪易于外束，若为之招引者然。所谓风乘火势，火借风威，互相鼓煽也。治实之法，秋冬与之辛温，春夏之辛凉，解其肌表，从汗而散；治虚之法，固其卫气，兼解风邪。若专与发散，或汗多亡阳，或屡痊屡发，皆治之过也。治风火之法，辛凉外发，甘苦内和，勿与苦寒。恐正不得申，

邪不得解耳。

神术散　治伤风头痛，鼻塞声重。

苍术　藁本　白芷　细辛　羌活　川芎　甘草（炙）各六分

水钟半，姜三片，葱白三茎，煎八分，热服。

川芎茶调散　治伤风头目昏痛，鼻塞声重。

薄荷叶四两　川芎二两　羌活　甘草各一两　荆芥二两　白芷一两　防风七钱　细辛五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茶调下。

参苏饮　治伤风发热头痛，咳嗽涕唾稠粘。

人参　苏叶　干葛　半夏（制）　前胡　桔梗　枳壳　陈皮　茯苓　甘草各八分　木香（磨）一分

水钟半，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服。

消风散　治四时感冒，发热恶寒，头痛声重。

苍术　麻黄　荆芥　白芷　陈皮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钟半，姜三片，葱白一茎，煎八分服。

人参败毒散　治头痛发热恶寒，鼻塞声重。

人参　羌活　桔梗（去芦）　柴胡　前胡　独活　川芎　茯苓　枳壳（炒）　甘草各一钱

水钟半，姜三片，煎服。

柴胡升麻汤

柴胡　前胡　升麻　桑白皮　赤芍药　干葛　黄芩（炒）　石膏　荆芥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淡豆豉二十粒，煎一钟服。

虚　痨

经曰：阴虚生内热（阴者，火之属也。肾水不足，则虚火燔炎，故内热。此言血虚之痨也）。又曰：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又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薰胸中，故内热（劳字从力从火，劳力则二火炎于高巅。气急而喘，内越也；气蒸而汗，外越也；内外皆越，故气耗矣。一劳则伤脾，脾主四肢，故困倦无气以动，脾主肌肉，故形气衰少；脾主消谷，脾虚不运，故谷气不盛。脾者，肺之母也，肺处上焦，主气以下布者也，土虚不能生金，则肺薄而浊气不能达于下脘，地气不升，天气不降，清气陷下，浊气逆上，故内热。此言气虚之痨也）。

愚按：《内经》之言虚痨，惟是气血两端，至巢氏《病源》始分五藏之劳，七情之伤，甚而分气、血、筋、骨、肌、精之六极，又分脑、髓、玉房、胞络、骨、血、筋、脉、肝、心、脾、肺、肾、膀胱、胆、胃、三焦、大小肠、肉、肤、皮、气之二十三蒸，《本事方》更分传尸鬼疰，至于九十九种，其凿空附合，重出复见，固无论矣。使学者惑于多歧，用方错杂，伊谁之咎乎？盍以《内经》为式，第于脾肾分主气血，约而该，确而可守也。夫人之虚，不属于气，即属于血，五藏六府，莫能外焉。而独举脾肾者，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夫脾具土德，脾安则土为金母，金实水源，且土不凌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肾兼水火，肾安则水不挟肝上泛而凌土湿，火能益土运行而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也。孙思邈云：补脾不如补肾。许学士云：补肾不如补脾。两先生深知二藏为人生之根本，又知二藏有相赞之功能，故其说似背，其旨实同也。救肾者必本于阴血，血主濡之，血属阴，主下降，虚则上升，当敛而抑，六味丸是也；救脾者必本于阳气，气主煦之，气

为阳，主上升，虚则下陷，当升而举，补中益气汤是也。近世治痨，专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不知四物皆阴行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也。且血药常滞，非痰多食少者所宜；血药常润，久行必致滑肠，黄柏、知母，其性苦寒，能泻实火，名曰滋阴，其实燥而损血；名曰降火，其实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丹溪有言，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痨证之火，虚乎实乎，泻之可乎？矫其偏者，取以桂、附为家常茶饭，此惟火衰者宜之，若血气燥热之人，能无助火为害哉？大抵虚痨之证，疑难不少，如补脾保肺，法当兼行，然脾喜温燥，肺喜清润，保肺则碍脾，补脾则碍肺，惟燥热而甚，能食而不泻者，润肺当急，而补脾之药亦不可缺也。倘虚羸而甚，食少泻多，虽喘嗽不宁，但以补脾为急，而清润之品宜戒矣。脾有生肺之能，肺无扶脾之力，故补脾之药，尤要于保肺也。尝见痨证之死，多死于泄泻，泄泻之因，多因于清润，司命者能不为兢兢耶！又如补肾理脾，法当兼行，然方欲以甘寒补肾，其人减食，又恐不利于脾；方欲以辛温快脾，其人阴伤，又恐愈耗其水。两者并衡而较重脾者，以脾土上交于心，下交于肾故也。若肾大虚，而势困笃者，又不可拘。要知滋肾之中，佐以砂仁沉香，壮脾之中，参以五味肉桂，随时活法可耳。又如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宜不可偏也。然东垣曰甘温能除大热，又曰血脱补气，又曰独阴不长。春夏之温可以发育，秋冬之寒不能生长，虚者必补以人参之甘温，阳生阴长之理也。且虚痨证受补者可治，不受补者不治，故葛可久治痨神良素著，所垂十方，用参者七。丹溪专主滋阴，所述治痨方案，用参者亦十之七。不用参者，非其新伤，必其轻浅者耳。目好古肺热伤肺，节斋服参必死之说，印定后人眼目，甘用苦寒，直至上呕下泻，犹不悔悟，良可悲已，幸李濒湖、汪石山详为之辨，而宿习难返，贻祸未已。不知肺经自有热者，肺脉按之而实，与参诚不相宜；若火来乘金者，肺脉按之而虚，金气大伤，非参不保。前哲有言曰：土旺而金生，勿拘拘于保肺，水壮而火熄，毋汲汲于清心。可谓洞达《内经》之旨，深窥根本之治者也。

（传尸劳瘵）虚痨热毒，积久则生恶虫，食人藏府，其证蒸热咳嗽，胸闷背痛，两目不明，四肢无力，腰膝酸疼，卧而不寐，或面色脱白，或两颊时红，常怀忿怒，梦与鬼交，同气连枝，多遭传染，甚而灭门，大可畏也。法当补虚以复其元，杀虫以绝其根，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疰耳。凡近视此病者，不宜饥饿，虚者须服补药，宜佩安息及麝香，则虫鬼不敢侵也。

（吐血）上盛下虚，血随气上，法当顺气，气降则血归经矣，苏子降气汤。脉来微软，精神困倦，是气虚不能摄血，人参饮子或独参汤。脉洪有力，精神不倦，胸中满痛，或吐血块，用生地黄、赤芍药、当归、丹皮、桃仁、大黄之属，从大便导之。而以上出为逆，下出为顺，苟非大虚泄泻者，皆当行之，以转逆为顺，此釜底抽薪之妙法。若吐血已多，困倦虚乏者，不可行也。吐多而急欲止之，生地黄、当归、丹皮、赤芍药煎汤，入藕汁、童便各一钟，血余炭二钱，墨灰五分调匀，热服。怒气伤肝者，丹皮、芍药、木香之属；劳心者，莲子、糯米、柏仁、远志、枣仁、茯神之属；酒伤者，干葛、茅花、侧柏、荆芥穗之属；饮食伤胃者，白术、陈皮、甘草、谷芽、砂仁之属。吐血色黯脉迟而寒者，理中汤。劳力者，苏子降气汤加阿胶，或以猪肺煮熟，蘸白芨末食之。

（咳嗽血）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者，此肾虚火炎之血也，六味地黄汤加童便、阿胶。血如红缕，在痰中嗽出者，此肺血也。二冬、二母、白芨、阿胶、甘草、薏苡仁、紫菀、百合、桔梗。肺伤者，其人劳倦，人参救肺散。肺痿吐脓血，薏苡仁煮粥，日服半升。凡血证既久，古人多以胃药收功，四君子汤。

（咯血）不嗽而血从咯出，此肾血也。地黄、牛膝、牡丹皮、茯苓、当归、青黛、

玄参、童便。

（咳嗽）有声无痰曰咳，肺因火烁也，新定清宁丸；有痰无声曰嗽，脾受湿浸也，二陈汤。脾虚倦怠者，六君子汤。

（死证）虚劳不服参耆，为不受补者死。痨嗽声哑者死。一边不能睡者死。痨证久泻者死。大肉去者死。吐血浅红色似肉似肺，谓之咳白血，必死。

（脉法）寸口脉浮而迟，浮则为虚，迟则为痨。左手脉细，右手浮大劲急，为正虚邪盛，必死。久病沉细而数者死。中空外急，此名革脉，妇人半产漏下，男子亡血失精。脉结者，三年内必死。脉沉者，三月内必死。

医　案

邑宰何金阳福建邵武府人，名望海。令郎，虚损已濒于危，见余拙刻《微论》《药解》《脉象》诸书，遣使聘余……比至而病益进矣。简其所服，以四物知柏为主，芩连二冬为加减。诊其脉大而数，按之极软。余曰：中气大寒，反为药苦矣。乃以归脾汤入肉桂一钱，人参五钱，当晚得熟寐，居十日而汗止精藏，更以还少丹兼进，补中益气闲服，一月而瘥。

少宗伯顾邻初，丙辰年患发热困倦，目昏耳鸣，脚软不能行，大便燥结，手足麻痹，腰胯疼痛。余诊之曰，肾虚不能上交，心虚不能下济，且尺脉迟软，力勉其用八味丸、十全大补汤加圆眼三十枚，五十余日，精神渐旺，肌肉渐充，致书鸣感。一日多饮虎骨酒，大便仍结，医者皆云八味丸非久服之药，十全大补宜去肉桂，反用知母、玄参佐之，服之数月，遂致不起。

学宪黄贞父，下血甚多，面色痿黄，发热倦怠，盗汗遗精。余诊之曰，脾虚不能统血，肾虚不能闭藏，法当以补中益气，五贴并一而进之。十日汗止，二十日血止，再以六味地黄丸间服，一月而安。

南都许输所孙女，吐血痰嗽，六月诊之，两尺如烂绵，两寸大而数，余曰：金以火为仇，肺不浮涩，反得洪大，贼脉见矣，秋令可忧。八月初五复诊，肺之洪者变为细数，肾之软者变为疾劲，余曰，岁在戊午，少阴司天，两尺不应，今尺当不应而反大，寸当浮大而反沉细，尺寸反者死。肺至悬绝，十二日当死。计期当死于十六日，然能食者过期，况十六十七两日皆金，未遽绝也。十八日交寒露，又值火日，《经》曰：手太阴气绝，丙日笃，丁日死，言火日也。寅时乃气血注肺之时，不能注则绝，必死于十八日寅时矣。输所闻之，潸然泪下，以其能食，犹不肯信，至十八日未晓而终。

汪望洋之孙，年方舞象，发热咳嗽，羸弱头眩，二冬二母知柏芩连，不啻百剂，病势转增，余诊其脉，右脉虚软，乃知脾肺气虚，火不生土之候也。遂用补中益气加五味子、苡仁，姜、桂至三钱，十剂而减，两月乃安。春初又发，令其服补中丸，一年诸证永痊矣。

吴门张饮光，发热干咳，呼吸喘急。始用苏子降气，不应，乃服八味丸，喘益急，迎余。余视其两颊俱赤，六脉数大，此肺肝蕴热也。以逍遥散用牡丹皮一两，苡仁五钱，兰叶三钱，连进二剂，喘吸顿止。以地黄丸料用麦冬、五味煎膏及龟胶为丸，至十斤而康。

给谏章鲁齐，在吾邑作令时，令郎凌九，吐血发热，遗精盗汗，形肉衰削，先有医士戒之曰：勿服人参，若误服之，无药可救矣，两月弗效。召余诊，曰：此脾肺气虚之候，非大剂参耆不可。鲁齐骇曰：前有医者戒之甚严，而兄用之甚多，何相悬也？曰：此医能任决效否？曰：不能也。余曰：请易参五斤，毋掣其肘，期于三月，可以报效。陈论甚力，鲁齐信而从之，遂用六君子，间用补中益气及七味丸疗之，日轻一日，果如所约。

尚宝卿须日华，林下多郁，且有暴怒，吐血甚多，倦怠异常，余以六君子，纳参一两、干姜一钱、木香八分，四日而止血。后因怒气，血复大作。余曰：先与平肝，继而大补，然夏得秋脉，所谓早见非时之脉，当其时不能再见矣。果如期而殁。

大宗伯董玄宰，乙卯春有少妾吐血蒸嗽，先用清火，继用补中，俱不见效，迎余治之。余曰：两尺沉实，少腹按之必痛，询之果然。此怒后畜血，经年弗效，乃为蒸热，热甚而吐血，阴伤之甚也。乃与四物汤加郁金、桃仁、穿山甲、大黄少许，下黑血升余，少腹痛仍在，更以前药加大黄三钱，煎服，又下黑血块及如桃胶蚬肉者三四升，腹痛乃止。虚倦异常，与独参汤与之，三日而热减六七，服十全大补汤百余日，而康复如常。

刑部主政唐名必，劳心太过，因食海鲜吐血，有痰喉间如鲠，日晡烦热，喜其六脉不数，惟左寸涩而细，右关大而软，思虑伤心脾也。以归脾汤大料加丹参、丹皮、麦门冬、生地黄，二十余剂而证减六七，兼服六味丸三月，遂不复发。

吴门周复庵，年及五旬，荒于酒色，忽然头痛发热，医以羌活汤散之。汗出不止，昏晕不苏，余与之灸关元十壮而醒，四君子加姜、桂，日服三剂，至三日少康。分析家产、劳而且怒，复发厥，余用好参一两、熟附二钱、煨姜十片，煎服，稍醒，但一转侧即厥，一日之间，计厥七次，服参三两，至明日以羊肉羹糯米粥与之，尚厥二三次，至五日而厥定。向余泣曰，已蒙再生，不知有全愈之日否？余曰：脉有根蒂，但元气虚极，非三载调摄不能康也。幸其恪信余言，遵守用药，两月之间，服参四斤，三年之内，进剂六百贴，丸药七十余斤，方得步履如初。亲友众多，议论杂出，若非病人任之专，或久而见疑，服药少怠，未有获生者也。

侍御冯五玉令爱，发热咳嗽，已及半载，十月间吐鲜血甚多，一日之内，不过食粥一盏，大肉消陷，大便溏泄，沉困着床，脉来七至。余曰，法在不救，人所共知，若能惟余是听，不为旁挠，可救十中之一。每贴用人参五钱，桂、附各一钱，耆、术三钱，归、芍各二钱，陈皮一钱，日投三贴，约进七十剂，及壮水丸三斤，而后起于床，又三月而饮食如旧。若泥常法而弃之，幽潜沉冤矣。

新定拯阴理痨汤　治阴虚火动，皮寒骨热，食少痰多，咳嗽短气，倦怠焦烦。《内经》阴虚内热之方。

牡丹皮一钱　当归身一钱（酒洗）　麦门冬一钱（去心）　甘草（炙）四分　苡仁三钱　白芍药七分（酒炒）　北五味三分　人参六分　莲子三钱（不去衣）　橘红一钱　生地黄二钱（忌铜铁器，酒姜汁炒透）

水二钟，枣二枚，煎一钟，分二次徐徐呷之。肺脉重按有力者，去人参；有血，加阿胶、童便；热盛，加地骨皮；泄泻，减归、地，加山药、茯苓；倦甚，用参三钱；咳者，痰燥也，加贝母、桑皮；嗽者，湿痰也，加半夏、茯苓；不寐，加枣仁，汗多亦用。此余自立之方，用治阴虚火炽，譬如溽暑伊郁之时，而商飚飒然倏动，则炎燠如失矣。久服无败胃之虞。

新定拯阳理痨汤　治劳伤气耗，倦怠懒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遍身作痛。《内经》劳倦气耗之方。

黄耆三钱（酒炒）　人参二钱（去芦）　肉桂七分（去皮）　当归一钱五分（酒炒）　白术二钱（土炒）　甘草五分（酒炒）　陈皮一钱（去白）　北五味四分（打碎）

水二钟，姜三片，枣肉二枚，煎一钟服。如烦热口干，加生地黄；气浮心乱，加丹参、枣仁；咳嗽，加麦门冬；挟湿，加茯苓、苍术；脉沉迟，加熟附子；脉数实，去桂，加生地黄；胸闷，倍陈皮，加桔梗；痰多，半夏、茯苓；泄泻，升麻、柴胡；口渴，加干葛；夏月，去肉桂；冬月，加干姜。

四物汤　理中汤　异功散　六君子汤　八珍汤（五方并见中风门）　补中益气汤（见类中风）

十全大补汤　治诸虚劳伤，饮食不进，久病尪羸，潮热背痛，梦遗脚软，喘嗽烦闷。

肉桂（去皮）　甘草（炙）　芍药（（炒）黄耆（蜜水炒）　当归（酒洗）　川芎　人参（去芦）　白术（土炒）　茯苓（去皮）　熟地各等分

每服六钱，水二钟，姜三片，枣肉二枚，煎一钟服。

小建中汤　桂枝（去皮）　甘草（炙）　生姜各一钱　芍药二钱　大枣二枚　胶饴一钱

水钟半，煎一钟，入饴，更上微火熔化，温服。酒家呕家俱禁此汤，以其甜也。加黄耆，名黄耆建中汤。

八味地黄丸　治肾虚发热作渴，淋闭痰嗽，头眩，眼花耳鸣，咽燥，舌痛，牙疼，腰腿痿软，自汗盗汗，便血，吐衄血，发热失音，水泛为痰。

熟地黄八两（杵膏）　山茱萸肉　干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熟附子一两　肉桂（去皮）一两

上为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空心食前滚汤下。去附子，名七味丸；去肉桂，名六味丸。

还少丹　大补心肾脾胃，一切虚损。

干山药　牛膝（酒洗）　远志（去心）　山茱萸（去核）　白茯苓　五味子（焙）　巴戟（酒浸，去心）　肉苁蓉（酒浸，去甲）　石菖蒲　楮实　杜仲（姜汁，酒炒断丝）　舶茴香各一两　枸杞子（烘）　熟地黄各二两

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温酒或盐汤下，日三服。久服令人悦颜，轻健不老。

酸枣仁汤　治心肾不交，怔忡恍惚，夜卧不安，精血虚耗，脾胃泄泻。

酸枣仁一钱五分　远志肉　黄耆（蜜水炒）　莲肉（去心）　人参　当归（酒）　白茯苓　茯神各一钱　陈皮　甘草（炙）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钟，日三服。心热者，加黄连、生地黄、麦门冬、木通。

白术散　治脾胃虚寒，呕吐泄泻，食少胸满。

白术（土炒）　人参　草果　厚朴（酒浸炒）　肉果（面裹煨透）　陈皮　木香　麦蘖（炒）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枣一枚，煎一钟服。

小甘露饮　治脾劳实热，身黄咽痛。

黄芩一钱　升麻五分　茵陈一钱　山栀八分　桔梗（炒）六分　生地黄一钱五分　石斛二钱　甘草四分

水钟半，姜五片，煎八分服。

温肺汤　治肺劳虚寒，胸满冷痛。

人参一钱　甘草四分（炙）　半夏　肉桂　橘红　干姜（炒）各八分　木香五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凉肺汤　治肺劳实热，咳嗽喘急。

知母（去毛炒）　贝母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各一钱半　黄芩　橘红各一钱　甘草五分　桑皮八分

水钟半，煎八分服。

温肾丸　治肾劳虚寒，腰痛足软，遗浊。

熟地黄（酒煮杵膏） 杜仲（炒去丝） 菟丝子 石斛（去根） 黄耆 续断 肉桂（去皮） 磁石（煅醋淬） 牛膝（去芦） 沉香（别研） 五加皮 山药（炒）各一两

上为末，用雄羊肾两对，葱椒酒煮烂，入酒及地黄膏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钱，空心酒下。

凉肾汤 治肾劳实热，腹胀耳聋。

生地黄三钱 赤茯苓一钱 玄参一钱 远志一钱（去木） 知母八分（酒炒） 黄柏六分（酒炒）

水钟半，煎八分服。

人参养荣汤 治脾肺俱虚，发热恶寒，倦怠泄泻，种种虚证，勿论其脉，但用此汤。

白芍药一钱五分 人参 陈皮 黄耆（蜜炙） 桂心 当归 白术（土炒） 甘草（炙）各一钱 熟地黄 五味子（炒杵） 茯苓各八分 远志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服。

消遥散 治血虚烦热，肢体疼痛，口渴，盗汗，嗜卧，月水不调，寒热如疟，痰嗽骨蒸。

白茯苓 白术（土炒） 当归 白芍药（酒炒） 柴胡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钟半，姜三片，煎八分服。加山栀、牡丹皮，名加味逍遥散。

清骨散 治骨蒸热。

银柴胡一钱五分 胡黄连 秦艽 鳖甲（酸炙） 青蒿 地骨皮 知母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远服。

三才封髓丹 降心火，益肾水。

天门冬（去心） 熟地黄 人参各五两 黄柏（酒炒） 砂仁各三两 甘草一两五钱

为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钱，肉苁蓉五钱，切片，酒一钟，煎二三沸，去渣，空心送下。

生脉散 治火旺金虚，倦怠烦渴。

人参二钱（去芦） 麦门冬三钱（去心） 五味子三分（杵）

水一钟，煎八分服。

猪胨丸 肌体羸瘦，服之即肥，其效如神。

牡蛎（煅） 白术各四两 苦参三两

为细末，以猪胨一具，煮极烂，研如膏，和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米饮送下，日三服。

调中益气汤

黄耆（炙）一钱 人参 甘草（炙） 当归 白术各五钱 五味子十五粒 柴胡 白芍药（炒） 升麻各三分 橘皮二分

水钟半，煎八分，食前温服。

苏子降气汤 治虚阳上攻，气不升降，痰涎壅盛，胸膈噎塞，并久年肺气至效。

苏子（炒） 半夏（泡）各二钱五分 前胡（去芦） 甘草（炙） 厚朴（姜汁炒） 橘红（去白）各一钱 当归（去芦）一钱五分 沉香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一钟服。虚人，加黄耆一钱，肉桂五分。

人参饮子 脾胃虚弱，气虚倦怠，衄血吐血。

人参（去芦）二钱 五味二十粒 黄耆（去芦，炙） 麦门冬（去心） 白芍药

（炒） 当归身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食远服。

四生丸 治吐血衄血。

生荷叶 生艾叶 侧柏叶 生地黄各等分

捣烂丸如鸡子。每服一丸，水煎去渣服。

大阿胶丸 治嗽血吐血。

阿胶（微炒） 卷柏 生地黄 大蓟（独根者佳） 鸡苏叶 五味子各一两 柏子仁（另研） 茯苓 百部 远志（去木） 人参 麦门冬（去心） 防风各一两五钱 干山药一两 熟地黄一两

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煎麦门冬汤，嚼一丸。

犀角地黄汤 治大热，血积胸中。

犀角 大黄各一钱 黄芩三钱 黄连二钱 生地黄四钱

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服。

茅花汤 治鼻衄不止。

茅花五钱

水一钟，煎六分服。

百花膏 治痨嗽吐血。

款冬花 百合（蒸焙）等分

为末，蜜丸，龙眼大。每一丸，临卧姜汤嚼下。

噙化丸 治痨嗽有效。

玉露霜 柿霜 贝母 百合各二两 白茯苓 海石各一两 甘草五钱 秋石二钱

入薄荷叶细末，白硼砂少许，炼蜜丸，如龙眼大。每噙化一丸。

新定清宁膏 润肺不伤脾，补脾不碍肺，余所新定者也。凡劳嗽吐血，必不可缺，极有效验。

麦门冬（去心）十两 生地黄（酒炒）十两 广橘红三两 桔梗二两 甘草二两 龙眼肉八两（煎成膏） 苡仁八两（淘净炒熟） 川贝母二两（糯米拌炒，米熟去米） 真苏州薄荷净叶五钱（忌火）

俱为细末，拌匀煎膏。时时挑置口中噙化。

肺痈神汤 肺痈者，劳伤气血，内有积热，外受风寒。胸中满急，隐隐痛，咽干口燥，时出浊唾腥臭，吐脓如米粥者死。脉滑数或实大。凡患者右胁按之必痛，但服此汤，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已溃即愈。此余新定，屡用屡验者也。

桔梗二钱 金银花一钱 薏苡仁五钱 甘草节一钱二分 黄耆一钱（炒） 贝母一钱六分 甜葶苈八分（微炒） 陈皮一钱二分 白芨一钱

水二钟，姜一片，煎一钟，食后徐徐服。新起，加防风一钱，去耆；溃后，加人参一钱；久不敛，加合欢皮（一名夜合，即槿根皮）一钱。

十灰散 一切血证，用此止之。

大蓟 小蓟 荷叶 侧柏叶 茅根 茜根 棕榈皮 大黄 牡丹皮 山栀各等分

各烧灰存性，研细。碗盖于地一宿，藕汁调服。

白凤膏 治久痨积虚，咳嗽痰血，蒸热困倦。

黑嘴白鸭一只 大京枣二升 陈煮酒一瓶 参苓平胃散一升

将鸭缚定，量病人饮酒多少，以酒荡温，割开鸭项，滴血入酒饮之，直入肺经受补。将鸭去毛，于胁[1]边开一孔，取去肠杂，拭净；次将枣去核，每个中纳参苓散，填满鸭腹中麻线扎定，沙锅内用火慢煨，将酒三次添入，以干为度。但食其枣，参汤送之，或同鸭肉捣丸服。

芎归血余散　治传尸痨瘵，去鬼杀虫。

室女顶门生发一小团（皂角汤洗净，醋浸一宿，晒干，纸燃火烧存性）　川芎五钱　当归三钱　木香　桃仁（去皮炒）各二钱　安息香　雄黄各一钱　全蝎二枚　江上大鲤鱼（生取头，醋炙）

上为末。分四服，每服井水一大碗，净室中，煎七分，入红硬降真香末五分。

鳖甲生犀散　杀痨虫，取下恶物。

生鳖甲一枚（醋炙）　虎长牙二枚（醋炙）　安息香　桃仁（去皮炒）　槟榔各五钱　生犀角　木香　甘遂　降真香　干漆（炒存性）　阿魏（酒浸研）各二钱　雷丸二钱　穿山甲（取趾，醋炙）　全蝎三个　蚯蚓十条（生研和药）

上为末。每服五钱，先用豉心四十九粒，东向桃李桑梅小梢各二茎，长七寸，生蓝青七叶，青蒿一小握，葱白连根洗五茎，石臼内同杵，用井水一碗半，煎取一盏，入童便一盏，内药末，煎取七分，入麝一字，月初旬五更空心温服，即以被覆取汗，恐汗中有细虫，软帛拭之，即焚其帛。少时必泻，以净桶盛，急钳取虫，烈火焚之，并收入磁瓶中，雄黄盖之，以瓦油盏铁线扎定，泥固，埋深山中绝人行处。

〔1〕“胁”原作“肺”，据《十药神书》改。

卷之七

水肿胀满

黄帝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岐伯曰：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邪盛则大，邪实则坚，涩者气血虚而流利也。洪大之脉，阴气必衰，坚强之脉，胃气必损，故大坚以涩，病当为胀）。阴为藏，阳为府（脉病在阴，则胀在藏；脉病在阳，则胀在府）。夫胀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胸腹者，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咽喉传送者，自上而入。小肠传送者，自下而出）；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咽门、贲门、幽门、阑门、魄门，胃气之所行也，是为五窍。闾，巷门也，里，邻里也。《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盖二十五家也。五家为轨，十轨为里，盖五十家也。言胃家之五窍，象于闾里门户）；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二穴俱在脉；玉英即玉堂）。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清者为营，营行脉中，其气精专，未即致胀。浊者为卫，卫行脉外，其气慓疾，行于分肉之间。故必由卫气之逆，而后病及于营，则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卫气逆而并于脉，复循分肉之间，故为肤胀）。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音美，悗，闷乱也。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此五藏胀也。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膜（音嗔）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此六府之胀也。濯濯，肠鸣水声也。气癃者，膀胱气闭，小水不通也）。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厥逆之气，自下而上，营卫失常，故真邪相攻，而合为胀也）。

黄帝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目下为窠，微肿者形如卧蚕也。其颈脉动，时咳（颈脉，足阳明人迎也，阳明之脉，自人迎下循腹里，水邪乘之，故颈脉动，水之标在肺，故为

时咳），阴股间寒，足胫瘭（即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此状，此其候也（以上皆水肿之候也）。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鼓鼓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鼓鼓，鼓声也。寒气客于皮肤间，阳气不行，病在气分，故有声如鼓。气本无形，故不坚，气无所不至，故腹大身尽肿。若因于水，则有水处肿，无水处不肿）。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寒气在肤腠之间，按散则不能猝聚，故窅而不起，以其皮厚，故腹色不变也。按：此上两条，以按其腹随手而起者属水，窅而不起者属气，此固然也。然气亦有随手而起者，属水亦有窅而不起者，未可以起与不起为的辨。但当察皮厚色苍，或一身尽肿，或自上而下者，多属气；若皮薄色泽，或肿有分界，或自下而上者，多属水）。鼓胀者，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内伤脾肾，心腹胀满，旦食则不能暮食，中空无物，腹皮绷急，其象如鼓，故名鼓胀。其状与上文肤胀无异，但腹有筋起为别。肤胀属肺，鼓胀属脾）。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瘕肉乃生（覃，延布而深也。寒气与卫气相搏，则畜积不行，留于肠外，有所系著，故癖积起而瘕肉生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离岁，越岁也。寒邪客于肠外，不在胞中，故无妨于月事，其非血病可知，盖由汁沫所聚而生也）。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寒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衃，凝败之血也。子门闭塞，则衃血留止，其坚如石，故曰石瘕。可以导血之剂下之也）。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生（病生于内），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气为阳，阳竭则不能通调水道，故津液充满于皮郭，肺主气而魄藏也。无气则魄独居，形体肿胀，不可与衣相保，四肢肿急，喘而动中，是气逆而拒于内，形大而施于外）？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以布，疏涤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权衡阴阳，各得其半。菀者积也，陈者久也。莝者腐也，阴阳平治，水气自去。微动四极者，运动四肢也。温则水气易行，故须温衣。不拘队穴，名曰缪刺。腠理谓之鬼门，膀胱谓之净府。开者，发汗也。洁者，渗利也。阳气既和，阴精时服，由是五阳宣布，阴水尽涤，精血自生，形肉自盛，骨肉与衣相保，大气平矣。此章言脾土阳虚不能制水溢之阴也。岐伯无石水之对，必有缺文。《阴阳别论》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其脉当沉）。

愚按：《内经》之论肿胀，五藏六府，靡不有之。详考全经，如《脉要论》曰：胃脉实则胀。《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膜胀。《本神篇》曰：脾气实则腹胀，泾溲不利。《应象论》曰：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此四条皆实胀也。《太阴阳明论》曰：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藏则膜满闭塞。《师传篇》曰：足太阴之别公孙，虚则鼓胀。此二条皆虚胀也。《经脉篇》曰：胃中寒则胀满。《方宜论》曰：藏寒生满病。《风论》曰：胃风鬲寒不通，失衣则膜胀。此三条皆寒胀也。《六元正纪》《至真要》等论有云：太阴所至为肘肿；及土郁之发，太阴之初气，太阴之胜复。皆湿胜之肿胀也。或曰水运太过，或曰寒胜则浮，或曰太阳司天，太阳胜复。皆寒胜之肿胀也。或曰少阴司天，少阴胜复。少阳司天，少阳胜复。或曰：热胜则肿，皆火胜之肿胀也。或曰厥阴司天在泉，厥阴之复，或曰阳明之复。皆木邪侮土及金气反胜之肿胀也。由是则五运六气，亦各有肿胀矣。然经有提其纲者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可见诸经虽皆有肿胀，无不由于脾肺肾者。盖脾土主运行，肺金主气化，肾水主五液。凡五气所化之液，悉

属于肾；五液所行之气，悉属于肺；转输二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肿胀不外此三经也。但阴阳虚实，不可不辨。大抵阳证必热，热者多实；阴证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而后肿于外者为实，先肿于外而后胀于里者为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为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为虚。滑数有力为实，弦浮微细为虚。色红气粗为实，色悴声短为虚。凡诸实证，或六淫外客，或饮食内伤，阳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于数日之间；若是虚证，或情志多劳，或酒色过度，日积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然治实颇易，理虚恒难。虚人气胀者，脾虚不能运气也；虚人水肿者，上虚不能制水也。水虽制于脾，实则统于肾，肾本水藏，而元阳寓焉。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则阴不从阳而精化为水，故水肿之证多属火衰也。丹溪以为湿热，宜养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患，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权。夫制火固可保金，独不虑其害土乎？惟属热者宜之，若阳虚者岂不益其病哉？更有不明虚实，专守下则胀已之一法，虽得少宽于一时，真气愈衰，未几而肿胀再作，遂致不救，殊可叹也！余以此证，察其实者直清阳明，反掌收功；苟涉虚者，温补脾肾，渐次康复。其有不大实亦不大虚者，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又有标实而本虚者，泻之不可，补之无功，极为危险。在病名有鼓胀与虫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腹皮绷急，多属于气也；虫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虫即血也。在女科有气分与血分之殊，气分者，心胸坚大，而病发于上，先病水胀，而后经断；血分者，血结胞门，而病发于下，先因经断，而后水胀。在治法有理肺与理脾之殊，先喘而后胀者，治在肺；先胀而后喘者，治在脾。以上诸法，此其大略也。若夫虚实混淆，阴阳疑似，贵在临证之顷，神而明之，其免于实实虚虚之害乎。四肢不肿，但腹胀者，名单腹胀。难愈。

（死证）腹胀身热者死。腹胀寒热如疟者死。腹大胀、四肢清、脱形、泄甚为逆。腹胀便血，脉大时绝者死。以上胀满。唇黑或肿肝伤，缺盆平心伤，脐突脾伤，足心平肾伤，背平肺伤，五伤者死。阴囊及茎肿腐者死。泻后腹胀而有青筋者死。大便滑泄，水肿不消者死。水肿先起于腹，后散四肢者可治；先起于四肢，后归于腹者死。以上水肿。

（脉候）盛而紧，大坚以涩，迟而滑皆胀满。沉而滑，浮而迟，弦而紧，皆水肿。二病之脉，实大者可治，虚微者难治。

医 案

太学何宗鲁，夏月好饮水。一日太宗师发放，自早起候至未申，为炎威所逼，饮水计十余碗，归寓便胀闷不能食，越旬日，腹如抱瓮，气高而喘。余视之曰，皮薄而光，水停不化也，且六脉坚实，其病暴成，法当利之。遂以舟车丸每服三钱，香薷汤送，再剂而二便涌决如泉，复进一钱五分，腹减如故，用六君子十贴即愈。

徽州方太和，大怒之后复大醉，至明日，目下如卧蚕，居七日而肢体皆肿，不能转侧，二便不通，烦闷欲绝。余诊之，脉沉且坚，当逐其水，用疏凿饮子，一服而二便快，再服而四肢宽，更以五皮饮服三日随愈。以上二案，水肿实证。

武林文学钱赏之，酒色无度，秋初腹胀，冬秒遍体肿急，脐突背平，法在不治，迎余治之。举家叩首求救哀迫，余曰：我非有起死金丹，但当尽心力而图之耳。即用《金匮》肾气丸料大剂煎服，兼进理中汤，服五日无效，余欲辞归矣。其家曰：自知必死，但活一日则求一日之药，即使不起，安敢归咎乎？勉用人参一两，生附子三钱，牛膝、茯苓各五钱。三日之间，小便解下约有四十余碗，腹有皱纹，举家拜曰：皆再造之恩也。约服人参四斤，附子一斤，姜、桂各一斤余，半载而瘥。此水肿之虚者。

都宪李来吴，积劳多郁，肢体胀满，以自知医，辄用胃苓汤加枳壳。三月以来，转加痞闷，余诊其脉沉涩而软，视其色黄白而枯，此虚证也。宜大温大补，始犹不信，争之甚力，仅用参二钱，稍觉宽舒；欲加桂、附，执不肯从。余曰：证坐虚寒，喜行攻

伐，已见既坚，良言不纳，虽有扁仓，岂能救耶？越两月果殁。此气胀之虚者。

锦衣太傅徐担宁，禀畀素壮，病余肥甘过度，腹胀气粗。余诊之，脉盛而滑，按之不甚虚，宜以理气之剂，少佐参术。惑于多歧之说，旦暮更医，余复诊曰：即畏参不用，攻击之剂，决不可投也。后与他医商之，仍用理脾疏气之剂而安。此病胀之不实，亦不大虚者。

光禄卿吴伯玉夫人，患腹满而痛，喘急异常，大便不通，饮食不进，医者用理气利水之剂，二十日不效。余诊之，脉大而数，右尺为甚，令人按腹，手不可近。余曰：此大肠痈也。脉数为脓已成，用黄耆、皂刺、白芷之类，加葵根一两，煎一碗，顿服之，未申痛甚，至夜半而脓血大下，昏晕不支，即与独参汤稍安，更与十全大补，一月而愈。此似胀而实非者。

五皮饮　治脾肺不能运行，气满，皮肤水停不利。

大腹皮（洗）　赤茯苓皮　生姜皮　陈皮　桑白皮（炒）各一钱五分

水钟半，煎八分，日进三服。

胃苓汤　方见泄泻。

香苏散　治水气虚肿，小便赤涩。

橘红（去白）二钱　防己　木通　紫苏叶各一钱

水钟半，姜三片，煎八分服。

实脾饮　治阴水发肿以实脾。

厚朴（姜汁炒）　白术（炒）　木瓜　大腹皮　附子（炮）　木香（忌火）　草果　白茯苓　干姜（炒）各一钱。

水钟半，姜五片，煎七分服。

复元丹　治脾肾俱虚，遍身水肿，小便不通。

附子（炮）二两　　木香（煨）　茴香（炒）　川椒（炒出汗）　厚朴（姜汁炒）　独活　白术（炒）　橘红　吴茱萸（炒）　桂心各一两　泽泻二两　肉果（煨）　槟榔各五钱

为末，糊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紫苏汤送下。

《金匮》肾气丸　治肺脾肾俱虚，遍身肿胀，小便不利，痰气喘急，非此药不救。

白茯苓四两　附子（炮）七钱　川牛膝　肉桂（去皮）　泽泻（去皮）　车前子　山茱萸（去核）　山药　牡丹皮各一两　熟地黄四两（酒浸杵膏）

蜜丸，桐子大。每服四五钱，空心白汤下。

神中益气汤　方见类中风。

理中汤　方见伤寒。

导水茯苓汤　治遍身水肿喘满，小便秘涩，诸药不效者，用此即愈。

赤茯苓　麦门冬去（去心）　泽泻　白术各三两　桑白皮　紫苏　槟榔　木瓜各一两　大腹皮　陈皮　砂仁　木香各七钱半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钟，灯草二十五根，煎八分服，连进三服，小水渐利。

沉香琥珀丸　治水肿小便闭。

琥珀　杏仁（去皮尖，炒）　紫苏　赤茯苓　泽泻各五钱　葶苈（炒）　郁李仁（去皮）　沉香各一两五钱　陈皮（去白）　防己各七钱五分

为末蜜丸，梧子大，以麝香为衣。每服二钱五分，加至五钱，空心人参汤送下。

疏凿饮子　治通身水肿，喘呼气急，烦躁多渴，大小便不通，服热药不得者。

泽泻　商陆　赤小豆（炒）　羌活（去芦）　大腹皮　椒目　木通　秦艽（去芦）　茯苓皮　槟榔各一钱

水钟半，姜五片，煎九分服。

敷药　治腹满如石，或阴囊肿大，先用甘草嚼，后用此。

大戟　芫花　甘遂　海藻各等分

为细末，用醋调面和药，摊绵纸上，覆贴肿处，以软绵裹住。

小胃丹

芫花（醋拌一宿，瓦器内炒黑，不可焦）　甘遂（长流水浸半日，煮，晒干）　大戟（长流水煮，再用水洗，晒）各五钱　大黄（湿纸裹煨，切，酒炒）一两五钱　黄柏（炒）三两

上为细末，以白术膏丸，如萝卜子大。临卧白汤送下，每服一钱，欲利，空心服。

十枣汤　见伤寒。

舟车神佑丸　去一切水湿痰饮如神。

甘遂　芫花　大戟各一两（俱醋炒）　大黄二两　轻粉一钱　黑牵牛（头末）四两　青皮　陈皮　木香　槟榔各五钱

为细末，水丸，椒目大。空心服五丸，日三服。痞闷者，多服反烦满，宜初服二丸，每服加二丸，快利为度。戴人每令病者先服百余粒，继以滀川等药投之，五更当下，种种病出，轻者一二度，重者五六度方愈。药虽峻急，为效极神，弱者，当依河间渐次进；实者，依戴人治之。

大圣滀川散

大黄（煨）　牵牛（取头末）　郁李仁各一两　木香三钱　芒硝二钱　甘遂五分

评曰：诸湿为土，火热能生湿土，故夏热则湿，秋凉则燥。尝考戴人治法，假令肝木乘脾土，土不胜木，求救肾子，己土能生庚金，味辛者为金，大加生姜，使伐肝木，然不开脾土，无由行也。先以舟车丸，通其闭塞之路，泻其所不胜；后以姜汁调滀川散大下之，是泻其所胜也。戴人每言，导水丸必用禹功散继之，舟车丸必以滀川散继之。

神芎导水丸　治一切因热积聚。

黄芩一两　黄连　川芎　薄荷各五钱　大黄二两　滑石　黑丑（头末）各四两

为末，水丸。有血积者，加桂五钱。

加味枳术汤　治气为痰饮所隔，心下坚胀，名曰气分。

枳壳（麸炒）　官桂（去皮）　紫苏　陈皮　槟榔　桔梗　白术（炒）　五灵脂（炒）　木香各八分　半夏（姜制）　茯苓　甘草各四分

水二钟，生姜三片，煎一钟服。

椒仁丸　治先因经水断绝，后至四肢浮肿，小便不通，血化为水。

椒仁　甘遂　续随子（去皮研）　附子（炮）　郁李仁　黑牵牛（炒）　五灵脂（研）　当归　吴茱萸　玄胡索各五钱　芫花（醋浸）一钱　蚯青十枚（去头翅足，米炒。）　斑蝥十枚（制同蚯青）　胆矾　信砒各一钱　石膏二钱

为末，糊丸，鸡头大。每服一丸，橘皮汤下。药虽峻厉，所用不多，畏而不服，有养病害身之患。

鸡矢醴法

羯鸡矢八合（炒微焦）

无灰好酒二碗，煎至碗半，滤取汁，五更热饮则腹鸣，辰巳时行二三次黑水，次日足有皱纹；又饮一次，渐皱至膝上而愈。

鸡金散　鸡里金一具（焙）　真沉香二钱　砂仁三钱　陈香橼（去白）五钱

为末。每用一钱五分，姜汤下，虚者参汤下。

中满分消丸　治中满热胀，有寒者忌服。

黄芩（去腐炒）一两　黄连（炒）五钱　姜黄　白术（炒）　人参（去芦）　甘

草（炙） 猪苓（去皮）各一钱 白茯苓（去皮） 干生姜 砂仁各二钱 枳实（炒） 半夏（泡）各五钱 厚朴（姜炒）一两 知母（炒）四钱 泽泻 陈皮各三钱

为末，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白汤下。

中满分消汤 治中满寒胀，热者忌用。

黄耆（炒） 吴茱萸 厚朴（姜制） 草豆蔻 黄柏各五分 益智仁 半夏（制） 茯苓 木香 升麻各三分 人参 青皮（炒） 当归 黄连（炒） 泽泻 生姜 麻黄（不去节） 柴胡 干姜（炒） 川乌 茈澄茄各二分

水二钟，煎一钟服。

禹余粮丸 许学士、朱丹溪皆赞此方为水胀之圣药。

蛇含石（大者）三两（铁铫盛，烧通红，钳取出，倾入醋中，候冷取出，研极细） 禹余粮石三两 真针砂五两（淘净，炒干，用醋二钟，同余粮铫内煮干，更用铫并药烧红，倾净砖地上候冷，研极细） 羌活 木香 茯苓 川芎 牛膝（酒浸） 桂心 白豆蔻 大茴香（炒） 蓬术（炮） 附子（炮） 干姜（炮） 青皮 京三棱（炮） 白蒺藜 当归（酒浸）各五钱

为末，入前三味拌匀，蒸饼丸如桐子大。食前白汤下三十丸至五十丸。前三味非甘遂、芫花之比，又有各项药扶持，虚人老人，亦可服也。最忌盐，一毫入口，发病愈甚。服药后即于小便内旋去，不动藏府。每日三服，更以温补药助之，真神方也。

土狗，一名蝼蛄，焙干为末，用上半节即消上身之水，下半节即消下身之水，左可消左，右可消右，方士以此为神奇。

积 聚

《灵枢》曰：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病起于下；风雨袭虚，病起于上（喜怒不节，内伤于藏，故起于阴；清湿袭虚，阴邪之在表也，故起于下；风雨袭虚，阳邪之在表也，故起于上）。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腠理开，邪从毛发入，著孙络之脉，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濯濯有音，寒则胀满雷鸣，故时切痛（孙络，脉之细者。有水则濯濯有声，动而得也。有寒则雷鸣相引，不动亦得也）。著阳明之经，挟脐而居，饱则大，饥则小（胃受水谷，故饱则大，饥则小也）。著于缓筋，饱则痛，饥则安（缓筋在肌肉之间，故与阳明之积同）。著于肠胃之募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则安，饥则痛（募原者，皮里膜外也）。著于伏冲之脉，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伏冲，即冲脉之在脊者，以其最深，故曰伏冲。其上行者循背里，络于督脉，其下行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故揣按则应手而动，起手则热气下行也）。著于膂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不见，按之不得（膂筋在脊内，故居肠胃之后，饥则肠空，故积可见；饱则肠满蔽之，故积不可见也）。著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凡诸输穴，皆经气聚会之处，所以通血气，若不通则津液干壅。此以上谓风雨袭阴之虚，病起于上而积生也）。

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厥气生足悗，足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寒气上入于肠胃则膜胀，膜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厥者，逆也，寒逆于下，故生足悗，言肢节痛而不利也。血受寒则凝涩，渐入肠胃，则阳气不化，故为膜胀，肠外汁沫不散，则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食伤肠胃，汁溢膜外，与血相搏，乃成食积。又或用力伤阴阳之络，以动其血，血得寒沫相聚肠外，乃成血积。贪口腹妄作劳者多有之）。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

气上逆，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寒邪中于外，喜怒伤其内，气因寒逆，则六经之输不通，温暖之气不行，阴血凝聚，血因气逆而成积，此性情乖戾者多有之。盖积之始生节，寒气下逆而成积；卒然多食节，饮食起居而成积；卒然外中节，情志外伤挟寒成积。合三节而言，总是清湿袭阴之虚，病起于下而成积也）。

《难经》曰：积者，五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六府所成，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令人呕逆，或两胁痛引小腹，足寒转筋。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如覆杯，气逆背痛，久则喘咳。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则令人烦心。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大如覆盂，痞蹇吐泄，久则饮食不为肌肤。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若豚状，上下无时，久则喘逆，骨痿少气。癥者，按之应手，亦如五积之不移。瘕者，假物成形，如血鳖石瘕之类。痃，皮厚也，在肌肉之间而可见者也。癖者，僻也；内结于隐僻，外不可见也。

愚按：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之衰也。正气与邪气势不两立，若低昂然，一胜则一负。邪气日昌，正气日削，不攻去之，丧亡从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非朝伊夕，所以去之亦当有渐，太亟则伤正气，正气伤则不能运化，而邪反固矣。余尝制阴阳两积之剂，药品稍峻，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壮则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此余独得之诀，百发百中者也。《经》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半而已。故去积及半，纯与甘温调养，使脾土健运，则破残之余积，不攻自走，必欲攻之无余，其不遗人夭殃者鲜矣。《经》曰：壮者气行即愈，怯者著而为病。洁古云：壮盛人无积，虚人则有之，故当养正则邪自除。譬如满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无容身之地。虽然，此为轻浅者言耳，若大积大聚，不搜而逐之，日进补汤无益也。审知何经受病，何为成疾，见之既确，发直入之兵以讨之，何患其不愈？《兵法》云：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是亦医中之良将也夫！

（脉候）坚强者生，虚弱者死。细沉附骨者积脉也，沉而有力为积，脉沉紧者有寒积，脉浮而牢积聚也。

医　案

襄阳郡守于鉴如，在白下时，每酒后腹痛，渐至坚硬，得食辄痛。余诊之曰：脉浮大而长，脾有大积矣。然两尺按之软，不可峻攻，令服四君子汤七日，投以自制攻积丸三钱，但微下，更以四钱服之，下积十余次，皆黑而韧者；察其形不倦，又进四钱，于是腹大痛而所下甚多，服四君子汤十日，又进丸药四钱，去积三次，又进二钱，而积下遂至六七碗许，脉大而虚，按之关部豁如矣。乃以补中益气调补一月全愈。

亲家工部王汉梁，郁怒成痞，形坚而痛甚，攻下太多，遂泄泻不止，一昼夜计下一百余次。一月之间，肌体骨立，神气昏乱，舌不能言，已治终事，待毙而已。余诊之曰，在证虽无活理，在脉犹有生机，以真藏脉不见也。举家喜曰，诸医皆曰必死，何法之治而可再起耶？余曰：大虚之候，法当大温大补，一面用枯矾、龙骨、粟壳、椿根之类以固其肠；一面用人参二两、熟附五钱，以救其气。三日之间，服参半斤，进附二两，泻遂减半，舌转能言，更以补中益气加生附子、干姜，并五贴为一剂，一日饮尽。如是者一百日，精旺食进，泻减十九，然每日夜犹下四五行，两足痿废，用仙茅、巴戟、丁附等为丸，参附汤并进，计一百四十日，而步履如常，痞泻悉愈。向使委信不专，有一人参以他说，有片语畏多参附，安得有再生之日哉？详书之，以为信

医不专者之药石！

社友姚元长之内，久患痞积，两年之间，凡攻击之剂无遗用矣，而积未尽除，形体尪羸。余闻之而告其友曰：积消其半，不可伐已，但用补汤，元气一复，病祟全祛耳。元长信之，遂作补丸，服毕而痞果全消。逾三年调理失宜，胸腹痛甚，医者以痛无补法，用理气化痰之药，痛不稍衰。余诊之，大而无力，此气虚也，投以归脾汤加人参二钱，其痛立止。

给谏侯启东，腹中嘈痛，余按其左胁手不可近，凡饮食到口，喉间若有一物接之者然。余曰：脉大而数，腹痛呕涎，面色痿黄，此虚而有湿，湿热相兼，虫乃生焉。当煎人参汤送槟黄丸以下虫积，虫若不去，虽服补汤何益？豫瞻先生过畏不敢投，终莫能起。

倒仓法　服嫩牡黄牛肉三十斤，切小块，去筋膜，长流水煮烂，滤去滓，取汁入锅中，慢火熬至琥珀色则成矣。先令病人断欲食淡，前一日不食夜饭，设一室明快而不通风，置秽桶瓦盆吐下之物，另一磁盆盛所出之溺。病者入室，饮汁积至一二十杯，寒则重汤温而饮之。饮急则吐多，饮缓则下多，先急后缓，吐利俱多，因病之上下而为之，活法也，以去尽病根为度。吐下后必渴，不得与汤，以自出之溺饮之，非惟止渴，抑且浣濯余垢。倦睡觉饥，先与稠米汤，次与淡稀粥，三日后方少与菜羹，次与厚粥调养，一月沉疴悉安。以后忌牛肉数年。积久形成，依附肠胃回转曲迂处，自非刮肠刮骨之神，可以丸散犯其藩墙乎？肉液充满流行，有如洪水泛涨，浮槎陈朽，皆顺流而下，不可停留，凡属凝滞，一洗而空。

新制阴阳攻积丸　治五积六聚，七癥八瘕，痃癖虫积，痰食，不问阴阳皆效。

吴茱萸（炮）　干姜（炒）　官桂（去皮）　川乌（炮）各一两　黄连（炒）　半夏（洗）　橘红　茯苓　槟榔　厚朴（炒）　枳实（炒）　菖蒲（忌铁）　玄胡索（炒）　人参（去芦）　沉香　琥珀（另研）　桔梗各八分　巴霜（另研）五钱为细末，皂角六两，煎汁泛为丸，如绿豆大。每服八分，渐加一钱五分，生姜汤送下。

《千金》硝石丸

硝石六两　大黄八两　人参　甘草各三两

为细末，用三年苦酒三斤，置器中，以竹片为准，每入一斤刻一痕，先入大黄，不住手搅，使微沸，尽一刻乃下余药，又尽一刻，微火熬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忌风冷，宜软粥将息。

肥气丸　治肝之积在左胁下。

春夏加黄连五钱　柴胡二两　黄连七钱　厚朴五钱　椒（去闭口者，炒）四钱　甘草（炙）三钱　莪术（炮）　昆布　人参各二钱半　皂角（去皮弦子，煨）　茯苓各一钱半　川乌（炮）一钱二分　干姜　巴霜各五分

除茯苓、皂角、巴豆为细末，另研茯苓、皂角为末，和匀方入巴豆，蜜丸梧子大。初服二丸，一日加一丸，二日加二丸，渐加至大便微溏，再从两丸加服，积去大半，勿服。

息贲丸　治肺之积在右胁下。

厚朴（姜炒）八钱　黄连（炒）一两二钱　人参（去芦）二钱　干姜（炮）　茯苓（另末）　川椒（炒去汗）　紫菀（去苗）各一钱半　桂枝　桔梗　京三棱（炮）　天门冬　陈皮　川乌（炮）　白豆蔻各一钱　青皮五分　巴豆霜四分

丸法服法，俱同服肥气丸。

伏梁丸　治心之积起脐上。

黄连一两五钱　人参　厚朴（姜制）各五钱　黄芩三钱　肉桂　茯神　丹参（炒）各一钱　川乌（炮）　干姜（炮）　红豆　菖蒲　巴豆霜各五分

丸服法，同肥气丸。

痞气丸　治脾之积在胃脘。

厚朴（姜炒）五钱　黄连八钱　吴茱萸（炮）三钱　黄芩　白术各二钱　茵陈（酒炒）　砂仁　干姜（炒）各一钱五分　茯苓（另末）　人参　泽泻各一钱　川乌（炮）　川椒（炒）各五分　巴豆霜（另研）　桂枝各四分

丸服法，同肥气丸。

奔豚丸　治肾之积发于小腹，上至心下。

厚朴（姜制）七钱　黄连（炒）五钱　苦楝子（酒煮）三钱　茯苓（另末）　泽泻　菖蒲各一钱　玄胡索一钱五分　附子　全蝎　独活各一钱　乌头（炮）　丁香各五分　巴豆霜四分　肉桂二分

丸服法，同肥气丸。秋冬，另加厚朴五钱。

三圣膏

石灰十两（筛过极细，炒红）

用好醋熬成膏，入大黄末一两，官桂末五钱，搅匀，瓦器封贮，纸摊，烘暖贴患处。

补中益气汤　方见类中风。

四君子汤　方见虚痨。

归脾汤　方见虚痨。

十全大补汤　方见虚痨。

酒积　轻者，葛根、神曲、黄连、白豆蔻；甚者，用甘遂、牵牛。

气积　轻者，木香、枳壳、厚朴、橘红；甚用，枳实、牵牛。

血积　轻者，干漆、桃仁、牡丹、归尾、赤芍药、红花；甚者，大黄、虻虫、水蛭、穿山甲、花蕊石。

痰积　轻者，半夏、瓜蒌；甚者，滚痰丸。老痰，海石，瓦楞子；痰在皮里膜外，白芥子。

水积　轻者，五苓散；甚者，商陆、甘遂、芫花。

茶积　轻者，姜、芝麻；甚者，茱萸、椒、姜。

癖积　轻者，三棱、蓬术；甚者，巴霜、大黄。

谷积　轻者，麦芽、谷芽、神曲、砂仁；甚者，鸡内金。

肉积　轻者，山查、阿魏；甚者，硇砂、硝石。

蛋积　白豆蔻、橘红、豆豉、姜汁。

菜积　丁香、肉桂、麝香。

面积　萝卜子、姜、酒煎。

鱼鳖积　紫苏、橘皮、木香、姜汁。白马尿治鳖积。

狗肉积　杏仁、山查。

虫积　雄黄、锡灰、槟榔、雷丸、芜荑、榧子、使君子。

疟积　鳖甲、草果。

反胃噎塞

噎塞者，食不得入，是有火也，反胃者，食入反出，是无火也。

《内经》曰：三阳结，谓之膈（三阳者，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者，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后不固，膀胱结热则津液涸。三阳俱结，前后秘涩，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从下而后出也）。

《黄帝针经》云：胃病者，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咽者，咽物之门户。膈者，心肺

之分野。不通者，浊气在上，肾肝吸入之阴气不得下而反在上也，病在于胃）。

愚按：反胃噎膈，总是血液衰耗，胃脘干槁。槁在上者，水饮可行，食物难入，名曰噎塞；槁在下者，食虽可入，良久复出，名曰反胃。二证总名为膈，故《内经》止有“三阳结，谓之膈”一语。洁古分吐证为三端，上焦吐者，皆从于气，食则暴吐；中焦吐者，皆从于积，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下焦吐者，皆从于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巢氏浪分五噎十膈，支脉繁多，惑人滋甚。惟张鸡峰以为神思间病，法当内观静养，斯言深中病情。大抵气血亏损，复因悲思忧恚，则脾胃受伤，血液渐耗，郁气生痰，痰则塞而不通，气则上而不下，妨碍道路，饮食难进，噎塞所由成也。胃脾虚伤，运行失职，不能熟腐五谷，变化精微，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食虽入胃，复反而出，反胃所由成也。二者皆在膈间受病，故通名为膈也。噎塞之吐，即洁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洁古之下焦吐。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噎塞大都属热，反胃大都属寒，然不可拘也。脉大有力，当作热治；脉小无力，当作寒医。色之黄白而枯者为虚寒，色之红赤而泽者为实热。以脉合证，以色合脉，庶乎无误。《经》曰：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此证之所以疑难者，方欲健脾理痰，恐燥剂有妨于津液；方欲养血生津，恐润剂有碍于中州。审其阴伤火旺者，当以养血为亟；脾伤阴盛者，当以温补为先。更有忧恚盘礴，火郁闭结，神不大衰，脉犹有力，当以仓公、河间之法下之。小小汤丸，累累加用，关扃自透，膈间痰盛，微微涌出，因而治下，药势易行，设或不行，蜜盐下导，始终勾引，自然宣通，此皆虚实阴阳之辨，临证之权衡也。或泥于《金匮》《局方》，偏主辛温；或泥于《玉机》《心法》，偏主清润。若是者皆赖病合法耳，岂云法治病乎？

（死证）年满六旬者，难治。禀厚，善守禁忌，尊信医药，亦有生者。粪如羊屎者，不治。口吐白沫者，不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

（脉候）紧而滑者，吐逆。小弱而涩者，反胃。或沉缓无力，或大而弱，为气虚。散而无力，或涩小，为血虚。弦为痰，滑为痰。寸紧尺涩，胸满不能食而吐。《难经》曰：脉革则吐逆。

医　案

邑宰张孟端夫人，忧怒之余，得食辄噎，胸中隐隐痛。余诊之曰：脉紧且滑，痰在上脘，用二陈加姜汁、竹沥。长公伯元曰：半夏燥乎？余曰：湿痰满中，非此不治，遂用四剂，病尚不减，改大半夏汤，服四贴，胸病乃止，又四贴而噎亦减，服二十剂而安。若泥半夏为燥，而以他药代之，其能愈乎？惟痰不盛，形不肥者，不宜与也。

江右太学张春和，年近六旬，多欲善怒，患噎三月，日进粉饮一钟，腐浆半钟，且吐其半。六脉细软，此虚寒之候也。用理中汤加人乳、姜汁、白蜜、半夏，一剂便减，十剂而日进糜粥。更以十全大补加竹沥、姜汁四十贴，诸证皆愈。

南都徐奉诚，膈噎不通，渣质之物不能下咽，惟用人乳、醇酒数杯，吐沫不已，求治于余。余曰：口吐白沫，法在不治，脉犹未败，姑冀万一。用人参、黄耆、当归、白术、陈皮、桃仁、牛乳、白蜜、姜汁，连进十剂，白沫渐少，倍用参术，三月全安。

嘉定钱远之，二十五岁，以鼓盆之戚，悲哀过度，不能食饭，又十余日，粥亦不能食，随食随吐，二便闭涩，自谓必死。求余诊。余曰：脉按有力，非死证也。以酒蒸大黄加桃仁、当归、砂仁、陈皮，蜜丸与服，凡五服而下燥屎干血甚多，病若失。数日之间，能食倍常。

大半夏汤　治肥人痰盛，胃反呕吐。

半夏（汤洗）五钱　人参三钱　白蜜三钱

水三钟，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煎至八分服。

香砂宽中汤　治气滞胸痞，胃寒噎塞。

木香（磨） 白术（炒） 陈皮 香附各一钱半 白豆蔻 砂仁 青皮 槟榔 半夏曲 茯苓各一钱 厚朴（姜制）一钱二分 甘草三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一杯，入蜜少许，食前服。

补气运脾丸 治脾虚噎塞。

人参二钱 白术三钱 橘红 茯苓各一钱五分 黄耆一钱（蜜炙） 砂仁八分 甘草四分（炙） 半夏一钱（无痰去之）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一钟，食远服。

滋血润肠汤 治血枯及死血在膈，大便燥结。

当归（酒洗）三钱 芍药（煨） 生地黄各一钱五分 红花（酒洗） 桃仁（去皮尖，炒） 大黄（酒煨） 枳壳（炒）各一钱

水钟半，煎七分，入韭汁半钟，食前服。

人参利膈丸 治血少便燥，膈气之圣药也。

木香 槟榔各七钱半 人参 当归（酒洗） 藿香 甘草 枳实（炒）各一两 大黄（酒蒸） 厚朴（姜制）各二两

为末，水为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白汤下。

丁沉透膈汤 治虚寒呕吐，噎塞不通。

白术二钱（炒） 香附（炒） 砂仁 人参各一钱 丁香 麦蘖 木香 肉果 白豆蔻 青皮各五分 沉香 厚朴（姜制） 藿香 陈皮各七分半 甘草（炙）一钱半 半夏（汤洗七次） 神曲（炒） 草果各二分半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服。

秦川剪红丸 治虫血成膈气。

雄黄（另研） 木香各五分 槟榔 三棱（煨） 蓬术（煨） 贯仲（去毛） 干漆（炒烟尽） 陈皮各一两 大黄一两五钱

为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下。

四生丸 治一切结热。

北大黄（去皮，酒浸）一两 黑丑（净取头末）一两 皂角（去皮生用）一两 芒硝五钱

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汤下。

昆布丸 治噎塞妨碍，饮食不下。

昆布（洗出咸水） 麦门冬（去心） 天门冬（去心） 诃黎勒各一两五钱 木通 大黄（微炒） 朴硝 郁李仁（去皮尖，炒） 桂心 百合各一两 羚羊角 杏仁（去皮尖，炒） 苏子（炒） 射干各五钱 柴胡 陈皮（去白） 槟榔各二钱五分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

柿饼 烧灰存性，酒服一钱，数服即效。

白水牛喉 去两头节并筋膜，节节取下，米醋一碗，炙至醋尽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

甘蔗汁二碗 姜汁一碗 每服一碗，日三服，即不吐。

驴尿热服半钟，日服二次，便不吐。

雄猪脂烘干为末，每服三钱，酒下。

猪胞一具，烘干为末，水调服即效。

千叶白槿花，阴干为末，老米汤调送一钱，日服三四次，颇有效。

芦根五两，水二杯，煎一杯，温服，时时呷之尤效。

杵头糠布包，时时拭齿，另煎汤，时时呷之效。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风。

理中汤　见伤寒。

凡反胃证得药而愈者，切不可便与粥饭，惟以人参五钱，陈皮二钱，老黄米一两，作汤细啜，旬日之后，方可食粥。仓廪未固，不宜便进米谷，常致不救。

疟　疾

黄帝曰：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凡疟皆名痎，昔人之解多非也。蓄者伏也，作者发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起于毫毛者，发寒毛竖也。伸欠者，呵欠也）。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邪入于阴，则阴实阳虚，邪入于阳，则阳实阴虚。故虚实更作者，阴阳相移易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盛，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营气之所舍也；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阳暑伤气，其证多汗，感而即发，邪不能留；阳暑无汗，故留藏也。疟必因于盛暑贪凉，不避风寒，或浴凉水，或食生冷，壮者邪不能干，怯者舍于营卫，但外感于寒者多为疟，内伤于冷者多为痢也）。卫气者，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其气之舍深，则邪在藏矣。在府者其行速，在藏者其行迟，故间日而作也）。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腰背也，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尾，二十六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内（项骨三节，脊骨二十一节，共二十四节。邪气自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尾骶，复自后而前，故二十六日入于脊内，以注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邪在伏膂，循脊而上，无关节之阻，故九日而出缺盆，其气日高，则自阴就阳，其邪日退，故作渐早也）。邪气内薄于五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此重申上文未尽之义也）。夏伤于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凄沧之水寒，藏于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水寒者，浴水乘凉也。因暑受寒，汗不得出，寒邪先伏于皮肤，得秋风而病发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其间二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客，犹会也。邪在六府，则气远会希，故间二日，或休数日也。观此则丹溪所谓子午卯酉日为少阴疟，寅申巳亥为厥阴疟，辰戌丑未为太阴疟，非矣。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阳明矣；巳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少阳矣；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太阳矣。三日发者，犹可以此为言，四日作者，又将何以辨之？殊属牵强。按此施治，未必无误，不可以为训也）。帝曰：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岐伯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秋疟应四时者也，春夏冬之疟，病形多异，四时皆能为疟）。秋病者寒盛，冬病者寒不甚（阳气伏于内也），春病者恶风，夏病者多汗。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伤寒门有温疟），气藏于骨髓，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自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

则热矣；衰则气复返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

愚按：经言夏伤于暑，秋为痎疟。又言痎疟皆生于风；又言风寒之气不常；又言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此皆以风寒暑湿为言也。语温疟则曰风寒中肾，语瘅疟则曰肺素有热，夫冬寒既可以中肾，则心肝脾肺四藏，独无令气之邪可以入客乎？肺热既可以入疟，则肝脾心肾之气郁而为热者，独不可以成疟乎？然语六气者道其常，语五藏者尽其变也　须知风与暑，阳邪也；寒与水，阴邪也。风者阳中之凉气也，暑者热中之寒邪也。由是则四者皆属于寒。夫夏伤于暑，汗出腠开，当风浴水，凄沧之寒，伏于皮肤，及遇秋风，新凉束之，表邪不能外越，阴欲入而阳拒之，阳欲出而阴遏之，阴阳相薄，而疟作矣。浅者病在三阳，随卫气以为出入，而一日一作；深者病在三阴，邪气不能与卫气并出，或间日，或三四日而作。作愈迟者，病愈深也。经之论疟，无漏义矣。而仁斋、丹溪又分痰与食、饮与血、瘴与劳与牝，此不过疟之兼证耳，非因而成疟者也。故治疟者，察其邪之浅深，证之阴阳，令其自藏而府，散而越之，邪去则安。古法：有汗欲其无汗，养正为先；无汗欲其有汗，散邪为急。然邪在阳者取汗易，邪在阴者取汗难。必使由阴而阳，由晏而早，乃得之也。又热多者，凉药为君；寒多者，温药为主。至于痰食血饮瘴劳与牝之七证，各随其甚者而兼理之。世俗又有鬼疟之名，此为时行疫气，投平胃散无不截者。总之脉实证实者，攻邪以治标；脉虚证虚者，补正以治本。久疟必虚，惟人参、生姜各一两，连投二服于未发之前，莫不应手取效。贫困者白术可代，血亏者当归可代。近世不明表里虚实，辄用知母、石膏、芩、连、栀、柏，若表未解而得此寒凉，则寒邪愈固；或用常山、草果、巴豆、砒雄，若正已虚而得此克伐，则元气转虚。故夫绵延不已者，皆医之罪耳，岂病之咎耶？

（发散）疟疾多因风寒暑湿天之邪气所伤，当分经络而发汗，其七情痰食血水皆兼见之候，随证治之。

（风疟）恶寒自汗，烦躁头疼，必先热后寒，宜柴胡、苏叶、细辛、白芷、羌活、生姜之类。

（温疟）受冬月之寒，复因暑风而发，亦先热后寒。如热多者，小柴胡汤；寒多者，小柴胡汤加桂。

（寒疟）纳凉之风寒，沐浴之水寒，先受于腠中，复因秋风凉肃而发，先寒后热，宜羌活、紫苏、生姜之类，散其太阳之邪，次用柴胡汤。近来不问何经，但用柴胡者，非也。

（瘅疟）肺素有热，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少气烦冤，手足热而呕，此但热而不寒，盛暑发者，人参白虎汤；秋凉发者，小柴胡汤。

（湿疟）汗出澡浴，或冒雨，或湿袭，其证身体重而痛，呕逆胀满，胃苓汤加羌活、紫苏。

（牝疟）阳气素虚，当盛暑时，乘凉饮冷，阴盛阳虚，故但寒而不热也。柴胡姜桂汤。

（食疟）或肥甘无度，或生冷受伤，食滞痰生，其证饥而不能食，食则胀满呕吐腹痛，青皮、草果、豆蔻、砂仁、神曲、山查之类。

（瘴疟）岭南地方，天气炎，山气湿，多有岚瘴之毒。发时迷闷，甚则狂妄，亦有不能言者，皆由血瘀于心，涎聚于脾，须疏通大府，凉膈散或小柴胡加大黄、木香。

（劳疟）或素有弱证，或因疟成劳，十全大补汤，有热者去桂。

（疟母）治之失宜，营卫亏损，邪伏肝经，胁下有块，此证当以补虚为主，每见

急攻块者，多致不救。六君子汤加木香、肉桂、蓬术、鳖甲。

（鬼疟）俗以夜发为鬼疟，非也。邪入阴分，发于六阴，四物汤加知母、红花、升麻、柴胡。提起阳分，方可截之。惟时行不正之气，真鬼疟也，平胃散加雄黄、桃仁。

（截疟法）疟发四五遍后，曾经发散者，方可截之，何首乌散、常山饮、独蒜丸。久疟大虚者，人参一两、生姜一两，连进三服。若病初起，未经发散，遽用酸收劫止之剂，必致绵延难愈，或变成他证，不可不谨也。

（脉候）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而浮大可吐之，微则为虚。代散者死。

医　案

太史杨方壶，疟发间日，脉见弦紧，两发后苦不可支，且不能忌口，便恳截之。余曰：邪未尽而强截之，未必获效，即使截住，必变它证，不若治法得所，一二剂间，令其自止。升麻、柴胡各二钱，提阳气上升，使远于阴而寒可止；黄芩、知母各一钱五分，引阴气下降，使远于阳而热自已；以生姜三钱，劫邪归正，甘草五分，和其阴阳。一剂而减半，再剂而竟止矣。

新安陈武修患疟，每日一发，自巳午时起，直至次日寅卯而热退，不逾一时，则又发矣，已及一月，困顿哀苦，命两郎君叩首，无筭以求速愈。余曰：头痛恶寒，脉浮而大，表证方张，此非失汗，必误截也。武修云：寒家素有截疟丸，百发百中，弟服之病势增剧，何也？余曰：邪未解而剧止之，邪不能伏，请以八剂四日服尽决效耳。石膏、黄芩各三钱，抑阳明之热，使其退就太阴；白豆蔻三钱、生姜五钱，救太阴之寒，使其退就阳明；脾胃为夫妻，使之和合，则无阴阳乖乱之愆。半夏、槟榔各一钱五分，去胸中之痰；苏叶二钱，发越太阳之邪；干葛一钱，断入阳明之路。甫三剂而疟止。改用小柴胡倍人参，服四剂，补中益气服十剂。而瘥。

相国沈铭缜，丙辰秋患疟吐蛔，闷不思食，六脉沉细。余曰：疟伤太阴，中寒蛔动也。用理中汤加乌梅三个、黄连五分，进四剂后，胸中豁然，寒热亦减，蛔亦不吐。去黄连，加黄耆二钱，生姜五钱，五剂而疟止。

清脾饮　治疟疾脉来弦数，或但热不寒，或热多寒少，口苦咽干，小便赤涩。

青皮（炒）　厚朴（姜制）　白术（炒黄）　黄芩　草果各八分　柴胡　茯苓　半夏各一钱半　甘草五分（炙）

水一钟，生姜五片，煎一钟服。近来不问虚实，概用此汤，过矣。

白虎加桂枝汤　治但热不寒，及有汗者。

知母一钱一分　桂枝五分　甘草五分　粳米一钱　石膏五钱

水钟半，煎八分服。

参苏饮　方见伤风。

小柴胡汤　方见伤寒。

补中益气汤　方见类中风。

凉膈散　方见中风。

理中汤　方见伤寒。

十全大补汤　方见虚劳。

六君子汤　方见虚劳。

香薷饮　方见中暑。

二术柴葛汤　诸疟必用。

白术（炒焦）　苍术（炒）　柴胡　陈皮各七分　甘草四分

水钟半，生姜五片，煎八分服。一日一发，及午前发，邪在阳发，加枯芩、茯苓、

半夏；热甚口渴，加石膏、麦门冬。间日或三四日发，或午后及夜发者，邪在阴分，加四物汤酒炒黄耆、红花，提起阳分，方可截之。脉虚神倦，加人参、黄耆；伤食加神曲、麦芽、山查、黄连；痰多加生姜、半夏；要截，加槟榔、常山、乌梅。

常山饮　治疟痰在胸，用此吐之。若用砒霜之类，即使疟愈，脾胃受伤，须用此汤为稳。

常山一两（酒炒）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若酒浸一宿，多炒透熟，即不吐。

露姜饮　治痰疟寒疟。

生姜四两

连皮捣汁一碗，露一宿，空心服。

交加双解饮子　治瘴疟神效。

肉豆蔻二大枚　草豆蔻二枚　厚朴五钱　甘草四钱　生姜四钱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五药俱一半生，一半熟。

疟母丸　元气不甚虚者宜此。

青皮　桃仁　红花　神曲　麦芽各二两　鳖甲四两（醋炙）　海粉　香附　三棱　蓬术各一两半

十味俱用醋煮，神曲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钱，姜汤送下。

祛疟饮　三发后可用，因其衰而减之，立效。

知母（去毛，酒炒）五钱　贝母（去心）九分　柴胡（去芦）七分　槟榔八分　陈皮（去白）　山查肉　枳实各一钱半　甘草（去皮，炙）三分　紫苏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渣用水二钟，煎八分，俱露一宿，临发日五更，服头煎，未发前一时服二煎。

截疟饮　虚人久疟不止，此极见效。

黄耆（酒炙）二钱　人参　白术（炒）　茯苓各一钱半　甘草六分　砂仁　草果　橘红各一钱　五味子八分　乌梅三枚

水二钟，生姜十大片，枣二枚，煎一钟服。

何首乌忌铁为末，酒调下三钱，临发先服，或煎汤服。

独蒜十二枚（煨熟）　桃仁一百粒（去皮尖炒）

捣烂，入黄丹，丸如绿豆大。每服九丸，发日五更酒送下。

桃仁一味，研烂，不犯水，加黄丹丸，五月五日合。

常山末二钱（酒浸炒透），即不发吐。乌梅肉四枚，研烂为丸。此截疟必效之言，世俗畏常山发吐，不知其有神功，但炒透即不吐耳。

生鳖甲不见汤煮者，醋炙黄为末，乌梅肉为丸，每服三钱，必效。

痢　疾

经名肠澼，古称滞下。

帝曰：肠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肠中下痢曰肠澼，便血者赤痢也。阳胜阴衰则身热，故死；营气未伤则身不热，故生）。帝曰：肠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则生，脉浮则死（白沫者，白痢也。病属阴而见阴脉为顺，故沉则生；阳脉为逆故浮则死，有属热者不拘此例）。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脓血者，赤白兼下也。悬绝者，脉至如丝悬悬欲绝也。邪实正虚故死，滑因血盛气未伤故生）。帝曰：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藏期之（身不热，脉不悬绝，皆非死候也。若不滑而涩，不大而小，乃死证也。故滑大为生，涩小为死也。以藏期之者，肝见庚辛死，必见壬癸死，肺见丙丁死，脾见

甲乙死，肾见戊己死也）。

愚按：痢之为证，多本脾肾，脾司仓廪，土为万物之母，肾主蛰藏，水为万物之元，二藏皆根本之地，投治少差，冤沉幽冥，究其疵误，皆寒热未明，虚实不辨也。晚近不足论，即在前贤，颇有偏僻，如《局方》与复庵，例行辛热，河间与丹溪，专用苦寒，何其执而不圆，相去天壤耶？夫痢起夏秋，湿蒸热郁，本乎天也；因热求凉，过吞生冷，由于人也。气壮而伤于天者，郁热居多；气弱而伤于人者，阴寒为甚。湿土寄旺四时，或从于火，则阳土有余，而湿热为病，经所谓墩阜是也；或从于水，则阴土不足，而寒湿为病，经所谓卑监是也。言热者遗寒，言寒者废热，岂非立言之过乎？至以赤为热，白为寒，亦非确论，果尔，则赤白相兼者，岂真寒热同病乎？必以见证与色脉辨之，而后寒热不淆也。须知寒者必虚，热者必实，更以虚实细详之，而寒热愈明耳。胀满恶食，急痛惧按者，实也；烦渴引饮，喜冷畏热者，热也；脉强而实者，实也；脉数而滑者，热也；外此则靡非虚寒矣。而相似之际，尤当审察。如以口渴为实热似矣，不知凡系泻痢，必亡津液，液亡于下，则津涸于上，安得不渴？更当以喜热喜冷分虚实也。以腹痛为实热似矣，不知痢出于藏，肠胃必伤，脓血剥肤，安得不痛，更当以痛之缓急，按之可否，藏之阴阳，腹之胀与不胀，脉之有力无力分虚实也。以小便之黄赤短少为实热似矣，不知水从痢去，泄必不长，液以阴亡，溺因色变，更当以便之热与不热，液之涸与不涸，色之泽与不泽分虚实也。以里急后重为实热似矣，不知气陷则仓廪不藏，阴亡则门户不闭；更当以病之新久，质之强弱，脉之盛衰，分虚实也。至于治法，须求何邪所伤，何藏受病，如因于湿热者，去其湿热；因于积滞者，去其积滞；因于气者调之，因于血者和之。新感而实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虚者，可以塞因塞用。是皆常法，无待言矣。独怪世之病痢者，十有九虚，而医之治痢者，百无一补。气本下陷，而再行其气，后重不益甚乎？中本虚衰，而复攻其积，元气不愈竭乎？湿热伤血者，自宜调血，若过行推荡，血不转伤乎？津亡作渴者，自宜止泄，若但与渗利，津不转耗乎？世有庸工，专守痛无补法，且曰：直待痛止方可补耳，不知因虚而痛者，愈攻则愈虚愈痛矣。此皆本末未明，但据现在者为有形之疾病，不思可虑者在无形之元气也。请以宜补之证悉言之；脉来微弱者可补，形色虚薄者可补，疾后而痢者可补，因攻而剧者可补。然而尤有至要者，则在脾肾两藏，如先泻而后痢者，脾传肾为邪难疗，先痢而后泻者，肾传脾为微邪易医，是知在脾者病浅，在肾者病深，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未有久痢而肾不损者。故治痢不知补肾，非其治也。凡四君、归脾、十全、补中皆补脾虚，未尝不善，若病在火衰土位无母，设非桂附大补命门，以复肾中之阳，以救脾家之母，饮食何由进，门户何由固，真元何由复，若畏热不前，仅以参术补土，多致不起，伤哉！

（积分新旧）旧积者，湿热食痰也，法当下之；新积者，下后又生者，或调或补，不可轻攻。若因虚而痢者，虽旧积亦不可下，但用异功散，虚回而痢自止。丹溪有先用参术补完胃气而后下者，亦一妙法也，虚者宜之。

（色黑有二）焦黑者，热极反兼胜己之化，芍药汤；黑如漆之光者，瘀血也，桃仁承气汤。

（里急）里急而不得便者，火也，重者承气汤，轻者芍药汤，里急频见污衣者，虚也，补中益气汤去当归，加肉桂。

（后重）邪迫而后重者，至圊稍减，未几复甚，芍药汤，虚滑而后重者，圊后不减，以得解愈虚故也，真人养藏汤。下后仍后重者，当甘草缓之，升麻举之。

（虚坐努责）虚坐而不得大便，血虚故里急，宜归身、地黄、芍药、陈皮之属。

（噤口）食不得入，到口即吐，有邪在上膈，火气冲逆者，黄连、木香、桔梗、橘

红、茯苓、菖蒲。有胃虚呕逆者，治中汤。有阳气不足，宿食未消者，理中汤加砂仁、陈皮、木香、豆蔻。有肝气呕逆者，木香、黄连、吴茱萸、青皮、芍药之类。有水饮停聚者，轻者五苓散，重者加甘遂。有积秽在下，恶气薰蒸者，承气汤。石莲为末，陈米汤调下。石莲即是莲子之老者，市中皆木莲，不可用。丹溪用人参、黄连煎浓，加姜汁细细呷之，如吐再吃，但得一呷下咽便开。

（休息痢）屡止屡发，久不愈者，名曰休息。多因兜涩太早，积热未清，香莲丸加参、术、甘草、茯苓、枳实，有调理失宜者，随证治之。有虚滑甚者，椿根白皮东引者，水浸一日，去黄皮，每两配人参一两、煨木香二钱、粳米三钱，煎汤饮之。或大断下丸。

（腹痛）因肺金之气郁在大肠之间，宜桔梗开之，白芍药、甘草、陈皮、木香、当归为主，恶寒加干姜，恶热加黄连。

（肛门痛）热留于下，宜槐花、木香。挟寒，理中汤。

（蛲虫痢）其形极细，九虫之一也。胃弱肠虚，则蛲虫乘之，或痒，或从谷道中溢出，雄黄锐散，方见伤寒；内服桃仁、槐子、芫荑。

（死证）下纯血者死，如屋漏水者死，大孔如竹筒者死，唇若涂硃者死，发热不休者死，色如鱼脑或如猪肝者，皆半生半死，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是谓五虚，死。惟用参附，十可救一。

（脉候）沉小细微者吉，洪大滑数者死。仲景云：沉弦者重，脉大者为未止，微弱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医　案

屯防孙潇湘夫人，下痢四十日，口干发热，饮食不进，腹中胀闷，完谷不化，尚有谓其邪热不杀谷者，计服香连、枳壳、豆蔻、厚朴等三十余剂，绝谷五日，命在须臾。迎余诊之，脉大而数，按之豁然，询得腹痛而喜手按，小便清利，此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亟煎附子理中汤冰冷与服，一剂而痛止，六剂而热退食进，兼服八味丸二十余日，霍然起矣。

淮安郡侯许同生令爱，痢疾腹痛，脉微而软，余曰：此气虚不能运化精微，其窘迫后重者，乃下陷耳。用升阳散火汤一剂，继用补中益气汤十剂即愈。

文学顾伟男之内，痢疾一月，诸药无功。余诊之曰：气血两虚，但当大补，痢家药品一切停废，以十全大补连投十剂，兼进补中益气，加姜桂二十八剂而安。

兵尊张纲庵，秋间患痢，凡香莲、枳朴等剂，用之两月而病不衰。余诊之，滑而有力，失下之故也。用香莲、归、芍、陈皮、枳壳，加大黄三钱，下秽物颇多，诊其脉尚有力，仍用前方，出积滞如鱼肠者约数碗，调理十余日而痊。

抚台毛孺初痢如鱼脑，肠鸣切痛，闻食则呕，所服皆芩、连、木香、菖蒲、藿香、橘红、芍药而已。后有进四君子汤者，疑而未果。飞艇相招，兼夜而往。诊得脉虽洪大，按之无力，候至右尺，倍觉濡软，余曰：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亟须参附，可以回阳。孺翁曰：但用参术可愈否？余曰：若无参附，虽进参术，无益于病，且脾土大虚，虚则补母，非补火乎？遂用人参五钱，熟附一钱半，炮姜一钱，白术三钱。连进三剂，吐止食粥，再以补中益气加姜附十四剂而安。

大黄汤　治脓血稠粘，里急后重，腹痛脉实。

锦纹大黄一两

好酒二钟，浸半日，煎至钟半，去渣，分二次服。

芍药汤　《经》曰：溲而便脓血，知气行而血止也。血行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

芍药一钱半　当归　黄连　黄芩各八分　大黄一钱　桂五分　甘草（炒）　槟榔各四分　木香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服，痢不减，渐加大黄。

白术黄芩汤　服前药，痢虽除，更宜调和。

白术一钱（土炒）　黄芩二钱　甘草一钱

水钟半，姜三片，煎八分服。

承气汤　见伤寒。

藿香正气散　见中风。

苏合香丸　见中风。

黄连丸　干姜（炮）　黄连（炒）　砂仁（炒）　川芎　阿胶（蛤粉炒）　白术各一两　乳香（另研）三钱　枳壳（麸炒）五钱

为末，盐梅三个，取肉少入醋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钱，食前服。

苍术地榆汤　治脾经受湿下血痢。

苍术六钱（炒）　地榆二钱

水二钟，煎一钟服。

郁金散　治热毒痢，下血不止。

真郁金　槐花（炒）各五钱　甘草（炙）二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前豆豉汤调下。

芍药黄芩汤

黄芩　芍药各二钱　甘草

水钟半，煎八分服。

香连丸

黄连二十两　（吴茱萸十两水拌同炒令赤，去茱萸）　木香四两八钱八分

上为细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空心米汤送下。

导气汤

木香　槟榔　黄连各六分　大黄各一钱半　枳壳一钱（炒）　芍药六钱　当归三钱

分二服，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服。

真人养藏汤　治虚寒痢疾，久而不愈。

白芍药　木香各一钱六分　人参　白术（炒）　当归各六分　诃子肉一两二钱　肉果（面裹煨）五分　粟壳（蜜炙）二钱六分　甘草（炙）　肉桂各八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温服。

理中汤　见伤寒。

治中汤　即理中汤加陈皮、青皮。

补中益气汤　异功散　四君子汤　十全大补汤　归脾汤　俱见虚劳。

仓廪汤　治噤口痢，乃热毒冲心。

人参　茯苓　甘草（炙）　前胡　川芎　羌活　独活　桔梗　柴胡　枳壳　陈仓米各八分

水二钟，生姜三片，煎一钟服。

诃黎勒丸　治休息痢。

樗白皮二两　诃子五钱（去核）　母丁香三十粒

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钱，陈米汤入醋少许送下，日三服。

芜荑丸　治久痢及下部有虫。

芜荑（炒）　黄连各二两　蚺蛇胆五钱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二钱，食前杏仁汤下。

瓜蒌散　治五色痢久不愈。

瓜蒌一枚（黄色者，炭火煨存性，盖地上一宿，出火毒）

上研细末。作一服，温酒调下。

大断下丸　治藏寒久痢。

高良姜一两五钱　干姜（炮）一两五钱　细辛一两五钱　龙骨（研）　枯矾　赤石脂　肉豆蔻（面煨）　诃子肉各一两　牡蛎（煅）一两　附子（制）一两　石榴皮（醋浸，炒黄）

上为细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米汤下。

泄　泻

经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邪气留连，乃为洞泄（肝应于春，属木主风，春伤于风，肝受邪也。木旺则贼土，夏令助其湿，则生飧泄，飧泄者，下利清谷也。邪气久而不去，脾土大虚，水来侮之，则仓廪不藏而为洞泄。洞泄者，下利清水也）。又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清气本上升，虚则陷下，陷下则不能收而飧泄）。又曰：湿胜则濡泄（土强制水，湿邪不干，肠胃自固，土虚湿胜，濡泄至矣）。又曰：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暴注者，卒暴注泄也。肠胃有热。传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者，后重里急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水谷不化，澄澈清冷，皆得寒水之化，如秋冬寒凉，水必澄清也。夫火热之证，必以暴至；寒水之证，必以渐成。故曰暴泄非阴，久泄非阳也）。

愚按：《内经》之论泄泻，或言风，或言湿，或言热，或言寒，此明四气皆能为泄也。又言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此明脾虚下陷之泄也。统而论之，脾土强者，自能胜湿，无湿则不泄，故曰湿多成五泄。若土虚不能制湿，则风寒与热，皆得干之而为病。治法有九：一曰淡渗。使湿从小便而去，如农人治涝，导其下流，虽处卑监，不忧巨浸，经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一曰升提。气属于阳，性本上升，胃气注迫，辄尔下陷，升柴羌葛之类，鼓舞胃气，上腾则注下自止。又如地上淖泽，风之即干，故风药多燥，且湿为土病，风为木药，木可胜土，风亦胜湿，所谓“下者举之”是也。一曰清凉。热淫所至，暴注下迫，苦寒诸剂，用涤燔蒸，犹当溽暑伊郁之时，而商飚飒然倏动，则炎歊如失矣，所谓“热者清之”是也。一曰疏利。痰凝气滞，食积水停，皆令人泻，随证祛逐，勿使稽留，《经》云“实者泻之”，又云“通因通用”是也。一曰甘缓。泻利不已，急而下趋，愈趋愈下，泄何由止？甘能缓中，善禁急速，且稼穑作甘，甘为土味，所谓“急者缓之”是也。一曰酸收。泻下有日，则气散而不收，无能统摄，注泄何时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肃之权。《经》云“散者收之”是也。一曰燥脾。土德无惭，水邪不滥，故泻皆成于土湿，湿皆本于脾虚，仓廪得职，水谷善分，虚而不培，湿淫转甚。《经》云“虚者补之”是也。一曰温肾。肾主二便，封藏之本，况虽属水，真阳寓焉！少火生气，火为土母，此火一衰，何以运行三焦，熟腐五谷乎？故积虚者必挟寒，脾虚者必补肾。《经》曰“寒者温之”是也。一曰固涩。注泄日久，幽门道滑，虽投温补，未克奏功，须行涩剂，则变化不愆，揆度合节，所谓“滑者涩之”是也。夫是九者，治泻之大法，业无遗蕴。至如先后缓急之权，岂能预设？须临证之顷，圆机灵变，可以胥天下于寿域矣！

（《难经》五泄）胃泄，饮食不化，色黄，承气汤。脾泄，腹胀满，泄注，食即呕吐，建中汤，理中汤。大肠泄，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干姜附子汤。小肠泄，溲而便脓血，少腹痛，承气汤。火瘕泄，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承气汤。

（肾泄）五更溏泄，久而不愈，是肾虚失闭藏之职也，五味子散，亦有食积者，香砂枳术丸。寒积，理中汤，宜夜饭前服。酒积，葛花解酲汤。

（鹜泄）中寒，糟粕不化，色如鸭粪，澄澈清冷，小便清白，附子理中汤。

（飧泄）水谷不化而完出也，《史记》名迥风。风邪干胃，木来贼土，清气在下，升阳除湿汤。

（洞泄）一名濡泄，泻下多水也，胃苓汤。水液去多，甚而转筋血伤，故筋急也，升阳除湿汤。

（痰泄）痰留干肺，大肠不固，脉必弦滑，以药探吐。其人神必不瘁，色必不衰，或二陈汤加苍术、木香。

（火泄）腹痛泻水，肠鸣，痛一阵泻一阵，火也，黄芩芍药汤。张长沙谓之协热自利。

（直肠泄）食方入口而即下，极为难治，大断下丸。

（脉候）胃脉虚则泄；脉滑按之虚者必下利；肾脉小甚为洞泄；肺脉小甚为泄；泄脉洪大者逆。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者，十五日死；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不及一时死；下则泄泻，上则吐痰，皆不已，为上下俱脱死。

医　案

大宗伯董玄宰，夏初水泄，完谷不化，曾服胃苓汤及四君子汤，不效。余曰：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谓完谷也。用升阳除湿汤加人参二钱，三剂顿止。

大司寇姚岱芝，吐痰泄泻，见食则恶，面色痿黄，神情困倦，自秋及春，无剂弗投，经久不愈。比余诊之，口不能言，亟以补中益气去当归，加肉桂二钱、熟附一钱、炮姜一钱、半夏二钱、人参四钱。日进二剂，四日而泻止，但痰不减耳。余曰：肾虚水泛为痰，非八味丸不可，应与补中汤并进。凡四十日服人参一斤，饮食大进，痰亦不吐，又半月而酬对如常矣。

胃苓汤（一名对金饮子，即五苓散、平胃散二方合用也）　治暑温停饮泄泻，小便不利。

苍术（制）一钱五分　厚朴（制）　陈皮各一钱　甘草五分　白术八分（炒）　茯苓一钱二分　泽泻一钱　肉桂三分　猪苓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服。

薷苓汤　治夏月暑泻，欲成痢疾。

香薷一钱五分　黄连（姜汁炒）　厚朴（姜汁炒）　扁豆（炒）各一钱　猪苓　泽泻各一钱二分　白术（炒）　茯苓各八分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服。

六一散（一名益元散）　治伤暑水泻。加红曲名青六丸。加姜末名温六丸。

滑石（水飞）六两　甘草末一两

新汲水调服。

戊巳丸

黄连（酒炒）四两　白芍药三两　吴茱萸（泡炒）二钱

为末，神曲和丸，桐子大。米饮送二钱。

升阳除湿汤　治受风飧泄，及虚弱不思食，小便黄赤，四肢困倦。

苍术一钱　柴胡　羌活　防风　神曲　泽泻　猪苓各六分　陈皮　麦蘖　甘草（炙）各三分　升麻五分

水钟半，姜三片，煎七分服。

浆水散　治暴泻如水，一身尽冷汗出，脉弱气少不能言，甚者呕吐，此为急病。

半夏二两（姜制）　良姜二钱五分　干姜（炙）　肉桂　甘草（炙）　附子（炮）　各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四钱，水二钟，煎一钟服。

连理汤　即理中汤加黄连、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一钱五分　干姜二钱（炒）　甘草（炙）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炒）

水二杯，煎一杯，食前服。

茱萸断下丸　治藏府虚寒，腹痛泄泻大效。

吴茱萸二两（炒）　赤石脂　干姜各一两五钱　艾叶（炒）　缩砂仁　肉豆蔻　附子（制）各一两

为末，面糊丸。每服三钱，米饮送下。

大断下丸　方见痢疾。

固肠丸

椿皮四两（醋炙）　滑石二两（水飞）

为末，粥丸。此丸性燥，滞气未尽者勿服。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风。

四君子汤　六君子汤　异功散　见虚劳。

承气汤　理中汤　见伤寒。

《金匮》肾气丸　见肿胀。

八味丸　见虚痨。

四神丸　治脾肾虚寒，大便不实，饮食不思。

肉果（面煨）二两　补骨脂四两　五味子二两　吴茱萸（浸炒）一两

上为末，生姜八两、红枣一百枚，煮熟，取枣肉去皮和丸，如桐子大。每服四钱，空心米饮下。

葛花解酲汤　治酒伤吐泻。

青皮三钱　木香五分　橘红　人参　猪苓（去皮）　茯苓各一钱五分　神曲（炒）　泽泻　甘姜（炒）　白术各二钱　白豆蔻　葛花　砂仁各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白汤调服，得汗即愈。

枳术丸　消食止泻。

枳实（去瓤面炒）一两　白术二两（土炒）

上为末，荷叶裹烧饭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白汤下。用白术者，令胃强不复伤也。加木香、砂仁各一两，名香砂枳术丸。

卷 之 八

头　痛

经曰：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风府者，督脉穴，入顶发际一寸。太阳之脉，连于风府，太阳受风，则脑痛而为脑风也。濯首曰沐，沐则腠开风客，乃为首风。风伤卫则汗出而恶风，风为阳邪，故先风一日则病发，先甚者亦先衰，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也）。头痛数岁不已，当犯大寒，内至骨髓，髓以脑为主，脑逆故头痛，齿亦痛，名曰厥逆（髓以脑为主者，诸髓皆属于脑也。大寒入髓，则脑痛，其邪深，故数岁不已。髓为骨之充，齿者骨之余也，故头痛齿亦痛。是邪逆于

上，故名厥逆）。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头痛，巨阳痛也。太阴之脉交巅上，其支别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行者，从巅入络脑。下虚，少阴肾虚也；上实，巨阳膀胱实也。肾虚不能摄巨阳之气，故虚邪上行而为头痛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耳者，肾之外候，肾气虚，故耳鸣也。九窍不利者，气虚不能达也。肠胃者，即冲门之道路，气之所以往来者也。气虚则不能上升于巅顶，故头痛）。头痛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三阳受邪，伏而不去，久则阳气败绝，故手足之寒上至于节也）。

愚按：经之论头痛，风也、寒也、虚也。运气论头痛十条，伤寒论太阳头痛一条，皆六脉相侵，与真气相搏，经气逆上，干于清道，不得运行，壅遏而痛也。头为天象，六府清阳之气，五藏精华之血，皆会于此。故天气六淫之邪，人气五贼之变，皆能相害。或蔽覆其清明，或瘀塞其经络，与气相搏，郁而成热，脉满而痛。若邪气稽留，脉满而气血乱，则痛乃甚，此实痛也。寒湿所侵，真气虚弱，虽不相薄成热，然邪客于脉外，则血泣脉寒，卷缩紧急，外引经络而痛，得温则痛止，此虚痛也。因风痛者，抽掣恶风；因热痛者，烦心恶热；因湿痛者，头重而天阴转甚；因痰痛者，昏重而欲吐不休；因寒痛者，绌急而恶寒战栗；气虚痛者，恶劳动，其脉大；血虚痛者，善惊惕，其脉芤。头痛自有多因，而古方每用风药何也？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自地升天者也。在风寒湿者，固为正用，即虚与热者亦假引经。须知新而暴者，但名头痛；深而久者，名为头风，头风必害眼者，经所谓东风生于春，病在肝，目者肝之窍，肝风动则邪害空窍也。察内外之因，分虚实之证，胸中洞然，则手到病除矣。

（风湿挟热头痛）上壅损目及脑痛，偏正头痛，年深不愈，并以清空膏主之，痛甚加细辛。痰厥头痛，太阴脉缓，清空膏去羌活、防风，加半夏、天麻。阳明头疼，发热恶热而渴，白虎汤加白芷。肾厥头痛，即经所谓下虚上实，其脉举之则弦，按之则坚，玉真丸、来复丹。伤食头痛，胸满咽酸，噫败卵臭，恶食，虽发热而身不痛，香砂枳术丸。伤酒头痛，葛花解酲汤。怒气伤肝，沉香降气散、苏子降气汤。头痛九窍不利，属气虚，补中益气汤加芎药、川芎、细辛。眉尖后近发际曰鱼尾，鱼尾上攻头痛，属血虚，四物汤加薄荷。动作头痛，胃热也，酒炒大黄五钱，浓茶煎服。心烦头痛，清空膏加麦门冬、丹参。上热头痛，目赤下寒，足衄为甚，大便微秘，既济解毒汤。

（偏头风）半边头痛左为血虚，右属气虚。蔓麻子五钱，去壳，大枣十五枚，去核，共捣研如泥。涂绵纸上，用箸一只卷之，去箸纳鼻中良久，取下清涕即止。生萝卜汁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芎犀丸极效。

（雷头风）头痛面起核块，或头中如雷鸣。震为雷，震仰盂，用青荷叶者，象震之形与色也，清震汤。有因痰火，耳如雷鸣，熟半夏一两，大黄煨二两，天麻，黄芩各六钱，薄荷叶二钱，甘草三钱，水丸绿豆大，临卧茶吞二钱，痰利为度。

（真头痛）手足青至节，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脑为髓海，受邪则死。灸百会穴，猛进大剂参附，亦有生者。

（大头风）头大如斗，此天行时疫也。感天地非时之气，甚而溃裂出脓，此客邪上焦，普济消毒饮子。轻者名发颐，肿在两耳前后，甘桔汤加薄荷、荆芥、鼠粘子、连翘、黄芩。

（眉棱骨痛）外挟风寒，内成郁热，上攻头脑，下注目睛，眉骨作痛。有属心肝壅热者，有风痰上攻者，有湿气内郁者，选奇汤神效。戴元礼云：眼眶痛有二证，俱属肝经，肝虚见光则痛，生熟地黄丸。肝经停饮，痛不可开，昼静夜剧，导痰汤。

（脉候）寸口紧急，或短或弦或浮，皆头痛。浮滑为风痰，易治；短涩为虚，难治。浮弦为风，浮洪为火，细或缓为湿。

医案

少宰蒋恬庵，头痛如破，昏重不宁，风药、血药、痰药，久治无功。余曰：尺微寸滑，肾虚水泛为痰也。地黄四钱，山药、丹皮、泽泻各一钱，茯苓三钱，沉香八分，日服四贴。两日辄减六七，更以七味丸人参汤送，五日其痛若失。

清空膏　丹溪曰：东垣清空膏，诸般头痛皆治，惟血虚头痛，从鱼尾相连者勿用。太阳厥阴巅顶痛，宜来复丹等，亦非此药所能治。

羌活　防风各一两　柴胡七钱　川芎五钱　甘草（炙）一两半　黄连（炒）一两　黄芩三两（一半生用，一半酒炒）

为细末。每服三钱，茶调如膏，抹在口中，少用白汤，临卧送下。

白虎汤　见中暑。

安神丸　治郁热头痛。

黄耆　羌活　黄柏　（酒炒）各一两　防风三钱半　知母（酒炒）　生地黄（酒润）　柴胡　升麻各五分　炙甘草三钱　生甘草三钱

每服五钱，水二钟，煎至钟半，加蔓荆子五分、川芎三分，煎至一钟，临卧热服。

透顶散　治新久偏正头风，及夹脑风。

细辛（表白者）三茎　瓜蒂七个　丁香三粒　糯米七粒　冰片　麝香各一分半

将冰麝研细，将前味研匀，另自治为末，后入乳钵内，与冰麝和匀，磁瓶密固，用一大豆许，随患人左右搐之，久出涎即安。

大川芎丸　治风寒痰饮，偏正头痛。

川芎一斤　天麻四两

为末，蜜丸，每丸一钱。每服一丸，食后茶酒下。

玉壶丸　治风痰吐逆，头痛目眩，胸满吐涎。

生南星　生半夏各一两　天麻半两　白面三两

为末，水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用水一碗，先煎沸，下药煮，候药浮即熟，滤起，生姜汤下。

玉真丸　肾虚逆上头痛，谓之肾厥。

硫黄二两　石膏（煅赤，研）　半夏（汤洗）　硝石（研）各一两

为末，生姜汁丸，桐子大，阴干。每服二十丸，姜汤下。灸关元百壮。寒甚者，去石膏，用钟乳粉。

来复丹　见中暑。

葛花解酲汤　见泄泻。

沉香降气散　治气壅痞塞头痛。

沉香二钱八分　砂仁七钱五分　甘草（炙）五钱五分　香附（盐水炒去毛）六两二钱半。

为极细末。每服二钱，淡姜汤下。

苏子降气汤　虚阳上攻，气不升降，痰涎壅盛。

苏子（炒研）　半夏（汤泡）各二钱半　前胡（去芦）　甘草（炙）　厚朴（姜制）　陈皮（去白）各一钱　当归（去芦）一钱半　沉香七分

水二钟，生姜三片，煎一钟服。虚寒者，加桂五分、黄耆一钱。

既济解毒汤　治上热，头目赤肿而痛，烦闷不得安卧，下体寒，足膝尤甚，大便微秘。

大黄（便通者勿用）　黄连（酒炒）　黄芩（酒炒）　甘草（炙）　桔梗各二钱

柴胡　升麻　连翘　归身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服。

神芎散　治风热上攻，头痛鼻塞。

青黛二钱五分　蔓荆子　川芎各一钱二分　郁金　芒硝各一钱　石膏一钱三分　细辛根一钱　薄荷叶二钱　红豆一粒

为细末。搐鼻。

茶调散　治风热上攻，头目昏痛。

黄芩（酒浸炒）二两　川芎一两　细茶三钱　白芷五钱　薄荷三钱　荆芥穗四钱

为细末。每服三钱，茶送下。巅顶及脑痛，加细辛、藁本、蔓荆子各三钱。

菊花散　治风热头痛。

甘菊花（去蒂）　旋覆花（去梗）　防风　枳壳（去瓤，面炒）　羌活　蔓荆子　石膏　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煎一钟服。

芎犀丸　治偏头痛，鼻流臭涕，服他药不效者，服此丸效。

川芎　朱砂（水飞）　石膏（研）　片脑各四两　人参　茯苓　甘草（炙）　细辛各二两　犀角　栀子各一两　麦门冬（去心）三两　阿胶（炒）一两半

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食后茶送。

清震汤　治头面疙瘩，或闻雷声。

青荷叶一个（全用）　升麻四钱　苍术（泔浸）四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黑锡丹　治真头痛。

沉香　附子（制）　葫芦巴　肉桂各五钱　茴香　破故纸　肉豆蔻　金铃子　木香各一两　黑锡　硫黄（与黑锡结砂子）各一两

为末，研匀，酒煮面糊丸，桐子大，阴干。每服五钱，空心姜盐汤下。一方有阳起石五钱，巴戟一两。

普济消毒饮子　治大头瘟，肿甚者，宜砭刺之。

黄芩　黄连各八分　人参五分　橘红　玄参　甘草（生）各四分　马屁勃　牛蒡子　板蓝根　连翘　白僵蚕（炒）　升麻各二分　柴胡　桔梗各五分　薄荷六分

水二钟，煎一钟服。便秘，加酒煨大黄一钱。

选奇汤　治眉棱骨痛。

防风　羌活各三钱　黄芩（酒炒）一钱　甘草三钱（夏生冬炙）

每服三钱，水煎热服。

生地黄丸　治肝虚头痛，目暗。

生地黄　熟地黄各一斤半　甘菊（去蒂）一斤　石斛　枳壳　防风　牛膝各六两　羌活　杏仁各四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以黑豆三升，炒令烟尽，淬好酒六升，每服半钟，食前送下。

导痰汤　治痰饮头痛。

半夏（熟）四两　天南星（炮去皮）　赤茯苓（去皮）　枳实（麸炒）　橘红各一两　甘草（炙）五钱。

每服四钱，水一钟，姜十片，煎八分，食后服。

心腹诸痛

（心痛　胃脘痛　胸痛　腹痛　少腹痛　胁痛）

经曰：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瘛，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腹胀胸满，心痛尤甚，胃心痛也；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阳明有余，上归于心，滑则病心疝心痛，引少腹满，上下无定处，溲便难者，取足厥阴；心痛腹胀啬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心痛气短不足以息，取手太阴；心痛引背不得息，取足少阴。两章论心痛凡十种，皆他藏病干之而痛，非本经自病也。

愚按：《内经》之论心痛，未有不兼五藏为病者，独详于心而略于胸腹，举一以例其余也。心为君主，义不受邪，受邪则本经自病，名真心痛，必死不治。然经有云，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此言胞络受邪，在府不在藏也。又云手少阴之脉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此言别络受邪，在络不在经也。其络与府之受邪，皆因忧惕思虑，伤神涸血，是以受如持虚。而方论复分九种；曰饮、曰食、曰热、曰冷、曰气、曰血、曰悸、曰虫、曰疰，苟不能遍识病因，将何以为治耶？胃属湿土，列处中焦，为水谷之海，五藏六府十二经脉，皆受气于此。壮者邪不能干，弱者着而为病，偏热偏寒，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搏而痛。肝木相乘为贼邪，肾寒厥逆为微邪，挟他藏而见证当与心痛相同。但或满或胀，或呕吐，或不能食，或吞酸，或大便难，或泻利面浮而黄，本病与客邪必参杂而见也。胸痛即膈痛，其与心痛别者，心痛在岐骨陷处，胸痛则横满胸间也；其与胃脘痛别者，胃脘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也。经曰：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此以胸属心也。肝虚则胸痛引背胁，肝实则胸痛不得转侧，此又以胸属肝也。夫胸中实肺家之分野，其言心者，以心之脉从心系却上肺也；其言肝者，以肝之脉贯膈上注肺也。胁痛旧从肝治，不知肝固内舍胠胁，何以异于心肺内舍膺胁哉？若谓肝经所过而痛，何以异于足少阳手心主所过而痛者哉？若谓经脉挟邪而痛，何以异于经筋所过而痛者哉？故非审色按脉，熟察各经气变，卒不能万举万当也。且左右肺肝，气血阴阳，亦有不可尽拘，而临证者可无详察耶？腹痛分为三部，脐以上痛者为太阴脾，当脐而痛者为少阴肾，少腹痛者为厥阴肝，及冲任大小肠。每部各有五贼之变，七情之发，六气之害，五运之邪，至纷至博，苟能辨气血虚实，内伤外感，而为之调剂，无不切中病情矣。

（心痛）有停饮则恶心烦闷，时吐黄水，甚则摇之作水声，小胃丹或胃苓汤。食积及饱闷，噫气如败卵，得食则甚，香砂枳术丸加神曲、莪术。火痛忽增忽减，口渴便秘，清中汤。外受寒，内食冷，草豆蔻丸。虚寒者，归脾汤加姜、桂、菖蒲。气壅攻刺而痛，沉香降气散。死血脉必涩，饮下作呃，手拈散，甚者桃仁承气汤。心痛而烦，发热动悸，此为虚伤，妙香散。虫痛面上白癍，唇红能食，或食后即痛，或痛后即能食，或口中沫出，上半月虫头向上易治，下半月虫头向下难治，先以鸡肉汁，或蜜糖饮之，引虫头向上，随服剪红丸。蛔虫啮心，痛有休止，或吐蛔虫，蛔动则恶心呕吐，乌梅丸、芜荑散。鬼疰心痛，昏愦妄言，苏合香丸。热厥心痛，金铃子散。寒厥心痛，术附汤。

（胃脘痛）治法与心痛相仿，但有食积，按之满痛者，下之，大柴胡汤。虚寒者，理中汤。

（胸痛）肝虚者，痛引背胁，补肝汤。肝实者，不得转侧，喜太息，柴胡疏肝汤。有痰，二陈汤加姜汁。

（胁痛）左痛多留血，代抵当汤。右痛多痰气，痰，二陈汤；气，推气散。左为肝邪，枳芎散。右为肝移邪于肺，推气汤。挟寒，理中汤加枳壳。死血日轻夜重，或午后热，脉涩或芤，桃仁承气汤，加枳壳、鳖甲。痰饮，导痰汤加白芥子。食积，有一条扛起者是也，枳术丸加吴茱萸、黄连、神曲、山查。肝火盛，龙荟丸。虚冷，理

中汤送黑锡丹。肝脉软，补肝汤。惊伤胁痛，桂枝散。

（腹痛）芍药甘草汤主之。稼穑作甘，甘者已也；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方也。脉缓伤水，加桂枝、生姜；脉洪伤金，加黄芩、大枣；脉涩伤血，加当归；脉弦伤气，加芍药；脉迟伤火，加干姜。绵绵痛而无增减，欲得热手按，及喜热饮食，其脉迟者，寒也，香砂理中汤。冷痛用温药不效，大便秘者，当微利之，藿香正气散加官桂、木香、大黄。时痛时止，热手按而不散，脉大而数者，热也，大金花丸，或黄连解毒汤。暑痛，十味香薷饮。湿痛，小便不利，大便溏，脉必细缓，胃苓汤。痰痛或眩晕，或吐冷涎，或下白积，或小便不利，或得辛辣热汤则暂止，脉必滑，轻者二陈汤加枳壳、姜汁，重者用礞石滚痰丸。食积痛甚，大便后减，其脉弦，或沉滑，平胃散加枳实、山查、麦芽、砂仁、木香，甚者加大黄。酒积痛，葛花解醒汤加三棱、莪术、茵陈。气滞必腹胀脉沉，木香顺气散。死血作痛，痛有定在而不移，脉涩或芤虚者，四物汤料加大黄蜜丸服。实者桃仁承气汤，或用丹皮、香附、穿山甲、降香、红花、苏木、玄胡索、当归尾、桃仁、加童便、韭汁、酒。虫痛，心腹懊侬，往来上下，痛有休止，或有块根起，腹热善渴，面色乍青乍白乍赤，吐清水者，虫也，或鸡汁吞万应丸下之，或椒汤吞乌梅丸安之。干霍乱一名搅肠痧、疝痛、内痈皆腹痛，各详具本门。

愚再按：近世治痛，有以诸痛属实，痛无补法者；有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者；有以痛随利减者；互相传授，以为不易之法，不知形实病实，便闭不通者，乃为相宜；或形虚脉弱，食少便泄者，岂容混治。《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须知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拒按者多实，可按者为虚；喜寒者多为实，爱热者多虚；饱则甚者多实；饥则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年壮者多实，久病年衰者多虚；补而不效者多实，攻而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多弦大，痛在藏者脉多沉微。必以望闻问切四者详辨，则虚实灼然。实者固可通利，虚者安可通利乎？故表虚而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而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营不可。上虚而痛者，以脾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脾肾败也，非温补命门不可。亦泥痛无补法，则杀人惨于利器矣！

（脉候）弦为痛为食，涩为痛，短数为痛，大为病久，痛甚者脉必伏。细小沉迟者生，实大浮长滑数者死，大痛而喘，人中黑者死。寸口脉弦，胁下拘急而痛，其人恶寒。

医　案

给谏章鲁斋，暑月自京口归邑，心中大痛，吴门医者令服香薷饮，痛势转增。余曰：寸口弦急，痰食交结也。服香砂二陈汤，二贴，痛虽略减，困苦烦闷，更以胃苓汤加半夏二钱、大黄三钱，下黑屎数枚，痛减三四。仍以前汤用大黄四钱，下胶痰十数碗始安。

孝廉李长蘅，吴门舟次，忽发胃脘痛，用顺气化食之剂弗效。余诊之曰：脉沉而迟，客寒犯胃也。以参苏饮加草豆蔻二钱，煎就，加生姜自然汁半碗，一服而减，二服而瘥。

县令章生公在南都应试时，八月初五，心口痛，甚至不能饮食。余诊之，寸口涩而软，与大剂归脾汤，加人参三钱、官桂一钱。生公云，痛而骤补，实所不敢，得无与场期碍乎？余曰：第能信而服之，可以无碍，恐反投破气之药，其碍也必矣。遂服之，不逾时而痛减，更进一剂，连饮独参汤二日而愈，场事获竣。

太史焦猗园，当脐切痛，作气食疗之无功，余诊之曰：当脐者，少阴肾之部位也，况脉沉而弱，与气食有何干涉？非徒无益，反害真元。以八味丸料煎饮，不十日而健复如常。

京卿胡慕东名忻，少腹作痛，连于两胁，服疏肝之剂，日甚一日，余诊之，左关尺俱沉迟，治以理中汤加吴茱萸。一剂知，十剂起矣。

加味七气汤　治七情郁结，心腹作痛。

蓬术　青皮　香附（醋炒）各一钱半　玄胡索一钱　姜黄一钱　草豆蔻八分　三棱（炮）七分　桂心五分　益智仁七分　陈皮八分　藿香七分　炙甘草四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服。死血，加桃仁、红花。

手拈散　治血滞心腹作痛。

玄胡索（醋炙）　五灵脂（醋炒）　草果　没药各等分

为细末。每服三钱，热酒调下。

桃仁承气汤　见伤寒。

小胃丹　见肿胀。

胃苓汤　见泄泻。

代抵当汤　行瘀血。如血老而甚者，去归、地，加蓬术。

生地黄　当归尾　穿山甲各三钱　降香一钱半　肉桂（去皮）一钱　桃仁（去皮尖，炒）二钱　大黄（去皮）三钱　芒硝八分

水二钟，煎一钟。血在上食后服，血在下食前服。

清中汤　治火痛。

黄连　栀子（炒）各二钱　陈皮　茯苓各一钱半　熟半夏一钱　草豆蔻　甘草（炙）各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草豆蔻丸　治客寒犯胃，心腹作痛，热者亦可服。

草豆蔻一钱半（煨）　吴茱萸　益智仁　僵蚕各八分　当归身　青皮各六分　神曲　姜黄各四分　生甘草三分　桃仁七个（去皮）　熟半夏一钱　泽泻一钱　麦芽（炒）一钱半　炙甘草六分　柴胡四分　人参　黄耆　陈皮各八分

为末，水丸。每服三钱，食远白汤下。

大柴胡汤　见伤寒。

加味归脾汤　治心虚悸动而痛。

人参　炙黄耆　白术（炒）　当归　茯苓　酸枣仁各一钱半　远志肉八分　木香　甘草（炙）各五分　龙眼肉二钱　大枣二枚　煨姜三片　菖蒲八分　桂心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服。亦有加柴胡，山栀者。

沉香降气散　见头痛。

二陈汤　见虚痨。

理中汤　见伤寒。

妙香散　治心虚不足，恍惚虚烦，盗汗不寐，跳动不宁。

山药（姜汁炒）　茯苓（去皮）　茯神（去皮木）　远志（去心炒）　黄耆各一两　人参　桔梗　甘草（炙）各五钱　木香（煨）二钱半　辰砂三钱（另研）　麝香一钱（另研）。

为细末。每服三钱，或汤或酒调下。

金铃子散　治热厥心痛，或作或止。

金铃子　玄胡索各二两

为末。每服三钱，酒调下。痛止，与香砂枳术丸。

术附汤　治寒厥心痛，脉微气弱。

附子（炮）一两　白术（炒）四两　炙甘草一两

为末。每服三钱，用水一钟半，姜五片，枣二枚，煎一钟，食前服。

芜荑散　虫咬心痛，贯心则杀人，宜亟服之。

干漆（炒至烟尽）一两　芜荑五分　雷丸五分

为末。每服三钱，温水调服。

乌梅丸　见伤寒。

剪红丸　见反胃。

苏合香丸　见中风。

补肝汤

山茱萸　甘草　桂心各三两　桃仁　细辛　柏子仁　茯苓　防风各一两　大枣二十四枚

水九碗，煎四碗，分三服。

柴胡疏肝散

柴胡　陈皮（醋炒）各二钱　川芎　枳壳（麸炒）　芍药各一钱半　甘草（炙）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推气散　治右胁疼痛，胀满不食。

片姜黄　枳壳（麸炒）　桂心（忌火）各五钱　甘草（炙）二钱

为细末。每服三钱，姜汤调下。

枳芎散　治左胁刺痛。

枳实　川芎各五钱　甘草（炙）二钱

为末。每服三钱，姜汤下。

导痰汤　治痰饮，痞塞为痛。

熟半夏四两　天南星（炮去皮）　枳实（麸炒去瓤）　赤茯苓（去皮）　橘红各一两　甘草（炙）五钱

每服四钱，水一碗，姜十片，煎八分，食远服。

龙荟丸

当归　龙胆草　栀子　黄连　黄柏　黄芩各一两　大黄　芦荟　青黛各五钱　木香二钱五分　麝香五分（另研）

为细末，蜜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生姜汤下。

黑锡丹　见头痛。

葛花解酲汤　见泄泻。

桂枝散　惊气伤肝，胁中疼痛。

枳壳二两　桂枝三两

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调下。

芍药甘草汤（一名戊己汤）　治风痛如神。

芍药四钱　甘草二钱

水二杯，煎一杯服。酸以收之，甘以缓之。

藿香正气散　方见中风。

十味香薷饮　见类中风。

大金花丸　加栀子，去大黄，名黄连解毒汤，又名栀子金花丸。

黄连　黄柏　黄芩　大黄各等分

为末，水丸。每服二钱，白汤下。

木香顺气散　治气滞腹痛。

木香　香附　槟榔　青皮（醋炒）　陈皮　厚朴（姜制）　苍术（泔浸炒）　枳壳（麸炒）　砂仁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一钟，食前服。

万应丸　取虫积如神。

黑丑（取头末）　大黄　槟榔各八两　雷丸（醋煮）　木香各一两　沉香五钱

将黑丑、大黄、槟榔同为末，大皂角、苦楝皮各四两，煎汤泛为丸，绿豆大，雷丸、木香、沉香为衣。每服三钱，五更用砂糖水下。

腰　痛

《内经》云：太阳所至为腰痛（足太阳膀胱之脉所过，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挟脊抵腰中，故为病项如拔，挟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是经虚则客之，痛病生矣。邪有风热湿燥寒，皆能为病，大抵寒湿多而风热少也）。又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房室劳伤，肾虚腰痛，阳气虚弱，故不能运动惫败也）。

愚按：《内经》言太阳腰痛者，外感六气也；言肾经腰痛者，内伤房欲也。假令作强技巧之官，谨其闭蛰封藏之本，则州都之地，真气布护，虽六气苛毒，弗之能害。惟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则肾脏虚伤，膀胱之府，安能独足？于是六气乘虚侵犯太阳，故分别施治。有寒湿，有风热，有挫闪，有瘀血，有气滞，有痰积，皆标也，肾虚其本也。标急则从标，本重则从本，标本不失，病无遁状矣。

（寒）感寒而痛，其脉必紧，腰间如冰，得热则减，得寒则增。五积散去桔梗，加吴茱萸，或姜附汤加肉桂、杜仲，外用摩腰膏。兼寒湿者，五积散加苍术、麻黄。

（湿）伤湿如坐水中，肾属水，久坐水湿，或伤雨露，两水相得，以致腰痛身重，脉缓，天阴必发，渗湿汤、肾著汤。兼风湿者，独活寄生汤。

（风）有风脉浮，痛无常处，牵引两足，五积散加防风、全蝎，或小续命汤。杜仲、姜汁炒为末，每服一钱，酒送，治肾气腰痛，兼治风冷。或牛膝酒。

（热）脉洪数发渴，便闭，甘豆汤加续断、天麻。

（闪挫）或跌扑损伤，乳香趁痛散，及黑神散和复元通气散酒调下。不效，必有恶血，四物汤加桃仁、穿山甲、大黄。劳役负重而痛，十补汤下青蛇丸。

（瘀血）脉涩，转动若锥刀之刺，大便黑，小便或黄或黑，日轻夜重，调荣活络饮，或桃仁酒调黑神散。

（气滞）脉沉，人参顺气散，或乌梅顺气散加五加皮、木香。或用降香、檀香、沉香各三钱三分，煎汤，空心服。

（痰积）脉滑，二陈汤加南星、香附、乌药、枳壳。脉有力者，二陈汤加大黄。

（肾虚）腰肢痿弱，脚膝酸软，脉或大或细，按之无力，痛亦攸攸隐隐而不甚，分寒热二候。脉细而软，力怯短气，小便清利，肾气丸、茴香丸、鹿茸、羊肾之类。脉大而软，小便黄，虚火炎，六味丸，封髓丸。丹溪云：久腰痛，必用官桂开之方止。

五积散　见类中风。

小续命汤　见中风。

独活寄生汤　治肾虚受风受湿，腰腿拘急，筋骨挛痛，行步艰难。

独活　桑寄生　杜仲（炒去丝）　牛膝　细辛　秦艽　茯苓　桂心　防风　芎劳　人参各一钱半　甘草　当归　芍药　地黄各一钱

水二钟，生姜五片，煎八分，食前服。如无寄生，续断代之。

牛膝酒

牛膝　川芎　羌活　地骨皮　五加皮　薏苡仁　甘草各一两　海桐皮二两　生地黄十两

为粗末。绢袋盛，入好酒二斗，浸二七日，每服一杯，日三四杯。

肾着汤　治肾虚伤湿，腰中如带五千钱，腰冷如坐水中，不渴，小便自利，此证名为肾着。

干姜（炒）　茯苓　甘草（炙）　白术各二两

每服四钱，水一钟，煎七分，空心温服。

渗湿汤　治寒湿所伤，身体重着，如坐水中，小便赤涩，大便溏泄。

苍术（炒）　白术（炒）　炙甘草各一两　茯苓（去皮）　干姜（炮）各一两　橘红　丁香各二钱半

每服四钱，水一钟，枣一枚，姜三片，煎七分服。

摩腰膏　治老人腰痛，女人白带。

附子尖　乌头尖　南星各一钱半　朱砂　雄黄　樟脑　丁香各一钱半　干姜　麝香五分半

为细末，蜜丸，龙眼大。每用一丸，生姜汁化开，如厚粥，火上烘热，放掌上摩腰中，候药尽，即烘棉衣裹紧，腰热如火，间二日用一丸。

甘豆汤　治风热腰痛，二便不通。

黑豆二合　甘草二钱

水二钟，生姜七片，煎服，间服败毒散。

败毒散　风热证通用。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人参　茯苓　甘草（炒）　枳壳（炒）　桔梗　芎劳各等分

每服三钱，生姜五片，煎服。

乳香趁痛散　治打坠腰痛，加全蝎更妙。脚气通用。

虎胫骨（酒炙黄）　败龟（酒炙）各二两　麒麟竭　赤芍药　当归　自然铜（煅，醋淬研）　白附子（炮）　没药　防风　辣桂　骨碎补（炒）　苍耳子（微炒）　白芷各三两　牛膝　天麻　槟榔　五加皮　羌活各一两

为末。每服一钱，酒调下。

黑神散

黑豆（炒，去皮）半升　熟地黄（酒浸）　当归（酒润）　肉桂　干姜（炒黑）　甘草（炙）　芍药　蒲黄各四两

为细末。每服二钱，童便半钟，酒少许，煎服。

复元通气散

治一切气滞，及闪挫腰痛。

大茴香（炒）　穿山甲（炒）各二两　玄胡索　白牵牛（炒）　橘红　甘草（炙）各一两　木香（忌火）一两半

为细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

十全大补汤　即十补汤，见虚劳。

青娥丸　治肾虚腰痛。

补骨脂四两（炒）　杜仲（姜汁炒）四两

为末，胡桃肉三十个，研，熟蜜少许，丸桐子大。每服四钱，酒送。

橘核酒　治跌打损伤，瘀血作痛。

橘核（炒去皮）

研细末。每服二钱，酒调下。

调荣活络饮　治失力腰闪，或跌扑瘀血。

大黄　当归　牛膝（酒洗）　杏仁（去皮炒）各二钱　赤芍药　红花　生地（酒洗）　羌活各一钱　川芎一钱五分　桂枝三分

水钟半，煎八分，食前服。

人参顺气散　治气滞腰痛。

白术　白芷　陈皮　桔梗　枳壳　人参　甘草　川芎　麻黄（去节）　乌药　白姜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服。

乌药顺气散

白术　茯苓　青皮　白芷　陈皮　乌药　人参各一两　甘草五钱

为末。每服三钱，水一钟，煎七分服。

二陈汤　见中风。

无比山药丸　治肾虚腰痛。

赤石脂（煅）　茯苓（去皮木）　山茱萸（去核）　熟地黄（酒煮）　巴戟（去心）　牛膝（酒浸）　泽泻各二两　杜仲（姜汁炒）　菟丝子（酒浸）　山药各三两　北五味六两　肉苁蓉（酒浸）四钱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钱，酒下。

六味丸　八味丸　见虚劳。

补阴丸

龟板（酒炙）　黄柏（酒炒）　知母　侧柏叶　枸杞子　五味子　杜仲（姜汁炒）　砂仁各五钱　甘草二两半

猪脊髓地黄膏为丸。每服五钱，淡盐汤下。

疝　气

《内经》曰：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总诸阴之会。故诸种疝证，无不由任脉为之原，诸经为之派耳。七疝详列于后。瘕聚者，女子之疝也）。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既上冲心，又不得大小便，能上而不能下也）。肝所生病为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腹入囊，似狐之昼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故名狐疝也。盖环阴器上抵少腹者，乃肝经之部分，是受疝之处也。一切疝证，非肝木受邪，即肝木自病，此言狐疝，乃肝木自病也）。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癫疝（三阳者，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足少阳胆也。小肠、膀胱，皆在下部，胆与肝为夫妇，且支脉出气街，绕毛际，故三阳皆能病疝也。癫者顽痹不仁，睾丸肿大，如升如斗者是也）。黄脉之至也，大而虚，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厥疝（黄脉，土脉也，肝木乘脾，故大而虚也。厥者，逆也，言厥逆上升也。肝部应春，于象为木，皆主上升，怒则气上，故为厥疝）。脾传之肾，病名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脾受所不胜之邪，传于所胜，则脾失运化之常，又遇寒水之藏，则稽留成有形之瘕，瘕者即方书所云状如黄瓜者是也。有气不得伸，曰冤气，聚而痛，白精自出。《经》曰：寸口脉沉而弱，疝瘕，少腹痛。又曰：脉急者，疝瘕少腹痛）。足阳明之筋，病癀疝，腹筋急。又曰：肝脉滑甚为癀疝（既曰足阳明病痟疝，又曰肝滑为痟疝，则知此证肝木乘胃也。痟者裹大脓血，甚则下脓血）。脾脉微大为疝气，滑甚为癀癃。又曰：肾脉滑甚为癀癃（内裹脓血，外小便闭，名曰痟癃疝，此亦脾邪传肾也）。

愚按：《内经》所谓任脉为病，内结七疝，合言疝证之原也。所谓冲疝、狐疝、癫疝、厥疝、疝瘕、癀疝、癀癃疝，分言七疝之状也。巢氏不能详考《内经》原具七疝，乃强分厥、癥、寒、气、盘、附、狼，自附于《内经》之七疝，不亦妄乎？宜张子和非之曰，此俗工所立，谬名似矣，及其立论，但辨阴器与小肠、膀胱、肾了不相干，专属肝经受病，竟不知任脉为七疝之原，亦不知经文自有七疝散见于各论之中，又添寒

水筋血气狐癫七种，此其疵谬与巢氏未有以异也。若言疝为筋病，皆挟肝邪则可，若言止在厥阴一经，不亦与《内经》相戾耶！且执病在下者引而竭之，不问虚实，概与攻下，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岂待下后始补，而可回其生乎？学者但当以《内经》为正，不当惑于多歧。丹溪以为疝证皆始于湿热，盖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火郁之久，湿气便盛，浊液凝聚，并入血隧，流于厥阴，肝性急速，为寒所束，宜其痛甚，此亦补前人未备之一端，不可守为揆度也。故夫治法，寒则多痛，热则多纵，湿则肿坠，虚者亦肿坠，在血分者不移，在气分者多动。盖睾丸有两，左丸属水，水生肝木，木生心火，三部皆司血，统纳左之血者肝也；右丸属火，火生脾土，土生肺金，三部皆司气，统纳右之气者肺也。是故诸寒收引，则血泣而归肝，下注于左丸；诸气愤郁，则湿聚而归肺，下注于右丸。且睾丸所络之筋，非尽由厥阴，而太阴阳明之筋亦入络也。故患左丸者，痛多肿少；患右丸者，痛少肿多；此确然者耳。

（冲疝）气上冲心，两便不通，巢氏狼疝略似，治法：木香散。

（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腹，子和亦有狐疝。仲景治狐疝时上时下者，蜘蛛散。或用牡蛎六两，盐泥固济，炭三斤煅，至火尽，取二两；干姜一两，焙为细末，二味和匀，水调得所，涂痛处，小便大利即愈。

（癫疝）阴囊肿大如升如斗，甚而如栲栳大者，三层茴香丸、荔枝散、宣胞丸、地黄膏子丸。木肾不痛，南星、半夏、黄柏、苍术、枳实、山查、白芷、神曲、滑石、茱萸、昆布、酒糊丸，空心盐汤下。雄楮叶（不结子者）。晒干为末，酒糊丸，盐汤下。用马鞭草捣涂效。张子和亦有癫疝。

（厥疝）脾受肝邪，气逆有积，巢氏亦有厥疝，但增吐饮食。肝邪甚者，当归四逆汤、川苦楝散、木香楝子散。

（瘕疝）脾传肾，少腹热痛，出白，即巢氏之癥疝，子和之筋疝也。丹溪所谓内郁湿热者，与此疝相似。乌头栀子汤，或加橘核、桃仁、吴茱萸。丹溪云：阳明受湿，热传入太阳，发热恶寒，小腹闷痛，栀子、桃仁、枳实、山查等分，同煎，加生姜汁。

（瘕疝）足阳明筋病，内有脓血，即巢氏之癥疝，子和之血疝也。宜用桃仁、玄胡索、甘草、茯苓、白术、枳壳、山查、橘核、荔枝核。

（瘕癃疝）内有脓血，小便不通，加味通心散，或五苓散加桃仁、山查。

（巢氏七疝）厥，厥逆心痛，吐食。癥，气乍满，心下痛，气积如臂。寒，寒饮食胁腹尽痛。气，乍满乍减而痛。盘，脐旁作痛。附，脐下有积痛。狼，小腹与阴相引痛，大便难。

（子和七疝）寒，囊冷硬如石，阴茎下举，或连睾丸痛，得之寒及使内过劳。水，囊肿阴汗出，或按小腹作水声。筋，阴茎肿胀，或溃脓，或痛而里急，筋缩，或茎中痛，挺纵不收，白物随溲而下。血，小腹两旁状如黄瓜，血渗脬囊，结成痈肿，脓少血多。气，上连肾，下及囊，或因怒哭则气胀，怒哭罢则气散。狐，卧则入小腹，立则归囊中，出入上下，与狐相似也。癫，囊大如升斗，不痛不痒，湿证也。

（小肠疝）小肠之病，小腹引睾丸，必连腰脊而痛，小肠虚则风冷乘间而入，邪气既入，则厥而上冲，肝肺控引睾丸，上而不下。茴香、楝实、吴茱萸、陈皮、马兰花（醋炒）各一两，芫花醋炒五钱，醋糊丸，每服一钱，加至二钱，酒送。又方益智仁、蓬术各五钱，大茴、山茱萸、牛膝、续断、葫芦巴、防风、川芎、牵牛（炒）、甘草各二钱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煎空心连渣服，白汤调下亦得。

（膀胱气）小腹肿痛，不得小便是也。五苓散一两，分三服。葱白一茎，茴香一钱，盐八分，水一钟，煎七分服。三服尽当下小便如墨汁，续用石韦砂丸。

（脉候）弦急搏皆疝脉，视在何部而知其藏，尺部脉滑为寒疝。东垣曰，脉滑寸上见者为大热，阳与阳并也。尺部见滑为大寒，丙丁不胜壬癸，从寒水之化也。

医 案

常州尹文辉，嗜火酒，能饮五斤。五月间入闽中，溪水骤涨，涉水至七里，觉腹痛之甚，半月后右丸肿大，渐如斗形，闽中医者皆与肝经之剂，及温热之品，半载无功，归而就商于余。余曰：嗜火酒则湿热满中，涉大水则湿寒外束，今病在右，正是脾肺之湿下注睾丸，以胃苓汤加栀子、枳壳、黄柏、茴香，十剂而略减，即以为丸，服至十八斤全安。经今十五年不再发。

文学骆元宾，十年患疝，形容枯槁，余视之，左胁有形，其大如臂，以热手握之，沥沥有声，甚至上攻于心，闷绝者久之，以热醋熏炙方苏。余曰：此经所谓厥疝，用当归四逆汤。半月积形衰小，更以八味丸间服。喜其遵信余言，半载无间，积块尽消，后不复患。

木香散　治肝邪上厥，痛闷欲绝。

木香　陈皮　良姜　诃子　干姜　枳实各一钱半　草豆蔻　黑牵牛　川芎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

蜘蛛散　仲景以之治狐疝。

蜘蛛十四枚（微炒）　桂五分

上为末。每服一钱。雷公云：蜘蛛勿用五色者，身上有刺毛者，薄小者；须用屋西南有网，身小尻大，腹内有苍黄脓者佳。去头足，微炒研。

三层茴香丸　治一切疝如神，癫疝尤为要药。

第一料　大茴香（拌盐）五钱（炒和盐秤）　川楝子（去核炒）　沙参　木香各一两

上为细末，水煮米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空心盐汤下，日三服。才完，便接二料，照前法加：

荜拨一两　槟榔五钱

共前药六味，重五两半，为末糊丸，服法如前。未愈，服第三料，照前二方加白茯苓四两，附子（制）一两。

共前八味，重十两，糊丸，服法同前，但每服三钱。虽三十年之久，大如栲栳者，皆可除根。

荔枝散　治阴丸肿大，痛不可忍。

荔枝核十四枚（烧灰存性，用新者）　沉香　大茴香（炒）　木香　青盐　食盐各一钱　川楝肉　小茴香各二钱

为末。每服三钱，空心热酒调服。

宣胞丸　治外肾肿痛。

黑丑（半生半熟）　木通　青木香　斑蝥七枚（同炒）

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钱，盐汤下。

地黄膏子丸　治男妇奔豚气块，小腹控睾而痛，上冲心腹。

人参　沉香　木香　白术（炒）　玄胡索　血竭　蛤蚧　当归　广茂（炮）　吴茱萸　续断　川芎　全蝎　茴香（炒）　川楝子（麸炒）　柴胡　没药　青皮　肉桂　已上分两无定数（随证加减用）

上为细末，地黄膏为丸，如桐子大。空心温酒下二十丸，日加一丸，至三十丸。

当归四逆汤

当归尾七分　附子（炮）　官桂　茴香　柴胡各五分　芍药四分　玄胡索　川楝子　茯苓各三分　泽泻二分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

川苦楝散

木香　川楝（巴豆拌炒，去豆）　茴香（盐炒，去盐）等分

为末。每服二钱，空心食前酒调服。

木香楝子散　疝气久不愈者，服此神效。

石菖蒲一两（炒）　青木香一两（炒）　荜薢五钱　荔枝核二十枚（炒）　川楝子三十个（巴豆二十枚同炒黄赤色，去巴豆不用）

为细末。每服二钱，入麝香少许，空心炒茴香盐酒调下。

乌头栀子汤　治内有郁热，外为寒束。

川乌头（炮）　栀子仁（炒）各三钱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

加味通心散　治癀癃疝，内有脓血，小便不通。

瞿麦穗　木通（去皮）　栀子（去壳）　黄芩　连翘　甘草　枳壳（去穰）　川楝子（去核）　归尾　桃仁（去皮尖，炒）　山查等分

为末。每服三钱，灯心车前草煎汤，空心调服。

五苓散　见伤寒。

石决明丸

木香　沉香　巴豆肉各一两　青皮二两　铜青五钱（研）　石决明一钱（研）

二香、青皮、巴豆慢火炒紫色，去巴豆为末，入石决明、铜青、同研匀，蒸饼和丸，桐子大。每服七丸至十丸，盐汤空心下，日二服。

羊肉汤　治寒疝腹痛里急。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寒者加用）　羊肉一斤

水八碗，煮取三碗，温服一碗，一日饮尽。

淋　证

即癃证也，小便不通谓之闭，小便淋沥谓之癃。

《内经》曰：脾受积湿之气，小便黄赤，甚则淋（此言湿传膀胱而成淋也。上受湿侵，积久则郁而为热，脾者主转输水谷，湿热输于膀胱，淋证乃作）。风火郁于上而热，其病淋（此言热传膀胱而成淋也。少阳甲胆为相火主风，曰郁上者，火邪类归心经，心移热于膀胱，而淋证作矣）。

愚按：《内经》言淋，湿与热两端而已。《病源论》谓膀胱与肾为表里，但主水，火入小肠与胞，行于阴为溲便也。若饮食不节，喜怒不时，虚实不调，藏府不和，致肾虚而膀胱热。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小腹弦急，痛引于脐，分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冷淋六种。石淋者，有如沙石，膀胱蓄热而成，正如汤瓶久在火中，底结白碱也。劳淋者，因劳倦而成，多属脾虚。血淋者，心主血，心移热于小肠，搏于血脉，血入胞中，与溲俱下。气淋者，肺主气，气化不及州都，胞中气胀，少腹满坚，溺有余沥。膏淋者，滴下肥液，极类脂膏。冷淋者，寒客下焦，水道不快，先见寒战，然后成淋。更有过服金石，入房太甚，败精强闭，流入胞中；亦有湿痰日久，注渗成淋。由是则致淋之故，殆有多端，若不求其本末，未有获痊者也。

（石淋）清其积热，涤去沙石，则水道自利；宜神效琥珀散，如圣散，独圣散，随证选用。

（劳淋）有脾劳肾劳之分。多思多虑，负重远行，应酬纷扰，劳于脾也，宜补中益气汤与五苓散分进；专因思虑者归脾汤。若强力入房，或施泄无度，劳于肾也，宜

生地黄丸或黄芪汤；肾虚而寒者，《金匮》肾气丸。

（血淋）有血瘀、血虚、血冷、血热之分。小腹硬满，茎中作痛欲死，血瘀也，一味牛膝煎膏，酒服大效，但虚人能损胃耳，宜四物汤加桃仁、通草、红花、牛膝、丹皮。血虚者，六味丸加侧柏叶、车前子、白芍药，或八珍汤送益元散。血色鲜红，心与小肠实热，脉必数而有力，柿蒂、侧柏、黄连、黄柏、生地黄、牡丹皮、白芍药、木通、泽泻、茯苓。血色黑黯，面色枯白，尺脉沉迟，下元虚冷也，《金匮》肾气丸，或用汉椒根四五钱，水煎冷服。然有内热过极，反兼水化而色黑者，未可便以为冷也，须以脉证详辨之。

（气淋）有虚实之分。如气滞不通，脐下反闷而痛者，沉香散，石苇散，瞿麦汤；气虚者，八珍汤加杜仲、牛膝、倍茯苓。

（膏淋）似淋非淋，小便色如米泔，或如鼻涕，此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快而痛，鹿角霜丸、大沉香散、沉香丸、海金沙散、菟丝子丸，随证选用。

（冷淋）多是虚证，肉苁蓉丸、泽泻散、《金匮》肾气丸。

（胞痹）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风寒湿邪气客于胞中，则气不能化出，故胞满而水道不通。小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以足太阳经其直行者上交巅入络脑，下灌鼻则为清涕也。肾着汤、肾沥汤、巴戟丸。

（脉候）少阴脉数，妇人则阴中生疮，男子则气淋。盛大而实者生，虚小而涩者死。

医 案

邑宰严知非，患淋经年，痛如刀锥，凡清火疏利之剂，计三百贴，病势日盛，岁暮来就诊。余曰：两尺数而无力，是虚火也。从来医者皆泥痛无补法，愈疏通则愈虚，愈虚则虚火愈炽，遂以八味地黄丸料加车前、沉香、人参，服八剂痛减一二，而频数犹故。原医者进云：淋证作痛，定是实火，若多温补，恐数日后必将闷绝，不可救矣。知非疑惧，复来商之。余曰：若不宜温补，则服药后病热势必增，今既减矣，复可疑乎？朝服补中益气汤，晚服八味丸，逾月而病去其九；倍用参耆，十四日而霍然矣。

大司寇杜完三夫人，淋沥两载，靡药不尝，卒无少效。余诊之，见其两尺沉数，为有瘀血停留，法当攻下，因在高年，不敢轻投，但于补养气血之中，加琥珀、牛膝。此等缓剂，须以数十剂收功，而夫人躁急求功，再剂不效，辄欲更端，遂致痼疾。

神效琥珀散　治水道涩痛，频下沙石。

琥珀　桂心（去皮）　滑石（水飞）　大黄（微炒）　葵子　腻粉　木通　木香　磁石（煅，酒淬七次，研）等分

为细末。每服二钱，灯心、葱白煎汤调服。

如圣散　治沙石淋。

马兰花　麦门冬（去心）　白茅根　车前子　甜葶苈（微炒）　檀香　连翘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四钱，水煎服。如渴者，加黄芩同煎，入烧盐少许服。

独圣散　治沙石淋。

黄蜀葵（花子俱用，炒）一两

为细末。每服一钱，食前米饮调服。

补中益气汤　见虚痨。

五苓散　见伤寒。

归脾汤　见虚痨。

《金匮》肾气丸　见肿胀。

生地黄丸　治肾虚劳淋。

生地黄（切焙）　黄芪各一两半　防风（去皮）　远志（去木）　茯神（去木）　鹿茸（去毛，醋炙）　黄芩（去朽心）　栝楼各一两　石苇（去毛）　当归（焙）各五钱　赤芍药　戎盐（研）　蒲黄　甘草（炙）各七钱半　车前子　滑石各一两　人参一两二钱五分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钱，食前盐汤送下。

黄芪汤　治肾虚劳淋。

桑白皮七钱五分　人参　五味子　白茯苓　旱莲子　磁石（煅醋碎）　滑石各一两　黄芪一两　枳壳（麸炒）　黄芩各半两

每服三钱，水一钟，煎七分服。

六味地黄丸　八珍汤　四物汤　俱见虚劳。

沉香散　治气淋脐下妨闷，小便大痛。

沉香　石苇（去毛）　滑石　当归　王不留行　瞿麦各半两　葵子　赤芍药　白术各二钱半　甘草（炙）二钱半

为末。每服二钱，大麦汤空心调服，以利为度。

石苇散

石苇（去毛）　赤芍药各五两　白茅根　木通　瞿麦　芒硝　葵子　木香各一两　滑石二两

每服四钱，水一钟，煎六分服。

瞿麦汤

瞿麦穗　黄连（去须）　大黄（蒸）　枳壳　当归　羌活（去芦）　木通　牵牛　延胡索　桔梗　大腹皮　射干各一两半　桂心（去皮）五钱

每服四钱，水一钟半，生姜七片，煎八分服。

鹿角霜丸

鹿角霜　白茯苓　秋石各等分

为细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钱，米饮下。

大沉香散　治膏淋脐下妨闷。

沉香　陈皮　黄芪各七钱半　瞿麦三两　榆白皮　韭子（炒）　滑石各一两　黄芩　甘草（炙）各五钱

为末。每服二钱，食前米饮调服。

沉香丸

沉香　肉苁蓉（酒浸，切焙）　荆芥穗　磁石（煅，醋淬七次）　黄芪　滑石各一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酒送下。

海金沙散

海金沙　滑石各一两　甘草二钱五分

研末。每服二钱，灯心汤调送。

菟丝子丸

菟丝子（酒蒸，焙捣）　桑螵蛸（炙）各五钱　泽泻二钱五分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

肉苁蓉丸

肉苁蓉（酒蒸焙）　熟地黄（酒煮杵膏）　山药（炒黄）　石斛（去根）　牛膝（酒浸焙）　官桂（去皮，忌火）　槟榔各五钱　附子（炮，去皮脐）　黄芪各一两　黄连（去须）七钱五分　细辛（去苗叶）　甘草（炙）各二钱半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钱，盐酒下。

泽泻散　治冷淋胀满涩痛。

泽泻　鸡苏　石苇（去毛炙）　赤茯苓　蒲黄　当归　琥珀（另研）　槟榔各一两　枳壳（麸炒）　桑螵蛸（炒）各五钱　官桂七钱五分

为细末。每服二钱，木通汤调服。

肾着汤　见腰痛。

肾沥汤　见痹。

巴戟丸　治胞痹。

巴戟（去心）一两半　桑螵蛸（切破，麸炒）　杜仲（去皮，酥炙。）　生地黄（烘）　附子（炮，去皮脐）　肉苁蓉（酒浸，去甲）　续断　山药各一两　远志（去木）三钱　石斛（去根）　鹿茸（酥炙）　菟丝子（酒浸，另捣）　山茱萸（去核）　北五味　龙骨　官桂各七分半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空心陈酒送下。

小便闭癃

经云：肝足厥阴之脉，过阴器，所生病者闭癃。又云：督脉者，女子入系廷孔（廷，正也，直也，言正中之直孔，即溺窍也），其孔，溺孔之端也（女人溺孔主前阴，半横骨之下也。孔之上际谓之端，乃督脉外起之所，此虽系女子为言，然男子溺孔亦在横骨下中央，但为宗筋所函，故不可见耳）。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此生病不得前后（茎，阴茎也。不得前后，二便俱闭也。此虽督脉所生，而实亦冲任之病。盖此三脉，皆由阴中而上行，故其为病如此）。又云：三焦下腧，在于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名曰委阳，是足太阳络也。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弱（此言三焦下腧之所行与所主之病也。将，领也，三焦下腧，即足太阳之别络，故自踝上五寸间别入脏肠，以出于委阳穴，并太阳之正脉，入络膀胱，以约束下焦，而其为病如此）。又云："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不约者，不能约束收摄也）。

愚按：闭与癃，两证也。新病为溺闭，盖滴点难通也；久病为溺癃，盖屡出而短少也。闭癃之病，《内经》分肝与督脉、三焦与膀胱四经，然太阳膀胱，但主藏溺，其主出溺者，皆肝经及督脉及三焦也。又考膀胱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夫主气化者，太阴肺经也，若使肺燥不能生水，则气化不及州都，法当清金润肺。车前、紫菀、麦门冬、茯苓、桑皮之类。如脾湿不运，而精不上升，故肺不能生水，法当燥脾健胃。苍术、白术、茯苓、半夏之类。如肾水燥热，膀胱不利，法当滋肾涤热。黄柏、知母、茯苓、泽泻、通草之类。夫滋肾泻膀胱，名为正治；清金润燥，名为隔二之治；健胃燥脾，名为隔三之治。又或有水液只渗大肠，小腑因而燥竭，宜以淡渗之品，茯苓、猪苓、通草、泽泻之类，分利而已。或有气滞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者，顺气为急，枳壳、木通、橘红之类。有实热者，非与纯阴之剂，则阳无以化；上焦热者，栀子、黄芩；中焦热者，黄连、芍药；下焦热者，黄柏、知母。有大虚者，非与温补之剂，则水不能行；如《金匮》肾气丸及补中益气汤是也。如东垣治一人小便不通，目突腹胀，皮肤欲裂，服淡渗之药无效。东垣曰：疾急矣，非精思不能处，思至半夜，曰：吾得之矣！膀胱为津液之府，必气化而能出，服淡渗而病益甚，是气不化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淡渗气薄，皆阳药也，孤阳无阴，欲化得乎？以滋肾丸群阴之剂授之，即愈。丹溪尝曰：吾以吐法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上窍闭则下窍无以自通，必上窍开而下窍之水出焉。气虚者，补中益气汤，先服后吐；血

虚者，芎归汤，先服后吐；痰多者，二陈汤，先服后吐；气闭者，香附木通探吐。更有瘀血而小便闭者，牛膝、桃仁为要药。《别录》云：小便不利，审是气虚，独参汤如神。由是观之，则受病之源，自非一途，若不从望闻问切察之明，审之当，则浪投药剂，几何不以人命为戏耶！

（妊娠小便不通）孕妇胎满压胞，多致小便闭塞，宜升举其气，补中益气汤探吐。仲景用八味丸，酒服。或令稳婆手入产户，托起其胎，溺出如注。或令孕妇眠于榻上，将榻倒竖起，胎即不压而溺出，胜于手托多矣。或各有所因者，并依证施治。

（产后小便不通）陈皮去白为末，空心酒调二钱，外用盐填脐中，却以葱白皮十余根作一缚，切作一指厚，安盐上，用大艾炷，满葱饼上以火灸之，觉热气入腹内即通。此唯气壅者宜之，若气虚源涸，或有他因者，更当审详也。

医　案

郡守王镜如，痰火喘嗽正甚时，忽然小便不通，自服车前、木通、茯苓、泽泻等药，小腹胀闷，点滴不通。余曰：右寸数大，是金燥不能生水之故。惟用紫菀五钱、麦门冬三钱、北五味十粒、人参二钱，一剂而小便涌出如泉。若淡渗之药愈多，则反致燥急之苦，不可不察也。

先兄念山，谪官浙江按察，郁怒之余，又当盛夏，小便不通，气高而喘。以自知医，服胃苓汤四贴不效。余曰：六脉见结，此气滞也。但用枳壳八钱、生姜五片，急火煎服，一剂稍通，四剂霍然矣。

孝廉俞彦直，修府志劳神，忽然如丧神守，小便不通。余诊之曰：寸微而尺鼓，是水涸而神伤也。用地黄、知母各二钱，人参、丹参各三钱，茯苓一钱五分，黄柏一钱，二剂稍减，十剂而安。

八正散　治心经邪热，燥渴烦躁，小便不通。

瞿麦　萹蓄　车前子　滑石　甘草（炙）　山枝仁　木通　大黄（面裹煨）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钟，入灯心煎至七分，食后临卧服之。

五苓散　方见泄泻。

木通汤　治小便不通，小腹甚痛。

木通　滑石各五钱　牵牛（取头末）二钱半

上作一服，水二钟，灯心十茎，葱白一茎，煎至一钟，食前服。

通心饮　治心经有热，唇焦面赤，小便不通。

木通　连翘各三钱

水钟半，灯心十茎，煎八分服。

牛膝汤　治血结小便闭，茎中痛。

牛膝五钱　当归三钱　黄芩二钱

水钟半，煎八分，日三服。

《金匮》肾气丸　治肾虚小便不通，或过服凉药而愈甚者。每服三钱，淡盐汤送下。方见肿胀。

琥珀散　治老人虚人心气闭塞，小便不通。用琥珀为末，每服一钱，人参汤下极效。

利气散　治老人气虚，小便不通。

黄芪（炙）　陈皮（去白）　甘草各一钱

水一钟，煎七分服。

参芪汤　治心虚客热，小便涩数。

赤茯苓一钱五分　生地黄　黄芪　桑螵蛸（微炙）　地骨皮各一钱　人参　五味

子　菟丝子（酒浸，研）　炙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煎七分，入灯心二十一茎，一沸服。

清肺散　治渴而小便闭涩。

茯苓二钱　猪苓三钱　泽泻　瞿麦　琥珀各五分　灯心一分　萹蓄　木通各七分　通草二分　车前子一钱

水二碗，煎至一碗服。

滋肾丸　治阴虚小便闭。

黄柏（酒洗焙）　知母（酒炒）各二两　肉桂二钱

上为末，熟水为丸，如芡实大。每服百丸，加至二百丸，百沸汤空心服。

滋阴化气汤　治因服热药，小便不利，脐下痛。

黄连（炒）　黄柏（炒）　甘草各一钱半

水煎，食前服。未通，加知母。

滑石散　治男妇转胞，小腹急痛，不得小便。

寒水石二两　葵子一合　滑石　乱发灰　车前子　木通（去皮节）各一两

水十碗，煎至五碗，每服一碗，一日服尽，即利。

洗方　治胞转小便闭。

先用良姜五钱，葱头二十一枚，紫苏二两，煎汤，密室内薰洗小腹、外肾、肛门，留汤再添。蘸棉洗，以手抚脐下，拭干。被中仰坐，垂脚自舒其气，次用蜀葵子二钱半，赤茯苓、赤芍药、白芍药各五钱，每服三钱，煎取清汁，调苏合丸三丸，并研细青盐五分，食前温服。

又法　炒盐半斤，囊盛。熨小腹。

葱熨法　治小便闭，小肠胀，不急治，杀人。用葱白三斤，细切炒熟，绢包分二袋，更替熨脐下即通。

又法　以自爪甲烧灰，水服。

涂脐方　治小便不通。

大蒜（独颗者）一枚　栀子七枚　盐花少许

上捣烂，摊棉纸上，贴脐良久即通，未通塗阴囊上立通。

又法　治小便闭，垂死者神效。

桃枝　柳枝　木通　川椒　白矾各一两　葱白七个　灯心一握

水三十碗，煎十五碗，用磁瓶热盛一半药汁，熏外肾，周回以被围绕，不令外风得入，良久便通如赤豆汁，若冷即易之，效。

小便黄赤

经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又云：胃气盛则身已前皆热，消谷善饥，溺色黄。又云：肺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又云：冬脉不及，令人胁清脊痛，小便变（上二段言肝胃有实热，下二段言肺肾有虚寒，此四者皆能令人小便黄赤也）。厥阴之胜，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此运气之属风者也）。少阴司天，热淫所胜，病溺色变，又云：少阳则胜，溺赤善惊。又曰：阳明司天，燥气下临，暴热至，阳气郁发，小便变（此皆运气之属热者也）。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此言脾虚也）。

愚按：小便黄赤，人皆以下焦有热，清之利之而已矣。宁知《内经》藏府寒热之别有如是耶？如一切证候，莫不有五藏六府之分，虚实寒热之别，苟不详察，其不祸人者几希矣。

火府丹　治心肝有热，小便黄赤。

黄芩一钱五分　生地黄三钱　木通四钱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时服。

凉胃汤　脾胃有热，消谷善饥，溺色黄赤。

黄连一钱二分　甘草四钱（炙用）　陈皮二钱（去白）　茯苓四钱（去皮）

水二杯，煎一杯，食远服。

加味补中益气汤　治脾肺虚，小便黄赤。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炒黄）　黄耆一钱二分　甘草三分　当归五分　陈皮六分　升麻三分　柴胡一分　茯苓二钱　车前子一钱

水二钟，煨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服。

温肾汤　治尺脉虚涩，足胫逆冷，小便黄赤。

附子（制熟）二钱　肉桂（去皮）一钱　熟地二钱　茯苓一钱五分　牛膝一钱二分

水二杯，煨姜五片，煎一杯，空心服。

卷之九

大便不通

经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调和，若饥饱劳役，损伤胃气，及过于辛热厚味，则火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燥结。又有年老气虚，津液不足而结者，“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是也）。

愚按：《内经》之言，则知大便秘结，专责之少阴一经，证状虽殊，总之津液枯干，一言以蔽之。分而言之，则有胃实、胃虚、热秘、冷秘、风秘、气秘之分。胃实而秘者，善饮食，小便赤，麻仁丸、七宣丸之类。胃虚而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利，厚朴汤。热秘者，面赤身热，六脉数实，肠胃胀闷，时欲得冷，或口舌生疮，四顺清凉饮，润肠丸、木香槟榔丸，实者承气汤。冷秘者，面白或黑，六脉沉迟，小便清白，喜热恶冷，藿香正气散加官桂、枳壳，吞半硫丸。气秘者，气不升降，谷气不行，其人多噫，苏子降气汤加枳壳，吞养正丹。未效，佐以木香槟榔丸。风秘者，风搏肺藏，传于大肠，小续命汤去附子，倍芎药，加竹沥，吞润肠丸，或活血润肠丸。更有老年津液干枯，妇人产后亡血，及发汗利小便，病后血气未复，皆能秘结，法当补养气血，使津液生则自通，误用硝黄利药，多致不救，而巴豆、牵牛，其害更速。八珍汤加苏子、广橘红、杏仁、苁蓉，倍用当归。若病证虽属阴寒，而脉实微躁，宜温暖药中略加苦寒以去热躁，躁止勿加。如阴躁欲坐井中者，两尺按之必虚，或沉细而迟，但煎理中汤，待极冷方服；或服药不应，不敢用峻猛之药者，宜蜜煎导之。用盐五分，皂角末五分，入蜜煎中，其功最捷。冷秘者，酱生姜导之。或于蜜煎中加草乌头末。有热者，猪胆汁导之。久虚者，如常饮食法煮猪血脏汤加酥食之，血仍润血，脏仍润脏，此妙法也。每见江湖方士，轻用硝黄者十伤四五，轻用巴豆者十伤七八，不可不谨也。或久而愈结，或变为肺痿吐脓血，或饮食不进而死。

医　案

少宰蒋恬庵，服五加皮酒，遂患大便秘结，四日以来，腹中胀闷，服大黄一钱，通后复结。余曰：肾气衰少，津液不充，误行疏利，是助其燥矣。以六味丸煎成，加人乳一钟，白蜜五钱，二剂后即通，十日而康复矣。

文学顾以贞，素有风疾，大便秘结，经年不愈，始来求治。余曰：此名风秘，治风须治血，乃大法也。用十全大补汤加秦艽、麻仁、杏仁、防风、煨皂角仁，半月而效，三月以后永不复患。

麻仁丸　治肠胃热燥，大便秘结。

厚朴（去皮，姜汁浸炒）　芍药　枳实（麸炒）各半斤　大黄（蒸焙）一斤　麻仁（另研）五两　杏仁（去皮炒）五两半

上为末，炼蜜和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临卧温水下，大便通利即止。

七宣丸　治风气结聚，实邪秘结。

桃仁（去皮尖，炒）六两　柴胡　诃子皮　枳实（麸炒）　木香各五两　炙甘草四两　大黄（面裹煨）十五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临卧各一服，米饮下，以利为度。

厚朴汤　治胃虚秘结。

厚朴（姜汁浸，炒透）　陈皮　甘草各三两　白术五两　半夏曲　枳实（麸炒）各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生姜三片，枣一枚，煎至八分，食前大温服。

四顺清凉饮　治血燥内热，大便不通。

大黄（蒸）　炙甘草　当归（酒洗）　芍药各一钱

水钟半，薄荷十叶，煎至七分服。

润肠丸　治风结血秘，胃中伏火。

羌活　归尾　大黄（煨）各五钱　桃仁（去皮尖）　麻仁各一两

上为末，除麻仁、桃仁另研如泥外，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白汤送下。

木香槟榔丸　疏导三焦，快气化痰，消食宽中。

木香　槟榔　枳壳（麸炒）　杏仁（去皮尖，炒）　青皮（去穰）各一两　半夏曲　皂角（酥炙）　郁李仁各二两

上为末，别以皂角四两，用浆水一碗，搓揉熬膏，更入熟蜜少许和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厚朴（去皮）　枳实各二钱

水二钟，生姜三片，煎至九分，内硝煎服。

藿香正气散　小续命汤　养正汤　八珍汤　俱见中风。

苏子降气汤　治气滞妨闷，痰盛便秘。

苏子（炒）　半夏（汤泡）各二钱半　前胡　甘草（炙）　厚朴（姜汁浸炒）　陈皮各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沉香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一钟服。虚人，加桂五分，黄芪一钱。

半硫丸　治老人虚人冷秘。

熟半夏（为细末）　硫黄（研极细，用柳木槌子杀过）

以生姜自然汁同熬，入干蒸饼末搅和匀，入臼内杵数百下，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温酒或姜汤下。妇人醋汤下，俱空心服。

橘杏汤　治脉浮气秘。

若脉沉为血秘，以桃仁代杏仁。

杏仁（汤泡去皮尖，炒黄）五钱　橘红（去白净）三钱半

水一钟，姜三片，煎七分服。

益血润肠丸

熟地黄六两　杏仁（去皮尖，炒）　麻仁各三两（以上三味俱杵膏）　枳壳（麸炒）　橘红各二两五钱　阿胶（炒）　肉苁蓉各一两半　苏子　荆芥各一两　当归三钱

为末，以前三味膏同杵千余也，仍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六十丸，空心白汤下。

穿结药　治大实大满，心胸高起，便秘。

蟾酥　轻粉　麝香各一钱　巴豆五分（另研）

研极细末，用孩儿茶，乳汁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丸。姜汤下。

小便不禁

经曰：督脉生病为遗溺。又曰：肝所生病为遗溺（督与肝二经并循阴器，系廷孔，病则营卫不至，气血失常，莫能约束水道之窍，故遗失不禁）。又曰：膀胱不约为遗溺。又曰：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其病虚则欠款，小便遗数（由此二节观之，不独病在阴器、廷孔而已。三焦为决渎之官，失其常则遗溺何也？三焦之脉，从缺盆布膻中、下鬲，循属三焦。膀胱之脉，从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属膀胱。凡三焦虚则膀胱亦虚，故不约也。肺从上焦，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肾又上连于肺，两藏为子母，母虚子亦虚，此言上中下三焦气虚，皆可以致遗溺也）。

愚按：世俗之治小便不禁者，但知补涩而已，不知《内经》论肝肾膀胱之病，不指为何邪所干，则知七情六气皆能为病也。又言手太阴虚者为子母相关之病，则知所生所胜所不胜之五邪，皆足以为病也。总其大要而言，肺者主气以下降，生水以下输；膀胱者，津液藏也，气化则能出。水泉不止者，膀胱不藏也。此两经者，实为总司。肺虚者为上虚，当补气（补中益气汤，不愈，当以黄柏、生地、麦门冬清其热）。膀胱虚者为下虚，当涩脱（桑螵蛸、鸡膍胵之类。挟寒者韭子丸、固脬丸、白茯苓散、菟丝子散之类。滑脱者牡蛎丸，挟热者白薇散，或鸡肠散）。更有睡则遗尿，皆责之虚，所以婴儿脬气未固，老人下元不足，多有此证。在婴儿挟热者十居七八，在老人挟寒者十居七八，此又不可不辨也。宜大菟丝子丸，猪脬炙研碎，煎汤送下，更须审寒热而为之治法。

（妊娠尿出不知）用白矾、牡蛎为末，酒调服二钱。或鸡毛灰末酒服一匕。或炙桑螵蛸、益智仁为末，米饮下。薛立斋云：此证若脬中有热，加味逍遥散；若脾肺气虚，补中益气汤加益智；若肝肾阴虚，六味丸。

（产后小便不禁）此气血虚不能制故也。薛立斋云：若因稳婆损胞者，八珍汤兼进补脬饮。膀胱气虚而小便频数，当补脾肺；若膀胱阴虚者，须补肺肾。

医　案

方伯张七泽夫人，患饮食不进，小便不禁。余曰：六脉沉迟，水泉不藏，是无火也。投以八味丸料，兼进六君子加益智、肉桂，二剂减，数剂而安。

文学俞玄倩，忧愤经旬，忽然小便不禁，医皆以固脬补肾之剂投之，凡一月而转甚。余谓之曰：六脉举之则软，按之则坚，此肾肝之阴有伏热也。用牡丹皮、白茯苓各二钱，苦参八分，甘草梢六分，黄连一钱，煎成，调黄鸡肠与服，六剂而安矣。适有吴门医者云：既愈当大补之。数日后仍复不禁，再来求治。余曰：肝家素有郁热，得温补而转炽，遂以龙胆泻肝汤加黄鸡肠服之，四剂即止，更以四君子加黄连、山栀，一月而愈。

家韭子丸　治遗溺梦遗白浊。

家韭子（炒）六两　鹿茸四两（酥炙）　肉苁蓉（酒浸，去甲）　牛膝（酒浸）　熟地黄　当归各二两　菟丝子（酒浸）　巴戟各一两五钱　杜仲（炒）　石斛（去苗）　桂心　干姜各一两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加至百丸，食前空心，盐汤温酒送下。

固脬丸

菟丝子二两（制）　茴香二两　附子（炮，去皮脐）　桑螵蛸（炙）各五钱　戎

盐二钱五分

上为细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饮送下。

白茯苓散 白茯苓 龙骨 干姜（炮） 附子（炮，去皮脐） 续断 桂心 炙甘草各一两 熟地黄 桑螵蛸（微炒）各二两

上锉碎。每服四钱，水一盏，煎六分，食前服。

鹿茸散 治小便不禁，阴痿脚弱。

鹿茸二两（去毛酥炙） 韭子（微炒） 羊踯躅（酒拌炒干） 附子（炮） 泽泻 桂心各一两

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前粥饮调服。

菟丝子散 治小便不禁或过多。

菟丝子三两（酒浸三日，晒干，另捣为细末） 牡蛎 附子（炮，去皮脐） 五味子各一两 鸡胵（去黄皮，微炒） 肉苁蓉各二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粥汤送下。

牡蛎丸

牡蛎（白者）三两（入磁瓶盐泥固济，炭五斤，煅半日，取出研细） 赤石脂三两（捣碎，醋拌匀湿，于生铁铫内，慢火炒令干，二味各研如粉）

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白薇散

白薇 白蔹 白芍药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粥饮下。

鸡肠散

黄鸡肠（雄者）四具（切破洗净，炙令黄） 黄连（去须） 肉苁蓉（酒洗切焙） 赤石脂（另研） 白石脂（另研） 苦参各五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食前酒下，日二夜一。

大菟丝子丸 治肾虚小便不禁。

菟丝子（净洗酒浸） 泽泻 鹿茸（去毛酥炙） 石龙骨（去土） 肉桂（去粗皮）附子（炮，去皮）各一两 石斛（去根） 熟地黄 白茯苓（去皮） 牛膝（酒浸一宿，焙干） 续断 山茱萸（去核） 肉苁蓉（酒浸，切焙） 防风（去芦）杜仲（去粗皮，炒去丝） 补骨脂（去衣，酒炒）荜澄茄 沉香 巴戟（去心） 茴香（炒）各三两 五味子 桑螵蛸（酒浸炒） 覆盆子（去枝叶萼） 芎藭各半两

上为细末，酒煮面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温酒或盐汤送下。

逍遥散 治血虚小便不禁。

白茯苓 白术（土炒） 当归身 白芍药（酒炒） 柴胡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一钟，煨姜三片，煎至六分服。

补中益气汤 八珍汤 六味丸 俱见虚劳。

补脬饮 治产时伤脬，小便漏出。

生黄丝绢一尺（剪碎） 白牡丹（根皮，用千叶者） 白芨各一钱

上为末。水一碗，煮至绢烂如饧，空心顿服，服时不得作声，作声即不效。

桑螵蛸散 治阳气虚弱，小便不禁。

桑螵蛸三十个（炒） 鹿茸（酥炙） 黄芪各三两 牡蛎（煨） 人参 赤石脂各二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粥饮调服。

遗　精

梦与女人交为梦遗，不因梦而自遗者为精滑。

经曰：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怵，恐也。惕，惊也。流淫，谓流出淫精也。思虑而兼之以怵惕，则神伤而心怯，心怯则恐惧而伤肾，肾伤则精不固，此心肾不交，故不能收摄也）。又曰：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即上文之意而申言之也。又曰：五藏主藏精者也，伤则失守（此言五藏各主藏精，非肾之一藏独有精也。五藏一有所伤，则失其藏精之职，而不能自守，所以精不能固，时有遗漏之患也）。又曰：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食气入胃，散精于五藏，又水饮自脾肺而输之于肾，水精四布，五精并行，此水谷日生之精也。后天日生之精，与先天生来之精，互化生成，总输于肾，故曰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气客于阴器，则梦接内（阴器者，宗筋之所系也。足太阴、阳明、少阴、厥阴之筋，皆结聚于阴器，与冲任督三脉之所会。然厥阴主筋，故诸筋皆统属于厥阴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阴器乃泄精之窍，是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气不固。若遇阴邪客于其窍，与相火强阳相感，则梦寐之间，精气漏泄矣）。

愚按：古今方论皆以遗精为肾气衰弱之病，若与他藏不相干涉。不知《内经》言五藏六府各有精，肾则受而藏之，以不梦而自遗者，心肾之伤居多；梦而后遗者，相火之强为害。若夫五藏各得其职，则精藏而治，苟一藏不得其正，甚则必害心肾之主精者焉。治之之法，独因肾病而遗者，治其肾，由他藏而致者，则他藏与肾两治之。如心病而遗者，必血脉空虚，本纵不收；肺病而遗者，必皮革毛焦，喘急不利；脾病而遗者，色黄肉消，四肢懈惰；肝病而遗者，色青而筋痿；肾病而遗者，色黑而髓空。更当以六脉参详，昭然可辨。然所因更自多端，有用心过度，心不摄肾而失精者，宜远志丸佐以灵砂丹。有色欲不遂，而致精泄者，四七汤吞白丸子，甚者耳闻目见，其精即出，名曰白淫，妙香散吞玉华白丹。有色欲过度，精窍虚滑，正元散加牡蛎粉、肉苁蓉各半钱，吞灵砂丹，仍佐以鹿茸丸、山药丸、大菟丝子丸、固阳丸之类。有壮年久旷，精满而溢，清心丸。有饮酒厚味，痰火湿热扰动精府，苍术、白术、半夏、橘红、茯苓、甘草、升麻、柴胡、俾清升浊降，脾胃健运，则遗滑自止。有脾虚下陷者，补中益气汤。有肾虚不固者，五倍子二两、茯苓四两，为丸服之，神验，然其证状亦复不同，或小便后出多不可禁者，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茎中痒痛，常如欲小便者，或梦女交者，并从前法分别施治。……更有久旷之人，或纵欲之人，与女交合，泄而不止，谓之走阳。其女须抱定，勿使阴茎出户，急呵热气于口中，以指捻住尾闾即救矣。若女人惊而脱去者，十有九死，亟以童女接气，灌以大剂独参汤，亦有活者。总其大纲言之，精滑宜涩之，涩而不效，即泄心火，泻而不效，即以补中益气，用升麻、柴胡至一二钱，举其气上而不下，往往有功，讵可补之不效，涩之无灵，遂委之命也哉！

医　案

文学顾以功，科试劳神，南都归，即患精滑，小便后及梦寐间俱有遗失，自服金樱子膏，经月不验，问治于余。余曰：气虚而神动，非远志丸不可。服十日而减半，一月而全愈。

武科张宁之，禀质素强，纵饮无度，忽小便毕有白精数点，自以为有余之疾，不宜医治，经三月以来，虽不小便，时有精出，觉头目眩晕。医者以固精涩脱之剂，治疗两月，并不见功。迎余治之。但见六脉滑大，此因酒味湿热下于精藏。遂以白术、茯苓、橘红、甘草、干葛、白蔻，加黄柏少许，两剂后即效，不十日而康复如常。

儒者钱用宾，色欲过度，梦遗精滑，先服清相火之剂，继服固涩之剂，皆无效。来

求余，余以玉华白丹浓煎人参汤送二钱，两服后稍固，兼进六味地黄丸，加莲须、芡实、远志、五味子丸，一月愈。

远志丸　治心肾不足，梦遗精滑。

茯神（去皮木）　白茯苓（去皮膜）　人参　龙齿各一两　远志（去木，姜汁浸）　石菖蒲各二两

上为末，蜜丸，桐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三十丸，空心热盐汤下。

灵砂丹　治上盛下虚，痰涎壅盛，最能镇坠，升降阴阳，调和五藏，补助元气。

水银一斤　硫黄四两

上二味用新铫内炒成砂子，入水火鼎煅炼为末，糯米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空心。枣汤、米汤、人参汤任下。猪羊血、绿豆粉、冷滑之物忌食。

茯神汤　治欲心太炽，梦遗心悸。

茯神（去皮木）一钱半　远志（去心）　酸枣仁（炒）各一钱二分　石菖蒲　人参　白茯苓各一钱　黄连　生地黄各八分　当归（酒洗）一钱　甘草四分

水二钟，莲子七粒，槌碎，煎八分，食前服。

四七汤　治七情郁结，痰气妨闷，呕吐恶心，神情不快。

半夏一钱五分　茯苓（去皮）一钱二分　紫苏叶六分　厚朴（姜制）九分

水一钟，姜七片，红枣二枚，煎八分服。

青州白丸子　治风痰壅盛，瘫痪呕吐涎沫，气不舒畅，闷闷不宁。

半夏（生）七两（水浸洗）　南星（生）二两　白附子（生）二两　川乌（生）半两（去皮脐）

上为末，以生绢袋盛，于井花水内揉出滓，再研再揉，以尽为度。置磁盆中，日晒夜露，至晓，去旧水，另用井水搅，又晒，至来日早，再换新水搅。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去水晒干，以糯米粉煎粥清丸，绿豆大。姜汤下二十丸。

妙香散　安心神，闭精气。

龙骨（五色者）　益智仁　人参各一两　白茯苓（去皮）　远志（去心）　茯神（去皮木）各半两　朱砂（水飞）　炙甘草各二钱五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服。

玉华白丹　清上实下，助养本元，最治二便不固，梦遗精滑等证。

钟乳粉（炼成者）一两　白石脂（净瓦上煅通红，研细水飞）　阳起石（磁罐中煅令通红，取出酒淬，放阴地上令干）各半两　左顾牡蛎七钱（洗，用韭叶捣汁，盐泥固济，火煅去白者）

上四味，各研令极细，拌和作一处，研一二日，以糯米粉煮糊为丸，如芡实大。入地坑出火毒一宿。每服一粒，空心浓煎人参汤，待冷送下。不饥不燥，可以久服，大补真元，最祛宿疾。妇人无妊者，当归、地黄浸酒送下。凡服药后，以少少白粥压之，忌猪羊血、绿豆粉。

正元散　治下元虚，脐腹胀痛，泄利呕吐，阳虚自汗，梦遗精滑，手足厥冷，一切虚寒。

红豆（炒）　干姜（炮）　陈皮（去白）各三钱　茯苓（去皮）　人参　白术　炙甘草各二两　肉桂（去粗皮）　川乌（炮去皮）各半两　附子（炮去皮尖）　山药（姜汁浸炒）　川芎　乌药　干葛各一两　炙黄芪一两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枣二枚，盐少许，煎七分，食前温服。

鹿茸益精丸　治心肾虚冷，漏精白浊。

鹿茸（去毛，酥炙）　桑螵蛸（瓦上焙）　肉苁蓉　巴戟（去心）　菟丝子（酒浸）　杜仲（去皮，姜汁炒）　益智仁　禹余粮（火煅醋淬）　川楝子（去皮核焙）

当归各三两　韭子（微炒）　补骨脂（炒）　赤石脂　山茱萸（去核）　龙骨（另研）各五钱　滴乳香二钱半

为末，酒煮糯米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食前白茯苓煎汤送下。

山药丸　治诸虚百损，梦遗精滑。

赤石脂（煅）　茯神（去皮木）　山茱萸（去核）　熟地黄（酒浸）　巴戟（去心）　牛膝（酒浸）　泽泻各一两　杜仲（去皮姜汁炒）　菟丝子（酒浸）　山药各三两　五味子六钱　肉苁蓉（酒浸）四两

上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盐汤送下。

大菟丝子丸　见小便不禁。

固阳丸

附子（炮）三两　川乌头（炮）二两　白龙骨二两　补骨脂　川楝子　舶上茴香各一两七钱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酒下。

补中益气汤　方见虚痨。

苏合香丸　方见中风。

秘真丸　固精安神。

龙骨一两　诃子皮五枚　砂仁五钱　朱砂一两（水飞）

上为末，面糊丸，绿豆大。每服三钱，空心酒下。

金锁玉关丸　治遗精白浊，心虚不宁。

鸡头肉　莲子　莲须　藕节　白茯苓　白茯神　干山药各等分

为末，金樱子煎膏为丸，梧子大。每服三钱，米饮送下。

清心丸　治经络热，梦遗心悸。

黄柏皮一两（为末）　生脑子一钱

同研匀，蜜丸，桐子大。每服十丸，加至十五丸，浓煎麦门冬汤下。

赤白浊

经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此已见遗精条矣，兹复收者，为浊病仍在精窍，与淋病之在溺窍者不同也。每见时医治病，多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杂投不已，而病反增剧，不知经论只属精病也*）。

愚按：经文及细考前哲诸论，而知浊病即精病，非溺病也。故患浊者，茎中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惟窍端时有秽物，如疮之脓，如目之眵，淋漓不断，与便溺绝不相混。大抵由精败而腐者十之六七；由湿热流注与虚者十之二三。其有赤白之分者，何也？精者，血之所化，浊去太多，精化不及，赤未变白，故成赤浊，此虚之甚也。所以少年天癸未至，强力行房，所泄半精半血，少年施泄无度，亦多精血杂出，则知丹溪以赤属血，白属气者，未尽然也。又以赤为心虚有热，由思虑而得；白为肾虚有寒，因嗜欲而得，亦非确论。总之，心动于欲，肾伤于色，或强忍房事，或多服淫方，败精流溢，乃为白浊。虚滑者，血不及变，乃为赤浊，挟寒则脉来沉迟无力，小便清白，萆薢分清饮、八味丸、内补鹿茸丸之类。挟热则口渴便赤，脉必滑数有力，清心莲子饮、香苓散。有胃中湿痰流注，苍白二陈汤加升麻、柴胡。有属虚痨，六味地黄丸加莲须、芡实、菟丝、五味、龙骨、牡蛎。有因伏暑，四苓散加香薷、麦门冬、人参、石莲肉之类。有稠粘如胶，涩痛异常，乃精塞窍道，香苓散送八味丸，或《金匮》肾气丸；有热者萆薢分清饮、茯菟丸。有思想太过，心动烦扰，则精败下焦，加味清心饮、瑞莲丸之类。如上数端，此其大略，若夫五藏之伤，六淫之变，难以枚举，临证之顷慎无轻忽！

（脉候）脉大而涩，按之无力，或微细，或沉紧而涩为虚。尺脉虚浮急疾者，皆难治；迟者易治。

医 案

归德郡侯李易斋，患白浊，服五苓散数剂无功。余诊之，两尺大而涩，是龙火虚炎，精阙窍道，用牛膝、茯苓、黄柏、麦门冬、山药、远志、细辛、甘草，十剂而安。

先禄卿吴伯玉，闭精行房，时有文字之劳，患白浊，茎中痛如刀割，自服清火疏利之剂不效，改服补肾之剂又不效，商治于余。余曰：败精久蓄，已足为害，况劳心之余，水火不交，坎离顺用也。用萆薢分清饮，加茯神、远志、肉桂、黄连，四剂即效。兼服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丸半月而安。后因劳复发，但服补中益气即愈。

清心莲子饮　治心虚有热，小便赤浊。

黄芩　麦门冬（去心）　地骨皮　车前子　炙甘草各一钱五分　石莲肉　白茯苓　黄芪（蜜炙）　人参各七分半　远志　石菖蒲各一钱

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温服。发热，加柴胡、薄荷。

萆薢分清饮　治真元不固，赤白二浊。

益智仁　川萆薢　石菖蒲　乌药各一钱

水一钟，入盐一捻，煎七分，食前服。一方加茯苓、甘草。

苍白二陈汤　治湿痰下注，为白浊。

苍术（糠炒）　白术（土炒）各一钱半　橘红一钱　半夏二钱　茯苓一钱三分　甘草四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一钟服。

四苓散　茯苓（去皮）　猪苓（去皮）　白术（土炒）　泽泻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空心长流水调服。

玄菟丹　治三消渴利神药，禁止遗浊。

菟丝子（酒浸通软，乘湿研，焙干另取末）十两　五味子（酒浸，别为末，净）七两　白茯苓（去皮）　干莲肉各三两

上为末，别碾干山药末六两，将所浸酒添酒煮糊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米饮下。

六味地黄丸　八味地黄丸　补中益气汤　俱见虚痨。

《金匮》肾气丸　见肿胀。

内补鹿茸丸　补益精气，善止白淫。

鹿茸（酥炙）　菟丝子（酒浸蒸焙）　蒺藜（炒）　沙苑蒺藜　肉苁蓉　紫菀　蛇床子（酒浸蒸）　黄耆　桑螵蛸　阳起石　附子（炮）　官桂各等分

上为细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温酒送下。

香苓散　即五苓散与辰砂妙香散合用。

山药（姜汁炒）　茯苓（去皮）　茯神（去皮木）　远志（去心炒）　黄耆各一两　人参　桔梗（去芦）　炙甘草各半两　木香（煨）二钱五分　辰砂三钱（另研）　麝香一钱（另研）　猪苓（去皮）　白术（土炒）　泽泻各八分　肉桂二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天麦二冬去心煎汤，空心调服，日三服愈。

茯菟丸　治思虑太过，心肾虚伤，真阳不固，溺有余沥，小便白浊，梦寐频泄。

菟丝子（酒浸）五两　石连子（去壳）二两　白茯苓（去皮）三两

上为细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加味清心饮　治心中烦热，赤浊肥脂。

白茯苓（去皮）　石莲肉各一钱半　益智仁　麦门冬（去心）　人参（去芦）　远志（去心，姜汁炒）　石菖蒲　车前子　白术（炒）　泽泻　炙甘草各一钱

水二钟，灯心二十茎，煎一钟，食前服。有热，加薄荷少许。

瑞莲丸　治思虑伤心，赤白二浊。

白茯苓（去皮）　石莲肉（去心炒）　龙骨（生用）　天门冬（去心）　柏子仁（炒另研）　紫石英（火煅研细）　远志（甘草水煮，去心）　当归（去芦，酒浸）　酸枣仁（炒）　龙齿各一两　乳香半两（另研）

上为细末，蜜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或枣汤送下。

远志丸　治赤浊如神。

远志八两（去心）　茯神（去皮木）　益智仁各二两

上为细末，酒煮面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临卧枣汤下。

锁精丸　治赤白浊。

补骨脂（炒）　青盐各四两　白茯苓　五倍子各二两

上为细末，酒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汤送下。

水陆二仙丹　治赤白浊。

金樱子（去子及毛净，蒸熟，慢火熬成膏）　芡实肉（研为细粉）各等分

以上前膏同酒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温酒下。一方用乳汁丸，盐汤下。

赤脚道人龙骨丸　治白浊。

龙骨　牡蛎各半两

上研为末，入鲫鱼腹内，湿纸裹，入火内炮熟，取出去纸，将药同鱼肉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饮下，鲫鱼不拘大小，只以着尽上件药为度。更加茯苓、远志各半两尤佳。

痰　饮

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

经曰：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饮积。又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甚则饮发。又：土郁之发，太阴之复，皆病饮发。

按：痰之为病十常六七，而《内经》叙痰饮四条，皆因湿土为害。故先哲云：脾为生痰之源。又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夫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何痰之有？惟脾土虚湿，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鬲，淤而成痰。故治痰先补脾，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矣。析而言之，痰有五，饮亦有五，而治法因之而变。在脾经者名曰湿痰，脉缓面黄，肢体沉重，嗜卧不收，腹胀食滞，其痰滑而易出，二陈汤、白术丸，挟虚者六君子汤，酒伤者白蔻、干葛，挟食者保和丸，挟暑者清暑丸，惊者妙应丸。在肺经者名曰燥痰，又名气痰，脉涩面白，气上喘促，洒淅寒热，悲愁不乐，其痰涩而难出，利金汤、润肺饮。在肝经者名曰风痰，脉弦面青，四肢满闷，便溺秘涩，时有躁怒，其痰青而多泡，水煮金花丸、防风丸、川芎丸。在心经者名曰热痰，脉洪面赤，烦热心痛，口干唇燥，时多喜笑，其痰坚而成块，小黄丸、天黄汤。在肾经者名曰寒痰，脉沉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点而多稀，姜桂丸、八味丸、胡椒理中丸。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辘辘有声，名曰痰饮；心下冷极，以温药和之，桂苓术甘汤主之。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吐引痛，名曰悬饮，十枣汤下之。饮水流于四肢，当汗不汗，身体疼重，名曰溢饮，大青龙汤汗之。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名曰支饮，五苓散、泽泻汤利之。膈满呕吐，喘咳寒热，腰背痛，目泪出，其人振振恶寒，身眴惕者，名曰伏饮，倍术丸。更有一种非痰非饮，时吐白沫，不甚稠粘，此脾虚不能约束津液，故涎沫自出，宜用六君子汤加益智仁以摄之。嗟乎！五痰

五饮，证各不同，治法迥别，稍或不详，妄投药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至如脾肺二家之痰，尤不可混，脾为湿土，喜温燥而恶寒润，故二术、星、夏为要药；肺为燥金，喜凉润而恶温燥，故二母、二冬、地黄、桔梗为要药。二者易治，鲜不危困。每见世俗恶半夏之燥，喜贝母之润，一见有痰，便以贝母投之，若是脾痰，则土气益伤，饮食忽减矣。即使肺痰，毋过于凉润，以伤中州，稍用脾药，以生肺金，方为善治。故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信夫！

（脉候）经曰：肝脉软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偏弦为饮，浮而滑为饮。沉而滑者悬饮。饮脉皆弦微沉滑。左右关脉实者，膈上有痰，可吐之。眼胞及眼下如烟煤者，痰也。痰得涩脉难愈。

医 案

刑部主政徐凌如，劳且怒后，神气昏倦，汗出如浴，语言错乱，危困之极，迎余疗之。诊其脉大而滑且软，此气虚有痰也。用补中益气汤料，并四贴为一剂，用参至一两，加熟附子一钱、熟半夏三钱，四日而稍苏，更以六君子加姜汁一钟，服数日，兼进八味丸，调理两月而康。

郡候王敬如，患痰嗽，辄服清气化痰丸，渐至气促不能食。余曰：高年脾土不足，故有是证，若服前丸，则脾土益虚矣。投以六君子汤，加煨姜三钱、益智一钱五分，十剂而痰清。更以前方炼蜜为丸，约服一斤，饮食乃进。

翰林李集虚，劳而无度，醉而使内，汗出多痰，服宽膈化痰之药，转觉滞闷。诊其脉沉而涩，两尺尤甚，余谓其婿杨玄润曰，痰得涩脉，一时难愈，况尺中涩甚，精伤之象也，法在不治。玄润强之投剂，勉用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两剂有小效，众皆喜。余曰，涩象不减，脉法无根，死期近矣，果十余日而殁。

文学朱文哉，遍体如虫螫，口舌糜烂，余诊之，寸脉乍大乍小，意其为鬼祟，细察两关弦滑且大，遂断定为痰饮之疴。投滚痰丸三钱，虽微有所下，而病患如旧，更以小胃丹二钱与之服，下痰积及水十余碗，遍体之痛减半。更以人参三钱、白术二钱，煎汤服小胃丹三钱，大泻十余行，约有二十碗，病若失矣。乃以六君子为丸，服四斤而痊。

白术丸　治湿痰咳嗽。

南星　半夏各一两（俱汤洗）　白术各一两五钱

上为细末，汤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四钱，食后生姜汤下。

二陈汤　治脾胃不和，一切痰证。

半夏（汤洗七次）　橘红各五两　白茯苓三两　炙甘草一两五钱

每服五钱，水二钟，姜七片，乌梅一枚，煎八分，不拘时热服。

六君子汤

人参（去芦）　白术（土炒）　茯苓各一钱　半夏　橘红各一钱五分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煎至一钟，温服。

理中化痰丸　治虚寒呕吐泄泻，饮食难化。

人参　白术（炒）　茯苓　甘草　干姜　姜半夏等分

为末，水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白汤送下。

八味丸　补中益气汤　俱见虚痨。

导痰汤　治痰涎壅盛，痞塞不通。

半夏（汤洗七次）四两　南星（炮去皮）　枳实（去瓤，麸炒）　赤茯苓（去皮）　橘红各一两　甘草（炙）半两

每服四钱，水一钟，姜十片，煎八分，食后服。

保和丸　治食积酒积。

山查肉二两　姜半夏　橘红　神曲（炒）　麦芽（炒）　白茯苓各一两　连翘　莱菔子（炒）　黄连各半两

上为末，滴水为丸。加白术二两，名大安丸。

消暑丸　中暑为患，药下即苏，一切暑药皆不及此，人所未知。

半夏一斤（醋五碗煮干）　生甘草　茯苓（去皮）各半斤

上为末，姜汁煮糊丸，忌见生水，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热汤送下。有痰者，生姜汤下，入夏后不可缺此。

妙应丸（一名控涎丹）

甘遂（去心）　紫大戟（去皮）　白芥子各等分

上为末，煮糊丸，如桐子大。晒干临卧淡姜汤下七丸至十丸。气实痰猛，加丸数不妨。加朱砂二钱、全蝎三钱，治惊痰极效。

利金汤（新制）　治气壅之痰。

桔梗（炒）　贝母（姜汁炒）各三钱　陈皮（去白）三钱　茯苓二钱　甘草五分　枳壳（麸炒）一钱半

水二钟，姜五片，煎一钟，不拘时服。

润肺饮（新制）

贝母（糯米拌炒）　天花粉各三钱　桔梗一钱　甘草五分　麦门冬（去心）　橘红（去白）　茯苓（去皮）各一钱半　知母（酒炒）七分　生地黄二钱半

水二钟，姜三片，煎至七分，食后服。

水煮金花丸

南星　半夏各一两（俱用生）　天麻五钱　雄黄二钱　白面三两

上为细末，滴水为丸。每服五十丸至百丸，先煎浆水令沸，下药，煮至药浮为度，漉出，淡浆水浸，另用生姜汤送下。

防风丸　治一切风痰。

朱砂半两（研水飞）　天麻（酒浸二宿）　炙甘草　防风　川芎各二两

上为末，炼蜜丸，朱砂为衣。每服一丸，重一钱，荆芥汤化服。

川芎丸　消风化痰，清上利膈。

薄荷叶（焙干）　川芎各七两半　桔梗十两　甘草（炙）三两半　细辛（洗）五钱　防风（去苗）二两半

为细末，蜜丸。每服一丸，重三分，食后临卧细茶嚼下。

小黄丸　治热痰咳嗽。

南星（汤洗）　半夏（汤洗）　黄芩各一两

为末，姜汁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食后生姜汤下。

天黄丸

天花粉十两　黄连十两

竹叶汤为丸，绿豆大。每服三钱，姜汤下。

姜桂丸　治寒痰咳嗽。

南星（洗）　半夏（洗）　官桂（去粗皮）各一两

上为末，蒸饼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生姜汤下。

胡椒理中丸　治虚寒痰多食少。

款冬花（去梗）　胡椒　炙甘草　荜拨　良姜　细辛（去苗）　陈皮（去白）　干姜各四两　白术五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加至五十丸，米饮下，日二服。

桂苓术甘汤

茯苓四钱　桂枝　白术各三钱　甘草二钱

水二钟，煎一钟，温服。

十枣汤　见伤寒。

小胃丹　神芎导水丸　舟车神佑丸　大圣濬川散　俱见肿胀。

五苓散　见伤寒。

青州白丸子　见遗精。

大青龙汤

麻黄（去节）六钱　桂枝（去皮）二钱　炙甘草二钱　杏仁（去皮）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三枚（去核）　石膏二钱

水二钟，先煎麻黄减一钟，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钟服。

泽泻汤

泽泻二两半　白术二两

水二钟，煎一钟服。

倍术丸　治五饮。

白术二两　桂心　干姜各一两

上为末，蜜丸。每服三十丸，米饮下。

滚痰丸　治一切痰，百种怪证。

大黄（蒸少顷，不可过）　黄芩各八两　青礞石（硝煅金色）　沉香　百药各五钱

上为末，水丸，梧子大。白汤空心服三钱。此药但取痰积，自肠次第而下，并不刮肠大泻，为痰家圣药。

茯苓丸　治痰满膈间，两臂抽痛如神。

半夏二两　茯苓一两　枳壳（去瓤麸炒）五钱　朴硝二钱五分（以硝散在竹盘中，少时盛水置当风处，即干如芒硝，刮取用）

上为末，生姜汁煮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送下。

清气化痰丸　顺气消食化痰。

半夏　南星（去皮脐）　白矾　皂角　干姜各四两

上先将白矾等三味，用水五碗，煎三碗，却入半夏、南星浸二日，再煮至半夏、南星无白点，晒干。

萝卜子（炒，另研）　青皮（去瓤）　紫苏子（炒）　橘红　山查　杏仁（去皮尖，炒研）　葛根　神曲（炒）　麦蘖（炒）　香附各二两

上为末，蒸饼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食后茶汤下。薛新甫曰，有一人素厚味，胸满痰盛，内多积热，服之而愈。彼见有效，修合馈送，脾胃虚者，无不受害。

咳　嗽

有声无痰曰咳，肺由火烁；有痰无声曰嗽，脾受湿侵；有痰有声曰咳嗽。

黄帝曰：肺之令人咳，何也（此言咳而不言嗽者，省文也。如秋伤于湿，见于二篇，一篇只有咳字，一篇兼有嗽字，则知此篇举咳而嗽在其中矣）？岐伯对曰：五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皮毛，肺为内应，而皮毛为外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故胃受寒，则从肺脉上至于肺也）；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外则皮毛受邪，内则肺经受寒，内应外合故咳，所谓形寒饮冷则伤肺是也）。五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各以时者，如春

肝、夏心、长夏脾、秋肺、冬肾是也。非其时而病者，乃他藏相传也）。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藏各以时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各以时治者，四时所伤不同，法因之而别也。咳外证也，泄里证也，寒在表则身痛，寒在里则腹痛，惟其外内合邪，故为病亦兼内外）。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四藏各以其时受病，曰先受之者，则次便及乎肺而为咳矣）。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肺属金，所主惟音声，肺自病，故喘息有音。唾血者随咳而出，其病在于肺，与呕血、咯血者不同也）；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心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上挟于咽，故病喉间如梗，咽肿喉痹。介介如有所梗，妨碍之意）。肝咳之状，咳而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肝脉布胁肋，故病如此。胠者，腋下胁也，音呿）；脾咳之状，咳则右胠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脾脉上膈挟咽隶于右，故为右胠。下痛，阴阴然，痛引肩背者，脾土体静，故不可以动也）；脾咳则右胠下痛者，阴土之气应于坤出西南也（观《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岂非阳土之气应于艮而出东北乎？人与天地相参，理有无往不合者）。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肾系于腰背，其脉贯脊，故相引而痛。肾主五液，且其脉直者入肺，循喉咙，故甚则咳涎也）。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藏病日久，乃移于府，各因其合而表里相移也）。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脾咳不已，胃必受之，胃不能容，气逆而呕。长虫，蛔虫也，居肠胃之中，呕甚则随气而上出矣）；肝咳不已，而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胆汁，苦汁也）；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遗失，《甲乙经》作遗矢，矢屎同）；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小肠之下则大肠也，大肠之气，由于小肠之化，故小肠受邪而咳，则下奔失气）；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膀胱为津液之府，故邪气干之，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饮食（久咳则上中下三焦俱病，出纳升降，皆失其和，且三焦火衰，不能生土，故腹满不能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此总结诸咳之证也。诸咳皆聚于胃，关于肺者，胃为藏府之根本，肺为藏府之华盖，如上文所云，皮毛先受邪，及寒饮食入胃者，皆肺胃之候也。阳明之脉，起于鼻，会于面，出于口，故多涕唾，而面浮肿。肺主气，故令人气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此治法也。脉之所注者为俞，所入者为合，所行者为经，诸藏府皆然，此乃刺法也）。《示从容篇》曰：咳嗽烦冤者，肾气之逆也（肾虚而龙火亢上则乘金而为咳嗽，烦热冤苦，此虚痨之候也）。

按：咳虽肺病，五藏六府皆能致之。析其条目，经文尚有漏义，总其纲领，不过内伤外感而已。风寒暑湿伤其外，则先中于皮毛，皮毛为肺之合，肺邪不解，他经亦病，此自肺而后传于诸藏也。劳欲情志伤其内，则藏气受伤，先由阴分而病及上焦，此自诸藏而后传于肺也。自表而入者，病在阳，宜辛温以散邪，则肺清而咳愈；自内而生者，病在阴，宜甘以壮水，润以养金，则肺宁而咳愈。大抵治表者药不宜静，静则留连不解，变生他病，故忌寒凉收敛，如《五藏生成篇》所谓“肺欲辛”是也；治内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宁，燥痒愈甚，故忌辛香燥热，如《宣明五气篇》所谓“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是也。然治表者，虽宜动以散邪，若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气而佐以和解，倘专于发散，恐肺气益弱，腠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剧也；治内者，虽宜静以养阴，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芪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补于阴也。至夫因于火者宜清，因于湿者宜利，因痰者消之，因气者理之，随其所见之证而调治。在老人虚人，皆以温养脾肺为主，稍稍治标可也。若欲速愈而亟攻其邪，

因而危困者多矣，谨之！

分条治咳法：肺咳，麻黄汤。心咳，桔梗汤。肝咳，小柴胡汤。脾咳，升麻汤。肾咳，麻黄附子细辛汤。胃咳，乌梅丸。胆咳，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大肠咳，赤石脂禹余粮汤，不止，用猪苓分水散。小肠咳，芍药甘草汤。膀胱咳，茯苓甘草汤。三焦咳，钱氏异功散。感风者，恶风自汗，鼻流清涕，脉浮，桂枝汤加防风、杏仁、前胡、细辛。感寒者，恶寒无汗，鼻流清涕，脉紧，二陈汤加紫苏、干葛、杏仁、桔梗。春月风寒所伤，头痛声重，金沸草散。夏月喘嗽，面赤脉洪，黄连解毒汤。秋月身热自汗，口干便赤，脉虚大，白虎汤。冬月风寒，形气病气俱实者，加减麻黄汤。感湿者，身体重痛，白术酒。热嗽，咽喉干痛，鼻出热气，痰脓腥臭，金沸草散去麻黄、半夏，加薄荷、枇杷叶、五味、杏仁、桑白皮、贝母、茯苓、桔梗。乍寒亦嗽，乍热亦嗽，金沸草散，消风散并二方煎服。七情饥饱，邪气上逆，四七汤加杏仁、五味子、桑皮、人参、阿胶、麦门冬、枇杷叶。饮冷致嗽，紫菀饮。嗽吐痰食俱出，二陈汤加木香、杏仁、细辛、枳壳。食积痰嗽，二陈汤加瓜蒌、莱菔子、山查、枳壳、曲蘗。声哑，外感寒包热者，细辛、半夏、生姜辛以散之；内伤火来克金者，为重证，宜壮水清金。经年久嗽，服药不瘥，余无他证，与劳嗽异，一味百部膏。咳嗽烦冤，八味丸，安肾丸。暴嗽诸药不瘥，大菟丝子丸，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遽补之非。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醋呛而嗽，甘草三两，去皮，作二寸段，中半劈开，用猪胆汁五枚，浸三日，火炙为末，蜜丸，清茶吞二钱，临卧时服之。食咸哮嗽，白面二钱，砂糖二钱，糖饼灰汁捻作饼子，炉内烁热，铲出，加轻粉四钱另炒，将饼切作四桩，掺轻粉在内，令患人吃尽，吐出。病根即愈。

肺胀咳而上气，鼻煽抬肩，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无外邪而内虚之肺胀，宜诃子、海石、香附、瓜蒌仁、青黛、半夏、杏仁、姜汁为末，蜜调噙之。肺胀躁喘，脉浮，心下有水，小青龙汤加石膏。肺胀而左右不得眠，此痰夹瘀血，碍气而病。四物汤加桃仁、诃子、青皮、竹沥、韭汁。

（脉候）脉出鱼际，为逆气喘息。咳而脉虚，必苦冒。浮直而濡者易治。喘而气逆，脉数有热，不得卧，难治。上气喘嗽，面肿肩息，脉浮大者死。久嗽脉弱者生，实大数者死。上气，喘嗽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死。咳而脱形，身热脉小坚急以疾，为逆，不过十五日死。咳嗽羸瘦，脉形坚大者死。咳嗽，脉沉急者死。浮直者生，浮软者生，小沉伏匿者死。咳而呕，腹满泄泻，弦急欲绝者死。

医　案

文学金伯仓，咳而上气，凡清火润肺化痰理气之剂，几无遗用，而病不少衰。余诊其肾脉大而软，此气虚火不归元。用人参三钱，煎汤送八味丸五钱，一服而减。后于补中益气汤加桂一钱、附子八分，凡五十剂，及八味丸二斤而瘥。

太学史明麟，经年咳嗽，更医数十人，药不绝口，而病反增剧，自谓必成虚痨。余曰：不然。脉不数不虚，惟右寸浮大而滑，是风痰未解，必多服酸收，故久而弥甚。用麻黄、杏仁、半夏、前胡、桔梗、甘草、橘红、苏子，五剂止，十剂已。

张远公三年久嗽，服药无功，委命待尽，一日以他事造予居，自谓必不可治，姑乞诊之。余曰：饥时胸中痛否？远公曰：大痛。视其上唇白点如糟者十余处，此虫啮其肺，用百部膏一味，加乌梅、槟榔与服，不十日而痛若失，咳顿止矣。令其家人从净桶中觅之，有寸白虫四十余条，自此不复发。

麻黄汤　小柴胡汤　升麻汤　乌梅丸　黄芩半夏生姜汤　赤石脂禹余糖汤　麻黄附子细辛汤　茯苓甘草汤　桂枝汤　黄连解毒汤　白虎汤　小青龙汤　以上并见伤寒。

二陈汤　见痰饮。

异功散　四物汤　补中益气汤　俱见虚痨。

金沸草散　治肺感寒邪，鼻塞声重，咳嗽。

旋覆花（去梗）　麻黄（去节）　前胡（去芦）各七分　荆芥穗一钱　甘草（炒）　半夏（汤泡七次）　赤芍药各五钱

水一钟半，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温服。

加减麻黄汤　治感寒咳。

麻黄（去节）二钱　杏仁　半夏（姜制）各一钱　桂枝　甘草（炙）　紫苏叶各五分　橘红一钱

水二钟，姜四片，煎一钟服。

射干麻黄汤

射干　细辛　紫菀　款冬花各三两　麻黄　生姜各四两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大枣七枚

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温服。

麻黄附子细辛汤　治肾藏发咳，腰背引痛。

麻黄　细辛各二钱　附子一钱

水一钟，煎七分服。

四七汤　治七情气郁，上逆为咳。

半夏（汤泡五次）二钱　茯苓（去皮）一钱五分　紫苏（净叶）八分　厚朴（姜制）一钱

水二钟，生姜七片，红枣二枚，煎一钟服。

大菟丝子丸　治肾虚上逆咳嗽。

菟丝子（洗净，酒浸）　泽泻　鹿茸（去毛酥炙）　石龙芮（去尖）　肉桂（去粗皮）　附子（炮去皮）各一两　石斛（去根）　熟地黄　白茯苓（去皮）　巴戟（去心）　牛膝（酒浸一宿，焙干）　肉苁蓉（酒浸，切焙）　山茱萸（去核）　续断　茴香（炒）　防风（去芦）　杜仲（去粗皮，炒去丝）　补骨脂（去毛，酒炒）　荜澄茄　沉香各三两　覆盆子（去枝叶萼）　桑螵蛸（酒浸炒）　五味子　芎劳各半两

上为末，酒煮面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空心盐汤下。

安肾丸　治肾虚咳逆烦冤。

肉桂（去粗皮，勿见火）　乌头（炮去皮）各一斤　桃仁（麸炒）　白蒺藜（炒去刺）巴戟（去心）　山药　茯苓（去皮）　肉苁蓉（酒浸，去甲）　石斛（去根炙）　萆薢　白术（炒）　补骨脂各三斤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空心盐汤下。

越婢加半夏汤　治肺胀喘嗽，鼻搧肩抬。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一两　半夏半升　生姜三两

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白术酒　感湿咳嗽，身体重痛。

白术三两（泔浸一宿，土蒸切片，慢火炒黄用）

酒二钟，煎八分服。

观音应梦饮　定嗽止喘。

人参一钱　胡桃二枚（去壳留衣）

水一钟，姜五片，枣二枚，临卧煎服。

清音丸

桔梗　诃子各一两　甘草五钱　硼砂　青黛各三钱　冰片三分

上蜜丸，龙眼大。每服一丸，噙化。

保和汤 治久嗽成痨。

知母（盐水炒） 贝母（去心）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款冬花各一钱 天花粉 薏苡仁（炒） 杏仁（去皮尖）各五分 五味子十二粒 马兜铃 紫菀 桔梗 百合 阿胶 （蛤粉炒） 当归 百部各六分 甘草（炙） 紫苏 薄荷各四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七分，入饴糖一匙，食后服。吐血，加炒蒲黄、生地黄、小蓟；痰多，加橘红、茯苓、瓜蒌仁；喘，去紫苏、薄荷，加苏子、桑皮、陈皮。

《本事》鳖甲丸 治虚劳咳嗽，耳鸣眼花，此方服者必效，毋急！

五味子二十两 鳖甲 地骨皮各三十两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空心，食前，盐汤下四钱，妇人醋汤下。

宁肺汤 治营卫俱虚，发热自汗，喘嗽。

人参 当归 白术 熟地黄 川芎 白芍药 五味子 麦门冬（去心） 桑白皮 白茯苓（去皮） 炙甘草各一钱 阿胶（蛤粉炒）一钱半

水二钟，生姜五片，煎一钟，食后服。

治嗽补虚方

胡桃肉四两（去皮，另研） 干山药四两（研细） 牛骨一副（取髓） 白蜜八两 杏仁四两（去皮尖，研）

上将牛骨髓、白蜜砂锅内熬沸，以绢帛滤去渣，盛在磁瓶内，将山药、杏仁、胡桃三味入瓶搅匀，以纸密封瓶口，重汤煮一日夜，每日早晨白汤化服一匙。

紫金散 治久嗽日夜不得眠。

天南星（去皮脐） 白矾 甘草各五钱 乌梅（净肉）二两

上为粗散，用慢火于银石器内炒令紫色，放冷，研为细末，每服二钱。临卧时身体入被内，用韭汁七分，温汤三分，暖令稍热，调前药末服之，咽下，便仰卧低枕，想药入于肺中。须臾得睡，其嗽立止。

救急方

杏仁二升（去皮尖及双仁者，炒研如泥） 白蜜一斤 牛酥二升

上将杏仁于磁盘中用水研，取汁五升，净磨铜铛，勿令脂垢，先倾三升汁于铛中，刻木记其深浅，又倾汁二升，以缓火煎，减至于所记处，即纳蜜酥等煎，还至木记处，贮于不津磁器中，每日三度，暖酒服一大匙，和粥服亦可。一七唾色变白，二七唾稀，三七咳断。

薰方 风寒久嗽，非此不除。

天南星 款冬花 鹅管石 佛耳草 雄黄等分

为末，拌艾，以姜一厚片，置舌上，次于艾上烧之，须令烟入喉中为妙。

人参清肺汤 治肺胃虚寒，咳嗽喘急。

桑白皮（去粗皮） 杏仁（去皮尖，麸炒） 地骨皮 人参（去芦） 阿胶（麸炒） 乌梅（去核） 炙甘草 知母 罂粟壳（去蒂，蜜拌炙）

上各一钱，水二钟，枣一枚，煎一钟，临卧服。

通声煎 治咳嗽气促，满闷失音。

杏仁一升（去皮尖及双仁者，炒，另研如泥） 五味子 木通 菖蒲 人参 桂心 款冬花 细辛 竹茹 酥以上各三两 生姜汁 白蜜各一升 枣肉二斤

水五升，微火煎七沸，去渣，纳酥、蜜、姜汁、枣肉，再煎令稠，每服一匙，噙化。

喘

喘者，促促气急，喝喝痰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短气者，呼吸虽急而不能接续，似喘而无痰声，亦不抬肩，但肺壅而不能下；哮者与喘相类，但不似喘开口出气之多，而有呀呷之音。呷者口开，呀者口闭，开口闭口，尽有音声，呀呷二音，合成哮字，以痰结喉间，与气相击，故呷呀作声。三证极当详辨。

经曰：诸病喘满，皆属于热（火盛为夏热，火衰为冬寒，故寒病则气衰而息微，热病则气盛而息粗。又寒为阴，主乎迟缓，热为阳，主乎急数，故寒则息迟气微，热则息数气粗而为喘也）。《五藏生成篇》曰：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为太阴（上气，喘急也。胸中者，手太阴肺之分也。手阳明太阳为肺之表，二经之气，逆于胸中，则为喘嗽也）。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秋脉不及，肺金虚也。肺虚则短气，故云吸呼少气，非有余之喘也）。劳则喘息汗出（疲劳过度，则阳气动于阴分，故上奔于肺而喘，外达于表而汗）。邪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外伤于邪，则阳受之而入府，阳邪在表，故身热。不时卧者，不能以时卧者也。邪盛则实，故为喘呼）。二阳之病发心脾，其传为息贲（二阳者，阳明也，为胃与大肠也。心脾为子母，故胃府病必传于脾藏，脾受伤，必窃母气以自救，则心亦病也。土不能生金，而心火复刑之，则肺伤，故息上贲而喘急）。肝脉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肝为血海，血瘀则脉搏，木病则气上，故为喘逆）。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肾主纳气，肾水不足，虚火上越则动，得静而卧，乃动而喘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土虚不能制水，则水邪泛溢，并于胃府，气道不利，故为喘咳）。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此下四条，言喘属气，病在阳也，阴受气于夜，主静，夜行则劳动，肾主阴气，故喘出于肾，阴伤阳胜，故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堕恐者，伤筋损血，故喘出于肝，木淫乘土，故害脾也）；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惊恐则神气散乱肺藏，故喘出于肺，心藏神，故淫气伤之）；渡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水气通于肾，跌仆伤于骨，故喘出焉）。

愚按：《内经》论喘，其因众多，究不越于火逆上而气不降也。挟虚者亦有数条，非子母情牵，即仇仇肆虐，害乎肺金之气，使天道不能下济而光明者，孰非火之咎耶？虽然，火则一而虚实则分。丹溪曰：虚火可补，参芪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每见世俗一遇喘家，纯行破气，于太过者当矣，于不及者可乎？余尝论证，因虚而死者十九，因实而死者十一。治实者攻之即效，无所难也；治虚者补之未必即效，须悠久成功，其间转折进退，良非易也。故辨证不可不急，而辨喘证为尤急也。巢氏、严氏止言实热，独王海藏云，肺气果盛，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皆以火烁真气，气衰而喘，所谓盛者，非肺气也，肺中之火也。斯言高出前古，惜乎但举其端，未能缕悉，请得而详之。气虚而火入于肺者，补气为先（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阴虚而火来乘金者，壮水为亟（六味地黄丸），风寒者解其邪（三拗汤、华盖散），湿气者利其水（渗湿汤），暑邪者，涤其烦（白虎汤、香薷汤），肺热者清其上（二冬二母，苦桔栀芩），痰壅者消之，（二陈汤），气郁者疏之（四七汤），饮停者吐之（吐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火实者清之（白虎汤加瓜蒌仁、枳壳、黄芩神效），肺痈而喘，保金化毒（苡仁、甘草节、桔梗、贝母、防风、金银花、橘红、门冬），肺胀而喘，利水散邪，（肺胀之状，咳而上气，喘而烦躁，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汤加石膏主之），肾虚火不归经，导龙入海，（八味丸主之），肾虚水邪泛滥，逐水下流（《金匮》肾气丸），别有哮证，似喘而非，呼吸有声，呀呷不已，良由痰火郁于内，风寒束其外；或因坐卧寒湿，或因酸咸过食，或因积火薰蒸，病根深久，难以卒除。避风寒，节厚味，禁用凉剂，恐风邪难解；禁用热剂，恐痰火易升。理气疏风，

勿忘根本，为善治也（宜苏子、枳壳、桔梗、防风、半夏、瓜蒌、茯苓、甘草。如冬月风甚，加麻黄；夏月痰多，加石膏；挟寒者多用生姜）。哮证发于冬初者，多先于八九月未寒之时，用大承气下其热，至冬寒时无热可包，此为妙法。

如上诸款，皆其大纲，若五藏六府七情六气，何在非致喘之由，须知举一隅即以三隅反，方不愧为明通，可以司人之命矣！

（脉候）喘逆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上气面浮肿，肩息，脉浮大者危。上气喘息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死。右寸沉实而紧，为肺感寒邪，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热退而喘定。喘脉宜浮迟，不宜急疾。

医　案

太学朱宁宇在监时，喘息多痰，可坐不可卧，可俯不可仰，惶急求治。余曰：两尺独大而软，为上盛下虚。遂以地黄丸一两，用桔梗三钱、枳壳二钱、甘草一钱、半夏一钱，煎汤送下，不数剂而安。

给谏黄健庵，中气大虚，发热自汗，喘急。余诊之，脉大而数，按之如无，此内有真寒，外见假热，当以理中汤冷饮。举家无主，不能信从，惟用清火化痰之剂，遂致不起。

叶振瀛夫人，喘急痞闷，肌肤如灼，汗出如洗，目不得瞑。余诊之，六脉皆大，正所谓汗出如油，喘而不休，绝证见矣，越三日殁。

社友宋敬夫令爱，中气素虚，食少神倦，至春初急喘急闷绝，手足俱冷，咸谓立毙矣。余曰：气虚极而金不清肃，不能下行，非大剂温补，决无生理。遂以人参一两、干姜三钱、熟附子三钱、白术五钱，一服即苏。后服人参七斤余、姜附各二斤，全愈不复发。

社友孙芳其令爱，久嗽而喘，凡顺气化痰清金降火之剂，几于遍尝，绝不取效。一日喘甚烦躁，余视其目则胀出，鼻则鼓扇，脉则浮而且大，肺胀无疑矣。遂以越婢加半夏汤投之，一剂而减，再剂而愈。余曰：今虽愈，未可恃也，当以参术补元助养金气，使清肃下行，竟因循月许，终不调补，再发而不可救药矣。

文学顾明华，十年哮嗽，百药无功，诊其两寸数而涩，余曰：涩者，痰火风寒，久久盘踞，根深蒂固矣。须补养月余，行吐下之法，半年之间，凡吐下十次，服剂百余，遂愈。更以补中益气为丸，加鸡子、秋石，服年许，永不复发。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风。

六君子汤　六味丸　八味丸　见虚痨。

《金匮》肾气丸　见肿胀。

白虎汤　香薷饮　见暑中。

二陈汤　见痰饮。

三拗汤　治寒燠不常，暴嗽喘急，鼻塞痰壅。

麻黄（不去节）　杏仁（不去尖）　甘草（不炙）各等分

每服五钱，水一钟，姜五片，煎服取汗。

华盖散　治肺风痰喘。

麻黄（去根节）　紫苏子（炒）　杏仁（炒，去皮尖）　桑白皮（炒）　赤茯苓（去皮）　橘红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一钟，姜五片，红枣一枚，煎一钟服。

渗湿汤　治湿伤身重而喘。

苍术　白术　甘草（炙）各一两　茯苓（去皮）　干姜（炮）各二两　橘红　丁香各二钱半

每服四钱，水一盏，枣一枚，姜三片，煎七分服。

越婢加半夏汤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一两　半夏半斤　大枣十五枚

水六升，先煎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小青龙加石膏汤

麻黄　芍药　桂枝　细辛　甘草　干姜各三钱　五味子　半夏各半两　石膏二两

水一斗，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

四七汤　见咳嗽。

加减泻白散

桑白皮一两　地骨皮　知母　陈皮（去白）　桔梗各五钱　青皮（去白）　黄芩炙甘草各二钱

每服五钱，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服。

木防己汤

木防己三两　石膏鸡子大一块　桂皮二两　人参四两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千缗汤　治喘急有风痰。

半夏七枚（制熟）　皂角（去皮弦）　炙甘草各一钱

水一碗，煮减半，顿服。

半夏丸　伤风痰喘，兀兀欲吐，恶心欲倒。

半夏一两　槟榔　雄黄各三钱

上为细末，姜汁浸蒸饼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

定喘奇方　治稠痰壅盛，体肥而喘。

橘红二两（明矾五钱同炒香，去矾用）　半夏一两五钱　杏仁（麸炒）一两　瓜蒌仁（去油）一两　炙甘草七钱　黄芩（酒炒）五钱　皂角（去皮弦子，烧存性）三钱

上为末，淡姜汤打蒸饼糊为丸，绿豆大。每食后白汤下一钱，日二次，五日后下痰而愈。虚人每服七分。

简易黄丸子　清痰定喘及齁鮯。

雄黄（细研水飞）　雌黄（研细）各三钱　山栀仁七枚　绿豆四十九粒　明矾二分（研细，并生用）

上为末，稀糊丸，绿豆大。每服一二丸，薄荷细茶汤临卧服。

清金丹　治食积痰哮喘，遇厚味即发。

萝卜子（淘净，蒸熟，晒干为末）一两　猪牙皂角（烧存性）三钱

以上生姜汁浸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三五十丸，咽下。

水哮方

芫花（为末）　大水上浮渣（滤过）　大米粉

上三味，搜为稞，清水煮熟，恣意食之。

压掌散　治男女哮喘。

麻黄（去节）二钱五分　炙甘草二钱　白果五枚（打碎）

水煎，临卧服。

卷之十

痹

（行痹　痛痹　着痹）

《内经》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痹者，闭者。风寒湿三气杂合，则壅闭经络，血气不行，则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风者，善行而数变，故为行痹。行而不定，凡走注历节疼痛之类，俗名流火是也），寒气胜者为痛痹（寒气凝结，阳气不行，故痛楚甚异，俗名痛风是也），湿气胜者为着痹（肢体重着不移，或为疼痛，或为不仁。湿从土化，病多发于肌肉，俗名麻木是也）。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凡风寒湿所为行痹、痛痹、着痹，又以所遇之时，所客之处，而命其名。非行痹、痛痹、着痹之外，别有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也）。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也（舍者，邪入而居之也。时者，气主之时，五藏各有所应也。病久不去，而复感于邪气必更深，故内舍其合而入于藏）。肺痹者，烦满喘而呕（肺在上焦；其脉循胃口，故为烦喘而呕也）；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心合脉而痹气居之，故脉不通。心脉起于心中，其支者上挟咽，其直者却上肺，故其病如此。厥气，阴气也。心火衰则邪乘之，故神怯而恐）；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肝藏魂，肝气痹则魂不安，故夜卧则惊。肝脉下者过阴器，抵少腹，上者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故为病如此）；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肾者胃之关，肾气痹则阴邪乘胃，故善胀。尻以代踵，足挛不能伸也，脊以代头，身偻不能直也，肾脉入跟中，上腘内，出腘内廉，贯脊属肾。故为是病）；脾痹者，四肢懈惰，发咳，呕汁，上为大塞（脾主四支，故为懈惰。其脉属脾络胃，上鬲挟咽，气痹不行，故发咳呕汁，甚则上焦否隔，为大塞不通也）；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肠者兼大小肠而言，肠间病痹，则下焦之气不化，故虽数饮，而小便不得出。小便不出，则本末俱病，故与中气喘争，盖其清浊不分，故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胞者，膀胱之脬也，膀胱气闭，故按之内痛。水闭则畜而为热，故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也。膀胱之脉，从巅入络脑，故上为清涕）。

愚按：《内经》论痹，四时之令，皆能为邪，五藏之气，各能受病，六气之中，风寒湿居其半，即其曰杂至，曰合，则知非偏受一气可以致痹。又曰：风胜为行痹，寒胜为痛痹，湿胜为着痹。即其下一胜字，则知但分邪有轻重，未尝非三气杂合为病也。皮肉筋骨脉各有五藏之合，初病在外，久而不去，则各因其合而内舍于藏。在外者祛之犹易，入藏者攻之实难；治外者散邪为急，治藏者养正为先。治行痹者散风为主，御寒利湿，仍不可废，大抵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大抵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治着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亦不可缺，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胜湿，而气足自无顽麻也。提其大纲，约略如此，分条治法，别列于左。

筋痹，即风痹也。游行不定，上下左右，随其虚邪，与血气相搏，聚于关节，或赤或肿，筋脉驰纵，古称走注，今名流火。防风汤主之，如意通圣散、桂心散、没药散、虎骨丸、十生丹、一粒金丹、乳香应痛丸。脉痹，即热痹也。藏府移热，复遇外邪，客搏经络，留而不行，故癖痹；肌肉热极，唇口反裂，皮肤色变，升麻汤主之。肌痹，即着痹、湿痹也。留而不移，汗多，四肢缓弱，皮肤不仁，精神昏塞，今名麻木。神效黄芪汤主之。皮痹者，邪在皮毛，瘾疹风疮，搔之不痛，宜疏风养血。骨痹，即寒痹、痛痹也，痛苦切心，四肢挛急，关节浮肿，五积散主之。肠痹者，五苓散加桑皮、木通、麦门冬。胞痹者，肾着汤、肾沥汤。五藏痹，五痹汤。肝痹加枣仁、柴胡，心痹加远志、茯神、麦门冬、犀角，脾痹加厚朴、枳实、砂仁、神曲，肺痹加半夏、紫

菀、杏仁、麻黄，肾痹加独活、官桂、杜仲、牛膝、黄芪、革薤。

（脉候）大而涩为痹，脉急亦为痹。肺脉微为肺痹，心脉微为心痹，右寸沉而迟涩为皮痹，左寸结不流利为血痹，右关脉举按皆无力而涩为肉痹，左关弦紧而数浮沉有力为筋痹。

医　案

文学陆文湖，两足麻木，自服活血之剂不效，改服攻痰之剂又不效，经半载后，两手亦麻，左胁下有尺许不知痛痒。余曰：此经所谓着痹也。六脉大而无力，气血皆损，用神效黄芪汤，加茯苓、白术、当归、地黄，十剂后小有效，更有十全大补五十余剂始安。

孝廉王春卿，久患流火，靡药弗尝，病势日迫，商之余曰，尚可疗否？余曰：经年之病，且痛伤元气，非大补气血不可。春卿曰：数月前曾服参少许，痛势大作，故不敢用。余曰：病有新久之不同，今大虚矣，而日从事于散风清火，清火则脾必败，散风则肺必伤。言之甚力，竟不能决，遂致不起。

盐贾叶作舟，遍体疼痛，尻髀皆肿，足膝挛急。余曰：此寒伤荣血，筋脉为之引急，《内经》所谓痛痹也。用乌药顺气散七剂而减，更加白术、桂枝，一月而愈。

防风汤

杏仁（去皮尖）　当归（酒洗）　赤茯苓（去皮）　防风各一钱　黄芩　秦艽　葛根各二钱　羌活八分　桂枝　甘草各五分

水一钟，姜三片，煎七分，入好酒半钟，食远服。

如意通圣散　治走注疼痛。

当归（去芦）　陈皮（去白）　麻黄（去节）　甘草（炙）　川芎　御米壳（去顶蒂膈）　丁香各等分

上用慢火炒令黄色，每服五钱，水二钟，煎一钟服。如腰脚痛，加虎骨、乳香、没药；心痛加乳香、良姜。此治痹痛之仙药也。

桂心散

桂心　漏芦　威灵仙　芎劳　白芷　当归（去芦）　木香　白僵蚕（炒）　地龙（炒去土）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下。

没药散　治遍身百节走注疼痛。

没药二两（另研）　虎骨四两（醋炙）

上为细末。每服五钱，酒下，日再服。

小乌犀丸

乌犀角　干蝎（炒）　白僵蚕（炒）　地龙（去土）　朱砂（水飞）　天麻（煨）　羌活（去芦）　芎劳　防风（去芦）　甘菊花（去蒂）　蔓荆子各一两　牛黄（另研）　麝香（另研）　干姜（炮）各五钱　虎胫骨（醋炙）　当归（去芦）　败龟　白花蛇（酒浸）　天南星（姜制）　肉桂（去粗皮）　附子（炮去皮脐）　海桐皮　木香（忌火）　人参（去芦）各七钱

为细末，研匀，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温酒或薄荷汤嚼下。

虎骨丸

虎骨四两（醋炙）　五灵脂（醋淘，去沙）　白僵蚕（炒）　地龙（去土炒）　白胶香（另研）　威灵仙各一两　川乌头三两（炮）　胡桃肉三两半（去衣研）

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空心酒下，日二服。

十生丹

天麻　防风（去芦）　羌活（去芦）　独活（去芦）　川乌　草乌（去芦）　何

首乌 当归（去芦） 海桐皮 川芎各等分（俱生用）

上蜜丸，每丸重一钱。每服一丸，茶汤磨服。

一粒金丹

草乌头（锉炒） 五灵脂各一两 地龙（去土炒） 木鳖子各半两 白胶香一两（另研） 当归（去芦）各一两 麝香一钱（另研）

为末，糯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丸，温酒下，服药后微汗为效。

乳香应痛丸

草乌头一两半（炒） 五灵脂 赤石脂各一两（研） 乳香半两（另研） 没药五钱（另研）。

上为末，醋糊丸，小豆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送下，日二服。

升麻汤

升麻三钱 茯苓（去皮木） 人参 防风 犀角（镑） 羚羊角（镑） 羌活各一钱 官桂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入竹沥半酒钟服。

神效黄芪汤

黄芪二钱 人参（去芦） 白芍药 炙甘草各一钱 蔓荆子二分 陈皮（去白）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去渣临卧服。小便涩，加泽泻；有热，加酒炒黄柏；麻木，虽有热，不用黄柏，再加黄芪一钱；服缩小，去芍药。忌酒、醋、湿面、葱、蒜、韭、生、冷。

人参益气汤 治夏月麻木，倦怠嗜卧。

黄芪八钱 人参 生甘草各五钱 炙甘草二钱 芍药三钱 升麻二钱 柴胡二钱半 五味子百二十粒

每服半两，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服后眠稳，于麻痹处按摩屈伸，午前又一服。

第二次药煎服如前 黄芪八钱 红花五分 陈皮一钱 泽泻五分

第三次服药 黄芪六钱 黄柏一钱二分 陈皮三钱 泽泻 升麻各二钱 白芍药五钱 生甘草四钱 五味子一百粒 生黄芩八钱 炙甘草二分

分四服，煎服如前法。秋去五味子，冬去黄芩。此方大效。

五积散 治感冒寒邪，头痛身痛，寒痹大痛，无问内伤生冷，外感寒邪皆效。

苍术（泔浸去皮）二十四两 厚朴（去粗皮，姜制） 干姜各四两（炮） 枳壳（去穰麸炒） 麻黄（去根节） 陈皮（去白）各六两 桔梗（去芦）十二两 半夏（汤洗七次） 白芷 茯苓 当归 川芎 炙甘草 肉桂 芍药各三两

每服四钱，水一钟，姜三片，葱白三根，煎七分，热服。挟气，加吴茱萸；调经催生，用艾醋。

五苓散 见泄泻。

肾着汤 见腰痛。

肾沥汤

麦门冬（去心） 五加皮 犀角各一钱半 赤芍药（煨） 桔梗 杜仲（姜汁炒去丝） 木通各一钱 桑螵蛸一个

水一钟，入羊肾少许，煎八分，食前服。

五痹汤 治五藏痹。

人参 茯苓 当归（酒洗） 白芍药（煨） 川芎各一钱（肝心肾三痹当倍用之） 五味子十五粒 白术一钱（脾痹倍之） 细辛七分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一片，煎八分，食远服。

痿

手足痿软而无力，百节缓纵而不收，证名曰痿。

经曰：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肺痿者，皮毛痿也。盖热乘肺金，在内则为叶焦，在外则为皮毛虚弱急薄。若热气留着不去，久而及于筋脉骨肉，则病生痿躄。躄者，足弱不能行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心痿者，脉痿也，心热则火炎，故三阴在下之脉，亦皆厥热而上，上逆则下虚乃生。脉痿者，四肢关节之处如枢纽之折而不能提挈，足胫纵缓而不能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肝痿者，筋痿也。胆附于肝，肝热则胆泄，故口苦，筋膜受热，则血液干，故拘挛而为筋痿也）。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脾痿者，肉痿也。脾与胃以膜相连，而开窍于口，故脾热则胃干则渴。脾主肌肉，热畜于内，则精气耗伤，故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肾痿者，骨痿也。腰者，肾之府，其脉贯脊，其主骨髓。故肾热则见证若此）。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此言五藏之痿，皆因肺热最高，故为藏长覆于心上，故为心盖），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失亡，不得，则悲哀动中而伤肺。气郁生火，故呼吸有声，发为肺鸣。金藏病则失其清肃之化，故热而叶焦），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肺主气以行营卫，为相傅以节制五藏，则一身皆治，故五藏之痿，皆因于肺气热，则五藏之阴皆不足，此痿躄所以生于肺也。五痿虽异，总名痿躄）。论痿者独取阳明，何也？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阳明者，胃也，主纳水谷，化精微以资养表里，故为五藏六府之海，而下润宗筋，宗筋者，前阴所聚之筋也，为诸筋之会，凡腰脊溪谷之筋，皆属于此，故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阳明合于宗筋（冲脉为十二经之海，故主渗灌溪谷。冲脉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夹脐上行，阳明脉亦夹脐旁去中行二寸下行，故皆会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宗筋聚于前阴，前阴者足之三阴、阳明、少阳，及冲任督跻九脉之所会也。九者之中，阳明为藏府之海，冲为经脉之海，此一阴一阳，总乎其间，故曰阴阳总宗筋之会也。会于气街者，气街为阳明之正脉，故阳明独为之长。带脉者起于季胁，围身一周；督脉者起于会阴，分三歧为任冲，而上行腹背，故诸经者皆联属于带脉，支络于督脉也）。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阳明虚则血气少，不能润养宗筋。故弛纵，宗筋纵则带脉不能收引，故足痿不用，所以当治阳明也）。

愚按：痿者，重疾也。故《内经》叠出诸篇，而前哲之集方论者，或附见于虚痨，或附见于风湿，大失经旨。赖丹溪特表而出之，惜乎言之未备也。经言病本虽五藏各有，而独重太阴肺经；经言治法虽诸经各调，而独重阳明胃经；此其说何居乎？肺经体燥，居上而主气化，以行令于一身，畏火者也。五藏之热火薰蒸则金被克，而肺热叶焦，故致疾有五藏之殊，而手太阴之地未有不伤者也。胃土体湿居中，而受水谷，以灌溉于四肢，畏木者也。肺经之受邪失正，则木无制而侮其所胜，故治法有五藏之分，而足阳明之地，未有或遗者也。夫既曰肺伤，则治之亦宜在肺矣，而岐伯独取阳明，又何也？《灵枢》所谓真气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阳明虚则五藏无所禀，不能行气血，濡筋骨，利关节，故百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处不用而为痿，不独取阳明而何取哉？丹溪所以云：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胃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斯言当矣。若胃虚减食者，当以芳香辛温之剂治之，若拘于泻南之说，则胃愈伤矣，藿香养胃汤。诚能本此施治，其于痿也思过半矣。至于七情六淫，挟有多

端，临病制方，非笔舌所能罄耳。

（治法）心气热则脉痿，铁粉、银箔、黄连、苦参、龙胆草、石蜜、牛黄、龙齿、秦艽、白鲜皮、牡丹皮、地骨皮、雷丸、犀角之属。肝气热则筋痿，生地黄、天门冬、百合、紫葳、白蒺藜、杜仲、萆薢、菟丝子，川牛膝、防风、黄芩、黄连之属。脾气热则肉痿，二术、二陈、霞天膏之属。肾气热则骨痿，金刚丸、牛膝丸、加味四斤丸、煨肾丸。肺热痿，黄芪、天麦门冬、石斛、百合、山药、犀角、通草、桔梗、枯芩、山栀、杏仁、秦艽之属。挟湿热，健步丸加黄柏、苍术、黄芩或清燥汤。湿痰，二陈，二妙、竹沥、姜汁。血虚，四物汤、二妙散、补阴丸。气虚，四君子汤合二妙散。气血俱虚，十全大补汤。食积，木香槟榔丸。死血，桃仁、红花、蓬术、穿山甲、四物汤。实而有积，三化汤、承气汤，下数十遍而愈。肾肝下虚，补益肾肝丸，补龟滋阴丸、补益丸、虎潜丸。

医　案

太学朱修之，八年痿废，更医累百，毫末无功。一日读余《颐生微论》，千里相招，余诊之，六脉有力，饮食若常，此实热内蒸，心阳独亢，证名脉痿。用承气汤，下六七行，左足便能伸缩。再用大承气，又下十余行，手中可以持物。更用黄连、黄芩各一斤，酒蒸大黄八两，蜜丸，日服四钱，以人参汤送。一月之内，去积滞不可胜数，四肢皆能展舒。余曰，今积滞尽矣，煎三才膏十斤与之，服毕而应酬如故。修之家世金陵，嗣后遂如骨肉，岁时通问不懈。

崇明文学倪君俦，四年不能起床，延余航海治之，简其平日所服，寒凉者十六，补肝肾者十三，诊其脉大而无力，此营卫交虚。以十全大补加秦艽、熟附各一钱，朝服之；夕用八味丸加牛膝、杜仲、远志、萆薢、虎骨、龟板、黄柏，温酒送七钱，凡三月而机关利。

藿香养胃汤　治胃虚不食，筋无所养而成痿。

藿香　白术（炒透）　人参　茯苓　苡仁　半夏曲　乌药　神曲（炒）　缩砂（炒）各一钱半　荜澄茄　甘草（炒）各一钱

水二钟，姜五片，枣二枚，煎一钟服。

二陈汤　见痰饮。

霞天膏　即倒仓法，见积聚。

清燥汤　见类中风。

金刚丸　治肾虚精败骨痿。

萆薢　杜仲（炒去丝）　肉苁蓉（酒浸）　菟丝子（酒浸）各等分

上为末，酒煮猪腰子和丸，梧子大。每服五钱，空心温酒送下。

牛膝丸　治肾肝虚，骨痿筋弱。

牛膝（酒浸）　萆薢　杜仲（炒去丝）　白蒺藜　防风　菟丝子（酒浸）　肉苁蓉（酒浸）等分　官桂减半

制服同金刚丸。

加味四斤丸　治肾肝虚，筋骨痿。

肉苁蓉（酒浸）　牛膝（酒浸）　天麻　木瓜　鹿茸（去毛，切，酥焙）　熟地黄　五味子（酒浸）　菟丝子（酒浸，另研）各等分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钱，空心酒下。

煨肾丸　治肝脾肾伤，宜缓中消谷益精。

补骨脂（酒炒）　萆薢　杜仲（炒去丝）　白蒺藜　防风　菟丝子（酒浸）　肉苁蓉（酒浸）　葫芦巴　牛膝等分　肉桂减半

上为末，将猪腰子制同食法，和蜜杵丸，梧子大。每服五钱，空心酒送，治腰痛

甚效。

健步丸

羌活　柴胡各五钱　防风三钱　川乌一钱　滑石（炒）五钱　泽泻三钱　防己（酒洗）一两　苦参（酒洗）一钱　肉桂　甘草（炙）　瓜蒌根（酒制）各五钱

上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二钱，煎愈风汤（见中风）空心送下。

虎潜丸

龟板　黄柏各四两　知母　熟地黄各一钱　牛膝三两半　芍药一两半　琐阳　虎骨（酥炙）　当归各一两　干姜半两　陈皮七钱半

为末，酒糊丸。加附子更妙。

补阴丸

黄柏　知母（俱盐酒拌炒）　熟地黄　败龟板（酥炙）　白芍药（煨）　陈皮　牛膝（酒浸）各二两　虎胫骨（酥炙）　琐阳（酒浸酥炙）　当归（酒洗）各一两半（冬加干姜五钱）

上为末，酒煮羯羊肉为丸。盐汤下。

四物汤　四君子汤　十全大补汤　俱见虚劳。

三化汤　见中风。

大小承气汤　见伤寒。

补益肾肝丸

柴胡　羌活　生地黄　苦参（炒）　防己（炒）各五分　附子（炮）　肉桂各一钱　当归二钱

上为末，熟水丸，如芡实大。每服四钱，温水送下。

神龟滋阴丸　治足废，名曰痿厥。

龟板四两（酒炙）　黄柏（炒）　知母（炒）各二两　枸杞子　五味子　琐阳各一两　干姜半两

为末，猪脊髓为丸，梧子大。每服五钱。

补益丸

白术二两　生地（酒浸）两半　龟板（酒浸）　锁阳（酒浸）　归身（酒浸）　陈皮　杜仲　牛膝各一两　干姜七钱　黄柏（炒）　虎胫骨（酒浸）　茯苓各半两　五味子二钱　甘草（炙）一钱　白芍（酒浸）　菟丝子（酒蒸，研如糊，入余药末，晒干）各一两

上末，紫河车为丸。每服五钱。

惊

经曰：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肝应东方，于卦为震，于象为风，风木多振动，故病为惊骇）。又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土恶木也（阳明多气多血，血气壅则易热，热则恶火，阳明气厥，则为忧惊，故恶人之烦扰也）。

愚按：外有危险，触之而惊，心胆强者，不能为害；心胆怯者，触而易惊。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或自汗，并温胆汤，呕则以人参代竹茹。眠多异梦，随即惊觉，温胆汤加枣仁、莲子，以金银煎下，或镇心丹、远志丸，妙香散、琥珀养心丹、定志丸。卧多惊魇，口中有声，珍珠母丸、独活汤。外物卒惊，宜行镇重，密陀僧细末，茶调一钱，或黄连安神丸。或热郁生痰，寒水石散。或气郁生痰，加味四七汤。丹溪曰：惊则神出于舍，舍空得液，痰涎永系于胞络之间。控涎丹加辰砂、远志。

（脉候）寸口脉动为惊，惊者其脉止而复来，其人目睛不转，不能呼气。

温胆汤　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详，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或短气，或自汗。

半夏（汤洗）　枳实　竹茹各一两　橘皮两半（去白）　炙甘草四钱　白茯苓七钱

每服五钱，水一碗，姜七片，枣一枚，煎服。

镇心丸　治心血不足，怔忡多梦，如堕崖谷。

酸枣仁（炒）二钱半　车前子（去土）　白茯苓（去皮）　麦门冬（去心）　五味子　茯神（去木）　肉桂各一两二钱半　熟地黄（酒浸蒸）　龙齿　天门冬（去心）　远志（甘草水煮，去心）　山药（姜制）各一两半　人参　朱砂（水飞为衣）各半两

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空心米汤下。

远志丸

远志（去心，姜汁淹）　石菖蒲各五钱　茯神　茯苓　人参　龙齿各一两。

为末，蜜丸，梧子大，辰砂为衣。熟水送下三钱。

妙香散　见痰。

琥珀养心丹　治心跳善惊。

琥珀（另研）二钱　龙齿（煅，另研）一两　远志（甘草汤煮，去木）　石菖蒲　茯神　人参　酸枣仁（炒）各五钱　生地黄　当归各七钱　黄连三钱　柏子仁五钱　朱砂（另研）三钱　牛黄（另研）一钱

上为末；猪心血丸，黍米大，金箔为衣。灯心汤送下五钱。

定志丸　菖蒲（炒）　远志（去心）各二两　茯神　人参各三钱

为末，蜜丸，梧子大，朱砂为衣。米饮送下三钱。

珍珠母丸　治肝虚受风，卧若惊状。

珠母（研细）七钱五分　当归　熟地黄各一两半　人参　酸枣仁　柏子仁　犀角　茯苓各一两　沉香　龙齿各五分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三钱，金银薄荷汤下。

黄连安神丸　治心乱烦热，胸中气乱，兀兀欲吐，膈上伏热。

朱砂一钱（水飞）　黄连（酒炒）钱半　甘草（炙）五分　生地黄一钱　当归头一钱

上为细末，蒸饼丸，黄米大。每服十丸，津下。

独活汤

独活　羌活　人参　前胡　细辛　半夏　沙参　甘草　五味子　白茯苓　酸枣仁（炒）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四钱，水一钟，姜三片，乌梅半个，煎七分服。

寒水石散

寒水石（煅）　滑石（水飞）各一两　生甘草二钱半

为末。每服二钱，姜枣汤下。

加味四七汤

半夏（姜制）二钱五分　厚朴（姜制）　茯苓（去皮）各一钱半　苏叶　茯神各二钱　远志（去心）　菖蒲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红枣一枚，煎一钟服。

控涎丹

甘遂（去心）　紫大戟（去皮）　白芥子各等分

上为末，煮糊丸，桐子大。临卧淡姜汤下七丸。

悸

（心悚也、筑筑然跳动也）

经曰：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闭而不通病热，郁而为涎，涎成则烦，心下鼓动。鼓者，跳动如击鼓也、五痹汤加茯苓、远志、半夏）。

愚按：经文及《原病式》云：水衰火旺，心胸躁动，天王补心丹主之。《伤寒论》曰：心为火而恶水，水停心下，筑筑然跳动不能自安，半夏麻黄丸，茯苓饮子。亦有汗吐下后，正气虚而悸不得卧者，温胆汤。丹溪责之虚与痰，辰砂远志丸，有饮者控涎丹。证状不齐，总不外于心伤而火动，火郁而生涎也。若夫虚实之分，气血之辨，痰与饮，寒与热，外伤天邪，内伤情志，是在临证者详之。

五痹汤　见痹。

控涎丹　温胆汤　俱见惊。

天王补心丹　壮水补心，清热化痰，定惊悸。

人参五钱　当归（酒浸）　麦门冬（去心）　五味子　天门冬（去心）　柏子仁　酸枣仁各一两　白茯苓　玄参　丹参　桔梗　远志各五钱　生地黄四两　黄连（酒洗，炒）二两

为末，蜜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钱，灯心竹叶煎汤送下。

半夏麻黄丸

半夏　麻黄各等分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一钱，日三服。

茯苓饮子　治痰饮伏于心胃，悸动不已。

赤茯苓（去皮）　熟半夏　白茯神（去木）　麦门冬（去心）　橘红各二钱　槟榔　沉香（忌火）　甘草（炙）一钱二

水一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辰砂远志丸　安心神，化风痰。

石菖蒲（去毛）　远志（去心）　人参　茯神（去木）　辰砂各半两　川芎　山药　铁粉　麦门冬（去心）　细辛　天麻　半夏曲　南星（炒黄）　白附子（生）各一两。

为末，生姜五两取汁，入水煮糊，丸如绿豆大，别以朱砂为末。每服一钱，临卧姜汤服。

恐

经曰：在藏为肾，在志为恐。又云：精气并于肾则恐（恐者，肾之情志，下章之言他藏者，亦莫不由于肾也）。肝藏血，血不足则恐（肝者，肾之子也，水强则胆壮，水薄则血虚而为恐矣）。胃为恐（胃属土，肾属水，土邪伤水，则为恐也）。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心藏神，神伤则心怯，所以恐惧自失，火伤畏水之故）。

按：经文论恐，有肾肝心胃四藏之分。而肝胆于肾，乙癸同源者也；胃之于肾，侮所不胜也；心之于肾，畏其所胜者也。故恐之一证，属肾之本志，而旁及于他藏，治法则有别焉。治肾伤者，宜味厚，枸杞、远志、地黄、山茱萸、茯苓、牛膝、杜仲之属。治肝胆者，宜养阴，枣仁、山茱萸、牡丹皮、白芍药、甘草、龙齿之属。治阳明者，壮其气，四君子汤倍用茯苓。治心君者，镇其神，朱砂、琥珀、金银箔、犀角、龙齿之属。

人参散　治肝肾虚而多恐，不能独卧。

人参 枳壳 五味子 桂心 甘菊花 茯神 山茱萸 枸杞子各七钱半 柏子仁一两 熟地黄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

茯神散 治胆胃不足，心神恐怯。

茯神一两 远志 防风 细辛 白术 前胡 熟地黄 甘菊花 人参 桂心各七钱半 枳壳半两

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钟，姜三片，煎至六分，温服。

补胆防风汤 治胆虚目暗眩冒，梦见斗讼，恐惧而色变。

防风一钱 人参七分 细辛 芎劳 甘草 茯神 独活 前胡各八分

为末。每服四钱，水钟半，枣二枚，煎八分服。

医 案

一儒者久困场屋，吐衄盈盆，尪羸骨立，梦斗争恐怖，遇劳即发，补心安神，投之漠如。一日读《素问》，乃知魂藏于肝，肝藏血，作文苦，衄血多，则魂失养，故交睫即魇，非峻补不可。而草木力薄，以酒溶鹿角胶空腹饮之，五日而安卧，一月而神宁。鹿角峻补精血，血旺神自安也。

健 忘

经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气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上气者，心家之清气；下气者，肠胃之浊气，营卫留于下，则肾中之精气不能时时上交于心，故健忘）。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善忘其前言（怒本肝之志，而亦伤肾者，肝肾为子母，气相通也。肾藏志，志伤则意失，而善忘其前言也）。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善忘（血并于下，则无以养其心，气并于上，则无以充其肾。水下火上，坎离不交，乱其揆度，故善忘也）。

愚按：《内经》之原健忘，俱责之心肾不交，心不下交于肾，浊火乱其神明，肾不上交于心，精气伏而不用。火居上则因而为痰，水居下则因而生躁。扰扰纭纭，昏而不宁，故补肾而使之时上，养心而使之善下，则神气清明，志意常治，而何健忘之有？

（治法）思虑过度，归脾汤。精神衰倦，人参养荣汤，宁志膏。痰迷心窍，导痰汤送寿星丸。心肾不交，朱雀丸。

归脾汤 治思虑伤心脾，健忘怔忡。

人参 茯神 龙眼肉 黄芪 酸枣仁（炒研） 白术各二钱半 当归 远志各一钱 木香 甘草各三分

水二钟，姜五片，红枣一枚，煎一钟服。

人参养荣汤 见虚痨。

导痰汤 见痰饮。

宁志膏

人参 酸枣仁各一两 辰砂五钱 乳香二钱半

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汤送下。

寿星丸

南星一斤（掘坑深二尺，炭五斤，坑内烧红，扫净，酒浇南星，下坑急盖密一宿，焙） 琥珀四两（另研） 朱砂一两（水飞，一半为衣） 猪心血三个

生姜汁打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钱，人参汤空心送下，日三服。

朱雀丸

沉香一两 茯神四两

为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人参汤下。

不 得 卧

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行阳则寤，行阴则寐，此其常也。失其常则不得静而藏魂，目不得瞑）。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卧。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寤从阳而主上，寐从阴而主下，胃气上逆，则壅于肺而息有音，不得从其阴降之道，故卧不安也）。又曰：卧则喘者，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卧则喘者，亦不得卧也，水病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故为不得卧，卧而喘者，标本俱病也）。

愚按：《内经》及前哲诸论详考之，而知不寐之故，大约有五：一曰气虚，六君子汤加酸枣仁、黄芪。一曰阴虚，血少心烦，酸枣仁一两、生地黄五钱、米二合，煮粥食之。一曰痰滞，温胆汤加南星、酸枣仁、雄黄末。一曰水停，轻者六君子汤加菖蒲、远志、苍术，重者控涎丹。一曰胃不和，橘红、甘草、石斛、茯苓、半夏、神曲、山查之类。大端虽五，虚实寒热，互有不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六君子汤　见虚痨。

温胆汤　控涎丹　俱见惊。

酸枣汤　治虚痨虚烦不得眠。

酸枣仁一两　甘草一钱　知母　茯苓　芎劳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服。

鳖甲丸　治四肢无力，胆虚不眠。

鳖甲　酸枣仁　羌活　牛膝　黄芪　人参　五味子各等分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钱，酒下。

羌活胜湿汤　治卧而多惊，邪在少阳、厥阴。

羌活　独活　藁本　防风各一钱　蔓荆子三钱　川芎二分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服。

不 能 食

东垣云：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能食而肥；脾胃俱虚，不能食而瘦（由是言之，则不能食皆作虚论。若伤食恶食，心下痞满，自有治法，不在此例）。罗谦甫云：脾胃弱而食少，不可克伐，补之自然能食。许学士云：不能食者，不可全作脾治，肾气虚弱，不能消食饮食，譬之釜中水谷，下无火力，其何能熟？严用和云：房劳过度，真阳衰弱，不能上蒸脾土，中州不运，以致饮食不进。或胀满痞塞，或滞痛不消，须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

愚按：脾胃者，具坤顺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坤德或惭，补土以培其卑监；乾健稍弛，益火以助其转运。故东垣、谦甫以补土立言，学士用和以壮火垂训，盖有见乎土强则出纳自如，火强则转输不怠。火者，土之母也，虚则补其母，治病之常经。每见世俗一遇不能食者，便投香、砂、枳、朴、曲、卜、查、芽，甚而用黄连、山栀，以为开胃良方，而夭枉者多矣。不知此皆实则泻子之法，为脾胃间有积滞，有实火，元气未衰，邪气方张者设也。虚而伐之，则愈虚；虚而寒之，遏真火生化之元，不败其气而绝其谷乎？且误以参术为滞闷之品，畏之如砒鸩，独不闻经云“虚者补之”，又云“塞因塞用”乎？又不闻东垣云，脾胃之气，实则枳实、黄连泻之，虚则白术、陈皮补之乎？故不能食皆属脾虚，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补之不效，当补其母，八味地黄丸、二神丸。挟痰宜化，六君子汤。挟郁宜开，育气汤。仇木宜安，异功散加沉香、木

香。子金宜顾，肺金虚则盗窃土母之气以自救，而脾土益虚，甘、桔、参、苓之属。夫脾为五藏之母，土为万物之根，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关乎人者至为切亟，慎毋少忽！

医 案

文学倪念岚，累劳积郁，胸膈饱闷，不能饮食，服消食之剂不效，改而理气，又改而行痰，又改而开郁，又改而清火，半载之间，药百余剂，而病势日增，始来求治于余。余先简其方案，次诊其六脉，喟然叹曰：脉大而软，两尺如丝，明是火衰不能生土，反以伐气寒凉投之，何异于人既入井，而又下石乎？遂以六君子汤加益智、干姜、肉桂各一钱，十剂而少苏。然食甚少也，余劝以加附子一钱，兼用八味丸调补，凡百余日而复其居处之常。

新安程幼安，食少腹闷，食粥者久之。偶食蒸饼，遂发热作渴，头痛呕逆，或以伤寒治之，或以化食破气之药投之，俱不效，势甚危迫。余诊之，谓其兄季涵曰：脉无停滞之象，按之软且涩，是脾土大虚之证也，法当以参术理之。众皆不然，予曰：病热已亟，岂容再误？遂以四君子汤加沉香、炮姜与之，数剂而减，一月而安。

和中丸 开胃进食。

人参 白术各三两 干姜 甘草 陈皮 木瓜（去穰）各一两

为末。水丸，白汤送三钱。

七珍散 开胃养气，补脾进食。

人参 白术（酒炒）各一两半 黄芪（蜜炙） 白茯苓 砂仁（炒） 陈黄米（炒焦黑）一两 甘草（姜汁炒）五钱

为末。每服三钱，姜、枣汤送。

二神丸（破故纸补肾为癸水，肉豆蔻补脾为戊土，戊癸化火，进食妙方）

破故纸（炒）四两 肉豆蔻（生）三两

为末，肥枣四十九枚，生姜四两，切片同煮烂。去姜取枣，剥皮核，研膏为丸，桐子大。每服三钱，盐汤送下。

育气汤

木香 丁香 藿香 人参 白术 茯苓 砂仁 白豆蔻 茇澄茄 甘草（炙）各半两 山药三两 橘红 青皮（去白）各二钱半 白檀香半两

为末。每服二钱，木瓜汤调下。

资生丸

白术（泔浸，土蒸九次，晒九次，切片炒黄）三两 人参（去芦，饭上蒸熟）三两 山查肉（蒸）三两 茯苓（去皮、筋，切片，乳拌，饭上蒸，晒干）一两五钱 橘红 神曲（炒）各二两 川黄连（姜汁炒枯） 白豆蔻 泽泻（去毛，炒）各三钱 桔梗（炒） 藿香（洗） 甘草（蜜炙）各五钱 白扁豆（炒去壳） 莲肉（去心）各一两 薏苡仁（淘炒）三两 麦芽（炒） 芡实（炒） 山药（炒）各一两五钱

为末，蜜丸。每丸二钱，每服一丸，淡姜汤磨服。

汗

睡则汗出，醒则倏收曰盗汗；不分寤寐，不因劳动，自然汗出曰自汗。

《经》云：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阳有余者阴不足，故身热无汗；阴有余者阳不足，故多汗身寒，以其汗本属阴也）。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血之与汗异名同类，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与汗同，夺则重伤其阴，主死。夺者，迫之使出）。肾病者，寝汗憎风（肾伤则阴虚，故寝而盗汗出也）。

愚按：心之所藏，在内者为血，在外者为汗，汗者，心之液也；而肾主五液，故汗证未有不由心肾虚而得者。心阳虚不能卫外而为固，则外伤而自汗；肾阴衰不能内营而退藏，则内伤而盗汗。然二者之汗，各有冷热之分，因寒气乘阳虚而发者，所出之汗必冷，因热气乘阴虚而发者，所出之汗必热。虽然，热火过极，亢则害，承乃制，反兼胜己之化，而为冷者有之，此又不可不察也。至夫肺虚者，固其皮毛，黄芪六一汤、玉屏风散。脾虚者，壮其中气，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心虚者，益其血脉，当归六黄汤。肝虚者，禁其疏泄，白芍、枣仁、乌梅。肾虚者，助其封藏，五味、山茱萸、龙骨、地骨皮、牡蛎、远志、五倍子、何首乌。五藏之内，更有宜温、宜清、宜润、宜燥，岂容胶一定之法，以应无穷之变乎？

（脉候）：肺脉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肺脉缓甚为多汗。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肤涩而尺脉滑，主阴伤也，若汗出如胶之粘，如珠之凝，或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难治。

黄芪建中汤　治血气虚而自汗。

黄芪　肉桂各一钱半　白芍药三钱　甘草一钱

水二钟，煨姜五片，枣二枚，煎一钟，入稠饴一大匙，再煎一沸服。旧有微溏或呕吐者，不用饴。

芪附汤　治气虚阳弱，自汗体倦。

炙黄芪（去芦）　附子（炮去皮脐）等分

每服四钱，水一钟，姜十片，煎八分服。

参附汤

人参三钱　附子（炮去皮脐）一钱

水一钟，姜三片，煎六分服。

黄芪六一汤

黄芪（去芦，蜜炙）六两　炙甘草一两

每服五钱，水一钟，枣一枚，煎七分服。

玉屏风散

防风　黄芪各一两　白术二两

每服三钱，水一钟，姜三片，煎六分服。

白术散　治虚风多汗少气，不治将成消渴。

煨牡蛎三钱　白术一两二钱半　防风二两半

为末。每服一钱，温水调下。

安胃汤　治汗出日久，虚风痿痹。

黄连（去须）　五味子　乌梅肉　甘草（生）各五分　熟甘草三分　升麻梢二分

水二杯，煎一杯服。

正元散　治下元虚冷，自汗厥逆，呕吐痛泻。

红豆（炒）　干姜（炮）　陈皮（去白）各三钱　人参　白术　炙甘草　茯苓（去皮）各二两　肉桂（去粗皮）　川乌（炮去皮）各半两　附子（炮去皮尖）　山药（姜汁浸炒）川芎　乌药（去木）　干葛各一两　炙黄芪一两半

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钟，姜三片，枣一枚，盐少许，煎七分，食前服。

牡蛎散　治自汗盗汗。

黄芪　麻黄根　煅牡蛎（研）各等分

每服三钱，水一杯，小麦一百粒，煎六分服。

大补黄芪汤

黄芪（蜜炙）　防风　山茱萸　川芎　当归　炒白术　肉桂　炙甘草　五味子　人参各一两　白茯苓一两半　熟地黄二两　肉苁蓉（酒浸）三两

每服五钱，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服。

当归六黄汤　治盗汗之圣药。

当归　生地黄　熟地黄　黄柏　黄芩　黄连各一钱　黄芪二钱

水二钟，煎一钟，临卧服。

盗汗良方　麻黄根　煅牡蛎（为粉）各三两　黄芪　人参各二两　龙骨（打碎）地骨皮各四两　大枣七枚

水六钟，煎二钟半，分六服，一日饮尽。

茯苓丸　治虚汗盗汗。

白茯苓（去皮及膜，研细末）

每服二钱，煎乌梅陈艾汤调下。

柏子仁丸

柏子仁　半夏曲各二两　牡蛎（煅，醋淬七次，焙）　人参　白术　麻黄根（微炙去汗）　五味子各一两　净葬（炒）半两

为末，枣肉丸，梧子大。空心米饮下三钱。

止汗法

川郁金（研细末）

临卧以津调涂乳上。

止汗红粉

麻黄根　牡蛎（煅）各一两　赤石脂　龙骨各五钱

为细末，以绢包，扑于身上。

黄　疸

经曰：溺黄赤，安卧者，黄疸（《论疾诊尺篇》曰：身痛色微黄，齿垢黄，爪甲黄，黄疸也。溺黄赤安卧，脉小而涩，不嗜食，《正理论》谓其得之女劳也）。已食如饥者，胃疸（消谷善饥，胃有热也。《论疾诊尺篇》曰：脉小而涩不嗜食，寒也，治疸者须知寒热之别）。目黄者，曰黄疸（目者，宗脉所聚，诸经有热，上熏于目，故黄疸者目黄）。

愚按：黄者，中央戊己之色，故黄疸多属太阴脾经。脾不能胜湿，复挟火热，则郁而生黄，譬之盒麴曲相似。以湿物而当暑月，又加覆盖，湿热相搏，其黄乃成。然湿与热又自有别，湿家之黄，色暗不明；热家之黄，色光而润。亦有脾肾虚寒，脉沉而细，身冷自汗，泻利溺白，此名阴黄。茵陈姜附汤、理中汤、八味丸。汗出染衣，色如柏汁，此名黄汗，黄芪汤，芪芍桂苦酒汤。挟表者，脉浮，汗之而愈，桂枝加黄芪汤。挟里者，腹胀，下之而安，大黄硝石汤。食伤有谷疸之名，茯苓茵陈栀子汤。酒伤有酒疸之治，葛花解酲汤加茵陈叶。若夫御女劳伤，则膀胱急而小便自利，微汗出而额上色黑，手足心热，发以薄暮。加味四君子汤、东垣肾疸汤。统言疸证，清热导湿，为之主方，茯苓渗湿汤。假令病人脾衰胃薄，必以补中。参术健脾汤。

（脉候）：脉洪泄利而渴者死。脉小溺利不渴者生。寸口近掌处无脉，口鼻冷者死。疸毒入腹，喘满者死。年壮气实，脉大易愈。老人气虚，脉微难瘥。

茯苓渗湿汤　清湿热，利小便。

茵陈七分　白茯苓六分　木猪苓　泽泻　白术　陈皮　苍术（泔浸一夜，炒透）　黄连各五分　山栀（炒）　秦艽　防己　葛根各四分

水二杯，煎七分，食前服。

芪芍桂苦酒汤

黄芪五两　白芍药　桂枝各三两

苦酒一升，水七升，煮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至六七日解，若心烦不止，苦酒阻故也。

桂枝加黄芪汤　脉浮而腹中和者汗之。

桂枝　白芍药　生姜各三两　黄芪　甘草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八升，煮取三升，服一升，须臾，饮稀粥一升，以助药力，取微汗。

若不汗，更服。

黄芪汤　治黄汗身肿，发热不渴。

炙黄芪（去芦）　赤芍药　茵陈蒿各二两　石膏四两　麦门冬（去心）　淡豆豉各一两　炙甘草半两

每服四钱，水一杯，生姜五片，煎七分服。

大黄硝石汤（一方加栀子十五枚）　大黄　黄柏　硝石各四两（一作滑石）

水六升，煎取二升，内硝煮取一升，顿服。

加减五苓散

茵陈　猪苓（去皮）　白术　赤茯苓（去皮）　泽泻各二钱

水二钟，煎一钟服。

茯苓茵陈栀子汤

茵陈叶一钱　茯苓（去皮）五分　栀子仁　苍术（去皮炒）　白术各三钱　生黄芩六分　黄连（去须）　枳壳（麸炒）　猪苓（去皮）　泽泻　陈皮　汉防己各二分　青皮（去白）一分

水二杯，煎一杯服。

葛花解醒汤　见泄泻。

八味丸　见虚痨。

理中汤　见虚痨。

四君子汤　治色疸，及久疸不愈。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白芍药　炙黄芪　白扁豆（炒）各二钱　炙甘草一钱

水二钟，姜五片，红枣二枚，煎一钟服。

肾疸汤　治女劳成疸。

升麻根半两　苍术一钱　防风根　独活根　白术　柴胡根　羌活根　葛根各五分　茯苓　猪苓　泽泻　甘草根各二分　黄柏二分　人参　神曲各六分

水二杯，煎一杯，食前服。

参术健脾汤　治久黄脾虚食少。

人参　白术各一钱五分　白茯苓　陈皮　白芍药（煨）　当归（酒洗）各一钱　炙甘草七分

水二钟，枣二枚，煎八分服（色疸，加黄芪、白扁豆）。

茵陈姜附汤　治阴黄脉沉微，小便利或泻。

附子（炮去皮脐）三钱　干姜（炮）二钱　茵陈一钱二分　草豆蔻（煨）二钱　白术四分　枳实（麸炒）　半夏（制）　泽泻各五分　白茯苓　橘红各三分

水二钟，生姜五片，煎八分，待冷服。

蔓菁散　治阴黄汗染衣，涕唾黄。

蔓菁子

为细末，平旦以井花水服一匙，日再加至二匙，以知为度。每夜小便中浸少许帛子，各书记日，色渐白则瘥，不过服五升而愈。

霍乱

经曰：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又曰：土郁之发，民病呕吐，霍乱注下（此二条言受湿霍乱也。宜五苓散、理中丸之类）。岁土不及，风乃大行，民病霍乱飧泄（此言风木胜土而为霍乱，宜桂苓白术散）。热至则身热，霍乱吐下（此言火热霍乱，宜香茹散）。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虫胀，取之所别也。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此言厥气上逆，清浊不分，饮食不节，乃为霍乱）。

愚按：霍乱者，挥霍变乱，起于仓卒。心腹大痛，呕吐泻利，憎寒壮热，头痛眩晕，先心痛则先吐，先腹痛则先泻，心腹俱痛，吐泻并作，甚者转筋入腹即毙（转筋者，以阳明养宗筋，属胃与大肠，吐下顿亡津液，宗筋失养，必致挛缩，甚则囊缩舌卷为难治）。阴阳反戾，清浊相干；阴阳否隔，上下奔迫。须遵《内经》分湿热风暑虚实而为施治。干霍乱者，心腹胀满搅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躁乱昏愦，俗名搅肠痧。此由脾土郁极，不得发越，以至火热内扰。不可过于攻，过攻则脾愈虚；不可过于热，过热则火愈炽；不可过于寒，过寒则火必捍格。须反佐以治，然后郁可开，火可散，古方用盐熬调以童便，不独降火，兼能行血，极为稳安。霍乱多起于夏秋之间，皆外受暑热，内伤饮食所致（纵冬月患之，亦由夏月伏暑也）。转筋者，兼风木，建中加木瓜柴胡汤。厥冷唇青，兼寒气，建中加附子干姜汤。身热烦渴，气粗兼暑热，桂苓白术散，或香薷散。体重，骨节烦痛，兼湿化，除湿汤。风暑合病，石膏理中汤。暑湿相搏，二香散。多食寒冷，六和汤倍藿香，煎热调苏合丸。情志郁结，七气汤。转筋逆冷，吴茱萸汤，或通脉四逆汤。邪在上者宜吐，虽已自吐利，仍当吐之，以提其气。用极咸盐汤三碗，热饮一碗，指探令吐，不吐再服一碗，吐讫仍饮一碗，三吐乃止，此法极良。吐利不止，元气耗散，病热危笃，或口渴喜冷，或恶寒逆冷，发热烦躁，欲去衣被，此阴盛格阳，不可以其喜冷欲去衣被为热。理中汤，甚者附子理中汤。不效，四逆汤。并宜冰冷与服。霍乱已透，余吐余泻未止，腹有余痛，宜一味报秋豆叶煎服，干者尤佳。《保命集》云：有从标而得者，有从本而得者，有从标本而得者；六经之变，治各不同，细察色脉，知犯何经，随经标本，活法施治，此大法也。

（脉候）霍乱遍身转筋，肢冷，腹痛欲绝，脉洪易治，脉微舌卷囊缩者死。霍乱阳气已脱，或遗尿不知，或气少不语，或膏汗如珠，或大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皆不可治。

理中汤

人参　干姜　白术三钱　炙甘草二钱

水二杯，煎一杯服。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

二香散　治暑湿相搏，霍乱转筋，烦渴闷乱。

霍香　白术　厚朴　橘红　茯苓　半夏　紫苏　桔梗　白芷　香薷　黄连　扁豆各一钱　大腹皮　甘草各五分

水二杯，姜五片，葱白三根，煎一杯服。

香薷散　霍乱诸证，皆宜服之。

厚朴（去皮姜汁炒）　黄连（姜汁炒）各二两　香薷四两　甘草五钱

为末。每服四钱，水煎，不犯铁器，井中沉冷服。

桂苓白术散　暑食两伤，湿热，霍乱转筋。

桂枝　人参　白茯苓　白术各半两　泽泻　甘草　石膏　寒水石各一两　滑石二两

为细末。每服三钱，姜汤下（一方有木香、藿香、葛根各半两）

除湿汤　见类中风。

五苓散　见泄泻。

苏合香丸　见中风。

七气汤　治七情郁结，霍乱吐泻。

半夏（汤洗）　厚朴　白芍药　茯苓各二钱　桂心　紫苏　橘红　人参各一钱

水二钟，生姜七片，红枣一枚，煎一钟服。

吴茱萸汤　治冒暑，或伤冷物，或忍饥，或大怒，或乘舟车伤动胃气，转筋逆冷。

吴茱萸　木瓜　食盐各半两

同炒焦，水三升，煮令百沸；入药，煎至二升服。如无药，用盐一撮，醋一钟，煎八分服。

通脉四逆汤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　干姜三两（强者四两）　炙甘草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一合，分温再服。

建中加木瓜柴胡汤

桂枝二两半　芍药一两　甘草一两　胶饴半升　生姜一两半　大枣六枚　木瓜　柴胡各五钱

每服一两，水三杯，煎杯半，去渣，下饴两匙服。

六和汤

香薷二钱　砂仁　半夏（汤洗七次）　杏仁（去皮尖炒）　人参（去芦）　甘草（炙）各五分　赤茯苓（去皮）　白扁豆（姜汁略炒）　藿香（去土）　厚朴（姜汁炒）　木瓜各一钱

水二杯，姜五片，红枣一枚，煎一杯服。

藿香正气散　见中风。

厚朴汤　治干霍乱。

厚朴（姜汁炒）　枳壳（去核，炒）　高良姜　槟榔　朴硝各七钱半　大黄（炒）二两。

为末。每服三钱，水杯半，煎一杯服。

冬葵子汤　治干霍乱，二便不通，烦热闷乱。

冬葵子　滑石（研）　香薷各二两　木瓜一枚（去皮瓤）

为末，每服五钱，水二杯，煎一杯服，日服五次。

地浆法　于墙阴掘地约二尺许，入新汲水搅之，澄清，服一杯。既取土气，又取墙阴及新汲水，盖阴中之阴，能治阳中之阳。

呕　吐　哕

有声有物为呕，有物无声为吐，有声无物为哕。

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呕吐酸，皆属于热（火性炎上，故逆上皆属于火，然诸藏诸经，各有逆气，则阴阳虚实，各自不同。实火可泻，芩连之属；虚火可补，参芪之属，不可不察也。胃热则呕，而酸者肝之味也，火盛金伤，不能制木，则肝木自甚，在《素问》则以为热，东垣又以吐酸为寒，何也？经言始受热中，东垣言末传寒中。总之，壮盛人多热，虚弱人多寒，若不以虚实形证为辨，非医也）。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此经之言呕，亦主于寒客）。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脾不能运化精微，则食满而呕，盖虚证也）。足太阴病，舌本强，食则呕（脾脉连于舌本，故舌强而呕也）。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

胃，故为哕（东垣以有声无物为哕，盖指干呕也。而《内经》所谓哕者，盖呃逆也。即其论针刺者，有云病深者其声哕，又曰哕者以草刺鼻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此皆治呃逆之法，每试而必效者也）。

愚按：古人以呕属阳明，多气多血，故有声有物、气血俱病也。吐属太阳，多血少气，故有物无声，血病也。哕属少阳，多气少血，故有声无物，气病也。独东垣以呕吐哕俱属脾胃虚弱，或寒气所客，或饮食所伤，致上逆而食不得下也。洁古老人从三焦分气积寒三因，上焦在胃口，上通天气，主纳而不出；中焦在中脘，上通天气，下通地气，主腐熟水谷；下焦在脐下，下通地气，主出而不纳。故上焦吐者皆从于气，气者天之阳也，其脉浮而洪，其证食已即吐，渴欲饮水，治当降气和中；中焦吐者，皆从于积，有阴有阳，气食相假，其脉浮而弦，其证或先痛后吐，或先吐后痛，法当去积和气；下焦吐者，皆从于寒，地道也，其脉大而迟，其证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利，大便不通，法当通其闭塞，温其寒气。后世更为分别食刹则吐谓之呕，刹者，顷刻也，食才入口，即便吐出，用小半夏汤。食入则吐谓之暴吐，食才下咽，即便吐出，生姜橘皮汤。食已则吐谓之呕吐，食毕然后吐，橘皮半夏汤。食久则吐谓之反胃，食久则既入于胃矣，胃中不能别清浊，化精微则复反而出，水煮金花丸。食再则吐谓之翻胃，初食一次不吐也，第二次食下则吐，直从胃之下口翻腾吐出，易老紫沉丸。旦食暮吐，暮食朝吐，积一日之食，至六时之久，然后吐，此下焦病，半夏生姜大黄汤。以上诸证，吐愈速则愈在上，吐愈久而愈在下，阴阳虚实之间，未易黑白判也。古方通以半夏生姜为正剂，独东垣云：生姜止呕，但治表实气壅，若胃虚谷气不行，惟当补胃推荡谷气而已，故服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立愈。挟寒者，喜热恶寒，肢冷脉小，或二陈汤加丁香、炮姜，或理中汤加枳实，并须冰冷与服，冷则不吐，诸药不效，红豆丸，神效。挟热者喜冷，恶热躁渴，脉洪，二陈汤加黄连、栀子、竹茹、枇杷叶、干葛、生姜、芦根汁。气滞者，胀满不通，二陈汤加枳实、沉香、木香。痰饮者，遇冷即发，俗名冷涎泛，先以姜苏汤下灵砂丹，继以顺气之药。食积者，消导乃安，枳实、厚朴、苍术、神曲、麦芽、山查、砂仁。吐而诸药不效，必假镇重以坠之，灵砂丹、养正丹。吐而中气久虚，必借谷食以和之；宜白术炒焦黑色，陈皮、茯苓、半夏、甘草、陈仓米、苡仁、谷蘖，时时呷陈米汤。先吐后泻，身热腹闷，名曰漏气；此因上焦伤风，邪气内着，麦门冬汤。二便不通，气逆不续，名曰走哺；此下焦实热，人参汤主之。干呕气逆，橘皮、生姜等分。恶心胃伤，虚者人参、橘红、茯苓、甘草、半夏、生姜，实者枳壳、砂仁、橘红、半夏、白蔻、藿香。呕苦邪在胆经，黄连、甘草、生姜、橘皮、柴胡。吐酸责之肝藏，挟热者左金丸加白蔻、生姜、竹茹、栀子，挟寒者左金丸加丁香、干姜、白术、沉香。呕清水者多气虚，六君子汤加赤石脂。吐蛔虫者皆胃冷，理中汤加川椒五粒、槟榔五分，吞乌梅丸。详别其因，对证用药，不胶一定之迹，可应无穷之变耳！

（脉候）：阳紧阴数为吐，阳浮而数亦为吐。寸紧尺涩胸满而吐。寸口脉数者吐。紧而涩者难治。紧而滑者吐逆。脉弱而呕，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死。呕吐大痛，色如青菜叶者死。

医　案

兵尊高玄圃，久患呕吐，阅医颇众，病竟不减。余诊之曰：气口大而软，此谷气少而药气多也，且多犯辛剂，可以治表实，不可以治中虚；可以理气壅，不可以理气弱。投以熟半夏五钱、人参三钱、陈仓米一两、白蜜五匙，甘澜水煎服，二剂减，十剂安。

屯院孙潇湘，夏日食瓜果过多，得食辄呕，十日弗止，举家惊惶，千里迎余，比至，暑中已二十日矣。困顿床褥，手足如冰。余曰：两尺按之有神，胃气缕缕不绝，只

因中气本弱，复为寒冷所伤耳。遂用红豆丸连进三服，至明日便能食粥，兼与理中汤加丁香、沉香，旬日之间，食饮如常。

小半夏汤　治呕定吐，开胃消食。

半夏（汤洗）　生姜（留皮）各三钱。

水一钟，煎六分服。加橘皮，名橘皮半夏汤。

大半夏汤　治胃虚呕吐。

半夏五钱（汤洗）　人参三钱　白蜜二钱

水二碗，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八分温服。

姜橘汤　橘皮（去白）　生姜（留皮）各三钱

水一钟，煎六分服。

水煮金花丸　二陈汤　俱见痰。

理中汤　见伤寒。

紫沉丸　治中焦吐，食积寒风作痛。

砂仁　半夏曲各三钱　乌梅（去核）　丁香　槟榔各二钱　陈皮五钱　沉香　杏仁（去皮尖炒）　白术　木香各一钱　白豆蔻　巴豆霜各五分（另研）

为细末，醋糊丸，黍米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反胃，用橘皮去白，里生姜面裹纸封，烧令熟，去面，煎汤，下紫沉丸一百粒，一日二服。

半夏生姜大黄汤

半夏　大黄各二两　生姜一两半

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二服。

红豆丸　治呕逆膈气，反胃吐食。

丁香　胡椒　砂仁　红豆各二十一粒

为细末，姜汁糊丸，皂角刺大。每服一丸，以大枣二枚，去核填药，面裹煨熟，去面细嚼，白汤下，日三服。

灵砂丹　治上盛下虚，痰盛吐逆。此丹最能镇坠，升降阴阳，调和五藏，补养元神。

水银一斤　硫黄四两

上二味，用新铫内炒成砂子，入水火鼎锻炼为末，糯米糊丸，麻子大。每服三丸，空心枣汤、米饮、井花水、人参汤任下。忌猪羊血、绿豆粉、冷滑之物。

养正丹　见中风。六君子汤　见虚痨。乌梅丸　见伤寒。

麦门冬汤　治漏气上焦伤风，腠理开，经气失道，邪气内着，身背热，肘臂痛，闷而吐泻。

麦门冬（去心）　生芦根　竹茹　白术各五两　甘草（炙）　茯苓各二两　人参　陈皮　葳蕤各三两

每服四钱，水钟半，姜五片，陈米一撮，煎七分服。

走哺人参汤　治大小便不通，下焦实热。

人参　黄芩　知母　葳蕤各三钱　芦根　竹茹　白术　栀子仁　陈皮各半两　石膏（煅）一两

每服四钱，水钟半，煎七分服。

左金丸　治肝火吐酸水（名左金者，使金令左行，则肝木有制也）。

黄连　吴茱萸各一两（同拌湿，焙干）

上为细末，粥丸。煎白术陈皮汤下二钱。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